华野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中华野史

（卷十）

清　朝　卷（上）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野史/《中华野史》编委会编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5
ISBN 7-80628-390-0/K·146

Ⅰ.中… Ⅱ.中… Ⅲ.中国-野史-通俗读物
Ⅳ.K2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614 号

中 华 野 史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仰山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90
字　　数　130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390-0/K·146
定　　价　2580.00 元

目　录

卷十、清朝卷（上）

野　史　文　存

十叶野闻 …… (8206)
满清兴亡史 …… (8305)
满清外史 …… (8350)
清朝前纪 …… (8376)
纤言 …… (8408)
江阴城守纪 …… (8431)
江阴城守后纪 …… (8447)
江上遗闻 …… (8449)
东南纪事 …… (8454)
行在阳秋 …… (8520)
广东新语 …… (8547)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 (8858)
潮嘉风月 …… (8878)
海陬冶游录 …… (8888)
鸦片事略 …… (8903)
信及录 …… (8938)
榆巢杂识 …… (9007)
丁香花 …… (9132)

野史文存

十叶野闻

〔民国〕许指严　撰

奉安故事

清初《东华录》所载，及《开国方略》等书，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一似恩礼前朝备至。不知此特定鼎后，从诸臣之请，下诏掩饰耳目，为收拾人心计耳。按《圣安本纪》及《泣血录》等书，都言闯贼入宫后，得思宗及后尸，盛以柳板，暴置宫门外三日，始得小殓。其殓也，殆桐棺纸衾，下侪藁葬，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及满人入关，文字狱急，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书赵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师，悟大学校生赵某者，纵谈明季事，自言一桂为其远祖，子孙藏有乃祖笔记，当日事纤悉靡遗，较青门文特详，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略，予纪而录焉：

一桂为辇下肆商，抱布贸丝，往来市廛间，朴愿无过人处。及京城陷，使眷属居远乡，独袱被策蹇驴，伪为军中运粮食者，逡巡入国门，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几不得脱。奋勇前进，卒达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声震朝右，所居与一桂邻。闯兵且至，御史以殉国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婴、臼自任，且曰："公苟正命，仆必为公营敛，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及事极，御史固在围城中。一桂知其必死，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虽死于锋刃不悔。无何，御史尸不可得，而帝、后遗骸，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遣官薄葬。梓宫窄小，如平民礼，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因令汉奸苛立仪制，轻辆素旐，飘摇出城北，厝置于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园寝，且不起陵树碣，但以小石揭檗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伤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独恸哭陵下。袱被宿树阴，野草牵衣，萤飞鬼啸，不之顾也。顾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为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奋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且使腥膻之徒，知吾汉族尚有人也。"乃即作归计，欲变产集资为大举。顾自恨商侩不谙典礼，恐草草贻后世羞，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黄门常侍，夙娴朝章国故者，以为筹商治事地，然仓猝终不可得。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自言在宫中值差有年，社屋之日，曾目击帝、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苟帝、后合葬于此，尚不失体制。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出橐中金千余，更往明陵探察。果由中

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犹湿。不觉悲从中来，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于此。古人谓："一盂麦饭，几树冬青。"今且并此而无之，能勿伤感？中涓邢乃言："汉家故事：梓宫须取东山之木，轮囷合数人抱者，空其中，饰以丹漆垩灰。奢者则杂以金玉，外施金台银阁，以为之座。及葬，则隧道通宫，明器毕具，刻木为宫人、黄门状，甚则杀人以殉，鱼灯石马，罗列隧前，百官负土为坟，各种一树，以为纪念。今群臣皆谄事新朝，胜国典型，谁复记忆。纵有二三遗老，凭吊夕阳，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一桂闻言，欷嘘不已，既而奋然曰："小臣无状，宁毁家为此义举，愿黄门左右翼我，则感且不朽。"遂先鸠工起土，出旧梓宫。视之，则业已朽腐，木栉片片落。启棺视之，帝、后颜色俱如生，惟冠服微黯。盖当是草草成殓，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圣体也。一桂悲悼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恸哭。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某商者，旧为尚衣司供奉，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一桂往返与之密商，某亦义形于色，愿以半价成全一桂之大举，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侈陈葬礼服物，约需二、三万金。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不宜过奢，以损盛德，乃参酌奢俭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凿山錾石，入羡道中。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始发见甬道。纳陛而升，中为正殿，列俑成行，衣履执器如生人，旛绰帷帐之属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银钉膏火未灭也。朱漆梓宫居中，钟虡无恙，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与中涓商，将帝、后新作梓宫舁入，乃举田妃棺移于右，而以思宗梓宫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略定，又因田妃有椁，帝、后俱无，爰议以田妃椁与周后，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饰以铜漆。费用不足，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刘再昌等捐集数百金。椁成，始安设妥帖。增购牲醴楮帛、金银锞锭之属，奉奠策祝，继以哀哭。中涓、义士而外，劳役者数十人，莫不酸鼻流泪。附近居民争来致吊，轰动邻邑。县官闻之，若有所感，乃使吏目某开县支费，将为之请于朝，发给库帑。一桂力辞不受，仍挈袱被，与中涓偕遁至远乡。吏目觅之，不得也。人问其故，曰："满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且即不得祸，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尤不忍为也。"

嗟乎！较之"冬青树"故事，其风义有过之。微青门一记，几使此举湮没无闻，虽有藏祠之笔记，谁睹之而谁传之？是可慨已。

九王轶事　十则

清初宫庭瞀乱，贻讥千古，史臣因而深讳，不敢施一直笔者，惟睿亲王多尔衮尸其咎也。多尔衮为清太宗母弟，行居九，世称九王，或曰，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太宗既崩，福临尚幼，遗命以皇母弟摄政，仿周成负扆故事。然某君秘记，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衮，遗命并未及彼。且相传太宗暴毙，乃多尔衮贿内侍毒之。宫闱事秘，史无佐证，未敢断也。要之，多尔衮树党自固，宫阃亲近皆其心腹，故能传受遗诏，大权独揽，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方诸遗臣辄兴兵倡义，宇内骚然不宁。福临幼弱，未亲政，多尔衮借军机重要为名，出入宫禁，如履帷闼。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衮福晋本同姓姐妹，亲

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帘之意，因祖训所格，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以摇动福临之位置，于计殊不便。多尔衮夙见信于博尔太后，乃献计，用摄政制，而许以内权让后，一如太宗生时，且其利益有突过者，故博尔太后深喜之。又多尔衮貌英伟，长臂善射，仪表不凡，谄事博尔后无所不至。博尔后深信其可恃，故外内联络，情逾骨肉。或传太宗未崩之先，多尔衮即通于后，特迹尚未著。至福临即位，始觌然不讳。顾遵汉制，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故虽摄政，仍援君臣之义，不废拜跪之礼。每入宫，或遇燕见，摄政王须北面而朝。博尔太后心恶之，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多尔衮冒昧不察，遽受其策。及行礼，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时，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与多尔衮同游海子，并辇而行，待卫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后及摄政。多尔衮偶有奏对，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多尔衮心大不怿。翌日，使人谓太后曰："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以予为职分所限，君臣安有敌体？方今心劳多病，请罢摄政职出宫，闭门思过，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丧，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事，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咋舌曰："此礼亦可议乎？"满人摭其言人告，太后大怒，命即论死以示威。会有救之者，谓下嫁大嘉礼，不宜用刑，乃降谴戍编管三姓城，于是无敢持异议者。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或曰龚芝麓尚书。策引周旦姬文，浮华满纸。自是群臣朝贺，咸先皇父摄政王，而后及帝。凡章表一切，咸称皇父矣。福临少长，心知其非，凡阅章奏有皇父字，辄废阁不阅，或遣内侍送多尔衮处。顾福临性沉默，好佛典，有怒辄隐忍不发。旋以多尔衮征讨有大功，诸武臣咸听命，四方未靖，恐投鼠伤器，且不欲伤太后心，乃有醇酒妇人之意，如汉惠帝故事，厚宠董妃，辄不视朝。及九王败，始稍稍问政事。

清太宗后博尔济氏有殊色，肌肤如玉，宫中私号之曰"玉妃"。初仅为才人，慧黠有智谋，言辄称太宗旨。世传以参汁进于洪承畴说降，遂尽得关外地，卒覆明社，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下也。玉妃既得参与帷幄机谋，权力日进，又以生皇子福临故，遂得正位为后。有妹嫁九王，即多尔衮福晋，貌亦殊丽，白皙光艳与姊等。人以别于后，故彼曰"大玉妃"，而此曰"小玉妃"。两玉妃初极相得。洪承畴之降也，操此秘密胜算，折冲于帷薄内者，盖小玉妃亦为之疏附焉。太宗固知之，以故待九王亦特优异。既都沈阳，起居仪从渐仿汉制，宫禁稍稍森严，独九王以参与密谋故，恒出入自由。太宗频年用兵，东征西讨，几无一日安处。既服朝鲜，转师入山海关，围京师，辄经年不还宫。内政琐务，尽决于九王，而实奉大玉妃意旨，逢迎无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宫中，经旬不归私室。小玉妃遣人探之，辄言军国要事，日不暇给，况外出则恐犯漏泄之嫌，不便。小玉妃初信之，既而人言藉藉，颇多秽声。小玉妃乃亲往宫中，以请安为名，侦察动静。大玉妃匿九王他所，不听小玉妃入，且不与之面，遣人传诏曰："皇帝有旨：不奉令而擅入机密地者，杀无赦。幸福晋自爱。"小玉妃大羞愤，欲自裁于宫门，为左右所持，乃劝慰之，使归。自是，玉妃姊妹花变为仇敌矣。会闯兵破明都，吴三桂引满兵入关。未发，小玉妃贿某王进言于太宗，白大玉妃、九王丑状，纤悉靡遗。太宗震怒曰："朕不处分此獠，何以取天下！"乃命返师沈阳，欲先正宫闱，而后出兵取明。还宫未逾一日，以暴崩闻。人皆疑为大玉妃及九王所弒，但其时九王党羽颇盛，莫敢撄其锋也。旋奉遗诏摄政，师入燕京，遂

恒居寓中。政事机密，大玉妃一以委之，公然帝制自为矣。小玉妃既抵燕京，恚不往朝太后。或劝以掩饰朝廷耳目，不得已，乃一往。太后方与九王宴乐，乃命宫人引入他室，半未一面。小玉妃掷冠而起，大肆诟厉，宫人咸掩耳。或以报太后，太后欲使武士缚而辱之，总管某进曰："此所谓播恶于众也，且太后有杀妹之名，不可。不如使皇父裁之。"太后乃命多尔衮先归，使人传召。小玉妃不信，以为九王尚在宫中，特太后之党弄已，坚坐不返，必欲太后面见始退。久之，一侍婢持物入告，则九王之手环也。侍婢固小玉妃所亲信者，始怏怏出宫。是夜，小玉妃以暴疾卒，举朝无敢发其覆者。乃睿王削号后，府中人始泄之。

当顺治八九年间，九王权力正盛，举朝翕然称皇父；宫中游宴，则与太后同辇并载，视福临幼主蔑如也。一日，海子中方作竞渡之戏，江南总督献老舟工十余人，操桨驾舵，如履平地，太后与九王乐甚。又值浙中献女乐至，乃命开筵奏乐。豪竹哀丝，声振林木。九王大悦，请太后同登水心亭，凭阑展眺。忽一舟子驾舟如飞而至，矫捷如水鸥，其势直向九王。九王方嬉笑赏其健锐，舟抵亭埭，舟子跃而登，拔剑如虹，直刺九王。九王大惊，侧身闪避，剑锋击中侍卫，毙焉，去太后仅数尺。亭外武士急起持之，舟子始就擒，乃罢乐撤戏。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图己，不敢复与太后同游，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间矣。乃命严鞫舟子，则大言奉大将之命，为清朝除元恶。而大将所主使者，即今上是也。问官震骇，恐卒连成大狱，有伤主座，不敢以闻。仅言舟子素有疯疾，忽眼花，见龙袍舞爪，形欲攫己，故出剑御之。贿舟子使改供，舟子誓死不从。九王令心腹探之，悉其状。遂鞭问官，而毙舟子于狱。时豫亲王多铎在江南，兵权方盛，部下之在京畿者，其势亦不下九王，平时颇与九王不相能，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铎所为。乃召之还朝，以觇其向背。或告变曰："豫王欲借清君侧为名，奉幼主以行司马氏八王故事。谋既成矣，盍先图之？召而若来，可阅兵南苑，数而戮之；不来，则密旨使江南总督图之可也。"及旨下，多铎即日还朝。九王不得已，乃借郊迎慰劳之名，大阅兵南苑。多铎既至，从容奏江南军务方棘，而忽命北来何故。九王若有惭色，良久曰："吾兄弟凋零如此，瓜尔佳之系，惟吾、子二人在耳。无从相见，安得不一谋良觌。且王劳苦备至，归而稍事休养，亦谊所应尔。吾意固无他也。"多铎曰："感王念手足之厚恩，死且不朽。昔太宗宴朝，尝指储子谓吾二人曰：'他日夹辅新室，惟汝二人任之。同心协力，以为屏藩。'予在帝旁，式昭鉴之，愿二人其毋忘斯言。今言犹在耳，而宇内残孽未平，非吾二人行乐之日也。京畿兵力饶足，训练严明，皇兄其善护幼主，以慰先帝之灵，以安皇太后之心。弟则并力南向，荡平遗顽。他日获竟全功，献馘奏凯，然后与兄驰驱广囿，歌舞太平，讵不美哉！"即日辞谢，九王以兵送之，至通州始返。自是惮多铎之英明，稍稍敛迹。太后欲去多铎，九王曰："彼有大功于国，不可动也。惟他日当择强镇以处置之，勿使居中以间宫府之事，则幸矣。"福临常使人通旨于多铎，令防九王。九王侦知之，顾终以多铎持正，不敢行成祖之事。无何，多铎以江浙平，入朝。会九王坠马卧疾，遂覆其权，数其罪，奉福临亲政。自以与九王同母弟，请罪。顺治帝特旨开脱，且旌其功焉。

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其祭礼奇异，尚有太古蛮野之风，不可为讳，而宫中祭堂子尤为特别。其祭式乃树一木于广庭中，四周供牲醴，杂以粉团油饼之属。外则数喇嘛持铙击

鼓，声震数里外，竟夕始罢。及入关后，上自宫禁，下至旗民世仆，皆行之。惟宫中大祭用喇嘛至数百人，场广数百武，皇上步行旋绕其中，以为大典。九王既摄政，旋称皇父，乃公然与太后并祭堂子。先是，喇嘛某者，太宗朝老国师也。凡出师或摄兵大举，必祭堂子。每祭，必国师率诸喇嘛从事。太宗锡以尊号为“护法大照高明国师”，敬礼备至。国师亦自谓祭必受福，与他师敷衍仪式者不同。萨尔浒山之役，太宗慑于明师之众，且与朝鲜六路夹攻，恐兵力单弱不敌，意甚犹豫，虽命将出师，而此心耿耿，犹难释然也。及祭堂子，国师行礼讫，入奏太宗曰：“此行必获全胜，覆朱明之宗社，肇长白之宏基，即其滥觞也。”太宗问：“何以知之?”国师指木桩上纹，谓之曰：“此纹全直，且作南向之势，故知破竹迎刃，所向无前。又其下有一纹，颠倒错乱，即敌人之象，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太宗信之，并力一向，果覆明师。自是，国师之声价益高，而堂子祭礼愈益隆重。迨围京议和之役，国师奉表入贺，谓此行即当代明正位中原，天与人归，丁无疑义。既入关，攻燕京不下。太宗使人询之国师，且令更祭堂子，以卜休咎。国师覆奏，谓皇上于前祭时，适有他事，少绕三周，致尚须三年后始得正位。此行不如早班师，以俟机会，否则恐有意外之祸也。太宗遂解围东归。自念当时未及终祭，果因叶赫献女，亟欲往视，故致三周未毕，殆干神怒，受此顿挫。乃迁怒叶赫之女，拔剑杀之。及闯兵破京师，太宗亦议以兵南向。堂子祭礼甫毕，国师忽卧病不起，亦不言休咎。太宗令人促问之，则含胡漫应之曰：“事必克，皇上勿疑也。”未几，吴三桂假师复仇，适太宗以疾薨。国师始白明京可取事，九王信之，果获济。问之，则前之卧疾，知太宗不及见成功，难于直言，引疾以避之耳，九王益敬服。既摄政，凡出师致祭，国师施法如常。嗣称皇父，将行祭礼，国师不知所之。侦骑四出大索，终不得。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败矣。九王因国师潜遁，以为不利于己，大恨。乃索其徒，将尽杀之。福临信佛甚，阴嘱内侍释其强半，放归蒙古或西藏。九王败，复召归。国师阴谓人曰：“九王苟极诚奉事祭礼，实可继大宝。惜乎！其荒淫致败也。”

九王虽骄蹇自用，而颇尊视明代人物，且于宫禁中尤以遵奉明法为重要。即如祭万历妈妈神一事，亦九王所定之制，迄清季二百馀年未革者也。万历妈妈奈何？曰：明万历间，清太祖攻抚宁，为明将所擒，囚于狱，将杀之，清廷乃行贿于某内监。内监请于太后，太后传命释之。清廷念太后特恩，命于宫中设祭，每日必先上食，而后清主始敢食，谓恐神诛殛也。其畏明之威力如此。及入关，既据明宫，诸满臣议废祭礼。某贝子尤激烈，以为吾国既已代为之主，胜国之帝后，皆吾臣属也，而犹祭其女后，毋乃亵尊？且致祭之由来，即随此纪念而传播，是不啻扬吾祖之耻辱，奈何不废之耶？九王独奋然曰：“不可！此祭所以为祖报恩，不祭是忘祖也。且此纪念，足以彰吾祖之缔造艰难，与明廷之失政，何耻辱之有？决不可废。”遂定议。既而九王之所亲告人曰：“入宫之始，九王亦不以为然。其夜入宫，方与太后同梦，乃大呼见鬼。云明帝、后上坐，缚而挞责之。比醒怖甚。嗣是明宫神庙，无一敢动者。况祖制之祭万历妈妈，名正言顺，彼安敢废耶!”人始知其抗议之故。自是，每日致祭以为常。顾其祭礼亦甚奇特。每日子正三刻，东华门启扉，首先入门者，即此主祭之老巫妪也。布围骡车一乘，不然车灯，载活猪二口，直入内东华门，循墙而行，抵紫禁城东北隅，有小屋三椽，中供万历太后神像，即满俗称为“万历妈妈”是也。杀猪致祭毕，天始黎明。乃以馂余之肉，分赐大清门侍卫。此肉为二百余

年老汁白肉，满洲所甚珍者。侍卫食赐馂时，不设匕箸，各解手刀批之。又不准用盐酱之属，而味独完好，殆如古人所谓太牢、太羹者。顾诸侍卫习汉俗久，淡食惜其无味，然格于礼制，不准用盐，谁敢破此例者。惟侍卫等在直庐，去便殿甚远，微特帝目所不及视，即王公大臣，亦罕过而问者。故诸侍卫恐用盐犯稽察，而别设简便以代之，则耳目不易周矣。法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以好酱油煮透晒干之，藏衣囊中。食时，乃取一片置碗中，舀白肉汁半盂浸之，顿成寻常所用之酱油，且味较优于市中所购者。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佳美无伦，为外间所未有云。顾侍卫值班者俱得食，而不许携归。欲如东方曼倩之廉，而归遗细君，却不可得。闻之友人，前清时为值班侍卫者，语时犹津津垂涎。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当一访之。

九王猿臂善射，力能搏虎，仪表伟岸，实亦人杰也。惜以谄事太后故，习于软媚欺诈，遂并其心术而丧之；复溺于酒色，尽以精力，疲于缠绵歌泣之间。故不四十而锐气顿减，衰弱如老人，卒以夭死。相传大玉妃有蛊术，每夕能御十男。当九王未入宫之先，太宗频年用兵于外，大玉妃常以布围车载男子入宫，如晋贾后故事。及九王被宠，以一人独当其冲，尚觉余勇可贾，可谓奇禀矣。有小臣邢某者，汉军也，夙居都下，杂猱屠沽饮博中，贱秽之事，靡不通晓，曾为勾栏中制造淫器，有专家能名。大玉妃不知于何处闻有此人，遂以重赏召之入宫，令九王尽考其术，嬉戏无所不至。尝命巧工于三海深处筑一九曲亭，中为密室，四周曲廊洞房，几于天衣无缝，外人者末由得其涂径，则终傍徨亭外而已；如迷楼，如八阵图，巧匠所不能猝解，云亦汉人某所为。世祖少长，有黠者微泄其事，欲往觇之。既至，曲折盘旋，苦不得目的地。情急欲出，复迷误回转，良久无术。导者穷极智巧，仅得引出而已。世祖甚怒，欲杀导者，谓限三日，不得达目的地者必斩，泄此语者亦必斩。逾二日，导者绘一图，循之行，始得入亭心密室。其中陈设奇丽，太后与九王固未来也。人声阒然，且无守者。以外人从无阑入故也。其门用西洋玻璃为一角屏，四周有楹联图画之属，前有方案，微特不知者，误为嵌壁之镜。且骤入其境，镜光外射，仿佛镜中所收之园景，乃系亭之外厢。又类此镜者有四、五，大小方圆，丝毫无二。即使知其机捩，而不记其第几之数，仍不得其奥窍也。镜内复有数重，始得达密室，其幽秘如此。世祖既入玄中，遍睹奇物，目骇手颤，几于无一识其名者。恐为人所觉，仓皇走出。自此处心积虑，以芟除九王为已任矣。曾封密旨与豫王多铎、贝子博洛等，谓："朕终日芒刺在背，苟使获见天日，皆卿等之赐也。"又言："如虎入柙，积威使然。但荒淫无度，多行不义，必且自毙，此天道也。朕以国家多难，不欲轻于一掷，必计能发能收，始克济事。卿等其念之。"世祖之坚忍有谋如此，故卒能胜九王，萧梁明燕之事不复见也。九王后知世祖窥其隐秘，严诘导者，不得主名，乃杂治内侍，诛戮多人，宫府无不侧目。大玉妃闻之，佯为不知，世祖亦不问也。

好色者必以瘵死，古人之言，良不诬也。九王既荒淫无度，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而复私取宫女渔猎，无所不至。及三十六七而后，力已不支，历求人参、鹿茸、肭臍脐之属以为补助，仍苦其效果未闳。或献策曰："喇嘛在西番，向以兴奋药神其术。今闻其囊中多奇药，而国师尤为领袖。皇父盍向索取，必有大验也。"九王果向喇嘛请求。喇嘛曰："此必皇父亲祭之而后可得。"九王唯唯。国师乃为之设坛于宫中，牲牢樽俎，金台银盏，

备极丰腆。铙鼓声如怒潮，入夜则华灯百枝，繁星遍曜。喇嘛百八人旋绕诵经，梵吹音彻屋瓦。如是者三日，乃于坛中央置净瓶一，大如牛胆，以胶皮纸封固其口，纸上有符箓状。喇嘛又旋绕诵经良久，以拄锡略作手势，飓飓一声，封盖之纸已揭。喇嘛乃传命请九王登坛，植瓶下视，中空无物。方骇怪间，喇嘛忽于帽檐下探得小囊，才如扇坠。倾之，出二丸，大小仅于菉豆同，色正赤若丹砂，上作凹凸形。喇嘛指丸谓九王曰："此西天子母丸也。昔达赖第一世祖坐床时，以此丸置金瓶中，传其呼毕尔罕之第二世祖，其后世世相承。此药能自生息，永久不灭，又名阿肌苏丸。凡有大功德佛缘者，或大宝法王护法，则可以牝牡二粒为胎基，虔设经坛，诵咒三日，乃以净瓶置丸其中。复虔祝七日，更移置净室中三七日，始启其封，则药必满中。取以治病，适如其分而止。此丸灵验异常，非人力所可配制。皇父幸勿轻视。"九王唯唯，如其言，果获丸药满瓶，约数百粒，绝未见有人置入也。且封固时面请九王作识，净室中日夜遣人守之。喇嘛俱在室外，亦未尝阑入也。九王初不敢服，大玉妃极信奉喇嘛，且言："昔太宗尝以此药丸令服，故能精力过人。今见此丸，实与前状无异，必有奇验。"九王乃按法服之，不三日而神采焕发，精力大振。凡服半载，始毕一瓶。毕后一月，忽大委顿，急欲使喇嘛复为之。喇嘛索牝牡二粒为胎基，九王告以已尽无余。喇嘛骇曰："此丸名子母，须有母而后可得子。今已无母奈何！虽设坛作法亦无益矣。"九王曰："尔所独不存母药乎？"喇嘛曰："此丸俱存达赖法王库中，东来时仅仅得此。今以皇父命，固不难调取。但必西土一行，往返须周岁。皇父不及待，无万全策也。"九王曰："与其无有，何如少待？"力促喇嘛行。喇嘛不敢违旨，束装作行色，而实逗遛都下。未几，九王以疲弱坠马，遂不起。喇嘛告人曰："吾见其精爽已离躯壳，求此丸必不及，故不烦多此一行。而又不欲违命，使之伤恼，故偶作狡狯也。"其后清帝有疾，喇嘛常以此丸疗之。

大玉妃下嫁而后，九王晋称皇父，权势赫奕，贵胄中多侧目者。而世祖年长，渐觉其非。及南苑阅兵后，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谋，益愤不能平，往往见于词色。九王侦知之，常自危。其党有玛哈者，狡黠多智谋，因献计曰："福临正位已及十稔，功臣宿将咸以拥戴幼主为忠，设有变易，渠等未必肯帖服。而南疆多汉孽，方欲观衅而动。此祸一发，恐不能收。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外间绝无动静，而大宝唾手可得。此上策也，皇父盍留意？"九王曰："阴谋奇术奈何？"玛哈曰："喇嘛大弟子某，善摄魂术，能使人神智颠倒，失其常度。苟施此法，令彼幼主易性，则宣太后旨，谓其忽得狂疾，不可以为宗庙主，则中外无词，皇父自应正位矣。"九王大喜，乃宣召大弟子入宫，密谋所以处置幼主者。大弟子曰："法当先取关外鹿皮，鞣而缝之，俾成人形，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乃以醍醐灌其顶，菩提实其腹。设坛致祭，虔祝至四十九日，皮人乃能行动，宛如生人。然后施以符箓，遗以咒语，使之摄生人魂，无不验矣。皇父苟欲为此，此非旦夕间事，宜秘密筹备，不令三人以上知觉，方能收完善结果。否则，虽有皮人，亦不验也。"九王信之，扬言欲制皮衣数百事，以赐八旗军士。遣使四出，往三姓、内蒙等地广征鹿皮。皮至，以示喇嘛，辄言不佳，则斥而售之。内监因缘为奸，所获不资。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其皮柔如人肤，入火不燃。使巧工拈人发缝之，敷以鱼脂，几与生人无异。九王又命名手绘世祖像，肖其面目制之。既成，喇嘛设坛诵经，施以符箓。中夜，使人请九王视之，彷佛见皮人能行动，且作撄拏状，大悦。会世祖有疾，心神不宁，则以为皮人之验也。是时，九王

亦以怯疾委顿，中心怔忡，日觉烦躁，因猎于南苑。侍者不称旨鞭挞诛戮者，日必数起，人人自危。乃有小竖衔恨，往告世祖以皮人状。世祖遣心腹觇之，尽得其状，且穷其皮人置他所。或云喇嘛受贿，故世祖得取之。旋有人往报九王。九王方驰逐，闻报大惊，怯疾顿作，因失足坠马，股几折，舆辇而归。太后使御医治之，曰："督脉已绝，不可救。"未及三日而卒。世祖始将其皮人宣示君臣。太后闻之，大恚。托言进香五台山，一去不返。后世祖出家，相传犹及见太后也。皮人尚存其一，在今南池子玛噶喇庙中。

世传洪承畴之降也，有九约，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吏不从等云云是也。据娴于清初掌故者言，此非太宗朝之事，实清师入关后，九王摄政时代与承畴双方面订者。先是，江南未平，明遗臣屡起义兵，警报迭来，宫廷震骇。太后与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计，九王曰："今有洪承畴在，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质。苟得彼悉心擘画，天下不难定也。"太后若有所悟曰："吾几忘之。承畴真名将，昔日英伟之貌，今犹如在目前。明臣有此，实可不亡，惜其君不能用耳。"乃使九王宣召入宫，令宫人施地衣，设棉蓐，赐之侍坐。时承畴疾甫愈，咳咯咯有声。太后与九王慰问体恤备至，并赐参汁珍品，令内监为之按摩。良久，始从容问安天下大计。承畴奏曰："臣筹之熟矣。人心思旧，乃系天然之性，非必朱明恩泽深入人心，有过于大清之政绩也。皇父、太后过虑，乃使老臣与闻大计，老臣敢不竭犬马之忠，为涓涘之报。臣愚以为，人心宜缓不宜急，宜静不宜动，宜小不宜大，宜轻不宜重，宜于不要紧处着意，更宜于不着意处下手。但使大纲要典不致妨碍，其余网宽一面，悉听彼所为。则良懦者有以安其心，狡黠者无所施其技。人心既静，不可复动，则天下太平矣。"九王深服其高论，乃进询方法。承畴袖出一摺敬呈，曰："臣独居深念，已妄筹九约，未识圣鉴可许施行否？"九王视之，有不明处，历使承畴详为解释。太后闻之，亦称善者再。九王曰："是皆可行。且于我朝廷之大经大法绝无抵触，而大有利益者也。"遂发内阁，令拟旨，即日颁布。且著为功令，永久不废。江南人士闻之，多偃旗息鼓而归者。总督郎廷佐奏洪承畴有大功，宜配享太庙，九王许之。后九王败，满臣多以为言，世祖乃撤其从祀，盖因其建议于摄政时代故也；若在太宗朝，则无反汗之祸矣。

九王以皇父之尊、太后之宠，而身死无几，即治其僭逆之罪，夺号仆碑，不留余地；且禁锢子若孙，以其赐邸为喇嘛庙。固由平日骄奢淫佚，有逾常轨所致。然亦多铎、杰书等争权相忌，而世祖积不能平，乃激之，使不得不然也。九王虽谄事太后，觥然称尊，为历史未有之奇丑，然在满俗习惯，亦未为大恶。且其初拥护世祖，不无微劳，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顾尚在莫须有之间，殊鲜实迹。惟其秉权自卫，不肯早退；世祖既长，犹居摄政，且与太后宣淫各节，不可为讳，有以激成世祖老羞变怒之心。而多铎以求为江南王，如平西王位。九王恪守祖制，不肯假借。其实开国时，功令未定，亲王封藩，绝非若后世之严禁。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加意防范，且与兵与饷，均不能满多铎之意。多铎疑皆九王为之梗，积怨益深。又多铎时在江南，习于清流之讽议，常以太后下嫁事为满人之污点，心甚不平。谓九王卖国败名，设人心藉以鼓煽，摇动国本，则其肉实不足食。慕中人多有为九王所黜者，又从而点缀之，于是传入禁中。九王益疑愤，乃有南苑阅兵之举。卒以人心颇助多铎，九王无如何，未敢轻试，然世祖则决引多铎以排九王矣。及怯病既成，

措置又复乖舛，即不坠马，彼世祖之密谋使者，络绎于道，非朝召外兵，即夕清君侧矣。故当九王出猎坠马之先，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铎于江南，召杰书于关中，不日将起大狱。然天竟助清，九王自毙。否则操戈同室，喋血宫庭，以京师为孤注，苟明臣乘之割据江南，北方势难兼顾，天下安危未可知也。闻世祖有谋臣曰尼哈，实鳌拜之先辈，初为世祖画策，欲即召多铎入为内大臣，免他日召外兵，致起大争。世祖摄于九王之势，不敢发命。后九王势盛不可复制，始毅然与多铎密谋去之。尼哈曰："此危道也。即使九王可去，而奸人乘间起事，窃恐非数十年之力，不能弭此巨祸矣。"世祖曰："朕不复能忍。苟舍此，卿尚有万全之策否？"尼哈曰："臣昨见九王，堂其刘爽已失，块然躯壳，瘵疾已成，必不能久。盍少待之？苟其自毙，不劳手足之烈，而大憝可除，此天幸也。设不然，疾果渐剧，亦可风使引退，而召多铎来京。先散其党羽，僇然一病夫，无能为力矣。"世祖然之。不三日而九王坠马死，世祖即日与尼哈等欲议其罪，太后不许，仍以礼葬之。及多铎入，与尼哈等讽太后幸五台。太后自知无状，且郁郁寡欢，遂往五台。途中闻朝臣多论九王罪，夺其位号，且仆所立之碑，愧恚交并，语从者曰："吾居宫中无俚，且吾富贵亦极矣。不如出家清修，以了世缘。今以吾衣饰为纪念物，付皇上字之，他日可相见也。"遂不复归。世祖常陈太后之衣，涕泣不可仰。盖虽恨九王之不德，念太后之恩不能终养。且以九王故，致伤其心，引为终天之恨也。其后卒以董妃之死，解脱尘鞅，飘然出世，传者咸谓实往访母云。

下嫁拾遗

太后下嫁，千古奇闻，自不待言。殊不知在满洲旧俗，固无足异，特举汉家历史相较，始觉自惭形秽，而后讥为奇耻耳。在当时都中，除一二清流外，方且播为佳话，同瞻盛事。相传颁一诏书，亦汉人手笔，略谓"朕虽以天下养，而太后春秋鼎盛，孑焉无偶，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表以皇叔摄政王，周室懿亲，元勋贵胄，克配徽音，永承休美"云云。相传当时婚礼之盛，为从来大婚所未有。盖开国太后，特行婚嫁之礼，理固宜然，其无足怪。所难堪者，惟幼主耳。其时金帛赏赐，动逾千万。辇下有巧工擅织技者，能以金银丝织成帷幔茵褥之属，精妙绝伦，明季宫中曾征为供奉。太后闻之，遣人访问。巧工不肯来，许以重金，亦不受，将执而戮之。有内监知其状，献计曰："彼性孤僻，徒杀之而织工不成，求无益于太后。且太后嘉礼而行刑，以起谤蔫，非计也。小臣有术，可使彼就范，惟不敢直陈耳。"太后问若何。曰："巧工有妾常为大妇所厄，不得逞。苟使人许以织成后，由太后旨，许其妾同居。且先取其妾来，俟其织成后赐还，一若出于太后之特赏者，则彼必不抗拒。"太后许之，巧工果来，凡历月余而成全具，名其殿曰"鸾梭殿"。上自帘幕承尘，下至地衣，无不用金银五彩丝组织，绚烂霞绮，眩人目精。盖一殿之所费，数逾巨亿。太后顾之，犹以为未足，更命巧工南往苏、杭间，采取绣丝冰茧，镂金刻玉，以为墙壁敷坐之饰。又得西洋大玻璃屏，曲折钩斗，成三十六角度，满室照耀，如行冰雪中，见者色然，骇己身之化千万亿也。巧工又善绘，能以摄光镜映出山水、人物等现象于纸上，复以五色笔依影描之，栩栩欲活，曲尽妙肖。太后令摹《全宫妃女捧金莲送局图》。图广五尺余，长一丈有奇，中凡人物千数百人。自摄政王、太后为新夫妇外，男女宾相及

执烛拥毡、奉盘匜、壶餐、薰炉、掌扇之属，莫不须眉毕现，姿态动人。近而逼视，不见笔墨痕迹；远而察之，前后高下，层折清瞭，浅深浓淡，一览可分。自有绘法以来，未尝有此神妙，盖即西洋摄影法之滥觞也。后乾隆时有祁世宁者善此术，或云即巧工之再传弟子。其图以关于下嫁事实，康熙初，欲削之以掩家丑，乃并图毁之，惜哉！巧工后以窃宫女潜遁事发，戮于禁中。

董妃秘史

自近世名人笔记，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悲愤出家，且证董妃实即冒辟疆妾董小宛；而辨之者则历引明季清初诸家说乘，坐实其非，谓妃系董鄂氏。董鄂乃长白旧部，世为清室臣仆，绝非汉人董姓。此考据非不博洽，然窃以为文人好事，装点附会，在所不免。若秉笔署史，去取不容不严；而说部摭拾，亦未足深责。某君语予曰："世所称董妃，未必即系董小宛，而其人婉媚明丽，足使世祖伤念不忘。且敝屣万乘之尊荣，以徇儿女之情爱，非等闲所可论也。"故董妃实为清初一代之尤物，而其道德品格，又在左嫔、阴后之间。相传有御制诔词，文词俊伟笃挚，有足观者。其词云：

顺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呜呼！内治虚贤，赞襄失助，永丁涉德，摧痛无穷。惟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壶仪邃密，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汇其生平懿行，次之为状。

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没赠侯爵，谥刚毅。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皇太后所嘉与。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九月，复进秩册为皇贵妃。后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衿。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朕时因事幸南苑，及适他所，皇太后或少违豫，以后在，定省承欢若朕躬。朕用少释虑，治外务。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讵异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后以疾弗从。皇太后则曰："若独勿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盖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即朕返跸宴，后必迎问寒暑；或意少乱，则曰："陛下归且晚，体得毋倦邪？"趣令具餐，躬进之。居恒设食，未尝不敬奉勉食，至饫乃已。或命之共餐，则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常奉色笑，以沾宠惠乎？"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朕值爱典举数觞，后必频教诫侍者："若善侍上寝室。无过燠。"已复中夜，戚戚起曰："渠宁足恃耶？"更趋朕寝所伺候，心始安，然后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妃未尝不侍侧。诸曹章有但循例待报者，朕寓目已，置之，妃辄曰："此讵非几务，陛下遂置之耶？"朕曰："无庸，故事耳。"后复谏曰："此虽奉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遗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妃同阅，即复起谢曰："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裁察。"固辞不可。一日，朕览廷谳

疏，至应决者，握笔犹豫，未忍下。后起问曰："是疏安所云，致轸陛下心乃尔?"朕谕之曰："此秋决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即置法矣。"后闻之泣下曰："诸辟皆愚无知，且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两司审虑，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衿宥者，令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自是，于刑曹爰书，朕一经详览竟，妃必勉朕再阅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不然，彼将奚赖耶?"且每曰："与其失入，毋宁失出。"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嗟夫！朕日御万机，藉妃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妃者耶？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乐。妃询其故，谏曰："斯事良非妾所干预，然以妾愚，谓诸大臣即有过，皆为国事，非为身谋。陛下曷霁威详察，以服其心？否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呜呼！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妃，岂可多得哉？妃尝因朕免朝请，请曰："妾未谙朝仪。"朕谕以只南面受君臣拜舞耳，非听政也。后进曰："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然群臣舍是日，容获觐天颜耶？愿陛下毋以倦勤罢。"于是因妃语频视朝。妃每当朕日讲后，必询所讲，且曰："幸为妾言。"朕与言章句大义，妃辄喜。间有遗忘，不能尽悉，后辄谏曰："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朕有时蒐狩亲骑射，后必谏曰："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一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盖后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值朕骑或偶蹶，辄忪然于色也。妃自人宫掖数年，行己谦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遇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介嫉忌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妃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畏，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无少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必为拜请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琐琐者亦有微长，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且冥行干戾，臧获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赍，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崩逝后诸含殓具，皆皇太后所预治者。视他宫侍亦无所差别，均被赐予，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殉者数人。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抆泪对曰："妾岂敢过悲，廑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惟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复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安慰之。后曰："妾兄心衿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没足矣，妾安用悲为?"先是，后于丁酉冬，荣亲王生，未几王薨。朕虑妃怆悼，妃绝无戚容，恬然对曰："妾产是子时，遂惧不育，致夭折以忧陛下。今幸陛下自重，弗过哀，妾敢为此一块肉劳陛下念耶?"因更慰勉朕，不复悼惜。当生王时，免

身甚艰。朕因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且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自兹遂异床席，即后意岂必已生者为天子，始慊心乎？是以亦绝不萦念。噫！后可谓明大义，不顾私戚，以礼自持，能深体朕心者矣。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已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之恭谨迁善如此。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参"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即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已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但凭倚榻，曾未偃卧。及疾渐危，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先是，后初病时，恒曰："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后必对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问曰："若今疾已笃，何以安也？"后曰："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我死乃可闻之耳。"洎疾甚弥留，朕及今皇后、妃嫔、眷属环视之。后曰："吾体殊委顿，殆将不起。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没后，陛下圣明，必爱念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恸，然亦宜节哀。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曰："妾亡，意诸王等必且皆致赙。意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糜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曰："束体者甚无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此从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后病阅三载，虽容瘁身癯，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今后亦视后如娣。十四年冬于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奉侍，废饮食。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臣议之，然未令后知也。后，后闻之，长跪顿首固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时，有不憔悴忧念者耶？特以一时未及思，故先询问耳。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前岁，今后寝病濒危，后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谭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凡后事，咸躬为蕆治，略无倦容。今年春，永寿宫始有疾，朕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其所以殷勤慰解悲忧，预为治备，皆如待今后者。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邪！"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与存无用之躯，孰若存此贤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辈曷不先后逝耶，今虽存，于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怀旧泽，皆绝荤诵经，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

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兹三公主擘踊哀毁，人不忍闻见。宫中庶务，曩皆后经纪，尽以检核，罔不当。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后，内政丛集，待命于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叹朕伉俪之缘，殊为不偶。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举动，靡不猜朕。靡故别居，不与接见。且朕素慕简朴，废后则僻嗜奢侈，侈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废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慊成疾。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由，谕朕载酌，故朕承慈命废之。及废，宫中无一念之者。则废后所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浮朴，顾又乏长才，洎得后才德兼备，足毗内政，谐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恭妇道。皇太后爱其贤，若获瑰宝。朕怀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兹后长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顺吾意者耶？即有语，孰语耶，孰与筹邪？"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释矣。帝其毋过伤。"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痛，谕曰："若辈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时未有应者，皇太后泫然泪下。朕曰："若皆无心者乎？胡竟无一语耶？"盖追惜后之淑德，为诸人所难及，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关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洁，虽寻常起居细节，亦必肃然不肯苟且。如朕为皇太后亲子，凡孝养之事，于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常有引嫌不能亲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体皇太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斯，五中摧裂。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后持躬谨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饬，于诸务孜孜焉，罔勿周详。且虑父兄之有不卒，故忧劳成疾。上则皇太后慈怀轸恻，今后悲悼异常；下则六宫号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呜呼！是皆后实行，一辞无所增饰，非以后崩逝故，过于轸惜为虚语。后嫩素著，笔不胜书。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特录其大略状之，俾懿德昭垂，朕哀亦用少展云尔。

顾命异闻　三则

世祖逊位出世，与宴驾情事当然不同。故其托孤寄命，从容布置，意想中极为周到，亦自有理。顾按之事实，容有未尽然者。彼即感触世缘，言下顿悟，勘破一切尊荣富贵，则蝉蜕浊秽，自有不可一刻留者。故康熙帝年方童稚，而竟不及待，毅然决绝舍去，谓非绝无系恋，视子孙传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故官书所载世祖顾命大臣至八大员之多。其后互争权利，几危社稷。设非康熙帝英明，不且事几不可收拾，欲安利之，适以危害之欤。间尝疑顾命事未可信，后与掌故家某公谈及。某公乃鼓掌曰："信然。设非子言，吾几忘之。"盖康熙诛鳌拜诏，亦有"妄称顾命大臣，窃弄威权"等语。后得宗室某之佚闻天家事者，谓鳌拜等五人实皆乘机攫取权利，并未恭承顾命异数。惟玛尼哈特平日系左右近

臣，确有世祖手诏，勉其忠辅幼主之语。然亦非正式拜受顾命，如周公、毕公然者。先是，顺治帝以董妃既亡，抑郁不自得。一日独坐便殿，偶睹梧桐落叶，瞿然若有所念。顾左右曰："人生不过数十寒暑，逐逐名利，何时可已？朕贵为天子，开国承家业已十有八年，长此营营，何时方得满意？朕觉世事有如浮云过眼，事后追维，味同嚼蜡，不如真修悟道，实为无上上乘，况朕幼日即有此志。迩来饱经世患，勘破情网。若不于此时解脱，更待何时！"语讫，立命召御前会议大臣玛尼哈特等入，即勉以忠辅幼主等语，语至简单。大臣俱攀驾乞留。世祖复答数语，意甚决绝，大臣等跽不肯起。顷之，世祖已命小黄门出箧中黄袈裟一、喇嘛帽一，从容易服，飘飘步行出东华门。玛尼等俱长跪牵裾，不听帝行，帝亦不怒。顾辞旨坚决，不可挽回，大臣乃请指派侍卫护送。世祖固言无须，以诸臣请不已，遂许侍卫四人随行。后未至五台界，即遣还，卒未获知帝所卓锡之地也。既行，玛哈尼特等，方议禅立幼主事。鳌拜始列席定策，俨然自称顾命大臣，诸受顾命者俱侧目。圣祖既幼，亦不知顾命之真相，果谁是谁非也。且世祖濒行，仅与诸臣寥寥数语。幼主绝未谋面，故圣祖迄不知鳌拜未预顾命，乃系事后自称，以炫其能耳。

鳌拜既擅权自恣，初止鱼肉同侪，出言多不逊；嗣见幼主长厚，心地仁慈，遂逐渐进步，竟至气凌主座。圣祖幼即喜读儒书，鳌拜方奏事，见圣祖诵读不止，意甚不悦，乃面谩曰："吾盛清自有制度，皇上宜读喇嘛经，不宜读儒生说。先帝不以臣为不肖，故使臣训诲皇上。臣愚以为宜体先帝圣意，屏儒进释，庶几勿坠先绪。"圣祖笑曰："彼一时，此一时。正位中原而云不读孔子书，无是理也。朕思三教平流，可不分轩轾。卿奈何所见之不广也？"鳌拜怫然曰："皇上初政，即拒微臣之忠谏，殊不敢复问国事矣。"即拂袖欲退，圣祖止之曰："卿傅勿尔。朕非拒谏之主，读书亦非坏乱之事，卿傅其平心察之。"鳌拜闻言，面有惭色。顾其刚愎自用之恶性勃不可遏，复顾而言曰："皇上请以臣言付诸臣会议。设臣言贻误者，臣愿伏斧锧以谢皇上。"圣祖知其骄蹇，遂一笑而罢，鳌犹悻悻未已也。一日，鳌拜复请策封其族祖某，曾从太宗征朝鲜有功者，侈陈事迹，立请优奖。圣祖曰："其功非不甚伟，然祖宗朝酬庸之典，亦至优渥矣。彼以将军例赐恤，亦已甚矣。今尚欲何所请耶？朕不敢有加于祖宗朝之成例。卿其自爱。"鳌不奉诏，大肆申辨，谓："臣受顾命之重寄，而远祖不获荣一阶，大非人子显扬之道。今日苟不获温诏，臣将痛哭于文皇帝之陵，不复能忝职左右。"圣祖心恶其要挟跋扈，而不肯取消其顾命重寄，乃从容曰："朕别有旨，卿傅何事过劳？"鳌即谢恩，以为荣封已得，皇上所面命也。其专擅僭越类如此。或谮于圣祖曰："鳌拜实未受先帝之顾命。当先帝大去时，立命玛尼哈特等入，未尝及鳌拜也。乃其后玛子等奉命定策，翌戴圣主，事已大定矣。鳌忽一跃而起，争取一席地据之，自称顾命大臣，觍然不以为耻。皇上优容，不究其贪冒之罪耳。否则矫诬上命，妄借名器。其自堕品格者犹小，而敢于欺罔先帝者实大。且彼玛尼而死之，罪尤不可胜诛。皇上如欲证明事实，但取玛尼哈特所藏之先帝手诏，今在其子所，则真伪是非，不难大白矣。"圣祖复曰："玛尼哈特既有先帝手诏，曷不进呈，而擅自藏之于家乎？"对曰："臣曾见之，诏中盖指明呈阅时期，不至期不与呈。"圣祖曰："今是否已至期？"对曰："第问玛大臣之子可。"圣祖果召玛尼子等，问手诏语未毕，玛尼等大惊失色，因跪奏："先帝手付先臣，谕令秘密，候某年月日嗣君已长，可付与之，汝等斯尽职矣。今既承天威下问，敢不先献，以舒宸廑？"圣祖捧手诏读之，泪随声坠，谓："此真先帝御笔也。"命藏大内，

而召鳌拜入，示之，令自答复。鳌拜惧甚，不敢出一语，但叩首求恩而已。未几，御史等奏劾鳌二十大罪，卒遇刑。

初，鳌拜忌玛尼哈特之以长厚受帝眷，且持有先帝手诏，誓欲倾之以为快。时圣祖虽厌鳌拜，而闻玛尼等好货，暮夜苞苴，渐至显卜其昼，贿赂公行，腥闻于上。其党亦多不法，玛尼不能制。圣祖令心腹侦之信，乃亦不满于玛尼哈特矣。无何，鳌拜嗾其党在台谏者，弹劾玛十余款，语皆罗织而成。圣祖令玛尼自复，鳌乃遣其党伪为亲玛者，劝其逐条申辨，几无一语成为事实。奏上，圣祖怒曰："子乃以辨为能，果一无所短乎？"于是遣内大臣按问，抄没其产，积资颇多，且其间有御用物，非臣下所宜蓄者。圣祖怒甚，令玛尼哈特入对。历数申辨之非，欺君罔上，乃收宗人府狱。然犹无意死者，第饬上疏据实自首，当从末减，治其党羽而已。鳌拜复使人就狱中说玛尼勿自承，坐取族灭。玛尼不知中其计，仍哓哓置辨。世祖泣曰："昔先帝以手诏付伊，朕之敬礼亦至矣。伊不自爱，乃至篮篮不饬。证据凿凿，不可为讳，一至于此，然朕以彼为顾命旧臣，辄就刑戮，非国家之福，故令其伏罪以谢天下，则臣之宽典，亦有辞以对大众。而乃执迷不悟，始终文过，天下安有如是庸愚昏愦之人乎？国法所在，朕亦安能以私废公？即使先帝处此，亦难为之保全。朕实不得已而用刑。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又曰："议亲议贵之典，自古慎重，渺渺朕躬，何敢妄行大事？但国法所在，与其枉法以徇私，无宁执法以安众。万不得已，施于一身，以正其罪，宥厥子孙，以用朕情，情与法交尽。彼既无怨，而国体不伤。诸大臣谅亦以为然也。"乃赐玛尼哈特自裁，而宥其子孙，居宗人府如故。鳌拜扬扬自得曰："此老崛强，乃人吾彀中，今而后，莫予毒。所惜者，斩草除根之计未施。彼庶孽耽耽虎视，尚恐死灰复燃耳。"不一年，圣祖稔鳌拜之恶，日知其倾陷玛尼哈特状，历数其罪，置之法，子孙俱从戮，祸酷于玛尼哈特矣。

拾明珠相国秘事　二则

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断，故能以冲年亲政，不动声色，诛巨奸鳌拜。于是三十年中，文治武功，经营不遗余力，四方底定，大勋告集，实清代之大有为者。迨春秋既高，尊荣太甚，精爽渐丧，百弊萌生。于是内而庶孽争权，宫廷树敌；外而奸谀弄柄，佥王纷来，稳非初日清明气象矣。其时招权纳贿，与青宫相倚庇者，实为大学士明珠。明珠本皇室懿亲，狡黠善伺帝意，由部曹末秩，不十年而晋位宰辅，可谓幸矣。顾以圣祖英明，未烛其奸，其奢侈骄横，即在满臣中亦不多见。而圣祖方以俭德为天下先，独优容不之问，抑何其术之工也。相传康熙帝喜读儒书及古今秘籍，又好天文算术。满臣中莫有与之赓同调者，惟明珠能深窥其蕴。于是因逢迎之智，开汲引之门，广延海内文艺博洽之士、奇异罕见之书，特设一储材馆于私邸。馆中复置藏书楼，不惜重金，搜致秘笈。东南藏书之家，贫不能自存，则奔走门下，如愿以偿。文人少有才艺称誉，百计奉为上客，所欲无不力致。故昆山徐氏等，皆阴获其援引。其援弹铗之客，不可胜计。每中秘有所考问，一旨甫下，幕客争相条对，纸笔纷纷如雪花四舞，以故奏对无不称旨。其子纳兰容若等，常得与文人学士游宴，上下其议论，文采斐然，为曼珠世家所绝鲜。圣祖之宠幸，盖有由来也。

康熙朝文臣之受优礼者，莫如张英、魏裔介等，明珠皆倾心与之结纳。其时方奉敕编撰《字典》及《子史精华》、《佩文韵府》。明珠每入修书馆，必使人辇金巨万，遇文字之佳妙、誊写之工秀者，皆分赐之，多寡无所吝。以是寒畯争感纫。其姿性本颖慧，初不识汉字，后与文人往还，居然能作书札，且吟哦成句矣。一日，圣祖问："尔好钻研风雅，亦知庄子《逍遥游》是何命意？何谓《南华》、《秋水》？"明珠不能对，乃奏："臣近日驰思案牍，昏冒不学已久。容臣取书读之，明日恭对。"圣祖笑而颔之。明日袖呈条对，文词斐亹，节奏详明，居然文学大家矣。圣祖问何人所拟，明珠不敢隐，举其人以对，则徐健庵也。圣祖笑曰："尔纨绔，敢与状元公交好乎？尔试为朕面解其义，毋为人笑没字碑也。"明珠历陈意义，颇觉未误。圣祖曰："此亦可谓难得矣。"遂将御制诗文赐之曰："尔及身虽不复能博通，然以此昭示子孙，毋使再受金玉败絮之诮也。"明珠退，遂增聪老儒数人，专教其子揣摩御制笔法，其后容若等俱以诗文鸣禁中。

初，明珠为固宠持禄计，闻圣祖宫中欲选良家闺秀为女官，以充典签校书等职，而限于满、汉之界。满人女子，多不娴文学，无可当选者。乃异想天开，密遣使往苏、杭间购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先教以言语，次授之各种学艺，以备进献。其女皆美丽而天足，并欲使冒为满旗贵族也。其事绝秘，虽家人不与知，所知者惟一、二心腹而已。其夫人早卒，以妾代之，悍妒有力，明珠颇畏焉。或告之曰："相国谋署外室，城西别墅中粉黛殆以百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夫人觇之信，怒甚，曰："予必尽杀之，固不使相国知。"先是，别墅所购待年之姬，分科习文艺，宛若学校者然。如书史、诗词、歌曲、音乐、弈棋、绘画、雕刻、女红、游戏等，各占门类，习一艺成，以次递习。有老儒杭人，博通书史，兼擅诗词歌曲，相国聘之以教诸姬。老儒仅知为相国之待年宠也，所教为及笄女子三，曰新梅，曰娇杏，曰茜桃，若姊妹花然。茜桃尤聪慧，年仅织素耳。老儒怜之，独教之古列女节孝贞烈事，茜桃慨然欲自振拔，顾念身世，辄为之泪下。然技艺之精进，突过侪辈。偶见即能仿效，诗词出语有天然韵致，非人力所能为也。老儒誉不置，而娇杏颇妒之。院制：每女子三，必有一老妇管理其起居饮食，凡师教外督责之事皆属焉。娇杏嫉茜桃之能，辄短之于老姆。茜桃承若儒教，慷慨尚气节，不肯谄事老姆。且以已所处地位，无异娼妓，永无拔云见天之日。故觉生趣顿减，而怨愤之词或见于词色。于是老姆亦厌恶之矣。一日，会时节，闻夫人来园中游遨，诸老妇大惊，知必有祸，乃匿其驯扰心爱之姬，而班崛强者出迎，意谓夫人若加凌辱，此辈固无足惜耳。无何，夫人至，颇和蔼无怒容。既遍阅诸姬，乃命膳夫设宴，以享群花。且命醉饱勿惧。既而命诸老妇善事诸姬，率婢媪登车去。茜桃既入课斋，老儒见其双颊微酡，问所以饮食者。茜桃具以告，且曰："夫人固有礼，但未知肯释放吾辈否？儿已微露求请意矣。"老儒色然曰："危哉，此岂尔求请时耶？"茜桃曰："何谓？"老儒曰："夫人之有礼，于理为常，未可深信。恐其城府甚深，蕴毒亦愈厚耳。且虽不愿尔辈在此，亦岂愿尔辈安然他适，享太平之幸福？而尔骤露求请之意，彼知尔之不易驯服，必设计更速。惜哉，尔之不习世故也。"茜桃闻言，自悔性躁，伏案痛哭。老儒慰解之。新梅最长厚，争来解劝，娇杏则不知所之矣。未几，茜桃腹痛，自归寝室。比晚，新梅走告老儒曰："茜妹死矣。凡侍夫人饮者十六人，中有六人得赐酒，赐酒者皆毙。"噫，殆酒中有毒耶？老儒叹曰："吾知头角峥嵘之为害速也，但尔辈亦不能免。娇杏何如？"新梅曰："娇妹方鼓掌称乐。"老儒曰："妇人之妒，一至此耶。

虽然，舐糠及米，彼自不知死期之将至。何乐之有?”新梅惧甚，齿为之战，踧地求老儒援救。老儒曰：“吾姑试之，未知有效否。”新梅称谢去。老儒乃函致其徒为显宦者，言于相国求去。相国知有异，遣人引老儒至密室，询所以求去之故。老儒以前事告，相国惊曰：“吾固不知。此禁脔也，奈何夫人贻误若是?”老儒从容曰：“与其死之，不若生之。”相国颇首肯，乃命人稽园中人数。将下赦令，夫人已知之，争先驰往，命缚色美者别置一室，而驱其中姿以下者。新梅朴讷无华，竟得漏网。因感老儒惠，辗转访得其寓所，愿作奴婢以报。老儒乃纳为子妇焉，而相国献姬之事亦遂寝。

夺嫡妖乱志　七则

康熙帝既立胤礽为太子，以为天下无事，娱情内典，藉自颐养，不日且内禅。而诸子众多，俱以胤礽长厚，无奇才异能，坐跻大宝，心不甘服，咸思帝制自为。其间权力最盛、党羽广布者，则推胤禛、胤禵、胤禩、胤禟。胤禛即世宗，有异禀，膂力过人，能驱使番僧及海内奇侠之士为己用。胤禵等与之抗，各树一帜。惟胤禔等常自附于胤禛，以张旗鼓，故胤禛与之感情颇洽，而视胤禵四人，则仇敌也。先是，满洲家法不主立长，盖尚袭蒙古、辽、金旧俗。既入关，诸臣文饰汉义，请立储贰。康熙帝亦醉心汉家文化，恐不立储为天下后世笑。贸然许之，而大错铸成矣。胤礽性厚重，短于智略，然苟使多读书史，洞明大义，实足为一令辟。惜满廷不事此，亦无出阁就学之典礼，但使嘛喇教之番经，世仆数员，督以清书骑射而已。圣祖因好儒书，独不使储贰懋学，为绝可怪之事，然实满廷之劫运也。胤礽不知德足胜妖之事，习闻喇嘛之言，下至佥人群小，争相搆煽，遂与诸子征逐，务为相胜，而事乃败矣。当储贰之初建，圣祖命与诸弟习射于便殿，弯弓无一中者，其他技击，亦均不娴，而诸子多勇武命中，胤礽引为大耻。师傅某公，满人中昏庸之杰出者也。乃进言说太子，谓诸子获胜，皆出崇奉喇嘛及养士之力。太子瞿然问计，师傅乃为画计：争致喇嘛及击剑敢死之士，务胜诸子，敌势自却矣。太子固不更事，深信不疑，乃与诸喇嘛约曰：“苟有能以咒语秘术制人死命，使彼不敢抗衡者，尊为国师，受上赏。”又阴使人语各省大吏曰：“能求得奇侠之士，武勇技击足以胜人者，封大官，举主同受上赏。”于是喇嘛争以魔术自效，而江湖术士、山谷伏莽，咸趋阙下，以求效用，京师纷扰，宫闱若市井。奇服异言之人，往来阙廷，司寇不敢诘。有识者皆知宫中多故，祸不旋踵矣。是时康熙帝方深宫颐养，潜心内典，外间事绝不闻知，左右亦必不使之闻知也。

胤礽之养士拜僧，实求自卫，误中某傅之离间，初无意于树敌也。一日，偶出猎南苑，见车骑自南来，从者至数百人，武仗甚整，且有喇嘛执器前导，状至威猛，以为帝驾来也。将避之，左右进曰：“此非车驾，实四皇子之卤簿耳。”太子惊曰：“彼一皇子，乃呵护之盛若此；我储贰也，自顾不如，保不为人所笑乎？且其势凌人，后此将为所制，大不可。”心怏怏然。既归，商于某傅。某傅曰：“果尔，是不可不请于上，以正国体。”乃入奏四皇子卤簿僭越状。圣祖果谕令胤禛不宜违制，速减车骑，散党附，免蹈刑法。胤禛闻太子所请，深衔之。自是一变前日所为，斥去车骑，而与喇嘛、力士等步行走京外，游

历名山大川，不复有威仪而党羽实益众。胤礽以为畏己，肆然不复置虑，不知胤禛固卧薪尝胆，以报此辱也。

胤禛既养死士，恐为太子所厄，常只身走江湖，以为阅历磨练之地，且自谓多知民间疾苦，则他日可有为。实则阴探舆论，笼络在野之不轨者，以备推倒储宫而已。尝漫游至嵩山，遇少林僧，技击过人，乃膜拜求为弟子，僧直受不辞。其徒凡数十人，以胤禛食量过大，辄非笑之。又使炊煮以供众食，胤禛乐于奔走，绝口不道宫禁事，人莫知为皇子也。半载而技成，诸僧又翫之角力，胤禛避不应。众笑其怯，几无所不押侮。胤禛怒，奋起与斗，卒胜所翫之僧。师曰："子技进矣。"遂赠一铁杖，留为他日纪念，且言除一女子外，可持此横行海内矣。胤禛既行，方下山，而宫监卫士麕集，盖如约而至，众始知其为皇子也。

胤禛微行自晋中归，遇太子宾客于途，方殴击人。倚势凌辱，人不敢与争，踉跄呼哭，莫之过问。胤禛独走问所苦。旁有恶少年大言曰："尔为谁？敢来问讯。宁有三头六臂乎？"胤禛熟视其面，出铁杖猛击，碎其脑，毙，从容返邸，而太子党人已探知矣。夜遣剑客入邸，将刺胤禛。一喇嘛方侍胤禛诵经，见窗外有白光如匹练，上下无定。胤禛怪之，令喇嘛就视。喇嘛曰："否！否！吾已遣某力士办之矣。"比晓，院中树枝皆如削，所蓄之猎犬尽失其首，如骈戮者然，而数十武外小园中，有武士横尸焉。喇嘛曰："此即剑客也。技穷力竭，乃为力士所诛。今晚必且报复，行当备之。"是夕，大风自西来，屋宇震摇，金铁鸣动，空中战斗声甚厉。居民咸闻之，莫知其所由来也。破晓，太子宫中皇皇若有大事然者，出购棺木，其数甚夥，特不知死者为谁。雍邸中亦然，人咸疑之。又明日，雍邸中遍招都下喇嘛入诵经，云作道场七日。诸庙恐人数不敷，至延乞丐以充额。顷之，太子宫亦传命索喇嘛，然已为雍邸所要去，势不能应命矣。太子怒甚，欲捕大喇嘛诛之。大喇嘛惧，请命于国师，国师衔旨乞命，乃已。太子知雍邸所为也，积不能平，遍召门下客，谓之曰："今夕不杀胤禛，与诸君不复相见。"门下客忧惧，计无所出。有与胤禛之客善者，以告。胤禛闻之曰："此势不两立之秋也。皇父春秋高，一旦祸成，恐伤其心。不如吾姑避之，以待其隙。苟吾有天命，何患不取而代也！"束装将行，会有奇士自蜀中来，愿见雍邸。胤禛速使之人，则前游所遇之友也。留与饮食，谈技击诸术，风起泉涌，顾终不及心事。奇士作色曰："皇子有急难，奈何不告我？"胤禛问："何以知之？"奇士曰："闻青宫新自海外得一术人，能以铁冠取人首于百里外，今晚殆以决议施之皇子矣。如能不为所杀，且夺其冠，则他日可取以治贪官污吏，人皆不敢犯法矣。天下绝殿下，使吾闻之，方得有此预备也。"胤禛问："奈何？"奇士曰："彼以喇嘛咒语为护符，施此魔术。今吾侪都以贝叶蒙首，则铁冠必来而复去。吾先于庭外张一袈裟，如张网状。铁冠必跌落其中，吾党可收之，以为后日之用也。"胤禛从其言，果得铁冠。既而谓奇士曰："寇深矣，不用斩截手段，此祸防不胜防。吾终不愿郁郁居此土也。"奇士曰："盍请大喇嘛来，当与之为最后谈判。"胤禛允之。大喇嘛至，奇士曰："降龙伏虎，当用其势，过此以往，恐不能制，奈何？"大喇嘛曰："谨闻命。特缓乎急乎？生乎死乎？惟殿下所择。"胤禛思之良久，乃曰："吾为皇父计，不得不缓；吾为皇兄计，又不得不生。"大喇嘛曰："诺。"时太子以铁冠术不效，闻胤禛仍无恙，恚恨成疾。大喇嘛入请曰："吾能以阿肌稣

丸治殿下疾。”太子曰：“子非助胤禛者乎？吾安敢服子药？”大喇嘛曰：“否！否！胤禛暴虐，众叛之久矣。今彼邀游四方，未敢返都下，邸中固阒其无人也。殿下不信，可询之某喇嘛。”某喇嘛者，太子之亲信人也，而实大喇嘛之徒党。太子见术不效，郁恨伤肝，性烈如火，挞辱诛灭颇夥。群下人人自危，至喇嘛亦不免诟辱。以故喇嘛有贰心，亦愿助胤禛为虐矣。太子不知其计，以问喇嘛。喇嘛曰：“此西天活佛之师，其丸实能治百病，服之当必有效。若胤禛则畏殿下之威，当不敢复来辇下也。”太子信之，乃令大喇嘛出丸进服。胤禛遍贿青宫上下，无一人与大喇嘛为敌者。于是太子以孤掌之难鸣，受易性之狂药，虽有知者，莫为之白矣。阿肌稣丸者本媚药，或兴奋剂，而兹则羼入猛烈之品，能使脑力失其效用，神经中枢为过度之激刺，亦不能制其百体，其形态遂类颠狂。斯时，太子因疾居外邸，不近妇女，故宫中妃嫔咸未知悉。延三日，太子益狂，便溺不自知，且毁坏器物无算，并御赐佛像等，亦投毁无余。事既张，太子妃趋视，大骇，无术为之收拾，乃奏闻。圣祖遣人视之，则已不复能成礼，且已失一切知觉，动则骚攘如犷兽，静则昏昏如负重疾。圣祖不得已，乃下诏废其储位，诏中多愤懑语。然责备太子无状，卒不知为胤禛所嗾使，喇嘛所播弄也。太子妃惶恐，奔坤宁宫求救于皇后。皇后遣国师及御医往视。是夜，国师方衔命出宫，憩某庙以待旦。大喇嘛滕行人，告以由来，历数太子之虐及某喇嘛因忤太子意惨死状。国师凄然曰：“然则吾不能为救治矣。以此主天下，吾辈尚有噍类乎？”及旦，草草入视太子，谓系不信神佛，心入邪魔所致。非别闭静室中，灌以醍醐，咒以功德水，不能复其原性。宜速治之，迟且不救。御医人，亦言心疾不可治。盖清初喇嘛之势力甚盛，御医仅充数。喇嘛言如何，彼亦不敢与之争辨也。旋皇后召太子入宫中，令择静室居之。日以功德水进饮，神思渐清，颠狂亦稍杀，乃令妃嫔入侍，益知敛抑，饮食亦增进。妃嫔私问前此病状，亦自知否。太子乃言服某喇嘛丸，遂失知觉，以后即昏昏如在醉梦间也。妃嫔以告皇后，乃闻于圣祖。遣人穷治其事，将捕某大喇嘛鞫之，则已随胤禛不知所往矣。以诘国师，国师曰：“吾徒皆忠于太子，且雍邸与太子亦绝无仇怨。此必奸人播弄，欲离间兄弟耳。苟有隐匿，吾设坛作法，使彼二人各至坛前，自相质问，则佛祖韦陀必不谁恕也。”圣祖可其请。皇后问曰：“胤禛不至，奈何？”曰：“吾能致之，且能缚大喇嘛来。”是夕，国师使人谓喇嘛与胤禛曰：“第来，必无恙。”及夜中，胤禛果至，以皮冠蒙首，状极委惫，见后伏地不起。圣祖略有所诘，奏对极凄惋。太子人，见胤禛，色赧暴怒，诟厉不止。旋坛上有振锡声，如使之跪。太子忽颠蹶，乃惘然自述欲杀胤禛状，且历举所杀侍卫及喇嘛徒众，状至可怖。是时阴风猝起，燎烛皆作惨绿色，宫中皆闻鬼声。圣祖以倦怠悚惕而退，皇后等皆废然返宫。妃嫔奉太子下，则又昏然不省人事矣。自是昏瞀哗噪，一如前时，不复有一隙之清朗矣。胤禛与大喇嘛从容退。未几，圣祖再废太子之诏下。盖前此皇后召太子入宫，欲白其冤，固已下诏复位。至是知不可救，故复废之也。圣祖欲立胤禛，皇后终以为疑，谓不如胤禔。然以奔竞运动者多，圣祖颇有所闻，烦厌不能专决，尝愤愤曰：“朕万年后，听尔等自择之可耳。此皆不肖，谁复可以膺付托者？苟天位不可终虚，自有当璧者食其禄，若朕生前，则不提议此事可也。”盖圣祖虽不能抉雍邸之奸，而知其争权倾轧，决非无因。太子复不克为人，则惟有以不了了之而已。

胤禔最长厚，且颇有文才，圣祖、皇后俱属意焉。然恐非诸子敌，故隐秘不宣，计不如待万年后，颁遗诏始立之，则诸子仓猝不及破坏也。然胤禔始终与胤禛善，不敢撄其

锋。皇后怜其无能，遂亦听胤禛所为，而不复固执矣。惟胤禵豪爽有大志，不受羁勒，颇挥霍，喜结交健儿，然不屑为秘密倾陷之行为。以故与胤禛忤，常愤太子等结党为仇，非国家之福。因辄出京旅行，饰为商贾或术士，所至必主民家。世俗相传以为世祖者，实则胤禵也。某年，粤东有某卖买行，因生理不佳，相对愁叹。时且岁暮矣，静夜无聊，小伙有悬红灯为戏者，挂于竿首，以照江中，俗亦谓之“照财神”。行之后屋，固滨江，往来船艘颇多。顷之，一巨舰来。众方注视，忽抵行门下维，一纪纲仆贸然登岸，问行主在否。众告之，仆言：“主人贩北货茶果甚多，满船重载。将俱寄于贵行中，幸行主出视之，可与主人接谈也。”行主知为巨客，乃登舟相见。则仪表甚伟，行李亦华焕。酬酢既毕，其人因述来意，且言货价不下数十万金。行主瑟缩曰：“小肆资本甚微，恐不能担此重任。请仅受其十之三，可乎？”曰：“无须。吾有要事他往，但求将货速卸，轻装而归，尔行可不必付款，待来岁今日，复悬红灯，则吾自能复来。届时，当收尔货金也。”行主大喜，乃命人悉迁其货于岸上。屋宇不能容，寄存他家，匝日始毕。同业闻其有豪客来也，争相趋附，即日售其货数万金。行主以奉客，客曰：“现吾勿需此多金，仅取十之四足矣。余存尔行中，待来岁结束并取可也。”行主又欲以盛馔饷客，客摇首止之曰：“但取好酒数斤来，并此间海味数事足矣，不多费也。”行主奉命惟谨。逾日，客匆匆去。行主徐售其货，数月而毕，赢利十余万金，连资本计，殆百万也，顿觉巨富。惟候明岁今夕之约，与客瓜分余利耳。及届期，如约悬红灯。客果至，则巨艘三五，较前次之货又倍蓰焉。主人先奉旧帐，子母俱陈，请指麾分派。客麾又曰：“否！否！吾不需此多金。尔等第为我存之，欲用时通告提取可也。请速迁此次各货登岸，勿稽我行期。”行主以客之惠甚厚，前此未多款待，方抱不安，此次必请多事盘桓，以尽地主之谊。客曰：“吾事大忙，不能领主人厚谊。请勿过留，但使一游花艇，略开眼界足矣。”行主果导之游紫洞艇中，遍征群花以娱之。客殊无所恋，但饮啖甚豪，略听歌曲而已，夜仍返宿舟中。次晨，告别欲去。行主苦留之，乃偕游观音山等名胜处，夜复饮于花艇中。行主使娼家以计羁縻之，拂袖竟归。是时，舟中货已毕登，次晨不别行矣，并一金未携取也。行主甚怪之，顾业既受其货，且致富绝无后患，则亦自幸天助而已。或疑为大盗，顾无案追者。且其态度华贵闲雅，殊不类下流人物。又明年，复按期至，惟货已较少，然尚值十余万金。前后并计之，盖二百五六十万金矣。主人又陈子母如故，客蹙然曰：“吾本欲与主人为终身交，念主人长者，甚可恃，如愿存金不取。今吾将有大变故，恐不复能来，姑受百万金去。明岁届期悬红灯而不来，则吾事已败，终身不复相见。此百五六十万金，自取之可耳。”言罢呜咽，色颜惨沮。主人慰劝之，且欲导之冶游，以祛其哀思。客却之曰：“吾且去，此非行乐之时也。苟明岁复来，必与君痛饮于紫洞艇中耳。”及明年，果不复至。主人与所善者谈及客人踪迹，皆疑为皇子飘流在外者，盖康熙帝适于是岁驾崩也。后遇京中人，详诘其貌，知客确为胤禵。又同时，汉口又有人睹其踪迹者，并言其刻苦诚恳，绝类有道德之商人云云。

胤祺为少林僧入室弟子，善技击，常窘辱胤禛。一日，角技于南苑，呼胤禛而眩之曰：“尔敢与我角否？”胤禛自知技出彼下，乃笑不应。胤祺突起，仆胤禛于地。众小奄俱不平，而胤祺鼓掌去矣。胤禛衔之，欲使喇嘛以术杀之。既而喇嘛语胤禛曰：“彼身常佩达赖第一世所发之金符，不易近也。”胤禛曰：“可夺取之乎？”喇嘛曰：“不能。惟诱之御女，则可篡取之耳。”胤禛乃使小奄狡黠者，导之微行，为狡邪游。胤祺故好色，果沈迷

粉黛中。胤禛遣人取其符，将杀之。忽其口中吐出多量之金蛇，盘旋飞舞，令人目眩，刀剑尽为所却，卒不能伤。胤禛大骇，以问喇嘛，曰："此婆罗门灵蛇阵也。彼为国师所教，业已入室，不可与争。然习此者，必先设誓，类多不能大贵，况至尊乎？殿下但姑让之，他日大位必不彼属，复何患？"自是胤禛听其所为，遇辄避之。及即位，胤禩复不逊，乃执而囚之，赐名曰"阿其那"，译言狗也。寻即遣力士杀之。胤禩犹能奋斗至三日，始为毒剑所毙云。

胤禟力不如胤禩，而智谋特胜，恒以小计窘迫太子及胤禛。方太子未发狂疾之先，每日朝两宫后，即往西山驰猎，胤禟伪为恭顺者，请为青宫前驱。太子喜，许并驰骤。乃阴令其党用喇嘛术，以白铁为限马槛。诵咒设之，则人目不能见，惟与知其隐者则能见之。及驰，胤禟先越而过，绝无障碍。及太子跃马过，马蹶，太子坠马，伤股甚剧，病月余，几殆。然止自怨控纵无状，绝不知胤禟之计也。又尝献鹿脯于太子，阴以色作为识别。太子召与同餐，胤禟自认所识者食之，无害。太子食之，腹顿大痛，泄泻几濒于死，医治数月始复。固疑鹿脯之有毒，然胤固伴食，居然无恙，不能以是诘责也。惟胤禛探其狡谲，深忌之。胤禟知胤禛恶己，心常耿耿，欲有以报。会圣祖以岁初召喇嘛诵经，诸皇子皆宜会食。胤禟之位，适与胤禛相近。圣祖从上来，与胤禛仅隔一箭地，而胤禟适在其间。忽有一小轮从旁飞出，直掷圣祖之面。法轮者，喇嘛所用之纪念物，以精铜为之者也。喇嘛以是为可杀魔鬼，恒诵咒语飞出焉。今直击圣祖之面，大不敬。圣祖方惊视，胤禟忽大哭呼痛，跪圣祖前，奏胤禛以法轮击己。圣祖视之，则面纹已碎矣。圣祖思"顷间法轮掷朕面而过者，必由彼而波及也。"遂命力士持胤禛，欲挞之。胤禛泣辩其诬，且证实为胤禟所自掷。圣祖怒曰："尔尚强辨。彼既自掷，岂致面有伤痕？尔为此大不敬之举动，而不知受过，转欲嫁祸于人，其心术可见矣。"乃命内监执胤禛，付师傅，鞭挞以百数，复拘禁至半月以上始释云。世宗即位，深恶胤禟，令与胤禩同缚，禁宗人府狱，称之曰"塞思黑"，译言猪也。寻使人拉杀支解之。

九汉外史　五则

雍邸以夺嫡最剧烈之故，厚养死士，结交海内奇才异能，一时蒸为风尚。除剑侠、番僧等外，有大力士著称，凡以次行辈，得九人。第此等大力士，出没江湖，侪伍亡命，恒不肯以真姓名告人。且其人品亦畸零古怪，不可方物，故各家纪载不同。合而观之，大约名列第一者为一少林僧，失其名。其初，一伙居士也，食量兼人，常恐给食之不足果腹，乃窃余粮藏之。寺后有古钟，大如囷仓，重四五百斤。僧以一手掀之，覆食于下，若行所无事也。同伙以食物短少，常受主僧诘责。窃窃议及僧，而不得其所藏处。一日，见僧携物走寺后，疑其私匿他家，因尾之行。僧徐抵钟所，一手托其纽，推而起之，如掇木桶。置物其下，仍如原位放妥。顾而见同伙，若有所惊，既而笑曰："幸遇尔，当勿令主僧知也。"同伙唯唯，盖心忌其能，不欲扬之，令主僧知。僧固如见其肺肝也，然自是同伙益畏惧而嫉害焉。未几，主僧恶其无他能，逐之，转入上寺。寺踞山颠，境地益苦，而峰峦

陵峻，奔驰尤劳瘁。汲水担薪，一日间之胼胝，已为人所不堪。独僧若甚甘之，且余勇可贾，工作常倍于人。晚则倚树而歌，绝无疲乏意。寺门有巨石如伏狮，上可坐百人，盖由峰颠坠下者，然亘古莫能移动。僧睨之，曰："此石踞门前，殊不便，使人绕行。不如移置门左大树下，既不碍路，且可坐以乘凉。"众笑其妄语，僧亦不辨。相度良久，忽出两指推石角，石兀兀动；复以掌推之，石忽倒转；众方舌挢不能下，僧更推之，则旋转如球，至门左平面而止。视其下，皆粗沙碎砾，盖坠下之迹犹存也。众大惊，知僧为非常人，咸白于主座。僧大笑，跳而踞石上，呼之不下。蹬足者再，视之，石已入地数尺矣。主座乃自出，合掌迎之曰："此必韦陀化身也。能以绝技传衣钵乎？"僧乃自陈曰："吾虽以力胜人，而未得节制之术。闻峨嵋有某师者，以技击百八式教人。顾非有名山古刹主僧之介绍，彼必麾之门外。今吾此来，为求介绍也。"主座者乃为之牒以畀之，且约学成不忘故刹。僧负担去。后十年，主座者已圆寂矣，僧始归来，以其术授徒众，徒众奉为主座者。于是少林技击之名闻天下。雍邸过而慕之，从僧学，一年始去。顾学成，雍邸有所请，密谈三日夜，僧遂循例送之出。雍邸憾之，令剑侠与斗，卒不胜而罢。盖雍邸欲僧从己入都，僧始终未允故也。习少林拳术者，例有迎送礼。迎时以一石钟置阶前，须提钟而过，然后登殿拜师，盖试其膂力何如。送时则历门三重，每门皆置守僧。一以梃击，须能避过，不能则自门槛下蛇行而出；二以刀棒，其阻拦亦如之；三则徒手相搏，其技术乃至高者，尤为难胜。相传雍邸竟不能过第三关。因其皇子，礼不可辱以蛇行，始由主座僧特令开门恭送焉，顾雍邸常引为大愧恨也。

少林僧外，则有两女子。一为侠娘，相传系吕晚村之孙女；一为鱼娘，鱼壳大盗之女也。顾此两女子，皆与雍邸为敌，且与满人不共戴天，如俄之有虚无党者然。初，晚村既以文字狱族灭，其孙女乃为一门人所匿，年未及龀也。门人故明功臣裔，乔木之悲，无时或已，虽种瓜青门，大有今昔之慨。而旧部之奇人杰士，恒私相往来，来取幽僻地为高会。拔剑斫地，击筑悲歌，大有幽并健儿气象。官吏或侦知之，则另易他处，几濒于危者屡矣。中有虬髯某者，豪客也，善技击，知剑术，尝为友报仇，取人首如探囊。久客门人家，门人置酒与语曰："子老矣，天下方多故，绝人之技，义不可无传徒。今门下士正多，盍择一能者而授之耶？"虬髯公请视其相而后许。及吕女，乃大惊曰："此异人也，吾术殆不传男子矣。"遂悉心教之，始而技击，继以剑术。吕女颖悟绝伦，且有神力，造诣精进，夐不犹人，虬髯公益信眼力之非虚。三年学成，虬髯顾而语之曰："少林派而外，子殆第一人矣。吾年已耄，力不能逮，且精巧亦逊于尔，尔其勉之。"因赠以名曰"侠娘"。时侠娘年已逾笄，矢志不嫁，盖志在复仇，不愿旁分也。虬髯公旋亦归山左，侠娘遂漫游海内，欲得奇人之助，与之切磋技能，以达所抱之目的。尝至少林，见主僧，角艺数日，几无胜负，惟技击之力稍有弱点耳。少林僧首肯曰："以子技可横行天下。复仇区区事，何难如志？但彼仇者，方有天命，复恃番僧魔力，一时不易摧倒。然徐图之，终必败于子手也，行矣勉之。倘遇年少书生，幸勿托心膂，恐功亏一篑也。"侠娘受教，北行至晋，鬻技于市场。众健儿以为一孤女，或藉此择婿，于是趋之若鹜。又欺其荏弱，辄来尝试。女皆败之，取其金，盖女意在得资入都耳。最后有僧挟重金来，相约曰："胜则赠金，败则当娶为妇。"侠娘羞晕，且恶其无礼，乃出少林法击之。僧忽呼曰："吾师妹也，吾知罪矣。"遂赠以金，伏礼而去。于是晋中无与为敌者。是时，雍邸已得党羽报告，知女之异

能，后必为患。乃商诸喇嘛，欲以血滴子法诛之。喇嘛曰："否！否！是女有剑术，不可制也。宜用他术笼络之。"雍邸悟，乃私嘱张廷玉等："有文士能娶奇女子者，朕必位以高秩。"廷玉等不悟其旨，归以语幕僚。某甲忽自陈曰："吾固知之，且吾亦曾相识。彼固重视文人者，惜吾畏祸，不敢与近耳。今上有旨，吾当竭吾忠以成之。"时侠娘方在景、沧间卖技，士人趋就之。盖士人固亦晚村门人之同族，而与侠娘曾同笔砚者也。侠娘本不愿嫁人，故虽属意士人，而决然舍去。今氈毳都门，人皆因一孤女属耳目，拟借士人为假夫妇以自掩饰，则目的易达，奸人或不易窥破也。士人既抵沧景，即往谒女。女果以礼晋接之，且偕之访虬髯公。公见女之偕男子来也，大骇曰："侠娘亦有夫乎？"女亟止之曰："此所谓空花耳，师奈何小我？"虬髯曰："吾固知之，聊相戏耳。虽然，吾今更得一女弟子，与尔不相上下也。天然公例，物必有偶。谅哉！"遂呼其徒出，则亦及笄小女子也。虽妩媚动人，而饶有英气。髯曰："此名鱼娘，非常女子也。"遂与女相见毕，密如故旧。既而谓侠娘曰："以子卓卓，而受困于竖子，宁不可羞？设彼不悟者，吾必为姊手刃之。"侠娘悟，欲辞之。而士人已觉，星夜遁入京。未几，而搜捕之令下矣。鱼娘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其逗遛于此，为贪官污吏所捕，曷若径居都下，以伺机会乎？"遂偕入都，复遇士人于逆旅，伪为落拓无聊者。侠娘哀之，士人更历述别后蹭蹬状。侠娘使为己书记，往来函札，一出其手。外虽为夫妇，实则凛乎不敢犯也。无何，侠娘偕鱼娘往探宫中情景，辄若有备。鱼娘疑之曰："是直有侦探在吾侪肘掖间也。"一日，士人作一秘函待发，有友邀往宴饮，遂置案头而去，鱼娘取而挑视之，尽知其内容。盖以两人事报告于某大员，转行进呈也。鱼娘急告侠娘曰："我言如何？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侠娘曰："然则今晚殆可入宫矣。子待伧父于此，吾一身先往探之。"鱼娘曰："可！"是夜，士人大醉归。见鱼娘独坐，而侠娘不在侧，以为有隙可乘。盖士人初畏侠娘，而不知鱼娘亦系女杰也。士人乘醉无赖，径调鱼娘。鱼娘初犹动色相戒，意将待侠娘归而处置之。士人竟尔相逼，不容须臾缓。鱼娘怒甚，遂拉杀之。乃逾墙出，疾趋至宫廷，则宫中方大索人。闻传旨召大学士人受顾命，知大事已了，大喜，飞跃而出。守卫士或有窥其影者，鸣枪击之，幸未中。鱼娘不敢复返逆旅，盖恐馆中事发，逻者已在门也。第不知侠娘生死何如，急趋虬髯家。则虬髯新死，敛未数日也。恸哭成礼而去。鱼娘家本在微山湖中渔舟队里。既归，思侠娘不置。忽忽十年，因事游泰山，登绝顶观日出。忽对面石上立一高髻女子，神采欲飞，有凌云气。谛视之，侠娘也。把臂道故，喜极而悲。旋相约西游峨眉，将逾苗岭，人藏卫，礼真如，不知何日始返云。

金陵有甘凤池者，以练气运力，人莫能敌。闻且长于行路，日能达三百里，绝无疲乏态。尝主某绅家，一夕窗外月明如昼，主人之兴未阑。凤池曰："盍玩月乎？"主人呼仆启窗，凤池曰："无须。"乃敛吸气入鼻，复张口呼之，飕飕如秋风，晶窗八叶，一时并开矣。主人骇叹不置。又尝置全席器皿菜肴于桌上，凤池以两指按桌边而提之起，离地三尺许，高可逾肩。旋置原位，汤不外溢，杯箸无一移动者。又尝力拔牛角，牛负痛而斗。凤池拳毙之，连毙二牛。雍邸时漫游江南，闻之，愿与结交。凤池有特性：不喜见贵客，凡贵客来，必绝之；即非贵客，生客无相知之友绍介者，亦必避之。顾家贫，别无他屋，则炼气入壁，以衣楪自蔽，莫有能觅者所在者。雍邸突入其室，知其在家也。乃家人忽拒之，云已他往。雍邸不信，遍视室中，见衣楪可疑。乃命从者移之，则宛然一人形贴壁

上，但不言不动。雍邸招之出，不允。闭目加尸，乃以手击之，砰砰然墙壁也。雍邸怒，用喇嘛咒促之，亦不动。乃取枪击之，“砰訇”一声而墙倒矣。人影俱灭，凤池亦卒不见出，且不知安往。家人以为必且葬于火，哭声大作。雍邸始怅然出，凤池大笑曰：“累吾又走一家矣。”盖已走入邻家壁中也。人问何以不见雍邸，曰：“吾固知其皇子，不欲自投罗网也。”后诸力士之从龙者，皆以得罪死。人始服甘凤池之先见云。

甘凤池自言尝遇一劲敌，殆九汉中之先辈也。途过江西某所，设广场眩其术，方藐视一切，以为无足当我一击者。诸健儿亦色然惊，五体投地。正自鸣得意时，忽一曲背之老者，笑于人丛中曰：“花拳绣腰，乃欲在此广场中耀武，不畏人齿冷耶?”语罢，且咳且笑。凤池顾之，见其龙钟，以为妄语挑衅，无足与较，但睨之曰：“老不畏死耶?”老者复笑曰：“恐汝将求死不得也。”凤池怒，持老者欲辱之。将提其肩置场中，忽不可动，虽竭力，如蚍蜉撼大树也。愈怒，提拳猛击之。老者鼓腹以当，吃吃笑曰：“较之吾孙，尚须让一步也。”凤池觉拳着处，如中绵蕞，大骇。老者还问曰：“尔为我敬一拳，何如?”凤池亦鼓腹受之，老者曰：“不可！仅承以股，当可无性命忧。”凤池不信，老者遂捻其股，凤池颠矣。舁归，病数日始愈。乃访老者，则其子若孙皆技击家也。欲拜为师，老者不可，仅语以后走江湖，当避三种人而已。凤池问何谓，老者曰：“和尚、女子及老翁三者是也。除三者外，子可无敌矣。”故甘凤池不敢与少林僧、吕侠娘等争名，顾终不知老者姓名。

白泰官为吾乡人，其琐事颇夥。少年时好色，恒逾墙入一贵家，奸其姑嫂，且能挟二女出，归私室中淫乐，迨天明，仍送还其家。后为夫族所悉，延一力士御之，泰官不知也。是夕，月明可鉴毛发，泰官复自庭中下，将入二女房。忽有人自后猛击其脑，仆，虽跃起欲遁，则两足已为所缚矣。少选，堂中明灯璀灿，主人南向座。问若何处置，主人曰：“若送官，则扬家丑，不如毙之，以其肉饲犬也。”泰官大戚，思转瞬身将齑粉，不如竭生平之力争之，苟得脱，命也；不脱，亦命也。遂运全身之力，使体旋转，其疾如风。时手足被缚，其状宛如俗所称之元宝。乘势满地旋滚，其力锐不可当。一霎时，及主人之坐处，则已桌倾椅倒，器皿悉翻覆，灯烛亦尽灭矣。争久之，缚之绳始断，两手可开。乃力士已至，奋力与斗。且斗且走，未几门破，而身已出矣。力士为槛所绊，仆不得出。泰官始尽力狂奔，得脱于难。自是折节改行为善，遇强凌弱，众暴寡，或乡里一切不平之事，辄拔刀相助，故晚年多称颂者。偶至乡僻观农收，宿佃户家，夜闻邻妇哭声甚惨。问居停主人：“伊何为若此?”主人言：“此事以不问为佳。吾侪各人自扫门前雪，犹恐有祸，尚敢多管闲事耶?”泰官曰：“子勿畏。事大如天，吾能了之。第言何害?”主人终不肯言，泰官欲自往问之。主人子年方少，心不能平，曰：“客知此间有一怪僧乎?”泰官曰：“不知。”主人怒少年以目，少年不为动，曰：“杀我可耳，终不能关吾口。天下有如是之欺人孤儿寡妇者耶?”泰官知话益有因，跃起曰：“吾必能除此害，请详语我。”少年曰：“月前来一西番僧，云自北京至此。或张大其词，代皇子出家。顾淫恶甚，饮酒食肉而外，兼渔猎人家妇女，受其荼毒者屡矣。且更有恶性，好食人胎。凡妇女有孕者，彼必堕其胎，而共饕飧。此岂非天外恶魔耶？吾意天家当以公正为心，必不致养此害人之恶秃。不知何处野驴，冒名吓人耳。”语未已，哭声益厉。主人摇手曰：“勿语！勿语！恐彼已入室。设闻

之，池鱼之殃，其何能免?”时泰官足已及门，仅言“吾去也”，人已不见。盖逾垣而过，小屋中灯火微明，一妇人裸置床上，彷佛有人力摩其腹，势甚猛烈。视之，僧也。妇人痛极狂呼，惨不忍听。泰官心急火起，飞足踢扉，扉破。僧见来势颇汹汹，遂舍妇人而觅其军械。未及取，泰官突以手提其腿，仆。更起欲遁，泰官已瞥眼睹其械，则铁杖也，乘势拾而猛击之。僧负痛狂奔，出户，为碌碡所踬，又仆于地，泰官捷起擒之。僧力甚勇，以两手扼泰官之肾，痛极释手，僧得脱。泰官又追及，举铁杖猛击其首，遂就擒焉。是时村人鸣钲四集。僧大言曰：“吾雍皇子殿下之师也。苟得罪，一村将无噍类，尔鼠子敢妄逞血气耶?”村人积怒已久，见泰官得胜，群起缚之曰：“吾侪宁受官刑，不能忍此秃驴之恶虐也。”乡老或请鸣官，泰官曰：“不可。彼既恃官势，彼媚上者，难保不为所震慑。不如吾辈自了之。”村人乃共举耕、犁、柴、斧之类，各斫一下，旋成醢焉。人皆快之，返视彼妇，则奄奄若死，泰官令佃户为之延医诊治。一村诵德，为置长生禄位云。

鱼壳别传

《随园笔记》及某野史载鱼壳事，咸谓江南大盗，为于清端所擒戮而已。实则鱼壳与雍邸有特别之关系，而于所戮者，非真鱼壳也。初，康熙南巡，得奇士，力敌万人，常以自卫，不肯道真姓名，但曰：“求皇上赐一名可耳。”圣祖以其来时所服鱼皮衣，状甚怪伟，因曰：“名汝鱼壳何如?”曰：“甚善！名我固当。”于是鱼壳之名，震于朝右。旋以太子有怯疾，圣祖特命鱼壳保护之。鱼壳遂为青宫党魁，诸喇嘛皆侧目。盖太子喜近汉人，读儒书，颇不以喇嘛为然。故喇嘛皆携贰，倾向雍邸。鱼壳因益见亲信。顾鱼壳性戇直，不信诡术，常以力折服喇嘛。诸喇嘛衔恨，则以术搆陷之。鱼壳恃有勇力，不之惧，然卒以此致败。盖雍邸初闻鱼壳之能，欲罗致之，因使人诱之出。知鱼壳嗜饮，乃为设醇醪精馔，令数雅量伴饮，而自出拜。与之语，大悦。鱼壳亦以雍邸沈毅，才过于胤礽远也。往来既稔，雍邸终未肯遽宣本意，因使人讽示之。鱼壳殊不谓然，且曰：“今上开国主，凡有举动，当为天下后世法，岂可妄议，摇动根本？太子，国之储贰，宗社之根本也。设有变更，根本即受摇动，在今日似非所当议。鄙意吾侪当竭股肱之力，辅雍邸成贤王，仍可为国家建立伟绩，奈何必以同室操戈，宫廷喋血为幸事耶？必如是者，窃不敢与闻。”使者具以告，雍邸大戚，恐其泄语，则为祸且烈，于是欲杀之念起矣。因使人诱之来，曰：“雍邸敬谢无状，此皆细人所谭，不足以辱高听，幸勿介介。今雍邸甚愿勇士往见，藉聆正论，以赎前愆。”鱼壳见其择词甚恭，遂毅然往。至则诸喇嘛方诵经咒，谓外人禁不得入。鱼壳夙恶喇嘛，至是为所梗阻，益肆诟厉。诸喇嘛群起与之为难，鱼壳怒，拔剑击诸喇嘛，伤者数人，拂袖而归。诸喇嘛诉诸雍邸，加以谗搆，谓鱼壳大呼：“篡逆皆喇嘛所助，今非尽杀之，不足以快吾意。”且曰：“直杀胤禛，即可了事。”盖以激雍邸之怒也。雍邸佯怒与绝，犹恐诸喇嘛忌嫉，仍使之劝驾，更求相见。鱼壳绝之曰：“尔纵喇嘛以慢客，吾不能复见尔矣。”雍邸始切齿曰：“是人殆不可不除也。”夜乃遣力士刺之。鱼壳自卫甚严，不得间；又使喇嘛以术图之，亦无效。闻鱼壳将侍太子猎西山，伪使人求观猎，而欲于途中图鱼壳。鱼壳已知之，乃称疾不从，而自饰为仆役，从间道行。雍邸果遣人伺于道，不知其为鱼壳也。过之，归而语太子曰：“四阿哥异志成矣。倘能敝屣尊荣者，则可自请于皇上而去之，如汉东海王故事。否则亦当力图自卫之计，勿树敌以自戕。吾观雍

邸，忍人也，殿下不忍于彼，而彼将忍于殿下。其奈之何?”太子曰：“力图自卫若何?”曰：“自处于正以观其隙，自藏其锋以俟其动。勿以柄授人，勿以权误己，则必胜之算。自操于无形之中，若以力争，犹水济水也。且智能驭力，殿下之智能自用，则吾侪小人皆殿下之囊中物耳。”太子首肯者再，深为感动，因叹曰：“鱼壳诚异人也，不惟大勇，而且大智，殆吾之子房欤?”自此遂欲延揽贤士，注意人才，且设礼贤馆总其事，作为颇特异。鱼壳复进曰：“此所谓虚有其表也。殿下宜存此心，实事求是，慎勿张皇，为人属耳目。且储客嫌疑之地，设有人搆之于上，保毋越位之嫌乎？鄙意不如敛抑以蓄其志，慎密以保其身。游刃于虚，无迹可寻。则上不见疑，下不见忌矣。”太子虽纳其言，而好名过甚，似不愿敛抑。鱼壳曰：“然则殆矣。”遂欲求去。太子曰：“子毋躁，吾能渐改。”顷之，诸喇嘛之被摈者，群往助雍邸以搆太子，危疑日甚一日。太子师傅某者，昏诞人也，劝太子用喇嘛以敌雍邸。太子初不信，忽宫中日夜大扰，云刺客时时来寻衅，人情汹惧，几于夜不安枕。师傅进曰：“不用吾言，祸犹未艾。”太子急召鱼壳与计事，鱼壳曰：“德足胜妖，殿下但修德以镇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果害殿下者，吾自能御之。见其未也，少安毋躁。”太子之师傅某，以鱼壳言为迂缓，乃使喇嘛等入宫侦察，且设坛禳之。鱼壳视之曰：“噫！吾可去矣。苟迟之，行将供人鱼肉。”乃弃装乘夜出都门，仅留一柬以别太子。胤禛闻之，使力士追之，欲毙之于道。鱼壳过邺，为小贩，杂乞儿中，歌《莲花落》，卒脱去。太子见留柬，犹掉首曰：“吾以鱼壳为英雄，今视其言，直皆老生常谈耳。向吾悔信其说，致误事机，否则何至坐使敌大哉！绵绵不绝，将寻斧柯。今日除此滋蔓良不易，皆鱼壳养痈之过也。”师傅曰：“鱼壳本大盗耳，其言安足信？本朝自有家法，奈何为盗所劫持哉？太子仁慈，听彼自去。然使彼得于京外播宫庭之恶，非计也。法当诛之以灭谤。”太子乃入奏，请地方官吏捕鱼壳。圣祖亦怒鱼壳之逃也，徇太子请，召鱼壳使来，而鱼壳终不至。初，犹时见其踪迹于光黄武汉间，寻入皖之巢湖、淮北之微山湖。胤禛乃使人求之，愿释前嫌以竟其用。鱼壳谓使者曰：“归语尔主，吾非干禄者流，可以利动也。尔主虽克成事，然不义而篡夺天位，非我思存。若贪天之功，为尔主效鹰犬，则此时早奔走辇下，奚为来此荒山穷谷中耶？已矣，吾行游矣，毋更辱驾。鱼壳非能为人用者。”使者欲捕之，为鱼壳所击退。明日视之，不知所之矣。使者归，雍邸叹息无策，丧气而已。既即位，乃使于清端访之，以清端有治盗名也。时往来江湖者，恒多冒鱼壳名以吓人，清端遂命役捕之。其人亦颇桀骜，劫案累累。闻清端得之，人皆称快，亦不暇致详云。然自是亦遂无鱼壳复出也。

和珅轶事　四则

乾隆盛时，以和相之招权纳贿，致人民感生计艰难之苦痛，而教匪以起，清运遂衰，人咸知之。其贿额至以亿兆计，可谓极矣。顾其贪婪之性，不独施之于下，抑且敢试之于上，高宗竟不之问，养成此贪饕之性，良有由也。当其恃宠而骄，视宫禁之物，如取家珍，见所爱者，即携之而去。高宗即知之，亦不根究。然诸臣咸知之，且嘉王衔之甚。及诛，谕旨中特提谓其私取大内宝物，盖指实事也。初，孙文靖士毅者，自征越南还京，入宫朝觐，方待漏禁门下。适和珅亦至，文靖方手持一物把玩。珅前问曰：“公辛苦远来，

必有奇珍，足广眼界。今手中所持者，果何物耶?”文靖曰：“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颗，巨如雀卵，雕刻而成，不假他饰者也。珅且说且赞，不绝于口。文靖将取还，珅率然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公虽欲之，势难两全，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何见小如是?”文靖谢之，亦无他言。又数日，复相遇于直庐。和欣欣有喜色，视文靖而笑。文靖以为和挟前嫌，笑不可测也。方竭意周旋，和乃低语曰：“昨亦得珠一颗，今以示公，未知视公所进御者如何?”语次，出珠壶示文靖。文靖谛审之，与所进者色泽、花纹无毫发异点，其为即前日物毋疑。文靖以为必上所赐，敬以奉还，不敢问也。后于左右近臣中询之，绝无赏赉之事。某监乃言彼和相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则迳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上，上亦不过问也。盖是时天下安富，贡献繁多，上不能一一视及，是以不复记忆，故往往数月后，则并此物之名而忘之矣。况和珅所为，辄不详究，似较此区区，转为见吝也者，故和得肆其盗窃也。又宫中列殿陈设，中有碧玉盘径尺许，上所最爱。一日为七阿哥失手碎之，大惧，无可为计。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于是同诣珅，述其事，珅故为难色曰：“此物岂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惧，哭失声。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珅至僻处，耳语良久，珅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佳润，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咸谢珅不置。乃知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乃入宫也。彼恐漏泄秘密，故难七阿哥之请，而成亲王耳语中，有与彼特别交换条件，始获慷慨解囊。珅处处弄权可见。

珅晚年好色，讽其党广征苏、杭间色伎或小家碧玉，以充下陈，其尤婧者则富贵其亲戚故旧，亦所不吝也。杭有老儒，设馆于乡僻。每出游或返家，必过一酒肆，辄入沽饮。一日又过之，则肆门半掩，内有哭声。入觇之，则当垆女号咷不已，其傍则赫然老父之尸。盖肆主死矣，家贫，几无以为殓，故女哭之哀。老儒心恻然，出谓众邻曰：“此亦长者，奈何坐视其丧而不助?今吾愿捐馆谷金之半，以尽故人之谊，众邻其亦量力出资，可乎?”于是，众见老儒好义，亦为之感动，不崇朝而殓资、葬费均足。且留有余为女养赡之资，更嘱乡之长者，为女择配以嫁之。盖肆主鳏独，仅此曙后星孤耳。既葬，老儒亦归。明年，就馆他邑，遂不复过其处，亦不复忆前事矣。又数年，偶失馆家居。岁暮侘傺无聊，室人交谪，至愤懑不克容身，因避居友人家。忽家中遣急足至，云：“有贵官相召，国家大事不容缓，请主公速去。”老儒不得已，随之归，则邑宰及一显者俱在堂上，且执礼恭甚。老儒大骇曰：“诸大人得毋误耶?仆向无出乡之誉，且亲友中亦鲜厚禄者，安得劳二公枉驾?”邑宰曰：“非也。大使衔和相国命，特致敬尽礼，迎老先生往京师。此必中堂特达之知也。卑职敬效鞭弭之劳，敢不拜于堂下?”老儒谦不敢当，乃辞曰：“仆与和中堂素昧生平，岂敢谬膺上荐?”邑宰曰：“中堂自有特识，愿老先生束装就道，幸勿固辞。今特致中堂厚意，敬献聘金千、赠家费五百、程仪三百。车马已具，请老先生即日行。”老儒曰：“吾闻京师甚远，去当以何日到?”邑宰曰：“杭至北京约三千余里。此间已派员伴送，又兵役若干，保护至为周密。一切琐事，先生可不劳过问也。”老儒曰：“容吾缓一日行，商定即复何如?”邑宰不得已，乃叮咛相约而去。老儒以问妻，妻曰：“正患无以为生，老运至矣，奈何不往?”老儒乃北行入都。至则入相府，势焰嘐奕，往来鲜衣俊仆如织，导者引坐听事中，陈设雅丽，目所未经。闻仆者相传语，皆言：“某夫人即出见，而

不及相公。”老儒益疑骇：“彼相公礼贤，岂妇人为政耶？”有顷，仆入言某夫人至矣。果闻环佩声自远而近，香风拂处，一丽人招展入室，侍儿三五，挟红氍毹敷地，倒身四拜，口称义父。老儒瞠目不能语。丽人知其骇异，因婉语曰：“义父不忆某村酒家女耶？捐金葬父，感同刺骨。儿所以得有今日者，皆义父之赐也。特屈义父来此，稍酬旧日之恩。此间虽不能如义父意，尚可略尽心力。愿义父勿弃。”老儒曰：“姑姑长成如此，老夫亦甚慰。当日葬若父，不过略尽绵力，亦复何恩？且老夫晚年颇好淡泊，厌弃纷华。姑姑意良厚，其如老夫福薄何？亦既来此，小住数日，即当返里。”丽人殷勤挽驾曰：“必相处数年，以尽报施之谊，幸勿固执。”老儒仍逊让未允，丽人曰：“义父倦矣，姑尝酒食，然后安眠，何如？”旋出酒馔极丰腆，丽人亲执壶劝酹。酒罢，命侍儿二人敷寝具。老儒麾却之，改命童仆。及明旦，仆传命相公请燕见。老儒入，和相方倚绣囊坐，离席款接，礼数颇殷，老儒长揖而已。和相笑谈甚洽，称老儒为丈，问讯南中风俗，语多滑稽，老儒偃蹇，不甚致答。旋和命慕僚伴谈谶，自起去。于是流连约旬余，每朝及午，丽人必来问安否；及晚，则和相邀入清谈。老儒戒丽人冰山不可恃，宜自为计。丽人拜受之，且言已有所蓄数千金，托老儒于南中购地筑室，为菟裘计。老儒初不允，丽人泣曰：“义父忍令儿供人鱼肉耶？”老儒乃勉受。丽人更于所托外厚赠之，和相别有所赐，极丰，先后计三万金。老儒欲辞谢。丽人曰：“否！否！彼等视如土芥耳，不受则亦为仆役所干没。且义父取以施与贫穷者，受惠殊多，胡介介不为耶？”老儒乃归。抵杭，伪言和相以重金托彼创慈善事业。乃集乡之仁厚长者，规画进行，为设养老院、育婴堂，复置义庄，老儒竟不私一钱也。其妻亦仅知为公家钱，不敢攫取，惟怨老儒之胡不中饱而已。无何，和相败，老儒以无名挂党籍，且受赐事无佐证，乡里感其厚恩，无攻讦者，卒免于祸。未几，有妓来西子湖边，云访亲。或劝之嫁，不允。问所访者，即老儒姓名也，辗转得之。老儒喜甚，乃为之画育婴堂后院居之。布置一切及料量婢媪，颇极完备，以其享用豪奢成习惯也。女尽却之曰：“吾将长斋绣佛以终，何用此纷纷为？”遂布衣蔬食，一媪伴朝夕而已。出囊中金，犹千余，悉以捐助两院。且访父母之墓道，为之封树，并立后以奉宗祀。或劝之嫁，掉首曰：“吾本无为和相守节意，但人生如朝露，吾视世上荣枯，伤心已极，业已勘破，何必复入魔障中耶？”卒不嫁。老儒没后，助之丧葬。事毕，亦感疾坐化。所立嗣子葬之孤山之麓，名人颇题咏焉。死时年未三十也。

珅贪惏索贿，不可纪极。凡外省疆吏，苟无苞苴供奉者，罕能久于其位。王亶望者，卒以赃败得重罪者也。盖珅之欺弄高宗，实有操纵盈朒之术。大抵择贿赂之最重者，骤与高位，高宗固知之。及其人金既夥，贪声亦日著，则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查抄逮治，法令森严，高宗已默许之。而其他之贪官墨吏，期限未至者，听其狼藉，未至，不过问也。综而计之，每逾三岁，必有一次雷厉风行之大赃案出现。此虽高宗之作用，实和珅之揣摩工巧，适合上意也。王亶望抚浙时，以和相第一宠人著称，其势炙手可热，而每岁之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陋规，总数约在三十万金以上。而此外之珍奇玩好，暗幕中馈遗之物不与焉。尝有一家人某者，衔和相命，至杭购衣饰脂粉之属，为群姬助妆。王闻之，出郊迎迓，设馆于湖堧，穷极华美，虽星使贲临，无其张皇也。家人闻苏、杭多佳丽，讽王抚欲一扩眼界。王乃命人遍召五百里内之乐籍中人，萃为群花大会。即西湖上设宴，丝竹嘹嘈，灯光彻夜，并延缙绅人士，为之助兴。清流自好者，掉首而唾，相戒不出

清波门。比其去，众清流约禊除雅集，作诗文为湖雪耻者三日。顾当时声势，倾动闾里，王抚实恬不知羞也。家人濒去，乃取所最爱之一妓，及王抚借某绅家所用之陈设，席卷而行。王抚无如何，为之赏银万余，先后所费几五万金矣。未几，赃狱起，查封其产，殆百万金。或曰："王本富有，其中非尽贪囊也。"然因媚和故，并丧其固有之资。亦可谓随珠弹雀，得不偿失矣。

又有李国泰者，亦和党，事略与王同，而赃额益可惊，盖在千万以上焉。先是，国泰本一巨腹贾子，生长金银气中，几于一物不知。偶过维扬，跌宕于花酒丛中，挥金如土。忽有一客与之投契，朝夕过从。会漕督过扬，车骑甚盛。两人纵观之，国泰啧啧称道，艳羡不已。客曰："此何足异？十万金即可购得耳。"国泰惊曰："大官可购得乎？"客曰："可！且区区能为君营干。"国泰曰："信乎？"客曰："奈何不信？子第偕我往京师见一贵人，不出三月，位至道宪矣。"国泰鼓掌曰："此亦大便宜事。愿君勿相戏。"客誓以天日。国泰遂至家，取三十万金辇而北，与客偕行。抵京，果相将入府第，拜谒相公。盖客即和家人之弟，实私受委托，在外招徕者，而所见者确为和珅也。国泰犹恐受欺，客乃约置金某店中，得官后始约取，国泰唯唯。未几，果以道宪发江南。国泰不谙官场仪注，几至决裂。旋以和相私人，乃勉与以督粮遗缺。未几，复以罣误挂弹章，卒藉孔方之力和事，得以免议处分。和相知江南事繁，恐不相宜，乃调往山左。山左事简，国泰亦渐娴吏事，遂由粮道三载即至巡抚。是时，和相府中，内外俱受国泰赂遗，作宦三年，百万之产垂垂尽矣。乃思大行敲剥，以赔偿此损失。因是贪声狼藉，和颇有所闻。御史掇拾入参章，语侵及和相。高宗使和自检举，和乃遣使觇国泰。且言能以百万金入京，遍赂朝右者，得免职无罪，再图后效。盖试其家业之有无也。无何，国泰家内已告破产，而宦囊所获，仅二十余万金。亲友告贷及一切搜括，止得百万之半。使者复命，和知其已不济，乃请旨查办。于是国泰遂以查抄押比入狱矣。自知不免，乃仰药于狱中。

香厂惊艳

香厂在前清时为贵游消遣之地。每遇时节，百货骈罗，车马杂沓，不啻今日之中央公园等处也。相传拳乱以前，此区尤擅名胜，贵胄眷属，辄倘徉流连其间；游人平视，亦所不禁。嘉、道时，龚定庵与太清西林春之艳事，即发生于是处者。都门故老尚能言之凿凿。先是，定庵以奇才名噪辇下，所至争为倒屣，而满旗豪族稍知风雅者，无不钦慕延致。贝勒弈绘号大素，宗室荣恪郡王之子。好文学，延宾客，有八旗才子之目。少年豪贵，风致翩翩，曾管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事，以故目录之学亦颇博洽。闻定庵名，延之上座。而贝勒有侧福晋，才色双绝。本汉人，顾姓，原籍吴门，以故婉妙清丽，在贵族中实罕俦者，贝勒嬖之甚。福晋死，遂不复立福晋，顾氏宠专房，名之曰"太清西林春"，常与贝勒并辇出游，见者啧啧惊为神仙，定庵亦闻之熟矣。方贝勒之招致定庵也，正管理宗人府，乃立援以宗人府主事。定庵以位卑，颇怏怏，且憾不得见西林春，恒独游香厂，冀有所遇。一日，贝勒与西林春并游香厂。定庵适先在，因起迎之。贝勒以定庵名士，待之不拘礼数，乃以绍介见西林春，并指定庵谓之曰："此东南名士也。"西林春亦以礼答之，遂相与纵谈，论诗词，上下古今，清言娓娓，久之乃散。自是贝勒益亲定庵，待以人

幕之宾，每出入邸第，如家人礼。恒与西林春相见，通款曲，诗词相倡和，推敲激赏，无忘形迹，至于耳鬓厮磨，所不暇顾，即贝勒见之，亦不以为忤也。西林春好着白衣，丰致韵艳，如罗浮仙子。定庵偶得佳句，必往质贝勒；或有他事，西林春辄出迎迓，纵谈或至移晷。定庵《杂诗》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行递与缟衣人”之句，盖纪实也。后贝勒与西林春游西山，雪中并辔。定庵先于某所待之，见西林春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琵琶，手白如玉，不觉狂喜曰：“此王嫱重生也。”跃起，几坠马，从者为之失色。贝勒闻之，殊不生怒，且笑曰：“狂生故态，亦可怜矣。”后有忌定庵者，造作蜚语，渐播秽声，言官欲列以上闻。贝勒惧，乃始令西林春检束，遂疏定庵。定庵益侘傺，旋归至杨州，悦妓灵箫，欲娶之。灵箫故有眷者，力不如定庵，恐为所夺，乃给灵箫以恫喝语，令绝定庵。灵箫实狡恶女子，定庵不知也，时往申夙约。灵箫厌之，竟饮以酞，一夕物化。灵箫与所欢遁去。后贝勒知之，嘱大吏穷治其事，录箫卒置法。贝勒有《明善堂主人集》，西林春有《天游阁集》。又贝勒所作词名《西山樵唱》，太清词名《东海渔歌》，亦一代文苑佳话也。

礼部堂议和

英法联军攻入白河，焚烧圆明园，咸丰帝出狩热河。斯时，清之宗社，盖岌岌矣。当时不识外情者咸谓即不如辽、金之割据燕云，亦必如宋、明之割地输币。斯时，恭亲王为京都留守，召六部九卿大会议。惟某侍御稍知外情，抗言：“夷多以权利之得失为胜负。战而胜，则负者、弱者倍偿其军费，即可议和，占领之土地，不妨让还。盖其权利既获，即战事终结，不必割据其土地，臣妾其人民也。今与议和，但注意金额而已，其他可毋惧也。”大僚中或有以城下之盟为大辱，鼓吹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之义，必欲与洋人背城借一，虽亡国犹荣者。侍御面斥之，谓为：“彼一时，此一时，书生误国，乃欲以君父为孤注耶！且京都破即国亡，此非大一统之义。今英、法夷远涉重洋，其势必不能守，其不觊觎我国土也甚明。今东南多故，国力疲敝，万不可再搆衅端，兵连祸结。宜速以赔偿军费归束，然后徐图自强之策。凡鼓吹复战，执己见而不惜以国命为孤注者，可斩也。”时恭亲王为军机领袖，兼和议大臣，乃独主侍御议，飞报热河行在，得旨以便宜行事，于是和约始开谈判。先拟在先农坛，嗣某大臣以为夷人无信，当示之以礼，遂在礼部堂。是日、英人颇肯就绪，而巴夏礼崛强不逊，两造几致决裂。王大臣等欲退，巴夏礼等复侮辱之。乃从某侍郎言，命卫兵突袭击巴夏礼，执而缚之，送刑部狱。于是英、法军大哗，复肆纵掠，要求释巴。会津沽有法艇入口，守者开炮攻击，又复恶战，我兵大败，英、法兵继至。恭亲王无奈，乃奏请释巴夏礼，许之。巴既出，仍倔强不受命。某侍郎大言曰：“是可斩也。设夷人诘责，臣请以十万横磨，与之搏死战，必可得志。”群臣稍明时事者，多心知其非，或一笑置之。

林夫人书

沈文肃公葆桢之夫人林氏，为文忠公则徐之女，英明有才干，当世咸称之。当文肃守广信时，贼围广信急。文肃往河口筹饷，夫人困守危城，乃作书乞援于饶廷选。此书传诵一时，兹录其全稿云：

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预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但为时已迫，恐招募无及；纵仓卒得募，恐反驱市人而使战，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贵溪又于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贾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障，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衢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后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深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明晨，太守得饷归后，当再专牍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百拜，为七邑生灵请命。昔睢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与将军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圆明园修复议　三则

圆明园自雍正以迄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一炬之前，皆为每岁春秋驻跸之所。盖园中颐养适宜，且礼节稍疏阔，故历叶帝王以为便也。惟承宣内阁诸臣奔走较劳。在专制时代，奉一姓之尊，分所宜尔，不敢言其不便；若为国事言，则劳精疲神于趋媚之地，其妨害孰有过于此者？园去城远在四十里外，阁员奉事者夜半即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每日如是，亦可谓不惮烦矣。而在天子则以园居为逸乐，较宫中夐异，至咸丰朝而尤甚。盖文宗声色之好，本突过前朝，感宫中不便，乃益园居。故事：恒至三、四月始莅园，八月往木兰秋狩，即行回宫。文宗则甫过新年即诏园居，秋狩后尚须返园，至十月始还宫，或竟不往秋狩，其好园居若此。后乃知其用意，固别有在也。初，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不得纵情声色，乃托言因疾颐养，多延园居时日，遍征秀女之能汉语及知汉人俗尚衣饰者。得那拉后于桐阴深处，盖后固能唱吴歈及习俗吴下衣饰者也。后父曾官广东，又居芜湖，以故知南中习尚。文宗宠之，旋生皇子。既而文宗意后终系满人，不称其意。某大臣阴察之，乃以重金购苏浙妙丽女子数十人来京，欲致诸宫禁，大违祖制。时文宗适园居，大臣乃密奏其谋，托言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禁御间彻夜宜加严密，内侍既不敷用，且亲近左右恐不能周至。今雇民间妇女

入内，以备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文宗旨允之，此数十女子始得入内。每夕以三人轮直寝宫外，人执梆铃一，入夜则于宫侧击之。文宗因召人，随意幸焉。其后选尤佳丽称旨者，加以位号，即世所称四春者是也。四春既专宠，那拉后方居一家春，妒恨无所不至。顾卒以文宗不喜后，且无权，不能有所作为。但日夜伺上间隙，欲借以倾四春而已。文宗春秋方富，遽遘疾不起，良有由也。

那拉后久居园中，且无宠，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皆此失宠时之成绩也。后所居有绿天深处，景最幽秀，后甚爱之，常言他日吾必久居于此，以娱暮年。左右侍众莫不知后之意也。顾切齿于四春，因帝宠无如何，乃取其失宠者，鱼肉之以泄愤。有吴中女子不得幸，退居某内侍房。那拉后游园，偶见之，斥为内侍匿小脚妇女，立命缚之，且命与内侍对缚。二人俱极口呼冤，言此皇上之命所许入者，今因退值，暂憩此房，二人并无感情，且不知女子姓名也。那拉后不允，强指为外间妇女阑入，有违禁令。时左右俱那拉后心腹，更无人传达于帝处。那拉乃使其党裸女子而挞之，丑辱万状，女子求死不得。既乃缚之于柱，以示大众。复恐文宗驾至究问，旋命饮以冷水，遂绝，私掩埋之以灭迹焉。或有言于四春者，急使人救之，已无及矣。四春憾后甚，常短于文宗。文宗旋亦闻挞毙吴女事，因绝不过那拉处，以其有皇子故，未废黜也。然常思为防范，以限制其权力。仓卒有英法之变，蒙尘北去。时方与四春行乐，骤闻变，体已羸惫不能兴。某大臣强扶之入舆，一切未及筹备。那拉后知上幸热河，追踪而往。四春为其党所扼，不及行也。文宗精神恍惚，加以惊恐，竟不能相顾，四春遂为乱兵所蹂躏矣。既至热河，文宗已疾甚。那拉氏继至，仍主内政，孝贞后但忧伤愁叹而已。外则端华、肃顺等相谋，无一大臣能持正者。文宗时省人事，则问四春。左右以在道对，微颔之。既而与肃顺言："西宫狡恶，实不可恃。子当力辅东宫，勉襄嗣皇帝。庶几危可复安也。"左右或有窃闻者，以告那拉后。后得预为之备。及上大渐，手书密诏，付孝贞后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有大事，汝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自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即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孝贞泣受之，然为人巽懦，实不能践行也。而那拉后已微闻之。故当文宗大行时，事事不肯稍让。且穆宗甫即位，即怂恿孝贞后垂帘听政。一日，召见廷臣，微示以意。诸大臣相顾腭眙，不敢发一言。惟军机大臣侍郎杜翰侃侃正色，历引祖制母后不得干预政事以折之。那拉氏语塞，姑令退朝。肃顺出，竖拇指语同列曰："杜老三真是好汉，不愧文正之子。"盖肃顺意受之文宗，极不以垂帘为然也。于时廷论亦未尝以垂帘为是，惜肃顺辈不学无术，器小易盈，宫中方侧目而视。而彼曹益骄蹇纵恣，遂益授反对者以口实。实则肃顺辈谋国极忠，且杜绝苞苴，门无私函，汉员之获重用，曾、胡诸人之得握兵柄，皆肃顺主之。肃死而曾、胡等忧惧异常，金陵平复后，亟谢兵柄，终身以谦退模棱为事，若真有忧谗畏讥之作用者。实因肃顺之奥援已去，而那拉后之不慊于汉人，其端早见也。方肃顺柄政，京朝官皆以宫镫呼之，盖以其名之象形为戏云。

那拉后既以圆明园得幸致贵显，且爱园景甚至，及垂帘后往视焦土，感伤无限，因即有修复之意。顾以洪杨之乱未平，有所顾忌，又惧为孝贞所诘责，隐忍未发。后历捻兵之扰，河淮间骚然不宁，未敢语及行乐。及张洛行、赖汶光先后授命，天下复颂承平。那拉

后因苦于宫禁束缚，日为行乐地计划，惟不如恢复圆明园为便。燕闲之际，必从容风穆宗。穆宗亦不愿居宫中，时出微行，苟得园居，自较散适。因借孝养之名，以便耽乐之私。于是圆明园修复之议大起矣。然是时交涉日棘，外患纷来，国库无储，其情势实不可掩饰。恭亲王方当国，毅然欲力争之。一日叩宫门请见，穆宗知为园事也。问曰："若来，亦为谏阻园事乎？朕志久决，何必拂太后意？且朕居彼，与尔等讨论国是，亦甚善。宫禁拘束，殊闷煞人也。"恭王叩首言曰："当今内患虽平，外难日亟，库藏无存蓄。圆明园，纯、宪两庙所修，当时财力远过今日。且纯庙谕旨：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今建园简陋，无以备翠华之临幸；若复旧规，则国库不足。以某之愚，不若稍缓。"穆宗默然良久，卧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历数所以训俭者。时穆宗好着黑衣，谓曰："尔熟谂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因诫穆宗勿微行，引白龙、余且事释之。穆宗曰："朕此衣与载澂同色，尔乃不诫澂而谏朕，何也？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视，则杀王诏也。文祥碰头者再三，请收回成命，穆宗终不怿。文祥退，乃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而圆明园修复议，亦因之暂搁。时穆宗好冶游，耽嬉戏，与成人异趣。凡蹴踘、蹶张诸戏，无不习之。清制：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如弄舟、演剧，舁舆等，悉内监为之。穆宗喜舞剧，尤喜掼交。掼交须身体灵活，年稍长辄不能，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初习时用板凳，小内监横卧其上。上以手按其腹，俾圆转如连环，体若稍僵，则用手强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则掼交能至数十度，铮然有声而弗息。一时风尚，自梨园供奉，讫各行省，无不喜演剧、掼交，实自穆宗宫中始也。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后忽病发，实染梅毒，故死时头发尽落也。甲戌十二月初五夜，穆宗崩，召恭邸入内，时外间尚无知者，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更入，则见陈尸寝宫，那拉后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与恭邸议定，下手诏迎载湉入宫，载湉尚幼，在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始告帝崩。相传穆宗小殓时，侍者检其怀纸中，尚有余银盈握，盖微行时所零用未尽者。那拉后以穆宗疾事，遂久不注意圆明园事矣。及载湉立，复风内大臣议其费，群臣率以国库空虚为谏。那拉后愤然曰："吾独不能积赀自为之欤？民家老寡妇犹能赞积遗产，修复旧业，独我为国母，而不能使祖宗行乐地留贻子孙耶？"自是遂蓄意积镪，而贿赂之门大启矣。二十年间，计其总数，约得二百兆两。然皆囤积，不事外放，盖将储以修圆明园也。及海军议起，筹款得千万。那拉后心动，计"海军何必如许钜款？今日移作修园之用，而吾之藏镪，仍可不用，宁不两得？"因万寿讽群臣，为颐养计，修园之意已决。某内臣献计曰："圆明园地广费重，且偏东南，不如辟西山之麓，环昆明湖作园，引玉泉之水，枕万寿之山，以此颐养，当得延年。"那拉后大喜，因拨海军费三百万，又诸疆臣祝寿金若干作修园费。闳丽精巧，突过旧园。盖名为不修复圆明园，实则较修复之费更钜矣。而太后仍聚敛不已。后托滇中妇人缪素筠为左右手，发放各票庄银行生息。缪素筠者，供奉如意馆中，垂三十年，工绘事，常与太后谈画理，极宠幸亲信者也。后复有邮部尚书盛氏为之鹰犬，存入外国银行，闻亦不下百兆两。及庚子之变，乃为洋行倒账，止追得十成之三四云。又庚子之变，日本军拔帜先登，首据颐和园，以保护为名，盖踵庚申英法联军故事；入据圆明园，园中宝藏悉为两国所获，约分三等：高等归献国主，次则各军官军士分得，最次乃左近无赖贫民劫得之。庚子之颐和园亦然。当日本军之撤回也，

除宝藏勿计外，实装马蹄银三轮船有半。各邦责难，仅斥一小军官，而银遂尽入东京之库藏矣。又闻当时宫中金库，在戊子岁已有八巨柜，后三十年，不知又当何若，此在国库以外者也。然他人入室，辇之而去，为谁辛苦？地下之那拉后亦应自怜自笑矣。

豹房故智　五则

乾隆帝游冶娼寮，而有三姑娘之事脍炙人口。至文宗朝则渔色尤甚，故老恒能道其轶事。圆明园四春之部署，固不与焉。相传园之西隅有某僧寮者，乃实秘密欢喜地之所在也。文宗厌满妇之无姿态，辄与某内监耳语，絮絮问都门妇女情状，且尤注意于流寓之苏、杭间人。内监因导之微行，自称为江西木客，或言四川陈贡生。好出宣武门，窥人家眷属，以东南寓公大都在彼一带也。有浙人张某，宦京数世，蹭蹬不甚得志。生女公子数人，类殊丽。盖妻本勾栏中人也，骀宕风流，习为遗传性，故群雏俱有母风。每夕阳将下，游骑自南入城，必道经其门。坠鞭公子，睹此瑶光夺婿情景，无不目挑心招，而游蜂浪蝶或穿插其间，以故艳名噪闾巷。长曰荷，次曰兰，三曰桂，四曰蓉。兰尤妖冶，纤趺笋削，妄男子争涎之。文宗固好鞋杯者，偶与心腹内监崔某私语。崔某昵之曰："上不闻有宣南小脚兰乎？又不闻观音四面乎？"文宗讶然曰："朕苦不自由，不克与走马章台者逐鹿，命也。虽然，朕必破此藩篱，一尝个中风味。尔盍先为我道其详？"崔曰："张家次女曰兰，不独饶于色，且擅潘妃之步，实尤物也。而姐妹花凡四，荀罗而致之，大足为风流天子之温柔乡矣。"上挈崔行曰："去！去！尔为向导可也。"崔曰："当谋之。彼非卖淫家，幸勿造次。"于是崔乃挽某金店先通殷勤，托言某阿哥之意。张母闻之，知为贵族，极愿攀附。时张下世未逾年，有子仅十龄，正藉此暗藏春色，以勾引青蚨。第自顾宦裔，不愿揭假面具，高张帜艳而已。某夕，崔以布围车载上出后门，竟趋城南。盖青鸟使业已传书，不患天台无路。既至，堂上燃红烛如臂，氍毹贴地，好花在瓶，陈设之雅丽整洁，较宫中别有风致，皆崔监所教也。金店本常与宫中广储司通往来，崔藉上旨，计备此一夕之费，约二万金，张氏所获者仅四分之一耳。文宗气体兀傲，顾盼非凡。张氏虽不知其为帝王，而已料其必非等闲流辈。于是四女出而捧茶，环肥燕瘦，各臻其妙。上不觉目眩神迷，欢笑时作，渐失其珍重之度矣。已而琼筵坐花，玉檀奏乐，天上人间，罕有此乐。是夕，上遂不复回宫，剧饮酩酊，玉山顿颓。四女扶之缓衣，忽露肘后玺印。众咸骇异，初犹不辨为何物。崔闻之，亟驰人夺之。四女始大疑，必欲研讯其故。崔不肯言，女母蹶之，谓"苟不言，吾家实不敢留此客。"因东南军兴，京师禁令森严，不知来历之客，往往贻祸故也。崔始泄其隐，叮咛秘勿宣。母不觉吐舌，愿守崔戒。旋语四女，四女亦惊喜各半，媚狎备至。上三日不返，缇骑侦知之，环墙外击柝以护驾，诸近臣有驰至欲进谏者。崔乃力劝上归，且曰："上第返圆明园，奴婢于三日内必移植此姐妹花于园中。久留此恐有变，则事反难成矣。"上颔之，欲行，既而顾谓崔曰："慎勿置园中，西宫妒甚，前日已有好人为所毙矣。"崔曰："无害。奴才自有安插处，不劳圣上过虑也。"逾数日，上方玩四春既倦，独宿绿天深处。崔忽掩入，小语曰："姐妹花已移植禁近矣。"上狂喜，易衣，出园之左角门。门者睹之，咸吐舌相觑，不敢语。无何，崔导上过某僧寮，上不耐曰："奈何至此？此非某王舍宅建刹之地耶！"崔曰："然。正以古刹，故无人注意，且西

后亦万不能侦及也。”上亦以为然。曲折由禅房入，豁然开朗，有雕梁画栋，曲廊洞房，如宫禁状。上曰：“此间固有妙境耶，朕胡不知？”崔曰：“此本某王行乐地也，以无子而舍宅，陛下已知之，其内容则非陛下之所知也。”正语间，忽鹦鹉呼曰：“贵客来矣！贵客来矣！”珠帘微动，衣香细传，袅娜而出者，则姐妹花四枝也。徐娘前导，尚有馀态，骈踞白玉阶前，轻呼万岁。上一一挽之起曰：“母子过劳，朕所不忍。幸此后永傍红墙，天河不隔。朕之艳福，当亦尔母子之所愿也。”母及姐妹花皆顿首谢，旋相携入室，上见中有宝座，雕镂绝工，顾问崔所自来。则曰：“此热河行宫中物。奴才遣使往运，三日即至。上不忆前年与某郎同卧起事耶？即此宝榻上艳史也。”上大笑曰：“尔可谓小犬记十年事矣。”上以微行，多习井市语，往往脱口而出，与人平易无城府，对妇女尤简率放诞，从无疾声厉色。今于四姐妹花，常得君王带笑看，更可为尔日咏矣。自是，杯倾蚁绿，烛剪蜡红，子夜歌残，家山曲破，此乐何极，不醉无归。盖一月得四十五日，人间天上，光景不同。近侍直庐，迄不知五云深处，别参欢喜禅也。无何，军事倥偬，邸报山积，皆待万几理判，苦不得翠华所在。或以语西后，西后恚曰：“吾乃获此恶名，人必谓君王固好乐无荒也。”疾命驾往搜四春宫，则相率拒以不知。后不信，令人遍索之，果不获，大受四春揶揄。益恚，乃广召内监之有力者来前，猝然问曰：“谁导皇上微行者？”众者不敢应。后曰：“不言而待察，苟发觉，枭首不足以蔽辜也。若早自首，当从末减。”于是崔与其徒党进曰：“奴才曾奉使一次，今既无此行为矣。”斥曰：“尔长厚者，亦复为之耶？”盖崔固太后宫中给事，于后有旧恩者，故不敢责数，第冷语嘲之而已。后乃谓崔曰：“尔既曾导帝微行，今必悉其踪迹。苟不速迎以来，后将惟尔是问。”崔曰：“容奴才求之。但此次失踪，确非奴才所敢知也。”语未罢，帝已宣召崔往，且并召后。既至，则曰：“朕出猎耳，后又皇皇奚为者？”崔使人语姊妹花曰：“不去，祸且及。束装缓缓归，一生吸着不尽矣。”女母报崔以玉如意，曰：“愿崔公一生如意。”后姊妹花俱嫁贵人为妾，犹能道上轶事。

又中都竞传盖南城事。盖南城者，一有夫之妇，夫故蜡屐，俗称皮匠是也。夫妇共设肆，室湫隘，居闹市中，日勤操作，而肤色皙腻，冬寒手不皴瘃，类江南闺人，过者莫不顾盼惊叹也。性贞介，购物者或挑与语，于答价外不赞一词；更进则色愈冰，懔然如甲胄在身矣。以故容虽冶，无敢犯者。因慕客如附膻，谓宣南罕见此尤物，号之曰“盖南城”；又以其不可亲也，则曰“冰花”。时咸丰帝好微行，宫监之黠者，知帝意有在，辄导为渔色，或靳之曰：“冰花皑皑，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微闻其事，以问从者。从者历数其无瑕可疵状，且言苟犯彼，徒遭戮辱，更粉饰其词以激帝。帝作色曰：“彼美如西施、王嫱乎？抑徒负其名耶？”遂易服，使从者前行，达其所。则阶除秽陋，不可厕足。所谓冰花者，乃拈针线坐肆隅，目不旁瞬。谛视之，曲眉雪色，果非凡品。虽布裳蓬葆，不能掩其嫱也。帝木立神痴，目注视，不转瞬。时其夫不在室，有邻友某者，年已苍艾，夙戇直。见帝状，以为轻薄少年，妄肆色胆也。意大不平，厉声呵之曰：“谁家恶奴敢作此态？老夫眼底不能容也。”侍者见其无状，亦以恶声相向。老者不服，几至用武。侍者大言，非捕解五城御史勘治不可。老者益哗辨，惊动邻右，闻声麕集，帝颇有力，拾屐投人，中者披靡。侍者恐肇祸，适巡城官策马而过，侍者呼而告之故。巡官震慑，跪道左。众讶觉其异，始鸟兽散，侍者拥帝出险。妇夫于于归，侍者遂命巡官捕执之。妇夫呼无罪，巡官语之曰：“否！否！此行有好消息，非难为汝也。”无何，有肩舆悬彩至，谓将迎妇往。时妇

方以闻夫得祸，痛不欲生，斥迎者无状。迎者笑慰之曰："尔夫已由某官署荐升总管矣。总管者，差役之领袖也。"妇尚不信，抵死不肯登舆。会邻妪出入府第者，见迎者系某邸亲随，大惊曰："爷辈奈何至此？"迎者附耳语之，且似恳求老妪作调人。老妪乃谓妇曰："此辈天上人，必能为姑姑造福，往将享用不尽，幸勿执拗自误也。"妇素婉顺，且以己无尊长，常呼媪以姆。今妪语若此，势不可违，乃掩袖小语曰："儿未尝轻出，此去吉凶未卜。幸姆为我视家具，儿归必不逾时也。"妪曰："好为之，勿过执。苟富贵，毋相忘也。"妇不喻其言中有物，唯诺而已。既富舆，曲折行十余街始至。出舆觇之，沤兽盖环，闳壮逾神庙。妇生长蓬门，目所未睹，骇绝，不敢进门。仆憧憧，睥目睒腹，益令人惶恐。忽锦衣人二含笑视妇，且语迎者曰："来乎？可导入待选室少憩，会即有旨传宣。且可嘱某媪伴之，幸勿奚落，致扫兴也。"迎者及他仆俱唯唯。此时妇茫不解果为何地，迎已何为，急欲询己夫所在，导者终微笑不语。妇稍稍疑虑，举头见男子垂手侍立，羞晕于颊。顷之，二媪入室，款己就坐，室中陈设绝丽，檀几锦屏，珠帘绣柱，辄不能呼其名。踌躇忖度，无以自解，又不敢动问，悄然枯坐。二媪絮絮道短长，百无一答也。旋进果饵，二媪劝食至殷勤，妇不肯食。无何，内有呼声甚厉，二媪嗷然应，即半跪前请曰："至尊召见，贵人可登辇矣。"妇不解所谓，且生平未受此殊礼，瞠目踧踖，盘辟移时。侍者促登辇，不得已，从之。辇舁以四人，上无帷盖，妇觉滉漾如登云雾。且左右多属目，闻啧啧称羡声，更羞不敢仰。逦迤历院数重，只觉如琳宫梵宇，金碧迷离，花木间之，参以亭谢，宛然仙境。再进则覆庙重檐，帘幕深邃，侍者鹓鹭成行，状至严肃。妇既下舆，逡巡不敢进。二妪促之，始低首含颦，称促而行。甫入阈，遥见中设宝榻，榻上坐一王者，状至倨贵，方欲瞻瞩，侍者忽呼跪拜。妇至此猛省：己故有夫，无端逼予来此，必非佳话。挺然不肯屈膝，朗朗言曰："妾自有夫，无故至此何为？幸赐明白，否则宁死不敢从命也。"上坐者笑曰："小妮子倔强至是，可暂引入藏春坞中，朕自有处置。"侍者及二妪遂引之下，妇犹哓哓不已。二妪笑曰："贵人胡不解事乃尔？顷实当今佛爷也，奈何抵抗无状？"妇始知为帝，即顷来肆中者，故其貌似曾相识。因思：己夙以贞洁自守，今为帝王之威所劫，遂失其操行邪，抑别有术自全耶？既乃奋然曰："吾必尽力抵御，勿遗夫愧汗矣。"既入藏春坞中，帷帐几案，雅丽绝伦。妇方兀傲自喜，置不复顾。比晚，妇号泣欲归，二妪夹持之，不能自由。妇知不免，行且觅死，众皆慰劝良久。一伟丈夫岸然入，即榻上人也。乃谓妇曰："朕无他意，爱卿皓质，欲常常展视秀色，庶几忘餐耳。"妇见帝意温蔼，不遽见逼，心志稍定，乃泫然答曰："儿实罗敷，奈何无端见召？分判尊卑，礼分内外，万不敢妄希荣宠。"帝噱然曰："尔夫已得官，别置室矣，卿可安心居此。苟不见信，明日当召尔夫至，一证之。"妇终不怿。帝命酒共饮，妇不举杯。帝笑曰："是真强项令矣。"是夕，帝竟他幸，以妇属二妪。又数日，召妇夫入见，盖已供銮仪卫某职。妇相与欷歔，遂不复归。及庚申之变，妇杂俪媪中遁出，竟辗转觅得其夫，卒置产偕老焉。

文宗眷汉女，其目的所在，则裙下双钩是也。宫娘新月，潘妃莲步，古今风流天子，如一辙哉。初，帝闻宇内缠足之俗，以扬州为最上选。乃私遣奄竖心腹来邗上，物色佳丽，因得最著艳名之小家碧玉，曰凌波，相传即四春之一也。凌波之纤趺如削笋，至需人扶掖以行；腰支嫋袅，本可作掌上舞，益以莲钩，每小步花间，偶一摇曳，辄如乘风飞去。帝绝宠之，西后妒之甚。凌波有洁癖，衣服器具，偶着尘垢污染，即便弃去；或玷及

其体，则懊恨如中恶疾，至废寝食。帝知其癖，而爱其娇媚，辄优容之。西后侦知其可制，乃令人于所游经过处，布秽物虱其足，凌波瞿然如中蛇蝎，每遇一次，必数日病，或因遘秽霆颤，骤致倾仆，则怅恨欲觅死。西后闻之，乃大快。帝廉得其情，必盛怒，至戮内侍数人以谢凌波。然凌波益惧，泣求帝赦宥。后帝处分内监，不复令凌波知也。凌波有绝艺，能不操琵琶、胡琴之属，以口代之，丝竹与肉并为一谈，其音清脆可辨，不爽累黍，隔幕听之，绝不敢断其为手不操缦也。每当花间奏乐，帝辄呼赞不已，饮无算爵，沈醉始兴。于是宠爱独擅，有如专房。西后益大戚，念己虽习吴歈，以较凌波，独小巫之见大巫也，愈思有以中伤之。凌波于夏暑时，好晨起，散发棹小舟入池中，取荷盘上珠露吸饮之，以为清绝，可沁心脾，洗俗肠，进求仙人长生术亦易易耳。诸内监俱知其有是癖，以诉于西后。西后夷然曰："是可图也。"乃密令人置毒荷盘上。凌波饮之，毒发立毙。帝悲悼不止，穷究置毒者，杀内监数十人。然皆冤死，主凶卒逍遥事外，以得西后之袒庇，莫敢奈何。

有老孝廉某者，春明报罢，侘傺无聊，方居逆旅中纳闷。忽一人衣黄衫，策怒马，率奴仆数人入门，势汹汹问馆主有无某先生其人。某先生者，孝廉姓也。馆主款接以礼，报于孝廉。孝廉询其状，恐官事逮捕，疑骇不敢出。馆主往返数四，始悉黄衫客慕名而来，绝无恶意，孝廉乃敢出。黄衫客致主人意，自言"为门客，主人有女公子，欲延师教授文书，束脩当不菲，幸先生毋辞。"孝廉诘主人何官，府第安在，黄衫客掉首曰："先生去当自知，毋烦多述也。"因出金十笏，并聘书一纸。孝廉展视其书，则主人署名，仅作"养心斋"，绝无爵里姓氏，不觉疑骇。欲问，黄衫客若已知之，即曰："请先生勿疑。第往，保无他虞。"孝廉尚犹豫，馆主知其穷窘，乃于旁怂恿之。孝廉遂匆遽从黄衫客出门，则黑卫帷车已在门矣。既登，掩帷不可外视，历途曲折，炊许始达，绝不辨所经何地也。下车视之，四围殊荒僻，园门洞启，花树中隐现金碧楼台，知为贵家，亦遂不疑。顾黄衫客，已不见，而阍者若预知孝廉之往，绝不问姓名，但导之使入。历院数重，一男子似执事者，迎问曰："某先生乎？"孝廉漫应之。男子即指一精舍相告曰："主人事忙，不克躬迓，已为先生置下榻所矣。"孝廉心恶其嫚，而亦既来此，且获瞰饭地，乃作苟安之计。须臾就食，饮馔颇丰。惟止此男子奔走应命，绝无来款洽者。孝廉念主人必倨贵，乃简傲宾师至此，因絮絮询男子以状。男子支吾应之，云："主人现出巡某省，府中止女流，故不能出款客。明日女公子行释菜礼，幸先生善教之。"孝廉以与仆辈通殷勤，心殊怏怏。无何，至明日，女公子出拜，则二八丽姝也。操语乃吴音，孝廉益大疑。惟女绝慧，过目成诵，且颖悟解人意，孝廉亦乐之。顾时欲出游及候女人，男子辄言："此间去城市远，轻易不辨途径，不如不出。倘有所需，但下命，靡不立办也。"孝廉故好静，初不为意。久之，偶思访友，惘惘出门，则皆荒塍芜径，迷不获通，兴尽而归。男子候于门，谓之曰："主人有命：先生苟欲出，非送以骡车不可。此间多盗贼不测，幸勿孟浪微行也。"孝廉唯唯。一日女适出应课，颜际酡然。孝廉询何事，女惭不答。支吾间，忽呼腹痛，色顿变，始言："主母赐酒，不知何故，觉中烧也。"顷之，痛益烈，男子大惊，旋呼一妪入视。妪貌狰狞，视状，作骇绝态，摇手咋舌，嘱众勿声，姑令舁女置他所。孝廉计女当系中毒，顾家庭骨肉何以有是？辗转推度，如堕五里雾中。无何，报女惨毙矣。孝廉大骇，黄衫客仓皇入曰："此间事大变，先生不宜久留，盍速行。"孝廉知有异，趋出门，则前之

黑卫帷车，已候于途。黄衫客仍策蹇送之，抵逆旅，则已历三月余矣。客赍二百金置孝廉橐中，曰："主人致谢先生，虽不幸，不敢忘先生德也。"孝廉因问女公子致死之由，客附耳曰："实告君：主人即今上，女乃苏抚某所进者。本拟延先生教之成才，不幸为西后所闻，遂罹此祸。可怜哉，小妮子也。然先生幸毋泄。"孝廉颔之，黄衫客从容去。后数年，孝廉始为人谈其秘，语及女之婉媚明慧，犹不禁为之汍澜也。

友人语余：前岁某华胄示予一画册，中绘仙山楼阁，壮丽工巧，仕女衣褶生动。一男子类王者，宫扇云移，须眉半露。谛审之，盖秘戏图也。华胄附耳谓之曰："此实《文宗行乐图》，其地即某邸园亭，藏娇之所，有如豹房。"又言其先人尚能历历指游辇所至，若者憩坐，若者宴息，若者游散，若者寝幸，并能一一举其名额，中有广场，乃上蹴踘之所也。曾有一趣史，足供谈助者。文宗性与人殊，时而卞急，时而平缓，侍姬莫能测其底蕴。一日，小恙午卧，方鼾入黑甜，侍人皆伏榻之左右，为裸逐之戏。上忽由睡梦中跃起，举肘连挟四姬，出门下阶，直趋广场中。置姬于场角，命毋动，自援弹弓，欲射之。四姬觳觫哀求，状至可悯，旁一姬屈足跪请曰："陛下亦欲取乐耳，曷若令妾代射，观彼辈能避丸与否，以为笑乎？"上喜其善解人意，果以弓授之。姬乃从容去弹，易以花瓣，拨弦一声，纷如红雨。诸姬犹詈此姬之残忍，乃自戕同类也。上命诸姬设锦茵于广场，同谢此姬救命之恩。乃自与之嬉戏，尽欢始止。因封此姬为散花妃子，位在诸姬上，宠冠曹偶。无何，忽忤上意，竟诱使置秋千架上，骤令脱手，抛掷百步外，骨折肤损，不三日，毙矣。自是诸姬胆裂，多有贿内监潜逃者。上已忘之，即亦不问。

孝贞后　五则

文宗正后钮钴禄氏，即世所称东太后是也。性贤淑长厚，工文翰，娴礼法，容色冠后宫。先为贵妃，穆扬阿之女早丧，后遂正位。顾文宗好声色，后宫多以献媚进，又嗜汉女，至私媾四春置圆明园中。西后那拉氏不谓然，时诉于后，欲激其怒，令助己。后独从容闲雅，劝那拉氏忽悻悻。那拉氏内愧，而意甚恨之。孝贞以为那拉氏亦感化，不忍逆意之也，遇事仍与商榷。旋见文宗荒嬉废政，婉谏之不听，自知达心而懦，多言恐致祸，遂隐忍不言。及热河之变，那拉氏以子贵，竟出其非常手笔，诛肃顺、端华，排异己党，而成垂帘之局，皆那拉氏为主谋，考贞实无意于此。故穆宗御世，东后并尊，位虽在上，而无实权，几如画诺太守。孝贞时称慈安太后，那拉氏称慈禧太后。慈安事事退让，慈禧因渐纵恣。慈安服御简朴，一若寒素；而慈禧则奢靡成性，且喜服戏装，嗜听戏成癖。因而太监安得海等乘机攫财，恣为奸利，遂怂恿慈禧建造戏园，土木雕绘，穷极工巧。又广征南北诸名伶，排日演试。近今生荣死哀之大名谭叫天，即诞生于是时者也。安既以奢侈中慈禧意，权力渐次增长，顾尚碍于慈安之守正，不敢公然纵欲，言官亦弹劾屡起。慈禧虽恶之，而为名誉计，不得不敷衍嘉纳，以掩饰慈安耳目。慈安所信任者，为恭亲王弈䜣。一日，恭王闻安得海等有滥窃贡物，为慈禧裁量戏服之举动，以为大背祖法，密奏于慈安。为先发制人之计，乃下谕曰：

据御史贾铎奏"风闻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存进贡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

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速行禁止，用以杜渐防微”等语。上年七月，因皇帝将次释服，文宗显皇帝梓宫尚未永远奉安，曾特降谕旨，将一切应行庆典，酌议停止，所有升平署岁时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后，候旨遵行，并将咸丰十年所传之民籍人等，永远裁革。原以皇帝冲龄践阼，必宜绝戏渝之渐，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据贾铎奏称“风闻太监演戏，费至千金，并有用库存缎匹裁作戏衣”之事。览奏实堪骇异。方今各省军务未平，百姓疮痍满目，库帑支绌，国用不充，先帝山陵未安，梓宫在殡，兴言及此，隐痛实殷，又何至有该御史摺内所称情事？况库存银缎，有数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动。兹事可断其必无，惟深宫耳目，恐难周知；外间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不肖太监人等，假名在外招摇，亦不可不防其渐。著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严密稽察。如果实有其事，即著从严究办，毋得稍有瞻徇，致干咎戾。皇帝典学之余，务当亲近正人，讲求治道。倘或左右近习，恣为娱耳悦目之事，冒贡非几，所系实非浅鲜。并著该大臣等随时查察，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禁所属。嗣后各处太监，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势招摇等事，并著步军统领衙门一体拏办。总管太监不能举发，定将该总管太监革退，从重治罪；若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加查察，别经发觉，必将该大臣等严加惩处。其各懔遵毋忽。此旨并著敬事房、内务府各录一通。敬谨存记。

慈安之下此谕颇有回护慈禧之处，一则体面攸关，一则权势旁落。既存顾忌之意，便不得不吞吐其词也，而不知慈禧之衔慈安，于此益甚。

宫中相传慈禧之怨慈安，实不始于垂帘时代。当文宗初幸慈禧之日，颇有惑溺之象。《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者，仿佛似之。清宫故事，凡皇上宿某处，御某妃嫔，备有册籍，报知皇后。皇后有权稽考，其不合格者，予以杖斥。而内监之承伺某处者，亦有权届时于寝门外诵祖训，皇帝必披衣起，跪而听受，至命驾出朝乃止。一日，文宗正宿慈禧所，数日不坐朝。慈安稔其状，乃顶祖训至宫门正跪，命内监请帝起，敬听祖训。文宗惊跣而出，亟止之曰：“勿复尔尔，予即视朝。”辇既驾，匆遽间不及顾慈禧处分矣。及登殿，忽忆后有权杖斥事，乃顿足曰：“苟如是，兰儿危矣。”兰儿者，慈禧小名也。草草见诸臣已，即命驾还宫，亟问皇后所在。或对以坤宁宫，知事且变，盖坤宁宫者，皇后行大赏罚之所也。文宗疾驰往，则慈安方正中坐，慈禧长跽于下。慈安正历数其过，命杖将笞辱之。文宗大呼曰：“请皇后免责，兰儿已有娠矣。”后闻之，瞿然下坐曰：“帝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堕娠，失祖训矣。皇上春秋虽盛，储宫未备，吾安可守一训而失列祖列宗万世之遗意哉？”因涕泣久之，遂勿杖。自是慈禧严惮慈安，不复敢导上以纵欲，然衔恨实自此始。

同治八年，又有慈安与恭王协议惩办安得海一事。初，安得海倚其势焰，凌轹王公大臣，无所不至。朝臣皆侧目，而恭王尤甚。会恭王请见慈禧，慈禧方与安得海谈话，辞不见。恭王怒，退语所亲，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未几，慈禧竟私命安往山东，将下江南，织办龙衣锦段，沿途骚扰逼勒，有司不能禁。时山东巡抚丁宝桢颇骨鲠，以安冒太后名，侵官扰民，发愤欲诛之。知恭王与慈安能持正，乃密报恭王请训。方丁摺文到京时，慈禧正观剧取乐。恭王乃立请见慈安，拟定谕旨，慈安画诺已，驰谕下山东，许丁

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临发时，慈安私语恭王曰："此举必得罪西太后，将来或甘心谋我，亦未可知。虽然，为国事计，不得不尔。"语次颇露懊丧之色，知平日之无可奈何于慈禧已久也。谕往，丁文诚即杀安。谕略谓：

> 据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摺，德州知州赵新禀称"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炫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在访拏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府州饬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堪骇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各种不法情事者，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昌日、丁宝桢迅速遴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一体严拏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拏，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此谕既出，慈禧方酣嬉于戏剧，未之知也。故丁文诚得行其志，慈禧不及援阻。安诛后十日，慈安复命恭王拟第二谕，曰：

> 本月初三日，丁宝桢奏：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太监乘坐大船，捏称钦差，织办龙衣，船旁插有龙凤旗帜，携带男女多人，沿途招摇煽惑，居民惊骇等情。当经谕令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拏，即行正法。兹据丁宝桢奏，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拏获，遵旨正当。其随从人等，本日已谕令丁宝桢分别严行惩办。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拏，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西后既睹此谕，虽亦无可奈何，而慈安之不敢斥言慈禧之过，婉曲规避，煞费苦心。然可知其仁而不武、大权旁落之渐，可为寒心也。慈禧果老羞成怒，竟提出质问以向慈安，以为不与己商，未免轻视，大有悻悻之态。慈安非特不能侃侃与辨，且惊惧不胜，至谢以事系恭王所主持而后已。懦哉，慈安！然而小人之心，遇让则夺，彼退则此进。昔日之待慈安谦而有礼者，今则攘臂摘权，绝不愧怍。以为彼既自开先例，我更无容多让。自是厥后，慈安拱手就范，不敢与争，且生命亦寄于彼人之手，恭王更惴惴，不复敢为慈安画一策矣。未几而有同治帝崩，慈禧专擅，立弈譞之子载湉为光绪帝事。

同治帝以游冶致疾，遂夭其年。时皇后虽有孕，尚无他皇嗣。两宫皇太后议立新帝于养心殿，王公大臣宗室等咸在。慈安本属意恭王之子，欲于会议发表己意，然讷于口，期期未可也。慈禧即僭言曰："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声曰："皇后诞生期当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生女，议立新帝未晚也。"众似赞同此议，慈禧曰："不可。今南方未靖，中朝无主，何以安镇人

心？国本动摇，良非细故。”军机大臣皆称是。慈安至此，始不得不言，乃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闻之，叩首言不敢。慈安简单之词气，遂为所沮。在恭王谦退不敢，而慈安又久慑于慈禧，一语才发，其气顿馁。慈禧目无全牛，知此事可以力取，方顾问宗室载淇。慈安乘势又言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者，载淇之子也，载淇亦叩首言不敢。慈禧正色曰：“姑舍是，尔为弈谟后，乃继豕嗣者，于前史有此例乎？”恭王沈吟曰：“明之英宗为然。”慈禧本熟于史事，乃曰：“此例不祥。英宗之立，乃孙妃欺主之行为。且英宗在位时，国家不宁，曾为蒙古军队所执。其后回国，国中已立其弟。经历八年，乃更夺之。”语次，转谓慈安曰：“据我之意，当立弈谟之子载湉。宜速断，不可延误。”慈安默然，意似不可，而难于启齿。恭王独勃然作色曰：“立长一节，独可岸然不顾耶？”慈禧曰：“苟不决，可以投名之法定之。”慈安亦颔之，绝无异言。于是各拈阄人一小匾中，及揭晓，则醇王等投溥伦，有三人投恭王之子，其余皆如慈禧意。盖慈禧逆知其党必占优胜，事前早有预备，临时故示人以公允耳，慈安犹以为天意也。

慈禧既立光绪帝，权力浸炽，驯至公然与诸伶谈谑，恬不为怪，惟尚不敢使慈安知。旋婴疾不视朝，历久未痊。慈安念其有决择才，辄往就商，且藉存问以联络情谊。一日尚早，慈安驾忽至，侍御皆出不意，未及报知，慈安亦摇手，禁勿声。盖体恤病者，恐其惊扰也。将履寝室，帘幕沉沉，似闻气息如乳腥，亦不之辨。既入，慈禧横卧榻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装者，为之抚肤捶腰，意甚狎亵。慈安本不易怒，至是目睹怪现状，不觉气愤填膺，勃不可遏，立斥内监曳伶人出，厉声数慈禧之罪，且曰：“吾受先皇帝遗诏，本应翦除，顾念尔才堪臂助，且情如姊妹，何忍下此辣手？今尔乃不恤人言至此耶？不速改，吾终不能以私情废公义。”语未毕，慈禧涕泗交颐，长跽乞命，慈安亦涕泣良久。慈禧矢言改悔，苟萌故态，愿胥斧钺。慈安以为恳挚，反劝慰之，立命赐伶人死。伶人者，金姓，后于慈禧没后，其家人始敢泄其详也。相传慈禧久病，实系生育血崩，医治均罔效，后得吉林省所贡人参数枝，钜如婴孩者，煎汤服之，始奏霍然。而金伶之案，实发于其将痊时也。自是慈安以为慈禧必感予之不杀，改过自新，且可热心助予治理；而慈禧则以为彼乃发我之覆若此，我不先声夺人，制其死命，后此尚有我自由地步耶，于是极恶至惨之剧出矣。先是，慈安喜小食，常以点心盒自随，觉饥则任意取食，其间糕饼、饽饽、寒具之属罔不备。慈禧窥之稔，乃乘间言有膳夫能制小食，颇极精致，愿献薄物，求太后鉴赏。慈安以为爱已，喜而受之。既食，适值召见军机之期，遂出坐朝。是时光绪辛亥春三月十日也，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弈䜣、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无婴疾色；但两颊微赤，状如半醺，亦不以为异也。军机诸臣退，已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命枢府诸人速进议，诸大臣惊骇欲绝。故事：凡帝、后疾，传御医，先诏军机悉其事，医方药剂，悉由军机检视。今突如其来，既未传医，更无方剂，自当疑怪。诸臣入至慈安宫，见慈禧坐矮椅，目视慈安小殓，且从容自语曰：“东太后向无疾，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语时，微作泣声。诸臣皆顿首慰解，绝无一人敢诘问病状者。恭王亦畏慈禧之焰，至是皆噤若寒蝉，草草成丧礼而已。凡后妃薨，必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始小殓。此例行之已久，独慈禧后不令人召钮钴禄氏椒房之族入宫，群臣亦无敢一言者。盖慑于慈禧之威，或甘为死党者甚伙也。噫！东宫太后之

尊，而一旦为人致毙，如刽羊犬，无片纸只字为讼冤者。于以觇慈禧之势力，亦可卜清祚之将倾。

阎文介方正

同治间，鄙中啧啧道阎文介轶事，谓近世强项者流，无出其右。嗣有友人某述其详，则执法不阿，使官文恭为之屈膝者也。先是，胡文忠既薨，官文恭为总督，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继文忠为巡抚。严公原籍渭南，盩厔李午山宗焘知武昌府，皆文介乡人也。夙知文介严峻，咸敬畏之。而官阈茸素著，且多嗜好，惟尚知畏惮正人，不敢自恣耳。故事：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故能节制诸将领。某弁者，文恭之娈童也。文恭宠之甚，令带卫队，且保其秩至副将，某居之不疑，赫然大将威风矣。平时无所不为，视两司蔑如也。一日，帅亲兵数人，闯城外居民家，奸其处女。女哭詈不从，某以刀环筑杀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县皆莫敢谁何。文介闻之，震怒，立上谒督署，索某弁惩治。某弁知文介夙有铁面名，必无邀赦之希望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顷，文介晋谒，文恭辞以疾。文介称有要事，必欲面陈，如中堂不可以风，即卧室就见亦无妨。阍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俟其痊，必当传见，吾久居此以待可耳。"命从者自舆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凡卧起于官厅者三日夜。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必不可。文恭始大窘，以严、李俱文介同乡，急命材官延之至，诡为调人，而自于屏后窃听之。二公譬谕百端；文介终不屈，誓不得某弁伸国法不止。文恭无所为计，乃自出相见，出即长跽，文介岸然仰视，不为动。严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体至此，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文介不得已，始趋扶文恭起，与要约，立斥某弁职，令健儿解归原籍，立启行，无许片刻逗遛。文恭悉允诺，乃呼某弁出，令顿首文介前，谢再生恩。文介忽变色，叱健儿执某弁，诣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以行。历三小时而事毕，始诣文恭势，长揖谢罪。自是，文恭益严惮文介，然倚重愈甚。久之，密疏保奏，巡抚山东。虽为调虎离山计，亦以见文恭之尚能崇拜善人也。

四春琐谭　五则

文宗渔色于圆明园一隅，暗藏春色，谓之四春，世竞传之，中惟牡丹春为最艳媚。春本苏人小家碧玉也。山塘月满，独占风流，艳名噪里巷，纨绔子无不垂涎。旋有广陵盐商某者，因事来吴门，见春艳之，介蜂媒蝶使，得暗探骊珠，挥霍不下数千金矣。满拟金屋藏娇，载之返绿杨城郭。女母闻盐商豪富，所索金意未慊，否则须与偕行，倚钱树子为养老计。盐商恶其愿太奢，置不理。而某部郎适衔使命莅苏，已取某内监密嘱，物行吴门佳丽。偶见春于虎邱，诧曰："此奇货也。"辗转探得盐商与女母交涉状，乃使媒媪谓之曰："京中有贵人纳妾，钜资所不惜。苟允诺，保汝老妪吃着不尽也。"女母意动，女似不愿。嗣为媒媪甘言怂恿，竟获首肯，乃载与俱北。既抵京，入一府第，仆从喧赫，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且不睹所谓主人者，只见姊妹行四五人，衣服容貌，与己相类。心大异之，疑

为勾栏，顾不令应客，益不可解。居月余，忽诸仆传令仓皇，云送诸美人入园矣。车马喧阗，相送俱去，惘惘不知所往。及届，则池馆清幽，水木明瑟，一巨丽之园亭也。无何，主翁命入拜，科头箕踞，状至倨傲。仆辈衣冠亦异常人，称主人为“佛爷”，诸女始觉有异。及归房栊，殊无婢媪，往来奔走者悉系奇服之仆辈。私询之，始知主翁实当今之第一人也。诸女或以为大戚，盖习闻入宫者不能复出，非特父母亲属，不获临存；即偶欲自由问候旧人，及外出游散，俱在禁止之列。因窃窃议欲私遁，然园以外之天地，目所未经，修路漫漫，去将安之？不得不望而生怯。中有广陵女子，韶年稚齿，颇跳荡自喜，郁郁居此，不惯束缚，乃欲尝试其卷逃之小技。因贿内侍辈求导引，乘夜欲遁去。内侍伪应之，飞报于西后。盖西后本不慊此等汉女，方日侦其衅，以为排斥之地。得此消息大喜，立遣侍卫追缉之。不三小时，如虎捕羊，招罥而至，西后立命绞死。文宗闻之，欲驰救，业已无及。自是诸女胆裂，无敢作越步想者。牡丹春最慧黠，乃谓诸女曰：“吾辈服装有特别辨认，故一出门，不复可掩饰。今与诸姊妹约，悉改服旗装，佛爷虽不喜，然偶一为之，亦可博其欢心。此后时时试服之，则左右不疑，一旦有变，吾辈服此出园，与他宫人厮混，则追者难于别认矣。”诸女闻之，疑信参半。牡丹春则毅然行其计，文宗见之，果不甚悦。盖文宗本以厌满喜汉，故罗致吴下群娃为娱目计。牡丹春独触其忌，遂致失宠。西后闻之，以为牡丹春有心向化，颇懈其伺察；且知失宠，益心喜。无顷，英法联军变起，牡丹春因贿通内侍，先获确耗。乃改服装，杂西后宫女中出，竟得脱归吴下，嫁一士人为妻。

海棠春乃大同一女伶，名玉喜，常演剧于津门，工青衣，尤擅闺贴，且能琵琶、羌笛，捧场者咸属王孙贵胄，其父师宝若连城，虽万金不与易也。每一登场，莫不啧啧慕色艺，月金之昂，占津门第一。有士人某者，颇风流自赏，骤睹之，不觉色授魂与，因日坐前席以觇声容，风雨寒暑无间。年余，家已落，夷然不顾也。士人固美姿容，善修饰，玉喜常见其独坐谛听，心窃异之，既而无日不然。会天暑，入座者稍稀，士人巍然无倦容。玉喜翩然下，殷勤献茶，问姓名。士人大惊。盖此系伶人待熟魏之礼也。玉喜告以己之居址，邀客过从。士人骤膺宠遇，感激不知所云。四座皆属耳目，疑士人为豪客，因玉喜于平时不甚肯应客也。语既毕，玉喜翩然出。士人惘惘如有所失，念己日措观剧，资已将告竭，为亲友揶揄。今入彼室，虽不挥霍，亦应花费，阿堵物将何所出？然念美人厚意不可负，拼孤注一掷，以偿金诺。遂解所服纱袍入质库，得金数饼入囊中，而易以葛衣。既往，玉喜欢迎备至。诸侍婢咸愕然，盖讶士人既系生张，兼之服御甚朴也。玉喜笑语同人曰：“此南中名士，某大老犹敬礼之，吾侪敢不喜其莅止耶？”遂命酒宴之，殷勤酬劝，笑语甚密。士人踧踖不安，玉喜慰解之曰：“自妾见君占前席，几年余矣。虽未通辞，音容实已甚稔，吾两人所谓神交也。君固多情，妾亦非不能解事者。宜及闲暇，尽此一夕之欢。君客中岑寂，即时时过我一谈，未尝不于君有裨。君以为何如？”士人曰：“崇拜仙仪，有如饥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徒夸夫艺耳。若卿则更擅仙姿，绝非凡体，鲰生何福，得亲芳泽。前此抱愿弥奢，岂敢唐突？今蒙不弃，辱承招致，此实天假之缘，意外之遇也。鲰生有神魂颠倒而已，自惭形秽，何以克当？愿卿自重。”玉喜正色曰：“是何言欤？相君丰采，岂长贫贱者。况奇才养晦，识者自知，孰谓我辈中遂无眼法耶？彼龌龊纨绔，虽炫多金，吾视之犹傀儡。君勿过谦，妾一歌场贱物耳。君他日

贵，视妾何足齿数？但愿一念风尘中尚有此伤心人耳。”语次，若有泪痕。士人亦凄然起谢。宴罢，士人探囊欲犒侍者，玉喜遽起止之曰：“勿尔。妾已代办久矣。”且揽袪附耳曰：“妾顷见君服纱袍，得毋易金耶？为妾故，致劳心计，视妾何如人？后勿复尔。”士人唯唯。献茶果已，又复纵谈。士人欲辞去，玉喜殊恋恋，既而妨于侍婢，乃嘱：“明日有事，后日晚间必来，勿劳久盼也！”士人诺之。将出，玉喜以一物私置怀中，珍重而别。归展见之，黄金重十笏也。自是士人每往，玉喜必有所赠。士人不肯受，玉喜曰：“子独无挹注法乎？”士人悟，乃即以其金为犒资，夜度者屡矣，侍婢以为豪。积金日多，玉喜促士人为脱籍计。士人恐大妇不容，欲为别营金屋，思获一部差，方可措办。忽某内侍携巨金至津，啖其母与师云：“某贵人府特选，重聘所勿惜。”母遽许之。遂入圆明园，曰“海棠春”。玉喜终思士人不置，年余，郁郁致疾，玉损香销，未及遭焚园之惨也。

某大僚有婢饶于姿，肌肤莹泽如羊脂玉，颊晕朝霞，天然妩媚。某大僚涎之久，欲置箧室。大妇防之甚严，不得遂。有内务府散秩大臣宗室子者，大僚戚串也。偶谯内寝，见婢捧觞，诧曰：“此尤物也。况凌波微步者耶，可谓婢中翘楚矣。”因附耳与某大僚私语。某大僚曰：“果如是，吾何惜牺牲一婢？”宗室子笑曰：“吾明日当偕内侍来。”大僚允诺，乃入语其妻，以为献媚计。盖大僚固有季常癖者也，而不知其意实在梯荣。无何，迁延数日，内侍不来，宗室子往热河差遣矣。某僚私念，官虽未获，苟留艳婢，计亦良得。因语妻以事机相左，殆亦前缘，微露列诸小星意。妻怒曰：“子不长进，乃近禁脔，行见子为乞儿矣。”乃愤然出，自往谒宗室子之福晋。福晋因出入宫闱，常通内线者。乃曰：“吾固闻之，吾夫太汗漫，乃不注意。吾当自往探消息。”大僚妻再四恳托而返，指斥大僚为欺君罔上，大肆诟厉，大僚谢罪，不敢辨。明日，福晋至矣，偕内侍数人，谛审婢之发肤形态无不至。既而色然喜曰：“此当系万选之青钱也。”问价几何，大僚妻曰：“此臣下所应献者，敢受值耶？”乃饰以鲜衣，缀以珍玩，约加附数千金，始载与俱行。濒登舆，大僚妻强拉大僚共拜之，曰：“诸事奉恳，一生荣辱，凭汝口也。”婢亦首肯。既入园，果蒙宠幸，曰“杏花春”。未几，大僚外任封疆，获资甚钜焉。

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其已被杀或棰挞几死者，醒后亦知怜惜，辄预戒人遇醉勿侍左右。然苟宣召，又不敢不往也。惟杏花春始终未尝为所摧折，偶有诃责，一二语即解。盖杏花春媚态天然，不假修饰，凡见者皆觉心花怒放，虽愤恨正盛，无不一见即消。而文宗之嬖杏花春，更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故醉后虽郁怒欲发，杏花春绰约而前，上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其或偶加以暗呜叱咤，杏花春却行惴颤，状至可怜，虽不启齿，上必反语曰：“个妮子胆怯哉，生小殆未经风雨也。”以故凡遇上醉，诸姬必膜拜顶礼，咸求杏花春为代表，蕲免谴责。众皆称杏花春为“欢喜佛”，或云“刘海喜”，杏花春亦不以为忤也。性柔婉笃顺，上下无不怜爱，虽西后极妒，亦云：“我见犹怜，无可奈何。”顾有一癖，则爱财如命。平居设一扑满，凡赐金钱，必藏弃之，既入即不令复出，虽诱引逼迫，俱可置之不理。上知其如此，珍赏常过于他人，而杏花春辄自言贫甚。人或知其机密，反唇相稽，则曰：“是区区者，何足言财，聊备游戏耳。他日苟有进，不使睹金玉满堂不止。”其贪如此。每

遇人淑慎无所争，及计较锱铢，必悻悻然见于词色。人以故衔之，致相窃议曰："闻彼为婢子，诚哉，其婢子也。"惜秉慧美之质，而习俗所移，虽至贪极鄙而不惜，殆所见者小，而又加以不学欤。每遇上醉，众挽为代表，彼必需索贿金，不满欲壑，则且迟迟不肯应召。至事急，仍必如其所索以偿之而后已。见者既惯，必摒挡一切速偿之，知与斤斤无幸也。西后知其有守钱虏癖，而窥其囊颇富，乃嗾他姬诱与六博。杏花春不知其诈，昕夕从事，兴高采烈。初多博进，迨其终局，则负筹累累，居然垂千金矣。意大窘，声言："力不能支，吾不认博负。"正扰攘间，帝驾适来，问所以，曰："杏花春之负金，朕应为之偿，毋喧聒也。"众见上已任此，遂不敢有言，杏花春意张甚。此后凡有博负，辄故故不偿以待上命；博进则囊之去。众故候上醉时向索，欲以激上怒。抑知上反斥诸姬之不应力索，不责杏花春也。杏花春所积，不下十余万金。尝托心腹内侍挽其主母代为存贮取息。又恐干没，乃声言必立券契。主母以为不信已，颇愤怼，不愿为之经理。杏花春知不合理，乃出千金为寿。主母益怒曰："吾非贪得无厌者，奈何以此相尝试耶？"后杏花春卒为其子说项，得一郎官始已。及焚园之变，杏花春以金多，为西后侍者所垂涎，竟戕之而夺其所有。

车驾出宣武门，偶过某桥下，遥瞻浣衣女子甚丽，以诘内监。内监乃遣人四出侦之，知为某孀妇女，曰："是易图也。"乃赍金往说之。孀妇拒之曰："妾不愿金，且吾女罗敷也。贵人亦知礼，安能逼良为贱？"内监怒曰："尔一妇人，乃斗胆若此，独敢抗天子之命耶？"妇色然曰："妾知谁为天子？妾知守礼与信而已。既自有夫，谁可夺者？速去！毋溷我。"内监嗤之以鼻曰："行见不出十小时，立破尔家。"孀妇方欲有言，女遽止之曰："胡为以唇舌贾祸？"孀妇始默然，内监亦去。女谓孀母曰："彼必复来，儿不避，恐陷于不测之祸，不如往姨家暂居。"母亦谓然。迨晚，数内监汹汹入，破扉折棂，备极凶悍，势在得女，则挟与俱去。无何，终不可得，乃牵孀妇行，将押其母以易女。孀妇号泣以从，市人咸酸鼻。女闻之，欲出救母，姨曰："否！否！是自罹于网也。彼等但恫喝术耳，必不敢谁何汝母。吾以为乘此时招汝婿来，既成婚，偕往求释母，则官中人亦当论情，法决不能强离人夫妇也。"女然其议。亟嘱媒氏往告婿，则南游未归，且罔识其踪迹所在，意大沮丧。而内侍哄然曰相逼，势无术可以解免。女愤欲觅死，姨氏恐祸及己，乃绐之曰："此间风声渐恶，彼辈探知吾匿汝，灭门之祸即在旦夕。若汝以自杀了事，是更葬送吾一家也。吾意汝不如姑往某尼庵中，作带发优婆夷。内侍虽悍，岂能强夺方外人？而吾亦得脱去干系，宁不大佳？"女寻思无计，勉从其议，即往西山某尼庵受戒，曰："薄命如此，恐终无破镜重圆之日。不如长斋绣佛，以了余生。"遂毅然祝发，作比邱尼妆矣。盖数日前有人传说，婿已在南省遇匪，为匪所戕。道路为兵燹所梗，虽不能必其确否，然可决其北来无期也。女既居尼庵，殊亦无苦。一日，有高轩驷马过门，云贵人莅止。诸尼俱披袈裟出迎，女独以耽静不出。无何，贵人入，翠华招展，知为至尊。诸尼伏地呼佛爷，女自帘隙窥之，身颤欲仆。忽上有所见，乃曰："帘中有人影，何也"内侍应声牵女出。女心急足违，泪下如雨。上谛视之曰："此尼非个中人，似曾相识。且绮年玉貌，何苦而甘岑寂耶？"女言："夫流落南中，生死未卜，母为官事所羁。自知命薄，愿事焚修，不愿问人间繁华事也。"上笑曰："以子才貌，岂老于空门者？"顾命内侍以舆来，舁此女尼入园，安置某殿，善视之，勿令有所苦。诸内侍唯唯，女号泣不从。上自抚慰之，且言："尔姑

往彼。苟有志，决不相强。”既而女至园中，仍矢志不肯应上命。每上临幸，辄跪地不复起。上赐以“陀罗春”之名。然终焚园之日，凡八月余，上率未一幸也。事亟，女投池死。

垂帘波影录　十则

文宗幸热河，仓卒驾崩，时载垣、端华、肃顺等杖策立幼帝，慈安太后实无意于垂帘干政也。慈禧心不能平，乃与其侄荣禄等设计，宣布肃顺等专擅之罪，骈诛之，于是两宫听政之局大定。慈安性长厚，事不专决。慈禧窥见其隐，渐思侵越，顾惮其持正，未敢发也。会安得海事起，慈禧衔其专杀，竟敢直言诘责。慈安恶于应付，乃尽诿之恭王。由是慈禧用斩钢截铁之手段，离散其党羽矣。恭王既知慈禧有龁龁意，益不敢效忠于慈安，转反而亲事慈禧。慈禧沾沾自喜，权力大增长。迨光绪帝立，自慈禧之意，而大权独揽，慈安直尸位而已，其后竟以诘责慈禧之失，致遭惨毒。顾宫闱事秘，莫能佐证，然光绪帝之倾向慈安，而不慊于慈禧，其事业已表见。慈禧之汲汲欲甘心于东宫者，盖是故也。而其逼之使不得不出于此者，当时传说尚有两种原因。一光绪六年东陵致祭之事。慈安心恶慈禧之僭越，知其必有缅规错矩之举动，乃先与恭王协商，于祭祀时，须居慈禧之首。及抵陵寝，慈禧果欲与慈安并列，不肯稍后，慈安乃与之争论极剧。慈安谓慈禧在咸丰时，不过一妃，其升为太后，乃在咸丰帝宾天之后。既为妃嫔，则祭祀时依礼宜居旁稍下，而已左次尊贵之位，则应虚之，以处已死之中宫。盖中宫虽先帝而薨，其名位则为帝之正后也。慈禧艴然不允，谓己既并坐垂帘，母仪天下已久，而又辱以妃嫔之位，殊非情礼之正；且知此事为恭王所主张，坚不肯让，其后卒照慈禧之意而行。然在慈禧终不满意，以为当祖宗陵寝之地，稠人广众之前，无端争执，既不大雅，更属亵尊，因愈不悦东宫，且有去恭王之意。其二则光绪七年诃斥李莲英之事。初，慈禧宠信李莲英甚至，使为总管太监。李渐骄横，惟慈禧之言是听。外此则恣睢暴戾，莫敢谁何。久之，并侵及慈安，慈安积不能平。一日，慈安辇过某殿，莲英方与诸小黄门臂鹰角力。慈安行已近，置若罔闻。及慈安呼使来，莲英方翟然跪安，然色亦骄泰，绝无儆惧意。慈安竟面斥其妄，语甚激切，莲英始谢罪。慈安欲杖责之，左右为之缓颊始止。盖左右亦知投鼠忌器，恐触慈禧之怒也。慈安益愤懑，顾谓近侍曰：“二百年祖训安在？竟败于竖子之手耶？是不可不以争。”乃立命往慈禧所，正色数之曰：“李莲英一内竖耳，纵有才，亦宜顾祖宗法度，稍示限制，奈何听其无礼？且彼固事西后，若其职分，是东西宫自当一律敬畏。今其心目中止有西后，竟不知有东后，设其位更有亚于东后者，则所受揶揄，又将如何？且宫中业如是，若出对大臣亦复骄横不法，尚复成何国体？”又曰：“外间称李莲英至有‘九千岁’之名。内监如是，殷鉴不远明末之魏忠贤，亦复何以异是？”慈禧曰：“李莲英一奴才耳。太后欲捽而去之，如刽羊豕，在我亦安能庇护？外间谣传，安可尽信？太后倘不愤，欲如何则如何耳，奈何无故责人？”慈安曰：“奴才者，西后之奴才，他人安得干预？尔既安之，在我亦何必哓哓？但西后盛名为一竖子所败，不禁深为扼腕耳。”慈禧知其怒甚，遂拂袖他顾，慈安亦振衣遽去。不数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东西两宫之龃龉，更有关于荣禄进退事者，亦一要案，且趣闻也。先是，慈禧之用荣禄，以排摈载垣、端、肃之阴谋，深资臂助。慈禧亦最信任荣之忠悃，令其总管内务府，出入掖庭，如家人子礼。同治帝既大行，后殉节以终，而妃嫔尚有存者。一曰懿妃，年仅逾笄，貌极妍美，常供奉西太后宫，给事左右。荣禄与太后语机密，辄至夜分；或太后方偃息，则懿妃为之传递消息，以是极稔。荣为人便给佞巧，善伺人意。懿妃有疑难事，必就与商榷。以故极为相得，居恒往来帷闼，坐谈笑语，了无所忌。慈禧虽知之，以两人同为己之心腹，不过问也。慈安有族侄女曰七格格者，亦常在宫中奔走随侍，貌美性慧。时至慈禧所，慈禧亦爱之。一日，偶衔慈安命，至慈禧处索某督章奏，值慈禧昼寝，乃退入懿妃室，谋所以通报者。足甫及阈，侍者止之。知有异，急止足伫立窗外，闻男子笑语声甚亵。有倾，侍者始延入。懿妃颜赪神乱，大异曩昔。七格格故与密谭，良久不去。且夙知荣常在懿所，乃故诂之曰："妹有事欲恳荣爷，惜今日不相晤，何机缘之悭也？"懿恐其诈，乱以他语。七格格念不止，懿曰："彼在太后所，招之来可耳，复何难哉？"七格格故作昵态以恳之，旋侍者果偕荣入。七格格亦稔荣，乃东鳞西爪以示意。荣不觉技痒，丑态尽露。良久，七格格始奉慈禧命召入。致命毕，乃复奏曰："顷至懿所，本求代达，忽值荣爷在彼，殊羞启齿。侍者罔不笑儿怯，实儿不惯见此事也。"慈禧色然骇曰："荣在彼何为？乃暧昧若此？"七格格佯低鬟不语，若甚羞惭不可说者。慈禧颔之，七格格遂辞出。慈禧立召荣、懿入，数之曰："子二人恃吾优容，遂不避嫌疑若此。今为东宫所知，明日必有章奏，吾不复能庇二人矣，盍速自谋？无待刑法之及身也。"二人碰头，汗出如沈，求佛爷恩恕，慈禧曰："东宫日伺吾隙，惟恐不及，幼帝亦将持我短长。今日之事，尔辈不谨如此，明日若无言者，吾尚听之，后当炯戒；设有言者，吾身无完肤，岂能庇尔辈耶？"荣与懿始谢恩，退俟命。无何，早朝罢，慈禧召荣至，掷一摺示之。则帝师翁同龢历述慈禧侈靡，并袒护私亲，且及荣懿嫌疑事，请明正典刑。慈禧厉声曰："何如？尔辈不谨，牵率老夫矣。"荣伏地请罪，慈禧怒未已，宫婢报懿妃已自尽。慈禧曰："也管不得。"立命褫荣禄职，交部议处。部臣仰体慈禧意，仅予"永不叙用"字样。荣禄遂投闲散，为七年之久。慈禧念心腹隔绝，常怀愤懑，以祸由慈安，故衔恨益深。其后慈安崩，卒起用荣禄，且越加宠任。懿妃亦复封号，以为昭雪也。翁师傅以戊戌新政之变被黜。

慈安崩，慈禧恐人以暴疾疑己，乃命拟恳挚之遗诏，以掩饰耳目。文曰：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壸。迨穆宗毅皇帝寅绍丕基，孝思肫笃，承欢奉养，必敬必诚。今皇帝入缵大统，视膳问安，秉性诚孝。且自御极以来，典学维勤，克懋敬德，予心弥深欣慰。虽当时事多艰，昕宵勤政，然幸体气素称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忽渐散，遂至弥留，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逢庆典，迭恶徽称，夫复何憾？第念皇帝遭兹大故，自极哀伤。惟人主一身，关系天下，务当勉节哀思，一以国事为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供厥职，共襄郅治，予灵爽实与嘉之。其丧服酌遵旧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群祀亦不可辍。再予以俭约朴素为宫闱先，一切事关典礼，固不容矫从抑损。至于饰终遗物，有可从俭约者，务惜物力，即所以副予之素愿也。故兹诏谕，其各遵行。

慈禧于王大臣中所最忌者为恭王奕䜣，以其位尊权重，而党于慈安，时与已龃龉故也。然以其在军机久，谙练持重，绝鲜失败之故，不得不含忍以伺其衅。及中法之战，议和失策，慈禧即藉是以逐恭王。会有言官谏慈禧之失德及滥费，慈禧疑即恭王使之，于是毅然决然，下谕逐恭王矣。其谕文吞吐抑扬，始终不着痕迹。清代诏谕，虽多词意不相副之惯例，而此谕为尤甚。盖慈禧一生，善施此等伎俩也。谕略云：

>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钜，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弈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尘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业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弈䜣，大学士宝鋆，入直虽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慈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弈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庭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濂，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重，是以曲示衿全，以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裨，无不虚衷容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当必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将此通谕知之。

后段文字，骤观之殊与本题无涉，几于不知所云，而不知其实为言官切谏，疑有主使而发也。

慈禧操纵大臣，善用其门户水火，两相仇隙，而已得于其间实施作用，其最著者，即孙毓汶与翁同龢之龃龉是也。翁为光绪帝师傅，然太后实不喜之，孙毓汶又为光绪帝所不喜。孙与李高阳比，时帝年已长，太后恐其亲政，己权即被夺，阴使人耸孙言宜以醇王入军机，名为引用帝父，实则藉以分帝权也。翁党不然其议，慈禧独下谕，谓："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于是翁党哗然，谓此谕不但破坏成法，使帝父为行政上实际之首领，且与光绪元年为同治帝立嗣之举，恐致动摇。帝或因是尊父以皇帝之号，而同治之统，全然断绝矣。于是有盛昱者直言极谏，大旨谓：

> 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抑且致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剧，或非涵养所宜。况乎综繁迹之交，则悔尤易集，操进退之权，则

怨衅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事务繁剧，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著不必在军机上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远，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勿，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也。

云云。词旨极为恳切，而锡钧、赵尔巽等亦有诤谏。太后皆不从，乃用孙、李等之主张，亦即排摈翁党之一策也。慈禧降谕，谓：

本日据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摺，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永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弈譞与诸军机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弈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候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尔诸臣能尽知者？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味此谕旨，措词坚决，且斥诸臣不解上意，固执成见。自古拒谏之悍猛，未有若是者也。慈禧之恃才妄作，捍然怙过不悛，排斥异己，不恤人言，于此可以概见，而翁党亦由此浸败。

慈禧又尝致疑弈譞，有为极琐碎之轶事，足以表见其猜忌之深者。初，慈禧与弈譞福晋为女昆弟。慈禧之始，文宗尝有钩弋之语。弈譞与文宗最友善，竭力和解之，慈禧得不死，故亲厚独至。同治帝既崩，慈禧乃立弈譞子载湉以报之。然其后载湉不能得慈禧欢，遂渐启猜忌。始疑弈譞夫妇之教唆，因谕左右："非奉特诏，不得令弈譞夫妇与光绪帝一面。"弈譞福晋常饮泣痛恨，悔其子之为帝也。载湉数载无嗣，群小觊觎，肆为离间。或有以望气术进者，言醇邸有古柏，长干被荫数亩，森然见王气，当更有天子出，慈禧甚注意焉。一日，轻减骀从，过其邸，弈譞仓皇出迓。慈禧突问："尔宅有老柏，长干被荫数亩，信乎？"弈譞曰："信。"慈禧命导至树下，徘徊瞻眺，良久始去。越数日，复至，亦如之。旋语弈譞曰："吾拟于园中构巨殿，中梁无佳树。此柏修直，可数丈，用以为梁，诚美选矣。"弈譞惊怛，欲以祖泽留贻为请，而知慈禧之喜怒不常，违之且有变，乃不得已，叩首言曰："惟太后命。"于是慈禧大喜，立命鸠工伐其树。弈譞为置酒，张具树下，以观其竣工。锯未半，树忽崩仆，中有飞蛇数十头，腾跃而出。其一头落太后前，太后大惊，几仆于座。左右强扶之，良久始色和，而蛇亦不复见矣。乃罢酒，乘舆还宫。因感疾，数日不视朝。弈譞亦因惊成疾，直督李文忠荐某医往视，弈譞弗令诊脉，谓医曰："君归寄语少荃，予病勿起矣。太后顾念予甚，日倩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自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而病日深。"旋泫然问曰："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此曷故？"医惊问："为谁？"弈譞于枕畔微竖巨擘曰："今上。"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其痼疾信矣。弈譞病，慈禧往视，必携载湉与俱，暮则携之偕返。载湉归，必怒甚，杖内监无算，击碎

宫中器皿几罄。人多议载湉染狂疾，不知实有以致之。乃慈禧以术激之，且贿医使进痿弱剂，处心积虑，欲绝其嗣以为快也。

光绪帝既失欢于慈禧，其后乃愈引愈烈，冲突之事，不一而足，虽琐屑细故，亦必反对而后快。戊子岁，上随慈禧谒东陵，见牧羊，爱其肥白，问近侍何物，始知为羊。命购数十头蓄宫中，内监为之刍牧。顾羊群好蹩百卉，宫园不可容也。上问何地为宜，或献策云："天坛草肥地旷，可供牧羊。"上然之。司坛官某郎中，不知其奉诏也，沮不能入。内监怒，立批其颊。郎中欲往诉，而探知确为帝意，无可辨，然不胜其辱，遂自尽而死。事闻于慈禧，慈禧怒，命亟逐羊而重谴内监。帝欲庇之，不能得，愤甚。慈禧喜畜犬，卢令重环，毛色各备，约数百头，咸有名可呼，驯扰狰狞，悉听指挥。有内监饲之，闭置园中。上往见之，大恨曰："不许牧羊，而独畜犬，何耶？"自启门放其犬，一时俱尽。慈禧询之，内监以上对。慈禧知其意，乃谴其内监数十人以报之，然衔恨益深矣。一日，颐和园有庆典，张灯置酒，灯彩玲珑精巧，为江南所制。上过其下，谛视徘徊不能去。内监以白慈禧，慈禧曰："彼殆爱此，盍撤之以悬帝宫？"内监果以灯往，帝夷然曰："朕视太后之华饰，炫人目精斯已耳。若朕此间，则无需此。天下方汹汹多事，岂朕华饰之日耶？"内监归以告慈禧，慈禧曰："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又一日，帝朝慈禧，所着貂冠有敝痕。慈禧善修饰，衣履无不精美，其视人亦然。故见帝之敝冠，心殊不怪，乃命侍者检佳者，请帝易之。帝乃顾侍者，责斥之曰："朕冠本新，汝辈不慎，乃致有此敝痕，速为朕觅旧者补成之。朕意如此，不劳重易也。"时宫中无旧貂，转乞诸世续家，始得之。慈禧虽赐佳者，弗用也。慈禧后知之，衔恨冷笑而已。隆裕后者，桂祥女、慈禧侄也。帝以怼慈禧故，弗与善。桂祥好与诸市贾为友，凡宫中有兴筑，桂祥辄代关说，取其资。曾有木商嘱桂祥运动售木，约值数万金。桂祥即以干隆裕。隆裕知帝意疏己，恐不可进言，乃转以托瑾妃。以瑾妃系姊妹行，且于帝意较密也。瑾妃因承后旨，言于上。时值甲午新溃败，帝方忧甚，乃怒詈曰："朕常教尔勿与外通，而乃为木商关说。国家存亡未卜，尔奚效村妇喋喋为？后则昏昏如梦呓，而尔亦复如是。尔不改，朕亦不复能顾尔。尔寄语后，慎勿倚重太后，谓朕不能谁何也。"隆裕闻之，惧甚，泣诉于慈禧。慈禧曰："竟蔑视至此耶？吾终不令彼行其志。"自是见上，色益厉。

慈禧专欲好骛外，而薄于恩谊。同治帝虽属毛里，然于实际上求天性之亲，殊形隔膜，故于教养关切之事漠然也。同治帝因得纵恣自由，养成惯性，且其跳荡游冶之遗传性，亦得之慈禧为多。最好与健儿角技，凡蹴踘、蹶张之戏，无不能，而常出冶游，更为夭丧之一大原因。初，清制于宫中内监有职役服业外，兼许练习弄舟、舁舆、演剧等事。至同治帝时而内监某者，别创新法成舞剧，名曰："掼交"。初习用一板凳，命小内监横卧其上，帝乃以手按其腹，俾圆转如连环。体稍僵，则用手强按之，然因是致死者比比也。其精者则不用板凳，随手为之掼交至数十度，铮然有声，久而不息。其人皆取身体小巧灵活，年稍长，便不能为之。同治帝既乐此不疲，所教内监甚夥。一时风尚所煽，梨园争效之。由内廷供奉以推各省，于演剧无不喜掼交，所谓上行下效也，顾久而帝亦厌为之。贝勒载澂者，恭王少子也，佻达自喜，帝引为友。因劝帝曰："掼交劳神疲力，又何足取？偌大京华，城内外多行乐地，盍往观乎？彼小家而囊中得金数钱，买醉胭脂坡，自适其

适。身为至尊，而宫禁如牢囚，宁不虚生一世?”帝闻其言，亟赞叹以为然，乃始微行。二人俱好着黑衣，倡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死时头发尽脱落。而载澂亦染此疾，且毙在帝先。慈禧初不顾问也。初，恭王知载澂引帝微行，乃令人捕载澂，键置别室。视其衣，则黑地而绣白色百蝶于其上，虽梨园子弟，无此奇衮也。因大怒，命自此永不许放出。实载澂已得疾，本不复能外出。未几死，面目肿溃，盖霉毒上发也。恭王既禁载澂，乃入谏帝，藉圆明园事以讽。帝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所说乎?”王曰：“帝所服衣，即非祖制也。”因诫勿微行，历引史事遇险以为证。帝怒曰：“朕此衣与载澂同色，尔不诫澂而谏朕，何也?”恭王历陈责禁载澂于家，且及病发垂毙事。帝曰：“尔乃致死载澂耶? 何无父子情也? 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至，帝坐正殿，见之曰：“朕有旨，勿先行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私行拆视，则杀恭王诏也。文祥复入，碰头再三请，帝终不怿。文祥退，疾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帝既失载澂，冶游已成习惯，不能自制。恒挈内监一二人，出神武门，绕道往宣南，或至深夜不归。一日，自后门出，道旁有售凉粉者，觉口渴，辄饮之，不给值。售者见其豪迈，意必内廷供奉子弟，亦不敢索值也。帝虽时时微行，然终不解购物给值等琐事，自是饮而不给值者屡矣。偶见他人有给值者，帝怪而问之。售者曰：“吾恃此衣食，奈何不受值? 因爷非他人比，故俟异日总赏耳。”帝色然曰：“若然，则吾逋汝值夥矣。吾当赏汝，惜吾囊中无金。吾书一帖付汝，烦汝持以往取，可乎?”售者曰：“此当然事耳，奈何不可?”帝欣然素笔书一帖，掷与之。售者不识字，以问友。友骇曰：“帖上所书，乃饬广储司付银五百两也。广储司在皇帝宫中，谁敢饬付? 此饮凉粉者，殆必今上也。”售者亦大惊，不敢入宫取银。友怂恿之，乃始往一试。司事官问来历，售者俱以对。司事官亟驰往白太后，太后曰：“此诚胡闹矣。虽然，安可失信于外间? 即照帖付银也可。”旋召帝入询，帝直认不讳。慈禧笑置之，盖欲已有权，不复计帝之失德否耳。及甲戌十二月，帝崩，慈禧召恭王入宫时，外间尚绝不知有变。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悉然。王恐甚，然不敢不入。至寝宫，则见帝已陈尸正座。慈禧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与慈安争论至再四，始定策立载湉，乃手诏载湉入宫。载湉尚幼，在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始宣告帝崩。及小殓，内侍探帝怀中，得纸裹，尚有银盈握，盖微行时花用未尽者。

颐和园之修理，乃移海军经费以足成者，将以为慈禧六旬万寿大壮观瞻，而不意天道之巧，即于是岁出中日战事，败衄频仍，遂致并庆祝亦罢之，而颐和园之乐事，终不克圆满也。先是，光绪十五年间，慈禧命以海军经费修理颐和园，至二十年始告成。荣禄自西安将军入赞枢密，首损俸银廿五万，为太后寿礼。中外效之，统计数殆亿兆。太后此时大喜悦，已下谕北京，令于颐和园中，建大牌楼以作纪念，务极壮丽。不意六月间，即有战事起，中国海军大败。太后不得已，乃始降谕，罢除庆贺，用皇帝名下诏曰：

> 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土胪欢，同深忭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又安，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予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

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悯悼何穷。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发内帑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钦此。朕仰承懿旨，孺怀实有未安。再三吁请，未蒙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仰遵慈意。云云。自是颐和园为之黯然减色，而海军之劣点亦大显于世。

戊戌政变之事，为慈禧第二次垂帘之机会。初，帝欲实行改革新政，与康有为等密谋去太后，杀荣禄，而以袁世凯为心腹。及密旨下，袁入见请训，帝御乾清宫正大光明殿以临之，屏左右侍从，极为慎密。殿中黑暗深邃异常，时方黎明，不甚辨色。帝以极低微之声音，告袁以机密谋画。谓袁即日往津，于督署内出旨杀荣禄，随率新军星夜入都，围执太后。并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密谕，谓办理钦差事竣，即任袁为直督，来京陛见。袁唯唯退朝，即乘第一次火车出京。此时太后由颐和园移居西苑，晨八时来宫祀蚕神，帝方往瀛秀跪接，太后故绝不知其事也。袁到津，即将帝密谕尽语荣，而已留津以观其变。荣即乘专车至京，乃下午五时也，直入西苑。荣出入掖庭久，肆行无阻。既见太后，即直前牵衣踽，泣呼救命。太后问所以，乃以帝密谋告，且出手谕示之。太后闻之，乃曰："吾亦疑此数日上之神态不宁，今果尔邪？"立传其党庆王、许应骙等人见。既布帝之密谋，令诸人商议办法。诸人乃言："请太后重执朝政，以救中国，勿受用夏变夷之害。"当即定计，凡禁城中侍卫，悉以荣禄之兵代之，命荣禄仍回天津候命。及明晨甫曙，帝甫出中和殿，即有侍卫太监称奉太后之命，引入西苑内之瀛台，即今新华门内南海子中一小岛，而光绪帝后此钦禁于中者也。太监告帝以太后即来，实则前后以兵围守，不复令出，而太后垂帘复政之谕下矣。文曰：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豫备。

谕既下，太后至瀛台视帝，李莲英随之。太后厉声言："赦帝一命，随时仍许留位。但此后严密防守，一言一动，不准自由妄作。"又言："变法维新，本所应许。但不料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又问："尔五岁时接入宫中，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无非恩典，何所负于汝？至倒行逆施若此？大底汝命甚苦，不能享受此尊位，听人唆弄，如木偶然。今天祚我清，危机早露。俾余得出而转祸为福，亲党重臣无一人向汝者，现皆请予训政。尔若自悔，尚得苟延残喘，否则予亦不能庇尔。须知独夫之患，众人欲杀。迨至其时，悔已晚矣。"是时帝旁无一人敢为讼冤者，惟所宠爱之珍妃，义愤填膺，跪而进言于太后，且泣且语曰："太后幸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帝为国家计，不得不尔，且帝乃国人之共主，太后终不可任意废黜。"其词甚为恳切，在怜悯慈爱之妇人，必为之动容。而太后则法重于情，乃其天性。闻珍妃言不觉勃然动怒，命内侍牵往别室圈禁之。庚子拳匪之乱，联军将入京，太后仓皇出走，乃命推珍妃于井中毙之。近人有《落叶诗》咏其事，盖绝可哀也。光绪帝既囚于瀛台，始终凡二十三月，最后毕命于此。遗言嘱其弟醇王须记忆己一生之冤苦，为己报仇而已。

热河行宫欢喜佛　三则

曩游雍和宫，见所谓欢喜佛者，装塑亦不甚精致，但取其狰狞淫恶，表示野蛮宗教之态度而已。识者或言，此密宗之一派，美妇人皆系妖魔变用，其青面獠牙者，则佛祖之幻影，故作此状，欲以战胜妖魔而已。然德足胜妖，古今中外一理，无所谓以妖制妖而能必胜者也。况身犯淫恶，而足以清淫恶之源乎？其说似不可通。惟佛宗勘破三界，别具慧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亦殆演入地狱之一部份乎？要之，人世人眼中，殊不雅观。今归蒙藏院管理，乃以黄缎袱围像之下体，不复示世人以色相。然要求一觇庐山面目者，乃至行贿求请，亦所不惜。孽哉，管理之恶作剧也。客语予曰："今热河行宫内，储存此等法相颇多，大都分为三种，一塑像，二画像，三绣像是也。而塑像较此间为精致，皆系赤铜为质，外幂藏金，其体干亦较为高大，形式大略相等。惟纵横交媾状，益复离奇丑恶而已。其中入观者颇少，现亦开放，但游人到彼无多，当然不能与京师比也。塑像自为一殿，其后尚有秘殿一所，则更雍和宫内所无。而其怪丑，殆不可思议矣。殿古而邃，颇黑暗沈闷，中设宝座，玉轴牙檐，备极雕琢，殆不似近代物。上塑一伟男子像，绝不类佛祖，乃貂冠锦袍，顶有东珠，确系清代帝王服饰。面色苍白，鬈鬈有须，状至威猛。而其下横陈者，乃一美妇人，亦系满蒙服饰，绝类外蒙旗活佛之妃嫔，俗所称菩萨状。为态乃极淫媚，衣服皆虚掩其体，苟微揭之，当知濯濯者本一丝不挂也。惟外有栏楯，禁令森严，入观者不得举手，且不令近前平视，是以《秘戏图》之黑幕，终古无人揭破。闻每嗣主于大婚前来此展谒，管理大臣始特一揭示，俾知男女居室之道。然则此亦为祖训留遗之一欤？或云伟男子系康熙帝像，或云乾隆帝，未知孰是，要之为清帝遗像无疑也。此真欢喜佛之变相矣。

画像尤为奇妙。闻雍、乾起所绘，积至数千轴，今则遗失散佚，或为监守自盗者所取，殆不及数百幅矣。其间名手法绘甚夥，如郎世宁等不一其选，满蒙人之能绘事者，几无不备。当时于山庄中设一馆，专延画工入内供奉。凡模范名胜外，即以此等欢喜佛像为常课。相传满蒙画工绘像时，皆顶礼膜拜，虔诚诵佛号，故设色鲜明，而天颜视之辄喜。汉画工独不信此，随意摹绘，及事毕视之，辄有一二漫漶劣点，虽修改不能尽善，进呈御览，恒受申斥。其有愿者，仿满、蒙画工法为之，则得褒奖。此亦至奇不可解之事也，岂果佛祖有灵耶？又汉画工某者，平日喜放言高论，心恶喇嘛所为，谓："饮酒、食肉、娶妇，既无异与常人，则何佛祖之有？今既画欢喜佛，吾意不如竟供《秘戏图》，较为直截了当也。"于是，人画狰狞怪恶者，彼独画美男子如优伶娈童状，且显然作双人像不复遮掩。图成，上览之，犹赞其笔法之工秀，殊不之罪。而蒙画工某者，酷信红教，以为彼敢破坏宗风，有意欺侮皇上，大不敬。且所绘女像，可酷似某妃也。某妃者，乾隆帝宠妃，意颇珍秘，闻某画工言，谛审之，意良是。不觉大疑，谓汉画工有意讽己，怒，召而诘之。画工岸然曰："佛法空明，无遮无碍，非我非人，何须惊怪。皇上何所见之小耶？"帝以其言戆切放诞，无人臣礼，遂杀之。然尚存其画，犹藏内府云。又传有此画数十幅，别筑一殿悬之，乃系历代活佛所画。活佛非皆擅丹青术者，则仍延名手为之，署活佛名而

已。此画多不拘成法，随活佛意旨为之。或凶恶惨酷，或美丽悦怿，一室中嬉笑怒骂，无奇不有，诚大观也。管理人娴掌故者，则为人娓娓道活佛轶事。谓活佛作此画时必先坐床数日，屏绝一切事务。前面设有素壁，活佛面壁凝神。三日后，活佛似有作为，以指向空摹画，壁上即隐隐有人物现出。过七日而影迹愈显，凡面目、衣褶、神态，无不流露，遂其意之所欲，纵横颠倒，无一不备。即倩名手人，依壁上迹象摹之，而画成矣。以进呈大清皇帝，即热河秘殿所供者也，今亦不存全豹。

绣佛一种，与画像相类，但大抵出于满蒙男子，与汉人南方女子之善刺绣者不同。予尝入武英殿陈列所中，见绣像数幅，光怪陆离。初不知其系何故事，及既游雍和宫，始恍然，即欢喜佛像也。第其形态亦微与雍和宫塑像不同。或云，此即热河行宫所藏者，与其塑像相类。盖武英所陈古物，本来自热河，良不诬也。某君语予一趣闻，根于此绣佛而发生者。有满人某娶蒙旗某札萨克女为妇。结欢之夕，妇妆遗颇多，箱箧殆数十事。其中有一金漆图绘之小箧，珍重特置，异于常品，以为必奇宝也。某睹妇貌既佳，奁财尤富，不禁雀跃，而对于此珍重之小箧，更为注意。既三日，欲即启视。妇曰："不可，此活佛所赠也。伊固嘱百日后始得启视，早启之不祥。"某不敢违妇意，姑唯唯而罢。然疑活佛固得人布施，富于金钱，此系赠奁之物，未必遂系重宝，何恶作剧若是？顾蒙俗女流，信活佛甚至，违之恐伤感情，不如含忍以待。又数日，偶与妇谈活佛状，妇口讲指画，敷陈活佛状貌甚悉。某曰："胡子言活佛之详，殆亲稔耶？"妇已被酒，乃言："我亲得活佛降福传道，宁有不稔？"某时于蒙俗固已有所闻，知活佛辄留人家闺女传道，藉事渔色，秽迹累累，而习俗所趋，牢不可破，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已妇业已不贞，无可讳饰，今竟自道其隐，尚复何说，乃佯作不解曰："降福传道耶？此系何谓？手续如何？"妇知失言，乃急掩饰曰："彼讽经时，以偈语授我而已。"某哂曰："所授偈语，吾知之。"妇曰："奈何？"某曰："肉身供布施，如是复如是。降福一点红，传道因欢喜。然耶否耶？"妇知不可掩饰，乃曰："君既知之，胡复呕我？蒙俗以是为荣，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某掉首不语，乃立起，取小箧在手曰："今日可破此闷葫芦矣。"妇亦不拒，即启其钥，乃彩绣一幅也。男子作佛装，状态颇狞恶，下有女子作迎合状。审视之，不觉大怒，尽裂其绣抵于地，片片如蚨蝶纷飞。盖女子即己妇面目也，眉眼毕肖，栩栩欲生。妇乃号泣而起曰："奴死矣。不情至此，无术可以解免。"乃趋赴池边。家人争持之，劝慰百端，终不可解。其后某自劝之，亦不肯通融，誓以必死。家人以为顽傲也，防稍懈，竟自经。死后，知蒙女往往有是，夫家宜什袭藏之，云可致福。自是蒙女不愿嫁他族云。

玛噶喇庙　二则

睿亲王多尔衮以骄贳跋扈致败，削爵仆碑，视同叛逆，改其居邸为喇嘛庙，名曰"玛噶喇庙"，今在南池子内者是也。多尔衮美丰裁，善骑射，顺治太后绝爱之，致有下嫁之故事。太后尝谓："此美男子态度，不可不传于后世。"乃命巧工为塑像，终不克神似。后遍征天下名画家为之绘像，亦多不洽意。会有西洋巧工来中华，自云能以鱼皮造人，面目无不酷肖。多尔衮使试为之，果栩栩欲活。以示太后，太后亦赞赏不置，乃命各造两具，

为正副，意一存宫中，一存睿邸。及败，顺治帝不忍毁太后像，康熙帝始毁之，宫中遂无迹象。而其存睿邸者，其初为某王所匿，得不毁，后入玛噶喇庙中，为乾隆帝所见，乃命毁之。有喇嘛某者，慨然曰："此绝技也，奈何毁焉？"乃易以伪者，而挈真者遁往外蒙。复数十年，始由某孙徒某国师携至京师，矜奇炫异，人争睹之。然止有多尔衮像，而太后像卒不可得矣。及英法联军之役，法军颇游行街市，搜罗古物。偶入庙，见皮人，诧曰："此数百年前荷兰人手技也，今世已罕见，得非宝耶？"遂攫之去。后喇嘛某，欲藉此炫人，乃取其祖师所仿制之一具置秘室，以为奇珍。实则系蒙人以麻皮、羊皮杂制之，粗劣已甚，绝非原物。而世以其点缀古迹，亦良佳，遂保存之。

当慈禧垂帘之际，心念睿亲王之丰采，欲得当日所制之皮人，并愿兼太后像，曾三幸玛噶喇庙。见赝鼎，以为非是，乃令喇嘛特往外蒙求之，库拨银数万两以壮其行色，逾年未至。维时纷纷献言告奋勇者不一。或言真物现存外蒙某庙，系某僧所藏，惟吾与之稔，前僧所不能取得也。或言联军业已窃去，此外皆伪者。又或言联军所取亦赝鼎，其真者乃在藏中，今非在拉萨调取不可。太后乃命传问达赖喇嘛。及复奏，支吾其辞，不能决其有无。乃更遣人四出探之，于是使者冠盖相望于道矣。一日，太后复幸玛噶喇庙，欲搜访睿邸遗迹。忽于土蓆中得断碑，镌刻满汉文各一通，中即叙安置皮像以为纪念事。太后大喜曰："皮像虽未得，而其据证已确凿，真莫大之幸也。"乃命人立其石庙阶下，而招巧工照镌一石，存颐和园中。无何，其喇嘛自外蒙归，求陛见，太后许召入。喇嘛言已得真正原物，且言当日镌有纪念碑，载此皮像尺寸及制作状，适相符合。又言：已入外蒙，通访不得，后历历采风，始得某老师，系前此喇嘛之嫡传。问皮像状，伊言："前常闻之，近岁朝廷无意于故物，遂不复置意，故不审此像尚存否。"又言："某山中古刹甚多，中有奇丽之怪器。尔自往探之，或可一遇也。"予因思太后既有命，虽道途险远所不惜，况既至此，功亏一篑，日后何等抱悔？乃决然前往，行抵一大山，四面无路可通。夜宿森林中，虎豹野兽，时来磨牙展爪，欲甘心于余。余初携一皮囊，甚厚且坚，余至夜即蜷伏其中，而手自绾其口。野兽无奈何，则曳之而走。余恐不免，乃默诵《转劫经》及神咒，果有效，野兽舍予而去。又一夜，闻皮囊上有巨声如下瀑，自口隙微窥之，则一巨人，长丈余，头如栲栳，向皮囊而溺，殆山魈之流也。一惊几晕。如是者月余，始得达某山深处。闻此古刹犹在绝顶，乃自念业已至此，决不复返，攀萝附葛，猱升数四，竟凌绝顶，果有古刹存焉。此间除一二高僧外，人迹到者绝尠。见余至，皆大惊。因问余来意，余告以故。高僧曰："十年前确有此物藏弆，为某大喇嘛所赍，至今移归某山某刹矣。"余颇懊丧。高僧止之曰："尔勿复如是。得来此间，即系大福，往往有穷毕生之力而不得至者，子尚何懊丧为？"予遂谢盛意别去，复至某山。值大雪，寒冽彻骨，几不能自持。卒亦抵彼，见主持僧，果得皮人所在。初尚不信我之举动，嗣告以中国佛爷之意，出差牒示之，始招待优厚。及索皮人，彼又不肯，非留差牒作抵押品不可。予告以差牒须于返时销差，不克留寺中。彼尚不肯与皮人。后返庙中，持活佛之令，始得入手，今赫然在望者是也。太后笑赏其功，诏拔若干金以酬其劳，某僧不受。顾太后终疑其尚非原物，虽僧有辞，亦姑妄听之而已。因取此像以与存庙者较，略有不同，而大致相似；审其缝制之迹，仍复粗劣。遂笑置之曰："此无异秦始、汉武之求仙也，可以休矣。"今二像并存庙中，后有某留学生者，报告某大老曰："母后所求之皮像，乃在巴黎某大博物馆中。"噫！

崔李两总管　四则

女子、小人，其势常相牵率而成固结之局，圣人之言，洵不我欺。故凡牝朝女祸，必有强有力之宦寺为之辅佐。统视历史，莫不皆然。慈禧既攫得垂帘之柄，又欲牢笼一切，以巩固其权势，故于一二大臣为之心腹外，又必择便佞捷给者，寄以耳目，既可利其私图，复得探刺外事。自安得海为慈安、恭王所翦除外，其后强有力之奄寺，未尝绝迹。兴其最著者，则曰崔、李。李之擅权最久，而崔则甚暂，然崔实李之前辈也。安得海既诛，崔署给事总管，性谨慎，不敢作非分事，惟皮硝李则由彼进身。故彼之历史，亦于奄人中占一重要位置。先是，李幼时孤苦，曾在河间原籍，拜一皮匠为师，习硝皮业，故后有“皮硝李”之名。至十六岁，因乡人某言宫禁宦寺之显赫，即以崔为标榜。李闻之，艳羡不已，且自顾身世蹭蹬，终无温饱望，乃决计自宫，以求援于崔。崔见其活泼，勉留于家，以俟机会。适太后语崔，欲觅一年少之内侍，充梳头房役务，崔遂以李应命，太后甚喜之。李貌虽不甚都，而软媚有姿，能得人怜，见机便捷，举动必中太后意。相传太后之头须每日一变形式，名目务极新巧，以故梳头者最难称旨。惟李则能翻新出奇，或如天上云霞，或如水中波影，或百卉异态，或虫鸟殊名。随手拈来，都成妙谛；信口编出，即是佳名。太后明知其无所依据，变幻取笑，而其心窍之玲珑，大可激赏。复善语言，每太后忧虑之际，彼出一语，辄为解颐，有如黍谷春回，赤地雨降，无不立沛生机。于是不独太后怜爱，即宫中上下人等，非彼不欢矣。太后春秋方盛，吟花弄月，悄然不怡，对此玲珑活泼之少年，自有无穷遐想。乃辄留之榻旁，与谈家常琐屑，以慰岑寂，美李之名曰“莲英”，比于古之六郎，殆非无意也。莲英天生媚骨，突过秦宫，凡妇女心性，体贴备至，能娓娓情话，引起人心头之滋味。异哉，尤物移人，不假一毫学力，自然入妙，无怪其擅四十年之荣宠，久而不替也。崔既荐李，不一年，遂废其席，然李亦不忘崔。崔虽家居，李时时赠以赀用，存问起居，直至崔死而后已。故崔虽为所取代，自叹才力不及，且谓其尚有良心，绝不怨诽也。

李莲英惟一之长技在善诙谐，工设置，挥霍酬应，得人欢心。此不独对于太后为然，即外与诸王大臣交，无不赞其才干优长者。李之笑话，殆不去口，然不犯人忌，不惹人厌，玲珑圆转，神光四射，虽东方曼倩复生，无以过之。幼不读书，而略涉文史，出语不甚鄙俗；偶作书札，字迹工秀，宛如读书十年之人。常与阁臣通讯，见其书翰者，咸啧啧称其聪明。太后无事，必令说一二笑话以解闷。其语虽杂以村俗，然能确如太后身分，令其中听，故未尝有一语忤旨。对于诸王大臣亦然，虽稠人广众中，立编一种谐语，能面面俱到，且俱令人喜悦，绝无讽刺抵触之处，诚天才也。又凡室中陈设及礼节仪仗之位置举动，得其指点，无不合度。遇喜庆等事，如何设置为合宜，彼所最娴，一经调拨，见者俱称得当。故王公大臣有庆事，为宫庭所赐赍者，必敬延莲英指置。以太后临幸，非有莲英之成法，不能称旨也。宫中无事，太后常喜改变装饰，以快己意。如扮演剧文。变幻品类，或摄影图绘之属，必与莲英商榷。故衣饰种种，盖归莲英调度。太后曾于北海舟中扮观音大士像，且命镜工摄影，莲英前列为韦驮状，此皆莲英之作为。又或太后作西王母，

莲英即作东方曼倩偷桃；太后或扮男子为太原公子，莲英自作李卫公，诸如此类。凡遇游园令节，辄随意为之，以取笑乐。总之，太后非莲英不欢也。太后尝病，莲英必亲侍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遇神思稍爽时，必为演说故事，以解愁闷。正苦痛时，则割股灼艾，以分其痛，无所不至。太后常谓："莲英实予之孝子，非他仆役之比。"又庚子西幸时，太后道途辛苦，几濒于危。莲英料量服食起居，己之饱暖，置之不顾。过山西某阪道时，马覆车，太后几坠，莲英以身当之，胁受压呕血，医治月余而愈。太后尝怜抚之，则泣曰："此奴才职分应尔，何功之有？第愿佛爷康强逢吉。莲英虽死不悔也。"当莲英未宠以前，太后喜狎优伶，往往留置榻旁，卒为慈安所见，致起冲突。及得莲英，宠爱遂专于彼之一身。凡机密之事，肺腑之语，莲英无不先知，当戊戌政变之初，康有为之密谋，莲英日伺其旁，若有所悟，遂告太后，令荣禄备之。盖莲英素不慊于光绪帝，以其偏袒慈安，绰有二心，且决其日后必与慈禧决裂，生大波澜。而光绪帝亦深恶莲英，因莲英止知忠诚于太后一人，对光绪帝则颇狡诈桀骜，无内侍礼。且于满王公之有力者，交情周至，稍疏远者，则骄倨婪索，无恶不作矣。惟此时太后言："光绪帝胆略尚小，决不敢遽有作为，汝之言毋乃过虑？"莲英曰："帝虽不敢尝试，而观康有为之为人，奠非肯守常轨者，终以防之为愈。"太后方犹豫间，而袁世凯之事爆发，太后益赏莲英之先见，自是凡重要事件，罔不与谋矣。而莲英对于太后，独自居谦退，谓已系贱役，不敢与闻军国大事。太后以为知礼，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早有"九千岁"之称也。

莲英更有惟一之主张，则但婪财而不猎高官，故藏身极固，获福最厚。莲英终身不过四品，恪守祖训，虽太后赏之，勿受也。亦不求至外省骚扰，虽鉴于安得海之事而然，然李之计巧，固能如葵之卫足，平生地位，选择极为稳固。外省冒险，彼之本心所不愿也。且其索贿之妙诀，彼未尝自向人道一语。须使人自愿辗转请托，一若无可奈何，而始得一应酬，不知其囊中已盈溢矣。其待人接物，随变而施，无一定规范，有极骄倨者，有极和易者。某君尝告予，亲见李莲英在某大僚席上，骄倨老横，俨然以九千岁自居，凡道及太后之处，动言"咱们"，公然不怍。此等形态，倘自太后眼帘映入，必将立予严谴。而不知其一入宫禁，已顿改其面目，前后必如出两人也。后又遇之于某王爷许，则和蔼谦恭，口必择词，绝非前此态度矣。始信莲英之待人果不一其术也。有关道某者，得资甚丰，人都谋干，欲升擢疆圻重任，或献策曰："非贿缘李莲英不可。"顾莲英表面极谨慎，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均谢绝，不与通往来。即有造谒者，亦不答拜也。其远嫌自固若此。关道既探其平素若此，不敢复尝试，欲求间接，复恐为人所弄。正彷徨间，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持刺过访。既寒喧讫，京曹轩渠曰："旅邸无卿，盍勿往白云观一游，试问金灶仙桃有无消息，而流霞可酢，驻颜妙术，正不患天台无路也。"关道以心绪无那，亦漫应之，遂乘车至观。旋有老道士出迎，鹤发童颜，耐人瞻仰。略事酬酢，即出浅霞酒、青精饭以饷客。京曹乃问近状，道士曰："顷闻李总管在此诵经，故事大忙。闻太后明日亦须驾临也。"关道心动，乃絮絮问李总管时来此间否，起居何如。道士或答或不答。关道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乘树荫小坐，探以己意。京曹曰："吾与道士虽甚稔，然李轻易不肯为人绍介。虽言之恐无效。"关道昵之曰："吾此行已拚二十万金，苟得当，尚当别为足下寿也。"京曹曰："吾非为此，但道士肯为李言，而李允为阁下道地，则得矣。他非所求也，阁下幸勿疑吾有他。"关道亟起谢，且求尽力，约明日复会于白云观而别。明日，关道往，

适太后驾临，例应回避，不得入，怅然而返。又翌日，道士已外出，仍不遇。次日晨起，自往访京曹，求偕往，至则道士出迎。既入室，扃户屏侍从，密谈良久。始约越日复往，仍未得见李。道士亦殊落寞，不过三数语而已。退以质京曹，虑事无望。京曹曰："否！否！事已就，故许相见。不然，安得与道士有一面之缘哉？但子囊中预备金恐不敷，彼已索三十二万，道士须五万。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关道曰："苟达目的，必竭力为之。"订约而别。不旬日，谕旨下，关道竟得放某省巡抚，始终未与李一见也。自是，外省之运动者纷纷来，李择其肥瘠多寡，无不各如所望。然皆绝不接洽，而金已入其橐中，前后共计所得，庚子以前，已数百万。西幸之日，李与其党藏贮之，后为某内监所泄，竟为外人攫得。李大怒，谮某监于太后，杀之。庚子而后，八年之中，复事搜括，所得不下二百余万。及太后崩，彼得以富翁之资格，归老纳福矣。

拳匪之乱，虽由于端正、刚颜等之主张，实则李之权力为其中坚也。太后既惟李之言是听，于是端王等俱借重于李以自固，因李之言即如太后之言，但得李赞成，太后无不立允。当诸大臣争拳匪不可信时，端王、刚毅等俱在军机处大言："李总管亦赞成此议，可见事在必行矣。"凡发一谕旨，必故语人曰："此谕由李总管赞成始下。"其时权力之盛如此。一日，端王等奏，义和团奋勇，似宜加以赏赐，用示鼓励。太后意尚未定，以问莲英。莲英曰："欲事速成，自宜不吝重赏。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太后遂决以十万金赏拳匪。嗣又议："旬日以来，洋鬼子尚未杀尽，或者重赏之力，有未至欤？今欲专注此事，当用何法？"李莲英首先创议："凡得洋鬼子首级者，立赏百金，杀其酋目有名者千金。则数日间可杀尽矣。"太后亦首肯其议。及联军入京，太后始知莲英之计不可恃，然终不之罪。盖太后非莲英，固如申生所谓"君非姬氏，寝不安，食不饱也"。斯时莲英亦知忧惧，不敢复作大言，恐太后诿罪于己身，则生命不保也。然太后虽震怒，时时向莲英詈骂，终不定其罪名。最奇者，当消息吃紧之际，澜公匆匆入告，谓："洋鬼子来了。"太后曰："吾以为尔辈逐洋鬼子去矣。日前尚夸张胜状，今竟尔耶。"因怒容视李莲英，且太息曰："我所知者，只直隶督臣李秉衡殉节而已，其他尚有何人？"李莲英遂走出，谓诸内监曰："老佛爷大怒，但亦仍是无法，归结之策，大抵西幸而已。西幸之后，必待救援，再灭洋鬼子未晚也。"至翌晨，遂仓皇出走。途中太后颇泄愤于莲英，莲英不敢作一语，但努力出其小忠小信，以固太后之宠，太后终不罪之。至山西边界，岑西林率兵扈驾，太后喜，谓西林曰："吾不幸误听彼辈之言，遂至于此。"语时，怒目视莲英。莲英惴惴无人色，然终未加以谴罚也。既抵西安，人有报李之从人在乡间劫掠者，岑以奏太后，请明正典刑。太后重违岑意，立斩内监三人，而莲英仍逍遥事外。岑欲指莲英，恐触太后之忌，卒不得达。自是，岑得太后之信任，于莲英稍淡漠。莲英谓其下曰："予虽受岑三之苦痛，然处心积虑，必恢复予之势力，但缓以时日而已。"旋荣禄自京来，莲英大喜，以为天助，乃相比而龁讫岑三，卒逐之于外。未几，莲英势力全复，且加炽焉。及后崩，无有能间其宠任者。相传回銮时，彼恐列入罪魁，多方阻挠。后知不及已，始允诺。盖视太后犹傀儡耳。

昌寿公主　四则

慈禧喜养宗室女为己女，以充侍从，壮观瞻，亦其好自夸耀之一端也。养女中人才不一，然老成持重、于紧要时能于太后有所补救者，必推昌寿公主。公主为恭亲王女，幼慧解人意，慈禧爱之，遂蓄于宫中。及长，嫁额附某，劬学早故。公主既孀，仍入宫掖，侍从太后，每岁仅一返其家。性颇贞洁，衣履朴素，绝无嗜好，居恒不与男子通殷勤，毁容不事装饰，虽二十许人，望之若妪媪也。遇事能持正心，不善太后之奢侈，常谓："此等糜费，殊属无谓，彼清家一老寡妇耳，亦复何心于纷丽？若以此移作他举，无论公私，均为有裨，何必取快一时，徒贻人之口实？吾既承宠爱，不可不尽言，此正吾报恩之日也。"因遇事极谏，不少假借。太后亦稔其戇直，常优容之，称之为"女汲黯"。然所言未必能采用也，但不之罪耳。久之，太后颇畏惮公主，每相见，必为之改容，衣饰匿其奇丽者，容貌态度，力抑其佻巧。宫人窃窃议，反指公主如母教焉。顾公主守礼不阿，无瑕可诋，太后始终谅而敬也，对人语及公主，必曰："此贞洁之女子，人所难能也。"某岁，太后私制一艳色衣，穷极工丽，费亦不赀，知公主必不见许，先嘱近侍，切不可令公主知。无何，公主业已探悉。一日，从容言："儿爱母甚，时时念母所喜者。衣饰若何，起居若何，苟可效忠者，无不愿陈诸左右。顾转一念及大体，儿时曾读圣贤书：'君子爱人以德。'夫爱人犹然，况亲爱之母乎？然儿念母非他人，实天下之母也。任国家之重，有纪纲之责，祖功宗德，实式凭之，故儿万不敢以寻常之爱爱母。曩者曾过某所，见华服纤巧，问之，更有异锦新来，材料颜色俱绝，江南巧工所为也。拟制一衣以娱母意，知母必甚乐。返而思之，实非祖制，恐为母盛德之累，是非儿所以爱母也，遂忍痛而罢。母以为何如？"慈禧默然良久，始乱以他语，不敢斥其非也。既退，慈禧顾谓左右曰："曩令尔等所制颜色衣，不宜使公主知，今何如耶？使非尔等多言，彼今日何得有是讽谏？"左右惴栗不敢对，然自是慈禧终不敢服所制衣。

公主性骨鲠，而能持大体，富感情，不计私利，殆妇女中所不可多得者。载湉之立，恭邸中人以为夺溥伦之席，莫不深恶之，欲推翻之以为快。独公主不然，谓："幼主何罪？乃太后之主张累彼尔。且载湉五龄入宫，失怙恃之乐，无提抱抚育之恩，苟有人心，尚当怜悯。奈何因其得位之故，而怨毒及之？且彼何知天子之尊贵？吾入宫时，每见其涕泣思母，以为天下之至苦痛者，莫过于载湉也。吾辈正宜扶助之，何忍加以怨谤？"其慈祥之性类如此。其后公主复与瑾、珍二妃善。二妃者，广州将军长善女也。长善与恭邸为中表昆季。公主虽年长，而甚爱瑾、珍姊妹，自幼亲之若手足。逮中选入宫，公主又时出入宫掖，相得益欢。瑾、珍知帝不见信于太后，恐后有变，惟自结于公主，或可保全。公主本有意扶助光绪帝，重以瑾、珍姊妹之情感，益倾心为之救护矣。瑾妃勤慎寡言笑，珍妃则婉媚幽娴，富于情愫，实一佳侠含光之好女子也。光绪帝既郁郁不得志，不复系情燕婉，独深知珍妃之德容，宫人中一时无两，爱惜备至。故珍妃虽知身世险巇，而知己之感，铭篆五中。尝与公主密语，及太后、光绪帝间之隐憾，辄泫然曰："妹知帝心实无他，苟有变，惟有一死殉之而已。苟及妹之未死，得有一线之机，可以进言于太后。俾两宫捐除芥

蒂，则如天之福，妹死亦含笑于九泉也。”公主以手加额曰：“卓哉，妹之志乎！愚姊必竭绵力以助之。惜太后好昵群小，如李莲英辈，皆足以倾危帝位者。虽然，吾辈苟极注意，互矢忠诚，当不至有若何大变也。”及戊戌事起，公主尚不知康之密谋，珍妃虽有所闻，然杀荣禄、围颐和园之大举，帝未尝一泄于妃也。事变既起，公主时方往热河省亲。珍妃仓猝不知所为，但泣求于太后，恕帝无罪，否则愿以身代。太后怒，意幽珍妃于别室，即杀赐之死，以除珍妃，无他人敢为帝缓颊也，足见珍妃与帝同谋。又以平日忤李莲英意，莲英亦欲死之。会公主闻变曰，亟驰入宫视太后，力言此必康党之流言，帝当无此意。太后示之密诏，公主泣曰：“天不佑清，使两宫有此巨祸。然以太后之福，已得转危为安。皇上君临天下垂三十年，其他尚无失德。太后可恕则恕之，一旦变易，动人观听，恐非国家之福。但得太后训示，徐图回复机宜，臣民幸甚。儿意如此，未知当否?”太后寻思良久，曰：“予本思去此大憝。今既为观听计，姑存其名，以俟异日可也。”又曰：“珍妃竟敢为皇上辨护，可谓胆大妄为，不杀之，何以服众?”公主从容进曰：“此所谓跖犬吠尧，各为其主是也。皇上遇珍妃厚，当此患难之际，哀痛惨沮，为之求恕，亦人情耳。若谓怨怼母后，妄思非分，按之珍妃平素为人，当未出此，愿太后平心察之。倘可加恩，幸释之以事皇上，遂其初志。儿请以生命保其无他。”慈禧正色曰：“尔与珍妃有素，固当为之说项。然彼所言狂妄至此，尚令彼等结党，比而谋我，尔独不为我地乎？纵不杀，亦终不能令彼与皇上相见。彼果悔过，历时使复自由不晚也。”公主知不可劝，退而嘱珍妃：“毋自苦，吾必为尔俟机会。太后之怒苟怠，团聚自有日耳。”珍妃感激涕零。不意庚子之变，急切推堕井中。公主知之，业已无及，为之惋悼不怡者累日，常曰：“吾负珍儿。”

公主有干事才，谙掌故，宫中有大事，太后必与商榷，以其甚娴典礼，且事事能持大礼，虽极忙迫之际不乱也。光绪戊申，帝崩，而太后继之，宫中大忙乱。王大臣俱无立嗣计，皇皇终日夜，置丧礼于不顾，公主入，见殿中左右陈尸，未大殓。清制：凡帝、后死，大殓前陈尸板床，去地至近。今一帝、一太后尸横如旧制，而办大丧之王大臣，不知安往，丧殿空无人，尸前仅设双烛，光惨澹如鬼区。公主目击此凄凉之状，悲愤交至，乃曰：“彼辈亦太不顾体统矣。帝、后死，遂无发令治事之人耶？今日我不言，复谁言之!”立诏载沣至，责之曰：“尔今日幸矣，子为帝，尔摄政，云胡不幸？大丧在目，近侍臣以百数，乃无一人执事殿中。倘有殃咎，将孰尸之？岂两宫薄待尔耶，尔乃淡漠若此?”载沣惧，遂遍戒臣工，勤治丧事，殿中人稍稍集。公主左右指挥，一一就绪。自大殓以逮奉安，内政之持，井然有序。隆裕后称妮不谙事体，摄政王亦阑珊不事事，微公主，几不成礼也。

公主更事既多，又善酬应，晚年更能要事象译，与公使眷属应对，居然顺理成章。初，裕朗西公使女德琳归国，慈禧留之宫中，即近日风行出版物之《清宫二年记》者是也。慈禧自庚子后，渐识外情，知外人之不可不联络。乃时接见公使夫人等，令德琳为舌人。公主常与德琳游，相友善，故能习蟹行文字。久之，亦居然在象鞮之列，虽远不及德琳，而与外人酬酢，亦绰绰有余裕矣。且德琳虽事太后，而相处未久，性情不甚谙悉，语默之间尚多顾忌。惟公主从太后最久，直如属毛离里，故其言易入，常赖裨补阙漏。太后晚年倾心外交，与各公使夫人等情谊接洽者，俱公主为之媒介，俾无陋膜之虞。其后凡谴

会、跳舞、谈话，公主无不参与，太后亦非公主不欢也。有某公使夫人者，与公主尤契合，谓为满洲妇女中第一流人物，德容言工俱备，惜未游历外国，罕知世界大势。不然，从容假以时日，泽以学问，俾与当世参政女子相颉颃，其才力实未容多让也。后遇某商约订定事，公主往返磋商其间，斡旋之力居多，公然为女外交家矣。惟吾国讳言妇女干预政事，公主亦不愿自为表曝，凡事谦让韬晦，故外间鲜知其详。此实亦公主之好处也。

清末雀戏　三则

麻雀之戏，不知始于何时，在南方先有一种纸牌，状绝与今之麻雀牌相类，亦为五木之遗制，殆即麻雀牌所自昉也。京师则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事罢后始渐行；庚子、辛丑回銮而后，斯大盛矣。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沈溺于此。自民国而后，曲院中厉行禁止，遂不复闻此骨竹之声。而大家房阁中，其兴高采烈如故也。且益以扑克之戏，亦足见一时之风尚矣。先是，清末宫廷中排日为欢，慈禧虽不甚好此，而亦逢场作戏，不以为忤。于是妃嫔以逮内监李莲英等，无不热心于此。其自外入而赌客中最豪者，即老庆奕劻之福晋是也。每逢召入宫赴雀戏之约，必挟银纸数万金。若大负，尚须遣人至家续取也。其输赢之巨类如此，故奕劻贪黩，亦势出于不得不然。盖交际宫闱，本系彼之一种政策。福晋挟巨金入宫，非特彼所不能干预，且惟恐其不尔。则筹此绝大之运动资本，以供福晋之挥霍，虽欲罢而不能，可知矣。是时宫廷中既倡导于上，而外此王公大臣，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竞以雀戏为款客消遣之具，如茗酒然。其输赢巨者，亦往往至万金。噫！官场直如赌场，安得而不贿赂公行，脏私之案，日出而不可穷耶？坐致败亡，盖有由也。

奕劻子载振，亦赌兴中最豪者。先是，振贝勒既受杨翠喜，居之天津外室，其内幕乃非金屋，实赌场也。凡入赌者，最小之局，亦必以三千金为一底。底者即胜负之总数，而倍乘之数尚不在内也。振既设此赌场以为之招，凡欲夤缘得优美差缺者，无不麕集于此。振则遣人从旁窥视，以三等资格定其人之高下。凡输过三底，尚能再接再厉不少退缩者为上等。盖三底即万金矣，博进过三底者亦如之。上等之客，招待极优厚，饮食游戏，声色狗马唯所欲。然苟一人悭囊，不复出者，必另设他法恫喝，以倾其囊而后已。其次则输过二底及赢过二底者，为中等。即不输过二底而能常应三千元一底以上之局者，亦为中等。再次则输过一底，及赢过一底，亦如之。对于来客皆有暗记，无有能遁出其牢笼者。惟赌客入座，皆不得见主人之面。虽与主人本素稔者，至此亦不得见面也。凡招待之人，皆娴于赌者。最上等之客，则可使杨翠喜自出酬应。或问及贝勒，则辄云："回京，不在此间。"其实正在秘密室内，与二三知己自乐其乐也。此法行之既久，风声所播，啧有烦言，言官因屡上弹劾。老庆不得已，面斥振速行废止，倘不遵依，即明令津门官警干涉，振始唯唯听命。然其后乃反移至京师，开设赌场如故，但稍收敛，不滥招外客耳。庆第二子载搅闻之曰："是何胆怯也？吾誓必继续为之，看穷御史其奈我何？"时搅本眷二妓曰苏宝宝、红宝宝，亦寄寓津门，服用舆马之奢，为一时最，挥霍日必数百金，势将告罄，乃思

取偿于赌。见其兄之收束，窃笑其胆怯，遂继续而起，大有取代之势，其艳讹则更甚于振。盖此双雏者，本非有从搂之志，藉是招摇，于计良得。然来者较振时流品益杂，虽车马盈门，而中多稗贩念秧之流。半月来计其出入，殊觉得不偿失，资用渐以不敷，麻雀之帜偃倒。于是红宝宝首先告别矣，于某夜与客订定，席卷所有而逸。后虽知其在上海，而以颜面关系，不欲其丑外扬，合浦之珠，遂不复返。而苏宝宝见红如是，继不肯独抱向隅，于是收拾余烬，背城借一。津寓既空，搂二爷无法可施，止得吞声忍气，生入正阳门已耳。斯时振正设局于内城，搂不得已，亲往就范，自陈愿与兄合伙。振大笑曰："老二何如？此席固不易居也，今而后知事之难矣。"遂令出资为副，而实行兄弟竭力山成玉之事。顾其后仍不发达，资用益形竭蹶。或曰："此经理不善之故也。君家兄家锦衣玉食，安知世情变幻，以是树立，岂不危哉？其速改弦更张，别延一能手为经理，自居第二重幕中，取稳健之分子也可。"振、搂皆然之，于是乃有第三人出现矣。

津有商人王某者，善结纳，工心计，向亦识振，曾有所贿赂绍介于振。振之娶杨翠喜，王某与有力焉。闻振兄弟之设赌场而败也，乃自为毛遂，愿效驰驱。振极信之，曰："竹翁来，事必谐矣。"乃赁大宅于崇文门内东单牌楼之东，谓振曰："方今警务初立，干涉此等事颇锋厉。然近年来官吏俱畏外人如虎，故宜借外力以拒干涉，方得发达。既发达后，金钱充足，势力扩充，即无患矣。"振然其计，乃觅无赖洋人二，自认为场主。振、搂与王某三人处内幕。生涯大发达，每日必获数万金至十数万不等。约旬日，事为民政部所闻。时民政尚书乃肃王善耆也，夙有刚正名，且彼亦磨砺丰稜，沾沾自喜。闻此妖魔之大赌窟，以铲掘为己任。盖其时固以民政兼警务，干涉不正当之营业，乃其专责也。或言："有外人为护符，势不易动。"善耆正色曰："吾生平岂畏强御者耶？"乃决计往捕。恐冒昧一往，不得巢窟之所在，反为己累。乃先遣心腹伪为赌宾，用作内应，以便指导。此赌宾有特别徽识，以为捕时辨认地步。其徽识用素绢剪小胜，系衣钮间。布置既定，善耆乃自往，先制外人。盖所雇之无赖洋人二。俨然作当路先锋，不听闲人阑入，且对人即道系己之住宅，非中国人所得入而干预也。无何，善耆自至，入门，悄然无声息。揣其情态，宛然外人住宅，意颇馁缩，已为宅中人所见，出问为谁。善耆转念自语曰："业已至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设有误，命也。不山穷水尽，吾终不返顾矣。"乃昂然入。转一室，二洋人左右列案坐，曰："子来何为？"善耆曰："吾奉上命捕赌。尔辈奈何犯法，作此害人之事？"洋人勃然变色曰："赌具安在？此事岂可轻加诬蔑耶？不速去，吾手枪固不认人者。"语次，出手枪拟善耆。善耆意已决，且自恃有力，即直前夺其枪。枪落地，徒手与搏。洋人不意其有力抵抗也，颇虚馁。善耆命从者助己，二洋人均就缚。命执送使馆讫，则内部尚未深知，一徽帜者似闻声，出视。善耆大喜，命为导引，曲折入密室。骤睹之，众皆大惊。盖此神鬼不到之区，绝不意飞将军之从天而降也。善耆方顾命警队蜂拥入。举目一视，不觉骇绝。盖亲王、贝勒以下，为己之戚属世交者若而人，福晋、郡王、格格，为己之姻娅家人，尊长者若而人，均且骇且呼，谓："七王爷行不得，咱们愿罚。"此外尚有商民及娼妓等，一时衣香鬓影，裙屐冠裳，不下数十辈，几乎无可措手。善耆乃声言："既如是，吾不得不顾全诸位体面。但须允我此后永远不设此等机关。今日备罚金自千元以上不等，以充警费，众意何如？"佥曰："诺！"于是善耆问地主为谁，众不肯言。良久，善耆愤然欲搜索，乃令振、搂兄弟出拜。善耆面数其罪，各令罚五千金，驱逐津商

王某出京，不得逗留。于是一天风雨，遂归消散。其后此大赌场移设津门如故，而京师大家之雀戏，仍不稍减，清亡始止。

瓦将军试金台书院

庚子联军之役，西太后既与帝及诸妃嫔西遁，域中汹汹无主。八国军既入城，各画界分地而治，众推德将瓦德西将军为统帅。瓦稔知中华习俗，人亦和平喜交际，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争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瓦分派绅士主持。除军、政系联军自主外，其余民事，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出而骄人矣。其时军机大臣等俱匆匆西走随驾，朝例一空，显宦眷属亦多避往津门或南下。所不能去者，商民而外，则落拓穷途之寒士而已。一日，瓦偶与绅士纵谈中国政治，忽问曰："吾于民事既多设备矣，独于文学之事，迄未提倡。彼辈学界人材，得毋谓我武人不知是非黑白耶？岂知吾幼受教育，长研学问，最喜助成文学之事。吾既在此综持一切，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吾欲遍招全国学界，考其优劣，一施赏罚。将用何种手续，诸君其有以教我。"于是绅士纷然建议，或谓宜开科取士者，或谓宜特行殿试者，或谓宜临时举行博学鸿词科者，一一为瓦德西解释。瓦曰："贵国考试，重在八股试贴。开科取士固系正办，但需时太久，全国士人一时岂易招致？吾亦恐不能居此久候，此条自当取消。至于殿试策论，固足以觇贵国士子之治道，然名义上既为皇帝之特权。吾国亦有皇帝，两国权衡，此等名分，似不可僭越。若博学鸿词性质，据贵绅士所述，亦与殿试相同，且为特典，若仓猝举行，反恐贵国士子讥议，亦非妥善之道。还请贵绅士另议办法。"时绅士中有丁某者，颇狡黠，乃起立曰："聆将军之教，诚令人悦服。所谓临事不苟，聪明正直者也。鄙人今献一策，似尚当于事理，未识可供采择否？"瓦命速言之，丁绅从容曰："敝国平时校试士子，乃有书院，犹外国之有学堂也。京师最大之书院曰金台。凡京兆尹及大官到任，俱应莅试。将军有意嘉惠敝国士林，自当戴将军以长官之礼。如承将军不弃，赐以甄别，即于书院中举行，何如？"瓦大喜鼓掌曰："是吾心也。书院恰如学堂，吾正欲询问及此，何贵大夫之善体人意耶！吾校试学堂，适合吾之位分。其速速办理，明日即示考期，三日内实行可也。"又曰："即敦请丁先生为考试总裁。凡考试一切事宜，俱由丁先生全权办理。应拨费用若干，预算一表，即付敝处照拨。幸好为之，勿示过俭。须知此亦难得之遭也。"于是众绅闻瓦以全权委丁，且嘱勿示过俭，显然可得肥美之分润，皆艳羡垂涎不置，各悔前此失言，而已无及矣。翌日，丁果呈预算表于瓦，一切布置费用，乃至五万余金。瓦略视之曰："贵国素崇节俭，凡事皆不铺张，如此表可以概见。君真热心办事人也。"丁唯唯而退，喜极欲狂。又明日，广张示谕，言："德将军考试金台书院，凡前列者皆得优奖。"时文士之流落都下者，正苦衣食不给，闻考试可得奖，皆跃跃欲一试，宛如饿虎逢狼，较之大比之年，情形更为激切。盖虚荣与实利相较，自不同耳。报名应试者，涌如怒潮，定额本拟千人，三日之间，逾额几两倍，不下三千人矣。丁某命即截止，因为报瓦曰："以将军威德，士子闻风而来，云集波涌。院中位置，实不能容，计须扩充坐位。然添置之费不赀，溢出预算良多，而奖金更当加额，是否可行？不得不请

示于将军。”瓦掀髯曰：“此盛事也，奈何吝惜区区，负人好意？其速行添办。经费一切，随加随支，以俟事竣决算，可不示以限制。请先生即主持，来者不拒可也。”丁唯唯奉命出，趾高气扬，如登云雾矣。及考期，丁先以题目呈于瓦，且释其意，瓦以为忠于己，甚赞成之。是日，书院中坑谷皆满，咿唔之声，闻数里外。题出，则以《不教民战》一章，而试帖则“飞旆入秦中”一句也。士子哗然，或以为辱国，然为得优奖计，不欲捣乱败事。遂各研思抽秘，鏖战夺标。悬奖之额，第一名为百金，以次递减。在瓦视之，尚以为过菲，而金台书院之故事，实破天荒之优奖矣。是日，凡与试者俱给外国点心两枚，以示优异，然人众言庞，膳夫供应不及，食物俱杂以草具，不堪入口矣。卷既集，丁呈于瓦。瓦命丁分派各校试者阅荐，然后由丁总阅。阅定，更呈于瓦。第一卷为浙江人某，实太史公也。盖其时翰苑诸公困守辇下者正多，得此百金，不无小补，故冒耻为之。而不意瓦不解文义，但善中国楷书匀整。太史公本善书，因此等考试，向不重书法，誊卷半属行草，遂被瓦抑置第五，仅得三十金云，此系某君亲为予言者。榜发，瓦以百金过菲，特于前三名加奖二百金，一名加百金，二、三各加五十金云。事竣，丁某囊中所攫不下三万金，瓦前后盖共费八万金也。

肃顺狱异闻

慈禧当国之世，众怵于母后之威，咸以肃顺为叛逆。及清亡，私家记载及耆老传述，始敢道其真相。迄今事实大明，乃知肃顺因阻挠垂帘听政而得祸也。肃顺强毅有胆识，遇事不馁，其所短者在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易招尤悔耳，故亦卒以是致败。若平心论之，其为人畸于阳，非阴柔之小人可比；而好贤礼士，留心治术，夐异卤莽灭裂之流。若以之比刚毅辈，固高出万万也。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业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知肃顺之倾己矣。及热河之变，帝疾亟，肃顺主立长君，以杜慈禧恃子揽权之阴谋。顾慈安谦退，不肯负责，而慈禧日夜抱其子，聒于上前。上病中不忍其母子失所，业已允之。肃顺主立长君，慈禧乃为先发制人之计。及帝大渐，慈禧即对王大臣语及托孤事，词甚哀切，且云：“帝已许我。”诸大臣见慈禧已有子，托孤寄命，为当然之理，乃不得不效忠于慈禧。于是慈安亦以慈禧有子，自应继统，乃合谋速召恭王、荣禄等至热河。时肃顺与端华定计，以怡亲王载垣为帝，取国有难，宜立长君之义也，而不知咸丰有子，其言不顺，且不与恭王等同意，势力偏于一隅，失败之由，盖因于此。时慈禧既得慈安之助力，而乘恭王等之强有力者，知势已占胜，遂命舁帝榇启行，疾趋京师，欲先一日抵京，发肃顺等之罪。肃顺等知之，恐为先发，乃令怡亲王侍卫兵护送后妃，将于途中杀之。而荣禄以兵队至，预防其变，肃顺等遂不敢动。逾日，慈禧先抵京，肃顺等奉梓宫行，须后三日始到。慈禧深幸到京在先，得与恭王等密谋对付之策。且先握得传国之玺，以为嗣子得位之据。布置既定，静待肃顺等至而后发。越日，梓宫至，恭王已于前一夕派兵驻札行礼地，以防非常之变故。幼帝及两宫皇太后皆孝服出迎。迎后，即奉梓宫入城，城内亦先设营帐以待之。怡亲王及肃顺等既至，两太后率领咸丰弟及军机大臣桂良、周祖培等咸在。慈禧神态严静，谓怡亲王曰：

"东后及予皆深感汝及他同官，护送梓宫，颇能尽其职分。今日大事已毕，监国之名，宜即销去。"怡亲王不意慈禧突有此谕，乃厉声曰："予之监国，乃大行皇帝遗命所授，两太后无权以去之。皇帝冲龄，非予允许，无论太后及何人，皆无权召见臣工。"慈禧从容曰："尔意如此？请观其后。"即传谕将怡亲王等三人逮治，一面迎梓宫于皇城大门。途中所列兵队，皆荣禄等所派遣，慈禧之党也。于是肃顺等知已失败，无可奈何。顺乃咎二王，谓："不听吾言，致有今日。"盖肃顺当皇帝垂危时，即劝怡亲王先攫传国玺，次以兵队监守。两太后不听先还京，一面下诏解除恭王、荣禄职权，夺其兵柄，然后回京行事。而怡亲王怯懦不前，致玺印为慈禧所得，大事业已去矣。又复听慈禧先返京师，令得与恭王、荣禄等密议部署，而自守重滞之梓宫，以致三日后始能抵京。待其计画已定，犹不自悟，空言抵抗，其得祸也，宜哉。肃顺等既诛，而垂帘之局乃大定。

刚愎自用　二则

庚子之祸，固以端王、李莲英为中坚，而助成之者，实刚毅为之魁。刚毅一贪鄙妄人，而能得朝廷之信用，酿成辱国丧师之惨剧，实满洲之戾气所钟也。刚毅生性执拗，愚而好自用，妄自称颂，不值识者一哂。然其恶不在此，乃在一生所长，以贪婪为其本能耳。满人生性好财，不独刚毅为然，其故由于馈赠宫闱亲贵，包衣人尤严主仆之分。主家贫困，包衣虽官宰辅，主至其家，则尊若父母，有所欲取，辄携去，弗能较也。故满人应官多贪鄙，其势不得不然。盖祖宗立制，即以势利相倡导耳。刚毅家世寒微，由清文翻译历官部郎、巡抚，不识汉文，好琐屑鄙事，自谓精能。巡抚广东时，因太后六旬万寿，人都祝嘏，方希大用。时内地及京师，尚普用生银以钱两计，而广东独已早制银币。一日，刚传造币厂总办某道入见，卒然曰："为我制币三万圆，刻期必成，将携入都中。"苛道唯唯，如期制成，赍往，刚命收讫，默然不复过问，亦不言如何开支。某道不得已，列入解京项下报销。刚毅既至京，因内侍献于慈禧，且贿内侍万金，言于慈禧谓："刚毅知万寿时赏犒繁，特铸新币，以表敬意。"慈禧视币色光耀，喜甚，遂饬收入。宫中有宠者皆赐之，众争宝爱，念刚毅之能不置。寻刚擢户尚，入军机，皆三万银圆之力也。某道以解京报销，太后亦不过问。刚毅闻之怒，讽后任劾去之，以为宜赠己也。未几，清粮事起，刚奉命南下，凡江、浙诸省，无不被其搜括，公私为之一空。初，某御史言"江、浙地密人稠，开垦已遍，而赋册多列荒地，不报升科。当此国库支绌之秋，何堪再听隐匿？此皆污吏奸民，串通作弊，实有妨于国家惟正之供不鲜。朝廷宜派专使，遍行清丈，使地不隐匿，粮无虚报，庶几国用充裕，良民气平"等语。时方甲午新败之后，朝议正事罗掘，览奏颇动，遂交部议。刚毅时掌户曹，力主速办。朝廷遂简刚为专使，励行清丈，志在必成。刚奉命南下，与督抚会商办法，皆主畸零纠葛，骚扰民间，如操切行之，恐酿成祸变。刚以为疆臣有意忤己，大怒不听，乃自发单谕，饬州县自行履勘，无少瞻徇。时地方各长吏知其意在婪财，各集银数十万以贿之。事少缓，然意犹未慊，且搜索及仓库，日夜咆哮于藩署道库间。长吏苦之，乃更贿以若干，始偃旗息鼓而去。此行非特并未规画清丈方法，且于江、浙田赋之统计，未尝一窥也。但前后婪索数百万金，捆载而归耳。自经此搜括，江、浙财力为之大衰，而刚之私囊，充牣有余矣。及拳乱起，刚之家财，悉为联军

所得。有家人林某者，乘其将毙时，攫得十余万金，且窃其宠姬某氏，逃往天津。回銮后，设金店于东城及前门外，居然面团团作富家翁矣。顾其后辗转，生一趣闻，亦足见天道之好还也。林某既得宠姬如夫妇，常车马出游，以炫其显赫。某少年者，宗室子也。幼曾出入刚府中，识某姬。偶见于香厂中，知为林某所得，大愤曰："恶奴敢尔？吾必取而代之。"顾以事无佐证，力难发其覆，计不如以术诱之，施以离间，则彼雌雏必非林某有矣；雌雏既去，金将谁属。于是大施其吊蚌之手段，不旬日而宠姬果人少年之手，渐恶林某如眼中钉。一日，林某愤与姬争，姬亦盛气相向曰："尔何人？此刚相家财也，尔何人？"于是立往金店及各铺中，宣布林某罪状，嘱于各手续契约中取消其名，仍用刚氏名义。林某惧，愿分一席地，不敢争主权。姬不许，令人闭置一室中，不与饮食，未几毙命。姬竟与少年同居，如夫妇。不一载，少年挥霍其产殆尽，姬郁郁得病死，少年仍一贫如洗焉。

刚毅既不甚识字，而又不肯自安拙陋，遇文人且欲自炫其能。尝在江苏与某抚纵谈，岸然曰："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何谓'刚复'我实不解。"盖误"愎"为"复"也。刚粗鄙不文若此，而独与翁同龢善。盖翁愤于李高阳、孙毓汶等之以文法相龃龉，乃奋然曰："读书人颟顸，不能治事，治事还须蕲不识字者。"以故既入枢垣，便援引刚毅，谓其朴直，可任使也。然刚知贪婪而已，其心固甚无良。翁虽援刚，刚既得志，不以为德，而反倾翁。翁亦无如何，惟诙谐以寄其愤慨耳。刚于文字固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盖普通知识不完也。一日，尝偕诸大臣入对，刚力陈总兵龙殿扬之能，谓该镇系"奴才之黄天霸"。众咸匿笑之。翁退，乃诘刚曰："龙镇是公之黄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刚无言。刚又尝语："人凡求治，何必学问？但实事求是，即平生大经济也。如某之一生只作破承题，且亦旋即弃去，不屑为，而今备位宰辅，与彼咬文嚼字，辄夸下笔千言，而落拓穷途，一身且不自保者，何如？"闻者亦不屑与之辨难也。尝于度岁日，命其幕宾作春帖，粘于府门，所拟者均不洽意。一学究为府中录事，妄希荣宠，亦撰一联进呈。刚忽激赏曰："还让此公。"乃命书之。下联为"花暖凤池春"句。"池"误作"墀"，盖学究抄袭旧本，以讹传讹，刚亦不解也。他幕宾见之，相率辞去，谓："吾辈不甘为白字先生分谤。"刚亦听之。刚曾为云南按察使，忽欲沽名，乃命人编刊《官场必读》，遍赠僚属，且携至京中赠人。展视之，则率载札咨、呈移、告示等程式，了无他物，见者无不失笑。刚以查库，至江宁调查盐务厘金及地方行政簿，繁如牛毛，昧昧不能省视，则举告曰："但使五岸督销，增认若干。各地方田赋、杂税增额若干，则我事好办矣。"有厘金总办某道，欲固其位，请月增十万金，刚既诺之矣。忽某道挽人进言："可增至十二万金。"刚曰："尔速取金来，我夺彼与尔可也。"保甲局岁费止六千金，刚曰："此属糜费，何益？不如裁之。"后盗贼白昼横行，绝无防卫，不顾也。初，江宁藩司弗审刚意，闻刚至，日督员吏会计钩稽。时盛暑，刚急欲入都覆命，见状不耐，乃曰："君奚徒自苦？天下事殊易办，日只须两句钟，着坎肩，挽将辫子，一小童掌扇，则诸事毕矣。"藩司会其意，乃润色了之。刚喜速成，束装而去。闻藩司所赠亦不下二万金也。庚子联军既入京，汹汹索罪魁，刚知不免，乃谓人曰："君辱臣死，今两宫西幸，辱矣。我为国家大臣，敢不死？"乃绝粒。痛饮五色瓜汤，腹泄数日，遂死。

毓屠户　六则

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以能治盗名，名为治盗，实殃民也；自山东巡抚以至为山西巡抚，以能排外名，仇教杀人，借残酷自鸣忠愤，名为排外，实召侮也。而其最昏诞者，即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初，毓知山东曹州府。曹多盗，毓至曰："是易治也。"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琐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笼骈列署门，若仪注然。某君语予：某岁曾以事过曹，甫及境，哄传"请看毓屠户捕盗。"出观之，十余卫兵汹汹搜一旅邸，得槁项黄馘者十许人，缧绁牵曳而过。或叹曰："是十许人者，不逾一昼夜，俱送入鬼门关矣。"予骇然，意谳盗定罪，往返亦须数日，安得一昼夜即骈杀尔许人？且其间或有冤者，亦须分别鞫讯。然众语如此，不可不一究竟，逡巡往观之，至则太尊高坐堂皇，略问姓名履历，即厉声曰："站！"站者，立人木笼之简称也。四大笼既有人满之患，其余殆可以候补资格，苟延残喘矣。岂知二门内尚有罗列者六，适符全数。于是十人之生命，一日之间断送而有余。予不忍再视，遂阑珊归寓。明日，往视之，则累累之尸，正如猫犬野盖，横拖倒曳而出，云将投入深谷中。尚有一二呻吟于笼中者，众咸啧啧称为好身手也。予乃语友人："功令：州县治盗，须详禀上官，得批复而后定谳。即近岁有就地正法、便宜行事之例，然亦非府、县所得擅主，何毓之能有此特权也？"友曰："斩绞之刑，始谓正法，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若站笼则本非死刑，可以无俟请命。然往往速死，此乃比于格杀勿论之例。因前岁此地劫去饷银数万两，朝廷震怒，特谕州、县治盗，格杀勿论。毓素以武健严酷著，简授曹府，陛见时，自请便宜行事，务使盗风尽绝。故站笼之设，乃奉朝旨特许，仿佛视同化外。上官所不过问。即《周礼》'刑乱，国用重典'之意也。"予曰："然则是否真盗，可不问耶，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友曰："此则非予所敢知矣，请还问之府尊。"又明日，遇毓于某巨室中，或问治盗事，则岸然曰："予到任两月，站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曹人诚强项哉。"越日，予去曹，闻后杀千余人，暴民骤起，欲围署戕官。某镇救之，始逃而免。毓以能尽法惩治，蒙太后特达之知，不三岁，洊升巡抚。山东故多盗，熟知毓之好杀无厌，不敢复攖其锋。忽一变面目，而以神术习拳，且移其劫掠之能力，以仇洋教。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乃亦大变其面目，举前之斥为化外者，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按：拳匪初起，承八卦教之遗脉，大都在博山、堂邑之间，设坛练拳。初不甚盛，且畏官府之诘责，不敢公然有所作为。自毓贤以仇杀教士之主张为正当，于是踪迹渐肆，徒党亦渐众。其人皆持大刀往来，声言非杀尽洋鬼子不可，因名其会曰"大刀会"。然溯其原起，实自李秉衡始。毓贤为藩司时，秉衡任巡抚，以仇教相切磋，因是亲善。时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以秉衡奖励大刀会，致酿此祸，非褫秉衡职不可。朝议亦主排外，执不允，但调秉衡督川。德人憾不已，遂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去日，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及

秉衡去，毓果得代，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随，后先媲美也。拳匪探知毓意所在，大肆劫掠，于是有所谓“朱红灯”者出现，揭竿悬旗，昌言灭教。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治查办，匪起抗拒，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劫掠教民数十家。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盖此嘉名实自毓所赐也。后毓入都，闻士大夫多斥拳匪者，惟刚毅等与己见合，乃倚为盟主，以攻反对者，辄大言曰：“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其一即我是也。”其敢冒不韪如此。时拳匪树“毓”字旗，焚劫无虚日。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毓保护，毓均置不问，匪势益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袁世凯代为巡抚，拳匪遂闯入直隶境矣。毓贤入都，得端王、庄王、刚毅之赞庇，气焰张甚，辄谓：“朝议太无主张。”阴斥枢臣之媚外。每与端、刚等论议，历述义和团之忠勇可恃，端、刚等遂据以入告，乃仍用为山西巡抚。拜命之日，拳匪额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盖卫军数十人，皆拳匪首领，早以佳音报知团中矣。自是，山西始有拳匪踪迹。毓乃如饮狂药，自称义和团统领，盖愤于山东之被黜，激而倒行逆施之举也。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毓贤痛斥之，至欲列诸弹章。于是郡、县承风，莫敢诋拳匪矣。

毓贤在山西日，与端、刚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云云。其风颠不经，皆此类也。端、刚等叹为义士，隐然倚若长城。故总署迭接外使责言，请撤换晋抚，中朝俱置之勿问也。李莲英语人曰：“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敏贤闻之，益喜自负，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谆谆如训子弟。拳童跳踉索钱帛饼饵。毓命与之，谓其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皆艳羡垂涎，于是无业游民纷纷请习拳。即小负贩者，终朝劳动，不获一饱，亦推担而起曰：“盍习拳？习拳可立富贵。”既愈集愈众，署中应接不暇，毓亦厌苦之，乃令各州、县分给钱米，不复直接供应矣。州、县敢怒不敢言，或毅然不与，则拳匪围署滋扰，汹汹欲火庐杀人。此等案日辄数起，毓置勿问也。拳匪向州、县无所得，则仍来抚署环求。毓乃接大师兄入署，与商安插拳众善法。绿舆朱盖，尊若贵宾。大师兄亦居之不疑，与中丞公分庭抗礼。及开议，毓长揖就教，大师兄曰：“吾已与部下约：凡得教士产者，以十之三赏首功，十之三分赐各兄弟，其四入团为公费。此后老公祖但奖励团众，许以便宜行事，通令各地方官勿加干预，则彼等饷项充足。取鬼子不义之财，供同胞倡义之费，一举两得，永不复烦公祖抚恤矣。”毓大喜，啧赞为“办理有法，果然天诞奇才，安内攘外，保佑大清，此国家之福也。”是年五月，拳匪扰直隶，联军攻天津，东南各省自保，袁、许等以祸日亟，请速保护使馆教民，勿召外侮。朝旨两可。总署主外交，见祸切肌肤，乃不得不请旨保护教民。廷寄至晋，毓掷之于地曰：“此汉奸所为也，老佛爷必不信此，且端、刚等自有主张，岂至先后矛盾若此？”翌日，端、刚函至，则果饬其力庇团民，痛除洋贼也。毓语家人曰：“吾几为汉奸所误。”自此乃于廷寄中见保护外人及调和等词意者，誓不复入目，一意主庇拳仇教。六月，遂命大焚教堂，杀教士，太原为首倡。有最巨丽之教堂被焚，烟焰满城。毓登高观之，叹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不许，曰：“汝何人，敢违天乎？

且非吾有命，胡仆仆为?”

拳匪焚杀之惨，实推山西为最。盖他处皆拳匪自为之，其力小而弱，惟山西则巡抚为之主张，故其力厚而强也。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暗无天日，有目击者尚能言之。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且无力者恐祸及己，亦不敢有言，卒为拳匪所戕。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跑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仍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大教堂既焚，乃命搜获各分教堂教士、教民，令集一处。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围守，绐言将送之入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厉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粟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糜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等处，拳匪之势几遍全省。毓虽刚愎，而惧内甚。其夫人亦仇教，胡杀戮之惨，无与挽回者。闻后亦知杀女教士之惨，命于女子暂缓。而拳匪得志，乃不从令矣，毓妻卒发背疽，死于晋。联军破天津，报至，毓自请勤王，将率拳匪出发。然其意亦畏洋兵，不欲果往，意端、刚等欲使己为外应，必不令其入京也。无何，朝旨下，命统军来京。毓大懊丧，阴讽晋人吁留，拳党亦不愿毓去。朝旨敦促不已，始议就道。濒行，延大师兄等入署，置酒与别，且嘱之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时联军已破京师，两宫西幸，毓遇之于途次。太后已有悔意，不愿见毓，命暂回本任供差。毓语其家人曰：“吾将得祸。虽然，成败有命，吾何悔哉!”

八月，李鸿章奉命议和，德国要求第一件在惩办罪魁。案中声言山西杀戮之惨，为各省最。朝旨乃令毓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时各国以罪魁未经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朝旨乃将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乃有归结之一日矣。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折回晋境时，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劫掠之事，视为惯例。各属亦不复上报，而毓亦知忧惧敛迹，不复如前之兴高采

烈。惟拳匪羽翼已成，急切不肯收束，且鸱张益甚，见毓之惧祸灰心也，日聒于抚署，谓："京中消息，纯系汉奸谣言，实则京中使馆已焚，洋人尽杀，指日可望太平，统领不必愁烦。"毓被聒不已，乃曰："朝旨亦可假冒耶？尔等速自为计，毋溷乃公。"拳匪知不复可混，乃啸聚各乡，为攫金鸟兽散之计。是时，州、县强项者，始不关白上官，自行痛剿，毓亦不过问。有平遥令某者，以家财激励死士，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骈诛之。拳匪欲报仇，诉于毓。毓曰："尔辈劫掠为生，即非义民，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尔辈须往查明皂白，吾始可为之代办。否则，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劫掠者，王法所不赦，吾安能庇尔辈？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且夕待罪此间，尚能为尔辈护符耶？今本省洋教已尽，尔辈宜往京师、天津、山东一带，奋其义勇，自树一帜，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拳匪语塞，但求抚公怜悯，发给遣散之资，令兄弟辈各寻生活。毓曰："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语毕，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拳匪乃谢曰："公真清官也。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且公行有日，兄弟辈尚当醵资为公寿，公毋自苦，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保公无罪也。"毓谢之，且嘱其勿尔，令朝廷生疑。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

罪魁惩办之旨下，秉衡、刚毅已前死，惟赵舒翘、毓贤尚存，宜立即正法，以谢外人。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将行，寻又得抵甘肃即行正法，着何福坤监视行刑之旨。李廷箫为晋藩，附和毓声，纵拳戕教。既得正法之旨，持以示毓，毓曰："死，吾分也。执事何如？"廷箫知不免，元旦日，仰药死。拳民欲留毓，或又劝毓据晋，率拳民以叛，毓皆不允，且曰："吾本忠于朝廷，若此，则前日之清勤忠恳，尽付东流矣。"盖犹自信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也。抵兰州，兰之士民亦多信义和团者，谓毓无罪，以伏法为冤，集众欲代请命，求朝旨贷一死。毓移书止之，谓："已杀洋教士时，已办一死；今乃不成，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众感其言，或有泣下者。时毓之老母年八十余矣，留太原，惟一妾随行，知行刑有日，乃逼令自裁。妾缢，视其既死，笑曰："彼乃先驱狐狸于地下也。"旋自作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书之悬于逆旅，众或传抄之，忠臣好官之名，颇震一时，识者或嗤之以鼻。然当日毓狼狈之态，亦殊可怜也。正月初六日，何福坤至什字观，呼毓出。毓尚未朝衣，知何来即将行刑，乃请整衣出看，何许之。毓殊不畏缩，及出，随从武员即举刀斫之，伤头不死，毓负痛连呼"求速死"。仆怜其宛转，助之断项，众为集资收葬焉。或追叙其杀洋教士之惨状，乃叹曰："如此而死，犹幸也。"

寇太监

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顾连材忠耿持正，视莲英之贪邪婪贿，作恶无厌者夐不相同，初，连材稍读书识字，尝究心于君臣大义，谓："己惜已身为刑余，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亦不当与士大夫交，为朝廷羞。惟既给事宫廷，亲近人主，自当尽吾职分，令人主安适康健，为天下臣民造福。所愿如此，其他奢望，不敢

存也。且令人主知吾辈中尚有良心，非可一概抹杀者。”其志类如此，故平居作事谨慎，保护幼帝起居服食，无不诚敬。光绪帝自幼入宫，不能得慈禧欢心，体极孱弱，饮食衣服，慈禧绝不怜顾，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惟连材热心调护，帝幸得长成，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中略言：

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饥渴寒暖，从未一问。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得无失所。及东太后上宾时，帝甫十一龄耳，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连材无状，不敢专擅，但于心不安，亦万不得已，乘间进言于西太后：“衣食宜如何整理，勿听帝自主。彼辈不能尽职，帝年幼，不知施以赏罚。早晚寒暑，漫无节度，或衣垢不浣，或物腐充食，有伤政体，请太后为之查察。”太后反责连材多事：“汝尽职可耳，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曾不及一乞人儿。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未尝不痛哭欲绝。自帝御极，以至福晋卒时，二十余年，母子终未获一面也。西太后之忍心如此。后帝患痼疾，精神痿败，不能生育，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

哀哉！连材所记之言，大致如是。李莲英甚憾光绪帝，以尝受帝之呵斥故。而寇太监忠于帝，故莲英深恶之。西太后之恶寇太监，则莲英与有力焉。戊戌之变，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寇微有所闻，蹙然曰：“此事发之太骤，恐难得圆满结果。且吕禄握重兵久，根深蒂固，一时不易猝拔。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诸人，皆数十年旧宫僚，资格甚老，门生故吏极多，亦非旦夕所易推倒。今帝所恃者，谋臣则一新进之康，兵师则袁世凯。袁方将受荣之卵翼，安能使之反抗？此事若不熟筹，恐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虽然，我一刑余贱者，纵剀切言之，亦乌足动听。”于是忧形于色，寝食俱废。帝向知寇之诚恳，凡服食起居，非寇在侧不欢。忽请假数日，知其病剧，乃遣人召之入，询所苦，寇曰：“奴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恐有伤玉体，故不觉悲戚。念曩昔圣躬之孱弱，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今当宵旰忧勤，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皆奴才之罪也。诚惶诚恐，无地可以自容，故不觉至此。”帝觉其宛转陈词，中有微意，乃曰：“子第自爱，幸速愈，容联思之。”寇因泣抚帝足曰：“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唐中宗之事乎？一误再误，国与几何？谋定后动，策之上者也。”帝曰：“联知子忠荩，故能容子言。否则，此何等事，而可令宦寺闻之耶？子姑退，朕自有命。”寇退，谓其徒曰：“吾既言之矣，帝苟有不测，吾必死之。”及事泄，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请祖训，奉太宗御棍，将笞帝死于门下矣。寇闻耗，大惊，力疾驰往恭邸求救。昌寿公主闻之，是夜叩西苑门，踧请太后息怒，始得囚帝于瀛台。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必有人走告。李莲英知寇监所为，诉于太后。太后怒曰：“此贼留之不祥。”命人执以来。讯之，抗辨不屈，乃处以极刑。

刘太监

慈禧之残忍不德，更仆难数。其对于失欢者固睚眦必报，而奄寺宫人，命等蝼蚁，更罔不受其荼毒。自李莲英专宠，失宠者必置之死地以为快，然无若刘太监之惨者。先是，大内蓄毒剂至多，其毒性种种不一，奇异出人意表，不独宋祖之施牵机药于李后主，为历史上之奇谈已也。闻其药有服之数年而始毙者，有人唇立绝，毫无伤痕者。以视鸩、砒，

直寻常菽粟耳。相传悉系明代遗物。孝陵之诛翦功臣，成庙之剿绝孝康诸子，大都皆将此物。至孝贞上仙之速，度即此物之为祟也。其后十数年，始有刘太监之奇剧。太监刘姓，忘其名，众以其性行迂缓，而城府极深阻，故侪辈俱戏呼之曰“阴刘”。刘入宫，迥在李莲英前，得太后权宠，亦初在莲英右。及莲英得志，刘宠始稍替。然以资望，究在李上，宫中诸小珰莫不尊事之。那拉氏之起居、服食、嗜好，刘最粗悉。李初恒谄事刘，窥窃其术，学步无所不至。刘固不肯尽泄其秘，然莲英性乖巧，一颦一笑，无不为东施之效也。久之，后意渐移于莲英。又莲英年少，貌虽不美，而作态妩媚。后性恶老，阴刘之不敌莲英，势也。然以习惯上之关系，宠虽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遇故事莲英不能了然，辄曰：“问刘，刘必稔。”刘以是持李短长，莲英积羞成忌。刘、李之间，势遂水火。莲英意非去刘勿快也，乃用其惟一之术，时时谮刘于太后前。顾刘亦工心计者，语动最周密，凡莲英所抵之隙，无不先事预防。李虽百计倾轧，终归无效。乃一变其计，为暗箭伤人之伎俩，阳修好于刘，而阴实谋之愈亟，刘果防之稍懈。一日，刘忽以事失西太后意，大受谯诃。李乃乘机中西太后之所忌，竭力媒孽。西太后果大忿曰：“是人殆不耐活矣？”一日，御便殿，召刘至，叱使长跪，数其罪至数十事，曰：“此可杀否？”刘自审为莲英所倾，必不免，乃崩角曰：“奴才诚有罪，当万死。求佛爷悯三十年犬马微劳，使获全尸，于愿足矣。”西太后沉吟久之，曰：“子且退，予有后命。”因咤侍女引刘至殿下一小屋中，反扃其户。刘既去，西太后忽笑顾诸侍女曰：“今日有一新鲜活剧，赏尔等一观。此剧固数百年不易见也。”因令于某号室内开某字号椟中，有玻璃箧扃镝极严者，取以来。侍女如言，奉箧至，西太后自揭衣囊，探其中出一小钥，制绝精巧。及启箧，则中有大小玻璃瓶十余事。太后检视良久，取一小瓶，高仅寸许，中仁淡红色药屑如粉，乃以法去塞，倾药粉入一酒杯中，约止分许，和以水，曰：“持此令刘监饮之。饮毕，令其安卧勿动，汝即来复命。”侍者受命往。有顷，返曰：“刘监得药，即叩首谢恩，然后服。服讫，即遵旨安卧矣。”西太后颔之，越炊许，忽语侍者曰：“汝辈欲观奇剧，此其时矣。世界新幻戏，当无如此之巧妙也。”众奉命，相偕入小屋中，启户入视，则刘已不知何往，疑其遁也。惊极，几大号。忽一女子左右视，顾见炕上卧一小儿，亟谛视之，即刘也，已缩小如初生婴，长止尺许。抚之已僵，而肤色悉如平时，绝无遇毒状。众乃大慑，有因惊致疾者。西太后闻其状，乃吃吃笑不已。甚哉！其残忍乃过于吕雉、武曌也。

端王与溥儁

拳匪之乱，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而为之枢纽者，则端王与大阿哥浦儁是也。初，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太后常言：“端王载漪秉性忠诚。”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端王性粗暴，绝无意识及威仪，惟见太后极醇谨。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太后谓为忠诚者，盖以此也。初，太后欲废载湉，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乃思立储以俟机会。时文廷式、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李故骨鲠，在朝列，慈禧颇敬惮之。己亥冬杪，两广总督出缺，命鸿章往任事。故事：京大员外放，约半月始行。李始陛辞，命下督鸿章殊急。鸿章抵粤未几，某日，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本日有立储事。”某询：“奚至？”法领谓：“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

政府转安南法督，更电粤，故知之。”某偕司道谒鸿章。故事：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时鸿章去京日迩，且此大事，无不先奉诏者。鸿章闻言良久，曰：“宁有此？吾未奉诏，而法领先有闻乎？”午后四钟，果奉诏。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太后之专擅乱政，不恤人言至此。溥儁顽呆肖其父，慈禧笃爱之。不乐读书，惟时与内监为嬉戏。及拳匪祸起，尤狂妄附和其父。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大呼帝为“鬼子徒弟”。太后闻之怒甚，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知之，大恨。翌日，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找寻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端王等大呼：“请皇帝出来，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声为太后所闻，正问讯间，又闻群呼：“杀洋鬼子徒弟。”太后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太后大怒，斥端王曰：“尔即自为皇帝乎？胡闹至此，亦复成何体制？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即谓可任意攫取？此大误矣。速去毋溷。帝位废立与否，惟予有权。尔若依尔子为储贰，遂肆行无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尔不自量，予顷刻即可废之。尔速领此等人出走。苟不奉旨，不得入也。尔知罪，速叩首请罪而去。”端王大惧，叩首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立即斩首。于是人人震惧，不敢觊觎非分矣。大阿哥曾谓太后曰：“请护送太后往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太后斥之，然大阿哥终不悛也。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着武装。常出外观剧，戴金边毡帽，内着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伶人、混混等多相稔。颇工马术，亦善音乐。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登台代之。怪状劣迹，殆难悉数。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不待罪魁之惩办，早有废立之意矣。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俗呼“打水撇”者是也。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乃骂曰：“宝座是咱所坐，尔敢阻挠耶？”太后闻之，心恶其粗鄙。及和议成，端王降庶人，编发新疆，大阿哥遂废。然太后犹怜悯之，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

荣禄与袁世凯　四则

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为步军统领，旋犯嫌疑，褫职。未几，为西安将军，崇文门监督，洊升大学士，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刚毅与同列，乃言：“外患可除，富强易致。”慈禧深信之。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迥不相侔。当拳匪之乱，荣禄颇依违其间，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俾和议可成，未始非其功也。当刚毅请攻使馆时，荣禄授董福祥、张怀芝等以意，使勿力攻，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以智术全身，此其所长也。刚性傲狠，日督兵攻使馆，每午十二句钟往，互击枪数排而退，若符契然，刚粗莽勿察也。一日，酷热，战兵退，刚乘骑急遁。骑遁，坐草间，气喘欲绝。某司员道经，见而讶之。刚遽摇手曰：“勿道！勿道！”时乘骑奔逸，已数里矣，其呆如此。荣禄知之，亦勿劝也。及两宫驻西安，粤人某献石屏，绝新异，慈禧拟赏知县。荣禄持不可，曰：“惟名与器，勿可假人，矧官乎？今进石屏赏知县，倘更重于石屏者，朝廷将何以赏之？”遂反其献。荣禄之识，于此可见一斑矣。当拳乱盛时，端、庄二王屡矫旨，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谓：“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鸿章欲人

都，禄电江、鄂二督，嘱缓行，俟后命，盖知端、庄特欲害之也。又禄以谋阻废立，因与刘坤一、瞿鸿机、张百熙、魏光焘等益相亲，其能知人、持大体又如此，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未可厚非也。

戊戌政变时，新旧胜负之枢纽，实操于荣禄之手，而拨其机捩者，则袁世凯也，然此中亦有天运焉。假使袁竟杀荣，除太后，满洲可以不亡，中国时局，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重建共和亦未可知。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则荣禄之人才，当然不致归于失败。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乃天诱其衷也。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相抗？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耶？事实上论之，固为袁奉密谕，驰往天津告荣禄，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袁世凯何人，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微闻其语，报与太后，特外面佯示镇定，以观其变耳。此非理想之词，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即非康谋，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特其后又深入一层，酝酿以成康谋，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袁世凯早入彀中，幼稚之帝不知，乃以矛攻盾，安得而不失败？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

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

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一九〇三），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又有杨锐一摺，参太后罪恶数端，并及太后私事，罗列多人，荣禄亦与焉，余皆显要之人。摺后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以为嘲笑。太后见帝朱批，知帝参预隐谋，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异也。杀六人之旨，乃太后亲笔，荣禄助之，但其名仍出于皇帝。此谕以朱笔书之，以示重要，谕云：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

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遛辇下，搆煽阴谋。若非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实后党所拟，而名义则由帝出者。太后既惩办新党后，拟行幸天津，视察租界情形，兼事游览。荣禄力谏，言党事初定，不宜轻动，恐有危险。太后允之，下谕收回前旨，并颁赏于北洋军队。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训练颇勤也。荣禄入京后，直督以裕禄补授。其人极顽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后天津拳匪之乱，实所酿成，其去荣禄甚远矣。

西人之论如此，尚不失荣禄之实际。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凯既背帝求荣，帝一生之命运，即由于彼之掌中。故帝崩时，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已为摄政王，复仇之权大足施展。于是立罢袁世凯职，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军起，仍起袁为内阁总理。于是得乘时际运，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迹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术足以济之。其深谋积虑，宠辱不惊之态度，实师荣禄，而野心勃勃，则又过之。予别撰《袁氏外纪》及《洪宪小史》二书详之。

控鹤珍闻　十则

予友著《濛汜室随笔》，记同治帝遗诏立载澍，李高阳负恩事甚详，颇与外间所传帝崩时景象有异。先是，同治帝将立皇后，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西太后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秀绝侪辈，而举止殊轻佻，孝贞及同治帝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孝贞深喜之，密询帝意安属，以崇绮女对，册立中宫之意遂定。顾西太后独深恶之。穆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后，后背诵如流，上益喜，故伉俪甚笃，燕居时曾无亵狎语。西太后以穆宗之敬后而薄凤女也，益忿怒。每后入见，未尝假以词色，

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禁穆宗不许入后宫，欲令凤女专夕。顾穆宗亦不愿常至凤女宫，遂终岁独居。有时侘傺无聊，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往往步出南城，作狭斜游。上辄自称江西拔贡陈某，与毛文达昶熙相遇于某酒馆中。上微笑点首，文达色变趋出，亟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上数日后见文达，犹责其多事。其后以痘疾，竟致不起，人传为花柳病者，实非也。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必先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候，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而弗纳，此盖沿明制。明世宗自杨金英谋叛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也。穆宗患痘，已稍愈矣，忽欲往慧妃宫中——慧妃者，凤女也——后不可，上固求之，至长跪不起。后念凤女为西太后所欢，苟坚持，他日必谮我为妒，此非美名，乃不得已，钤玺传谕，上始欣然往。次晨，遽变症，召御医入视，曰："疾不可为矣。"后闻之大悔。其后之决计身殉，固由西太后之凌虐，然亦未始不缘于此。穆宗疾大渐，一日，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鸿藻至，上即命启帘召之入。时后方侍榻侧，欲起引避。上止之曰："毋须，师傅系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入，见后在侧，急免冠伏地上。上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后亦哭。上又止之曰："此非哭时。"因顾后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后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上莞尔曰："汝知此义，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御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西太后者甚至。书诏成，上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粟无人色，即驰往西太后宫，请急对。西太后召之入见，出诏草袖中以进。西太后阅毕，怒不可谒，立碎其纸，掷之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入乾清宫，移时报上崩矣。载澍后来得祸，此亦一大原因也。尝谓高阳此举颇类唐裴炎之卖中宗。然中宗惑于艳妻，竟有以天下与后父之愤言。炎直言不获见听，激而为废昏立明之举，犹是人情之所有。然不旋踵而伏尸都市，妻子流徙。高阳则身受穆宗殊遇，岂中宗之于炎可比。而顾缩朒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乃竟以此策殊勋，蒙上赏，晋位正卿，旋参揆席，虽中途蹉跌，罢政柄，就闲地，而恩礼始终勿替，死后犹获上谥。以视裴炎，何祸福之不相同耶！天道无知，岂不信哉？此事关系觉罗氏兴亡大局者甚重，不佞闻之丹徒马眉叔，马客李文忠幕，固亲得之文忠者也。

宫中多秘药，其奇诞有出人意表者，不独前记之刘监所受毒药已也。咸丰中，贵阳丁文诚官翰林。一日，上疏言军事，上大嘉赏，特命召见。上方驻跸圆明园，文诚于黎明诣朝房，候叫起。时六月初旬，天气甚热。丁方御葛衫袍褂，独坐小屋内。忽顾见室隅一小几，几上置玻璃盘一，中贮马乳薄桃十数颗，极肥硕，异于常种，翠色如新摘者。私讶六月初旬，外间蒲桃结实才如豆耳，安得有此鲜熟者？方渴甚，遂试取一枚食之，觉甘香夐异常品，因复食二三枚。俄顷腹中有异征，觉热如炽炭，阳道忽暴长，俄至尺许，坚不可屈，乃大惊。顾上已升殿，第一起入见已良久，次即及己。无如何，则仆地抱腹，宛转号痛，内侍惊入视之，问所患，诡对以痧症骤发，腹痛欲裂，不能起立。内侍不得已，即令人掖以出。然尚不敢起立，并不敢仰卧。其从者以板至，侧身睡其上，舁归海淀一友人家中。友故内务府司官，习知宫内事。询所苦，文诚命屏左右，私语之故，友曰："此媚药

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即奄人服之，亦可骤生人道，与妇人交，药力驰则复其初。此必内监窃出，未及藏庋，而君误食之尔，然亦殆矣。”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友某，满洲旧族也，一日语予：“欲观古画乎?”予欣然诣其第，茗谈良久，殊无出画意。予不能耐，亟请焉。友笑曰：“此岂可轻易取出者？子当少安毋躁，俟老人睡，始可出。”所谓老人者，盖其父也。予唯唯不之异，想其父宝此画甚，吝示人耳。又久之，延予晚膳讫，纵谈他事。至夜分，予将告归矣，乃命仆觇太爷安寝否。仆报已寝，友始入，良久，捧一古锦匣出。什袭珍重，异于寻常。及出，则册页也。突翻视，不觉失声，盖所绘者满园春色，公然为妙肖之秘戏图。图凡十六叶，备极淫媟诸态。而其男子，则皆为一伟丈夫，须眉生动，十六叶无毫发殊异。女则丰癯颀短，无一不备。装潢精美，确系内府藏本。予舌挢神悚，不知曷以有此。友乃指画低语曰：“此伟男即清高宗圣容也。”

慈禧最爱华美奢侈，故不得不婪财黩货。其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所罕见。皇帝每问安一次，内监必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宫眷侍奉太后，亦必有孝敬，始得安其身，否则饱受凌虐，复不许告退。家素丰辄苦于津贴，贫瘠者更因以致命。若近侍臣，以至外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者，或赐膳观剧，悉应纳金，等级至繁，有多至十余万者，称为宫门费。清介无积蓄者每不屑为，则亦因之失慈眷。南书房翰林，本内廷文学供奉，俸入至清苦，且为翰林高选。凡遇宫廷赏赍词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经手内监知有获，始允进呈，即邀御赏，否即沈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又每遇太后、帝之生辰及三节朝贺，王大臣及外省督抚，例进如意，或贡珍物，由内务府内监递进。其过手费辄万金或数千金不等，至少亦数百金。闻甲午岁刚毅运动入枢垣，制铁花屏风十二面进御。时中外馈献多，太后懒于遍阅，辄命内监照收而已。而刚毅必欲太后赏阅，贿近侍数万金，因置屏风于宫中御道侧。道驾过，内侍奏：“刚毅进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否?”后颔之，命置寝宫，自此眷遇益隆。又商约大臣盛宣怀入为邮部侍郎，进江南贡缎及金银器皿等，宫门费至十万金云。故内侍等无不称颂盛宫保者，慈眷之隆，正由于此。又闻内侍婪贿，李莲英为之魁，须独取十之七，其三成分给各内竖。则皆其党也，不敢有异言。光绪帝之内监，则类多清苦异常，宫中有“冷皇帝、热太后”之暗号。综计李之家财，于庚子后八年中所得者，约有二百万金镑。盖其先颐和园修造时侵蚀之费，尚不在内也。而慈禧所自积之镪，始终未悉其确数，或言计共二百兆两。盖彼雅喜囤积，外无发放，故无人知其婪贿之总数。惟亲信内宦掌之，其人则李莲英。是讳莫如深，自难窥其底蕴。庚子联军之入都也，日本由大沽拔帜先登，首据颐和园，以保护为名。盖踵庚申英法联军故事：圆明园宝藏，悉为二国所获，分三等收取。高等归献国王，次由各军官、军士分得，最次则左近无赖贫民得之。除宝藏勿计外，实装载马蹄银三轮船有半。各邦起而责难，仅斥一小军官，而银遂尽入于东京之国库矣。十数年来，日本胜俄与扩张海军等费，实以此款为之主，而二百兆赔款为之辅耗矣。哀哉！中国之财，丧于牝朝也。闻宫中金库悉储金，戊子岁已有八巨楹之富。后属谁氏之手，虽不可知，然李莲英实其大蠹也。隆裕时所受贿赂，虽无慈禧之多，而亦不甚清淡。据知其中秘者，皆言隆裕喜发放生息，与慈禧异。然此亦可见财源之日促矣。隆裕倚滇中妇人缪素筠为左右手，缪供奉如

意馆垂三十年，工绘事，亦慈禧旧人也。缪为发放各票庄银行生息，然不得裕数，但知缪经手而已。庚戌岁盛宣怀入都，人皆觊得邮传部尚书，实因载泽之招致。载泽妻桂祥女，隆裕之妹也，与宫闱有密切关系，遂以九千六百万两托盛向外国某银行存放，而以盛为经理人，出纳皆主盛。溥仪既退位，闻洋行有倒账之说，否则盛亦发钜财。盛本狡狯，诚伪难必。滋可叹也。

李莲英于拳匪盛时，气焰张甚。及联军入京，两宫西幸，太后时时怨詈，气稍衰。又遇岑西林之摧折，几有一落千丈之势。然小人之技，以阴柔含忍胜。不二月，岑出于外，莲英之宠用如故，且加炽焉。于是大肆其婪贿之伎俩。在西安行宫时，有时召见大臣，李胆敢不传太后之谕，直说自己“累了，今天公事多得很。”大臣莫敢谁何，太后亦不知也。南方诸省进呈贡物，皆先送李总管处，奇珍异宝，积如山丘。其贡银者，太后取其半，李取五分之一，余交荣禄为发饷之用。此际因无宫禁规制及亲王大臣等之纠察，李权益膨胀。故李意不愿回銮，且恐使馆所开罪魁名单，将己列入，回銮后即如瓮中捉鳖，此亦阻挠回銮之大原因也。时令其心腹内监蔡姓者，探京中消息，每日必报。后得庆王函，知李名不入罪魁，始不阻止回銮。可见慈禧之行止，亦为彼所主持矣。闻当日各省解银约五百余万，皆由李及其手下孙姓内监主管，抑勒婪索，无所不至。一日，湖北有解银至，皆系元宝。李命孙监秤之，谓成色不足，须补水。委员辨曰：“湖北元宝皆足色，不致有错。”孙监怒斥曰：“你解过几次贡银，知道什么?”委员惊惧，然仍争言不致短少。孙监大怒曰：“吾知尔之意，必以为老佛爷之秤是膺鼎也。此尚可恕乎?”正持秤欲击之，太后闻之，走出，令孙监移银入内，亲平之曰：“予意近多走漏，故令太监覆视。免予受欺，无他意也。”委员懊丧而去，遇内务府大臣继禄，诉之，继曰：“我知尔已受苦。虽然，近日老佛爷防内监甚严，彼辈所望亦不奢，尔姑恕之。彼辈所蓄，殆已为拳匪劫尽矣。”委员不敢复言，太息而出。又粤东有进呈贡物二十四种，内监因勒索门包，退还九种。委员大惊，恐将来太后必责以走漏，不得不厚贿之，始允代呈。凡此弊窦，京中固常有之，而于西安行宫为尤甚。又内监多倾轧光绪帝以媚太后，常造种种谣言，以表襮帝之恶名。外间所传帝年虽壮，犹有童心，恒与内监捉迷藏为戏，见太后至，则退匿屋隅。或有时动怒，则如发狂，辄掷磁器投人，伤者累累。此等谣言，实皆莲英所编造也。回銮后，太后渐倾向新政，莲英亦见风使帆，变其旧说，自称赞成维新，于军机所定之预备立宪程序单，彼亦公然附和，可笑也。然其奸滑之意，辄露于词色，彼敢以太后之变法为戏谈，乃曰：“我们现在也成假洋鬼子了。”太后闻之，殊不怒而笑。妇人之见，诚不可解。后有两广督臣陶模奏请裁减太监。莲英先知之，竟匿不上闻，直俟运动成熟，知太后决不允从，然后呈进。其把持之毒焰，可畏也若此。太后崩，莲英年已老，犹拥厚资，与士夫往来，富贵福泽兼之，历史上所罕有也。

光绪帝得瘭疾，或云不男，故皇嗣终虚，然与珍妃感情甚挚，殆所谓非肉欲之爱欤?珍妃才色并茂，且有胆识，实女子中不可多得者。惜埋没宫闱，厄于牝朝孱主，不克尽其才，虽然，名已传矣。庚子之变，联军警信至，太后寅初即起，拟即西幸，身着蓝布服，如乡间农妇，且令改汉妇妆，梳髻如南人饰。且叹且语曰：“不意有今日也。”命雇平民骡车三，召帝与妃嫔齐集。将行，珍妃昂然进曰：“皇帝一国之主，宜以社稷为重。太后可

避难，皇帝不可不留京。”太后怒甚，视之以目，忽厉声顾命内监曰：“可沈彼于井。”内监即取毡裹妃，欲持去。皇帝哀痛已极，长跽恳求，谓：“彼年幼无知，幸太后恕其生命。”此时太后怒不可遏，曰：“速起，勿言。此时尚暇讲情理乎？彼必求死，不死反负彼。天下不孝之人，当知所戒。不见夫鸱鸮乎，养得羽毛丰满，即啄其母之眼，不杀何待？”盖此语明斥光绪帝戊戌之事也。又曰：“予亦不欲挈之行，途中见之生恨，若留此则拳众如蚁。彼年尚韶稚，倘遭污，莫如死之为愈。”内监知太后意已决，遂持毡裹推之宁寿宫外大井中。帝容忧戚，不敢哭也。及回銮，慈禧见大井，忽追念珍妃。时推妃入井之内监尚在，乃斥之曰：“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惟必死珍妃，乃一时之感愤。今见尔，想见手推时之残忍，犹怦怦心动。”因谪此监于海子当苦差，人皆以为太后果仁慈也。其居心狡诈叵测如此。

庚子攻使馆未成，而拳民戕德使克林德，以致酿成大辱。今京师东城有石坊，巍然建于道中者，即此大辱之纪念碑也。当时不知戕者为何人，岂知竟有极风趣之奏闻，表明此主犯为何人者，而当日且为之表功。奇哉！当时京中都察院，亦万不可渝之拳匪罪魁也。闻都察院以此摺奏西安行在，留中未发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随扈之一官，得此奇趣之奏摺，即抄送上海各报登载云云。奏摺略曰：

> 日内有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内查出一时表，上镌“克林德图记”。当铺主人言：此乃一满人名安海者所质，其人住内城车店内。侦探名曰得洛，本族营定字第八队书记。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店内。以二三人先入内，立院中问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安海神志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安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巡逻，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者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金戒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寻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付德人，于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臣等思此事，理当奏闻。安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此奏不知何人领衔，想都老爷之英名，亦可与安海争光也。此奏若在端、刚时代，定得传旨嘉奖。

回銮时之景象，有一部分为《泰晤士报》所登者，极有风趣。兹节润其词录之：

> 十二月三十一日晓，全宫抵正定府，护送者马队一营，官员、太监甚众，行李箱件等载有三千乘之多。一时旅馆宿屋难容，从人至露宿。而天寒在冰点两度下，行人嗟叹，瑟缩流涕，下级官亦几无栖身之所。忽火起于行宫旁之厩中，幸即扑灭。一月三日启行，从人皆有无色。盖各怀归志，不愿居此受苦也。凡扈驾之王公、官吏，仆仆于冻裂不平之路中，状至凄惨。而太后、帝妃、总管太监

等，所行之路则不同。由西安至此，路皆碾以细泥，砥平鉴发，时刷以帚。铺路金每码（二尺五）需费墨银五十圆。平时道芜不治，至此穷极铺张，皆旧习之劣点也。然非此不足以表示专制国体之尊严。时太后自定九时半开车，盖太后最信吉凶，每行动必选择时日。且于家常琐细事，躬亲检量，绝不烦厌，虽执国权四十年，斯事不废，盖天性然也。时京汉路之特别车，已由公司定妥，帝、后于七时半即至站。太后至，帝、后皆跪接。太后见为时尚早，乃查点行李及接见官员，并接见洋员。太后甚奖洋员之周到。故事：帝后行程多秘密，不许参观。此次乘坐火车为破例，乃亦破例任人参观，盖亦开通变更之兆也。九时半启行，凡列车二十一辆，其次序则首为货车九辆，又有载仆役、骡轿等之车，又次为铁路办事人之车，再次则头等车二辆，坐王公大臣，次即皇帝之特别车，又次坐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又次即太后之特别车，又次为皇后、妃嫔等之特别车，又二等车二辆，坐侍从太监等，又头等车一辆，坐总管李莲英，最后为杰多第之事务车。时铁路总理为盛宣怀，其办特别车，费殊不赀。太后及帝、后之车，皆以华丽新奇之黄缎装饰之，各有宝座、睡榻、军机厅等。各妃嫔皆备有极厚之帘幕，思想可谓周到，实则各妃嫔皆愿眺览景物，此等帘幕亦不大用之也。太后极迷信，钦天监谓："择定正月七日下午二钟到京。"太后遂嘱杰多第，必须于此时辰到永定门，极为紧要，屡嘱不已。于是杰请示保定府开车，必在七时，太后许之。六钟已到车站，从人等之早更可知。顾天气极寒凛，夜景奇丽，人马战栗，绝妙晓行图也。诸臣以头等车止一辆，拥挤不舒，拟加挂一辆，太后不许，遂止。然太后仍亲到车内观察，问诸人安适否，众皆称安。上午十一点半到丰台，太后大喜，但仍以到京时刻为念，时以己之表对铁路之钟。杰多第于此地辞太后下车，太后甚赞其办理妥当。此第一次坐火车，极为满意，言日后当再乘之。又言："芦汉通车行正式开车礼时，当亲临观之。"赏洋五千元以酬铁路执事华、洋诸人之劳，奖杰多第以双龙宝星。占者言太后当于马家堡下车，且可遵祖宗遗制。故日中太后即下车，由永定门坐轿进城。一路繁华，然不胜今昔之感也。当太后下车时，停车场有极大之篷，装饰美丽，中有金漆宝座，以备迎接两宫之用。京内大员数百人，候立此地；另有一特别处，款待西人。车且至，远望三十余辆长列车渐近车站中。由车中一窗得见太后圣容，正察看周围之情形。在太后旁者，则皇后、妃嫔及总管太监李莲英。诸臣见太后已到，皆跪地上，西人则皆脱帽。第一人先下车者为李莲英，即往检点随带各省贡物，箱包积如山陵。既而皇帝亦下，体貌颇健。太后目之，即匆匆上轿而行。虽有百官在旁，并不接见一语。皇帝即行，太后始出，立于车端之台上，小语云："此间乃多外人。"略举手答礼。庆王趋请圣安，王文韶后随。庆请太后发舆，太后止之曰："且缓。"立众中约五分钟，时精神颇矍铄。李莲英将箱件清单呈上，太后细视一周，复交于李。其所以不即登舆者，盖为此也。旋允直督袁世凯之请，带铁路洋总管进见。太后谢其一路料量之妥善。洋总管退，太后始升舆，舆旁有一太监随行，指点沿途景物。太后注视，道逢外人，太监呼曰："老佛爷快看洋鬼子。"太后微笑不语。过南城，直入前门，至所谓关帝庙者，下舆入内拈香。太后跪于神前，有道士数人赞礼。时正阳门楼上立西人颇夥，下视院中，历

历可睹。太后仰见之，俯首而笑，遂登舆直入大内。到万寿宫，确系下午二点钟也。亟命太监掘视前所埋藏之金宝，幸未移动。太后甚喜。因念珍妃死节，谕赐以身后之荣。盖一则危而复安，亟思收拾人心。一则迷信之念，恐灵魂为祟，欲有以抚慰之也。谕中称其德性节烈，因不能随扈，遂自尽以死，不愿见京城之破、宗庙之辱云云。即赐位号，升位一级。嗟乎！太后殆思晚盖哉，与其注意新政同一用意也。

太后性奢糜，而实则不喜挥霍。西人记载，俱言其西幸以前，宁寿宫所藏之金银，约有十六兆两，而在西安及太原所收，当亦不下此数，或更多也。最奇者，至老而容色不衰，惟面略苍润，绝无皱纹，或疑其有驻颜术，自谓常服牛乳所致。所服牛乳，常浓厚凝结成酪，食量甚佳。侍者辄攻其多面首，得采补术，如夏姬之鸡皮三少。然宫闱事移，殊鲜佐证。要之得天独厚，颐养佳良，非寻常妇女可比也。性最爱装饰，虽至六十岁后，犹似少妇凝妆，一肌一髮，一花一粉，不肯丝毫苟同。昔小青病剧，犹起理妆，谓不可我生有一日不修洁其容。其人云“一生爱好是天然”，太后殆同此情性也。故每日时间之费于妆台者，约需十之四。晨起及午睡后或晚膳后，夏暑则浴后，浴又不一其时，凡此皆对镜匀面，理髮薰衣，贴花钿，插玉搔头之时也。其衣饰之奇丽，每日必易数次。织工绣法及颜色支配，备极精妙，必令于意适合，无一毫之缺憾。而珠宝钻翠等之饰物，不下数千种，价值不可胜计。四方珍异之供取携者，即穷人间之所有，而复能出其心思作用。俾配合穿插，动如人意，真可谓天之骄女矣。予友尝给事宫园，某日传见，瞥觇太后首戴牡丹一朵，淡粉轻烟，其巨如盏，与其红润丰腴之颜色相映带，不觉目眩神悚，急敛抑神志，不复敢仰视矣。呜呼！天生尤物，古人岂欺我哉！晚年嗜吸鸦片，面稍苍白。但不多吸，每晚事毕，以为消遣之具耳。故其后下禁烟谕旨，谓年过六十之吸烟者，则可宽恕，此即推己及人，以为鸦片足为老年消闲娱乐之品而已。或云，太后暮岁，尚不忘房中术，藉鸦片以鼓练精神，此则非予之所敢断也。

慈禧于戊戌后，憾光绪帝不已，虽不遽事废立，而实际上待之如隶囚，未尝假以词色，然又一步不许自由，须处处随太后行止，俨然一软禁之重犯也。即如颐和园之居住，皇帝所居之室，虽与太后接近，而使绕道而过，又不使彼可自由出入。且皇后所居，亦与帝居隔绝，防闲之法，如此周密，诚可叹也。试观德菱所记清宫事实，太后之于帝，可知其切齿腐心。谓太后虽喜悦，一见帝至，即面色冰冷，绝无笑容；而帝亦于平时活泼，至太后前，则直如童骙。噫！母子如此，洵败征也。德菱谓：每朝见皇帝，有暇时，必问予英文，所知甚多。余见皇帝，亦有兴味，惟一至太后面前，则仪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一离开，俨然又是一人，盖嬉戏玩笑，俱如常也。予从前闻人言皇帝无智识，不说话。余今日日见之，始知不然。予以为帝在中国，实聪明有智识之人，且脑力极足，必能做事，但惜无机会用之耳。外间每有多人问余：“帝究有知识勇气否?”此问者系不知中国礼法之严，人子敬从父母之规矩，帝亦为此礼法所拘束，故不能丝毫发展耳。子曾与帝长谈，渐知彼实一聪明人，且颇具坚忍之毅力，惟一生境遇不佳，心中因之郁闷。又幼小之时，即身体孱弱。尝语予读书不多，但性情相近，乃天生一种音乐家，无论何种乐器，稍学即能。最爱批阿娜，常命余指点。正殿中置有极大之批阿娜数器，常供练习。又爱外国歌调，予教旁以华尔子简调，帝鼓之甚佳。久之，乃觉皇帝实一好伴。帝亦深信余为人，

常告以苦楚，讲西方之文明，予乃惊其事事皆知也。又云：己之志愿，欲求中国之发达。又爱百姓，各地方有水旱灾等事，则忧形于色。外间谣言谓帝如何暴虐，皆不足据，此必太监等之伪造也。予未入宫时闻此言，既入宫，见帝殊非所闻之状。帝待太监亦甚好，惟上下之分极严，帝不与太监说话时，则不许开口，又不听太监之谗言。予在宫中久，乃知此等太监之极坏也。观此一节，则知帝之无能为役，皆慈禧积威使之然耳。太史公所谓"猛虎在柙，俯首贴耳"也。昔尝谓清制以礼节跪拜困天下奇才，今太后亦以礼节跪拜困大有作为之嗣皇帝耳。毒哉，女祸！

瀛台起居注　五则

瀛台为南海子中一小岛，三面临湖，一面有桥可通出入。当戊戌政变事泄后，太后即诱帝至其处，谓："赦尔一命，可居此中，不得与闻外事。"一面派心腹侍卫，严密防守，凡一举一动，俱有人报告于太后。且最酷者，虽实际上与以幽禁，仍每日须用其木偶之身，使之临朝，召见臣工，其苦正逾锢闭独处者百倍。因既置之大廷广厦之上，则声音笑貌，无一而可也。维时帝乃如颠如骙，如聋如哑，人亦以颠骙聋哑目之，谓帝果无统治之才而已。八月八日，大集朝臣，帝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恳请太后训政，此皆逼迫而为之，帝欲保其生命，则不得不屈从民。帝盖自幼孱弱，胆力不足，内虽明白，终不敢出以冒险。且一次失败，则神丧胆裂，视天下事皆可畏之境，太后如虎如狼，宁自屈抑，勿撄其锋，所谓达心而懦者是。是日下午，荣禄以兵一队，护送帝往月坛致祷，自是帝遂成一高等之祭司。《传》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帝之谓欤？慈禧又恐舆论讥其残忍，乃令太监于茶店中播为风说，传帝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谋杀太后，舆论乃翕然以帝为非，以太后之再训政为是，外人使馆中亦信是说，帝遂益处于孤立地位矣。帝于一身外，虽皇后不敢与之道一密切语，何况他人？故此小岛中之日月，虽玉步未改，宫庭如故，左右侍奉之尊严，表面丝毫未损，而实则无形之独夫、高贵之流囚而已，较之鲁宾孙之寂处孤岛，精神上之苦痛，突过百倍。异哉！此众叛亲离之皇帝，绝非才德之问题，而权利之问题也，顾其时外人亦腾一种强硬之抗论，为太后之箝制，为帝之生命苟不保，外国政府必起干涉，太后颇以为恨。此即端、刚崇信拳匪之言，所由乘间而入也。未几，太后乃以帝病诏告中外，一方面延请名医以证实其事，亦弥缝再起训政之一术耳。

慈禧以帝名义降谕，谓"自四月以来，朕即觉违和，至今日病势未能轻减"云云，各省乃纷纷应诏求医。江苏巡抚乃送名医陈莲舫入都。陈到京后数日，即由军机处带领上殿。叩称毕，跪于下，太后与皇帝对坐，中置一矮几，皇帝面苍白不华，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疮，形容瘦弱，鼻如鹰钩，据陈意，颇类一西人。太后威仪严整，一望而知为有权力之人，似极以皇帝之病为虑，小心看护，貌若慈母。故事：医官不得问病，太后乃代述病状，皇帝时时颔首，或说一二字以证实之。殿庭之上，惟闻太后语音。陈则以目视地，不敢仰首。闻太后命诊脉，陈始举手切帝脉，身仍跪地上。据言实茫然未知脉象，虚以手按之而已。诊毕，太后又接述病情，言帝舌苔若何，口中、喉中生疮若何，但既不能亲视，则亦姑妄听之而已。太后语毕，陈遂叩头谢恩而退。又以病案及其治理调护之法上

呈军机处，转奏于帝。陈所开案，先言帝之气体热度等，又述呼吸器病已十余年，又言发热则由于身虚心劳之故。方药则系饮片数种，及调养身心之故，亦不知皇帝果服与否也，陈既以年迈，不甘受拜跪之苦，且如此诊治，毫无把握，乃急欲出京回籍。惟官差重大，不得进退自由。后以法行贿于太监，自陈年老多病，不能留京之故，太后亦不问也。盖当时各省延医甚多，留京者尚有十余人，去一陈未必动宫庭之疑。但不行贿，则内监等势将挑拔，令太后动问，则恐生变耳。故陈知其窍，行贿而免，决无后患也。是时，慈禧实有废立之意，风示各省督抚，使之赞同。而两江刘坤一、两湖张之洞，皆上奏反对其事。上海公民推经元善为领袖，上书激切言不可废立之事。太后震怒，命捕经治罪，经逃之律门以免。慈禧又以帝名义降谕，罢免新政，谕谓：

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陶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著将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共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章奏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政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于是帝所经营百日间之新政，一切推翻，而凄凉寂寞之小岛中，黯然无色矣。

瀛台本为帝、后避暑之所。戊戌政变后，太后驱帝于此，无分冬夏皆居之。每日朝罢，即赐一藤椅，置台中，令帝据其上，中宫及妃嫔皆隔绝，不许通闻问。苟离藤椅，则左右监视之太监必报知。若动笔墨及阅视书籍，尤悬为厉禁。帝遂借痴騃孩气以自韬晦。一日，帝见海子中水鸟飞翔，伫立良久，忽顾命太监，欲得弹弓取中，以为消遣取乐地。盖内监中恒有此器，帝固见之熟也。一小内监不知利害，闻帝有命，欣然往室中取出以授帝。帝援弓发丸，果得中二小鸟。正娱乐间，不知已有他监报于太后，太后命监问讯：

"孰敢以弹弓献帝，导为淫乐?"小内监闻之，色变，知不免，乃自投于海子中以死。太后闻之，犹罚其他监视者数人，或笞或苦差，无一免者。自是，帝有所命，内监充耳不闻矣。

日本某军官，庚子联军入京时，曾任军事驻京数月者也。自言管领乾清宫一带地，捕获一内监，拘禁之，询以连年太后待帝情状，能举一事者，予以银币一枚，否则杀无赦。内监乃曰："宫内承值，向分班次，数月或数日一易，予辈固不能常在帝后之侧也，故予自戊戌冬季至己亥秋间，仅入值五次。又以位分卑，不能窥见个中真相。然有二事常映于脑中者，至今犹耿耿不忘。一日，大雪，太后方居慈宁宫，帝在瀛台，约日禺中时，太后忽命内监携狐裘一袭赐帝，谕曰：'尔可为帝言：老佛爷念万岁爷寒冷，得此裘当温暖。今日虽大雪，正吉日也。此裘钮扣皆系金者，乞万岁爷注意。'又曰：'下二语须续续言之。俟帝答何语，归以报予。'内监领命，以裘进，如太后旨。帝曰：'吾知之。'内监仍续言不已，至于十数。帝怒曰：'吾已知之，尔可归报太后：太后欲吾自死耶?此必不能也!朕得裘，方庆温暖。钮扣金则金耳，于朕何与?'某复命，太后闻之，色顿变，意不怡者累日，自是见上色愈厉，防闲愈密矣。此一事也。又一日，适为小除夕。宫中故事：例设汤团食之，以为吉祥。帝朝慈宁宫，后命以一盎赐帝，计五枚。帝食华，问：'汤团佳乎?'答曰：'佳。'后命再进五枚，又食尽，复令重进。帝蹙额曰：'饱欲死，实不能食矣。'慈禧作色曰：'予赐汝食，汝可违乎?汝既言佳，又安可不食?'帝勉强食尽，而不能下咽，乃窥太后面他向时，即尽吐于袖中。三碗既毕，复连进两碗。太后方因他事料量，不复赐与，帝均佯食。及回宫时，两袖累累皆汤团云。此又一事也。"

己亥冬，太后与左右密谋废立。意既定，遂先以溥携为穆宗嗣，谕军机草诏进。后在慈宁宫召帝入，以诏示之。盛气谓曰："汝意若何?"帝叩首曰："此素愿也。"太后曰："汝既愿之，曷缮此诏，行将发布。"言已，命内侍以朱笔进，嘱帝照录一通。诏曰：

>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钜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肝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此等伤心之文，为历史所仅见。谕中不独使自言甘心引退，且以其死刑明告于众，惨何如也!且又不得不谢圣母之恩。慈禧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于帝身，以期达其志，亦云忍矣。相传帝以朱笔勉录一过。色沮手颤，屡搁屡起，始能竣事。忽咯血不止，几晕仆于地。后恻然曰："汝宜保重。"盖此时后亦良心发现，不复能举其傲狠之盛气以临之。向之刘季述之幽唐昭宗，陈敬则之逼齐末帝，殆又有过，虽无属毛离里之亲，而名分上乃系母

子，亦觉良心上太过不去。呜呼！忍哉！旋太后命内侍以藤椅至，亲为整理枕褥，扶令上舆，若不胜其慈爱者。此皆慈禧诡诈欺人之术，掩饰愚人耳目者。及帝既回瀛台，而太后之颜色复变矣。翌日，立嗣之诏遂下。

老庆记公司　三则

庆王弈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新闻纸之牍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庆王以辛丑和议成，大受慈眷，然实李文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为之助成，庆王可谓贪天之功矣。顾荣禄未死以前，庆王实绝无议政权；及荣禄死，太后环顾满人中，资格无出庆右者，遂命领袖军机，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远不及荣禄也。庆之政策无他谬巧，直以徇私婪贿为唯一伎俩，较之树党羽以图权势者，犹为未达一间。其所最喜者，多献礼物，拜为干儿，故门生、干儿满天下，然门生不如干儿之亲也。为干儿之中坚人物者，则为二陈。一陈夔龙，夔龙本许氏婿，其夫人幼即拜老庆为义父，故夔龙实以干婿兼领干儿之职衔者也。陈夫人事义父极孝，凡所贡献，罔不投其嗜好，且能先意承志，问暖嘘寒，老庆亦爱之如所生。陈夫人常居老庆邸中，累日不去，外间有传其常为老庆亲挂朝珠者。冬日寒洹，则先于胸间温之，或赠以律诗一首。结句有云：“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亦趣闻也。夔龙督直时，每岁必致冰炭，敬数万，几去其所入之半，其他缎匹、食物、玩好等不计。老庆曾从容言：“尔亦太费心矣，以后还须省事为是。”夔龙则敬对曰：“儿婿区区之忱，尚烦大人过虑，何以自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老庆莞然，盖默契于心也。夔龙无子，夫人妒，不许置姬侍。老庆怜之，欲赐以一婢，然恐女不愿，试询之。陈夫人果涕泣跪陈所苦，老庆遂不复过问，后一女死，丧仪糜费，逾于贵宦。老庆赐以冥器全副，凡第宅、车马、玩器俱备。最奇者，特延江南巧匠制一美男子、衣冠楚楚，翎顶辉煌，谓之鬼婿以配之，盖夔龙女尚未字人也。时庆之门如市，凡外省运动官缺，皆有价值等差。前门外某金店为之外府，而夔龙则其特别掮客也。御史江春霖骨鲠自矢，奋起参劾，中旨恶其诋毁大臣，罢职而去。都下争诵其文，醵资为之祖饯。江氏有诗纪老庆丑史，有云：“儿子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盖其时庆子贝勒载振亦受段芝贵者为干儿。段之年龄固长于振，群哄传以为异，而陈夫人小名某花者也。其一则为陈璧。璧未得邮部时，颇穷窘。然戚某在京中设金店，常出入庆邸，谓之曰：“子苟肯于此一费心思，吾必当全力相助。他日富贵，幸勿相忘可耳。”璧愿求导线，戚乃令璧主其家，渐媒介与邸中人游谈。一日，戚得东珠鼻烟壶数事，重宝也，乘间献之老庆。庆问价几何，戚言：“此某戚陈道某所献。”庆骇曰：“素昧生平，安可受之?”戚言：“彼与某爷交久，诚敬欲见老王爷，特未敢造次耳。”庆笑纳之，嘱暇日来。璧因入拜座下，备极谀媚。老庆大喜，璧因求为干儿，复假某戚金五万以献焉，老庆许之。于是由道藩一跃而入为侍郎，且邮部尚书矣。戚某遂攫得铁路局局长。璧有妾六人，其第五妾颇风格，喜读书谈时务，且好习外国语言。侄某者曾留学东瀛，年少美丰裁，学业优异。五妾慕之，时与谈论，求其指示，意甚殷拳。盖以智识相切磋，实毫无他意也。璧偶见之，不无猜疑。而仆某者，喜挑拨，为侄所

斥，五妾亦恶之。仆因谮侄与妾于璧。璧恨甚，乃使仆人夜杀侄而沈其尸于井。侄故供差陆军部，部僚乐与为友。忽数日不出，咸来问讯，家人答以不知，终莫明其究竟。同僚乃毕力探访，微闻其事，乃诉于法厅。时京师已试办检察厅。既起诉，正拟查究，会革命事起，璧避之天津，事几寝矣。民国既定，始有发其覆者，乃出尸于井，用法验之，系用刀杀毙，然后投之井中者。乃拘璧及五妾、仆人等研鞫之。时庆已失势，而璧因金钱之力，卒归罪于仆而己得释焉。闻庆居津门，璧辄避道而过，不一存问也。殆所谓利尽交疏，即真父子且或睽乖，况假父子耶？

庆于七十诞辰，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及京中尚、侍以下，皆纳资为寿。庆阳戒其属勿收礼物，而阴则署一册籍，判礼之厚薄多寡为四级：一福字册，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之，另存其名手摺中。二禄字册，凡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之。三寿字册，凡千金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入之。四喜字簿，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入之。其物不满百金者列为一册。寿言、诗文、屏幛、楹联，亦列册记之。闻所受现金计其总数，不下五十万，礼物不下百万云。然三日中自福晋以下所赌麻雀，统计输出之数，亦在三十万左右，其数良可惊矣。有四川候补道某者，粤人也，家本富豪，意在调署一海关道以为荣。盖其家人妇子之见地，俱以海关为有名誉之官缺，苟得之，胜于其他长官百倍。故某意务欲得之。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如志，乃辇金二十万来京中祝嘏。先以现金十万为寿礼，而门包仆费亦去三万金。嗣又悉李莲英之能纳贿也，更遣人至粤，取二十万金来，悉数入宫。于是庆王之福字册上，某竟裒然居首。陈夔龙闻之，亟补送四万金，而已无及矣。盖夔龙先止送六万金也。诞日，庆延某人，置酒奉为上宾，固素未谋面者，同寮亦无一人相识。振、搂闻其为囊家也，诱与博，一掷万金。顾某生长粤东，粤故赌窟，此事殊惯技，邸中人非其敌，某竟获博进十余万金。及去，同人耽耽有垂涎意。明日，某遣人馈振、搂等玩物数事，中有钻戒、珠壶、玉玦等，计其值，盖较博进者过数万金，众始服某之识机也。越日，某更约振、搂等宴于某所，珠围翠绕，穷极豪奢，一夕盖六千余金去。不半月，某果得瓯海关道。出京时，往庆邸辞行，献一四川邛州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杖中空，有银券三万两云。庆于是喟然曰："此诚可儿也。"

庆自革命后颓丧欲绝，宣统帝既宣告退位，彼声言必以老命殉国，实则口硬骨头酥耳。于是家人亲友，俱劝之出京，往居津门，闻其产寄顿外国银行者，约在三百万左右。于壬子正月十三日出京，系其亲家孙宝琦所力劝。庆初意尚欲老死宫门，而孙亲家则强令其家人捆载行李，雇揽大车，凌晨轫辘出正阳门而去。去未数时，而其诸子中历娶各种宝宝最有名之搂二爷，及在花柳界足与搂二爷相伯仲之隆五爷，竟率领大车数十辆，又某处国兵数名，直入老王之宅，分载财宝以去。到东交民巷某处停车，则各仿照梁山泊中之大秤分金银法，一一瓜分而散。惟时载搂常挟美妓往来京、津间。北京韩家潭中有庆余堂小班者，搂二爷夙游之地。班主曰："牛皮阿大"，庞然大物，服御豪侈，总领八大胡同之风月，殆亦七十鸟中之亲贵也。二爷所结识之诸宝宝，多为牛皮阿大所拉之皮条。民国肇建，阿大虽已移其连络亲贵之手段，媚结新国人物，然有时尤不忘旧恩，谄事搂二爷甚至。凡搂二爷之来踪去迹，阿大特守秘密主义。然遇秘密侦探，则其秘密终须揭破。盖庆

余堂中有一名花曰“花艳红”者，实最后与搂结不解缘者也。民国元年之秋，大总统命令：“镶红旗副都统载搂，因病呈请开缺，着准其免职。”云云。此实民国成立后，老庆子姓之名字，得见于公文书中之第一次也。当日老庆记之两小老班，既将老主人之遗产实行民生主义以去，及老庆复归，则大观园中物事，遂已抄洗一空。其老家人如焦大、王善保、周瑞之流，乃告以琏二爷、珍大爷之所为。老庆叹息而言曰：“他们拿去，也就罢了。”神色阳阳如平常，绝不似好货寡人之口吻。于是乃有庆党之人物，为其主辩护曰：“可见庆王并不要钱，特汉人作坏，葬送之耳。”此人乃大守民族主义，汉人某君语之曰：“君言诚然，但譬之妓然。高抬身价之妓女，虽未出门拉客，而客自以金窟奉之。君宁得谓此妓不要钱耶?”庆既侨寓天津，实行其颐养主义。平常大抵聚福晋、格格等打麻雀，其底码大都收束，以百计而不以千计。闻一万元底，则久不义矣。每日饭后起，以四圈或八圈为度，完后则福晋等各散，乃自洗骨牌而打五关矣。

倚翠偎红

晚清政界趣闻，实推庆邸二子为最。前所述者，略见一斑，然尚未及其正文，正文惟何？则振之杨翠喜案，而配以搂之红宝宝是也。但振为惟一之翠，而搂乃红不一红，好看煞人哉，此红红翠翠相映带也。初，振常往来京、津间，与外省官僚游宴，号称通达时务，名誉鹊起。盖振曾出使，贺英皇加冕，有《英轺日记》之著述，一时风头颇健。又年少好交游，群小趋附，公然以太原公子自居。有盐商王竹林者，工于谄媚，以依附贝子之末光为荣，遂吮痈舐痔，无所不至。会北洋派中之末弁段某，怀挟运动之野心，思拜庆邸门下而无其由，时于冶游队中得晤此太原公子，因毕力拉拢，得遂其愿，乃竟以年长几倍之身，荫庇于美少年之宇下，而谓他人父。此犹不足，乃怜少父之无庶母，而物色风尘之外，得一色艺双绝之女伶以献之。于是曲意承欢，严君大悦，养子遂树高牙大纛，建旗鼓以独当方面矣。振本爱观剧，尤喜顿脱家风，见杨翠喜妖艳动人，偶露词色，其大养子遂以盐商之媒介，亲置此少父于尤物之房中，交情火热，自当贮以金屋。王竹林锐身自任，为之摒挡脱籍。于是香巢赌窟，一以贯之，迷此太原公子于温柔乡中，此间乐不思蜀矣。无何，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彼铁面无情之恶御史，不顾人家好梦，忽然大声疾呼起来，“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都老爷诚不解事人哉。白简一声，春雷起蛰，中朝为大官顾惜名誉，不得不交查办。于是津门之三不管中，有一人来管起。此太原公子之东车站游兴，忽然为之打击，殆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也。于是，全只纸老虎尽被铁御史触穿。外间物议沸腾，闹得老庆也动怒起来，说：“你是朝廷大臣，如何这样不顾面子?”振大爷不得已，把此事都推在盐商王竹林身上，轻轻将此位色艺双绝之尤物，也送给这大腹贾了。那大养子更不敢出头露面，好像一些没有关系的样子。于是朝廷所派查办之大员，按照常例覆命，恭恭敬敬呈上八大字，谓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天风雨，从此消灭。但可惜如火如荼之振大爷，竟免尚书之职而下台矣。哀哉！杨翠喜必自咎曰：“是妾命薄，害了公子。”呜呼！“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竹林之幸，而翠喜之不幸也。

若夫搂二爷之于红宝宝、苏宝宝则异是。今日八千金娶一名妓，明日一万金又娶一艳

姬，予取予求，自适其适，绝无政治之臭味，或者于新闻纸中，讥其骄奢淫佚，咒诅老庆，以为悖人悖出之报，不知此乃村妇骂人口吻，于跌宕自喜之二爷，无毫末损也。后闻两宝宝不睦，竟闹出许多笑话来，以至二爷左右为难，乃遣之南下。异哉！终与振大爷之艳史同为一场春梦。彼由外铄，此则内溃。呜呼！女祸烈矣。或取某御史诗句，改窜成一联云："儿自弄璋爷弄瓦，兄曾偎翠弟偎红。"一段佳话，归结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之国祚，较之陈圆圆、寇白门、董小宛、顾横波辈，便宜多矣。虽然，今之红、翠尚在，试使一谈往事，必不胜其天宝宫人之感也。

某福晋

自慈禧有致毒慈安之嫌疑，谈者皆谓与名伶杨月楼有关系，然究不知其确否。惟宣统之季，复有某福晋与小杨月楼私通，偕往汉口漫游之怪剧。初，某福晋好观剧，而尤好小杨月楼之剧。以杨月楼有父风，丰姿、态度、身手，无一不臻美善。某福晋日往厢楼独坐，凡宫中供奉及堂会，尤无不注意。后遂招之邸中，结为膩友。某贝勒心勿善也，而怵于阃威，亦无如之何。某岁夏，汉口忽来一贵游，声势煊赫，自称贝勒，所携眷属曰福晋，日事遨游，殊不与官场通往来。众咸异之，或告于瑞澂。澂命人往觇之，彷佛言是某贝勒。澂骇曰："某贝勒来此，而不告我耶？"欲自往拜之，幕客某止之曰："是必有故，得勿福晋为真相，而贝勒则膺鼎耶！"澂憬然若有所悟，乃使警厅密为防范，而己则微服往窥之，果非贝勒；及福晋出，则似曾相识，确为某邸中人物也。于是令警厅出其不意，捕男子出，福晋未之知也。警长严诘之，始供身系伶人，为福晋所劫，令与俱来，冒贝勒非己意。正研鞫间，忽澂遣人传语："已得京中急电，访问福晋消息，今姑拘留此伶，由我电请京中，得复办理可也。"旋得电"速令回京，勿事逗遛。诚恐体面攸关，徒滋众口，自不必在汉口办理"等语。乃遣人以电示福晋，恳其即日返京。福晋犹大言："须释杨伶偕行，否则立电京，撤去尔等差使"。语甚强项。澂请福晋启行后，始释放。福晋不允。澂不得已，乃命差官护送还京，实则不啻押解杨伶也。既至京，福晋竟使杨伶自去，而身归邸中，差官不敢与争。及见贝勒，第言护送福晋而已。贝勒亦不追诘，慰奖数语而罢。差官回鄂，含糊复命。适革命义旗起，亦无人复究其事。民国既定，京师新闻界中有揭载其隐者。盖福晋回京后，仍时与杨伶并辇往来。因记及鄂中事，为贝勒所见，乃驰总统府，泣诉袁氏，谓报界污蔑其名誉。袁氏乃特命警厅查禁报馆以慰之。然福晋秽史，业已喧腾人口，无可掩饰矣。

磨盾秘闻　十二则

咸、同间，有忠亲王僧格林沁者，武艺盖世。时率兵平捻，驻扎山东济、历间，门下食客以武技名者数十辈。有贩羊肉者，衣服破敝，肩荷担一，每日过门以为常。一日早归，日未晡，下担憩息邸门外，出胸旁所插短烟杆，盛以烟，燃火吸之。府门左右间石狻猊二，贩夫倚之，且弄其所衔烟。吸毕，突趋而问阍者曰："吾闻王善武艺，且门下多材，

其技果何若耶?”阍者置不理。再三问，阍者益鄙之，掉首入内。贩夫怒，举石狻猊各旋之北向，遽去。阍者出见，怪之，思必贩夫所为，惊且惧。时王适他出，阍者恐归受责，奔告食客。食客思旋使复原状，卒不能动少许。方喧嚷间，王归见而异之，以问阍者，阍者以实告。王曰：“人可致乎?”阍者曰：“晨必经此。”王曰：“宜留之。”次晨，贩夫来，报于王。王出，令其复旋之南向。贩夫执石狻猊足，以肩腹荷之使旋，如举桌然，王称善者再。既顾见担中盈羊肉，命买二斤。时肉值低，每斤不过三十钱。王命仆往取钱，不计数，竭仆之力取之以与王。王以二指摄立持之，太前足趋后，太后足趋前。顾命贩夫取之，不能动；力取之，终不出一钱，以担绳贯指下，向抽之。王见绳将绝，贩夫汗涔涔下，恐前仆也，命已。出钱，钱已十八九碎。贩夫乃伏拜谢罪。王曰：“子所谓质美而未学者也，然亦难矣。”命赠钱十贯，布十匹，遣之。此事某先生为予言。先生固昔日之投笔从戎，久历行间者也。先生复谈数事，因并志之。

同治六年十月，铭军追捻匪至赣榆县。时捻势已促，而渠魁任柱殊死战。部下有潘贵陛者，与铭军马队营官邓长安为中表亲，久陷捻中，忽愿投诚，密语邓：“自矢刺任柱为贽，功成乞上赏。”邓携见刘铭传，刘谕不必薙发，如得手，保二品官，赏三万银。是日下午，中军驻县西门外，左、右军驻东南、西南两处。正造饭间，探报捻大队由东南来，即拔队迎击。任柱御之，未交绥。潘见任柱来，驰马迎之。任问：“何以得回?”潘曰：“中表邓某保留得不死。”问：“何以不剃发?”潘曰：“我伪对刘帅言，留发以便出入两军间，劝大王降也。”任问：“刘帅现在何处?”潘指从西来有白龙长旗者，即刘帅坐营。任即传令攻之，潘出不意，奋手枪击其背，毙焉，遂急驰回阵报刘帅。刘不信，将斩之。潘曰：“且复觇之。任柱死，其队必哗乱；若不哗乱，则任未死，大帅杀我未晚也。”顷之，贼队果哗嚣而退。左右两军合击，大破之，追杀四十里，斩万余级。有黄旗马队善庆者，旧隶僧王部下，王薨，遂从刘。其时亦迎击，争潘功以为己功，得上赏，而潘遂仅得三品官、二万银矣。故奏报中死任柱者为善庆，非潘贵陛。同时有伪卫王李永，伪曾王赖汶光，皆被官兵击散。永逃，往投李世忠，世忠缚献安徽巡抚，斩之，赖汶光逃往扬州，为华字营统领记名道吴毓兰擒，斩之。

皖人朱某者，读书应试，年逾冠不能青一衿，忿而弃去，从军为书记。展转数年，随大军度关陇，隶统领陈姓麾下。统领系记名巴图鲁，饶具武勇者也。朱年少，貌翩翩，性秉和蔼。统领甚倚重之，为同僚所不及。一日，统令忽独召朱人，夜饮极欢，既醉，留与同榻，朱不可，拔刀将杀之。不得已，勉从焉。及登席，始知统领为女子，且处女也，大乐。朱由是每夕必宿统领所。同寮咸鄙之，以朱必为龙阳矣。无何，统领腹渐大，将产矣。大惧，无策，又不敢冒昧堕胎，商于朱。朱忿愿直言禀大帅。时征回事急，左文襄督陕甘。朱乃举木兰故事为言，谓必不见斥，从之。文襄得禀，大惊异。欲奏闻，幕僚止之曰：“古今时势殊异。今朝廷方猜疑汉人，恐事涉欺罔，反因之得罪，不如其已。”乃命朱袭陈名，统其军，陈于是易弁而钗矣。后朱从征回国，得功升提督。请归家，更纳二妾。陈大怒，挟其资财与所生子居甘肃省城，遂与朱绝。初，将军多隆阿由湘入陕，道出荆子关。军中募长夫，有童子应募而来。面黧黑，且多痘瘢，且硕大多力，人绝不料其雌也。初入营牧马，继拔为正目，得洎升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雄飞十年，一旦雌伏。奇矣。江夏

范啸云游戎，曾隶其麾下，言其为人豪爽，绝无巾帼气，独喜与文士谈。其以身事朱，殆即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洵奇人矣。某君欲为作《铁马缘传奇》，未果。朱之好色而背此英雄，令佳话不完，宁非薄幸之小人哉！

湘、淮军中为激励部下计，保奖极滥，部册载记名提督八千人，总兵不下二万人，副将以下，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矣。故提镇大员，苟欲得实缺，非督抚密保不可。有桐城人陈春万者，农夫也，多力而有胆。同治初投湘军，随大军转战出关陇，亦保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黄马褂矣。左文襄颇喜其勇，然以其无智虑，又不识字，十年来位不过营官，不但无简任之望，且并数营统领而不可得，郁郁不自聊。文襄既出关，陈营又裁撤，更无赖，贫不能归。迨文襄班师回任，陈欲面求一差委。及见文襄，忽向之称贺。陈骇曰："标下来求中堂赏饭吃耳，何贺之有？"文襄曰："尔尚不知耶？尔之印较我印大且倍也。"陈愈不解，文襄乃命设香案，命陈跪听宣旨，始知已特简肃州镇挂印总兵。廷寄到已数日，正觅其人不得也。清制：挂印总兵，体制尊崇，与寻常总兵夐异。其制盖始于雍、乾时用兵西南，年兵诸帅所奏请，例准专摺奏事，不受总督节制，如定化镇总兵，乃挂定边左副将军印之类。时文襄颇疑陈以同乡情谊，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甚忌之。盖因肃州镇出缺时，例由文襄奏报。即随摺报二人以进，而皆未用故也。后始闻内廷人言，是日，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帝笔蘸朱太饱，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而朱墨已滴于陈名之上，帝遂下笔补之曰："即此可耳。"陈乃得之意中外，亦世俗所谓巧运也。不二年，谢病归。盖崎龁者多，终不克安其位。

张勤果公轶事颇夥，某君偶述之，乃最书其略如下：公讳曜，字朗斋，本浙之钱塘人，世居吴江同里镇。少年斥弛不羁，恒见恶于乡里。一日为其戚陈批颊而训之，乃大悔恨，走河南，投其姑夫光州知州蒯其。蒯以其无业，不之礼，月给数金豢养而已。勤果壮伟多力，食兼数人，署中两餐不得饱，乃日私食于市，所得金辄不敷，而衣褴缕不顾也。时发捻交哄，各省戒严，光之绅民募乡兵为捍卫计，请于州守，委一人统之，合署无愿任者。勤果请行，蒯许之。遂部勒乡兵壁城外。未几，有捻之大股窜州境。勤果率所部遮击之，斩获无算，捻遂溃。盖为僧忠亲王所败，尾追而至此者。贼退而王至，勤果率众跪迎道左。王壮之，询击贼状，大喜，立畀五品翎顶，以知县列保。不二年，洊至河南布政使。因得罪巨绅刘姓，刘族有为御史者，劾以目不识丁，奉旨改南阳镇总兵。仍统所部号为嵩武军者，累立功于河陕、关陇间，擢提督。光绪初，入卫京师，膺慈眷，授山东巡抚。值岁大饥，勤果捐兼俸，并集巨赀以振之，全活无算，山东民至今感之。刘御史后为知府，被劾归，贫无聊赖，乃与勤果通殷勤。勤果岁必以巨金贻之。其书报，则钤以"目不识丁"四字小印，亦谑矣。勤果后被劾，发愤读书，延通人教之，文学大进。其书法尤胜，有颜之骨、宋之肉，颇秀健，尺牍亦隽语络绎。或云其夫人甚通翰墨，得于阃教者为多。勤果最敬礼其夫人，终身不置姬侍。相传有同官自夸不畏其妻者，勤果色变曰："子毋然，夫人可不畏耶？"其风趣类此。

勤果之部将有孙金彪者，亦奇士也。与勤果同乡里，居盛泽镇，未达时即以勇侠称。父名孙七，精拳技，恃博为生，有枪船四五十艘。枪船者，首锐棹双舻，瞬息百里，鹢首置大铳一，中藏四五人，内河寇皆恃此为利器。七有德于镇，镇之人无贫富，皆服焉。七既死，金彪年仅十四，入武庠为诸生，群枪船仍奉之为主，设博场于镇。金彪年虽少，独

能以兵法部勒其众，刑赏无所私。时苏城已为粤匪所踞，镇有富人黄某者，虑贼来镇劫掠，密通款于嘉兴贼酋，得伪檄，民赖以安。是江浙商贩自上海出入于贼中者，辄以盛泽为枢纽，镇益殷富，事无大小，皆阴决于黄。会有小鬼法大者，邻镇大猾也。闻盛泽繁盛，率枪船百艘，莅镇设博局。既而忽思大掠以投贼，已密定期，黄闻之大恐。金彪之党谓黄曰："并世有英雄而君不知，毋怪君束手无策矣。欲制小鬼法大，盍用金彪乎？"黄大喜，盛筵款之，金彪允诺。会有皖北巢湖粮艘千人，避乱萃镇上。金彪往说其酋助己，遂与小鬼法大战，擒而磔之，尽夺其舟。于是设保卫局，集枪船团练为战守计，事皆一决于金彪矣。初，金彪之灭小鬼法大也，举盛泽附镇，使举酋设博局以为酬。巢酋自恃功高，欲分盛泽博之半。弗得，则怏怏不能平。金彪度巢酋终弗戢也，思并之。会巢酋生日，金彪载羊酒往寿，而伏枪船于芦丛中以待之。饮博至暮，谓酋曰："今夜月色大佳，吾两人驾小舟纵饮湖上，可乎？"巢酋从之。中流酒酣，金彪请以铳击宿鸟赌胜负。酋三击不中，忿甚。金彪曰："我一击便中也。"遂洞酋胸，毙湖中。众大噪，伏舟尽出。金彪手佩刀，号于众曰："若主欲为盛泽患，故除之。若毋恐，从者听吾约束，否则驾尔舟归乡里，决弗汝歼也。"众皆降。于是金彪势大盛，苏贼睨之莫敢犯。会李文忠克吴江，金彪散其众，以保卫功授千总。东南大定，生计日拙。张勤果返自河南，赏其智勇，挈至陕，以功擢记名提督，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赏黄马褂。光绪壬辰、癸巳间，统嵩武军驻山东之烟台，为东军冠军焉。当金彪设保卫局时，一日，闻渔父诉曰："孰谓孙氏守法者，乃取我大黑鱼而不与值。"夜既半，金彪忽呼庖人治鲙，庖人求鱼不得。方咨嗟间，一卒以鱼献。命渔父质之信，遂斩以徇。自是所部肃然，全镇以安。识者早知其为将才也。

四川某令积有宦囊，欲赍还其家，患群盗纵横，迟疑未行，适表弟曹某至。曹固以拳勇闻，力敌百夫者也。令大喜，置酒洗尘，终席夸曹不去口，并言欲护赀还家，今得其人矣。幕客蔡氏弟兄请曰："令表弟之武艺，可赐观否？"令目曹，曹慨然曰："可！"即撤席，虚中堂，曹挟两白刃起舞，光闪闪不可逼视，座客皆嗟异，蔡氏兄弟无言。令曰："何如？"蔡曰："不敢言。"令问："何故？"蔡曰："以君之表弟也，故难言。"曹怒曰："君薄之乎？君能之否？"蔡曰："操若技以往，命且不保，何论囊中金？"曹不服，欲观两人技能。蔡顾仆曰："以我兵器来。"仆去，携枪一、刀一、盾一至，置堂上。两蔡曰："献丑矣。"一持枪，一持刀、盾相扑击，往来跳跃，轻如飞鸟。既而斗益急，如飘风骤雨。座客皆目眩，不辨其为弟兄枪刀也，良久方已。曹大服，因曰："两君之能，何不作镖客，可得重酬，乃寂寂甘居幕中耶？"蔡曰："我两人故保镖者也。某年在京师有布镖银三十万，欲保赴苏州。镖行难其人，佥曰：'非蔡氏兄弟不可。'我家南中，亦欲藉此归视，乃许之。既行，入山东境，天雨道泞，留止客店。偶倚店楼间，望见对楼一少年倚窗观书。时予方吸烟，少年噭曰：'好烟！此南中香奇也。'余因寂寞，过少年谈，携烟一包赠之。问姓名，不答，但云：'君将欲何往？'告以故。少年摇首曰：'近日绿林豪客甚多，前行大不易。'正谈论间，楼下有过者，虬髯绕颊，肩青蛱十数贯，忽失足颠仆，童稚环睹而笑。虬髯徐起，理其钱，仍肩而去。少年目送之，不少瞬。余曰：'此行路者，久注视何为？'少年笑曰：'君不知绿林中暗号耶？虬髯，盗也。跌非真跌也，为暗识于阶下。其党过此，即知镖银在店中，以便认明会集，下手行劫耳。公身为镖客，而不知此等关目乎？'予惶悚而退。越日天霁，次晨将行。少年携酒一壶、熟鸡一只，直据上座，取鸡、

酒且酌且啖，大言曰：‘我来观汝等长技，何不一试演?’我兄弟遂取矛、盾，击刺于前，尽生平之能以贡之。少年曰：‘命可保矣，镖银则难保也。’乃曰：‘奈何?’少年曰：‘此亦天缘。吾当送汝曹一行，惟吾言是听则可。’因诺之，遂偕行。先走数程，少年皆曰：‘无妨。’又安睡。一日，少年曰：‘明日宜早住店，且须住某店有楼者。止吾辈一团住，毋留外客。’如其言。比晚，少年令尽移橐银置楼中，约曰：‘汝兄弟各携器械，守前后门，楼上我可独当之。仍令一仆侍我。汝等闻有声响，勿妄动，我命汝乃来。’是夜，予兄弟在前后门，迄不见盗至，但似闻院中有刀杖声。少年不呼，不敢入也。天将晚，少年始呼曰：‘幸无事矣。我杀盗十数，盗退矣。’某等错愕，少年拉至楼后院中，地上血迹淋漓殆满。问所杀之盗今安在，少年曰：‘已移掷二十里外矣。两君前途珍重，更无他虞，吾亦从此别矣，一言奉赠：此后勿再保镖也。’言毕，飘然去。某等召楼上仆，询所见。仆曰：初无动静，少年但对灯默坐。近三鼓，屋瓦戛戛作响，少年已不见。即闻后院有刀杖声。未几，少年又在座。如此者数次。忽一人闯然立灯前，绕颊虬髯如猬，忽与少年俱不见。少年俄又还座。闻楼下大声曰：‘究竟楼上何人?’少年应之曰：‘九郎也。’楼下啧啧太息曰：‘何不早言？徒伤兄弟无数。’后遂寂然。终不知少年为何许人。我等自此不敢保镖。今君技尚不如我等，可挟重赀远行乎?”曹唯唯而退。

唐将军者，河南人，淡者忘其名。嘉庆初，川、楚教匪作乱，唐在军屡立战功，军中获贼妻女，每赏军士。一日，获贼头目妻，国色也。唐请于主帅，欲得之。主帅曰：“以赏兵则可；汝弁也，不可。”唐曰：“不为弁，可乎?”主帅曰：“不为弁乃可。”唐遂辞官，挈丽人还乡。年余无事，且病，病甚剧。时教匪有苟文明者，麾下有朱漆火枪三千杆，号“无敌”。杨宫保遇春亦患之。诸将聚谋曰：“我等殊血战，唐某独闲居，今病于家。病而死，可惜。不如劝之出，助我辈立功。”杨宫保及与唐素善者数人往迎唐，唐病甫痊，具言文明难破状，因劝之出。唐曰：“我出不必至军中，诣贼中为间可耳。我谋文明必以夜。诸君归，视贼营号火起，即发兵援我。”谋将诺之。唐投贼营，文明爱其武勇。又机变能察文明喜怒。文明倚之如左右手，所卧室他人勿能入，惟唐与偕。文明好男色，唐掠美童献之，文明益喜。前后凡得娈童四，进文明。因醉文明以酒，令四童子侍寝。夜三鼓，唐察文明已睡熟，鼾声大作。试呼之，不应；以手撼之，不动。犹恐其醒，解衣人被，抱而撼之，文明仍熟寐。唐急起，取佩刀断其头。披衣潜出帐外，乘骏马遁归。唐去移时，贼营始觉，急来追。唐发号火，官军望见来援，贼乃退，三千人遂皆哗散，唐之力也。后滑县教匪起，唐从杨宫保往剿。杨率手下亲兵二百人，行至道口，侦者曰：“此贼巢也，宜由他道走。”宫保曰：“我来剿贼，无避贼理。”当即进道口，唐请先往探之。既入，见群贼方烧羊肉饮酒。唐竟升座饮啖，贼以为其党也，不问。饮毕，唐忽起，拔刀杀数贼。贼惊，群围击之，唐力战死。杨宫保在外闻喊杀声，即与二百人俱进。遂破道口，夺唐将军尸以归。

河南孟县有苌渭清香，本秀才，好习“易筋经法”，相传其法为岳武穆所遗也。苌习之颇精，力能屈铁。大铁钉长尺许，错置三指间，指一动，已曲如钩。友或戏之曰：“案头石砚颇厚，今欲碎此砚，毋令案动摇。当饮君酒。”苌答曰：“此酒不易得饮。”以手微抚砚，案未动砚已碎，以故苌名闻于四方。尝为友人自陕中送万金归豫，盗四人尾之行，

皆狰狞少年，各以布裹双刀插腰间。见苌孤身客，挟多金，料必能成事。不测浅深，随十数程未敢下手。将近河南境，苌住店前屋，四人住后屋。苌往见四人，问："公等将何往?"四人曰："某等诣河南访友耳。"苌曰："非也。公等实为我来。亦知河南有苌渭清乎？即我是也。如不信，请视院中石。"盖院中大石长丈许，厚阔各尺许。苌以手上下按之，随手成数段，四人者相顾色变。苌袖出白金八两曰："诸公远来，今空归，恐缺旅费，以此备一夕之餐。"四人亦不辞，是夜未曙，先苌行矣。时少林寺有梅花和尚者，拳法极高，屡邀苌角艺，苌不往。后苌适某处，道经少林寺，梅花和尚预知之，遣徒数人，候于寺外。苌过，共邀之入。梅花和尚出迎，喜曰："慕苌相公名，如饥如渴。今日见过，真天幸也。"留苌饭。饭毕，和尚请曰："愿赐教。"苌不可，和尚请之益力，苌乃与偕至大殿。和尚作势，遥立呼苌曰："苌相公，任汝有何武艺，尽管使来。"苌亦作势敌之。两人作势殿上，于手搏法谓之遘风。相持既久，和尚忽奋掷一腿，苌侧身避，以手按之，举于空中，随以掌拍脚心。和尚上窜，顶撞于梁，复下坠地，半晌方起，拜于苌前曰："相公真天人也。"苌曰："我所以不愿交手者，知汝与我功夫不同，汝欲及我，须再加十年功，未卜能成否也。虽然，亦难为汝；若他人，则脑浆破矣。"苏州有善手搏者曰："金瀑山游大梁，与苌相遇，交甚厚，终未敢角艺。或问金曰：'河南拳勇，高手几人?'曰：'甚少。'曰：'君能胜苌渭清乎?'曰：'是何言？我曹纵能技击，然身体皮肉也，若苌渭清则铁石且不如也。皮肉不能敌铁石，况过于铁石者乎?'"

康熙末，南京甘凤池为天下拳师第一。尝遍游海内，访求能者。至四川某山古寺中，有徒数十人从师学艺，甘亦与焉。庙中一老僧，年八十矣，一腿偏废不出。一雏僧才十余龄，见甘等习艺，曰："汝等胡为，终日轰轰，师父将命我殴汝等矣。"言毕，出寺去。甘不为意，师曰："雏僧言非无意，俟其归，试嬲令出手，一观何如。"雏僧归，甘如言嬲之。雏僧笑曰："前言戏耳，我焉能解此?"甘固请之，雏僧即举拳挥霍。甘之师者，双目瞽矣，侧耳听之，惊曰："拳景极高。"因命甘曰："汝试往见老僧，当有以教汝。"甘肃衣冠，诣老僧求见。老僧坐禅床，曰："汝所能，我已知之矣。汝视我墙中碑非完好者乎?"甘视之，墙中砌有石碑三，果完好。老僧忽伸病腿奋击墙上，其腿较不病者转长，墙屹不动而三碑齐折。老僧曰："此谓内功，若汝所为，则外功耳。充汝之能，此一腿可使墙碑俱倒，然碑不得断也。"甘大服，请从之学，尽得其秘以归。甘后家居授徒，一僧至门外化缘，予之钱不去，予之米不去，问何所欲亦不应。甘徒皆刚暴好事，怒殴之，僧亦不动，群起奋击，僧仍凝然若不知被殴者。徒大怪之，趋告甘。甘出，僧起立曰："君在家甚善。明旦约某处城根相见。"甘如期往，僧已先在。僧曰："我与君之能，尚用较量乎?但我来，与君一验功夫何如耳。"甘曰："惟命。"僧坦腹负城墙立，曰："君先拳我腹上三，我亦还击三拳。"甘即运拳击僧腹者三，僧不动。甘念僧腹能支伊拳，艺非常矣，转惧僧拳已勿能胜。然不得已，亦坦腹负墙立。僧奋右臂击之，拳且及，甘倏蹲地，拳从肩上过，深入城墙尺许。甘骤起肩其臂，臂断，僧色不变，徐以左手扶右臂出曰："果然好。后十年再相见。"后竟不来。甘尝遇少林寺龙僧吉小山于旅邸，龙吉小山者，与白眉和尚齐名，少林寺最高手也。问知甘姓，且南京人，即曰："甘凤池，君何人?"甘诡言："身系凤池之侄。"僧曰："然则名家子弟必工手搏法。"甘逊谢曰："粗能之，而未精也。"因与较拳法。初亦相当，无甚高下。既而用器械，僧使铁筋筋。甘见柱石下垫旧铁刀，即起

柱石，取刀敌之。斗良久，正吃紧时，甘挥一刀去，计必中僧，万无解免之理。僧头忽缩入项，较寻常多缩入寸许，刀从顶过。甘投刀下拜曰："我师也。"遂师事之。比归，终不敢言身即甘凤池也。甘官侍卫时，偶于宣武门外闲行，见一道士从城内出，隆冬披葛衣，流汗满面，其行甚疾。甘见光景非常，急避之，道士已从身畔过，擦其肩。甘立不定，坐肉铺木墩上，压墩至地，道士不知何往，木墩碎若粉矣。甘无事，为贩马客医马。新马未调良，欲踢人，皆就甘医。甘以铁棒搅马后窍，马怒。甘坦腹受其踢，仍搅不已。马腿酸，蹄痛，不复踢。则更易他马，盖日医数十马以为常。甘既老，犹保镖，旗书"南京甘黑虎"，盗望见之，皆敛手退。舟行至湖广，有女盗三人，在水面飞步至。甘坐船头看书，心甚异之，故示暇闲，仍一手持书，一手执枪以待。一女登舟，即夺其枪，二女助之，甘遂为所杀。甘之子尝习父艺，一日，慨然曰："我学父艺，艺如父止耳。当尚有进。"遂出外不复归，闻父死乃归，归而复建甘黑虎旗号。保镖赴湖广，至父死所，亦坐船头观书，三女盗复从水面至。甘子闻父死时右手执书，左手执枪，乃左执书、右执枪以待。一女甫登舟，急以书扑其面，而枪中腹矣。女坠水死，二女遁去。

罗提督思举者，四川人，少为剧贼，犯案甚多，县令擒之至，杖杀之，薄棺埋郊外。罗夜复苏，撑棺破，掀浮土而出，逃入白匪大倭子党。大倭子素闻其名，如虎得翼，引为心腹，所卧室惟罗得入。大倭子凶暴，每以非理虐其党，党人有阴欲谋之者，恨力不敌，计非罗莫能办此。乃厚结罗，且告之谋。罗亦恶大倭子之为人，许之。值盛暑，大倭袒腹卧室中，罗入登其床。大倭子有铁烟筒，头锐若枪，坐卧自随。罗取烟筒两手握之，力刺其腹，洞入里矣。大倭犹能跃起，趯罗倒地。罗复起扑倒之，大倭子死。罗为众所不容，走归。时川、楚教匪未靖，罗投官军示自效。乡勇头目皆夙知罗之为人，言于帅，斥勿用。罗不得已，将转投教匪。途中遇老妪，相其貌曰："汝意非欲投贼耶？是断不可。"罗异其言，问："何适而可？"妪仍劝令从军，且曰："自此富贵至矣。"罗念军中惟一千总与素好，因往见之。千总留吃饭，问罗技何者最优，罗曰："某颇矫捷，高数丈可腾身而上。"千总曰："今教匪聚某山，山壁立，莫能上，正无策破之。汝若破此贼，大可进身。"罗诺之。千总为言于帅，帅问罗需众几何，罗曰："此非与之战也，乃为偷寨计，需火药五十斤，无需随人。贼山高，亦非他人所能登。"帅疑罗诳药，固欲派人随之。罗因请与二十人俱。天傍晚，同至山下。度山势无路可上，惟一处山腰有枯树，可缘附之。而树去地尚远，非超跃可及。因还营，索长木数十株，用绳束之，令二十人扶使植立。罗带火药及火升木颠，跃及树，由树再跃登山，猱附而升，伏于丛莽间。俟夜深潜出，就贼营四面放火。贼仓猝不及备，多烧毙。黑暗中又不知何处兵至，狼奔豕突，自相残杀及残踏死者无数。罗仍伏草中不动。天明视之，贼营尽焚，贼俱散去。罗出割死者首级十数，持以归，诣营报功，帅始收用之。自是每战辄陷敌，累功至今官。任四川提督时，年已七十，两袜犹能各带铁条数枚，于署后设木梯，高四十级，日上下数十次，故矫健至老不衰。既贵，与人言不讳作贼，并于向被埋处建书院，以志不忘。

善缉捕之役，其技往往与剧盗争名。桐乡陈秀才言其尊人行贾山东，遇一客亦陈姓，尝与象戏，客局败，以其子拍几上，曰："唉！"棋已嵌入几中，与几面平。陈大惊，加物色焉。客曰："我山东名捕也，今退，不复为矣。"陈曰："以君之能，任缉捕必称职，何

退为?”客曰：“某当捕役时，实有能声，顾因是几得祸。某岁，邻邑有大窃案，邑之捕人不能缉，禀令聘予往。予勘被窃家墙垣，了无出入踪迹，知必远来高手贼，辞不易缉。令再三请，予曰：‘试访之，获否未可必，亦不得限时曰。’令诺，给银作旅费。某遂各处寻缉，偶过一村，见有大户新盖房屋，约百数十间。因于对门茶店小坐，漫问此屋何年兴盖。答言：‘本年。’‘主人土著乎？外来乎?’答：‘以外乡迁来。’问：‘何业?’答：‘不知。’予心动，即于村中僦屋暂居，日诣茶馆吃茶，且与大户仆人通款曲。亦皆系新来之人，不能知主人底蕴。但言：‘主人年七十余，双目皆瞽，此间无亲戚往来，约逾月即远出一次。出必以夜，从水路去，亦不知诣何处。’予因留意，探知伊主某夜当出，先于要路遗粪，而伏于暗处窥之。至三鼓，见二人携灯导一叟出，灯竟前走，并不需扶掖。叟步甚健捷，遇遗粪处，叟俨然旁走避之，并不践粪。予心知其瞽伪也，是可断其非善类。俟其归，往见其仆曰：‘某江湖算命，落魄无聊。汝主多财，幸荐某一推算，获钱当分用之。’仆曰：‘诺。’翌日，仆奔告予：‘主人候汝算命。’予即往，门者引之入。屋甚深，凡进一层屋，则一重门闭。至最后一层，见叟扶几南向坐。予揖之，叟亦不动。予言：‘宅上何人算命?’叟笑曰：‘子为算命来乎？子非山东名捕陈某乎?’某大惊，然心念此时已无路可出，既为猜破，不承认则反示弱。慨然应之曰：‘果然，我陈某也。’叟曰：‘是矣，子姑归，三日内听覆信。’复令人导予出。过三日，无消息。予复踵其门问之，门者传言：‘信已送君枕边，何尚未知?’予归，搜视枕底，则白金二百两，白刃一柄，赫然存焉。予悸欲绝，急往白县令，言末由缉访，噤不敢言叟状。自是有戒心，辞役，不复作捕人矣。”

又有京师老番役一，缉捕最有名，因老退役。后京中连有大窃案，提督严比番役追缉，讫无影响。众役窘，求助于老番役。老番役往被窃家勘视，曰：“京城土贼及外来者，予无勿知，未见有此高手。当留意细访。”久之，无端绪，惟察某处有业薙头者，光景非常。因与游，不能测其底里。念京师除此人更无可疑者，拟下手擒之。薙头铺对面有空屋，老番役常偕薙头者于中闲谈。是日，老番役遣其徒伏空屋后门，徒能运五十斤铁锤，戒之曰：“但门内有人出，急击勿失。”徒携锤往伺。老番役乃约薙头者至空屋中闲谈，均立廊下。薙头者两手扶阑干，老番役佯与谈，举手欲按其手。盖老番役长技，但经伊按住，无得脱者。甫欲按下，薙头者已觉之曰：“嗄！汝欲何为?”老番役不答，急按其手。薙头者忽用蜕皮法，抽两手出。老番役所握者，皮两把而已。其徒在后门外，瞥见一人出，急挥锤击，不中，中地，黑尘坌起。薙头者竟杳无踪。

小德张

隆裕太后权力远不及慈禧，而亦有宠监著闻，卓者小德张之能继靴子李而兴也。顾小德张之势力与资富，虽自不及李，相传亦有百万私产。在宣统朝，大吏奔走其门下者，实繁有徒。民国而后，太后既退居深宫，小德张尚能拥资自乐。惟群监已失婪贿之路，皆欲朔饥欲死，闻小德张独富，遂一见即向之索钱。小德张绝足不敢出宫门一步，并其私宅亦不敢归。然其在前门外大栅栏所开最巨丽之洋货肆，名曰“德义”者，尚金碧耀煌，购物者肩摩毂击也。隆裕下世，小德张遂出宫居私第，公然又为某金店之主人翁矣。得此郎

君，于以殿二千年来宦寺之局，即非天之骄子，亦历史上不可不载之人物也。

春阿氏案

光绪晚年，京师有一奇案，几与前此之四大奇案并称。后虽雪昭，而罪人未诛，冤者又已卒，诚憾事也。初，满人某者，居东城某胡同，有世职食禄，不事事，娶妻亦旧族，即春阿氏是。有后母年尚少，夙著艳名。父死，颇不安于室，然亦未有新著之秽史也。氏貌美而性烈，然事姑孝。满俗：姑媳之间，礼节繁缛，凡早晚问安，以逮饮食、起居、坐立、言动之细故，无不严辨尊卑上下。姑虽年少于媳，而名分所在，责备綦苛，且生性奢糜骄倨，又家渐中落，奴婢星散，至中馈囫圇之事，亦须媳代之，而氏服劳奉养，迄无怨言。某性颟顸，嗜酒与博，既不更事，复难养家。氏守常禄及出私蓄以附益之，不足则恒忍饥，人皆知其贤。无何，姑之丑史渐著，所欢者为某旗佐领。禄入亦不敷，则更绍介他金店友以分其劳，故某之门渐如市，秽声四播。某时闻同辈中讥刺，疑之，始留心窥察，信，则大愤，声言欲与金店友为难：非得千金，将擒而置之步军衙门。语且侵佐领。二人惧，以告后母。后母谓："是混混者妄言耳，尽听之，彼必无奈何。"一日，俟金店友既入，彼竟伏人于门侧，俟其出，要击之。金店发长跪求释，署券百金始罢，自是不敢复至。后母知之，恨甚，自是常外出不复归。会母有侄某者，亦无赖，与某素不相能，平日见面不交一语。母既憾某不已，思维侄可制之，乃嘱金店友以财恬侄，侄果愿效驰驱。是晚，母忽返，侄挽他友醉某以酒，扶掖而归。则见妻房中一男子翩然出，一瞥不见。大怒觅之，诟厉不已，挟其妻无算。妻以其醉，忍受之，不与较。久之，鼾寝矣。姑召媳入，语某无礼状，反劝慰媳。氏言："彼醉，儿不与较可耳。业已如此，抱怨亦奚益？"谈良久，始归房，乃从旁榻寝。盖某性暴烈，酒后恒不令氏同卧，或非招之，氏不敢自由行动也。比醒，天已黎明，某殊无声息。氏意彼酣恬，亦不为意。出房如厕，过姑室窗外，灯火荧荧，犹闻人亵语，太息不已，自言："家道如此，何以持久？"欲乘夫醒婉劝之。入房审视，不觉惊晕，盖夫已僵卧血泊中，颈上刀痕缕缕，亦不知于何时被人杀死矣。出房惊呼："有盗！"姑跃而起，若预知者，问："安得有盗？盗安在？"氏不能对。姑入视某状，大哭曰："杀吾儿者，必记日间痛挟之仇也。"因立命人缚氏鸣官。氏乃悟陷害之故，自思身命如此，辨亦无益；但此非美名，即亦不承，官其奈我何？既付有司，姑历述当日夫妻反目状，且及房中有男子窜出事。官知为暧昧，而疑氏朴素婉笃，非不贞者，姑妖淫若此，情大可疑。然氏但供其夫不知为谁何所杀，亦无房留男子事，而绝不及姑之有外遇。及访舆论，人言啧啧，皆指斥姑，顾不可据为定谳。以言导氏，氏终不肯承。或私劝之，则曰："妾命薄，业嫁此家，复何恨？姑虽有外遇，但与杀人是否有涉，吾未目击，徒扬其丑何为？吾甘死于此。苟不能昭雪，亦命也。"始终不言，历问官三五，矢不移，案悬不能结。无何，氏得疾，死狱中。某官始访得姑侄杀人状，而侄亦亡命黑龙江，已死。惟姑犹存，欲惩治之，而为氏旌表。革命事起，遂未果。

贺昌运

贺昌运者，四川富家子，以道员入都营干。偶游香厂，睹一丽人，风骚冠侪辈，因注意焉。未几，托波通辞，竟成邂逅之缘，入此室处，予取予求矣。丽人乃道、咸间某相国之孙媳，某胡同巨第巍峨，家无尊长，仅一庶祖姑，亦聋聩不事事矣，故贺得出入无忌顾。某相国门生故吏列朝右者颇多，戚友通往来者，不无显赫之辈，闻其状，愤不能平。时贺竟移居相国第中，俨如小夫妇矣。戚某者，又怂恿其庶祖某诉讼，庶祖姑懦，畏贺气焰，谢不敢。后乃得相国族侄某者，诉于官厅，一时哄传都下。以贺某身为职官，犯此奸占之行为，苟不严惩，何以澄叙官方，整饬纲纪。刑官不得已，乃捕贺，置之狱。贺上下行贿，卒以五万人庆邸，而得递解回籍之判决。既出狱，丽人追与之俱曰："以尔车来，以我赙迁。"从此双宿双飞，薄道员而不为矣。贺家故有妇，丽人愿为夫子妾。后挈之俱居沪，相国遗产为之挥霍殆尽，亦孽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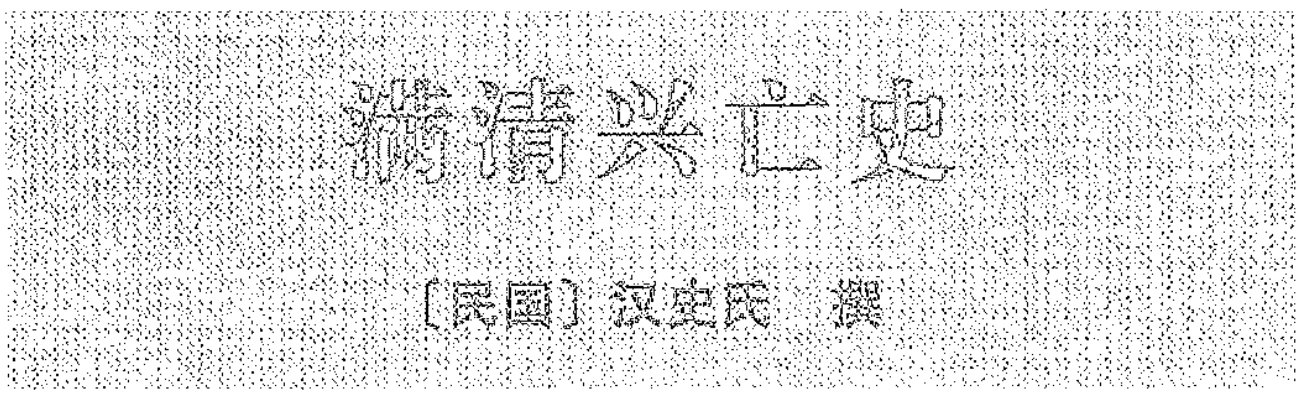
吏部鬻官案

吏部鬻官盖时时有之，惟庆邸时则定价招徕，明目张胆，较为显著耳。初，庆邸贿赂公行，外省官吏，几无不以贿得者。言官哗然，朝旨终不问。及振大爷之杨翠喜案出，御史江春霖辈上疏力击，反得罪官之结果，言路益愤。诸谏台会议松筠庵曰："不以法破此獠，吾终不需此乌台矣。"或曰："擒贼擒王，固痛快之事。但机会未至，徒劳何益？吾意不若翦其羽翼，则事易办也。"众皆然之。或乃言："今吏部员曹悉系庆党。平时为其经商卖力者，不知凡几。以予所得凿凿有证者，某事某官，咸可指数。不如从此处着手，官小力薄，纵庆欲回护，然物议如此，彼必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揆之救大不救小之例，亦当易于得力。苟有动机，吾辈徐图进行，为得寸得尺计。此法殊占便宜。"佥曰："诺。"疏上，而吏部郎官王宪章者拿问矣。王宪章为某曹郎中，庆邸走狗也。每岁鬻州县官者百计，以十分之五呈庆，而自取其二，余则同侪分润焉，行之有年。至此破裂，急求救于庆邸。庆邸报之曰："牺牲子之一身，以保我名誉。吾官尔子孙，令尔含笑于九泉可也。"王遂正法于京市。

流星有声

同乡赵先生子敬为予言：宣统辛亥春间，即武昌举革命旗之岁也。某夜在寓，集友人手谈。方思索间，室内沉静无声，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咸疑汽车远过，然声亦不类。侍者大呼曰："流星，光何巨也！"予与友疾趋出视之，光甚闪烁，照耀万丈，而其声即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自西北往东南，其行甚缓，不似寻常流星之一瞥即过也。是夜，见者甚多。合之各地所谈，情形大略相同。惟东

南各处友人来函，则并云未见，或得止京师一地所见欤？占验若何，则未之闻。予虽不信祇祥，惟赵君所述则甚确，并有数友证明之。



第一章　开始时代

第一节　满洲之建部

长白山之支峰曰布库哩山，通古斯族人居其麓焉。当南宋时，女真为蒙古所灭，通古斯族人势力之衰，几二三百年。有女曰佛库伦者，系出女真，不夫而孕，产一男。既长，佛库伦将他去，命是男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置之小舫中，令顺流而下。至河步，是男乃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构衅。或汲于河，见而问之，诡以我乃天女所生，来定汝乱对。汲者趋告众，众惊异，遂迎舁至家，决议息争。推是男为部长，以女百哩妻之。于是布库哩雍顺居鸭绿江源，长白山东，鄂谟辉之野鄂多里城。由女真变音而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建部之始。

第二节　樊察之受封

满洲既建部，雍顺之裔，思通好于明，以每岁十月为入贡之期，明因封为建州卫都督，予以印。至正统初年，有猛可帖木儿者，侮虐部众，部众不服。攻杀之。其弟樊察，子童仓，闻警而逃。至荒漠无人之境，追者将及之，会有鹊止樊察，首追者疑为枯木，乃止。由是樊察南遁至朝鲜，失都督印。明人闻其事，乃命童仓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寻樊察自朝鲜归，自陈失印之故，明廷诏更予新印。未几，旧印复得。樊察辄匿新者而用旧者。明人恶其狡，乃分建州为左右卫。令董山领左，樊察领右，得世袭。

第三节　觉昌安父子之被害

樊察之后，有孟特穆者，袭封为建州右卫都督，即其子孙所奉为始祖者也。三传至福满，生六子，令各筑城邑，环卫而居，号宁古塔贝勒。中有觉昌安者，居赫图阿喇地，以多智称。又恃长子礼敦之勇，率部众击硕色纳子九人，加虎子七人，灭之，尽收其地。会

苏克素护部图伦城长尼堪外兰，随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攻古呼城。其主阿泰之妻，为觉昌安女孙，恐城破被虏，遂率其第四子塔克世，往援古呼，先后入城。城坚，成梁攻之不克。尼堪外兰以招抚为名，实诱城中人使杀阿泰。由是成梁并拘觉昌安及塔克世害之。

第四节　努尔哈赤之复仇

努尔哈赤者，塔克世之长子也。其生母为喜塔喇氏。既死，继母待之薄，分居于外。闻觉昌安及塔克世被害，欲复祖、父仇，以遗甲十三副，攻图伦城，尼堪外兰避之，得甲三十副、兵百人以归。后谂知尼堪外兰在嘉班城，进攻之。尼堪外兰避于鄂勒辉，筑城以居。寻复攻之，尼堪外兰遁入明边。又令斋隆率四十人，向边吏索之。边吏拘尼堪外兰以予斋隆，遂杀之。初，明人因努尔哈赤之扰边，曾归其祖、父丧。至是，思羁縻之，故给以都督敕书十道，马三十匹，又龙虎将军之印，及岁币银八百两。

第五节　建元天命

努尔哈赤既复仇，复率众侵邻近之哲陈部。时浑河方涨，不得进，乃联绳以渡，跨堞以战。身中五十创，不退，卒取之。又乘势收完颜部。于是满洲之五豪部皆亡。未几，复并吞长白及东海诸部。其势骎骎，为叶赫等九部所忌，合兵三万来侵，营浑河北岸，部众皆惧。努尔哈赤乃与部下之健者，祷于堂子。启行，至古呼山与敌遇，战，破其众。嗣以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诸长与叶赫部同心，深恶之，遂先后攻略其地。自此制满洲文，定八旗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由部众推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国号满洲。是为满洲立国之始。

第六节　定都沈阳

扈伦四部，虽平其三，而叶赫独恃明不下，明亦倚为北关。努尔哈赤谋击明，乃书“七大恨”告天。其词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之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哩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四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争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呼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呼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

助天谴之叶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罔为剖断，恨七也。

复以击明之故谕其众。遂趋抚顺，围其城，诱明游击李永芳降之。明人闻边事急，遣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深入。努尔哈赤逆战于萨尔浒山及尚间崖，五日间破其三路兵，乘机灭叶赫部。越三年，进攻沈阳，明总兵贺世贤中矢死。又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被围，自经死。于是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下，乃以沈阳为国都。

第七节　宁远之败

辽沈既为努尔哈赤所取，明大震。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以谋抵御。嗣与广宁巡抚王化贞议不合，遂生意见。努尔哈赤乘之，化贞弃广宁走，廷弼亦退至关内。广宁四十余城，亦为努尔哈赤所得。寻明为拒守计，从袁崇焕议，筑城于宁远，练兵士，造铠仗，开屯田，宁远迄成雄镇。努尔哈赤欲取之，率众十三万攻宁远。是时袁崇焕为宁前参政，刺血书，誓将士，颇著忠勇。且令闽卒罗立，燃西洋巨炮轰满众。炮一发，决血渠数里，毙满人数百。三日，再攻再却，宁远之围遂解。盖自努尔哈赤击明以来，惟是役为不能得志也。逾七月，而努尔哈赤殁。

第八节　皇太极与明议和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父丧时，明督师袁崇焕曾建和议，欲藉此缓兵，以修理故疆，故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成等三十余人来吊。皇太极以书谢之。次年，又遣袁督师书，言和议事。袁督师乃遣使赍复书至，曰：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息兵干，伏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原，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愿汗再思之也。一念杀机，启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保身后多少吉祥。不佞又愿汗图之也。若书中所开各物，以中国之财用广大，我皇上亦宁蘄此？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乎？亦汗所当裁酌也。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若信使往来，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见万里，仁育八荒，惟汗坚意修好，再通信使，则憭简书以料理边情，有边疆之臣在，汗勿忧美意不上闻也。汗更有以教我乎？为望。

已而奉明旨戒通信使，言路亦以和议为非计，事遂止。

第九节　间明君臣

和议不就，皇太极乃取明遵化。旋越蓟州而西，击退宣大援兵，取顺义，薄燕京。明之危已在旦夕，督师袁崇焕在关外闻警，千里赴援，遇之，相与鏖战于沙窝门，互有杀伤。皇太极知崇焕不去，则明事未可图也。遂设反间，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宦官乃告变于明帝思宗，思宗果疑崇焕。因责其拥兵坐视之罪，下于狱。由是皇太极复薄永定门。明之武经略满桂、总兵官孙祖寿列营以待。皇太极令部众宵冒明旗帜，明日昧爽，突出不意，四面蹙之。满桂与孙祖寿等战不支，俱死。皇太极贻书明帝，欲仍就和议，明帝不允，遂掠蓟州而东。

第十节　建清国号

察哈尔，漠南蒙古诸部之一也。其汗林丹受明岁币，来扰满洲。又因科尔沁部与满洲通好，怒而击之。且时欲辚轹鄂尔多斯、土默特诸部。由是科尔沁与鄂尔多斯、土默特等互相连合，以防林丹。又惧其力不能敌，遂来乞援。皇太极乃命其弟多尔衮先生，复亲率部众至察哈尔，与林丹战，林丹败死。寻遣人往谕林丹妻，林丹妻感悟，率其子额哲来降，并献元代所遗之传国玺。皇太极既平漠南蒙古，自以为攻城略地，所向成功，国势滋隆，人心向附，遂建国号曰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第十一节　收服朝鲜

朝鲜之服属于明者久矣。明恐满洲强大，故于用兵时，尝命朝鲜遥应以牵制之。皇太极知其故，因命阿敏侵朝鲜。先取义州，乃渡嘉山江，进薄平壤。其王李倧因防战不利，弃都城，遁至江华岛，以求援于明。嗣以明之援军不至，遂请和于满洲。后数年，乘满洲之有事于内蒙古，复毁约以通明，欲攻辽东。皇太极自蒙古还，复击之，直入国都。倧乃退保于南汉山城，向明告急，并檄国中诸道勤王。时明方以流寇为急，不暇恤邻。诸道援军，又相继奔溃。由是皇太极令其部众进攻南汉山城，获王妃王子，并群臣家属。倧势既蹙，乃出明所给印敕以降。嗣后岁时贡献，悉如明制。

第十二节　南进图明

皇太极既得志于蒙古、朝鲜，乃一意图明。命多尔衮南进，与明督师卢象升战于保定，又战于巨鹿，卢象升以炮尽矢竭而死。多尔衮乃进略真定、广平、顺德、大名。东渡运河，破山东省之济南，拘鲁王，走德王，降沂州、莒州等五十城。寻明蓟辽总督洪承畴以锦州被围，欲援之，调吴三桂等八大将，兵十三万，进次松山。事为皇太极所闻，率众截击于松山、杏山间。吴三桂等八大将皆避去，明军死者无算，洪承畴乃退守松山。粮几尽，松山副将夏承德以城献。皇太极遂入城，获洪承畴及总兵祖大乐等，乘势取锦州及松

山、杏山、塔山。明帝大惧，遣马绍愉等来议和，皇太极报书许可。嗣因明廷臣交章争之，和议遂罢。

第十三节　入山海关

方吴三桂之为宁远总兵也，皇太极尝令其舅祖大寿劝之使降，而三桂不从。未几，明之内寇李自成逼燕京，朝议尽弃山海关外四城，召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民五十万而西，途闻燕京陷，不敢前。又知家口被寇所虏，且寇已向山海关，乃回兵击破之。遣其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乞师。时皇太极已殁，福临之顺治元年四月也。福临年幼，不能任事，以叔父多尔衮辅理之。故三桂之书，亦致于多尔衮曰：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蝼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所素仰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义，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虏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讵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火水，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庭，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以书呈福临。福临令佩大将军印，往图中原。乃进兵，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抵山海关。三桂将五百骑来见，剃发盟誓，请入关。多尔衮令三桂所将兵缀白布于肩，以为识别，使之先驱，遂入关。

第十四节　击败闯兵

李自成之东击吴三桂也，自将精锐二十万，直指山海关，而使白广恩将二万骑，绕出关外以夹攻之，势殊剽悍。及满兵既入关，贼众自北山亘海，列阵以待。满兵布阵，不能横及海岸，乃令对贼阵尾，伺其气衰，横击之。阵既具，三桂自右翼出战，贼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多尔衮命阿济格、多铎率铁骑二万，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所向摧陷。自成方登高观战，见军有发辫，惊曰："满洲兵也。"急策马下冈走，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不可胜计。自成奔永平，多尔衮命三桂追之。及永平，自成愤三桂甚，因杀其父襄。走还燕京，害明诸王，焚毁宫殿，西遁。多尔衮晋三桂爵为平西王，令率步马一

万，追杀流贼。

第十五节　福临登极

方满兵之入关也，明臣视之，直类于春秋时秦师之救楚。且多尔衮直趋燕京时，凡所至之区，皆宣布定乱安民，共享太平之意。故州县官民，皆开门迎降。比至京师，明文武百官，亦出迎于五里外。迨进正阳门，路旁老幼，至有焚香跪迎者，盖以为不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也。岂知多尔衮一入京，即升武英殿受贺，且传檄安抚畿甸郡县。未几，复具疏至沈阳迎福临。福临得疏，趋驾至山海关，经通州，抵燕京，入宫。以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迁都燕京，名曰顺天，而以旧都沈阳为奉天。其取明天下，几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明臣至此虽有悔心，亦何及哉！

第二章　隆盛时代

第十六节　福临之收拾民心

福临既登极，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又建立丰碑，纪其功绩。犹恐民不忘明，不肯归附满清，乃施笼络民心之术。约举之有数端：一、为明思宗崇祯帝暨帝后、帝妃发丧成礼。自长陵以下十四陵，皆设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亦仍其王爵。一、明之职官绅士，曾殉国难者，给予谥法及优恤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赃者，及士为清望所归、并隐居山林，而才德可称者，皆征辟录用。一、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及乞丐街市者，皆给粮养之。一、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诸名目，尽行蠲免。明季厂卫之弊政，亦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暂用明制。凡已附于满清之民，所以不遽反抗者，盖由于此。

第十七节　南取江南一

明思宗之卒也，遗臣马士英等立福王由崧于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命史可法入阁，仍掌兵部事。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分守淮、扬、凤、卢四镇。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使马士英入阁佐理。多尔衮乃致书史可法，令劝明帝削号归藩。略曰：

> 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慈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

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史可法答书不屈。略曰：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庙，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岂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昔先帝轸念漠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终始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

福临乃命多铎统兵南下，抵扬州，招谕史可法，不从。清兵用巨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获史可法，杀之。

第十八节　南取江南二

方史可法之未死也，令以督镇牌谕城中，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抵御清兵之南巡军小捷，人人更加额以贺。及扬州破，可法死，人民之惨遭兵祸者，初不辩其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凡十日间，生灵荼毒，不可胜记。查焚尸簿所载，计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者不与焉，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遇祸之酷，至此极矣。清兵既屠扬州，南下，将渡扬子江。时明总兵郑鸿逵率水师守南岸，侍郎杨文骢壁于金山，清兵不得渡。一夜，大雾忽起，清兵乘之南渡。以数百骑鸣螺树帜，明军惊溃。清军渡江毕，隧陷镇江，且入南京城。福王奔太平，又走芜湖，入黄得功营。清兵至，黄得功单骑逆战，中流矢死。明总兵田雄等拥福王出降，清兵拘之。遂改南京之应天府为江宁府，江南略定。

第十九节　下剃发令

福临初登极时，本欲令国民一律剃发，以其抵抗者众，且弘光方称帝于南都，未知何日可南北统一，故下不强迫之令。曰：

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剃发之令。其略曰：

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录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急辩，决不轻贷。

闻是时府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今剃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嗣后，剃发担有一柱矗立，若旗竿然者，犹其遗制云。

第二十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一

剃发令既下，苏州巡抚王国宝、松江提督吴兆胜、吴淞总兵李成栋皆以降将乘势逞虐，士民恶之。于是明之给事中陈子龙、总督沈犹龙、吏部主事夏允彝约水师总兵黄蜚、吴志葵起兵于松江，副总兵王佐才起兵于昆山，通政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起兵于嘉定，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起兵于崇明，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起兵于吴江，典史陈明遇、阎应元起兵于江阴，行人卢象观、奉宗室子瑞昌王盛沥起兵于宜兴，中书葛麟、主事王朝升、奉通城王盛征起兵于太湖以抗清。应之者，有佥都御史金声与尹民兴、丘祖德、吴应箕等之起兵于徽州宁国，吏部尚书徐石麒、平湖总兵陈梧之起兵于嘉兴，揭竿裂裳，号称十万，是为上下江士民之师。

第二十一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二

时水师总兵吴志葵率海上军，由泖湖进攻苏州，黄蜚以太湖军会之。志葵前锋之军数百，以城中有内应，故斩胥门直入。不意为清军截击，城中军亦不动，内应既绝，外攻遂溃。吴志葵与黄蜚乃率军退至吴淞江。又为清军以火夹攻，潮落风烈，舟胶而烬，志葵与蜚俱被擒，清兵遂陷松江。宜兴卢象观率众二万，进窥江宁，为洪承畴击散，瑞昌王盛沥被执。象观收残卒，入太湖，与王朝升军合。清提督吴兆胜火焚其舟，期升乃遁，象观亦熠。惟吴江吴易一军，江阴阎应元一军，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一军，尚婴城固守。寻清贝勒博托率旅至吴江，破吴易军，歼之。进围江阴，昼夜炮击，城不破，清之三王十八将死于是役。会大雨，城崩，应元赴水，被曳出，见杀，城遂被屠。清降将李成栋攻破嘉定，侯峒曾死之，黄淳耀自缢死，城亦被屠。金声守徽州宁国，恃有天险，清兵攻之两月，不能下。降臣黄澍未剃发，服明衣冠，诡称援兵，金声启门纳之，澍为内应，城即陷。于是上下江士民之师，悉为清兵所破矣。

第二十二节　平流寇一

当李自成之西走也，由山西而窜河南，盛兵于潼关。多铎前部之军至，为贼将刘宗敏

所围。清军不动，贼疑之，亦不敢击，如是者三日。已而多铎亦至，自成开关迎战。清之奇兵三千，从围中突起，夹攻之，贼遂败。清军进逼潼关，自成令掘重濠，发炮遥击。别遣一军以袭清军，为清军所觉，击之，贼又败。时阿济格、吴三桂之兵，已渡河取延安、鄜州。自成以腹背受敌，弃关走西安。清军入关西进，自成焚西安宫室，遁至湖广。多铎方移师伐明，命阿济格与吴三桂任剿贼事。于是水陆交进，自邓州至九江，连破贼者八。自成窘，入九宫山，祷于庙，乡民以锄击之，碎其首而死，伪汝侯刘宗敏等亦伏诛。时顺治二年九月也。初，自成自僭称帝后，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是乃亡。

第二十三节　平流寇二

李自成以外，贼之悍者有张献忠。自荆州流入四川后，遂据成都，僭称大西国王。遣诸伪将分屠各府州县，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有奇，川民几尽。献忠乃谋窥西安，尽焚成都之宫殿庐舍，并夷其城。率贼党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素统川兵，闻而惧，率一军逃。会清之靖远大将军豪格同吴三桂统军至汉中，进忠迎降，愿为向导，而献忠不知也。迨清军至盐亭界，适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清军于凤凰坡，中矢堕马，匿于积薪下。清军擒而斩之，降及败死者凡二三十万。豪格又分兵破贼营百三十。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俱走川南，寻又流入黔滇，四川略定。是时陕督孟芳乔又斩妖贼胡守龙，河道总督亦平山东强寇满家洞，流寇遂平。

第二十四节　翦灭明之诸王

清军下江南时，福王由崧虽降，而明之王族存者尚多。永宁王慈炎据江西，鲁王以海据浙江，唐王聿键据福建，然号令纷更，不相统一。清军乘之，遂于顺治二年，使王得仁取抚州，杀永宁王。博托破绍兴，逼鲁王，王避入海。博洛下汀州，执唐王，王不食死。明之遗臣丁魁楚、瞿式耜等，更拥立神宗孙桂王由榔于肇庆，建元永历，寻至桂林都焉。清之叛将金声桓，以江西附之，李成栋以广东附之。王遂遣兵复湖南州县。未几，声桓、成栋为清兵所攻，俱死。翌年，清军攻桂林，式耜被拘，不屈死，桂王避入云南。时吴三桂已平李自成、张献忠二流寇，由贵州进逼云南。桂王入缅甸，缅甸王奉桂王于赭硗，而与木邦、腾越等云南诸蛮部并力拒战。三桂率所部下伊洛瓦底江，至奋挽坡。桂王知不免于虏，以书贻之曰：

> 将军新朝之勋臣，亦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于将军可谓厚矣。国家不造，闯贼肆恶，覆我京城，灭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固未泯也。奈何遂凭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名，阴作新朝之佐？逆贼既诛，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矣。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灭，隆武被诛。仆于此时，几不乐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楚地尽失，粤东偕亡，惊窜流连，不可复数。犹赖李定国迎我贵州，接我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荒漠，聊借缅人，固我圉耳。山遥水长，言

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惭矣。乃将军不避险阻，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其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要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非敢奢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

书达，三桂不省，进逼阿瓦。以其善防战，乃引还。缅人恐清兵再至，不悦其王之纳桂王也，因弑其王，而拥桂王与眷属至军前。时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也。

第二十五节　玄烨之镇定三藩一

福临既获明之桂王，即于是年殁。第三子玄烨立，改元康熙。四月间，三桂害桂王。玄烨即封三桂于云南，为平西王。又封尚可喜于广东，为平南王。耿继茂于福建，为靖南王。使各镇土地，且握兵马财政之权。是为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玄烨亲政后，鉴前代方镇之得失，渐忧诸藩强大，窃为之备。康熙十二年，尚可喜适以年老请撤藩，遂许之。平西、靖南二王闻之，不自安，试请撤藩，亦许之。三桂遂于是年冬，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传檄四方曰：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跌。文武瓦解，六宫丝乱，宗庙丘墟，生灵涂炭。臣民侧目，莫敢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誓必亲擒贼帅斩首，以谢先帝之灵，复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迎狼之非，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适值先皇太子幼稚，故隐忍未敢轻举，避居穷壤，艰晦待时，盖三十年矣。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举谋义。

次年正月元旦，拥立崇祯第三子，年号周启，旗帜皆白。旋遣部将，分侵云南、贵州诸州县。继茂子精忠，亦举兵变服，以马九玉、曾养性为爪牙，据守全闽。可喜子之信，亦阴通三桂，幽其父，易帜改服。将出师，汉族之不服满清者，于是所在兵起，响应三藩，江南全境，非复清有。三桂更自四川陷汉中、陇西，土寇羌番亦蜂起，满清之大局一危。

第二十六节　镇定三藩二

玄烨闻三桂变起，曾下诏书，止广东、福建两藩勿撤，且使出兵伐三桂。而三桂之兵势方盛，难以力敌。寻闻粤、闽两藩亦变，清廷益惧，乃命土海图向关中，以期规复秦陇；岳乐喇布等平江南，以绝群寇观望；杰书傅喇塔由浙赴闽，以冀指日成功。迨清军直捣延平，闽军望风瓦解。耿精忠乃不知所为，遽投诚。尚之信亦悔附三桂，而密通款于清军，率军民剃发。时土海图已复陇西，岳乐喇布亦定江南，吴王桂势日蹙，未几病死。其子应熊，本尚清公主，宿卫京师，三桂变时，早下于狱，因以逊世璠嗣。虽固守云、贵、川、湖之地，亦次第衰微。迨康熙二十年，为清军所迫，乃遁入云南府。屡战屡败，爰割地乞师于西藏，其书又为清之逻兵所获。困居城中，粮尽援绝，世璠遂自杀。清军戮其尸，传首京师。时耿精忠、尚之信又皆以谋叛磔死。三藩于是镇定。

第二十七节　初平台湾

鲁王之败于浙江也，浮海至厦门，依郑成功。成功者，海贼郑芝龙之子。芝龙降清时，招成功，成功不应，专图恢复明室，恃厦门为根据地。及鲁王至，军势益振，取镇江，入南京，更谋北伐。寻失利，乃奉鲁王至台湾，逐荷兰人而据之。乞援于日本，事未成。迨康熙元年鲁王殂，成功亦死。成功之子经，保守台湾，而用明永历之号。当三藩变时，命刘国轩等乘势取福建之沿海岸。未几，经卒。次子克塽嗣，幼弱不能莅事，事皆决于冯锡范，其势日衰。是时清已平云南，欲取台湾，以除后患。乃遣水师提督施烺进兵，败刘国轩于澎湖，国轩由吼门突围而逸。清军乘势至鹿耳门，胶浅不得入。无何，大雾忽起，潮高丈余，舟师浮而进。郑氏惊曰："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涨，今复然，天也。"于是刘国轩、冯锡范以克塽降。郑氏割据，传三世，凡三十八年，至是台湾为清有。

第二十八节　与俄国结尼布楚条约

当满清未入关时，俄罗斯称强于北方，灭钦察地方蒙古族之诸汗部，骎骎及于东方。逾黑龙江北界之外兴安岭，筑城堡于雅克萨、尼布楚，屡侵满洲之守士。福临方有事于南方，不遑北顾。迨玄烨立，知其东略日甚，将割据黑龙东北之数千里地，先筑爱珲城以备之。寻又遣都统彭春等，攻取雅克萨城，纵哥萨兵，使归旧部。未几，哥萨兵复夺雅克萨城，守之。玄烨及由荷兰国人为介绍，致书俄罗斯，约定边境。俄皇彼得第一答书，言前屡奉书，未能通解，故多误会，今已知边人构衅之非，当遣使臣诣边定界。由是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缔结条约。俄人悉反所侵黑龙江北岸之地，立碑于格尔必齐河，勒满、汉及俄罗斯、喇第纳、蒙古五体字。是为清俄交涉之始。

第二十九节　平定漠北

漠北有喀尔喀部者，元之后裔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之所分领也。及噶尔丹起

自厄鲁特之准噶尔部，侵入喀尔喀，三汗败走，遂款关乞降于清。玄烨谕噶尔丹西归，噶尔丹不奉命，反长驱逼内蒙古东部。乃于康熙二十九年，亲将大军，逾大迹山，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宵遁，旋上书请罪，乃班师。迨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复入寇。明年，玄烨又亲征，溯克鲁伦河，手绘阵图，指示方略，炮殪其后可敦，大败虏众。乃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之山而还。惟噶尔丹仍不肯降，乃于康熙三十六年，复亲征。自宁夏进攻，噶尔丹进退无地，仰药死，所部尽降。乃归三汗于喀尔喀。自是阿尔泰山以东皆隶清之版图，并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凡三驾而漠北平。

第三十节　征服西藏

本部之西有西藏地，为唐古特后裔所领。主持宗教者，有达赖、班禅两喇嘛。其他世务，委之他喇嘛，号曰第巴。时有桑结者，为第巴，颇专恣。当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卒，桑结秘不发丧，自拥立六世达赖。他部之拉藏汗恶之，杀桑结，囚六世达赖，而立新六世达赖。西藏之喇嘛不悦拉藏汗，蒙古诸部亦不服新立之达赖喇嘛，因别选达赖喇嘛，奉之于甘肃西宁。准噶尔部之策妄拉布坦知之，乘机人西藏，袭杀拉藏汗，西藏喇嘛多应之。玄烨闻变，命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入西藏，击退策妄拉布坦。凡通于准噶尔之喇嘛四百余人，悉行戮诛。举拉藏汗之旧臣二人，使分治前藏、后藏。迎西宁之达赖喇嘛为六世达赖，西藏遂平。实康熙五十九年也。

第三十一节　重讨台湾

自台湾之郑克塽降清，汉族义民不无饮恨。适知府王珍捕私伐山木之台民二百，妄刑之，于是黄殿等因民不忍，起意抗清。以一贵朱姓，可托明裔，遂奉之。揭竿荷锄，与南路义民杜君英等，战胜游击刘得紫、副将许云游，遂入府城，大获郑氏所储之炮械铅铁等物。北路义民赖池、张岳等亦攻克诸罗，杀参将罗万仓。凡七日而全台陷。一贵乃自称中兴王，年号永和。清水师提督施世骠在厦门闻警，先发。总督觉罗满保复调南澳总兵蓝廷珍，会世骠于澎湖。以舟六百艘，捣鹿耳门，直渡鲲身，取安平镇，遂北至府城。守备陈策先下诸罗，至此与大军合。一贵势蹙，遂走湾里溪，为村民所擒，槛送京师磔杀。台湾复平。

第三十二节　用儒术以笼络汉族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势甚盛，然亦知汉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亲往释奠，并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一、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明季遗民及奇才杰士。一、开馆编《会典》、《字典》、《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俾士人奉为准则。一、巡游江南，召试名士，藉以觇察民心。一、开千岁宴，诏天下不论满汉官民，凡年过六十五者，皆得与宴赋诗，以示满汉一体。一、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说者谓满清之命脉，全在于康熙一朝能以儒术笼络天下之人心

者，非虚语也。

第三十三节　胤禛之疏忌骨肉

康熙末年，宠臣明珠等擅权，政事渐紊。次子允礽虽立为太子，未几又废黜。其他之三十四人，殇者凡十五。余则各树党援，觊觎君位。妖人奸壬，乘隙而入。廷臣希冀推戴之功，亦结党相攻。长子允禔与四子胤禛、八子允禩、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势力最盛，大扰宫廷。玄烨以年耄，不能禁。既而玄烨殁，四子胤禛立。疏忌骨肉，次第加罪。允禔于玄烨时，先已获罪，至是仍幽禁。允禩、允禟、允禵等，因有要结党羽，布散流言，意图篡窃之事，谕令大学士等会议。允禩革爵，拘于宗人府；允禟革爵，发往西宁居住；允禵革爵，拘于寿皇殿旁。外此又有允祹之革职而拘禁于家，允禌之以罪见黜，允祉之情性乖张，行事残刻，与允禩等交相党附，亦革爵拘禁云。

第三十四节　远征西域

曩噶尔丹之长准噶尔部也，歼其兄僧格之族，僧格子策妄拉布坦以遁走得免。迨玄烨第三次征噶尔丹时，策妄拉布坦乘机取准噶尔部，通好于清。寻以袭取西藏故，为清军击退，乃一意抗清。雍正五年，策妄拉布坦死，子策零立，绍其遗志，屡寇西边。于是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以征之。未几，傅尔丹一军被围而溃。诏以郡王锡保征之，亦失利。又以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败之，不肯邀击，致策零夜遁。事闻，诏斩马尔赛，锡保亦革职。岳钟琪一军，以防御追击，屡失机宜，于革职之后，拘于兵部。雍正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查郎阿与副将军张广泗，仍由西路进师，贼至辄创，准噶尔乃请和。定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不得过东，喀尔喀游牧亦不得过西。厄鲁特始平定。

第三十五节　西平青海

青海有和硕特者，厄鲁特之一部也。共酋曰罗卜藏丹津，乘胤祯新立，引诱诸部作乱。驻于西宁之侍郎常寿往谕，被执。以众二十万，入寇西宁。雍正元年，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驻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守巴塘、里塘，扼其入藏之路。又令将军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泊，截其通准夷之路。罗卜藏丹津惧，归常寿请罪，不报。雍正二年，岳钟琪率军出塞，中途，见兽走，曰："此前有虏也。"急麾军进，果擒百余人。进渡哈达河，又斩千余人。降虏为言罗酋驻乌兰木呼儿，距此百六十里。岳钟琪乃率军衔枚宵进，黎明抵其帐。虏尚卧，马未衔勒，惊而皆走，擒其母妹。罗酋衣番妇衣，骑白驼走。钟琪自追三百里，至桑骆海，路尽而返。青海遂平。

第三十六节　文字之狱

当玄烨之在位也，以方孝标所著之《滇黔纪闻》，谓其有大逆语，戮尸，子女发遣。

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之《孑遗录》，谓其有大逆语，斩决。文字之祸，稍稍起矣。迨雍正一朝，其祸愈烈。以浙江汪景祺所作《西征随笔》，谓其讥谤玄烨，论斩，妻子发遣。吕留良选诗文，论夷夏之防，其徒严鸿逵，镂版行世。廷旨谓其悖逆，皆戮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被祸。礼部侍郎查嗣庭作《私史》，谓其诬谤国恶，下狱死，戍其族属。吴县知县陆生柟作《通鉴论》，谓其多逆语，处斩。此皆不保首领者也。余如御史谢济世注释《大学》，谓其毁谤程朱，诽讪朝廷，论斩下狱，久之，发往锡保军前效力。湖南靖州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同谋举事。钟琪执奏，搜获传习吕留良、严鸿逵等之书。曾静据实供陈，廷旨念其迷惑，释罪，因刊《大义觉迷录》以示天下。侍讲钱名世因获诗年羹尧，谓为谄媚，诏革职，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厅事以辱之。此虽首领获保，而胤禛之挫折士气，其迹已不可掩矣。

第三十七节　弘历之平西南苗

胤禛登极，仅十三年即殁。第四子弘历袭位，改元乾隆。以雍正末年，贵州南部生苗恶疆吏征粮之不善，附近熟苗应之，所在蜂起，虽诏发滇、蜀、楚、粤四省兵会剿，而抚苗大臣张照与将军哈元生各怀意见，故师久无功。至是乃召张照还，以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令哈元生以下皆受节制。于是广泗议先剿生苗，即调全黔兵集镇远，以通云贵大路，复遣将率兵攻上下九股，自率兵攻清江寨，所向克捷。嗣又分八路进剿，其遗孽窜牛皮大菁，菁内盘亘数百里，蛇螭所窟也。广泗扼菁口，布奇兵，以渐进逼，苗之饿杀及陨死者累万。乃乘威剿附近熟苗，斩获无算。于苗疆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贵州苗不敢复逞。未几，湖南靖州瑶、横岭苗与广西瑶同起，又令张广泗剿之。广泗乃移师而进，先后斩五千、俘五千以还。由是西南苗患略平。

第三十八节　收大小金川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在四川西北部，有二水：一曰促浸，为大金川。一曰攒拉，为小金川。康熙时，莎罗奔从征西藏有功，雍正初，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遂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一年，莎罗奔与泽旺构衅，致扰邻近土司，巡抚纪山奏请进剿。以张广泗征苗有功，令督川，又遣大学士纳亲往视师。旋以将相不和，贻误军事，先后诛之，更命傅恒代纳亲经略。恒至，先斩奸细之为彼内应者，又议大举进剿。莎罗奔惧，乞降。然是役也，金川之被创未深。不数年，而莎罗奔兄子郎卡，复与泽旺构衅，其扰及邻近土司亦如故。川督阿尔泰不迎机进剿，反使结婚以和解之。由是大金川郎卡之子索诺木，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互相联合，侵扰诸土司，势甚猖獗。乃赐阿尔泰死，以尚书桂林代之。桂林师败，匿不以闻。乃命阿桂代桂林，与定边将军温福会剿。未几，温福败于木果木，中枪死，各卡兵溃散。事闻，乃授阿桂定西将军。阿桂先复小金川，移兵攻大金川。令海兰察、额森、特海禄三路绕其后，福康安、成德、特成额三路攻其前，尽夺险要，乘胜捣逊克宗垒。索诺木窘甚，乃鸩杀僧格桑，从莎罗奔率众出寨，奉印献军门。金川悉平。

第三十九节　平天山北路

准部自噶尔丹以后，三世皆枭雄，能用众。及策零既死，庶子达尔札初立，多戮族众，内乱大作。阿睦尔撒纳袭杀之，立达瓦齐。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恃功而骄，逐之。阿睦尔撒纳乃内附，备言伊犁可取状。弘历大喜，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副之，永常为定西将军，萨赖尔副之。两副将本准部渠帅，建其旧纛先进，各部皆望风迎降。达瓦齐宵遁、逾冰岭，南走回疆，投乌什城霍集斯。时霍集斯已承清将之檄，执之以献。阿睦尔撒纳遂以功领准部。弘历惩噶尔丹三世之跋扈，阴防之。阿睦尔撒纳大怒，乃举兵于天山北路，伊犁诸喇嘛蜂起应之。时大军已还，戍伊犁者仅五百余人，将军班第被围而死。弘历闻报，怒甚，乃命兆惠出西路，成衮札布出北路，合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势蹙，遁入俄罗斯界，寻患痘死。令俄人以尸献，验之，果然。天山北路之地全平定。

第四十节　平天山南路

回部者，天山之南路也。其酋有兄弟二：长曰博罗尼都，所谓大和卓木也。幼曰霍集占，所谓小和卓木也。当噶尔丹策零强时，随其父拘于准噶尔。迨清军平伊犁，释大和卓木归，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木于伊犁，使掌其回教。及阿睦尔撒纳变起，小和卓木率众助之。逾年，清军再定伊犁，小和卓木乃遁归，与兄议所向。兄欲听满清之指挥，小和卓木以为不如乘强邻翦灭之时，亟图自立。议既决，集士马，备粮械以待。事闻，命雅尔哈盖为将，率满汉兵万余，由吐鲁番进攻。失机，诛焉。复命兆惠、富德二将，自准部移师而南。两和卓木闻之，奔阿克苏，不纳。由是小和卓木奔叶尔羌，大和卓木奔喀尔什噶，为犄角，以防战。清军分两路攻之，回教徒不能敌，两和卓木弃城逾葱岭，遁入巴达克山，途次被杀。将军檄索之，函首军门。时乾隆二十五年也。天山南路亦平定。自是清之威势，震于葱岭以西。浩罕、阿富汗及中央亚细亚回教诸国，皆愿受满清之保护矣。

第四十一节　绥靖安南

安南国之北境，与我滇、桂二省接壤。当明宣宗时，黎利蹶起，建国曰越。其孙黎灏灭占城，降老挝，统而一之。厥后分二部，莫氏王以北，黎氏王于南，对峙者六十五年。莫氏亡，阮潢据西都，曰广南，郑松拥黎氏据东京，曰大越，仍分二部。乾隆中，有阮文惠者，与弟文岳举兵灭广南，并大越，遂统一安南。黎氏之裔维祁匿于民间，密遣使来乞援。弘历命孙士毅援之，大破阮氏兵，渡富良江，入东京。文惠遁走广南，维祁得复位。惟士毅贪功，欲俘文惠，不即班师，又轻敌不设备，致为文惠所袭。兵溃，退入镇南关。维祁挈家先遁，文惠复据安南。事闻，削士毅职，以福康安代之。会安南方与暹罗构兵，恐腹背受敌，因谢罪乞降。文惠改名光平，又遣史子奉表纳贡。弘历以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天厌黎氏，不能存立，又惩前次士毅之败，遂允其请，以维祁安置京师。五十五年，光平入朝，赐之冠带，光平乃受封归。

第四十二节　服属缅甸

当桂王之走缅甸也，缅人执送于军前。三藩变时，其国内亦纷争不已。乾隆初，木疏长雍籍牙灭缅甸，建新缅甸国。南并白古部，西并阿萨母部。未几，东击暹罗，乾隆三十三年，陷其国都犹地亚，留守兵而还。乃北侵云南之西南部，官军防战失利。弘历乃诏大学士杨应琚督滇，缅兵渐退。遂轻敌，密奏缅甸可取状。及缅兵大至，则无计退敌，惟讳败为胜。事觉，赐死，以将军明瑞代之。明瑞深入敌境，粮尽援绝，力战而死，时乾隆三十四年也。弘历闻明瑞死，大震悼，乃以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兴国为提督，分道并出，大破之，直逼阿瓦。缅甸知不能敌，且恐为暹罗所夹攻，乃致书请和。会经略病，阿里衮卒，诸将咸惮瘴疠，争愿罢兵，因许之。然贡仍不入。迨金川既平，始惧而入贡。又以与暹罗有世仇，闻暹罗得封号，益惧，亦乞封。事在乾隆五十五年。

第四十三节　羁縻廓尔喀

西藏南境，有喜马拉雅山。山之南麓蛮民，建为无数独立部，就中泥泊尔部最强。后分三部，自相争竞。其西邻廓尔喀部，举兵灭之，遂雄长诸部。乾隆五十五年侵入西藏。驻藏大臣保泰等事前失备，全藏大震。达赖、班禅两大喇嘛飞章告急。乃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兵及川藏兵由青海入后藏，尽复其地，大举深入。廓夷断桥阻险以拒之。将军先由正路与廓夷相持，密令参赞由上游筏渡，绕山后出敌营之上。将军复乘势造桥夺卡，合冲敌营。追剿至雍雅山，廓夷震慑，遣使乞降，不许。又六战六克，进逼其国都可莽多。廓夷踞山守御，木石雨下，死伤甚多，更力战却之。其南邻有披楞部，与廓夷有夙仇，将军知之，檄令同时进攻，许事平后得分地。廓夷以南北受敌，益恟惧，再卑词乞哀。将军以时逾八月，则满山飞雪，难觅归途，乃许其降。还军时，留番兵三千、汉蒙兵一千戍藏。是为官兵驻藏之始。此后廓夷亦通贡不绝。

第四十四节　三征台湾

台湾彰化县之大理村，有林爽文者，志在反清复明，聚合党人，结天地会。数十年间，将吏务为覆蔽，不之问也。嗣为总兵柴大纪所闻，饬知府孙景燧率军三百往捕。景燧勒村民擒献，不获，遂焚无辜村落。爽文因民之怨，乘夜率众攻官军营，破之，斩其司令官，陷彰化。又进攻各地，围守诸要隘，绝官军粮道，官军久为所苦。及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等渡海进剿，观望失机，反受败创。改命闽督常青为将军，往督师，福州将军恒瑞为参赞，率兵往援。距府城十余里，与爽文之众相遇。甫交绥退即，又请增兵。乃解常青、瑞恒之任，以福康安、海兰察代之。是时柴大纪正死守诸罗，人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则府城危，惟有竭力固守待援。弘历览而嘉之曰："大纪当粮尽势绝之时，惟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兹？"因改诸罗县为嘉义县。迨福康安、海兰察等至嘉义，围遂解。乘势捣大理村，克之。爽文已携眷走集浦，集浦乃通生番隘口

也。清兵至此，腾险而上，爽文匿其孥于生番社，自与死党窜筲谷，卒就擒，台湾平。

第四十五节　平衮州王伦之变

乾隆一朝，虽自谓文德诞敷，武功震铄，然其间内乱亦时作。衮州府寿张县有王伦者，以清水教往来山东，号召徒党。羡临清之富庶，谋取之。会有金川之役，知畿辅兵备空虚，遂乘夜袭寿张城，杀官吏，连陷堂邑、阳谷，遂趋临清。又分徒众赴东昌，阻南北运道。时弘历在热河避暑，闻变，命大学士舒赫德为督师，又命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锐火器营兵千人，复简吉林善射手五十人为先锋，驰赴山东。诏直隶总督周元理防于广平大名界，河道总督姚立德防于东昌界，不使北窜。先是，总兵惟一率军数百，与王伦战，不利。王伦结筏渡运河，据临清旧城，复令壮士以火车围攻新城。城上炮击，不能中，乃裸妇女、血鸡犬厌之，得击退火车。至是，各郡援兵渐集，舒赫德亦抵临清。乃遣音济图等攻北门，自攻东门。入城，短兵巷战，官军先后焚斩行余。王伦登楼纵火，自焚死。擒其弟王朴等，槛送京师。又歼余党千余，凡一月而临清平。为乾隆三十九年事。

第四十六节　定甘肃回教徒之乱

兰州府之循化厅，有回教马明心者，归自关外。见西域回经皆朗诵，乃传朗诵之法，称新教。与默诵之旧教相仇，杀百余人。知府杨士机以兵往捕，反为所害。总督勒尔谨调各镇兵剿之，捕马明心，下省城狱。其徒陷河州，渡洮河，由间道犯兰州，索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赞令明心登城，谕其教徒使退，旋诛之，以靖内变。勒尔谨遣兵复河州，捕其孥于循化，以回兰州。事闻，命大学士阿桂率京师健锐火器营兵进剿，教徒遁入华林山中。阿桂军至，营于山上，断其越城之路，复筑长围，断汲道以困之。适大雨，遂乘雨入山，歼厥渠魁。余党入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事以平。时乾隆四十六年也。越二年，优羌县张阿浑等，藉词为马明心复仇，仍兴新教，以石峰堡为巢穴，据险复乱。旋破隆德、静宁，围伏羌，其势甚炽。乃命福康安、海兰察往剿，复命阿桂督师。至则解伏羌围，复隆德、静宁，进捣石峰堡。阿浑穷蹙乞降，乱乃定。自是永禁回徒，不得再称新教。

第四十七节　六度南巡

当玄烨之在位也，藉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弘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有六度。始于乾隆十六年辛未，终于四十九年甲辰。其间奉母钮祜禄氏以行者凡四，仅率诸子以行者凡二。然辛未、丁丑两度，不过令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说。丙申，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甲辰，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余如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类皆迟之又久，始底于成者也。其时所过郡邑，虽亦减免租税，增广学额，优礼耆年，以夸盛举，而供亿之烦，居民已不堪其苦。如御舟行时，运河两岸，并令打纤，谓之龙须纤。为薪炭商者，令加意供给，材料虽如山积，而顷刻无余。为粪商者，令沿塘编置盆盎，上加木盖，备纤夫

之溺，每县动置千万，御舟一过，即为役夫所破，鲜有完者。或御舟重经，则备列如故。二者俱名当役。又某日道经平望，廛市暄阗，观者如堵。有女子将为晚炊，于楼头取石击火，闪烁不定。忽为护驾之海兰察所见，谓是将谋杀也，由舟中取箭射之，此女应弦而倒，后亦莫敢谁何。此盖闻之遗老而耳熟能详者矣。

第四十八节　颙琰之兴大狱

弘历当践祚之初，曾以花甲归政告之于天。至乾隆六十年，欲践前言。故于九月辛亥，立第十五子颙琰为太子。次年元旦，内禅，为嘉庆元年。是时军国大事，仍由弘历主持。和珅日居左右，见其耄荒，窃弄威福。颙琰虽恶之，而不敢言。未几，弘历殁，颙琰始亲政。授意于科道，令列款纠劾和珅，而下之狱。嗣复宣布其罪状，凡二十。最著者：请上皇手谕，字画未真，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又家中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灵寿宫。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因赐死，籍其家资财琼宝，不可胜数。时有尚书福长安者，位居和珅次。谓其先前不密陈珅罪状，是有心扶同徇隐，亦下狱治罪。大学士苏凌阿因与和珅有姻谊，勒令休致。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皆为和珅引用之人，有降职者，有休致者。余虽概免株连，而在廷之人，已皆慄慄自危矣。是为嘉庆四年之大狱。

第四十九节　平白莲教徒之乱

当乾隆之四十年，安徽有刘松者，为白莲教会首，以祈祷符咒治病，颇著闻。遣密使传教于西部诸省，事发，流甘肃。后其徒刘之协等，奉河南之幼童王发生，诡称明裔朱姓，以煽惑流俗。乾隆四十八年事觉，捕之。王发生以年少免死，流新疆。惟刘之协已遁，令州县大索，不获。株连罗织者达数千，教徒愤之。故于嘉庆初年，聂杰人、张正谟等起荆州，姚之富、齐王氏等起襄阳。时以禁私盐私铸故，无业愚民附之者众。而四川王三槐、冷天禄等亦起事，陕西张汉潮、张天伦等又起事，迭陷府县，遥为声援。川、陕、楚三省之间，一时糜烂。虽有朝命剿捕，而将士多观望迁延，鲜能奋力。故二三年中，仅有惠龄之擒聂杰人、张正谟，勒保之擒王三槐，明亮之歼姚之富、齐王氏。余仍东剿西窜、南击北驰，未能一鼓而下。及颙琰既亲政，由军机传谕诸臣，严加督责，命刻期剿灭。于是将士锐意进攻，五年七月获刘之协于河南叶县，而首要以除。他如额勒登保之射死冷天禄、擒张天伦，明亮与富成之斩张汉潮，德楞泰之淹毙徐天德，亦先后奏功。七年十月，杨遇春、罗思举等，复分剿其窜于老林之余党，而白莲教乱平。

第五十节　靖蔡牵朱渍海上之扰

夷艇之扰，始于嘉庆元年。盖由安南阮光平父子与辰耐阮福映争国，师老粮匮，乃招中国濒海之人，予以船，封以官，使掠商舶之财物，以济军需者也。夏来秋去，飘忽无常，大为粤海患。旋有内地土豪附之，遂深入闽浙。疆吏虽据实陈奏，而清廷方注意于白莲教徒，不遑他顾，故其焰日张。迨嘉庆七年，阮福映既复国，缚安南招往之莫观扶等三

人以献。又因新受清廷之封，颇思约束其国人，自是夷艇不复至。其在闽者，为蔡牵所并，在粤者为朱渍所并。官军因其势分，不之惧也。未几，牵获台湾米，分济渍，渍感之。于是蔡、朱二人合纵，横行海上。九年，连艘八十余，猝入闽，闽师不敢击。温州总兵胡振声奉大吏檄，往击之，而闽师不援。振声为蔡、朱火攻所陷，死焉。是年秋，命提督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温州海坛二总兵为左右翼，出击牵、渍于定海北洋，破之。牵以是责渍不用命，渍怒，乃与牵分。十一年牵自号镇海王，率舰百余，谋取台湾，为许松年击退。十二年，长庚复与牵战于粤海，火焚其后艄，牵几被擒。会长庚中炮死，牵得遁入安南海。越二年，牵自安南至，朱渍资之，复联合入浙。途次，渍舍牵窜闽，死于许松年手。牵势益孤。长庚裨将王得禄欲雪仇，因与邱良功剿牵于渔山之洋。牵窘甚，举炮击船，自沉而死。粤、闽、浙之海道通。

第五十一节　定天理教徒之变

天理教，一称八卦教，实白莲教之绪余也。直隶林清、河南李文成托之以聚众。嘉庆十八年颙琰秋狝木兰，驻于关外。林清乘机潜结内监，谋先破宫中，猝举北京以起事。九月十五日，其徒二百余人，饰为农夫，挟武器，入内城。日晡时乃直闯东西华门，各以白巾蒙首为号，内监引之。既及宫，有执白旗逾垣、欲进养心门者，为颙琰次子旻宁所见，举枪击中其二，余党不敢进。将焚隆宗门，禁军击退之，通谋之内监悉就擒。步军统领驰至黄村，令内监诱林清而执之，其徒乃解散。时李文成在河南，本与林清约同日起事，滑县令强克捷知其谋，先执李文成，断其胫，下之狱。党众知谋泄，且闻首领之罹惨刑也，咸不平。教徒三千人，群起谋变，戕县令，劫文成于狱，据滑县。他党之在河南及山东者，皆戕官夺城，以为声援。顾文成胫创甚，不克自临阵，以道口镇为运河险要，绝其饷道，可制北京死命，因令其党据之。变闻，以总督温承惠、巡抚高杞皆按兵不动，乃诏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提督杨遇春副之。师至，击败教徒，复道口，焚杀近万人。继又击破桃源教徒，进围滑县。文成已先避于辉县之司寨山中，乃分兵攻之。文成知不免，举火自焚死，官军乘势攻滑县城。城颇坚，用地雷轰西南隅，陷之。党首牛亮臣、徐安国俱被擒。城中良民二万余人，虽未被屠，而为官军所虐杀者，已不少矣。

第三章　衰微时代

第五十二节　旻宁得袭帝位之原因

嘉庆二十五年，颙琰殂，第三子旻宁立，年号道光。推旻宁之所以得袭帝位，有二原因：一、乾隆五十四年，弘历秋狝木兰，令诸孙随行，旻宁时方八岁，亦与焉。行至张家湾，弘历亲率诸王校射，旻宁侍侧。俟诸王射毕，亦御小弓矢发之，中其二。弘历大喜，摩其顶曰："汝能连中三矢，当赍黄马褂。"果三中之，即置弓矢，跪弘历前。弘历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者，即以成人服被之。乃谢恩起，

而裾长拂地，不能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一、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旻宁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命急取枪至。顾内监咸与教徒通，而所奉之枪，无实弹，俄见有执白旗，攀垣逾养心门进者，旻宁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击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只此二原因，遂定金匮缄名之局。然是时风俗奢靡，已达极度，故于践祚之初，虽谕民间婚嫁丧葬等事，悉照《会典》规条，而闻者皆视若具文。盖满清之盛极而衰，兆于此矣。

第五十三节　回疆之扰乱一

曩弘历之平天山南路也，回教首布罗尼特之子萨木克，率其所属和卓，逃入浩罕。浩罕国于葱岭以西，其汗为蒙古察合台汗之裔。既纳萨木克等，恐遭波累，乃请为钳制之。及嘉庆末年，南路参赞大臣斌静，淫虐无度，失回众心。萨木克次子张格尔起厄鲁特兵，欲恢复回疆，为官军击退。至道光六年，张格尔复率兵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伊犁将军庆祥令舒尔哈善等围之。张格尔突围出，各回响应，旬日之间，数以万计。庆祥调各营卡兵与战于浑河，死之，张格尔遂陷喀什噶尔。浩罕汗马大大利率安集延兵助张格尔，连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清廷闻警，命大学士长龄为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为参赞，剿之。军至浑河，回兵列阵二十里以待。会大风杨沙，昼晦，长龄欲待霁，遇春曰："此天赞我也。"率军猛进，大破回兵，克喀什噶尔。寻又克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继至葱岭，为浩罕安集延兵所诱，鏖战一昼夜，军几殆。旻宁责其孤军深入，召遇春还，以杨芳代之。芳纵反间，言官兵已全撤，张格尔果袭喀什噶尔城，芳严兵以待，回兵至，破之。又星夜进击，斩获殆尽，遂擒张格尔，献俘于午门，诛之。

第五十四节　回疆之扰乱二

方清军之克喀什噶尔城也，张格尔之兄曰玉素普者，曾由喀什噶尔逃入浩罕，颇为回部所尊奉。及张格尔既擒，清政府檄令浩罕交出叛徒，浩罕不从。道光八年，旻宁以逆孥无关边患，敕边吏严守卡伦，绝浩罕之互市。于是回部皆怒，奉玉素普复起兵。九年，官军征浩罕，浩罕邀击，大破之。寻复陷喀什喝尔，围叶尔羌，附近回庄，恣意焚掠，势又猖獗。旻宁乃咎参赞大臣容安之逡巡不进，贻误边事，按律正法，并革其父大学士那彦成。命长龄、杨芳及伊犁将军玉麟率大军征之。浩罕闻清兵将大至，遣使乞援于俄罗斯，俄罗斯未之允。浩罕知外援难期，始有求许互市意。长龄知之，乃奏言："安边之策，固以振威为上，羁縻次之。然如浩罕之地无城池，皆以列骑冲阵，遇放连环枪，则先已奔逸。且铁列、克岭两山中有废涧，仅容单骑，行两日方能出隘口，于远涉亦非所宜，不如羁縻之便。"旻宁可其奏。由是复许互市，而浩罕则永锢和卓之族，事乃定。然中国兵威，自是不能及葱岭以西，欲复如乾隆一朝之盛，乌可得哉？

第五十五节　平楚粤之瑶

湖南永州之锦田瑶赵金龙，与常宁瑶赵福才，以巫鬼诱惑其众。平民见其愚，辄欺

之。事发，官吏恒左袒平民，以是常积怨。适因楚、粤之天地会教徒，屡夺其寨内牛谷，瑶无所控诉。于是金龙倡言复仇，使福才纠广东散瑶三百余，合湖南九冲瑶，都六七百人，于道光十一年，焚掠两河口，杀天地会教徒二十余人。湖南提督海陵阿欲率兵进剿，为金龙所诱杀，副将游击皆战殁，新田县令王鼎铭死之。自是瑶之党类，愈集愈多，号称数万。官吏所调常德水师、荆州满骑，利于水战陆战，而独不利于山战。湖广总督卢坤至，始奏罢之，改调镇箪苗疆兵，以与瑶战。会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又率军来助，乃进逼合围。瑶分三路拒之，每路各二三千人。终为官军诱至山外平地，先后毙瑶千余，金龙亦中枪死，其子弟妻女俱被擒。未几，余党赵子青胁瑶二千余又起于广东，声言为赵金龙复仇。卢坤帅余步云、曾胜等败之，擒子青。广西瑶盘均华亦起，官兵又擒诛之，瑶乱以平。时道光十二年也。

第五十六节　鸦片之战一

鸦片之输入中国，自明季始。雍正初年，曾禁吸食，而输入未稍减。及乾隆三十二年，其额增至千余箱。盖由英吉利人已占领鸦片之出产地，曰印度孟买，而欲扩张其销路也。清政府知其害，于嘉庆初年施行鸦片输入之禁令。然濒海奸商往往嗜利贩售，而吸者益众。侵淫至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疏请严禁，诏内外大吏议覆。议者皆如爵滋言，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剀切。乃以林则徐总督两广，使任禁售鸦片之事。十九年，则徐抵粤，收英商鸦片二万二百余箱，置海滩高处，四周树栅，开沟灌卤，以石灰投之，顷刻自燃，鸦片悉成灰烬。夕启涵洞，随潮出海。是时他国之人闻风来观者，至颂是举为中国善政。英领事义律亦自知其非，由广州退至澳门，请派委员赴澳，会议章程，期将鸦片之输入永远除绝，颇为则徐所奖励。未几，停止英商贸易之诏下。义律犹遣使乞恩，俾英商在澳门贸易。则徐以新奉清谕，不便骤更，严拒之。于是义律令英船十余艘，驶出外洋，回本国请兵。

第五十七节　鸦片之战二

英廷允义律之请，议派远征军。道光二十年七月，英将布冷墨尔率军舰五艘，汽船三艘，运船二十一艘，犯广东，不得逞，转而犯福建厦门，又为闽督邓廷桢所挫。英人请复互市，并索偿烟价，则徐斥不许。方奏请饬江浙诸省严防海口，而英人已犯浙东，陷定海等处。又犯天津，陷大沽口。疆臣皆委罪于则除，乃以则徐与廷桢削职遣戍，令琦善等赴广东议和。琦善至，欲媚英人，先撤海防，许偿金六百万，以香港易定海。议已成，英亦撤退浙东兵。适其将璞鼎查又以兵舰至，乘海防之已撤，突攻广东，陷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等战殁。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战殁，督师裕谦自杀。陷乍浦，副都统长喜等战殁。陷吴淞，提督陈化成战殁，江督牛鉴遁，英兵遂入上海城。复由扬子江口溯源西上，攻镇江府，屠之，进逼江宁。清政府以战守两难，乃遣耆英、伊里布与英使璞鼎查会议于江宁。至二十二年七月定约十三款。其最关重要者：一、准英人居留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岸，贸易通商无碍。一、准以香港一岛割与英国。一、偿鸦片原价六百万元。一、向例额设行商所欠英商之款，酌定三百万元，由官偿还。一、偿水陆兵费一千二

百万元。一、自后两国官吏，以平等礼相待。是为满清外交失败之第一期。

第五十八节　奕䜣之初政

道光二十九年春间，旻宁已有疾。是年冬，遭祖母丧，病增剧。三十年正月，殁于苫次，四子奕䜣嗣立。次年，改元咸丰，诏求直言。大理卿倭仁、国子监祭酒胜保、侍郎曾国藩、通政使罗惇衍、通政副使王庆云、给事中吕贤等，知大乱之将至，皆有所陈。奕䜣手自褒答。有云：

夫言不逆耳，不为谏。今倭仁之言，其庶几欤？嗣后大小臣工，尤须以国计民生为重。有所见闻，剴切直陈，以倭仁之直谏为法。

又云：

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观其初政，非不思振作有为，曾不数年，宴安如故。世称其重华宫之工作，焕然一新。宫中楹联，撰为“万方欢乐人歌谣”之句，一若不念时艰之孔亟也者，此所以清室之将至于倾覆也。

第五十九节　洪、杨军之战一

洪、杨军者，以洪秀全、杨秀清得名。其宗旨在反清复明，为满清入关以来未有之大敌也。秀全，本系广东人。闻朱九涛倡上帝会，往师之。九涛死，秀全为教主。旋至广西传教，始与桂平之杨秀清相结纳。曾玉珩、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亦先后入教，其党渐众。然秀全虑所持之教，不足成大事，乃托名天主教，目天父为耶和华，谓耶稣为长子，已为次子，故尊耶酥曰天兄。寻著《真言》、《宝诰》诸书，秘密传布。又约留发易服，以为识别。远近多附之。遂于道光三十年，起兵于金田村。是年，旻宁殁，奕䜣立，恶桂抚郑祖琛玩视，褫其职。迭命林则徐、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等，视师广西。秀全闻则徐起，将避入海，其党大半解散。会则徐道卒，星沅卒于军，赛尚阿战败，徐广缙迁延不进，于是洪、杨军势复振。至咸丰元年，分水陆两路，进攻永安州，陷之。乃号太平天国，称洪秀全为天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秦日纲等四十八人，称丞相军师等职。清政府视之，亦隐然一敌国矣。

第六十节　洪、杨军之战二

洪、杨军既陷永安州，乃北出广西界，经湖南之道州、桂杨州、郴州，长沙、岳州两府，而达湖北之武昌。向荣尾追之，卒不及，武昌城遂陷。鄂抚常太禧、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以下数十人皆死焉。洪、杨军既据武昌，大举行乡、会试，兴国州得第者三百余人，故兴国人对于洪、杨军尤出力。此咸丰二年事也。及咸丰三年，秀全统其全军，帆樯如云，蔽江东下，陷黄州府武穴镇，逼江西之九江。两江总督陆建瀛不战而败，退至金陵。秀全以九江城空，弃之。乘势陷安庆，进逼金陵。城中诸将，有议战守者，建瀛托病

不出。洪、杨军攻之益急，未几，地雷爆发，城崩三十余丈，守兵多击毙，洪、杨军遂入城，建瀛亦死于乱军中。将军祥厚等犹指挥旗兵防守内城。洪、杨军以火攻之，内城亦陷。祥厚以下二十余员均战殁。旗民四万余，童子三千人，悉数被戮，无一留者，盖以为汉人复仇也。秀全既入金陵，与杨秀清等议留一军于此，而自率精兵由淮安北行，直据北京。惜为书生所尼，秀全遂留南京。遣其党西图上游，北攻山东、直隶等省。

第六十一节　洪、杨军之战三

初，曾国藩守制在籍，仿戚继光兵法，训练湘民，成绩颇著。嗣益广为招募，令罗泽南、李续宾等统之；复编长江水师，令杨岳斌、彭玉麟等统之，遂号湘军。追洪、杨军西图上游，既取湖北德安等诸郡县，复回兵而南，欲由长沙通两粤。遂与湘军相持于武昌者数年，故洪、杨军西图之志，卒不得逞。其北行一军由林凤祥、李开方等率之，长驱直逼天津，进窥畿辅。旗兵绿营，皆不知所措。然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凤祥、开方等卒为僧格林沁所擒。故洪、杨军北行之计，亦不能成。由是东南诸省，遂为洪、杨军驰逐之区矣。咸丰六年，韦昌辉杀杨秀清，昌辉复为秀全所杀，石达开因以所部遁。内乱虽起而势不少衰。既陷江南大营，复逼丹阳。提督向荣忧愤成疾，旋卒。张国梁代之，渐不能支。十年，洪、杨军窥浙江，由安吉至武康，攻破杭州。张国梁令张玉良驰救之，杭州以复。而洪、杨军乘其兵分力弱，急攻丹阳，官军大败，国梁跃马死运河中。丹阳陷，督师和春突围出。洪、杨军已进迫常州，和春迎战受伤，卒于途次，于是苏州亦陷。其余州县数十继之，惟镇江为冯子材所守，上海为官兵与外兵所守，故得保。

第六十二节　英法同盟军之役

曩与英人之订五口通商约也，许其派驻领事。及英领事欲入广州城，粤人力拒之，势颇汹汹。英人恐招众怒，则与商务有碍，竟废入城之约。事闻，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以功得封爵。至咸丰七年，粤水师捕华船之挂英旗者，撤去其旗。西例，以失旗为大辱，英又乘此启衅。会法教士在广西亦为人所杀，于是英法二国以同盟军攻广东。时叶名琛已擢升总督，狃于前功，谓粤民之义愤可恃，不设备。同盟军遂入广州城，挟叶名琛以去，置于印度，后卒死。攻粤之同盟军又至北洋，击毁大沽炮台，阻海运之通道。清政府乃遣桂良、花沙纳等赴天津议和。于咸丰八年五月，定中法、中英各条约。同盟军退，清政府令僧格林沁守大沽以备之。已而约事中变，同盟军复闯入大沽，受创而去，时九年六月也。同盟军既被创，复增战舰，攻陷天津，进逼京师。奕䜣避至热河，命奕䜣为留守。同盟军入京师，焚圆明园。将攻禁城，得俄公使调停，复遣奕䜣与英法议和，于十年九月定续约。偿二国兵费一千六百万两。于五口外，复开牛庄、天津、芝罘、台湾、淡水、潮州、琼州、镇江　江宁、九江、汉口十一处口岸。又允其传基督教于内地，并许其得派公使及领事。

又以九龙永租与英，归并香港界内。是为满清外交失败之第二期。

第六十三节　割弃满洲旧壤于俄

康熙盛时，虽与俄罗斯结尼布楚约，然其后边备渐弛，俄人乘之，侵略黑龙江以北地。道光季年，俄之海军官，奉其国君之命视察东方。见黑龙江左岸仍无中国守兵，爰建俄之国旗于此。又报言，自黑龙江以南至朝鲜国界沿岸一带及附近岛屿，均可为俄领。俄帝从之，派其使臣来言疆界事。寻又屡率俄兵下黑龙江，强迫清政府欲定疆界。时南方多事，不及北顾，清政府以婉言却之，卒不允。至咸丰八年，俄使岳福与清之黑龙江将军奕山，于爱珲城结重定疆界之约，以黑龙江为清、俄两国界线。而乌苏里河以东，沿日本海岸之地，为二国共有。且许俄得通航于松花江及乌苏里河。此清政府割弃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半流域之地于俄也。及英法同盟军之役，俄使助成和议，英法为所挟持，清政府深德之。因俄之请，于咸丰十年由奕䜣与俄使伊格那替业福在北京改订界约。凡乌苏里河以东，自黑龙江起，以迄于图们江之地，悉划入俄境。此清政府割弃乌苏里河以东沿日本海岸之地于俄也。因此两大变更，失地数千里。较之满洲旧时疆域，蹙其大半矣。

第六十四节　载淳之诛三奸

咸丰之期，载垣、端华、肃慎颇用事，世目之为三奸。三奸中，肃慎尤恣横。见汉大臣中柏葰有资望，借科场舞弊事以斩之，举朝为之侧目。迨英法同盟军逼京师，三奸劝奕䜣避热河。热河地本湫隘，内外禁防不甚严。三奸利出入之便，导奕䜣娱情声色，藉以固宠揽权。及和议既成，有疏请回京者，奕䜣欲从之，为三奸所阻，屡改期。时奕䜣本有痰嗽疾，加以声色之迹，益不能堪，至十一年七月而殁于行在矣。长子载淳甫六龄，得袭位，改明年为祺祥元年。三奸矫诏，握赞襄政务之权几二月，坚留载淳在热河，不使回京。载淳之嫡母与生母俱患之，因召奕䜣至热河，与决议，定期还宫。既还，急缚载垣、端华于廷，捕肃慎于途，系之宗人府。越数日，赐载垣、端华死，戮肃慎于京师。诒附三奸之陈孚恩、黄宗汉等均严谴之。于是载淳之嫡母、生母俱垂帘听政，命奕䜣为摄政王，而改明年年号曰同治。

第六十五节　翦除洪、杨军

曩苏、浙之陷于洪、杨军也，曾国藩适奉诏督办江南军务。即与胡林翼统筹全局，议援救苏、浙，急图安庆。盖以安庆为长江锁钥，官军得之，能控金陵，洪、杨军得之，得通赣鄂，战术上必争之地也。迨同治元年，诏以曾国藩督办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其弟国荃已复安庆，故国藩驻于此。浙事则左宗棠任之，苏事则李鸿章任之。国荃则直捣金陵，其胸有成算，是非洪杨军所能敌。自是以后，左宗棠率湘军以进，大破李世贤于衢州。复与蒋益沣围攻杭州，陈炳文宵遁，而杭州遂复。其余郡县，以次肃清。李鸿章率淮军及洋将所练之常胜军以进，先收太仓、常熟、吴江、江阴各州县，继复苏州，诛谭绍洮等，无锡、常州亦随之而下，江苏略定。惟国荃之攻金陵，虽与彭玉麟连破关隘，合围江宁，而遇李秀成、李世贤之来救，反困于雨花台，至战四十六昼夜，始却之。同治三年五

月，江宁城将破，洪秀全知不可为，仰药卒。逾日，遂破江宁，擒李秀成、洪仁达等。秀全子福瑱走江西，席宝田击斩之。自洪、杨军起事以来，已十有五年，至是乃翦除殆尽云。

第六十六节　平东西捻兵

捻兵之起，在咸丰三年，由张洛行为首领，以雉河集为根据地。苗沛霖率众应之。常纵横于皖豫之交。及僧格林沁克雉河集，斩张洛行，其从子张总愚，率余众走山东，与任柱、赖文光合。未几，僧格林沁复斩苗沛霖。进攻捻兵，至曹州，遇伏阵亡。此同治四年事也。清政府以曾国藩既平洪、杨军，乃令移师讨之。国藩见捻兵多骁骑，倡为圈制之法。于江苏之徐州、安徽之临淮、山东之济宁、河南之周家口各驻重兵，以为四镇。复筑长墙，扼运河，使其不得驰骋。捻兵来薄河堤，又击败之。于是捻兵分为二：由河南入山东境者为东捻，任柱、赖文光领之。入陕西境者为西捻，张总愚领之。已而曾国藩以剿捻无把握，乞病回江督任，荐李鸿章自代。同治六年，李鸿章至，仍用圈制法，督淮军扼东捻于胶莱河。东捻突围走，淮军统将郭林、潘鼎新、刘铭传等败之于淮扬徐海间，任柱、赖文光先后降，杀之，东捻平。时西捻正由山西扰直隶，京师戒严，檄诸将进剿。七年，各路官军圈西捻于天津之北，茌平之南。左宗棠扼直隶吴桥，李鸿章扼山东德州，曾国藩又檄水师以助之。值黄河盛涨，遂击之于黄运徒骇间，擒斩殆尽，张总愚赴水死，西捻亦平。

第六十七节　平陕甘诸回

甘肃回教徒之乱，于乾隆盛时，名为剿平，实则乱机仍伏。至同治初年，乘捻事方亟，而回教之首领白彦虎起于新疆；其党马化龙等起于甘陕；土匪董福祥应之，滇匪蓝大顺等又自川入陕以助之。于是西北诸省，复有嚣然不靖之势。其时多隆阿率军进剿，蓝大顺虽走死，而其他固无恙也。及捻兵既平，左宗棠于同治七年督湘军至西安，分南北两路以进。南路则宗棠率郭宝昌、魏光焘等，渡渭河，沿泾水，由甘肃泾州而至平凉。北路则刘松山、张曜等，绕山西，渡黄河，而攻陕西北部之榆林、绥德。降董福祥，直逼甘肃之宁夏。回教徒悉聚于金积堡，以抗官军。松山奋击时，为飞炮所殒。宗棠令其从子锦棠统其军，卒破金积堡，遂平宁夏。十年，诛甘回马化龙父子。余堂马寿、马文禄又据西宁，河西大扰。十一年，宗棠督诸军剿抚兼施，刘锦棠俘马寿于大通，又克西宁。是年，白彦虎由永安进据肃州，马文禄走附之，以拒官军。九月，锦棠与金顺、宋庆、张曜等，合攻肃州，破之。马文禄乞降，旋被诛。十二年，关内肃清，惟白彦虎卒逃出关外。

第六十八节　靖云南回乱

方陕甘回乱之亟也，云南之回亦变。内结诸营将士为奥援，外联黔西苗族为遥应。其著名渠帅之踞大理府者，曰杜文秀。踞曲靖府者，曰马联升。踞云南府者，曰马德新。挟巡抚徐之铭以为傀儡，之铭亦恃回以自固。总督潘铎见滇回之在省城者达数千，迫令遣

散，反为所戕。新任巡抚贾洪诏又与总督劳崇光意见不合，动辄龃龉。嗣简林鸿年为滇抚，令赴滇。鸿年更畏滇如虎，迁延不进，滇事益不可问。乃解鸿年职，命巡抚刘岳昭至任，与布政使岑毓英督兵剿办。毓英本富于军事知识，又知马如龙为回教中翘楚，惟受抚后，扰持两端，特以恩义结之。于是马如龙始感奋，与之攻克省城。迤东，收曲靖，斩马联升，以曲靖为根据地。进剿黔西不靖之苗，又收曲靖附近各郡。迤西，令杨玉科等克大理，击败杜文秀，文秀仰药死。时同治十二年春也。未几，迤南之顺宁、云州及腾越、思茅、蒙自等所属之地，亦一律肃清。盖滇回之患，变诈百出，凡蔓延十余载，沦陷凡五十三城，踞险负嵎，其势甚炽，至是始见平靖云。

第六十九节　载湉以旁支承继帝位

载淳之嫡母，曰钮祜禄氏者，以居东宫，故称东太后。生母曰那拉氏者，以居西宫，故称西太后。东太后性懦，西太后性机警。垂帘听政时，军国大事悉由西太后主持，东太后但画诺而已。同治十一年，载淳年十七，纳崇绮女为后。十二年正月，始亲政。翌年冬，以患天花痘殁。崇绮女无出，分当为载淳立嗣。而西太后欲图已之专擅政权也，突召王公大臣等至养心殿西暖阁，密议不为载淳立嗣，而为奕譞立嗣。满人如奕䜣、奕譓、奕詳、奕劻、载澄、荣禄等，汉人如宝鋆、沈桂芬、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孙贻经等，均不敢异议，乃定奕譞子载湉，入承帝位。犹恐其族人争立，或至变生不测也，令李鸿章统重兵，驻京师以防守之，始宣布其事，以明年为光绪元年。援同治初年之例，仍由东西两宫垂帘听政。越七年，东太后以疾卒，由是西太后独临朝。

第七十节　弃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旧分山南、山北、中山三部，各以王分治之。明初中山王统一琉球，受明册封，世通朝贡。满清入关以后，一如明制，然同时亦朝贡于日本，二百年来，沿为成例。及同治十一年，琉球人民遭风漂至台湾东部之一番地，为番民所害。次年，日本人民又漂至，亦遭残虐。于是日本以参议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向清政府争论。政府令李鸿章与议，谓台湾东部，系化外之民，政府所不能治。日本乃遣军舰五艘，击退番民，占其地。清政府闻之，又以台湾全岛素隶版图，令日本撤去兵，不听。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统带水师，以备不虞。十三年，日本复以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向清政府争论。政府令奕䜣与议，不决，几宣战。适英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偿日本金五十万两。与订条约。日本兵乃离台湾去。然日本于是役，已昌言为属地。琉球之漂民，与清政府交涉，而政府尚未之知也。至光绪三年，日本废琉球王，夷为冲绳县，清政府始与之争，卒不能胜，于是琉球群岛为日本所有矣。

第七十一节　伊犁之争

当白彦虎逃出关外时，直趋至新疆之哈密。金顺、张曜曾追之。至光绪二年，左宗棠令刘锦棠统湘军，亦至新疆，破吐鲁番，进攻天山北路之乌鲁木齐，克之。转而南，所过

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诸城，悉收复。三年，攻喀什噶尔，复破之。白彦虎遁入中亚细亚。左宗棠以南路既平，复转而北，进窥伊犁。是时，俄政府藉口于俄商之被害，使科哈夫士克率兵驻此。宗棠令其退出，将伊犁交还，不听，宗棠急告政府。乃命崇厚与俄之全权使臣议定交还条约于拉哇基。俄要挟百端，崇厚率允之。事闻，召崇厚还，不认拉哇基之约。以曾纪泽为全权使臣，赴俄京，再与开议，时光绪七年也。俄坚执崇厚议，遣勒塞夫士克率舰队东来，以为恫喝计，清政府亦修战备以待之。会英相格兰斯敦力劝言和，以俄国东方之兵力及制胜手段来信，西太后韪之。而俄之黑龙江总督考夫门将军，建言宜取偿金，藉充筑路之用，不以开战为然。于是两国之和约定。一以偿金九百万卢布交出，一以伊犁交还。然伊犁虽还，而中亚细亚一带已尽属于俄矣。

第七十二节　越南之役一

安南为阮福映所有时，曾于嘉庆季年受满清之册封，曰越南国王。是时法国遣使至越南，令其履行昔年阮光平所订之约。福映拒之，临殁，犹以慎防法人，毋割土地为嘱。故其后嗣皆疾视法人，且屡杀法教士，于是法越之交涉起。及同治六年以后，两次割南圻之地与法，凡六省。十三年，复与法结西贡条约，名为自主国，实为法之保护国，清政府尚未之知也。至光绪七年，法内阁议长佛雷苦于内讧，欲藉外征以泄之，乃责越南之不守条约，以利威尔为司令官，率兵伐越南，陷河内。会有洪杨军余党曰刘永福者，率众在山中开拓，暇则训练，已成劲旅，称黑旗兵。越南王遂藉其力，击退法兵，河内以复。九年，利威尔死，孤拔继之，率兵陷山西。黑旗兵死伤颇众，退守北宁。越南始来告急，清政府犹以上国权自居，使曾纪泽与法外部沙美拉、古费理等交涉。又令李鸿章与法公使宝海、脱利古等交涉。再三辩论，均无成议，乃派兵援越南。至则与黑旗兵同守北宁，法兵则驻于桑台。十年春，法之援兵大至，分三队进攻。刘永福所募之练勇四千不战而溃，北宁失陷，法之气焰乃大张矣。

第七十三节　越南之役二

越南臣民，闻法兵之拔北宁也，与法结约，自认为法之保护国。清政府闻之，使曾纪泽与法相佛雷开议，不认此约。是年四月，法之全权大臣福禄诺至天津，与李鸿章订简明之约。其第二款，声明中国所驻北圻之各防营，退回边界，并法越已定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五月，法兵令防兵退出界外，不允，战于谅山，伤法兵。法又要求恤款兵费。乃令江督曾国荃等在沪会议。无成，复开战。六月，法水师提督烈司勃士率舰队至基隆，击炮台，占据之。督办台防刘铭传，率军攻法兵之背，法兵弃在隆，乖舰而去。八月，孤拔率军舰五艘，合其余各舰，都十四艘，突入福建之马江，击沉扬武等战舰七艘，福建船政局及罗星塔、闽安、金牌诸炮台均被毁。船政大臣何如璋、统帅张佩纶皆遁，孤拔乃退驻澎湖岛。是时法之陆军由纳克烈耳及米洛所统，亦于广西边外屡战屡胜，入镇南关。杨玉科战殁，董履高负重伤，诸军皆溃。法兵遂据谅山，筑炮台于关外，广西大震。十一年春，冯子材率军出关，与关外之黑旗兵合，巡抚潘鼎新、总兵王孝祺复助之，大破法兵。乃复谅山，进窥北宁。先是，法将孤拔于战胜马江后，愤法政府不行其策，死于澎湖。至是，

法相佛雷为舆论不容，亦几丧位，乃退而媾和。四月，李鸿章与法使巴特纳会议于天津，增前约为十款。法政府虽不索兵费，清政府亦失越南主权。于是举二百余年臣属之安南，永弃之矣。

第七十四节　清日之战一

朝鲜之臣属于满清，尚在未入关之前。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屡欲与朝鲜通商，朝鲜不允。嗣以日本兵舰入江华湾，被炮所击，乃遣使责问朝鲜，并以甘言诱之。于光绪二年，始订通商约，声明朝鲜为独立国，清政府尚未之觉也。越八年，朝鲜之内乱作，清政府派兵戡定之，时日本亦派兵在朝鲜。翌年，乃订两国退兵约，曰：自后两国，如欲派兵至朝鲜，须先相通知。盖向之所恃为上国权者，已被削尽于此约之中。而清政府仍未介意。至二十年，朝鲜又有东学党之乱。东学党者，对于西学而言，盖守旧党之秘密会也。党魁为崔福成，倡乱全罗，进陷忠清，捣汉城，势颇猖獗。朝鲜王李熙遣使来乞师。日本闻之，急遣大鸟圭介率海军赴汉城，并檄舰队兼程趋仁川，而陆军由广岛陆续进发。及清政府命叶志超统陆军渡海至牙山，而日军已占先著。未几，东学党败，乱平。日本创议改革朝鲜之内政，清政府以兹事非日本当与闻，严词驳斥，而促共退兵，争辩久之。清政府复申言朝鲜之世为藩属，日本乃乘机责清政府背弃旧约，和局遂决裂。

第七十五节　清日之战二

当和局之将决裂也，两国尚未宣战。及日兵突出海军于丰岛，又攻陆军于牙山，于是清政府大怒，布告开战之理由。命左贵宝、卫汝贵、聂士成等急趋平壤，以援牙山之败军。日兵突至，卒陷平壤，左贵宝战殁，余军乃退出朝鲜境。已而海军舰队与日本舰队战于黄海，复为所败，失军舰数艘，邓世昌、林永升死焉。日兵又渡鸭绿江，进犯奉天省。督师诸将吴大澄、宋庆等，连战皆北，名城迭失。自二十年九月至次年二月，五阅月间，战无一利。旅顺、大连湾、牛庄诸要口，岫岩、盖平、析木、海城、金州诸要地，均遭蹂躏。日兵更渡海入山东半岛，由荣城湾登陆，陷文登，迫威海卫之后，夺炮台以攻刘公岛败残之舰队。海军提督丁汝昌知不能免，仰药死。败残军舰等悉为日本所得。日兵既全握海权，乃分舰队南取澎湖岛，进窥台湾。清政府大惧，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博文等会议于马关。凡七次，始定和约十一款。其最要者：一、认朝鲜为完然无缺之独立自主。一、割奉天省南部及台湾、澎湖列岛与日本。一、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一、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口，日本臣民得往来侨寓。约成未一月，俄以日领辽东之不利于己也，与德、法合纵，迫令日本退还辽东。日怯，从其议。于是清政府予银三千万万两，以为赎地费。

第七十六节　各国之逼借军港

还辽事毕，俄索重酬。清政府不得已，乃与俄结密约。俄人得东三省铁道敷设权及黑龙江、长白山等地矿山采掘权，并借胶州湾为军港。胶州湾者，德国夙所垂涎者也，于光

绪二十三年，藉口于曹州杀毙教士案，遣军舰突据之。清政府不能拒，乃立租借约，期限九十九年。俄以胶州无可望，遂促清政府改订新约，租旅顺为军港，大连湾为商港，期限二十五年。英见俄之租旅顺也，知其将握东亚海权，急索威海卫以为抵制，租期等一如俄约。清政府无以谢，亦许之。法以还辽之役，俄德之得厚偿也，乃援例而至，索广州湾。议不决，法人遂效德国故智，先闯人广州湾，而后议租借。清政府始允其请，于二十四年立约，租期一如胶州湾。英闻其约成，又请拓九龙租界，以成均势之局，期限一如法例，清政府亦允行。自是而后，意大利又索租浙江之三门湾，赖他国公使之抗议，仅许不让与他国而止。清政府惩要索之纷扰，乃举直隶之秦皇岛、江苏之吴淞、福建之三都澳等处，自辟为商埠，以杜后患。然沿海军港租让殆尽，若秦皇岛、吴淞、三都澳者，乃其所唾余耳。

第七十七节　戊戌政变

自甲午一役，日本割台、澎以去，举国愕然。无何，各国又相率效尤，纷纷割据。清政府之不足恃，大为海内士夫所诟。时有主事康有为者，欲为满清延命脉，屡上书言变法，颇得载湉之嘉许。大学士翁同龢等，又交章推荐。二十四年春，召见康有为，与论国事，益觉变法之不可缓。四月间，下国是诏，督责内外诸大臣实行新政。以康有为为总理署章京，备新政之顾问。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亦分别任用。而嗣同等参预新政，任事尤勇。自五月至七月，维新之诏数十下：改科举，开学堂，停武试，汰冗员。许士民上书，准工商专利。废祀典不载之寺庙，以除迷信。裁老弱无用之额兵，以节糜费。由是四方风动，朝野之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起。然西太后于光绪十五年时，虽已归政，而用人行政之大权，仍操诸己。至此见政策全改，大拂于心。且新政之行也，新党中有汉人而无满人。满大员刚毅、荣禄、怀塔布等以此进谗，谓变法之举，利汉而害满。汉大员中忌新党之骤进者，亦痛诋变法之非，西太后尤为所动。八月初六日，乃复临朝，称载湉有疾，幽之瀛台。诬新党谋围颐和园，收谭嗣同等六人斩之。康有为及其徒梁启超以走得免。与新党有关者，皆获罪。所行新政，无论是非，一律复旧。于是变法之成绩全归消灭。

第七十八节　义和团之祸一

义和团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初起于山东，以仇教为名，二十五年，杀英教士卜克斯。山东巡抚袁世凯率武卫军痛剿之，境内以安。余党窜人直隶。时满清之亲王大臣，本有仇视外人之心，顾畏其兵力，不敢发。至是，闻义和团有神术，枪弹不能伤，信之，欲藉其力以排外。二十六年春，由载漪、刚毅等私招致京师，习其术。既而闻诸西太后，密召见，奖为义民，给以饷。义和团之祸，实生于此。至四月间，凡电线铁路及物之涉洋式者，焚毁无遗，京津路亦梗。是时董福祥之军已入都，刚毅、徐桐辈纵之。乱兵与乱民合势，其祸益烈。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德公使葛罗禄先后被戕。乱徒复急攻使馆，以墙坚，不能入。朝臣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力争开衅之非，皆见杀。清政府犹传诏促仇外，南省各督抚皆不从。惟晋抚毓贤竟虐杀教士多人，故山西尤糜烂。先是，各国

驻京公使以义和团之将肇祸也，联牍诘问清政府，清政府依违答之，不得要领，乃向其本国告急。于是英、俄、日、法、德、美、粤、意八国军舰，群集大沽口，英将西摩为之长。五月，向总兵索炮台，未允，遂攻陷之，进逼天津。闻使馆被攻颇急，由西摩率轻军北行，欲救公使。中途被阻，折而南，乃合联军攻天津。马玉昆苦持二旬余，渐不支。聂士成中氯气炮而死。六月十七日，天津全失。联军乘胜长驱，进窥京师。至七月二十一日，而京师亦破矣。

第七十九节　义和团之祸二

当京师垂破时，西太后闻而失色，急挟载漪等微服西行。王公大臣之尾随者仅十余人。八月，经山西之太原，十月，至陕西之西安。途次，始悟战之非计，下罪己诏。并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会商和议。时联军之在京师者，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居宫中之鸾仪殿。奕劻、李鸿章奉命往，与议和事。奕劻一以让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索惩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数十人，鸿章屡与辨护。瓦德西愤然作色曰："吾等所索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之体面，为其首者，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直指西太后也。鸿章急以电闻，乃允以载勋、赵舒翘等赐死，毓贤、启秀、徐承煜等斩决，而特原载漪、载澜发边外永禁。刚毅、徐桐，以先死得免。约垂成，鸿章死，以王文韶代之。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定议。除惩办恶魁外，赔款四百五十兆两。载沣赴德国、那桐赴日本谢罪。各国使馆驻戍兵，华人不得杂居界内。自大沽至京师间，不得设兵备。清政府之受创，未有若斯之烈者也。未几，西太后母子还北京。

第八十节　唐才常之起事

初，康有为之出走海外也，愤西太后尽夺载湉之权，而载湉仅守一虚位，及立保皇党以谋恢复。迨义和团之祸起，康有为以机有可乘，令湖南志士唐才常在上海创中国独立协会。其宣告书略曰：

> 中国独立协会有鉴于载漪、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是也，决定不认满政府有统治全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延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及以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夺。

是书一布，而沿江沿海士民痛清政府之无状者，争赴之。不旬日间，数将及万。遂举容闳任外交，沈克诚任内政，狄平任财政。又于湘鄂一带分地设官：汉口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荆州曰集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广发富有票，以联络各省之营兵及会党。故其时如哥老会之李和生、湖南同仇会之马福益、镇江青红帮之徐宝山均通声气。李云彪、杨鸿钧等为哥老会中有名人物，亦自香港遄回，以号令长江上下游，为之策应。布置既定，乃分三军：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各军总统由唐才常自任。约期七月二十九日，在汉口、汉阳、武昌三处同时举事。预令新提蒲圻之军速为接应，岳州、长沙之军遥为声援。适以事机不密，为鄂督张之洞所知，于举事

前二日捕唐才常等二十余人于汉口，湘抚俞廉三亦访获才常之弟才中于浏阳，先后斩之。一腔热血，徒洒荒墟。而张之洞等之搜索同群，经年余始已。

第八十一节　革命军起义于惠州

光绪十八年时，广东有孙文者，为兴中会领袖，尝鼓吹革命主义。及闻清日战起，急起革命军于广州。事泄，丧同志陆浩东等数人，孙文以只身遁。未几，抵伦敦，为清使龚照玙诱获，几殆。赖其医师康得利竭力营救，始得释。至唐才常举义时，孙文又以郑弼臣为司令官，起革命军于惠州，己则在他处接济。嗣以举事之期，一再迁延，为两广总督所觉，发官军防之。官军愈逼愈进，近革命军所驻地。革命军乘夜袭击，官军溃走。革命军将直捣广州，会传孙文命至，因取道东北向厦门，破官军于佛子坳，歼其将杜凤梧，获洋枪七百杆。是时投效者之多，几及五千。就中荷枪者凡千余人，余则揭竹竿操戈矛以从。进至永湖，大破官军，提督刘万贞重伤，又获洋枪五六百杆，子弹万颗。进攻至白芒花，投效者约万余人，革命军声势益壮。再进至崩冈，与官军七千隔水而阵，交战彻夜，击走之。正拟向三多祝进攻梅林，忽又传孙文命至，谓形势一变，外援难期，到厦门后，恐无接济之途，军事乞司令自决进止。盖其时孙文正在台湾谋与惠州联络，忽闻日本政府下驱逐革命党之令，孙文将离台湾而他适也。郑弼臣闻之，乃留荷枪者千余人，余则概行解散，暂隐休军。为官军侦悉，猛力进攻，卒至全军溃败。

第八十二节　广西之乱

广西，为洪、杨军起事之处。自同治三年，洪、杨军既失败，余党亦聚歼于此，无复他变。惟以民苗杂居，号称难治。故于光绪初年，令提督苏元春统重兵驻之。迨法越战后，移驻龙州，以防南界。营勇本时招时散，散者多为盗，劫掠之事，时有所闻。元春以扣饷故，不得不纵兵。以纵兵故，不得不庇盗，于是兵与盗合。加以比岁不登，饥民附之。至二十八年，而祸发于边军，毒流于全省矣。法人以所属之越南与广西相接壤也，乃起而干涉。与巡抚王之春议，彼则派兵代剿，此则偿以兵费。议垂决，会事泄，时论大哗，争言之于清政府，乃寝。次年春，以岑春萱督粤，办理广西军务事。寻逮苏元春至京，王之春亦解职。春萱至，先诛斥不职之官吏，旅令丁槐领元春部众于三十年三月会合广东军，进围钦廉与上思交界之十万尖山，颇称得手。左江一带，渐见肃清。阅二月，柳州又变，庆州亦和之，纠众万余，分为二路：一踞四十八峒，以进窥桂林。一踞梅寨，以图窜湘黔。官军亦分两路剿之。至十二月而右江亦平。是役也，用兵历二年，糜饷达三百万，擒获党首凡百余，歼毙党众已逾万，夺获枪械马匹亦以万计，洵一时之惨剧也。

第八十三节　日俄战事之中立

曩俄国之迫日本还辽也，日本引为大辱，思所以报之。及义和团之乱，黑龙江将军寿山与俄人开战，为俄人所败，寿山自杀。于是东三省境内，皆有俄兵占守。迨联军既撤，俄握满洲境益坚，延不退兵。日本迫清政府责俄，俄视之夷然，于是日本乘衅而动。于二

十九年十二月，令其驻俄使臣栗野致哀的美敦书于俄，索决答，和遂破。各召还公使，而战事起矣。是时英、美两国首先宣告中立，并声明战地应划定界限，不许侵入中国疆土。三十年正月，日、俄均公认除满洲外为中国之中立地。清政府遂宣布中立规条三十五条，以辽东为战地，命马玉昆率军驻守辽西。寻俄将阿力克塞夫不愿以辽西为中立地，驻兵于新民厅。美公使诘责清政府，清政府以诘俄公使。则以未撤兵之地，不得以中立为词。清政府不能禁，惟严扼锦州一带，余则尽入于哉线内。人民之生命财产受其蹂躏者，不可胜计，以奉天南部为尤甚。迨战事告终，俄日订约于美之朴资茅斯。凡俄国旧占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及领海之租借权，悉移让日本。又长春、旅顺间之铁道，均割交日本。于是日本复与清政府订租借旅大之约。从此长春以南，为日本营业之范围；长春以北，仍为俄国营业之范围。东三省之名存实亡，皆误于清政府之手者也。

第八十四节　吴樾之炸五大臣

日俄之战也，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立宪之说，始昌言于全国。寻俄亦议行立宪。于是驻法使臣孙宝琦首告清政府，详述立宪之益。未几，袁世凯、张之洞等复有十二年实行立宪之请。逾月，袁督复请派人考求各国宪法。三十一年六月，简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等四人，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嗣又派绍英随之前往，遂有五大臣之名。议定载泽、徐世昌、绍英赴日、英、法、比等国，戴鸿慈、端方赴英、德意、奥等国，筹款五十万元为费。七月二十六日，由北京车站启行。甫登车，炸弹猝发，轰毙送行者四人。其时尚莫知其谁，既阅月，始知安徽桐城之吴樾所为。盖因炸药爆裂时，樾亦随之而毙也。事后，有樾之友人，宣布其意见书。略曰：

> 樾既自认为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翦除此考察宪政之五大臣。而所以不得不由此之理，一、维一原理，民族建国主义。二、扶满不足以救亡。三、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四、满政府对待汉人之政策。五、立宪决不利于汉人。六、主张立宪者，对于国民行为之不忠。

洋洋二千余言，盖欲汉族同胞协心齐力，抱持维一排满主义之图，建立汉族新国也。自是五大臣遂不果行。越二月，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往各国考察，是为第二次之五大臣。十一月，分两道出发。次年六月返京者，载、戴、端、尚四大臣。李盛铎已履驻比公使任。

第八十五节　徐锡麟安庆之变

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有革命党魁徐锡麟刺皖抚恩铭于安庆事。先是，锡麟富有革命思想，故在上海立复古会，马子畦、陈伯平、秋瑾皆为会员。未几，游学德国，习警察。继复游历日本，与孙文等相善。比返国，欲投身政界，以达革命目的。故纳资捐道员至安庆。安庆，长江之关键也，得之，可以上溯武昌，下达金陵，以徐图大计。顾时机未熟，未敢猝发。至是，江督电达安庆，谓革命党人蝟集于皖。恩铭不知为首者即锡麟之别名也。因素重锡麟，与之密商。锡麟恐一旦事泄，祸且不测，欲先发制人，而安庆之变作

矣。时皖省巡警学生适届毕业，锡麟为学堂会办，故请恩铭临考。二十六日晨，恩铭方至礼堂，锡麟先掷炸弹于地，未爆发。同志马子畦枪击恩铭，中右手。锡麟复以手枪连击，恩铭仆。文巡捕陆永颐欲身蔽恩铭，亦为击毙。委员顾松，因不从指使，又击毙。锡麟乘各官惊走时，与马子畦及陈伯平，胁巡警学生数十人，往据军械所以为抵御计。饬学生试验所存之新旧各炮，均不能用。正惶遽间，而标统刘利贞、管带杜春林等，已督勇围军械所。锡麟急令马、陈二人守御前门，枪毙弁勇数名。相持半日，卒以众寡不敌，而陈伯平遇害，马子畦被擒。锡麟逾墙，避匿方姓医室，亦为侦获，是日皆斩。因援张文祥刺马新贻例，竟挖锡麟心以祭恩铭，故其死尤惨。自是影响及于绍兴。六月初五日，女士秋瑾亦以株连受戮。

第八十六节　革命军镇南关之战

自义和团事平以后，清政府幡然变计，广兴教育，多遣学生游学于日本。孙文乘此灌入革命主义于留学生中。湖南黄兴亦在日本，乃组成中国同盟会，举孙文为首领。孙文见党势之已张，与黄兴等谋图大举。以广西镇南关扼天然险要，西人称为第二旅顺口，欲先取之，以为根据地。顾关之附近有那模村者，为游勇聚集之所，非令若辈为先锋，则不易成事。遂遣使往说之。各游勇皆允诺。遂于三十三年十月，由游勇为先锋，乘夜袭击镇南关右辅山之第三炮台。奋臂一呼，声震山谷，守兵不知所措，弃炮台而走。游勇随后追击，抵第二炮台。守兵以事出仓卒，不敢抵御。亦从之而遁，遂抵第一炮台。守兵以不知其故，见来势甚猛，亦弃之而走。于是镇南关之三炮台，皆树革命军旗帜矣。清政府闻之，令龙济光统率官军，力图克复。济光即督师至台下，以炮攻击炮台，革命军亦以台上巨炮还击之。孙文与黄兴各执快枪，率领同志，躬冒矢石，奋勇猛战。官军力不支，全队溃走。革命军既获胜，思布置内外，以坚守御。乃检查军库，药弹之存者无几。始悟官军平日大率侵吞军费，以饱私囊者也。但药弹既罄，虽有天险亦不足恃。孙文乃与诸将士决议，渭与其守此待毙，宁弃关而散，再图后举，遂走。而粤督张人骏得以龙济光等于七日内光复炮台之举，闻于清政府矣。

第八十七节　革命军河口之战

革命军自弃镇南关后，黄兴周历于广西内地，以增军事之经验。孙文则往南洋，复与同党谋取云南之河口。议既定，遂于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举事。是时革命党中之人，预伏于滇、越交界间者，凡百数。伪作工人，散居于沿铁路一带者，约二百余。又密约河口之巡警兵，使为内应。届期，内应者先杀巡警官以示意。于是革命军自外乘之，枪声大作，几如雷动。官民闻变，顷刻大乱，革命军乘势攻入。边防营中，有与革命军通消息者，至是即倒戈相向。官兵势不能敌，纷纷溃散，而河口遂陷于革命军之手矣。既陷河口，其北之南溪壩洒等处，又相继而陷。清政府闻警，令滇督锡良调集营队以御之。彼此相持者二十余日。寻官兵分三路进攻，中路由王正雅统之，东路由白金柱统之，西路由赵金鉴统之。王正雅之兵，自三岔河、老范寨节节获胜。白金柱之兵，自东路会之。旋破泥巴黑垒，复由竹瓦房地方，以奇兵截其去路，遂取大小南溪，获前降革命军之熊通而毙

之。赵金鉴之兵，自蛮耗一战，首先告捷。连攻田房、小龙膊、壩洒、曼菽四要隘，势如破竹。时革命军将迎黄兴为大帅，黄兴未至，而弹药已匮，乃弃城而走。至四月二十七日，官军遂复河口。

第八十八节　安庆炮队之变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后，载湉及那拉氏先后殁。举国上下，人心汹汹。而安庆炮队突然变起，熊承基实其主动力也。先是，徐锡麟之旧友曰范传甲者，痛锡麟举事之失败，誓成其志。而身为一炮营正目，不能得众。乃与某标书记宋玉琳谋，推成基为长，成基允之。至是，清两宫一时殂逝，成基以为乘此时机，首先发难，他处必有相继而起者。且南洋、湖北两军，正在河南秋操，与皖相近。安庆一得，即赴秋操地招抚南洋、湖北两军。如得其同意，则兵力已厚，无患事之不成。乃于二十六日，约其同党，先取火药库，次至军械局，然后全队进城，以尽任务。众皆诺，是晚遂起事。以陈昌镛不从，刃毙之。出营后，先入陆军小学，取枪械。又入火药库，取子药。方欲率众入城，而内应者不动。是时马营虽随行，步营已潜遁。乃复至火药库，取其炮弹，于临江寺附近之高处，直击城内抚署，不能应手。成基所部之众，已一昼夜不得食。江中所泊战舰，复发炮以助城内官军，弹如雨下。攻城之炮兵官又死。侦悉秋操兵闻变后，端方、荫昌将统巡防营及卫队而至。成基思皖城不破，则太湖军队不能收抚，所率之千余人必不足与端方、荫昌等敌，翌日遂由西北退走。经桐城，至庐州，姜桂提兵追至，击散其大半，而成基已逸去矣。清政府悬重金购之，不能得。

第四章　灭亡时代

第八十九节　溥仪之兼祧

方载湉之初立也，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建言，痛斥西太后不为载淳立嗣之非计。西太后虽心恶之，而屈于理之不当，乃宣旨，将来载湉生子，即承继载淳为嗣。及光绪二十四年，载湉以变法忤西太后，幽于西苑瀛台，其时帝位几不保。满亲贵乃集议于宫中，谓既宣言载湉有病，当选近支宗亲，为载淳立嗣。议垂定，密询南省各督抚。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皆抗议。未几，事泄。康有为等闻之，急联南洋群岛诸华商，为保皇全，叠致电音于清政府，力争之。海内舆论，亦多微词，其事始寝。翌年冬，复提前议。南方志士，有联名阻止者，竟无效。二十六年正月，立旻宁曾孙即载漪之子溥儁为载淳嗣，以备他日承继大统。于是载湉之位得暂安。无何，拳乱倏起，载漪乃废锢边疆，而溥儁亦多失德，众望不属，由西安回京时，于途次废之。至三十四年冬，载湉病势增剧，而仍未有子，遂以摄政王载沣子溥仪承继载淳为嗣，兼载湉之祧，改明年年号为宣统。

第九十节　间岛之争

间岛，即吉林省光霁峪南，图们江中之江通滩也，面积不及二千亩。因地居江间，四围带水，故朝鲜人以间岛呼之。向由朝鲜人租种。年纳税于吉林之越垦局。及光绪二十年，朝鲜人欲据为己有，纷起谋叛。经吉强军讨平之，寻订草约，依旧租种。未几，日并朝鲜，利间岛之膏腴，因饬斋藤中佐，率宪兵驻和龙峪。藉保护朝鲜人为词，谬指光霁峪以东为东间岛，和龙峪一带为西间岛，诬为两国未定之界，而清日之争端起矣。嗣后，清政府搜求无数证据，以驳斥日人，甚且据图们江北岸之界碑，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字以证之，而日人仍肆无理之要索，不肯听从，遂成为悬案。至宣统元年，日本使臣始知间岛为中国领土，因向清政府承认，惟要求侨居间岛之朝鲜人，须归日领事管理。是欲嘘治外法权之余毒也。清政府将欲答复，而日使又翻悔前议。经清政府与之力争，始遵前议办理，而主权已丧失于其间矣。

第九十一节　大东沙岛之交涉

广东大东沙岛，富有物产，而渔业尤宜。沿岛渔民曾立庙其间，以为纪念。及光绪三十四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治探险而得之。遂用强力驱逐渔船，毁灭庙址，竖立木牌，上书“西泽岛”等字。复设事务所，有日本人百余，及台湾人三十余，久留于此。然实西泽一商家之营业，非奉有日本政府命令者也。已而英美二国，以大东沙海面险要，尤为航行孔道，请建灯塔于清政府。清政府令粤督派船往勘。宣统元年，奉派之飞鹰船前往，见日本人及台湾人力为经营，凡商肆、民居、煤厂、船埠、电杆、车路均已敷设。即问日人因何至此，日人伪为不知。旋回省垣，以告粤督张人骏。乃饬关船水师，并熟悉洋务人员再往。既抵岛，录取被逐渔户之供词，归陈粤督，遂由粤督照会驻于广州之日本领事。略曰：

> 该岛隶属广东，贵国商人，雇工至此采磷，实属不合。应请谕令该商自行撤退。

并电清政府，速与日使交涉。日使尚为持平，而日政府左袒商民，坚持不让。争辩良久，卒以偿金予日人，于是西泽等始舍之而去。

第九十二节　安奉路事之交涉

方日俄之战于奉天南部也，自安东达奉天，曾筑军用铁路，以图进兵之迅捷。迨战事既平，于光绪三十一年冬，由清日各派大臣订明，将军用铁路改为商用铁路；其路线均由日本政府修筑；俟十五年期满，须任清政府取赎；凡开工之期，不得逾限出两年之外，其修筑工程等事，归两国人合办，由两政府各派人员主持其间。此皆经两国订明，载在条约者也。嗣后期限既满，日本犹延不开工。至宣统元年春，忽提议铁道线内，或其附近之处，须驻守卫队，以卫铁路。清政府欲代以巡警，而日领事不允，于是安东铁路交涉起矣。是年六月，驻京日使竟以推诿之咎，归之清政府。且宣言将自由开工修筑此路，不待

清政府之协助。清政府闻而愕然，急以“推诿之咎，不负责任”答之，并令驻外各使臣通告各国政府。各国政府虽明知日人之专横，然亦不置一词。盖以弱国之政府，对于强国之政府，终见其交涉之失败也。

第九十三节　片马界务之失败

云南之西部，有城曰八莫者，向与缅甸通商处也。自英得缅甸后，即掠取之。光绪时，曾纪泽为驻英使臣，与英外部力争之，卒不能得。及二十六年，与英国会勘界线时，勘界员受英之欺，误以姊妹山及大盈江为界。于是滇滩关外及汉龙关、铁壁关一带之地，尽为英人所有。然英人之贪心犹未厌也，至宣统二年十二月，其兵又从缅甸之孟拱侵入云南，逾尖高山，直占片马。滇督李经羲闻之，急达清政府，请与英使交涉。而英使谬谓中国地图上素无片马之名，故片马系缅甸领土，不肯退让。翌年正月，英兵又由片马而东，进占登埂土司地方，滇督复请清政府争阻之。英使反谓此次进兵，系办土匪而来，滇督何得张皇入告，淆乱是非。由是滇省之群情大愤，由咨议局发起，先组织一保界会。嗣又邀请各界，以不用英货为抵制。清政府不知利用此时机，以为对付英人之策，强令滇督转饬劝业道，设法取缔。劝业道承其意旨，竟自照会商会。有云：

片马得失，于商人毫无关系。即争回片马，于滇商无益；争不回片马，于滇商无损。须照常贸易，勿事激烈。

见者，皆恶劝业道之丧心病狂，不识大体。未几，清政府与英使朱迩典议决界务，有将片马永租与英之说，滇人益晓然于清政府之不可恃也。

第九十四节　澳门界务之争执

广东澳门，为葡萄牙人所管之旧址，仅三巴及新关水坑地。道光间，始占潭仔、西沙、过路环。同治时，复占沙冈、塔石、石塘街、新桥、沙黎头。光绪五年，占龙田。九年，占望夏。均辟马路，编户口。复于望夏村口设兵防，毁关闸汛墙，占石澳、荔枝环、青岛。十五年，欲占关闸外北山岭，以被驳撤回。三十三年，又伸张权力于银坑、湾仔各处。迨三十四年，复于湾仔河岸，占越海泡管理界线。而清葡勘界问题于是发生矣。宣统元年三月，办理勘界事宜之高而谦抵粤，酌订主要之法，分内占、外占两项。其内占之澳界、后路、望夏、吉大一带，照原定关闸界限划之。外占之荔枝环、过路环各岛，皆当收回管理。澳河界线，虽已将海泡移动，惟仍须照从前处所，以清界限。旋与葡人开议，而葡人不从。未几，由清政府与葡使交涉，仅允划出过路环一带主权，余则坚执如故。会葡国革命事起，旧王出亡，改建共和政府。葡使特向清政府声言，未奉共和政府之命，故界事暂从缓议。三年六月，葡人又于澳门浚海勒捐，以肆其侵占手段。经粤人呼号奔走，清政府为之动容，饬派重兵前逼澳门，粤督复派员与澳督严重交涉，而浚海工乃停。惟界务则仍未解决。

第九十五节　驱逐请愿代表

载五大臣之由外洋考察宪政而返国也，清政府采其议，有预备之宪之宣布。越二年，又以九年之内，将筹备各项事宜一律办齐，为天下告。是时有因期限太缓，而议其立宪之非真者。至宣统元年，各省士民，见日韩合邦，日俄协约，南北满无故增兵，皆为亡国之先兆。遂由直隶各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等，吁请速开国会，以救危亡，而清政府不之许。二年五月，各代表等以初次请愿无效，继以二次请愿，而清政府仍不之许。是年十月，各代表等以二次请愿无效，继以三次请愿，清政府始将期限缩短，改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然各代表以瓜分之祸，急于眉睫，开其端者东三省，承其弊者必不止东三省。揆度时势，非早开国会，无以新全球之耳目，振全国之精神，消窥伺于他帮，弭祸端于此日。于是鼓其爱国之热诚，有第四次之请愿。乃清政府不鉴其苦衷，忽下一谕曰：

> 前据锡良代表，奉天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当经批示，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嗣据陈夔龙电奏，顺直咨议局议长等，又以速开国会为请。复经电饬，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并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兹又据军机大臣据情面奏，亦属不合。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诚以事繁期迫，一切均须提前筹备，已不免种种为难。各省督抚陈奏，亦多见及于此。乃无识之徒，不察此意，仍肆要求，往往聚集多人，挟制官长。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朝廷于无知愚民，因迫于时艰，妄行陈说，已屡从宽宥。然岂有国民而不循法理者？深恐奸人暗中鼓动，藉词煽惑，希图扰害治安，若不及早防维，认真弹压惩办，久必至于酿乱。此后倘有续行来京，藉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着即懔遵十月初三日旨谕，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

自是请愿之各省代表，大半被其驱逐回籍。清政府无立宪之真心，益为天下士民所洞见，此所以卒底于灭亡也。

第九十六节　广州之变

当宣统三年三月初旬，广州将军孚琦赴南门外观演飞艇。回署时，突为温生才炸毙。温生才虽被擒杀，识者已知广州将有事。至二十九日而变果作矣。先是革命军领袖黄兴，潜约福建之林文、江苏之赵声、安徽之宋玉琳等数百人，由香港抵广州，谋攻督署。为粤督张鸣岐所闻，下令搜捕，获胡宗衍以去。革命军知事泄，欲暂解散。继以网罗周密，不易脱险，遂挟短枪炸弹，以缠白为识，取道司后街，直扑督署。与卫兵巷战良久，互有伤亡。卫兵卒不敌，革命军奋勇以前，击毙管带金振邦、财政所提调李象辰。入署大索，不得张鸣岐，始悟其已逸也。黄兴等乃奋臂大呼，冲围而出。将攻督练公所，适与李准之先锋队遇。林文乃向前招抚之，高呼："同胞，吾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驱除异族，恢复

汉疆，不当自相残杀”。言未毕而枪已发，林文破脑死。于是革命军复与之战，无不一以当百，卒以众寡不敌而败。乃由广州退出，复避于香港。是役也，黄兴伤手指。革命军之被戕者凡七十二人，皆有名人物。变甫定，南海、番禺两邑令，收七十二人之骨，谋葬于城内九头山。正掘地营圹，忽枪丸自他处飞至，工人骇甚，各鸟兽散。四月初三日，广州各善堂董事，白于官吏，重以礼殓之，寻丛葬于东门外黄花岗。

第九十七节　内阁任用皇族

清政府之大权，自入关以来，夙由满族各王大臣领之，而汉大臣不得与。及同治初年，翦除洪杨军后，始以汉人与之。然不久仍为满人所领，盖其重满轻汉之心，历二百余年如一日也。至光绪季年，即欲弃专制，尚立宪，则内阁总理大臣之资格，当不问其为皇族为贵族为齐民，凡有才能，为重望所属者，皆得为之，庶昭公允。乃据资政院之章程，限于皇族及贵族，而不与齐民均，已为海内所非议。及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发表新内阁。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于皇族，海内舆论益哗。奕劻知众论之大不容也，因一再辞职，而清廷强为慰留。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上书争之。其略曰：

内阁，为代君主负责任之机关。总理大臣，为内阁全体责任之总汇。故君主立宪国，内阁大臣有组织内阁之权，能负完全无缺之责任。责任之所集，功罪之所归，即国家安危之所系。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点，则在人之组织内阁之总理不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由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也。谈君主立宪政体者类，皆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语。君主既立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则隶于君主之皇族，亦即立于特别不可动摇之地位。若内阁之地位，则可动摇而更新者也。立于君主之下，以受议会之监督，有政策之冲突，即发生推倒之事实。实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隶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缘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之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恭读《钦定宪法大纲》，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列为专条，近布新内阁官制十九条，绝无组织内阁必以皇族总理之规定，盖以循君主立宪国之公例。而第一次内阁总理，适为亲贵之庆王。庆王内阁既成，对于皇上担负责任，使不可以推倒，如设立阁制之真意何？使其可以推倒，如皇上神圣之体统何？此所以熟思深虑，不能不披沥呼吁者也。

书上，不省。海内之有知识者，对于聋聩之清政府，皆有绝望之心矣。

第九十八节　铁路国有一

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取消商办成案。发之者，御史石长信；主之者，邮传大臣盛宣怀也。此为新内阁成立后之第一政策。先是，宣怀怂恿载泽，借英、法、德、美四国款千万磅，载泽犹豫未决。宣怀诱以甘言，借约遂成立。至是，以贷款筑路，宣示天下。四国之

觊觎路利，卒偿所愿。日本人知其旨，要求彼国政府，亦愿握有债权。宣怀复主张借日款千磅以和解之。川、鄂、湘三省人民于命下之日，为之大哗。盖粤汉路线，始由宣怀私售与美商合兴公司，迨光绪二十八年，竭三省人民汗血之资，仅得争回，集股商办。工程方亟，而突遇国有之发生，不啻夺人民之生命财产以授外人也。故有拟举代表赴京师抗争者。有俟咨议局开常年会，一律不赴召集，各省工商亦同时罢业，以为后应者。清政府患之，以端方尝抚湘抚鄂，欲赖其力以愚弄湘、鄂人民。故于被废之后，忽起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又以郑孝胥盛言国有利益，登载报章，足以摇撼天下之耳目，故亦命为湖南布政使。湘抚杨文鼎，更助桀为虐，阳为咨议局代陈湘路力能自办，不愿借款，请收回成命之词，阴告清政府，谓湘省开会，有匪徒煽惑其间，宜挟雷霆万钧之势，以宣示其威，使匪徒闻而解散之意。宣怀嘉其有识，而格杀勿论之谕遂下。人心瓦解，皆造端于此。

第九十九节　铁路国有二

是时，四川护督王人文，知清政府之显拂舆情也，因代表川民，请缓收路，以冀其悔悟而转圜，卒被严旨申斥。御史赵熙、欧家廉知盛宣怀之动摇国本也，因据广东、湖北京官所指恶状二十款，转以入告，意必为其所动，卒仅以弹章交宣怀阅看。于是各省人民，希望政府之心垂绝，乃退而商自保之策。五月初旬，粤路先开会筹议。旅美华商，又寓书于粤路公司，有国有政策，誓死不从，万一决裂，当谋种种对待之言。因是川、鄂、湘三省皆闻风而起。亦设保路同志会，以反对国有。就中惟川人为最烈。成都一开会，至者四千余人。重庆一开会，至者万五千余人。人文默觇民志，激而愈甚，不得不据实入陈，反为盛宣怀所驳斥。未几，王人文去，赵尔丰至。于七月十五日，以拘保路会代表邓孝可、蒲殿俊、罗伦等八人，激成民变，督署被围。卫队枪毙多命，旋即解散。尔丰犹以诡辞告政府。政府遂令端方带兵入川，复令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驰往，会同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尔丰恐春煊一至，则川事真相毕露，激变之事，于己有大不利者，乃铺张战绩，称川乱敉平，于是春煊不果行。迨春煊复奉命督川，甫抵鄂，而武汉已有起义之军，赵尔丰与端方等先后被戕于川中矣。

第一百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一

革命军之起义于武汉也，实由铁路国有政策酿成之。先是，革命党人以武汉握南北之中枢，利于进取，屡谋在此起义。顾以防范颇周，未敢猝动。至是，鄂督瑞澄以川省事急乞助，既遣统带曾广大督率所部，由宜昌西上，为之声援，又因郧阳、施南等府与川省毗连，复分兵防堵。革命党人遂乘武汉兵备之虚，潜运枪弹，克期举事。期前事泄，凡英俄租界及小朝街等处，党人之被逮者数十人。内有彭楚藩，本为陆军宪兵，亦杀之。瑞澄阅党人名册，多系军籍，大骇。于八月十九日，令督练公所军事参议铁忠以枪弹给三十标旗兵，使之往捕在党之二十标二营张排长，及兵丁等人。各营兵之列名党籍者，均不自安。是夜，武昌城内二十九标、三十标步队，城外炮队等，遂同时起事。先据楚望台军械局，继架炮于蛇山高处，轰击督署、藩署及督练公所。瑞澄急匿于楚豫兵轮，藩司连甲、统制

张彪、参议官铁忠亦均逃去。诸军人见大事已成，不能无统率，乃挟请鄂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元洪惧，诺之。遂改咨议局为军政府。召集官绅，宣布党纲四条，大旨以建立共和政府为主。革命军既得武昌，即渡江据汉阳兵工厂，令工匠奋力制造，以供军事之用。复于汉口立军政分府，以保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盖不三日间，武汉三镇俱为革命军所得矣。

第一百一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二

清政府闻三镇既失，恐武昌之革命军乘热北上，直捣燕京，遂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近畿兵两镇赴鄂剿办。又令萨镇冰率海军赴鄂救应。八月二十六日，荫昌抵信阳，其先锋队已至汉口之北。萨镇冰乘楚有兵船，亦至。所统建安、建威等六炮舰，湖隼、湖鹰、湖鹗等各雷艇，俱驶至汉口，泊于江心。其兵威之盛，见者皆为革命军危。及二十七日，革命军与荫昌之先锋队开战于刘家庙，先锋队大受挫折。已而荫昌之陆军大至，革命军复与之战，勇猛异常，故荫昌所部之军屡战屡败。其泊于江中之炮舰，萨镇冰虽命驶赴上游，发炮相应，百无一中。而武昌炮台与汉口革命军又两面攻之，故不能抵御而退。兵舰既退，北来陆军之势益孤，遂为革命军痛击，丧失粮械无算。事闻，清政府急起袁世凯于彰德，使南下督师。世凯知战之非计，密请政府召还荫昌，而以冯国璋等代领其军。复遣使示意于黎元洪，欲与议和，不得要领。于是冯国璋又率北军前进，所持者多机关炮。革命军稍不能支，遂退。冯国璋既抵汉口，疑其居民阴助革命军，遂纵兵队焚毁华界房屋至十之八九，屠戮居民至数万人。外人之观战者，诋为野蛮残酷，惨无人道。清政府虽下罪己之诏，以期笼络人心，已无及矣。

第一百二节　各省宣布独立

方鄂军之初变也，虽举黎元洪为都督，以抵抗北来攻鄂之师，惟恐众寡不敌，必至功败垂成。且环顾各省，类不知革命之真相，有作壁上观者。乃宣布其事，以号召四方。其略曰：

满洲以东胡残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遗孽，以为宗主，是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我鄂军都督黎元洪激于公愤，赫然振怒，义帜一张，全军响应，半日之间，三镇耆服，足见人心思汉，天下乔诘卓荦而不甘雌伏于建虏之下者，已非一日。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乃伪政府不知天命，反肆行抵抗，调将遣师，水陆并进。甫一交锋，俱遭败北。陆师则退保信阳，水军则几遭沉没。瓦解之势已成，倒戈之期日迫。我义师一方却敌，一方保民，外教外商，尤为周密。故世界愿认为战团，各国皆目为义举。然湖北居天下之中，当四战之地，进取则有余，保守则不足。是故一军出河洛以达宛平，而辽东三省，可以檄定。一军出宜昌以攻成都，而西藏可以遥制。一军趋衡岳而连百粤。一军下九江，而扬子江下流诸省，悉归掌握。大功之成，易于反掌。但义师崛起，兵力犹孤。进取之军，或不足以供遣派，则恐时机一去，而大局全非，汉族兴亡间不容发。昔者洪、杨之

役，湖北旋得旋失。此诚便于进取，不便于保守之故也。现在巴蜀义民犹知抗敌，武汉上游，或无足虑。然后河北无响应之军，江东无兵马之助。我义师内无接应，外无声援，水陆交攻，腹背受敌，鄂军纵强，其如寡不敌众何！即幸而不败，亦不能克日荡平，已深足为诸父兄之患。况鄂军一败，则汉族全亡，而中国无复革命之望。时乎时乎，不可失也。愿各省父老昆季，一垂察焉。河北为燕赵故都，人民率多豪侠，讨贼复仇，此皆诸父兄之所优为，而今日未遑计及者也。夫畿辅之下，压制森严，虐政流传，诸父兄殆受之而不觉。庚子之乱，受创尤深。究其祸源，皆政府失职之咎。昔者父兄先民，多借交报仇以伸民困，岂有身受切肤之痛，而作壁上之观者乎？窃为诸父兄所不取也。山东文物之邦，夙明大义。孔孟之遗风，朱家之豪侠，史册流传，口碑载道。春秋复九世之仇，当亦父老昆季之所稔知。今者义帜已张，国基已立，稍加协助，便可奏功，尚何惮于一发耶？至于江东子弟，越国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义闻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遗民，屡图恢复。天下佑汉，忍辱至今。吴、徐之暗杀，熊、赵之义师，盖闻风而兴起者也。故革命较各省为先，而受祸亦较各省为烈。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此皆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不能一刻忘者。鄂军起义之初，逆忆响应之军，当首推吴越。盖结怨深而思报切，此人情之常，而不料竟失之于诸父兄也。两广为百粤故地，数被胡寇，人民多激烈。抚其邦者，向多酷吏。人民乔诘不堪，屡思起义。天国功败于垂成，广州计疏于仓卒，此皆诸父兄之所深痛，而急思报复者也。云、贵地近南徼，瘴雨蛮烟，伪政府早视为化外。故不恤割其土地，以饷友邦，片马割让，尤其末事。为今之计，非革命告成，恐终难保其故土，前者曾组织敢死队以抗外邦，而何以竟疏于恕无可恕之建虏耶？至于关中健儿，勇于战斗，龙蛇起陆，大动杀机。豪杰建功，固当如是。湘淮旧卒，亦当杀贼致果，以功赎前日惨杀同胞之罪。至若长江之哥老，北地之三合，东三省之马贼，夫汝本良民，因胡性苛刻，致汝于穷迫饥寒，流而为盗。虏吏不恤，加以匪名，横加屠戮，实非汝之罪也。故汝党之魁，作威福，结死党，劫夺民豪，戕杀污吏，以立强于天下，慨然有古游侠之风，其谊有足多者。今者鄂军起义，汝等当蜂起相助，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以销宿愤，而除公敌。大功告成，当锡汝爵。无功者亦收为良民，而同安畎亩。惟行军之中，当知纪律。凡戕杀外人，焚毁教堂，劫夺良民者，杀无赦。望稍为留意焉可也。要之湖北当天下交冲之地，尤汉族兴亡所关，凡我同仇，均当协力。长于权变者以参军政，富于资财者以输军饷，勇于敢死者以从军事，精于战略者以司军令。结天下之盟，作国之民气。统率义师，宣言北伐。执彼虏魁，投之遐塞。伏望同胞，闻风兴起。石勒倚啸于东门，陈涉辍耕于陇上。草泽匹夫，犹怀大志，神明贵胄，忍作胡奴？此真英雄用武之秋，豪杰建功之会也。

是文一布，全国响应。九月初一日，陕西、湖南先告独立。初二日，九江继之。初五日，贵州继之。初十日，云南继之。十二日，江西继之。十三日，上海继之。十五日，江苏、浙江继之。十六日，两广继之。十八日，安徽继之。十九日，福建继之。而四川、甘肃、新疆等省，亦接踵而起。不数旬间，清廷大势全失。惟山东既告独立，又即取销。模棱两可，未免贻笑外人。江苏之江宁省城，以议独立无成，卒开兵衅。

第一百三节　江宁之战一

当苏、浙未独立之前，江宁绅士先谒江督张人骏，请其宣告独立，以保全城生命。人骏以无论独立与否，我惟拚一死为词。绅士复苦劝之，意稍动，乃于次日召各官会议。类多中立，惟将军铁良、统领张勋等，颇极端反对，于是独立之议不能决。是时，江宁新军有请给子弹者，人骏虑其变，勒不与，反使统制徐绍桢率其所部，出驻秣稜关。至铁良所统之旗兵，张勋所统之防兵，一一给以子弹，令守卫江宁。新军闻之，大愤。嗣以苏、松，常镇，皆已独立，遂于九月十七日，全体俱变，由秣稜关直薄江宁南门。内应者同时攻督署，被防营所抗，不得入，乃退至北极阁，再谋进攻。张人骏已乘乱逃出督署，匿于防兵营内。张勋挟之以为重，发令严闭城门，一律搜杀。凡剪发、白帽结、白辫线、身系白带、手执白巾之学生及非学生，张勋悉诬为革命党，命防兵屠戮之，数达千余。张勋住居附近，尸骸满地，血流成渠，亦一时浩劫也。

第一百四节　江宁之战二

自江宁既开战，新军继续进攻。以缺乏药弹，不能制胜，乃退至镇江，待组织援师。江苏都督程德全，闻新军战不利，张勋日残害无辜，愤甚，檄诸军克期往救。九月下旬，苏军将启行，程都督遂宣布誓师之辞。略曰：

> 盖闻托体国民，以拯救国亡为天职，抗颜人类，以主持人道为良能。本都督始以国民天职而举义旗，继以人类良能而诛残贼，事非得已，心实无他。盖本都督服国民公役有年矣，甫闻政事之日，已丁板荡之年。每鉴列强，略知政要。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万语千言，众闻共见。乃自缩短筹备清单，而好恶之拂民愈甚；组织责任内阁，而亲贵之私利尤多。凡诸立宪之要求，适增专制之罪恶。急而知悔，言岂由衷？观听徒淆，国家何赖？本都督蜀人也，不敢衔蜀人一隅之愤，而不能不恤全国胥溺之忧。自武汉首倡大义，凡有血气，云合影从。盖无不知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无汉无满，一视同仁。惟国惟民，各求在我。将泯亲疏贵贱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但有切实改革之诚，并无力征经营之意。从国民多数之心理，奠华夏后此之邦基。其所以从武汉之后，而黾勉以救国亡者，如此而已。夫人即昧于大同之公理，拘于草昧之陈言，谓君主为天与之淫威，谓臣民为一姓之奴隶。虽有愧国民之常识，亦何至为人道之深仇。乃近则张勋荼毒于江宁，远则冯国璋焚杀于汉口。生命财产，蹂躏天赋之人权；子女玉帛，餍饫凶人之涎吻。此岂目所忍睹，耳所愿闻？无论兄弟急难，父老颠危，凡属含生负气之伦，敢忘匍匐救丧之义？此则为人道所驱，不得已而诉之于武力者也。是用甘舍微躯，亲临前敌。我将士仗义而来，不惜赴汤蹈火；本都督拊膺而叹，何心饱食安居！共和为治理之最高，本无进退待商之余地；性命为有生所同具，止有安危与共之血诚。其可皦然号于有众首，舍死忘生之举，不过为胜残去杀之谋。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枕戈以待，鼓行而前，一举而歼张寇，肃清江南；再战而覆清

都，长驱冀北。仗诸君热力，再造河山。是民国义师，咸遵纪律。肤功立奏，今为发轫之初；血气皆亲，是用掬心以示。布告将士，咸使闻知。

于是苏军西赴镇江。已而上海吴淞之军又至，浙江、广东援师亦先后至。与江苏诸军联合，故称为联军。十月初三日，程都督复亲往视师，士气大振。时萨镇冰所部海军，大半降于镇江军政府。镇冰早逸去，故联军公推程都督为海陆军总司令。旋进驻高资，分联军为三路：北路沿江岸铁路线进攻太平门，南路由句容淳化镇进攻聚宝门，中路傍鸡笼、玉龙等山，进攻朝阳门。张勋率兵七八千，分三路御之。初五日，遂大战，历五六时之久，张勋兵力不支，渐次败退。无何，北路军据乌龙、幕府、狮子山各炮台，南路军据雨花台炮台，中路军既占马群、李陵卫一带，复夺取紫金山之天保城。张人骏、铁良等见联军愈逼愈进，急遣胡令宣至联军议和，不能决，遂匿日本领事馆。张勋率马队二千以遁，而江宁遂破，时十月十二日也。

第一百五节　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

方东南各省之宣告独立也，其宗旨在与清政府分离。而一切改革之进行，不能无所承受，故群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及联军攻破金陵，更期组织之完备，乃由各省代表之在上海者，联名电达外洋，请孙文返国。孙文闻电，即偕美国人花墨黎等同行。十一月初六日抵上海。越四日，直隶、奉天、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十七省代表，假金陵咨议局，开临时大总统正式选举会，孙文适当选。代表团推汤尔和等至沪迎之。十三日，孙文偕特派代表员等，乘沪宁汽车赴江宁，履总统任。濒行，上海各军队在车站擎枪排列，各团体均举代表敬送，莅止者不下万余人。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处，人民皆欢呼万岁，为一时盛举。是晚，抵金陵，入总统府，行受任礼。当布宣言书曰：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日益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者。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次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

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蹶，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意，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葆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鉴之。

自是而临时政府亦即日成立，对于满清旧政府，有南北并峙之势焉。

第一百六节　南北议和一

当袁世凯督师南下时，曾遣刘承恩、蔡廷干等至武昌议和。以君主、民主之宗旨不合，未开议。迨奕劻以战事日急，力辞内阁总理职，清政府命袁世凯继其任，且敦促至京。世凯以军事全权付冯国璋，国璋又攻破汉阳，而武汉之战祸益烈。英使朱迩典，以战期延长，商务将受莫大之损失，阴令驻汉英总领事介绍议和，日、美、法、俄、德诸国均赞成，英人李德立亦屡以为言。袁世凯乃以“汉口虽下，海军复变，汉阳虽得，金陵复失，库帑告匮，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等语入奏。清政府即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世凯旋请以唐绍仪为代表。是时武昌黎元洪徇英总领事等之请，亦推任廷芳为代表，将于汉口开议。经各省驻沪代表之会商，谓汉阳甫破，若在汉口议和，殆春秋城下之盟，故改为上海。十月二十八日，两代表各偕参赞，会议于上海英租界之市政厅，是为议和之开始。

第一百七节　南北议和二

方唐绍仪之奉派出都也，其意本不甚赞成共和。及躬历汉、沪，见东南各省民情，倾向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乃为之变计。会议数次后，与伍廷芳所定最要之四款，未向世凯商明，遽行签定。世凯闻之，意不谓然。又闻南京已设临时政府，孙文已为临时大总统，谓与特开国会，议决民主、君主之问题有碍，遂撤还唐使，以签约为无效，而自与伍廷芳直接电商。是为议和之中变。是时南方人民，有愤世凯之失信者，谓其以议和为名，而实则购械增兵，复欲宣战。于是汉口商人请以汉口、汉阳作为中立地点。各省停战之兵，复函电交驰，约期北伐。伍廷芳知和议决裂则祸益深，乃力争签定之约，不能以唐使进退而失效力。谓世凯深明交涉，必能守此公例。至应商各件，有非面商不能尽者，故请

世凯南行，而世凯又请廷芳北行，彼此再三争辨，仍以电报为议和机关。至十二月初旬，有国会选举办法之决定。越数日，复有溥仪退位条件之酌定。伍廷芳遂辞议和代表之任，是为议和之终局。

第一百八节　溥仪逊位

自武汉战云震荡全国，外人皆称革命军之文明。且认为国际公法上之交战团，绝不横加干涉，故革命军气焰日张。然在清政府视之，尚不知大势之已去也，但以为要求实行立宪而已。故于九、十两月中，既解党禁，复派宣慰使，惩盛宣怀之首祸，罢摄政王之重权。颁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中。又令资政院择定日期，召集国会。谓如是，则国民之心必满足，而大乱可敉平矣。迨和议既开，经伍廷芳之要求，袁世凯之陈奏，始知议和主要在废弃君主立宪，承认民主立宪，庶皇室可蒙优待，而海内亦永息干戈。不然，则议和决裂，南方各军水陆并进，誓必直捣黄龙，区区皇室，非独不能优待，且无保存之可言。清太后闻之，计无所施，乃召集近支王公，特开御前会议。顾是时良弼方结宗社党，以保存满洲君主为名，亲贵和之，势颇猖獗。故御前会议，虽经数次，类多反对共和，不能取决。未几，良弼被炸，宗社党因之解散。且北方军队，一再请愿共和。疏中大旨，谓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方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者，皆二三王公之咎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由是各亲贵皆不敢有违言，而溥仪遂下逊位诏。盖满清自入关定鼎，历二百六十有七年，至是乃灭亡矣。

满清外史

〔清〕天嘏 撰

首篇 总论

第一章 满清称名之始

出山海关东行，若奉天，或吉林，若黑龙江，中外人士皆以满洲称之者也。然试问满洲之何以见称，不独汉族不能尽知，即满族亦几数典而忘祖。

考满洲旧壤，本在白山、黑水之间，于古为肃慎，汉为辰韩，魏晋为勿吉，隋唐为靺鞨，宋为女真之完颜部，明初为建州左、右卫。

至其满洲之所以见称，本非地名，实由部族而假借用之也。盖女真建部之始，本由肃慎转音，而名为珠里真，后讹为女真。爱亲觉罗氏既为珠里真后裔，遂由珠里真而渐名为珠申。迨部族之势日强，欲并吞邻近诸部，爰先通好于西藏。西藏喇嘛以其为珠申之后也，慢呼之曰曼珠。爱亲氏译曼珠之义，知为妙吉祥，乃舍珠申，而以满珠名其部族。后之汉字，易“珠”为“洲”者，以“洲”字义近地名，故假借用之，自此遂相沿不改云。

第二章 满洲头颅之异

范蔚宗之传三韩也，称辰韩人儿生，欲令头扁，皆压以石。满洲旧部，即汉之辰韩地，故其遗风犹有存者。

或有辨之者曰：满洲旧俗，儿生数日，即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设以石压头，壮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堕地之小儿，实非人情所有，故不可信。

然物之圆者，必被压，始能平。头之圆，亦犹物也，如不以石压，则脑骨安能自平。或之言，实不合于物理。闻蒙古人生儿，以韦带束之木板，植立于地，长则股形微箕。欧洲妇人，以带紧束其腰，故常细。满族之以石压头使扁，与此二事同。

以此之故，有见其太庙之悬像者，一曰奴儿哈赤，彼族所奉以为太祖也。一曰皇太极，彼族所奉以为太宗也。试谛审其头颅，皆作扁圆状。又有入紫光阁者，见其图形之满

洲功臣亦然。然则满族之异于汉族，但一望其头颅，已灼然可见矣。

第三章　满族之崇奉堂子

崇奉堂子，为爱亲觉罗氏特有之习惯。凡遇战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无知之者。且祭献之礼绝诡秘，往往不肯宣布。世皆强解之为祭天，谓即古者天子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之意。其实不然。

昔有范生者，游满洲之辽阳城。见一古刹，欲入观之，门者不许。谓欲瞻礼，只可在门外焚祷，不得闯入。范生欲穷其异，与门者商，强而后可。乃至刹内，见塑像二，长各数丈。一为男子状，向北植立，一为女子状，南面抱其颈，体皆赤，态甚亵。问之土人，皆以公佛、母佛呼之。爱亲觉罗氏所奉之堂子，盖亦若是焉尔。是其特有之习惯。汉人见之，未有不发噱者也。

第四章　满族之握兵柄

典兵之权，为满族所专有。未入关时，本以亲王为统帅，如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入关以后，尚存此制。其余虽不专任皇族，亦未尝不用满族。如康熙准噶尔之役，则费扬古也。雍正西南苗之役，则鄂尔泰也。乾隆准部之役，则永常等也。回疆之役，则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则傅恒也。小金川之役，则阿桂也。缅甸之役，则傅恒也。廓尔喀之役，则福康安也。嘉庆川鄂陕之役，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此荦荦之大役，皆以满人掌兵，而汉人不得预闻其事。

洎乎洪、杨军起，扰攘几二十年，蹂躏几十三省，满人皆束手无策，乃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司兵柄，遂开汉人杀汉人之路。

迨假托立宪，欲集权于中央，于是复令荫昌等，操陆军部之总机关。不久而武汉发难，满清亦随即于亡。

第五章　宫中之秘密

满清宫中，事事秘密，有出人意计外者。如皇上宿某宫中，召某妃嫔进御，当直内监，则往彼赤体毡裹，背负而来。或曰，此明制。或曰，胤祯为宫人刺毙，是以此制至雍正后甫有之。语或近是，然年湮时远，亦莫能详也。宫中有地道通外方，有室，有户，有床几坐椅灯镜等，遇变，帝辄携其父母后妃儿女等入窟，外立一最亲信之内监，手执枪枝，每连呼曰打拿。打拿者，满洲语，平安也。危迫，则不呼打拿。帝后皆自尽，死其处，或由地道遁去。光绪季年，吴樾炸弹事发，满人日夜数十惊，而宫中尤疑惧。那拉氏除坐朝数小时外，则偕帝后妃嫔等，潜入窟至数日之久。其时掌警部为尚书徐世昌，京津巡士，荷枪如云，挥汗成雨，似临大敌，诚可嗤矣。

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

第一章　奴儿哈赤畏假都督

奴儿哈赤之建元天命也，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越一载，始书“七大恨”告天，以与明为仇。然其未建元之前，尚视明帝如在天上，明臣如在云汉，不敢与较，观于待明之假都督可见矣。

初，满洲每岁必贡蜜于明，兼开蜜市。考蜜之用，相传炼为糗粮者。迨万历四十一年后，不复贡。明之边臣，未敢据实入告。次年四月，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任，知其事，潜使辽阳材官萧子玉，假称都督，衔命问故。子玉乃盛设仪仗，自乘八人舆，至满洲境。扬言天使降临而不郊迎，将以无礼致诘。奴儿哈赤闻之，大恐，亟属橐键，迎于道左，供具甚丰腆。子玉乃问其不贡市之由，奴儿哈赤肃立对曰：“本部之蜜，犹中原五谷也。五谷有不登之年，将谁是诘耶？本部五年来，花疏蜂少，是以不供。俟春秋花满，酿熟蜂衙，当复贡市如初。”子玉旋得厚赠而返。未几，奴儿哈赤始知其伪，然已无及矣。

第二章　奴儿哈赤诅咒叶赫女

奴儿哈赤尝聘叶赫部长布扬古之妹，欲以为妻。寻叶赫与满洲失欢，得明之援，布扬古将以妹适蒙古喀尔喀部贝勒巴哈达尔汉之子莽古勒岱。满洲诸贝勒等闻之，请乘其许而未行，发兵往夺。奴儿哈赤知是事为明之主动力，畏明之威，不敢妄动。诡谓之曰：“此女之生，衅所由起，实非偶然。哈达、辉发、乌拉三国，皆因此女兴兵构怨，相继灭亡。是此女召衅亡国，已有明验，今明又助叶赫，不以此女与我而与蒙古，天殆欲亡叶赫，以激怒我而启大衅也。若奋力征之，纵得此女，徒致不祥。即归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祸已尽，死期将至矣。”诸贝勒等仍欲兴师，再三请，奴儿哈赤终以畏明之故，不之许。后叶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昔司马仲达诅咒诸葛武侯，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奴儿哈赤之诅咒叶赫女，殆与司马仲达同一口吻，惜无以巾帼遗奴儿哈赤者。

第三章　奴儿哈赤之阴谋

自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为尼堪外兰与明将李成梁所杀，奴儿哈赤及弟速儿哈赤尝欲为祖父复仇，明不胜其扰，曾仍给书，令为建州右卫都督，并封龙虎将军。

是时扈伦国，有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明人呼之为海西诸部。就中惟哈达部长蒙格布禄，叶赫部长纳林布禄，亦封龙虎将军。

蒙格布禄最忠顺于明，他部有所谋，辄先告，得为备。诸部长皆恶之，奴儿哈赤尤甚。会蒙格布禄与纳林布禄相仇杀，蒙格布禄力不敌，请援于明，不许。请人备边，亦不许。遂以三子为质，求救于奴儿哈赤，奴儿哈赤乘机袭执之。明边吏闻其事，遣使议援。

奴儿哈赤外恐明之声罪致讨，内实利其部落之广也，乃伪以女许蒙格布禄，而阴纵其妾与通，徐以私外母名杀之。明边吏遣使责奴儿哈赤曰："尔何故伐哈达而取其国耶？其复还之？"奴儿哈赤惧，乃仍以基女妻蒙格布禄长子吴尔古岱，送还国。并遣其次子归之明，以塞前责。且诡言曰："蒙格布禄与噶盖谋叛，故诛之也。"明边吏因循置之。奴儿哈赤之轻视明，自此始。已而叶赫仍攻哈达不已，奴儿哈赤遂复据哈达，并攻叶赫、乌拉、辉发，灭之。由是扈伦国之四部尽亡。

第四章　满洲妇女之骄纵

满洲自佛库以私淫生子，无可自解，遂神其说曰：食朱果使然。又托为仙去。厥后开国，即以是为家法。妇女之骄纵，至不可言，于奴儿哈赤时尤甚。一日，集其妇女于八角殿而告之曰："凡贝勒等有罪，且执法以治之。尔等妇女，苟犯吾法，岂可徇纵。若徇纵，是废法也。我择贤而有功之人，以汝等妻之，讵令受制于汝等。汝等苟陵侮其志，恣意骄纵，恶莫大焉，法不容贷。譬如万物，皆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我之光，以安其生可也。"又尝谓新附蒙古诸部之贝勒曰："尔等有娶我诸女者，勿以诸女为畏。昔察哈尔汗以女妻侍从大臣，每陵侮其夫，若诸女中有如彼者，速告我。罪至死，则诛之；罪不至死，则废之，更以他女妻焉。"可知满洲妇女之放纵，于未入关前，已若是其甚，故不惮一再言之，曷怪入关后之肆无忌惮，演成种种恶剧也！

第五章　皇太极之说梦

人之有梦也，由于脑筋之留影耳。故以梦之休祥，为后事之征验者，无异于愚夫妇之所为，而皇太极则酷信之。

皇太极既臣服朝鲜，某夕，忽梦随其父入明之宫中，见明主于袱内出一丝绦缠，上饰珊瑚，意欲相授。皇太极默思明帝所赠珍宝，何所不有，受此奚为。转顾其人，非明主，乃金代神像。出书一册曰："是尔先代金国史书。"皇太极受而读之。文字不能尽辨，欲持以示人，忽觉。次日晨，召其臣属语之。臣属曰："先是皇上梦入朝鲜王宫内，将朝鲜王举之而起，未几，果臣服朝鲜。今又梦见明帝及金人，授以金史，是天意将以明之图录授皇上也。"由是皇太极大喜。闻《周礼》有占梦之官，而不详其术，亦以梦之未可尽信也。乃皇太极恒沾沾于梦，且以为若可恃也者，非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何至于是！

第六章　皇太极计降明臣

松山之役，由于明副将夏承德约降所致。其时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俱被擒。寻杀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三人，而以洪承畴械至盛京。时警报至，明京师皆谓承畴已死。明思宗闻之大震，辍朝，特赐祭九坛。其子弟在京者，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间。方祭第九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

然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不概见。一旦变节，人多以为疑。嗣有知其祥者，谓承畴械至盛京时，尚以死自誓，故绝粒累日，精神渐萎。皇太极令人百计劝降，终不听。

乃问明之降人，有可以饵承畴者否，则以好色对。皇太极大喜。使饰美女数辈往侍，卒无效。时皇太极妃博尔济吉特氏者，内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女也，貌美冠一时，乃遣之。妃密贮人参汁于小壶，效婢装，入奉承畴。承畴闭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劝之，亦不顾。已而妃又强劝曰："将军纵绝粒，独不可稍饮而后就义耶？"语次，情态婉嫣，意致凄愁，且以壶承其唇。承畴不得已，少沾饮焉。逾时，竟不死。妃又进焉，承畴连饮之，愈不死，精神且加充焉。如是者数日，妃多方劝慰，迭进美馔，承畴渐甘之。未之，意转，遂饮啖如初。由是妃益日夜进劝，并反覆喻以利害。承畴计始决，遂降于清。

自承畴既降清，于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抗清者皆为其所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亦平之。倘承畴果死，谁能效忠于清有若是者？然则承畴之功，皆博尔济吉特氏之功欤？

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

第一章　金之俊限制满洲法

金之俊，江南之吴江人也。明时，官兵部右侍郎。流贼李自成陷燕京，之俊不能死，被夹拶甚苦。迨清兵入燕京，之俊又降，仍原官。旋由尚书而为内院大臣，拜大学士。康熙元年，始以予告致仕。越八年乃卒，谥文通。盖之俊之效力于满清，凡十有八年。开国方略，咸出其手。当因当革，条理井井。故时人为之语曰："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盖丑之也。然闻其投降时，先遣人谓多尔衮曰："我有十事，当与尔要。尔能悉从，则我降，不则有死而已。"多尔衮令召至，叩其故。之俊曰："兹事于满洲则无损，于汉人则甚愿。尔如许之，将以不从者而饵其从，某度江南不难下矣。"多尔衮复愿闻其详。之俊乃提"十不从"之纲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多尔衮皆允之，于是之俊降，旋得参机密。又闻当时定制，凡旗人不得经营商业，王公不得私离京城，内奄出宫者斩。若斯之类，皆之俊辈为之谋也。后弘历始悟其诈，大恨之。欲尽改革，又以其皆祖制，不敢动。乃厕其名于《贰臣传》，以泄愤焉。

第二章　满洲兵之淫虐

福临御极之次年，为顺治乙酉岁，愤弘光据守金陵，令多铎等率师攻之。

清兵南下时，先抵扬州，明督师史可法战死。多铎纵兵淫虐，其状有令人不忍言者。兹就《十日记》中撮其要曰：驱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刀环响处，怆呼吼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数百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此以著其虐杀之状也。满卒拘数妇女，必令尽解旧衣，易以新鲜。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

不能掩盖，羞涩欲死。换衣华，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反语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人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以著其奸淫之状也。南人何辜，遭此淫虐，盖亦惨矣。

第三章　钱谦益之痛斥满洲

多铎之下江南也，明遗民顾亭林先生等早逸去。惟礼部尚书钱谦益，出城迎多铎，奉表降。未几，至燕京，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继以疾乞假，驰驿回里。福临疑有异，令巡抚、巡按视其疾以告。逾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于通州之法宝寺，搜出印信与诗词，谓欲反清复明也。并以谦益曾留宿毓祺，且许助盗招兵等词入奏。当命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力辨其诬。且自言年已七十，动履藉人挟持，必不敢萌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适首告谦益之盛名儒，匿不赴质。毓祺病死于狱，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具疏解之，遂得释归。

谦益既归，乃镌前著之《初学集》、《有学集》行世。集中诸诗文，痛斥满清之词，触目皆是。综厥大旨，以剃发及满洲语为最夥。如《题菊龄图》云："顾影不须嗟短鬓，黄花犹识晋衣冠。"《题丁老画像》云："发短心长笑镜丝，摩挲皤腹帽檐垂。不知人世衣冠异，只道科头岸接篱。"《西湖杂感》云："青衣苦效侏儒语，红粉欣看回鹘人。"《饮酒杂诗》云："梦得朱嘱书，旁行写复复。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举此一二，可既其余矣。

虽然，谦益以痛斥满清之词刊入集中，盖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也。既知失节之可羞，当初何不自高其节，乃至首先降清耶？进退无据，君子病之。厥后弘历既毁其版，禁其书，且窜其名于《贰臣传》云。

第四章　多尔衮之盗嫂

洪承畴之降于清也，以福临母博尔济吉特氏劝诱之功居多。故皇太极立为后，并爱其子福临。逾所，皇太极死，福临立，一切政事，悉委其叔多尔衮任之。迨多尔衮入关，击走李自成，乘势进燕京，踞明宫殿，又遣人迎福临至，得为中原主。于是多尔衮之功，与博尔济吉特氏相埒。虽号称摄政王，推帝位于其侄，而内外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福临也。多尔衮由是志益骄，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然。福临本藐小无知，而博尔济吉特氏且年盛，独居寡欢，以为彼功多，且让帝位而不居，非以身报之，曷足以极其功？以是遂通焉。一时朝野为之语曰："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又曰："清朝没有干净人。"盖言墙茨之不可扫也。未几，多尔衮又谋杀皇太极长子豪格，而夺其妻为妃。寻以宣淫致疾，乃猎于塞外而死，年仅三十有九耳。逾年，福临亲政，年已十四，稍知人事，闻而耻之。乃托以谋叛，追削其封。越三传至弘历，思掩其迹，仍复之。

第五章　太后下嫁摄政王

方皇太极之甫殁也，有欲援立多尔衮，为以弟承兄之举者。多尔衮心为之动。及将临

朝，服冠袍，对镜自视，以为不称，因奉福临登位，且首先下拜。其时外廷诸人见其诚意推戴，遂相与高呼，而福临之位于是定。未几，多尔衮入关，仍不以帝位自居，遣使迎福临至。举朝咸为福临歉然，思所以报之。多尔衮与范文程密计，使昌言于朝曰："摄政王功高望重，而谦抑自持，德莫与京矣。我皇上虽欲报之，将何以报之哉？虽然，王固皇上之叔父也，今日之事，犹父传其子也，王既以子视皇上，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可乎？"众议曰："可。"文程乃复言曰："今闻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愚论皇上既视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寡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又议曰："可"。于是满洲史臣，乃大书特书于策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当时又有恩诏誊黄，宣示天下。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日，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分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纾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著所司预办。"及乾隆朝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兹，以彰其丑乎？遂请于弘历削之，是后鲜有知者。

第六章　福临废后之争

福临之后，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之女也。于顺治八年，册立之。及十月八日，乃有幽废事。

初，多尔衮视福临如子，循满洲旧例为之定婚。迨福临稍有知识，耻多尔衮之所为，托言谋叛，削其封。又迁怒于吴克善女，谓其为多尔衮之亲也，不欲纳。寻以吴克善既送女至，不得已，姑纳之，然于心终不悦也。故合卺之夕，意志即不协，隐谪冷宫者凡三载。至是乃显指为失德而废之。

诏下之日，举朝震骇。大学士冯铨等先争之曰："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便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疏上，福临览之，不谓然。以为予之所废者，系无能之人。冯铨等具奏沽名，大不合，著严饬行。于是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等复争之曰："臣考往古，如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终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一时继起争之者，更有御史宗敦一等十四人。奏入，皆不听。会满族亲王济尔哈朗等阿附之，而废后之议决矣。

越五年，福临旋悟废后之非，仍令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等，悉如旧。是既废之，而又复之也。一废一复，任私意之喜怒，以定予夺。开国之初，专制已若是其甚，他可知已。

第七章　福临遁入五台山之原因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贵妃董鄂氏卒。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未几，谕礼部云："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是时闻者颇讶之，谓仪

一贵妃耳，何乃滥加谥号且晋封为后若是。”

有知其事者曰：“是妃，盖辟疆之姬人董小宛也。明弘光末，被掠至京师。入宫，赐姓董鄂氏。旋册立为贵妃。辟疆知之，惧罹大祸，乃撰《影梅庵忆语》，托言已死。”太仓吴梅村诗所谓“墓门深更阻侯门”者是也。不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福临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胡乃黄土长埋，红颜短命。西宫南内，秋草垦凉。福临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梅村《清凉山赞佛》四诗，即咏此事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福临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

第八章　玄烨纳姑为妃

满清入关之初，一切习俗，皆承满洲之旧，虽有过举，尚不足责。迨至玄烨，满臣所谥为圣祖仁皇帝者也。既称曰圣，而所为者乃大反乎圣，即纳姑为妃之事可怪矣。

皇太极有一幼女，福临之妹也。福临循人五台山时，尚未及嫁。及玄烨袭位，尝留之宫中，不为遣嫁。臣下有请之者，玄烨曰：“曷言乎嫁，朕已纳为妃媵矣。”其臣曰：“宫闱之内，王化所基，故伦常不可紊。今公主于皇上为父辈行，皇上不能取同姓之姑为妃。”玄烨曰：“不然。夫同姓不婚，谓母与姊妹及己所生之子女也。若诸姑者，既非我母，又非我女，抑更非我同生之姊妹，虽纳之，庸何伤。”其臣力谏，终不听。

第九章　强夺朝臣之妻

安徽桐城之张氏、姚氏，在清初为汉族世家第一，世为婚姻。康熙时，张英曾为首相。其次子某京卿者，廷玉之弟也。娶于姚氏，有国色之称。汉人为京朝官，妻妾之在京师者，群推姚氏为第一。会皇太后万寿，预诏汉官命妇，随满人一体入宫叩祝。届期，张、姚两家妇女，凡其夫有官于朝者，悉盛饰朝服入祝，赐宴内廷，俾尽一日之欢，始散。迨人定时，乃相率乘肩舆归。及抵家，诸人俱无恙。而所谓某京卿妻者，衣饰犹是，面目全非，盖已另易一人矣。两家心知其故，然畏祸，俱不敢言。而汉官命妇入宫之例，由是停止。

第三篇　雍正朝

第一章　胤禛窃诏改窜

康熙十四年，玄烨立第二子允礽为太子。四十七年，以不类己而废之，幽禁咸安宫。次年，复立之。五十一年，仍废黜禁锢。他子亦不立。及六十一年冬，将赴南苑行猎，适疾作，回驻畅春园。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十四皇子者，允禵也，贤明英毅，尝统师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玄烨欲立，而卒为其兄胤禛所攫。胤禛

盖侦得遗诏所在，欲私改“十”字为“第”字，遂以一人入畅春园侍疾，而尽屏诸昆季，不许入内。时玄烨已昏迷矣。有顷，忽清醒，见胤祯一人在侧，询之。知被卖，乃大怒，投枕击之，不中，胤祯即跪而谢罪。未几，遂宣言玄烨死矣。胤祯袭位，改元雍正。以后凡宫中文牍，遇数目字，饬必大写，亦其挈矩之一端也。

或曰：窃诏改窜之策，年羹尧实主持之。盖胤祯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而生胤祯。至是，乃窃诏改窜，令为天下主。故当雍正时代，羹尧权倾朝右，而卒以罪诛，说者比之吕不韦云。

第二章　胤祯伺察之严

胤祯伺察之严，彰彰在人耳目者有二事。当雍正六年，上元夕，内阁供事多归家。有富阳人蓝某者，独留阁中。方对月独酌，忽见一伟丈夫至，冠服甚丽。蓝某疑为内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觞致敬。其人欣然就坐，问蓝某何官，曰：“非官，供事耳。”问何姓名，具以对。问何职掌，曰：“收发文牍。”问同事若干人，曰：“四十余人。”问皆何往，曰：“今届令节，皆假归矣。”问：“彼皆假归，君何独留？”曰：“朝廷公事綦严，若人人自便，万一事出意外，咎将谁归？”问：“当此差有何益？”曰：“将来差满，冀注选一小官。”问：“小官乐乎？”曰：“若运佳，获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则大乐矣。”问：“河泊所官何以独乐？”曰：“以其近海，凡舟楫往来，多有馈送耳。”其人笑颔之。又饮数杯，别去。明日，胤祯视朝，问诸大臣曰：“广东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诸大臣领旨出，方骇愕间，一内监密白昨夜事，乃共往内阁宣旨。蓝某闻命，咋舌久之。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一。又殿撰王云锦，于元旦早朝后，归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一日入朝，胤祯问元旦作何消遣，云锦具以实对。胤祯喜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云锦谛视之，即前所失也。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二。

第三章　血滴子之猛厉

曩胤祯之未袭帝位也，尝托为贩运珠宝之客，以纵游于江浙。凡九流三教，俱喜结纳，其尤注意于侦探阴私之术。及玄烨殁，胤祯立。于十三年中，专用此辈，以为心腹。故其伺察之严，有令人防不胜防者。

虽然，不独伺察已也，是时又制一杀人之利器。形浑圆，似球，中藏快刀，刀之旁有机关，如弹簧式。俾逻者携之行。或遇有怨仇阴图谋害者，逻者即暗以其器，罩人头上，用机一发，其首已断入器内，捷飞而逸。虽大庭广众之间，亦仓猝不及觉也。一时咸忌惮之，因名其器为“血滴子”。今江苏人之遇凶悍者，犹以此相呼。亦足见是器之猛厉，实非寻常杀人之物所能比拟云。

第四章　雍和宫之诲淫

初，努尔哈赤之欲图蒙古也，尝阴结西藏达赖喇嘛，使上已尊号曰“曼珠师利太皇

帝”，冀借以慑伏蒙人，遂其并吞之计。未几，蒙古果皆归顺。由是奴儿哈赤感喇嘛不置。迨玄烨时，日夜开拓，颇有事于藏卫准回诸部。其子胤祯继之，乃先施其笼络于喇嘛，名为崇奉，实则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当时敕建之寺，遍于辇毂下。故俗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谚，可以想见其情状矣。而宫中筑有佛殿，尤极秽亵，不堪称道。据日本人古泽幸吉所著《燕京抄》中载一节云：“北京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之佛像七八体。又鬼神殿中，奉有恶魔，长丈三尺余，人身，狗面，有角，与美貌女神作淫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女。是等不可思议之佛像，属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杀二字而已。然内廷供奉，呗声不绝。噫，欲灭人家国，至不恤崇饰丑秽，以诲淫深宫，满主举动，洵足贻羞千古矣。虽然，以彼嫡配之妃，犹复屈身婢妾，以劝承畴之降，则区区淫具之设，尚足介之意哉！然逮今宫禁，淫风不息，未始非胤祯之崇拜淫邪启之耳。

第五章　胤祯不得令终

胤祯之殂也，传闻异辞。然以天资之刻薄，而逞其暴戾恣睢之所为，自有可死之道矣。卒至不得令终，亦固其所，无足怪者。

当康熙末年，明珠擅权，政事败坏。皇子三十余人，各树党援，觊觎大宝。希冀得推戴之功者，交相附和。宫庭之中，大为纷扰。玄烨以耄老昏愦，不能禁。

已而胤祯以迅疾之手段，篡夺帝位，一时兄弟，咸怀怨愤，思以计害之，研究暗杀之器械及手术者，十有八九。惟胤祯能先发制人，故诸兄弟之计皆不遂，胤祯乃以次摧折之。其间尤著者，为允禩、允禟。

允禩系玄烨第八子，允禟系玄烨第九子，皆为胤祯弟。胤祯既黜其封，削其籍，又改其名，一曰阿其那，一曰塞思黑。此二名，满洲语谓之猪、狗。而加诸其弟，不少顾忌，胤祯伤残骨肉之情形，闻者发指。至雍正十三年，乃遇吕女之刺。

吕女之祖，为吕留良。自曾静劝岳钟琪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胤祯严治之，戮留良并其徒严鸿逵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于是汉人之义愤大起。甘凤池辈，日从事于暗杀。清廷虽极为搜捕，不能止。当时留良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侪辈。为祖父复仇，遂入宫刺杀胤祯。人皆钦吕女有侠气。

或有疑之者曰：“胤祯乃病死，非刺死也。”然考《鄂尔泰传》，谓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骡马行，髀骨被磨损，血流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所危疑而仓皇若此，可证被刺之说为不诬矣。

第四篇　乾隆朝

第一章　弘历非满洲种

浙江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极品。厥后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胤禛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日月时皆同。胤禛闻悉，乃大喜，命抱以来。久之，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殊震怖，顾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几，胤禛袭帝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者尤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幸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谓陈氏曰："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毋轻开也。"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或曰："弘历实自疑，故欲亲加访问耳。"或曰："胤禛之子，实非男，入宫比视，妃窃易之，胤禛亦不知也。"或又曰："弘历既自知非满人，在宫中尝屡屡穿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弘历乃止。

第二章　弘历厚待福康安

弘历渔色甚至。傅恒之妻，孝贤皇后嫂也。以淑房戚，得出入宫掖。弘历乘间逼幸之，傅恒妻不敢拒，遂有娠。未几，生一男，即福康安也。傅恒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宠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独不尚主，其故可想见矣。

弘历爱福康安甚，屡欲封之为王，使与诸皇子均，而绌于家法，不得如愿。乃俾福康安总师干，建军功，以为分封之基础。是以福康安所至之地，必妙简名将劲旅以辅之。他将亦默为迎合其意，故作不胜状，以让功于福康安。已晋封贝子矣，然终不及封王而死。其死也，以郡王赠之。

第三章　弘历之微行

弘历御宇六十年，行内禅礼，一时称盛。世所称为"十全老人"者，是也。然好微行，故有至西清古鉴馆识杨瑞莲事。

先是，有常州杨瑞莲者，工篆隶书，居乡郁郁不得志。乃往京师，依其戚梁诗正。会开西清古鉴馆，诗正送瑞莲入馆中，充缮写官。至是，为八月十三日，馆中人多入闱乡试，瑞莲独在馆。午后，一伟人科头白袷，徐步而至。瑞莲不知谁何，漫揖之就坐。其人问馆中人皆何往，以应乡闱对。问："君胡独不往?"曰："恐内廷时有传写事件，故留此耳。"遂问姓名籍贯，瑞莲一一详告。索观所为书，颇称赏。忽数内侍闻声寻至，始知为弘历，亟匍伏叩头。弘历笑颔之而去。明日，语诗正曰："汝戚杨某甚诚实，篆隶亦佳，不得与试，殊可惜，可赏给举人。"诗正顿首谢。嗣瑞莲以修书劳绩，议叙选湘潭令。颇自矜其书，尝忤大吏意，被劾，弘历曰："杨瑞莲诚实人，予所深知，所参不准。"以原奏

掷还。以此见弘历之微行为不虚矣。

第四章　宫中设市

唐德宗时之有宫市也，只令宦者为使，于白昼至市中左右望，以抑买人物耳，非果于宫中设市也。若宫中设市者，惟弘历乃实行。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焉。每届新岁，特于园中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店主俱以宦者为之。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售去者，给价值。存留者，还原物。各大臣入园游览，皆竞相购买，或集酒肆饭馆啜饵，与在外等。肆中走堂佣保，皆挑取外城之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者充之。值弘历步行过肆门，则走堂者呼菜，店小二报帐，司帐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然并作，弘历每顾而解颐。燕至九月始辍。嘉庆四年弘历殁，此例始停。

第五章　祝寿之奢侈

祝寿之典，自古有之，然未有如弘历时之奢侈者。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弘历母钮祜禄氏六旬寿诞。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分地张灯，剪采为花，铺锦为屋，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北调南腔，舞衫歌扇，后部未歇，前部又迎。游者如置身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点缀，有以色绢为山岳状，锡箔为波涛纹者，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之翡翠亭，高三丈余，广可二丈，悉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湖北所制之黄鹤楼，形制悉仿武昌，惟稍小耳。最奇者，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瓦砌成，日光临之，辉煌夺目。浙江所结之镜湖亭，以径可二丈之大圆镜，嵌诸藻井之上，四旁则以小圆镜数万，鳞砌成墙。人入其中，一身可化千百亿，为当时所罕觏。以一姓之庆典，而糜费至于如此，固无解于后之讥云。

第六章　弘历之惭德

弘历之六度南巡也，大要著于《南巡录》一书。然其行经扬州、德州，颇有惭德。《南巡录》削而不书，盖欲以蔽其丑也。

盖弘历过扬州时，于运河两岸之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设卡兵，禁民舟出入。计纤道每一里，安设站兵二名。令村镇民妇，踣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盖以扬州妇女，素有艳名，弘历心时慕之，欲藉是为尝鼎一脔云尔。《扬州画舫录》亦载不禁妇女一事。其不禁妇女之故，虽未明言，然自阅者度之，则固有大为惭德者矣。隋炀之无行，受万世讥，而其行幸扬州，仅令妇女曳纤，唱扬州曲以悦其情。弘历何人，乃独不禁妇女，是真隋炀之不若已。

又途次德州时，忽招娼妓数十，登舟侍宴。酒酣，备极媟亵。适孝贤后自他舟来，见之，大怒，语涉刺讽。弘历怪其妒，径捽其发而以足蹴之。孝贤后不胜其忿，遂蹈水死。弘历醒，始追悔，故饰终之典，视他后独隆。端慧太子，即孝贤后所出也。

第七章　伪皇孙案

宋之南渡也，有刘僧遇疑狱。明之南渡也，有王之明疑狱。人不以为异者，由其在乱亡时耳。若乾隆一期，世所称海内升平，天下无事者，然亦有伪皇孙狱之发见。

五十五年春，弘历自谒孔陵回銮，驻跸涿州。忽有僧人率一幼童迎驾，云系多罗履端郡王次子。王名永瑊，为弘历第四子。其侧室王氏，永瑊素钟爱。有他侧室生子，以痘殇。而邸中人皆言为王氏所害，事暧昧，无可究诘。弘历虽微闻之，然弗问也。至是，乃以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之。时保成为司员，察其伪，乃直前披幼童颊曰："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给，乃敢冒认天家骨肉，作灭门事耶?"幼童惶惧，自承树村人，本姓刘，为僧人所教。狱上，斩僧于市，戍童于伊犁。后于其地仍冒称皇孙，松筠斩之。

第八章　宫中迷信

乾隆一朝，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夕，祀灶于坤宁宫，预在正室之坑上，设鼓板。后宫先至，弘历继至，坐坑上。弘历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后宫亦和之。执事官鹄立环听。唱毕，送神，弘历起还宫。六十年中，无岁不然。

弘历视朝，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冬月，才五更尽也。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自寝宫至乾清宫，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军机之在直舍者，侧闻爆竹自远渐近，则知弘历已视朝。盖视朝虽常例，惟过门鸣爆竹，则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后者，非有除旧布新之意，亦谓灶神已送，恐有邪魔为祟，欲藉爆竹以惊走之也。其迷信之重，类如此。

第九章　眷恋香妃

初，回部某王妃，貌绝丽，且生而体有异香，不假薰沐，回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绳其美于京师者，为弘历所微闻。至乾隆二十年后，适有回疆之变。爰命将军兆惠往征。兆惠陛辞，弘历语及香妃事，令一穷其异。迨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欲致之京师。兆密奏，弘历闻之大喜。命沿途官吏妥为视护，毋使损颜色。既至，处之西内。香妃意色泰然，若少知有亡国之恨者。及弘历至，则凛然冰霜。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喻以旨。香妃袖出白刃，欲自诛，宫人大惊，呼其侣至，欲共劫而夺之。香妃笑谓宫人曰："汝无然，吾袒衣中有如此刃者数十，安能尽取而夺之乎？且汝苟逼吾，吾先饮刃，汝其奈吾何?"宫人不得要领，具以告。弘历亦无如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出，犹冀其久而志可改也，令诸侍逻守之。已而闻其思故乡风物也，则于所居之楼外，建市肆庐舍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媚之。时弘历母钮祜禄氏年已高，微闻其事，数戒弘历毋往。且曰："彼既不肯自屈，非杀之，则归之耳。"弘历犹豫不忍舍，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将祀圜丘，弘历先期赴斋宫。钮祜禄氏知之，令宫人召香妃诣慈宁宫，详问之。则立志颇坚，万不能夺。乃由宫人引入旁室缢杀之。是时弘历在斋宫，已闻报，仓皇命驾归，则香妃已死矣。为之不怡者累日。都城南下洼陶然亭东北，有一冢，或谓即香妃

所葬处，故以香冢称焉。孤坟三尺，杂花绕之，旁立一小碣，正书题其上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玩其意，盖指香妃之守志，故有碧血云云。录此以备一说。

第十章　和珅获宠原因

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弘历既殁，始由颙琰正其罪哉？此其间盖有故焉。

当雍正时，胤禛有一妃，貌姣艳。弘历年将冠，以事入宫，过妃侧，见妃方对镜理发，遽自后以两手掩其目，盖与之戏耳。妃不知为太子，大惊，遽持梳向后击之，中弘历额。弘历觉痛，遂舍去。翌日，月朔，弘历往谒后钮祜禄氏。后瞥见其额有伤痕，问之，弘历隐不言。严诘之，始具以对。后大怒，疑妃之调太子也，立赐妃死。弘历大骇，欲白其冤，逡巡不敢发。乃亟返书斋，筹思再三，不得策。乃以指染朱，迅往妃所，则妃已缳帛，气垂绝。乃乘间指朱印妃颈，且曰："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言已，惨伤而返。

迨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选舁御舆。一日，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弘历云："是谁之过欤？"和珅应声曰："典守者少得辞其责。"弘历闻而视之，则似曾相识者，骤思之，于何处相遇，竟不可得，然心终不能忘也。回宫后，追忆自少至壮事，恍然于和珅之貌与妃相似，因密召珅入，令跪近御座。俯视其颈，指痕宛在。因默认珅与妃之后身，倍加怜惜，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矣。不数年间，由总管仪仗而骤跻相位。故珅之贪恣，弘历虽知之，亦不加责焉。迨弘历将归政时，谓珅曰："吾与汝有宿缘，故能若是，后之人将不汝容也。"未几祸作。虽由珅之不悟，不能早自为计，然究其跋扈之由来，何莫非弘历所纵成者欤？

第十一章　文字之狱

康熙、雍正两朝，屡兴文字之狱，为世所讥。至乾隆时，似禁纲稍稍弛矣。然文字之狱，仍不能免。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梁诗正为之改订，颇多删润。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已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又闻其有《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遂以为是近诽谤也，命戮其尸。

又扬州东台人徐述夔作《一柱楼诗》，多排斥满清语。其《咏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后述夔已卒，东台县令上其事，谓"壶儿"即胡儿也，亦含诽谤意。命剖棺戮尸，其孙食田等数人并解京正法，诗集悉销毁。按：述夔所著书，见于禁书目者七八种。而藩司陶易、扬州府谢启昆等，悉置重典。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

第十二章　视臣如奴隶

弘历席累朝富庶之业，既北讨南征，耀兵塞外，又挟其威权，叱辱群臣如奴隶。故六十年间，能不受侮弄者，惟刘统勋一人耳，余则鲜有能免者。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忘谈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莽，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也。自是而后，士民益结舌吞声，无所告诉。和珅等益阿谀取容，以保禄位。政治秽乱，官吏贪婪，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乱起矣。

第十三章　诵西域秘密咒

乾隆六十年，虽禅位，然仍有训政事。一日，早朝已罢，独传和珅入见。珅至，则弘历南面坐，颙琰西向坐一小杌。珅跪良久，弘历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颙琰虽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弘历忽张目曰："其人何姓名？"和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弘历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再询一语。颙琰大骇愕。他日密问和珅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千里外，当立死。即不死，亦必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死者，必为白莲教中之首领，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颙琰由是知和珅亦娴此术，誓必诛之。虽然，珅之诛固当，独怪弘历已尊为太上皇，而犹效西域奸僧之所为，实不足为后世法矣。

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

第一章　和珅家产之籍没

和珅之为弘历所宠也，一切奢侈，僭拟君王。尝于其密室，穿弘历御用服，临镜自照，以为得计。因是颙琰恶之特甚，恒欲诛这，顾以父在，未之发。及弘历殁，颙琰亲政，甫六日，即下珅于狱。旋数其二十大罪，令自尽。又将其平时所得赃贿，及田产房屋典铺市廛等项，悉没入官，凡一百零九号。已估价者，只二十六号，值二百二十三兆余。未估价者，尚八十三号，以三倍半为比例算之，当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斯亦巨矣。顾相传嘉庆初年，所赏给于臣下者无几，大都入于内府。故副都统萨彬图，有和珅财产不止此数，必有埋藏寄顿侵蚀挪移等弊，请密派大臣研鞫追究之奏。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颙琰知其意，乃直斥为越俎之非。而八万万金之巨额，遂一入而

不复出矣。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民之多言，亦岂无因而至乎？迨圆明园一役，义和团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储蓄，而转贮于宫中者，固以不胫而走矣。又闻和珅家中，有一玉马，长三尺余，高可二尺，洁白温润，为弘历平回部时，命将军采自和阗，藏于大内者。经和珅盗出，以与爱妾，俾浴时坐其上，以逞淫乐。至是亦抄出，置之圆明园。迨奕䜣立四季春于园中，此马遂为那拉氏浴时跨坐之具。庚申，英法军至，全园俱付一炬，惟此马被英人取去，迄今丰于伦敦博物院，盖已再阅沧桑矣。噫，可不谓之妖物也欤？

第二章　颙琰之不喜如意

如意，物名也，唐宋前已有之。晋王处仲以铁如意击玉唾壶，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之语，不觉唾壶已碎。此如意之见于史者。满洲旧俗，凡值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必进如意于朝，以取兆吉祥。入关后，仍沿其旧，未之革也。至嘉庆朝，乃有禁止之谕曰："诸臣以为如意，在朕观之，转不如意也。"是时闻者，莫测其故。谓如意亦微物耳，进与不进，无关国家大计，胡乃于亲政之初，他务未遑，独断断然注意于此。

嗣有知满清之宫史者，曰："此颙琰之隐衷，由恶和珅而牵连及之耳。盖颙琰之得立为太子也，他人未及知，独和珅先知之。因递如意于颙琰，以为后日固宠计。厥后颙琰果得立，以为珅既漏泄机密，设将此事载入宫史，则将为后人所笑，故毅然禁之，使不察真相。"或竟颂颙琰有崇俭去奢之意，误矣。

第三章　颙琰之遇刺

嘉庆八年，颙琰幸圆明园，突遇成得之行刺。

成得者，内务府之厨役也。行刺时，变起肘腋，猝不及防。幸颙琰之侍卫某额驸，勇力绝伦，成得不能乱，遂被擒。

既擒成得，颙琰命王大臣及六部九卿会讯之。成得无实供，但云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而已。会讯者复命后，颙琰自托为宽仁，不欲递兴大狱，遂命并其二子诛之。

成得之处决也，已至菜市，缚诸桩，乃牵其二子至。一年十六，一年十四，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成得叩首，讫，先就刑。成得瞑目不视。已，乃割成得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次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尚见血，继则血尽，但流黄水而已。割上体竣，成得忽张目呼曰："快些。"监刑者谓之曰："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复言。

成得死矣，其所以行刺者，究由何人指使，亦不能知。迨十八年秋，林清变起后，山东金乡令吴阶，捕获林清党崔士俊，究出嘉庆八年，成得曾偕祝再至士俊家，宿一日，御东者为支进才。始知成得本林清党，非有他故。而山东巡抚以事属既往，删不入奏，遂为千秋疑案。

第四章　林清之变

林清之变，喋血宫门，祸延三辅，经数月始定。世皆谓变起仓卒，而不知先一岁已发露于台湾，特是时公卿大臣，不肯据实上闻耳。

当十七年春，兵备赵崇华摄台湾淡水同知。甫下车，即访获妖言惑众之高妈达。讯之，具供其同党刘林、祝现，将于次年秋在京师举事，徒党遍中外。刘林者，即林清原名也。崇华亟通详请奏，大吏以其语不经，匿弗以闻，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拟决。至次年九月十五日而事起矣。然事起之前一日，芦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谓祝现奉林清命，定于次日午时入宫举事，其党已于本日入城。府尹犹以不可冒昧声张斥之，又不预谋防卫，至事作而手脚无所措矣。疏忽之处，在各大臣均不得辞其咎。

顾林清党徒之失败，有谓入禁门时，恍惚见金甲神无数，中有绿袍赤面、怒目而视者，则关羽也，故畏慑奔窜，卒不敢入。甫出宫，则雷雨交作，殛毙党徒甚多，故余党尤纷散。颙琰闻之，以为天神之协助也，命其子诣昭显庙时应宫致谢，而关羽之封号益崇。其迷信神权类如此。

第五章　攻破滑城之术

滑县李文成，本与林清同谋，订定九月十五起事。会先期事泄，滑县令强克捷急捕文成下狱。徒众大哗，劫狱戕令，踞城以抗清军，清军于是围滑城矣。

顾滑城虽小，而墙垣颇坚，濠又深，攻之猝不易拔。乃舁巨炮，对城轰击。党徒睹官军开炮，四城各支巨帐，帐式似用牛皮制就者，炮弹著其上，旋即卸下，丝毫无损。清军围攻匝月，无如之何。后党徒内讧，有出投清军者，众诘以御炮究用何物，降者笑不言，但曰："破之易耳，多备青鱼胆来，吾自有术。"众疑之，继以既言有术，姑为一试。遂购青鱼数百尾，剖腹取胆，降者令以鱼胆涂炮门，一发而城帐糜碎，再发而城垣坍倒。徒党不支，乃弃城走，降者亦逸去。

第六章　旻宁之不辨奸佞

颙琰既殂，旻宁以第二子继承大业，世所称为宣宗成皇帝者也。三十年中，衣非三浣弗易。宫内用款，岁不逾二十万。内务府堂司各官，皆有巨朔饥欲死状。颂之者至谓其俭德，实三代下第一人，汉文帝、宋仁宗几莫能及。然而外患逼，内变生，非常之祸，皆开于道光一朝，此何故哉？由其不识奸佞使然也。

奸佞者谁？穆彰阿是。其用阴柔之手段，以妨贤病国，举世皆恶之。蒲城王鼎，时与穆彰阿同为军机大臣，恶之尤甚。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彰阿强为笑容，避之。一日，两人适同召见，王鼎盛气诘之曰："如林则徐之贤，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桧，明之严嵩耳。行见天下事，皆坏于汝手。"穆彰阿默然不与辨。旻宁反笑视王鼎曰："卿醉矣。"命内侍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旻宁怒，拂衣起，王鼎亟牵裾，终不获伸其说。愤甚，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是夕自缢死。

旧例，大臣自缢，必奏闻验视，然后解。王鼎既死，家人方抢攘间，为穆彰阿所知，令其党索观遗疏。大旨皆劾穆彰阿之奸，而荐林则徐之贤也。乃漫谓鼎之子曰："上怒未解。若以此奏，则尊公恤典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矣。其勿奏便。"家人信其说，遂改遗疏，以暴疾闻。旻宁虽震悼而优恤之，亦不究其事，穆彰阿得自若。语云："天子只知和事。"其旻宁之谓矣。

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

第一章　奕䜣得师傅之助

力旻宁之在位也，于诸子中酷爱第六子奕䜣，谓其类己，欲以神器付之。于金匮缄名时，几书奕䜣名者数矣。以奕䜣尚无失德，齿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时滨州杜受田适为奕䜣师傅，微知其意之所在，欲拥奕䜣以成非常之勋。一日，旻宁命诸子校猎南苑，奕䜣循例至上书房请假。会受田独坐斋中，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受田乃耳语曰："阿哥至围场，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约束从人，勿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也。如是必能契合上意。"奕䜣至场所，竟弗驰逐。复命时，奕䜣所献最多，奕䜣无所献。旻宁询之，具如受田所教以对。旻宁大喜曰："是真有人君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后数岁，旻宁疾殁，奕䜣御极，即晋杜受田为协办大学士。迨受田卒，亲临酹奠，追赠太师，盖以酬推戴之功也。而奕䜣之所以得袭帝位之原因，亦于此可见云。

第二章　宠幸那拉氏之始

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尝为徽宁池太广道。其女生长南中，少而慧黠，嫣艳无匹俦。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周，皆琅琅上口，曲尽其妙。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充宫女。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䜣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此名呼之。奕䜣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召那拉氏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䜣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或曰，奕䜣得屡听歌声，及内监所对之言，均那拉氏贿赂所使。盖宫殿深邃，非有内侍牵引，必不能至。故那拉氏不吝金钱，卒以达其目的云。

第三章　奕䜣饮鹿血

奕䜣御宇时，以耽于声色，体多疾，面常黄，时问医者以疗疾法。医者谓鹿血可饮，

盖藉以补阳分之虚也。奕䜣然之，于是养鹿百数十，日命取血以进。

迨咸丰十七年七月，英法两国联军率战舰犯大沽，陷东西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烽火连天，不遑宁处。及徇协办大学士肃顺等之请，避至热河。

濒行，奕䜣命率鹿以行。有阻之者曰："外兵已逼京师，方避寇之不暇，何必率是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自是鹿不行。

既至热河，行宫本湫隘，内外防禁不严，肃慎辈导奕䜣出游，益溺于声色中。十一年七月，咯疾大作，令取鹿血以供，仓卒不可得，乃殂。

第四章　垂帘听政之始

方奕䜣之宠幸那拉氏也，暇辄至其寝室，旋即有娠。咸丰六年三月，诞生一子，名之曰载淳。是时奕䜣心喜甚，故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已而那拉氏渐放纵，奕䜣因不喜其为人，每与肃顺言欲废之，而卒未忍。迨至热河疾笃，始密书遗诏，付东宫钮祜禄氏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观此遗诏，可知当时并无令两宫垂帘之意也。

洎乎奕䜣既殂，载淳继立，虽以两后并崇，而仍微有区别。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则称圣母皇太后，盖援明万历朝故事也。然那拉氏因是之故，心滋不悦。会肃顺辈在热河矫遗诏，握重权，宫中方侧目，而彼曹犹骄蹇恣肆。由是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亲王一二人辅政，以系人心。"肃顺辈方欲阻之，而宫中已与奕䜣密筹还京后，即诛肃顺辈之策矣。

策既定，限期启行。抵京师，急捕肃顺于中途，械至京师斩之，其党亦解职禁锢。同治元年，上两宫徽号。且定嗣后诏书奏牍，皆以慈安、慈禧并称，不复有母后、圣母之分别。而垂帘听政之制，亦由此始。

第五章　安得海之伏法

同治一朝，钮祜禄氏颇能主持政务。那拉氏虽中怀叵测，尚未敢公然纳贿鬻权。又其时，文祥、沈桂芬、李棠阶先后当国，众贤道长亦时时能面折廷争，那拉氏益不能遂其所志。然中蒋之言，则已不克尽掩天下耳目矣。

安得海者，直隶之南皮人也。自宫入内为阉宦，以擅吕不韦舍人嫪毐术，时那拉氏年未逾三十，得之颇欢，安得海藉是以干国柄。先谮奕䜣短，以去其议政权，继又笼络朝士，使奔走其门，势焰骎骎，遂与明季之魏忠贤埒。

是时载淳年逾十龄，知二人所为，心耻之。尝因事斥安得海，旋为那拉氏所责罚，因是载淳恨之益甚。于宫中，时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至同治八年七月，而安得海果有在山东正法事。

先是，山东巡抚丁葆桢陛见，载淳见其遇事敢为，密商于钮祜禄氏，令葆桢俟机诛安得海，葆桢慨诺去。至是，那拉氏命安得海，往南方织办龙衣。载淳闻悉，阳赞成之，密

诏丁葆桢预为备。及得海出都，过德州，知州赵新即禀报葆桢。葆桢饬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躬笠屐，驰骑烈日中，蹑其后三日，不敢动。乃复檄总兵王止起，率兵追之。及泰安，执安得海，解至济南。得海犹大言曰："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者，徒自速死耳。"葆桢乃具疏闻。那拉氏聆而惶骇，莫知所为。钮祜禄氏乃召军机及内务府大臣议之。皆言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然其谕犹留中两日未下也。奕譞复诤之，始宣布，而得海遂伏诛。

得海伏诛后，裸尸暴市，以释人疑。然欲益弥彰，世皆知此中别有暧昧事矣。或曰闻山东人言，肆市之尸，乃得海随身小珰，与得海同伏法者，非其真身也。然则其故益可思矣。

第六章　载淳立后之暗潮

载淳之将立后也，于同治十一年，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那拉氏独喜侍郎凤委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绝侪辈，然举止殊轻佻，钮祜禄氏及载淳皆不之喜，侍郎崇绮女，年稍雅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钮祜禄氏深喜之。密询载淳，于二人中意安属，亦以崇女对，册立中宫之议遂定，即世所称孝哲毅皇后也，凤秀女乃封为慧妃。

载淳成婚后，见阿鲁特氏气度端凝，不苟言笑，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阿鲁特氏，则背诵如流，心益喜，故伉俪綦笃，而燕居时，曾无亵容狎语。那拉氏以其子之敬礼阿鲁特氏也，益忿怒。每值阿鲁特氏入见，从未尝假以辞色。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谓载淳曰："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帝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且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载淳大不怿，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

第七章　载淳微行之屡见

载淳独宿乾清宫时，恹憭无聊。内侍有导为微行事者，载淳遂欣然从之。今略举其微行事。

载淳尝微服由后宰门出游。湖南举人某居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一日，在床摊饭，见有少年人，就案翻视其文，以笔涂抹殆遍，匆匆即去。怪而询诸仆，仆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白其状。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骇甚，竟不敢入春闱，即日束装归。

载淳又尝至琉璃厂，购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掌柜者见非通用物，辞不受，乃嘱店伙随往取银。至午门内，店伙不敢入，弃纸仓皇遁。翌日，遣小内监如数偿之。载淳出游，偶避雨僧寮，遇一人，穷愁殊甚。询其所执何业，乃某姓家厮养卒也。为主人所逐，故托钵香积厨，以图果腹。又问如尔辈以何处出息最优，则以粤海关对。载淳遽假纸笔作一函，嘱交步军统领衙门，代为位置。时某亲贵执大金吾，得函，即予金治装，赴粤海关承役，其人遂以起家焉。

载淳往往步出内城，作狭邪游，每自称江西拔贡陈某。尝与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微笑点首。昶熙色变，趋出，急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载淳见

昶熙，犹责其多事。嗣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

第八章　载淳垂殁之状

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候，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弗纳。此盖沿明代旧制。明宗宗自杨金英谋逆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耳。

载淳之寝疾也，疾稍愈矣，一日忽欲往凤秀女宫中，以语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不可，载淳固求之，至长跪不起。阿鲁特氏不得已，乃钤玺传谕，载淳始欣然往。次晨，遽变证，召御医入视疾，已不可为矣。阿鲁特氏颇自悔。

或曰，载淳疾大渐时，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寝宫。鸿藻既至，载淳即命启帘召之人。时阿鲁特氏方问疾在侧，欲引避。载淳止之曰："毋须。师傅，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尔。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入，见阿鲁特氏在侧，急免冠伏地。载淳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阿鲁特氏亦哭。载淳又止曰："此非哭时。"因顾阿鲁特氏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阿鲁特氏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诒宗社以实祸。"载淳筦尔曰："汝知此礼，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那拉氏者至密。书诏成，载淳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栗无人色，即驰至那拉氏宫，请急对。那拉氏召之入。既见，即出袖中草诏以进。那拉氏阅毕，怒不可遏，立碎其纸，掷于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入乾清宫。移时，载淳死，耗闻于外矣。载澍后来得祸之由，此亦一大原因也。

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

第一章　载湉之承大统

方载淳之初殁也，是日薄暮，内廷忽传出懿旨，令军机王大臣入议要政。于是咸趋伺。良久，始见那拉氏一人出，身穿轻便服，手携一淡巴菰筒，依坐位而立。诸王大臣乃进，敬问载淳病状。那拉氏尚含笑应曰："皇帝无恙。"语毕，默然者久之。诸王大臣咸惴惴无人色，盖知宫中必有大故矣。移时，那拉氏复言曰："圣躬颇虚弱，未有子，脱有不测，必立嗣，卿辈试思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者。"众多不敢作一语。独文祥微言曰："分当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近支已有数人，请择其贤者立之。"那拉氏闻而色变，不答，徐乃曰："醇亲王之子载湉，甚聪睿，必能承继大业，吾欲立之，为文宗显皇帝嗣，卿辈以为何如?"文祥知其意已决，不复谏，众皆唯唯。那拉氏始厉声曰："然则皇帝已驾崩矣。"众闻言，均失声大哭，而立载湉之仪遂定。

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者，闻之，亟赴宫门入奏，斥那拉氏不为载淳立嗣，是心目中无

亲生子，而贪握政权也。那拉氏大震怒，谓毋令此僚走。是时在旁者，对以吴可读今日之争，闻已舆榇而来，盖自分不得生耳。那拉氏知理不可屈，乃命将来承继大统者，即大行皇帝之嗣，而此旨遂藏于金匮中。

第二章　广安请立铁券

自择立载湉之策定，朝臣纷纷窃议。有责高阳之缩腭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者。有责合肥之阿附取容，挟重兵以示威京师，令皇族不敢发难者。顾事已至此，遂亦相忍不言。惟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以为今日之举，西后思利用冲人，以逞其亡等之欲，已有明征。但不立孙而立子，实开爱亲氏未有之奇，此后必有变局，乃进疏。其略曰："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诏意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幸赖两宫，择继咸宜，以皇上继文宗显皇帝为子。俟嗣皇帝生子，即继大行皇帝为嗣。计之万全未有过此者。惟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启无穷斥驳。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赵普安得一言间之？我皇上将来生有圣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请颁立铁券，作奕世良谟。"廷旨以其冒昧渎陈，斥之。

第三章　阿鲁特氏之惨死

载淳之丧未百日，其嫡妻阿鲁特氏亦以殁闻。

有谓阿鲁特氏自伤侍疾之无状，愿一死以殉载淳者。故当时曾降谕旨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沈疴。"以表其殉夫之烈。或曰，是特掩饰天下耳目之言，非实录也。盖载淳疾笃时，那拉氏已训责阿鲁特氏备至。及载淳殂，载湉立，阿鲁特氏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为那拉氏所知，亟召至，遽批其颊曰："尔既害吾子，尚思作皇太后耶？"阿鲁特氏跪于地，泣不止。久之始还宫，益痛不欲生，旦夕悲啼，目尽肿。一日，崇绮入视，知其状，奏闻。那拉氏曰："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绮出，未移晷，而阿鲁特氏之凶耗矣，年仅二十有二。

第四章　钮祜禄氏之中毒

光绪之朝，那拉氏既再垂帘听政，益纵恣荒淫，丑声渐闻于外。时钮祜禄氏益倦怠，不多闻外事，且辄静摄不出。那拉氏乃一人召见廷臣，益专横，有事，竟不复白钮祜禄氏，钮祜禄氏颇为不平。至光绪七年，那拉氏忽患疾，甚剧，征集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盖由误认为血膨所致。惟无锡薛福成之兄福辰诊其脉，得病之所在。脉案，固血膨也。药剂，则皆产后疏瀹补养之品，故奏效如神。

那拉氏病既愈，钮祜禄氏知其多失德，思所以感悟之。某夕，置酒宫中，为那拉氏庆。酒既半，钮祜禄氏屏去左右，殷勤追述咸丰时北狩木兰，猝遭大故，肃顺擅权，宫中颠沛艰危之状及同治时同临朝十余年事，甚悉，欷歔零涕久之。那拉氏亦悲不自胜。钮祜禄氏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幸

同心，无一语勃谿。第有一物，乃畴昔受之先帝者，今无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讳，失检藏，或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好而阴妒嫉者，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抑且大负先帝意矣。”语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观之，那拉氏启视，色顿变，惭不可抑。函非他，即奕䜣所付之遗诏也。观毕，钮祜禄氏仍索还，焚于烛上曰：“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是时那拉氏惭愤交并，强为感泣态。钮祜禄氏百计慰藉之，遂罢酒而散。

越数日，钮祜禄氏偶因事至那拉氏宫，那拉氏执礼甚恭，非复如曩时之骄纵，侍者窃异之。钮祜禄氏亦阴自喜，以为前日所为之果有效也，岂知杀机已将露矣。二人坐谈时，钮祜禄氏觉腹中微饥，那拉氏令侍者奉饼饵一合进，钮祜禄氏食而甘之，谓似非御膳房物。那拉氏曰：“此吾弟妇所馈者。姊喜此，明日当令其再送数份来。”钮祜禄氏方以逊辞谢，那拉氏曰：“妹家即姊家，请弗以谢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合进奉，色味花式，悉如前。钮祜禄氏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然亦无大苦。至戌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非中毒而殂欤？

第五章　幽禁李昰应之深意

光绪八年，朝鲜乱起，庐江吴长庆以淮军往平其乱，执朝鲜王本生父李昰应，归之京师，所谓大院君者是也。大院君既至京，那拉氏即命幽诸保定。朝鲜王数上疏乞恩，诸亲贵亦为之缓颊，卒不许。众以清廷于外藩事，向不主干涉，胡此次于昰应独严；且朝鲜乱定后，善后事宜，亦未尝过问，而独不许昰应归国，举莫解其故。不知那拉氏正有深意存焉。盖朝鲜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其事正与载湉之继载淳略同。那拉氏深虑奕譞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把持朝政，故先借昰应事以示威也。顾奕譞初不悟其意。及后管理军机，昰应被拘已三年矣。一日燕见，会李熙复有表至京，奕譞即以加恩外藩为请，乞准其所奏，宥昰应归国，以全父子之情。那拉氏闻奏，默然久之，但微哂曰：“吾此举正别有深意，将使天下有子为人后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耳，非于李昰应有何仇怨也。”奕譞闻之，战栗失色，伏地不起。有顷，那拉氏乃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语并非为王发也。”且敕二内侍掖之以出。奕譞既归第，惘然若有所失者数日。且越数年，始释昰应归。

第六章　延煦力争大礼

光绪十二年三月，载湉奉那拉氏谒东陵，诣普祥峪定东陵，即奕䜣嫡妻钮祜禄氏葬处也。甫至陵下，先憩于东厢配殿中，所司以礼节单进。那拉氏阅未竟，震怒，掷于地，令发回另拟。盖其意不愿在钮祜禄氏前行跪拜礼，欲令载湉一人诣殿上行礼，而己则坐待之也。是时李鸿藻以礼部上书扈从，闻严旨，大惧，不知所为。满尚书为延煦，独奋然曰：“此不能争，国家安用礼臣为！公不敢言，我当独面奏。”即肃衣冠入，跪殿门外，曰：“太后今日至此，凡垂帘时并坐之礼节，无所用之，惟当依文宗显皇帝在位时仪注行之耳。”那拉氏闻奏，失色，命之起。延煦对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礼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那拉氏可其奏，延煦始谢恩起。由

是卒成礼而归。

第七章　李莲英之嬖宠

李莲英，直隶河间府人也。本一无赖子，曾以私贩硝磺系狱，后得脱，改业补皮鞋，是以人呼之为“皮硝李”。其同乡有沈玉兰者，先为内监，知那拉氏欲梳新髻，而未得其人。会莲英访玉兰，玉兰令其仿梳新髻法，揣摩久，技成。玉兰乃荐与那拉氏，许之，是为莲英入侍之始。

那拉氏既得莲英，喜甚。凡挽一髻，簪一花，必令莲英为之，不则意怏怏不快。此光绪七年时产后之症所由来也。迨钮祜禄氏既殂，益无忌惮，秽声日闻于外。而那拉氏付之夷然，甚则听戏必并坐。内廷遗膳，例与内监，然遇莲英所嗜者，必节食以遗之。其四十寿辰，给与珍品蟒缎福寿等字。以梳髻房侍者而为总管，所赐寿礼，几等大员。慈眷之隆，有加无已。由是莲英之权势，莫与匹敌。赃私之积，以千万计。

第八章　李莲英女弟之指婚

李莲英有妹，色美，光绪辛卯壬辰间，年甫逾笄，尚未适人。莲英数绳其美于那拉氏，遂召入宫。莲英之妹，故慧黠善伺人意，那拉氏宠甚，呼为大姑娘。食时，每同案。载湉妻以下，皆立伺于旁。一日，醇亲王奕譞之福晋，入内候起居。福晋于那拉氏为姊妹行，夙入宫相见，未尝赐坐。是日请安毕，忽赐坐。福晋惊异，逡巡不敢即坐。那拉氏微哂曰：“吾所以赐坐者，岂为尔乎？尔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汉装纤足，宁能耐久立乎?”福晋愤甚而不敢言，归即病作。莲英之进其妹，本欲效西汉李延年故事，不意载湉以自幼体虚，不喜渔色，其所图竟不得遂。莲英之恚载湉，此亦其一原因也。内务府某司员，年少貌美，适丧妻，那拉氏遂为莲英之妹指婚云。江苏武进屠寄之《结一庐诗集》中，有宫词二首，其一云：“偷随阿监入深宫，与别宫人总不同。太母上头宣赐坐，不教侍立绣屏风。”又有《咏小游仙》词者，中有一绝云：“汉宫谁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毕竟汉皇非重色，不将金屋贮婵娟。”皆隐指此事也。

第九章　蒙尘时之市官

当拳匪之肇祸也，联军攻破京师，那拉氏挈载湉西奔。尚未至太原，某夕寝时，于梦中惊啼。盖惧宫内积储，竭数十年之搜括而得之者，一朝为外人所有也。适岑春煊自甘肃率勤王师至，是夜立寝门外。闻惊啼声，急呼曰：“臣春煊在此保驾，请太后毋恐。”于是那拉氏为之醒。濒行，令为扈从。

既逾太原，渡河，至陕西之西安府。那拉氏之纳贿鬻权，无所不至。盖利行宫之湫隘，而世道之交之易易也。然因此几兴大狱。

初，有浙人施某者，先为潼关厅，饶积蓄，每艳道缺而思得之。顾无门，不得入。及那拉氏至西安，李莲英亦与俱。施某遣侍者关白莲英，莲英告那拉氏。那拉氏曰：“今方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即可擢两司，至少须万金。”莲英遂以答施某。施某以价之

贱也，遂成交。某日，施某令其家丁携银票进，入宫门，不见莲英，乃益进，至那拉氏寝所。时那拉氏方起，见有窥于窗者，呼禁卒捕之，诘其："谁命汝入宫？"则曰："陈大人。"那拉氏闻之，大怒。谓岑春煊甫任陕抚，已来监察我，遽命岑春煊审之。春煊以其冒名犯宫禁，即欲将是人正法。岑之幕宾曰："杀之，是灭口也。人将议公为情虚。"春煊韪之，乃饬咸宁长安令会审。始知办差者为陈大人，施之家丁，以情急，故矫托之。而宫中实讹陈为岑也。于是将施之官职革去，其家丁论戍。所携之银票，于被捕时已搜去矣。

第十章　载湉多病之原因

载湉之人承大统也，其年仅五龄耳。经东宫之调护，得渐长。迨十一岁时，东宫为西宫毒害，载湉之困厄，乃由此始。

据烈宦寇连材《宫中日记》曰："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太后一人。然西太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又曰："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然则载湉自十余龄后，虽为天子，曾不及一孤儿。后之患痼疾，即由少时衣食不节使然。乃犹下煌煌之懿旨，广求天下名医，以疗此自幼积成之痼疾，亦何益哉？徒借此以为欺人之具而已。

第十一章　皇嗣之变更

自戊戌政变后，那拉氏酷信谋围颐和园之风说，幽居载湉于瀛台，相推相激，至有己亥立储之变。是时为江督刘坤一上奏切谏，鄂督张之洞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苟为异同。而立溥儁为皇嗣之策，已不能易。

逾年，北方大乱，拳祸滔天，都城几至为墟。名以载漪为罪魁，而实则操纵其间者，那拉氏也。外人欲全中国体面，故仅索惩载漪等之罪。迨载漪既革爵遣戍，其子溥儁又多失德，因亦废之，由是皇嗣之位仍虚。

戊申十月，载湉疾增剧，医者皆束手，宫中复议建储事。那拉氏颇属意于奕劻孙，载振辈之子。张之洞知载振辈耽于声色货利，行止大亏，必不可立其子，乃以疏不间亲之言进。而那拉氏颔之，遂命载湉弟载沣为摄政王，并以载沣子承继载淳为嗣，兼承载湉之祧。不二日，而那拉氏母子竟先后殁。

第十二章　宫中遗产之富

那拉氏由宫女一跃而为太后，当同治初年，已与钮祜禄氏同垂帘。光绪初年，再与钮祜禄氏同垂帘，迨己丑归政，戊戌复垂帘。盖握政权者垂五十年，其遗产之富，为满清所罕有者。

当甲午年，清日战事亟，那拉氏欲以所积金钱，合一千五百万磅，交与汇丰银行，运至英伦。约以须守秘密，勿令人知。汇丰索酬资每百二厘五，那拉氏吝不与。会和议成，事遂止。及庚子年，仓卒西窜，将宫中之金银，悉埋于地下。旋被人发掘，取去无数。后幸其地归美国联军管理，亟代为收存，然已止剩九百余万。迨由西安回京后，一以积蓄为事，细大不捐，继长增高，至末年，乃积至二千五百万磅。世所称“孝钦遗帑”者，即此。

溥仪既承位，以年幼，故大权在其本生父摄政王手。会议兴复海军，苦无款。廷臣有请拨遗帑者，摄政王转请于嫂，不允。及辛亥秋，武昌既变，始发遗帑，以济湖北灾民，且仅有二十万两。其在二千五百万磅中，直九牛之一毛耳。此国民之所以不受其愚也。

第十三章　亡国之速

宣统三年春，广州革命军起义未成，七十二英雄横遭惨戮，其骸骨丛葬于东门外之黄花冈。迨八月十九日，武昌又起义，不旬日间，天下响应，爱新觉罗氏之子孙知不可敌，遂以逊位闻。

顾满清之入主中原，至是已二百六十有七年，淫威虐政，虽不可枚举，然亡国何以若是之速？有谓革命运动，事机已熟，故能一蹴而成者。有谓惧外人之瓜分，势将实行，故推翻满洲政府，以为弭祸之策者。有谓各省举代表，请速开国会，不从，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不从，知其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人民皆绝望于满洲政府，故愤而为此者。其说皆持之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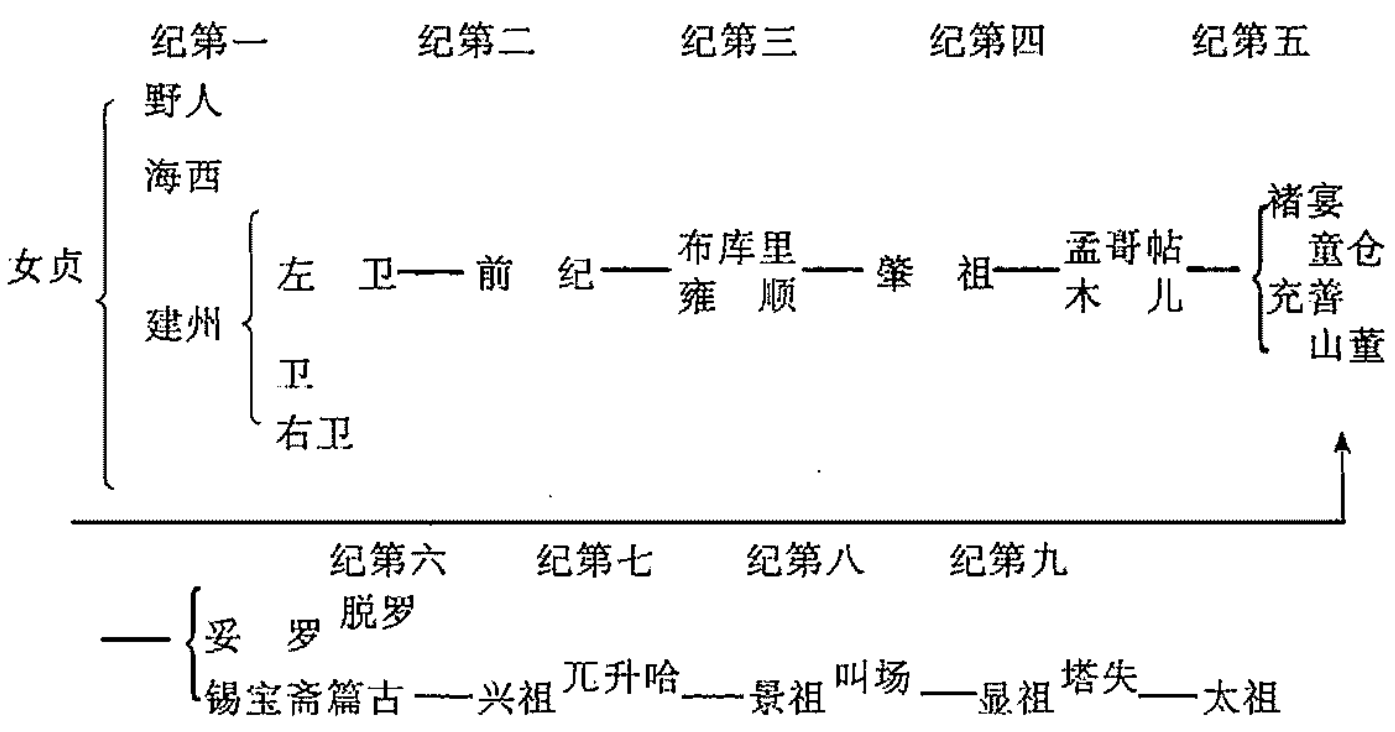
或曰：非人事，乃天意也。昔赵宋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失国亦在孤儿寡妇之手，人皆知之。若夫满清之得中原，由多尔衮为摄政王，而其主福临仅数龄。及其失中原，由载沣为摄政王，而其主溥仪亦仅数龄。以彼例此，理无或异。老子有言：天道好还。哲家之说，其信然欤！

清朝前纪

〔民国〕孟森 撰

纲 领

清世自太祖以后，纪事始有本末。太祖以前之事，寥寥数行，惟恐人知。而于明人官私著述，禁之毁之，株连瓜蔓，大兴文字之狱，以冀掩灭之。二百数十年来，学士大夫，口不敢言。人人心中，皆以为清之先世，必有大不可告人者。革命以后，乃有诬妄之文发现，如谓顺治之母与山东人王杲奸生顺治之类，首见于魏声和之《鸡林旧闻录》。当时已据实辟之。近见有人译英人濮兰德所著《清宫史》，亦引王杲之诬说，盖得诸中国人而不加别择之作也。日本人稻叶君山等，先出《蒙古满州地理历史》一书，其中关于清之先世各篇，所引多明之《实录》及明代所成之《全辽志》等书，种类亦无几，惟皆为吾辈未见。又有朝鲜人著述数种，则更非中国人所能见矣。继又出《清朝全史》一书，所叙事实，略较《历史地理》为多，而颇少标明出处者，亦为一憾。但据其著书之例及所征引之可信，则知叙述之事实，亦断然有本而已。因稻叶之书，反而求之清人所修《明史》，掩灭者固多，其事迹虽不明了，年月节目，尚相符合者亦不少。其为当时禁锢之所遗漏者，亦竟有张学颜、李成梁及外国传之《朝鲜传》等数处。钩稽参互，先详其部族，次明其世系，成纪事若干篇。以其皆在太祖以前，谓之《清朝前纪》。其目录当列表以明之。



以上共纪十篇，于清之先世，略可探讨。当时不过以东夷一部落，曾经臣仆于明，别无他不可对人言者。则一切诬妄之说，可以不作。既补一代史文之不备，亦且有裨于清，可息街谈巷议之揣测也。

女真纪第一

清自称满洲为其部族之名，前作《满洲名称考》，已正之矣。清之部族，实为女真。女真起于辽世，或谓即古肃慎之转音，当可信。历辽、金、元皆称女直，明代则复旧称为女真，清修《明史》，乃尽去之。其最奇者，字典注中，“女”字、“真”字、“直”字之下，皆无女真、女直。《韵府》不收女真、女直。《满洲源流考》，遍详东夷各部族，独无女真专条。仅于文中一见女真字样。清历世示人以不广，以故载笔之臣，小廉曲谨，以媚一人，宁失史家之实，无犯温树之戒。由今思之，可云陋矣。

女真，辽、金、元三史皆作女直。《元史·地理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之下，开元、路下云：“古肃慎之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兴宗讳，改曰女直。”云云。辽兴宗讳宗真，女真在辽世，岁有职贡。肃慎既微，其名不见于隋、唐、五代之史。要其部族未改，自清代冒称满洲以前，历代皆有女真。《辽史·太祖纪》：“未建国以前，当唐昭宗天复三年春，即曰：‘伐女直，下之。’唐昭宣帝天祐是三年十一月，又曰：‘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则女直以族微，为渤海及靺鞨黑水等所掩，不能自通于中国。辽起契丹与彼接近，故早于兵事见其名号。后于部族表中，历详其来贡之岁，由唐天复至辽兴宗立，已及百七十年，盖为宋仁宗之天圣九年矣。”宋人纪载，皆称女真。明人官私文字，女真、女直并称。今据《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五东北夷条曰：“女直古肃慎地，在混同江东，开原城北。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为金余孽。永乐元年，野人头目来朝，其后悉境归附。九年始设奴儿干都司，建州兀者等卫，及千百户所。以某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赐敕印。又置马市开原城，以通贸易。”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真，各卫所外，又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赐敕，一如三卫之制；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又陈仁锡《潜确类书》，其未经清世抽毁之旧本，于第十四卷四夷门，收黄道周《博物典汇》第九卷后建夷考云：“今女真即金余孽也。国朝分为三种：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永乐元年，野人酋长来朝，建州、海西，悉境归附。先后置建州等卫，置都司一，曰奴儿干，以统之。官其酋。”此可见明代于女真纪录甚详，而《明史》概削之。清亡后，当修《清史》，亦正当并修《明史》也。

建州女真为清之正系，别有专纪。海西与野人两种女真，以其为清代所讳言，久不见于载籍，今不能不略言之。海西为元代行政区域之名，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省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入北京。又《仁宗纪》：延祐二年夏五月庚午，立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隶中政院。又日本稻叶氏所引《皇明实录》：太祖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愿内附，上遣人赍赖往谕之。皆其证也。元官制：行中书省，每省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二员，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二员。辽阳行省之右丞，当驻海西。故《皇明实录》称：“元海

西右丞，在元《地理志》，辽阳行省所属开元路，为海西之地，而无海西之名。”则其为区域，亦系通俗之称，非分路分府之为定制之比。海西与建州，明世区为两种。然野人之蹂躏海西、建州，事迹甚著。海西、建州，有无轧辂，明中叶以前无所表见。惟于成化间，建州与海西极意联络，以为明患。事见《董山》、《脱罗》各纪。至嘉靖时乃有扈伦四部，与建州相抗，其种族已非从前之海西。四部中，哈达最忠于明，最先为清太祖所灭。《明史·张学颜传》：“隆庆六年，宣谕王杲，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云云。王台即哈达部酋，史称海西。可知扈伦四部之即为海西故地也。扈伦，《明史》谓之忽喇温，亦中叶以来由野人而入居海西者。明初之言海西，地同而部众尚非扈伦。洪武十六年之敕谕海西右丞阿鲁灰，其词曰：“惟贤者能知存亡之道，决去就之机。今尔所守之隘，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道路险扼，孰不以为可自固守?”云云。则明其地望在野人之西。又稻叶氏引《全辽志》卷四《宦业志·徐玉传》云：“丁卯大军征纳哈出，玉为前锋，直抵金山破营寨，俘斩尤众。进至一秃河，会纳哈出降，遂还。未几又掠地海西，至松江，招谕人口五千余，马牛车辆九百有奇。至一迷河，虏踵其后。”稻叶氏按语云：“一秃河今为伊通河，松江为松花江。略地海西至松江，可知海西在松花江流域。”云云。今按丁卯为太祖洪武二十年。《明史·本纪》：“是年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即就其地封之也。”明《一统志》：“金山在开原西北三百五十里，辽河北岸，与兀良哈接境，是为海西尽处。稻叶又引朝鲜书《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云：“今之三姓以西，松花江之上流地方，谓之海西江焉。”云云。稻叶以此推求海西地望，诚是矣。然明人本称扈伦四部地为海西，以扈伦为海西之标的。则地本确定，不待烦言。

海西女真之地望，略如上述。野人女真之地又若何？野人二字，以人种之程度言，此亦殊难确定。其界域自非女真人言之。凡女真皆为野人。稻叶氏引《皇明实录》：“成祖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据此则阿哈出本为建州女直头目，明廷就给以官，而称女直野人头目。是建州亦可谓之野人也。又引《皇明实录》：“太祖十八年九月甲申，女直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三人，请辽东都指挥使司来归。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关总管府水银千户所百户。捌秃、秃鲁不花乃失怜千户之部人也，皆为野人获而奴之，不胜困苦。辽东，乐土也，愿居之。乞圣明垂恩，得以琉璃珠弓锡镞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事闻，锡高那日等衣人一袭，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云云。明辽东都司属左军都督府，辖今奉天省内铁岭以南各地，与女真相邻而不相杂。高那日等自女真来，自称为野人所苦，愿居辽东。则脱离女真，乃为脱离野人之地。其所指野人，未必非建州海西等部。清人以女真之旧，侵入辽东，据辽沈而都之。入关以后，乃以东三省为一区域，作满洲之根据地。其实满洲本无此部名，而辽东都司旧辖之地，亦为自古版图所收。明时尤与羁縻地之奴儿干都司，截然相别也。又引《实录》：“洪武二十年十月，诏取辽东官军，曾往海西野人地面及纳哈出之境。历涉劳苦者，二百六十人。赴京，各赐文绮罗衣纱绽有差。”云云。以海西野人地面连称，是海西亦可称野人。又引朝鲜之《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二章注云：“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嗳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如女真则干朵里豆漫、夹温孟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阔。”云云。其注语谓移兰豆漫为三万户。此

皆指建州女真，而以为野人酋长矣。移兰为三，今满语犹然。三姓今改依兰府，即用其三字之旧音也。稻叶又引《实录》："永乐二年夏四月戊午，黑龙江等女直野人歹寅加等求朝，赐钞及文绮表里。"则指野人为在黑龙江之女真。黑龙江在海西、建州境界之外，与《明会典》分列三种女真为相合。

自女真自言之，则稻叶所引《皇明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等曰：'今得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河草河。朕未知有无妨碍。尔等宜计议安置，毋驰边备，毋失夷情。'"云云。又引《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云云。又引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云："本高句丽旧地，胡言斡水河（一云吾音会）。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孟哥父子，斡木河无酋长。"云云。稻叶氏又自据《朝鲜纪载》言："宣德八年，冬十月，孟哥帖木儿被兀狄哈之杨木答兀袭杀。"云云。又于详考清初《疆域篇》中，叙兀哲部云："兀哲一作窝集，均为满语之森林。《龙飞御天歌》卷七有兀狄哈，兀狄亦此对音字。哈者人也，意此部族，因栖息于森林带而得名。"云云。今按忽剌温、据稻叶所考，即黑龙江之呼伦，南下侵掠，并其海西，清世官书谓之扈伦。扈伦四部中，以乌拉为主要。而清《开国方略》卷四，言："乌拉之先，以呼伦为国号，姓纳喇，与哈达同。"此稻叶之所本也。都督孟哥帖木儿，即清世所谓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者，被杀在朝鲜李氏朝之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明实录》载童仓之奏，言见杀于七姓野人。而朝鲜书中谓见杀于兀狄哈。稻叶谓兀狄即窝集之对音。则即《明会典》所谓兀者卫兀者。据《满洲源流考》，亦谓即窝集二字。兀者卫与兀者左右后三卫，皆设于永乐二年。兀者前卫，则设于永乐四年。《满洲源流考》据《明实录》言如此。《明史·兵志》奴儿干都司之下，所设三百八十四卫中，兀者卫及前后左右各卫，设置之年亦同。兀者即渥集，亦即窝集，古谓之沃沮，清代谓之东海渥集部，或东海窝集部。是则《明会典》以兀者卫当野人女直明矣。野人女真在今黑龙江及吉林之极东，建州海西女直之言如此，《明会典》所指亦如此也。惟兀者前卫在海西境，别见后。明奴儿干都司辖境极远，东北直包库页岛等处女真野人之境界，与清初之版图无异。今俄国西伯利亚之海滨省，举在其内。近年清廷遣曹廷杰视察西伯利亚东偏，乃于俄海滨省之特林地方，发见明奴儿干之永宁寺二碑。稻叶氏引明东北疆城辨误云："光绪十一年，东海诸部已为俄有之后，曹廷杰以受命侦察西伯利亚东偏，归呈所记之书，即所谓《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者也。中言庙尔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石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皆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及海中之苦夷等事。论者谓明之东北边塞，尽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苦夷即苦兀，乃库页之转音。此记事之文，实可谓足破二百年来之蒙蔽者。其所述一一合于明时诸书。明之盛时，若永乐宣德之际，对于东北诸夷，岂惟务为招谕抚养而已，直能以威力及之，远至桦太地，可以此证之矣。"辨误之文如此。稻叶氏则曰："野人女直之得势，即明廷威力之失坠于东北，此非一朝一夕所致。吾人决断奴儿干政厅，在永乐时代，已不能保证其安全矣。"考其事实，当宣德末年所得此方面之报告，有云："远征军在黑龙江市场，与女直为交易之际，有打死市人者，女直衔之，控扼民军归路，杀八九百人。"又有云："中官亦失哈等使奴儿干，归时中途被扣留者，计有五百人。凡此报告，殆即特林岸

上，建立永宁寺，勒碑记功，夸称东海苦夷等服从之岁，归途之事实耶？彼之建寺，殆亦欲以佛教布于野人之地，冀稍稍驯服之，卒无寸效。乃于正统初年，撤退奴儿干。该都司同知官，退守辽东之铁岭卫焉。”稻叶此语，当自有据。永宁寺碑形式，及未勒之原文，并潜江甘云鹏之跋语，具见于魏声和之《鸡林旧闻录》。

女直与明人之交涉，有贡道，有马市。稻叶所引各文，颇有可考。本文因纪清室之起源，不欲泛考女直，乃略之。

建州纪第二

女直在明世为三种，而建州女直为清之正系。建州固系明廷所设之卫名，然建州女直之称，其来已久。明廷因其原有之种别，以名其卫，非种别由设卫而起也。《新唐书》：“渤海大氏置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其地在今吉林之兴京附近，为建州生直生息之地。辽移建州治灵河之南，后再移灵河之北。金、元相承，皆有建州，皆为辽以后所移之建州，在今蒙古哈喇沁、土点特二旗之间，当明兀良哈境内。元《一统志》有故建州，则为渤海之旧。是知建州女真之本土，自唐之渤海，创设建州，其地即恒名建州。至元代犹有故建州之称。其居此之女真部落，宜其以建州为分别名词矣。建州设州之沿革，《满洲源流考》叙述颇详。至明之设卫，正以官清之祖先，为清一代发祥之所自始。《满洲源流考》独鹘突不明，其纪建州卫及建州左右二卫之设置，仅仅纪其设置之年，此外不著一字。且右卫设于正统间，清修《明史》尚不误，《源流考》则误以为宣德七年置建州右卫。证以《明实录》之事实，牴牾之迹显然。又《源流考》第十三卷，后附《明卫所成站考》此当于建州三卫，有所详著矣。即更或顾忌而不敢详，其前既于《部族考》，著三卫之设于永乐以来，其后何能不于《卫所成站考》存此建州三卫名目，乃竟削去数卫。在《明史·兵志》尚曰：“有三百八十四卫”。《源流考》则曰：“三百七十六卫”以知其抽去数名，遂屏建州三卫不录。以意损减，尚复成何体裁！其按语云：“渤海……所领之建州，实即国初所统之建州。”云云。其地望是矣，而浑称曰：“所统之建州，以掩其受建州卫之职，已属模糊。”又曰：“迨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图阿拉，是为兴京，实右卫之地。”云云。则更以为肇祖不过居于建州，似未受有卫职。且右卫并无分地，说详下右卫中。而原按指兴京为右卫地，更为无据。其实肇祖之所以为肇祖，当时正以得有左卫指挥之职，故为王业之肇基耳。今分述之如下：

建州卫据《明史》及《源流考》，皆谓设于永乐二年。稻叶所引《皇明实录》，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是为建州之始祖。又引《实录》：“永乐十四年二月，赐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等宴。”夫左卫设于永乐十年，其指挥即为何人，当时未见纪载。而于十四年赐宴事，见左卫指挥之名。女真人称卫指挥即为都督，不但女真自称，明代官书亦从而称之。《明史》中所称建州都督者皆类此。清人纪述，则曰：“肇祖名都督孟特穆，即此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也。”说具详于下，是为建州左卫之始祖。宣德八年冬，孟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已见前篇。斯时女真人自以孟哥帖木儿之弟凡察为代。稻叶所引《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子童仓奏：

‘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往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是时童仓直称凡察为叔都督，明廷亦无所非难，盖以凡察为孟哥帖木儿之替人明矣。又引《实录》：“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则更由明廷明认之矣。乃又有引《名山藏》卷五东北夷篇文曰：“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今按清禁书目录《名山藏》，何乔远撰。据其所纪，则童仓先认凡察为叔都督，其弟董山乃自袭指挥。亦知凡察不甘相让，则请以所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不之许，而凡察亦不肯出其故印，遂设右卫以为调停。又引《实录》之纪此事，则在正统七年，与明史所谓右卫设于正统年间者相合。而凡察实为右卫之始祖矣。

建州三卫中，又以左卫为清之正系，别有专纪。本篇先详建州卫及建州右卫。建州卫始受职者为阿哈出。阿哈出在《明实》但言其为野人头目，而稻叶引《龙飞御天歌》则载其与孟哥帖木儿，各为女直三万户之一，即所谓移兰豆漫者也。说见《女真纪》。夫“龙飞御天”者，朝鲜李氏自颂其开国之词也。朝鲜国在明以前，久称高丽。其国主王姓，传世已数百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其主瑶自立，复朝鲜之旧名。在位九年，至建文二年，传子芳远。《龙飞御天歌》皆纪成桂时事。其时佩剑入卫之三万户中，孟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均在列。孟哥帖木儿称夹温孟哥帖木儿，阿哈出称古论阿哈出。原注谓夹温与古论，皆其姓也。稻叶又引《实录》：“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祹奏：‘孟哥帖木儿等，被深处于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云云。祹为芳远子，成桂孙所称臣祖，即成桂。成桂在位，不过洪武末。至建文初，其时孟哥帖木儿即与阿哈出比肩同为万户。阿哈出受明廷卫职较早数年。稻叶氏谓《龙飞御天歌》之三万户，并《元史·地里志》考之：火儿阿即胡里叹，斡朵里即斡朵怜，托温即桃温。今按《元志》原文：“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属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镇抚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十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干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满州源流考》订正桃温曰：“屯屯河在宁古塔东北七百里，源出屯池，南流入混同江。明永乐二年，曾置屯河卫及千户所，当即其地。”又订正距上都四十里曰四千里。又订正胡里改曰呼尔哈，为今宁古塔河名。又订正斡朵怜曰鄂多理，为清最初发祥之地。鄂多理万户猛哥帖木儿，自别有《肇祖纪》。惟据《龙飞御天歌》，则知阿哈出本为火儿阿万户，即《元史》之胡里改万户，亦即《满州源流考》之呼尔哈万户。明廷授以建州卫指挥，此阿哈出之原仕履也。

阿哈出以从军有功，赐姓名为李思诚。此见稻叶氏之叙述，未指所据，要必有本。黄道周《建夷考》亦曰：“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及子释家奴等，皆以有功赐姓名，官都督同知。”则与稻叶之说正合。稻叶又引《实录》：“永乐元年九月，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无姓以别之，并宜赐姓。’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氏，从之。”云云。并以此证赐姓事已行于洪武。又引《实录》：“永乐八年，有列记建州赐姓之文。阿哈出之子释家奴为李显忠，昝卜为张志诚，但不见阿哈出事。”彼之赐姓，当在其前。《女直考》及《东夷考略》，均言彼曾邀此典云云。释家奴之得赐姓名，亦

与黄氏《建夷考》合。稻叶又谓阿哈出必卒于永乐六七年间，故八年使释家奴为都指挥，寻有赐姓之事，正其父子袭替之事实。据稻叶言："先使为都指挥而后赐姓。"当别有据。又引《实录》："永乐十年十一月己酉，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等奏：'建州卫指挥李显忠，指挥孛达，赵刘不颜，悉挈家就建州居住，岁祲乏食。'上命发仓粟赈之。"云云。则阿哈出自授建州卫指挥后，未居建州，盖尚从军在外。至身后其子释家奴袭职数年，乃挈家以往。此阿哈出之死职，与其子释家奴之承袭，及后归本卫之事实也。

释家奴既归建州本卫之后，不知何时，又南徙婆猪江，即前篇所纪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文云。得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河、草河是也。"婆猪江，《明史·朝鲜传》谓之泼猪江，鸭绿江之支流。成化三年征建州时，敕朝鲜助兵进剿。乃遣其中枢府知事康纯，统众万余，渡鸭绿、泼猪二江，攻破九狮府诸寨云云。可知婆猪江之近于朝鲜。稻叶氏考朝鲜之《西征录》备详李满住在婆猪江之居址。此皆专考《历史地理》之文，今不备引。要之婆猪江即今之佟家江，固自确定，无可疑者。李满住之姓李，承阿哈出父子所受赐姓而来。满住为建州酋长之尊称，别有《满洲名称考》，已详之。满住既为公共酋长之称，则此李满住，不能凿定为何人。其后成化三年，明征建州，诛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未知即此李满住否？满住于正统元年，欲由婆猪江他徙。至正统三年，则已成事实。稻叶引《实录》："正统三年六月，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夕因哈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云云。稻叶考：灶突之义，满语谓之呼栏，山为哈达。今兴京西之呼栏哈达，即当时之灶突山。于是李满住为复其建州旧地矣。此时李满住奏中，并言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怜卫事。其卫印被指挥阿里古藏不与。今猛哥不花男撒满答失里袭职，仍掌卫事。乞给与印信，以便朝贡奏事。阿里印信，不许行用。事下行在礼部、兵部议：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阿里现住毛怜卫，部下人众，宜与印信。撒满答失里住建州卫，与毛怜卫隔远，又无部下，难与印信。其朝贡奏事，宜令李满住给与印信文书为便。从之云云。夫居建州卫而并无部下者，可居掌毛怜卫事之名。毛怜卫又自有指挥。其故颇难解索。惟稻叶又有《建州杂考》一篇，引马文升《抚安东夷记》云："永乐末，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处开原者，叛入毛怜，自相攻杀。宣德间，朝廷遣使招降之。辽东守臣，请以建州老营地俾居之。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然亦岁遣使各百人入贡，以为常。"云云。今按建州卫指挥释家奴，已于永乐十年归其本卫地。此建州女直之先处开原者，当是释家奴所留遗。至永乐末叛入毛怜，当即其掌毛怜卫事所由来，宣德间，以其在毛怜与毛怜人相攻杀，朝廷俾居建州老营地，当即满住之叔猛哥不花也。以意度之，情事似合。

李满住既归建州旧地之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又奉敕入处婆猪江李满住所居。敕言同李满住居处。则满住虽弃婆猪江，婆猪江地犹为满住名义也。此左卫事。别详《肇祖纪》。以后直至成化初，李满住伏诛，稻叶所著《满洲历史地理》及《清朝全史》，皆无大事可纪。惟《明史·朝鲜传》略见建州事。此清廷文字狱之漏网。当修史时，君若臣皆偶存明人史料而不自知。今日苟无稻叶等书为之贯串，吾辈亦无从为之披沙而拣金也。今据《朝鲜传》："正统十三年冬，土木变后，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此所谓野人女直，即指建州海西。盖向来女直尚恭顺，而明亦颇字畜之，故有此

举。其实明有虏患，女直已萌蠢动之念。明年景泰改元。夏、辽东奏报：‘开原、藩阳有寇人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又京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珣绝其使。珣者当时朝鲜国王也。又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因敕琛毋作不靖，贻后悔。琛又为当时朝鲜国王。琛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此事别见后《董山纪》。当时建州三卫，皆受朝鲜官职。自董山与凡察分领左右卫后，此时正三卫并立之时。清代自讳其曾为明臣，因讳建州卫事迹。岂知并有称臣于朝鲜之事，阿哈出孟哥帖木儿之入侍李成桂，建州三卫之受官于李琛，虽事本无奇，然以清世讳莫如深之陋态，得此发其覆焉，亦一谈柄也。

天顺五年，建州又有至朝鲜、义州杀掠之事。按明《会典》称建州女直为居建州毛怜等处者。则毛怜卫实与建州卫为同部。观正统三年之李满住奏，其叔及叔之子皆居建州，而有掌毛怜卫事之名。其时毛怜卫指挥为阿里古。然前一年之《实录》云：“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欲出辽东，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全文已见《女真纪》。此时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其时毛怜卫指挥，又为郎卜儿罕矣。至天顺四年，仍为郎卜儿哈，为朝鲜所杀，致招建州之仇。则中间之毛怜卫指挥阿里，必即郎卜儿罕一人而有二名者。《明史·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琛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诸怜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琛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且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边衅。”从之。此建州卫未明指其为何卫，姑列为李满住之建州卫事。其云都指挥兀克，未知三卫中何卫之指挥，亦姑存疑而已。

自天顺纪元以来，建州三卫之势力，已尽操于左卫都督董山之手。《朝鲜传》所言，三卫私结朝鲜，实际皆董山所主动。事见《董山纪》。董山于成化二年，为明廷所诱致，旋杀之。稻叶所叙述，固有所据。就所见之籍，则黄氏《建夷考》正与符合。稻叶又引《实录》：“成化三年春以后之建州，与辽东交涉，一则于正月，有兵部奏曰：‘巡按辽东监察御史魏瀚奏，虏寇入辽东碱场堡及鸦鹘山屯、梁家台等处，纵火焚堡门营舍，大肆杀掠而去。’云云。再则于二月，有总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曰：‘海西建州等处女直，入鸦鹘关，抄掠佛僧洞等处，副总兵施英等分兵御之。遣都指挥邓佐，率军五百，前哨至双岭，遇伏战死，一时陷没者百余人。时英亦次树遮巅，与参将周俊兵合，去佐不远，不能应援，致损士马，挫军威。’云云。三则于三月，纪建州海西女直，入连山关、通远堡、开原、抚顺抢掠。又铁岭、宁远、广宁境外，亦有达贼窥边，奏至：‘上命辽东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严督官军防御之。既而又入辽阳相近之连山关，东掠抚顺。’云云。四则于四月，停免辽东岁贡人参。故事：辽东都司岁贡人参，每岁役东宁卫卒，出境采办。时以建州女直，频岁入寇，人不聊生，赋无所出。巡抚都御史袁慥等认为言，免之云云。是月己丑，遂出师讨建州，既用辽东兵，而朝鲜亦以援军由鸭绿江进。”见《明史·朝鲜传》。稻叶则别引朝鲜书，详言此时建州都督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即由武靖伯赵辅等兵威所迫，

遁至兀弥府，为朝鲜军所侦知，捕斩之。前朝鲜以私交建州女直，为明所憾。至是乃大白，意甚得。其军将斫大树之白书曰："某年月日，朝鲜大将鱼有诏，灭建州而还。"明兵至此见白书，已在彼等还师后矣云云。今按兀弥府即婆猪江谷地，李满住先曾居此，详见稻叶所引朝鲜之《西征录》。《明史·朝鲜传》之所谓九狖府，正系兀狖府之讹。《朝鲜传》但云攻破九狖府诸寨，斩获多。四年正月遣官来献俘，诏从厚赍，敕奖谕之。不言捕斩李满住父子，已有所讳矣。

稻叶叙明之正兵，由赵辅出抚顺关，在今萨尔清城附近之密林，颇有苦战。建州女直于彼处，亦有可死守之险隘。据赵辅所报告，谓贼战大山，据险迎敌。又谓贼俱在五岭及迤东之密林，以阻官军。凡皆谓此。然明兵以九月二十四日，出抚顺关，十月四五日，入女真之根据地。先已不能不认为告捷，数于其地，获得敕书，朝鲜国之帖文、番书及器械等。可知此时虎城为明所屠。虎城一作古城，李满住及董山之寨在虎城，即今兴京地。盖以灶突山，女真名为虎栏山，取其首一字之略称。彼等之寨，固近灶突山也。明之别队，由凤凰城经行，一路不过报称屠若干小寨。乃自前锋渡婆猪江，忽有意外奇捷，收诸朝鲜援军之手。是年二月，以霜雪寒甚，急遽班师。赵辅手成《平夷赋》，谓此役直剿绝建州女真，其实未必如此。《明史·赵辅传》："其前征大藤峡，获封武靖伯。已而蛮入浔州，几以妄言置封爵抵罪。"夸诞本其所长。稻叶则谓辅还军后，东边似即有警。明人记录中，有谓成化三年之役，虚声甚盛，而实不相副。自某事某事观之，直不免玩寇之诮云云。试检《实录》，则是年十一月，即班师之翌月。李秉之奏，已兢兢边备，谓恐余贼复为患。可知灭贼之语之诬。《赵辅传》于此事，则言成化三年总兵征迤东，与都御史李秉，从抚顺深入，连战有功，升侯。《李秉传》则言为总督与武靖伯赵辅，分道出塞大捷。帝劳以羊酒，赐麒麟服，加太子少保。其浑而不敢泄露如此。夫以成化三年之大捷。为明驭东夷之一大关键。中竟掩没尽净，谈边事者亦几莫能言之。得日人网罗明及朝鲜旧籍，乃始有端绪可寻。洵尚论之一大快矣。

成化三年以后，女真之扰边，仍为董山之子脱罗。盖以后建州之悍，全以左卫为中坚。李满住在时，已徒有其名，被诛后更无论矣。阿哈出后人之建州卫，至此殆已告终。惟黄氏《建夷考》，称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抚孙绘御之，失亡多。亡何，抚臣于教坐减赏物，夷人哗，更诈杀哗者，夷由此挟忿，数入塞杀掠。如成化时，此李撒赤哈未知为何卫之酋。成化末，海西酋名李撒赤哈，结董山之子为边患，距嘉靖二十一年，盖五十年，当非一人，此亦一存疑也。要之嘉靖中叶以后，正左卫都督王杲猖獗之秋，固无他卫酋用武之余地耳。

以上纪建州卫已毕。右卫后起，始祖凡察，为猛哥帖木儿之弟。因与其侄董山争印，当正统七年，明廷设右卫以处凡察，为之解纷。稻叶撮引《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无相侵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愆致戾。'"又引《名山藏》所记，文已见前，与此相合。稻叶言："凡察死于正统十一年至景泰元年之间，当缘正统十一年以前，别见有凡察之事实，而景泰元年以后，更确有建州右卫指挥，已非凡察之事实，必有所据也。"稻叶又言："明廷向例，遇新设卫名，或迁移卫地，必发特诏，指定其大概地点。惟于建州右卫，一以官印为主，不言地域。或推想为以左卫迁住之范围而割与

之，理或宜然。要之一无纪载，可知领土一事，彼此皆不重视。故可断言建州右卫，止为名义上之设定，其实不过赐一官印而已。自明中世，对女真之政策，殆止注重赐印，其他一切不顾。然则事实上于其内部之争夺，已不能加以何等干涉。故争夺官印，在明代足为女真人一大历史。”云云。盖谓其左右二卫，即有分地，亦其内部之事。明廷既无支配，即非能有所平亭也。

凡察既殁，右卫指挥不详其人。《明史·朝鲜传》：“天顺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部议谓：‘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云云。郎卜儿哈为毛怜卫指挥，其所谓都指挥兀克之被诱被掠，而建州为之复仇，当是建州三卫中一卫之都指挥。是时建州卫都指挥为李满住，左卫都指挥为董山，俱无被诱致之事。则意者兀克其右卫之都指挥乎？此凡察以后，所有一疑，似为建州右卫指挥者也。

稻叶叙成化三年事，言其先董山之势日盛，曾有强求明廷，以一人秉建州卫及右卫都督之事。此必有本。然则天顺、成化之间，右卫又曾为董山所兼领。彼建州卫之李满住，明明尚在，其死在董山之后，乃董山亦曾兼建州卫都督。则此事不足为右卫中绝之证。董山袭职在正统七年。凡察之死，据稻叶言，在景泰元年以后。即知董山之以左卫称雄，亦自景泰间始。成化初，董山为明所杀，建州尚袭董山之余威，以左卫为中坚，右卫寖微。至嘉请时，左卫中落。盖景祖兄弟六人分居六处，谓之宁古塔贝勒。宁古者六数，塔者个也。见吴兆骞《宁古塔纪略》。满语之宁古塔贝勒，汉语谓之六祖。具见清代官书。六祖居兴京附近，并非宁古塔地。世以地名有称宁古塔者，而于宁古塔贝勒，谓即以地得名，并谓宁古塔地有塔，皆谬说也。当六祖分居之日，正左卫涣散之时，以故嘉靖间之建州悍酋为王杲。王杲据《明史·李成梁传》称之曰：“建州都指挥，不详其为何卫。”稻叶氏言：“明人纪录中谓杲为右卫都督，然未指此所谓明人纪录，书为何名？原文何若？”又言“王杲当为凡察之后，则以右卫而推知之。”《明史》称为建州都指挥。当是建州诸卫皆衰，惟王杲以右卫独猖獗，遂如天顺间董山独兼三卫之例。虽起于右卫，隆万间已不以右卫名。此嘉靖以后，右卫又与左卫代兴之事实也。

王杲之名，自《鸡林旧闻录》，谬引山东人为清世祖奸生父之说，流入英人濮阑德所著之《清宫史》。前于《旧闻录》有所辨正，但详言彼录文字之无稽，当时尚未能言王杲之本末。近始于《明史》张学颜、李成梁等传得其端绪。复有稻叶氏所言，及其贯串之线索，乃确知李成梁传之王杲子阿台，即《东华录》之阿太章京。王杲父子与景、显二祖相终始，即与太祖起兵，紧相衔接。以其事绪较繁，且杲曾为建州全部之雄长，役属景、显二祖。其子阿台，乃与清太祖相嬗。景、显二祖，死于阿台之难，在《清实录》为殉阿台。在明人纪述为二祖卖阿台以媚李成梁，仍为成梁所滥杀。要之与清世关系独多，事迹亦较富，别为专纪附后。兹不具列。

王杲为明兵所捕斩，斯时左卫后人为清景、显二祖，尚未能自振。而与杲相继为边患者，仍为右卫分子之王兀堂。盖兀堂既非左卫支派，所居又不在兴京附近。当凡察分为右卫之日，明廷即不言其分地。其时兴京即赫图阿拉等处，为李满住所居，凡察等初至兴京附近。即在满住所遗之婆猪江流域。后董山入居赫图阿拉，意婆猪江地，即为右卫所居。而王兀堂之兴，恰在婆猪江流域，意与王杲同部。杲入居兴京附近，遂由兀堂领其故地。证以《明史》，王兀堂居近宽奠，是为婆猪江地。《张学颜传》：“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

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锋，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硬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宽佃，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云云。此王杲与王兀堂为同时各部，而王兀堂诸部为近于宽佃之证也。又《李成梁传》：“万历七年，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硬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云云。所称迤东都督，未知为王杲死后而袭之，抑本有此名号。明人称建州为迤东，已见前引《赵辅传》。成化三年，总兵征迤东一语，当万历七八年，为明兵所破，史言自是不振。盖后二三年，清太祖即以左卫崛起，尽并诸部。次及海西野人，然后入占辽东，固亦不容建州复有他能自振之部落矣。凡察为孟哥帖木儿之弟，孟哥帖木儿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虽尚有童仓及董山二子，然其时建州左卫都督之名号暂归凡察。具见前文。夫孟哥帖木儿为清之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童仓即其次子褚宴，董山即其长子充善，实毫无疑义。别见后诸纪。至凡察之名，在清世官书有名范察者，或亦作樊察。其说曰：“三天女浴于布尔湖里，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有身，生布库里雍顺。三姓有乱，雍顺往，知为天女所生，推为国主而乱定。是为清开基之始祖。越数世，国人叛，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获免。隐其身以终。数传至肇祖原皇帝。”云云。日本人以范察之为人幼子，遭家难而获免，与明世所纪凡察之事件，决为即系一人。虽其世次不符，然今按开国方略，雍顺之于肇祖，其相距之世数，本与他官书大不相合。方略系据太祖所自言，必更可信。雍顺以来之世次，先自不确，则凡察之在清祖先中，世次亦安足征信？事实同，命名同，此凡察即彼范察或樊察，当可信。说详后雍顺及肇祖各纪。

建州左卫前纪第三　布库里雍顺

王先谦《东华录》所录《清实录》文云：“长白山，山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山之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滹三江出焉……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里湖。相传有天女三，长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古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娠，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舫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舫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构兵相仇杀，乱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

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皆以为异。因诘所由来。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且告以姓名。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满洲，是为开基之始。越数世以后，不善抚其众，国人叛。布库里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曾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中道而返。范察获免，隐其身以终。自此后世俱德鹊，诫勿加害云。数传至肇祖原皇帝。”

以上为清世所传始祖布库里雍顺之事实。古来帝制与神权互相糅杂之代，例作此等不经语，以示神奇。帝王之末造，有愿子孙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之痛；而其代兴者，必又兴高采烈，自云有命在天。千古昏蒙，如出一辙。清起荒服，见解尤不免蒙昧。三天女浴身之说，三百年以为不刊之典，总之为无父之儿而已。若后世以山东人王杲故事，附会雍顺之母，正无可解。日本人则谓雍顺本无是人，清之本原，即由肇祖为始。其说创于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而稻叶岩吉等皆尊信之。其所根据，不过以长白山东俄漠惠之地名，恰与肇祖所乘虚入居之朝鲜会宁府属地斡木河相合。肇祖即于此地受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指为发祥之据，斡木河一名吾音会，又名吾弥府，亦作兀弥府。即前纪所云《明史·朝鲜传》文讹作九狝府者也。河非通流之河，府非政区之府，总之皆为音转，故与俄漠惠、鄂谟辉均相等。此事别详《肇祖纪》。日本人谓清人指发祥地在宁古塔附近，以今敦化县为鄂多里，而于其左近觅一音与俄漠惠相近之地以实之。此所觅得之俄漠惠，仅从康熙朝内府舆图中，按其字音摸索而得。而在康熙朝敕撰之《皇舆表》卷二，言俄朵里城在兴京东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常时并未确指俄朵里之境，又安有俄漠惠地。且其地在长白山北，非长白山东。故断言敦化附近之俄惠漠，为乾隆以来所附会。而俄朵里则系建州部族之称，非必实有是城。因斡木河与俄漠惠音近，又恰在长白山东，乃断定其为《实录》所言雍顺发祥之地。又以斡木河地无俄朵里城可指，则断定为建州原有之部族名。又以人居斡木河省为肇祖，则断定雍顺之事实即肇祖之事实，并非别有其人。曲折按合，其会意亦甚巧。此日本人之见解也。

然吾以为俄漠惠与斡木河，均为译音，斡木河究为肇祖所迁居，非斡朵里之原地。斡朵里为《元史》之斡朵怜，自有明征。而稻叶氏所据《龙飞御天歌》，朝鲜李成桂于明洪武、建文之间，确有移阑豆漫即三万户人侍之事。此三万户中，一为后授建州卫指挥阿哈出，一为右授建州左卫指挥之孟哥帖木儿，即清肇祖孟特穆。而要皆为《元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五万户府中之三万户府。具如上篇所述，夫此五万户府，即设自元初，在明初肇祖之为斡朵里万户，必得自先世之遗。观其与阿哈出等所标三万户之名号，既与元志相合，必即受自元初。《元百官志》，于诸路万户府之下，云其官皆世袭。而《元兵志》则云：“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世祖等颇修官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把总百户老死，万户迁他官，皆不得袭。是法寻废。后无大小皆世其官，独以罪去得则否。”云云。又：“于军士则言辽东之纠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云云。据此可知元万户府之本皆世袭。女直军尤为乡兵，不出戍他所，无迁官，不得袭之理。亦无死阵、死病之别，元初各万户府之原名尚在，即

其受自元初，得之世袭无疑。又考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一，所引《开国方略》，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以前，万历四十年壬子，十二月，太祖责乌喇贝勒布占泰有云："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顺天命、循天理，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知耶？"云云。则雍顺之得姓，及诞自天女，据太祖自言，不过十世以来之事。从太祖本身而上溯之：二世为显祖，三世为景祖，四世为兴祖，五世为妥罗即脱罗兄弟，六世为董山即充善兄弟，七世为肇祖。再溯其前，不过三世，即满十世之数。是知《实录》所云："雍顺开国越数世而后国乱，又遁荒越数世而后传至肇祖，必为悠谬之词。"由元初至明洪武末，相距百年，正合三世以来之时限。斡朵里必有始祖，始祖又必在元初。太祖自述雍顺之生，前于肇祖者为三世，则雍顺之即为元初受万户府职者，又无疑矣。

雍顺既必有是人，其所居之地，为元代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斡朵里。夫合海府领混同江南北两岸之地，以今三姓地为其中心，则《清实录》所谓雍顺往定三姓之乱者，亦不无关合。其鄂多里之是否即今敦化，证以《实录》所言，距兴京千五百里，殊不相合。今敦化之距兴京，至多不能满千里。康熙时既称鄂多里城四至无考，则后起之以鄂多里为即阿克敦，而设县时遂名敦化者，殊难必其真确，当尚在其北，与三姓较近之处。因《元地理志》可证斡朵里之有万户，且与胡里改均属合兰府。可见清之自有始祖，不能以肇祖居朝鲜会宁之斡木河，适与俄漠惠之音相近，而与始祖与肇祖并为一人。夫斡木河与俄漠惠，仅止音似，本不能强断为一地。惟长白山方位有定，《实录》既指俄漠惠之野及斡朵里城，在长白山之东，而今据清之官书，并上溯《元地理志》，皆当定斡朵里在长白山北。日本人以东与北一字之歧异，即断清始祖为无此人，以斡木河之音近俄漠惠，即断清肇祖为《实录》之始祖，所化一而为二，则亦未免武断矣。夫《实录》本难尽信，雍顺至肇祖之世次，即与太祖自述之言不符，中间着一范察，又当即肇祖弟凡察之传讹。《实录》有此种种难据之迹，何独以其一东字为万难改动。意其所云长白山东，或即缘肇祖后居斡木河，误合为一，果尔，则东字缘后来所徙之地而延误。所误不过一东字，日本人必以斡木河当俄漠惠，又无以处斡朵里，则以为是部族而非城。知有《元地理志》之合兰府各万户，而斡朵怜万户府，决不能移至朝鲜。则略之为部族，又抹杀一元初始受斡朵怜万户之人，使清史必除去始祖一代，乃与相合。是其所抵触者较多，不如听其东与北方向之小误，而于其他各证据为相合。以雍顺在未为建州左卫以前，故又为建州左卫之前纪。其下距肇祖之世次，则据太祖所自言，断为三世以内，与元初至洪武末之年数亦相合，而不从《实录》所言，是为《布库里雍顺纪》。

斡木河一名吾音会之下改作，又名阿木河，其音与俄漠惠、鄂谟辉均相等。

肇祖纪第四

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复为志。计诱先世仇人之后四十余人，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诛其半以雪祖仇，执其半以索旧业。既得，遂释之。于是肇祖居赫图阿喇地生子二：长充善、次褚宴。

以上为王先谦之《东华录》。苏克苏浒河注云：苏浒二字，或作索护。虎拦哈达山注云：虎拦或作呼兰赫图。阿喇地注云：谨案《开国方略》，在苏克素护河、嘉哈河之间，后称兴京。

蒋录无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数句，又诸所引《开国方略》等书，皆指赫图阿喇为距俄朵里一千五百余里，此以一字讹为四字，必当改正。又赫图阿拉地在虎拦哈达山下，此别有所谓赫图阿哈者，哈字当系喇字之误。日本稻叶氏亦引此文为传钞《太祖实录》，哈正作喇，四正作一也。

清官书之言肇祖事实者止此。所云先世之仇，在女真部族，彼此相杀，本无足异。雍顺之后，为人所攻杀，肇祖起而复仇，此与肇祖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等幸存，系别一事。今据稻叶氏所援引之各书，别辑肇祖之事实如左：

猛哥帖木儿为元斡朵怜万户府之后，姓爱新觉罗氏，一云姓夹温，又姓童。元亡，此斡朵怜万户府，未经明廷所认，亦未与明廷招降所及，猛哥帖木儿犹以旧万户之称自居，与阿哈出等三人，皆出于元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万户府之后者，同称为三万户。用满语则谓之移兰豆漫。以此名义，先自通于朝鲜。明太祖洪武末年，朝鲜李朝李成桂开国，更名李旦，女真三万户入侍。而猛哥帖木儿经旦授以万户之职，盖复其世称，僭为中国代施其爵赏也。猛哥帖木儿既复祖仇，遂居赫图阿喇，旋徙珲春。李旦以建文二年让国于子芳远。建文三年，为朝鲜王李芳远之元年。芳远在朝鲜王位时，曾升猛哥帖木儿上将军职。至芳远之十年，女真寇朝鲜，朝鲜罢孔州，弃其地。时为永乐八年。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之。越二年，永乐十年，明设建州左卫，即于朝鲜孔州故地。十四年，猛哥帖木儿朝京师，赐宴。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请传位于世子祹。十八年为朝鲜王李祹元年，宣德八年，为朝鲜李祹之十五年。其冬，猛哥帖木儿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暂代，遗二子：曰童仓、曰董山。终以董山袭左卫指挥，别有专纪。清初追尊猛哥帖木儿为肇祖原皇帝。

猛哥帖木儿明纪载亦作孟哥帖木儿，清纪载言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都督为官名，满文称某人某官者，例先官名而后人名。日本人由奉天钞得之。《清实录》，清实纪载，尚多沿关外之旧纪，某人某官，恒称某官某人。肇祖为都督，故名字之上，冠以都督。兴祖之名，《实录》亦言名都督福满，此可知也。《元史》名帖木儿者极多。殿板及钦定三史《国语解》皆改作特穆尔。

斡朵怜万户府，见前篇，出朝鲜之《龙飞御天歌》，爱新觉罗出《清实录》，夹温出《龙飞御天歌》。其姓童，亦见稻叶所引朝鲜人所著《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下曰："本高勾丽旧地，胡言斡木河。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孟哥父子，斡木河无酋长。十六年，遂移石幕宁北镇于伯颜愁所。寻以斡木河西北当贼冲，且斡朵里遗种所居，特设城堡，令宁北镇节制使兼之。然其地距镇阻隔，声援悬绝，是年夏，别置镇于斡木河，以丰山、圆山、细谷、宥洞、高郎、岐阿山、古富居、釜回还等地为界，称会宁镇。"云云。此为孟哥帖木儿姓童之所出。孟哥子名童仓，童亦姓也。鸭绿江流域之婆猪江，因建州女真所居，后改称佟家江。佟与童为一音。满洲佟姓本大族。爱新觉罗为清始祖之姓。夹温疑即斡准二字双声之互倒。金国语，称

金为斡准，又作按春，又作按出。此即清之所谓爱新。见清钦定之《满洲源流考》。童则或系建州之普通姓，与李满住等共之。故居婆猪者，以李满住为先。而江即以其姓为名。孟哥亦承其姓，已见于朝鲜之纪载。清太祖亦即姓佟。稻叶引《明实录》："神宗万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又引《东夷考略》，则亦云："奴儿哈赤姓佟，故建州之枝部也。"此可知明时实以清人为佟姓。至《清实录》称太祖元妃为佟佳氏。见《东华录》。佟桂即佟家，犹之完颜部亦称王甲部，以完颜为金之嫡传，故称王家，音转而为王甲。然建州固未必有同姓不为婚之禁忌。就其近属言之，王杲为凡察之后，而即为显祖之妻父。王杲之子阿台为太祖之舅，又为太祖之堂姊婿。显祖兄礼敦之女为阿台妻，即所谓阿太章京为景祖孙婿。景、显二祖，以李成梁围阿太，以一女之顾念，与阿太并命于围城中者也。事实别见后各纪。

孟哥为元万户府，与阿哈出等同为合兰府三万户之一，以万户之名义，入侍朝鲜。俱见上篇。李成桂开国事，见《明史·朝鲜传》："成桂以高丽大将废君而有其国，事在洪武二十四年。旋改已名曰旦，复其国之古名曰朝鲜。建文二年，传国于子芳远。永乐十六年，芳远又请传国于子褆。褆为李氏英主，颇迫胁女真，女真屡诉诸明。如李满住之不敢居婆猪江，及凡察、童仓等之奏诉被迫皆是也。"褆在朝鲜纪载，谓之世宗。稻叶引《明实录》："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褆奏：'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深处亏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婢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云云。是为李旦授孟哥万户之事实。

褆奏中又言："至臣父，升以上将军职事。"是又于李芳远时，孟哥受朝鲜上将军之职，此时孟哥未受明职，故褆奏中无所讳。后来天顺年间，明廷以建州酋长董山，又受朝鲜官职，则厉行诘问矣。且孟哥自通于明，而受建州左卫指挥之职。其时即夺朝鲜地以设卫，有大不利于朝鲜。孟哥亦乐得中朝之官，以与朝鲜抗礼。故至受明卫职以后，当无复需此上将军职。但若远在斡朵里，又无作公廨等之便利，此必指孟哥徙居珲春，切近朝鲜之日矣。其乘虚入居之详情，据稻叶引朝鲜人所撰《燃藜室记述》卷七一则曰："太宗十年，女真人寇孔州，韩兴富战死，郭承佑亦败，仍以在其地之两陵，迁于咸州，以民户并于镜城，遂空其地。当时臣僚，或谓孔州当四散之地，防守极难，不若革罢之为愈；或谓境内数百里之地，岂可弃与夷狄？敌必相率而入处矣。太宗曰：'国家疆域之内，固不可令夷狄居。然若因而黜之，则有何不可？'遂从革罢孔州之议。其后风闻大明于孔州之地建卫，朝议大骇。太宗十七年丁酉，即升富居为庆源，割镜城之豆龙耳以北之地为都护府。设栅屯兵以守之。"云云。因边患而弃地，为东方古代相传之学说。朝鲜以此致孟哥之乘虚而入，一旦蹙国数百里。孟哥入居，不以为失疆土，而以为黜夷狄。当时之迂谬如此。至闻明廷就而设卫，乃始大骇，再就腹里守边。前之弃边，固可以得无需缮守之暇逸乎哉？明廷所设之卫，即建州左卫。孟哥既占朝鲜地，又自通于明，得官守以自重。朝鲜以太宗十年弃孔州，时为永乐八年。《明实录》："建州左卫设于永乐十年，是为芳远之十二年。至十七年乃设庆源之守。"芳远之迁缓又如此。

所以知朝鲜人所言大明于孔州之地建卫，即为建州左卫者。上文李裪奏中有云："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可知阿木河先为朝鲜所弃，而孟哥入居。继即为明廷所赐，而建州设卫矣。惟事在永乐间。裪误称太祖高皇帝。朝鲜究为异国，于中国年号世次，不甚了然，与中国之视朝鲜等也。孟哥当朝鲜弃孔州时，即入而居之，至为近便。盖非迳自黑图阿喇移至，实其先已移于珲春，故能视间而即人。稻叶所引《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庆源都护府云："训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斡朵里野人所居。"云云。训春即珲春，豆满江即图们江。且称斡朵里野人，不称建州野人，必尚在未受卫职以前，是知孟哥于未入斡木河之先，曾居珲春也。又其先居赫图阿喇，则见《清实录》。永乐十四年赐孟哥宴，见稻叶引《明实录》。宣德八年，孟哥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暂代，见《明实录》及《名山藏》。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等纪载，均已见前。

褚宴充善纪第五　童仓董山

清代官书，称肇祖二子：长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长妥罗、次妥罗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清官书纪肇祖以下第二世止此。盖除充善有生子三人之外，其兄弟行事，直无一字可纪。又肇祖在明代各书中，尚有一子名阿古，同与于七姓野人之难。肇祖身后事，皆童仓、董山兄弟二人所绍述。故《清实录》纪肇祖之子，仅此二人。今据各书，别作纪文如下；

童仓童姓，童即佟也。仓为褚宴两字之合音，而董山为充善之对音。据清代官书：褚宴为弟，充善为兄。则童仓应在董山之次。然当时肇祖被杀，承肇祖之后者，实为童仓，称建州长。挟卫印亡入朝鲜。旋于正统二年十一月，奏请欲回居辽东。并于奏中正名肇祖弟凡察为叔都督。潜移建州左卫之绪于凡察。明迁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朝鲜境。时童仓等携五百余家，欲与俱出，恐被朝鲜拘留，乃有此请。既奉敕，乃以耕农打围为由，潜移东良。明廷则敕凡察仍回镜城居住。凡察旋由东良出朝鲜境，未能遵敕回镜城。盖镜城故朝鲜地，朝鲜先弃置其地时，肇祖乘虚入居。朝鲜王李裪嗣位，不似其父芳远之愚懦，锐意西征。是时方遣其将军李蕆，出境攻击建州之佟家江流域吾弥府地。正统三年，李满住因惮朝鲜兵威，退还灶突山旧地。朝鲜方用武于鸭绿江以外，其于镜城为已国旧壤，自益不欲为童仓等久据。童仓等既惧朝鲜之逼，又乘李满住已归灶突山，乃与马哈剌等四十余家，退至苏子河。明廷以辽东总兵镇守官奏闻其事，于正统五年十月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建州左卫部族于婆猪江，即佟家江之迤西李满住原住地。是时明廷已认凡察为建州左卫都督，袭为建州长。而凡察则又奏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明廷诏朝鲜王李裪还之。先是朝鲜言：童仓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明廷不之省，并为之安插，为之下诏朝鲜，还其部属。朝鲜王李裪，因于次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奏辨其无追杀之事。"并言："其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已阻之。"云云。明年为正统七年，乃有董山之名发见。自此以前，为童

仓嗣肇祖而被夺于其叔凡察者数年矣。

肇祖名孟哥帖木儿，其姓为童，已见前篇。童仓之童，自必亦系其姓。童仓之名，除稻叶引《明廷纪述》如《实录》及《名山藏》之文外，尚见于《明史·朝鲜传》。其必以童仓之名姓相连属而成文者，中国言语之习惯，一字恒不成名词。故言仓则冠以童姓也。

褚宴合音，当读如阐，音近仓。且褚宴亦系译音，不必确定是此二字。总之褚宴二字中，仅一褚字为有音，下一字为谐韵之字，最易读作一音，故成仓字。

褚宴为弟，充善为兄。《清实录》自言其祖先之行第，当可信。《实录》于充善兄弟，别无纪录，仅留二人之名，可以考其行第。稻叶所引《名山藏》王亨记五东北夷，则云："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殆以童仓嗣孟哥帖木儿，业已在前。故疑后袭之董山为弟，恐未必然，观于童仓之甘让凡察，及董山至而争回世职。凡察虽不服，卒由明廷分设右卫，以为调停。则董山之能力，远胜童仓，盖可知矣。且其争而果胜，可知其名义必甚正。或者童仓年幼，不能不以凡察为后见人，日久遂致旁落。董山嫡长，既出而抗争，明廷有必许之之道欤？惟此数年间，董山何在？至此方出，此事殊难强解。当肇祖为七姓野人所杀时，传言与某子阿古同死。疑阿古即后名董山，先实被掳而未死，数年方归，乃复父业。《清实录》亦言肇祖二子，并无阿古其人。但他无佐证，以理想推之如是耳。

《明史·朝鲜传》："正统三年，先是建州长童仓避居朝鲜界，已复还建州。朝鲜言：'昔以穷归臣，臣遇之善。今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建州长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五年，诏褐还之。"

稻叶引《明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凡察等曰："向已敕尔等回朝鲜镜城居住。今总兵镇守官，又奏尔等已离镜城，与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余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女户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

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祹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杀其部落，又阻留一百七十余家，蒙朝廷敕臣放与完聚。臣闻命兢惕不知所措……彼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尔处亏狄哈攻杀，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俾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至臣父又升以上将军职事。后被七姓野人攻杀之，并杀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财物。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抚恤之，一如先臣抚恤其兄。既得所矣，忽于近岁，先以耕农打围为由，移住本国边陲东良地面。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实不及知，安有追杀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

又引朝鲜之《西征录》："正统二年七月乙丑，李蒇上言：'贼穴探候兴兵日

时、道路等事。质问体探人与童都里不花等。’李满住今在吾弥府，或移入兀剌山城，皆未的知。其向吾弥府之路，则一自江界涉婆猪江，直入吾弥府口；一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剌山东入吾弥府西；一又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敕山南，西折而入，贼在吾弥府，则可由三路分入。”

又引《名山藏》云：“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

又引《明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为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毋相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愆致戾。”

董山既出，与凡察争卫印。正统七年，朝廷以凡察不让，分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而董山得袭左卫职，势骤张，蹶跻群酋上，始受明廷约束。后渐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然当正统间，未敢公然首祸。正统十三年冬，明廷尚有使命，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盖犹以恭顺期之。十四年，土木变后，乃尽忘明廷旧恩，直犯辽阳东边，侵掠甚酷。景泰元年，辽东奏报：“开原沈阳之寇，系李满住等为响导，相其事势，实为董山所主持。”时都御史王翱巡抚辽东，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是时凡察亦已殁。董山乘明使招谕，既已款关，遂曲意媚悦上国。于明则求以一身兼三卫都督之职，于朝鲜则亲诣其国，就其朝列。乾鲜中枢院使，给以制书，授为正宪大夫。自景泰二年冬，明廷即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朝鲜国王李珣绝其使。直至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明廷敕朝鲜国王李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申谕之。盖董山与朝鲜相结已久，受朝鲜官职，亦非一时事。谕文明谓朝鲜不得给赏授官，以与朝廷抗。盖至大顺间，乃确言之。其时边将奏称：“建州三卫都督，以董山一人之事，而用三卫之称，又疑系求之明廷得兼三卫之后矣。天顺四五年间，建州以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被朝鲜诱杀事，又与朝鲜龃龉，至其义州杀掠，朝鲜请命于明廷，明廷尚有袒建州意。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事在天顺之末。马市既通，建州骤输入腹地文化，发达甚速。其后取明代之，实基于此。旋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明廷遣都督武忠往谕，并诘私通朝鲜虚实。董山力自白。更责以朝贡久废，促其来京。董山傲然从入朝。既陛见，顿首谢罪。及赴礼部宴，即呵斥己之从者，语甚嫚，又褫庖人之铜牌。既而行颁赏礼，自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曲予之，意示怀柔。而边警仍不息。顷之董山求归，抵广宁驿舍，忽有命羁之。旋置之法。时在成化三年春。董山从者，咸被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建州以此深怨明廷。既谓董山之死，罪状不明。又素崇拜董山之为人，并愿戴其子为复仇计。由是边患益亟。董山之子名脱罗，则《清实录》所谓充善长子妥罗者也。董山被戮之年，明廷并大举伐建州。即前篇所纪成化三年之役。

黄道周《建夷考》：“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后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患往谕，檄致董山羁广宁，寻诛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虏

将军赵辅，督师三道人捣其巢。夷稍创，始乞款贡。”

《明史·朝鲜传》：“正统七年五月，谕祸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朝鲜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云云。是时边禁严，建州即有犯边意，亦受自瓦剌，供其指使耳。又正统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景泰元年……夏，祸卒，赐吊祭，谥庄惠，封子珣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响导。”因谕珣，相为犄角截杀之云云。此为女直公然寇边之事实。《建夷考》中归罪董山，不言李满住，当得其实。

稻叶岩吉《蒙古满洲历史地理》第七卷：“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辽东亦致纷乱。兀良哈三卫，来自西北，寇辽河流域。女真自东北，屡犯辽阳之东边。东边被害，当自此始……都御史王翱，在辽东时，曾遣官至彼等部内，收回被掠男女。其间建州女真，逐渐繁盛，辽东被害益深。成化三年，明遂出兵，讨建州女直焉。”云云。按王翱在辽时，据《明史》本传：“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景泰三年召还。则遣官招谕，收回所掠。”事必在景泰初年。而《建夷考》之所谓巡抚王，即王翱也。稻叶叙述之文，未能逐句指其所出。要其据《实录》为大宗，旁及私家纪述数种，与《明史》及《建夷考》一一相合，自极可信。

《朝鲜传》又言：“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珣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固敕琛毋作不靖贻后悔。琛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四节五：“董山为左卫，故都督猛哥帖木儿遗子，与叔凡察争卫印，遂使明廷颁新印焉。其为人虽不可详知，要其由干斡河谷地，觅李满住部族而来归。其时皇皇如丧家之狗。然董山既出，乃一跃而骤跻群酋之上，强求明廷，兼领建州卫及右卫之都督。又知徒与朝鲜启衅为非计，乃亲赴半岛朝廷。朝鲜亦以见愠于彼为不利，假彼以中枢院使之制书，授为正宪大夫。彼之手腕，可想见其不凡。”云云。此出于稻叶之叙述，必有所本。据此则《朝鲜传》之称建州三卫都督，恐即系董山一人所求之明廷而得之兼职矣。

《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琛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琛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法安分，庶弭边衅。’从之。”

《清朝全史》第六节一：“建州女直得名酋董山，富强日进，寇掠亦因以日繁。辽东之困惫，事实毕露。惟赖以中央政府之威仪，示怀柔之一法而已。天顺三年之春，辽东有词以诘责建州者，惟董山受朝鲜中枢院制书授为正宪大夫之一说，盖其罪状为私通。在建州亦以此一事，深恐明廷知之。当时辽东巡抚之报告，谓建州与朝鲜相结谋叛。明廷特遣锦衣译者某，往建州诘其虚实。董山力自剖白。明使乃促其入朝，责以久废之职贡。董山从

之。彼其意，直谓轻身以往，汉儿其奈我何？骄蹇之态如此。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既而，董山求归，明于彼归途中广宁驿舍拘系之。旋，致之法。此事当在成化三年之春。是岁九月二十四日，将军赵辅将兵五万，讨建州焉。”云云。又本节三：“董山被杀，其余随行人众，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女真人谓董山罪状不明，为汉儿所诈杀。董山为明一代女真人之最杰出者，女真甚尊其谱系，且有思慕故都督之意。”云云。稻叶叙述中，以天顺三年之事，连属而下，直贯至成化初。其遣使往谕，尚是诘问朝鲜授官之虚实。董山入朝，亦自白此事。盖时亘七八年矣。据《建夷考》：“并有赏赐太俭失望盗边之衅，又为遣使诘问之近因。”所遣之使《建夷考》谓为都督武忠。此言锦衣译者某。明《职官志》：“锦衣卫，……恒以勋戚都督掌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则都督武忠，当是锦衣卫领衔之人。实则译者某衔命而往。又所云何乔远之记事，何乔远所著《名山藏》，在清世禁书目中。此或《名山藏》中语也。

《明史·食货志》：“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云云。史言中叶以前辽东马市者如此。其余为大同事。土木之变，也先即入自大同。大同马市，《史》言：“始于正统三年。迨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辄近塞垣。”云云。此明中叶辽东马市也。其后宣大开市，起于仇鸾，严嵩主于后。世以杨继盛谏疏，益传其事。盖土木变后，大同市久停。至是始复开，寻复罢。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复开宣大市。而辽东市于万历二十六年复罢，三十九年复开。则与义州木市同为起讫。”《史》文所言止此。开原南关一市，始终未罢。《史》仅言以待海西。讳建州不见明文。又于抚顺开关设市。明徇董册之请。为建州兴盛之一大关键，则更不著一字。此种无谓之史书，乌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备事实。特尚非今日所能言耳。

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六节，纪马市事，较《明史》为详。《明会典》等书，今亦尚存。惟马市事非本篇所必载。本篇但欲详董山所求开之抚顺关，则据稻叶所引，一引《全辽志》：“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人，于此交易买卖。”二引《广舆记》：“马市一设开原城南，一设开原城东，一设抚顺，一设广宁，一设古城堡。”三引《方舆纪要》，记抚顺关云：“抚顺所之东二十里，置马市于此。”云云。以上数书，惟《全辽志》较难得，余俱习见，而明史竟没之。其先女真马市，皆在开原。后为建州特开抚顺市。《清朝全史》第四节五，叙述文云：“董山更能使明于建州之西边，创议贸易之关门。此即后历代建州所占利

益之抚顺关也。关门定于浑河之谷地。市场设于今抚顺城内。明之边吏，于设关大有异议，全由董山之强求，与其折冲之巧。旧例，女直贡道，必经开原之广顺、镇北二关，不得由别路。其得于浑河以下通辽东腹地，必推为女直之大告成功。天顺末，明廷以敕谕下辽东曰："自后建州女直到边，由抚顺关进，于抚顺城东交易。抚谕之法，当得其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勿生事阻挡，以失夷情而起边患。"云云。明年，辽东巡抚奏言："女直来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憩宿于城中军民之家，恐有觇边情之虚实，或图响应而作奸者。"又言："抚顺城绝远，仓卒难赴。于该城之南，置一马驿，具馆夫十名左右，以为接待。"又言："抚顺城西南抵沈阳，隔九十里之远，其间增筑墩台三座，每墩台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明之辽东，当时顾虑建州，以此可想。

《清朝全史》第五节八："抚顺马市，由抚顺关进。"《全辽志》记之曰："抚顺关在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贡买卖由此。"《九边图说》记："抚顺城距边二十里。可证《全辽志》之不误。关之故址，在浑河左岸，今称关口。此地之南，必为马市之所在地。马市设于边墙之内，女真人及兀良哈之出入，必经指定之关门。观于成化中，海西酋长李撒哈赤，由抚顺关时，辽东守臣拒之。谓海西当由开原，不得经抚顺，可知其为指定矣。关门之地点，及数之多寡，在明廷本视为兵事之要著。盖贸易之门户，即为入寇之要路。董册求开抚顺关，岂但当时收显然之利益。后来建州实食此关之惠于无穷。关市相连，不独货物之灌输，即中国文化，亦由马市而将率边郡。更由边关，吐此等文化而输出塞外。非抚顺有马市，建州安能骤致发达乎？"云云。李撒赤哈事，别详《脱罗纪》。

妥罗纪第六　脱罗　锡宝斋篇古

《清实录》仅见妥罗之名，为充善长子。充善次子妥义谟，三子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生兴祖直皇帝都督福满。

以上妥罗事实之可见者止此。今为别辑纪文如左：

脱罗，董山子。成化三年，董山被杀，建州亦受大创。而女真遗种，崇拜董山，辄戴脱罗为之复仇。明总兵官赵辅徒夸诞，侈陈战绩，畏寒辄退兵，绝不搜捕余孽。仅获李满住父子。作《平夷赋》，称已灭建州。其实师退则女真人屯聚如故。明廷虑之。李秉留辽东，筹增兵费，起边墙，为固圉计。赵辅于十月班师。是年十一月，秉奏略言："建州三卫，勾结诸夷，剽掠边方。朝廷已命将出师，捣其巢穴。苟不乘胜立永久之计，恐班师之后，遁逃余贼，复为边患。臣今得与总兵官赵辅等会议，历数辽阳以东，由凤凰山北至奉集堡四百余里之路程，无非山险林密。而辽阳去凤凰城，不过五百余里，守备官军，现有一千人，兵寡力弱。乞将前年征集广宁兵二千四百人，乘敌患未作，留驻其地。且辽阳以东，凤凰山、鸦鹘关、抚顺所、奉集堡诸地，皆通敌之大路。昔无事时，不为设备。今敌既探知内地虚实，累次入寇，请相地远近，筑千户所城堡，由腹里之盖州、复州、广宁左屯三卫，各拨兵丁，使二指挥领之往驻。仍增置驿道之墩台，利便往来，迅速详报。若此

庶为有备。”云云。盖建州败后，为明所惮如此。旋赦脱罗，仍袭指挥职。他从犯者皆降秩而仍得袭官。女真乃复通贡。然寇钞仍不绝于边，无役不声言为董山复仇也。成化中叶，辽东边吏，又激女真之变。当时有指挥管某，主开原验放夷人之事。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李撒赤哈入贡，管向索珍珠豹皮等物，撒赤哈以其事诉诸朝。兵部移文辽东，勘其真伪。管惧，贿兀者本卫都督产察，令作证言无此事。撒赤哈闻之，深怨产察。声言我能为寇于辽东。辽东官吏恐酿大事，作书招撒赤哈亲来广宁对质。撒赤哈立应命，率所部数十人，由抚顺关进，赴广宁。时参将周俊守开原，恐撒赤哈至，必多所暴露，乃报言：“海西女真，本不应从抚顺关入边。一旦使熟悉此路，他日之患难测。”广宁官吏为所胁，即阻撒赤哈等罢于中途。撒赤哈已入抚顺关，得令大怒。折箭为誓，以纪其恨。驰出关去。时建州方欲报董山之怨，日思结海西以厚其力。幸撒赤哈自来，邀留与之款洽，不令遽返。于是建州海西相握手矣。先是董山以联络海西为大欲，事颇有迹。马文升言：“董山等枭雄杰黠，乘机煽动海西夷人，正指其事。策未大行，董山授首，至此乃告成焉。”撒赤哈之久留不返，文升以为言。明廷知脱罗等将结海西为患。当是时，朝鲜屡彼建州兵。朝鲜国王李愆，乞朝命戒饬建州。明边亦不堪其扰。成化十五年，复出师征建州。十月命朝鲜出兵夹击。朝鲜遣右赞成鱼有沼往。有沼于成化三年捕获李满住父子，有大功。至是以冰泮后期，不见敌而退。明兵亦无功，建州猖獗如故。明但敕辽东整饬边备，并戒朝鲜无轻动而已。然脱罗凭藉先世余力，女真人乐为之用。其人非有过人者，久而不振。建州渐中落，脱罗卒年无考。其弟锡宝斋篇古，曾长建州与否，亦未详。正德间，锡宝斋篇古之子福满，嗣为建州左卫指挥。

《明史·朝鲜传》：成化十一年四月，恕奏建州野人纠聚毛怜等卫，侵扰边境不已，乞朝命戒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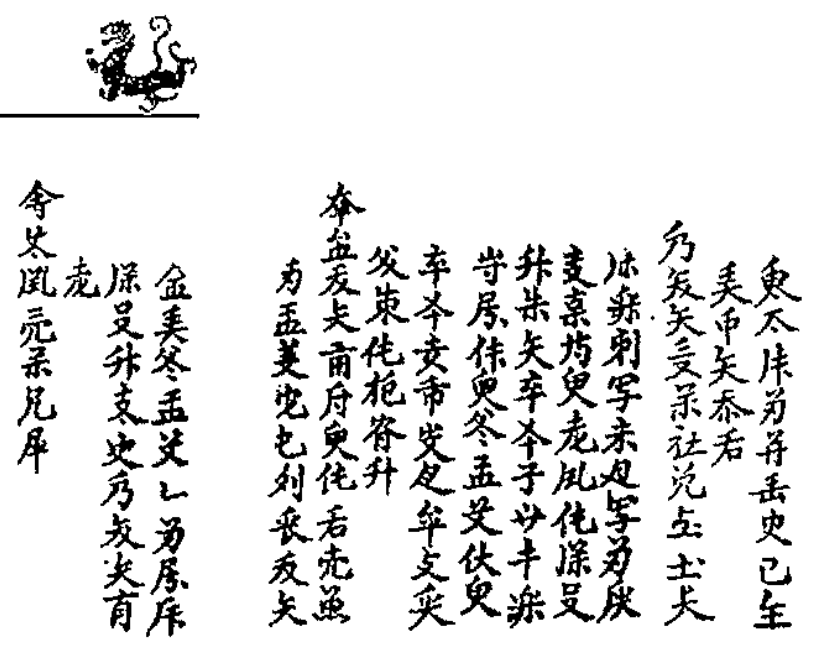
十五年十月，命恕出兵夹击建州女直，恕遂遣右赞成鱼有沼率兵至满浦江，以冰泮后期，复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渡江进剿。十六年春，遣陪臣来献捷。帝命内官赍敕奖其能继先烈，赐金币，领兵赏赍如例。后使还，遣其臣许熙伴送。熙归至开州、建州骑二千邀之，掠其从卒三十余人，马二百三十余匹，他所亡物称是。奏闻，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旻等，以辽东连年用兵，未可轻动，宜以此意谕恕，敕辽东守臣整饬边备，更令译者穷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赐白金彩币慰安之。

此外纪文，皆自稻叶《满州历史地理》及《清朝全史》各章节，据摭而成。惟李秉疏文，据《历史地理》中，指明得之《明实录》。其余出叙述语，不详所出。惟稻叶谓建州与海西相结后，是海西势力所压，渐以不振。此说未敢据以为是。（后略）

兴祖纪第七　兀升哈

金国书碑，旧蓄一拓本，检王氏《金石萃编》亦摹其文，而莫明其义。相其字体，与此表文合。《金史》完颜希尹等，奉敕造图书，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体，合本国语为之，是为女真字。明中叶建州尚沿用之。至清太祖命达海造国书，则用蒙古字为本，与金书大不同矣。今录兀升哈原表文如左：

右表从清朝全史中铜版照片仿为之，其间笔法，颇有疑误之处，未可尽据，聊存形似



而已。其译文之写式则如左：

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兀升哈谨奏："我奴婢自正统年间，设立衙门，除授官职，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曾升赏。今差头目塞因，前去天朝叩头，进贡方物。可怜见讨，升一级事得职奏圣皇帝知道。"

景祖纪第八　叫场

景祖翼皇帝，讳觉昌安，一作叫场，兴祖六子，景祖第四。六子分居：德世库居觉尔察地；刘阐居阿哈河洛地；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宝实居章甲地；惟景祖居赫图阿喇，为先世累传之故城。余五子各就居地，筑五城，距赫图阿喇城近者约五里，远者约二十里。称为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兴祖之没，不详何时。六祖分居，占地甚小，迥非先代声势。嘉靖间，建州寇边，主名为李撒赤哈等，已非左卫都督之名义所能统率。六贝勒分占兴京，并计地不过数十里。景祖素多才智，子礼敦又英勇，率诸贝勒破硕色纳部，灭加虎部，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内地，乃稍强盛。既而第六贝勒宝实之第二子阿哈纳渥济桥，因婚姻事与董鄂部构衅，董鄂攻掠六贝勒所属东南二路，六贝勒不能支，谋聚居一处以并其力。第三贝勒索长阿之第二子吴泰，恃哈达王台为其妇翁，败众议。借哈达兵，攻董鄂部二次，获其数寨。自是六贝勒益示弱于哈达。嘉靖季年，建州以王杲为名酋，景祖潜通款于明。嘉靖三十八九年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东夷悔过入贡一疏。疏中举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所部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叫场为景祖讳觉昌安之对音，草场当即第三贝勒索长阿之对音矣。嘉靖三十八年，正为太祖诞生之岁，是为景祖第四子之长子。计景祖必生于正德间。是时王杲以右卫指挥雄长建州。景祖兄弟皆其所属。历嘉靖、隆庆至万历初，王杲势张甚。景祖为第四子显祖塔克世娶杲女为元配。又以长子礼敦之女，嫁杲之子阿台。援系甚至。而阴实自结于明。万历二年，王杲杀游击裴承祖，剖其腹，并惨杀其从者甚众。明出师讨之，杲与李成梁战不胜，遁海西，依王台。王台缚杲送成梁戮之。杲子阿台，与迤东都督王兀堂，迭继王杲为边患。万历八年，李成梁兵破王兀堂。十年又诛阿台。方成梁攻阿台，景祖实阴为向导。攻未下，景祖以阿台为其孙婿，挟尊长之名，入围城省其孙女，劝阿台降。阿台不从。时同导成梁攻阿台之尼堪外兰。以成梁责之急，乃扬言杀阿台者明帅用为城主。阿台部下遂变。成梁用火攻，城破，射死阿台。景祖亦死于火。显祖继景祖入城，城破后亦为成梁所杀。二祖死非其罪。太祖诘明兵滥杀之故，成梁无以应。乃归显祖尸，并所得景祖之敕书马匹。太祖以二祖之死为尼堪外兰所构，指为口实，兴兵屡攻灭建州诸部落。万历十四年，卒得尼

堪外兰杀之，为二祖复仇。势骎骎扰辽东边。李成梁守辽东久，屡有大功，以能军名。惮太祖不可力制，思恩结之。为保全威望计，怂恿太祖亲明以取官职。太祖亦利在得官以填女真之望。挟二祖死非其辜，而幸成梁中倭，阴为之地，乃屡效小忠以自媚。万历十六年，藉女真他部贡夷马三匹，讼二祖冤于廷。事下辽东督抚按诸臣会议。成梁阴主其间，深赞太祖之恭顺，二祖又实有助平阿台之劳，授太祖都督佥事以奖之。于是二祖之冤始白。景祖生五子：长礼敦、次额尔衮、次界堪、一作斋堪、次显祖塔克世、次喀察篇古。景祖与显祖均死于万历十年阿台之难。孙太祖奴儿哈赤，继其业而光大之。清初追尊为景祖翼皇帝。

兴祖六子分居，及景祖才智，礼敦英勇，破灭硕色纳、加虎二部。寻与董鄂构衅，借兵哈达，嗣此示弱。各事均详见《东华录》。

黄氏《建夷考》："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人寇，巡抚孙绘御之，失亡多。亡何，抚臣子教坐减赏物，夷人哗，更诈杀哗者，夷由此挟忿，数人塞杀掠如成化时。"稻叶氏《满州历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篇》之绪言云："嘉靖三十六年以降，建州女直之酋长，有所谓王杲者骚乱，与黄河上流屡犯明西北边之鞑靼小王子相结。"据当时记录，由抚顺南至清河城，北至柴河堡以东，殆无月不被侵掠。又《清朝全史》第七节丁："自嘉靖末季，至万历初年，建州崛起雄桀之王杲，有经略四方之事。明之记录称之曰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然彼自称都督。清之二祖，尔时为其部将而犯辽东。嘉靖三十八九年之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东夷悔过人贡疏，中言：'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云云。叫场者，觉昌安也。据清之记录：王杲子阿太章京之妻，乃景祖之孙女。可知以贼首目叫场，必曾与于王杲之乱者也。"王杲犯辽东，盖自嘉靖三十六年，直至万历初年为止。

《东华录》："癸未春二月，先是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有尼堪外兰者，阴构明宁远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济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兰兵符，率辽阳、广宁二路兵进。成梁围阿太章京城，辽阳副将围阿亥章京城。城中见兵至，逃者半，被围者半。辽阳副将克沙济城，杀阿亥章京，复与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礼敦女，景祖闻警，恐女孙被陷。偕显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见成梁兵方接战，令显祖俟于城外，独入城，欲携女孙归。阿太章京不从。显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据山依险，阿太章京守御甚坚，数亲出绕城冲杀，成梁兵死者甚众，不能克。因责尼堪外兰起衅败军之罪，欲缚之。尼堪外兰惧，请身往招抚。即至城大呼，绐之曰：'大兵既来，岂遂舍汝而去？尔等危在旦夕。主将有命：凡士卒能杀阿太来降者，既令为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杀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诱城内人出，尽屠之。尼堪外兰复构明兵，并害景祖、显祖。上闻之大恸，勃然震怒，往诘明边吏曰：'我祖父何故被杀？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遣使谢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与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上谓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构也。必执以与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误杀，故与敕书、马匹，又与都督敕书，事已毕。今复过求，我当助尼堪外兰筑城于甲版，令以为尔满州国主矣。'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上同族宁古塔诸祖子孙，亦欲害上以

归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又迫上往附。上曰：‘尔吾父部下人也，构明兵害我祖父，憾不能手刃汝，岂反从汝偷生？人能百岁不死乎？’自是憾益深。又天命三年夏四月壬寅，上率贝勒大臣，统步骑二万征明，启行鸣鼓奏乐，谒堂子，书七大恨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云云。

景祖纪第八

《明史·李成梁传》：“万历十年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而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一千三百，杲部遂灭。”

黄氏《建夷考》：“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内附。边吏贪攻执杀。于是抚镇以计非是，匿不报闻，乃奴酋故恨恨也。日与弟速儿哈赤厉兵秣马，设险摆塘。自三十四年贡后，以勒索车粮为名，遂不复贡。”

《清朝全史》第七节丁，据明人记录言：“二祖导李成梁攻古勒城。”又一书言：“叫场欲说阿台归顺，亲入古勒城。阿台不从，并拘留之。大兵围城急，他失因父在城内，思往救护，军中误杀之。叫场亦于城内被烧死。”又据明人记录言：“万历十六年，女真人有名马三非者，以太祖之祖父与图阿台，有殉国之忠，代请于朝升其职。言叫场、他失并从征阿台，为向导。死于兵火。”又第八节丙：“太祖与明之交涉，自二祖被害之日始，清纪录未可尽信。明人纪录，但言李成梁以当时所得他失之尸首，使其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又取所得于其寨内之敕书及马匹，仍与奴儿哈赤。”云云。此尚大致相合。至称给以都督敕书，则太祖之任都督佥事，在万历十七年九月。距此尚有六年。《明实录》所载颇详。兹揭其大概如左：

九月丁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儿哈赤为都督签事。从前辽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等之议也。其议曰：“属夷旧为我之藩篱，不外抚剿恩威，以为制驭。顾抚剿恩威之所加，亦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云者，因其势而用其强，加之以赏赍，假之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得慎固封疆之道。辽左西自山海，东抵开原，千二百里之间，朵颜三卫之夷，岁岁纠西北二虏为患。辽之所急，不外乎此。三卫之夷，不得称为辽左属夷。惟由开原之东北而南至鸭绿江，约八百余里之间，环东边而居者，皆为女真遗种，是为辽左属夷，所称东夷者是也。然今之女真，凡有三种：一为海西女真，故王台之族，今开原南北两关之夷是。一则东方诸夷之设卫者不一，以其领有建州，谓之建州女真。其极东则谓之野人女真。去边远，岁由海西至开原入市入贡，不为边患。先是海西王台，强而得众，北收二奴，南至建州，终身向化，东陲以宁。是时东夷之势，惟在王台，故使袭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职，为东夷长。万历三年，以擒王杲之故，奉旨加授勋衔，与其二子并为都督，赏以金币，已又视西虏之例，加龙虎将军。盖王台之忠，固有足嘉，实由我皇上神机远览，得其要领，不惜赏赍之所致也。王台死而势分，逞仰二奴称雄于北，奴儿哈赤称雄于

南。各恃其强，甘心于王台之后。王台之后不立，则是撤我藩篱，封疆于焉多事。是以在事诸臣，前曾力请诛二奴以安台后。台长左都督子虎儿罕，又继台死。其子歹商，袭父之职，守忠顺之世业，征北关而诛二奴。二奴之子那、卜二酋，思报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为之内应。奴儿哈赤又连北关以侵歹商。以王台之忠顺，其后不绝如缕。歹商若亡，则南北诸酋相合，开原必危。臣等思存歹商，乃出大兵，抚剿互用。诸酋遂与歹商和，并请入贡。奴儿哈赤亦威畏，舍北关而与歹商通姻好，首先入贡。诸酋既转逆为顺，则我亦不得不变剿为抚，使畏与怀兼，庶藩篱可复。是以奏请罢兵而善其后焉。其后诸酋之贡皆入。即开原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声势最盛。

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之王台也。既送还被掳汉人且及牲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而献其级。思慕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于征逆酋阿台之时，为我作向导而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累世有劳，与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异。再查《大明会典》内一款云：‘建州毛怜三卫之夷，若有送回被掳之男妇者，许给赏。不愿赏者，量升千百户指挥。惟都督职名，则必留待有能杀犯罪夷酋，或执缚作恶夷人之功者。此监府巨典，所以示信外夷，安我封疆者也。’今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与以都督，诚不为过。其本身曾斩献逆酋，尤合明例。”奏入，上从其请，与以都督佥事。是为奴贼受我之殊恩之始。

据此，则授官为经蓟辽督抚之会议，其实则由李成梁主动。成梁欲掩前滥杀之过，怂恿奴儿哈赤，藉贡夷马三非为奴乞恩，乃有此交议。盖边吏长奴，前此用种种藉名以金币结建州之心矣。《清实录》所谓岁币者即此。例如丙戌（万历十四年）条云：“明因误害二祖，自此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通和好。”是也。总之太祖乘其祖父之横死，以恣要索，观奏议文甚明。又自嫌其祖父曾在逆夷王杲部下，且与为姻家，故自与南关哈达通姻。又欲解明人之疑，自称佟姓，上表署佟奴儿哈赤，盖王杲籍右卫，佟姓则为左卫之通姓。其避时忌如此。明年万历十八年四月，贡京师，是为第一次入贡，并谢授都督之恩。时年三十二。又明年，以其有管束女真人之功，叙龙虎将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又有第二次朝贡焉。

又云：“扈伦四部，哈达先亡。”太祖念明廷最眷哈达，乃以女妻兀儿忽太，并示保护。于是哈达旧有敕书，尽没入太祖之手。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以此混入建州敕书，胆敢充朝贡之用。是为第三次朝贡。据旧籍：敕书之数，定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万历十年前后，海西王台独占敕书七百道。台没，其部下以二百道投叶赫。又被夺者一百三十七道。哈达实存三百六十三道，归吴尔古岱（兀儿忽太）所有。太祖之得，总计多至八百六十三道。在王台盛时，不过兼并海西之敕书。太祖则兼并建州、海西二族，计数亦远在王台之上，礼部为之骇然。有侍郎杨道宾者，奏弹之，言：“女真必为将来大患，今不纠其不法，祖制将尽废。祖制废则边陲从此扰矣。”极论宜摈绝其贡，如成化初故事云云。明廷不加拘执，仅移牒辽东，严其验放，毋令敕书混进。俾仍安然还建州焉，宁非可怪！自此以后，朝贡遂绝。

按敕书冒混之事，《清朝全史》第六节言：“哈达及叶赫之发达时，明之治边，已有迁变。其始从马文升之献言，定女真袭职之法颇备。据《抚安东夷记》所述，当时存于兵部之女真人底簿，尚能用彼国语言审译，易辨授官之始末。至玺书续给时，仅改舍人之待遇，仍系彼等之欢心，信有大效。以是历弘治、正德、嘉靖之初，明与女真之交涉，虽不见胜，亦未至危险。由嘉靖末至万历初，女真形势大变，玺书与本身，竟无查验之法。对

边之策，必须大加改革，明人颇以为言。其时既未有良法，女真人玺书之卖买，遂尔风行。豪强兼并，及于他部。据《东夷考略》："永乐以来，海西一族所得敕书，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南关强盛，独得七百道。北关不及其三之一。迄于后日，清太祖朝贡之时，混入南关敕书三百六十三道。明廷但谕无得兼并而已。"永乐之遗策，至此扫地无余。其以兵力兼并者，更无抑止之法矣。

又按《清实录》："尼堪外兰始借明势迫太祖往附，太祖不往。而六祖子孙，皆欲害太祖以归尼堪。太祖于其间与各部寻仇，兼并坐大。明亦不实行扶助尼堪。尼堪威信尽失，为太祖所逼。穷窜明边。明人不能庇，执送太祖斩之。"此万历十四年事。自此遂给岁币。盖李成梁等守边，暮气已深，以苟安为幸。而太祖则既挟前嫌以胁成梁，取明官职以慑同类，又时奉朝贡，以懈明廷。既尽取建州，又灭海西之太半，所奉于明廷之朝贡，初未或息。《建夷考》云："万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儿哈赤袭杀猛骨孛罗，其势始悍。猛骨孛罗者，与那林孛罗，俱海西部落，与奴酋二家俱封龙虎将军。猛最忠顺，虏入犯，辄预报得为备，诸夷皆心畏之，奴酋尤甚。会猛酋与那酋相仇杀，猛力不支，请于边吏求救，不许。愿得乘障捍边圉，不许。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为名，佯以计袭杀之。边吏因循不与较。奴酋自是有轻中国心。"云云。此可与《东华录》参观。又于其间定兵制，制文字，内政备举。然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后，绝明朝贡。四十三年，明责太祖退出开原近边故哈达地，太祖亦奉命，惟后来亦以入七大恨中。其明年四十四年，即建元称金国矣。太祖之远交近攻，明人之养痈玩寇，坐致国祚迁移，启南北分立之想。其后明廷阉人肆毒，流寇跳梁，元气已尽。太祖乃又改金为清，以一统为大欲，薄南北朝而不为。且以后金之号，为清一代之大讳。辑前纪至此，于明清之际，可了然其得失焉。太祖辍贡之年，《建夷考》在万历三十四年。当从《清朝全史》。

《明史·朝鲜传》："天启五年十二月，毛文龙报言：'朝鲜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趋王京，被臣擒获。余孽韩润、郑梅等窜入建州。'"云云。时已为太祖天命十年之岁秒。明年，即太祖崩御，太宗嗣位矣。然建州之名未改，可知当时尚无满洲之国名也。清修《明史》无所不用其忌讳，而尚多漏笔如此。要为史中见建州之最后文字，以后则大书提行称大清矣。并附识于此。

显祖纪第九

显祖宣皇帝，名塔克世，又名他失。景祖第四子。显祖终身侍景祖，无所谓嗣位，以生太祖。清初，进尊号焉，事迹尽在《景祖纪》。显祖为王杲之婿，是为宣皇后。生子三：长太祖奴儿哈赤，次舒儿哈赤，次雅儿哈赤。继妃纳哈氏哈达单汗，即王台所养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庶妃生子一，名穆儿哈赤。

稻叶引《筹辽硕画》云："奴儿哈赤，叫场之孙，他失之子也。"又《清朝全史》第八节甲太祖世系，在《清纪录》不言其祖若父为何等门地。而明人所记，则言彼之祖父为都指挥，曾领敕书二十道，盖非出于微贱也。《清纪录》不详太祖母系。《实录》但举显祖之大福晋为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阿古都督为何等人，又不明言。今可断言阿古即王杲之转音，不明言者，讳之也。叶赫酋长那林孝罗之言，不曰太祖为王杲之裔乎？今按稻叶

之言甚确。其所见称太祖为王杲之裔者，为叶赫贝勒那林孝罗，自必有本。那林孝罗，《清实录》作纳林布录，即孝慈高皇后之兄，太祖之妻舅。其言自可信。钱谦益《岳武穆画像记》称："惟忠武王，僇力中夏，誓灭金虏。佟奴以王杲余孽，冒金源之后，启疆犯顺，忠武有灵，其能贳诸。"又南浔庄氏《史案》言："或问：逆书致罪之中，余不知其细，但闻之前人曰：'如书中所云王某孙婿，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清之太祖也。'而直书名。'云云。以此为庄廷钺罪状之一。记《史案》者颇恍惚其辞。要之清太祖母为王杲之所出，明清之际，固共知之。后乃讳言耳。《清实录》言明归二祖丧。明人言李成梁以他失尸首还太祖。则所归者，实止显祖之丧。景祖死于火，盖无可归矣。

王杲者，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凡察之后也。嘉靖间，左卫中落，六贝勒分居。建州实力，潜移于右卫。杲入居建州根据地，其婆猪江流域，别由王兀堂居之。嘉靖三十六年，始以犯边闻。其时左卫后人诸贝勒皆役属于杲。杲以女妻显祖。于嘉靖三十八年生太祖。遂为清一代建元开国之主。明人恒称清太祖为王杲之后，即据海西北关叶赫贝勒之言。亦以嘉隆以后，言建州者必称王杲。太祖代兴□□族为同祖，又于戚为外孙，宜其以杲裔名也。杲据建州，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明兵不出边，斥候亦不出哨。斯王杲既肆掠于北，王兀堂、阿住古、淮喀等部肆掠于东。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入，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进，抢碾阳等堡。隆庆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抢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难悉数。故与抚顺开市，长官先坐抚夷厅，酋长以次进至堂上，贡土产，长官乃验马。女真人之贡马多羸弱，恒给善价以示羁縻。杲尤傲慢，至抚夷厅，辄夺酒饮。饮醉箕踞诟詈，无敢呵者。有新长官抑彼等下阶，又验马之肥壮，杲鞅鞅引去，旋率众卤掠。朝廷为之罢免长官。杲益桀骜。隆庆六年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时张学颜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奏言："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无事姑息以畜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万历元年，抚顺游击裴承祖等赴杲寨求明之亡人，被绐见执。杲遂杀承祖，剖其腹，并惨杀承祖从者。

先是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碾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宽甸。以时绌不果。及是年，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甸，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杲杀裴承祖犯边。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甸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发兵讨杲，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破数棚，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学颜等追奔至红力寨，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成梁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曹簠勒精骑往杲匿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杲死，建州悍酋称王兀堂。杲先以都指挥，而明人相传称之曰都督。至是兀堂亦以迤东都督名。兀堂故通市宽甸，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事在万历七年。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岗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甸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至鸭儿匮，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甸，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而王杲之子阿台，则又以建州为患矣。

初杲死，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然以台献其父，阴欲报之。王台死于万历十年。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焉。阿台妇为清景祖子礼敦之女，本显祖之妻弟，而又为其侄婿。清人称之曰阿太章京。是时既攻哈达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寨，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毛怜卫夷阿海连兵，一从静远堡，一从上榆林堡，各深入抵沈阳城南浑河。成梁驰往虎皮驿援之，阿海稍却。阿台方拥千余骑，纵掠抚顺边浑河口，徐引去。成梁与兵备使靖四方会议，逆雏在辽祸未息。乃勒兵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固，攻之不即下。别遣辽阳副将秦得倚等围阿海牧莽子寨，破之，诛海。乃合兵攻古勒寨。始成梁进兵，实由建州别部图伦城酋居堪外兰导之。而景祖、显祖父子，亦阴为成梁用。先后至寨抚谕所部。景祖父子以妻党尊属入而说之，为阿台所拘。成梁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景祖亦焚死。显祖为明兵所滥杀。阿台、阿海二寨并破，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而景显二祖之冤死，清太祖始归罪于尼堪外兰，卒致恨于明，遂为起兵一大口实。事已见《景祖纪》。阿海，清人称阿亥章京，为沙济城主。沙济城当即牧莽子寨，阿海与阿台同恶相济，亦枭逆也。其移建六堡事，万历初斥地二百余里，为李成梁等大功。其时女真衰弱，幸而就绪。阅三十年，汉人移居宽甸平野者，岁有增益。至万历三十年前后，至者六万余口，大半为先居叆阳瘠土之军民，而由山东越海而来者亦夥。万历三十三年，主者为巡抚赵楫。上言："宽甸地孤悬难守，又与奴儿哈赤城寨逼处，恐居民易与相狎。"明廷遂突命撤退六堡焉。盖尔时辽东兵力已惫，无维持边境之力矣。六堡之民，怀土不肯内徙，明以兵迫之，死者狼藉。李成梁又以被迫弃地之事实，攘为招复逃人之功名，请朝廷行赏。于是奴儿哈赤亦获赐金，成梁之欺罔贪懦，与廷臣之疏于边事如此。兵科给事中宋一韩，疏劾成梁等，言宽甸之丧失致祸，慨乎言之。并请责令规复旧地，成梁乃于云头里，至鸦鹘等处，更设关隘。鸦鹘关是以有旧新二处。明廷又以一韩言，使熊廷弼巡视辽东。复命之日，于边情颇右一韩说。由是宽甸沃土，尽供女真射猎。朝鲜与辽东陆地之联络亦中梗。海上事一以毛文龙左右之。后太祖退还叆阳东北新孤山堡地。山谷狭隘，不适耕种，实无所利。成梁所争之于王杲、王兀堂而得者，丧之太祖而不可复回。要其终以言之如此。

《明史·张学颜传》："隆庆五年，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明年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学颜奏曰：'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毋事姑息以酿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

分守硬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宽甸。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甸，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寨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甸，斥地二百余里，余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红力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

《李成梁传》：“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游击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簠勒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附　王杲纪

又《成梁传》得见兀堂事，已载《建州纪》。《东华录》所见阿太章京事，已载《景祖纪》。其王杲阿台事迹，于景、显二纪已指明所出之外，今更举所引各文如左：

稻叶氏《满洲历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之绪言《明史稿鞑靼传》：‘土蛮侵犯抚顺，攻凤凰城。海州、金州，杀掠尤甚，皆以建州女真为向导，由凤凰城进兵辽东半岛。’是以酋长王杲之焰益张。适明廷命李成梁守辽东。李善用兵，杲等不敌，逃至哈达，被执送成梁。时万历二年也。继起者为王兀堂，根据地在今佟家江流域。亦一犯硬阳宽甸，再犯永甸。李成梁穷追之于佟家江支流雅儿河。兀堂乃不能再起。盖与前之王杲，实太祖未起以前之巨酋也。”

又本篇四之乙，哲陈部下，古勒城云：“古勒城在今腰站之西，所谓鼓楼部之北毅勒峰之上。”《皇明从信录》卷三五，万历十年十二月之条，引《女真考》曰：“是年阿台益纠虏大举，一从静远堡，一从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沈阳城南浑河。李将军驰往虎皮驿援，虏稍却，阿台方拥众千余骑，纵掠抚顺边浑河口，徐引去。李将军因与兵备使靖四方会议：‘此逆雏在辽祸未息。’乃勒兵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濠堑甚固。李将军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而别将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诛海。海，毛怜卫夷，住牧莽子寨，与阿台济恶，亦枭逆也。”云云。古勒之名著于此役，清朝景显二祖，亦焚死此城中焉。

又第七卷六，边墙之展退乙东边下，引《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略言：“宽甸之地，土脉肥美，臣与辽总督杨兆与总兵官李成梁会议，御敌以保民为上策，守边地者以城堡为家。但此等事，着手易而著绩难。修前人之成迹易而创业难。在内地犹易而临敌地则尤难。至若进夺敌地，展拓封疆，遮断敌之通路，于其地创立城堡，则尤难中之至难矣。险山等旧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设参将，增加兵数，其地在内地，去边甚远。是以建州女真，每年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

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我之兵马，殆不出边。夜间斥候，亦不出哨。由是王杲等肆掠于北，王兀堂、阿住古、淮嗒等部，肆掠于东。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入，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进抢叆阳堡等。隆庆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抢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难悉数。是盖险山地广，兵数较寡。广宁辽阳兵马，难于一时应急，若任其蚕食，则叆阳附近，将成无人之境。且边内之地，沙碛不毛，兵卒已有逃亡相踵之势，长此情状，再经数年，终必不可收拾。总兵官李成梁，任险山参将时，洞悉此弊，即拟将各堡展移至宽甸子、十岔口等处。当时上下疑畏不行。至万历元年，始奉朝命，决移险山等六堡于宽甸子及十岔口等处。但此地周围皆有山林，中间膏腴平坦，在边墙外二百里，女真所必争之地。以故工事创始之时，或言敌攻叆阳，或言敌入辽阳，将有引起女真积愤之事。我边地人民，亦苦远役，遂出怨言。辽东文武各官，尤以惮劳，多方讪谤，指嗾军人，以罢工恫吓臣等。臣等不为所动，督促进行。迨稍有次第，忽发生王杲杀游击裴承祖于边外之事。时由开原至辽阳，由将领至屯民，在在煽动，人人自危。巡按史奏请停工，臣等亦非不疑畏。然一旦停工，军夫散放，不可复聚，银粮亦同。徒失事机，示弱于敌。由是臣等不避违旨之罪，与总兵李成梁引兵赴彼，立定基址。至大势已成，臣又巡阅，多方晓谕，参将傅廷勋，不避艰险，挺身任事，列栅为城。女真酋长来窥探者，谕以祸福，遍加犒赏，无不从命。臣等又知筑城之夫匠等，往来于远隔不便之地，粮饷最艰，议行银粮互给之法。又欲节工役之劳，为定服役时期，轮番就役。又恐工事委员，虚捏工程，不符预定之式，给以一定之尺度，计算高厚。又制作帐簿，使明出人之数。其时李成梁适捣平王杲，敌势益弱。去年又执王杲，献之京师，敌益詟服。故三年之间，诸部服从，内外王虞，六堡工程，完全告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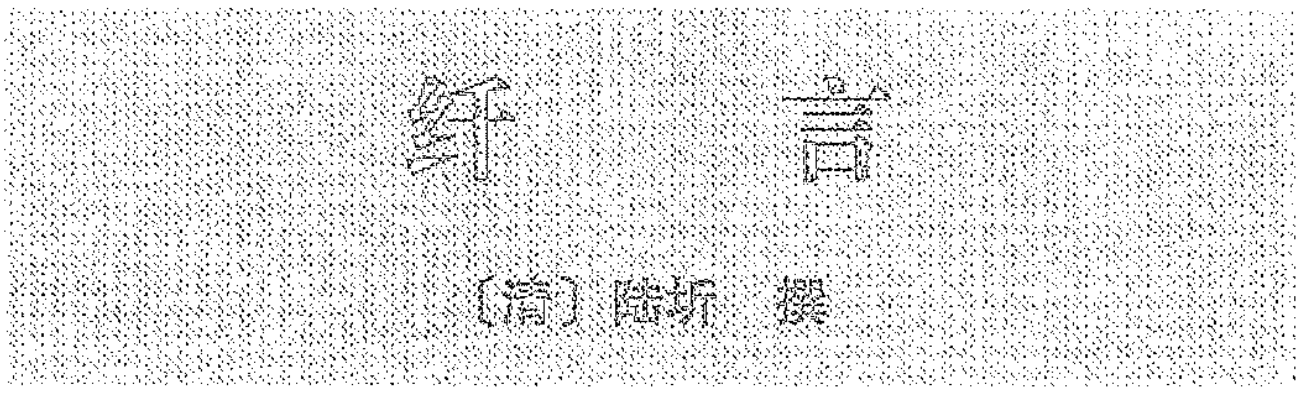
又引《东夷考略》：“万历七年，建州酋长王兀堂渐迫边墙。八年，屡犯叆阳、永甸等堡城。李成梁追击之，至边墙外二百余里之鸭儿匮。”云云。并言：“鸭儿匮当为鸦儿浒之转音。若然，则在佟家江支流大小鸦儿河防之附近。”

又引《皇明从信录》卷三三曰：“李成梁展边界而筑宽甸等堡，其地北邻王杲部落，东邻王兀堂部落，距叆阳二百里。其修筑十岔口宽甸堡时，张学颜往视察之。王兀堂等数十人，皆跪修塞道，誓不向内地射猎，请以盐布为贸易，学颜因上疏为陈米布猪盐之贸易。既得许可，并以市税充女真人之抚赏焉。自此开原以南，抚顺、清河、叆阳、宽甸，皆有市场，奉明约束。”

稻叶氏叙述之文又曰：“创建六堡之李成梁，其后即建议废撤六堡，退还叆阳以西。当时明兵科给事中宋一韩，上疏痛劾李成梁等。观疏中大旨，因宽甸一带之丧失，所致祸害不少，慨乎言之，并请仍复万历三十三年以前之旧。成梁乃于云头里至鸦鹘等处，更设关隘。鸦鹘关是以有旧新二处，则在清河城方面，边境又稍展几分。时明廷知宋一韩之议，不可漠视，乃使熊廷弼巡视辽东。据其复命之词，对于东边位置，虽不尽如一韩之痛论，然大体颇从之。由是宽甸沃土，悉仕女真射猎，终明之世，无回复之日矣。但叆阳东北新孤山堡一地，曾由清太祖归还，不过一狭隘之山谷，不适耕种。清河城方面，依然在女真人手。”

按清河城边境，汉人与女真，所争者在宽甸一地，观稻叶引《皇明经世文编》四八一：“天启元年，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友人书曰：‘辽东山脉，东北起长白山，西南至南旅顺海口为止。此山脉之一路，分出枝脉，形成峪地。每峪有一河，流水淙然，石齿齿出，不

可屯田。居民依山而往，挖山耕种。今年挖此一块，地力既尽，又耕别块。顾安所得空地乎？由此可知边地所必争之故矣。’”



上 篇

三案终始

挺击始于万历乙卯五月，红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宫始于是年九月，迄于天启丙寅三月。

发 奸

首发挺击之案者，刑部主事王之寀也；首发红丸之案者，礼部尚书孙慎行也；首发移宫之案者，吏科掌印杨涟也。其余从而和之者，如：高攀龙、邹元标、刘宗周、左光斗、魏大中诸君子，皆绍明圣学，一代真儒，且其所亲见闻者，安肯以莫须有之事陷人而顾议东林过激，使群小得以藉口耶！

三案奸党

挺击案中，如：刘廷元、刘光复、胡士相、吴尔埙、岳骏声、徐绍吉、韩浚辈，皆奸党也。红丸案中，如：黄克缵、王志道、徐景濂、汪庆百、范济世、霍维华、李时馨、刘志选辈，皆奸党也。移宫案中，如：贾继春、王业浩、李春烨、孙国桢、孙杰、徐大化、张修德、周昌晋辈，皆奸党也。

要 典

三朝要典成于阁臣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之手，真秽史也。是时魏珰乱政，群小矫敕撰书，以为罗织正人张本。天启丙寅年正月二十六日，开馆编纂，六月十九日成书，熹宗有御制序文，实诸人窃为之举，是时天子冲龄，拱手而已。

浙　党

浙党之名，始于沈一贯，而成于方从哲。挺击事起，拥戴郑妃者，政府方从哲，德清人，此外则平湖刘廷元、胡士相，秀水岳骏声、崇德吴尔埙，皆浙人也。乃郑氏夤夜输金各百万计，今刘、胡、岳、吴，子孙皆贫矣。

国　本

神宗中宫无子，光宗于庶子中最长，万历十四年乙酉二月，内辅臣申时行奏请建储，神宗迁延不决。至二十九年辛丑十月十五日，而元良始建，中间朝臣执争，神宗累加谴怒，年年更改，岁岁易期，相去一十六载之久，自古父子相传，未有若斯之难也。自非嬖妾郑妃母子擅宠，则姜应麟、沈璟元谆，何故降谪乎？工部主事张有德请仪物，何故罚俸乎？三王并封，而朱维京、王如坚疏论不可，何故谪戍乎？礼科杨天民等疏催，何故奉严旨乎？大抵深宫摘蔓之谋，中于醉饱，宸极易储之意，萌于床第，特难者，外廷之公正发愤无以谢之耳！乃不得不以威詈臣下，坐之以不可居之名，而冀以箝天下之口。

自十四年起，俞允册立，凡有请行者，俱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之罪名。十八年有诏，静听一年，明旨再无中变，及十九年八月，又改二十一年，至期，又云少候二三年，至二十六年五月，又改二十九年十月，而仅乃得定。盖太子几危者数矣，太子此席几得而复失者屡矣。吁，继离出震，自有定分，父子授受何嫌何疑？而使主器摇摇，蹈兹频复之厉哉。当其时，批鳞直言，羽翼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宫闱，迎合上意者，小人也。危其身以格君之非者正人也；媚其身以逢君之恶者，小人也。而呶呶之口动加正人以取富贵，间宫闱之罪，不思张良从赤松子游，尚不忘进四皓以辅太子，何尝为一身富贵之资？而李邺侯保全代邸，不欲树功舒王，岂其离间两宫，交斗天性耶？诸小人倡为若说者，不惟不忠，抑且无学。

郑氏植党

清溪胡问敬先生名公胄子，弱冠举万历癸丑进士。在燕都时，有杭僧名无尘，每过邸中，饷以远方珍味，如天厨异馔，非蒭刍可办也，先生心异焉。一日，无尘云："某欲偕居士暂过一僧处。"先生许之。其僧近东华门，扃关不出，云："进士欲馆选乎？邻居苏内相者，郑娘娘位下人，寓意于某，试一呈身，可得美秩耳！"先生虽年少而性远权势，竟不之往。始知杭僧异味珍奇，皆出郑氏之物，其广树私交，倾危国本，事皆如此，不二年，挺击变起。

张差挺击

万历乙卯五月初四日己酉，有张差挺击之变。按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小名张五儿，年二十五岁，父张义病故，有亲马三道、李守才等同居井儿峪，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

内。守才等教差随内监庞保入京，时保管修铁瓦殿，而守才每至保处送灰，故令差随往。又守才嘱差云："汝随保去，事成，与汝几亩地种，勾汝用度。"三日，宿燕角铺。初四日，入京，至内监刘成大宅中。庞保、刘成、守才等在玉皇殿商量，与差饭吃，授差枣木棍，逼差前往，且云："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能打了小爷，吃也有，穿也有。"刘成领差进后宰门，又说："汝打了，我力能救汝。"是时日已将酉，直至东宫门上，将守门内监李鉴一棍打倒，闯入前殿檐下，为内监韩本用等所获，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之。

初五日，遣韩本用奏闻，上命法司提问，庚戌，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上疏云："臣于皇城公署再三考讯，差有'吃斋讨封'等语，话不情实，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而重拟者。"于时附郑诸奸，以"风魔"二字轻轻结案，庶可不究主使，而为郑氏出脱之地。不知廷元初讯，已得真情，故云"若涉风也魔"而云"的是黠猾"则差受人主使，实情已俱在廷元意中，原不待王之寀散饭狱底，骗其逗露，乃始翻案也。彼廷元者，不述"风魔"之语，势必根究主使，宫闱之间，将兴大狱，而神宗之怒且不测。不人"黠猾"二字，则真情全然抹杀，朝论必致沸腾，而青宫异日正位，廷元不保首领矣！廷元之倡为若说者，无心为国是，而有意保身家者。善乎南京御史王允成之言曰："说者谓张差为风癫，夫青宫非发风之地，庞保、刘成岂并风之人？"大理丞王士昌之言曰："人至失心如蹩兽，然遇物则击，岂能择地而施？方其戢棍于街市之中，从容于后宰之人，何无一人觉察，直至宫前乃始逞技耶？"御史方震孺之言曰："差即癫人，然不癫于他所，而癫于元子之宫，危在五步之内矣！"凡此数言，可以决其伪，群小为之掩饰，其丧心甚矣！

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

五月二十日乙丑，刑部十司会审张差一案，是时司官署名者：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先、曾曰唯、赵会桢、王之寀等一十人员。张差口供："内监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商量进内，教打小爷。"情景逼吐，绝无抵饰。盖廷元疏奏"风癫"后，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饭狱底，密叩张差，颇得真情，自有主使，故复有二十会审之举多官耳目具在，乃铁案也。亡何，刑部疏请提庞保、刘成对鞫，仍行蓟州道提解马三道等。壬戌，刑部司官会审马三道等，先期郑国泰行贿间官胡士相、吴尔埙辈，过付者中书吴中秀、千户陈纪也。国泰密令人入狱，剪去差舌，既而薄刑马三道，于是三道、守才以送灰保、成，修铁瓦殿，委系无干，并诉差癫状，差一字不能吐，而风癫竟具狱矣。

神祖屡诏：马三道等无辜，不宜滥及，致伤天和，仅拟一流。甲戌，但决张差于市。乙亥，命司礼监会九卿三法司于文华殿门外，鞫审庞保、刘成，保原名郑进，成原名刘登云，辗转不招，盖文华严禁之地，例不用刑，保成辈安肯吐实？而张已死，无人质辨，此神祖全保、成之深意也。方审时，神祖又促东宫手诏言云："张差持棍闯宫，至大殿檐，当时就擒，遍搜并无别物，其情实系风癫，误入宫闱，打倒门官，罪所不容赦。后复招出庞保、刘成，本宫反覆参详，保、成身系内官，虽欲谋害本宫，于彼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于差，故肆行报复之谋，诬以主使。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轻信？连日奏求父皇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其诬招保、成，若概治罪，恐伤天和。况名姓难以干连，从轻

拟罪，则刑狱平，而于本宫阴德亦全矣！”

诸臣接宫谕，知为神祖之意，不便深求。然六月丙子，刑部犹复上疏曰：“文华严禁之地，讯问保、成，不用刑具，何由得实？乞皇上发外廷从公鞫审。”神祖云：“郑进、刘登云的是诬攀，招词互异，难以凭据，不必再问。”部臣又请，神祖又谕如初；丁丑，又谕保、成用刑五次，已毙大内。夫丙子无用刑之说，而丁丑即云杖五次而毙，其朦胧结案，秘不欲发，可知也。

国泰行贿

挺击事起，朝议沸腾，俱欲推究主使。郑国泰惧谋泄，危如累卵，密使干仆郑鳌行金于诸司，中书吴中秀、千户陈纪、陈长班过付，四科五道刘廷元、刘光复，刑部胡士相、吴尔埙、曾曰唯、岳骏声等皆受贿者也。过送之地在红庙，与国泰家咫尺。其王之宷数人忠侃无私，计安国本。善乎左都御史高攀龙疏曰：“阁臣方从哲、御史刘廷元毫无忠胆，独刚正刑曹王之宷、李俸、张廷、陆大受等为君父告变，执法贾罪。”

而给事何士晋以戚臣郑国泰有揭辨陆大受疏，因上疏曰：“臣按郑国泰部曹转疑转深一揭，盖为陆大受疏发也。查大受疏内虽有‘前年为藩臣庄田直陈大难，身犯奸畹凶锋’等语，彼特借此发端，以明杞忧之果验，而语及张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并未尝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稍待？何故心虚胆战，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于国泰矣！国泰若欲释人之疑，计惟明告中宫，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送三法司公同拷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乾坤之逆，九庙之罪人，臣等执祖宗之法，为朝廷讨乱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国泰，即皇上亦不能庇也。借剑尚方，请自臣始。设或另有主使，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彼自具一疏告之皇上，自此以往，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国泰全家保护，稍有疏虞，罪坐国泰。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与国泰保身家之事，乞皇上与皇太子有好无尤，永全恩礼，是所以报国泰也。若国泰今日畏各犯供招，一味荧惑圣听，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远逃，或阴毙张差使灭口，则此狱将终不结耶？惟国泰审处。”

后天启乙丑年，魏珰擅政，刑部岳骏声为郑氏白冤，准国泰子养性回京师九门外，安插管业。

红　丸

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丙午登极，郑妃进美女六十人，光宗选中十人，余发还。初十日乙卯即得身软之疾，万寿节百官朝贺，传免。十三日，常朝，传免，惟十二日御门之始，力疾视事。先是御药房提督内监崔文升故投攻泄之剂，以致病剧，其机关不可问也。又有德清生员方文献者，为辅臣方从哲族侄，光宗不豫时，文献适在从哲府中，有鸿胪寺李可灼者，持药一函，日伺从哲门首，自言今上疾，非我不能愈，文献怪之，亦不敢言。偶一日，从哲出朝，漏下一鼓矣，大呼云：“圣上病已剧，可奈何？文献见从哲迫切，因言及李可灼。次日，从哲即召可灼，引之入，进红铅一丸，使传药后，圣躬舒畅，思进饮膳。时日已午，上命再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晏驾。其传奏引进者，实系从哲，而要

典以为姓名不可问，则欲盖弥彰矣。

崔文升

光宗忧劳成疾，几务殷繁，兼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而身软喘作。此明明内伤之极，气不归元，故软见于下，火来刑金，故喘作于上。内监崔文升为御药房提调，护府第日久，未闻误药，而至此则屡投大黄，此岂大黄之证耶？吾不知郑妃使内竖时时承命御前，往来如织，其交通作何等语，而文升举动如此。然则文升之罪，盖在可灼之上也！

乃方从哲票拟，不下法司，而下司礼监查明奏处，御史郑宗周劾其庇顾，无所辞矣。南京御史李希孔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药，疗虚怯之证，其为故不为误，又复何疑？"光禄卿高攀龙议曰："文升下药，先于红丸。"给事赵时用曰："可灼当亟正其罪，而文升之罪尤重。"给事中霍守典议曰："文升宜置极刑，可灼次之。"彭汝楠奏曰："可灼进药，在先帝弥留之日，当时而召阁部诸臣，语及山陵等事，势已岌乎其不可支矣，而可灼市井小人，侥幸富贵，以万乘之尊，轻为尝试幸而成，则扬扬得意，不幸而误，则身膏斧钻，固其宜也。两人之罪，均不容诛，而文升真为首矣！"

方从哲五大罪

光宗以忧惧之身，三十日盛治之主，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又遣内侍向御前时时承奉不绝，一旦致疾不起，直臣如邹元标、刘宗周、杨涟、孙慎行等，怀忠爱之心者，无怪乎有忠愤之语也。乃方从哲党于郑氏，窃弄威福，颠倒朝纲，有五大罪焉：轻票张差，一也；察处忠直，二也；不谏郑氏进美女，三也；故纵崔文升，四也；厚赏李可灼，五也。

移　宫

李选侍本郑贵妃私人，始进之以蛊惑泰昌者，泰昌庚申年八月戊辰，光宗疾大渐，乃云："父皇在日，曾将长子令选侍看管，皇五子无母，亦是选侍看管，又遗命册封为贵妃。"礼臣孙如游抗奏，谓宜俟显皇后、皇太后加尊谥，及郭元妃、王才人加封皇后四大礼竣，方可举行。九月初一日乙亥，光宗宾天，选侍犹在乾清宫，诸大臣周嘉谟、左光斗、杨涟等，以熹宗时年十六，方在冲龄，而选侍粉白黛绿之姿，不宜令在左右，此自老臣深虑。选侍既一时不肯出乾清宫，则请熹宗移慈庆宫以隔绝之，况九月初六日登极，新天子万无迸居慈庆之理。势须速令选侍入鸾哕宫，毋得占住乾清，要封称制，有伤国体，其论本发于公忠也。初六要登极，而初五尚未移宫，则即位之后，天子将与选侍并居耶？此万万不可。所以杨涟、左光斗等候御旨，即日迁移。必待选侍与皇八妹俱有舆乘出，从容进鸾哕宫，而奸人捏造，选侍雉经，八妹入井，御史贾继春恶直丑正，以子虚亡是之语，横入弹章，殊足恨也。

熹宗敕谕群臣曰："选侍因欧崩朕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下原任各官说话，如有旧臣来问朕安说话，选侍就拿去重处。此朕苦衷，日久难伸。虽蒙皇考派彼照管，朕不在彼居住，甚饮膳衣服皆系皇考所赐，与选侍毫无相干，

只每日往选侍宫中行一拜三叩头礼。因不往宫中住，选侍之恨益深，其侮慢不堪，朕日夜涕泣。此内臣宫眷所共见，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选侍之误，日来劝朕，又使各官劝解。乃今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阁部科道大臣进宫哭临毕，再四奏请朝见朕，不可得。当时司礼监等奏请朕出暖阁面见大臣，李选侍许而复悔。及朕出暖阁，又使李进忠等请回再三。司礼等官奏朕：'大臣朝见。'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进忠拉住朕衣不放。及至前宫门，选侍又差人数次着朕还宫，不令朕御文华殿。初一日，朕自慈庆宫躬侍皇考入殓，选侍又阻朕于暖阁不得出。司礼监王体乾等奏云：'大臣在前宫门恭候扈驾。'选侍全然不听，又固请，方许出暖阁。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行礼未毕。选侍遣人促朕起朝见，方许回慈庆宫。是时所亲见者，朝见选侍，必至再三，乃明明以皇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今奉养李选侍、皇八妹，饮食衣服，各项钱粮，俱从优礼。"

九月乙亥，御史左光斗上言曰："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儿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既先皇帝贵妃之命，亦在弥留之际，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则伉俪之名犹可，行于殿下，则尊卑之称，有断断不可者。倘及今不早为之计，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权，武氏之祸，立见于今日，诚有不忍言者矣！"

初五日己卯。杨涟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谓深宫中有先朝选侍，欲俨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大小臣工，心窃疑之。故力请陛下暂居慈庆宫者，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欲先择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此臣等之私愿，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诸臣静俟五日，登极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宝，岂有天子复偏处东宫之理？而怙恃宠贵，妄自尊大，犹逼处于其间，种种情形，非分非法。抑将借皇贵妃名色，遂目无幼主乎？贵妃虚名耳，册立虽出先帝遗命，开恩尚在今上新编。以今日天地神人之共主，即皇祖与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称人之例。两宫圣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称。选侍何人，妄恃旧恩，曰我贵妃，我哥儿，作此大不敬语？宜恪遵天语敕命，立刻移入一号殿，养老自便。"

杨涟又疏曰："皇上继离出震之时，诸臣共有防微隐虑。当时首请御文华殿，受群臣嵩呼者，部院周嘉谟也。初出乾清宫，群臣拥护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国公张继贤也；捧左手者，阁臣刘一燝也。臣不过从诸臣后，如同舟遇风之人，乃以忿争之故，独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者也！"

庚申十月辛丑，熹宗又降敕云："朕昔幼冲，李氏恃宠，屡殴圣母，以致怀愤成疾崩逝朕有冤难伸。皇考病笃，大臣各进内问安，李氏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朕因避李氏恶毒不自安，暂居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言：'每日章奏文书，先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要垂帘听政。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为武氏。'朕思祖宗有此规制否？"十月丁卯，鸾哕宫灾，熹宗又谕曰："皇五弟与诸公主见居勤勤宫，与鸾哕宫相隔甚远，已差人守护。今鸾哕虽毁，李氏与皇八妹俱无恙，时谕卿等知之。"后逆魏忠贤擅政，选侍竟封康妃。其首创移宫之议者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惠世杨等，忠贤矫旨拿送镇抚司，许显纯用极刑毙于狱底，天下冤之。崇祯初，仍赐谥荫祭葬，表其忠迹焉。

黄克缵贾继春姜升

熹宗手诏云："当日移宫，朕随差管事人护送，各有轿乘。其移宫后，廪给月粮，承值人员，颇从优厚。乃内监姜升原系李选侍心腹，平日得罪圣母，更盗窃御内宝物，自在恶状多端，故创手抱皇妹，并有'八妹人井几死，选侍雉经几毙'等语，欲以倾内监王安及二三奉公大臣也。其部臣黄克缵、台臣贾继春表里为奸，遂以人井、雉经人告，而不知诈伪之拙，殊可恨哉！"王安目击选侍妖媚蛊惑，挟熹宗与俱，不胜忧虑，与宫掖间群小不合，后魏珰窃发立置之死。

怜王安

御史周宗建弹郭巩疏曰王："王安之死也，身首异处，肉饱鸢鹰，骨投黄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惨毒也！安于平日以正气处魏进忠辈，事虽已甚，而此惨毒无不怜之。"又云："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则进忠于此便为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便为一证据。"按魏珰原名进忠，天启末败名忠贤。

大珰盗宝

泰昌庚申年九月初王日，仓卒移宫，李选侍及近侍诸珰乘光宗晏驾，熹宗幼冲，未践祚时，将乾清宫宝玩等移之鸾哕宫，掠盗一空。锦衣卫梁慈等疏称："打问过刘逊，招称：'与进忠、刘尚礼、姚进忠、刘朝、王永福、郑稳山等，随从李选侍，拿带传代珠宝头面宝石等物。'刑科给事中魏应嘉参看得李进忠等俱系偷盗宫中传代宝物钱粮紧关人犯也。诸犯房宅，遍满京师。"御史张泼上言："连日以来，捉获多小大缵，试问诸珰来历，强半郑贵妃之私人，否则李选侍之近幸也，选侍素仇皇上之生母，先帝付托非人。"给事中惠世扬参方从哲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美珠，夜半密约，必欲封为贵妃，又欲占住乾清宫。而魏珰扇焰时，反云王安诬诸珰盗宝，并云姜升抱八公主，凡簪珥衾裯之属，俱被安掳。究竟王安处死，而盗宝诸珰多漏网生全者，颠倒是非，一至此耶？

黄克缵内宣毛士龙削籍

乙丑五月，御史宋师襄奏曰："盗珰下狱，黄克缵多方卵翼，结为乾子，得不死，非刘朝所感恩而图报者乎？无何，而以戎政内宣矣。毛士龙严为抄参，旨几中寝，非刘朝所顿足而切齿者乎？邵辅忠乘机献赞，无何，而以投匦削藉矣。"

客　氏

客氏者，熹宗乳媪也，宫中旧例：内监与宫女配为夫妇，宫女赖内监买办，内监籍宫女补缝，盖耦相比，无异民间伉俪焉。乃客氏姿色妖媚，心喜魏忠贤狡黠，熹宗于夜半特

给忠贤为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即中宫张皇后端丽非凡，客氏且能间之，又况外庭纷纷，其为荧惑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言曰："昔汉杨震于灵帝初年，争执王圣之弄权；左雄于安帝初年，极谏宋娥之专宠；齐世祖天祐初年，以陆令萱之蛊惑，卒至大乱。凡此三君，召尤启咎，皆由保妇。"

李忠毅诗

李仲达先生讳应升，江阴人也，以进士官御史。忤魏珰就逮，过丹阳，有诗："已作冥鸿计，谁云是僇民？雷霆惊下士，风雨泣孤臣。忧患开贤圣，艰难累老亲！生还何敢望？解网颂汤仁。"又一首："圣德方虚已，愚衷敢沥丹？愧无一字补，空复数行弹！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凄凄杨柳色，谁与问南冠？又过邹县有感："春申好士只虚名，势利随风古道轻。不见弹冠旧胶漆，驱车相避隔林行！临死前一夕一绝云："年来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独醒。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

南都蟒蛇仓

推背图有一大马之飙，上迸火光三五道，向不能解。南都拥立后，桐乡进士沈包庵云："此马士英立红光兆也。"乃福建立唐藩，绝无豫谶。惟宏光初立时，浙中上台伪造一谶，云以安士民之心，且托言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有碑八句云："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塘群鼠暂欢呼。中兴圣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二百十年丰瑞足，还逢古月照皇图。"甲申八月，予至南中，特往蟒蛇仓，见其屋宇如旧，讯之邻人，绝无此事，乃知作者之妄也。然惟此有唐祚不永之意，而结云："还逢古月"则又奇矣，是岂无端民谣，暗合天意耶？

中　篇

人参饲犬羊

宗光中朝，天宫道士袁本盈进春方：用人参饲羊，羊饲犬，细切狗犬拌入草中喂驴，候驴交峻作时，割其势以陷至尊，御宫人，多以洪巨创死。后跻道士太常少卿，用黄盖双棍。乙酉正月初六日，上传天财库召内监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门。嗣后屡有之，曲中少女几尽。宏光元年，钱谦益选到淑女，着于十五日进元晖殿，贡院选七十人，中选元姓一人，田成浙选五人，中选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俱进皇城内。

大婚要紧

宏光初即位，陈汪二贵人本淮扬娼妓也，为上所幸，诸臣劝退之，即复以国本为辞，下诏更选淑女。凡京城内外赴选者，皆在贡院内，题其额曰“关雎始化”。此甲申八月间事也。上意欲得殊色，而采选竟无一当。礼臣吴本泰等请求之江南数郡间，廷议以杭本汴京遗俗，部文有：“容止端庄，语言清婉”之请，因下杭采选，太监田成选五人，为王、为吴、为陈、为二潘，亦姝丽也，此乙酉三月间事。乃四月廿六日，大清兵破扬州。廿九日，廷臣姚思孝、乔可聘等皆江都人，痛哭于上前，力争江上兵不可撤，累累数百言，上不应。阁臣马士英叱曰：“惟有尔等台省员，专喜作迂阔语。”于是士英色逾厉。上问曰：“尔等何为?”思孝等互奏不已，至于拳击士英，上付之不问，但大呼曰：“大婚要紧。”遂辍朝。

童　氏

童氏河南孟津人也，宏光帝初为郡王时，娶妃黄氏早逝，继妃李氏，洛阳之变又亡。嗣王之岁，即封童氏为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乱播迁，各不相顾。及弃藩南奔，太妃与妃各依人活，童妃既转徙民间，与帝相失五载，虽怀妊在身，实非龙种。一日，有邻居秀才与氏兄争牛詈骂，兄遂大言曰：“汝欺吾孤雏耶？吾妹即南朝天子后，今寓民间，不日入大内，汝族矣!”一时地方惊愕，报闻县令，转申抚按，抚按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乘传来，上弗善也。未几，金吾赵某驰报，即下礼查部覆，候旨。俄上传：“朕元配黄妃，续配李妃，安有童妃者?”次日，发府部会审，即用刑，下刑部狱中，给饮食。而临鞫时，氏抵死明吾腹中苍龙所据也。四月间，于狱中产一女，女即死，不数日，氏亦瘦毙狱中。先氏未发审时，留大金吾冯可宗家，两足尖而长，年可二十七八岁，细述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甚悉，求可宗达上，上勿视。四月戊午，谕襄卫伯常应俊：“朕藩邸时事宜，卿所素详。”童氏生育皇嗣，冯可宗辞审，着太监屈尚忠严审。时抚按均应得罪，越其杰以贵阳姻家，得不坐逮，陈潜夫于杭以词连庶吉士吴尔埙及中军孙秀，并逮之。埙、秀俱在史可法军中，未赴京。童氏或云福邸宫人，一云缝人，与帝野合者。

冠盖杂沓

宏光与太后于甲申十二月廿六日进朝，次年正月初三日，进慈宁宫，本静默寡言者。次日，浙党诸君忽传一说，流播京师云：“太后昨进宫内大哭，问东林诸臣今在何处?”于时翻逆案，仍复三朝要典之说盈廷矣，盖欲为郑妃、福王复仇也。遂有平湖刘廷元、崇德吴尔埙子孙请谥请恤，以为功在社稷，一时冠盖杂沓其门。四月，御史袁洪勋请追究三案诸臣得罪孝宁太后、先庄妃者。

午日取蟾

乙酉四月廿九日廷臣姚永言、乔可聘以不救广陵之围，力争武英殿中，举笏击贵阳云："腹心之患，何故坐视?"是时宏光默然无言，诸臣解去。至五月初五日午时，内监车天祥言北信急且危，帝复大怒，掷碗而起，殊不欲闻也，即午刻，敕民夫觅蟾二万只开剥，押收大内取酥。

竹筒套手

宏光帝被俘后，豫王仍令二贵妃同居，二妃者帝寓淮时野合者也。日给醇酒二十斤，肴核二十品，以竹筒纳帝臂，二贵妃夹而饲之。然酒馔才至，辄为北骑掠去，仅空碗而已，每日计费五金，时张作为勋卿司其职。

旗折马死

乙酉四月十一日，南京教场下操，马二掌团营，赵体元为大总戎，军容甚盛，乃将台帅字旗忽坠下，竿折，众皆失色。后隆武于闽中拜郑鸿逵为大将军，行授钺礼，鸿逵方跃马奋威，而马遽倒地死矣。

何光显

甲申十二月，太学生何光显上书乞诛马士英、刘孔昭诏戮光显于市，籍其家。又云立枷死。呜呼，光显以布衣击大奸，与汉张凤，宋陈东争烈矣!

左　镇

左良玉字昆山，其子左梦庚，字长白，榆林卫人。方宏光初建，藉诸将兵拥立，遂分封四镇于江北。在维扬者，为高杰，字英吾；在仪徵者、为黄得功，字虎山；在淮安者、为刘泽清，字鹤洲；在寿州者，为刘良佐，字明辅；号称四镇，皆政府之爱将也。惟左良玉一军在江楚间堵御流寇，崇祯末，统帅数十万军，稍跋扈，而左氏父子初无不臣之心，颇敬礼贤士大夫。是时总督史可法、中丞袁继咸、御史黄澍皆与交好。宏光既立，贵阳柄政，挤可法于外，澍陛见时，又廷叱贵阳。于是贵阳颇知良玉与袁、史辈交契，而良玉与诸君意气亦弥厚。四镇附马，左镇附史，而水火之形成矣。

乃黄澍方以御史监良玉军，贵阳衔澍廷辱，次年乙酉春，大发缇骑入左营逮澍。澍方与梦庚同操练军士，梦庚仗剑斩逮使于将台之下，遂传檄播告，请诛君侧，欲取马士英、阮大铖、张孙振、袁宏勋四人首领。凡在外大僚及内监何希孔，与马不协者悉与名焉。檄文书牌上，其大方圆三五尺，胪列罪恶，蔽江而下，不可胜数。兵至江州，适良玉病死，梦庚与澍率师至板子矶，即采石对岸。四月初七日，朝臣出兵迎敌，以枢臣朱大典为先

锋，本兵阮大铖视师调度，尽撤江北四镇兵，并力西向，堵扼上游。是时阁部诸奸有宁亡于大清，莫亡于左兵之语，盖以清师所移者公家社稷，而左帅所取者则专及马、阮辈。然自此江北空虚，而大清兵乘势渡淮矣！大铖辈一望左兵舳舻千里，颇有惧色，小出一战，即溃败披靡，诸奸益訾焉。

是时科臣吴适系丁丑进士，啮指上疏数百言，力言江北兵不可撤，宜移助史可法御清兵，左帅可一纸招降，倘得左镇投诚，使诸将并力北征，则国家大计庶可万全。因劾奏方国安、牟文绶移兵内地。是时同官见疏者，摇手相戒，以为疏上，立得奇祸。适痛哭与妻子诀别，因拜疏得旨，适为逆臣游说，即从朝班中打去冠带，逮入法司。而左檄中所取首级，独无蔡弈琛，名朝臣二人，问琛在北时与左帅有交乎，琛对无。须臾刘孔昭谓琛曰："政府疑君，君祸且不测，盍早自图焉？"琛遂进密揭谓："吴适即左帅使请，先靖辇毂之孽。"于是廷议五月初七日戮适。不数日，而北兵至，适竟得免。

讨马士英檄

略云："马士英者蛮獠无知，贪狠悖义，挟异人为奇货，私嫪毐以种奸，欺虾蟆之不闻，恣鹿马以任意。不难屠戮皇家，遂敢刑灭太子，效胡潗之名访邋遢，既不使之遁于荒郊，踵钱宁之即讯大千，又不容其毙于深宫。群小罗织，比燕啄而已深，中奸幽囚，视雀探而更惨。李沾威栲，何如崔季舒欧拳，王铎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谤。岂先皇帝不足复遗种？既沈其弟，又灭其兄；将小朝廷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又削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会成群，谁敢曰吾君之子？回依苟免，咸称曰的系他人。临江之当乳虎，是可忍也，子舆之遇毒蟒，尚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宁无食蘗之思，讵忘结草之报？愿同义士，共讨天仇。严虎豹之共驱，风云气愤，矢鹰鹯之必逐，日月光昭。鄙坞丰盈，应有燃脐之祸，渐台高拥，难逃切舌之灾！"檄下，远近传播，京城噤口。

贵阳宵遁

清兵渡江，报警时，贵阳柄政，每匿其事，虽同官政府，不得与闻。五月初十日，为太祖讳辰，清溪于侵晨肃冠带，欲从朝阳门出上陵。辰刻城门尚闭，长班呼曰："守城公公，何故此时尚未启门？"一老内监回称："汝尚未知耶？清兵昨至龙潭，二更时，马二公子出兵，复遁回矣！"清溪错愕而返。是晚，贵阳门首拴马二百匹，每一骑用金杯作铃，驼珠宝无算。又草鞋马兵五百名，进仪凤扈驾，每名赏银三十两。

是时贵阳密闻北兵声言但擒马士英、宏光，余皆可赦，忧虑不知所出，因以宏光委黄得功军中，而身奉太后入浙。意谓得功一战而胜，则君臣犹可图存，倘或败衄，而北来者已得宏光，则追师稍缓，已可幸生也。乃于初十夜二鼓，先给宏光往太平幸得功营中，而身挟太后从广德独松入杭州，其不欲弃太后者，以便承制假旨也。然每日犹给杭州人迎驾，而驾竟杳然不至，在杭诸大臣始议拥立潞藩监国矣。

先是惟刘诚意伯稍知北信，以操江差早遁去，其余大臣如蔡弈琛、王铎辈皆不闻也。十一日辰时，百姓喧传帝已出奔，人宫劫乘舆物如洗，时掌团练营者为马四，团练营总兵为赵体元，冠盖乘舆欲出城，百姓围阻，二人不得出，皆斩首鼓楼下。又进士中书陈镳亦

欲出城，以王铎之甥并遇害焉。士英至广德，居民素怨朝廷，闭门不纳，士英以兵攻之，州守赵景和，丁卯孝廉，杭州人也，竟凌迟死。

此不当要

乙酉五月十一日，宏光闻大清兵至龙潭，五鼓，从宫避出。辰刻，民间入宫劫尽乘舆服御诸物。忻城伯赵之龙砍杀川马如洗，示无拥城之意。十二日，清使自城上缒入，手捧大清年号龙包袱进内城。十三日，忻城伯遣近侍铁骑欲用炮破大内，盖急于除王之明也。十四日，清骑到紫金山扎营。十五日，豫王祭陵，行君臣礼。十六日，先拨二十骑同钱谦益阅城内事理，骑云："得毋有伏兵耶?"钱以扇扑之曰："此不当要。"

永　王

北都之变，袁妃长公主受上刃不死，寻复苏活，大清遣出宫，依老中书周元振家。元振之子遂娶公主，名断臂公主焉。乃永王久潜民间，甲申九月，出求见妃主，相抱持大恸，周仆逐之，遂为街道所奏。明曰殿中勘之，言宫中事颇合，以讯内官，莫敢认者。有杨监在旁，皇子曰："此杨某，曾侍我。"杨即诈曰："奴婢姓张，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旧侍卫锦衣卒十人讯之，咸言是永王。有晋王山西从闯来，因留京师，独言其伪，一内监言真，于是言真者皆下狱。刑曹钱凤览详讯，遂以真皇子报命，晋王遂抵览，览勃然，语侵晋王。复廷讯之，阁臣谢升执以为伪，皇子曰："某日事事，先生忆之否?"升默然，一揖退，凤览面叱升不臣。正阳门商民数人具疏救永王，詈谢升禽畜无道，具疏人亦下狱。乙酉正月十日，摄政王谓廷臣曰："皇子真伪无伤，但晋王系明朝宗室，谢升系明朝大臣，凤览呼晋王，百姓骂谢升，皆乱民也。"命系狱者尽杀之，并杀永王，一日谢升坐朝房，若有物击其背，疾呼一声，倒地呕血数升而死。

定　王

顺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三皇子在民间，擒至都督府，马国柱审鞫。皇子自书供云："云庵系崇祯第三子，名慈焕，年二十岁，兄慈烺，即东宫，为周后所生，弟慈灿，田妃生。焕居景仁宫，乳母邓蒋，八岁就外傅，讲读官傅。国贼犯都时，先帝托余与近侍张某及指挥黄贵，送周皇亲家，不纳，潜藏民间，为闯搜出，随营到山海关。闯败，携之潼关，又随营至荆襄，遇左良玉与战，闯败散，即随左营，改姓黄，为黄贵之叔，良玉不知也。左兵为黄得功所败，黄蜚掠左兵船，杀贵，张近侍不得已，以实告，蜚秘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蜚携走太湖，遇江西乐安王，蜚托之。王携往孝丰，遇瑞昌王，乐安往闽，以予托瑞昌转藏。九月，诣于潜乡宦余文渊家，假称宋座师，即璜公子，有湖广陈砥流时相亲密。砥流改名李玉台，算命浪迹，得太平府乡友夏名卿重义，即与名卿同至于潜来接余往陈监生家。监生与文渊说知而别，予改姓孙，名卿以女字之。"

"四年十二月。文渊与知县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获。五年正月朔，余削发为僧，号云庵，或称一鉴，或称起云；砥流忽张忽李，随口应人，浪迹江北各庵。砥流访

知宁国秀才沈辰伯好义，六年七月，同予往访于船中，一老秀才吕飞六善诗文，辰伯即托飞六留家读书。八年闰二月，辞别沈、吕二人，与砥流复到夏家，三月完姻，因夏贫苦甚，自租乡村空屋一间居住，度日维艰。四月，与砥流□议往芜湖，借银二十两买细茶，同徽客汪礼仙往苏州，卖与常州人杨秀甫，吴中虎邱相识。茶卖毕，同到常州，秀甫言邹介是好人，到其家住几日。介之又言路迈是好人，即往谒路迈，临行时，送吴中诗扇一，其母送银五钱。在路迈家住几日，将回夏家，不意中私作假札贾利不遂，因出首于抚院。差官先到宁国沈吕二家，跟寻至芜湖，即获砥流，余挺身出，随抚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宁赵同知，当涂知县带到太平，随到江宁。”

南京太子

烈皇帝三子：太子年十六岁，定王、永王俱十三岁。甲申三月十九日昧旦，太子杂宫人走叩周奎府门，阍者以奎卧不时起，不肯通转，匿内阁外舍。李自成入京，大索得之。定王避民间，自成又索得之，惟永王无闻焉。乃太子初见自成，廷立不为礼，自成厉声诘责曰：“若父皇何在?”太子曰：“崩于南宫矣!”自成复曰：“汝家何以失天下?”太子曰：“我何知！百官当知之。”自成不能屈，霁色曰：“汝父在者，吾能尊养之。”太子复曰：“何不杀我?”自成曰：“汝无罪。”太子曰：“若是，则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百官无义，且必朝贺矣!”自成命太子同坐饮食，太子不食，送权将军刘宗敏营护视之。已而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定安公。

自成东出，人见太子马衔尾随后，而定王先日随闯将出京，过通州，马上失一履，有人拾而进，王伸足受之，且问军乎民乎，拾者以民对。太子曰：“军则我食者，民则苦征徭，何德及汝?”其人泣，太子亦泣谢之。自成战败而还，携定王至潼关，独失太子。吴三桂护之奔军，三桂与太子亦相持而泣。当是时，桂既借师清庭，定约王清，不敢奉太子。顾匿之行间，恐清疑其贰已，并不利于太子，于是至榆河，阴逸之民间，使人导入皇姑寺。内监高起潜奔西山，太子自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

八月，抵淮扬，潜居兴教寺。十一月丁酉，起潜入而陛见，有旨：“冒险来归，忠义可嘉。”因以太子事微白马士英，士英变色曰：“太子真者，将何置?”倘使上无夺门之忧，则功在社稷矣!”起潜知其意，还邸欲杀太子，某族鸿胪寺序班高梦箕义不可，偕高成、穆虎，挟之渡江。后一日，士英使人追杀太子，则已南遁矣。渡江后，栖于苏，复栖于杭，旋入金华。太子不堪羁旅，渐露贵倨色，于元夕观灯火，愤叹多大言，路人窃怪之。梦箕惧事露，且疑起潜恫喝，非政府意，乃赴京密奏朝廷，并密启马士英，于是遣东宫旧侍李继周持御札迎之。

乙酉三月初一日，皇太子至自金华，从石城门入，送止兴善寺，上虽谕太子果真，朕不难避位，然内弗善也。即命内监韩赞周、车天祥等辨识，赞周等见太子，不觉抠衣跪。而前都人闻青宫至，踊跃趋谒，文武官投职名者，络绎满路。最后督营卢九德至，礼倨，太子呼名呵之，卢遂叩头曰：“奴无礼。”太子曰：“汝来几时？体肥若此！可知在南乐也。”卢复叩头曰：“小主自爱。”辍觫趋出，随戒营卒，围守寺门，再传旨谕：“文武官不许私谒，中夜移太子入大内。初三夜更余，板舆送太子中城狱。”时太子已醉，狱中有胡床，睡其上。质明，以副兵马侍侧，太子问谁，以官对。太子曰：“汝何以不去?”兵马

曰："应侍左右。"又问："此何地?"曰："公所。"又问："纷纷来去者何人?"曰："道路人。"问："何故皆褴缕?"兵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马以一缗钱置儿上，太子命撤去，兵马曰："倘有所市买耶?'太子颔之，令挂壁间，曰："汝自去。"顷之，校尉四人前曰："职隶奔走也。"太子指壁间钱曰："持去取香烛来，余钱即赍若等。"香烛至，叩问南北向，再拜大恸，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复再叩首恸哭，因就坐，饮泣不已。狱中人咸为出涕。

初五日，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请多官廷讯之。先是杨维垣飚言于朝曰："驸马王昺从孙王之明假冒太子。"英袭其言入奏。初六日已丑，公鞫太子于大明门内，上先召中允刘正中、李景濂入武英殿，曰："太子若真，将何容朕?卿等旧讲官宜详辨之。"正宗曰："恐太子未能来此，臣当以事从穷之，使无遁辞。"上悦。群臣先后至谳所，阁臣立朝门侧。府部大臣俱侍立，河南道张孙振主笔。太子年可十七八，覆云冠，绿绨袍，白纡缟袜，风姿龙采，纤好白皙，截发类头陀，手爪似春葱，语言若振洞箫，见者疑为神仙，自非寻常佳公子所及也，太子坐短凳一条，南方北向。同遭列禁兵，备非常，士民观者以亿万计。有一持挺者，张孙振立斩以徇。一官置禁城图于前，孙振问之，太子曰："此北都宫殿也。"指承华门曰："此我所居。"指坤宁宫曰："此我母后所居。"一官问："公主今安在?"曰："不知，决死矣!"一官问："公主同宫女早叩周国舅门?"太子曰"叩国舅门者我也。"刘正宗曰："我本讲官，汝识否?"太子怒，正宗瞠目不应。问以讲所，曰："文华殿。"问仿书，曰："诗也。"问写若干，曰："写竟。"正宗更历难以穷之，太子怒曰："吾不耐汝多言，汝以为伪即伪可耳!"张孙振又问："人言汝是王驸马从孙，名王之明。"太子答云："认我明之王，不认王之明。"孙振又问云："汝既非真太子，何乃同穆虎人朝，震惊中外?"太子云："此间自有使迎我，我又不贪为帝王。"诸臣无可如何，仍以大舆送中城狱，候旨。

正宗遂奏伪太子面目全不似，所言进所，仿书悉误。时内竖皆谓非妄，以东宫犊鼻以下异常形，足骱皆双，莫能诬也。特动于上威，莫敢直言；兼以柄臣侈居定策，诸大僚迎合新朝，以先帝之死为利，莫肯言太子真者。初七日庚寅，有内官以密疏劝上，上令卢九德持至马士英邸第，士英疏答云："东宫厚质凝重，机辨百出，其言虽似，而可疑甚多，原讲官方拱乾在狱，容密谕来辨之。如伪，当付法司，与臣民共弃；如真，祈取入深宫，留养别院，不可分封于外，以启奸人之心。"

初八日辛卯，复会鞫太子于午门，时拱乾在刑部狱，张捷坐大司寇高倬家，以刺召拱乾至，谓曰："先生喜甚!借先生一言，证太子假者，先生罪得释，美官九迁。"拱乾唯唯。既诣门，百官大集，各役喝令太子跪，太子仍前西面蹲踞，众促拱乾前，拱乾大呼："妄男子，何物黎邱也?"太子一见，即云："主臣方先生"拱乾惧，即退人后，语稍塞。张孙振曰："汝前已承王之明。"太子曰："我南来未尝自称太子，汝等昧心，亦由汝矣，但何故遽改姓名?"又曰："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且汝等不尝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众官窃有叹息泣下者。已而王铎曰："我一人断之，太子既伪矣，伪太子安得多言，乃烦簿吏往复耶?叱送还狱。应天府官蔡某自朝审出，人问云何，蔡云："即非真太子，亦是久谙宫府事者。"旁一官云："毋轻言，戮矣!"自后朝臣莫敢复称太子者。

戊戌，复会审太子于朝，左都督御史李沾先令校尉戒太子云："李公主笔文深，动加

峻法，须直称诈伪，并引某某等为党，得不穷治即讯。”太子默然。李沾呼：“王之明！”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呼动刑，即上拶。太子号呼皇天上帝，声彻内朝。马士英传催放拶，沾复好言问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嘱我，校尉能言之，何俟我言？又前者追我何处，追者自知，何必问我？”高倬见其言切，急令扶出。将出朝，旧东宫伴读邱致中捧持大恸，上闻，即下镇抚司讯致中。抚臣何腾蛟、袁继咸、镇臣刘良佐、左良玉、黄得功辈俱极言太子不可杀，朝廷惮之。

五月初十夜，宏光宵遁。十二日昧爽，京城父老擒王铎，至中城迎太子，先于狱中群笞王铎，须发俱尽。铎云：“非干我，马士英所教也。”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父老遂从狱中拥太子上马，入西华门，至武英殿，又拥至西宫，太子未栉沐，取优伶翼善冠并袍服于武英殿登座，群呼万岁。两日天气开朗，众皆悦服，各部寺署官行四拜礼，士民亦多朝见，封爵有差。大僚罕有至者，委以迎青宫为急云。又太子御膳，止红盒盛鸡黍，二内侍护膳。次日癸巳，太子传示，略曰：“先皇帝丕承大鼎，惟兹臣庶，祈进显列。何天不佑，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蓬葆匪易，忍垢匿避，图雪国耻，幸文武先生迎立今上，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不意巨奸蔽障，致樱桎梏，予虽幽狱，缀心皇绪。今上闻兵远遁，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予自负重冤，敢望尊南面之日乎？谨此布告在京勋旧文武先生士庶人等，会此鞠凶，忽吝洪议，予当恭听，共抒王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

甲午，太子令释王铎，仍以为大学士，又召方拱乾、高梦箕于狱，并为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三人以清师压境，俱不就职。是日，文武诸臣议及迎立太子，皆有难色，且曰：“无论射钩之嫌，今上尚在，黄将军营不百里，即复来，当奈何”” 时赵之久与大清约降，之龙曰：“既无论今上，倘款使北归，责吾属更立新主，其何辞以善后？”众皆然之，即散去，无奉太子者。太子敕书封中城狱神为主差官，奉敕前行，至狱中读敕，称崇祯十八年，兵马司素服迎之。监生徐瑜、刘生、萧生辈谒之龙，责其不共戴主，之龙立斩之，差官自北军回，之龙即入西宫，劝太子避位。

丙申，豫王至天坛，问太子何在，之龙以王之明对，豫王曰：“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言姓朱汝等早杀之矣！”朱国弼曰：“太子未尝改姓名，马士英改之。”豫王笑曰：“奸臣奸臣。”十五日，忻城等启豫王，将勇士数十骑驰马入宫取太子。有金守备者强力胁之上马，驰见豫王，王离席迎之，坐于已右东南隅，衣以金紫。十六日，豫王谕文武等官，明太子当予一县封，以主先朝之祀，旋以宏光所选淑女配之。九月初六，豫王还北，复命挟太子与俱。丙戌年四月初九日，有得蜡丸飞书告诸王同谋灭清者，同日太子、宏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戳于市。鲁王监国，遥谥悼皇帝。

下　篇

高梦箕穆虎高成李继周

刑部严讯穆虎、高成，五毒备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闻，一字非谬，我等何得畏死悖义?"法司气夺。高梦箕复上疏自明，并逮治之。已亥，锦衣卫冯可宗即讯高梦箕，梦箕列自北来历甚详，并无假冒欺隐。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词如何入招？汝固忠义，今日且少依违。"梦箕不肯，爰书久不定，刑科钱增上疏促之，可宗请归刑部焉。先是太子初到时，有二监伏地泣，上寻掠死，李继周迎至，白其果真，亦赐鸩死。时人为之谣曰："欲辨太子假，射人先射马，若要太子强，擒贼必擒王。"盖指马士英、王铎辈也。时有诗题皇城云："百神护跸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列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同向棘圜哀。"

辨太子

太子真伪易辨也，自古奸人欺诈之徒，皆欲妄希富贵，非北阙自陈，则草间上书，如汉之戾太子，唐之沈后是也。未有匿迹遐方，窜伏山谷，原不求显荣，而大内执柬召来，犹谓之诈也！且承旨往召者，旧东宫内待李继周，一见可决，乃相随自浙至南，而人告之语绝以为真，故送之兴善寺，又移之大内，待伪者固如是乎？越夕乃送之狱，而继周即赐之死，则君臣之间，必有不利于太子之真者。且太子初到时，百官何为群往投职名红帖？多兵杂沓，似为护持，李沾甫用拶，士英传催放拶，则口称其伪，心亦谅其真也。若云王之明，则袁继咸辨之已详，又云清使作间者，观豫王至南，优礼太子，无异贝勒入杭优礼潞藩。既而携之北行，共饩王府，同日被诛，则亦非清所遣矣。

大悲和尚

甲申九月，大悲和尚自北来，自称皇兄，盖东藩宗人也，狂言受先帝命，已复王爵，又言先帝实未晏驾。初到即于龙江关舟中大书符箓，又扬言即日大兵且到，吾所统伏兵现在各舟中，克日剿灭南京。闻者惶惑，报闻大内，守关官寺驱各舟尽赴观音门，是夜被逐者数千艘，勋臣刘孔昭巡江缚之，以付金吾冯可宗，奉旨下刑部。其舟中二人同来，一人以附舟得释，一人毙杖下。大司寇解学龙以事涉诞妄，不肯穷治，政府怒之，遂以它事遂之去。高司寇倬请旨同九卿科道会审，河南道张孙振主笔，坐大悲妖言律，乙酉三月斩之。

初大悲击狱，阮大铖等造飞书赫蹄更立十八尊罗汉，五十三参名号，欲以陷尽清流。十八尊为内阁高宏图、大宗伯顾锡畴、都宪易应昌、司寇解学龙、冢宰徐石麒、中丞袁继

咸等；五十三参为翰林徐沂、吴伟业，科道姚思孝、乔可聘等；又增五百尊应真，并孝廉诸生之有气节文望者，悉加罗织。此案大铖主之，而日夜与谋者刘孔昭、陆朗辈也。大铖密遣人资姓名往狱说大悲："对簿时，引若属者，吾贷汝死。"大悲云："吾死耳，奈何累人？"竟索火烧之。大铖谋不遂，一时气夺焉，乃弃大悲于市。

初浙党诸人自光帝钦定珰案，废锢垂十五年，至此死灰复燃，呼朋引类，腐心切齿，以图报复。而大狱垂成而不就者，则以贵阳与东林本无仇隙，虽失足比匪，而怨毒不深，且大悲誓死不从，事遂中寝。倘北兵稍缓岁余，参军主簿终能移公之喜怒者，而贵阳亦将不能自主，钩党之祸烈矣！张孙振之居南京，有第宅八区，每宅充牣，即贵阳不及也。陆朗亦南京巨富。

高杰许定国

乙酉正月初六日，高杰赴许定国饮，是夜，定国人寝杀杰，总督张缙彦、监军李升走免。定国以其众降清，高杰妻邢氏求恤，允之所部将士，仍听邢氏子高元爵统属。初米脂贼李自成与清涧高杰同起兵，自成掠邢氏嬖之，属杰护内营，因私邢氏，窃而奔降于总督孙传庭，为其先锋，遂登列将。当杰作贼时，曾劫定国村，杀其众，定国仅以身免。后定国与杰同官，秘不言，阳与杰好，许以睢州让之。杰信而不疑，遂赴其宴，定国衷甲于寝杀杰，剖腹以祭其先。

张捷杨维垣

张捷、杨维垣见太子已立，王铎系狱，民间搜捕捷垣等家，欲并执之。捷、垣自知不免，捷微行至鸡鸣寺，以佛幡带自缢死，垣促二妾死，身絷一仆夜遁至秣陵关，为怨家所杀，数日，仆复迹之，尸为犬食半。

酒色串戏

甲申十月，时上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优人为乐。马士英当国，与刘孔昭比，浊乱国事，内则韩、卢、张、田，外则张，李、杨、阮，一唱群和。兼有东平、兴平、遥制朝权，抚宁、忻城、侵挠边事，烽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时射利，识者以为寄生之国也。乙酉五月初四丙戌，百官贺，上以鱼须之娱，不视朝。

诸君会意

乙酉五月十三日，红帖豫传中府会议，是日中府狄房中及蔡弈琛、唐世济、朱国弼、赵之龙、钱谦益等，蔡袖中出十二款，内通城不许放炮等语。须臾，朱国弼蟒绣玉带，蔡素服，两人登中府台基，朱在前，蔡在后。应天诸生请战守之策，国弼宣言于众曰："宏光弃社稷人民而去，大义已绝，不足云皇帝矣！且京城兵饷无一可办，诸生更有何术？会意可也。"廿四日，迎豫王进城，教坊司置大鼓在洪武门外作乐，首骑蔡，次陆朗，俱绯

衣进大内。

迎清出狩

乙酉五月，清师逼南都。戊子，集百官清议堂议，预坐者十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奕琛、陈于鼎、张捷、陈盟、张有誉、钱谦益、李乔、李沾、唐世济、杨维垣、秦镛、张孙振、钱增、赵之龙，各蹑足偶语，百官集者甚众，皆密不得闻。临行，李乔、唐世济齐声相和曰："便降志辱身，亦无可如何！"有叩诸大僚者，皆言北信甚急，今者可幸无恙。盖多官耳语者，藉之龙纳款于清也。辛卯晨，传旨："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午后唤梨园入大内演戏，帝与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杂坐酣饮，二鼓后，上将二妃与内官多人跨马从通济门出，文武罕有知者，惟内官遗冠带印篆以百计。

已亥，清师既至，文武官暨坊保进莘醴、米面、熟食、菜果，络绎塞路，赵之龙唤伶优十五队进营，歌舞酣悦。忽报各镇兵至，之龙跪呈豫王，王殊不为意，又阅戏五出，方撤席，发兵三百，遣将即行。有顿，擒刘良佐至，良佐叩首，请以擒帝赎罪。豫王遣之，随檄兵三百同发。乙巳，良佐以帝至，暂止天界寺。

先是帝幸太平府，刘孔昭闭城不纳，徬徨江浒。及奔坂子矶，就黄得功营，功方出兵与左师战，闻之，即营归营问帝，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藉大兵势举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误陛下也！且臣营寡弱，其何以处陛下？"居两日，良佐奉豫王命追至，且召得功，得功怒，不裹甲，单骑驰北营与良佐语曰："汝为巾帼，吾丈夫也，安能效汝狗彘！"隔河骂之。佐良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叹曰："贼中吾要害，吾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即入宫，挟帝回南京。

丙午，帝乘无幔小举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篷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进南门易马，直至内守备府，见豫王叩头，王坐受之。命设酒于灵壁侯府，坐帝于太子下，赵之龙暨礼部八人侍宴，唤乐工二十八人歌唱饮酒。席次，豫王问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招，擅自称，何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又曰："先帝遗体止有太子，脱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残毒之，何为？"帝俱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来召我，反云我诈，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人所为，或皇伯不知？"帝复不言。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扬州，汝何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答语支离，汗出沾背，终席俯首。席散，令囚于江宁县，与两妃同处。豫王又令旧臣往视之，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九月，豫王执帝北行，与太子同日赐死，鲁藩监国，谥为赧皇帝。

芦沟桥

芦沟桥向无城郭，崇祯中，兵大起，廷议建城以备不虞。礼部奏请题额：东曰顺治，西曰永昌。不数年，闯贼西来，清兵东至，年号悉符，可怪也。

南京谕众

五月十三日，清兵入南都，未开洪武门，诸大臣虑有倡义梗命者，大书晓谕于通衢，并刊刻宣播远近。其文曰："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隙，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宫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护持累朝陵寝，修复十庙宗祧，优锡其诸藩，安戢其黎庶，擢用其遗臣，举行其旧政，恩深礼崇，义尽仁至如大清者乎？权奸当国，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韩而不奉词，继遣陈洪范而不报命。然后兴师问罪，犹且顿兵不进，纡回淮泗，以待一介之来。自古未有王师以仁以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助信佐顺，天与人归，渡大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日开朗，千兵万马，寂然无声，儿童聚观，朝市不变，三代之师，于今复见！靖南覆没，谁为一旅之师？故主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当为，大丈夫可以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图之。谓余不信，有如皦日。南京文武诸臣赵之龙、朱国弼、刘良佐、王铎、蔡奕琛、钱谦益、梁云构、李乔、朱之臣、李沾、唐世济、邹之麟等谨白。"

南京殉节

南京殉难者：尚书高倬、何应瑞、部吏黄端伯、户部刘光弼、员外吴嘉允、舍人龚廷祥。豫王又命录京城内外殉节者，男妇共二十八人，并厚恤史可法家。

藩邸命名

唐藩讳聿键，鲁藩讳以海，皆从藩邸命名，其时犹神宗末年也。乃宏光之败，唐藩称帝于福建，鲁藩监国于海隅，跃龙之地，与命名适协，不亦异乎？

越中义师

乙酉，清兵自南都入浙，望风迎降，市不易肆，监国潞王亦自杭奉表，惟鲁世子以先帝被害，义不北面，逃之台州。清使以书招之，世子与吴太守及乡绅陈函耀共谋击杀来使，举义旗于台，然度清遣师问罪，旬日之间，孤军几于不足保。而是适薙发命下，浙西乡绅屠象美、李乔之及武弁陈梧等既倡义于嘉禾，又宁绍诸绅士同时并举，百姓揭竿响应，得众数万，扼西兴关上下，划江而守。于时世子既保绍兴，沿江为外蔽，并用鼓勇以搜军食，而义军无主，诸绅士奉启迎世子调度军中。八月，自台至西兴，即鲁王位，监称国焉。丙戌，改称监国鲁元年，铸钱名大明通宝。

越营首尾

绍兴生员郑遵谦字履功，其父本大僚，而雄于赀。谦平时慷慨好施与，交通轻侠，与许都辈亦阴相奔走。比薙发令下，遵谦兴义旗，卜得吉爻曰："清风万里，封侯之卦也。"即日起兵。值清令彭万里祷雨从郡庙还，至清风街，遵谦曰："卜辞示我，急击勿失也。"于是遂杀万里，士民响应，得数千人。初称都统制，后受鲁藩及隆武爵，称大将军，封侯。丙戌夏，从鲁藩入海，数年，以疾终。

方遵谦倡义时，余姚乡绅熊汝霖、孙嘉绩、绍兴乡绅章正宸、宁波乡绅钱肃乐、沈宸荃、沈履祥、举人张煌言、武弁王之仁等，多治兵相应。是时方国安尚顿兵婺州城下，与婺绅朱大典搏战累月，朱墨守甚坚，国安气丧。而熊汝霖欲其私斗为公战，使杨生奉书两解之，且请国安兴连营。于是国安移师东下，临江酾酒，慷慨誓死，各分汛地，惟国安军容为盛，诸义旗推为盟主焉。乙酉十二月，袭取杭州五云山不得，戎旗从上两营全军覆没，国安之骁锐尽矣。丙戌五月，清师渡江，国安不能支，遁保黄岩。清先获马士英，使为书招国安，国安计穷，竟开门降，比至延平，贝勒戮之于市。同遇害者为方元科、方逢年、马士英。杨爱孙至而阮大铖先在金衢间降清，清师携入闽，大铖忻然有复燃之望，比乘肩与登仙霞绝顶，忽见太祖持大斧击之，大铖大叫，撞倒岭下，口涌涎沫，目瞪而死。

鲁妃世子

武弁张国柱初于越中事监国鲁王，江东败，监国仓皇入海，与宫眷相失，国柱劫得妃及世子献之于清。鲁藩移驻舟山，复备宫嫔，辛卯九月，清师破舟山，鲁藩遁去，宫眷俱赴井溺死，无一人被辱者。朝臣如张鲸渊、李立斋诸先生，俱仗节死义，最称凛凛。

舟　山

舟山去定海关百里，其形如舟，故名焉。元朝建城其上，谓为瓮州城。降武中，闽人黄斌卿字虎痴，封肃虏伯，尝据其地。鲁藩从西兴败走，蚁舟其下，斌卿无人臣礼，不许登陆。未几，阮骏击之，遂灭。鲁藩遂立朝堂，称行在焉。辛卯九月，清兵破舟山，鲁藩遁至泉州夏门岛，依朱成功，去监国年号，奉永历焉。甲午九月，海师大举，阮骏辈复有之。丙申，清遣大将军又击破之。时议以岁粮三千石，而勤兵费辄钜万，是年决计弃之。男妇流徙散失，不可名状。宫阙城郭民居。悉皆焚毁，今惟兽蹄鸟迹矣！

皮岛舟山

汉书柏人亭高祖夜遁，唐书窦入牛口，建德致败，揆之近事，往往有之。吾乡毛将军文龙于天启间，立边功于皮岛，一时位望显赫，乃疏请改皮为平，亦志在荡平。且嫌皮名不雅，然识者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帅其不长世乎？不二年，为袁督帅崇焕所诛。

舟山其形如舟，舟得橹可以出险。鲁王驻其地，清兵两破之，鲁藩竟脱去。

越闽拥立

乙酉六月，越中既奉鲁藩为王，闽中亦奉鲁藩称帝，两藩俱高帝之后，非成祖之孙。唐鲁两立时，彼此不谋，同时拥戴，非有逆命改制之事。特以分则唐叔、鲁侄，号唐帝、鲁王地则唐有八闽、云贵、东川，及割江楚徽宁数郡，而鲁止浙之宁绍、台严、金衢等府，不过九分半壁有其一。然以功论之，则鲁在唐上，不可泯也。唐拥数省之大，未尝恢剿一寸土；鲁以孤军扼定越江一带，为闽之外蔽。至监国辛苦视师，几于卧薪尝胆，诸将士枕戈待旦，颇多沐雨栉风。而闽人坐啸朝堂，曾未闻拊楚军之背，赐全军之貂，日欲得鲁君臣而甘心焉。此何说也？每见亡赖希旨之徒，面奏密封，率以时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帝深中其说，辄加显官厚糈与之图鲁，而清师付度外矣。

明年六月，鲁兵既溃，帝犹不以唇亡为忧，复下诏切责鲁王调度乖方，使速归藩服，不许海外弄兵，盖至此时，犹恐其一战而胜也。七月，清兵攻围婺州甚急，闽不能救，督臣朱大典阖室焚死。郑芝龙密献舆地于有，清师抵仙霞，以长揖为号，两军从山下上下相望对揖，闽兵尽撤南行，清兵蹑之。是时行在犹纤毫不闻声息，盖郑氏故匿其报，欲令清骑奄至，帝可束手就缚。而先期一日，有告急于帝者，踉跄挈曾后单骑从顺昌走汀州，文武不能都从。迨清师入延平，抵福州，九月，芝龙从海上薙发归顺焉。初帝之立也，与汉光武相同者四：光武起于南阳，年四十，以乙酉岁六月即位帝，皆符之。至光武年号建武，帝年号隆武，且以黄道周为相，郑芝龙为将东南喁喁想望中兴者，不一载而败亡，岂尽阳九之数耶？将毋谋国之未善耶？

仕越奉闽

越闽既各有所奉，仕越诸文武俱怀择木之智，闻闽称帝，辐员十倍于鲁，且在堂奥之内，不若鲁之逼清，而帝又伉爽好书史，于是诸仕越者往往弃越入闽，或在越江连章通闽，遥奉隆武年号，此即贤者不免。其时惟阁部张国维、吏部熊汝霖、翰林学士陈函辉一意奉鲁，终始不贰焉。又丙戌仕鲁诸臣劝进，鲁王即大宝位，王以涕泣自誓，固守藩服之节，其奉表闽中，则称天王叔父。

隆　武

隆武帝在唐邸时，阴有不臣之志，崇祯中，违制提兵入京，为楚抚臣如纠，奉旨永锢高墙。宏光御极赦出，请复王号，不许，流寓淮扬间。帝幼喜读书，博洽，赡于文辞，好大言，广交结，渡江与闽中郑鸿逵友善。逵以世乱，视帝为奇货，挟入闽，闻浙不守，与其兄郑芝龙共拥立为帝。芝龙辈以中原云扰，荒外援立，可自擅富贵，若其不济，则弃帝而奉土地人臣，犹不失通侯之赏。此郑氏之私意，初不知有明社稷，及为中兴光复计也。乃以人望置黄道周首揆，道周忠侃有学识，屡劝帝出关恢剿，陛见者亦纷纷陈请。帝颇谙前代兴废，雅不欲坐老蛮乡，每云："福州岂朕梓宫也哉？"于是与郑氏意稍不合。而儒臣黄道周、何楷、金堡辈，每言："太阿不可倒持，恢复大计譬之极溺救焚，彼兵子者不足

与谋。”于是道周请为前驱，奉旨督师出仙霞，开阃广信府，而行在亦移驻延平。郑氏议既不合，芝龙但坐镇福州不出，鸿逵乃从阙下亡命为僧，帝遗使慰留之。

帝披答章奏，引见百官，昼夜不暇给，语及神州陆沉，辄呜咽不自胜。然崇文貌，多忌少情，实不能得将士之心。周王抚循江上，调诸营，人皆挟纩，藉令得金陵一片地，则贤明仁恕，当不愧晋元帝一流。奈何蹙置江海之间，不得逞其辔耶？鲁王戊午生，只能自挹损，不能应一马化龙之谶，殊为可惜！

郑芝龙

郑芝龙字飞龙，福建泉州人，父绍祖，于万历丁巳戌午间，充泉州府库史。是时泉州郡守蔡善继辛丑进士也，府治后，与库隔一街相望。芝龙年十岁戏投石子。误中蔡公额，公怒，命伍伯擒治之。见其恣容秀丽，公曰：“汝当贵而封王。”因一笑释之。语其父曰：“此子非凡表也，趋令读书。”不数年，芝龙并其弟芝虎俱被海寇刘香老掠去，香老爱芝龙美，宠贯之。年十八，香老死，部下有十八寨各自拥霸，欲推择一人为长，不能定，因其祷于天，贮米一斛，以剑插米中，使各当剑拜之，而剑跃动者，天所授也，芝龙再拜，剑出于地，众咸异之，推为魁首。从此部署诸寨，横行海上，势更大于香老，官兵莫能抗。闽中诸当途始议招抚，以蔡公尝有恩于芝龙，因从襄阳臬司量移蔡公泉州道，仍加方伯。蔡公至，果以书招芝龙，龙感恩为约降。乃蔡公受降之日，坐戟门令芝龙兄弟囚首自缚请命，芝龙素德蔡公，为之俯就，而芝虎一军皆哗，竟叛去。闽抚按臣以蔡公短于抚驭切责之，必欲得芝虎，而蔡公无以自效，竟以忧卒，时崇祯十五年事也。芝龙降后，授总兵，且以海利致富敌国，交通诸贵人间，浸以大显。

山呼二庆

隆武帝虽多大言，然即位之初，犹有虑精之意，身服布素，勒百官俱用素服，衔上用带罪二字，略同新亭洒泪，以示不敢安也。奈文武诸臣，率沿两京旧习，牢 不可破。丙戌夏六月，浙东师溃，清骑逼关门，而曾后适耀前星，阁部诸大臣遂讹传郑遵谦顿复杭省，山呼称二大庆，绝似表题帝令百官去戴罪二字，复还彩服，不数日，清兵奄至，帝遁去，岂非误之者诸臣耶！

三途并杀

闽之邵武府，与江右建昌接壤，隆武初立时，知府吴某、推官朱健俱以清师掠建昌，一日数惊，踉跄避出。而江右固多宗室，自江人闽者尝目击其事，人言于帝。帝初即位，锐意恢复，尤重封疆，即擒吴朱辈系狱。又浦城令施璩以贪闻，亦宗室言之，帝并逮治焉。三人既丽法，不得已求援于郑氏，帝每欲行诛，郑氏辄力求营救。比庚辰进士金堡陛见，劝帝刑宜自己出，且国家新造，尤戒旁落。帝遂断然斩之，而特授堡礼垣，使监郑遵谦军，旌直言也。然堡恐郑氏怨已，有阴贼之举，出关时，微服间行。而漳绅何楷者亦以忤郑，从舆中为人劓鼻，无异吴元济之干武元衡，亦云横矣！又按吴知府由贡生，施璩癸

未进士，朱健江右孝廉，博物负经济，所著治平略行世，而同日被戮，论者惜之。时朝士更有三途并杀之谣。

睦古农

睦古农名本，云阳才士，父永明，为华亭广文，乙酉尽节明伦堂。甲午二月，丹阳进士贺王盛被系，事连古农，其招词曰："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一门千古，不愧名教。"令再招，则大书一死字。遂受极刑而毙。贺进士寓东瓯时，亦与善，盖忠侃激懋之士也。

西　林

无锡东林书院，宋杨龟山先生所创，隆万间，顾泾阳先生兴复之，淑人心，以扶世教，盖濂洛正宗也。其时与东林为难者，则昆山顾天峻，宣城汤宾尹，皆小人也。此外惟四明沈蛟门，清溪方中涵，先后柄政，浙人附之，而浙党之名始，然无所谓西林者。隆武中，有旨加西林二字，可笑殊甚。

金陵七十三人

癸巳年，金陵获杨鲲，为滇黔谍使，事泄被执，供攀进士山东耿玄度，名章光；湖广俞诞北，名鲲翔；万允康，名曰吉；淮安蓼安朱，名日升；巢县叶无美，名士彦；举人金沙于公冶，名在熔；贡生周继序，名镞；生员金陵许水樵，名谏；其余不能悉载，共计七十二人。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戮秣陵，亦云最惨矣！乃吾浙缙绅二人：一为章格庵，名正宸，辛未进士；一为陶岸生，名履卓，癸未进士，亦在案中。章以行遁年久，无从逮系，陶亦隔省拘提，得以缓死。惟玄度卜居金陵有年，夫人姚氏、妾朱氏及赵仆夫妇俱投井死，一门著节焉。呜呼，诸君子以西归好音之怀，乖大雅明哲之义，报韩有心，着鞭无地矣！

江阴城守纪

〔清〕韩菼　撰

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茅檐耆老，每谈乙酉撄城事，无不痛当时殉义之烈而议当时梗化之非也。胜国天下，亡于逆闯。本朝入关讨贼，率土归仁。乃弹丸下邑，虮虱编氓，偏欲从新朝革命之余，为故国回天之举，识时命者，万万不出此。顾明季纲常节义诚所难言，而此区区者，独能顾纲常，思节义，甘以十万人之肝脑，同膏八十日之斧锧。使当流寇横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将众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势如破竹？由此而论，则虽昧天命，抗王师，亦有足多者。故谓之愚，则诚愚；谓之忠，则未始非忠也。

菼少游戚氏殉节地，长谒阎、陈二公祠，耳其事，间访其书。乡人以事关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不忍传，实不忍不传！所当讳，实不当尽讳者也！

圣朝宽大，国史褒忠，近复微臣锡以通谥，士民许以祠祭，匪日仇之，直甚予之。若遗闻纪略等书，上诸辎轩，必收箴阁。亦何嫌何疑，而令当时轶事湮没不传耶？

因不自揣，搜罗散逸，删烦去复，汇为一编，发烈士之孤忠，彰圣朝之盛德。周顽殷义，一视同仁。阅是编者可以风矣！

时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

上　卷

江阴，古延陵地。春冬属吴公子札，战国时楚封春申君黄歇。自汉迄元，为乡，为县，为国，为望，为军，为州，为郡，为路，沿革不常。明隶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阳湖，南北相去七十里，东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为田一百十三万亩，输粮六万余石，出赋十余万两，盖江以南一剧邑也。东关外旧设朝阳驿，苏松浙闽赴京之冲途。黄山港通大洋，顺风一日夜，即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屡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区矣。南干龙入中国，一支尽于江阴，巨区之水溢于芙蓉湖，由申夏二港注之江，则邑乃山水交会之地。洪武初，驻骅瞰江山，尝有建都之议。鹅鼻截江，水脉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门户。元设万户府，明令吴桢、吴良等统重兵镇守。规其形势，诚南都之藩卫也。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不屑以富贵利达为事。故名公巨卿外，代产仙佛及畸人。即有明一代事论：洪武初，焦故人只鸡斗酒，与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诏徵谕蜀，复命辞职，帝命举朝饯行；正德朝，黄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黄

主事昭，称“殿前三虎”；天启朝，诏狱者十三贤，江邑缪文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时，陈震亨殉节泗陵，朱养时殉节舟山，胡熙云殉节海虞；其他孝悌节义之事，志不绝书，如周兰等之御海寇，吴兑等之御倭寇，编氓贱隶，皆知取义成仁，捐躯报国。岂钟毓之气使然耶？亦渐染有素也云尔。

江阴灾荒

万历五年，大水。六年虫荒。八年，大水灾。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灾，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灾。十七年，大旱。廿一年，雹灾。廿三年，水灾。廿四年，水灾。廿六年夏、秋，雨灾。廿七年，久雨无麦。廿九年，无麦。

天启四年，久雨，麦尽，江涨漂末。五年，无麦。六年，旱蝗。七年，虫食麦禾。

崇祯二年秋、冬，不雨。三年，二麦萎末，菜尽伤。五年夏，旱。六年，潮冲圩岸，伤人。九月，风变，田禾若扫。七年，夏旱，麦陨，秋大雨，损稻。口年，二麦尽青，虫食禾。十二年，大风损麦，秋旱蝗起，原野成空，复食麦苗。十二年，旱蝗。十四年，大旱。

江阴变异。

崇祯二年，城鸣。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虫聚鸣于天。十三年，虎至伤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囝鸟见。形不甚大，声如儿啼，在城内外哀鸣。一日，邑令吴鼎泰叹曰：“此城将有兵祸。”十七年，民家晓起，皆有黑圈记其门，或于釜底画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犊，而势甚猛，伤人颇多，遂至百丈地方，跳河渔水中，渔妇刺杀之。

慕庐氏曰：嘉靖万历以来，金壬柄国，阉势滔天，士气不扬，人理灭绝，历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变于下，故天象应于上，天人交弃，虽有孝子慈孙，安能挽回造化哉！

大清顺治元年，明亡。

三月二十日，闯贼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大清发兵讨贼。

四月，平西伯吴三桂将援京师，未及而陷。命副口命走清朝乞师。世祖命睿亲王代统大军，授奉命大将军印，锡以御用纛盖，星夜进发。遇贼将唐通于一片石，邀击之，斩百余人。贼遁。三桂率属迎谒，乃入关。闯贼率马步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呼噪奋击，追杀至四十里。贼遁走燕京。因晋三桂爵为平西王，命统马步一万追杀流贼。

大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摄政王直趋燕京。所过州县，官民并开城迎降。及至京城，贼已焚宫殿西遁。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贺，传檄安抚。畿甸郡县即具疏迎世祖。九月，驾至燕京，为崇祯帝发丧，以礼改葬，追谥曰“庄烈愍皇帝”。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

慕庐氏曰：中国无主，臣民推戴，诚所谓天与人归，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阴民乱。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闻。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县主无如之何，乃恳诸生中老成硕望者同学师分往各乡，谕以理义，动以

利害。东北滨江一带，许学师晋，诸生陈明时；正东，徐学师廷退，诸生章经世；西乡，冯学师厚敦，诸生吴幼学；南乡，邑绅汤澄心，诸生张鼎泰。典史阎应元单骑至申港解谕之。

福王称号于南都。

五月十五，史可法、黄得功、刘良佐、马士英等，集北来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称明年为宏光元年。

慕庐氏曰：时当国破君亡，南北隔绝，援立亲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谓非忠于明者。

大清顺治二年乙酉，大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无度，诸臣复不一心。五月，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南下，连克淮扬，直抵江宁。福王奔芜湖。公侯阁部文武臣僚二百余人，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有奇，皆降。

江阴欲勤王。

福王之立也，江阴白眼狂生李介立名瞀者，欲进中兴三策，时登妯娌山观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难回矣。

大兵南下，典史陈明遇，训导冯厚敦，都司周瑞珑等，纠集绅士，于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议，募兵勤王，而事无由集，挥泪而散。

南都亡

豫王于南京戏饮，遣贝勒尼堪等追福王于芜湖。知广昌伯刘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将统兵三百擒之。良佐叩头乞降，请擒福王赎罪。福王闻信，先往太平府刘孔昭家，刘不纳，遂奔坂子矶黄得功营。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势，奈何轻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单骑驰北营，隔河骂曰："我黄将军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入其营，与总兵田确，马得功缚宏光以献，豫王执之北去。

命降臣刘光斗安抚常州。

御史刘光斗，武进人，大兵南下，诣军前降。豫亲王命安抚常州各属。檄至江阴，独不应。

江阴知县林之骥，去任。

之骥，进士，福建莆田人，崇祯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语，众号林木瓜。时郑帅率流兵千人过境，头里红罗，始则携小盐包，百姓争买，启视中有金银货宝，而兵不知也。盖淮扬巨室载以避乱，为所掠得者。继乃纵兵士掠城外，百姓汹汹争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骥与郑帅同乡出谒之。彼此燕语，继以痛哭，遂肃然无犯。之骥乃哭庙解印绶去，时五月二十五日也。

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昌，兵备马鸣霆去任。

刘光斗劝降，宿以义不可从，慷慨谢任。程胡亦去之，朱与马潜逸。诸生日诣学宫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权署县事。

六月，士民以邑无官，推士英权知县事。士英潜通光斗，缴印册，并解帑金，献善马，备极谄谀，扬扬以县令自居。

大清特授知县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进士。时豫省未入版图，乃先诣军前纳款者。先四日，有飞骑传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养于察院中。满城汹汹，欲为拒守计，以器甲刍粮未备，不敢遽发。二十四日，亨至，纱帽蓝袍，未改明服，年颇少，不带家属，止有家丁二十余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人见。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献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旋出，谒上台。莫主簿亦以参谒出先归，乃传剃发之信。民情惶惶，俟县令归，一决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师为清兵所败，有鸟船三只逃至江上，贱售器件，江民争买，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军民薙发。

豫王下令，江阴限三日剃发。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灏差满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严饬剃发。

二十八日，亨出示晓谕申严法令。

邑民呈请留发。

二十九日，北州乡耆何茂、刑谷、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公呈请县详宪留发。亨大骂不已，众哗曰："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亨无如何，听之而已。

闰六月初一日，江阴倡义守城。

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剃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曰："发可剃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亨欲笞之，共哗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闻之奋袂而起。各服纸册，蒙以棉袄，推季世美、季从孝、王试何、常何泰等为首。鸣罗执械，扬兵至县前，三铳一呐喊。至县后亦如之。四门应者万人。亨犹坐堂上，作声色，怒叱从役收兵器。众呼曰："备兵所以御敌，收之反为敌用！死不服!"适亨老师无锡效顺之苏提学遣家人来贺喜，从私署出，在堂上骂曰："尔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众人诟曰："此降贼仆也!"奋臂殴死，将头门二门八扇于丹墀内焚其尸。亨出，欲亲执首事者，众不逊，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惧，踉跄走匿。亨怯，许众备文详请免剃。众遂散。亨闭衙急驰书于宗太守，并嘱守备陈端之飞报征剿。

临晚，县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后，亨即传我备文详豫王，请兵来杀汝等，已马上飞递去矣。"众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系亨之颈，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凭汝等。"乃拘亨于宾馆。抵暮，亨向举人夏维新疾呼解救，众恐宵遁，因送亨于维新。是夜，诸生沈日敬等十三人集议覆上台。亨意欲多杀树威，议不协，遂散。

初二日，江阴义民下方亨、莫士英于狱。

次早，方亨回署，闭衙不敢出。阖邑闻风响应，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计。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憾，有不至此，共讦之。分队伍，树旗帜，鸣金进，止集教场议战守。填塞道路，容足无处，分途出入，自辰酉方息。合城罢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舆登君

山安民，诡称江民义勇向误丁陆承差杀一警百之说。众收陆，陆举家遁。毁其酿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窃一鼎者，立斩以徇。宗太守行文解谕，拒不纳。士民等设高皇帝位于明伦堂，誓众起师。亨亦同誓称戈。各保赴县求发火药器械，亨亦首肯，实乃潜驰书于宗太守，称江阴已反，急下大兵来剿。时城门已诘奸细，搜得书，将使者脔之。入内衙，携亨出，并搜获莫主薄。莫恳降为明官，众不信，均下之狱。

众曰："既已动手，同察院中有满兵四人来押剃发者，盍杀之！"于是千人持枪进院，四兵发矢，伤数人，众欲退，有壮者持刀拥进。兵返走，一堕厕中，一匿厕上，一躲夹墙，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伪作满状满语，食生物，小遗庭内，席地而卧。至是入内，见床帷灶釜颇精丽。顿作苏语曰："我本苏人，非鞑子乞饶性命！"众磔之，临死曰："莫主簿令我来，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陈明遇者，素长厚，与民无怨，众拥为主而从其令。

初三日，发兵器安营。

先是兵备曾化龙，闻流寇至，造见血封喉弩，悬三四间屋。兵备张调鼎，亦铸大炮储火药。至是皆发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领乡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桥，相地扎营，防清兵西来。临晚方散。

守备陈瑞之夜遁。

忽传大兵由杨舍进，众疑杨舍守备沈廷谟曾赴县剃发，必为之向导。合城鸣金纠众，奋勇争拒。至东城，知讹传，乃返。适本营守备陈瑞之乘马赴东关，众恐其纳款谋参升参将且代方亨申文请剿也，詈辱之。瑞之拔刀策马返，哗而进，杀其负纛一人，马二匹。瑞之亦伤，夜与其子越城遁。或云：众欲推为主，瑞之不从，甫出，以枪刺之，跃屋上，趋出城，伏于豆田内。

初四日下陈瑞之于狱。

是早，执瑞之妻孥下狱。上午，城外兵缚瑞之父子来解，亦收禁。

瞻军，城中戒严。

士民议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妇孺与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门昼闭，议守，议战，议更五方服色旗号，议借黄蜚为外援，议请阎典史为主将，持论纷纭，各出一见，日无宁晷。

发林令所藏封库藏赡军不足，徽商程壁捐饷三万五千两，陈典史拜而纳之。入暮，又报大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争出御之。城中戒严，恐外兵乘虚，灯火彻夜，互为盘诘。漏二下，盘获细作时隆，命拘之狱。

初五日，搜获细作，讨武弁王珑，歼郡兵于秦望山。

黎明，士民齐集公堂。明遇同游巡守备顾元沁会鞫时隆，供称伏兵在城七十余人。奉太守令，每人给火药四斤、银四两、开元钱一百二十文，约于初八夜举火为号，外兵望火杀入。招词凿凿。当获羽党四人枭示。亟往庵观及空隙地，搜获六十有奇。复词连武弁王珑，珑遁，收其党，尽杀之。在外乡民即往詟山烧珑居，执其父与妻妾来献，并诛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间道袭江阴，土人歼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获奸细者，官给银五十两。

杀陈瑞之。

是日，杀陈守备，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仆，尽杀之。其长子叩头请曰："我能造军器，幸贷我！"仍系之狱。

初六日，大清发兵收江阴。

有青衣人行于市，迹甚诡，乡兵疑而执之。搜出地图一纸，上书兵马从入之路及诸山了望埋伏处，并私书一。亟询之，乃璜塘夏中书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师者。送顾元泌拷讯，复供沈曰敬，及吏书吴大成，任粹然等，在马三家协谋屠洗。收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仅以身免。粹然临刑曰："四门俱有大炮，汝等宜自为计。"

士人既歼宗灏所遣兵，灏以事闻专阃。是晚，报大清马步兵千余从郡城出，水师统兵官王良亦率舟师进发。城中巡守愈严，西门月城内搜获奸细二人。审视锁钥门健已坏，执守门兵拷讯之，招出买路银两，当与细作均斩城下。

初七日，江阴义兵败于虞门。

是早，乡兵出城打仗，北门骁锐自立冲锋营。季世美令三鼓一炮造饭，四鼓二炮吃饭，五鼓三炮抬营。百人揭戈先往，老溺馈食不绝。合地保持铁简，用锅底煤涂黑作假炮，安闸桥上。过浮桥，又命地方折断桥。经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饭。塘报讹传清兵相距止五六里，众奋呼曰："战而后食未晚也！"疾驰数十里。抵暮至虞门，方遇战。彼众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冲锋兵败，世美阵亡。郡兵驰宿虞门曹坤家。

初八日，歼水师兵于双桥。

是早，城中避难者皆挈妻子去。兵复出御，四乡负义勇而来者十数万人，咸以效死勿去为念。清兵亦观望不进。水师兵五百，领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盗降清者。舟经双桥，田夫辱骂之。士卒怒，欲擒斩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得登岸者，乡民围之，乃跪曰献刀。镰锄交下，浮尸蔽河，积如木筏，直至石撞，水为不流。

起旧游击徐观海为将。

观海，邑人，升太平营总兵，尝为游击。明遇以虞门之败，军行无帅，进退无所禀承，欲起为将。观海病不能胜，命弟揖其事，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兴旗号，人执为信，防塘报讹传也。

观海于五月中随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苏州，为清兵杀败而归。

初九日，拜邵康公为将。

时城中尚无帅，徽商程璧荐回籍邵康公娴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众，力敌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顾元沁等率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

适旧都司周瑞隆领舟师数百人驻江口，声言协助，借为犄角，粮皆北门馈送，不继，城中出典米给之。

举孝廉夏维新、诸生章经世、王华，管粮饷。举中书戚勋，贡生黄毓祺，庠生许用等二十余人为参谋。

杀方亨，莫士英于狱。

方亨在狱，尝使作书退兵，后清兵日进，乃密谋杀之，以绝内应。夜二鼓，带兵二十人拥入，赤身擒出，斩于堂上，并家属亲知。继杀莫士英父子仆从，囚其妻妾。莫父潜逃，三日搜出斩之。

慕卢氏曰："亨系新朝县令，况所施为，皆分所应得，即两次请兵，亦势所难已。赫赫之威压于上，汹汹之势成于下，并不可谓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既已举事，亦势不能不除

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则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珑战大清兵于城西。

清兵进营城西隅，元泌登城，请周都司往吴淞借兵于总帅吴志葵。吴不应，但言兵久无粮，能犒千金，当尽命。乃出林令去时署内封留之衣饰囊资共八百，复借典银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给发。瑞珑约邵兵出东门，已从北门夹攻，邵兵亦至。瑞珑遇战不利，还驻江口。抵暮，清兵扎营城南张孝廉园中。

慕卢氏曰：林令到任仅一载，流兵一扰，先事挂冠，其才其识，均有足多者。至库藏封留，谓公物耳；而署内之囊资衣饰，留此何为者？其存心行事，迥非俗人所能臆度者。安得以木爪谬称之！

十一日，大清兵屯麻皮桥。

清兵退屯麻皮桥，密遣二人入城侦虚实，被获枭示。城中亦遣一人侦清兵，至葫桥，见彼列炮严禁，伺其懈，尽投之水，以一炮复命。周都司奇而赏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难者咸以敌去，络绎归来。数日间，民人复聚。

下劣生尹吉于狱，吉素不轨，谋内应。一日暴雷震，闻马嘶声，众入其室，搜出马二匹，衣甲器械无数。当斩其仆唐宁，而下吉于狱。城中防卫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战大清兵于城南。

有传淮抚田仰示至，称即日统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后竟无至者。复有靖江夏起隆者，统沙兵八百人。原隶镇将高杰命一人执信字旗，渡江来，称渴欲援江阴。因遣夏维新、章经世往犒师，议给赏银四千两，料理猪、羊、酒、米、火药等物，俱极丰备。未几，两领兵官率众南来，酗酒赌博，人无斗志。战于城南，大挫，杀伤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窃火药返者，靖江署县事典史盘获绑送江阴处分。先是大家给散银米，每人钱一千，赍酒肉犒军，江口军竟无功，故执之。程璧亦开典，靖江沙兵败归，恨之，起掠一空。后有泰兴张九达者，名达，善拳棒。因靖邑兵败，田淮抚乃檄朱公子借达兵三千，渡江而来。清兵放牛马于两石湾，达率亲信三十余人登岸收之，伏发，达与三十人无一脱者。骁勇耿和尚亦死。

乡兵打仗。

外兵军势日甚，各乡保乡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不用命者互相攻讦，虽死无悔。

陈典史每巡城，凡搏战至城下者必开城奖纳，鼓以忠义，有功必赏。献敌首一级，给银三两，或为下拜。

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俯首效顺也。有高瑞者，为所缚，令剃发降，宁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

命程璧乞师。

时黄蜚由芜湖屯兵太湖，总兵吴升嘉，字之蔡，由吴淞驻兵福山，纠洞庭两山之民接应常熟，攻破苏州，声势烈倍。陈典史命程璧往二处乞师，兼往田淮抚处。璧尽出所储钱十四万金充饷。往乞不应，复往徽郡金声，江天一处。及至，兵已溃。比返城，已陷。遂为僧于徐墅。

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号于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旧臣遗老，志不忘明者，皆辅明之余孽，以冀中兴。于是赵王起于太

湖；义阳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广西；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称监国；保宁王起于河南；罗川王、永宁王，起于湖东；益王集二十人起兵；东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东王、晋平王，纷纷不靖。闰六月初九日，张国维、陈函辉等，迎鲁王监国。初十日，黄道周、张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豫王留兵二千驻苏州，大军悉下浙江，仍命刘光斗安抚常州。

二十一日，大清兵围城。

清兵连日不能克，羽檄乞师，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将弁千员，马步十余万；向江阴进发。降将刘花、马良佐为先锋，首出西门。江西出战，被杀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复，乃退西门，移兵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众以康公为无功。其守南关也，土民不许出江，而私放其乡人，爰下之狱。清兵历东门至北门，分十六营围城，继烧东城，大掠城外富户。乡兵死战，败走。清亦丧其骑将一员，分兵北门。乡兵三路御之，两路皆溃。数王入据桥力战，杀其骑将，乃收兵返。

十三日，大清兵掠东乡。

清兵合营，并北焚民居，多杀戮，转掠而东。八桥东西湾二保拒之，杀其骑将二员。

泗善港葛辅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负慓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为盐盗，不谙纪律，亦至民家劫掠，酣饮，搆蒲。至三官殿，勉强交战，歼焉。

清兵乘胜东下，恣掠大桥、周庄等处。搜山掠地，肆意钞杀，所伤老弱男女无算。周庄民搜敌索战，侯城人杀其骑将一员，乃退。

兵乱日久，政令不能出城，远乡叛奴乘衅索券，焚宅弒主者，络绎而起。烟光烽火，相杂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营君山、黄山。烧掠四城民居，昼夜不绝。

二十四日，大清招降。

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其书曰："传谕乡绅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为安抚地方，况南北、两直、川、陕、河南、山东等处地方，俱已剃发。惟尔江阴一处，故执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即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阴、大江一二日即到。尔等速剃发投顺，保全身家。本府访得该县程璧，素系好人，尔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题叙管尔县。如有武职官员，亦具保状，仍前题叙，照旧管事。本府不忍杀尔百姓，尔等皆系清明赤子，钱粮犹小，剃发为大。今秋成之时，尔等在乡者即便务农，在城者即便贸易。尔等及早投顺，本府断不动尔一丝一粒也。特谕。"

二十五日，江阴义民答书。

陈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议回书，秉笔者王华也。其略曰："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二。屡次兵临境上，胜败口口，皆以各乡镇勤王义师，闻风赴斗。若城中大众齐心固守，并未尝轻敌也。今天下大势所争，不在一邑，苏杭一带，俱无定局，何必恋此一方，称兵不解？况既为义举，便当爱养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烧抢劫掠，使天怒人怨，怆目痛心？为今之计，当速收兵，静听苏杭大郡行止。苏杭若行，何有江阴一邑？不然，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谨与诸公约：总以苏杭为率，从否唯命。余无所言。"

慕卢氏曰：随时从俗，已自认清，所不肯者，剃发耳。然"苏杭若行，何有江阴一

邑?”亦是老实言语，使良佐竟坐实此言，收兵他往，俟平定苏杭后，发一使至城下，其又何辞？且究属拳大地方，即缓缓收服，不患插翅飞去也。计不出此，而损去三王十八将，或亦彼此有定劫耳。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珑逸。

良佐令军士四散，焚劫乡兵，见清兵势大，不可敌，悉远遁。无复来援者。周都司亦扬帆去。

二十九日，追杀乡兵。

良佐仍令军士追杀远窜乡兵。

七月初一日，专意攻城。

良佐再令军士搜杀星散乡民，而乡兵断绝，遂专意攻城矣。

城中严御外军，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锅盖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

初五日，诛守备顾元泌。

外兵攻城时，元泌登城射敌，矢每不及敌而坠。众疑之。其效用马矮子窃火药从城上投敌，众执之，同往搜元泌寓，得请兵文书一道。盖闰六月初，众会申文田淮抚请兵，元泌私易文缓兵，故原文犹在寓也。遂诛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内应遂绝。

迎原任典史阎应元。

应元，字丽亨，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仓大使，崇祯辛巳赴江阴典史任始至。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犯黄田港，应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应弦而倒，贼畏不敢犯。后又平盐盗，弭民乱。邑民德之，为肖像社学中。以大臣论荐，特授都司扎军前檄用。而马阮用事，仅平转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变作时，陈典史与邑士民即拟敦请，元泌百计挠阻。至是泌诛，遂决意迎之。漕抚田仰亦移文劝勉。明遇耑使十六人缒城夜出至其居，应元曰：“尔等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若主也。”众曰：“敢不惟命是听。”

初九日，阎应元入江阴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执械护送，经七里庙，题诗于壁，以见事则万无可为，死则万无可免也。及至城，谓乡兵裹粮而来，势不能入，且乌合之众不足制胜，厚犒遣还。独与家丁王进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即出邵康公于狱。发原任兵使徐世荫、曾化龙所造火药、火攻器具为用，伊在任时所监造者。次传谕巨室各出资助饷，镪不足，凡泉货百物得估值充数，收贮察院内，备民兵犒赏诸费。乃大料民居，尽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户、若干口，丁壮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册，择骁勇者隶麾下，卒赖其力，以成义举。

初十日，祭旗发令。

命各城收拾衣甲器械祭旗。

命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而与明遇仍总督四门，昼夜巡历。

命开城门合乡兵二十余万人与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门用大木塞断，派十人守一垛，卯时喊杀一声，午时再派十人喊杀一声，酉时仍换前十人随宿，夜半再换后十人更番，周而复始。城下设十堞厂，日夕轮换安息烧煮。公屋无用者折毁，砖瓦使瞽目人传遁不停。十人小旗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红夷炮一座。初时夜间两堞一灯，继而五堞一灯，后遂八

堞一灯；初用烛，继用油，后以饭和油，则风不动，油不泼。每堞上瓦四块，砖石一堆，井井有条，丝毫不乱。乡兵由是复振。

命章经世、夏维新、王华主刍粮。每人给米盐蔬菜若干，每户给油火若干，四门堞城各给油蜡若干。

传齐北门冲锋营士千人，选李从孝为先锋，何常执大旗，王试挂得胜鼓，何泰吹号头，准备军服器用。

苦乏油，命健儿取推车人，城中给以藏豆，膏火足用。盐不足时，海寇载两大舰由黄田港进；鱼则从水关入，举网即得。但苦无矢，乃命月黑夜束草为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上挑一灯，直立雉垛，士卒伏垣内大噪；北兵望见，矢如猬集；获强矢无算。

由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瓮、铅弹子千石、大炮百位、鸟机千张、钱千万贯、絮帛千万端、酤千酿、果万钟、豆千斛、刍藁千万束、盐万斤、铜铁器万枚、牛千头、羊豕千只、干鱼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大清兵攻北门，七王死之。

外兵知城中不可动，乃伏炮攻北门。第四铺御之，矢石如雨注。外兵不敢近，主帅怒。命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长枪刺之，死者四而伤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头颅者，有堕下成齑粉者，有火煎烧死者。主帅益怒，奋身独上，势甚猛，有霸王刘耐者以短枪拒之，彼以口啮枪，拔刀欲砍，一人挺枪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声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镇江，得南京，未尝惧怯，未尝费力，不要说江阴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费力！"遂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

十二日，大清兵仍攻北门，二都督死之。

清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过外城河，分十处运云梯上城。城上用砖石掷下，长枪拒敌。或以船蔽体而进，城内炮石杂施，无不立碎。凡城堞四进者两对，见兵至，发炮弩毙之。其来攻城脚者，以长阶沿石掷下；或旗竿截断，列钉于上，投下；死伤无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层甲，腰悬两刀，肩插两刃，手执双刀，独登云梯，毁雉堞，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以棺木支御，枪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群刺其面。旁堞垛一汤姓童子，持钩镰枪，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其头，身堕城下。外兵齐来枪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下，伤千余人。复用牛皮帐挡住矢石，始拖尸去。后刘良佐日令军士拜索其头，不允；愿出银买，乃命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罗拜，口中高叫："还我王爷的头！"然后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头悬城上；外复苦求，乃投下。取去，缝合，挂孝三日，令道士设醮招魂，有红箭衣六人拜城下，内发炮化为尘。又一日，持察物来奠，一僧捧金帛随行，道经何家埭，内发炮毙之，取其酒食饷守城者。

应元既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广为战具，招青旸弩王黄鸣岗与其从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公派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箭头，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命中如意。应元初入城，鸣鼓门堂，鼓内跌出小弩十余张，上刻"诚意伯刘基造"数字，即鸣岗所造弩式也。出陈瑞之子于狱，令制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为之，中藏

药，敌至投下，机发木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应元自造挝弩，用铁一块，旁设数钩，系以棉绳，掷着即勾进斩之。又仿旧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曲尽其妙。故清兵虽众，向城畏服，战栗无人色。其自北来者，闻之皆胆落，无不以生归为祝。

十四日，江阴诈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营令人执旗招安。十三日阎、陈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员至薛王营答话，若有将计就解之处，速还报。四生至薛王营，留宴饮，馈元宝四锭，重二百两。四生归献计曰："必得舍命百余人，命前数人执降旗，后握木铳，假充银鞘，赚开营门，可以济事。"二人相视，哂而点首。是日，百余人握木铳，桶底安砖。即令四生前导，四生面面相觑，立斩之。另点白发耆老数人，执降旗，焚香前导，缒城出，至薛王营通报，献银买命，求免杀戮。薛王大喜，升帐放炮，吩咐开营门，将银抬入帐中，正要令将收验，一时火发炮裂，烟焰蔽天，震响如雷，触者咸死。薛王惟剩一头，帐中上下约伤二千余人，内伤上将二员。当日十王命三军挂孝，合营举哀，礼薛王头于北州苏家墩。

清兵屡失利，请兵羽檄。

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数。刘良佐作劝民歌谕降，弗听。遂设牛皮帐，握城东北隅。城上压以巨石。

十五日，大清兵攻东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内以火球、火箭拒之，外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内仍投以砖石，不及避，数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惭甚，又设三层牛皮帐，中设九梁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跃不能入。乃取人粪和以桐油煎，滚浇下，即时皮穿，及其身肉，烂面死。未及者，皆惊惶散去。内以绳系铁捶掷之，钩入城中，枭首。外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疑守城者杀下，遂发铳御，反伤马步卒无数。后由西门经闸桥依君山为营，俟其半渡，炮击之，应声仆。或以木门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钉在门，号叫痛甚，即不获生。

又作大浮桥，从黄田港暗渡登君山，瞰城中，亦为炮所中，移营去。

十六日，江阴四出乞援。

是时，田淮抚已从鲁王于绍兴；黄蜚、吴之葵，同入太湖；贝勒引大军趋吴王，二人兵败被执，两处俱已绝望。

海寇顾三麻子率舟师来援，巨艘数百号，留三日，遇战不利，扬帆去。

有义阳王者，明之宗藩，太监季太传，田军门，荆监军，总兵胡来贡，各统兵辅之，建义旗于崇明，称海上雄兵十万。太仓、昆山、嘉定各处响应，同往乞师。王与太监温词慰劳，仅以空言塞责。后遣其将往驻江口，宁其愚率僧兵数百赴援，扎营砂山。战甫合，知不可敌，皆遁去。

闻兵部严子张名栻者，与时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应，旋以唇齿相关，金秀才矿集精勇四百余人，先驻砂山，挡住来路。俟子张军到，一齐进取。八九日无耗，遂先发。良佐差铁骑三千邀截周庄左右，全军俱没，贡南仅以身免。

下　卷

大清移营邓墓。

孤城死守，外兵屡败，内亦杀伤相当。用炮打北城，彻夜不息，城垛陷数丈，应元命石匠往外取石料，匠难之；再拜遣之，匠为感动。修固后，严御如初。

外兵依邓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门窗屋木为浮桥，渡河逼城下。城上协力拒守，矢石交下。外不能支，欲遁，其将斩先走者二人，复驱而前。赍云梯至城下凡三十余处，一将突出众先上，内发炮横击之，尸随云梯仆。外兵走，内缒人出，收其云梯器仗等物；并伐邓墓松楸，使敌无所蔽；取浮桥以供薪。

一骑将既拔已所中箭，复下马，拔马股所中箭，又恐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阴兵劫营。

良佐移营十方庵。是夜，应元择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内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炮百位，收民家食锅铸为铁弹，重十三斤，纳大炮以攻。

十八日，刘良佐劝降。

良佐前命十方庵僧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众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谕之。是晚，僧又至，却之如初。

良佐策马近城，谕民早降，因踞吊桥约城上释弓矢，谓应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从容对曰："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良佐惭而退。

七月十九日，贝勒统兵攻江阴。

良佐复奉命来招安，应元曰："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太息曰："江阴人没救矣！"贝勒博洛既定松江，悉统所部兵几二十万来江阴。以师久无功，将刘帅捆责。躬巡城下者三，复登君山望之，谓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

缚降将黄蜚、吴之葵，至城下，命作书劝降。蜚曰："我于城中无相识，何书为之？"葵涕泗交颐，情词悲楚。应元叱曰："大臣被缚，当速就死，安用喋喋为！"再拜泣去。蜚默无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炮猛攻。

贝勒见城中守义不可动，进攻益急，分兵先钞断各镇救兵，乃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被红，限三日破城。于城南侧放起，炮声震处，城垣五处崩裂，飞弹如电。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处内以铁叶裹门，贯以铁绚护之；又以空棺实土，障其垂坏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时东西南三门俱坚守，惟北门一保人独少。贝勒升炮君山下，放炮者用竹栈包泥而蔽

伏其侧，俊炮发，放者即抹去炮中药矢，盛药再炮，连珠不绝。城上欲系放炮者，铁子遇竹篓软泥即止，不能伤。后又移炮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两耳，燃火，即伏穴中，盖恐震破胆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时，众方食，明遇闻铮铮有声，往探，见外将六人衣重甲，缚利刃，持两钉插城隙，攀援而上。其余镔铁介胄，接踵而上者无数。刀斧击之不能伤，用长枪刺其首，始堕城下，余悉退避。

神兵助阵。

外兵大怒，大举来攻。忽见一少年将持戟冲突，锋不可当，战毕不知所往。众疑土神，陈烈士悉往虔祀。又见绯衣将三人登城指挥，外兵不敢进。执土人问姓名，不知所对。远近讶为神助。

内升关帝、睢阳王、二东平王、城隍神五像；张、黄、盖巡历城上，以磁石捻神须，遇铁器须辄翕张；用关捩抉神手，指挥外兵。遥望疑为将，咸惊布。良佐命其子攻城，正当睢阳王像神指挥，开炮一发而毙。

一日，风雨夜作，城上灯不能燃，率众哭祷。睢阳王忽神光四起如昼，四门灯火彻夜不灭，外兵无可设施。

掠东南乡。

清兵东掠大桥、周庄、华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镇。祝塘人拒之，兵燹之惨，甲于他镇。分掠陆官舍桥，有徐玉扬者，富齐力，望清兵蜂拥而来，遂匿桥洞中，见二卒引一将过。状甚伟，跃出登岸，均杀之。称将之首，重十八斤，悬于树上。后兵多畏避，其树至今尚存。

南掠至峭崎，询土名，即回骑。盖嫌音似“消旗”也。掠至青暘，乡民严守圩堤，行列如军伍，防有伏，不敢入。

二十八日，大清兵攻北城，阎应元伤右臂。

炮击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讫，敌以为神。铁丸中应元右臂，应元伤，犹左手握搠格杀数人。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巡城，一人执大刀以随，颇类关壮缪，外兵望见，以为天神。而号令严肃，凡偷安不法者必贯耳鞭背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苦，必手自注汤酌酒，温言慰劳；如遇害，则立具棺衾，哭奠而殓之；接见敢死士，则不名，俱称兄弟；每遇事必询于众曰：“我兄弟谁当此事者?”有人号于路曰：“我欲杀敌，苦无短刀!”即以所佩之刀二三十金者亲解佩之。

明遇本性长厚，每事平心经理，遇战士劳苦，抚慰至于流涕；有倦极假寐者，以利害劝谕之，不轻呵叱。

二人待下如此，故民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慕卢氏曰：昔日张、许，今日阎、陈。情事不同，而围城风景恐是一样；勋业不同，而效死心肠亦是无二。至分城而守，性情作事，仿佛相同。说者谓阎是严父，陈是慈母，如此不愧为民之父母。

十九日，大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复攻北城，应元命每人纳石一块，顷刻如山积，甃石城一重于内。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炮声震天，闻二百里，一昼夜用火药万五千斤，城墙几陷。清兵乘势拥上，刀矢如

猬。守城者不能御，乃发炮猛击，伤敌数千人，敌于外亦发炮对击，忽见女将一员立于城上，将袖一拂，敌炮回击，自毙其马步无数。众以为前湖烈女云。

十王痛薛王中计而亡，命大将掠城外居民。大箱千余只，在十方庵后叠成将台，高与城齐，十王坐其上，用上将四人、亲军二百四十人围绕。令台傍亲军各持狼烟喷筒先发，将南京镇江大炮五六步排一座，共计百座，令闻号齐发，猛击东南角城。守城军士不敢开目。应元伏城膝行，看明十王在台指挥三军，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汤三老儿掮一大炮，对准十王安放。应元又左右细看，丝毫不爽，然后亲自燃火放去。汤三老系重听，尚未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条，十王四将暨二百四十人齐随火灭。惟有黄伞一把，在半天圆转，一脚连靴自上而下。

慕庐氏曰：三王十八将皆殁于王事，荡平后宜庙食于兹土。

八月初二日，烧外营。杀夏维新、王华。

应元遣周祥、金满、李芳、针子等四人，夜出烧营。外兵被火，焚中惊觉，毛焦皮烂者甚众，忿甚，四散杀掠。应元命赏祥等银各一两。夏维新、王华，每两实给六钱，众大哗。应元恐人心激变，不得已斩之。盖围城日久，储饷将罄，短给本非克扣。因维新于发难时，误听方亨，作揖劝众；至此众怒未释，故欲藉此陷之。华虽引明遇自解，亦难独免。

慕庐氏曰：饷缺费繁，围城中恰难措置，二人通融调剂，亦属一时权宜。此情此势，应元岂所不知？无奈众人之藉是泄忿也。至代方亨劝众，事后论之，亦不甚错。各图献策，业已归顺，官民和协，省得激成祸端，无奈众人之喜事乐祸也。若章经世同主刍粮而漏诛，同陷围城而免死，岂别有保身之道欤？

命许用掌刍粮。

刍粮乏人，以许用能，命佐章经世。

杨舍守备沈廷谟举城降。

江阴民昼夜守御，亦甚惫矣。然扬兵稍后，口中有然疑者，必立斩之。

清兵四出杀掠，民不聊生，有先剃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怒詈，虽至亲如仇敌。而外兵日出打粮，刻无宁晷。畏祸者俱窜远方。

杨舍营守备沈廷谟，敛民钱，赍牛酒赴良佐营修款，祈免杨舍一方之死。良佐许之，给大清号旗四面悬杨舍城四门。廷谟旋披发乘马，历江阴城下劝民速降。内将开炮，乃遁去。

诈降。

一日，众诈降，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外兵相顾惊喜，报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须察其守城人剃发否！”众探之，始知为诈。

议和。

贝勒使人缓言乘说：“第拔去大明中兴旗号，悬大清旗号四面，斩四门首事者数人，余悉宥不诛；即不剃发，亦当饬兵返。”应元曰：“宁斩我一人，余无罪，何可斩也！”议不央而止。

贝勒又进大清旗四面，使竖四城，亦即退兵。内遣诸生朱晖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诣外营会议，方缒城，良佐即策马迎去。留饮终日，备极款洽。约归顺后誓不杀一人，但遣官上城勘验，即收兵覆命。将别，又各赠五金，约三日定议。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

议降顺；众不听。至期，外兵向城呼吉等，内询故，备述留饮赠金事；内立斩四人，复严守。

劝降。

吴军门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诸将：归顺后，不许杀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临城招抚，众无应者。

摄政王晓谕招安，合城不听。豫王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内书其后曰："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之。

初八日，钉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无降意，夜半，应元使善落水者陈宪钦渡外城河，钉没外兵炮眼。缓二日不攻。城内乘夜修砌城垛。后五日，良佐恐城内复来钉眼，命军士昼夜攻击，至夕，风雨怒号不已，炮乃止。

初九日，凳南城。

再口石凳南城，高于旧三尺。

应元预令人将麦磨面，制造月饼。

十二日，凳北城。

又凳北城。城中石灰将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饭米渐少，征民间元米，以备缺乏。令二日一给，不得预领。

贝勒侦知之，欲留军四万为久困计，饬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给民间赏月钱计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许用仿楚歌，作五更转曲，令善讴者登高传唱，和以笙笛箫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外兵争前窃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曰：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杖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余歌虽多，大约类此。

良佐乃作劝降词，使士卒相倚而歌，与僚佐饮帐中，酒未数行，城上炮发，亟避去。

十九日，北门阻降。

外犹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犹豫者，惟北门誓死益固，众意遂决。

二十日，大清兵攻东北城。

贝勒从四十余骑绕君山青龙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见，炮弩齐发，骑皆踉跄蹂躏，贝勒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炮二十四位，较前更大，每舟止载一位。仍收沿城民家铁器铸炮子，重二十斤。又筑土垄以避矢石。将攻东城，机泄，移至东北角。大雨如注，一昼夜炮声不绝，县属悉为震动。城中困疲已极，计无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呐喊，外兵闻之，皆鬼声。城中四隅空旷处遥见白鹅数万飞泊，迫视

之，毫无形影，识者谓魂升魄降，白鹅者即劫数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阴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国师和尚来江阴，日日绕城细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贝勒云："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专打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贝勒令数百人尽徙二百余座大炮至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是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装炮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见外炮甚烈，见燃火即避伏垣内，炮声过，周麾而登。外宽之，故放空炮，乃于中一炮，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谓炮声霹雳，兵难遽入，而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不及御而溃。

午刻有红光一线，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时，城下人犹向城列阵。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视，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鼎沸，阵亦乱，乃得下城。

阎应元城坐东敌楼，案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无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背被箭者三；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欲从水中扯起，适刘良佐遣兵来擒，言与有旧，必欲生致。卒见发浮水面，出而缚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两手拍应元肩而哭。应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贝勒坐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其胫，血涌沸而仆。日暮，拥至栖霞庵，庵僧夜闻呼"速杀我！"不绝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犹十余人，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处。陆正先亦同殉。有维新上人者，在围城中与应元晓夜共事，应元所著"和众乘城略，"维新以授黄子心。子心又旁采见闻著"阎公死守孤城状。"

陈明遇令闭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备道前下骑搏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训导冯厚敦公服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合门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环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池、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四百余人。

二十三日，止杀。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月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慕庐氏曰：臣心已尽，臣力已竭，土归新朝，身还故土，臣节于以完矣。

又曰：记生死总处，各本多寡不同，见于传略及他处者互有同异，当时所闻异辞，张皇约略，未知孰为清册也？载笔者无从考核，亦仅各据所闻而已。

江阴城守后纪

〔清〕许重熙　撰

江阴以乙酉六月，方知县至，下剃发之令。闰六月初一日，诸生许用德悬明太祖御容于明伦堂，率众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下午，北门乡兵夺袂先起，拘知县于宾馆。四城内外应者数万人。求发旧藏火药器械，典史陈明选许之。随执守备陈瑞之，搜获在城奸细。以徽商邵康公娴武事，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旧部司周瑞龙船驻江口，约邵兵出东门，已从北门协剿。遇战，军竟无功。敌势日炽，各乡兵尽力攻杀。每献一级，城上给银四两。是时叛奴乘衅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敌烧东城，火劫城外富户，乡兵死战，有兄弟杀骑将一人。乡兵高瑞为敌所缚，不屈死。周瑞龙下船逃去。

时旧典史阎应元已升广东英德县主簿，以母病未行，会国变，挈家侨居邑东之砂山。明选曰："吾智勇不如阎君，此大事，须阎君来。"及夜驰骑往迎应元。应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余人入城协守。敌四散焚劫，乡兵远窜，无复来援者。敌专意攻城，城中兵不满千，户裁及万，又饷无所出。应元料户籍，治楼橹，令户出口男子乘城，余丁传餐。已乃发前兵备道曾化龙所制火药、火器，贮堞楼。已乃劝输巨室令曰："输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听。"国子上舍程璧，首捐二万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瞿，铅丸铁子千石，大炮百鸟机千张，钱千万缗，粟麦豆万石，他酒酤盐铁刍稿称是。已乃分城而守；武举黄略守东门，把总某守南门，陈明选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仍徼巡四门。

时清兵薄城下者已十万，列营百数，四面围数十重，引弓仰射，颇伤城上人。而城上礮炮机弩，乘高下杀，伤甚众。又架大炮击城，城垣裂。应元命用铁叶裹门板，贯铁绚护之；取空棺，实以土，障聩处。乃攻北城，一人驾云梯独上，内用长枪拒之，将以口纳枪，奋身跃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斩首，尸堕城下。或曰："此七王也。"又一将周身服利刃，以大钉插城而上，内用锤击毙之。

敌骑日益依君山为营，瞰城虚实，居民有黄云江者素善镞，火弩发，弩中人面目，号叫而毙。陈瑞之子在狱制木铳，铳类银销，从城上投下，火发铳裂，内藏铁乌，火触人立死。应元复制铁挺，用棉绳系掷，著人即吊进城。又制火毯、火箭之类。敌皆畏之，乃离城三里止。

营帅刘良佐，故宏光四镇之一，封广昌伯，降敌为上将，设牛皮帐攻城东方角，众索巨石投下，数百人皆死。良佐移营四方庵，令僧望城跪泣，陈说利害，众不听。良佐策马近城，呼曰："吾与阎君雅故，为我语阎君，欲相见。"应元出，立城上。良佐谓之曰："宏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应元曰："我明朝一典史耳，列何足惜！汝

受朝廷封爵，为国重镇，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来侵逼，何面目见吾邑义士民乎!”良佐惭而去。

应元伟躯干，面苍黑，微髭，性严毅，号令明肃，犯法者鞭笞贯耳，不稍贷。然轻财，赏赐无所悭；伤者手为裹创，死为厚棺殓，酹酾而哭之；与壮士语，必称好弟兄，不呼名。明选宽厚妪煦，每巡城，继循其士卒相劳苦，或至流涕。故两人皆能得士心，乐为之死。

一夕，风雨怒号，满城灯火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敌中时见三绯衣在城指挥，其实无之。又见女将执旂指挥，亦实无之。

敌破松江，贝勒率马步来江上，缚吴志葵、黄蜚于十方庵，命作书招降。蜚曰：“我与城中无相识，何书为?”临城下，志葵劝众早降，蜚默然。应元厉声曰：“汝不能斩将杀敌，一朝为敌所缚，自应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谢。

城下大炮日增，间五六尺地一具弹飞如雹。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

会八月望，应元给钱与军民赏月，分曹携具登城痛饮。而许用德制乐府五转曲，令善讴者曼声歌之。歌声与刁斗笳吹声相应，竟三夜罢。

贝勒既觇知城中无降意，攻愈急，梯冲死士，铠胄皆镔铁，刀斧及之，声铿然，锋口为缺。炮声彻昼夜，百里内地为之震，城中死伤日积，巷哭声相闻。应元慷慨登陴，意气自如。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红光一缕起土桥，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从烟焰雾雨中蜂拥而上，遂入城。应元率死士百人，驰突巷战者八，所当杀伤以千数；再夺门，门闭不得出，应元度不免，踊身投前湖水，不没项。而刘良佐令军中必欲生致应元，遂被缚。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持之哭。应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见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枪刺应元，贯胫，胫折踣地。日暮，拥至栖霞禅院，院僧夜闻大呼“速斫我!”骂不绝口而死。陈明选下马搏战，至兵备道前被杀，身负重创，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有韩姓者，格杀三人，乃自刎。训导冯某，金坛人，自经于明伦堂。中书戚勋，字伯平，家青阳，入城协守，口力不支，大书于壁曰：“戚勋死此。勋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阖门自焚，许用德亦阖室自焚。黄云江故善弹唱，城陷后，抱胡琴出，城人莫识其为弩师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清兵围城者二十四万，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处处填满。孙郎中池及冲池叠尸数层，然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时为之语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上遗闻

〔清〕沈涛 撰

乙酉夏五月，我兵南下破金陵，弘光走江阴。县令林之骥、参将张宿解印绶。海防程、县丞吴，相继望风遁。御史刘光斗迎降，有安抚常州之命。主簿莫士英缴印策，献善马于刘，遂命摄县事。

六月二十日，新令方亨到任，严饬薙发令。民情汹汹。

闰六月朔，亨出谒文庙，诸生请宽限期，方词色甚厉，惧以死。民益汹惧。下午，北门外乡兵奋袂起，蜂拥至县署。亨大怒，命执首事者治罪。众直前裂衣冠，殴其从人毙，拘亨于宾馆。抵暮，执送孝廉夏维新家。是夜，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议覆上台。次早，听亨还署。然是时也，合邑闻风响应，拒城之势已成。城乡居民咸分队伍树旗帜集教场议战。守者填塞道路。亨皇遽失措，乘肩舆登君山安民，诡称江阴义勇向误于陆承差杀一警百之语。众即入陆家，毁其居址，什物一空，秋毫不染指。，遂悬高皇帝像于明伦堂，誓众起师。亨不得已，亦出誓。主其事者，现任典史陈公明遇名选者也。公宽仁得众心，民从其令。明日，兵出夏港葫桥，相地势札营。忽传大兵由杨舍人，众奋勇往拒。至东城，知伪传。适遇本营守备陈端之乘马向东关，众知其纳款营升，且代方亨申文乞兵，怒逐之，杀其负囊二人，马二匹。端之乘夜逾城逃。次早，执其妻孥囚于狱，随获端之父子，亦杖禁之。由是城中严守。恐外兵乘虚，晓夜盘诘。漏二下，果获纽作时隆。

初六日黎明，陈公同游巡守备顾元泌会鞠隆，招称伏兵在城四十余人。奉太守宗灏令，每人给火药四斤，银四两，开元钱一百二十，约于初八夜分举火迎外兵。因往各庵院空隙地搜获枭人六十有奇。隆辞复连武弁王龙，亦执龙党戮之。因往售山焚龙居，执其父妻妾。是日王龙家口并陈端之皆见杀。

陈公下令，城中有能获一细作者赏银五十两。越日，有青衣人行于市，迹甚诡，众迹之。搜出地图一纸，上书兵马从人之路及诸山了望埋伏处，拷讯之，乃方亨令他出乞兵者，复供沈曰敬，及吏书吴大成、任粹然等，曾于马三家协谋屠洗。众执大成等磔于市。曰敬仅以身免。

初七日，大兵马步千余出常州，水师统兵官王良亦帅舟师进发。城中巡守愈严。西门月城获细作二人；审视门键锁钥俱坏，执守门兵讯之，得通谋状，俱斩城下。

初八日，城兵出。迎敌。惟北门骁勇自立冲锋营，严队先行，至申港方造饭。忽讹传大兵相距仅六七里，乃奋呼而前。行六七十里，抵暮方遇敌，腹馁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失利返。舟师经双侨，田夫怒詈之，士卒愤欲登岸擒斩之。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其得登岸者，俱为耰锄所击，无一脱者。浮尸蔽河，而下水为不

流。

城中以申港败，军行无帅，进退无所禀承，欲推旧游击徐观海为将。观海病不能胜，以歙人邵康公娴武事，众立为帅。夜二鼓，杀方亨、莫士英，并其家口，以断内应。莫父潜逃三日，搜得斩之。

次早，元泌登城，请旧任都司周瑞龙往吴淞营借兵于吴志葵。瑞龙不应，但言兵久无粮，索犒千金，约邵康公会战。城中如数给之，邵兵未出城。瑞龙遇战不利返。

初十日，大兵札营南城。张孝廉园次早退至麻皮桥，密遣二人入城侦视。城中获之，枭示。陈公亦遣一人侦敌至葫桥，见外兵列炮严御。伺其懈，悉取而投诸水，窃其一炮归。外兵三日不至，是日因城中内应劣生尹吉，斩其仆康宁。城中守御益固。

十五日传淮抚田示至统兵即日赴援，印押不爽，城中疑喜交集。复有执信孚旗一人渡江而来，自称沙兵，曾破高杰骑卒，刻日来援。因遣贡士章经世、孝廉夏维新具犒金酒食往迎之。两领兵官果帅师南来。而赌博酗酒，人无固志。遇战于南城，大挫而遁。

当是时，兵乱日久，刑法不修。各乡叛奴乘衅索券，焚主弑主者，络绎而起。烟光烽火，相杂蔽天。大家救死不暇，外兵乘之先至西城，移兵至南关，康公往御，不克。继烧东城，城外富户乡兵战多败。复乘胜至北城，乡兵三路御之。其两已溃，余数十人据闸桥力抵，杀其骑将，外兵乃退。次早，侦乡兵不备，复进攻，多所杀获。大桥东西湾二保奋力抗拒，杀外兵骑将二员。泗善港兵五百人自负勇悍，赴城为援，但其众素为盐盗，好劫掠，其领兵人葛辅弼父子又不谙纪律，至三官殿遇敌，勉强出战，众尽歼。外兵乘锐东上至大桥周庄等处。乡兵知外兵不可胜，悉远窜。周瑞龙以兵势不敌，亦扬帆去。外遂得专意攻城矣。

七月初五日，城中势益棘。陈公乃专使人缒城夜出，请旧任典史阎公丽亨应元主盟。阎公，崇祯十五年尝帅乡勇平盐盗百余艘，威望素著，本年三月迁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以母病未行，避居沙山之麓。变作时，合邑绅士百姓拟即合辞敦请，顾元泌百计挠之。至是觉其有导志，乃诛元泌迎公。田淮抚以移文劝勉。

初九日，乡兵五千人擐甲带刀护公至城下。公以乡兵裹粮来，势不能久，且乌合之众，不足制胜，乃厚给酒食遣之。独与王进忠等家丁四十人入守。公之始至，发原任兵宪徐公世荫，曾公化龙所造火攻器具为用。次传檄巨室，劝谕输助，不以白镪为率，泉货百物估值充数。于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瓮，铅瓦铁子千石，火炮百位，乌机十张，钱千万贯，帛絮千万端，酤千酿，粟万斤，刍稿千万束，盐万斤，铜铁器万枚，牛千蹄，羊豕千双，干鱼千鲍，蔬千畦，豆千斤。然苦乏矢，公命月黑夕束草为人，披军士服，人持一竿，竿挑一灯，植立雉堞，士卒伏垣内大噪。外兵望见，矢如雨下，获强矢无算。又苦乏油，命健儿取椎车纳城中，给以藏豆千斛，膏火自是不绝。公乃大料居民，尽知城若干保，保若干户，户若干口，丁壮老弱妇女各几人，悉书册。收其骁勇集麾下，卒赖其力以挫敌。命韦经世，夏维新，王华主刍粮，每旦人给米盐薪菜若干，每夕给油火若干，四门城堞各给油蜡若干，井井凿凿，纤毫不乱。于是城守事严密而无可乘矣。命武举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公守西门。公自守北门。而公与陈公仍总督四门，昼夜巡历。

陈公宽仁，每事平心经理，遇战士劳苦，无慰至流涕；有倦极假寝者，以利害劝戒，不轻加呵叱。阎公号令明肃，凡偷安不法者，必鞭背割耳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顿，必手自注汤酌酒；遇害者，立治棺椁，具衣冠，哭奠而敛之；接见敢死士，不名，每

称兄弟；遇一事，必徇于众曰："我兄弟谁当任此事!"有一人号于路曰："我往杀敌，苦无短刀。"公所佩刀直三十金，亲解佩之。其与士卒同苦乐类比，故民畏威怀德，专意守城，濒死不悔。

上舍程璧于劝助时首输三万五千金为倡，富室闻风继之。外兵乃作招降书，从城上射入，许璧以州县事。璧答之，侃侃无屈词。乃伏炮攻北城第四辅，内御之，矢集如雨，外不敢近。有一将恃勇驾云梯独上，城内用长枪拒之，其将口啮所枪，挺刃遽砍。内一童子以枪中其喉，遂堕城上。余兵始退。

招青旸居民黄明江与其徒数十人入城守。明江善弩，长尺余，竹箭五寸，百步外命中如志，淬以着药，着人立死。又出陈端之之子于狱，命制木铳。铳类银销，以木为之，伺敌至投下，火发木裂，内藏铁乌棱，触之即毙。阎公自造挝弩，每用铁一块，旁设数钩，以绵绳系掷，着人即钩，进斩之。又仿旧制，造火球，火箭，曲尽其妙。

太守宗灏闻，大惧请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者日以千计。刘良佐纳款为上将军，帅众来攻，设牛皮帐，攻城北角；城上故避去，索巨石，尽力投下，压死数百人。继由西门经石桥依君山为营，城上俟其半渡，发炮击之，应声远仆，或用木门蔽体，卒不获全。后大作浮桥，由黄田港暗渡，登山瞰城中，亦为炮所中，移营去。

城中遣使往义阳王营乞兵，王与李太监温辞慰劳，仅以空文塞责。进士严拭与时敏守常熟，亦往乞援，敏等具酒馔饮食之，不发兵。有海寇帅舟师数千驻江口，侦外兵不可破，留三日竟去。

孤城死守。大兵日增，依邓墓深林以避矢石，取门窗屋木为浮桥，渡河逼城下。城中协力拒战。外兵欲退，其将斩先渡二人，复驱使前。发一号炮，呐喊一声，赍云梯一架，至城下凡三十余处。城上望见，力愈奋发，炮横击之，外兵走。内缒人下城，收其铅弹、刀箭、衣甲。因渡河伐邓墓木，使敌无所蔽，拆取浮桥以供薪，外兵大失利。

良佐驻兵十方庵，乃令庵僧望城跪泣，陈说利害劝降。城上以效死勿去，大义谕僧。明日，僧又至，却之如前。良佐因踞坐吊桥，约城上弢弓释矢而语云："弘光已走，江南无主，识时务者何不早降?"阎公答曰："应元一典史，尚知忠臣不事二君；将军胙土分茅，国家重镇，上不能恢复中原，下不能保障江淮，有何面目帅众见我忠义士民乎?"良佐惭退，命兵东下劫掠，祝塘民拒之，兵燹之惨，甲于他镇。

贝勒既破松江，济师来攻，缚降将吴志蔡，王蜚至城下，长跪请降。阎公叱之曰："朝廷大臣，一朝就缚，理应速死报国，何以生为!"二人再拜泣去。

外兵见城中守义不可动，至七月十七日攻益急，炮声彻夜，城垣五处崩裂。内以铁叶裹门板，贯以铁绳代之；又用空棺入土，障其垂坏者。又用絮衿百领，渍水覆城，以御火攻。

十八日，铁丸着阎公左臂，犹手握刀槊，连毙数人。陈公此时亦计不旋踵，期以身殉，日夜卧城上。日中，众方下食，公闻城垣铮铮有声，往探，见外将六人奋勇先登，接踵上者无数，皆镔铁介胄，刀斧击之不能入。公立命长枪刺之，联毙城下。

二十日以后，风雨连夕，四城火不可燃。众大惧，呼神祈，哀哭声达殿壁。匆神光四起，城上火灯彻夜朗然，外无可乘。每昧爽，阎公巡城，令人执大刀以随，外兵望之，惊疑为神助。盖公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长曲，面苍黑，有须，颇似关壮缪公。二十八日炮击城北角裂公右臂受伤，左手握刀，又格杀数人。二十九日，外兵复攻北城，公命人

纳大石一块，顷刻山积，甃石城一重于内。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一昼夜费火药万五千斤，城几陷。外兵乘势上，内力不能禁，因发炮猛击，伤数千人，积尸横野。外亦发炮攻之，炮回击，反毙其马步无数。有一将，张黄盖，高坐十方庵后，指挥间为炮所及，身首分为三。外兵惊，皆易服退，舁尸至由里山焚灭，失声大哭。

八月初二夜，周祥、金漏等四人复乘黑缒城烧外营，外兵忿甚，因四散杀掠。民不聊生，有先薙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怒詈。杨舍守备沈廷模，大敛民钱，赍牛酒赴良佐营，修款祈免一方死。良佐许之，给大清旗四面悬四门。廷谟披发乘马，游历各城，劝民速降。城上将发炮击之，遁去。

贝勒使人缓言来说，进旗四面，言城上易此，即不薙发，亦敕兵返。或斩四城首事者首，余悉不诛。阎公曰："宁斩我一人，百姓无罪，何可杀也?"议不决。因遣诸生朱晖吉，耆老王睛吾等四人诣外营，方缒城，外兵遽策马迎入良佐营，留饮款洽。良佐与晖吉等约曰："归顺后，誓不诛一人。令官上城，验即收兵覆命，恐老师无功也。"临别各赠五金，使历各营观队伍器械讫，约定三日定议。吉等入城立议主降，众不从。至期，外兵临城大呼曰："晖吉等安在?"备言留款赠金事，内立斩四人示之。复戒守。后吴军门督师至江上，宰牛与诸将誓，归顺后不许杀掠。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临城招抚，内皆力拒不听。

初九日，再纳石甃城南，高于旧二尺。十二日，又甃北城。十三日，阎、陈二公给民间赏月钱，计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非诸生许用效楚歌作乐府《五更转》，令善讴者登高唱，和以筝笛箫鼓，其声悲壮。时四野皓月当空，清霜薄露，剑戟有声，忽闻鼓声发于城上，奏曲甚悲，外兵皆为之泣下。

越二日，外兵招降不已，北城誓死益坚，众意益决。贝勒从四十余骑登君山青龙庵，□相地形。城上望见，炮弩齐发，骑皆蹂践，贝勒仅以身免。因伏金陵守门大炮二十四于城隅，密作土笼，避城中矢石。将攻东城，机泄，移至东北隅。是夜，大雨如注，炮声不绝，震惊二百里。持至二十一日午刻，有红光一线，从土桥直射城中，城遂陷。

先是城上畏外炮猛烈，见其燃火，悉伏避垣内。炮声绝，周麾而登。外兵觉，遂从烟焰中蜂拥突上，出不意，众遂不支。城既破，大兵围之数重，禁不得出。北城人犹巷战杀伤数十人。善政桥蒋家巷居民多力战死。陈公引刀自刎，毁室焚骸。

阎公闻变，帅兵千人上马格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杀伤无数，自度不济，踊身投前湖烈女祠前池中。良佐自言与公有旧，令必生致公，竟于水底被缚。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公至，跃起两手拍公肩而哭。公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贝勒在县署急索公，公见之，挺立不屈。一卒枪刺公胫，血沸涌而仆。日暮，拥至栖霞禅院，院僧夜闻呼"速砍我"不绝口，心知是公，久而寂然。天明，公已遇害。有唯心上人，在围城中与公晓夜共事，公所纪《和众乘城略》一书，唯心以授黄子新。

二十二日，众犹巷战不已，大兵用火攻败之。城中骈首就死，无一顺从者。中书舍人戚勋举家三十七口自焚死，尤烈。其余多不及载云。

是役也，城守八十一日而破，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万，攻城死者六万七千有奇，巷战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骑将不与。盖计我朝死事者不下七万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内外殉节被难者且数十万矣。

程璧先事出为僧，徐墅而死。黄明江为我朝购得，劫之北行，中道杀骑卒逃，卒死牖

下。其余不即死者，兵炙其财而后戮之，妇女童子略为奴婢。二十四日敕兵北上，新任县丞卡化龙命舁尸至城外，焚瘗道旁，白骨如山积。

九月初，武进奸民入城搜劫，后又有恶弁指拒杀官军为名，敲骨炙髓，惨不可述。民间因讹言再欲屠洗，惴惴不敢入城。各官招抚勤切，不得已来归。薙发之夕，哭声遍野。

呜呼！方吾邑之未变也，得一良吏抚谕得理，可以无事，乃一言之激，遂致百万生民涂原膏草。伤矣！由今日言，势类螳张，愚同犬吠，亦何所济！由当日阎、陈二公慷慨守义于上，合邑士民甘心殉节于下，区区一邑，将举天下抗之，蔽遮钱塘南下之师，捍卫闽广新造之国，不可谓非竭忠于所事也！洛邑顽民，圣天子必乐得而臣之矣。

东南纪事

〔清〕邵廷采 撰

卷一

唐王聿键 弟聿镈、聿锷

唐王聿键，小字长寿，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后。定王，李贤妃出也，洪武二十四年封于唐，国南阳，永乐六年之国。子靖王，靖王无子，传弟宪王，再传庄王、成王，复无子，传弟恭王之予敬王。敬王继统三十余年，寿七十一，世宗时，屡存问。再传顺王、端王，端王之孙是为聿键。自定王至聿键凡九世，初封德昌王，父世子义，母毛氏。端王惑嬖妾，囚义承奉所，聿键方三岁，从之。稍长读书，能识大义，虽处内难，正志不挫。义为弟所毒，端王讳之，将传次子守道。陈奇瑜入吊，谓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发觉。"王惧，始为聿键请名，立为世孙。

崇祯五年，王薨，键年三十一，嗣位。七年，流寇披猖，聿键念南阳要冲，而城狭薄，捐千金谋修筑，知府陈振豪弗授功，聿键以为言，崇祯帝震怒，逮振豪置理。聿键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设参将一，以陈永福充之，不许。八年冬，贼再犯南阳，上疏："臣府护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为开封班军，给抚臣以下繇使无谓，惟明诏念臣困戹，以全军见还！"报曰："南阳班军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变。"时朝廷欲行宗室换授之法，陈子壮署礼部事执，不可；聿键贻书子壮，相驳难。其书称《说典训》，援据经传，皆有本，廷臣顾弗及知，特以为诸侯王尚气持异同而已。会子壮下狱，众口惜子壮者，辄以尤聿键；聿键亦薄公卿不足重，而争宗藩体统，劾总督卢象升不朝。其所建请颇多，群臣交忌之。

九年八月，京师戒严，聿键率护军勤王，汝南道周以兴止之，不听。至豫州，巡按御史杨绳武以闻，旨下切责。会前锋值寇，亡其内竖二人，乃还国，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使者欲以槛车往，聿键自裁，不殊。至凤阳，守陵阉人求贿不得，墩锁困苦之，聿键不胜辱，病几殆，妃曾氏割股进，始愈。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时望气者以高墙中有天子气，言于淮抚路振飞，振飞假赈罪宗人墙，见聿键，心独异之。聿键告吏虐状，振飞

上疏请加恩罪宗，赡以私钱，且谪其吏之无状者。

福王初立，大赦，聿键出高墙，封南阳王，遣官送寓平乐，未行而南都陷。南阳王至嘉兴，前刑部尚书徐石麒，淮抚钱继登等请留监国，王不可。六月八日，潞王监国于杭州，王拜戚贺。越三日，大清兵至塘栖，潞王山降，瑞王、惠王亦自绍兴降。

初，靖鲁伯郑鸿逵邂逅王京师，相识。至鸿逵移军还闽，道浙河，王方至，户部主事苏观生、翰林张家玉等咸以王可济大业，与鸿逵奉王南行，诸臣慷慨交拜，矢奖明室，共请王监国。王览启悲恸，进衢州，收散卒得千余人。廿八日，朝见臣民于建宁。闰六月三日，次水口驿，驿吏具大舟，却之，乘民舟，不饰彩幔导，去鼓吹，民人聚观相庆。临驿解朝谒行四拜体，王答二拜，赐坐。安南伯郑芝龙、靖鲁伯郑鸿逵、巡抚都御史张肯堂、闽广督巡刘若金、巡按吴春枝、户部侍郎何楷、大理卿郑瑄、左通政马思理、光禄少卿森铭鼎、四川按察使曹学佺、御史郭贞一，诸臣自南都来者，皆素服待罪，旨弗问。

时议课州县修宫，学佺曰："仁声俭德，王政所先，睿驾甫临，而先有兹举，不肖有司因而蠹民，无乃彰王过乎？"亟止之。王欲择户部尚书，咸举何楷，楷辞，王谕曰："往崇祯乙亥，孤阅邸抄，得侍郎掖垣诸疏，藏之中心，已非一日，古云：'临危杖节，必敢谏中求之'，其勿固辞！"楷乃受任。曹学佺陈三事：其一，福建正供悉贮兵饷，毋或滥支，以防不给；其一，礼成之后，即命郑鸿逵抵关，相度防守进取事宜，以闻；其一，禁游兵行剽，令旧军速招归伍以纾民。王曰："此海内宿儒也！"

命悉允行。

初七日，王监国于福州，祭告天地，设行太庙、唐国宗庙，用太牢，驾入城，居南安伯府。二十七日，即帝位，诏曰："朕以天步多艰，王室不靖，荷兹监国，已及经旬，四方怀风勤王之师渐集。方躬履行阵莫敢宁居，而文武臣僚，咸称涣萃之义，责于立君宠绥之功，本于天作，时哉弗可失，天定靡不胜。朕自顾阙然，未有丕绩，以仰对上帝祖宗。自临安委辔，尊攘无期，小大泛泛，有如河水，朕敢不敬承，勉从群望？爰稽载籍：光武闻子婴之信，六月即位鄗南，以是年为建武元年，诞膺天命；昭烈闻山阳之信，四月即位汉中，以是年为章武元年，立宗庙社稷。艰危之中，岂利大宝？亦惟兴义执言，系我臣庶之志；以今揆古，岂曰不宜？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奉天翊运定难功臣，次第进爵，稍俟恢复，裂土酬庸；宣猷守正文臣，亦进级；孝秀耆宿军民人，俱优给；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祀不在典制者，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明朕缵承基绪，为天下请命之意。"

先是张肯堂建议，如唐肃宗故事，以监国称天下兵马大元帅，俟复南京，然后即位。王尚犹豫，群臣多劝进，乃从之。以布政司为行殿，门曰行在大明门。驾自督府移跸，芝龙戎服前导，鸿逵以禁旅百官次扈从侍班鹄立，始闻环佩之声，及寅王御衮冕升殿，受朝贺，颁诏于各省府州县，大赦。是日，南郊大风，扬沙拔木，尚宝卿马惊，玉玺坠地，损其一角，从咸叹异。上唐国四亲帝后号谥，改福建省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府学为国子监，百官俱称行在，论翊戴功。封郑芝龙为平鲁侯，郑鸿逵为定鲁侯，郑芝豹澄济伯，郑彩永胜伯，张肯堂为吏部尚书，吴春枝兵部尚书，周应期刑部尚书，郑瑄工部尚书，曹学佺太常寺卿。起蒋德璟、黄景昉、苏观生、何吾驺、黄鸣俊、陈子壮、林欲楫、曾樱、朱继祚、傅冠，皆为大学士。阁臣至二十余人，然票旨多王自裁，俱闲无事。或远未达，军国大政一委芝龙，行朝仰成而已。

是月，郑遵谦等起兵绍兴，进守钱塘，金声亦扼徽州，阻上江，由是闽岭晏然，藉以

休甲。寻命芝龙兼户兵工三部尚书，开府天兴，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大清顺治二年，乙酉，七月朔，王下诏亲征，诏曰："朕痛念祖陵，闵兹万姓，中心摇摇，如在水火，择于八月十八日亭午祃祭，亲统六师，敕平鲁侯芝龙为御营中军，定鲁侯鸿逵为左先锋，尚赖文武诸臣，襄力效谋，有功者赏，朕不尔负。"命访求十六朝实录及古今遗书。谕行在日用以俭朴为本，有司不得背旨阿奉，违者以不敬论。敕司礼庞天寿，行宫中毋用金玉器，帷幔毋用锦绣浓花洒线，止用居常铜锡布帛。王长斋，日御便殿，见大臣，性好读书，手自披览，常丙夜不休。

南都之败，马士英奔浙江，潞王监国，时犹持故态，执黄道周章不下。后遇乱，跄踉□涕，落屣窜方国安营中。闻王即位，又谋入觐。郑芝龙雅善之，言士英不即北降，亟欲求立太祖子孙，罪可贳。下其议于朝堂，王出独断，传谕各关军将，毋纳士英。

初，王在州杭，访故臣于张家玉，家玉举黄道周，王曰："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至是，道周自衢州入见，喜，称之曰："真名相也！"即日，晋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王以家玉直起居注，家玉言："唐魏謩为文宗起居舍人，文无避讳，不令人主见。今陛下自待岂啻唐宗，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王嘉纳。家玉尝荐句容人何成吾、敏吾兄弟，天下奇才，乃心明室，且家近南都，可观衅；又句容知县宗室议淞，王心识之。及金声自徽州遣诸生戴明恩赍奏至，诏升声兵部侍郎佥都御史，巡抚池太徽宁。因授成吾总兵，敏吾为副，与声犄角，共取南京。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此十字可切记也！"敕议淞曰："朕自许忠孝，为法受过，百折千磨。今为祖宗复仇，有进无退，宗卿朕犹子行，其克悉朕心，出险亨屯，助朕以助祖宗，于乎饮哉！高庙亦孚祐尔于无穷。"议淞成吾等结七十二村，聚众至八千人，卒不就，而徽州告急。

大清兵进建昌，命永胜伯郑彩出关援之。汀州大旱，斗米三百钱。王决意亲行，乃封弟锷为唐王，监国福州，某为邓王，协守都城。驾发芋江，父老遮道泣留，复止，郑芝龙沮之也。

是月，以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命首辅道周出师江西。浙江诸将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王即位诏至，鲁王欲守藩，大臣张国维、熊汝霖、陈函辉等，以为举足一动，义师星散，浙亡闽亦危，愿坚奉监国，以督厉将士。事成，入关者王。于是不受隆武年号。使者刘中藻，废然而返。王心虽弗能善，然犹藉钱塘为外屏，手书致鲁王曰："朕与王同气，共本圣祖，王无忘朕之焦劳，朕无忘王之危戹，一诚金石，岂惑浮词？当遣兵赴王，上报孝陵，王其爱玉体，以需天休！"

八月乙酉，以郑芝豹为前军左都督，赐总兵黄蜚玺书，令屯太湖，收兵联络三吴。庚寅，以黄斌卿为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帅舟师屯舟山，便宜恢取南京。王御门亲饯，百官郊送。壬辰，立妃曾氏为皇后。后性警敏，颇知书，有贤能声。每召对奏事，后于屏后听，共决进止，王颇严惮之。罪倡逃，辟邵武知府吴文炜，绞推官朱健，叙广信知府解立敬，铅山典史周寅生守城功。赣州告急，命上游巡抚吴春枝，移驻邵武；汀州总兵陈秀援建昌；参将周之蕃剿武平；以陈豹为防海将军，镇漳、泉、兴、汀、惠、潮；授南昌人罗大任少詹事，募兵恢南昌；黄云师大理少卿，募兵恢九江；南饶；赣州人曾应遴兵科给事中，募兵援赣州；遣张家玉监郑彩军，拓抚丘华，谢朝恩。

丁未，副总兵杨武烈，守备元体中复新城。命都御史杨文骢、诚意伯刘孔昭，分屯处

州。王郊天南台，郑芝龙、鸿逵，皆称疾不出。何楷劾二勋不陪祭，无人臣礼，王赏其风裁。既而鸿逵扇于殿上，楷呵止之，楷告归，盗截其耳于道，诏追盗不得。时军兴饷亟，芝龙请于两税内五石预借银一两，民不乐从，反愆正供。以浦城训导王兆熊为御史，督义饷，不输者榜其门不义，于是闾里骚然。芝龙又请括寺田，王不听。封芝龙子森为忠孝伯，赐姓名朱成功，总督禁旅，督师。何腾蛟自长沙，杨廷麟、万元吉自赣州，皆遣使奉表迎乘舆。大学士苏观生请先行，出屯南安。王幸雍祭酒赖垓进讲，三品以上官坐听，其余侍，圜桥观者济济。遣使册封桂世子由根为桂王。黄斌卿兵败于崇明，永宁王起兵复建昌、抚州，副总兵施福入戈阳。大清兵大举临广信、攻福，张家玉使洪旭，林习山救之。

是月，靖江王亨嘉称帝于桂林，举兵入梧州，执巡抚瞿式耜。赣州万安军乱。九月，两广总督丁魁楚围桂林，瞿式耜应之，执靖江王亨嘉，送福州，废为庶人，其党皆伏诛。论功封魁楚为平越伯，晋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焦琏、陈邦传等，加秩有差。亨嘉寻病死。王意不次用人，擢镇江诸生钱邦芑为御史，大学士熊开元争之不得已，而邦芑议开元，开元引退。又出内降，用王期升，彭遇飚、路振飞、曾樱皆言不可，乃已。

时粤闽之境，盗贼蜂起，汀州大饥且疫，兵民所在斗哗，兵疲骥匮，而出关之议，竟同筑舍，四国人心遂至瓦解。乙未，祭告天地太庙。丁酉，祃驾出洪山桥，祖饯郑鸿逵、郑彩授钺。是日，风雨昼晦，二将行数十里，仍疏称候饷，皆不行。庚子，曾后庙见，先一日，王遣官用牲预先只见之意，命勋臣芝龙行礼。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命兵部主事徐孙彦颁诏于四方。擢浦城知县郑为虹御史，巡仙霞关，仍知浦城，命太仆少卿林兰友巡抚江西，谕之曰："江西憔悴于贪政久矣，卿往须破情格，以朕'先教后刑，先情后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贪必杖，大贪必杀"。能行此十六字，始不负朕亲简耳。"设兰台馆，纂修《威朝实录》，以曹学佺领之。召闽县老人周良屏，问民疾苦。

冬十月，大清张天禄陷徽州，巡抚都御史金声死之。金堡奏言："福京倚新安为北门，而臣前至仙霞，见郑鸿逵方遣兵出关，臣度其驻三衢耳，不能长驱也。陷既四十余日矣，我师逗留观望，未有争先之气，新令日行，民心日变，异时以精兵数万仰而攻之，犹当徘徊于衢、严、饶、信之间，能保其必下乎？起义举人汪沐日奔走乞援，曲折素谙，不以此时卷甲疾趋，乃令偕叶向曜借兵借饷，待其集事，须五十日，大事去矣！四方望闽中之兵，如在天上，今兵力将心，臣已窥其大略。上江疑而楚豫断，新安去而三衢危，陛下即欲为王审知，岂可得哉？"堡数危言，王嘉其才气，而郑芝龙不悦，授礼科给事中，出监郑遵谦军。

大清金声桓会兵围抚州，永宁王告急，张家玉言："腹心之患在南昌，咽喉之患在徽州，既失徽则饶严危，失饶严则广信必不支，而崇关不能守，陛下大事去矣。兵贵速不贵久，贵合不贵分，我以待兔之愚，长彼蚕食之渐，坐而自毙。请急敕郑彩由杉关出抚建，分兵一捣南昌，一援饶州。再令黄光辉、曾德等，由江山直上衢严，袭徽歙，纵不能进，亦可自救。"诸将施福，陈梧等皆善家玉计，而彩久驻邵武，不肯出关，有诏切责，亦不从，家玉太息而已。

是月，李自成将贺珍击败，张献忠兵于汉中。

十一月十五日，监军张家玉退大清兵于许湾。家玉约陈辉、林习山、蔡钦，三道会许湾。夜入定后，火起，令坚壁，敢救火者斩，且搜暗处置状。旦，兵果大至，四面突击，洪旭争先斩级，兵少却，家玉亲立阵前，督陈黄虎、李明忠、赵珩等出营大战，杀两总

兵，获级四百，夺马四十匹，器械无算。午时，协将陈有功战死，大军合数万来战，矢如雨下，沿山举火，赤地震裂。大清将王得仁、邓云龙、侯天宠等，以书来招赵珩，令其劝降，众惶惑多偶语。珩惧互相疑忌，家玉执珩手，拔剑斫案曰："行间离我兄弟，我等益当戮力，为国吐气。军中敢疑谤者，有剑。"人心始定，然犹无战意。十五日，子时，家玉设高皇帝，关壮缪位，率诸将泣拜，设赏金于前，使郭毓卿、李明忠、陈良、赵珩，分帅死士百人，伏谷中，遂拔大营走。大兵合一万来追，人伏，大军纷奔，家玉鼓噪回军，大破之。步兵五千殆尽，骑兵舍马渡河，溺死过半，抚州围解。论者以是役为福州战功第一。

家玉令都司黄瑛，赍蜡书间道奔入抚州，檄永宁王部将谢志良、阎罗、宋萧声、曹兑光等，乘虚袭老营，十六日，战于金坡，家玉夹击，大军死者五百余人，马死者三百余匹。营中妇女三百四十三人，就近亲戚归之。收其酒米犒军，得乡绅诸生书，悉令烧毁。

时大清兵所至令民剃发，而南军遇无发者，辄杀不问。难民因是多输牛酒，为间导，南军咫只不得虚实，饷导俱绝。家玉设小牌，免死，给与，难民欢呼，来归者千百人。奏请遣人分入乡落解散，有能收复州县者，即以首领官酬之。阵没陈有功、叶寿予，祭葬荫谥，立祠许湾。斩总兵逃者许象乾，俱报可。于是军政明肃，人始用命。家玉奏功俱归永宁王，诏俟恢复南昌日，即封亲王。

是月，鲁王劳军于西兴。拜方国安为大将，统诸营。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吏部郎赵玉成，与尚书张肯堂同籍江南，上言臣等生长海滨，请以水师千人，从海道直抵君山，袭取南都，以迎陛下。计陛下陆行期，同会于金陵。王大喜，命郑芝龙具艘，芝龙笑诺。会有言水师诸臣宜留其家口，以防逃归者，事不果。于是王决意亲行。是月六日，发芗江，命芝龙留守福京，制置兵骥，兼掌宗人府事。南平、古田县民，远馈酒米。封郑遵谦为忠义伯。前汝南兵备副使郁启，遣赵贵人贺，以启为总理楚豫提督军务讨逆安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诏辅臣黄鸣俊出衢州。东会王肃景来朝。立春日，受百官朝，勿贺。

大清将张天禄，诱执大学士黄道周于婺源，生致南京，道周死之。是月，监安蒙白土舍沙定洲作乱，据云南，黔国公沐天波奔楚雄，定洲追之，天波走永昌。

大清顺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在芗江。初九日，夜雨雹如拳，唐邓二王及居守百官，行拜贺礼，不受。下诏以三大事自责，群臣俱戴罪。马金岭兵变，命路振飞往浦城安抚。都御史陆清源犒师浙江，鲁王使陈谦奉书称皇叔父，不称陛下，王怒，下谦狱。郑芝龙与谦有旧，钱邦芑出芝龙门，而见亲于王，密奏谦为鲁心腹，与郑至交，不急除，恐变生。王斩谦，浙闽聘好遂绝。川陕总督樊一蘅，遣官入贺。交址日本，皆遣使入贡，并手册答之。敕上游巡抚吴春枝，简练壮丁。赐松滋、东会、滤溪、延津，四王春宴银。广东布政司汤来贺，浮海转饷十万，迁户部右侍郎。江西御史艾南英，劾来贺奸邪，不可信用，不报。

王出师，次于延津，拜泉州布衣蔡鼎为军师；召郭熹、陈秀、引兵赴建宁；命朱成功出永定关；江西巡抚刘广胤，都给事中曾应遴，招抚阎寇；以黄光辉兵败，贬郑鸿逵为少师，责郑彩戴罪；上游巡抚吴春枝罢，以吴闻礼代之；赐降将郝摇旗名永忠，玺书；赐大学士王应熊于四川假便宜举用大小文武官；大雨雹，册皇弟邓王长子琳浸为陈世子，从征视膳，中书官讲读，导以礼仪；加守金华兵部尚书朱大典阁衔，命与方国安和衷同济时艰。

十六日，郑彩逃入永定关，张家玉曰："新城永定，屏障福京，门户不可弃也。"彩怯，竟弃家玉逃入关，城中兵民皆窜。家玉与知县李翔，仰天恸哭，誓死不去。以乡兵二百人扼守新城，以亲兵百人战于城下，数十合，杀五百余人。大军马步围家玉三周，家玉中流矢，堕马折臂，气绝。都司林雄冒襆被入阵，杀一将，挟家玉还营，家人已遇害。王闻报，大怒曰："统兵大将，尽走入关，独令文臣陷阵，何以自解?"家玉乞骸，曰："臣得从八旬王父母，五旬父母生还相见，死无复恨。"优诏慰答。时阎兵在广昌，距新城二百里，家玉啮指血书请救。廿二日，阎兵至南丰，大清兵引退。

是月，沙定洲陷大理，蒙化，屠之。洱海道杨畏知起兵于迤西，定洲还围楚雄。

二月二日，王驻跸建宁，故何吾驺入觐，以为首辅。闽饷不足，郑芝龙白，遣给事中梁应奇督运广东，奏劾稽饷者数十人，命逮问，亦草应，潮州知府杨球遂止粤界，不敢入。芝龙令抚按以下皆捐助，有官助、绅助、大户助。又从李长倩言，开事例大鬻官爵，部司道三百两，余百两；武扎数十两至数两。于是倡优厮隶，尽列冠裳，拜谒官府，鞭挞里邻。守令莅讼，两造皆称职官，侧立而语，互殴于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颈大清兵，谣曰："清行如蟹"，盖迟其来也。

晋张家玉右金都御史，巡抚广信。制曰："尔许湾捷而建抚复，壮猷追允文采石之前，新城守而杉关宁，嘉绩在莱公锁钥之上。今者箭疮勿药，宗社赖之，尔其即日领敕长驱，誓于今岁拜我孝陵。"家玉陛辞，言："募兵制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尽忠而且智，臣独忠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无以尹铎为少。"闻者悲壮其言。

先是，李自成已死，其党李锦、高一功等尚数十万众，因湖南巡抚堵胤锡请降。胤锡表闻，乞封锦等为侯，王难之。家玉及检讨蔡之俊合疏，言："曲突徙薪，事几不再，当乘其锐气，会捣金陵，勿令转合敌人，后悔噬脐。"遂封自成妻高氏为英淑夫人；锦左军侯，赐名赤心；一功右军侯，赐名必正；余皆封侯，军名忠贞营。攻荆州，将克，会大雾，赤心等方蓐食，忽救兵数万至，师大溃，胤锡急令杨国栋、张光翠分守沣州回子河，以固湖南。

晦，命辅臣傅冠及朱成功，督郭熹、陈秀等，拒大清兵于永定关。加谢德溥东阁大学士，制置义兵。张家玉目请墓兵惠潮，王遣之。三月，夺郑彩永胜伯爵及黄钺赐剑。敕书命民被迫翦发者，竖义民旗自别白。命成功招集郑彩逃兵，毋令扰民。王将取道于汀，命募兵汀州。施福、林顺至建阳，以张名振为捧日将军，副黄斌卿，屯舟山。赠松江死事夏允彝、沈犹龙、章简、李待问、侯承祖等官有差。吴江吴易起兵于太湖，授右副都御史，陈子龙佥都御史，杨廷枢兵部主事。

廿四日，大清兵陷吉安，万元吉退守皂口，傅冠自邵武趋建昌，饷匮，后军不进，拔营归冠乞罢，不许。夏四月，金华行宫成，贵官迎驾。王谕近臣曰："靖义侯方国安，江上战功独多；勋臣刘孔昭，世臣中深明大义，辞公爵来归；科臣刘中藻，奉使开诏，挺然义形于色；勋臣郑遵谦，起义独先，诚心翊载；勋臣黄斌卿，虽未有恢复显功，而拒守舟山，相继进取。此数臣者，朕均倚为腹心手足，在廷，其体朕心，毋致嫌疑。"优诏晋贵州巡抚范矿右都御史。谕云南巡抚吴兆元，卿久镇滇强，无遗朕南顾忧。赠黄土隘死事元体中，李茂德等八人。黄斌卿袭杀副使荆本彻，夺斌卿伯爵。晋汤来贺，兼行在兵部右侍郎，便宜恢剿湖东。立三御营，以郭熹为镇武营，陈秀为威武营，黄光辉为勇武营。五日，王寿节，不受贺。用太牢遥祭二祖列宗，配以唐国祖宗。以程珣巡抚惠潮。

太清兵薄崇安、大学士蒋德璟自请行关诏责施福逗留，曰："与张家玉守新城，而郑彩逃入关，何异福退？死三尺曷若前向死敌？"德璟请告归泉州。六日，皂口兵溃，万元吉入赣州。故赣督李永茂，自南雄遣吴之蕃、张国祚，帅粤兵五千拔赣、赣城仓皇争窜，元吉欲斩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七日，大清兵围赣州，元吉与兵科给事中杨文荐，悉力拒守，苏观生引所部退走南康。王念国家元气之削，由于靖难，命追复建文年号，立方孝孺祠，设姚广孝像于阶下。又追复吴王允熥，卫王允熥，徐王允爌，及建庶人封谥。册封赵王，命抚臣卢若腾就近行礼。擢袁彭年吏科都给事中，晋土司沐增太仆少卿，沐懿四川右布政，以劝义输。以总兵包象乾守汀州，籍右宁，建瑞，乱民之壮者为兵，汰老弱归农。遣黄兴施福守崇安、林顺、曾德守仙霞，岁满更番。水军都督周崔芝，遣人如日本乞师。

王即位一年，无尺寸功。群臣建议者众，兵尚书吕大器言："用人太滥，所用人又相援引，虐民丛盗，望治何由？"御史汤芬言："可发海师直捣吴浙。"主事吴钟峦言："首克南昌，选锋进取为上策。若舍此他图，关门一有骚动，全闽震惊矣。"王皆善之，而不能行。谕臣民曰："尔等立朕为君，志在救民雪祖，朕将暂至邵武，相机出关。古人创业中兴，谁不危而后济？朕以'宁进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如有敢请驾回天兴及避幸广东者，立斩以殉。"

亡何，闽侯二县耆老诣延津，请驾回福京，王太息曰："即位十有一月，日夜所思何事，岂得回銮"但恨在闽不能安闽，闽民不负朕，朕负闽民多矣。"建宁诸生请大驾再临建水，王曰："朕进取之志甚锐，万无转跸之理。"郑鸿逵久顿兵关门，一日兵哗，误谓大兵至，徒跣充军逃归，三日夜抵浦城，诏削其爵。芝龙则请闽饷，共需一五百六十万，王谕之曰："卿兄弟拥戴朕躬，朕所委托，但国蹙民贫，钱粮止有此数，所奏即竭三省之力不足，从未有关篱不固，止于家门堵贼者，此理甚明。今议以兵三万守关，一万守腹，不复可增。若有别议旁挠，是波苍不助中兴，朕亦惟有退避贤路而已。"

王闻沙县寇患，诏蠲逋赋。是月，闽中地震。抚州陷，永宁王死之。以新抚、永安、沙县山寇隶陈国祚，受朱成功节制。兵部侍郎于华玉，以漳州兵入卫，至归化，不戢，士民闭城拒之。命华玉及罗登辅留止顺昌，张思道留止归化，俟驾来从行。敕曰："朕痛两京沦没，全非寇敌之故，止因兵民相戕，致危宗社。今日仅此弹丸，冀资民力恢复；若复伤民，将促国脉。新兵未经节制，故哗，卿宜振刷，务令民安，毋徒忧谤。"

广西酋长农国琦破县城，逐知县，巡抚晏日曙讨平之，护国琦，传首。诏解散胁从，勿献俘，以示宽仁。遣礼部尚书黄锦往潮州，与新抚商度出赣。总兵曹志建劾阎兵将领张安，兵无纪律，有诏止安入关。土贼攻陷诏安，知县田树死之。仙游民变，檄总兵周仕凤速提兵援浙西。敕唐邓二王毋私受官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进，方不失藩王体，违者辅导官方士亮，何九云治罪。至于词讼，应归有司，通政司不许封进。再录平靖江庶人功，封浔梧参将陈邦傅为富州伯，赐平越伯丁魁楚铁券，赐西夷安承宗府名颁印，以劝来降者。

五月，诸军溃于赣州，大军锐甚，滇粤诸军先后至南康者以数万计，皆惴恐莫敢即下。杨廷麟自雩都趣张安、张琮、李元符，及各营兵四万至，赣江抚刘广胤亦自宁都募二千人至，俱以五月一日先后溃散，广胤被执，失士马器械无算。自后援兵益不敢前。苏观生退，次南安，大军分兵东围广信，王敕观生曰："援赣兵将骄悍不驯，闻警辄思引去，似此无纪之兵，安能济事？雩都会昌诸邑，既可直达汀州，防围尤急，曩无一人议此何

耶？偾军之将，罪之不能，呼之不前，如何为策？退守庾关，岂朕所望？其详度情形来奏！”敕监军御史陈赓曰：“前失吉安，起于乡勇引敌，他兵坐视不救，良可痛恨。滇兵战而不胜，犹愈不战而逃者，尔仍收合余烬，勿自困挫！”谕杨廷麟曰：“吉安失守，万元吉诸兵皆付一掷，今五月初一失机，此番功罪宜明。卿深惟善计，更图兴复，粤饷三万，与卿召募。但当作何约束，近民苦兵甚苦寇，驱虎进狼，绿林四起，当是统兵者之过。包象乾、张家玉毋得收聚凶徒，终成溃散。朕将前跸汀州，面议方略。”

广信陷，召罗登辅，谢祥昌兵入守长汀。大清兵至常山，敕朱大典、顾应勋马步兵入援。谕何吾驺曰：“田辟之兵，敢行溃叛，大安关外，复有失挫，卿其强山，为朕分忧。”徐孙彦使蜀还，陛见，具列王应熊、樊一蘅、李乾德、马象乾、米寿图、刘鳞长、王之瑞、万年策、郑逢元、刘泌、范文光、牟道行、田华国、莫宗文、曾英、杨赓、贾登连、谭谊等，戮力恢疆，奉扬王命。且言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王为之挥涕。封方国安子元科为定中伯。以周崔芝领水师，为平海将军。和顺王慈燉言：“建阳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渔，山不敢樵。”王曰：“如此何以聊生？”令兵毋入城，毋久屯，犯者以闻。

张安复姓名为陈丹，引兵迎驾，以为御营副总兵，寻令复出赣州从苏观生。以周损巡抚广信。召武冈守将刘承胤入援。遣抚臣刘中藻赈温州。永福雁湖寇乱，知县田楷平之。闻吴易战胜于太湖，晋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加陈子龙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复封黄斌卿威鲁伯。以施福为忠勇将军。命主事李言抚宁化清流乱民。潮抚刘国柱获潮阳贼首庄三权。琉球世子遣使入贺，贡方物。江西江黄各砦义师起。特用文臣守关：张调鼎、周道臣、赵秉枢守永定关；谢绍芳、周维新守大安关；黄大鹏、郑为虹守仙霞关。再发恤民库银一千，赈温州。王曰：“奇荒至此，千金之寡，安能遍活数十万人之命乎？”命抚臣卢若腾、镇臣贺九尧，速为设防，毋使瓯民重困。山寇入诏安城。

夏至，祭皇地祇宗庙，命福京太常寺行礼。简讨何九云进《尚书》，以其弟九禄为国子学正。星变，下诏修省，求直言。以李士璇为讨逆将军，晋太子太傅。设行在御营十标，以郭奇、陈天榜、熊和、王秀奇、陈文廉、方登夫，巢拱极领之。又遣林垄募兵于福宁。王谓左右曰：“延平地窄，朕不欲久居，俟虔南收拾，当即发也。”

时有传王欲幸广州者，张家玉在潮州，上疏曰：“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下此则虔州一块土，尚属兴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江西，而忽传有南幸五羊之说，识者惧矣。驾出虔州，右连三楚左达八闽，后屏梅嶂，出两粤之粟，前跨章江南九，有建瓴而下之势，骑天下之脊而号召之，所谓六龙临江，勇气百倍，上策也。若暂驻雄州，可出江，则度庾关，下贡水，可出楚，则逶韶郴出衡岳，进止缓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下策矣。宋景德间，契丹冠澶渊，王钦若江南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閬中人，请幸成都；臣五羊人，计应出此，独恐车驾日南，中原失望，不如寇准为卓见。高宗南渡，李纲、宗泽、岳飞等叠请还东京，而汪伯彦、黄潜善力阻之，卒有明州之难。宋之不延，由东迁失策也。高宗时，两河三吴皆无恙，纲等犹以去就争之。况今越在五岭，一失足则大事尽去，臣敢不以死争哉？虔城不减晋阳，万元吉不减尹铎，乞陛下必以为归。”王终未决。

赠黄道周为文明伯，谥忠烈，官其四子，妻封一品夫人，立庙福州及漳浦，镌其绝命词于庙门。

是月廿七日，浙江兵溃，方国安入绍兴，劫鲁王南奔。六月朔，大清兵入绍兴，鲁王自江门入海，方国安、方元科、马士英、阮大铖皆降。

大清大军至金华，大学士朱大典坚守不下。周藩、安昌王长子恭榡浮海来朝，封为安昌王。命刘孔昭严戢所部，毋犯瓯土，以著臣节。命福宁道王芋遣兵一千，出援温州。

福州宫工成，益郑芝龙岁禄五百石，荫一子锦衣千户。升湖广监军道章旷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恢抚湖北严起恒户部侍郎，总理湖广钱法。张家玉招程乡贼黄元吉，降之。宁化贼黄通袭执兵部侍郎于华玉，苏观生兵溃于南安。赐异人薛通载号广济禅师，往海外征兵。赠张惟熊右都督，谥武襄。谕卢若腾、贺君尧，监守温州。加若腾兵部右侍郎，君尧太子太傅。王子生，大赦。福州乡试，取叶瓒等百余人。

十六日，大清兵入上杭，檄曾德还守仙霞关。赣州诸将及大清兵战于李家山，大军退屯水西。赐赣州改名忠诚府。加杨文荐右都御史。是月，沙定洲复围楚雄。秋七月，湖广都督张先璧、郝永忠合疏迎驾。黄元吉复畔，攻破永定，张家玉使贼党执斩之，复招降镇平贼陈靖之众十余万归农。

是月，大清兵破金华，朱大典死之，遂至衢州。副使秦应科内应，城破，守将张鹏翼及楚王、晋平王、乐安王，皆被杀，督学御史王景亮亦不屈遇害。

大清兵将度仙霞，金堡说上言："今日之势，诚能直走湖南，用何腾蛟之锐，竟捣荆襄，传檄中原，北方闻之，以为陛下从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跸虔州，此中策也。并兵出关，背城一战，败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来延建，观望经时，轻骑叩城，避不暇出，为无策矣。"王卒出无策。而郑芝龙间使约款于大清，尽撤施福等守关将军还安平。手敕遣中使邀之曰："卿稍迟，朕与卿同行。"芝龙不顾。由是大清兵平行入关。至建宁，守臣黄大鹏，郑为虹死之。

八月廿一日，王发延平，御营皆散，犹载书十车以从。至顺昌，闻大清兵已及剑津，仓皇乘马奔，从者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俊。吾驺寻去，惟经奔赣州。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曾后被执，自投九龙滩，八闽皆下。大学士蒋德璟、路振飞、傅冠、礼部尚书曹学佺，先后死。郑芝龙自安平降。是年十月四日，赣州陷，大学士万元吉、杨廷麟、兵部尚书郭惟经等死之。苏观生退保广州。

论曰："唐王宽明恭俭，亲亲尊士，循良爱民，而有抚绥大略。识张家玉之奇俊，崇黄道周之耆德，褒忠行义，结于至诚。闻江阴泾县力守见屠，曰："吾家子孙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每诫出兵，毋杀难民，伤促国脉。大小主客，文武众庶，恩勤和剂，咸出其肺腑，濒死无贰。待永明王以大公，谕群臣曰："大宗适自属永明，朕在此间，去永明千里，不暇相求，臣民敦迫，勉行即位。然行年四十，未耀前星，不审永明才度何如，良用关切。"此可见其义矣。惟制于郑氏，不获展尺寸。然两夺鸿逵彩侯伯，而谆谆谕芝龙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礼，隆世所难。使其遭际中兴岂必在令主下哉？昔贾生过秦，责子婴以不能救败，未为通达事体，唐王在位虽一年，而大江以南，骄将剧盗望风归命。此其关系国运，亦有由来。特月而纪之，使后来者得以考焉。

唐王聿鐭，隆武弟也。乙酉七月封唐王，监国福州。隆武家法严，不以友爱故假借，尝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进，方不失藩王体。王甚率谨，在福州一年，未尝有过。福州既陷，王泛海达广州。时两广总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监国梧州，大学士苏观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无以报，今其亲弟在，何外求君？"遂与故相何吾驺、

布政司顾元镜、待郎王应华等，请王监国。十一月五日，即位于广州，以明年为绍武元年。命观生专理军国重事，吾驺、应华、元镜并入阁办事。是月，桂王亦即位肇庆。

大清将李成栋自漳汀入，陷潮州、惠州。十二月二日，广州总兵林察诱败肇庆兵于海口；杀总督林佳鼎，观生战胜而骄。十四日，成栋以十七骑晨袭广州，城中兵悉西出，宿卫尚万人，不及集，观生急召得百余人，大清兵下城击之，皆败走。王变服逾垣，走王应华家，不纳。寻缒城走洛城里，为成栋副将杜永和所获，安置东察院。成栋使人馈食，王不食，曰："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自缢而殂，自即位至是日，凡四十日。太仆卿霍子衡、司丛梁朝钟、行人梁万爵皆死之，观生亦缢。十八日，杀诸王之在广州者十六人，周王、益王、辽王，皆遇害。吾驺、应华降。顾元镜先椎髻，号于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成栋欲大杀广民，佟养甲曰："广民未迎战，请卜诸天，天雨者则止。"夜雷震，雨如注，养甲曰："天堕泪也。"乃止。犹大掠三日，谓之放赏，妇女多自裁。后二年，成栋来归，吾驺复入肇庆为首相。元镜以反正功，复擢用。

黄宗羲曰："唐桂之构，外惧方张，又生内变，苏观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观生受前王特达之知，其立后王也，与荀息之不食言，可以并矣。岂仅仅修魁楚之隙哉？若后王之从容遇难，所谓亡国而不失其正者，宁可以地之广狭，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唐王聿镈，亦隆武弟，盖绍武建号日封。李成栋陷广州，王得逸，率宗族去，依虎贲将军王兴于文村。兴事王甚谨。成栋归，桂王入肇庆，王奉表称贺。广东再陷，尚可喜累攻招文村，文村食尽重困。已亥，桂王入缅，文村始降。兴自焚死，王亦服脑子薨，卒不辱。

论曰：唐王兄弟三人，皆儒雅有君人之度，与他藩绝殊。惠宗之遭靖难，绍宗之当末造，皆关世运，非独一家之事。黄宗羲著《行朝录》，称："壬辰八月，刑部侍郎王夔石，自五指山至厦门，言隆武在彼为僧，赖垓、熊纬皆从亡。"信如斯言，何与惠宗相类耶？又云："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然则聿钊亦勇而知义。其有否未可知，要之宗臣多仁贤，则虽亡不亡矣。"又云："五指山敕使至，故臣皆不能决。癸巳二月，复遣使存问诸臣，称离五指驻平远，将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请敕验视，卒不可得。当传疑以俟后之考古有识者。"

卷 二

鲁王以海

鲁王以海，太祖十世孙。父寿镛，以崇祯十五年大兵破兖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寻京师陷南奔。顺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广，暂驻台州。及郑遵谦等兵起，议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贤，乃选遣元老前兵部尚书张国维，迎王于台。八月至绍兴，即监国位。以分守署为行在，臣民称国主，诏称令，制称敕，群臣劝进，王固不许，曰："芟夷大难，须命世神圣，俟拜孝陵，择宗贤。"中外翕然，有中兴谊辟之望焉。

时浙东画钱塘江而守，号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议列屯，以朱大典镇上游金华，方国

安当七条沙，王之仁当西兴，郑遵谦当小亹，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当瓜里。日蓐食，鸣鼓放舟，登岸搏战，复柁还战，率以为常。

议分饷，以孙、熊之师谓之义兵，食义饷；方、王谓之正兵，食正饷。正饷田赋所出；义饷劝输无名之征，实无饷也。户部主事董守谕，请一切正供，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户部主事邵之詹议；绍兴八邑，各有义师，专供本郡。宁波给王之仁，金华归朱大典，五府归方国安；方、王不可。计浙东田赋六十余万，悉给方、王。义师听自措饷，正供不及焉。

署官爵，国维、大典、宋之普，俱东阁大学士。国维赐尚方剑，督师江上。汝霖、嘉绩、肃乐、右佥都御史，并加督师，然实无权。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自春户部尚书，王思任礼部尚书，余煌兵部尚书，张天郁工部尚书，陈函辉吏部右侍郎。封国安镇东侯，之仁武宁侯，衢州守将张鹏翼永丰伯，郑遵谦义兴将军。

议谥号，上皇太子曰悼皇帝；福王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闵王。未几，起方逢年为东阁大学士，朱之普罢。

是月，国维复富阳。金堡、姚志卓起兵复余抗。余杭寻陷，堡渡江来归。国维命志卓守分水，又复于潜。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宁，转战数日夜，至乔司，士卒略尽，乃还。

王虽谦仁，少威断。初立之日，张国维首疏参马士英十大罪。士英惧，不敢入朝。与阮大铖俱匿方国安营中，阴败国事，不能执而诛之，以此赏罚尽失，士气衰沮。而文臣建义者多不知兵；郑遵谦唯畜优伶，殊无定志；义旅乌合市贩；原设营兵卫军，皆隶方、王。国安及其子元科，尤悍戾，日与朱大典构隙，拥百练之卒，不肯进取杭州。士大夫沿习承平，求官乞荫，涂巷之内，半腰犀玉，至有以白石充之。时人语曰："带何挺挺，白石粼粼。"其子弟方髻龀，绣衣冠佩，传呼道上，又为之语曰："痘儿哥，痘儿哥，横街骑马谁敢何！"故巡抚田仰来自淮扬，与遵谦争饷，哗于朝，仰将李士琏拔刀斫，遵谦奔殿上，呼："救我！"太监客凤仪助仰兵巷斗，遵谦脱归小亹，王遣廷臣解之而已。

其秋饥。浙东大水，漂沉民舍，越人衣食于舟。征调既烦，皆沉舟束手。军人沿门供亿，搜牢勒输，文武官符票一日数至，奸宄乘时报复，民始离怨。

七月七日，海宁陷，守将俞元良死之。八月，参将姜国臣复入守海守。故总兵汪硕德，集兵双林，来告，使移札塘栖。会唐王即位福州，诏至，众议开读，熊汝霖持不可，王意不怿，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张国维星驰入郡，上疏福州，言："逢国大变，凡高皇帝子孙民吏，当共同心力，事成，人关者王，监国退居藩服，礼谊诏然。今遂南拜正朔，事势远不相及。唇亡齿寒，悔弗可追。臣老矣，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议始定，闽使废然返。

然是时，江楚、西蜀、两粤、滇、黔，皆受唐王诏朔，独浙东以监国在先，义旗分竖，不宜降屈，天下多不直鲁王。后金保入闽复来，上启力争，以为："更始称尊，刘缜止居大司马之位；湘阴继统，刘崇亦守节度使之官。缜岂甘以贤让不肖，崇岂甘以父让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即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侄事叔，则今上既非湘阴；以贤事圣，则今上并非更始；即上表称臣，拜疏迎驾，岂遂为屈已乎？两大相抗，必至于离；两离相厄，必至于败。使敌国得乘瑕观变，坐而收渔人之效，恐文武诸臣，不得辞其责矣。《诗》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当御侮之时，自启阋墙之衅，窃为殿下惜之。殿下诚能息群喙以奉一尊，异日光复二京，只谒寝庙，今上之功，不过汉光武，而殿下之

德，乃过于周文王。厚实不亏，而翰名烂焉。即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听。令旨法司究问，陈函辉密启请杀堡。堡亡奔衢州。

十月壬辰，方国安及大清兵战于江，张国维引步军继进，追北至草桥门，大风雨，火炮弓矢不得发，乃收兵。大清兵营木城，沿江以拒南师。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杭州义旅，陈万良、姚志卓复余杭。十一月，王出郡城，临江劳军。晋方国安荆国公，王之仁宁国公。赏倡义者，特封郑遵谦义兴伯，刘穆威北伯，熊汝霖、孙嘉绩晋兵部右侍郎，诸营皆受国安节制。十二月，还郡城，颁明年鲁元年大统历，铸大明通宝。

大清顺治三年丙戌，春正月朔，鲁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尚书柯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损，手书报王，言朕无子，王为太侄，和衷协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取东浙职官，均列朝籍，转饷十万犒师。王意终不□，发敕封郑芝龙兄弟为公。于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裘兆锦、林必达，斩陈谦，浙闽竟成水火。

二月，叛将张国柱劫定海，总兵王鸣谦入掠余姚，其部曲长邦宁掠慈溪，绍兴戒严。进国柱胜北将军，始返定海。总兵陈梧败于嘉兴，航海掠余姚，知余姚主事王正中击斩之。三月朔，郑遵谦，王之仁退。

大清兵于江中，张国维督诸军渡江，南军稍振。会福州诏使陆清源至江，分饷不平，兵哗，马士英唆方国安斩之，且出檄数唐王过，国维曰：“祸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群臣朝堂，哭临，军民缟素。王正中率兵渡海盐，复澉浦城。

五月，方国安叛，劫王南奔，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尚书余煌、宁国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陈函辉、太仆少卿陈潜夫，皆死之。时南军久屯江上，无功，气势日蹙。而大清贝勒统大军至，各营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涸，北人试马，用大炮击南营，碎方国安军灶，国安遽遑扰，曰：“天夺吾食。”夜，拔营趋郡，劫王南走，侍御狼狈。是日，学使者方坐试院较诸生，仓卒掷笔研窜，军人腾藉，流路于道。诘旦，江上诸军闻报，俱溃。孙嘉绩、熊汝霖、郑遵谦、钱肃乐、刘穆各引所部兵入海。越三日，大清兵始渡江，余煌开郡城九门，纵军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前后死节甚众。

六月二日，大清兵入绍兴，张国维恸哭曰：“坏天下事者，文山叠出也，一死而已。”及收散卒，追扈，及王黄石岩。国安继所过桥，用马士英计，将执王以降。会守者病，王得脱，自江门入海，命保定伯毛有伦扈。世子，张妃由定海出，为张国柱所劫去。国维归，死义乌。国安、士英、及阮大铖、方逢年，皆诣大清军降，已，皆斩于延平。

大清攻克金华、衢州，朱大典、张鹏翼死之。是时黄斌卿在舟山，兵食殷足，石浦守将张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纳。王舟泊外洋。福州既破，永胜伯郑彩亡入海，以舟师迎王。十月丁酉，发舟山，如厦门。郑芝龙使彩执王献贝勒，彩以南夷貌类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谓其人曰：“事急则缢死以示之。”会芝龙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号，大会厦门。王于是改次长垣，以明年为监国鲁二年，海上遂有二朔。其冬，桂王即位肇庆，寻奔广西。

顺治四年丁亥，正月，鲁王在山盘，以熊汝霖为相、晋郑彩建国公、郑遵谦义兴侯、张名振定西侯、杨耿同安伯、郑联定远伯、周崔芝平北伯、阮进荡北伯。崔芝复海口镇东。二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大清兵救海澄，南师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闽人洪有文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将林簪舞、赵牧死。周崔芝退保火烧屿，六月，攻漳州。七月，王亲征，次长垣。会郑彩、周

瑞、周崔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郧西王起兵复建宁。八月，王克连江。十月，长乐、永福、闽清，皆下，罗原知县朱丕承、宁德知县钱楷，皆以城降。

晋马思理东阁大学士、林正亨户部尚书、钱肃乐兵部尚书、沈宸荃工部尚书、余飏左都御史、刘沂春左副都御史、吴钟峦通政使、林峭吏科给事中、黄岳吏部郎中。

初，唐王隆武时，大学士刘中藻，以忤郑氏去。吏部主事林垐解官，募兵得千人，阻于郑氏，郁郁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兵部侍郎林汝翥亦隐居。闻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宁，州守将涂登华以城降；垐，汝翥合军攻福清，垐阵没，汝翥不屈死。是岁，即桂王永历始年也。

顺治五年戊子，正月，鲁王舟次琅琦。有传言唐王未死，或云在五指山为僧，议遣使访迎，又议为思宗发丧。同安伯扬耿及大学士朱继祚攻兴化，大清守道彭遇飚，使守将出战，而登陴，立明帜以城降。

大清将金声桓部将郭天才来归，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于琅琦。晋钱肃乐东阁大学士，自王入闽，先后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皆不能守。于是给事中林峭，守道汤棻死兴化；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都廷谏死莆田；给事中郑正畿、御史林逢经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长乐；守将王祁死建宁。王移次沙埕。余姚人王翊起兵四明，遥奉鲁王年号，破上虞，前翰林学士张煌言，聚兵平冈以应之。御史冯京第如日本乞师。冬十月，马思理卒，以沈宸荃、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十一月，王舟退壶江，钱肃乐以忧卒。是年，大清将金声桓、李成栋，以江西广东来归，桂王复至肇庆。

顺治六年已丑，正月，鲁王舟次玉环山，张名振自石浦来朝。三月，王翊徇。奉化退大清兵于河泊。大清兵围刘中藻于福安，中藻食尽，不得出战，为文自祭，吞金死。城陷，部将董世尚等数百人，皆死之。闽地尽陷。浙遣臣南来者，多为郑彩所害，彩亦帅麾下弃去。张名振、阮进迎王还浙次于南田。

秋七月壬戌，至健跳，从者大学士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兵部侍郎孙延龄，职方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每旦，朝于水殿、钟、峦如立治朝；所至试秀士，入学，率以见王，襜衫巾絛，拜起秩秩，观者感叹。鹿顸屯师王朝先来觐，封平西伯。

壬午，大清兵围健跳，阮进拒却之。九月，命名振、进、朝先、会师讨斩黄斌卿。王移跸舟山，以参将府为行在，建太庙府东。进张肯堂东阁大学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遣阮美如日本乞师。是年，李成栋、金声桓、何腾蛟皆败。大清尽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陈士京朝肇庆，闽海始用桂王年号。

顺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鲁王在舟山谒太庙泪下，谓辅臣张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建业，先帝忧勤沦陷，闵予小子，播迁无地，不能保浙东数郡，以延庙食，是以痛心。"诸臣皆泣，顿首待罪。二月，王翊来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张煌言来朝，晋兵部尚书，留备侍从。八月，翊复新昌，拔浒山。大清兵分道入四明，翊避入海，冯京第遇害。九月，张名振袭杀王朝先，并其兵。是年，郑彩为朱成功所败，具表请援。张名振、阮进、周崔芝，击彩余众，破之，彩还走厦门，归成功。

冬十一月，大清兵陷桂林、广州，桂王奔南宁。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鲁王在舟山。秋，王翊溃于四明。大清将陈锦合军攻舟山，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兵部尚书张煌言，奉王先出奔闽海。荡北伯阮进迎战于海门，

死之。裨将金允彦，缒城降，裔其子传示四门。

大清试舟海口，南师以三舟突阵，获楼船战舰，馘十余人，纵归，大清师将退。八月丙寅，天大雾，大清师悉抵螺头门，守陴者方觉。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以精兵数百义勇数千，背城力战，杀伤大军千余人。九月丙子，城破，宫眷投井死，指挥李向荣、朱起元等，犹率兵民巷战。大清师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今舟山而三耳。如两京易取也。"

礼部尚书吴钟峦居普陀，闻变，毅然曰："吾从亡之臣，当死行在。渡海入城，别大学士张肯堂，为高座文庙庑下，命仆举火。肯堂阖室自经。执吏部侍郎朱永祐，令剃发曰："吾发可剃，宁俟今日！"斫其肩死。兵部尚书李向中，居艰庐墓，购得衰绖翔武，就溪流受刃。余死者通政郑遵俭，兵科董志宁，郎中朱养时，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朱万年、李开国、顾珍、顾宗尧、杨鼎臣，中书苏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锦衣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刘朝定，西参谋顾明楫，诸生林世英，暨妇女厮仆，或刎，或投水火，死节之盛，为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风，失大学士沈宸荃。进次嵊头，朱成功自厦门来谒，称主上，自称罪臣。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处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门千户所，月节进银米，致戕移名振屯嵊头，煌言屯鹭门。

顺治九年壬辰，正月，鲁王在金门。成功使名振总师北行，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将卒皆哭。进至崇明沙，登金山，大清江南北戒严。是年，桂王至安龙，西宁王李定国克桂林。

顺治十年癸巳，正月，鲁王在金门，始自去监国号。冬，名振复及煌言北行，败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杀伤颇众。其年，郑彩死于厦门。

顺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门，名振再入镇江，抵仪真，还逼吴淞关，遣使致启献捷。

顺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鲁王在金门。有敕使自安龙来，命王监国。冬，成功遣阮骏，陈六御围舟山，大清将巴臣兴举城降。定西侯张名振薨。是时成功以计力并诸镇，缓于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饥寒，出无舆导，至以名刺投谒。宾旧张煌言、徐孚远，避形疑，不敢入朝王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闻，垂泪，几废寝膳。

顺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鲁王在金门。桂王如滇都。六月，大清兵围漪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门，得汤信公和埋碑，载成毁年月日。八月，舟山复陷，阮骏，陈六御死之。

顺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鲁王在南澳。孙可望反贵州，降大清。

顺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鲁王在南澳。滇都使者道安南，来厦门，授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徐孚远随使入觐，不至，自广东降大清。是年，大清吴三桂入四川，别将入贵州。

顺治十六年已亥，春，成功迁鲁王于澎湖，桂王出奔缅。大清尽取云南地。夏六月，成功北举，克镇江，围南京，张煌言先驱，抵芜湖、徽、宁、池、太诸郡皆下。秋，大清将梁化凤袭破海师，煌言亡归台州。

顺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鲁王自澎湖抵金门。先是，成功溃归，问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闻说起明皇帝，故不降耳。"乃迎鲁王归金门。

顺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鲁王在金门。会大清迁界，岛上饷绝，成功取台湾，宗藩从

徙家焉。冬，桂王被执。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锦嗣，称招讨大将军。部曲携畔，多出降大清者。张煌言移壁沙埕，三启致金门，略言："去冬缅甸内变，致宗室职官，无一得免。惟吉王自缢以殉。而晋王李定国入洞邬，巩昌王白文选亦遁深山。臣闻变之日，肝肠寸裂，追惟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岂意后王祸等徽钦，辱同怀愍。臣以为延平藩王，必当速定大计，以伸大义，而至今寂寂。道路遥传，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徬徨，恐穷岛孤军难与相守。即今浙闽广各有招抚二人，解散海上，若不先事豫图，则报韩之士气渐衰，思汉之人情将辍。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独念主上旅羁岛屿，与闽海存亡相倚，万一变生肘腋，退无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顾力微，既不敢轻为迎驾，又不敢辄行趋扈，计惟在闽勋镇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罗，以资拥卫。然后速正大号，传檄省直，刻期出师。虽强弱县殊，利钝莫必，而声灵宣布，响应可期。兴灭继绝，端在主上诏书一道，惟主上密与宁靖王及诸大臣谋之！"王览启悲恸。是秋，复遣御史陈修，赍敕至煌言营。

康熙二年癸卯，秋，大清大举攻金门、厦门，郑锦战不利，退守铜山。十一月廿三日，王殂于金门，东葬台湾。张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驾骏以来归，已孤此愿，望帝化鹃而犹在，莫慰余思。"海外闻而哀之。十二月，金门、厦门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执，死杭州。又十年，癸亥，大清兵入台湾，郑克嫒出降，宁靖王术桂死之。鲁世子及宗室皆北迁，分屯田河南。

论曰：野录称何吾驺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问同知李世辅曰："君闽人也，闽遂兴乎？"曰："可也！来兵虽劲，皆辽土、燕齐人，及左良玉、刘泽清降卒耳，何遽不相胜乎？"曰："然则东晋南宋乎？"曰："未也。东晋自永嘉后，诸国相吞，百年未定。王导、谢安乘其闲暇，宾礼贤士，修安和宽简之政，卒亦不能驾贺循纪瞻辈，与刘石急雄长，今岂能为东晋之闲暇？南宋有韩、岳诸将，百战守御，宗、李、赵、张，弥缝补苴，故金人屈就和议，宋以苟安。今踞蹐闽中驾驭不远，欲为南宋，岂易言哉？"曰："然则驻虔乎？"曰："其次也，实亦置之危地而后安。汉高不据关中，终难灭项；太祖不战鄱阳，岂能驱元？以备亮之才，退保益州，终不能越祁山寸武。况八闽泽国，无瞿剑之险乎？"曰："鲁藩逼近金衢，将为梗乎？"曰："是所为中兴之藉也。恨岷蜀诸藩，不悉倡义西北耳！兵势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闻全力取山陕，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而御之。使诸藩人自为战，疆自为守，即令为钱镠，为窦融，亦仅为圣主驱除难耳。汉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会，乃从张良计：捐齐与信，捐梁与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业也。今举朝不惟薪胆仇雠。而聚谋蜗角兄弟，是倒施也。"后祸败竟如其言。鲁王才望远逊唐王，而孤军扼守钱江，南蔽闽广，亦讫一载。其后桂王声教不及，东南赖穷岛扬帆，犹系江南义士之气，故特进而记之。

卷　三

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学，穷微极博，天启壬戌成进士，授编修，充

经筵展书官。故事，展书必跪，膝行数武。道周独谓膝行非礼，平步进，监侍骇愕，魏忠贤连目摄之，不动。归，读书白鹿洞，躬执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威宗即位，起原官。崇祯庚午，主浙江乡试，迁右中允。会大学士钱龙锡，以袁崇焕事下狱，史堑等必欲杀之，主之者周延儒，廷臣无敢讼冤者。道周上疏曰："秦汉而下，宰相有犯，坐请室不过数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尝不为引痛。今累辅所坐，为罪督攀援耳。昔辅臣高拱，尝以边功得荫锦衣，辞曰：'身未临强场，而受上赏，即一旦有败，何所逃诛。'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观，实为先见。汉武帝决意空幕南，心疑丞相坠北伐之师，一旦破法而戮刘屈牦；世宗决意弃河套，心疑开隙挠修玄之事，一旦破法而诛夏言。此二子者，皆生值明时，无故身伏斧锧。今东强之图，未有定算，恢复之计，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据鞍而斫，骑墙之见者，独断然快意于一累辅。累辅既无敛棋引杯之致，廷臣又无蹴刍齿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于贯城，斗柄销光于理势。每见衣冠相语以目，不曰：'安敢言'则曰：'那得归'天下人心，衰飒如此，谁复挺脊梁担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极以来，辅臣坐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几宰辅？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动，延儒意亦释，龙锡竟得出戍定海卫。

五年，孔有德反登州，连陷州县，而温体仁当国，专辅上以法律，益为廉谨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数，故以《易》谏。言："《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始春秋元年已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损十四，为洪武元年戊申，为大明资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师别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师之上六，是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上六。《辞》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今历十分之四矣。陛下开承之始，曾未四年，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往者敌去遵永已六七日，而叙收复者以为千古奇功；近者贼破山东已六七县，而护叛帅者以为不犯秋毫。凡小人见事，智恒短于事前，言恒长于事后。不救凌城，谓凌城必不可筑；不理岛民，谓岛民必不可用。昔有夏胤征、仲尼所录，向戌去兵，丘明非之。臣以为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乱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即无寇贼，亦足以致乱；小人不用即有外忧，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学，一以天道为师，则万物之情可照；断事一以圣贤为法，则天下之材具服。二年以来，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树威威愈殚，亦反申商归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余七十七日，皆在师上六。'勿用'之防，诚不可已。"传旨明切更奏。

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庚午以来，为边疆之案以陷君子，为科场之案以寻私怨，其绪余为参罚催科。在宋人一看详条例之司，诸臣倚之当匡襄之务。宋儒言：'边帅之才，当于廉干有识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谏之士，即杖节死义之臣。'万历末年，如邹元标、赵南星等二十余人，废弃廿年，酿成门户之祸。今又取搢绅有器识者，举网投弈。知其为小人，又以小人矫之；知其为君子，又以小人参之。天下事尚安望有成功哉？"因论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等被谴，而荐惠世扬、李邦华、梁廷栋可大用。

末云："昔苏轼临行，求陛辞，不得，上书言：'极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极否之世，近臣不能自达。'臣今虽乞枯骸，犹荷明问，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为卫士凌辱，作《重生诗》。至杭州，诸生筑大涤书院于余杭之洞霄宫，从讲学焉。

归庐墓者三年，以原官召迁左中允。时五日内系两尚书，道周上书请慎喜怒，以回天。再应诏，言："天下神器，为之有道，簿书刀笔，非所以绳削天下之具也。古者圣人设为礼乐，以治方内；设为征伐，以治方外。礼乐不足以治其内，始有缨绁缧牦，缠于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起于小人。共工伯鲧，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虽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宽仁宏宥，盖有身膺重寄，七八载罔效，尚拥权藉自若者。天下嶲险无赖之徒，群聚京师，搢绅俯首屏息，以伺动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诏求言，省刑清狱。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辄斥，方清狱而下狱者旋闻。且以人心时事如此，辅臣虽甚清且强，宁保天下无一蹴刍齿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颇迂，而言醇行清，可任讲幄，累升左春坊左谕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读学士，修玉牒，充经筵日讲官。

十一年二月，上御经筵毕，召道周及詹事顾锡畴、庶子黄景昉、编修杨廷麟等二十余人前，问保举，考选，孰为得人。道周对："今人才远不如古，矧屡经摧折，如树木然，须养之数十年，方其得用。世宗皇帝时，臣下救过不给，然或朝行谴逐，暮即追还。"上感动，已复班，更召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术；治边之才，存乎形势，曩来督抚未揆形势，随贼奔走，事既不效，辄谓兵饷不足。其实新旧饷约千二百万，可供四十万师。今宁锦三协，仅十六万，不须别求增饷。至抚贼之法，令斩捕自赎，使望风解还；收其众分隶诸将，以实塞下。倘令自择散地，一入郧阳山中，终为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后张献忠反谷城，卒如道周言。

杨嗣昌为本兵，主弃义州，致宁锦孤危，且引汉和亲宋纳币，称为乐天，而援孟子"善战服上刑"傅会其说，嗾辽抚方一藻奏言："北朝铁骑十万，并三十六家之众十余万，西并插部及顺义，又十万，八城之众，不过六七万人，何以御之?请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讨流寇。"已遣瞥者周元忠，前往谕其就抚，皆受成。中枢与宣督卢象升密商，幸上独断。道周闻之，顿足曰："果尔，不为赵氏续乎?"乃上言："俺答之事，与今日不同。俺答据有河套六七十年，故汉匈奴河南地，非若辽东衣冠之国，在我皈章，一也；河套深阻，形势洼曲，距三辅四千里，必蹂秦晋以寇宣云，非如辽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诱我降人如赵全辈，不过教以扰边盗马，今诸叛将犷卒无赖者，视取全辽若寄，动引契丹蒙古为雅谈，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于胡妇，老且倦共，今东人狂稚，初无抚意，我又未得其要领，四也；答与吉囊共为雄长，恐已死囊并其众，欲及生时借名封以袭诸部，收诸边抚赏之利，非若东人尽吞属国，西取顺义，东取朝鲜，桀骜盘踞，五也；答受抚虽不出套，其王庭犹在漠北，时射猎贺兰青海之外，东人必不肯弃辽沈，舍固铁，还徙建州，与鱼皮诸夷为邻，六也；答既受金印，七十年称外藩，一旦为东人所乘，席卷其地，我边臣若罔闻知，无由复侈东封，使还顺义，七也；我虽不筑东胜，答亦不犯庆延，受降两城，东西自若，东人即画桑河中分首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犹未安复，八也；答即据套不能断我属夷东人，既割辽左，必不肯吐诸驿还我朝鲜，九也；答马市在阳和、天城，即东犯紫荆，尚六七百里，东人马市若在张家，不百里至宣镇，不二百里逾隆庆、妫川，迫我居庸，且又纡道非其所乐，必寻辽西旧市，屯踞宁锦间，以蚕食八城，窥我左

协，十也；款必不可成，即幸而获成，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不悔罪臣贡，不可撤；不却地还巢，不可撤；不北尽威远、清扬，南尽磏阳、宽莫，不可撤；不尽东诸部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还我顺义、金印、名王之封，不可撤；不尽捉东江诸岛孔、耿、尚、沈四酋，以谢登、莱、靖、旋顺，不可撤；中原叛帅，江南流人未还，成、籍得出入狡狯其间，不可撤；马市数徙，出抚顺又出广宁，求宣口又求中协，故例可循，而边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犹在，蛇豕无惩，德明之外，别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诛，京观屡筑，而安乐自在之民，未还寇带诗书之旧，飘摇风雨，其来无方，此乘塞关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于契丹呼蹴之余，不二十五年而争盟，欣然封禅。我太祖大宗，光还日月，谁敢为不洁之谈？穆宗不动一旅，而收顺义；神祖不惮大师，以复朝鲜之宇。今西丧卜部，东陷朝鲜，中外诸臣，恬不为意。臣非谓宁锦六七万，便可犁建州。彼既据沈阳，西面攻略，必渡垒河；出临潢之外，北历兴宁，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即中折而回三协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从锦义至静宁堡，彼所必经一二百里，距沈阳五六百里耳。静以观其衅，逸以侍其归，彼之有虞于宁锦，犹宁锦之有虞于彼也。彼兵虽盛，散于各部，不能长聚六七万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众，驰千七百里，何必有余？我以天下之力，应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边臣之意，以久戍之卒，当猝至之敌，无众不摧，不如以不战之饱与彼，以有生之安与我，是不言款而款已久。犹恐以一朝之战，败其终年之款，思以其不款之款，文其不战之战。光考在御，旬日间发帑二十余万，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简终之，但请立为捣虚断后之令：敌以数万骑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数千骑捣五百里之内者，诛无赦；敌以十余万骑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数万骑捣五百里之内者，诛无赦。又为之令曰：敌以万骑出千里归，我不能以二万骑邀其辎重者，诛无赦。如此，彼必不敢远出，必愤而与我持于坚城之下，我始得敛兵，专以老之挠之，设奇以致之，多方以误之，以八九万人全力与遵蓟相犄角，即锦义之间固已，可伏而笞其背矣。今听敌人平，今日曰出宣府，明日曰出大同，今日曰驻马肺山，明日曰驻青涧口，经春涉夏，逍遥不归。绝不闻遣一卒扰其虎穴，又乌用是辽抚为者？辽抚既无成谋，内受算于枢臣；枢臣又无成谋，外受算于锦帅。款事成，则逃眚旦夕之间，贻衅三年之后；不成，则谓外有王田之智，内无高张之忠，委过朝端，安受祸败。昔唐宪宗独断而平淮蔡，然遇藩镇大事，皆咨策杜黄裳，谋于李绛，询于斐泊，纳谏于白居易，后乃委心于裴度。方今上天告灾，星象示儆，宜以实示群情，无以文稽众论。惟陛下发枢臣前后诸疏，众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议虽不行，心衔道周。会象升以忧求解任，嗣昌意在陈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

先是，嗣昌夺情，道周三具疏以事，遂中止。至是，闻会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观古今治迹，其曲章法度，虽受于先王，义不敢改，至于事穷势极，亦时通变，以尽其神。惟纲常所系，为臣教忠，为子教孝，垂宪万世，本于民彝，不可易也。礼，三年之丧，君命不过其门；兵革凿凶，时出戎右，不施于士大夫。宋时武弁如田况、岳飞，皆累乞终制。我太祖以刘基、宋濂，帷幄之任，特听其奔丧，嗣后虽有夺情，终违物论。嘉靖中叶，以边圉事殷，特起杨博于宣大，还翁万达于本兵。然其时博且禫矣，又以夙历移近云中，万达以尚书降左侍郎，栖迟不数日，墨衣视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罢闲以去。号自是非终丧不称起复也。张居正以不守制，损其勋名。天启季年，袁崇焕冒起于右屯，崔呈秀腼颜于枢府，身膏斧锧，贻唾西市。去今几何时，而士大夫蒙面丧心，营推营复。天下

无无父之子，亦无不子之臣。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继母忧，宋世共指为枭獍。臣前三月在经筵，见杨嗣昌吉服应召，拟已终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枢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时居丧，何人推毂，而颠越至此！陛下圣德，孝治天下，小遇灾眚，辄减膳撤县，素服避殿，以厉导臣。所以然者，陛下为天之子，三辰不轨，天有违行，犹之父母温清不安，人子为之不栉不沐，废寝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复，所以教孝也。今督臣卢象升，父殡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丧。而群臣动推阔远难移之人，以缓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则是闻丧者可不去也。是为子者可不父，为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从月拂经，星辰陵次，烽气违和，尚下诏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礼乐刑政之所从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哀毁不祥之身，飞扬喑咤，彼此相煽，以玷圣明仁孝之治，干天地纲纪之常，是不宜使四方闻见也。嗣昌张网滋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略见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与之表里，犹狼狈依肩，无益负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责。及会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为何如人，然闻其丁艰，犹未终制也。古儒臣专阃，能任弘钜，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义，根柢甚茂，而后枝叶生焉。三代而下，如赵充国、皇甫嵩、羊祜、杜预、裴行俭、高仁厚、韩琦、范仲淹辈，皆卓然自竖，纤毫不苟。其所成就，犹未造古吉甫、张仲之流。今圣主焦劳边境，十年于兹，负气敢谏诸臣，半弃不录。欲使软美容悦者叩头折枝，以幸非常之功，徼不世之业，宁可得乎？比宁锦边遽，东人曾未越边，而宣云警报，辄云：‘九营十营，衣青蟒者无数。中枢且欲以义州马市权畀款边，中外俏张，几易鹿马之形，尽假丛神之意，空破非常之格，以授不祥之人。’传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无战。’诚使礼乐修明，举错各当，忠谠在朝，贪佞在野，以此守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无济于匡攘之用者，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臣虽孱懦，然自二十岁躬耕，胼胝手足，以养二人。四十余削籍，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靡屦。今虽逾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仆之累。所纂数卷书，已移月可毕，笔札干楯，均为报恩。天下果无人，臣愿解清华以执锁钥，何至使被棘负涂者，祓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荧感渐次箕尾，是为燕分，九十月交，当南斗口。虽有道儒者所不谈，然思患豫防，圣人所诫。新甲闻报，崎岖秦蜀，发表束装，度须百日，此其载道，已垂半载。象升空以茕茕归说之身待其迟迟援琴之道，所谓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怿。

九月，御平台召对，谓道周曰：“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赖以讲臣之力，启沃朕心，少知天理人欲两端。夫无所为而为之，曰天理；有所为而为之，曰人欲。尔前疏适当枚卜不用之时，可谓无所为乎?”对曰：“天人义利之辨，臣尝闻之矣。臣以纲常名教为心，不以功名爵禄为心，自信无所为也。”上曰：“朝推新甲，尔疏夕至何也?”对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参疏夙具，适相会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于际会，何也?”对曰：“臣同乡御史臣兰友，给事中臣楷已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纲常，封疆大计，若终不言，后将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德也，小廉曲谨，非清也。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讲所云子思一生以诚明为本，是也；云诚出于清，仁生于诚，非也。”对曰：“曲能有诚，此诚出于清之说也。孝弟为仁之本，此诚生仁之说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万物。不孝不弟，本实拨矣，礼义廉耻尽矣，何事之能成?”

嗣昌进曰：“道周责臣夺情起复，是也；其谓臣营推营复，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艰，

又遭继母之忧，臣不生为空桑，岂不知有父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古者列国之君臣，尚可去彼适此；今则一统之君臣，无所逃于天地。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臣于君臣，尤重于父子。况臣乞终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抚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复晏然。仓皇奔命，行至保定，犹乞终丧，引成化间修撰罗伦事，意谓今词臣中，必有博通古义，亲切论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听。比入京，闻道周品行学术，士类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终制而去。不谓其疏中自称不如郑鄤，臣乃太息而绝望也。古人有言：禽兽知母不知父，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鄤，未知道周之于纲常何如也。”上曰：“卿为卿父屡疏，昭然，数年在外，并不携家人，墨衰视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郑鄤，朕正欲诘之。”嗣昌曰：“臣以纲常名教所关，不容不辨。道周实清介，人望所归。乞罢臣放还归田里。”上温慰之，且斥道周邪说。道周曰：“臣平生耻言人过，今与嗣昌争论于上前，非礼也。但为天下后世留此纲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对君有体，狂詈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豭狗、枭獍两语，不无过激，然遭遇圣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难也。纲常名教者，朝廷之纲常名教；礼义廉耻者，国家之礼义廉耻。假以臣为一人之私，缄默取富贵可矣。”上曰：“尔借题污诋大臣，别有所为耳。”道周曰：“司马光有言：‘臣若有专司，则有所不言；如为论思，则无不可言者。’臣受论思之职，与嗣昌比肩，当言而言，不得云诋毁大臣。读书五十年，无一言一事，不可对君亲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丧亲，负土作墓，畚插皆臣自操，故夺情之事，所不忍见。”上曰：“尔如是，云不如郑鄤，何也?”道周曰：“匡年弃于通国，孟子不失礼貌，孔子自云辞命不如宰予。臣谓文章不如郑鄤。”上曰：“鄤自绝人伦，许曦小臣，犹知公论，尔曾曦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恶李定不持母服，拟赐孝子徐积粟帛以讽之。臣奉弹嗣昌，则非救鄤矣。”上曰：“少正卯亦称闻人，徒以言伪而辨，行坚而僻，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不免孔子之诛。今之人多类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尔操守，虽屡进屡退，终欲用尔。不图偏矫恣肆，乃至于此。念以讲官，姑宽尔。”因令之去。道周犹不起，有所陈。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经也；臣拜命，权也；惟上优容之!”已出，上止诸臣，谕之曰：“今者内寇外边，天妖地震，朕不能发诸臣公忠为国之心，宣德化，芟祸乱，所赖诸臣匡朕不逮。而乃党同伐异，阻挠朝廷用人之权，是外寇易治，内寇难除也。今有仍前轸者，立置重典。”明日，谪江西布政司都事。

道周既谪，而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

十三，福建巡抚解学龙，荐闽中人才，以道周为冠。上大怒，缇骑逮学龙及道周，诣北寺对簿。是日，黄雾四塞，日眚无光，各杖八十，下诏狱人白云库。狱卒曰：“此周顺昌、周宗建，毕命所也。”视北镇抚司事滕胤玉，给藉草馈饕餮。作《重生诗》。监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忠纯。今喘息仅存，犹读书不倦，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陛下天下万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征之面斥，至欲杀而终不果。汉武帝恶汲黯之直谏，虽远出而实优容。陛下欲远法尧舜，奈何出汉唐主下?”户部主事叶廷秀，亦疏救，俱下狱廷杖。

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经并小学颁行，道周于库中作《圣世颁孝经颂》，《颂》曰：“粤稽天德，厥贵恒性。于皇师天，永孝配命。师天永孝，乃立民极。明明我皇，允惟天德。”余姚孙嘉绩，亦系白云，从道周受易。刑部尚书刘泽深，拟瘴戍，再奏不允。泽深上言：“道周之罪，前两疏已严矣。至此惟有论死，死生之际，臣不敢不慎也。自来论死诸臣，

非封疆，则贪酷，未有以建言诛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无封疆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僇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尝不相与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乌有所谓党，而烦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时，忽奉旨停免。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万一转圜动念，而臣已论定，噬脐何及？敢仍以原拟上。”上从之，戍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诏狱，积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诗》。学龙、廷秀、仲吉亦戍。

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诸生迎至大涤，析鹅鹿疑义，示三易指归，《诗》、《礼》、《乐》、《春秋》及《乐律》，论儒派。八月，荷芟人楚，未至。

上议起废锢，礼部右侍郎蒋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戇之咎，实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贫，万里投荒，深可轸念。”德璟旋入阁。八月日讲，上与辅臣从容语及张溥、张采之为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负重名？”周延儒进曰：“张溥、黄道周，皆为偏，惟是读书博通，所以人人惜之。”上默然。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还，渠极感圣恩，但子方十岁，得免其永戍，量移内地，皆出怜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璟又言：“道周在狱时，写有《孝经》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颂圣德。”黄景昉、陈演、吴甡合言：“道周事亲孝，且清苦极不可及。”延儒言：“即其读书，亦尚可用。”上不答，惟微笑而已。明日，手敕：“曩诸先生面奏永戍黄道周，清操博学，见今戍远子幼，朕心不觉怜悯。彼虽遍迁，经此一番惩创，想亦改悔。人才当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议来奏！”辅臣上言：“道周向来未经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谴裁抑陶镕，闻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狱，手书《孝经》，极其感佩天恩，颂扬圣德。恭睹皇上勤学好问，稽古考文，臣等自惭固陋，未能仰承万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遂据臆陈，伏蒙皇上怜其贫苦，鉴其改悔，而轸及于人才当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载之量。道原周职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当还其故秩，以备史局编摩，更足资其一得，此又非止从道周起见也。”上报“可”命即拟旨。辅臣复上言：“皇上此举，众美俱备，从此知学行之足贵，信廉吏之可为，所裨于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细。”是日，诏复道周少詹事。都下臣民，中外相庆。

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请假归里，以学龙、廷秀等尚在戍所，席藁请命，亦得释。道周既归漳浦，坚卧不出。

明年甲申三月，京师陷，福王立于南京，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时马士英当国，道周入朝，无所为。

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龙江湾，梦高皇帝呼曰：“卿竟舍我去耶？”对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时左都御史刘宗周去国，道周祀陵，留连绍兴。弥月，三谒宗周，固却不见。曰：“际此乱朝，岂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闻之，即行。

南都溃，马士英东奔钱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靴走。及浙省降，宗周与门人前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等谋起兵，求道周计事，不获，悔曰：“石斋夙有渊思，吾初不宜拒之太深。”

唐王在位，访故臣于张家玉，荐道周，王拱手曰：“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道周来自浙，拜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首辅。郑芝龙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争之，芝龙不肯出兵，道周愤时事不可为，而荷殊绝之知，乃自请视师，经略江西。芝龙不与一卒，道周亲书告身奖语号召，得百余人，径进出杉关，众至万人，田夫荷锄从之，曰“扁担兵”

开府广信，与杨廷麟、万元吉为呼应。王命家玉出屯金溪，以为之援。道周遗家玉书曰："道周之年，不能致远，为皇上为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为皇上为牛；或者左右拾遗，因事靖献，道周其皇上晨鸡乎。"

时鲁王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唐正怒，杀其使者陈谦，遂积隙。道周移书浙东大臣张国维、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谓："东迁以还，藉力晋郑，蔡丘而后，推德桓文。上爱殿下，笃于所生，勿以降阶之问，为博达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门士，以书绐约内应，抵明堂里，猝遇大清将张天禄，被执。从者职方福州赵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洁，中书平和赖继堂龙溪蔡春溶。

顺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宵，见张灯为鱼龙百戏，趋营帐，念民，为之泣下。至南京，置西上门故尚膳监中，先后绝粒十余日，作《自挽诗》，书后曰："丙戌就俘以来，义在必死，未了诸缘，无所复忆。所忆者为《春秋·表正》、《诗晷·正》二书未就，及未登嵩室，陟华岳之巅耳。《表正》为少时旧书，坠婺源明堂，想已废于兵火，无复能读之者，尝读陈无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晷正》必须吾自草，无复能传其意者。如嵩华二岳，先年欲以黄冠丐此了愿。当遣戍辰州，乞多千里，移去潼关，为林让庵铨部所尼，垂老得此，坐华巅，卧王屋，执笔以事《诗》、《春秋》，虽礼北斗，受玉虹，不为过矣。生平所历黄山、白岳、匡庐、九华、浮丘、龙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径山、西陵、委宛、天台、雁宕、罗浮、怀玉，一十八翁，要当一一谢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风雷楮墨，载其精神，亦使众山闻之，谓我不薄也。"又云："武夷天姥，系于维桑，大涤焦桐，为吾讲舍，瘖寐相缮，未之辞焉。"三月十五日毕命。韩四维子僧某殓而瘞之。凡入旬中，赋诗三百十一章，自名《石斋逸诗》。曰："石斋死后，世当传之，以当逸事。"年六十一。赠文明伯，立庙福州及漳浦。所著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淄衣儒行坊记》、《表记集传》，司经局进呈诸书；《行业咏业焚草》、《解辽环》、《解齐环》、《榕坛问业》、《逆流草骈枝集》、《浙闱策问》、《洪范·月令朗义》、《孝经大传》、《邺书大涤》、《函书》、《逸诗》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仿道周书。尝集兵万人，号夫人军。已而镶乏，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论曰：庄烈自信王继统，无腹心股肱之助，不动声色而除魏忠贤，天下欣然以为明王复出。洎临御十七载，忧勤宵旰，终用身殉。后之论者，不欲以亡国之咎訾之。然刚而自贤，莫肯虑下，屡用诏狱，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财，每与大学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恶。观黄道周、刘宗周之进退，亦可见矣。其失天下，不可谓已无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说经议事，与匡衡、刘向相类，而直节则李膺、范滂之流，虽才不及济乱，要亦三百年之元气所留也。呜呼！后之人主，无执理任刚，决于违谏，使君臣俱覆，以宗社为孤注，如庄烈者，可不鉴哉！

蒋德璟

蒋德璟，字八公，泉州晋江人，进士。崇祯中，官詹事侍读学士，迁礼部右侍郎。十四年，晋尚书，与黄景昉、吴甡，同为东阁大学士，入直。德璟明习国典，晓练世务，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甚响之。左都御史刘宗周，以救姜采、熊开元得罪，且不测。德璟引唐太宗优容魏征事微解，上颜改霁，宗周削籍归。又偕周延儒因日讲进言，赦前少詹事

黄道周，复其官。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辅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时亨疏陈练饷之害。德璟票本谓："曩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搜括诸议，以致民穷祸结，危及社稷。"上大不怿，召问聚敛小人，谁也对即前户部尚书李待问。乃极言抽练无实，空增七百三十万之饷，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辞去国，舟及沧津，京师陷，时论深惜德璟。福王时，德璟不起。唐王在位，应召入直，位次黄道周下。尝自请行关，相机督战，守关将施福等不受节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罢职归泉州。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蓉书》行世。

路振飞

路振飞，字见白，直隶曲周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中，官福建按察使，晋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唐王在凤阳高墙，振飞入见，奇其神宇器识，深相结好，奉私钱周之，由是知府张以谨以下，视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汹汹，镇将刘泽清、高杰，欲寄家属于江南，左都御史刘宗周劾之，并及振飞。已，廉知振飞公清，寻悔曰："参两镇过责淮抚，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败，振飞东走，及其乡诸生韩雄都等聚兵大湖，不降。

唐王思旧恩，使吴江诸生持敕书访之，敕曰："麦饭豆粥，念久欲报。"既至，拜文渊阁大学士，入直。振飞持论有执，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朝升为总督，彭遇飚佥都御史，振飞及曾樱封还内降，上意未释，曰："方今多事，必循资格，岂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飞执言："臣等无私隙，遇飚降贼，乞怜马士英，为浙抚搜括激变。朝升在太湖，奉剑州知州朱盛征，始称通城王，继称皇帝，卖官夺女，百姓不容，故尔逃来。若大用此二人，无乃伤新政乎？"卒从其谏。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马奔，振飞追扈不及，缢邵武山寺。

曾　樱

曾樱，字仲含，江西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中，知常州府，时有诏逮高攀龙，攀龙自裁。缇绮欲载尸察验，并逮其子回奏。无锡知县吴大朴，依阿其间，樱力持不可，乃免。与李应升为同年生，借官帑以给官旗之逮应升者。时常民集者数千人，欲击官旗，樱再三晓谕而散。

崇祯十六年，为登莱防抚。大清兵破莱阳、栖霞、宁海诸州县，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樱御之，乃退。尝为副使，分巡兴泉道。

唐王时，拜大学士，入直。樱忠款恳至，言语委密，处孤主骄臣之间，调护上下，使无疑忤，上亲臣腹心依之。郑芝龙不肯出兵，驾往来延建，樱以为此非迟久策，失海内望，请速幸赣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决而败。樱至厦门，依朱成功，辛卯春，大清泉州守将袭破厦门，成功还救不及，樱自缢。

傅　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进贤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礼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督师，同忠孝伯朱成功，大守永定关。岗兵张安、丘华，俱听节制。前军方入建昌境，饷已告匮，后军闻警，辄归。冠见令不行，十二疏乞罢，不许。后敕揭重熙佐冠共事，冠无心任职，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勒令归。

九月晦，汀州破。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宁之分水村。村人江亨龙新执贽，缚冠以献，大帅李成栋解缚，进曰："公大臣，释留，当取令旨，但去发，保无他。"冠厉声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乡先进也！吾乡惟有断头宰相尔。"成栋载至汀州，饮食与俱。已而成栋入粤东，使镇将李发卫之。十一月廿一日，对局弈罢，发阅文书，曰："公必不顺，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毕我事，尔之赐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见先人地下。"

初，就执日，叹曰："负国重恩，永惭地下。"以足三顿地，夜半，风雨大作，顿足处崩陷数十丈。其首函寄汀狱，或无故动摇。数见梦于狱，夜尝有光。囚冤滥者，祈卜，皆奇验。家人傅国桢等负其骸，初墓汀之罗汉岭，与忠诚伯周之蕃相望。阅三年，冠子号哭，请合身首，归葬。旧衣二弃故汀墓旁，经年色如新，行道指曰"相公衣"。

卷　四

金　声

金声，字正希，徽州休宁人。从父商武昌，以嘉鱼籍中天启甲子乡试。崇祯元年戊辰，成进士，选庶吉士。己巳，王师薄都城，袁崇焕败，上御左顺门，问方略。声伏地哭举同馆刘之纶，白衣申甫知兵。申甫者，云南人，初为僧，自言："入嵩山遇异人，授以书。中言车战，乃习之。"瘗其书嵩山下，脱浮屠服，游京师。与声、之纶善，三人甚相得。至是，上命甫随之纶入对，大悦，立擢之纶兵部右侍郎，甫京营副总兵，声试御史参军事。然实无兵与甫，听召募市人，取民间牛车，加竹盾给之声。疏陈不可状。而忌甫者谋委之饵敌，日夜督战，竟败。

先一日，总兵满桂战殁安定门外。甫继出，死芦沟桥。越日，之纶取遵化，军娘娘山，遇伏，死战一昼夜，援兵不至，流矢贯颅死。金声啮其镞出，以授其母，赙丧归蜀。言者论声书生误国，上遣中使觇声馆，布被萧然，为太息。与至郭外，得甫尸，喜曰："甫能死事，虽败，举不失人矣。"声自劾，上察其清忠，赠之纶官，予谥察葬，而复声庶吉士。告归。

十六年，流寇蹂蕲黄，将逼留都。声遭父丧，蹶起请当事团结乡勇守御。时马士英开府凤阳，募黔兵数千，纡道侵掠饶徽界。徽人以为贼，纵乡兵格斗。脱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实主之。奏闻，逮治，声慷慨就道，曰："吾不出众无所恃。"再疏申本末，上识声

名，特旨修撰起用。会母丧，力请终制。明年三月，都城陷，恸哭呕血，不欲生。

甲申五月，王师下南京，徽民议降。声奋身出悬高皇帝像于明伦堂，率郡人大监三日，起兵。闽中授佥都御史，巡抚池、太、徽、守，晋兵部右侍郎，假便宜。然池、宁、太，已归大清，三面敌境，独用徽城孤撑，当杭严上疏，凡三阅月。会道臣林贞从福州至，主客相疑。张家玉请分严杭隶贞，令徽得展布，无使一瓢百舆。张天禄自宁国引兵薄徽，声婴城守，黄澍由饶州诈言逃归，开门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声知不济，麾将士曰："徽本不欲守，吾为祸始，义当死。汝曹从吾死，无益。"多涕泣不忍去。

至南京，洪承畴欣然迎见。声张目问之曰："卿相识否？"曰："尔金正希，胡不识？"复语声曰："尔相识否？"声曰："朱之识也！"曰："吾承畴耳。"声叱之曰："承畴登甲第，受神宗皇帝，庄烈皇帝深恩，历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辍朝，与祭九坛，赐阴二子，仍望祭立庙，祀春秋。此我朝忠义之臣，何物么麽，敢冒其姓名耶？"承畴俛首，已，谓此人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见。屡使劝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济门外。望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间道走闽。赠礼部倘书，谥文毅。从死者参军江天一，自有传。一云：天一掖声历阶，每佐声申语，辞气甚厉。稍近承畴，出袖中砚掷之。承畴大怒，牵出斩之，骂不绝口。声亦于是日遇害。

万元吉

万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启乙丑进士。崇祯中，监大学士杨嗣昌军，扼夔门，与石柱女帅秦良玉合兵击贼。招降关索，惠登相、王光思有功。会嗣昌败，薄其赏，稍迁大理评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学士吴甡出师，以元吉充军前赞画。寻召还甡，不果行。元吉在军中久，晓练兵事，诸宿将左良玉、金声桓等皆惮之。元吉亦见天下坏，矢报国。

乙酉，良玉死，子梦庚及声桓等以全军降大清，南都不守。元吉散家赀募兵，与清江进士杨廷麟，同郡进士郭维经，起义师于赣州。元吉扼吉安，东西犄角，军容甚盛。

时大清已命声桓开府南昌，所部皆左营饶将，南军不能进。闻福京立君，拜表：请乘舆亲出江西，臣等坚守赣州，以待王师。诏加元吉，廷麟并督师大学士，维经兵部尚书。命郑彩出杉关，苏观生出南安，进恢湖东，援赣。彩逗留不行，而永宁王招峒兵谢志良等，复建昌、抚州，数月之间，湖东屡失屡复。

丙戌二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大清尽下湖东西，杀永宁王，进逼赣州。元吉亦遂入赣，赣人将窜，见督师移眷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营，番休辟，黎遂球等为监军，以兵科杨文荐任城守，而身昼夜督战。下及妇女，皆感其意，曰："甘死无贰。"援兵累败。六月，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粤兵，进营城下，共四万余人。元吉欲待水师至方战，王其弘谏，不听。

八月，大清兵迎击水师，乘胜遂破诸军，自是赣州城下，无一贼卒。廷麟等人，与元吉共死守。福州既陷，赣州援绝，元吉断指入函，请救于湖南、广东，苏观生在南安，观望不敢前。大清兵筑长围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尽，斗米至八钱，饿死载道，人无畔志。元吉子欲缒城请降，斩之，人呼元吉为"万精忠"。

初三日，大兵狭响导，夜，自小南门上，乡勇犹巷战。及明，大兵大集，城上举炮，

皆裂，遂陷。元吉、廷麟赴水死，维经入嵯峨寺禁死，同死者：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太常卿彭期生、主事袭芬、林珽子、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亨、御史姚奇胤、舍人袁从谔、刘孟钧、刘应泗、赣州同知王明俊、推官吴国球、知县林逢春、临江推官胡缜、监纪通判郭宁登、乡绅卢象观、举人马芝、贡生杨述鸿、诸生段之辉等数十人，士气大丧，南中精锐亦尽。时议以为王亟幸赣，则元吉等不死，而赣不陷，福州亦不亡。赣之陷，唐王为之。

杨廷麟〔传阙〕

曹学佺

曹学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嗜古博学，天启中，以文字触魏忠贤怒，削籍，名重海内。累官四川按察使。唐藩即位，文臣任事者，首张肯堂、何楷及学佺，而学佺尤饶大略，因事有匡建，郑芝龙以下咸敬礼。王知其宿儒，言无不从。晋太常寺卿，行在礼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纂修崇祯实录总裁，专设兰台馆处之，编修何九云等皆属焉。学佺讨论本礼经，行朝戎祭，封爵，赠谥，并遣词臣咨问，倚以取断。始捐家财助军，肯堂等议且水师，又括万金助海舟。天兴饥，买米以赈。时年已七十三岁，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缢于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盖棺，虫流于户。所著有《石仓集》行世。

先是，大清兵至延平，闽县贡生齐巽、中书张份、医僧不空等，阴结众起义。使告学佺，学佺资之千金，始克召募，杀来师之悬民榜者，人心震动。永福人黄璀密报贝勒，急下福京，遂各解散闽人皆惜巽等之志，痛学佺。

姜一洪

姜一洪，字开初，绍兴余姚人，镜子仲子也。登万历丙辰进士，累官至广东布政使，所在有声迹。己酉五月，鲁王监国绍兴，毁家助军饷。寻以黄道周荐，诣福州，唐王问："卿来大不易。"一洪伏地脱帻曰："臣发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右侍郎。

比大清兵迫，唐王将幸赣州，命一洪兼户部尚书，先行，集援师。未至而汀州陷，赣州亦破。一洪次零都，恸哭曰："吾间关万里，从朱氏子孙，今已矣！"夜赴榔木里水中死。宾从皆散，独两仆不去，哀恸，村里诸生钟国士等为殓。子天植，奔讣，负骸骨归葬。

吴闻礼

吴闻礼，字去非，浙江钱塘人。唐王时为上游巡抚，自请防御分水关。及败，逃入山寺，不肯降顺。人劝之，曰："岂有堂堂巡抚，而畏死耶？"复率乡勇赴敌，为乱兵所杀。

郑为虹

郑为虹，字天玉，扬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清操爱民，声冠闽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遗书，为虹进大明会典。及即位，召为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去者十。乃即命为虹以御史知浦城，巡视仙霞关。军人相戒勿犯浦境。寻命巡按上游。郑芝龙标将陈俊夺民船为虹召而叱责。芝龙密诉于王，王曰："干戈未靖，全赖文武和衷，为虹叱责，亦是代卿为束。"芝龙不敢复言。丙戌七月，大清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溃兵南奔者，焚掠为食，人士流离，家不相保。为虹闭城，发仓米银布以犒，欢呼而去，一郡独全。

八月十七日，大清兵至浦城，百姓请为虹出降，不可；请行，又不可。军人拥见贝勒，迫之跪，不屈。劝令剃发，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发不可断也！"明日复见，责输饷。为虹谓："清白吏何处得金？"百姓争欲代输，为虹以民穷财尽，执不可。喷血大骂，乃令斩之。为虹大呼，夺刀刺胸，不殊，遂见杀。家仆陈龙，都督洪祖烈。游击张万明父子，皆从死。建人为立祠。与为虹同日死义者给事中黄大鹏。

王士和

王士和，字万育，江西临川举人。唐王时，知延平府，居官廉王。大清兵至延平，从龙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国命守土，不能持寸铁赴斗，死有余愧，忍偷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缢堂皇，百姓奔哭，鸠金殓之。大清兵亦为叹息。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隶山后人。永乐中，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卫，后升福建右卫指挥使。上琛十八袭职，体弱不胜，折节读书。唐藩加锦衣指挥，从至延平。大清兵至，誓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刘氏恚曰："君以我妇人，不知节义，故不使闻耶"吾心决久矣！"上琛喜，并坐饮药酒而卒。时上琛年三十八，刘年二十一。刘有母，亦不夺女志。

苏观生

苏观生，字宇霖，广东东莞人。福王时，官户部主事。避兵东至杭州，与郑鸿逵奉唐王入闽。观生见际丧乱，诸王独唐藩贤，可济大业，委心服事。唐王即位，拜大学士。时阁臣多用耆望，而观生新进柄政，自首辅黄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领储贤馆，观生以为非时务所急，力劝王幸赣就杨廷麟，毋久留福州。郑芝龙格其议，有诏观生先赴南安，联络江楚。王亲祖之殿门，观生叩头，出，登车，慨然有澄复之志。

丙戌四月，大清师围赣州，观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溃，观生收散卒，及大清师遇于李家山九牛间，数战皆捷。解围，屯水西，进复围之。十月，赣州陷，廷麟致命，观生弃南安，入广东。

时大清师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监纪主事陈邦彦，劝观生疾走惠潮，以扼东兵，则两粤可保。观生不从。将至广州，闻桂王监国肇庆，观生与丁魁楚有隙，不怿。已，从邦彦谏，遣诣肇庆劝进。

会唐王聿镈浮海达广，观生意变，曰："大行皇帝亲弟今在，外求君，非义。"遂背邦彦，立唐王，称绍武。召海盗石、马、徐、郑四姓，授总兵，使拒肇庆。桂王即位，班诏广州。观生颇内惧。兵部侍郎林桂鼎，故监司广东，与总兵林察同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师与李明忠、龙伦、苏聘等次三水，察令四姓盗迎降，覆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观生由是骄。

而大清将李成栋，已进陷惠潮，广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十四日，有十七骑且趋会城，谍报曰："北军至。"观生曰："潮州文昨夕到，胡妄言？"斩之。向午，数骑抵东郭市肉，守门者犹以为招来海上盗，门遂不闭。须臾，传令归顺。时宿卫尚万人，观生急收之，至者仅数百，大清兵击走之。遂执唐王。观生过给事中梁澹问计，澹曰："死耳！"乃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九字于壁，而自缢。顾元镜先椎髻，号于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大清皇帝，应运而兴，天兵临粤，逆藩授首。"大兵之入，咸谓、元镜实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镜家僮迹以献。何吾驺、王应华，俱降。

论曰：尝见前辈所纪《东粤遗事》云：观生早立清节，筮仕八载，囊无余金。比镇南安，粮运不继，动辄掣肘，仰天叹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岭头几日地，岂不怀归？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罗明受不揣地利，水师一战辄败，诸军以次溃逃，南康重兵，闻风惊遁，观生遂度岭还粤西。适指挥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观生挥涕曰："使辇早诣虔，不致有今日。"冯兼三尝投刺谒观生，兼三数为画策，不合。语人曰："余死报国家。"兼三曰："岭外绝好死地，已舍却，不知今何地可以赣州也。"观生虽作色，亦辄改容。及大清兵入广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浅而谋大，昧一统而亏大信，无以安内而攘外，乃其所短也。两粤之陷，戎由观生，独哀其志，故立传焉。

卷　五

张国维

张国维，号玉笥，浙江东阳人。天启壬戌进士，除翻禺令。以卓异入为刑科给事中，升太常少卿。崇祯七年甲戌，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甫受事而流寇犯安庆，参将唐某受贼绐，全军覆没。时国维方壮年，报至，头发一夜顿白。亲督兵至安庆，见道官史可法，异其才，具疏请益设安庆巡抚，即以可法任之。诸所任寄咸得人。抚吴八年，贼不敢犯境。升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山东饥，米石八两，而三吴石三两，以应天所属河工银，尽籴米输济宁，每石水脚加五钱，得羡米倍赢。遂设粥厂十余所，使官督赈，全活百万计。贼李青山众数万，杀逐官吏，国维讨平之，献俘于朝。荫一子，世锦衣千户。

十五年壬午冬，大清兵破蓟州，南略山东、青、兖，诸府皆陷，德王、鲁王遇害。命推可任本兵者，举国维、星驰赴京受事，总督赵光抃，战于罗山，大败，亡二万余人。周延儒视师，匿不以闻。是时，兵科员缺，国维题龚鼎孳等六人。蒋拱宸恨不与，及为御史，弹国维。谓："西协地六百里，而国维设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二月，与延儒俱放归。

十一月，追论罗山事，被逮。舟过吴门，士民号哭塞枫桥，大声前问孰为锦衣卫官校船者。国维恐有变，解缆急去，众乃散。诏狱拟辟，山东、南直百姓，叩阙讼冤，遂以原官募兵浙直。

行十日，都城陷，国维星夜抵浙，图举勤王，得精兵三千，至镇江。会福王立，乃朝留都，欲与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国维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协理戎政。马士英议不合，乞假归葬祖母。

乙酉五月，南都破，郑遵谦起兵绍兴，国维至台州，迎鲁王。晋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归集东阳兵，守钱塘，屯长河头。首参马士英十大罪，大英惧，不敢入朝。时绍兴富家以助饷受累，国维不忍，用东阳世产邻富家者，与原券计值，令出甲士，具衣械，程日给粮，总抵价若干，以土著之家，养不逃之兵，富人得产，而军兴得兵食，人情大欢。

福建诏至，加国维东阁大学士，辅鲁王监国。延臣多欲开读，国维曰："唐王提兵北伐，老臣当效死前驱，若止一丸封岭作天子，空以官爵縻散浙东将士心，大敌逼江，旦晚欲渡，臣不敢奉诏。"手敕七至，竟不发。国维深堑坚垒，沿江多置木城，激厉将士，为取杭州计。而方国安不同心腹，郑遵谦等义兵又多乌合，是以不能成功。

丙戌六月廿八月，大清兵渡江，诸营皆溃，国维归东阳，守陷坑岭。六月，贝勒入闽，过东阳，将抵陷坑。国维请东阳令吴琪滋至，曰："国维今日死，天气方炎，恐腐烂不可辨识，将谓吾逃，贻祸此地，故特相邀，令君视吾死耳。"吴令涕泣。国维殊容暇，取素缯书：《负国》、《念母》、《诫子》三诗，又留诗赠故人，冠带北面稽首。谓仆曰："吾大臣死王事，礼也。兵将在东阳者，因我及难，可舁尸诣门一谢之。对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我中堂，俟官来见，始可殓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骑围宅，见尸坐厅事如生，或叩头痛哭，问之，则多济宁人，饥年食其粥以活者。夜，有兵数十人，挟妇女宿其殡园，见堂皇灯炬，国维白髯绛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见。亟起，叩头柩前，避去。

桂王立，谥文忠。长子世凤，挂平鲁将军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鹏，官尚宝司卿。世凤被杀。张存仁自闽归，百姓数万遮马前，请世鹏命。存仁曰："吾少时即耳若父为人。"遂释之。

论曰：唐鲁之议，以南禀闽朔，而不解兵为正。盖当其时，受兵者鲁，鲁一撤兵，即钱塘不守，仙霞尚安蔽乎？昔人论南北之势，守江不如守淮。闽之有浙，犹江之有淮也。若楚蜀江粤，皆藉唐王名号。维留土无二王，鲁王自当退居重耳之位，诸臣共图狐赵之勋，大邦维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赖乎斯日欤？故郑遵谦之拜疏迎驾，陈函辉之请杀金堡，或激或诡，二者均蔽。独张国维适老臣谋国之体，石匮书所载，似亦未之审也。

徐石麒

徐石麒，字宝摩，浙江秀水人，天启壬戌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魏忠贤有调发，多格之。房师黄尊素下诏狱，纳橐馆，募金抵诬赃，由是削籍。崇祯立，起南礼部郎中，累迁吏部文选考功郎中，佐冢宰郑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计，奏免七十八人。是时，主北计者谢升凡、温体仁，私人皆庇之，南计不少徇焉。迁尚宝司卿应天府丞，行尹事。时方裁驿递食缩，而马如故，农里重困。石麒计救之，无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没，有余资，积患顿解。三俊为刑部尚书，以轻比下狱，黄道周、黄景昉言之于经筵，上怒未回。石麒朝，元旦奏言："皇上御极以来，丽丹书者多大臣朝士，严威之下，蔓引株连，九死一生。今又以轻拟深督三俊，将来必有承顺风旨，以锻炼为能事，以钩距为精神，非复慎狱之本意矣。"疏入，上御门口，传出三俊。用石麒通政使。时治尚综核，放弃者多造言语，妄陈端末，纳言承行，不给，石麒剖断严敏，告讦衰息。升刑部右侍郎。会推阁员先后二十四人，石麒与焉。称疾不赴召对，故免陈演之谮。转左侍郎，署部事，寻即真为尚书，言："迩年刑官擅背律条，严文刻深，使吏胥上下其手。侥幸之徒，以贿为市，干和召愆，其失非细。"因条上附会律文之谬数十事，会清狱，石麒尽心明允，理出冤滞近万人，贯城几空。

陈新甲下狱，政府以下皆为营救，石麒独言："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惟后此辽沈广宁之陷，诛止督抚，不及中枢。故新甲觊引例自宽。不知此例乃天启间陵夷解纽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亲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无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辄擅便宜通款北境，辱国无君，莫此为甚。"上览疏，新甲即日弃市。

司礼王裕民，私庇刘元斌，并逮狱，上欲杀之。石麒爰上书，言："隐人之恶，与身自为恶，终不同。律内奏事诈，不以实条，止拟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则绳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极，过此非臣所取擅。"入，上竟以内廷欺罔隐微，斩裕民而叹谕石麒。

洪承畴救锦州，束马未动。职方张若麒，以中枢私人，出关督战，遂大溃，精锐丧失俱尽。若麒就理而有奥援，司官迁延不谳，石麒谓："王朴以倡逃诛，陈新甲以误国辟，而倡倡逃误误国者安得减等？"论若麒如律。

左都御史刘宗周，以救姜采、熊开元革职。石麒上言："陛下求变通趋时之臣，举朝不乏；若求廉顽立懦，维风易俗之臣，含宗周无选矣。"上不听。采等自诏狱改刑部，石麒轻拟，失上意，遂罢。

甲申五月，福藩立，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尚书。时江左草创，自石麒与刘宗周，黄道周出，始成朝廷。而马阮用事，率降中旨，铨除不由部推，石麒争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韩赞周主之。石麒覆疏："昔世宗欲封杨延和、蒋冕伯爵，并辞不受。今国耻未雪，岂辅臣裂土自荣之时？俊克复神京，成功大定，加恩未晚。"士英气夺。又言："皇考福王殉难，先帝令勋臣黄门，恭视含殓。今先帝梓宫何所，封树何似？乃遣一健儿应故事，示天下无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厉同仇？"不报。御史黄耳鼎，论石麒杀枢臣，败和议。石麒具陈始末，小人卖国情状始露，而石麒亦告去。自宗周、石麒去，南都竟败。

乙酉四月，大清兵渡淮，黄尊素子宗羲，劝石麒避地四明山。石麒不可，曰："马阮已坏天下，虽智者难善其后，惟有死此一块土耳。"

会朱大定等谋守嘉兴，议奉石麒为兵主事，未集而败。闰六月二十四日，大清兵围嘉兴，石麒由村舍叩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请入与城同存亡。"城上人哗曰："我公来矣！"开门纳之，越宿而陷。石麒朝服缢天宁寺，纳其尸棺中，逾三旬始殓，如生。而是时宗周在越城，饥经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而死。海内高二人之死，能尽其义，为作《降城叹》、《我公来》乐府美之。

石麒清修绝俗，弘长后进，尤急人之难。吴昌时败后籍没，力言当事，止没田产，他为类免。雠昌时者，又欲窜其子弟于许都叛党之内，复理而出之，孝廉祝渊，上书颂宗周，缇骑逮问，石麒嘱金吾无杀义士，渊得生出。生平强记经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洽，凿然可施行。

石麒年六十八，无子，初以私属尔谷为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柱臣为后。或问："后与子异乎？"曰："然！子可私，后不可私。子惟父所爱，即子之；后非荐之祖祢，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后也。故《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人皆可子之证也。《传》曰：'鬼不歆非类，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后之证也。"其议礼之精如此。唐王赠少傅文渊阁大学士，谥忠襄。尔谷官御史，与同郡钱栴友善，后并以太湖事牵连死。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余姚人，崇祯辛未进士。为户科给事中，直谏有声。贬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论厂卫告密之弊，及阮大铖不当用。马士英忌之，归里。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刘宗周，乙酉，南都溃，潞王监国杭州，大清兵且至，宗周趣守道于颍守绍兴城。而寓书招汝霖余姚，未得相闻。既而杭州降，事益迫。宗周复令诸生张应烨往说颍，使联络汝霖计事，颍疑未决。汝霖报书："先生诚用霖计，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孩，推毂方藩。今闽兵数十艘，见屯蛟川，檄令移泊钱塘东岸，敌必不敢问渡。更泝徽宁辽左兵，捣虚建业，彼必退而内顾，东西同胆，恢复可图。"宗周趣之曰："门下有意，高皇一线，请急入郡。"

六月十九日，通判张愫赍版诸生耆老，奉牛酒渡江，输降。大清招抚使至，汝霖谋为邑人所觉，避之山中。

闰六月八日戊子，宗周不食卒。其明日，孙嘉绩起兵余姚。又一日，郑遵谦起兵郡中，斩愫及摄会稽令彭万里。汝霖募兵宁波，来会嘉绩，合军，军西陵。

初，宗周临终，谓门人曰："我缓死，以雨殷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弥留，犹取几上砚书一"鲁"字。汝霖叩灵床，恸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于王事之以死。"比方国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鲁王以海监国，从宗周志也。

汝霖已渡西陵，札乔司，进至海宁。召父老谕以国亡君殉，三百年泽不可负，闻者感动，拜辕门，至万人。以邑进士俞元良指挥，姜国臣主海宁事，忠义响应，所在皆称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总督义师。

七月八日，海宁复陷，元良战没。阅月，国臣复聚溃众，入守海宁。前定番总兵汪硕德，集兵万人双林，请师期，使移札塘栖。八月五日，遣副将赵清会义兴将郑维翰，赴黄

天荡，绕敌背。前锋黄岳，参将诸卢崇，邵应斗，四百人伏海塘。监军道孙嘉绩、北洋总兵张名振，并置伏兵，斩首六十级。维翰兵不进，清被矢，失亡十余人。十六日，还乔司，汝霖营于中，嘉绩营于东，钱肃乐营于西，遣卢崇、寿胤昌，抵牛头寨，焚敌营。百骑突出，都司张行龙战甚力，骑东去。邵应斗接战北军大至，缀三将，以数百骑趣汝霖。清兵胡升发大炮，毙七骑，骑东冲孙营，孙营炮炸，遂败。争舟，坠水，汝霖驰刀砍之，不能禁。诸生赵之坚，奋长刀，杀六人。参将卢玮新至，亦奋击。敌辞易，簇骑攒之，与孙光祖、周宗镐、胡升各被数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帐下强掖下小舟，知戚死者数十人。

九月诸帅相见于小亹，议大举，朝以九日会龙王堂。风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独帅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战于江，大炮杀伤甚众。之仁兵登岸焚寨，执馘，薄暮乃归。十二日，再战牛头湾。时军饷不断，人心离阻，之仁营有逃者。汝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风雨饥劳，遂膺腹疾。自小亹至西兴，延袤六十余里，彼方备舟乔司，潜谋径渡。臣及嘉绩标卒，两家不过千余，缓急何以防御？之仁一腔肝胆，心力相违，宜温言谕留，勉图后效。朱大典部内火器最精，原任总兵尉允昌，文武兼才，岂合投闲诸暨？敕即统大典兵江上，海宁新令已至，宜令张名振速渡，以固浙东门户。名振违令，竟归石浦。"

福州诏至，内外欲开读，汝霖泣阻，不听，避之小亹。鲁王下令返台州，汝霖疏留，以为："今日之事，殿下宜力疾江干，檄闽师刻期来会，使浙西克复，仍藉庙谟。唐王亲来，亦当心折。若恋恋宫眷，遽返旌旆，思为退保之图，久成日蹙之势。传之海内，未为克让。又臣标参将张行龙，以臣令回籍临平，图结义兵，夹攻内应。其家丁陈义，入杭侦听，闻已具舟，旁结草人，思赚我火器。而宁盐义士沈窠、查继美、陆鸣时等，同时具来，言起兵家难状。徐出启疏，以近日嘉湖铁骑，尽返武林，但得精兵数千，直捣嘉兴，断其往来馈道，杭城自成坐困，胜于今日阻江索战。我客彼主，劳逸相万。乞优迁窠等，以彰激劝。若王必欲东归，臣亦惟就海岛死耳。"鲁王手敕褒美，比之韩愈，乃不果行。

十月，汝霖移泊龙王堂，又疏："今日会稽隙地，竟作京雒规模，诸臣之薪胆未尝，末世之秕政悉踵。内员出司军包饷，外戚入典禁兵，骄卒哄于街衢，青衿哗于殿陛。行间文武，动以朝政为辞，文其退缩。惟殿下奋然更始，副远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扬帆渡江，夺遵谦所失大舟以归。十八日，又进军，部将魏良、黄麒、吴彪先登，北骑六百伺南军济，突击，良等且战且退，汝霖亲督军中乘小舟对射骑，死百余。诸生钱振宗，死者亦十余人。

汝霖麾下，多农井新募，徒以忠义激厉，在浙中凡一载，大小数十战，累遇败覆，而志气不惰。虽方王骄将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陈万良、沈羽簸，结寨塘栖临平间，汝霖欲得其兵取北关，遣张行龙招之。万良受书，泣曰："久望熊督师，无途自达，乃今江东亦知有吾辈矣。"后万良西行，复城邑，大清兵断其后，不得出，死于门中。

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溃，汝霖扈鲁王，沿海南次长垣。时唐王已走死，闽地内附。鲁王以汝霖为东阁大学士，因郑彩抵福州，军声大振，八闽皆诣汝霖，请札起兵，先后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戊子，鲁王在闽安镇。郑彩专横，汝霖每折以礼。定达伯周瑞恶于彩，汝霖票拟右瑞，彩故忌人心归汝霖，因是积恨。又与遵谦争商舶，恐其袭已。会汝霖休沐琅琦，彩裨将李茂守琅琦，与汝霖奴子争口，熊郑两家除夕相问遗，茂以告彩，曰："熊郑将为难。"五月十七夜，缚汝霖并幼子投海中。越三日，杀遵谦。凡越中建义者，皆尽

于彩。惟嘉绩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汝霖之死，后嘉绩盖二年矣。

熊汝霖传后

汝霖初知同安县，有强直声。尝渡海败红毛于厦门，入为户科给事中。辛巳江南疫，饥，人多死，米石直银四两，转运不至。出给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当上江，辽练正耗二百四十一万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时上意廷臣儒懦，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竞张空虚媒进。汝霖以量才不如核劳，破格坏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只为幸阶。一切叙功御览名色，皆宜报罢。保举大将，必连举主，庶杜债帅之门。事势艰危，倚督抚为成败。因条列关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绪，凤督马士英、保督侯恂、顺抚潘永图、宣抚李鉴、秦抚蔡官治、皖抚黄配玄、保抚杨进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陈。且襄藩南阳沦陷，惊震天下，而两抚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惩后？又力言孙传庭不宜速战，祸败皆验。

大清兵略山东，京师戒严，汝霖分守齐化门，召对，奏："行间诸臣，望敌百里，未有一矢加遗。南去则我随其后，北返则我出其前。兵士一闻督战，便汹汹欲叛。师不用命，将不用兵，督师之肉，其足食乎？"姜采、熊开元下狱，刘宗周去国，皆极谏。寻追论杨嗣昌，讥及执政，上竟恶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

南渡，起吏科给事中。上言："诸臣争夸定策，罔志复仇。处堂斗穴，始之武与文争，既而文与文急。殿廷之上，无人臣体。阮大铖之起，阴阳消长，间不容发。四镇每镇饷六十万，额必不供。即仿古藩镇，亦当建牙大河以北。何遽藩篱堂奥，孤海内兴复之望？先帝十七年忧勤，曾无失德，惟厂卫一节，未免府怨臣民。丁兹天步艰难，正宜大开文网，推诚布公，使人人毕忠效节，胡得尚沿斯弊？"马士英恨新建，使门客朱统缕造飞语于朝。汝霖言："幺麽小臣，为谁驱除指使？不由通政，告密飞章，内外交通，神丛互借，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请严行诘究，用杜将来。"又言："先帝笃念宗藩，而闻寇先逃，谁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无一战。先帝委任勋臣，而京营锐卒，徒为寇藉。先帝旁寄内臣，而开门延敌，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边材督抚，首鼠两端。超迁宰执，罗拜贼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矣。"

南京虽立君，未尝一事设施，而汝霖与祁彪佳、章正宸、吴适等，犹能强谏守职，推论善败，不失朝章士气。然卒格不用，以门户覆国。

孙嘉绩

孙嘉绩，字硕肤，浙江余姚人，崇祯丁丑进士。除兵部主事。杨嗣昌以其知兵，荐为职方郎中。太监高起潜求世荫，嘉绩覆疏不可，起潜恚。侍上观德殿阅军器浸毁，下狱。学士黄道周亦廷杖入狱，袱被药物，俱不得进，嘉绩移服用奉之，且从受易。会诸生涂仲吉上书，颂道周，上加怒，察狱中与道周通者。众多说辨，嘉绩独曰："昔黄霸受经夏侯胜，史传以为美谈，今复何讳？"刑部尚书徐石麒，雅识嘉绩，清狱，出之。逾年，起九江道佥事，未之任，国变。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东，宁绍望风迎附。闰六月己丑，余姚摄印官发闾左为驰道，拣役者，役者反拣摄官，众哗不能定。嘉绩乘众怒，遂斩摄官，邑绅邵乘节、陈相才，诸

生吕章成、沈之泰、邵应斗，率里中从者数千人。孙氏自燧以来，代以文章忠孝显，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义，士民无不踊跃，便欲推嘉绩为盟主。辞曰："举大事将须其人，熊雨殷有执持，识兵势，当共请其约束。"会汝霖募兵自宁波至，邑人大安。

鲁王监国，晋嘉绩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视义师。转战乔司，西兴、亲受矢石，号孙熊兵。临敌则汝霖当先，嘉绩继之。饷不给则毁家产佐军。每对宾佐泣曰："身先人余也，义同国存亡。惟惧事不集，死无面目以见君亲耳。"由是听者感奋。嘉绩举宗报国，文士知故争为之死。

浙东本以汝霖、嘉绩首义，营立行朝，亡将溃兵，因弛荷担，后来益众，客反居上。方国安拥重兵，孙熊严意与同济难。国安逍遥殊无意，一年之中，縻饷数百万，皆出八郡民。贫富交尽，卒以是败。丙戌六月，鲁王移跸舟山，嘉绩以军从。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子延龄，从跸，南至中左所。大兵入余姚，焚嘉绩祖如游第。后二十八年，延龄子讷，渡海求祖父椁，得于状元张信墓道，归葬。

钱肃乐

钱肃乐，字希声，浙江鄞县人，崇祯丁丑进士。知太仓州，以廉清为张溥、张采所重。迁刑部员外郎，丁外艰，归。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东，肃东大会绅士城隍庙，痛哭议举兵。谢三宾不欲，移书定海总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胁举兵者。之仁陈兵入郡，反合肃乐，三宾怅然。会孙熊已起余姚，甬西道通，遂进军绍兴。

鲁王监国，晋肃乐右佥都御史，升右副都御史，转战乔司及牛头湾。时马士英、阮大铖亡人方国安营，阴制行朝之政。里井邪狯，多缘举义，推戴呈身。部覆台弹，犹沿旧习。富家输饷，动加榜楚。内侍客凤仪，外戚张国俊等，气倾中外，咫尺大敌。而越城哀衣宽带，歌读宴会如平常。肃乐条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师溃，浮海，隐于福州之化南。鲁王次左所，复入觐。

丙戌十月，鲁王在长垣，肃乐拟诏预颁鲁三年戊子历。浙闽全陷，旧人如刘沂春、吴钟峦，皆遁不起，肃乐移书责之，乃就道。唐王遗臣稍稍引出。明年戊子，鲁王次闽安镇，晋东阁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宁，州将破，其帅涂登华欲降，不决，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肃乐致书，谓："将军独不闻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陆不在船中乎?"登华遂诣郑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肃乐与中藻书，不直彩，彩闻衔甚。是年五月，汝霖为彩所害，肃乐忧愤，疾动而卒，年四十三。赠太保，谥忠介。

初，肃乐请挑敢死士尽配彩，则兵力一，竟以彩故，死。继肃乐相者，慈溪沈宸荃，字葵中，与从叔履祥，皆成进士。履祥入海，被执，不屈死。宸荃从鲁国次南日山，覆于风。从鄞人屯兵浙海，死义有张煌言。

论曰：嘉绩子延龄，自闽海归，言鲁王放闽事颇悉。四镇兵受命南征者，散守闽郡邑，郑彩以重兵攻之，皆乘陴，语外人曰："吾故明人，岂无意?"但郑彩剽杀，非吾帅。得熊吏科来，即释甲耳。汝霖肩舆屏从往，众不信。有故识汝霖者，曰："果是也!"喜，罗拜。城上开门降。凡得新附二十万人。当是时，使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战，岂独入

闽可全，岭以北亦可出矣。顾乃分隶诸将，致义士解体，弩帅益势，事无成而身随丧，可悼哉！昔颜真卿以军权移于贺兰进明，仁柔之过，儒者有之。然蔓尔越州，孙熊协心，孤撑一载，卒不负其言，而同死岛上。比于宋之文陆，义何忝焉。肃乐欲依彩成功，亦坐短智。而议者谓与杀汝霖之谋，不可不为之白也。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以章邱知县行取兵科给事中。历升至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督剿流贼。大典饶有才，而性奇贪，多行暴虐。崇祯庚辰间，督师庐凤，守护陵寝，括取财贿，四府僚属，囊橐皆尽，人拟其富且敌国。御史姜采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问，大典不敢对簿，自请捐资募兵，剿寇戴罪，诏许之。得脱归里。

福藩即位，起原官，御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弃留都，奔黄得功军，大典诣军朝请，得功被刺自刎。王北去，大典归里，募士为城守计。而方国安率士汉散卒，由杭州东渡，拟牧马金华，大典不纳。国安纵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烟几绝。闰六月，越城师起，守道于颖檄，国安江干共事，国安遂舍金华勿攻。大典欲据有全婺，婴城保家，故终鲁王在绍兴，止一遣其孙入朝，未尝发一兵至江上。

丙戌，大清兵渡钱塘，贝勒遣马士英招降国安，令其立功自赎。国安从贝勒协攻金华，大典坚守三月。国安犛九牛铳，昼夜攻城，大典知不可为。先数月，遣其子孙潜遁。及期，开宅使婢仆各出逃，止推堕爱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药局，纵火死。

吴邦璿者，山阴人，大司马兑之曾孙，在大典幕中。甲申，以万金托璿邦营干，中途闻北京陷，即橐金而归，自旅费外，分毫无私，大典骇服，谓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题授副总兵，同守金华。邦璿善骑射，城守倚之。及将陷，归视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尚顾我耶？我惟一死以报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积金付其子，匿之民家，候城破，潜遁。并令诸婢仆急走逃死，皆厚赍之，自服绯衣缢死厅事。邦璿已知妻死，不归，急走火药局，见总兵何武曰："阁部火药库，今日不能击敌，而留与敌用，甚为非计，不如烧之。"武曰："固也！"少顷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将军何不急走？"邦璿曰："璿世受国恩，惟一死得随明公，幸矣！"问武，武曰："武意已定，愿与将军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复不足。但顷见二将军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药如许，不甘资敌，竟欲烧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绳袖中，曰："所见略同。"乃尽出火药三百桶，堆一所。大典尚有从人十余，麾之曰："去！"从人皆愿同死，不应。大典大声曰："速走！吾将有事。"乃与邦璿、武、环坐于椅，投火绳药桶，顷刻人屋皆烬。大兵遍求大典尸，不得。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论曰：张岱言昔年在淮扬，亲见朱大典之贪横，真如乳虎苍鹰。后复见其婴城守婺，破家从忠，继之以死，又未尝不叹息其为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义，与嗜财贿，无以异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时大典将卒颇练，又有厚赀，不能图一长虑，而闭门坐毙，其智短也夫。

余 煌

余煌，字武贞，浙江会稽人，天启五年乙丑，进士及第第一。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读，日讲经筵。尝与修三朝要典。崇祯中，给事中韩源追论其事，煌疏陈本末，免归。乙酉，王师下杭州，檄召越绅渡江，煌独不往。鲁王莅越，起户部侍郎，礼部尚书，皆辞不就。陈时政、马士英卖官误主，兵未至而先逃，国已亡而复用，为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尚书，言：藩镇各自成军，久不相属。顷田仰与郑遵谦争饷，喋血禁庭，臣冒锋镝，幸而解散。司马职统六师，今行朝之官，特缀旒也，岂能绳以平世法哉？煌见越事益急，而诸臣文恬武嬉，请乞纷然，上疏争之，谓："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起，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扬。"人读之叹息。

江上失守，郡城不闭，有议守陴者，煌叹曰："临江数万众不能一战，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开九门，纵民避逃，自出东郭，赴水死。后数日，贝勒渡西陵，下绍宁郡邑，不戮一人。

陈潜夫

陈潜夫，字玄倩，浙江会稽人，崇祯丙子举人。授开封府推官。南都寻守豫功，升监察御史，巡按河南。陛见，陈恢复策，为马士英所持。寻以童氏妄称元妃，潜夫前在道，私谒，无人臣礼，并逮诏狱。南都破，脱身航海。至越，上书愿假臣兵五千，直渡海宁，断武林左臂。加太仆寺卿，监浙西军，募得三百余人，与孙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军溃，归山阴之小赭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为忠臣，尔为烈妇，相保泉下，无悔也！"同上化龙桥，赴水死。

陈函辉

陈函辉，字木叔，号寒山，浙江临海人。崇祯甲戌进士。好酒色，事著述，日与客沉饮，出酒文倾吐，讥切将相误国，扼腕。谈至夜分，啮杯碎。尤能倾赀急客，先人之忧，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推天台陈君焉。筮仁靖江令，以不谨罢职。鲁王莅越，为兵部侍郎，伤二都沦没，哭泣至喑失声。入对行朝，出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闽诏至浙，众议开读，函辉与熊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监郑遵谦军，函辉密疏请杀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叹曰："入郡敝矣！诸军犹诛粮无厌，是重弃民也。北来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江上溃，有劝鲁王婴城者，函辉哭曰："民去将孰与守？君为社稷亡，臣请从亡。"乃从王还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函辉不抵家，哭入云峰寺，即几上书六月十六日申时卒。遍去别友，不及家人一语。至其时，遂投环。作绝命辞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记一，流传江表。二子臣谦、臣诗，能识父志，不交当世事。

论曰：余公开越城纵民出避，所谓天下之阴德也，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杀之义掩之。弦

倩始与仁和进士陆培争名，交恶，既皆以义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穷乏，盖兼有之。既而临大节，视平日嗜好，如蝉翼之振露，洒然自得其本心，非见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吕章成，有告北园文数千言，其声呜咽，曰："北园吾西台也。"盖以谢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张肯堂〔传阙〕

吴钟峦〔传阙〕

卷 六

郑遵谦

郑遵谦，字履公，余姚临山卫人。父之尹，进士，官山西提学佥事，徙家会稽。遵廉少为诸生，任侠，斗鸡击剑，不为绳墨之士所礼。始与东阳许都交好，都蓄异意，遂与绝。自南都多故，遵谦阴养健儿，市好马，意指莫测。奄人屈尚忠逃至越，遵谦笞杀之，曰："吾闻诸刘先生，凡系逃官，皆可杀也。"郡人义之。

杭州失守，遵谦决意起兵，之尹屡禁之，不可。乙酉闰六月辛卯，结郡中少年刘翼明等，合众水神庙，告以国难，众皆哭。遇会稽令彭万里受新命归，招摇过市，众怒，杀之清风里。遂攻郡署，获署守通判张愫传首。即日檄守道于颖，以五百人西扼钱江。诘明，遵谦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缙绅人计事。自吏部尚书商周祚以下，皂衣由角门入，遵谦立语举兵赴难状，咸悸伏，莫敢正视。士民环辕门呼曰："郑将军今为国，诸公靦受大禄，有贰议者，剑斩之。"是日祠旗。余姚孙熊之使者已至，遂断江流，声震杭州。

鲁王拜遵谦义兴将军，合技勇出屯小亹。朝议分方国安、王之仁等为正兵，遵谦、孙熊等为义兵。义兵新募，多市井农贾小民，不素练。正兵常陵义兵，食正饷，饷嬉江头；义兵则食义饷，率告输富人，常乏食。客将陈梧、高鹤鸣等寇钞越城、余姚，一年之间，公私交尽，百姓愁困。

八月廿五日，义兵渡江，遵谦战甚力。副将郑维翰抵太平门，被炮死。九月，及督师汝霖，武宁伯之仁，期会龙王堂。旦，大风雨，阻潮，遵谦后期，之仁等独进，大有斩获。十四日，陈潜夫、张名振败于观音堂。遵谦亦失利，夜归小亹。冬，鲁王劳军西兴，以遵谦首义，特封义兴伯。丙戌三月朔，杭州开堰放舟，遵谦从之仁迎击，获铁甲八百与军资。五月，师溃于江，遵谦将家属浮海，从鲁王至舟山。

大清兵入绍兴，之尹死之。鲁王南次中左，诸臣家琅琦，晋遵谦义兴侯。郑彩专政，以同姓弟畜遵谦，使领陆兵牛田。闽郑氏以商舶富，遵谦强取二舶，由此交恶。及彩杀大学士汝霖，遵谦恚形言色，彩故扑部将吴辉，使扶伤就遵谦求书，投郑鸿逵，遵谦信之。

过辉船，被擒，辉伏不出。遵谦呼曰："汝郑彩厮养，杀我岂出汝意，而惭相避乎？"辉出，就求只鸡盂黍，奠汝霖，跳海死。

其妾金四姐，故倡也，以杀婢下狱，遵谦破千金出之。遵谦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馈，斩藁哭，并沈海中。军中慕其义，称金夫人。始与遵谦同起者，有刘穆。

刘　穆

刘穆，字公岸，浙江山阴人。貌修伟，善大刀及射，宽而爱人。崇祯中，以武进士授上海把总。南兵部尚书史可法知其才，补应天副将。穆虽为将，家贫，推食食士有气节者。邑人刘翼明、余姚邵应斗、萧山朱伯玉，从知府于颖转运南都，穆深结焉。

乙酉五月，南都败，归里，与颖及郑遵谦谋匡复。闻方国安溃而东，抄掠宁国、广德，可急抚为用，穆身往迎之。未还，遵谦已起郡中。武进士沈振东说遵谦，悉取江北船，系南岸，由是杭州兵不得渡。国安至，义师亦集，鲁王备物典策，筑坛西兴巅，拜国安大将军，封镇东侯。诸帅纛鞬列山下，以次上，旌旗数十里，戎卒十万，发令声动江谷，杭城望之震骇。浙东军倚以自强，由穆始议也。

穆封威北伯，受王之仁节度。明年丙戌，晋侯爵，用翼明左军都督。翼明亦善大刀，忠果敢战，尝为军锋。国安爱翼明才勇，欲请致之，翼明不肯，曰："吾终不负威北恩。且同国事，何分彼此？"穆深得将士心如此。

穆子九，短而悍，有胆义，得徽人毕昆阳枪术，穆自以为不如。及兵起，九枪所向无敌，战于清风岭，独杀锐兵数百人，应枪辄倒。县骑益集，合围取九，乱斫死，南军为之夺气。乙酉六月，穆东奔舟山。是月六日卒，葬于岑港口。

王之仁

王之仁，字□□，直隶保定人，大监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总兵。崇祯十五年壬午，海盗顾荣、廖二掠崇明，知县守备出战死。贼将窥江淮，断漕饷，诏之仁会应抚黄希宪讨之。遇贼高家口大安河，连胜，贼北窜。漕督史可法迎击，贼复折而南，降于苏松兵备程珣，之仁功为多。

大清兵下杭州，之仁初议迎降，既从钱肃乐之约，首帅所部入宁波，会孙熊兵俱西。东南承平久，民不识兵事，诸义师多纨袴及市井田野儿，众疑惧。比之仁麾下过，部伍明整，兵甲犀利，众心大安。

乙酉，鲁王莅越，封武宁侯，晋宁国公，壁西兴。江上宿将推方国安与之仁。国安惑于马阮，拥强兵不能用，纵其下行剽，主客患苦之。浙西因是守益坚。郑遵谦、熊汝霖等所合义兵，无敢抗国安。国安兵常陵义兵，独惮之仁严，支吾依附。鲁王倚以为重。之仁愤军政不一，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历今半载，逍遥游戏，便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愿以所隶沈舟决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会杭人开堰入江，之仁统水师邀袭之江中。是日，东南风大起，南军扬帆奋击，碎其舟。

贝勒以重兵下浙江。乙酉五月，江涸，贝勒试马，用大炮击南营，碎方军甑灶，国安

遂遁。夜趣绍兴，劫鲁王南行，江上军遂溃，独之仁一军犹在督师。张国维议挑兵五千，分守诸垒，之仁泣曰："国安坏天下事，今生兵数千万在北岸，旦晚毕渡，孤军何以迎敌。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无船，当速为计。"国维追从鲁王去。

之仁度事不支，乃载其妻妾子女妇孙共一大舟，沈之蛟门。独至松江，峨冠登陆，百姓传骇聚观。之仁从容入见内院洪承畴，自称前朝大帅，不肯身泛波涛，特来就死。八月二十四日，死西市，时人皆为泣下。

论曰：郑遵谦无渊谋长虑，遭国大变，江干临敌，尚不废声妓，故积为乡闾所轻。然以全盛南都，将相师济，长淮为边，未终一期，邦其沦丧。绍兴远介东表，雅无备御，遵谦肉袒挺剑，八郡云合，系名号亦讫一年。唇齿江广，屏翰闽浙，此顾可忘所自哉。刘穆雅量有儒臣风，父子一心，同死兵事，谋虽不就，不可谓不幸矣。董玚评江东人物：官兵将领以王之仁为首，义师则熊汝霖为首，盖其心之刚烈，余子不如云。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扬，直隶保定人，宁国公之仁从子也。崇祯丁丑进士。游高唐州，会大清兵南下，转运银杠亦避入高唐。大军围高唐，州守以银杠旦晚敌物，不若鬻，免一州士女屠戮。正中与押状，事平论死，数年得出，除知长兴县。

浙西失守，避地绍兴。鲁王莅越，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知余姚，余姚当绍宁山海冲，军将往来剽夺，市贩朝得扎付，暮人根括民舍。正中设兵弹压，约各营取饷必经县，否者以盗论。总兵陈梧败于嘉兴，渡海掳掠乡聚，正中遣兵击之。乡聚犄角杀梧，朝议罪正中。黄宗羲力争梧见杀，盖众怒，正中无罪，乃止。张国柱掠定海，乘潮而西，纵兵入姚城，围大姓，正中计折谕止之。田仰、荆本彻先后蔽江下，皆帖息去。一年之中，屡经悍将，而邑免大祸，民戴之如父母。升监察御史。

正中短小敏练，喜任事，而措置甚大。益募骁勇将，从海道取海宁、海盐，通浙西路。于是尚宝卿朱大定、太仆卿陈潜夫、主事吴乃武，皆自浙西来，受约束，坛山烽火，连于武林，北门藉无恐，隐若敌国。又通律吕，星象，壬遁，喜读实用书。乙酉冬，进鲁王丙戌年历。及败，逸于民间。姚邑遗民沈国模、史孝咸、韩孔当、陈天恕、吕章成、邵会可等，咸共往来。深衣幅巾，假医卜绥食。大清康熙六年八月，卒于山阴之陈常堰，年六十九。

于　颖

于颖，字瀛长，江南金坛人，崇祯幸未进士。累官工部主事员外郎，知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绍兴府。截江之役，升按察副使，分巡宁绍道。间道归里，杜门终老。颖在绍兴，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吴　易〔传阙〕

卷 七

王 翊

王翌，字元勋，浙江余姚人。为人朴重，年四十，邑无知者。丙戌，浙河师溃，翊见邑中孙熊起义者，皆弗就，意感愤。独行舜江干自语，因私求士。家贫授经，以所得馆粟，量赀分给，人感其义，不为轻侠行。丁亥，经壮士十八人，起于四明之下管，奉鲁王年号。浹旬，得千余人，乃东傍海抄掠，发辩士至舟山，说黄斌卿同攻宁波。浹波诸生华夏，以帛书来告内应。无何，夏等谋泄，斌卿至宁波后期，敛军退，翊遂入四明。

先是丙戌之役，浙东溃兵散走山泽，率以布代胄裹首，号为白头兵。归安茅瀚，晦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于杖锡寺。山民苦输镶，夜半焚寺，二帅死，麾下无一免者。及翊至，军令明肃，见者皆悦，遂结老砦休兵，求将简练。

戊子春，入上虞，杀摄令，战胜而卧。大清兵夜乘怠还袭城，翊出走。已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县，得县印。是时浙东山寨，萧山有石仲芳，会稽有陈天枢、王化龙，台州有金汤、俞国望，奉化有袁应彪、吴奎明，所至民多亡避。而平冈张煌言、上虞李长祥，单弱不能成军。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内。

任褚九如、沈调伦、邹小南等领五营，毛明山等领五内司。九如用法严，而屈已让能，忧时愤发。帐下士或战伤矢，即以所乘马载之，已执鞭以从，故最得人死力。调伦为沈国模兄子，夙向义。小南亦书生，以故翊军中多故家，相聚讲求义烈。亲故在邑不愿留者，礼遣之。明山戇而敢死，搴旗摧锋，议事翊前，侃侃面折，军中呼为毛金刚。

大清督抚提镇以乡兵四起，大军不能久相持，且山险未易攻也，下檄环四明、绍宁、台三郡村落团练，自为战守。于是民始携贰。大兵逾清贤岭入，乡兵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大兵骤驰之，死者四百人，有孙悦者，闻丁山败，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冯京第自湖州军败，间行至四明，入翊军，屯于杜岙，为团练所破。别部邵一梓见获，缚致上虞，寸磔，仰首骂不跪，刳及臂胫，乃倒，独呼高皇帝及关亭侯。一梓胆勇冠军，既死，山中夺气。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谓诸将曰："是皆团练之罪也。镇兵虽犍，我视其锐则避之，懈则击之，非团练为之导，敢走险如平地乎？吾卒虽残，破团练尚有余力。"自天台返，入四明，击团练破之。随道乡兵，民荷锄从，至万余，京第亦出，势复大振。

翊谓京第曰："吾始事托此，将以待天下之衅，而势不可猝出。今与我犄角惟舟山，我灭则舟山无援；而舟山危，我亦无援。欲去经略中土，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书生，黄斌卿又无谋国诚，故沮乞师日本之行。今诚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讨乱复仇，兴灭大义，使发兵二道，一趣南京，一指天津，则天下扰动，我悉山中岛中军，以扫江东西、淮扬以南，可坐有也。日本事成，割诸岛与之。夫大海天堑，孰与长江，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且今之地，譬如博，人以人为注，于我何失？"

京第如其计，往说斌卿，斌卿使弟孝卿，同京第走长崎，长崎岛王，初以西洋天主教人为乱，不纳，京第即舟中哭拜不已，哀动唐夷。又因东京行部官，致血书撒斯玛王。王

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师起有日矣。会京第返，而孝卿假商舶留，耽官妓，见轻其国，日本卒不发兵。京第恐斌卿兄弟败成谋，遂与绝。

翊渴冀贤将为攻取，陈天枢荐前威北侯刘穆故将刘冀明，武勇绝伦，重币卑词往。知其急义，乃绐拘其友，翼明一来，翊布腹心，弗敢遽留。明年，辞母妻入山，凡在山中一年，屡为翊击退大军。翼明游历诸营，曰："俞将军文而有礼，陈将军勇而义，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将才。"又曰："惜王公后时，脱以此军战曩日西兴江上，岂不能奋飞取杭州哉?"翊众号一万，实八千，任战者三千。以王江司饷，履亩税，富民皆乐输，无强。诸所决罚，人人称快。自翊起，浙东列城为昼闭，吏莫敢下乡，守令争荐诚讲解。

已丑，自上虞东出徇奉化。大清兵方攻吴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战，大军退。其年，鲁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升右佥都御史。已跸舟山，再入朝，升兵部侍郎，寻晋尚书。

大帅患山海久不宁，有为谋曰："此皆失职人逋窜，若招以官，可立解。"会稽严我公，黠滑士也，闻其说，亟造为告身银印，曰："请自隗始。"遂授都御史，招抚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皆降。我公将渡海，发使者入明山，翊之前营黄中道曰："严我公动摇山海，宁可使之达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营，敢受招抚，视此。我公踉跄去。

庚寅八月，翊合俞国望，陈天枢之师，复新昌；北赵余姚，拔浒山，绍宁道梗。诸帅议大举，将取舟山，恶翊反内地，乃分二道，金砺自奉化，田雄自余姚，会捣大岚，游骑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于海。京第病不能行，匿鹳顶山，为降将所致，死于宁城。翊兵日蹙，犹大治海舟，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从东阳、义乌，收合金、衢、严豪俊，顺流下钱塘。会褚九如从弟豢先，乘翊小败，劫饷金北去，众心摇散。翼明及裨将陈虎侯、朱伯玉，亦间行亡抵家。九如逃入天台为道士，气结死。

幸卯秋七月，翊还山中，所留诸将，降杀且尽。二十四日，大星坠地，野鸡皆鸣，为团练兵执于北溪。过奉化，赋绝命诗。在系日，束帻掠鬓，修容，谓守者："令汝曹见此威仪也。"

八月十二月，大清帅毕集定海，陈督讯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败利钝，天也。"刘帅注矢射之，中肩，田帅中颊，金帅中胁，不动，如贯植木。绝其吭，始仆。牙将二人，亦不跪，掠之，则跪而向翊，见者为泣下，曰："王公忠，宜从者义也。"

王江之母为金帅所得，以招江，江削发为僧，见金帅于杭，问讯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终。江买一妾，其妻日夜勃溪，江怜妾而遣其妻，妻攘袂数江，登肩舆去，闻者无不薄江为人。后江出，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术脱其妻也。

江既得逸，遂与张名振引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痛哭。丙申，复与沈调伦聚众明山，调伦见获，江亦病创死。小南亡命，后二十年，有遇之于金山寺为僧者。自翊被执后一月，大清陈锦遂围舟山，舟山破，鲁王出奔厦门。

论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历。甚矣！人之识小而蔽也！尺寸之外无睹，悲夫！以王翊之贤，而乡闾呼以为贼，夫又何怪焉？翊头悬宁波城楼，为毛明山所盗，祀于鄞人陆周明书架，周明死，其弟开箧乃见，此与人求王琳首，书其义甚烈，又何以异哉?

刘翼明

刘翼明，名光世，以字行，浙江山阴人。佐王翊者一年，后老死于家。王翊善下士，能立纲纪，有监军道五人。其健将为黄中道、毛明山，团练兵望此两人旌旗，皆退走。褚九如号耆旧，为翊延接宾客。翼明初入山，夜过九如宿，九如逡巡立窗外不去，语遂彻旦，尽举所部兵属之。诫其下曰："刘将军勇无敌，第听约束，必有功。"翼明由是得展所长。统兵千人，出屯嵊之东坑，及陈天枢同复新昌，天枢视火药焚而投水，翼明迎谓曰："得不死否？"天枢曰："兄但急入城，理战守，无忧我。"月余而死。

山中兵初畏镇兵，翼明用忠义鼓舞训练，旬月间遂得精卒。一日平明，冲大营，踊跃进。大兵见进退行列，殊异前日，知刘大刀在，遂溃。士卒感翼明威信，无犯民舍，每移军，民攀挽曰："公去，则他将来，无幸矣。"

裨将陈国宝，余姚人，勇而义父奉翼明，旦夕侍卧内，战则率其下齐致死。尝至鹿头颈，就粮于平西侯王朝先。他部有刈朝先麦者，朝先来，诘其人，语不逊，国宝自营中抽刀前，曰："谁谓我公盗麦者？宝请身当之。平西无主人礼，岂能为国乎？"众皆愕顾，使者已遁矣。翼明将归，先遣国宝，挥泪，翼明立山头送之，见国宝行数里尚回顾。王翊死，国宝不能忍，复以数十人起，败，死之。

王　江

王江，字长叔，余姚人，名位亚于翊。有智谋，卒死山中，不负其志。

邵一梓

邵一梓，字端木，余姚人。从军江上，还屯四明山，有众万余，势锐甚。郡邑相戒，毋犯邵不林锋，不林其别号也，后战败被执，叹曰："不可破我网巾，使我无以见君亲于地下。"兄一柱、一槐，弟一楠、一栋，先后并战死。

俞国望

俞国望，字□□，浙江新昌人，宽惠长者。有众一万，然不简练，少选锋，尝以鸟铳败田雄兵于山涧，故田兵畏新昌鸟铳。一日战，被矢，仆道傍篁棘间，追骑数千过，无觉者，因得免。裨将持尺书入王翊军，越关走，翼明棒而遣之。诘日，国望诣翼明，谢军政之肃，其贤如此。国望起武生，封新昌伯。

陈天枢

陈天枢，字□□，会稽樊江里人。丁亥，与高宜卿等结壮士，走平冈，兵少而精，张司马煌言，李进士长祥皆依之。时宁绍义士屯聚四明山，左右推王翊为盟主。天枢不欲属

翊，自为一部，翊亦敬天枢，如兄弟欢。先是，海舶数艘觇山阴之白洋，遇田雄兵百余骑，下堤来攻。陈虎侯发乌铳，毙其一骑，众争上，骑皆陷于淖，盘旋往来，觅堤口不得，下马叩头乞命，杀八十余，天枢实左右之。

翼明至白洋，天枢与深相结。比山中兵起，人多有道刘大刀名于翊者，天枢尤不容口，因是必欲致翼明。翊规模远，赏罚明肃，其部卒视郑遵谦，刘穆时精练。是时，天目有姚志卓，四明有王翊，鲁王得迁延南田，舟山者数年，依二人为右臂焉。副将常进功，引兵入山，天枢乘其初至，夜袭之。先盗其马，马惊，众扰乱，山中军纵击，进功仅以身免。

王善长

王善长，字□□，山阴人。少有绝力，长而豪荡，乡里患苦之。尝同少年游禹陵，见窆石，大言曰："我固不学，闻大禹治水，有玉简金书埋会稽，岂兹地乎？"则以手撼之而动，意得甚。

甲申，闻煤山之变，奋臂言曰："京师公侯将相，岂皆妇人耶？"逾年，郑遵谦起，善长为部将，及败，归里。又逾年，王翊、陈天枢起，善长亦合骁果得数百人，起会稽山，受鲁王命为威武将军，往来山海间。因曰："吾闻古之立功者，不遇异人，必见异书。往吾撼窆石能动，意金书待我发乎？"乃以大索贯石，与数十人转之，莫动也。善长则攘袂独挽索，使数人旁助，随手折，掘地及泉下，竟无所见。

善长每战摧阵，郡将戒其下勿与善长遇，而使人好语诱以官。善长不肯，曰："吾志图兴复，岂假建义为博官地哉？"

舟山破，山海之师皆溃，善长间归。为人所告，捕者数十人，善长拳仆之，卒入狱。告狱卒曰："吾数月人耳，山中颇有所积，置之何用？当奉为诸君欢。愿去桎梏，得醉饱待尽。"遂痛饮，日益狎，亲故亦时留饮狱中，间置刀斧瓶罍以进。

越城东南有稽山门，人希往来。一日，有大舟载草而溺者，以草积城下去，门者以濡故，弗问。是夜，善长饮狱卒，侑以琵琶而歌西音，皆大醉。遂缚狱卒，而告诸囚曰："能从我者第先出。"诸囚皆出，善长斧狱门，奔稽山门，乘城投草而下。道四明，航海，追骑四出，不能及。善长从定西侯张名振，战崇明有功，为朱成功所忌，见杀。

章钦邻〔传阙〕

冯京第〔传阙〕

卷 八

王毓蓍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会稽人。性至孝，方昏，遭父丧，三年不居内。母没，哀毁伤目。年十六，始为文，即工。好交天下才士。时海内以文誉擅元礼有道之目者，苏州有杨延枢，太仓有张溥、张采，松江有徐孚远、陈子龙，江西有陈际泰，而绍兴有毓蓍。辈虽在诸生，群推人宗。刘宗周讲学于古小学，蓍毓及刘世纯、陆曾晔、秦弘佑、王朝式、秦承显、钱永锡等，皆执贽，宗周甚哭毓蓍。毓蓍顾豪迈，不为曲谨小节。每燕，集坐客常满，风雅谐笑，旁及丝竹。

崇祯十七年四月，闻北都之变，奔告宗周，相视流涕。慨然曰："毓蓍之死始此日。"及明年乙酉，南都溃，浙东归款。毓蓍不欲生，作愤时致命篇，述意，草成而歌，歌而恸，凡数日，两兄难之。毓蓍髯且竖，已笑曰："是不难，圣贤书人读之，此日扬扬里巷，不忍见也。它日死更难耳。"

生平不理家，儿乳名亦不记。是日，问儿名，抱持之，曰："以属兄。"越数日，府县具牛酒迎犒，毓蓍方食，投箸起，大书其斗曰："生员王毓蓍不降。"复榜诗文于唐卫士祠及文庙。夏旱，出视泮水浅，乃之柳桥下，坐而死。时六月二十二日，求其尸，色如生。留书上宗周曰："毓蓍已得死所，愿先生早自决，无为王炎午所吊。"

是时，宗周既不食十日矣，见书伤悼，曰："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门人私谥正义先生。后鲁王赠简讨，死后十三年，友人蒋平阶、魏简等葬之于梅里尖西阜。其后毓蓍四日死者，有潘集。

潘 集

潘集字子翔，浙江山阴人。学不喜章句，诗文立就，纵横绚烂，若不可止。王毓蓍延吴下名士，为文酒会，集方就童子试，试又不利。每弹驳诸名士文义，毓蓍恚，绝不与通。比闻毓蓍死，狂走大叫曰："集故人也，必死从王子！"走哭柳桥上，曰："先生往乎？尔友来矣！"有解之曰："子布衣，无庸然，天下甚大，岂少子？"集厉声曰："天下人自生，集自死，集不以愧天下，天下亦不以集愧也。"袖巨石，沈东郭渡东桥死。

集负才任气，酒酣即骂其座人。父为边郡小吏，以城陷死，每语及，辄涕不止。尝参沙门雪峤，云有所悟。死时年方二十三岁。里中私谥义成先生，鲁王赠礼部主事，葬于城南谢堡。集后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亦布衣。

周卜年

周卜年字定夫，山阴人。父孝子文郁，水漂母棺，七日不食，入水负母尸出，得疾死。卜年少孤，尝赴府试，不利，愤誓于神曰："卜年不得科第扬吾亲者，死而雷击其

尸。”越城降，卜年哭曰：“终吾年无以报亲矣，吾宁赴海与鱼鳖处乎！”作五歌以自哀，碎所佩玉雷圈曰：“宁同玉碎，勿瓦全。”翌日，白衣冠哭诸市，从邻妪乞一针，纫其衣。而遗书弟曰：“吾死矣！嫂有遗孤，不可不守；无，则不可不死；不能死，不可不嫁。滔滔大海，不复寻吾尸也。”遂赴海死。尸浮白洋之龟山，衣纫如故，遗一履。鲁王赠礼部主事。卜年死后越数日，郑遵谦等兵起。

朱　玮

朱玮，字鸿儒，山阴人。乙酉六月朔，随父避兵墓所梅里尖。间语其舅曰：“人畏兵，吾不畏也。吾将得所往耳。”家人谨堤之。比大清兵下乡，人皆剃发，玮亦故称从剃于招，提防稍懈。玮既出，遽返舍，以壤书案曰：“志不可夺。”家人虑失玮，索之，得壤书，曰：“噫，死矣！”逢野父叩之，则见玮望墓而拜，投河渠死。玮父号于塘曰：“兵且至，吾守汝以及于难乎？抑捐尔骨以去乎？”三终，踊而出，角巾而立，稍引之，并岸不仆。时年二十四。

倪舜平

倪舜平字□□，山阴人。家贫不娶，尝往来诸暨，授书自给。或趣之府县试，笑不答。大清兵渡江，则以一航载大缸二，之祖墓，以缸坎墓左。置酒，召村邻饮墓下。毕，拥所携书卷，趺坐其中，曰：“覆吾缸，度吾嗔，瘗吾土。”有顷叩之，尚嘤嘤有声，呼曰：“舜平，舜平！”终不答，及夕而响绝。

高　岱

高岱，字鲁瞻，会稽人。世袭历海所百户，而岱为崇祯庚午顺天榜举人。数上公车，不得志，返越。闻城下，遂不食。及瞑，呼子朗诀曰：“吾世受国恩，国亡与亡，义也。”郎跪而请曰：“大人教儿忠孝，国不可无臣，家亦不可无子，请先大人死。”遂奔偶江。兄澄追之曰：“弟！止，止！余长子当随父死，汝次当奉母。”郎厉声曰：“兄！死与养孰难乎？弟为其难者。”跃人水死之。

沈之泰

沈之泰，字鲁瞻，余姚人，弱冠通二十一史。忠孝内结，同邑孙嘉绩、邵之詹、吕章成、邵以贯，皆与为执友。乙酉，恩贡第一。鲁王时，为中书舍人。江上败，之泰郁郁不得志。里中人持其阴事，谓入海朝鲁王，系会城狱。海道王天锡欲出之，之泰不可，言：“蹈海固夙志，得死无恨。”在狱赋诗，临尽，神气暇适。

先是，有菜傭负臣室逋，痛掠，以之泰救，解。至是，傭在武林，职纳馔食，将刑前一日，泣语之泰曰：“吾为君子后事。”乞其尸埋之。妻吴氏，家居，闻之叹息。顷，讣至矣，将收家属，吴氏曰：“吾吏部日倪沈公子妇，日铸吴公孙也。不可以辱。”立自缢。弟之益，以兄故逃禅，间还家展墓，邻里无识其面者，后之泰三十余年死。

徐仪复

徐复仪，字汉官，浙江上虞人，崇祯癸未进士。丙戌后，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贸贸环山行，竟废餐寐。投崖落深谷死，乡闾哀之。

赵天麒〔传阙〕

华　夏〔传阙〕

卷　九

张煌言

张煌言，字玄箸，宁波鄞县人。崇祯壬午举乡试，时年二十二。隽迈自喜，常著绛衫。已闻寇势迫，更刻意勤苦澹泊，求论兵事。乙酉五月，南京败，与同郡钱肃乐、沈宸荃、冯元扬等倡义，奉鲁王监国绍兴，授翰林修撰，掌敕令。丙戌，师溃，归别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佥都御史持节监定西侯张名振军。援吴胜兆于松江，龙飓覆舟，陷敌中七日。再战黄岩，北军射而围之，以数骑突免，于是益习骑射。

又明年丁亥，移节上虞之平冈山，与王翊等犄角结寨。庚寅，以平冈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率亲军朝王舟山，屡请益兵当定关，辛卯，父艰讣至，晨夜痛哭。大清提督田雄、海道王天锡，以书来说，使解兵。煌言复书，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人金门。闽政自郑氏出，煌言和谨调护，王赖以安。

壬辰。监名振军，过舟山，抵崇明沙，指金山，江淮响应。癸巳，上洋山，再驻崇沙。冬，破崇明步骑万余于平洋。甲午，再入镇江，观兵仪真。夏，逼吴淞，战捷，皆与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骏、陈六御与名振复舟山。台州守将马信，举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弃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军秦川。时鲁邸旧臣皆尽，而孤军流寄穷岛。郑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诚。阮美、陈文达争饷地，为婉解曰："大敌在前，何暇私斗？"美军有犯，辄曰："我大臣，宁与麾下争曲直？"获内地逻谍，亦好语酒食遣之。由是主客浹和，边澨感悦，遗黎亡卒，多为耳目者。戊戌，大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以书陈说天命，晓谕利害，复之，略曰："夫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而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弥厉，而卒以成事。自古以来，何可胜计？若仆，于将略原非所长，祇以读书和大义，痛恨灾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区区之志以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之下，迄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

词曲说，动其心哉？来书温慎，故报数行。如斩使焚书，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仆亦不为也。”

煌言劝成功取南京，日与偏裨较射鹿颈头，神气勍厉。罗致中土名士，商度方略。山阴叶振名三渡海从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尚书视师浙直，同成功北举，复抵洋山，遇风碎舟，还。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开广。成功亦以是重之，谓其知江上形势，使前驱。己亥六日，成功师至崇明，煌言议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宜先定之为老营，不听。

大清于金焦间用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煌言次浦口，风急流迅，且战且却，露香祝江神，遂鼓棹而入。诘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镇江，虑南京援骑至。煌言议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动，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即属煌言西上，至仪真，吏民赍版图迎进。次六合，闻成功已拔镇江，即作书致五军张英，谓兵尚神速，由若水道，迟拙非策。煌言已抵观音门，令轻舟数十径抵芜湖，身为殿。自浦口转战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芜湖诸将捷书至，芜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趋芜湖，以遏江楚之援，于是江南北相率来归。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属邑皆下；无为、和州、含山、舒城、庐江、高淳、巢遣吏请降。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

时煌言兵不满万，船不满百，惟以先声号召，大义感孚，腾书缙绅，驰檄守令，所过秋毫无犯。人谒先圣，坐明伦堂，长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礼，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鲁卫豪雄，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旗相应。方部署诸军，思直取九江，而南京败书闻。

先是，瓜镇既下，不出兵攻略旁邑，丹阳、句容皆虚无堠，苏松援骑平行，陆走南京。成功师围南京二旬，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守益坚。煌言驰书成功，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宜分兵尽取畿辅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击歼之。”大兵尽出，再战，成功大败。煌言在宁国，得报，急返芜湖。思弹压上游，与瓜镇犄角。镇江书生罗子木，亦劝成功乘败，出不意，转帆复西。成功遽退师，并弃瓜镇，上游兵因遂溃。太平守将首变志，煌言遣兵复取太平，斩其将。

大清军水陆邀煌言，楚将罗八，战艘数百，已渡安庆。煌言恐众寡不敌，勒全军指繁昌，欲以艨艟径趋鄱阳，合召义旅，回旗再取四郡。进次铜陵，众散，与麾下数百人至无为州。焚舟登岸，历桐城黄金棚入霍山界，以书通于阳山贼帅褚良辅，求借屯，不纳。移札东溪岭，思走英山，为追骑所及。将士疲困，皆窜山谷。煌言突围，得土人为导，乘月变服，夜行两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豪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见，曰：“江上未解严，谁能为芦中丈人者？”乃匿煌言于家。数日，由枞阳出江，渡黄湓，走徽严，山行道东阳、天台，以达海壖。海滨人传张兵部得生还，相与悲喜久之。

先是，罗子木在江中遮说，道路属目，遂奉其父从大军入闽。庚子，煌言收烬于浙，驻师林门，子木复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执去，子木诣林门，以家国之难，恸哭告煌言邀成功再举兵。煌言曰：“我力不独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复兴，徒以我素谨弱，为彼御定关，通中原音息，故不我图，且彼无爱民之心，来亦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

及大清迁界，海上饷绝，佐煌言开屯南田。顺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台湾，煌言以书力谏。是年，移军沙埕。康熙元年，壬寅，闻缅甸信欲复拥戴鲁王，上启言：“莽移汉祚，

光武申兴；丕废山阳，照烈践祚；怀愍北狩，晋元称制；徽钦蒙尘，宋高继立；以视今日，谁曰不然？顾岛上勋贵，罔识春秋大义。而臣实兵微将寡，饷匮援穷，既见宗国之亡而不能救，犹幸旧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泪尽，而继之以血也。谨遣官费献膳银，南望仓皇，罔知所措。”

时成功已入台湾，僭帝制。王在金门，不免饥寒。煌言以旧从岁时供亿。又虑郑氏见疑，十年未敢入觐。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众议入鸡笼岛，煌言谓：“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于金门。

甲辰，移营桃花山买米，舡为补陀僧所获，降人孙执法引张杰兵袭煌言，遂被执。从者罗子木及守备叶云、王发、侍童观毓。七月十九日至宁波，方巾葛衣，轿而入，观者如堵墙。张杰举酒属煌言曰：“迟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常进功谓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识张司马，何知常进功？”他有问，大笑，不为语。至杭州，总督赵廷臣礼以上宾，听故部曲来庭谒，司道府县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于侧。士民赂守者求视，煌言翰墨酬接无虚日，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有绝命词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候卒致词请坐，与子木同毕命。观毓大声曰：“我亦不跪者”云，发面煌言跪。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同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屏山。

夫人董，与嗣子先羁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偕乎？我独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辞。有劝煌言纳媵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义以来，未尝一近女色。且死生成败殊未料，多累何为？”马信将陈木叔女奉煌言，谢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义不再娶。”厚赠遣之。病不饮药，大洋中能自运舵。每叹曰：“沿海膏脂尽矣！幸其出战胜，则进取。否则一跳海中，毕吾事耳。”

尝与叶振名论古今人物，曰：“绍兴死节者多，吾慕之，清夜尝愧之。”历十九载，卒践其言。故其经故里诗有：“苏武管宁，求仁得仁。”句云。

自煌言仗节，宁波士风振起，同时如诸生华夏、杨文璿等，皆以死殉义，知名当世。子木名纶，尝为书责成功，浙中传之。振名字介韬，以只鸡，哭煌言于越王岑，其文累数千字。死于康熙壬戌，穷无子女，寿七十余。有张司马二客传。

论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此责成于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天祥、张世杰，岂其然哉？世传己亥长江之役，有壬午举人方会试下第归，对其家人如醒如呓，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顾尔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余未得见先生，而曾读《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从介韬、翼明两君，悉先生生平。乃乡人尚有不为徐庶加之罪者。于乎，九原可作，其何敢辞？

附录逸事

煌言，壬午举人，出山阴令吴淞钱世贵之门。朱夏夫，兆殷，曾受知于知府于颖。颖迁宁绍，台分守与煌言同谒颖，以意气相许，谈朝政得失，朝臣覆悚状，不胜发指。劝颖招技勇，备不虞。亡何，有东阳许都之变，事宁肄业驼峰。

十七年秋，至南京，交刘伏阳孔昭子永锡，见伯温先生遗书秘记。

金陵不守，于颖移檄浙东，煌言来会，同盟于学宫，誓以死卫社稷。

至杭，候巡抚张秉贞议所立，上潞王玺绶。王长斋绣佛，无帝王气概，大失望。煌言归，别祖庙，联络绅士，痛哭于王之仁、张名振，散家财，俟大举。田雄导大军东下，潞王率文武降。闰六月七日，煌言合钱肃乐、沈宸荃、冯元扬、元扬仝之仁、名振，举兵宁波，移檄远近。九日，孙熊举兵姚江。十一日，郑公子举兵绍兴。

先是，于颖命徐允升募兵金华，使夏夫募舡沿海。会内臣高起潜引所部五百余，辎重数万，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将余应元，都司王有功，守备孙勇等数十人，与遵谦约日举事。

于颖驻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谦出兵，曰："公在驿候进发，今张愫、彭万里已授首，事至此，宁可缓乎？杭城一苇，朝发夕至，何以处之？"遵谦以事未集，需后期。夏夫曰："若尔，浙东鱼肉矣！"于颖自率团练兵五百，道陆至西兴。而夏夫水师由海道会，遂统应元等并乡兵百余、船百艘，薄暮抵钱塘。值大军半渡，邀击，斩其前锋六十余级而退。于颖至，又调萧山团练五百，配以中军郎文明任朝晋、张弘兆，宁波义师亦来会，乃定守江之计。

于颖晋督师。丙戌，移屯三江，夏夫以护军从。时大军在前，内多悍将，众叹，悲时事不支。煌言独慷慨，必矢兴复。酒间歌啸，义形词色，侍者莫不发指冲冠。迨五月，富春窃渡，士卒不战而溃，于颖疾驰留方国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与张国维护鲁王过曹江，归别父母妻子，从驾石浦。越日，孙、熊、郑三家继至，闻于颖以船溯，微服去。鲁王至舟山，黄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舟山，主上犹的也。的所在，思射之矣。"乃幸补陀。夏夫同王有功、孙勇，间道归。戊子，越中乡兵复起，夏夫使鲁恂至舟山，候定西，肃北二藩进止。煌言以定西护军，同肃北护军曹从龙，将军黄朝先入三江。煌言复大会诸将于驼峰。亡何、二藩构隙，阮进护鲁王至闽，曰："迎定西至林墩。"曹从龙大掠而归。煌言不得已，上会稽山，列营平冈，与王完勋、王虎等唇齿，以书招夏夫。会鲁恂被胡锦首死狱中，不果行。庚寅夏，鲁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归山中，诸将以不相统摄，散亡。

辛卯，吴淞定关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护鲁王亲行先退大军于崇明。以阮进守大泥湾，刘世勋守舟山。陈锦、田雄觇知精兵北去，乘雾而出，进不之觉。及至接战，仓卒掷火球，遇桅，反击自焚。下水被擒，舆之以说城中。进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凯旋，令城中死守。被围十日，炮火俱尽，定西中军金允彦逾城降，具告虚实，遂百道攻城。夜分，星陨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闻报急返，至，火烧门，止隔两潮，无及。遂护鲁王入闽。

明年春，讨舟山，守将巴臣兴降。乘胜入长江，煌言同英义将军阮骏，先登陷阵，崇明、镇江二战，俱捷。为文望祭孝陵，二军缟素，哭声雷震彻城中。会以闽师被撤，无援而退。大军以巨舰铁锁横金山遏之，大战，沈舟截锁而出。是役也，以少击众，士气百倍。明年，复统师入江，江北豪杰聚众来归者接踵。适谍者闲于郑，撤回闽，来归者俱恸哭，别事遂不可为矣。及至，与郑极陈利害，谍不可信，和不可从，郑踬之。乃再引兵北上，驻舟山以图恢复。密檄四出招徕，人必响应。

乙未，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酖卒，信闻讣，大恸，遂弃城入海。以煌言在鄠，挟陈木叔女奉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且室人董为我陷狱，义不再娶。"厚赠而遣

之。葬定西舟山之沈家亹，由是权归陈六御，而将士解体。

煌言屯鹿颈头，以书招夏夫，田临山航海至，咨以军旅宜帅出海。八月二十四日，大战于蛟亹。阮骏恃勇轻敌，陷阵失水，自辰至未，大军番休叠战，遂不支，并丧刘永锡、张晋爵、陈六御、张弘德降，顾忠王有才，舟山复破。夏夫从煌言，至沙埕而还。

叶罗二客传

越有志节士曰叶振名，字介韬，山阴湖塘里人。小方迂，行六，人呼六腐气。独喜自负，家贫，居坏室，敝帷结席，不能拒蝇蚋。旁一土垆，尝冷不燃，欲几朽，杂叠烂编数本。目不远瞩，行持一短橛，藉邻火煨柏叶代茗。僦饼啖客，不废酒，客不饮则自尽之。外扉粘心丧谢客，实无丧也。柱上署联，大约以死为乐，择死之最首者迅雷。事亲孝，母吴垂革时，泣曰："使名终身困穷可也，否则此心之痛何如耶！"尝娶妇，妇逝即不续。过人即索酒，取架上书遍读，读竟辄哭。能古文，谓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诩充其数。书法解学士，前无古人，已书足绍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无人。

张煌言屯军鹿颈头，渡海访之。煌言曰："比年无一端人至，君来，吾辈其有兴乎？"携之观射，酌以大觥；因叹息人才难得，振名谓煌言，取人当以守为尚。煌言曰："军中须才智，不须道学，道学何与兵事？"振名曰："患道学不真耳。真道学必善用兵。且昔烈皇帝尚才，刘子尚守。其后国破君亡，未见才者之效。诸殉难者，悉有守清节士，岂非明鉴？"时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左右或缘奸伪，故语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论，讥切时辈。又欲作陶潜论，以斥逍遥泉石，无意当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遗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论出，无乃激使往乎？"乃止。

己亥夏，候煌言金堂，陈三策，大约欲暴延平之罪，擒斩之夺其兵，以图兴复。言多阔迂，不可行。其秋，师溃安庐，岛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焕遣官延请振名，暂护视师之署，振名至，会煌言返，晤于鹿颈。辛丑正月，又谒煌言林门，至秋而归。

其后郑氏东人台湾，煌言竟被执，死杭州。振名持只鸡黍酒，独登越王岭哭祭，为文六千五百余言。时京口罗子木，随侍煌言，同殉节。君为作《行略》。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给事中。生万历戊午，卒年六十有八，无子，友人王某为之殓葬。

罗纶字子木，镇江丹徒人，或曰应天溧阳人。性尚义，家贫，授徒苏州。一日，读史可法安攘疏，大恸不止。延平王朱成功师度金焦，亟往观变。谒张煌言于仪真，一见器之，命草檄谕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亲在，未敢许人也。"族叔罗蕴章，时为成功左镇，乃入其营。不数日，成功东奔，子木在金山，犹疑阳败。已，望见大艘过焦山，乃乘小艇径奔成功船，大呼曰："我罗总兵侄也。"超登曰："公何以费十年之力，辜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恸曰："公兵势尚强，奈何以小衄挫志？彼战胜而惰，转帆复进，南都必破。失此事机，后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顿足号恸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

乃急入镇江，扶父随蕴章至温州，寻到厦门中所。知成功不可恃，复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执去，恸哭。诣林门叩煌言，告难，请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惫而神眊，不来也。"子木曰："小子以书请，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书奉成功，不报。

在煌言帐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会迁界，禁下饷绝，佐煌言开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宾佐多散，子木朝夕敬护，不去左右。已同被执，入定关，常进功款宴，问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识张司马，何知常进功?"他有问，大笑，不为语。至杭城会议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与总督赵廷臣语次往复，子木抗声曰："公先后死耳！何必与若辈絮语?"煌言初欲绝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处置可也。"饮啖如平时。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

论曰：张公恭以礼士，士不惮险阻归之。然所得客，独叶罗二人为最。罗之从死，天下业见之矣。叶先生无日不以死自处者，偶不死也。余三过先生湖塘，被其容接，出浊醪酌。语及兴亡之际，言隐而虑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议方事台湾，先生辄上姚督书，劝其缓攻。事虽不行，然于故国之义，亦已尽矣。附舟人遥示书稿，署其函曰"叶六腐气"受而展之，滔滔万言，不可穷竭，其意气之盛，固与罗生同其壮哉！

卷 十

黄斌卿

黄斌卿，字明辅，福建莆田人。其先以御倭功，世千户。父奢，死崇明之难，又晋世袭。崇祯末，为舟山参将。福王时，升九江总兵，改广西征蛮将军，未赴。唐王即位，擢水陆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封肃鲁伯，太子太师，赐尚方剑。治兵舟山，王御门亲饯，郑鸿逵解玉带以赠，敕书曰："一统未全，即朕不孝；三吴未复，即卿不忠。"斌卿乞周崔芝自副，至舟山，益募丁壮，营田。故臣遗民南来者，皆护导入闽。凡北方出兵，及吴中有建议，辄先奏消息，一时倚斌卿为重镇。然性贪墙，而崔芝慷慨得士，由是二帅不合。崔芝去，别领水师。

是年八月，斌卿败于崇明，以周瑞救还军，夺伯爵。会定西侯张名振，自钱塘归石浦，斌卿与昏，为通表福州。及名振奉鲁王如舟山，不纳。既又诱击定海总兵王鸣谦，并其众。张国柱因是藉言为鸣谦复仇，攻舟山，大战三日夜，斌卿不胜。名振裨将阮进，以四舟冲国柱，乘涛举炮，所向糜碎，国柱大败以身免。斌卿得其楼船，军益振。

阮进者，故海中小盗，名振拔领水营。斌卿计间进，取战艘数十，军资数万，脱归闽海，名振以故望斌卿。鲁王次长垣，封进荡胡伯，与名振并列五等。进亦薄斌卿暗大义，复与名振合，松江吴胜兆谋归，以蜡书请援岛上，斌卿犹豫未决。时斌卿已晋威鲁侯，其肃鲁伯印故在，名振议即用封胜兆，率舟师抵崇明为援。值海啸，踉跄归。胜兆事泄，及陈子龙等皆死，远近失望。其冬，宁波诸生华夏，使人走舟山，约内应，斌卿不时发，事又泄。岛师泊桃花渡，闻宁城举炮，遽退。夏等被杀，收及亲党，甬人皆咎斌卿。

斌卿故无攻取图，徒以嗜利诺夏约。既返，悔其一出，愈急计保聚。配民年十五以上皆为乡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六十无子，收其产，别给口食；内地大户，不敢渡海，尽籍其田为官田。合计舟山之田，二属官，一属民，并欲收其一如土司法，为不侵不叛之岛民。而已喜戕贼气类，内无亲信。初年，杀荆本彻，是年，贺君尧来自温州，

利其赀使盗杀之中途。名振丧师归，每事侮之，又失欢于平西将军王朝先。名振去屯南田，朝先屯鹿颈，两人皆恨斌卿，以孥帑在舟山，未得间。

戊子秋，鲁王自沙埕还泊健跳，令阮进以百艘叩舟山，告乏食。斌卿不应，亦不使人诣健跳，于是名振、进，朝先上疏，合军讨舟山。斌卿累败，求救于安昌王恭橚及大学士张肯堂，上表谢罪。又谋和诸营，曰："彼此王臣，无妄动。"九月二十四日，会于海上，各敛兵待命。斌卿部将陆伟、朱玖，背约出洋。进谓斌卿遁去，遂纵兵大掠，斫斌卿，投之海中，二女皆死。王始移跸舟山，赏名振等有差。

周崔芝

周崔芝，字九元，福清榕潭人。少年读书不成，去为盗于海，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各有王，如诸侯，其国主曰京王，在东京，而大将军主国权。撒斯玛雄诸岛，首尾大将军。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微行至家，为有司迹捕，系狱三年，赂吏得解，变姓名为盗如故。

久之，就抚，授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舶。乙酉秋，以水军都督副黄斌卿，屯舟山。其冬，即遣人人撒斯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将军许诺。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财。自长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葺，以待中国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备珠玑玩好物，遣参谋林簫舞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东行。

簫舞将解维，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崔芝怒而人闽，斌卿秦崔芝多盗火器舟楫南来，有诏趣还舟山，归斌卿军实，诸镇皆不平。会张肯堂复荐崔芝善用海，有兵千人，船五十余号，乞隶臣麾下自效。乃如崔芝平海将军，分统水师，以赵玉成、朱永祐监其军。

大清兵入福州，郑芝龙将降，崔芝泣谏曰："崔芝海隅亡命耳，无所轻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堕地，为天下笑。请得先死公前，不忍见公之有此也。"抽刀欲自刎，芝龙起而夺之。

丙戌正月，鲁王次长垣，崔芝以兵来会，封平鲁伯，复镇东海口二城。以簫舞及总兵赵牧守海口。四月，海口陷，簫舞牧死之。崔芝退保火烧岙，更遣义子林皋，从安昌王恭橚，如日本乞师。秋，从鲁王攻福州，张名振、阮进等已破黄斌卿，迎鲁王居舟山。崔芝亦引而北，与周瑞率楼船三百艘，分屯温州之三盘。二将不协，王命杭人吴明中往解之。明中返，益构隙，瑞遂南依郑彩、崔芝去北依进。崔芝，进怨瑞，乃会名振击破彩于沙埕。舟山既陷，诸从鲁王者多溃散，崔芝不知所终。

张名振

张名振，字侯服，□□□□人。崇祯末，为石浦游击。从鲁王战钱塘，加富平将军，命率兵规取海宁。不进，竟归石浦。因黄斌卿拜表福州，加捧日将军。后以舟师扈王，投斌卿，不纳，乃更与斌卿有隙。王南人闽，次中左所，名振留舟山。丁亥正月，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长垣，封定西侯。大学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当金焦北门之管，非名振不

可，趣还旧镇，再出兵援松江。值海啸，亡失楼船。翰林张煌言，御史冯京第，间道得脱，斌卿因其败，侵侮之，名振去，移军南田。会郑彩杀熊汝霖、郑遵谦，闽地尽陷，名振与阮进共迎王至南田，寻复健跳所居王。

大清兵围健跳，进率楼船数百至，金鼓动天，大军解去。九月，名振、进及鹿颈屯将王朝先，会师同讨斌卿，沈之海中。斌卿据舟山凡五年，自以福州所授，不禀奉王约束。既与名振为儿女婚，更怀虞诈，故及于难。

朝先故土司，尝受调立功塞上，后从王之仁出海，斌卿留之麾下，失职郁郁，自请南询地。至奉化之鹿颈，聚兵得数千人，请命健跳，封平西伯。

斌卿喜收海盗，资其剽掠。有王大振者，善掠，获番舶数万金以馈斌卿，未餍，逃匿朝先营，用危言悚朝先，其谋始合。名振等于是合疏，奉鲁王居舟山。寻周崔芝前议，复乞师日本。遣澄波将军阮美，载普陀山寺慈圣李太后所赐藏经为质，卒不定约。

郑彩与朱成功争中左所，大败，泊沙埕，具表舟山请援。名振以彩杀汝霖，遵谦，罪大，且欲结欢成功，遂击破彩之余兵。庚寅，名振袭杀朝先。初破斌卿，阮进收其水师，朝先收其步卒，独名振无所得。及伐郑彩，朝先不会，至是，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值朝先散兵居民舍，不及集，手格杀十余人而死。

秋，大清兵攻舟山，松江张天禄出漂闕，金华马进宝出海门，陈锦出定海。名振南御进宝，使张煌言等断北洋，当天禄。北军势盛，名振度不支，乃与煌言及英义伯阮骏，扈鲁王发舟山，舟泊道头。阮进诣海门求和，北军欲诱之，进以数舟脱归。值大帅金砺之舟，火球投砺，风反转击，进创甚投水，大兵刺取之。进骁捷称飞将，舟山所恃惟进，进死，城遂陷。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等皆殉。名振以先出，得免，如朱成功营。成功居王金门，名振别屯崮头。

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及名振至，成功不为礼。袒背见"赤心报国"四字，深入肤寸，乃呼老将军，下拜，与兵二万，承制诸军，期以收复南京。

壬辰九月率大舸过舟山，逼金堂，获逃卒金许彦，斩之。祭死事者，将吏皆哭。进屯崇明沙，破镇江，登金山，题诗而还。癸巳，成功以谗撤名振还厦门，因煌言及宁靖王和解，益兵，刻期北伐。抵洋山，飓风失亡，勋镇多溃归福宁，名振一军独全。冬，再驻平沙，崇明步骑万余，乘冻涉平洋，名振欲避其锋。煌言曰："此用步地，急击勿失。"旦，王善长、姚志卓以数百人冲其左，煌言统裨将以数百人冲其右，鸟铳火器犯其中，塘如矢，左右皆深沟，骑不可退，北师大败，免者止一骑。江东响震，成功终忌浙人，以事执善长，杀之。

甲午春，名振再入镇江，观兵仪真，留壁六日。五月，逼吴淞关，获级四百，战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门。乙未秋，成功取舟山。十二月廿八日，名振卒于军，或云："成功酖之。"

先是，舟山之陷，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比复舟山，名振缟素入城，求母尸行恸。既遇毒，遗语煌言曰："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起坐击床而卒，军中怜之。自是浙中建义者皆尽，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东海由是不直郑氏。

论曰："浙海之事，以舟山为终始。崔芝之乞师日本，名振之三抵金焦，皆所以存舟山也。古之思保江南者，必北守淮，西守襄；都成都者，必趋祁山，争长安；况区区悬岛

如舟山哉！崔芝泣阻芝龙，最有奇气，惜不得尺寸之柄，肝胆无所用。名振扑斌卿，歼郑彩，掩朝先，或以为趋利转圜，挟诈背本。然事鲁王始终一节，出入环卫，夷脸无贰。比于鄙寄之卖友，义存君亲，非阿论也。

卷十一

郑芝龙

郑芝龙，字飞黄，福建南安人。父绍祖，为泉州库吏。库接太守官舍，芝龙十岁时，戏投石子，中知府蔡善继额。捕治，见姿容丽秀，笑曰："孺子贵而封"释之。不数年，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颇桀黠。振泉死，代领其众，屡抗官军。会闽涛饥，芝龙截商民船，多得米粟，求食者竞往投，贼众至数万。天启七年六月，遂犯铜山，人中左所。然芝龙故与他盗异，常念求抚。所过戢麾下，禁侵掠。放还所获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

崇祯元年九月，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时方征天下兵，聚辽东，不能讨芝龙，用抚羁縻之。芝龙复入海物奇珍，赂中贵人及福省达官，多为之言，授游击将军。流寇起，中原多事。而刘香、李魁奇等弄兵，横海外，芝龙始皆与深好，既假朝命讨之，俱授首。芝龙兵益盛，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八闽群不逞归之。后又承诏讨红夷，累功升总兵，由是起降将如小诸侯，权倾督抚矣。

松江兵败，大学士蒋德璟言于朝，欲令芝龙以海师援辽。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敌而芝龙亦恋闽悍行，复辇金京师，议遂寝。

芝龙有弟三人：芝虎、鸿逵、芝豹。芝虎勇，前与刘香博战死。而鸿逵亦积劳得总兵。福王嗣位，宿将皆例封，芝龙为南安伯，鸿逵为靖鲁伯。鸿逵会师京口，明年，奉唐王聿键奔福州，卒立唐王。以乙酉七月为隆武元年，谕翊戴功、晋南安伯为平鲁侯，靖鲁伯为靖鲁侯，封芝豹为澄济伯。未几，复晋平鲁侯为平国公，靖鲁侯为定国公，并掌戎事。而封芝龙子森为忠孝伯，赐姓名朱成成。又有永胜功伯彩，彩弟联，郑芝龙支族。

芝龙距泉州五十里筑城安平镇，置第，海稍直通卧内，积财宝甲兵，充实其中，人物丽盛，专务丰殖。至是，开府福州，坐见九卿，人不揖，出不送。尝与大学士黄道周争班，嗾诸生劾道周。又逐左都御史何楷，使盗道截其耳，朝士噤喑。唐王为坛，拜彩、鸿逵分道发兵，芝龙辄辞无饷，行数里罢。蒋德璟告病去，道周竟死徽州。杨廷麟、万元吉等屡表请驾幸赣，卒制于芝龙，不得出。

丙戌七月，王师下浙江，芝龙密遣使请降，尽撤守关兵。师度仙霞，芝龙弃唐王，保安平，唐王陷于汀州。九月，师入泉州，芝龙特撤兵功，意得厚赏，复犹豫虑以立王为罪，乃自安平引兵逃入海。

贝勒令芝龙所亲持书招之，略曰："所以重将军，为能立唐潘也。若不辅立，吾安用将军哉？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今两粤未平，令铸闽广总督印以待，吾欲见将军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龙得书，

大喜，决降。临行，成功力谏，不听。安昌王恭樑、吏部尚书张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贺君尧、武康将军顾乃德，具言不可，平海将军周崔芝泣诉芝龙曰："诚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堕地。"贝勒接芝龙，大饮三日，极欢，忽夜半拔营，挟与北去。芝龙哀请子弟不肖，在海上恐为患。贝勒曰："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

芝龙已入朝，芝豹奉母居安平。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屿，郑彩亦扼厦门，鸿逵会攻泉州，闽海震动。大清顺治九年，成功进围漳州。芝龙恐祸及，阴遣亲信回闽，劝成功就抚。朝廷冀招成功，封芝龙同安侯。已知成功果无意降，遂下同安侯高墙。及已亥，成功围南京，败归。辛丑冬，斩芝龙。

郑成功　上

朱成功，本姓郑氏，名森，字大木，平国公芝龙子也。其母日本女，天启七年，生于日本。幼读书，为南安诸生。福王时，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唐王立，召见，奇其状貌，赐国姓及今名，封忠孝伯。贝勒入闽，芝龙谕成功降，成功不从，曰："父教子忠，未闻以贰。"比行，又欲与俱见贝勒，叔父定国公鸿逵阴令逸去，得免。遂谋举兵。时诸郑溃散，咸集厦门中左所，而成功部旅单弱，乃往南粤召募。其冬，永胜伯彩至舟山，迎鲁王次中左。两广督抚大臣，奉桂王嗣位肇庆。

大清顺治四年，成功自南粤回。会故臣将吏设高皇帝位，矢盟恢复，以故受唐王封，赐姓。仍尊隆武年号，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以洪政、陈辉为左右先锋；杨才、张进为亲丁镇；余宽、郭新为左右镇，移军鼓浪岛训练。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诸父兄中，近远皆属心。于是鲁王改次长垣，晋永胜伯彩为建国公，彩弟联为定远侯，诸附彩者皆奉鲁王，惟成功自为一军。夏，成功、彩合兵，及招讨将军杨耿入海澄，援兵至，岛人却，洪政中流矢死。

其秋七月，郧西王常湖起兵，袭据建宁。鲁王兵攻福州，失利。定国公鸿逵攻泉州，成功引兵会之，军于桃花山。提督赵国佐率数百骑冲成功垒，张进、杨才迎战，鸿逵遣林顺等夹击，遂抵城下。别遣小师破溜石炮城，杀参将鲜应龙，军声大振，所在蜂起，泉城外号令不行。乡绅郭必昌子谋内应，举家被戮。并系前阁部黄景昉、国佐在城中，多杀立威，泉民日夜惴息。会漳州副将王进救至，围解，鸿逵入据揭阳。

冬十月，成功从大学士路振飞、曾樱议，颁明年隆武四年大统历。是年，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宁州。戊子春正月，鲁王兵取兴化。三月，建宁兴化皆破，鲁王改次沙埕。成功取同安，以叶翼云知县事。夏，建国公彩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秋八月，总督陈锦大军至，同安城陷。守将林壮猷、邱晋一军皆没，叶翼云死，遂屠同安。

成功募兵于铜山。己丑，遣施琅、杨才、柯宸枢、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云霄镇，抵诏安，移屯分水关南冈，留宸枢守盘陀岭。王师进攻岭，宸枢死。其秋七月，张名振、阮进迎鲁王居健跳所。成功遣光禄卿陈士京朝于肇庆，始用桂王年号。九月，名振等讨斩黄斌卿，鲁王移屯舟山，遣阮美如日本乞师。庚寅春正月，桂王自肇庆西奔梧州。成功入潮州、南洋、剿杨广、许隆；渡达濠，诛张礼；剿新墟、金田等寨，皆平之。夏六月，进攻苏利于碣石卫。施琅来奔。秋八月，成功袭取厦门，杀郑联，并其军。张名振、阮进、周崔芝，击破郑彩兵于沙埕，彩引余众逃南海。数年，军人星散，舟楫损坏，成功招之以

书，喜曰："今不归后无期矣。"遂还厦门，卒于家。

辛卯春，成功南次平海，闽抚张学圣使泉州守将马得功乘虚袭厦门，入之，前大学士曾樱自缢死，诸绅咸避于浯屿。学圣与漳泉道黄澍登山，望岛孤悬海外，汪洋万顷，怃然曰："此绝地也！脱缓急，岂望救乎？"遽引还。未数日，鸿逵自揭阳来，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语鸿逵曰："我不出，岛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内地，请熟虑。"鸿逵纵之出。四月朔，成功还至岛，得功去已二日，大悔恨。按失岛罪，斩其叔芝莞，诸将股栗，军势复振。

五月，入漳州南溪，败镇将王邦俊、提督扬名高，自福州步骑来救，迎战于小盈岭，名高大败。乘胜徇漳浦，守将杨世臣、陈光策降。

是年九月，陈锦克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南奔，谋取海坛驻师，致书劝成功会师迎驾。鲁王亦与之书曰："余与公宗盟也，平居则歌行苇之章，际难合赋脊令之什，公其无吝偏师，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给事中徐孚远，前至鲁王行宫，面启永历见正位粤西，宜去监国号。王复书，叙所以勉从监国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门，如寓公焉。名振，阮骏等兵皆属成功。

壬辰二月，成功进取海澄，守将郝文兴以城降。陈锦来援，成功简精锐待江东桥北，锦狃于同安之役，意甚轻敌，及战，大败，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诏安、南靖、平和，遂围漳州，兵至二十余万。同知张箸、推官石玮，坚守不下。金衢总兵马晋宝来救，成功纵之入城，数日，出战而败，复退守陴。南军昼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镇门，两山属岸，筑断激水灌城，复列棚围之。城中升米银数两，草木之实俱尽，啮弩掘鼠。陈锦在凤凰山，为其下库成栋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闽大震。

漳围至八阅月，中外困隔。浙江固山额真、金砺、固山大温都力敖童梅勒、章京徐大贵总满洲乌金超哈兵与提督名高由长泰间道直抵漳城北，成功营城南凤窠山，乘高压垒。王师锐甚，为两翼击，岛人久敝坚城，皆无斗志。十月三日，解围，退屯古县。合战，崩溃，追奔四十余里，积尸布野。成功入海澄，婴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万，焚瘞一大穴，碑曰"同归所"。

是年秋，张名振北，师次崇明沙，破镇江，登金山，江南北戒严。

癸巳夏，金砺进攻海澄，成功与诸将饮酒敌楼，指挥治军。夜，大将王秀奇、郝文兴闻空炮发，曰："师临城矣。"令其下皆用斧，令曰："敌至而斫。"有顷，师尽锐渡海，秀奇等大呼登城，斧齐下，先登悉填濠，砺连夜拔围去。

是年，西宁王定国自武冈还，入广西，围肇庆，新泰侯郝尚久以潮州应定国，平南王尚可喜救肇庆，定国退。靖南王耿继茂、将军哈哈木急攻潮州，尚久以鸿逵前入揭阳，有隙。至是，因郝文兴来乞师，成功遣陈六御救之，竟疑，不敢开城纳兵。九月，潮州破，六御乃攻鸥汀埙等寨，引还。

定国之在肇庆也，以书抵成功，请会师。成功得书，往报师期，并上诸将战勋于行在。是年张名振复退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西甯王定国进封晋王。

八月，平国公芝龙遣家仆李德归闽，讲抚，成功缪诺，因以休士观衅。因朝命金砺撤兵还浙，而封芝龙同安侯、学士郑库纳赍诏及海澄公敕印授成功，封鸿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宴使者安平，辞以未裂土，不受爵。而遗书总督刘清泰，谓数十万众按甲待和，岂能枵腹？欲就漳、泉、兴、福各属，权宜借饷。不待报，遽遣官四出。清泰密谕诸

城守敛戍避。郑虾还言成功三议：一先割四府，二不奉调，三不受部抚节制。又比高丽不剃头，恐如姜骧、金声桓等降后激变。芝龙恐其子不受诏，复为书与弟鸿逵，使劝之。鸿逵复书，述："大侄在中左，弟在白沙，兼渠行师所居靡定，相见尤罕，其肯听弟之言乎？"芝龙怅然，无可奈何。

甲午，成功伪设六官，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以邓会知州事。月上鲁王豚米及滤溪、宁靖，诸宗室，礼待乡绅王忠孝、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华朝荐、徐孚远等，军国大事，辄以相谘。考诸生学秀者入储贤馆。

是年，张名振、阮骏再入崇明所，夺北舟及归者至五日余艘。别将顾忠至天津，邀粮艘百余。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祯先帝，哀动三军。及议和，成功以不便劳师远征，使人召还，义师多不欲南，半引去。其后名振遇毒，议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将士心。

岛上军以科饷为名，纵横衍蔓，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没。闽抚佟国器密疏成功异志，恐以抚始终自误。上密勒福省督抚镇将，严饬守备，毋堕彼计。

其年夏秋，晋王定国自廉州出师，下高州，拔高明，围新会，广东震动。定国遣使成功请婚，且趣师。十月，使辅明侯林察总督南征，会晋王攻广州，闽安侯周瑞惮不敢进，于是西师大败。成功怒，欲斩瑞，诸将为请杖八十，革其职。

十一月，漳州守将以郡城约降。成功自思明州入海澄，夜勒兵，诸将未知所向，四鼓直抵漳城，开门迎入。守将朴世用、魏标、魏其志、知府房星耀、知县周琼、李奇生、范进等降，泉州诸县望风溃。成功复取同安。未几，甘辉攻仙游县，开地道入之，屠掠几无遗，和议遂绝。

大清命乌金世子统大军入闽。乙未夏五月，成功遣忠振伯洪旭，北镇陈六卿，取舟山，守把巴臣兴举军降。以六御守舟山，洪旭攻台温，召臣兴归思明。六月，堕安平镇及漳郡、惠安、南安、同安城撤兵，聚思明。以贝子将至，权清野敛戍也。晋王定国复致成功书。

十二月乌金世子至泉州，遣人赍论至思明招降，不纳。易函称书，以祖大寿，洪承畴为辞，成功依违答之。丙申三月，贝子会泉州水师攻两岛，成功遣林顺，陈泽以炮舟出御。大舟先为飓风所飘，多登而遁，十余人浮至金门。断手刖耳鼻遣之。别将攻白沙，不克而还。

六月，前冲黄梧以海澄来降，封海澄公。海澄军储多，成功使王秀奇、统黄梧、苏明同守。明兄茂先为施琅副将，琅之得罪也，茂实逸之。及茂从黄廷、黄梧人揭阳失利，遂军按法诛茂，并梧戴罪，故梧、明皆怨成功。贝子之入闽也，漳泉属邑皆下，惟海澄未复，梧、明惮秀奇，不敢动。适秀奇出计事，二人遂举城降。

时贝子重兵在漳，成功议率众北向以肆之，克期解缆。闻海澄变，诸将皆失色，成功奋然曰："吾欲图大，岂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斩！"遂扬帆下闽安镇，省会震动。督抚出王进于狱，使治守具。南军屡攻不利，乃城牛心塔，以陈斌成之。梧封海澄公。明母犹在海上。召明入京为内大臣，梧因献平海策：请发郑氏塚，诛求亲党，设五商及迁海等事。

成功用法严，其下常惧诛，礼官陈宝钥、黄开泰，先后出降，大清辄贵显之，以招岛上人，岛上人多动心。然降将亦慕成功赍予殊渥，第宅供帐，与已无异。以故郝文兴等，迄死不贰。

是年，台州镇将马信，宁波镇将张私德，降于成功。各予白金五千两，蟒衣玉带一，

信母妻各白金五百两，珠冠霞帔一。是年，晋王定国奉桂王入云南。八月，大军复舟山，总制陈六御，英义伯阮骏死。丁酉春正月，晋王定国率兵讨孙可望，可望来奔。三月，定国公鸿逵卒于金门。大军复闽安镇，岛将引还。陈斌孤军守牛心塔，不得出。遣人招降，至福州，杀之，屠其军甘辉等还自闽安，攻宁德，满将阿克襄赴援，恃其骁勇，轻进，马蹶，裹创步战，为辉所杀。

戊戌，成功议大举取南京，曰："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诸将多言南京道远城固，须数万人，不如近攻完利。惟马信力赞，乃以黄廷为前提督，洪旭为兵官，郑泰为户官，居守思明。自率中提督甘辉、后提督万礼、武卫林胜、统领余新虎、卫左镇陈魁、水陆甲士五万，号十万，举帆入浙。攻陷乐清诸县，将进长江；次羊山，暴风覆舟，亡数千人。退泊舟山，整固舟辑，以图再举。

桂王遣周金汤由广东龙门航海，至思明，封成功为延平王，诸将升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复功，辞王爵，称招讨大将军如故。是年，大清师入贵州，李定国、白文选等皆败。

已亥五月，成功全军北出，抵崇明，以兵部尚书张煌言尝从定西侯名振三入长江，知虚实，用为前驱。煌言请定崇沙为老营，不听。金焦沿江置炮，岛人乘南风盛，径抵瓜洲城下。我师出御，死者千余，乘胜克其城。以柯平为同知，守瓜洲。成功留攻镇江，令煌言先捣观音门、仪真，官民迎降。六月廿四日，镇江军阵江口，成功登陆击之。战未合，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阵。时大雨泞，骑皆陷于淖，海上军徒跣击刺，往来剽轻，我师竟败。提督管效忠走，朱操江被执，江南北大震。成功入城，以全斌违令先动，将杀之，诸将力请，乃免。于是全斌带伤守镇江。七月，成功进围南京，移檄远近。

张煌言至芜湖、庐凤、甯、徽、池，太守令将吏，日纳款军门，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金陵守御虽坚，亦欲议降。煌言将向江西，驰书劝成功急攻南京，而分兵下旁县。成功因累捷，不时发令。初至，马信即欲挥兵登城，成功不许。

崇明副将梁化凤先已降，又不时调化凤侦丹阳无备，遂引兵突入南京，乘南军怠，夜开城出，大有斩获。次日，满汉军倾城出战，袭破余新军，诸军皆溃，争赴舟，溺死无算，成功仅得登舟。获都督甘辉，杀之。

成功收溃军，犹数万人，扬帆出海，并弃瓜镇。镇江书生罗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请留，不听。奉其父以从。成功攻崇明，不克而归。上江军闻之，亦溃，煌言跳身间行，得达台州。诸纳款者屠戮无遗，江右义旅陈九思众数万，保南饶山中，闻金陵之败，乃降。

是年，大军尽取云南，桂王出奔缅，李定国攻缅，迎桂王，不克。庚子，台州守将张承恩书诣张煌言，请降。明安达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战而归。达素两道指思明：大舡出漳州，小舡出同安，许隆、苏利等皆以兵会。成功使陈鹏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屿、御隆利。自率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五月十日旦，漳州兵乘风顺流迫海门，成功传令按舟勿动，俟大军齐出，乃击。呼吸间漳舡已至，击破闽安侯周瑞船，瑞与五府陈尧策皆死。遂攻陈辉船，辉举火药烧之，满兵跃起，且战且却。近午，风作潮涌，成功亲率巨舰冲之，郑泰自浯屿引舟合击，大军败，横尸浮海。有满兵二百力战，遣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满兵向高崎、陈鹏约降，戒所部无动。满兵恃有内应，未及岸，弃舟争前。鹏部将陈蟒请曰："事急矣，岂可待死？"及殿兵镇隆璋齐出，大军皆指言鹏降，争赴之，比至，战遂不支，蹈海死者十七八。收鹏凌迟，以蟒代之。许隆等闻败引还。是役，成功空岛出

御，相持月余，师不渡海。

辛丑，成功取台湾。初，红夷欲城浯屿，依粤澳互市。数以巨舰入犯，因泊湾筑二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余皆土番。立法严、土番咸奉约束，历三十余年，无敢犯者。成功积苦海上，自南都败回，无经略中土之志。又虞厦门单弱，谋所向，红夷译何斌进曰："公何不取台湾？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得其地足以应国，取其财足以饷兵士。番受红夷凌侮，每欲反噬久矣，以公威临之，如使狼逐群羊也。"陈可取状甚悉。是年正月，成功决意取台湾，诸将谓夹板船多炮火，难近，鹿耳门水浅，不可渡。成功引舟径进，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门，则水骤涨丈余，舟大小衔尾而渡，红夷惊谓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红夷走王城死守，复烧其夹板舡，尽歼之。围至十二月，红夷出降生存者仅百数十人，纵其归国。

乃改台湾为伪东都，王城为安平镇，赤嵌号天兴府。以郑省英为府尹，省莱辟草莱，兴屯聚，犯法者亲故不假。有谏用法宜稍宽者，曰："子产治郑，孔明治蜀，皆以严济事。立国之始，若先尚宽，流弊不可胜极矣。"遂勒诸将移眷。

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于是铜山守将郭义、蔡禄、前知思明州薛联桂，同入漳州降。义、禄将挟忠匡伯张进偕行，进曰："吾守土，有死而已。"密置火药署中，欲俟二镇来，并焚之。二镇遣人促行，遂举火阖室自焚。进在铜威惠颇著，人甚惜之。

冬十月，芝龙死燕市。芝龙屡以书谕抚，否则必见诛僇，成功复言设有不幸，儿当缟素。至是死。

大清患闽海久斗兵，从苏纳海议，尽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滨海居民于内地，立边界，著令寸板毋人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连坐。

春燕来巢于海舟。岛上食尽，各鸟兽散。成功又听周全斌谗，使击忠勇侯陈豹于南澳，豹仓卒不能自明，举军人广州降。又忽命户官郑泰监杀长子锦，泰愕恐获罪。又参军蔡鸣雪自台湾来思明，声言将尽诛诸将，于是合谋拒命。值全斌从南澳还，素与诸将不协，恐其为变，诱执之。

壬申五月，成功死于台湾。成功感风寒，月朔受谒，尚坐胡床，诸将不知其病。数日，卒，年三十九。成功在军，每善处败，素自厉气，戾夫宿将，避骇不如。及南都挫衄，辄经营立国，气颇不振。遥传桂王遇害，张煌言每劝成功尊立鲁王，以存明后。成功不欲，惟奉永历年号终身。

锦在思明，称嗣封世子发丧，郑袭在台湾，有异志，锦自将击袭，与归思明，又以嫌杀郑泰，泰弟鸣骏及诸宿将皆惧，先后北归。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遂大举攻破思明、金门。甲辰春三月，世子锦退守台湾。

论曰：余游吴淞，遇梁化凤部将管姓者，述已亥战事颇悉。其人身在军中，自石灰山转战而下，声如崩山，然犹按步鼓收兵，至后乃大溃，延平师有纪律如此。化凤西安人，武进士，以破姜骥先登，立功，总兵崇明。化凤亦言："当勍敌多矣，未有如郑家之难败者。"

化凤始入城，固山等以汉兵轻之，悉夺其马骡给满军。其部卒往往与满军哗而争，辄得鞭缚，其部卒自恃其勇，不肯下。化凤亦怒，以是愿决胜，一示满军。先一日，出城揭死人以投敌，固山等坐城楼，啧啧称叹，由此遂敬化凤，益与交欢。既退郑军，名其门曰

“得胜门”今之东南门是也。又言甘潾之死，北人咸谓烈士，其从郑始末，则未详云。

卷十二

郑成功　下

大清康熙元年壬寅，六月，郑锦入居思明州。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遣信史招抚思明。思明大臣郑泰、洪旭等议曰：“先王东征之日，犹欲权宜通好，今濒海迁移，惨至此极，可不为桑梓计?”众意皆合，锦下伪教曰：“先王开国东都，草创未半，遽尔厌世。余将东承遗绪，诸君苟能息兵安民，无堕先王一生孤忠苦节，幸甚!”泰等乃议照朝鲜例，遣杨来嘉同入京待命。朝廷以锦灰烬垂灭，不许。于江浙闽广，各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司招辑。岛上人望风投款，多张大其事，真伪蒙贸，文武官降者，俱降四级用。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副总改副使佥事，参游改同知。其冬十月，锦入台湾，讨郑袭，执以归。

初，郑芝龙有子六人：长曰森，即成功、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荫、五曰袭、六曰脉；恩，夫人颜氏出。及渡，荫、脉，俱死燕市，惟袭在家。今年春，入台湾，以其生事安置之。成功殁，诸将以锦在远，推袭护理，袭谋自立。引黄昭、萧拱宸为腹心，诸将多不附。锦闻知，即引兵东出。周全斌为五军，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十月至台湾，昭约诸将出御，皆阳诺。会大雾，东军迷，后期。独昭先至，冲锦营，锦营多新募，战小却。全斌率亲兵数十人力战，昭中流矢死。俄雾开，则日午矣，众惊曰：“吾君子也!”并投仗。锦入安平，遣人请袭，袭委罪于仆蔡云，云自缢死。收杀李应德、曹从龙、萧拱宸等数人，余悉不问，反侧乃安。

康熙二年癸卯正月，锦自台湾还思明，以内难既平，祭告先王，申固守。

汛六月，杀其伯父户官郑泰。泰弟鸣骏，子缵绪来奔。秦先有与黄昭书，昭败得书。及杨来嘉自北还，锦疑泰有异谋，泰不自安，称病金门。锦率兵将入海澄，泰觇知，以为图已也，举家扬帆出金门。有劝泰勒兵入自明者，泰泣曰：“今日救死耳!称兵重吾罪也。”或又劝之来降，曰：“先生已误，岂容再误?”舣舟待命。锦使吴慎赍印论之曰：“两岛之地，一以委伯，余棹欲东矣。”泰犹豫受印，未敢入谢。鸣骏劝之入，锦待泰如旧。明日，置酒，伏甲执泰，泰自缢。鸣骏大哭曰：“乃吾杀兄。”即引军踉跄遁，周全斌等追之不及。以舡二百，兵八千，文武官四百人，入泉州降。封鸣骏为遵义侯，缵绪为慕恩伯。由是蔡鸣雷、陈辉、杨富，何义先后举军降，锦势益衰。

是岁鲁王殂于金门。其世子及宁靖王诸宗，室悉避乱奔依台湾。十月，大清耿继茂、李率泰大发兵攻两岛，出同安；令提督马得功统新降将及红夷，出泉州；黄梧、施琅出海澄。锦命周全斌当泉州兵，十九日，遇于金门乌沙。泉州船三百，红夷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艎，往来冲击。红夷炮无一中者，余舟望见悉披靡，不敢进。得功殿后，为全斌所破，赴海死，众兵遂贵。而同安、海澄兵大胜，直走岛中。锦见不敌，退守铜山。大清师堕厦门金门城，焚掠而还。

甲辰正月，铜山粮尽，周全斌、黄廷复率所部降，亲旧多散，惟洪旭与陈永华、永华兄子绳武，侍卫左右不去，引余众东保台湾。

伪改东都为东宁，僭置天兴，万年二州。委永华统庶事，分土列屯，征租均役，兴鱼盐，申法禁，立学校，通市外国，安抚土民。然自后郑氏之甲，竟不能出东甯，闽广浙瀕海中外殊绝，民少安枕矣。是岁，前兵部尚书张煌言，移桃花山，被袭，槛车致杭州，不屈，死之。南海悉平。

明年，大清以施琅为靖海将军，督水师进攻台湾，周全斌、杨富等皆隶之。出外洋，飓风大作，群舟漂没，引还。未几，琅征入京，撤降兵分屯各省，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后四年己酉，乃复遣明珠蔡毓荣至泉州，加兴化知府慕天颜卿衔，两人台湾，许以如朝鲜封贡。锦遣柯平、叶亨报使，议卒不成。

康熙十二年癸丑，靖南王耿精忠怀逆谋，内畏太妃周氏，未发。密遣番译黄镛使台湾，请兵援，锦舣舟澎湖待之。冬，吴三桂反，上诏平靖二王留旧封，精忠谋益缓，乃辞锦，旋师。甲寅春，靖南太妃周氏薨，反计遂决。复遣镛聘台湾，许归全闽戈船，曰："王将水，吾将陆，江浙不足平也。"

三月望日，精忠坐府，召督抚以下计事。执总督范承谟，杀福州知府王之仪。巡抚刘秉政请降，遂据福州。驰檄属郡，自为总统兵马上将军，称甲寅年。提督王进功以泉州，总兵刘炎以漳浦，赵得胜以海澄，各举军降。加进功平北将军，炎宁远将军，得胜威远将军。海澄公黄梧已降，病疽死，封其子芳度为平和公。遣曾养性取福宁，略平阳，平阳总兵蔡朝佐降。潮州总兵刘进忠密请兵，使刘炎会之，攻续顺公沈瑞，并其军。以进忠为平粤将军。

吴三桂至衡州，僭伪号，国号周，纪元昭武。

夏四月，锦遣礼官柯平如福州报聘。精忠始虑下游不服，故藉锦声援。已而旬月之间，全闽皆下；浙之温处、江之广信、粤之潮州，继踵风靡，意更骄倨，乃欲负约。语柯平曰："师来不恶，当分地自战耳。"由是两家兵端起矣。

精忠多忌，以王进功在闽日久，恐其为变，诱留福州。征诸镇兵出关，惟兴化马惟兴先行。黄芳度遣其兄翼率千人从。复征赵得胜兵，不及，以海澄待台湾。锦遣侍卫左都督冯锡范督诸军人思明，得胜深交锡范，会取同安。五月，至同安，守将华尚兰降。泉州守将张学克，家在同安，絷之以招学克。学克闻变，趋赴不及，遂以军降。施凤亦率舟师降。下游人心摇动，精忠大恐，以王进旧将有声，擢为都尉使，镇泉州。

是月，邓锦人思明，以郑省英知州事。叙海澄、同安功、赵得胜为兴明伯，张学克为荡涤将军，华尚兰为神武镇，杨威为尾宿营，施凤亢宿营，邓麟采知同安县。舟航始集，部伍始成，旧人乡戚，咸来问劳。而耿精忠闭福州，会城种帝。卤簿警跸，修饰仪卫，铸"裕民通宝"钱。马九王出仙霞，为制府李芝芳所遏，不得进。疆众日蹙，方与郑氏构兵，如两鼠斗于穴中，识者知东南事大定矣。

王进至泉州，步卒仅千人，与城守赖玉厚结，专行威福，任戴国用为牙爪，勒王进功家属人福州。进功子藩锡与杨青等计曰："翁被留在省，闻福州兵又至，吾无噍类矣，盍先发？"六月九日，诱玉、国用、李尚文入军门，执之。遂攻王进，进意气自若，走登南门，竟死斗。提标无统帅，相持竟日，暮，进遥望扬帆，恐海舶来攻，乃夜溃围。得省中援军，整甲徐还惠安，守将邀走之。杀赖玉于市，百姓脔其肉殆尽。绞戴国用，泉民德李

尚文，为请，乃释之。迎岛师入城，以藩锡兄弟为指挥使，假理提督军务，余官皆复旧职。

黄芳度在漳州，闻风欲降，念其父罪重，惧不免死。锦使告之曰："时际光复，事属尔父，果抒诚悃，当弃前愆。"乃杀城守刘豹，奉启泉州承制，封德化公。前提督有请，靡不从。芳度终不安，间道密表于朝，锦亦羁縻之。漳属皆下，独漳浦为刘炎所据。于是郑氏据有漳泉二州，及思明金门。平南兵围刘进忠于潮州，潮福路断，进忠由海道献款思明，锦使后镇金汉臣舟师援之，以进忠为定北伯，兼右提督。

秋七月，精忠两遣使至思明，行和求泉州。九月，遣王进自兴化，别将由上游会刘炎协攻泉，锦使右武卫刘国轩出御。进素轻南兵，泉州之役曰："是众寡不当，愿益兵。"期取泉自效。步骑二万，鼓行至惠安，恣焚掠。国轩严阵以侍，相守越旬，进退屯枫亭，连营二十余里，军势甚盛。国轩率轻骑觇之，猝遇于涂岭，许耀少却，国轩分诸军搏战，自辰至巳，两军殊死斗，进兵遂溃，追奔至兴化，军郭外，三日夜乃还。

十一月，锦以刘炎在漳浦，为右臂患，遣兴明伯赵得胜、侍卫冯锡范，由海澄进师。炎与云霄镇刘成龙、福州亲军都尉徐鸿弼，合师迎战于罗山岭。右虎卫何祐挥兵击之，炎等大败，走入漳浦城。岛师环阵攻围，三将皆出降。遂引兵西救潮州。

先是，金汉臣救潮州，一军尽没。会耿郑祸结，外援不至。城坏百余丈，刘进忠悉力守御，中外隔绝已半载。至是，赵得胜统军入潮，与广兵战于黄冈，破之。广兵烧营而遁，潮围始解。得胜班师。

先是，三桂初反，遣帛书一入福州，一人台湾，会兵。锦使监纪推官陈克岐、副将陈文焕报之。三桂复遣礼曹员外钱黯通问。值岛师入泉，再遣礼曹周文骥来解兵，曰："天下事重，无操同室戈，贻敌笑。"及精忠闻鸿弼等败，乃使潘曰兴修好。锦报曰："耿王能如约者听。"竟未决。

郑氏自成功时，即置六官，多僭帝制。锦再出思明，更多设伪官。以陈永华为御史总制，留守台湾，以六官协理，洪旭子洪磊吏官、杨荣户官、郑斌礼官、柯平刑官、杨贤工官，惟不设兵官。置六科都事察言，承宣宾客。诸司亲军，曰侍卫，以冯锡范为之；曰勇卫，留守永华摄之；曰左右武卫，薛进思、刘国轩为之；曰虎卫，何祐、许耀为之；曰五卫，施福为之；曰銮仪，艾祯祥为之。又有果毅、折冲、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锋、前锋、后劲、中权、戎旗二十八宿营制，听五提督节调。凡文武事宜，皆赞画参军陈绳，武侍卫锡范主之。前取饷于东宁，比得漳泉，转运不继，始用六官征催富民绅士。以郑省英为宣慰使，统督各郡钱粮。前昌密道吴慎为屯田道，清收屯租，诸县令以六科都事为之，皆台湾来者。人月输银五分，名曰毛丁。船计丈尺，名曰梁头。督造采船料，盐司分管盐场。以陈达章司泉州，冯锡圭司漳州，郑珍英司潮州。盐石直二钱，征饷四钱，饷司科杂税给军。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正月，精忠遣张文韬如泉州贺年，以五艘如约。遣郑斌报使，立条誓枫亭为界，自是耿郑文好。

二月，锦杀永春民吕花。花恃马跳地险，不服征索，避科敛者依之。锦使左武卫薛进思攻围，三月不下。永春知县郑时英，遣人招谕，许以不死，花出降。钉之，没其家产。

是月，续顺公沈瑞以饶平降台湾。瑞叔母尚氏，平南王女也，降耿时迁至漳浦，瑞尚留诏安。广兵围潮，瑞趋饶平。及潮州围解，刘进忠移师攻之，不克。广兵来援，左虎卫

何祐遇于百子桥，败广兵，瑞乃降改封怀安侯。

五月，锦率师次于海澄。饶平之捷，刘进忠密启于锦，请讨黄芳度。锦亦以黄氏必死之寇，终无降理。是月六日，发泉州，入海澄，实图漳州。留驻二十日，芳度不敢入见，遣其中军朱武奉启，意觇军势。锦使郑斌入漳宣慰，或率兵从征，或束身自诣，终不至。且召黄翼于关外，密使归漳。耿移书来征，又以病辞。遂定计攻城。

是月，刘国轩大败广东于鲎母山，国轩自涂岭之役，率所都入潮，同刘进忠行徇属县。诸县坚守，国轩兵老粮乏，欲退守潮州后图，平南挥步骑来追，国轩及何祐等设伏以待。会吏官洪磊宣慰广东，厚赀增募，骁勇迎战鲎母山，伏发，广兵大败。

六月，黄芳度据漳归朝。锦自海澄移军万松关，芳度剃发守陴，使弟芳泰入广告急。赖升守平和为之声援，岛人攻漳城不克。后镇万宏中炮死。何祐自潮州攻平和，赖升降，漳属皆复为台湾。芳度孤守漳城。

是岁，番舶互市于思明。先是中左所为诸洋利薮，岛破，夷舶不至。甲寅，郑氏复岛，英圭黎万、暹罗、安南诸国，皆献方物互市，中左烟火市里，几复其旧。

康熙十五年丙辰，大清兵入福州，耿精思出降。王师进克泉州，黄芳度以漳州后来会。刘国轩复来争泉州，攻围两月不下。芳度遣兵复平和，屡攻黄瑞镳于漳平，不克。七月，将军喇哈达师次漳平，瑞镳无援，始出降。喇哈达间道永安，援泉州，湖头李光地练乡兵自守，为乡导。巡抚吴兴祚自仙游复永春，提督杨捷自兴化下惠安。林贤、黄镐、陈子威以舟师出闽安镇，克期救泉州，国轩水陆布御，恐分兵力薄，乃引退，趋长泰，诸县皆弃还。林贤等进复定海，岛将章元勋战死，萧琛退泊海山。锦召琛还，斩以徇。遣左镇陈谅、后镇陈起明、督朱天贵等御林贤。

九月，大清师败刘国轩于漳州之溪西。国轩自泉退师，堕同安城，进兵溪西。满汉尽锐迎战，至午，国轩步卒饥乏，铁骑横冲，首尾不相顾，遂弃长泰，出江东，扼守三叉河玉洲水头镇门。王师军垒相望，督造江东桥。

冬十月，督抚遣漳州进士张雄如思明议和。时漳泉郡县皆复，独海澄未下，度岛人必争，难猝攻。乃为公书以生民涂炭，劝令息兵归台湾，如先王时。雄还，又遣泉绅黄志美人议约，必得海澄，始可成好，锦不听。

康熙十六年丁已春，大清师攻救海澄，锦复破之，遂围泉州。锦下伪教叙诸将功，以中提督刘国轩为武平伯，征远将军，后提督吴淑为平远伯、宁北将军，左虎卫何祐为左武卫，前虎卫林升为右武卫，右虎卫江胜为左虎卫，俱授左都督。余镇营各加级有差。

某月，大清师克复海澄，击破郑锦兵于泉州，锦撤兵还思明，闽地悉定。十二月，诏复迁各省沿海人民于内地，置戍，禁出入。甲寅之乱，闽省迁民悉还故地，至是闽平，复议迁界。康亲王疏称迁界累民，请罢之，已报可。后岛人就掠内地，督抚提镇请仍从顺治十八年例迁，值破海澄，围泉州，事暂停。及泉围解，遂行迁界之令，益不聊生。唯广东尚王力请不迁，得已。

康熙十八年已未，春正月，诏筑沿边界寨，自福宁及诏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险要，截内外，滨海数十里，无复人烟。

二月，郑锦复取海澄，以张廷辉知县事，刘国轩使吴淑率诸军据果塘寨。廿九日，大军败于定海，是日旦，朱天贵、陈谅自海坛乘南风进泊定海，北舟大小百余艘，由五虎门衔尾而进。天贵与陈启明率烦船先澄，启明船遭风失舵，还泊海山。

三月，郑锦旌思明义输寡妇辛氏。两岛地狭，数战征输繁重，丁已之役，州民人月输米一斗，至是，月输米三斗，不堪命。中提督刘国轩辞月俸，自饷辖兵三月。吴淑、何祐等皆效之。水师五镇蔡仲琱守惠安，驾小舸逃入泉州，投巡抚吴兴祚，降。漳州守备吕韬降于台湾。韬守江东桥，败归。刘国轩进军海澄，阴以漳郡通款事泄，羁候，将人省待理。韬遣人要英毅镇林彪请援，行至同安界，彪伏兵取之以归，以为折冲左镇，移其家人台湾。

初，蔡寅诡称三太子，起兵，耿逆故将纪朝佐、同安武生郑奇勋，从之。后同归台湾。未几寅死，二人请再举，入山召募，为大军所困，不能出，诣总督姚启圣降。郑氏南北汛防，多以缺船饷为辞，征调不至。于是上及普陀，下及广东，平海大蓬，皆遣官监纪，归卤获妇女宁民。

夏四月，郑氏以长子克塽居守台湾，总制陈永华言："克塽长成，莅事明达，请循君行则守之典，立为监国。"锦从之。时年十六，伪号监国世孙。

六月，以屯田道郑时英监理盐法，驻东石。大清师筑灵水寨以逼东石，右武卫杨忠率兵趋浔尾南北场掘盐，口贪利，舍舟开至深沪。阅两日夜，泉州大军侵晨骤击，忠殊死御，不敌，中炮没于海。

秋七月，郑氏筑浔尾寨。潯尾在同安，咫尺直厦门，高崎。癸卯之役，大清师从此过岛，刘国轩请筑寨其地，一夜成之。同安出兵争，不得，筑石城一，土城一，复筑两洲城。

八月水师提督万正色至福州。初，施琅督水师，琅征入京，官亦裁。丁已冬，以海澄公黄芳世兼水师提督，及湾腰树战败，病死。督抚请琅复任，朝廷不许。擢镇江将军伯王之鼎，以尝任漳浦知闽事也。之鼎入闽，屡疏不谙水战，更授四川提督，以正色代之。正色泉州晋江人，顶投诚衔扎，累升岳州总兵。及湖南平，乃有是命。

初漳浦江机与杨一豹结，约聚兵江石，耿精忠以为左军都督。耿败，置垒江西浙闽交界。据深险，时出酷掠。江西制府董卫国屡遣兵讨之，不克。走款台湾，授征夷将军。机跛，号江拐子。浙江制府李之芳，悬重募解散其党。机引余众奔闽中建宁，城守刘起龙御之，阵伤而死。

九日，大军取东石塞。丁已春，郑氏使右武卫林升守东石。明年，移升攻海澄，以杨忠代之。及大军设兵防界，又欲筑灵水寨，忠惧兵单难守，请檄升回汛。忠死，升复出征。以施廷、陈申守之，才余疲卒二百，精锐皆挑以行。有降人入泉，言东石空虚可取状。发满步数千，以廿六日平明填濠，四面环攻，廷被创，申力战死，遂夺东石。增筑三寨。

于是郑氏失险，议守思明。调州中乡兵团练，州经残破，新复，人籍甫千许，以康熊、吴桂统之。桂北人，归郑为亢宿营，故守同安思明。丁已之役，桂独敛兵完，岛授建威中镇。以姻亲陈恺叛，引嫌辞兵，归其子箕宿营吴天禄。至是，复起授协理五军，与总监营康熊分督州兵。

北人畏刘国轩如虎，两军相持，阅岁，互杀伤。大军十万，国轩才万人，营垒咫尺，指挥自如。国轩以果堂地要，夜，于其后版尾加筑一寨。督抚提镇将军率满汉数万争之，国轩、吴淑以二千人依寨进，且战且守，害章京巴石兔等。十一月，台湾后提督平远伯吴淑卒于营。淑前战创甚，版尾新筑，诸卫镇畏不敢守，淑毅然请自守之。大军筑垒环攻，

炮日夜不绝。淑神气自若。会霖雨墙坏，淑挥左右使避，自据胡床寝，竟压死。尸至思明，锦亲临哭，尽哀。以其子天驷为建威石镇，统其兵。

是年，诏封贺兰国王，请夹板船图思明。初，江毛失台湾，常思恢复。癸卯间，李率泰使人招抚红毛，许以先平两岛，后取台湾归之。红毛喜，自备舟仗粮肉助战，且请于厦门互市。率泰为后防，不许，第令数年一贡。至是，总督姚启圣请如癸卯借红毛合攻事例，报可。乃遣知府刘仔，偕通事林奇逢、黄镛等，往封贺兰，并请夹板船会攻。

十二月，郑氏遣右武卫林升督舟师出思明。时福州造战舰四百余艘，会江浙舡各一百，潮州碣石船一百，克期大举。郑氏悉发官私及洋艘炮船，以升为总督，江胜、朱天贵为副总督，配兵北上。

先是，耿精忠之变，漳南道陈启泰密启陈耿阴事于范承谟。后耿搜得书，启泰惧祸，杀其家属十余人而自缢。郑氏入漳，葬之。丁巳，大军复漳，启泰子汝器将入城负骸回京，为东石守将年获，羁台湾，赎以万金，乃始得归。郑氏之贪利失大体，多类此。

辛酉壬戌，总督启圣巡抚兴祚，会提督琅正色攻克厦门中左所。郑锦退守台湾，复进兵攻之，锦卒。癸亥，锦子克塽奉表，以台湾降。

前四日，宁靖王术桂谓宫眷曰："此地已破，更无他往，吾以身殉，若等可自为计。"夫人袁氏、王氏及侍姬三，皆对曰："愿从死，请予尺帛。"冠笄先缢，王具含殓，明日，五棺出葬于郡南山，校隶扶榇至，王翼善冠，衣衮，腰王系绥，以宁靖王实持付克塽，拜辞天地祖宗。郡人士无幼老皆入拜，王答拜。乃登帛自绝，面无变容。

诸宗室随克塽内迁。诏存先代后，给屯田种牛，占籍河南。鲁王世子得许州。术桂无子，继益王后宗位于俨鈖，年七岁，屯杞县。术桂死年六十有六，与元妃罗氏，合葬竹沪。

郑鸿逵

郑鸿逵字高仪，芝龙亲弟。以崇祯三年武举，隶天津巡抚郑宗周，为坐营。转属都督孙应龙，登州反，应龙失机，从系天津狱。已辨释，隶大同巡抚张拱廷麾下，用兄芝龙平红夷功，得锦衣卫，掌印千户。复与计偕，十四年庚辰，成进士。故事，勋卫射策武甲科加三级，进都指挥使。十六年，授副总兵，设南赣兵三千，以鸿逵统之。十七年正月，前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麟荐鸿逵缓急可用，诏益南赣兵二千，配鸿逵镇守。

福王嗣位南都，檄守采石，以左军都督领水师挂镇海将军印，封靖鲁伯。邂逅唐王聿键京口，心相善。及南都败，退走，又遇王钱塘江干，泰之入闽。以王贤明可继大业，遂与兄芝龙及巡抚张肯堂等，戴王建号。爵鸿逵侯，寻晋定国公。

时八闽由郑氏，鸿逵不以家势陵耀同列。然性雅懦，不能与芝龙立同异。唐王筑坛，具殊礼，命与永胜伯彩督师，分道出关，竟不进。芝龙亦不发饷，乃黜鸿逵爵。彩数败退，又好掠，时议多罪彩，颇恕鸿逵。大军度仙霞，芝龙竟卖关，且招子成功同北行，鸿逵阴逸之。成功建义，鸿逵有力焉。

大清顺治四年八月，会成功攻泉州，已引兵西据揭阳。明年，还厦门。会马得功袭破厦门，鸿逵军适至，得功不得退，以好语来说鸿逵，因纵之。居二日，成功自平海还，按失岛罪，斩守将叔芝笕。鸿逵愧谢，退居白沙，筑寨名曰华角。芝龙京师屡寓书，使劝成

功归朝，否者家属见屠。鸿逵复以“养病退闲，无与人事，大侄意坚，劝之无益。”为说。鸿逵有足疾，修园亭，种花木，高吟度曲，品笙自娱。丙申，贝子入泉州，别将攻白沙，鸿逵移榻金门。明年三月十六日，病甚，卒，年四十五。子耀基，亦隆武赐姓。时称成功国姓，而耀基为小国姓，死台湾。芝筦子省英，为伪天兴尹。

行在阳秋

〔清〕戴笠 撰

卷上

隆武二年丙戌冬，十月十四日丙戌，永明王监国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御讳由榔，神宗孙也。皇考桂端王生四子：长由□，次由□，俱为献贼所害；三由□，封安仁王，以病薨；四永明王，即上也，天资聪明仁厚。皇考自衡徙梧，以病薨。上居苫次。会隆武蒙尘报至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谓："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乃迎桂嗣王，至肇庆，立之。以府署为行在，颁诏楚、滇、黔、蜀。

阁辅苏观生自南雄撤兵还广州，阁臣何吾驺自闽遁归青山。加丁魁楚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瞿式耜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魁楚原任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吏部右侍郎，赐券剑，平粤侯。今以吏部右侍郎入阁，摄尚书事，兼戎政。式耜原任广西巡抚，兵部右侍郎，今以礼部尚书入阁，兼兵部尚书，掌铨事。封李明忠武靖伯，镇南诏。以许德生为浔州推官，监明忠军。明忠，江西人，狼兵帅也。初，奉隆武诏协剿江西，八月率浔州兵六千至肇庆，九月至三水；闻隆武汀州之变，返肇庆，预推戴。

原任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吕大器自闽赴行在。仍用原官办事。旋以病致仕。原任兵部尚书守制李永茂赴行在。

上隆武帝尊号，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擢原任福建布政吴炳为户部尚书。

督师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何腾蛟等，公疏劝进。隆武朝，腾蛟进定兴侯，赐剑，驻军长沙，楚抚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堵胤锡，受隆武命，督云贵师。会闻汀变，腾蛟、胤锡公疏达行在。

补马吉翔、郭承昊、严云从、吴继嗣等为锦衣卫使。吉翔北直人，继嗣涿丽人。崇祯十六年，献贼陷衡州，皇考、皇兄及上偕宫嫔自永州奔粤西，行李萧然。过道州，州人不纳，反羁縻行驾索赂。及贼入城，赖继嗣夫妻以肩舆卫上及国母于难。上失金册，继嗣亦失所佩州印。贼踞城四十余日，无兵卫，继嗣密约粤西镇杨国威引兵复城。国威过道州，觅得州印，继嗣亦获金册，献之。

进武岗伯刘承胤武定侯，镇宝庆。

以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坤故北阉，自闽来奔。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进何腾蛟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得赣州败报，司礼太监王坤请驾移跸梧州。大学士瞿式耜谏止之。

唐王自立于广东，改元绍武，以苏观生为大学士。观生过三水，不赴肇庆，而行在诸臣以观生无推戴意，拒之。适唐王与淮王航海而至，观生遂奉唐王监国。遣兵科给事中彭燿入广州，谕唐王去帝号，不从，燿遇害。　故大学士陈子壮广州人，移书瞿式耜请兴师东向，以靖唐藩，式耜以闻。上曰："先遣官谕之，俟其拒命，讨之，未晚也。"苏观生既杀燿，日集兵向肇庆，而清兵因得乘间窥潮惠矣。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同燿受命入广州，闻燿死，乃还。

以林佳鼎为总督、兵部侍郎，剿唐藩。

十八日庚申，上即皇帝位于肇庆，追尊皇考桂端王为兴宗皇帝，追尊母王太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大赦天下。进瞿式耜文渊阁大学士。

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遣锦衣卫严云从护送三宫居桂林，敕靖江王防守。

授陈子壮中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节制两广、江西、福建、湖广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二十日壬戌，清李成栋入潮州，遂入惠州。

进萧琦兵部尚书，晏日曙工部尚书，周光复都御史，李用楫等为各道御史。

补原任少詹兼侍读朱天麟翰林院学士。

廿九日，总督林佳鼎捷于三水，唐王遣督师陈际泰，欧阳□等于三水城西，将犯行在。

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战于三水，大捷，俘斩八百余级，际泰遁去。

十二月初三日，总督林佳鼎兵溃于海口。监军夏四敷赴水死，佳鼎不知所在，或曰与四敷同赴水死，三水之捷，佳鼎有骄色，督兵昼夜兼行。唐王兵伪降，诱其水师至海口。适东南风大作，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尽登岸列营。泥淖深三尺余。人马尽陷，兵大溃。李明忠二三十骑夺路去，许德生被获至广州，系狱。明忠寻降于清，后复返正。

特授王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总督粤师。周鼎瀚兵科给事中。　化澄原任以御史巡粤，加大理卿，鼎瀚原任户部郎中。上以林佳鼎失事也，化澄、鼎瀚皆以内批用。瞿式耜奏内批用人，非兴朝举动。上不允。

进原任兵部尚书李永茂东阁大学士，知经筵。　永茂以守制，不入直，专知经筵。水茂疏荐乡望十五人，御史刘湘客与焉。太监王坤启视，不悦于十四人，悉涂抹其名，湘客被黜。永茂怫，以去争之。瞿式耜奏："大臣论荐固其职，司礼辄去取其间，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复疏荐海内名卿数十人。式耜曰："司礼抑人固不可，荐人更不可。"后湘客改官编修，充经筵讲官。

加王化澄兵部尚书。

旨杖御史童琳，夺科臣刘斋等职，大学士瞿式耜疏寝之。琳劾都御史周光夏私乱台规，旨下廷杖。式耜曰："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上从之。斋等以劾司监王坤落职，赖式耜疏救，得赐环。

中允方以智弃官去。王坤疑刘斋疏出以智手，故以智力求去。

十五日，清陷广州。清将佟养甲、李成栋遣游击庞起龙伪为援兵，求入城，城内信之，遂蜂拥而入。内兵登城，战一昼夜，擒斩清游击王士选。清兵欲退，会有内应，遂陷。唐王被获，自尽。周益诸王俱遇害。苏观生自缢死，许德生降于北。绍武守臣忠惠伯王之臣、大学士何吾驺及顾元镜、洪天擢、潘曾玮、李绮、曹烨、耿献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籍剃发降者，为李觉斯、王应华、梁应材、伍瑞隆等，又叶延祚、曾道唯、陈世杰、关捷先等，俱降。

清徇东莞、新会等县。

二十五日，行在得广州陷报。上乘舆出城，驾小舟如西峡，传幸梧州。大学士瞿式耜从驾而西，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浔州。清兵薄广城且急，式耜方典选请，视师督战，驻峡口。王坤复趣上西避之。式耜夜乘小舟留驾，曰："我兵水陆鸟至三水，可上下揖也。"争之不得，请身留肇庆，宗人府朱容藩奏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则上行益孤。"上舟西，式耜部署五日。疾趋梧，上西行又五日矣。魁楚惑于奸弁苏聘，从梧人岑溪，化澄携中枢印走浔州。西上护跸者，惟式耜一人。兵部尚书李永茂，工部尚书晏日曙，太仆卿田芳走博白。

清以降抚曹烨仍巡抚广西。烨，歙县人，□□进士。

改廉州知州陆世廉于梧州。

授熊兆璧兵主事。兆璧，廷弼子也，原任容县知县，旋弃官去。

授孙顺则辰州分守道。

清兵犯湖湘，命督师何腾蛟率楚师御之，命大学士瞿式耜转粤西饷济师。

驾至梧州。

封王国玺武靖侯，王维恭华亭侯，以国戚故也。

元年丁亥春正月癸卯朔，□驾在梧州。　时户部尚书吴炳、翰林学士方以智、朱天麟、文选司郎中吴贞毓、给事中唐诚、张起、御史程源、中书舍人吴其醖、洪士彭、锦衣卫马吉翔等俱从。

命鲁王总理南北直省钱粮军马恢复事，文武爵赏俱听便宜行事。

封陈邦傅思恩侯，焦琏新兴伯。

驾发梧州。上自梧州北幸桂林，阁部瞿式耜从行。上欲府（?）江达桂林，兵卫寥寥，梧州知府陆世廉惟募舟夫以进。式耜扈驾西行，夜昭平□板滩。

原任右都御史兼巡抚广信张家玉起兵东莞；兵部职方司主事陈邦彦起兵复顺德县。

丁未日食。

山东乡兵攻莒州。

十六日李成栋陷肇庆。

驾幸桂林。兵部主事陈邦彦招降甘竹滩余龙等水师，焚清艘百余于东莞，直抵广州境；李成栋返救，故乘舆得达桂林。

刘湘客曰："上于正月幸桂林，式耜肃堂陛，敕守御，诞告楚、蜀各路征镇，粤西居山川上游，清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云屯湖南北，立需战。粤南太通滇、柳、庆，出黔左右两江，四十五洞土狼悍勇，眷国家惠威三百年，抚粤悉受衔縻，足支内侵。桂城为明辟都，疏请道里之可达行在者。"

加瞿式耜太子太保驻梧江。

廿三日虏陷高、雷、廉三州。

东莞张家玉聚众入海。

湖、惠二州林举贤、陈耀起兵，众至万人。

二十九日虏陷梧州。

浔州守将李明忠，平御守将李承忠俱以兵降北。承忠或作承志。

叛将杜永和犯岑溪，平粤公丁魁楚督战，堕水死。魁楚有兵千余屯岑溪，李成栋遣副将杜永和招之，不至。永和水陆兼进，魁楚与战于藤江，中矢，走死。

二月壬申朔，潮州赖天肖起兵，叛将文贵、陈虎、余成隆来战，击败，斩之。

韶州陈顺、简信起兵，惠州苏来起兵，新会乡坤黄奇策起兵。清遣沙远勉撤奇圣来招抚，奇策斩之。

进吴炳、方以智东阁大学士，同入直。以智旋罢去。

以原任吏部侍郎王锡衮、礼部尚书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

以周堪赓、郭都贤、刘远生等为各部尚书，以毛寿登、吴德操等为御史，丁时魁礼科给事，金堡礼科都给事中，兼职方员外。

补万六吉为给事中，蔡之俊翰林简讨。

初八日己卯，海师攻福州，叛将张应梦出战，海师遁。

郑彩、周崔芝合兵攻漳平，不克；总兵陈国祚力战，死之。

十一日壬午，月掩岁星于东井。

孙守法屯兵长安石鳌谷。

陈彦邦师次高平。邦彦遣马应房以舟师攻顺德。

郑彩克漳浦，擒斩虏官计国男。

海师攻兴化，叛将张应无逆战而走。

晋刘承胤安国公，曹志建永国公，焦琏新兴侯，郝永忠南安侯，庐鼎宜章伯。

十五日丙戌，驾幸全州，敕新兴侯守桂林，上幸桂林，复谋移跸，大学士瞿式耜力争，弗听，竟出全阳。

二十二日癸巳，海师攻福清，不克。围城三日，叛将陈心裕出兵北门，遂走。

二十四日乙未，林举贤、陈耀攻广州，不克；阵斩清将刘朝用、周一凤而去。

丙申，清陷长沙。知县王宸、县丞杨日新降。

丁酉清陷湘阴。王进才大掠湘阴而遁，清兵遂入城，县丞扶云凤迎降。

督师何腾蛟师次衡上。腾蛟檄张光璧、黄朝宣等援长沙，俱不至。朝宣走衡州。是月安。国公刘承胤朝行在。

诏幸永州。驾至全州，楚将刘承胤欲拥入桂林，太后不允，遂幸永州。

三月壬寅朔，犁虏伯孙守法复宁州。

大学士瞿式耜自梧州还桂林。时警报猝至，上念式耜元臣，谕趣治装从行，式耜谢曰："君以仁，臣以义。臣奉命守此土，得与此地共存亡！"于是从官皆行，式耜独守。

甲辰，李成栋再陷顺德，败余龙于黄莲，焚舟数百，马应房战死。

丁未，赖熊攻复建阳。

清兵逼梧州，陈邦傅弃平乐走。

敕大学士瞿式耜留守桂林，赐尚方剑，节制诸军。王坤趣上幸楚，式耜泣谏，不能

挽。无已，请身留桂，故有是命。式耜仍疏请上暂跸全州，以扼楚粤之中，内外兼顾。

戊甲，浏阳伯董英降于清，自浏阳出降。

壬子，清以耿藩伯为广西巡抚。

乙卯，清兵薄桂林，攻文昌门，守将焦琏御却之。初，平乐不守，清兵直上，至是乘虚，数十骑冲人文昌门，城中大惊。式耜急呼琏出。琏自全州归，休息未定，从数人，披弦挺刃，与清兵遇。清兵上城楼，式耜署在楼下，亟缄之。琏矢无虚发，应弦而毙者半，余者走。琏短兵接，追杀数人，且尽。清队遂不敢近城，城中始定。是时，清兵自东上昭泽，省会奔逃，虚无人迹。上在全州，念首辅，且驰驿石还，而留守坚誓与清兵角拒。尤急时，清兵冲陴，而式耜出守文昌门，调度自如也。是时督师何腾蛟治兵衡湘，老将重兵，悉屯湖南北，声援弗及。式耜独毅然誓众，婴城而守。亲帅大将焦琏，掩其不给，炮矢夹发，清锋大挫。

安国公刘承胤遣兵援桂林。清陷阳朔，遍野剃发。式耜与琏危城孤守，疏请征胤兵，承胤初从武岗入护，犹尊朝廷：逐司礼监王坤弄权，面叱周鼎瀚为奉奄寺鼻息，故推重式耜，发兵数千援桂。

杂录云：北来高副将入桂林，掠瞿留守资装，为总兵陈邦傅，焦琏所杀，邦傅遂出兵破贵县，入浔州。明忠走，邦傅破兴业；刘鸿烈围郁林，焦琏据桂林，破阳朔。

戊午，张家玉克东莞。

己未，周崔芝攻闽安。

兵部尚书詹兆恒攻开化，叛将李荣逆战，兆恒兵败，死之。

壬戌，张家玉克新安，家玉至新安西乡，与邦策屯兵白石。

癸亥，督师何腾蛟破清兵于辰州。

甲子，林质破德化。

乙丑，林质破建阳。叛将蔡应科以兵逆战，质战败，被执，死之。

监军陈邦彦复清远，不守。

夏四月壬申，朔，清抚耿藩伯兵入梧州。耿至梧州，攻取阳朔；而西失藤县，北败于桂林，不敢进前。

江西大旱。

诏进张家玉兵部尚书，提督岭东军务，联络漳湖，兼副都御史。

癸酉，清陷衡山，总兵陈四明降北。

乙亥，清陷衡山琼州，叛将阎可义陷之。

封锦衣卫郭承昊、马吉翔、严云从为伯；革御史毛寿登等职。刘承胤挟上如武岗。从刘承胤请也。御史毛寿登驳之曰："金吾无矢石功，何得援边镇例晋五等爵也？"吉翔等疑疏出刘湘客之手。周鼎瀚遂造蜚语，为董卓，催汜之议，激承胤逼上立下廷杖旨，缚寿登、湘客及御史吴德操、给事中万六吉于行在午门外。会诸臣申救得免，寿登等俱落职。承胤自桂阳挟上迁武岗，式耜疏请留跸全阳，曰："闻郊祀礼成，即图移驾，不知将回桂林耶，抑幸武岗、辰、沅耶？夫皇上原以恢复两粤为心，则不徒西粤未恢，未可移驾，即东粤未恢，亦当驻全为得策。"故承胤等嗾杖寿登等四臣，主还跸桂林之议也。

乙卯，清兵入兴安州，犁虏伯孙守法战死。

李明忠攻浔州。

辛巳，叛将孔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兵犯湖广。孔、耿、尚俱降清封王，是称三王。

癸未，清兵入衡州，杀黄朝宣父子。

甲申，白虹贯日。

清兵陷永州，守将卢鼎走道州。

督师何腾蛟驻白牙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章旷驻东安。

甲申，王允成、马进忠走辰、沅，郝永忠走道州，曹志建走永明。

癸巳，加瞿式耜武英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临桂伯。以守桂功也。式耜疏辞。

岑本高等败没于浦城。癸巳，岑本高、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张文耀、朱国贞、刘国球等同攻浦城，有原任监军吴承昊、徐元、毛文俊、张裔元约为内应。至是本高等四人败死。国贞被执，叛降。遂供承吴等谋，清皆杀之。

己亥，叛将徐勇破安化，遂入新化。

王光泰克襄阳，擒斩虏官。

刘承胤兵掠桂林。承胤兵至桂林，挟饷不出，与焦琏兵主客不和。哗变击斗，掠市而去。

五月辛丑朔，清陷新安县。

高、雷、廉三州俱降于清。

庚戌，扬州地震。

甲戌，改武岗为奉天府，以周鼎瀚为东阁大学士，同刘承胤入直。

壬午，福建、江西大水。

壬戌，郑彩破长乐县。

亥癸，清陷龙阳县，总兵杨国栋战死，全家被杀。

甲子，清陷常德。

乙丑，清兵攻桂林，焦琏击走之；翌日又追，败之。清侦兵变，积雨城坏，猝薄城。环攻文昌门，式耜与琏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胡骑。琏出城战，击杀数千人，自辰抵午不及餐。琏曰“枵号奈何!”式耜括署中米蒸饭分哺，士益乐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复出战，清众弃甲仗而奔。式耜先令路将马之骥伏于隔江，清众从栗木岭遁。之骥疾驰渡江，运槥提鞭连毙三人，复追杀二十里而还。琏久驻桂，得桂人心。式耜国士遇琏，故得其死力。

戊辰，清陷和平县，知县李信死之。

晋瞿式耜少师，兼太子太师，临桂世伯爵。上赐玺书褒嘉，式耜疏辞新命，复请苦自劾。

是月，副将周金汤率壮士二百人，夜复永州城。金汤莆田人，武进士，原任永州都司。

复均州。

六月。

督师何腾蛟朝行在，上慰劳之。命滇将赵印选、胡一青统兵数千人从腾蛟归守白牙。

敕诸镇，扼守宝庆、辰永。

晋何腾蛟世侯爵，驻衡州；堵胤锡世伯爵，驻长沙；章旷驻常德。

十七日，李成栋攻陷新安西乡。陈御策战死于白石。

是月，福建张兴龙、谢志良拥众入海。

广东英六吉、刘良机拥众入海。

海师攻破兴国州，擒程文衮。

秋七月。

初五日，督辅陈子壮率舟师攻广州，不克。

初十日，兵部尚书张家玉克复博罗、龙州等县，驻博罗。

督辅瞿式耜率宣国公焦琏攻复阳朔，平乐。

遣司礼监庞天寿催广西兵援梧州。

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章旷卒于永州。松江人，崇祯丁丑进士。

陈邦傅复梧州。兴陵在梧州，督辅式耜奏；梧州既复，宜昭告陵寝，请驾还桂林，言甚切至。

八月。

给督辅瞿式耜新衔诰命。

以严起恒为东阁大学士，起恒，浙人，面阔身高，有异相，原官户部管钱法试侍郎。

二十日，清陷高明，督辅陈子壮、监军麦而炫被执，不屈，死之。

二十三日，驾发奉天，传幸广西。督辅瞿式耜请蹂古泥，道雒容，跸桂林。

二十四日，清陷奉天，刘承胤以兵降清。奉天之陷也，守兵先败，遂斫北关，弃壶飧而遁驾。三宫无不徒行省。中宫、嫡妹与王皇亲母，肩舆出城。阁臣吴炳不及出，几被获，踉跄走庆远。严起恒、王化澄、吴贞毓、马吉翔出重赀雇三小舟，奉上宫眷西行。时乘舆间出，不知所之，荣王在辰州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巡按御史熊□麟等共议拥戴。时隆武阁臣熊开元在保靖司，因檄保靖奉开元书，以中兴元辅相期，开元答书略曰："今日所急在讨贼，不在立君。乘舆所向未卜，万一或有参差，鲁唐近辙，何可再寻?"

廿六日，清陷博罗。

九月。

李成栋破清远，陈邦彦被获，杀之。

廿五日，清陷郧阳，王光泰走竹房。

清陷沅州，巡抚傅上瑞降于清。后清携上瑞至江西。会金声桓起事，疑有变，杀之。

驾幸沙泥潭。

庚申，海师破罗源县，又破连江。

是月，海师掠得山鸢龙门高公岛。

冬十月戊辰朔，驾幸柳州，督师何腾蛟来朝。驾在沙泥潭，督师何腾蛟率滇兵来会，遂从驾至柳州，大学士严起恒亦从万屯来会。

督辅瞿式耜三疏请驾还桂林。时督师何腾蛟、严起恒及刘湘客咸在桂林。南安侯郝永忠兵骤至，疑主客不相安。式耜加礼抚慰，永忠信服，为之用。宜章伯卢鼎亦至自楚，式耜因疏请跸。极言"柳州猺獞杂处，地瘠民贫，不可久驻。庆远壤邻黔粤，南宁地逼交夷，不可远幸。"又言"桂林可都"云。腾蛟与永忠、鼎、琏等俱分防汛会。

武岗之变，乘舆南粤纡道人苗蛮，朝官星散，不复存上下纲纪。式耜西望而泣，散布金钱，多遣壮士，间道迎求乘舆。适报驾抵柳城，乃益增发将吏，裹饩粮，备车马，表请上幸桂林："臣躬扫行宫以待。"于是上敦谕相国："西陲，朕根本地，先生竭力守此，待朕驻车，使朕不至颠沛。异日国家再造，先生功实多。"

庚午，王光泰奔蜀。

辛未，太白经天。

丁丑，兵部尚书张家玉兵败，死。

癸未，清陷永州，攻全州。清帅耿仲明、佟代陷永州；遂遣将王燫，董英等攻全州，王、蒋二镇御战黄沙河，失利。清兵遂渡西河浦，督师何腾蛟遣总兵何有奇援之。

清陷全州，岳阳伯王允成、总兵唐文曜、全州道马鸣鸾俱降于清。

清攻辰州，荣王遇害。

清遣降镇田起凤守兵千人守沅州。

甲午，清兵入兴安白土关。

十一月戊戌朔。

驾幸象州。

官军捷于全州。土司覃裕春子鸣珂与龙文明构兵，惊移圣驾，次象州。式耜再疏迎请；与腾蛟、起恒筹画，调和主客；集永忠、琏誓于神，刻期出师。宜章伯卢鼎与滇镇赵印选各分路驻全，式耜输饷转运不绝。全州复大捷，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连营而军，亘三百里，清众退出楚。

诏幸南宁。驾自象州欲往南宁，忽为焦琏乱兵阻道，文武诸臣皆微服而行。马吉翔左右御舟，力搀浅水间。上见之，挥泪。乃命阁臣王化澄、吏部尚书吴贞毓，间道护三宫往南宁。马吉翔、严起恒翼上仍溯十八滩还桂林。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驾幸桂林。靖江王亨歅留守，辅臣瞿式耜郊迎。上念式耜功高赏薄，慰劳备至。进见上殿，赐坐，给赞元经体，不治细务，以比诸葛武侯、裴晋公。先是七月，司礼监庞天寿奉敕催兵不久在桂林，旧司礼王坤被承胤逐复入。自武岗至柳州，至象，票拟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劝上揽大权，明赏罚，威德并行，以服远近。授原任礼部右侍郎郭之奇东阁大学士。在庚寅年驾幸梧州时。

督帅何腾蛟出师全州。各营兵不和，焦琏走平乐，郝永忠驻兴安。

清师孔有德等攻铜仁、思恩。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合兵而攻。

以刘远生为刑部右侍郎，丁时魁、万六吉等为给事中。是岁锦江伯杨展据嘉定。二年戊子春正月丁酋朔，驾在桂林。

遣大理寺评事朱宿垣赍诏宣谕粤西，左右两江及云南土司，令各发兵勤王。宿垣所至，谕以大义，土司无不感激，愿效。复命，迁江西道御史。

封赵荣贵定随侯，驻白水。荣贵以保宁来归故。

以詹天颜巡抚顺庆，潼绵。

以总兵皮勋守平溪。属辰州。

乙丑，清江西提督金声桓以南昌内附。声桓与总兵王得仁以南昌等九郡之地来归，诏封声桓豫国公，加太子太傅，兼吏兵二部尚书，左都御史，得仁建武侯。其余大小文武进

秩有差。声桓志存匡复，每就故阁臣姜曰广，进士万翱，私相深计，二人极力赞成，各欲以身徇国。声桓志遂决。会清抚章于天贪虐，上下咨怨，且与声桓有郤。时以会宴演剧，声桓曰："毕竟衣冠文物好看！"于天曰："如此，便当代为疏请。"声桓自知失言，深自引谢。翌日，于天遂上疏劾声桓有反状。而抚吏与督吏兄弟也，潜以其事告之声桓，发飞骑追获其疏，遂与得仁合谋于天，传檄江省州县，共图返正。

督师堵胤锡驻申家渡，袁宗第驻松滋金家场。

二月，凤阳地震。

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以肇庆内附。成栋遣洪天擢、潘曾纬、李绮等赍奏请驾幸端州。

清蠲章京，钱国安遣降将田起凤攻平溪。总兵吴尚虑率副将三人迎战，三人俱败死。

清攻永宁县，钱国安遣徐尔先等攻永宁寨。贵溪王常澎，总兵项登韦被获，苗兵万人俱死。

初八日，崇阳王攻黎平，败于清镇陈友龙。崇阳王率苗兵十二营攻黎平，为清制津镇陈友龙败。诸营俱溃降，独兴化土司迎奉国将军晖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友龙复破寨，晖奎死。

十五日，镇江地震。

十日，金声桓率兵攻赣州。

十九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二十一日，永成伯郝永忠拥兵入桂林。

二十二日，驾发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次樟木港，檄各镇援桂林。清兵薄严关，驾复南幸。镇将败逃过省，撞塘呼号，屠烧邑屋，杀贼不辜。以无礼犯式耜，式耜端坐厅事不可动。清乘间来窥，突骑薄城门，式耜率典兵宿将，歃血定盟，申约束。昼则闭门固守，夜则衔枚袭杀，视丁亥春尤为奋勇，西省赖以复全。

永忠营被袭，疾至关，欲撤兵。时左右近臣即劝上移桂林，式耜以为不可："若以走为上策，桂可危，柳益可危。彼今日可到桂，明日可到南太。"反复千言，泪下且沾衣。严起恒曰："迟至厥明。"式耜备御用银三百两，将进，而乘舆已发。式耜疾出送驾，数千兵遮之不得行。式耜署中冠服、束带、箱箧、图书咸被掠。闻其主将以令箭护式耜署者，反掳其署。式耜裸坐署中，持令箭逼登舟。或曰："无以复主将令，乘主将先行而乱之耳。"滇营亦自灵川撤；城内烟火高于楼橹，城外不可停泊，式耜寝一小舟，家人启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司寇远生，给事中时魁、六吉、湘客至，先以兵与民哄被杀掠闻。上命湘客安抚乱亡，及劝饷糈出。远生、时魁以召将入，遇式耜于樟木港。远生佥谓兵溃仓卒不及，瞬息难下手，请下平朔间，催焦琏入援，檄远近无内恐。式耜然之。舟下三十里，至豆豉井。式耜入民舍，集远生等立草檄，分路四发。明日仍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旋驻阳朔，琏兵续上援，楚镇周金汤、熊兆佐亦入桂城。式耜命简讨蔡之俊，大理寺评事朱盛濛，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佥事邵之烨部琏兵。

孙可望请驾幸南宁，许之。

诏封李成栋惠国公。遣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吴贞毓赍敕入广东劳成栋，封成栋惠国公，并封佟养甲襄平伯。

诏督师何腾蛟入守桂林，清破兴安。时腾蛟自守岩关，遣将守兴安。及奉诏守桂林，清遂破兴安，破岩关，伤官军万人。兴安总兵三人及副将参游以下四百人俱死。

是月辛卯，白虹贯日。

三月丙辰朔，督辅瞿式耜入守桂林。时太常卿黄太玄毙于兵，式耜棺敛之。

乙巳，驾幸南宁，大学士严起恒、王化澄同入阁办事。起恒摄吏部尚书，以庞天寿掌司礼监。两粤新书云："随驾止严起恒、马吉翔、科臣吴其靣、洪士鹏、许兆进、尹三聘、大司马萧琦七人。"

赠陈子壮东阁大学士，忠烈侯，谥文忠，予祭葬，荫一子中书舍人，锦衣卫，世袭。

赠张家玉少保，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予祭葬，追封三代，荫其弟家珍锦衣卫佥事。

十三日，清兵攻顺庆。

安南入贡。报李成栋之聘也。

十五日，大学士严起恒请开选邕城，受二十四土州贡赋，从之。邕城属南宁。

时，陈邦傅守浔柳二州，不能供亿，故有是请。

二十二日，清攻桂林，薄北门，督师何腾蛟击走之，腾蛟师攻榕江。初，腾蛟自永宁至桂，滇镇胡一青亦统兵至桂。清人尚疑城虚，直抵桂北门。腾蛟督兵三面出，追杀三十里。清人北渡甘棠去。督师列营榕江，瞿式耜输饷百石，督师出关与留守相慰劳。

二十三日甘州、兰州兵起。

晋荆江伯张先璧为侯。

督辅瞿式耜檄诸镇攻取全州。

督辅瞿式耜檄广西巡抚鲁可藻下梧州。　可藻衔自署。两广旧例：东抚称制，兼粤西；西抚称抚。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抚军辄自命，贻远人笑。"因代疏请改衔。大学士周鼎瀚罢。　当武冈之乱，言官弹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拟，独不可，谓："鼎瀚既系大臣，应听自谢免。"

赐督辅瞿式耜银币金图书。篆曰："精忠贯日。"

清攻潼州、锦州。

以朱天麟为大学士，晏清为吏部尚书，张起为户科给事中，张凤翼以兵科掌翰林院，张佐辰掌文选司，童云骧为行人，潘骏观为职方郎中。　守制御史顾之俊亦随驾。

陈邦傅自请世守粤西，督辅瞿式耜奏止之。

闰月丙戌，朔，皇子生，册为太子，颁万喜诏，大赦天下。

督辅瞿式耜进八箴。　式耜以经筵无讲官，无由闻得失，书八箴于扇，进之。

十八日，荆江侯张先璧克靖州，遂克沅州。　津，沅州道戴国士以沅州来归，先璧题授都御史，巡抚沅。召四川巡抚毛芝瑞为吏部左侍郎；芝瑞旋卒。初，芝瑞留刘承胤谋立武岗，芝瑞力折之，几被害，走广东。病逾年，渐剧，而所善黄嘉卿知养利州，以书迎之，遂移居万年城。至是行在以吏部右侍郎召之。既拜命，遽卒。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十日，清陷潼州。

二十二日，清陷绵州。

二十七日，督师何腾蛟复全阳。　腾蛟奏捷疏，归之留守，曰："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

陈友龙以奉天来归。

清援江西。　五月七日，清谭泰兵至石头，分其兵：一路从饶州，一路从九江，一路从进贤，并入围进宝、顺化二门。十七日，声桓等兵自赣州下，越二日入城。先是声桓命大厅宋弘宇以兵三万守南昌，十三日，战败谭泰兵于铁绵巷七里衙。泰兵于廿三日接战，声桓败，守德胜、章江、广顺；王得仁守进贤、顺化、澹台。七月，清筑长围，二十以后，以浮桥栅断章江。

六月甲子朔，有流星入于箕尾。

督辅瞿式耜劳师全阳。

遣刑部侍郎刘远生入粤东劳师。　初，成栋表至，举朝欢呼。科臣张起请先遣方正大臣，观其虚实，吏部侍郎吴贞毓拜命行。使还，力言成栋忠诚迎驾，初无虚伪；因请幸广。远生，秦人，久节钺，有威名，为成栋所重信，式耜请充此选。

督辅堵胤锡兵入常德，辰沅。　清官程时登、余必跃逃。

清副将马进忠以兵来归，屯守芦溪。　进忠故流贼，号“混十万。”

官军复均州。　清官李鸣谦走脱，清官之守衡、永、宝庆、柳、郴者多遁。

是月，驾发南宁，幸浔州。

秋七月。

晋陈邦傅庆国公，留守浔州，兼守南宁等郡。　驾至浔州，适宫眷有疾，留数日。邦傅以扈从新功，擅劄授官。始于庆国自劄，继而部劄，后则御劄，亦曰钦劄，钦劄与吏兵部不相涉。其银则分散兵需，及沿途赏赍，取足于此。邦傅，浙人，原任广西总兵，隆武二年挂征蛮将军印，永历改元，封思恩侯。

庆国公陈邦傅请世守粤西，如黔国故事，阁臣朱天麟票拟，不允其请。邦傅恚甚，令武康伯胡执恭至天麟舟中传语云：“勋公欲将剑印掷公舟，令各营兵听公发付”等语，词甚厉，天麟不为动。

佟养甲伏诛。成栋遣养甲代祭兴陵，密令李元胤杀之。元胤，成栋养子，本姓孙。八月□□朔，驾幸端州，赐惠国公李成栋建元勋府第，以元胤为左都督。式耜面奏：“驾勿东。兴陵两载风尘，成栋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寿展谒毕，龙舟宜即返漓滩而上。成栋备法驾，进御用，严护卫，甚威。具移山超海之力，非有所疑。但事权宜专，号令宜一。兹军功爵赏，文武署置，决于成栋。若归之朝廷，徒虚拱。且楚黔雄师百万，腾蛟翅首威灵，驾既东，军中将帅谓皇上乐新复之地，成栋亦有邀驾之嫌。号令既远，则人心涣散。请上一幸粤东。俾瞻仰天子音容，面为慰劳指属。然后责其尽意于东，刻期出师，一切决于外，不中扰也。”式耜先后遣简讨蔡之俊、给事中蒙正发迎驾，上竟由梧入肇。式耜再疏言：“前日粤东未复，上宜住桂以视楚；今日江广反正，则宜住桂以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吏部侍郎吴贞毓请上幸广城，式耜乃促远生入朝。远生见朝后，成栋适自岭还师，修行营，迓乘舆。

上命远生诣广，劳成栋，远生谓成栋曰：“今乘舆驻北，爵赏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栋然之。遂罢修行宫，止遣官迎驾，盖远生承式耜意，欲驾返桂林也。

召大学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辞。

戊戌，督辅何腾蛟复衡州、永州，师次湘潭。

庚子，复宝庆。张先璧、唐姚、陈友龙等所复。

以袁彭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天擢为吏部侍郎，潘曾纬为大理寺正卿，李绮为提

学副使。从李元胤荐也。

补陈世杰翰林学士，吴以连验封司，李贞给事中，高赉明御史，王应华光禄卿，杨邦翰太仆卿，唐元楫职方司。从元胤荐也。世杰等皆广人。

升曹烨兵部尚书，耿献忠，毛毓祥通政使。从洪天擢荐也。

大学士严起恒、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书晏清、吏部侍郎吴贞毓、科臣吴其醲、洪士彭、雷得复、尹三聘、许兆进、张起等俱赴行在所。

副都御史刘湘客、礼部侍郎吴璟、吏科给事中丁时魁、户科都给事中蒙正发、兵科都给事中金堡、礼科都给事中李用楫、文选司郎中施召徵、光禄卿陆世廉、太仆卿马光、仪制司徐世仪等皆赴行在所。

以上八则见《两粤新书》，事多未核处。刘湘客撰《瞿留守传》，实未尝赴行在。

九月癸丑朔，有火星自东陨，有声。

清陷宝庆。陈友龙复降。

冬十月壬午朔，惠国公李成栋入朝。成栋五日一朝。时，政无巨细。上悉委之；成栋亦必请旨后行。

督辅何腾蛟檄马进忠、李赤心会师取长沙。

南雄知府凌犀渠遇害潮州。

二十二日，清再陷常德。

左都督李元胤署吏部尚书。元胤既杀佟养甲于德庆道上，威权愈赫，会其诞日，馈送称觞，达于冬杪。通政司疏陈乞官，日以千计。阁臣票拟，只有“着议具奏”四字。文选虽掌铨衡之权，空名而已。广省非从元胤转奉成栋劄咨，不得擅为除授；桂林、平乐则瞿守为政；广远、柳州则焦新兴为政；浔南、思泰则陈庆国为政。庆国先有降表至广，为成栋所鄙。承成栋旨，咸思击之。

洪雅兵乱。是冬，洪雅镇汤国聘与团练花汉将，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之境无宁宇。

十一月□□朔。

李成栋请出师南雄，与金声桓合攻赣州。

督辅何腾蛟遣兵复安化、醴陵、益阳、湘乡、攸县。

初二日，马进忠、李赤心兵至长沙。

清大同镇姜瓖以大同内附。

二十六日，清吴三桂兵至保宁。

永国公曹志建驻永州。

十二月□□朔。

李成栋师次南雄。

清援长沙，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三年己丑春正月□□朔，驾在端州。

罢大学士朱天麟，召旧辅黄士俊，何吾驺入直。科臣金堡等疏劾陈邦傅，邦傅疏请“即：用堡为监军，以观臣十万铁骑！”十一日大学士朱天麟票拟有“金堡从来朕亦未悉”之语。十二日早朝，科臣丁时魁等率科道十六人进丹墀，挂冠而出。上不得已，赐谕帖于李元胤，收回原旨。天麟即日放还田里。金堡、丁时魁等仍旧供职。时，魁等又劾天麟：“结太监王坤求陈邦傅特荐，得以入阁。又令其长子为御史，掌河南道，次子为中书，弟

为行人。”得旨，一门尽黜。

十九日，清再陷南昌，金声桓败没。一作廿九日。南昌有汤副总守进贤门，献城，王得仁被执，死之。姜曰广自经。

二十一日，清再陷湘潭。督师定兴侯何腾蛟被获，不屈，死之。马进忠走靖州。 诸帅望风奔溃，却地数百里，省会震撼。老幼窜走，内外数十万，不复举烟火。

清陷衡州。

廿八日，大学士黄士俊、何吾驺，乞罢，许之。

严起恒、王化澄同入阁办事。 诏敕中书张立光，昆山张鲁传之子，陈邦傅致金珠，祈改敕中一字。因去秋驾过浔州，邦傅留守浔州，如瞿相例。中书写敕，遂以“世”字易“居”字，科道疏论，立光拟罪。

袁彭年求入相，不得，上疏云：“侻臣向者以三千铁骑西来，今日君臣安在。”上持其章示群臣，举朝大骇。时，肇庆有假山五虎图，为元胤以贾冒李也。元胤本姓孙，又姓贾。五虎者，为总宪袁彭年为虎头；丁时魁为虎尾；户科蒙正发为虎脚；兵科金堡，浙人，隆武初，为延平知府，疏激上杀冏卿尹文烨、施琥二人，人畏之，号为虎爪；副都刘湘客陕西布衣，来自瞿相，又为成栋同乡，号为虎皮。

二十八日，定随侯赵荣贵战没龙安柏峪口。

二月□□朔，张先璧率水陆兵数万攻辰州，不克。

初五日，清入抚州，次日破建昌。

初九日，乐安县杀姚大使。

二十五日，破蠡县。

陷长沙。

破嵊县。

晦日赖熊等延阳。

是月，清陷信丰，惠国公李成栋没于阵。正月，成栋逾巅攻赣州，适金声桓战不利，全师退去，成栋势单。清将高进库乘机拒战，成栋复不利，退至信丰。兵溃不可制，成栋亲为断后，乘马渡河，负铁甲。马不胜水，溺，成栋遂卒。时，中军杜永和代领其众，清兵复追败之。兵部侍郎张调鼎，监军道姚生文为乱兵所杀。

三月。

初七日，行在得督师何腾蛟，惠国公李成栋败报。 方中湘之报陷也，羽檄达行在，公卿震骇。会政事堂议所以代定兴侯者，佥曰：“惟留守公望尊德钜，足以节制诸将。议欲举大事，招讨湖南北，莫留守公宜。”奏上，上曰：“俞惟留守式耜，作朕柱石。朕悉其才，是必能为朕任阃外，释北顾忧者。”于是赐式耜彤弓铁钺，特遣郎官一员捧诏，诏式耜，从此沅、湘、水宝、鄂、岳上下三军之在行间者，皆得生杀予夺惟命。式耜辞不获，乃戒期誓众，建元帅旗鼓，申号令，亲出人行间。令且环师全永，跳荡捷击，刻日可献俘馘。

初八日，兵至湘潭。

夏四月初三日清再陷宝庆。

初五日太白入月。

初八日，犁虏伯孙守法败没于兴安。没于药箭寨。

十四日，故科臣沈迅自焚于莱阳。

二十六日，清破长山。

孙可望据云南，自疏求封秦王，不允，以安东封之，可望不受。可望遣龚彝之弟鼎献南金三千两，名马四匹，求封亲王名号。金堡以祖制无有，阻之。广西南宁府与滇之广南府接壤，龚彝来书有“不允即杀出”等语，陈邦傅大惧，即具疏为可望请封秦王，大学士严起恒以为不可，止封安东王，可望因拒命。未几，可望密遣人击起恒于邓州之滨，几殆。

五月□□朔，以兵部侍郎张同敞总督湖广军务。

授瞿昌文中书舍人。昌文，式耜孙也，自海至。

督师堵胤锡辞朝，旋病卒于浔州。胤锡将滇南过宜章，图入粤东，因割据者强触相凌，乃不果行。遂以偏师会曹志建于永明。孤军无援，遂为所制。兵将瓦解，胤锡单骑夜遁走。间道觐阙，至浔阳卒。

刘湘客曰：胤锡移瞿公书云：“上有密敕云：‘东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劫人舟，朕不复有中土之望。唯卿与瞿先生图之。’”瞿公得书大惊，知斯语非出上意。卤簿诸臣欲外镇与东诸侯衅，则从中可揽权，故诡为上敕，使胤锡闻于诸镇。上方跸东，鼓厉征讨，讵意内外生衅，书四年朝事始末致胤锡：“我辈不力视封疆，听人皋牢而启衅，非社稷之福也。”忠贞营勋国公高必正诸勋咸伟其议。

六月□□朔，左都御史袁彭年以忧去。

自五月乙亥雨，至于六月乙丑，大水，寒。

秋七月□□朔，遣内侍持敕奖南雄守将阎可义、杜永和。　副将杨大甫与李元胤不协，先烧营东下，南雄单弱。可义断指自誓，军心始固。

十四日杨展破遂宁，旋溃回嘉州。

永州再陷，兴宁侯何一青退守榕江，督辅瞿式耜檄一青出兵屯全州。

召廷臣集议于慈宁宫，发东饷万两。

八月□□朔，初八日以督辅瞿式耜生日，遣官赐金币。

十八日，姜璎败没于大同。

袁韬、武大定等诱杀杨展遂据嘉眉。明年春，葛佐明倚九溪之险，纠众与袁、武相拒，期年始定。

是秋，清帅尚可喜攻陷潮州。大学士郭之奇、礼科都给事中郭朝荐相传殉节。

冬十月，赠何腾蛟中湘王，李成栋宁夏王，金声桓南昌伯；设坛祭之。

大学士王化澄致仕，严起恒入直。　自黄士俊、何吾驺去位，有疏未拜，而先商票拟。落旨不符，则与化澄相仇。故化澄罢去，惟起恒耐之，故得独相。

十一月□□朔，德化王被获，遇害。郑芝鹏踞石榴城，清兵至，随遁去。刘中藻在福宁，势穷自缢，福建尽失。唯延、漳、汀、三郡界连江西，而延平所属，皆处万山中。清兵既去，德化王慈烨踞将军寨，先陷大田，继破龙溪，攻顺昌、将乐。十一月，清兵复陷之，王被获，兵部尚书罗茂生等降。

十六日，清入□□州，巡抚郑爱阵殁于燕子窝。　副将陈胜、彭昌、高胜、谈玉等战于白虎关，俱被获，死。

十一月。

十二日，兴宁侯何一青率粤兵数万攻永州。不克，退入山。

曹志建复永州。并复桂阳，擒清官李亨。

潮州守备郝尚文降清。

孙可望大掠贵州，杀富顺王平鼎。

是岁封李建捷安肃伯。建捷，北直真定人，成栋养子，从信丰归守广州。

四年春正月，驾在端州。

清陷南雄，屠之。阎可义力战而死，杜永和以余兵守清远峡。

初六日，清陷韶州。宝丰伯罗成耀预遁。

赐李元胤复姓为孙。上以成栋死难，晋元胤车骑将军，封南阳伯，元胤力辞。

诏固不许。乃勉受车骑印，而章疏多不改元衔。去冬清以精骑破南雄，韶镇罗成耀弃城走，元胤声其罪，与苍梧弃督师镇杨大用咸伏诛，人咸服其纪律，时督广州。杜永和退走海外，保琼州。

初七日，复以王化澄为大学士。

初九日，驾发端州。十三日，命李元胤留守。　上闻韶镇罗成耀遁去，遂戒舟西上。

驾至德庆。

二月□□朔，驾至梧州。戎政刘远生奏自请行，守清远峡，给事中金堡奏留驾，争之不得。适大学士瞿式耜疏至，言："粤东难得易失。且韶去肇数百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至，何乃朝闻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跸移德庆，向梧州矣。

下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詹事侍郎刘湘客诏狱。从御史程源奏也。大学士瞿式耜七疏救金堡等。时，上至梧州，百官请修行台。上欲以舟为家，有旨命陈邦傅统兵护驾，马吉翔护三宫舟先行。五虎失势，报仇者群起，独袁彭年以忧去得免。时魁等奉旨逮问于梧州，照厂卫，故事：榜掠招赂以数十万计，尽以充饷。拷讯时，惟堡大呼二祖列宗，余则乞哀殊甚。

十五日，清攻奉天。总督刘禄、监军御史毛养登战死，马进忠走靖州。

二十六日，清攻广州。

清陷惠州。惠州总兵黄应杰、道臣李士琏、知府林宗京等，以惠州降清，并执赵王由崧以献。

三月。

廿四日，清破永州铁柱关，次日破龙虎关。总兵向明高、姚得仁阵殁。永国公曹志建奔灌阳。

二十八日，朱敕发内阁，榜袁彭年、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等罪于朝堂，追赃遣戍，以昭法纪。

夏四月□□朔，再行考选。朱士焜考选第一补吏科给事中，以代丁时魁。补童云骧御史，潘骏观职方主事，云骧谢恩时，伏地不能起，殒于御舟。

初八日，清兵至黔阳。

二十日，王光恩驻巫夔间，行屯政。

清兵至郴州兴宁县。巡抚黄顺祖，总兵林国瑞战死，其众二千人被屠。

二十四日，兴国侯李赤心擒永州清官李茂祖、余世忠，送行在，诛之。茂祖，陕西布政，署巡抚事，世忠乃镇将也。

六月□□朔。

清人清远峡。　清远参将郦文化，东莞总兵张道瀛，参将张善，南雄副将覃养志等俱降。

秋七月□□朔，湖南巡抚□□□，总兵白文明，自郴桂出降于孔有德。

八月。

十五日，御舟泊击龙洲。在梧州之东。

自春至秋，王、严二相，随驾逍遥河上，有民谣云："汉宫秋也；昭阳愁也。"起恒字秋冶，化澄字昭阳；上与太后、三宫置酒楼船，箫鼓于梧州击龙洲之上下。起恒手书"水殿"二字，挂小牌于御舟前。上饮至中宵，不乐而罢，以清远峡及惠莞间有败报也。

九月，清破灌阳。知县李遇升被获，死。

曹志建奔恭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上不怡。严起恒疏请修省。

大学士瞿式耜遣其孙昌文人觐于梧州，授昌文翰林院简讨。

十一月。

驾幸藤县，陈邦傅自浔江迎驾。

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李元胤携重资入广州；城中人亦婴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清兵环围城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北门观音山扎云梯，遂入城。城中惊惶相蹂践，炮统相击，城门筑塞难开，百万人民，尽死于内。杜永和自清远败后，退还端州，尚有兵万人。知不能守，遂奔恩平、高、电以扼高、雷廉。上与太后，三宫移驾西上，至藤县，遂分为两。陈邦傅自浔州来迎驾，诸臣与之合者，皆往石江；不入者，则入容县沟，赴北流、陆州、高化境。兵多散败，肆行劫掠。户部尚书吴贞毓失一妾，刑部尚书毛毓祥，孑身遁，闻上往南宁，向交趾及二十四土州为援。相随有王化澄、严起恒、马吉翔、庞天寿等。陈邦傅尚据浔江为殿后，其兵尚万余。

初三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卫国公胡一青撤守榕江兵。

初四日，孔有德犯兴安。四日，有德兵至兴安，次日辰刻，大举入岩关。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宁远伯王永祚、俱以分饷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杨国栋、宁武伯马养麟，方驰出小路军榕江，兵未战而自溃。发使趣印选，印选已出城。城中大乱，沿道驱掠。式耜令戢之不得，城中溃兵各鸟兽散。一青、永祚从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适总督张同敞自灵州回，过东江，不入泗水；过江，入桂林，愿与式耜同殉国。

初六日，孔有德破桂林。刘湘客作初五日，用历异也。

清江王及其世子、长史李□□，被获不屈，死。

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张同敞被执。不屈，羁于别室。

大学士王化澄、户部尚书董天阅、广西布政朱□俱降于清。

桂林、平乐、全州、□□、东安、永宁、临桂、灵川、兴安、义宁、昭平、灌阳、永福、恭城、阳朔、荔浦、修仁、富川等十七州县俱陷。

闰十一月。

十七日，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兵部尚书张同敞死之。刘厢客曰："瞿公执去，见有德，

公云：‘事已至此，一死足矣，夫复何言?’有德雅重公，安于别所，防卫严而不失礼焉。公赋诗与张公赓和，逻卒得公与胡一青书，知公死心社稷，而志未灰也、十七日辰刻，请公出，公笑谓张公曰：‘我二人多活了四十日，今日事毕矣!’张公亦谓曰：‘今日得死所矣!’遂南面被害。十六日之夕、十七日之辰，雷霆冬发，远近皆曰：‘征在公也。’瞿公绝命诗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时给事中金堡已为僧，上书有德，请葬二公，遂瘞北门园。”

十二月。

驾幸南宁，入土州。朱天麟、严起恒、王化澄、马吉翔、庞天寿等俱从行。

擢兵科给事中张起为副都御史，巡抚南宁。

南阳伯孙元胤被获于钦州，赴广州。五日之内，两广连陷，驾离梧州，为陈邦傅所劫，百官星散。元胤身率散卒护跸，憩南宁。身至南海，檄旧旅。至钦州，为士兵王胜常所劫，械送广州。见有德，不屈膝。有德不遽杀，留之以招杜永和。

是冬，高、李二将率众数千渡沪，自黎州出掠嘉眉。

五年辛卯春正月，□□朔，驾在南宁，寻幸安隆州。

二月十五日，清陷梧州及苍梧、藤县。

二十五日，清陷柳州及象平、马平。

三月。

端州、罗定州降于清。

清陷高州。高州提督李明忠兵溃岭□，清兵追至电白县，明忠预遁，请遂陷高州。道臣郭光祖、吴人龙、知县文振义、副将王邦友等俱降清。

新泰伯镇守潮州总兵郝尚文、潮州道沈时、知府王朝鼎俱降于清。尚文寻内附。

夏五月，秦王孙可望遣将贺九仪、总兵常荣将兵至南宁护驾，并请移跸云南。上亟召随从诸臣议之。时，阁臣吴贞毓、御史王光廷、徐极等劝驾幸钦州，依李元胤。阁臣朱天麟力请幸滇，言：“元胤屡败之余，众不满千，栖依海滨，其不足恃，明矣。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吴贞毓，魏光廷等坚执不可，遂寝其议。

秋八月，庆国公陈邦傅与其子文水伯陈曾禹遣将至梧州，降于孔有德。

浔州总兵李时、方有声、副总兵邓景、监军道杨兆文，浔州知府何允中，俱降于清。

陈邦傅杀宣国公焦琏。琏与邦傅有儿女戚，邦傅说降，不屈，遂为所诱杀。又宁端伯茅守宪为邦傅所胁，缴印降。守宪寻悔恨，遂卒。

冬十月，抚南王刘文秀率兵五万攻保宁，不克。文秀自滇入蜀，与袁韬、武大定等相拒数月。

十四日，靖南侯于大海率兵于荆州，降于清。大海初据夔州之巫阳，为孙可望所败，故降。

定川侯李占春被执。占春伪降，即为僧遁去，寻复被执。

是岁，永州诸生邓光远，不屈，死之。

孙可望杀大学士杨畏知。畏知故沧衡道也，永历改元，擢部院。是年，入觐安隆，晋大学士；还滇，可望忌而杀之。

卷　下

六日壬辰正月□□朔，驾在安隆州。

二月二十五日，吴三桂破嘉定州，总兵白文选预遁。

清耿继茂兵入钦州，开国公赵印选预遁。

杜永和守琼州，降清。

三月初八日，湖北昼晦，大风扬沙，至持烛而行。

官车复沅州，又复平遂卫、蓝田县。

清破佛图关，遂陷重庆。

夏四月二十日，清入叙州，总兵王俊臣、白文选退守永宁。

故四川提学任佩弦降于吴三桂。

十一日，德州雨雹，大者如瓜，杀三人，沈漕舟一。

十三日，清杀南阳伯孙元胤、安肃伯李建捷。元胤闻杜永和之降，恸哭三日夜，清遂杀之，投尸江中。时，前锋将周彩、安肃伯李建捷亦成栋养子，与元胤义兄弟也。建捷尝从杜永和先登广州，败走苍梧，与元胤同护跸，亦随海内。钦州作难，已登舟出海。闻元胤被执，遂愿与同死。

十八日，官军复靖州，擒斩清总兵杨国勋。

廿一日，孙可望自靖州率众攻湖南，清帅沈永忠遣张国柱御战，可望击败之。

六月荆江侯张先璧朝行在，封沅国公。

晋马进忠鄂国公。

吴三桂破石泉县，巡抚詹天颜、及曹淇等俱被获。天颜，福建人。

秋七月庚午朔，复宝庆。

初四月，安西王李定国、平东王孙可望、复桂林；孔有德、陈邦傅、曾盛、祖秘希、孔承先、孙龙、孙延世、董英、袁道先等伏诛。可望自行在出宝沅，定国帅偏师轻骑扼有德于桂林，旬日下数十城。有德自刎。已获其幼子置军中；至十三年己亥春，杀之。

十一日庚辰，黄雾四塞。

复永州。擒斩清纪国相、邓胤昌、姚杰等数十人。

八月十六日，复夷陵。

十八日，建极殿大学士朱天麟卒于广南府，予祭葬，荫一子中书舍人，谥文靖。

孙可望败清于靖州。可望驻长沙善安县。

博兴侯张月降于清。

九月，清再陷梧州。

杜永和、张月执、提督李明忠降于清。

诏授文日章为攸县知县。

吴三桂兵至龙安边堡。

冬十月，抚南王刘文秀攻保宁，不克。文秀自绵州出攻保守，十日，吴三桂至，文秀撤围退。

十一月十三日，官军复衡州，擒清辰州总兵徐勇及刘升祚等。

十九日，清兵至湘潭，马进忠退守宝庆。

二十三日，清再陷衡州。总兵马□败死。

十二月初五日，清陷藤县，总兵罗超战殁，再陷贺县。

二十九日，清兵入平乐县，守将彭俊阵殁。

是岁，封莫宗文安仁伯。

七年癸已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州。

二月，李定国、马进忠兵入永州。

二十八日，永州陷，李定国走龙虎关。

孙可望驻靖州，总兵冯壮力驻奉天。

清帅耿继茂破廉州，道臣河道光被执，死。道光，江西庚午举人，初任云南太和知县。

三月，武陵侯杨国栋、安仁伯莫宗文，攻常德，不克。

十七日，孙可望御清兵于周家堡，败回宝庆。

安西王李定国败于肇庆，退驻柳州。

夏四月，郝尚文复以潮州内附，斩清知府薛信辰。

五月，封杨时清征定侯。

六月初四日，潮阳再陷。

闰月初九日，安西王李定国出师广州，攻肇庆。

二十六日，总兵周金汤攻复遂溪，降其守将陈琪。

秋七月，李定国复化州、吴川，信宜、石城。定国以施尚义守化州。

初九日，李定国离肇庆。

十三日，李定国遣兵入贺县、乐平。

二十一日，李定国率兵二万攻围广西贼，不克。定国围七昼夜，清兵自奉天至，定国解围。

总兵王之邦、卜宁、张盖阵没于阳朔。

叛将赵文贵执四川道孙胤乾至保宁，献于清。

孙可望驻奉天。

李定国兵擒斩清广西巡抚王荃可。

八月初五日，石城遂溪陷。

化州陷。

九月十四日，潮州再陷，新太侯郝尚文父子投井死，潮州道李兆京被获，死。以王立功内应也。尚文一作尚久，以功历升总兵，守潮州，清至以城降附。戊岁，李成栋内附，尚文复正朔，诏以为将军，仍驻潮州。李败，复降清，为潮州总兵，寻加衔管水师，中疑不肯越省城。癸已，复奉正朔，自称复明将军，挟诸乡绅入城，尽反清所署官属，愿从者仍与原衔，不愿者拘留之，唯教官以下听。下各邑，追印，多挟印去，空城以待。惟龙溪知县焦某举城归之。至是清以重兵压之，尚文父子投井死。

冬十月，清帅尚可喜陷吴川县。陈彝典、陈其策被杀。

十一月二十日，清督祖泽远援郧阳。

十二月十三日，清破郴州桂东县黄蜡潭。巡抚朱俊臣陷阵死，总兵罗念等降。

是岁，官军擒斩清广西右江道参议金汉蒽，乐平知府尹明廷。广西副将温如珍降清。

八月甲午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府，以吴贞毓为大学士。

孙可望驻靖州。

二月，安西王李定国帅兵入高州，张月来归。

夏四月初十日，李定国兵至雷廉，遣将攻复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县。

六月李定国遣将攻梧州，不克。

官军擒斩清湖广湖北道右参议刘鼎祚、辰州知府王仕玘。

秋七月，遣内臣至厦门岛，册封朱成功为延平王。

二十六日，平远再陷。

冬十月初三日，官军攻围广州。

十一月，诏改安隆州为府，改都康、万承、安平、龙安诸州为府。

十二月□□朔，延平王克复漳州。

初六日，李定国攻新会县。

十四日，清援广州，官军解围。

十六日，李定国攻肇庆，不克，还广西。

南宁巡抚张起致仕。起与孙可望标将贺九仪不和，故也。

是岁，予大学士吴贞毓自尽，杀张镳十余人。诏曰："朕以藐躬，缵兹危绪。上承祖宗，下临臣庶，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迁不定，兹冬濑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虏迫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叠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自便，任事竟无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昆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乃有罪臣吴贞毓、张镳、张福禄、全为国、徐极、郑光元、蔡宿、赵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杨钟、任斗枢、朱东旦、李颀、蒋乾昌、朱议昶、李元开、胡士端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贻祸封疆。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朝廷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张镳，张福禄等同谋不法，蒙蔽朝廷，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以频年患难，扈从无几，故驭下之法，时从宽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劾责。此后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涤，廉法共守，以待升平。"

附孙可望奏："为行在诸奸，矫赖盗宝，擅行爵赏，大为骇异。随奉皇上赐书。将诸奸正法，仰见乾纲独揽，离炤无私。首恶吴贞毓、张镳、张福禄也；也从者徐极、蔡宿等也。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国法矣。盖李颀，臣弟也，剿虏失律，法自难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而敢盗宝行封，是臣议罚诸奸，反以为应赏矣。且臣所部诸将士，比年来艰难百战，应赏应罚，惟臣得以专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杨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晋中枢旋晋内阁之故。原疏具在，可复阅也，因忆两粤并陷时，驾跸南陵，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虏首弯弓于外，大势岌岌，卒令貔喙潜迹，曼然无恙，不谓非贺九仪等遵王朝令，星驰入卫之力也。又忆濑湍移跸时，危同累卵，诸奸恶力阻幸黔，坚请随元胤败死。使果幸防城，则误主之罪，寸磔遂足赎乎？兹跸安隆三年矣，才获宁

宇，又起风波，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圣躬乎？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难于进攻退守者也。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即秦王之宠命，初意岂能觊此哉？故杨畏知之赍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唯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前南宁知府顾祖奎卒。祖奎，吴江人，祝发为僧，卒于肇庆之白云寺。

九年乙未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府。

二月孙可望驻贵州，以部将朱养思守南陵。

安西王李定国自宾州入南宁。

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三月二十九日昭平陷。属平乐倪志伦、欧光大、袁启秘、徐麟俱降清。

夏四月二十六日，李定国兵败于新会。标将王成、张士禄、岭西道陆士瑞、□道李升、东安知县罗大经俱降清。

五月二十三日，刘文秀、马进忠与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

冬十月，蜀镇胥登荣降于吴三桂。一作胥发荣，明年正月降。

十年丙申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府。

夏四月，安西王李定国，迎驾入云南。定国兵至□州，诡为清兵战败，孙可望部将关有才之兵遂奉诏入安隆州，执可望家属以去。

六月，浔南、恩恭俱降清。

秋七月，义守伯龙鞶驻柳州。鞶与李定国为应援，旋被获，死。

十八日，延平王攻福州。

九月十九日，清人辰州。

冬十月，夔州巡抚邓希明、总兵张元凯降于吴三桂。希明自献贼乱后，与元凯同屯垦开县，入觐安隆，授官。

十一年丁酉春正月□□朔，驾驻滇都。

进李定国为晋王。

秋九月，秦王孙可望谋叛，移师犯滇，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奉命讨之。师次曲靖府，十九日战于交水，可望奔溃。

廿一日，叛藩孙可望遣贼将张胜间道袭滇，中书科中书舍人朱斗垣遇贼不屈，死之。先是，可望谋逆，其部将白文选将所属来归。上嘉之，封文选为巩昌王，遣尚宝司杨桢乾、中书朱斗垣，赍敕往曲靖军，中途遇贼兵，遂为所害。

二十二日，晋王李定国班师援滇，击张胜于浑水塘，擒之，斩于市。

保国公王尚礼卒于滇中。

以马吉翔为大学士，李国泰为司礼监。

进抚南王刘文秀为蜀王。是年文秀遣总兵王俊臣、姚之贞等统兵三万人攻保宁，为吴三桂所败。俊臣、之贞俱死，丧卒千余。

万翱、彭万夫、李春秀望等降于清。翱原任兵部尚书，万夫为某官，春秀举人，降于

清偏，沅巡抚袁廓宇。

冬十一月十五日，孙可望降于清，可望为定国所败，率家卒数千人诣保庆降于清，清封可望为义王，后随出猎，被射死。初，可望部将桑某者降归定国，故可望穷蹙奔降。桑某后为清兵获械至北京，入见。桑慷慨自若，竟释之。

十二月，清兵攻云贵。泗城州土官岑继禄降清为响导，引清兵从间道直抵安隆。时，晋王李定国守盘江。闻报，自统精兵三万人倍道趋战，我师败绩。

十二年戊戌春正月□□朔，驾在滇都。

二月，原任总兵邓凯朝行在。凯，江西吉安人，初同杨廷麟、刘同升、万元吉、龚棻等奉隆武正朔，起兵江西；其父某死国事。

夏四月，官军克横州。

秋八月十七日，延平王克复台州。

授邓凯为随扈总兵，守大明门。是年冬十月初七日，上遣内臣李崇贵召凯入朝。上曰："尔忠义老成，可即随护东宫。"赐银一百两，赐银鼎杯一只。

冬十二月十五日，驾离滇都，传幸永昌。

新津侯谭宏、仁寿侯谭毅、总兵谭宪、谭大图俱降于清。文臣方峙等同降。

巩昌王白文选以兵二万人守贵州、七星关，败于清。

曲靖知府盖世禄降于清。世禄，贵州毕节卫选贡生也。

十三年己亥春正月□□朔初三日，清兵入滇都。提督总兵刘之扶、许大元、总兵王宗臣、王有德，副将朱文彩、朱文盛、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少卿管云南分巡洱海道黄复生等俱降于清。复生仍管洱海道，心箴署临沅道。

初四日，驾幸永昌。吴兵已入贵州。上在云南，仓卒闻报，群臣束手无措。太仆寺正卿辜延泰请驾即日幸蜀，开荒屯练以图便利。上意未决，晋府中书金公祉极言入蜀不利。时文武臣僚滇人居多，皆思保妻子，弗欲迁，劝上寝之。吴兵分道前进，一从火洪、龙元、安龙人。一自率诸将从乌蒙人。上闻警，卒起行，先至永昌。沅江知府那焘起兵战败，登楼自焚。父子夫妇，阖门皆殉义死。泰安伯窦民望力战不克，死之。时，晋王兵驻磨盘嘴，先遣大定营泰安伯窦民望领步兵三百人前行，与吴兵遇，民望誓将士为殊死战。自持双刀，杀吴骑将数十员，骑步兵三十余人，益畏缩欲退。是夜民望复谋乘胜捷击，吴军将行，为小子所泄，吴知之，别遁，得免。明日民望复殊战死，三百人且尽，尚存一小子奔吴营降吴。询知民望，令枪炮齐发。民望受数百枪弹，从胁穿透，战如故。持刀溃围走，寻上所在。行三十里，血涌，仆地死。吴遂整兵前进。

晋王李定国退入交趾。

闰月十八日，驾幸腾越州，二十日遂行，以靳统武为护驾总兵。其兵即孙可望之众也。廿一日，统武窜去。

二十八日，驾入缅关，缅人来迎。

二十九日，驾留蛮莫，次日遂行。初，上在永昌，大学士马吉翔、编修贵州涂敷功、吏部左侍郎四川邓士廉、大理寺正卿齐环、沐国公天波、左卫将军四川徐凤翔等二百余员，及家口二十余人，不俟大军齐发，先入缅界。

是月，雅州伯高承恩及诸土司据兵守境。

二月□□朔，文武诸臣自腾越齐奔缅境。

初四日，马吉翔、李国秦弃太后、东宫，先奔井梗。

初五日，巩昌王白文选遣兵至啰哇城迎驾，不值而去。

礼部侍郎潘琪卒。

十七日，清兵入永昌腾越州。

十八日，驾幸井梗。是晚文武诸臣会于御舟前，议遣总兵邓凯，行人司任国玺使缅，马吉翔止之。吉翔恐二臣先行，言其过也。

二十八日，遣马雄飞、邬昌琦使缅。缅王请大臣过河相议，乃遣二臣，惟通事传说，皆神宗时事，所去敕书，彼出神宗敕相对，分寸不符，疑以为伪；出沐国公印相对，乃信。缅因神宗二十二年因乱来滇请救，本朝不允，遂绝贡。

三月，通政司朱蕴金、总兵姜承德自缢死。总兵潘世荣降于缅。沐国公天波、绥宁伯蒲缨、晋王总兵王启隆等集于大树下。天波曰："缅酋待我日疏，可就此处走护勒撤，孟艮等处为善。"吉翔与李定国有约，力阻之。十七日，陆行者到啰哇对河，离城五六里而营，缅酋疑我图其国，发兵围之，有被伤者，余各星散。晋王总兵潘世荣即降于缅，政通朱蕴金、吉翔中军姜承德各缢死。

夏四月，马吉翔举锦衣卫丁调鼎、考功司杨生芳使缅国。

二十六日，大理寺卿徐环卒。

安隆所总兵周文龙降于清。文龙自田州遣弁赴肇庆纳降。

光禄寺少卿卢桂生降于吴三桂，授大理府知府。时晋王遣应奇说桂生归正，应奇被执，送吴三桂，杀之。

五月初四日，缅王遣官以龙舟迎驾。

初五日，驾离井梗。

初八日，缅王羁驾于孟坑城外。地名"者梗"，缅王接驾，见中国男女财帛，心利之。欲图害上，遂谋奉驾安置孟坑城外，四面皆海，人不得通。初七日，驾至啰哇城对河结营，初八日进者梗，即前陆行者所札地也。构草房十大间，上居依然以竹为城，每日百余兵守护。

初九日缅人进贡，上优赐之。相传缅妇每日贸易如市，诸大臣皆短衣跣足，混入缅妇贸易，据地杂坐笑谈。缅官乃曰："天朝大臣，如此规矩，安得不亡?"

行人司任国玺请设厂卫。

十六日，仪制司□□朱冲卒。朱冲系江西宗室。

以使缅功，杨生芳文选司郎中，加丁调鼎五级，又敕缅隘官截止追驾官军。马吉翔与缅隘官敕一道，内云："朕已航闽，都有一切官兵，都与截杀。"

六月，安德侯狄三品执冯双礼献于清，授抒城侯。三品云南建昌总兵，双礼已封郡王。

二十一日，安南臣武公姿降于清。武公姿官宗国公，遣人至云南献降表。

二十二日，延平王舟师克镇江，围南京，旋退入海，总兵甘辉等死之。

高承恩为弟承裔所杀。部将争立，自相攻击。

清陷马湖叙州，□□伯提督总兵陈希贤等降。

郧中郝永忠等固守。

秋七月，清陷成都，总兵赵友鄢等降。御史庞之泳、主事贺奇俱缴印降。

清遣川南道高毓苔招降原任四川巡抚万任。

八月，滇国公沐天波使缅甸，入其城。缅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蛮来贡，欲张大声势。天波至彼，令跣足，以缅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而泣告于众曰："我故屈者为保全皇上计耳。"礼部杨在，行人任国玺，各疏劾天波屈节于缅夸。疏留中，上不豫。以患足故。

九月，缅人进稻谷。缅进稻谷给各官窟迫者。吉翔据为己物，私其所爱者。邓凯不平，干朝内大骂之。时有吴承爵者，乃吉翔之旗鼓，猝仆凯于地，损一足。

光泽王严铁、大学士郭之奇、总兵杨祥被获，不屈，死之，时云南既陷，之奇等避人交趾。交夸惧，缚送广西被害。之奇绝命诗云："十载艰虞为主恩，居夸避世两堪论。一声平地氛尘满，几叠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西风洒泪痕。""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着几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归望帝久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照简编。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祥，蜀人，不识字，以忠义自许，临艰神色不变。望西叩首谢恩，危坐就刑。观者无不流涕。

命造历日。从邓凯请也。

冬十月，郝承裔以嘉定印眉等州叛降于吴三桂，未几，承裔反正，至辛丑年被获，死。

蜀镇宁侯王友进遣官降于吴三桂。

安南都统使莫敬耀入贡于清。

是冬，嘉靖州陷。

十四年庚子春正月。驾在孟坑城外。

德阳王至浚降于清。至浚初奔交趾，与太监王应遴同匿高平境内。自安南莫敬耀入贡于清后，势益孤危，故至浚亦降。

三月初一日，颖国公杨武叛降于吴三桂。三桂令杨武招降贵州布政司朱企炅、武靖侯王国玺、兵部侍郎尹三聘、编修刘茝、尚宝司杨侦乾、知府范春鳌等六人，六人遂缴印降，赴北。

大学士方端士降于清。

礼部司务王应伟卒。

秋七月，缅人邀滇国公沐天波再入其城，不允。缅使曰："此番可冠带而去。"天波终不允。

八月，郝承裔以雅州内附。

九月，晋王李定国出孟艮，与白文选入缅关，次日同具疏请迎驾，不果。定国迎驾疏内言："前后三十余章，不知曾到，今与缅王相约，何地交递？"而诸臣在内，只图安乐，全不关节出险。缅官求敕一道去了。外俟久无消息，乃拔营而去。

以湖广道御史邬昌琦改升河道掌六科。从马吉翔所荐也。

授乌撒知府王祖望礼部主客司。祖望，晋王藩前人，能医。中宫有疾，用其药而愈。

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疏陈时事。居诏疏为停止不急之务，仰祈修省等事，内侵吉翔、及各员自谋自卫等语，盖指行人任国玺欲转江西道而言也。吉翔怒，奉旨该衙门知道，旨方下，而国玺回道及各升转旨旋下矣。居诏不平，即劾国玺，国玺亦劾居诏。一日，上召面质不果，惟吉翔、国泰传旨云："邓某当学好，免杖！"碎国宝以给各员。吉翔奏外有大臣

三日不举火者。上不信。次日吉翔、国泰复合奏。上怒，掷皇帝之宝，命掌库大监李国用碎之。国用叩头，辞不敢。又次日吉翔、国泰碎之，以散给各员。上怒曰："你们要收门生，特把朕作人情耳！"

十五年辛丑春正月，驾在孟坑城外。

二月，吴三桂破为乃麻衣。龙吉兆、吉佐等俱被获。

咸阳侯祁三升降于吴三桂。三升与定国不和，独走户腊，三桂遣官招之，遂率兵七十余人涉远而降。孟津伯魏勇、总兵刘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俱降。勇旋病殁。

巩昌王白文选赍奏迎驾。廿八日白文选遣缅民赍奏，至云："不敢速进者，恐为所害，必令彼送出为上策。"玺书答之曰："不五六日，离本处止有六七十里，已搭浮桥来矣。"数日后，缅兵断浮桥而去。吉翔、国泰挟驾自重，不思出险。或欲暗相纠结拥东宫，因杀吉翔、国泰，夺路而出。即为吉翔、国泰所觉，密奏其结盟投缅，旨命锦衣卫搜获为首者，杀之。

夏四月，郝承裔被获，死。

御前总兵马宝降于吴三桂。

五月朔，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入宫讲书，赐之坐。江西道御史任国玺奏为时事三不可，解谓："上年本请开讲，期年不行。今势如累卵，不思出险，尚然如此，讲书必须科道侍班，议军务则有沐勋臣，王皇亲等，岂翔、泰之独君也！"言词切直，次日旨下："着任国玺献出险策。"国玺奏："能主人缅者，必能主乎出缅。今日事势至此，前卸肩于建言之人乎？"时王祖望。邓居诏各疏劾翔、泰，有内官曰："尔上千本万本亦何用？"其擅权若此。礼部杨在讲书，赐之坐。典玺李崇贵以为非礼。次日亦赐崇贵坐。崇贵辞曰："今虽乱世，礼不可废。"每讲，崇贵出外，一日东宫问杨在曰："哀公何名？"在不能对。

初五日，瑞昌王薨于缅甸州。

二十二日，缅酋莽猛白弑其兄。先是御前总兵马宝降于吴三桂，即使为间至缅王，备言吴三桂所以遣之故，且曰："苟能送帝出，则富贵可立至也。"缅酋于是令宝至孟坑，居上左右。上以宝为旧臣，弗之疑也。缅酋既受三桂命，搜决计出献，其亲兄知之，谓曰："不可，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为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后图，"缅酋即缚其兄，弑之。

六月十八日，缅酋伪请盟，马吉翔、李国泰等从之。缅使来云："我王初立，怕你们立心不好，请去吃咒水。等你众人走动，好去作生意，不然日用亦难。"云。

十九日，缅酋杀我文武官僚三十余人。吉翔、国泰听信缅酋之谋，不论大小官员俱携去与缅酋盟。已刻缅酋以兵三千围所扎处，乃曰："尔等大汉，可出吃咒水，一个不出来，即乱枪杀死！"诸臣良久乃出，出俱被执而死。松滋王已下马吉祥、马雄飞、蒲缨、邓士廉、邓居诏、杨在、邬昌琦、任国玺、王祖望、裴廷谟、杨生芳、学录潘璜、郭璘、典簿齐应选、总兵王自金、安朝位、陈谦、龚勋、吴承爵、张宗位、锦衣卫大堂任子信、张拱极、刘相来、宗宰刘广银、宋国柱、丁调鼎、司礼监李国泰、秉笔李茂芳、杨宗华、李崇贵，又周某、卢某、曹某、沈某俱失名。

驾幸黔国公沐天波署，缅僧进食。

黔国公沐天波、靖来将军魏豹、总兵王启隆等，俱遇害。上与中宫将自缢，邓凯劝之

曰："太后年老，将谁为依?"上乃止。缅兵入宫，搜取财币，贵人宫女，及各官妻孥自缢者甚众。上与太后等二十五人俱聚于一小房，经险二时。忽通事引守护缅官至，乃喝曰："不可害皇上与沐国公!"彼时尸横遍地，缅官请上移出。沐国公房内大小二百四十余人，恰住一楼，母子啼哭，声闻里外。阅三日幸有缅僧私进饭食，且悲哀不已，乃知早去各臣，悉被杀。时有沐天波、王升、魏豹、王启隆各伤缅兵数人而死。有皇亲家小子名来安，年甫十三，兵擒之，乃曰："有银与你!"抵腰，假作取银，乃拔小刀刺伤缅兵而死。

吉王自缢薨。吉王同妃入宫自缢。皇亲标下总兵兵文相、黄华宇、熊惟宝、马某、秦某、锦衣卫赵明鉴、王大维、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郑文远、李既白、凌云、尹袭、朱议添、千户吴某、百户严某、内官陈德远、刘、杨二贵人、松滋王妃、皇亲任国玺、姜承德、妻杨氏俱于十九日自缢死。又起陆诸人，先后遇害者：通政朱蕴金、姜承德、潘世荣、向鼎忠、范存礼、温如珍、副总兵高陛、李胜、武岗用、岷王马九功、王皇亲、标下刘典隆、戴某、张某、陶某、内府刘九皋、刘衡、汪国泰、段能忠、谢安祚。

施氏曰：缅酋既弑其兄，遂以次弑上左右从官，缅酋将天波至城上，木板锯解，以示城外。上遣人登城遥谕曰：事已不可为矣！从朕文武各官，各已见害，城上所锯解者，即沐上公也。朕亦万无生理。可致谢晋王，各自为计，否则城外当有变矣。王及诸将士皆下马罗拜，大呼痛哭，声振天地。上遥闻亦哭。次日晋王愤恨悲号，遂大剿孟坑城外，鸡犬不留而去。自是人心无主，兵多散去。

秋七月，缅人贡物。　廿一日，缅人乃修原所，请众人安住，贡米、铜器等物。廿五日又进献铺盖银布等物，甚厚。乃曰："我王子实无他意，因尔各营在外，杀害地方，遂恨人骨，乃众民所为也。"

上不豫。

冬十一月初八日，吴三桂兵至木邦。　白文选遣副将冯国恩至木邦，侦之，中伏被获，国恩遂降于三桂，为响道。

十八日，上召总兵邓凯入宫。　是日午刻召凯入宫，谕曰："太后病矣，而贼言又急，为之奈何？白文选朕欲封他为亲王，马宝欲封他为郡王。"

吴三桂兵至锡波，白文选奔茶山。二十日，三桂发兵追文选于茶山。二十四日，吴三桂入缅境。初，三桂在腾越、宋腮，两遣人通缅酋，使送驾出降，否则加兵，缅酋益决计谋逆。

十二月□□朔，吴三桂兵驻旧晚坡。　旧晚坡在缅城之东。是日，缅相锡真持贝叶缅文降于三桂，其文有："愿送驾出城，但祈来兵退扎锡坡，"犹虑三桂之袭其城也。

初三日，缅酋内叛，挟上及皇太后、皇太、皇太子、公主。如旧晚坡。缅酋杀华亭侯王维恭。　是日未刻，二三缅官来见曰："此地不便，请移别所。你们兵将近我城，我处发兵，必由此过，恐为惊动。"言未毕，数蛮子将上连杌子抬去。太后等悲声震天，行至二百步，乃有轿三乘至。太后等上轿，大小男女毫未收带。步行约五里，渡河到岸，暗黑不识何地。二更到营，始知为吴三桂营矣。初四日，归老营，初五日晓邓凯匐匍上帐前曰："今日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上曰："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吴某、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初六日，拔老营，复转哑哇，欲攻缅城，未遂。初九日，长发还滇，一路大小俱与马匹，进御膳，用金碗，不用银碗。上与东宫俱进鲜服铺盖，内官宫女各官妻妾，均与衣被。

吴三桂以车驾还南。　施氏曰：吴三桂兵亦出境，将入缅，路遇巩昌王白文选。是时文选兵尚强，因山路穷僻，斥堠不通，猝遇无计，不敢战，遂降。自是三桂无所忌惮矣。缅恐，遂令马宝诱上曰："晋王兵去此未远，臣欲间道奉驾奔其军。"上从之，缅使人从上所至，则吴军矣。

十六年壬寅春正月十三日，驾还滇都。　三桂日进膳服等物俱倍前。

夏四月，太皇太后王氏不食，崩。　三桂令人奉上居滇故都督府，严兵防守。八旗兵皆集。上屡欲见三桂，三桂不肯见。皇太后不食，□日遂崩。

原任户部尚书龚彝死之。　彝，永州人，天启乙丑进士也。具酒殽进谒上所，守者不许。彝厉声曰："此吾君也！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守者往启三桂，三桂许之，彝遂入堂上，设宴，请上出。朝礼毕，进酒。上稍谢，痛哭不能饮。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劝上饮，上勉饮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触地而死。上抚之恸，几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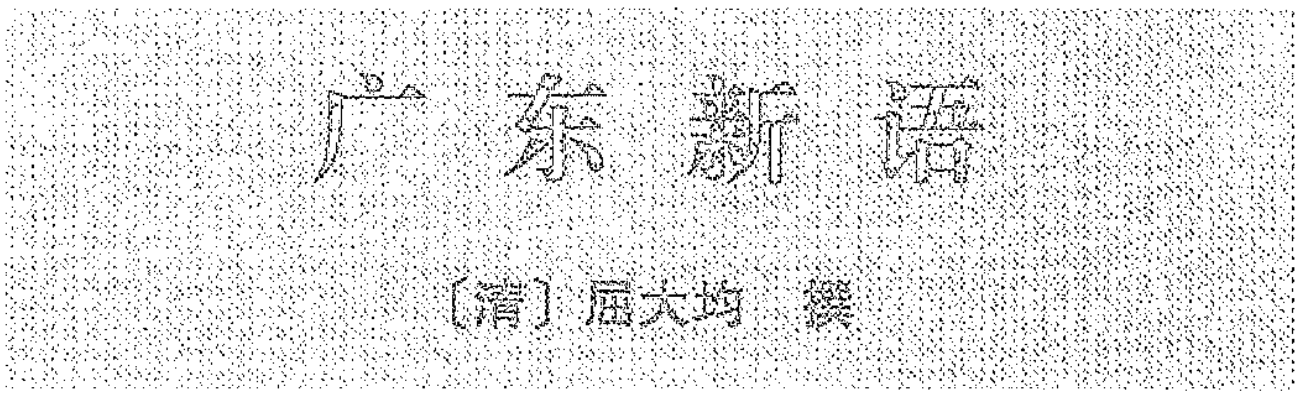
上崩。皇太子遇害。　施氏曰：从官扶上进，八旗诸将士皆望而呼"万岁，"曰："此真主也！我等虽有主，今知其安在，不如奉此以成不世之功！"事将成，满汉诸大臣皆割辫而起，为下所泄。三桂知之，大惊，即令辇上及皇太子出，以弓弦蛟于市。时，太子年十二，临难大骂曰："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是日天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上既遇害，三桂使人炙尸扬灰，传赐诸将。前所谋奉上八旗诸将，共二千余人，皆杀之，令没其妻子。　杂录曰：吴三桂标将有商于吴者，问以旧晚坡之事。据云：十二月初二日，三桂至旧晚坡，檄缅送驾，缅亦遣人相闻。薄暮缅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营，营中讹言驾崩。及三鼓欢言驾至矣，随众出迎，见二艘渡江来，一为上及太后中宫、东宫、公主，一为遇害诸臣家属。有缅相及蛮兵二百余人俱至。三桂送上及宫眷于公所。上南面坐达旦，三桂标下各官相继入见，或拜或叩首而退，少倾三桂进见，初甚倨傲，见上长揖，上问为谁，三桂嗫不敢对，再问之，遂伏地不能起，及问之数至，始称名应诏。上切责良久，三桂缄口伏地若死人。上卒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还见十二陵死，尔能任之乎？"对曰："臣能任之。"上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挟之出，则色如死灰，汗浃背，自后不复敢见。

吴三桂以总兵邓凯隶满洲镶黄旗，不受，为僧去。

秋七月吴三桂遣藩下虾护送皇后公主至北京，奉旨命礼部养赡于别室，仍拨宫女二人奉侍。

是月二十九日，晋王李定国薨于景线。　定国薨后，以世子嗣典托靳统武，统武奉嗣典为晋王。有马斯良者，定国之表弟，心忌统武，遂劝嗣典降于三桂。

【附记】壬寅随驾回滇诸人：吴师相炳一子一女同妾，子名宏猷，南京人；邬昌琦一子三岁，魏豹一子宗皋，南京人；姜承德三子，北京人；丁调鼎二子，赵明鉴一子一仆；黎应祥千户，广东人；王祖望小子新儿，邓居诏家丁邓玉，前府都督康晋生一子；总兵邓凯东昌李君调云："缅酋送驾旧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而龙驭宾天，皇太子遇害，则辛丑三月十八日也。"君调时在三桂营中目击者。此云壬寅，未知何据。



自 序

《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屈子曰："予尝游于西方，阅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已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或曰："子所言止于父母之邦，不过一乡一国，其语为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无穷见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广厚见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广大与不测见矣。夫无穷不在无穷，而在昭昭。广厚不在广厚，而在一撮土。广大不在广大，而在一卷石。不测不在不测，而在一勺。故曰：语小，天不莫能破焉。夫道无小大，大而天下，小而一乡一国，有不语，语则无小不大。然而何以"新"为名也。曰：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书成，自《天语》至于《怪语》，凡为二十八卷，中间未尽雅驯，则嗜奇尚异之失，予之过也。番禺屈大均翁山撰。

卷一 天语

日

罗浮称朱明之王，日之初出，山上辄先见之，有见日台焉。俯临三千余仞，所处高，故所见早。人见之于旦于昼，予则尝见之于中夜，求之于未出之前，得之于将出之际。为之恭敬导引，寤寐不遑，而取火气之精，光明盛实，以丽其德焉。盖夜中见日，自昔皆言罗浮之异。尝有客宿于山巅，夜分见第三重峰有块火，大如车轮，光怪回翔，与他火异，怪之。一客曰："此为天灯。久之当有鸡鸣，所谓天鸡也。梵书云："日宫一树而有鸡王栖

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天鸡者，日中之鸡也。”已而空中果闻鸡鸣，声亮而长，则日出于苍莽中矣。太白云：“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刘梦得云：“咿喔天鸡鸣，扶桑色晰晰。”子瞻云：“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山故有二石楼，其南楼，则观日之所也。然扶胥之口地以卑，而见日若凌倒景，比罗浮所见乃益奇。郁溪云：“日自地出而行于水之外，水自天来而行于日之中，故观日尤宜于水。”扶胥者，广东诸水之汇也，南海之神庙焉。其西南百步有一峰，岿然出于林杪，是曰章丘。俯瞰舂洞之洋，大小虎门之浸，惊涛怒飓，倏忽阴晴，洲岛萦回，远山灭没，万里无际，极于尾闾，诚炎溟之巨观也。一亭在其上，以浴日名。吾尝中夜而起，四顾寥寂，潮鸡始声，月影未息。俄而狮子海东，光如电激，由红而黄，波涛荡涤，半晕始飞，鸿濛已辟，火云一烧，天海皆赤。潮头高以数丈，日体大可百尺，因咏子瞻“坐看旸谷浮金晕”与白沙“赤腾空洞昨宵日”之句，心荡神摇，欲拟之而茫然未得也。盖日之初出，其体甚大，故《泰山记》云：“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而吾尝舟出零丁，四更月上，忽见大洋东畔，涌出一山，甚大，色深红，其形如覆半月。舟人呼曰：“日出矣。”已而渐升，尽出水，约之尚可三五十丈，比泰山所见乃益大。又日中有青色四道，一直而三横。其左一横最长，欲出轮外，右二横微短，皆以为树也。予谓不然。盖日以离为体，而震为用，离始乎震。日中之青，则震之象也。震为天地玄黄之始，玄出为青，青出为红，红转为黄。青则火之始，红则火之中，黄则火之终。郁溪云：“凡月以玄为体而生光则白，金之生水也。日以黄为体而生明则红，木之生火也。黄者离之元，玄者坎之元也。混沌之初，天欲开而一真之泄于坎为玄，地欲辟而一真之泄于离为黄。日也者，一真之泄于离是也。如曰日中有树者，日以震生，震为木。而扶桑者，震木之大，在于海东。故郑渔仲云：“日在木中曰东。”木，若木也，日所升焉者也。日中有树，是或扶桑之影所入也。又日生于木，木者日之本，本在于日体之中，无象而有象者也。日体之大，则南方距日不远，故见日大。南溟距旸谷不远，故见日大。又见其外体，故大也。外体者明也，内体者光也。初出时先见其外体，明而未光，阴而未阳，为山林川泽之气所映盖，故大而且沧凉也。亭曰浴日者，《淮南子》云：“日浴于咸池。”咸池者，旸谷也。凡日出之处，昔曰旸谷。南海阳明之谷，谷之大者也。《书》云：“宅嵎夷。”嵎，海隅也。章兵在海隅，亦嵎也。嵎夷、旸谷，一也。日出于谷，而天下皆明，故观日者必于谷。上有罗浮，下有章丘，于高见日之小，于卑见日之大，而皆在于夜中。然西樵亦有见日台，在大科峰顶，冬时日行南，无罗浮之蔽，则见日尤早。盖月姤于午之半，故昼中生月。日复于子之半，故夜中生日。而夜中生日，天下惟泰山与罗浮见之，以边大海也。西樵亦然，见日台犹之乎日观也哉！

戴　日

《尔雅》言：“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盖南人最事日，以日为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凡处山者，登罗浮以宾日；处海者，临扶胥以浴日，所谓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曰戴，其地亦曰日下。日下者，《尔雅疏》云：“去中国以南，北户以北，值日之下，其处名丹穴是也。”

日　南

汉明帝时，合浦人张重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雒。帝问重："日南郡北向视日也。"对曰："天下北有云中，南有日南，云中非必在云之中。日南岂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于东耳。"帝善其言。吾以为日南者，非在日之南，乃日在于南也。日南者，又天之南也，不曰天南，以其地在南方，积阳之极，人多文明，物多瑰丽，皆日之精华所发，故曰日南也。南方为离，离为日，以日名南，以其得日之多也。日出于南，是南为日之所有。月出于坎，是北为月之所有。日有其南，而月不得有，故曰日南也。又《易》称："日月得天而久照。"日得天之南，而天遂以南归之，若天不有其南然者，故曰日南也。

月

南海水咸，月出时，光照波涛，有如白日。盖光生于咸，咸为火气，月得咸而益光，非月光也，咸之光也。故曰山之月光如水，海之月光如火。庄子云月固不胜火。非不胜也，为火之光所乱也。然吾意月之在南海也，得水之精十之四，得火之气十之六，何也？月无光，以日而为光。日无光，以火而为光。日以火而为光，则月亦以火而为光也。又火无体，因物而为体。人心亦然。心体于物，而日体于火，月又体于日，则日者火之精，得之于昼者也；月者火之气，得之于夜者也。故谓南海之水火水也，南海之月火月皆可也。

星

秦二世二年，五星会东井，倍于南斗。说者曰：东井秦分，未分也；南斗越分，丑分也，丑与未相背。秦失王气，则越得霸气，故尉佗应之而兴也。按《星经》，河戍六星夹东井，当南北两河各三星。南曰南戍，主越门。北曰北戍，主胡门。则观南越之星者观南戍，观南戍者观南斗。故汉元鼎六年春，荧惑守南斗，而建德以亡。梁大同五年冬，彗出南斗，东南指，长一丈余，面李贲称帝交州。隋大业九年夏五月丁亥，荧惑入南斗，其八月，贼帅陈瑱陷高要，九月贼师梁慧尚陷苍梧。十二年秋九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见于南斗，而豫章刘士弘自称楚帝，地及番禺。宋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太白犯南斗，而广源蛮侬智高反。四年夏五月，寇封川，复围康州破之，直攻广州。十月丙子，太白复犯南斗，而智高败死，广南平。绍定元年秋七月，荧惑犯南斗。咸淳五年夏五月，有星孛于斗牛。其后南恩州、肇庆、新封等州俱降于元。祥兴元年秋八月庚申，月贯南斗。乙巳，星陨于海如雨。其明年夏五月，师溃厓山，丞相陆秀夫抱帝赴海死。元至元二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时岭南义兵数起，发江西等兵击破之。二十五年秋九月癸卯，荧惑犯南斗，时贺州贼焚掠封州。大德七年秋九月，荧惑犯南斗。明年，傜贼李宗寇新州。元统三年冬十月甲寅，荧惑犯南斗，其后增城朱光卿等兵大起。明洪武八年冬十月，有星孛于南斗。永乐十三年夏，有星孛于南斗。其后德庆傜凤广山、泷水傜赵普旺作乱，僭称将军，高要民吴大甑聚党应之。又其后南海盗黄萧养起，僭称东阳王，攻犯广州。天启三年六月望，荧惑入南斗，自下而上，守斗中十有四日，自西转东。其冬，流贼

自新会焚掠高明、四会。南斗之于越，古今皆有占验如此。南斗固越之司命也。然《后汉书》云："粤在牵牛、婺女之分野。"《宋书》云："牛宿六星，三星主南越。"韩愈云：百粤之地，其次星纪，其星牵牛。故汉献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牵牛。于时士燮保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得安生。羁旅之徒，皆蒙其荫。而伪南汉时，月食牛、女间。刘晟叹曰："吾当之矣！"是秋而卒。则牛、女之间，皆可以占南越也。司马迁云：凡濒海泽国，当系南斗。粤之平陆上游，则系牛、女。然以度数考之，得牛、女为多。以灾祥考之，则独系于南斗。然晋义熙六年春三月乙巳，月掩斗衡，而始兴太守徐道覆反。四月，卢循寇湘中，陷没巴陵，率众逼畿辅。衡者，北斗之第五星，实殷南斗者也。而广州与廉相去仅千余里，而廉属翼、轸，与江楚同度。故宋熙宁八年十日，彗星入轸，未几交趾蛮陷钦州灵山，则斗衡与翼。轸，亦可以占南越也。

老人星

粤尽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极老人见其位。《星书》云："老人星常于秋分见丙丁之位。"是也。老人星亦曰南极老人星，以在南极之上，近于南极，故曰南极老人。亦犹之乎北斗之非北极也。

南越之星

南越之星，多于天下。唐时有人行琼海，以八月时见南极老人星下有大星无数，皆古所未名。元微之云：交间南极渐高，北极渐低，规极外星辰至多，《星经》所不能载。有诗云："规外布星辰。"方愚者云：南极下有海石、金鱼、飞鸟、小斗、附曰诸星，于南极甚近。《汉书》载《海中星占》一卷，或即此等星。均按：琼州于芒种日以星候秧枷，犁尾星出则秧死，猪尾星出则秧黄。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

星　聚

日月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纪星，故曰星纪。星纪为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故斗牛与中星明，则其地儒道大兴。中星在正南，又吾粤之所宜候者。洪武、永乐间，五星两聚牛斗，占者谓：黄云紫水间当有异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后成化丙戌，中星明于越之分野，而甘泉以是岁生。自此粤士大夫多以理学兴起，肩摩踵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祭酒伦右溪尝筑二堂于越山，一曰中星，一曰聚星，与名儒十有一人讲学，以应其祥。王青萝云：五纬惟三星合者有之，四星合则鲜矣，五则又鲜。四星合曰昌，五星合曰祥，故五星聚东井，余气及于越门，而南武霸业以立。五星聚牛斗，光芒射于南海，而江门道学以兴，天象诚不虚垂示也。罗公洪先云：甘泉考终之夕，有一星从东南来，其大如斗，光景烛天，至贡院之中而陨，声若雷震。先生之生，应中星之见；其没也，应中星之陨。噫嘻！岂非一代之哲人者哉！

风

南粤之风，当寒时天明无雨，从西北暴至，为颓为飙，其名曰飓，亦曰飓。当暑时天昏有雨，从东北暴至，其气纯青，是曰青东。青东之起，气甚寒，亦曰青冻。天昏无雨，从西北暴至，如雨雹声，又如乱石搏击，是曰石尤。其气赤，亦曰赤游。赤，火气也，游谓火之游气也。天色淡然，微有日光，无雨而作，如龙气往来不常，是曰狂龙。余则夏秋之交多飓，冬则多揽霜，以红霞暮起为兆，或腊月而大南骤作曰送年南，大北骤作曰暴北，又曰咸头，曰泥浪，此皆风之变者也。平常则多南风，然南风暖，利于物而不利人。盖岭南阴少阳多，故四时之气，辟多于阖，一岁间温暑过半。以日在南，故风自南来者恒暖。嘘噏太阳之气与火俱舒，又多起于赤天之暑门，故恒暖。暖风所至，百螣蠕蠕，铁力木出水，地蒸液，墙壁湿润生咸，衣裳白醭，书册霉黕。而粤人疏理，元府常开，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盖汗为病之媒，风为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疟相乘，其疾往往为风淫。大抵岭南春夏多南风，秋冬多北，反是则雨，故凡疾病多起于风。故《观》卦，风行地上，而君子必以观我生、观其生为务。盖风主虫，人为倮虫之长，以风生，亦以风死。风之不正，莫甚于广南，故多疯疾。疯字从风，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内经》云："卑下之地，春气长存。"故东南之民，感风症多。《陆胤传》云："南海岁有旧风、障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孝陵敕使臣云："炎方多热少寒，其气柔弱，最易冒风，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寿，并不得而寿斯民。"圣言哉！

谚曰："南风尾，北风头。"盖地势北高而南下，南风从下而起，故为尾。又南风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风初起即大，其大在头故也。粤处南方，当岁寒时，每三二日南风则有雾。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风则有雪。凡雾从地起，南风之尾为之，是曰南风雾。其散必以北风，以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来，北风之头为之，是曰北风雪。其晴必以南风，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时，昼有南风。夜则无之。至五月乃有过夜南。谚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风过夜必端阳。"然琼周岁皆东风，夏秋必飓。琼苦飓风，崖则南风亦苦。盛夏时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头。盖南风为厉，一侵阳明，则病不可起云。

风之起，潮辄乘之。谚曰："潮长风起，潮平风止。风与潮生，潮与风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风，风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渐退，风必小。盖风者水之母，水生于风者谓之阴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于雷者谓之阳水，雨是也。雨起于山，潮起于海，海为阴，故潮亦阴。潮以阴故咸，风乘咸潮而起，谓之咸头。

凡海中，以子时末阴与阳合而潮生，为阳水。午时末阳与阴合而汐生，为阴水。水乘气而生，风亦因之。气为水之本，风为水之末，气自北来而水长，风自南来而水消。长者自北而南，为南海之潮，消者自南而北，为北海之汐。

旧　风

南海岁有旧风，亦曰风旧，盖飓风也。其起也，自东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

北而东，而俱至南乃息，谓之落西，亦曰荡西，又曰回南，凡二昼夜乃息，亦曰风痴。若不落西，不回南，则逾月复作，作必对时，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谚曰："朝北暮南子夜东。"又曰："朝三暮七，昼不过一。"盖其暴者不久，或数时，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岁再三作者，有三四岁不作者。凡岁有一鬼打节，则有一飓。有二鬼打节，则有二飓。鬼，鬼宿也。打节者，或立春、立夏等节，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风必作飓。谚曰："六月无闲北。"北风为正风旧，东风为左风旧。风旧以铁飓为大，无坚不摧，故曰铁，回南时势尤猛烈。

粤在南方，故其风起于南者为顺，起于北者为逆。顺者为正风，天地之仁气也。逆者为飓风，始于北而终于南，从不仁以归于仁也。仁，阳也。不仁，阴也。飓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与午，阴长阳消之始也。飓得阴气之先，初起时有雷则不成飓，未纯乎阴也。飓作数日有雷则止者，阴气为阳所夺也。起于朝者三日，于暮者七日。暮而阴气益盛，故飓发之久也，然七日而无雷，则飓亦止。七者数之尽，阴与阳皆以七日而复也。又飓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柔，阴之极也。夺雷者阳畜之极，故不终日。飓者阴畜之极，故多日。不终日之雷，其雷多吉，终日之风，其风多凶。飓，终日之甚者也，凶之气也。天地之道，雷欲其有初而无终，雷而有终，斯为振恒之凶。风欲其无初而有终，风而无终，斯为终风之暴。

《说文》有颱而无飓，或以为颱即飓也。予谓飓起于日南，日之风也。日者火之本，飓者风之本，颱与日交，风随火发，故为最烈之气，则谓飓曰颱亦可也。昌黎诗："雷霆逼飓颱。"飓、颱二字相连，则飓、颱一也，颱从日者。《律书》："南方景风夏至至。"景，大也，日至夏始大，阳气长养也。飓风大者皆以夏月发，日气过盛，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唐官制有颱海道，不曰飓海者，以琼海为日南之地，飓多从琼海而起，故海曰颱海也。

飓者，具四方之风也。凡飓以东北方而始，必以北以西而中。以西北方而始，必以北以东而中，而皆以南而终。盖南方之风，以南为正。始于不正终于正，故飓必回南乃止，归于其本方也。南人以飓为惧，飓又惧也。惧于始，复惧于终，惧其再作，终而又始也，故曰飓者惧也。当惧之时，人不望飓风之止，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飓止矣。然雷亦必以飓回南而后作，飓不终，则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夺，以为天地之用者也。飓莫甚于琼，雷、廉次之，广义次之，至韶南而力末矣。故琼人最惧飓风，其发也，先期数日，有声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缓，谓之练风。于是炎云郁结，雷声殷殷，有虹欲断欲连，下饮海水，海翻声吼怒，浪浪沸腾，矶石搏触。有浊气凝结成破布，或若烂苔，遍流而北，水鸟惊飞，木叶南侧，于是飓风作矣。益之以暴雨以惊潮，则其势弥暴，屋飞于山，舟徙于陆，颠仆马牛，摧拔树木，海水涌高数丈，洋田浸没，卤咸所留，稼穑不育，是之谓铁飓。

风　候

广州风候，大抵三冬多暖，至春初乃有数日极寒，冬间寒不过二三日复暖。暖者岭南之常，寒乃其变，所以者阳气常舒，南风常盛。火不结于地下而无冰，水不凝于空中而无雪，无冰无雪故暖。

凡水之气欲其升，故传曰："水无沉气。"火之气欲其降，故传曰："火无灾燁。"广中火之房，气尝不降，故多燠。又传曰："天无伏阴，地无散阳。"广中之阳多散，故四时常燠。大抵阳贵聚而不贵散，阴贵散而不贵聚，故《易》之《离》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言贵乎阳之聚也。

凡地之阳气，自南而北，阴气自北而南。比年岭表甚寒，虽无雪霜，而凛烈惨妻之气，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卧火炕者。盖地气随人而转，北人今多在南，故岭表因之生寒也。予诗："边人带得冷南来，今岁梅花春始开。头白老人不识雪，惊看白满越王台。"又云："一自边人至，南中得雪看。炎天无旧暖，涨海有新寒。"

立春宜微寒。谚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盖南中以春寒为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谚曰："春晴一春晴，春阴一春阴。"而元日则宜微雨，宜北风，宜西北东北风，不宜南风。东风有微雨，而北风则寒，寒亦为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权水，水重则雨多，轻则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测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丰之兆也。

岭南之地，其属韶阳者，秋冬宜寒而反热，春夏宜热而反寒。青草、黄茅二瘴，即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堪寒而春寒，夏不甚热而秋热，似与岭北气候较迟。而风鸢之戏，岭北以八九月，岭南以二三月，则地气升降，不惟稍迟，亦似相反，则亦楚之风候也。旧以隶属桂阳，盖亦有说。

岭南濒海之郡，土薄地卑，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蒸。阳泄，故人气往往上壅，腠理苦疏，汗常浃背，当夏时多饮凉冽，至秋冬必发痎疟。盖由寒气入脾，脾属土，主信，故发恒不爽期也。阴蒸，故晨夕雾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壑湿，间发流毒，则头面四肢，倏然瘴痒，医以流气药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马胎。以灯火回环爆之，或男左女右，于手尺泽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乱、痞疟。腹痛不堪，是曰急沙，以炒盐沃清水饮之，或于足下股上，寻其紫色筋脉，以镞刺血出之，谓之刮沙，皆可愈。谚曰："缓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马之胎，火爆如雷。"

雷　风

东粤之地，阴阳二气恒不得其和，而雷、琼二州尤甚。雷州在海北多阴，雷生于阴之极，故雷州多雷。琼州在海南多阳，风生于阳之极，故琼州多风。凡风生于火者阳风，生于水者阴风。雷出于山者阳雷，出于泽者阴雷。琼州在水中，其风多阴。雷州在山中，其雷多阳。而二州雷风，往往相应。雷州雷则琼州风，琼州风则雷州雷，琼州风甚，则雷州雷亦甚，雷州雷甚，则琼州风亦甚，其气常相摩荡也。雷人事雷，琼人事风，皆甚谨。风以飓为大，凡南海之飓皆起于琼，琼之飓又起于崖，崖为海之极南，其地最虚。去州东百有余里，有一巨穴，飓风恒出其中，呼于山则为迅雷，吸于泽则为淫雨，常与之终始，盖地气不得其平所致。黎人虔祷是山，飓风辄息，名曰息风之山。琼有息风，雷有擎雷，二山洞窍皆相潜通者也。擎雷为雷州镇山，或谓雷州以擎雷之山得名，非也。州多雷，而是山高大能擎是州，雷多从之而出，故名擎雷。所以然者，州之南地濒于海，其陂塘堤岸不能自固。鲲鹏之所变化，瘴母之所凭陵，民日夜以怀襄为惧，疆域虽延袤千里，求一夕之安，未易数数然也。所恃擎雷之山，以为砥柱，所关不小，风水之灾，皇皇焉拜跪不宁。

噫嘻，雷州则诚危地也哉！嗟夫！地至雷州极矣。北极出地仅二十度有奇，琼又少一度。自雷至琼，浮海百余里耳，度数已别。则地势之卑，视北海不啻倍蓰。昔人谓地形欹，信矣。地以卑，故阳力微薄，不能厚畜其震惊之性，而雷动往往非时，州名曰雷，言多雷之变也。

冬　雷

岭南以冬雷为常。盖濒海地薄，不能固畜其火，故阳气早泄而冬雷。又其地最下，而雷州地形如舌，吐出海滨三百里，为卑下之极，故多雷。语云：北方寒有无雷之国，南方热有无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热，以其与日近也。与日近故与雷近，无日不热，故无日不雷。阳气太盛，常奋击而为声耳。然冬雷终属灾异。

旧　雷

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为旧雷，交春为新雷。岁除时，旧雷与新雷相接，其占为明年大稔。有咏者云："腊底雷鸣是旧雷，新雷声向岁朝开。"旧雷之称奇甚。雷州有旧雷，琼州有旧风，可以并举。

阴　雷

雷州之雷，其无声者曰阴雷。阳雷以生，阴雷以杀，天之所以为道也。其阴雷何也？有受害者诉于神，其仇雠忽震以死，人皆弗闻也者。顶有一孔，气出若硫磺，背篆书数行莫可辨，雷州人以为阴雷也。盖阳雷在天，阴雷在人，阴雷之出无时，人实为之，故君子畏阴雷也。

雷　耕

相传雷州阴晦之夕，谓之雷耕。晓视田中有开垦迹，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时雷始发声，农则举趾而耕，故曰雷耕。雷出田中，故疑有开垦之迹也。又雷州无日不雷，故农人无日不耕。其稻有六十日而熟者，有九十日而熟者，有二月种而十月熟者，有十一月种至明年四月而熟者。或历两时，或三时，或四时，其稻无日不种，亦无日不获也。雷人之耕，盖有异乎他郡之耕也，故曰雷耕。

云

粤地每多赤云。盖粤本炎方，火之用事。火在地中则丽而为丹山，在水则澄而为碧海，在天则光怪而为赤云，是皆离明之所发也。而广州北山多白云，或以为珠海之气所化。海，大泽也。大泽者，吐鸿兑之精华，其气多白。气成形为云，云之诸色，则昏日之日与水气相映而成者也。山临珠海，每当晴霁，如积雪浮空，半天皆素，或作龙文，或鱼

鳞，微带金彩。语有云："越云如龙。"殆谓是也。

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见一缕烟从海出，渐次缭绕上天，化作稠云，顷之海中复有千万烟缕上出，天乃大雨。盖雨者云之所为，而云从山中出者多晴，从海中出者多雨。《易》云："云上于天。"需，云者雨之所需也。气始为烟，中为云，终为雨也。

山之湿气，蒸而为云。泽之燥气，动而为风。风生于燥，云生于湿，故山气清则月明，泽气清则日丽。广州治背山面海，地势开阳，风云之所蒸变，日月之所摩荡，往往有雄霸之气。城北五里马鞍冈，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是冈，其后卒有尉佗称制之事。故粤谣云："一片紫云南海起，秦皇频凿马鞍山。"而新会当宋皇祐间，龙山下有黄云郁起，水色变为紫者旬日，人以为文明之瑞。明兴，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学宫书云："圣人门青天白日，新会学紫水黄云。"

或云，南海多蛟蜃，故云色驳。盖蛟蜃乃雉所化，雉有文采，形虽化而其气未化，气杂于海云之中，故云色驳也。大抵海之云生于水气者十之七，生于蛟蜃气者十之三。《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此真云也。

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点大而疏，是曰白撞雨，亦曰过云，亦曰白雨。谚曰："下白雨，娶龙女。"白雨者，炎热之气所蒸，夏间为多，其势苦暴，邵子所谓火雨也。岭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为水雨而滂沱也。子瞻诗："夏畦流膏白雨翻。"升庵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谓之天笑。"即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谚曰："早禾壮，须白撞。"或日色微黄，且日且雨，是曰黄日雨，亦曰黄雨。其气溽而蒸，是生螟蟊，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黄雨不宜禾。予诗："炎天白雨早禾宜，更为园林熟荔支。今岁无多黄雨下，农夫相庆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广州夏雨恒多，宜早禾。高、雷秋雨恒多，宜晚禾。其或东望浓云，有雷电而雨，西则否。或南望浓云，有雷电而雨，北则否。是曰分龙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蛊，蛊者，虫也。其生于雨者曰雨蛊，生于风者曰风蛊。

琼于广州，风气绝殊。琼冬至宜雨。谚曰："冬乾年湿，禾米莫粒。"而广冬至不宜雨。谚曰："干冬湿年，禾黍满田。"琼元日宜晴。谚曰："冬湿年干，仓廪团团。"而广元日宜微雨。谚曰："年湿冬干，农夫加餐。"琼三月三日雨，天蚕损秧。四月八日无雨，虫盛禾苗坏。而广四月八日雨，十四日无雨，则谷多。琼端午日暮而雨宜田，早而雨则下田伤，不雨则高田伤。而广五月朔宜雨，雨则井泉浮，年丰。初二日不宜雨，雨则井泉干，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琼七月七夕有雨，则八月有雨。广七月七夕有雨，则八月无雨。处暑无雨，则白露有雨。白露雨谓之苦雨，禾沾之白颒，果生虫，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诗》曰："以祈甘雨。"《左传》曰："秋无苦雨。"盖春雨为甘，秋雨为苦，甘则生物，苦则杀物。"

冰

粤无冰，其民罕知有南风合冰、东风解冻之说。岁有微霜，则百物蕃盛。谚曰："勤

下粪，不如早犁田。”言打霜也。冰生于霜，粤无冰，以无霜也。故语曰：“岭南无地著秋霜。”又曰：“天蛮不落雪。”即或有微冰，辄以为雪，或有微雪，以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大抵阳火之气下积阴水之气上凝则为冰。岭之南，阳生多而阴杀少，火畜于地而水不敛于天。天之水尝融，地之火尝结，故隆冬之候，泽腹不坚，间有薄冰，亦不崇朝而释，故其人辄不识冰也。冰者霜之终，霜者冰之始。凡九月而阳未尽，则霜不严。十二月而阴未纯，则冰不厚。岭南地暖，阴道不凝，故或以露始，而不以霜终。或以霜始，而不以冰终。坤道之驯，至于寒极而战，未尽与大《易》准也。或极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复为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

霜　露

广州有霜而无雪，然霜亦微薄不可见，秋深以木叶微红，知其为霜耳。霜者，白露凝戾而成。广州地暖，白露出于土者难睎，故霜在有无之间。所以然者，露者，纯金之气也。岭南火盛而金衰，秋深犹热，金气不能成液，故少露。露少，故不结为霜而杀草也。然亚岁后霜亦微降，贫者无絮以御冬，手足微有皲瘃，亦非疾痛害事，盖以霜不严故也。

甘　露

方文襄尝与王青萝、邓敬所、何古林讲学西樵，甘露连降三日。青萝诗云：“同德之磋，如气之和。同心之涵，如露之甘。”

雾

岭南之地，火气多而常郁积。火极则水生，生之时未成水而先成雾。雾者瘴之本，以雾始必以瘴终。每当日出，山野间有白气缕缕自下而上，须臾渺漭四布，蒙如轻尘，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浊阴乘太阳而升，为瘴之所从出，而与风相因者。盖瘴者风之属，气通则为风，塞则为瘴。《易》曰：“山下有风，蛊。”风止于山，故成蛊。瘴者，蛊之所蕴酿者也。故凡浊阴胜，则为冷风冷瘴。浊阳胜，则为热风热瘴。其源因于雾，亦因于风。盖雾之为瘴十而七，风之为瘴十而三。岭南多雾瘴，滇、黔多风瘴，是皆气候之最恶者也。岭南之雾，近山州郡为多，自仲春至于秋季，无时无之。暖极而雾，是谓南雾，言南风之雾也。寒极而雾，是谓北雾，言北风之雾也。南雾三日，必有大雨或大风。北雾必晴，晴而自旦至午，雾犹不分。暑雨冲激，其气毒淫，瘴之所结，翁勃如云，而香花瘴尤甚。当木樨开时，山岚气随之而发，行者闻有异香出林，味如桂菊，氤氲不散，则香花瘴之所为也。瘴以香诱人，爱其香而以鼻呼吸，则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药矣。近海州郡，地气稍舒，风潮之所荡涤，清淑之所扶舆。虽一日之时，昼多燠而夜多寒，晴甚燠而阴甚寒，寒或多积雾，燠或多淫霖，而偏沴之气，方生即散，故为诸瘴绝少。天以阳施，地以湿感，寒暑相搏，但为疟疾而已，无甚疫疠之害也。故凡瘴之中人也，疾多黄羸，足重而偏枯，癣疥不一。雾之中人也，体倦而脚酸，上呕下泻。疗治之法，有宜散其寒邪，有宜下其热毒，必诊视所中何如，然后针药从之。

凡十月朔有雾，则明岁正月雨。初二有雾，则明岁二月雨。一日应一月。是日无雾，则明岁是月无雨，雾者，雨之征也。十月为水生之始，水将生，先之以雾，雾为雨始，雨为雾终。

瘴

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虫虫之气，每苦蕴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湿。海气升而为阳，山气降而为阴，阴尝溢而阳尝宣，以故一岁之中，风雨燠寒，罕应其候。其蒸变而为瘴也。非烟非雾，蓬蓬勃勃。又多起于水间，与山岚相合。草莱渍气所郁结，恒如宿火不散，溽熏中人，其候多与暑症类而绝貌伤寒，所谓阳淫热疾也。故人粤者，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开此道路。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盖风主虫，虫为瘴之本。风不阻隔于山林，雷不屈抑于川泽，则百虫无所孳其族，而蛊毒日以消矣。在《易》之《蛊》，刚上而柔下，则不交，故巽而止，止而蛊。父之蛊，父之气止也。母之蛊，母之脉止也。天气止，则为父之蛊。地脉止，则为母之蛊。干之者，静则为阴，以通水之脉。动则为阳，以通火之气。吾之中和致，则天地之中和亦至，故曰干。今之岭南，地之瘴亦已微薄矣，独人心之蛊未除耳。犀、象、珠玑、金玉，心之蛊也。沉、速、多罗绒、雨缎，心之蛊也。客游于斯者，其亦以清廉之药治之，毋徒自蛊以蛊其子孙，可乎！

瘴之名不一。当八九月时，黄茅际天，暑气郁勃，有若釜鬻，人行其间，苦为炎毒所燉，昏眩烦渴，轻则寒热往来，是谓冷瘴。重则蕴火沉沉，昼夜若在炉炭，是谓热瘴。稍迟一二日，则血凝而不可救矣。最重者，一病失音，莫知所以，是谓哑瘴。冷瘴者，与痎疟相似，秋来多患之，天凉及严寒少有。若回头瘴，则因不能其水土，冷热相忤，阴阳相搏，遂成是疾。摄养者知此，亟宜自慎，毋多早行，毋多露宿，毋多日中而驰。盖日中酷暑，骤雨初消，阴阳之气交剥，草木蒸变，行人最忌，宜少驻驾以避之。而又毋轻解衣，衣解即服，凉勿逾时，斯为勿药之喜。又尝有温中固下升降阴阳之法以相济，使其天和不伤，真气不耗，则亦何瘴之足云。嗟夫！天地一气之始甚微，粗而为风，浊而为烟雾，为瘴，而天地之真气隐矣。惟人亦然，神明荡则其真气亦隐，于是而阴阳俱浊，为烟，为雾，为瘴，以自昏蒙，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故惟心存而后气存，气存于一念之中，而心周于天地之外，斯能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而无瘴疠之患。

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气。青草、黄梅，为瘴于春夏，新禾、黄茅，为瘴于秋冬。是名四瘴，而青草、黄茅尤毒。青则为草，黄则为茅，一盛一衰，而瘴气因之。盖青草时，恶蛇因久蛰土中，乘春而出，其毒与阳气俱吐。吐时有气一道上冲，少焉散漫而下如黄雾，或初在空中如弹丸，渐大而如车轮四掷，中之者或为痞闷，为疯痘，为汗死。若伏地从其自掷，闭塞口鼻，不使吹嘘，俟其气过方起，则无恙。盖炎方土脉疏，地气易泄，百虫之气易舒。而人肤理亦疏，二疏相感，汗液相诱，而草木之冷气通焉。其名中草子，吐与下之皆不可，宜于中脘、气海、三里灸之，或于大指、五指灸之，或以针刺额及上唇，以楮叶擦舌出血，徐以药解之，内热除则愈。此邝露之言也。

半　虹

雷之州，每见天边有晕若半虹，长数十丈，初圜而黑，渐乃广阔如破帆，其名风篷，亦曰飓母。又曰瘴母。瘴母起则飓风随之，飓生于瘴，瘴为气，飓为风，气者风之母，故曰飓风。飓母先成形而为半虹，胎风其中，经四五日而后飓发，积之久者发之暴，其候不爽。故苏过云："断霓饮海而北指。"断霓一作断虹，即半虹也。广州四时虹见，半虹则以将飓而后见。半虹饮水，水气腥，又吐为犁头云，是曰飓云。先为虹而后为云，虹断而云作犁头状，夹日以翔于南，其色纯赤，此火之气也。火以生风，故为飓之母。又飓将作，先期一二日，有云片漫空疾飞，海人称为飐潮。风本云也，而以为风，见云而知其为风也，云得气之先者也，此阴云也。阳之云为雷之始，阴之云为风之始也。

河　汉

宓山谓："河汉以十月隐，二月见，天下皆然。"而岭南腊月晴暖之夜，河汉仍见不隐，予谓河汉亦海之散气也。南海水大而气温，水暖则天亦暖，故河汉至冬不隐。凡水之精华，以春而上浮于天，则河汉见；以冬而下沉于地，则河汉隐。南海之水，其精英常浮，以阳气太盛，其地又疏理，闭藏不坚，故冬有雷，有河汉。予诗："炎天河汉异，南海大星多。"

雹

吾粤无雹。盖雹者冰之所为，冰以盛阴而坚，盛阴胁乎盛阳，则雨冰而为雹。吾粤盛阳之地，阴气不凝，当寒时不结而为冰，则当暑时不散而为雹。左氏云："雹者，冬这愆阳、夏之伏阴所致。"吾粤冬而愆阳多有之，夏而伏阴则少。白首老人，不识冰之为冰与雹之为雹也，故或见霰而以为雪，见霜而以为冰，见白雨而以为雹，以为珍珠雹也，不知其为白雨也。粤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则为雹，雹在南则为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也。白雨盛夏益多，谚曰："六月六，白雨足。"

变　风

风之始发，恒以月七八之日及早暮二时，过此即甚暴烈，多不终朝。谚曰："七风八到，九日无来风过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风无过日。"然近海多风，亦不尽如所云。三伏时有飓母起，数日间即有巨风起东北，必回南转西而后解，或未转西而解，则数日必复暴发。凡先西北而后东南曰左飓，辄起辄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间潮上时发，发必三日连发，望西北云起如蟾蜍脚，瞬息即至，船行宜早避之。

琼州有知风草，每能变化，乃虫所变。叶面背岁或一拆，或二三拆，或无之。每岁叶叶相同，无间彼此，土人以候岁之飓风有无多少。王佐诗："飓母崩腾山岳移，方当海未练风时。琼南琼北无消息，独有知风小草知。"琼州最多飓风，飓风有祠，岁五月五日，

郡守而下视祭，他郡则否。

风　火

火生于雷，亦生于风。丁巳八月二十夜，顺德县有大风起，暴雨随之，拔木发屋，破坏民居无数，凡三日夜乃止。风触物辄有火光，木摧朽处皆焦烂，此乃天之阴火也。阴火生于风，阳火生于雷，阴火多生于海，阳火多生于山。

卷二　地语

地

地至广南而尽，尽者，尽之于海也。然琼在海中三千余里，号称大洲，又曰南溟奇甸。他若广之大奚，为急水、佛堂一门之障，周回有三十屿，广二百里。其西南之老万山又过之。潮之南澳，中分为四，与肇庆之海陵，皆广三百余里。廉之龙门岛，高之硐洲，雷之涠洲、蛇洋洲，皆广百里，开辟之可以为一县，皆广南之余地在海中者也，则地亦不尽于海矣。地不尽于海，凡海中之山，若大若小，其根蒂或与地连，或否，是皆地矣。虽天气自北而南，于此而终，然地气自南而北，于此而始。始于南，复始于极南，愈穷而愈发育，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生则必为天下之文明。盖其位在离，离中虚，故广南之地多虚，极南之地在海中尤虚。虚而生明，故其人足文而多智，学得圣人之精华，辞有圣人之典则，以天忝乎海滨邹鲁。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虽一撮之多，非洲非岛，在烟水渺漭蛟鼍出没之间，亦往往有衣冠礼乐存焉。地之尽于海者，与诸夏而俱穷，其不尽于海者，不与诸夏而俱穷。南而又南，吾不知其所底矣。

南　交

南交者，粤也，陶唐之南裔也，故举南交而可以概粤矣。然史称周武王巡狩，陈诗南海。又《诗》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则举南海又可以概粤矣。汉称粤为交州，盖本于唐，秦分粤地为南海郡，盖本于周。然扬雄《交州箴》，有曰："南海之宇，圣武是恢。"又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则举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举交州亦可以概粤矣。其称曰交趾，交州之趾也。粤趾于中原，而交趾趾于粤也。交趾自高阳时已砥属，而尧名为南交，故论地名以南交为古，论事以宅南交为古。

越　裳

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诸上郡为衣，而诸下郡为裳也。南极入地，至南海而益下，故称交州为天下之趾，而象林界外为越之裳也。谚曰："裙田裙沙"，言乎为边之

幅也，裳之说也。又古言疆域皆曰服，越为荒服。汉文帝赐尉佗书曰："服、领以南，王自治之。"《史记》："领南沙北。"刘安云："其入中国，必下领水。"《汉书》岭亦作领。领者，衣领也。五岭之于荒服，犹衣之领，故曰岭。其边海之地，则曰裳也。越故剪发文身，非中华冠带之室。汉高帝尝遗尉佗蒲桃宫锦，而文帝赐上、中、下褚衣，其欲以衣裳袭彼鳞介也。春秋重衣裳之会，盖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而皆有其衣裳，而天下治矣。衣裳取诸乾坤，无衣裳，斯无乾坤矣。越西有瓯骆，其众半羸，南面称王。越裳之地而有衣裳，是犹知夫礼义，非同裸国之民也。古者衣与裳相连，犹乾与坤不相离也。越裳而欲通于中国，盖欲以其裳连乎中国之衣也。

越

《元命苞》云：牵牛流为扬分为越国，故越号扬越，谓扬州之末土，扬之越也。《尔雅》曰："越，扬也。"注谓发扬也，又其性轻扬也。李巡曰："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太康地纪》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故取名焉。"越又曰蛮扬，《风俗通》云：蛮，慢也，其人性慢，故又曰蛮越也。其曰百越者，以周显王时，楚子熊商大败越，越散处江南海上，各为君长也。曰勾越者，《淮南子》云：吴人语不正，言吴而加以勾也。勾，夷俗之发声也。颜师古云：吴与越音声多同，太伯自号曰勾吴，故越亦曰勾越也。大均按：春秋书于越，于亦勾也。勾践名践，勾亦语发声也。曰大越者，勾践自称其国也。曰于越者，始夏少康时。曰扬越者，始周武王时。曰荆越者，以在蛮荆之南，与长沙接壤，又当周惠王时归附于楚也。若蛮扬则始于汤也。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也。佗自称南越武王，已而又称武帝。生而自谥为武，此蛮夷大长之陋，盖始于秦政也。当是时，梅铜与无诸摇，皆起兵从楚灭秦，又从汉灭楚，有大功劳，不愧为勾践之子孙。顾佗倔强一隅，乘机僭窃，甘与冒顿分南劲北强以苦汉，斯诚勾践子孙之所深恶痛疾者也。盖勾践之霸，少康之余烈也。闽与无诸摇之勳，勾践之余烈也。佗非其种族，故宜其弃冠带，反天性，甘与羸国之王争雄长也。夫使南越之不得早为中邦，渐被圣化，至汉兴七十有余载，始入版图，佗诚越之罪人也。

三　关

湟溪、阳山、浧口皆有秦关，名曰三关。清远、汇口亦有之。盖粤东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关皆在连州之境，而赵佗分兵绝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绝新道，于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口筑城，以壮横浦。于乐昌西南二里，上抵泷口筑城，以壮湟溪。盖仁化接壤桂阳，乐昌接壤郴州，当时东岭未开，入粤者多由此二道。即使南安有守，而精骑间道从郴、桂直趋，可以径薄韶阳，横断南北，此佗设险之意也。或曰乐昌古城，任嚣之所筑。其在隔河二里之城，乃佗所筑，以夹武溪之水者。盖自宜章而下，三泷水最湍急，舟可两日至韶，二城夹扼泷口，则西北之要害据矣。自韶至英德，水路一日，故佗又筑万人城于浈水也。伏波出桂阳，下汇水为奇兵，即此道也。楼船出豫章，下横浦为正兵，其道直，无泷水之险，故先至。攻陷寻陕，伏波从衡岳而下，道远，亦以二城夹扼，费攻坚之力，故后期也。武帝平南粤，以曲江、浈阳、浛洭三县属桂阳郡，隶荆州，所以抉粤之

门户，为犬牙参错，意深哉！

海　门

南海之门最多。从广州而出者曰虎头门，最大。小者曰虎跳，曰鸡踏，曰鸡蹄，曰三门，曰东洲，此中路之海门也。从东莞而出者曰南亭，从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门，曰屯门，曰急水，曰中门，曰鲤鱼，曰双箸，曰南佛堂，曰北佛堂。从新宁而出者，曰大金，曰小金，曰寨门，曰官门。从惠来而出者曰甲子，从潮阳而出者曰河渡，从澄海而出者曰水吼，此东路之海门也。从新会而出者曰崖门，曰松柏，从顺德而出者曰黄杨，从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马骝，曰黄麈。从吴川而出者曰限门，从海康而出者曰白鸽，此西路之海门也。凡三路，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皆有水寨以守。水寨在潮者曰柘林，在惠曰碣石，在广曰南头，在高、肇庆曰恩阳，在雷曰白鸽，在琼曰白沙，凡六寨。六寨之信地，其港深者，在南头有屯门、佛堂，在柘林有东山、下河渡，在恩阳有神电、马骝，在白鸽有北隘头，可泊大船。余则港浅，洋中皆有暗沙，大船不利。在白沙有清澜，可泊大船。若白沙与万州，其港亦浅，鬼叫门亦有暗沙。在碣石有白沙湖，可泊大船。余港多外浅内深，难于出入。碣石卫则海石嵯峨，船易冲磕。甲子门其港亦浅。盖海防甚难，一遇飓风，船无湾泊之所，每多覆溺，船少又难以战守，故必量各寨广狭置船，多为之备。

虎头门

广州山有三路，分三门，而以大庾为大门。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虎头者，天地之阳气所从入，刘安所谓阳门也。地体阳而用阴，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于虎头门之阴。门在广州南，大小虎两山相束，一石峰当中，下有一长石为门限，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出虎头咫尺，则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地止乎此，然止而不止，天下山川之气亦止乎此，然止而不止。止者地之势，而不止者天之行也。自虎头而入为滥口，次曰大滥，又次曰二滥，至滥尾则为波罗之江。予家在其上，终岁间南风多而不大热，以海水盛也。北风多而不大寒，以山火盛也。盖得安居之乐焉。

厓　门

厓门，在新会南，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故曰厓门。自广州视之，厓门西而虎门东，西为西江之所出，东为东北二江之所出，盖天所以分三江之势，而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陆丞相、张太傅，以为天险可据，奉幼帝居之，连黄鹄、白鹞诸舰万余，而沉铁碇于江，时穷势尽，卒致君臣同溺。从之者十余万人，波涛之下，有神华在焉。山北有一奇石，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恶之，命削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先生谓当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瑁不能从。光禄郭棐谓，如白沙者，则君臣忠节胥备，其有关于世教更大。而予则欲书“大宋君臣正命于

此”。凡八字，未知有当于书法否。

甲子门

甲子门，距海丰二百五十里，为甲子港口，有石六十，应甲子之数。又有奇石十八，屹立如人。宋承奉郎范良臣，常刻“登瀛”二字于石，取十八学士之义。景炎元年，端宗航海而至，良臣给军食三日，留帝像登瀛石上，今石中像端然临者，帝也，跪而进食者，良臣也。予铭其上云：“天留一石，以作天家。君臣遗影，苔蚀如霞。芜蒌之饭，化作琼沙。衔珠青鸟，以瘗重华。”

澳门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蠔镜为澳。蠔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蠔镜独为舶薮。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岭如莲茎，逾岭而南，至澳门则为莲叶。岭甚危峻，稍不戒，颠坠崖下。既逾岭，遥见海天无际，岛屿浮青，有白屋数十百间在烟雾中，斯则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关，关外有番百余家，一寨在前，山巅有参将府，握其吭，与澳对峙。澳南而寨北，设此以御澳奸，亦所以防外寇也。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郁，桄榔、槟榔之中为楼榭，差有异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谓澳门。番人列置大铜铳以守。其居率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楼有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争以巧丽相尚。己居楼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为嫌。山顶有一台，磴道横贯，常登以望舶。其麓有东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奉耶苏为天主居之，僧号法王者司其教。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许忏悔，即立诛斩。许忏悔，则自以铁钩钩四体，血流狼藉，以为可免地狱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橐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橐出，音繁节促，若八音并宣，以合经呗，甚可听。有玻瓈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有多宝镜，远照一人作千百人，见寺中金仙，若真千百亿化身然者。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纸渣浮出，其淡者如画中微云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纸隔华灯，纸穿而灯透漏然。有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虮虱毛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又有自鸣钟、海洋全图、璇玑诸器。花则贝多罗、丁香，禽则红白鹦鹉、么凤、倒挂，兽则獭猬、短狗以为娱。人以黑氈为帽，相见脱之以为礼，锦毯裹身，无襟袖缝绽之制。腰带长刀，刀尾拖地数寸，划石作声。其发垂至肩，绀绿螺蜷，鬅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与唐人稍异。其侍立者，通体如漆精，须发蓬然，气甚腥，状正如鬼，特红唇白齿略似人耳。所衣皆红，多罗辏、辟支缎，是曰鬼奴。语皆侏儒不可辨，每晨食必击铜钟，以玻璃器盛物，荐以白氈布，人各数器，洒蔷薇露、梅花片脑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击生鸡子数枚啜之，乃以金匕

割炙，以白氈巾拭手，一拭辄弃置，更易新者。食已皆卧，及暮乃起，张灯作人事。所积著西洋货物，多以妇人贸易，美者宝鬘华褵，五色相错，然眼亦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计，承父资业。男子则出嫁女子，谓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杀无赦。女人寺，或惟法王所欲，与法王生子，谓之天主子，绝贵重矣。得一唐人为婿，举澳相贺，婿欲归唐，则其妇阴以药黧黑其面，发卷而黄，遂为真番人矣。澳人多富，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诸舶输珍异而至，云帆蹔风，万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载白金钜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用诸淫巧以易瑰货，岁得饶益。向者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潘王左右阴与为市，利尽归之，小民无分毫滋润，今亦无是矣。

南澳

南澳在饶平东南二百里，盖海中之山，而潮之边幅，全粤之东蔽也。地周三百余里，中分四澳。东折为青澳，风涛险恶，泊舟者患之。西折为深澳，环以黄、赤二屿，一口裁通，可容千桡。而隆澳其门户也。其曰钱澳，则宋帝所尝驻跸。是为四澳。钱澳有洲曰辞郎，景炎元年，帝舟迁于甲子门，邑人张达率义徒扈从，其妻陈璧娘送之至此，故曰辞郎。其名甚悲，夫妇之义，盖与此洲而长存焉。洲之青径口，有陆丞相疑墓及丞相母赵氏太夫人墓、少子九郎墓。周弘禴诗："身死厓山勤少帝，魂归南澳恋慈闱。"是也。其曰沙园者，有学士馆遗基，莲花石磉高丈许。海涯有太子楼，垒石为之，旁有行宫及指挥司甬道。区区尺土，在波涛浩渺之中，为闽越闽余地，天偶忘之，故患难君臣得以相保须臾耳。噫！

铜柱界

钦州之西三百里，有分茅岭。岭半有铜柱，大二尺许。《水经注》称：马文渊建金标，为南极之界。金标者，铜柱也。林邑记云：建武十九年，马援植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疆。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铜柱户数家，岁时以土培之，仅露五六尺许。铜柱不一，考唐、晋皆立铜柱，马援所立，在林邑南大浦，其铜柱五。唐开元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取安宁城及盐井，复立铜柱。其后安南都护张舟，立铜柱。元和中，马总为安南都护，又立二铜柱于汉故处。镌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晋天福五年，楚马希范平群蛮，自谓伏波子孙，立二铜柱于溪州。铜柱故不一。马援所立在林邑，则分茅岭铜柱，必马总之遗也。今人但知为马援铜柱，岂以后人所立，亦即前人之所立乎？然柱之以铜何也？吾粤不多产铜，而伏波所为铜物，处处多有。吾意古时蛮里多以铜为兵，伏波既平交趾，或尽收其兵销镕，既铸铜柱五以表汉疆。又为铜船五、铜鼓数百枚，遍藏于山川瘴险之间，以为镇蛮大器。于钦州北，又铸铜鱼为窦，今有铜鱼之山焉。而伏波善别名马，又尝以铜铸马式上于朝，而合浦之北铜船湖，复有一大铜牛，时浮出水。横州乌蛮滩，亦有铜船，每风雨晦冥，有铜蒿、铜桨冲波而出，声若震雷，舟人往往见之，是皆铜之物也。伏波故有神灵，为徼外蛮酋所畏，自汉至今，恪遵约束，岁时腊，或祭铜柱于西屠，或祠铜船于合浦。其涉乌蛮之滩，渡朱厓、儋耳之海者，亦必精心祈祷，乃得安流。今虽山川移易，铜柱湮沉，而蠢尔跳夷，犹惴惴然以遗镞为忧，不敢埋

没故迹，盖震慑将军之威灵若此。吾观交趾之山，其脉发自贵州，贵州为川之余，其山自巴蜀而来，大率过龙，如波涛万叠，奔腾不止，直至交趾而后结成国土。云南为其后门，广西为其前户，东界则广东钦州也。其地城郭不完，兵止徒卒，器止交枪，绝无中国长技。向者乘我艰危，阻绝天使，某将军以数百骑突之，夷椎数万，踉跄溃走。所乘象，闻丛雷大炮，亦辄崩奔，其脆弱可见矣。汉弃朱厓，今朱厓为文物澳区，名公卿比肩而出。明弃交趾，使铜柱旧封，日沦异域。极目关河，非复元封、建武之盛。使有伏波其人者出，安知不可荡平，复为衣裳礼乐之地耶！霍尚守云：永乐中讨平陈氏，收复交南，千载之奇勋也。倘于斯时，地濒广东者，割二三郡隶之。濒广西者，亦割二三郡隶之。各置大帅，屯重兵，以分其势，命张英公世镇，如沐西平故事，交趾之境，岂不若泰山而四维之哉！马骐贪暴，而酿祸于先。王通弃地，而委弱于后。柄国者复执贾捐之之说，于是封疆竟归黎利矣。嘉靖中，黎、莫变生，廷议征讨，文敏公欲遣大司马按兵境上，诏谕交人，以郡归者授之郡，以州归者授之州，使人自为守，若广西之土官然，可不血刃而定。湛文简权论亦如此，人咸惜其议不行云。且夫交趾其为郡十七，为州四十有七，为县一百五十有七，岁入司农一千三百六十余万，举闽、广、滇、黔之赋，犹不足以当之。乃宣德初，当国者弃若弁髦，且旋师仓卒，曾不少待，使中国官吏工商，沦陷异类，无虑数十万，计亦左矣。豪杰之士，恶得不以此为痛恨哉！

考伏波铜柱，一在钦州东界，一在凭祥州南界，三在林邑北为海界，五在林邑南为山界。林邑者，秦之林邑县，地属象郡，汉之象林县，属日南郡者也。自伏波削平其地，至后汉末，有区连者，杀县令自号为王。连死，外孙范逸代立。逸死，奴范文篡位，攻并旁国，及日南郡据之。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晋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讨佛，走之，追至林邑。今横州东三十里有地曰平佛，疑即灌邃战胜处。其后隋文帝平陈，乃遣行军总管刘方击之，其王范志，率蛮徒乘象而战，大败走。方入其都，护庙主十有八枚，皆铸金为之，盖有国十八叶矣，此亦一小南越也。尉佗王后，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而林邑自桓、灵之季至隋，乃得下有八传，蛮酋之力，其亦强盛也哉！《赤雅》云：林邑王范文，本牧羊奴，于涧中得二鳢鱼。欲私食，郎知捡求之。文曰：非鱼，砺石也。郎至，鱼化为石，其质如铁。文异之，就冶作刀，刀成，举之向石祝曰：文当有国，石即中开。石破，遂王林邑。子孙宝之，以鱼刀比之斩蛇剑云。林邑即越裳，今曰占城，在厓州之南，风顺一二日可至。丘文庄言：昔史臣纪禹贡山川，而终以圣化所至。其东、西、北皆以地言，至于南，独言其方。盖以圣人体天为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视，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计也。数千年以来，三方皆未尝越之而有加，惟南则日辟日远，崖州在当时远在荒服之外，今既开拓为提封，则占城他日安知不复为吾郡县之地耶！去崖州南六百里即占城，每南风顺，闻占城鸡声如洪钟，自海外悠扬而至，其近若斯。琼、崖屏障广东，占城亦可以屏障琼、崖者也。

河南

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雒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

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予诗云："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雒来。松柏至今虽已尽，花田尝见雪花开。"花田者，河南有三十二村，旧多素馨，花时弥望如雪，故云。

孚字孝元，其宅在河南下渡头村。越本无雪，至是乃降于孚所种雒阳五鬣松上，可谓异矣。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粤王台。"有张琼者，尝掘地种蒌，得一砖云杨孝元宅。琼异之，因号南雪。

安澜门地

会城南，有安澜门。其地自伪南汉时，从百宝水浮来，上有田，禾苗方茂，其主以为天赐，甚喜。识者谓地宜静定不宜动，一旦浮至，在水旁而有米有田，于字惟潘，禾者五谷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来获斯土乎？未几，宋太祖遣潘美平粤，符其兆焉。

西　场

陆贾初至南越，筑城于番禺西浒以待佗，名曰陆贾城。其遗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场，一曰西候津亭。出城凡度石长桥一、短桥二，乃至。予之生实在其地，所居前对龟峰，后枕花田，白鹅潭吞吐其西，白云山盘回其东。泉甘林茂，有荔支湾、花坞、藕塘之饶，盖贾之所尝经营者也。其汤沐在锦石之山，其魂魄或尝游此。予尝欲以宅地作贾祠，私俎豆之。

陈　村

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回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干低垂，时有绿烟郁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人者咫尺迷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支、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支、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又尝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支、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搏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又其水虽通海潮，而味淡有力，绍兴人以为似鉴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数万瓮。他处酤家亦率来取水，以舟载之而归，予尝号其水曰"酿溪"。有口号云："龙眼离支十万株，清溪几道绕菰蒲。浙东酿酒人争至，此水皆言似鉴湖。"又云："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支龙眼致豪华。"

茭　塘

茭塘之地濒海，凡朝虚夕市，贩夫贩妇，各以其所捕海鲜连筐而至。甿家之所有，则以钱易之。蛋人之所有，则以米易。予家近市亭，颇得厌饫，尝为渔者歌云："船公上樯望鱼，船姥下水牵网。满篮白饭黄花，换酒洲边相饷。"又云："鳝多乌耳，蟹尽黄膏。香

粳换取，下尔春醪。”

沙　贝

增城者，五岭山水之丛。盖大庾西来，由韶、英德、番禺至增城而止。罗浮东来，由汀、惠、博罗至增城而止。北江自南雄北来，由韶、英德趋虎门而入海。东江自惠东来，由龙门、博罗趋虎门而入海。甘泉湛公，世增城之沙贝，前对虎门，为山水汇会之区。语曰：“山川孕灵，不其征欤！”大抵中原之山，至岭而穷，至虎门而益穷。其水亦然。然而穷之所在，大通以之。予尝欲移居沙贝，以翕受地灵，且所产多荔支异种，与香柚、甘蔗之美，实野人乐志之胜区也。况予沙亭乡去沙贝仅五十里，扁舟乘潮，半日可至。沙贝在扶胥之北，沙亭在南，或渡江先至南海神祠，从祠外东行三十里即至。有湛子钓台，在于江曲。五湖烟水一亭，在于林间，前贤之流风，悠然其未远也。昔白沙以江门钓台授甘泉，而甘泉以蒲葵笠与弼唐以为传道之契。予亦垂竿人也，先哲神明，其必有以默相予哉！

梅　村

梅村，在翁源县北三十里。自梅铜至越，而岭有梅岭。岭之上有红梅驿、红梅村，翁源则有梅村，是铜之汤沐地也。梅村有一岩，上隙通明，为宋进士梅鼎臣读书之所。乾道乙酉，梅氏举族避寇岩中，寇以火烟薰之，仅一孕妇以口伏地得不死，产子名继祖，实嗣梅氏。宣城、麻城，是其分支，盖梅铜之后裔云。铜以兵从汉破秦，有大功德，子孙番衍有由哉。

梅　遼

自乳源治北行，出风门，度梯上、梯下诸岭，磴道嵚巇，尺寸斗绝，民悬居崖壑之间。有出水岩、双桥、梅花、遼水四处尤险。其险皆在石，石之气，使人多力而善斗，跳荡而前，无不以一当十。以石为盾，火为兵，虽傜蛮亦畏惮之，勿敢与争。子生八九龄，即以鸟枪、鹿铁教之，发必命中。予诗：“人人持鹿铁，处处见熊伸。”

洸　口

自英德南山寺，沿城西北行，一路清溪细流，随人萦折。路皆青石甃砌，泉水浸之，人家各依小阜以居。茅屋周围，有石笋千百丛，与古木长松相乱。草柔沙细，水影如空，薪女露趺，乱流争涉，行者莫不踟蹰其际。行数十里至洸口，山渐平豁。湛文简尝欲于此立石，刻衡岳东门，以识重游之路。有诗云：“洸口寻常路口，岂知衡岳东门。”洸口为南楚咽喉，湟川、桂水之所会，宋设浛洸县于此，米芾尝为尉，有“宝藏”二大字刻石在焉。自洸口而上，皆高滩曲峡，直至连州，山水之最胜处也。

虚

粤谓野市曰虚，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曰虚也；虚即墟也。《周礼注》云：墟，市中空地也，即虚也，地之虚处为墟，天之虚处为辰，辰亦曰趣，其义一也。叶石洞云：昔者圣人日中为市，聚则盈，散则虚，今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于少府，或封君汤沐邑，自开阡陌，岂惟爰田，市亦非县官矣。豪殖之徒，役财兼并，以武断于乡曲，恣睢圉夺，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义，后争夺，上教化，下货贿。公利于人而恶其私于已，莫善于东莞之章村。章村有虚，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无常居。十日为三会，坐肆之租有常，负戴提挈贸于涂者无常，薄取之，岁入若干缗。会民读法，春秋赛祠，问高年，宾髦士，凶荒祈望，一岁经费皆取给焉。粤之虚，立法惟章村善。

四　市

东粤有四市：一曰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亦曰洞天药市。有持药禽，其声玎珰如铁杵臼相击。一名红翠，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药，罗浮故多灵药，而以红翠为导，故亦称药师。一曰香市，在东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雒阳但称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饷客，杂姜盐食之，味甚甘美，其细珠若粱粟者，亦多实于腹中矣。语曰："生长海隅，食珠衣珠。"粤东所在，颇多难得之货。士大夫逾大庾而南，罕有不贪婪丧其所守。濠畔之肆，佛山、澳门之肆，其为灵台之螫贼者不可数计。噫！

新兴村落

新兴村落，多以云为名。东有云盏，西南有云稠，正西有云秋、云芜，西北有云洞，正北有云座、云吟、云山、云硬，东北有云敏、云河、云礼、云罗、云端、云右。山则有云斛，在县北一十五里，高百余仞，岩谷幽深，岁旱祷之，石中泉出即雨。有云秀，在县东南四十里，常有五色云见。有曰云干，在县西，高二百余仞，直如木干；上耸云霄，下有桃榔古寺。盖新兴在万山中，其地多云，居人所见无非云。云之静者为山，山之动者为云，云与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而多以云名，从其动而能变者也。

珠玑巷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桑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

石　涌

石涌在顺德西南二十里。吕嘉败时，与其王建德亡入海，伏波将军路博德追至石涌，得嘉。今有桥在顺德南门外，名伏波桥。有吕姓者，家其傍及石涌，云嘉之后。南越之亡以嘉，而土地人民得去蛮为华亦以嘉。

卢　村

新兴卢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发稀秃，此地之不幸也。

雷州海岸

雷郭外，洋田万顷，是曰万顷洋。其土深而润，用力少而所入多，岁登则粒米狼戾，公私充足，否则一郡告饥。然洋田中洼而海势高，其丰歉每视海岸之修否。岁飓风作，涛激岸崩，咸潮泛滥无际。咸潮既消，则卤气复发，往往田苗伤败，至于三四年然后可耕。以故洋田价贱，耕者稀少。故修筑海岸，最为雷阳先务。修之之法，分顷计方，每田一方，大约种稻百石，一石出夫一人。夫至百人，则领以岸长。秋成后，官督岸长，岸长督夫，以修所分得之岸。修之不已，约十年，积成丘阜，斯风潮之患永绝矣。雷地偏，民无生业，多半托命于田，而虞干虞溢，莫东洋为甚。东洋田延袤数十里，大都资灌溉于罗湖、特侣二渠，藉捍御于长堤、乌岸。修则穰，弛则荒，固往事之验也。雷人冯彬有此说，有诗曰："长堤隔断咸潮水，曲堰萦回特侣泉。"罗湖者，西山诸流所汇，自宋时何、戴二太守筑堤成湖，而开东西二闸，引水西流以溉白沙田，引水南流以溉东洋田，民大获利。岁久湮塞，治雷者能以此为先务，则雷民其不饥矣。又潮称海郡，海水咸卤，不宜于田。凡三农皆藉溪潭以收灌输之功，水少则引之溉田，水多则泄之归海，于是乎岁无涝旱，而田亦无荒废。潮民之以水讼者比比矣，有司者当询其利病以断之。

沙　田

广州边海诸县，皆有沙田，顺德、新会、香山尤多。农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莳，至五月而毕，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其佣自二月至五月谓之一春，每一人一春，主者以谷偿其值。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簇箔，腊其鱼、虾、蟹、蛤、螺、蜬之属以归，盖有不可胜食者矣。其田皆一熟，或种秋分，或白露，或霜降，必兼种之。使自八月至十月，月月有收，其以八九月熟者曰小禾，秋分、白露、霜降等种是也。以十月熟者曰大禾，赤秈是也。沙田咸卤之地，多种赤秈，粒大而色红黑，味不大美，亦名大秈，皆交趾种也。其黄秈、花秈，惟内地膏腴者多种。禾既获，或贮墩中，或即舟载以返。盛平时，海无寇患，耕者不须结墩，皆以大船载人牛，合数农家居之。丧乱后，大船为官府所夺，乃始结墩地居。自癸巳

迁海以来，沙田半荒，主者贱其值以与佃人，佃人耕至三年、田熟矣，又复荒之，而别佃他田以耕。盖以田荒至三年，其草大长。佃人刈草以售，每一日之功，可充十日之食。又有鱼、虾、蟮、蛤、螺、蛏之属，生育其中，潮长辄塞箔箔取之，其利甚饶。草之未尽刈者，则燔以粪田，田得火气益长苗，而田荒之至三年又复肥沃。故佃人每耕之三年，必荒之三年，不肯为田主长耕，如数纳谷，此有沙田者之苦也。沙田既多荒弃，于是赔贼虚粮，为累未已，而阴以其田贱赁于沙头，有司捕问，则里长以沙头告。沙头乃上限状于有司，请先输粮而后获。沙头者何？总佃也。盖从田主揽出沙田，而分赁与诸佃者也。其以沙田为奇货，五分揽出，则取十分于诸佃，不俟力耕，而已收其利数倍矣。此非海滨巨猾不能胜任。当盛平时，边海人以沙田而富，故买沙田者争取沙裙。以沙裙易生浮沙，有以百亩而生至数百亩者。今则以沙田为累，半委之于莫可如何者矣。

粤之田，其濒海者，或数年或数十年，辄有浮生。势豪家名为承佃，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者，往往而有，是谓占沙。秋稼将登，则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刃张旗以往，多所伤杀，是谓抢割。斯二者，大为民害，顺德、香山为甚。岩野先生尝请著为令，凡浮生沙洋，悉以入官，官募民耕种，以其租为赈饥饷军之需。如有能清察报闻者，与垦田同功。此则既绝争端，又资国用，诚为长利之策。或曰：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洲岛，民亦蕃焉。东莞、顺德、香山又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淤，往往沙洋渐高，植芦积土，数千百晦膏腴，可趾而待。而农民又辄于田边筑坝，以致封岸之田崩没，而流其泥沙至坝，以为浮生，以故争讼日甚，有司者每不能平。使能于沙田已报税者，按籍给之。无籍者即没于官，召民承买，而取其价以供公，斯则绝讼之术也。

香山土田凡五等。一曰坑田，山谷间稍低润者，垦而种之，遇涝水流沙冲压，则岁用荒歉。二曰旱田，高硬之区，潮水不及，雨则耕，旱干则弃，谓之望天田。三曰洋田，沃野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为上。四曰咸田，西南薄海之所，咸潮伤稼，则筑堤障之，俟山溪水至而耕，然堤圮，苗则槁矣。五曰潮田，潮漫汐干，汐干而禾苗乃见。每西潦东注，流块下积，则沙坦渐高，以蒉草植其上，三年即成子田，子田成然后报税，其利颇多。然豪右寄庄者，巧立名色，指东谓西，母子相连，则横截而夺之，往往构讼，至于杀人。其或子田新生者，田主不知多寡，则佃人私以为己有，有田而无税，利之幸而得者也。故凡买潮田者，视其不至崩陷。而大势又可浮生，虽重价亦所不辞矣。香山人但以田之纳谷多少为度，不以亩为度，问其田若干，则曰纳谷若干，不曰亩若干也。以故田主寄命于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问，礼貌稍疏，其患有不可言者。田客者何？佃人也。

买官田

东莞袁伯益令南安，欲捐赎锾买官田，田在某乡，则以某乡为仓，立仓长以司出入。春夏青黄不接，米价高，则开仓发粜。其银随以买田，如官能于赎锾外设法多买，上台量行奖励，以示将来。官任其劳，上稽其力，十年之外，可使田谷如京，民无不足之患。

义　田

湛文简常设义田，族人冠、婚、丧葬者，读书者，给谷有差。庞弼唐请分为三等，以田七十亩为上，五十亩为中，一二十亩为下。上者勿给，中者量给，下者全给。若田至三五顷以上，须每年量出租谷入于家庙，以助周急之需，庶所积厚而施无穷。

议建府县治

清远向称寇盗渊薮，庞惠敏公有疏，谓清远当萧梁时，尝建为郡，乃全省西北之要冲，而韶、广二州之襟喉也。据其形势，宜于此增设一府，而割广之连州、阳山、连山，肇庆之四会、广宁，梧之怀集隶之。又移连山一县于洸口，以扼上游，而堵截傜贼渡水之路，则南雄、韶可以无虞。如怀集有言，则以肇庆之开建易之。盖开建与贺切邻，去梧甚近，且田粮户口相当，宜无不可。夫惟设一府治，控山带江，与广、韶相望，势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之门户，下足树东南之屏蔽，斯亦久安长治之计也。又肇庆当两粤冲，大司马节镇之所，环郡阻山，独阳江一面濒海。西枕高凉，引四郡，通交南，孤悬海上，错列于神、电、广、海之间，去郡五六百里，议者亦欲别立郡治。又嘉桂岭去会城之北二百余里，当番禺、南海、三水适中，连接从化、清远山峒，为盗贼往来冲要。隆庆间，何端恪、王青萝同游中洞、王蕊诸山，见嘉桂双峰独秀，其地在万山之中，盘据五邑之界，云峦环抱，土田衍平，风气聚而海潮通，可以建城立县，控制要害，安戢峒蛮，为保障一方之利。昔人谓治广以狭，诚上策也。订议多年，以浮论而止。为剧寇巢穴，直至于今。又新会多盗，有议者欲因仓步旧城，益以新会之古博、平康，新兴之双桥，置县，招集流亡，复里甲。又有议者，欲复高凉旧县于电白废基，以控诸寨，卫府城。又谓博白县介高、廉二州之间，自石城至合浦，陆程五百余里，往来不易，欲以肇庆之开建易博白，在梧、肇庆不为损，在廉则甚利。此皆经略之上策。

开拓黎地

琼之地，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县，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势且浸淫四肢，而为一身之患。黎之为害何以异？自昔以来，叛服无常，始之萌芽不折，终则斧斤寻之。明兴百余年，以大征见者凡三，其间近者十数年，远者四五十年，辄复蠢动，黎情亦大略可知矣。海忠介言，黎峒其地四方仅可三四百里，不能及罗旁三之一，诚能以兵三五万纵横其中，势同压卵。荡平之后，伐山开道，立州县以治之，移一二屯所，若南流、青宁等处以守之，不过数年，可使尽入版籍，化为编民。斯亦王者无外之举也。

禁凿石砺

广州东有石砺山，在浈洲之下，虎门之上，高数十丈，广袤数百顷。其势自大庾而来，一路崇冈叠嶂以千数，如子母瓜瓞，累累相连。人村大者千家，小者数百。自广州治

至茭塘，大岭凡百余里，皆在瓜蔓之中，互相钩带，或远或近，或合或离，血脉一一相贯，以受地灵蜿蜒磅礴之气。山至虎门，则耸为大兽者五，以收海口而控下关。有一浮莲塔，上矗云霄，与赤冈、滘洲二塔东西相望，为狨狪大洋之捍门，南越封疆之华表，盖一郡风水之所系焉者也。比者奸徒盗石，群千数人于其中，日夜锤凿不息。下至三泉，中訇千穴，地脉为之中绝，山气为之不流。一峰之肌肤已剥，一洞之骨髓复穷，土衰火死，水泉渐焦，无以兴云吐雨、滋润万物而发育人民。此愚公之徙太行而山神震惧，秦皇之穿马鞍而山鬼号哭者也。崇祯间，尝勤有司之禁，所以为天南培植形势，其意良厚。今宜复行封禁，毋使山崩川竭，祸生灾疹，是吾桑梓之大幸也。

迁　海

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岁壬寅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拆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货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边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戊申三月，有当事某某者，始上展界之议。有曰：东粤背山而海，疆土褊小。今概于海濒之乡，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岁弃三千余之赋。且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筑墩楼，树桩栅，岁必修葺，所费不赀，钱粮工力，悉出闾阎，其迁者已苦仳离，未迁者又愁科派。民之所存，尚能有十之三四乎？请即弛禁，招民复业，一以补国用，一以苏民生，诚为两便。于是孑遗者稍稍来归，相庆再造，边海封疆，又为一大开辟焉。

大小箍围

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之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烟雨中望之乍断乍连，与潮下上，予诗："洲岛逐潮来。"

珠玑巷名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

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

茶　园

岭南香国，以茶园为大。茶园者，东莞之会，其地若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香之子，香之萌蘖，高曾所贻，数世益享其利。石龙亦邑之一会，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蕉，橘、柚、蕉、柑如之。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故曰："岭南之俗，食香衣果。"

永安县

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洲。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涉溪四五，夕宿宽清溪砦。次日历员墩、白溪，上岭者六七，涉溪十有二三，岭路逼仄，皆蛇盘。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溪右，穿竹披茅，雾露沾湿，至午岚气不开，郁燠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间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余、二十余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围，或曰楼。或在山绝巅，或在隘口，一径微通，一夫可守，皆绝险。自白溪以东，道旁多古松，樵火所燔，膏液迸注，往往凝结成芝菌，大者如盘，色莹白。松或被斫伐横卧，鳞甲四散，磴道多为所碍。至林田，渐有大村，高下棋列，稻田随山势开垦，徂夷相半，多狭长细畛，无有方广至数十亩者。十里间两涉秋乡江，至铁潭渡抵县。县所处稍卑，丹嶂宫之。嶂者何？盖于诸山杰出，最高大，如屏障横空，故曰嶂。其最著者，如羊角、燕尾、鸡冠，以形名。白叶、帘紫、乌禽，以五色名，鸡公、鹿母、黄麞、鹿犊，以鸟兽名。柏树、柏兴、漆木、黄草、黄花，以草木名。余如天字、宝峒、描眉、上濑、宝山、企壁、吹螺、茅滩等，凡分三纪，其名一一皆美，状亦奇秀。而鸡冠嶂当予所居紫金书院前，大小为峰者八九，色丹紫多变，烟翠欲流，尤可爱。羊角嶂南当学宫，其旁一峰，与县庭相直，名文笔。锐而不高，县中士夫倘能人以一罂一瓮实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数丈，势益峭拔矣。县境多水，水从诸嶂而出，大小皆数百折。大者为江，江有五，以为之经。小者为溪，为坑涧，凡百余道，为之纬。四面争流，或分或合，而秋乡江最长，自火带迳以下二百余里，皆号秋乡江，纳小水三十有八，自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以入东江。使从城南铁潭口至牙溪以下，稍疏浚之，排其阚沙，燔其礧石，使滩泷三百六十，一无所阻，三篷、四篷船子可通行，则谷贾四方辐辏而谷贵，谷贵则种蓺者多，益尽地力，田虽稀少而蓺多，无农不蓺，则无山不为村落，县之富庶，可计日而俟也。

永安三都

永安者，惠州府岩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蓝能贼长驱府之东郊，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遗。自是两江群盗并兴，弥满归善、长乐、海丰之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执官吏，攻乡保，齮龁坟墓，系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离，暴

骸骨于薮泽，假息城郭，不能尽去，高垒相守，往往陷没，从衡六七百里，攻劫恣行。或至郊坰，乃遣一卒道归，且行且劫，猥去爰处，上下相匿，以文辞避法，百姓嗒嗒无所控诉。自万历初年，五军合剿，贼乃荡平。府以归善秋乡、凤凰冈、磜头等，违县五日。海丰鹅埠岭，违归、海两县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倏忽出没。最要害，度地创县控制便。南赣督府下其议，竟寝。叶春及谓，昔人论广，以狭治之。广中一县，常五六百里，缓则不驯，急则啸聚，未可归之山川与有司绥抚失策也。贼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贼剽犯城，官惟城兢兢，民蔑如也。永安县，民乃免于锋镝，咽而固有，食可废哉！永安既县，违惠州府城二百余里，重蚕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岖万山中。异时未县，罪人梨来者鲜。龙蛇易生，盗贼猬毛而起，其地然也。县宜矣。县有古名、宽得、琴江三都，幅员几七百里，连嶂复嶂尽其地，徯隧硌砑少夷衍，或二三十里无室庐，然地肥美，饶五谷，三都皆然。三都一曰古名都，自槐溪入，箐行二百里至火带。自火带以下皆秋乡江，旁溪注之甚众，水道纡曲，舟行半日。从陆以趋，尚不及数里云。两山蹙沓，江流如线，树木蔚荟，多郁燠之气。民皆佃作，地腴多谷，秋冬间，衔接漕归，水湍石径，滩三百六十，乃至泷头。上益浅，不可漕，载不过十石。邑令常议疏浚之，排其填阙而凿横江之石，亦锐矣。春夏水涨，沙随之行，石礧礧京积，恐不能卒就也。围子囝、李郊、苦竹、车岗间，皆有傜，依凭崖谷，伐山而耸，爇草而播，患吾扰，彼不为患。一曰宽得都，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东入县，而佛子凹绾毂其口。龙川江西下，都之门户在焉。义容、神两江皆皇流，衡贯都内入龙川江，而神江之源最远，聚落数十，盘错两江间。被山排崎，丰草茂树，散为夷陆，原隰衍沃，自昔以为上田。沥口其望姓也。蓝能作难，则柏埔不能安枕，桃子园陇塞，弄兵之民负焉。上下窖铁冶，昔尝鼓铸，下凤凰冈，隃梁化。因材于山，以入幕府佐饟。后贼大起，因之是惧，不敢言鼓铸事矣。一曰琴江都，石马西驰，突起鸡公嶂，过芙蓉径入都，白叶、帘紫官山诸嶂，怵矣南走，隃貉獠坪至南岭山漏里，海丰、归善之山，由此始矣。是为邑之脊旅。水东西分流，若两胁然，西皆入秋乡江，东会琴口入横流渡。民务稼穑，饶积聚，有余以出米潭、大梧至潮，上镇、中镇，其会也。上方近河源、密坑、海丰、长乐之间，逃军坑直其下方。异时两处矿开，奸民趋之，如水赴壑，则南岭、赤溪以至上镇，当其要道。日夜行辎辎不绝，东与海、揭、程乡地比，三县盗起，不得安枕而卧矣。故昔垒寨，是都为独多云。宋末文信国提兵至循，屯南岭。南岭信险固，不义之民，往往负之。乃设文武将吏，屯戍其地，今空垒矣。狡然思逞其凶，何日蔑有，其可忽诸。

火　带

火带，在永安县古名，距城四十里，一径如带，丹崖翠壁夹之，日射霜林，艳艳如火，故名火带。永安景有火带长林，火带名亦佳。有咏者云："逼侧双崖道，长林一带红。嶂从丹竹见，路向鹧鸪通。鸟语泉声里，人行树影中。沿溪看不尽，恍与赤城同。"又有咏者曰："石路纡回古木深，梁霜枫叶满高岑。知谁昔日烧丹灶，一带长林艳至今。"

秋　乡

秋乡，在永安县西南，川流自铁潭渡汇合众水，奔泻而西，距城二百余里为县水口，合于大江，凡艘艇皆泊于此。怪石嶙峋，惊涛湍急，村灯渔火，隐映垂杨深竹之间。此地又多枫林，秋时叶丹，如火艳艳，一望烧空无际，绝与秋色相宜，故名秋乡。予诗："人家秋色在秋乡。"

卷三　山语

梅　岭

梅岭者，南狱之一支。《星经》曰"南戎门户"，《汉书》曰"台山"，《舆地志》曰"台岭"，其名不一。其曰秦关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适治狱吏不直者所筑也。《南康记》云："南野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吕嘉叛，杀汉将军韩千秋，函封使者节置塞上，即此。故又曰汉塞也。曰东峤者，以居五岭东偏也。曰台者，以高而平。曰峤者，以高而峭锐。台专言梅岭，峤则兼言五岭也。五岭，一岭也，其在东则为梅岭也，然自昔皆以梅岭为五岭之第一岭也。五岭皆越门，若台关则秦所筑，故亦曰秦南门也。汉之北塞至寒门，南塞至暑门，台关又暑门之大者也。以其山曰台山，故关亦曰台关，又曰横浦关。而梅岭之名，则以梅鋗始也。鋗本越句践子孙与其君长避楚，走丹阳皋乡，更姓梅，因名皋乡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遗梁王，谓珍于白璧也。当秦并六国，越复称王，自皋乡逾零陵至于南海，鋗从之，筑城浈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鋗于台岭家焉。越人重鋗之贤，因称是岭曰梅岭。其曰大庾岭者，汉元鼎五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南越，裨将庾胜，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东四十里胜弟所守，名小庾。是则岭名梅以鋗，岭名庾以胜兄弟，秦之时岭名梅，汉之时岭名庾也。然汉时亦称梅岭。《史记》云：汉破番禺，东越兵不至，杨仆请从便击之。上令屯豫章梅岭以待命，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岭，杀三校尉。上乃遣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击之是也。然此或豫章梅岭也。《史记索隐》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当古驿道。要之梅岭皆以鋗名，非以梅，盖鋗奉其王，自梅里至豫章，又至台山，亦名台山曰梅岭。其姓为梅，复从梅里至，以台山为梅岭，犹之乎以皋乡为梅里也。然鋗之王亦姓梅，则梅岭又非以鋗名，盖以鋗之王名也。今俗称梅岭为越王山，人皆以为赵佗，不知乃鋗之王故治。故予诗云："禺峡本因黄帝子，梅关亦以越王孙。"而世乃谓陆凯折梅寄友，岭遂名梅，因筑折梅亭其上，谬矣。岭有红梅驿，驿有城，当岭路之半。累石为门，南北以北为中，相传鋗所家在焉。自驿至岭头六十里为梅关，从大庾县而南者，望关门两峰相夹，一口哆悬，行者屈曲穿空，如出天井。从保昌而北者，一路风皋绵亘，岩磴倾斜，梅与松石相亚涧林间，或蔽或见，偃松大皆合抱，或数百或千年物，有张文献手泽存焉。关路乃文献所辟，行者歌之，以关出入甚易，号为人关，以与西粤北流鬼关相对。鬼，鬼方也，在西为阴，故曰鬼方。

东阳，故曰人，故梅关一名阳门。

腊　岭

五岭之第二岭，在郴州南境曰骑田，骑田之支曰腊岭，在乳源西境。壁立峭拔，高四百馀仞，周三十里，盖天所以分骑田之险者。大岭为骑田，而腊岭其小者也。曰腊岭者，以乳源在万山中，风气高凉，于粤地暑湿不类，是岭尤寒，盛夏凛冽如腊也。一曰摺岭，以岭高不可径度，从岭边折叠而行，如往如复，故曰摺也。又西北境有关春岭，岭之左为梅花峒，山谷阴寒，夏多积雪，梅花繁盛亚梅关。一名小梅岭，一曰梅花路，亦曰小岭，盖又以梅岭为大岭也。初梅岭未辟，小岭为西京孔道，韩昌黎赴潮时，以昌乐泷险恶，舍舟从陆道出乳源蓝关。蓝关，或即此小岭也。梅岭自张文献开凿，山川之气乃疏通，与中州清淑相接，荡然坦途，北上者皆由之矣。予尝谓昔称五岭，以人迹所绝，车马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故尉佗绝新道，拒三关，而盗兵即不得至。今梅岭之旁，连峰叠嶂间，小陉纷纭，束马悬车，纵横可度，虽使千夫扞关，万人乘塞，而潜袭之师已至雄州城下。又况郴之腊岭，与连之星子、朱冈，皆可以联镳径入乎！雄州居五岭之首，为二广冲，韶石耸其南，大庾峙其北，豫章、吴、楚、闽、越皆以此一关为限，诚东南天地一大枢键；非仅为岭表第一门也。或谓任嚣称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盖秦时以负北一带为番禺，其南皆为南海。佗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乃备粤之北门。汉五将军或出桂阳下汇水，或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或发夜郎兵下牂牁江，而咸会番禺，此则粤之门户俱入矣。其东则隔于东越，此东越王余善所为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将军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也。横浦之道为直，故杨仆先陷寻陕、石门，桂阳由衡岳下，稍纡浅，故道远后期。观于此，则所以为越守者不难俟。予曰：虽然，夫以南越窃据为雄，已历世五王，历年九十有三矣。天将以土地归神华，为衣冠文物之区，所以爱斯民也甚厚。使建德、吕嘉善守，终亦覆亡。故刘铄时，广人见群星北流，知为举国归中原之兆，天之所废，虽阻险无所用之。故曰："固国以德。"

五　岭

唐李侗以衡阳为五岭门，以五岭之中，皆南岳之奥室也。南岳，君也。罗浮，其东诸侯也。罗浮分南岳之司以治五岭，而朱明洞与南岳之朱陵洞相通，则罗浮者，南岳之神气所聚者也。南岳之都在南岳，而离宫别馆在罗浮，故亦称罗浮为南岳。北之太行，西岳之臂也。南之五岭，南岳之臂也。然五岭以大庾为首，则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又大庾之臂也。故予诗："五岭南拖衡岳臂，迢遥直与海天长。"或谓台城之峤在大庾，骑田之峤在桂阳，都庞之峤在九真，萌渚之峤在临贺，越城之峤在始安。是岭有五，而广东得其一，广西得其三，湖广亦得其一。然骑田今属阳山，去阳山城北二里，一名黄岑，即古湟溪关也，则广东得岭之二矣。又乳源西五里有腊岭，为五岭之一，亦名骑田。连揭阳而言，则广东又得岭之三。五岭之称，始《史记·张耳传》，曰："秦南有五岭之戍。"师古曰："西自衡山，南东穷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五者。"裴渊《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岭。"郑德明《南康记》曰："大庾一，桂阳骑田二，九真

都庞三，临贺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舆地记》：“一曰台岭，一曰塞上，即大庾也。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荫渚，五曰越岭。”方以智谓九真太远，当以裴说为是。王伯厚曰：“骑田即郴州腊岭，都庞即道州永明岭，甿渚即道州白芒岭。”则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

三　峡

自基德至清远有三峡，一曰中宿，一曰大庙，一曰浈阳。大庙介二峡之间，尤险狭，故尉佗筑万人城于此，汉杨仆先陷寻陕。姚氏云：“寻陕在始兴三百里，地近连口。”即此。然其险盖与蜀异。蜀三峡其险在滩，粤三峡其险在峡，自皋石山而下，危蛮峻嶮，为铁步障，为玉屏，凡数百里不断。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峰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峰峰相抱，一水萦迴而出。水如环肉，北禺为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憩，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东，至广州为白云诸峰，又东至海上为罗浮。其憩者，耸而为峰，两两壁合，镵锐绝特，望之若攒玉插天，其下苍磴屈盘，箐从茂密，临危飞石与古木互相撑拒，往往有崩陷之患，盖粤山之第一嶮。南禺路陡绝，挽舟车率从北禺，衣钩笮挂，乍却乍前。至浈阳，路益紧束，彼此绳索相牵，腾藉而上，踝血沾溉利石，往往至剧。陈岩野先生诗云：“双峰若人立，举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恺崇势均敌。磴道虽新凿，猿猱苦绝壁。往年罥牵夫，山鬼至今嗅。”其险如此。大庙峡，一曰香炉，当虞夫人庙右，有一峰状若香炉，故名。其前有二小峰，曰狮子、眠羊，横当湾环之间，舟人畏之。歌曰：“朝见眠羊，估客烧香。暮见狮子，梢公化纸。”自此至清溪、濛里二驿，一路多虎，又歌曰：“清溪濛里，早眠晏起。”而中宿峡往时尝有潮至，经宿乃返。予则歌曰：“潮上飞来，一宿即回。飞来潮上，二禺皆响。”峡中又有望夫台，予歌曰：“望夫台，侬今化为石，郎且不须回。”望夫台，一名望夫山，又歌曰：“望夫山，侬虽化为石，犹自待郎还。”自南禺以下有七湾，则歌曰：“一湾复一湾，朝流侬泪去，暮流郎泪还。”又歌曰：“一湾复一湾，朝流郎泪去，暮流侬泪还。”盖皆言行旅之苦也。凡自韶阳而下先浈阳，自广州而上先中宿，予歌曰：“浈阳头，中宿尾，中央一峡香炉是。”又歌曰：“头中宿，尾浈阳，香炉一峡是中央。”峡中复多怪石，或有两两相抄，状如牛头者，曰牯牛滩，则歌曰：“过得牯牛，舟子白头。”有名龙头硬者，鳖背者，歌曰：“舟上龙头，一沉一浮。舟上鳖背，一进一退。”有曰狮子角者，歌曰：“水冲石山，狮子哮吼。水石争飞，舟船却走。”有时滩水甚浊不见石，石激水成花乃敢行，歌曰：“船行莫行，看石花生。”有名银瓶钓丝滩者，则歌曰：“大银瓶，小银瓶，酒香鱼味美，沉醉卧沙汀。”又歌曰：“天晴钓丝短，天雨钓丝长。但求滩水满，不用鲤鱼尝。”有曰磨刀滩者，歌曰：“石为刀，舟为砺。朝磨暮磨，人与之敝。”又歌曰：“舟石相磨，舟奈石何。”有曰弹子矶者，远望之，一峰锐竦，欹壁千仞，绝似太华南峰之背。上有穴，亦与蜚廉穴相似，云黄巢弹子所穿，是中空洞，一声入之，如震雷盘旋石腹，四山传响。壁上花木，与石色青白红紫相间，若锦屏。其南有数十峰，亦皆绝壁，石乳下滴，半空沾濡，时时坠一巨石，与惊湍日夜春击。过此又有数峰相连，一壁横出，高广不及弹子矶，而迄迤若层城，盖皆与弹子矶本一圆峰，而削其半以为壁者，此巨灵斧凿之迹也。山翠空濛，阴者如烟雨，晴者如云霞，为日光所夺，不能自主，日午色多绿，薄暮多青，青而岩嵁千百乃可数。越十余里，又一峰若弹子矶，上有洞

曰碧落，僧嵌壁为楼，俯临潭水，势甚危。

二　禺

二禺在中宿峡，相传轩辕二庶子，长太禺，次仲阳，降居南海，与其臣曰初曰武者隐此。太禺居峡南，仲阳居峡北，故山名曰二禺。在南者曰南禺，北曰北禺，七十有二峰相对，一一奇峭，而北禺以飞来寺尤称胜，由十九福地坊而上，有嘉会亭，迤而西。一崖曰苍雪，异石矗立，如叠古琼，老榕横架其上，轮囷盘攫，风尝飕飕不绝。踰涧，有轩辕二帝子别业，祠二禺君。二禺君者，太禺、仲阳也。右为山晖堂，祠二禺臣，则初与武也。其下复有二帝子读书台，皆邑人朱叔子所建。台旁为飞来新寺，折而西，地稍夷旷，有叔子清音楼，泉自上行，锵锵有声，乃子瞻所谓“仰看泉落珮，俯听石转毂”者。四壁多青脂石乳，及海棠红踯躅之属，有泉渗出，萦纡伏流凡九曲，可以泛觞。左折沿涧而上，东望有一瀑布，其下为淙碧轩，子瞻以溪水太峻，当少留之，教寺僧于轩北作小闸，潴为澄潭，使水尝雷轰雪溅。又夏秋水暴，可为启闭之节，用阴阳家言，寺当少裕云。历磴二百余级，至一洞，镌“仙源”二字，瀑布发源处也。下有桥曰流香，是为第三桥。沿涧西行，竹林中有阮俞径，昔二帝子善音，采阮俞之竹吹之，凤凰来集，至今月明，犹彷佛闻其遗响焉。两崖摩挲皆作翠褐色，古木苍藤，垂阴水际，烟波隐映中，时有渔舣往来。篙落一声，岩壑四应，是为石洞最幽之处。其巅最高峰，林木益深，希见天日。有一岩广数百步，多钟乳，地下有石棋子，大者径二寸，凡百余枚。下为和光洞，安昌期丹灶在焉，常产五色榴花。折而西，为归猿洞，孙恪妻留玉环之处也。又一岩有古窑器，函黄金蜕一具，壁上刻“秦时五百人避难于此”九字。上即古飞来寺，梁普通年，二帝子自舒州移至此，一角遗于梅关，今为云封寺。粤故有客山二，一曰浮，一曰逃石。有客寺二，一曰飞来，一曰云封。飞来寺颇多题咏，区海目云：“客帆山寺两依依，闻道飞来便欲飞。若使客帆同此寺，不烦一宿也能归。”予和云：“潮至胥江力渐微，峡门开处野猿归。空王亦爱禺阳好，飞寺而今更不飞。”寺后绝壁有“云隐”二字，罗隐所篆，上尝生异云，祷之辄雨，称云台峰。距古寺数里，又有一岩，内分三洞，甚高广。唐时望气者言：南海有灵山产神草。遣使求之，果于此得金芝数十茎，锵然作金钱声，因名金芝岩。岩中床、几、瓶、垆悉具，一丹井与海眼通，石盂中有乳英满注。岩上又有天池二，一大一小，其水散为北禺诸泉。南禺巅为缥幡岭，与北禺之巅并高。下有钟楼冈，一巨钟旧悬其上，俄飞入水，每寺中伐鼓，水底钟隐隐相应。今渔者歌有云：“山上钟声水底闻，南禺飞落北禺云。”谓此也。由冈西折有一洞，又数百级有岩二，坞三，平台一，皆产金粟花。泉分数道而下，流为花溪，自一湾至于五湾，湾尽为百花洲。第五湾上有奇石三叠，高五十尺，平衍而白，名瑶台。下有花阡，叔子瘗落花之所也。二禺皆多水，凡山罅辄有流泉迸出。而南禺尤多泉，所冲啮垤崩堑断，每为桥以便牵挽。宋时有栈阁七十余间，今易以石，岩路如丝，缭绕峰麓，舟上者百缆纠缠，钩藤罥石，乍断乍连，呼号多凄惨声，如哭如相杀。一散为百，百散为千，远近相应，自二禺至浈阳，凡三日皆然。浈阳峡小而长，其西壁益巉岩，可蛇行者仅尺许，故于东壁凿梯为平路。浈阳有连州水口出贼，大庙峡径路四通。花山、铁山诸寇，率从此乘龙艇出，每艇二十余桨，首尾如一。上下互为首尾，轻捷如飞，多用砂炮利器，遥见黑烟一点，即已中人。又数从庙东杀鸡坑而出，坑口下，又有

湞江、大燕两水口，及黎峒坑，皆贼要冲，戍兵往往与通，咫尺间辄不赴救。哨船塘铺，皆在大庙对岸，不当隘口，名为御寇，实避之。

连　峡

自涯口西北行，有数坻石横江，状若桥，云神人之所设，滩势澎怒，篙者胸肿痛，钩者手酸，十人之力尝不给。上一峡不知其名，连峡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峡，下有豆豉村，望前山如千叶芙蓉，半包半解，解者为峰峦，包者为石，绝与西华相似。峰峰有树，树树有峰，瀑布横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纷披四注，如雨雪。密叶丛箐中，有影无声，每与猿鸟幽咽，此连峡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余里，上一峡，绝壁颇宽广，上有石窟数口，前后相穿，绠藤梯棘，从峰罅而上，人方营治飞巢，为避乱之所。自此水益湾环，滩益高，石益廉利，鱼陂高低，水车砉击，舟行益艰苦。既至阳山县，县西二里有石刻，曰“韩文公钓矶”。矶左为祠，一石刻文公像，为南海陈昂所写。城绝卑小，郭外屋高于城，茅茨数十间，火烟寥落。文公所云：“隔江荒林密箐，小吏十余家，鸟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峡，夹壁欹叠，状若颓城，无数古木支拄，石色苍绿，皆作云水纹。松、彬、茶子诸树羃之，怪藤千尺，多有黄猿啸牵而下，或戏丸堕之，空中犹能翻接柔枝。已入晾纱峡，水叩石牝，呜咽有声，水石相吞，久之始答。有数复岩喷水，从风飘滴，峡尽犹沾濡不已。又入一峡名同冠，壁之石皆为白笋芽，丛乳葳蕤，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绮分，树影森沉，瀑光明灭。驻舟其下，久之，峡转峰旋，舟层层如入螺尾，乍出阴崖，乍入阳窦、凄神寒魄，一日不知几变。一潭曰龙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为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无数，自上生下，复自下生上，望之有如堂厦。又有小瀑布五六道，与峰上诸水相连为大水帘，其前有滩，滩上为羊跳峡，言峡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塞峡，沿石角欹侧过之，一岩张其口，若吸舟状。数里得楞伽峡，峡势欲堕，两崖相碰，石皆雕镂通透，如破莲蓬。内外有悬乳千万枝，长者踰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物，石脉所出者色多白，石肤所出者多黑。有一大瀑布作数折，大风一激，腾跃三四峰乃散。一石人传为丁兰所化，旁多篆刻，苔蚀不可读。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参差与数折者对，土人谓之双龙灌水。水在峡中又绝异，日光所荡，含草色则绿，含石色则青，亦多金沙丹砾，粼粼可拾。自此至铜鼓、龙涎二峡皆然。龙涎峡去连州南五里，其水发源九陂，流二十里或隐不见，乃自峡之腰吐一小乳，喷薄而出，因曰龙涎。予以为此真龙乳，易名龙乳峡，刻石其上。盖自涯口至此，峡凡十余，皆绝奇。奇在两壁，奇在多瀑布，奇在水，而峡止矣，而上滩犹甚峻也。

诸　峡

峤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东北，皆两山相夹成峡。西自德庆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峡。北自英德至清远，有浈阳、香炉、中宿三峡。西北自乐昌、平石下六泷，有泠君、蓝豪二峡。东北自连州至涟溪口，在楞伽、羊跳、同冠三峡，而乐昌二峡尤险。其险在六泷，六泷之险在水，诸峡之险在山，连州兼山水之险，羚羊峡山水稍平。东上揭阳，则蓬辣、乌蛮诸滩亦甚险，盖以居上流多石故也。柳子厚谓：楚之南，少人而多

石。石者，未化之雷。雷者，已化之石。峤南多石，故亦多雷。隆冬而雷未收声，新雷与故雷常相接也。《易》艮为石，反艮则震，震始于十一月，故冬有雷，雷者，石之反也。雷之斧与霹雳碪，皆石之所为化而未尽化者也。其化也多在峡中，峡中为石之薮，故亦为雷之薮。

两三峡

浈阳、香炉、中宿为北三峡，大湘、小湘、羚羊为西三峡。从西而下者先大湘，从东而上者先小湘。小湘下二十余里，有小峡曰香炉，香炉峡尽为高要。城东二十里则羚羊峡至矣，羚羊比大、小湘较长，渔者歌云："长者羚羊，短者二湘。香炉一峡，亦在中央。"盖中宿、浈阳以香炉峡为中，此亦如之。或谓香炉即小湘，然小湘与大湘本一峡，长仅十里，其首名大湘，其尾故名小湘耳。予诗："大湘未尽小湘来，两岸丛峰束不开。直到羚羊江始放，西江倒卷北江回。"西江既出羚羊，势乃沛然，与北江合为一大川，每当夏涨，水如万马奔腾，岩壑尽崩，舟与惊涛相为勍敌。其性既湍悍，又苦峡门隘小，稍失势，则帆樯倒下千尺。予诗："六月滇黔水大来，端州城门不敢开。左右双江争一口，白波倒捲失崧台。咽喉最苦羚羊小，水花四飞如白鸟。洪涛鼓舞不因风，一出峡门成浩渺。"又云："水如奔箭穿霞壁，舟与浪花相拒敌。千岩万壑势将崩，一石中流犹溘击。"又云："北江势比西江缓，水性西江尤劲悍。时时一口似龙门，万里飞流束欲断。"峡口之西有亭，曰束江。其上为灵山寺，登之俯视建瓴，水头十丈，排山而下，真滔天之势也。

三　山

会城中故有三山，其在番禺治东南一里者曰番山，迤逦而北一里曰禺山，其北曰粤秀。昔人尝以尧山及番禺为三山，与五岭并称。今尧山莫知其处，疑即粤秀也。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自刘龚凿二山以为宫阙，而番禺遂平。今郡学有小丘高仅数丈，则番山之余也。禺山自谯楼、双阙，连西竺至玄览台一带皆是。登高望之，犹见其盘旋不断、回抱三城之势。盖司马迁所谓"番禺一都会"，刘安所谓"一军处番禺之都"，任嚣所谓"番禺负山险阻"，皆指此三山之中也。番禺之名最古，《山海经》云："黄帝生禺阳、禺号。禺号处南海，生徭梁。徭梁生番禺。番禺者，贲隅也。禺阳、禺号者，黄帝之庶子也。番禺，黄帝之曾孙也。则番禺之名，以黄帝子曾孙也。若中宿之山曰二禺，亦曰禺阳，则以二庶子也。然番禺之山甚大，《山海经》云：桂林八树，在番隅东。隅，禺也。又曰：南禺之山，鶺雏是出。而《罗浮记》云：罗山之顶有桂，所谓贲隅之桂。贲，番也，则又以罗山为番禺也。或曰：罗浮之西麓为白云。番禺者，白云之南麓也，则白云、罗浮皆可名番禺也。《山海经注》曰：丹穴之东，是曰南禺之山，其广四千七百三十里，有凤凰、鶺雏。或曰南禺谓罗山之南，番禺之东也。则禺山甚广大，处处皆可名禺山也。今会城之禺山虽没，而自清远至博罗，谓皆禺山之所磅礴焉可也。番禺之山甚大，故秦汉时，以广州之地总称番禺，不然者，城中之番、禺二小山，特培塿耳。昔人合之以名广州，其义何居。地理家众山皆尊，小者为主，夫岂其然耶！番与贲同音潘，

禺与嵎通作隅。《史记》宅隅夷。《列子》隅谷亦作禺。禺之名，惟广州有之，而说者谓番禺旧读翻容。故谚有云："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盩厔"，然不知又何以读番禺也。西竺山名，在今城隍祠后，然亦平矣。而南海县治西南，有坡山高五六丈，俯临大市，亦皆三山之支云。粤秀耸拔三十余丈，旧有番、禺二山前导，今巍然三峰独峙，为南武之镇。城跨山腰而出，下有二门，左曰大北，右曰小北，中峰之正脉，落于越王故宫，故都使司署是也。山上有朝台故址，相传台象北斗为之，圆基千步，平顶三亩，复道飞轩，逶迤曲折。是南越王朔望升拜以朝汉，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之处也。《南越志》云：熙安县东南有固冈，高数十丈，冈西面为羊肠道，尉佗登此望汉而朝宗，故曰朝汉台。台从西历番、禺二山以上，石路纡回，《广州记》以为直峭百丈，螺道登进是也。台西有歌舞冈，乃佗三月三日修禊之处，刘龚叠石为道，名曰呼鋆。夹栽甘菊、芙蓉其间，与群臣游宴，又名此冈曰游台。台久废，今但曰台冈。此三山之大概也。

白云山

白云者，南越主山，在广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来，既至三城，从之者有三十余峰，皆知名。每当秋霁，有白云蓊郁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云。其巅为摩星岭，岭半有寺，亦曰白云。左一溪曰归龙，其上飞流百仞，盘舞喷薄，陈宗伯潴以为湖，湖东北为楼馆十数所，环植荔支梅竹之属，名云淙别业。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径水石皆绝异，黎太仆瞥之仙女见人，散发垂腰，而姿态自远，绝不染烟火之气，亦一说也。月溪下有九龙泉，流为大小水帘，志所称重重挂玉帘处。其北为鹤舒台，安期昔上升，有白鹤舒翅以迎，故曰鹤舒。又北一里有峰曰宾象，上有动石，游人叱之辄动，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王里有太霞洞，秦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简玉虹饮涧亭、小隐轩，及孙典籍白云山房，今皆废。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龙冈，折而西，有宋高宗御书阁。又七里为蒲涧水，安期旧居此，始皇遣人访之。太白诗所云"秦帝如我求，苍苍向烟雾"是也。《记》称："安期将李少君南之罗浮，至此涧，采菖蒲一寸十二节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灵泉，以祈霞举，而宋时郡守，尝醮士大夫往游，谓之鳌头会云。涧旁有寺曰蒲涧，前为丹井，水甘温，微有金石气。其阳有滴水岩，水瀵微不断，无风则滴，有风则不滴。上有一石状悬钟，人至辄铿然有声，其下又有水帘，溅洒如雾，时大时小，下注为流杯池。沿涧而南为文溪，为上、下二塘，至粤秀山麓则分流为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会东溪之水至此山下，为甘溪，冰驰雪骤，喧豗震山，是曰譪譪水。吴刺史陆胤、唐节度使卢均，常疏浚以通舟。胤传云：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畜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筑堤百余丈，潴水给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伪南汉引以流觞，与宫人荒宴，称甘泉苑。是山之胜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于月溪者为溪一，曰双溪，溪本一而名曰双，以其上为月溪，而下复为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陈宗伯尝筑邀瀑亭焉。其源于泰泉者为涧一，曰蒲涧，涧流为溪者二而湖一。

灵洲山

灵洲山，在广州西北七十里郁水之中，西北二江之来，至广州，先以灵洲为砥柱，次以海珠，次以海印，次以禺珠，皆在水中央，所谓鳌峰也。而灵洲尤高大，山根如鼎足，其西曰象岭，曰三台。南曰鹿马，曰钵盂。北为读书冈，上有宝陀院，超然、妙高二台，苏学士遗迹存焉。伦公以训云：岭南英气，钟于会城，而秀发于灵洲，其溢而出者为海珠，奇观相望。郭璞占之曰："南海盛衣冠之气。"盖后千古而言益征云。灵洲以北一带，古谓肃连山，其势若断若续，春夏水溢，与灵洲同一浮沉，尝欲远于江岸然者。盖炎方在大海滨，地薄而多浮，山之浮者有浮山，而浮丘为之门户。石之浮者有海珠，而灵洲为之肺腑也。而韶州城北二十里旧有浮岳山，其地蹑一处则百步内皆动，后没于五溪水，然则浮者亦终必沉欤！

罗　浮

蓬莱有三别岛，浮山其一也。太古时，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巇皆为一。然体合而性分，其卉木鸟兽，至今有山海之异，浮山皆海中类云。《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博，傅也，傅转为博也。浮来博罗，罗小，浮博而大之。罗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罗也。或曰：罗山亦蓬莱一股，故浮来依之。罗主而浮客，客蓬莱而依主蓬莱，故袁宏、竺法真作《登山疏》，皆言罗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罗为浮主，而罗浮之东麓有博罗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云山焉，与之鼎立，人亦以为三岛，则罗浮又为白水、白云之主矣。其峰四百三十有二，罗与浮半之，游者自西而入，则罗多而浮少，自东而入，则浮多而罗少。罗之巅曰飞云，其西有三峰亦峭绝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极巅，每当雨霁，白云汹涌四出，大风荡漾，乍往乍回。若尚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尝欲远于罗山然者，或曰首阳、太华，一山而分，罗与浮二山而合，实有巨灵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黄河，合之者所以镇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巅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嶅也。水分于西则为罗，分于东则为浮，浮之水与罗相吐吞，罗之山与浮相补缀。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观其合，而得山之情状焉。观其分，而得水之情状焉。当二山之交，有磴穹然如衡，二砥柱峙其两端而色苍黝，是曰铁桥。非桥也，一石飞空，袤袤数十百丈，上横绝巇，下跨悬崖，以接二山之脉，故曰桥也。益浮山善浮，下有浮碇冈以定之，上又有铁桥以贯之，而后与罗长合而不离也。山故有二铁桥，皆天生石梁，而此为上铁桥，其在大石楼南者曰下铁桥。大石楼在上铁桥西，相去五里许，有小石楼，三石对峙，上下俱方，峻削嶄空，岌岌欲堕。登之则重檐四柱，窗户相通，烟霞开阖，常若有人往来。度其高，仅得山顶十分之四，然俯视沧溟，夜半见日，亦不减飞云之上焉。二石楼两峰相际，其脊乃铁桥，故凡登飞云者，自二楼而上，必度此桥，率以此为铁桥矣，不知乃下铁桥也。盖石楼二，以大小分；铁桥二，以上下分也。下铁桥西有一大瀑布，所谓分水嶅泉源，为二山之界者。罗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为长溪者七十有二，潴为潭七，为神湖一，为渊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于此者。最高为分水嶅之泉源，从二顶而下约三千丈。大则蝴蝶洞之水帘。次高则明福观之小水

帘，黄龙洞之二瀑布，夜乐洞之瀑布，流杯池之二瀑布，龙王坑之瀑布，东麓之白水，皆以数百仞计。其在神湖者，上一瀑布输之，下众瀑布派之，转相高下，倾泻如注鬻，尤奇，其他渊潭之水，一一皆然。大约水斜则为帘，直则为布。石壁平则合悬而为布，不平则分落而为帘也。罗浮石壁多平，故水之为悬布多，而为垂帘者少也。水帘凡二，有大小之名，自梅花村西行二十余里，及大水帘，冬时水势小，从旁披洒，不及石上三之一。春夏之交，水尽冒出石上，内澎湃而外霏微，乃极穿云络雨之致。或曰：凡水以山为屏，山以水为障。大水帘在罗山，所以蔽二石楼。小水帘在浮山，所以蔽蓬莱、夜乐二洞。是山盖有璇台、瑶室七十二所，多隐于瀑布之中。而朱明洞者，尝有人缒下至五丈许，下视无底，日月星辰无不备，初有白云，须臾散漫五色。茅君传谓，其北与句曲洞天相通，中皆大道，可达林屋、岱宗。甘泉云：朱明在冲虚观后，左倚虾蟆、玉女，右挹麻姑、石楼，流水潋潋，从岩口而出，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是也。泰泉云：罗浮之洞，周回五百里。盖举其全，犹人之一身也。以朱明洞为在冲虚后者，犹人之有脐穴也。而叶绸斋谓山两肘下，右砠卓起，曰麻姑峰。蒲伏而东，左蜿蜒乘之，绾毂其口，环中皆朱明。

秦置博罗县，言博罗而浮之，奇可知矣，故不言浮。然浮博于罗，其事荒诞，而始皇信之，至以名县，亦可谓好怪者矣。考浮来之说，本《封禅书》，谓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浮山乃蓬莱一股，是必此山无根，随风来往，故方士可望不可即。其与罗山合也，浮而遂定，故其东麓、北麓有二小山，皆名浮定，谓昔浮而今定也。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渐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县，盖亦甘心之所至也。罗浮之名，自陆贾始言之，而后司马迁称之为南岳佐命。贾者，开辟罗浮之祖也。

大庾东驰至海而尽，广州宅南之隩，自为堪舆。而罗浮离立天外之为镇，有浮而罗山益其博厚，县曰博罗。博者，博厚之谓也。其博也，环博罗之山皆罗浮也。有曰象头山者，在博罗东北二十里，其高大几与罗浮埒。南有白水山，云萝杳冥，号为仙窟。其佛迹岩，则梯山首路也。罗浮之东麓迄白水，而西麓迄番禺之白云，博罗之四履皆罗浮，则白云亦罗浮也。其专以四百三十二峰为罗浮，犹华山周回千万峰皆华山，而独以落雁、明星玉女、莲华三峰当之也，则番禺亦罗浮之主也。

罗浮之状，雨则二山相合，晴则二山相离，尝有白云如水，汪洋数十百里，诸峰漂散，如有海在于山中然者。铁桥者，天之所以拘系二山，使之不随白云流浪者也。铁桥一石也，其形如鞍，横亘倒垂，从二石楼间登之，高五十余步，两端有石柱二，色如铁，名曰铁柱。铁桥以韁锁二山，铁柱以镇铁桥，巨灵之用心苦矣。

罗浮乍合乍离，变态不定，予有《罗浮曲》云：“可怜罗浮山，离合亦有时。天雨罗浮合，天晴罗浮离。”盖其合也，以铁桥而合。其离也，以铁桥而离。铁桥者，罗浮之司命也。予又有《铁桥曲》云：“浮山不复浮，与罗合为一。若非一铁桥，安得如胶漆。”又云：“罗浮若夫妇，一合不复离。只恐铁桥断，大川来间之。”又云：“飞桥天半接罗浮，铁柱双标在两头。销住蓬莱东一股，浮山不逐海潮流。”

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罗西者曰浮定冈，在增城东者曰焦石岭，亦曰浮定冈。高可三百余丈，盘踞二十里，相传浮山初来，以此二山为碇。盖天地之象，天在水外，地在水中，地以山为碇，而山以石为碇，势诚如是。宋人诗云：“乃知云浮山更浮，二山长与三山流。”二山谓罗与浮也，盖罗以碇而后长有浮，浮以碇而后长不浮，一卷之多，浮恃之，

罗亦恃之。

向称罗浮在海之中，不知海乃在罗浮之中。自朝至墓，自云如波涛，浩浩无际，予身渺然，乃一叶之舟。尝言登罗浮有如浮海，赋诗云："隗隗太古云，至今未开辟。山气日汹涌，随风洒精液。触石生洪波，微茫在咫尺。登山若浮海，舟航即轻策。浮山复浮去，与罗万里隔。仅余玉女峰，娟娟在肘腋。"

罗浮向在海中，今离海甚远，岂岁久陵谷变迁耶！罗山以在海中，故浮山自海浮来傅之。自远望之，浮小而罗大，浮卑而罗高，罗之大之高本以浮，浮既以其大其高与罗，而以小以卑自处，可谓有谦德者矣。罗善取而浮善与，其体合，其神气亦复不分，二山之得其友如此。自惠阳东下，两山夹江，忽一峰横出中流，形如蒲卢，谓之蒲卢岭。博罗县城环之，以为主山，遥望罗浮，如昆仑巨舶，此山在其东三十里为碇，若罗浮之大小二石楼，则帆樯也，故是山名浮碇冈。风涛作时，冈势隐隐欲动，故名浮碇。浮山为蓬莱之一股，是冈亦浮山之一拇指耶！

山远视之，一云也，大约阴则云在上，晴则云在下，半阴半晴，则云在中以为常，顶曰飞云，言常在云中不可见也。又罗山在西多阴，故云常在其上，浮山在东多阳，故云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见，而罗山次之，以云在其下故也。天晓时，云如万箭从崖石隙飞出，遇风则彼此相射，如战斗状。山大，故气盛，盛而其势怒发不可御，为石所压，故缕缕触之而出。大抵云出于石不于土，石刚，故云必触之乃出。出时四山摇荡，惟闻风雨驰骤声，岩岫漂流，乍远乍近，乱峰浮者如泡沫，沉者如坠云，日光隐隐如五采绮罗。日东则雨西，日西则雨东，日下则风雨上。风雨下则日上，是皆云之所变怪。非亭午云在山腰来往，不复上绕，罗浮二顶不可得而见。《山志》云：山高绝处，匪惟人迹不到，即日月亦不曜。烟雾霏霏，四时若雨，故顶以飞云名。

罗浮之洞凡十余，最胜者曰黄龙，葛洪西菴之故基也。南汉主刘鋹，尝梦神人指罗浮之西，有两峰相叠，一水对流，可以为宫，访之，得斯洞。又梦黄龙起宫所，因名洞曰黄龙。两峰相叠者，大小石楼也。一水对流者，洞左右交飞瀑也。瀑水落厓下成潭，潭上有歌舞石，可坐千人，而麻姑、玉女诸峰隐见林际，若窥人微笑然者。玉女峰在小石楼旁，小石楼状似老人伛偻，一名老人峰。予诗："笑他玉女峰娟妙，长伴云边一老人。"杜少陵诗："南为祝融客，勉强亲杖屦。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山中有老人峰，一石老人向北箕踞而坐，俯视石楼，相传老人星降精为之，结托老人星者，结托老人之峰也。

从黄龙洞后以上，路皆壁向，有一峰绝锐，童石戴之。侧有微磴，陟者顶踵相接，磴尽为玉女峰。当罗浮肩脊之交，险势稍平，上有地数丈，上戴罗浮两顶，若冠若髻。下则诸峰累累，如腰肿之附于身，而肢体脉络无弗相贯然者。从玉女旁以上，至锦绣峰，有一岩可达绝顶，身屈折如穿九曲之珠，下视大小石楼，皆培塿也。玉女在群峰中，秀丽而小，绝与太华玉女峰相似。太华玉女峰在东峰右腑间，婉娈怀抱，状若有情，予尝有"东峰襟玉女"之句。

朱明洞为一山之根本，譬之人身之脐，精神所穴，日月归宿其中，故曰洞天。临菑有天齐，当天中，斯洞其亦天齐乎？曰朱明者，言纯阳无阴也。盖天好阴，地好阳，洞中而有天，乃阴含阳，太极未分之象也。朱明洞群峰如环，中虚以成奥室，于卦为离，离为日，故曰朱明之洞。曰为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数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虚，惟虚，故多其窍穴以为洞府。其曰朱明耀真者，言南粤

为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从出，朱明耀真，乃天下之火府也。水府实而火府虚，故与五岳相通，而玉笥之山有八窍，南窍为罗浮，而勾漏句曲洞天，亦南通罗浮，皆大道。又罗浮在东，西樵在西，彼此相望，日生于东，故罗浮为朱明耀真之天。其曰第七洞天者，七为火之成数，日复于七，罗浮为日之奥府，故为第七洞天也。

凡地中之虚，皆天也。《记》曰："地载神气。"神气者，天也，天以地而载，神气出于地中，实出于天中也。仙家所称洞天，皆在地中。仙人出入于洞天之中，盖出入于神气之中也。罗浮者，洞天之大者也，其小者凡山之虚处皆然，以其洞，故有天之名，洞者，虚也。山即地也，《易》言天在山中。盖天不在天中，而在地中也。《大畜》者，大畜其神气以为风霆，为风霆以流庶物之形者也。

三者，洞天之象也。上之一为山，下之一一为洞，而天在其中矣。第七洞天者，罗浮在南，南之数为七，少阳之数也。少阳为日，故曰朱明之天。朱明之天者，又《尔雅》所谓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也。日之光华所映射，故丹。此炎方之色也。谓日者，内明玄黄，五色无主，不可以一色名者，非也。

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罗浮有大小二石楼，仙人尝见其上。又有瑶石台一，石色如玉，直耸六百余丈，广七十丈，天之茎台也。台有铜柱，谓之茎，瑶石者，台之柱，其上无盖，张衡所谓通天渺以竦峙者也。铁桥之两端，皆有铁柱，高亦数百丈，是亦茎台之类。又昆仑县圃，有五城十二楼，仙人之所常居。罗浮多天成楼台，瑶台而外，有见日、凤凰二台，各为一石，盘踞飞云顶上，旁无依附，色如锴铁，然内则玉白莹然，亦一瑶石台也。其下大小麻姑台、华首台，皆与十二楼仿佛，而二石楼相去仅五里，各有门俯视沧海，夜半见日，云霞中常若有人开阖，则仙人之大府也。

石洞多石，一山之石，若皆以此为归，大小积叠无根柢。有曰挂冠石者，一砥一峙，峙者高数寻，砥者可坐人百许，尤杰出。自石罅行百余武，夹壁一悬泉，仅三十尺。影蔽枫林而下，猿猴饮者出没水花中，见人弗畏，此洞之最幽处也。

幽居洞后有岩水，从上滴下，既滴又弗即滴，意其上为风所遏，故滴而断续不常。滴间不宜久立，往往寒凛袭人。

石楼之南，有一青石鉴，朝阳倒射，光景照耀林壑。名麻姑妆镜。其旁有麻姑台，尝有登者，见一丽女子，散发踞坐，旁有童女十余，彩衣丫髻，手持乐器，其人趋而避之。童娥皆鼓掌以笑，倏然不见，惟余歌管声，隐隐空中者久之，意麻姑狡绘之所为也。石鉴下有棋局，黑白棋子各一十有六，执之不起，仙弈也。稍上至飞云顶，南有磨石，甚圆大，两两相叠，中有一小石支之，登山者暮辄隐其下。又南有峰亦平圆，号曰石鼓，上有二石，叩之逢逢，与潮相应，予诗："石鼓声声应海潮。"又书堂坑南有石臼三，药槽一，乃葛稚川炼药之遗。石臼似华山洗头盆，槽亦天成，生在一处，水注自臼至槽，槽下为一瀑布，以石障槽口，则潴为潭也。旁多红翠，一名捣药禽，予诗："玎珰禽捣药，飞向药槽边。"

罗山上有神湖，周回五里，陆贾所谓罗浮山顶有湖，环以嘉植者也。贾两至南越，于诸山川皆无称，称止此湖，非以其所处至高，与海潮相应耶！凡高山上皆有天池玉渊，以自滋润，其洞穴与大泽通，故一开而潮升，一阖而汐降，湖本非神，其神皆山泽之气所使耳。飞云顶上，又有瑶池、阿耨池，深二四丈，广数尺，亦与潮应，分为诸峰瀑布，山中人以为罗浮二目云。

山中有罗阳溪，水甚浅，可筏而不可舟。吾尝恨南汉刘铱于增江水口穿渠达罗浮，其事未成。此渠成，则北从增城舟入罗浮之阴，南从东莞舟入罗浮之阳，无不可矣。

庾岭之脉凡二支，其一南行，自南雄至广州，甚末干直走潮州，于潮州又分二支。其一西下惠州至罗浮，而水亦因之，或以为无水不流东。此水乃自龙川县夹城十里西流，道书最贵逆水，此罗浮所以为仙源云。

罗浮二山接处，一道飞泉界之，东流于博罗，西流于增城，萦回百折，为诸溪涧之源。道书所谓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仙人华子期治之者也。二山欲合，而泉故离之，使人得见二山离合之迹者。此泉也，大抵山水之情，合必有分，分必有合。合而不分，无以为形，分而不合，无以为气。有时水合之而山分之者，山之为主者也。有时山合之而水分之者，水之为主者也。水之为主，故福地号曰泉源。盖山水之情，山多则主水无分一勺，水多则主山无分一卷，语山水者，所宜知之者也。罗浮山之奇在合，水之奇在分，予尝至分水峡纵观，因忆苏子瞻诗："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此言其奇在山也。又云："神工自炉鞴，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此言其奇在水也。子期专治此水，以其为罗浮之主也。予诗："罗浮主客一泉分，泉影天边似白云。汤沐东西双瀑布，仙人谁似子期君。"

飞云顶之南，有夜乐池。每夜池底有乐声，人以为怪。予疑池底空虚，石多孔窍，风水相激，故成种种音声，有如奏乐耳。以夜始闻者，盖又夜静响沉，龙鱼吐嗡，助成天籁也。

宝积寺有卓锡泉，子瞻以为过于清远峡水，实岭外诸泉之冠。岭外惟惠人喜斗茶，此水殆不虚出云。泉久湮塞，山中人莫知其处。崇祯间，有僧湛若者，尝于昧爽，见白气从厓石下缕缕而上，疑有异物燔石。发之得一井，深二尺许，有碑云："古卓锡泉"。饮之味甘以冽，始知为子瞻所称之泉，其石乃震雷所坠也。予为铭曰："天生灵泉，以石封之。甘而不食，渊默自持。素华夕上，白气朝滋。寒含水玉，暖吐金芝。养蒙既久，时出如斯。于其始达，贵即充之。放乎四海，有本宜师。"又七星坛北，有九眼井，晋王叔之所凿，味亦甘，与卓锡泉相似，饮之除病。黄才伯云："凡水出罗浮者，大抵金液濡滋之所委，清冷甘美，可以蠲邪而起痼。虽人力所凿者皆美。"盖谓此也。然此穴本一泉眼也。

冲虚观后，有葛稚川丹灶，夜辄有光，见于龙虎峰上，或以为霞光，非也。取灶中土，以药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于水中。辄有白气数缕，冲射四旁，生泡不已，咕咕有声，顷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融化，服之可疗腹疾。道士号为丹渣，尝以饷客。灶高五尺，周六丈，旁有八卦石一方，盖昔时镇炉之用者。黄泰泉云："四山皆有稚川坛址。"而丹灶当罗山中脉，可谓神解道之妙徼者，有为铭者云："坚如石，赤如日。灶虽存，火已息。民鲜知。争饵食。岂泥丸，生羽翼。各有自，不爱惜。至哉仙公，万古无极。"

梅花村在山口。前对麻姑、玉女二峰，深竹寒溪，一往幽折，人多以艺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酷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茅茨有碑曰"师雄梦处"。予因书高季迪句于楹云："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而自号曰花田酒田之农。酒田一曰卖酒田。属之麻姑者，以麻姑峰在其前也。罗浮故多田，唐有尚书常衮，捐赀开垦千余亩，以供游者，是曰岚田。自中阁之南，尽梅花村西，皆稻区，畲蛮之所耕种。田上膏，所产白粳岁两熟，《山志称》，浮山有平田七亩，水旱不及，禾稼异常。

今二山皆腴田嘉谷，虽高顶可以耕耘，估客多往彼中糴取，信乐土也。

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罗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罗浮，而后桂父至焉。秦代罗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罗浮开山之祖也。其后朱灵芝继至，治朱明耀真洞天。华子期继至，治泉源福地，为汉代罗浮仙之宗，皆师乎安期者也。安期报始皇书云：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而少君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罗浮者，蓬莱之一股也。菖蒲之涧，九节绿玉、三花紫茸，安期之所服饵而得仙者。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其见始皇也，与之语三日三夜，可谓合矣。千岁之期，始皇岂有千岁者耶！当时何不使徐市、卢生等，往求之于罗浮之间耶！要之安期、徐福之流，皆以始皇为戏，方朔之于汉武亦然，所谓神仙多狡狯，非耶！安期在秦汉间名最著，故栾大以能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而汉武即心艳之。妻以公主，然当时方朔在前，何不以安期事迹一问之耶！

南海冼少汾有书台在青霞洞，王青萝访之，赋诗云："惟有山泉知此意，至今犹作读书声。"是时湛甘泉、方西樵皆在罗浮。甘泉治朱明，西樵治金牛。其后黄泰泉治泰霞，庞弼唐治黄龙，叶绸斋治石洞，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佛老之宫皆废，此诚四百三十二君之幸也。考罗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称之者陆贾、司马迁，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赋之者谢灵运，然皆不如豫章先生者，以圣人之徒，来此讲学，辟二氏之烟云，而悬仲尼之日月者也。白沙虽未至，然尝梦长髯翁，遗以罗浮，尽四百三十二峰，一囊括之。开半面以待游筑之人，则未知罗浮在白沙之中耶，抑白沙在罗浮之中耶，章枫山尝寄诗云："有美罗浮仙，金声玉为质。安得辞世纷，云山随杖舄。"噫！必如白沙者，德为圣儒，始可称罗浮之仙也已。白沙诗："长髯遗我一囊山，铁桥流水非人间。我今决策山中去，踏断铁桥无路还。"可想见高逸之致。或曰：长髯翁，先生所自谓也。

四贤祠，在黄龙洞，罗浮最胜处也。祀者为濂溪、豫章、延平、白沙，以四先生皆于罗浮游息，故合祀之。洞在山之南，凡东自浮山，西自罗山入者，皆以之为中。刘钊尝作天华宫，其际有黄龙出见，故名。弼唐尝讲学此洞，谓龙当乾之九二，乃黄龙也，龙而正中者也。此爻既动，则乾变为离。有天下文明之象，故讲学者当以此洞为归，以利见四先生之大人云。叶化甫云：弼唐先生醇儒，结发学孔子之道术，而一禀于六经，士抱一艺而来，如水赴壑，先生为度堂都授其中。黄龙为汤沐邑，施于无穷，是天所以奉先生也。予不佞，逃于石洞，石洞帅四百三十二君，为先生保黄龙。

罗浮凡有约必不成游，昔梁公实常与黎瑶石约游罗浮，观沧海日出没，探勾漏令丹鼎，庶几其人一遇，而属海飓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飓益甚，山木尽拔，道为徙，而公实亦意尽，乃赋诗而归。是时属寒疾中凑矣，归而疾大作，遂不起，年仅三十有六也。使公实不即旋归，于黄龙冲虚之间葬骨。罗浮有一诗人冢焉，以与葛洪衣冠冢为邻，岂非罗浮之幸事乎哉！罗浮固灵山也，得游与不得游，良有命焉，观公实可以知之矣。

叶化甫有逃庵在石洞，其铭云："叶子迁宾州守，倦游，至竟上书乞骸骨归，广西巡抚郭应聘劾守春及逃，两广提督殷正茂劾如郭，奉诏削为士伍，臣春及顿首，世之尘垢，欲逃久矣。天地囿我，阴阳缚我，臣安逃哉！逃于罗浮之间，无所往矣。四百三十二君闻之，邀于石洞，筑逃庵以居，遂不复出。万历丁丑"云云，洞左有石如砥，方广丈余，南海朱完者隶书镌之，字大六寸许，至今犹存。

元次山尝谓九疑当为南岳，予谓罗浮可以当南岳，故常大书南岳二字于朱明洞口，而赋诗云："罗浮亦南岳。"又云："南岳临南海，祝融之所都。"夫北岳在浑源，为天下之极北，罗浮在博罗，为天下之极南，罗浮固宜称南岳，以与北岳对。予所居，书曰"南岳草堂"，不知者以为身在罗浮而有怀南岳也。岂知身在南岳而不见其为罗浮也，故以罗浮为南岳佐命者，史之陋也。

西　樵

广州有三樵，曰东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东樵罗浮之佐也。去广州治西百余里，奇秀峭拔，挹云霄而上之，望若青莲之华，而四面方立。立皆内向，诸峰大小相联属，皆隐于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开然者。山之东凡二十峰，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为七十二峰，而以大科为绝顶。岩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飞泉散出于诸峰间，乍合乍分。合者为卧泉，分者为立泉，状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喷玉岩，一在锦岩，一在漱玉岩，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双虹下饮，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云谷，谷中群峰回合，势若层城，有白沙书院，瀑布左右夹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数里，从岩顶喷飞，因名其下岩曰喷玉。又有泉二，在天峰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云谷，注于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胜。其在广郎洞口者，凡作三级，逶迤而下，冰轰雪吼，倒射青冥，势益暴。又一在水帘洞，是曰水帘，为九曲溪下流，披洒壁间，霏微若珠箔。又一在云端村，其曰泻钱泉者，从空细下，倾击有声，石薄岩虚，琮琤相应，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擘厓而出，横直恒无定势，余气为烟为雾者，冥濛竟数十丈，望之常若非泉然。盖自喷玉岩至此，为飞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为最奇。予尝冒雨从飞玉台至泉顶观之，绝爱友人陈中洲"壁立一片雪，风含白云端"之句，书于石上，以与山中人共赏。是山故多泉，诸飞泉外，其迸出石间者，或仄或涌，为乳为汤，大澜小沦，无不极其变怪之态，盘舞喷薄，响振一山。盖西樵一泉山也，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为湖，或筑堑为塘，于四十余里间，以泛以渔，随舟所至，盖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种茶，茶田中有村十余，鸡犬鸣吠，若近若远，杜鹃、兰、杜之属，掩苒含风，花栈参差，云畦历乱，游者往往迷路。

霍　山

霍山在龙川县北，周旋七十余里，为峰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迹。秦始皇时，有霍龙宇灵阳者居之，因名霍山。其巅有二岩，东向者曰望月，无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广倍之，高二丈余。上有覆石，平如掌，左右两峰夹之，是为霍山洞天。其东有横岩在半壁，岩中有一石，出地数尺，人偶撼之辄动，乃力撼之反不动，亦一异也。岩上峰名酒瓮石，崛起平地百余仞，上锐中博下顿如瓮然。泉涓涓倾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瓮泉。所注成潭，大亩许，清深不测，旁多万年松、风兰、仙人掌、金星草、黄精、白术之属，远近随风，处处芬馥，如入罗浮之百花径矣。大佛迹峰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迹十四所，迹有黄牛浆，甚澄澈。邻峰曰石楼，亦有巨人履迹。下有一石，可坐数十人，为仙乐石。又有捣药石，常闻杵声而不可见。寻之，多在志公楼峰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

盆，深数尺，水随汲随盈，不汲不盈，盈必七井一时盈。其上一峰曰船头，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岛中，云气往来，山如鼓枻摇动，亦一异也。酒瓮石，予尝欲终老其间，有诗云："酒瓮峰头石，涓涓出醴泉。愿同鲸吸者，长傍白云眠。"

斧柯山

斧柯山海内有四，其在端州者，宋时凡采石斧柯，祭以中牢，不尔则雷电晦冥，失石所在。烂柯处在山高顶，王质事，有无不可知，然山下姓王，多有称质子孙者。成化间，东溪严氏子入山，方一假寐，家中妻子已失之二月矣。所裹未及果腹，启视杭香无恙，土人至今骇言之。山乃桂源第二峰，有仙奕枰，枰中棋子隐起，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迹。石如屏如几者七八聚，旁有树甚怪，千百年物也。不知其名，但称之曰仙树。又有树生附石，非椒非榕，冬月作白花，颇香，盖兹源之桂云。山石嵬峉，游人项背相抵，行于剑脊者，马槽者，蜗穴者，皆不能有所攀援。得猿梯鸟栈，以为康庄矣。如此者，凡历三十六峰乃达。东望山窝数十峰，有青湾傜，西出谷口，有涎湖傜，其外有硐田与西岸十三村，皆腴沃而污莱半之。大抵桂源山为峰百数十计，皆黑坟肥饶，巅亦滋润，盖土膏泉脉透灵结液所致，是宜禽禾。及桐油、茶、笋、豆、芋之属，而傜稀力薄，弃为灌莽，极望无一茂阴，可叹也。旧有烂柯寺，今无。

顶湖山

顶湖者，端州镇山，去郡四十里，从羚羊峡望之，紫翠滴沥，若在帆际。舍舟后，沥水从大蕉园取道入，有白云寺，当山之正麓。寺右溪向产嘉禾，每粒双米，不垂穗已三十年矣。沿涧而东里许，有锄云精舍。又十里为上龙湫，所谓上飞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砰訇作势。转下三四折为大龙湫，垂绠测之，百余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达七星岩水洞，每大风雨，有青白气一缕从中起，其黝黑过于上湫。又东有数叠泉，经小潴潭二，一大瀑布长可三十余丈，是谓大飞水潭。自西庵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谓顶湖也。广中之山，其顶多有积水，而是山为湫为潭者八九，绝与西樵相似。

东安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余里至石夹，自石夹以上，峰皆纯石。其中一一空洞，水声人之，鞳鞜四应。瀑泉大者潴成潭，小者成涧，诸小石亦各自为岩穴，鼻口相呀，有惊泉喷薄其中。有一谷两壁峭岈甚隘，仄身以入，渐宽豁，可藏数百家室。山高林黑，阴风飒飒然，不能以久立也。三十里许至东安山，尤诡怪。城北有天柱峰，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环引清泉，灌溉花竹丛中，与猿鸟相为主客。城南有天马山，乱石惊飞，势若风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为奔马也。其东为锦鲤峰，上盘危磴百级，四壁皆穿石，中有圆窍六七。窥其下，百千孔穴相连如藕心钱，泉水喷射，作数道而下，注于陂塘。其在城西者，有翠屏山，方正如削。在城东北者九星峰，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赤精芒耀。左右有数峰，黛横紫拥与争胜。西南一峰稍平，圆峰半吐，一舌为宫观，

有栏楯飞接，下有岩曰九星，轩明爽垲，滴水不漏，石气暖干，绝去蝙蝠松鼠之迹，石乳穿地，履之丁丁有声。其西又有一岩与众峰连，两水潜出其下，澎湃争流，石梁茅宇，参差映带，有数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胜概也。其在西北十五里为大绀山，山高绝，云霞常罩其半，樵采者每见有池馆数所，碧桃垂实，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盖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罗定，从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并运，凡百余里，经溪涧者四五，皆在积叶之中。谷中时有白云填塞，一望渺漭，间漏出苍厓碧树不可计。自白石墟度桥，桥长者数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坻石，可作鱼梁，水峻急，乃反多鱼，居人持以为鲊。其在西南五十余里者曰云雾山，在杨柳都者曰圣山，并高千仞。圣山有神祠，岁旱拆去数瓦，以竹引泉过祠下，霖雨立至。其曰书山、厓牢、铁岭、云扶诸山，皆绝高大，则远城之山大概也。

锦石山

山在德庆州西，高百余丈。一石状天柱，削成而圆，旁有数大石，若箕踞而坐然。盖自崧台而西，舟行三日，夹岸皆土山绵亘，惟此石拔起，若莲茎上擢，旁无附丽。汉大夫陆贾使南越，从桂岭取道至此，施锦步障以登。尝祷山灵，若佗降，当以锦为报。其后佗去帝号，受南越王封，与贾泛舟珠江，遡牂牁而上。贾因以锦包山石，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岩谷间，望若霞绚，因名锦石山。至今异花甚众，终岁如春，采撷者多不识其名。山之西五十里陆溪，水口旧有大中祠祀贾，祠今毁。予谓贾功名以南越终始，其魂魄当不忘此，宜建祠锦石之下，为贾汤沐，一以报贾安南越之功，一以昭是山效灵于汉之德，此亦炎方之盛事也。又是山当罗旁水口，万历初，泷水诸傜为贼，常从水口出劫，以此石状若兜鍪，因妄称石天将军，私祷其下。其后傜贼平，分其地为罗定、东安、西宁三州县，石虽隔大江二十里，而罗旁之口，藉以屏蔽，使九十九湾之水，不至直泻，有补于西宁形势不小。制府凌云翼常属黎舍人民表，大书“华表石”三字刻其上，以比伏波铜柱。故今行者讴云：上不见华表是封川，下不见华表是德庆，此诚西江之望，而罗旁之镇也。始有功于汉，继有功于明，又为南越之桢榦，不可以不铭。《铭》曰：“繄惟天柱，实砥牂牁。万里南渎，至此无波。效灵汉室，臣服王佗。蛮椎大长，罔敢称戈。大夫奉使，来指山河。梅关拥节，桂岭鸣珂。肃心致祷，步障婆娑。既刑白马，遂表青螺。蒲桃宫锦，覆步岩阿。植花代绣，五采陂陀。木棉烽火，石乳酥酡。斑骓容与，蛮女讴歌。存神过化，精爽相摩。金装宝剑，留与烟萝。频消越霸，永去秦苛。一峰鼓舞，五岭包罗。金标共峙，铜界谁过。舟乘青雀，潭浮白鹅。来斯秩礼，牲醴孔多。山神献异，奇畜纷葩。果骈双脊，鱼翠千窠。一群马鹿，三尺鸡驼。收香作室，吐绶争柯。绿毛倒挂，清响相和。貍呈玉面，蝶弄修蛾。瘴消青草，烟堕红荷。芙蓉九叠，为尔峨峨。西南作镇，奠此江沱。由汉迄明，岩岩瞻尔。神庙初年，傜蛮蜂起。助贼凶威，妄遭谗毁。大藤既诛，永清泷水。建县东西，开疆千里。维尔之功，盘瓠披靡。花角洞酋，白衣山子。刀税咸输，黄龙永矢。藤弦响绝，铜鼓声死。水口罗旁，险隘无比。汝作塞门，咽喉扼彼。万障盘回，千峰纲纪。苍翠如濡，云霞有喜。锡名华表；大书山史。字渥丹砂，擘窠谁似。玉表岩岩，翠屏几几。削成四方，茫无首尾。崧台为终，都峤为始。罗定之宗，所宜禋祀。并为汉臣，筑宫其址。重贶山灵，千葩万蕊。以荐大夫，以惠女士。”

丹霞山

丹霞山，从别传寺右折为锦石岩，岩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黄白红绿不一，倒生石腹，朵朵可以攀摘，盖钟乳之所为。左折至海螺岩绝壁下，其悬厓相倚，下如层城，上如列屏，须飞梯垂缒乃可上。上至兰若，其地蜿蜒伸缩，开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余丈，如西番莲，一一花瓣相附丽。其下临大江，明砂绣发，清澜镜莹，外则远近峰峦，争奇竞峭，多上丰而下削，状若倒生苞笋，盖山水之绝怪处也。有松数百株，瀑水交飞其际，壁半一巨石南向曰紫玉台，隐者郁彬如先生旧居之，其曰半砦，尤险。

官富山

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宋景炎中，御舟驻其下，建有行宫。其前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其西为大虎头门，张太尉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叹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乌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渔人称曰双箸，其海门则曰双箸门，此皆亡国遗迹也。嗟夫！大命已去，即一洲一岛之微，天亦不肯以与残华，使之暂为根本。浩浩沧波，必尽委君臣于鱼腹之中而后已。天之所以厚其惨毒于宋，抑何甚也！白沙尝作哀歌亭于厓门，其诗曰“义尽君臣俱死节”，感之深矣。

翁　山

翁源县东百里有翁山，相传周王以翁山封庶子，子孙因以山为氏，故曰翁山。山高千余仞，四面有崇山宫之，襟罗江而带雷溪，延袤三百余里。上有八泉，会合于灵池中。张文献庙碑所谓“八泉会而为池”是也。八泉曰甘、曰香、曰乳、曰涌、曰温、曰龙、曰珍、曰玉，分为飞流而下，入于浈江。古时有二仙翁临流洗药，居人饮其水，往往眉寿，故号其水曰翁水。而县名翁源，论者谓山以水而使人寿，饮其流当思其源。以翁源名县者，欲人不忘其源也。予尝梦登其峰，有一白玉台，高可百尺，一人散发箕踞，手执卷书。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身，所谓翁山者也。觉而异之，因以翁山为字。天下之知有翁山者，实自兹始。然人徒知翁山而不知翁水，吾将以翁水字吾妻，若生八子女，则以八泉分字之，其亦于翁山不负矣乎！

舂　山

予所居沙亭宅后，有山曰覆船，其名不美。予以山上多古松，其声与风涛相舂，响震四壁，因名之曰舂山。匾曰舂山草堂，舂音与翁相近。予字翁山，使人或误称为舂山，无不可者。考《穆王传》云：舂山天下之至高。而《淮南子》云：日经于泉隅，是谓高舂，顿于连石，是谓下舂。《名山藏》云：傅说舂于深岩以自给，梦乘云绕日而行。《汉书》：

梁鸿为人赁舂。予也少而遭乱，思以耕稼终其身。杵臼之间，其敢自以为苦乎！高舂而作，下舂而息，与日而无穷焉，其志足矣。

五指山

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琼州诸邑，多出瓌玮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余峻嶒巉巖，若琼山、白石诸岭，皆其支派也。迤逦而来，至丘文庄、王尚书弘诲所居之左，有马鞍冈，与文笔、金鸡二山，错立掩映。文笔从平地特起，高数百仞，天色晴霁，辄有苍烟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门华表。岁多科第，则吐光如炬。王尚书诗云："不知浩瀚中，地脉潜何寄。突然五指伸，复此擎一臂。"由文笔渡清溪而西，为金鸡岭。尝有金鸡飞鸣其上，故名。苏子瞻诗："人间文笔无双士，天上金鸡第一星。"至今文士举者，多以酉科。

北甘山

阳江东北二十里有山，名曰北甘。甘非甘苦之谓，土人以穴为甘，以穿为婪，故高要东七十里有古婪水。《舂州记》云："岩泉有甘婪之奇。"北甘者，言其山多穿而在北也。山壁立千仞，有泉飞流，相传凤巢其上，大风雨尝坠其雏。盖鹞雀之类，予《舂州歌》："生憎雏凤无情性，飞向南甘又北甘。"

三白水山

阳舂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余丈，其周四百余里。上有天池龙井，注为飞泉，一派十三叠，一叠一状，或横或直。在壁中则直，在壁外则横，各随石壁之势。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余，上宽平，状若仰盂，可田百亩。有飞泉长百余丈，直至山足，缭绕丹丘而东，水车所激，无高不至，满足田数千百亩。两崖怪石夹束，如砥柱悬桥者，不可胜数。其旁多云母石，是曰白水丹丘。博罗东北三十里许有白水山，北连象头山，为罗浮东趾，有悬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坠石四五丈不能穷。苏轼诗："劈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又云："坐看惊鸟投霜叶，知有老蛟蟠石罅。金沙玉砾粲可数，古镜宝奁寒不动。"旁有巨人迹数十，下有汤泉，是为东粤三白水山之胜。

白鹤峰

归善有白鹤峰，下临东江，与丰湖诸山对耸，苏学士故宅在焉。学士上梁文所谓"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是也。中有思无邪斋。其《铭》云："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昼炼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予爱其语，书之于座间。斋前又有德有邻堂，其左为朱池，右为墨沼，木棉榕槟之属，古色萧森，学士之所手植也。

圭　峰

圭峰在新会城北二里许，秀拔玉立。其顶四方，名玉台，上有两瀑布，从肘腋间飞出，下注百仞。白沙诗“弄罢飞泉下玉台”谓此。庄定山云：“吾闻南海之山名玉台者，有巨人。静而无欲，深知所谓潜之道者。”沈石田因作玉台图，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绿护屏，登之可望崖门。邝湛若诗：“绿护天荒南渡迹，玉台钟鼎建和年。”屏半神皋奥衍，灌为天田。田方百亩，有界水三分，与白虹亘天而下，中纽汇处，是曰圣池。池中龙吹息成云，傣欻万状，白沙尝与周镐为云潭之游，有《云潭记》。庄定山见之，谓即濂溪《太极图》云。

春　冈

春冈在增城城中，一名凤冈，其东麓有唐时何仙姑宅。《罗浮经》云：-其阴云母峰，峰之西北曰凤凰冈，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来罗浮，其行如飞，天后遣使召赴阙，中路失之。天宝九年，五色云起，麻姑坛有仙子，缥缈而出，道士蔡太一识其为仙姑也。大历中，又见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翚上其事，赐明霞衣一袭，取所作饵云母诗人大内。诗云：“凤台云母似天花，炼作芙蓉白玉芽。笑杀狂游勾漏令，却从何处觅丹砂。”仙姑故善诗，孙典籍尝记其罗浮口占寄家三绝，留研屏一绝。又昔有人见其题黍珠庵东壁一绝，字此晋人差清婉少骨。壁时半毁，惟馀“百尺水帘飞白虹笙箫松柏语天”十三字。其下必风也，越女以能诗知名者自绿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岁女子，若仙姑，尤其清丽者也。予诗云：“绿珠艳曲先南越，争似仙灵更有才。”

七星冈

龙门县有崇冈环之，冈从平地特起，大小相联若七星，其顶皆圆，名曰七星冈。冈之外，自高明、铁冈以迄天岭、圣磉诸峰，由北而西，西而复北，而东而南，为山千万，皆如楼台屏障，森列无际，而七星冈其堂奥几席也。譬之大树，千万山为枝为干，七星冈则果实也。果实为精华所钟，其发也必有人文之异。其地在崇山峻嶅中，寒冽易生，四时间，清温多而炎燥少，风候与广州诸县稍殊，则又灵气之聚也。

茶托冈

茶托冈，在阳江西二十里。冈上有“父母”二字。大二丈余，深至尺。冈周遭多有青竹，独字画中岁久不生，亦一异也。

七星岩

七星岩，在沥湖中，去肇庆城北六里。一曰冈台山，一曰员屋，七峰两两离立，不相

连属。二十余里间，若贯珠引绳，璇玑回转，盖帝车之精所成，而沥湖则云汉之余液也。玉屏居七峰之东，是象玉衡，或以七峰纯作金形，上应西方白虎七宿。予谓《易》称效法谓坤，天有七星以为象，则地有七峰为为法。象者精气之所为，峰无精气，以星为精气。其含云吐雨，居禽兽而生草木，皆星之所为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宝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斗之子孙也。其或岩间积湿生光，荧荧若星，则咸之所作，威始于润下，终于炎上。润下为火之阴，炎上为火之阳，亦皆星之变化也。七峰皆中空，各为一岩，岩毕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岩北向，南向者阳明之洞。道书所谓“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灭，不由孔穴，则阳明之所为也。大岩当诸岩中央，有南北二门，前后相通，是为崧台正室。其顶穹窿如盖，高数百丈，上开天井，云气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户益敞，有龙床，坐人百余，其平如砥。又有龙磨角石，朋友小龙井三四，与潮汐上下。岩中复多石乳，始滴为乳，终滴则凝为石，长者玉柱，短者瑶箸，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互相撑抵，如此者以千万计。其为人物诸瑰异，五色间错，亦皆石之余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则气蒸于内而为乳，山实则气蒸于外而为云，云暖故散，乳寒故凝，云与乳同类，故皆诡怪万状，变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云者山之华也，岩外之石色多白，琼脂的皪，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间，乳乾者膏腻，嚼之淅淅有声，其薄而成片者，声皆清越，中訇窍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声，杖击则作钟声。其一在崖间者小如碗，吹之呜呜若海螺。又以石击岩余地亦作鼓声，谓之地鼓。曰河鼓岩者，亦两门，然皆南出，中有水，圆积如叠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浅处清见数丈，诸岩皆水环石，此独石环水，澄注渊深，故以水胜。曰辟支岩者，距后沥水二里许，舍舟循平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栊户牖咸具。有水自岩端下注，溉田数百亩，土人于此祀禾花仙女以祈岁。当西水涨时，诸岩皆可舟游，宛似武夷九曲。古时肇庆称两水夹州，盖西江之水，一从城南出羚羊峡，一从七星岩前出后沥水。今此水淤塞，半为田，半为沥湖。沥湖者，言西江之余沥所成也。两水夹州，则西江势分，无泛滥之患，形势更宜。非常之人，当复有疏凿之者。

东峰名玉屏者，以磴道胜。初折而上，一石半嵌山腰，大丈余，甚平，为扶啸台。又折而上，峻石夹立如堵墙，中通小迳百余步，一石横卧崖上，若门楣然，长丈。大可五尺，质苍黑，作斧劈皴，与诸岩石不类，疑飞来客石也。两端仅及崖际，离崖寸许，若不著崖然者，欹斜若醉，左右二石扶掖之，是名醉石。自醉石而上，有一罅，两崖相夹，容一二人，上有一石圆而小，半当唇齿之间，旧名含珠迳。予以其状若华山千尺嶂，因刻云“小千尺嶂。

七星岩岁久石长，磨崖篆刻皆浅，多所漫灭。李北海书“景福”二大字在岩口，微有画痕，其深不能指许矣。崖门张弘范刻字形如梯，亦因石长所致。山以石为骨，其生气盛则骨长，所在皆然。

玲珑岩

去始兴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崟岑对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岩穴，大者曰玲珑岩，岩中有岩，以大小相间，燠室凉房靡不备，类巧者之所为。其最胜者凡八岩，初自南壁上为二小岩，形如半月相环，外隔而中通，数十步一岩差大。上至山半，一岩甚大，可容人数百，日月盛实其中，名天光岩。路左一岩差小，石乳垂莲，有红绿苍翠色。稍上又

一岩，两柱屹立如楼阁，一窍当东，日初出则阳光先贯，朝霞满壁。内在洼，注水可饮，是谓下岩。自天光前绳屈而上数十级，有一岩穹然，其石乳悬者为杵，陷者为臼，云葛洪炼药之所。又级而上有一岩，石龙势欲昂举，泉自颔垂滴，味甘以冽，下有坎不盈不涸。又有琉璃草生其上，可疗风疾，曰风药。折而左，路稍黑晦，火行数十步，一窍圆明上通，是谓上岩。自半月至此，凡八岩，而山中人但称为上三岩、下三岩云。岩之外，奇石丛罗，谿呀豁闿，诡环万状。凡绕玲珑岩者数匝，一一中虚。盖石之上拔者下必有根，根为云之所畜，故中虚，石山多岩洞，土山则否。云生于石，不生于土也。

扬历岩

扬历岩，在保昌西北二十里，以汉将军杨仆经其下，故名。绝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祇林寺，瀑布为寺之屏，游者以为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岩高深各数十丈，广三之，可置室十余间，而瀑布之横悬，正足蔽之。从外望之，但见瀑布不见寺，并不见有岩。岩下又有一岩，如巨口吸水，水喷薄至雨花台乃成溪，潭旁有大小蒲团石甚怪。

三洲岩

三洲岩，在德庆州东七十里，哮豁靓深，如堂如房者半。两旁有隙坼二，日光分透。从右壁而上，初甚暗，不数十武即洞，如飞磴盈尺，行者前后不相顾，从穴中屈首穿而出，乃至顶。古一亭，古木丛荫，丹灶砚池，仙羊窝、石柱皆在焉，古有皎叟修真于此。李纲书“玉乳岩”三大字，祖无择铭之。其石皆苍绿色，摩挲如玉，可爱也。其南又有亭，泷江缭绕足底，下视烟波，茫然无际矣。

白面岩

白面岩，在翁源县东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宽敞可容千人，黑暗处炬之，约深数里，不能穷也。春夏时，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饮，击其石，片片音响各别，又谓玉磬岩。常有神飞至，居岩一二年辄去，去之日，有大风雨，拔木发屋，人以为异。

穿镜岩

穿镜岩，在灵山县西二里，峰半一孔相通，有如穿镜，望之以为前后二镜也。旁有三海岩，皆高广，石乳森森四垂，肖诸物象。又有吕君洞，出入上下，如环无端，绝与穿镜相彷佛。宋州守陶弼登此。见有螺蚌之异，疑古沧海之变，其玲珑穴漏，或泡沫所成，赋诗纪之。

阳春岩洞

阳春县夹江奇石，自云霖铺至下马水，峰峰峭削，岩岩勾漏，凡百余里不穷。最著者有空同岩，从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矗石五六，中方横不甚锐拔者，空同岩峰也。岩口前后斜出，深广数十丈。上下层叠如巨厦，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龙床，云气尝湿，其钟鼓石，左扣左应，右扣右应，左右扣则一岩皆应，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盖艮象一实二虚，二虚其洞穴也。山以虚，故能通泽之气，山无气，气皆从泽而出，气凝则为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岁久乃坚为石，石者气之渣滓也。岩中又有暗窦，炬行十余丈，昔有金膏银液之异。出岩，从高流河口行十余里，有三峰出水。东曰潭西石，道书所谓“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广百余笏，古溜所积，多为云霞鸟兽形钟乳，随手折之，轻松莹透，疑即玉髓。四壁作龙鳞，有草斐亹下垂若龙髯，金翠相映，土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从潭西乱流数里为高冈岩，未至岩，一峰庳小为角石，一峰张其口为马口石。二峰相属为莲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势甚喷薄。冬月捕鱼人始能行洞底，里许无所触碍，西二里为南岩寺，有元至正碑。束炬稍北为银辉洞，循崖行。螺旋蝼屈，可数十穴，极其幽窅。石莹腻，得火发光，钟乳悬冰，层砌交拄，传有银瓮涌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崖行至西岩，得天然洞阙，稍加追琢为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数丈。其奥有一古龙蜕，土人疗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龙蜕岩。又前有童真人骑赤豹处，曰赤豹洞，广敞得龙蜕之半。入里许，上通日光洞，前为合水口，从水口而东，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峰四五。一洞下广上锐，两扉仄暗，扪其壁，高下隐起有鸟迹书，为苔藓所蚀，罅光射处，时见片片琉璃，是曰玉玻岩。从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阳洞在水次，其旁小峰曰小那虹石，北有数峰不相属，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瑯阳洞，洞上有三峰，曰大瑯、小瑯、瑯背。从水口而北五六里，经凤罗口，其西岸有峰四五。南户之岩一，北户之岩一，东户之岩一，北户在山麓，不甚广邃。东户去地二百尺，铁壁平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则皆东石也，凡三十余峰，或相属，或不相属，谓之石城。其南巅则多甃垒，北壁直瞰江堰，又有二十余峰曰合窠石，作四连。北四峰为焦青石，又北三峰为中部石，又北八峰相属为中青石，四峰不相属为敌坑石，又北六峰相属又不相属为兵营石，四峰相属为那青石，东北五峰不相属为那乌石，那乌水所自注也。其东三峰为鲸石，又东三峰为荔石，又东二十余峰为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余峰，屈蟠十余里，隐隐皆有洞穴。崖岫多蘸水皴，潭葛北有石角洞，其悬溜高下相溅，其凝乳洁晶相积，其蘚花若剪玉而成，其岚烟时吐五色，土人云“宝玉气”也。又北三四峰相属，半出陂陀，半入湖浸，为浮曜洞，亦曰小铜石岩。人家在岩口，蕉竹连阴，甚有致。去岩里许，东北有四峰，平坡带岨曰隔冈石，又北六七峰曰铜石。其东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数曲至下岩，又百余级至中岩。岩，刘仙蜕所也。炬探之，乱花瑶芝，倒垂四壁，壁光莹射，炬如玉。旁有一石房，床屏盂筐，宛若鬼作。又数十级，壁有周敦颐、祖无择题刻为玄鹤岩，下坂则黄泥湾矣。自湾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峰相属，曰黄泥湾石。北五里许有八九峰不相属，曰梧桐石。又十数峰横倚平嶂，曰石盎，往往洞户出翠微，或隐林际，或覆重崖下，凡五六见，非钩梯飞绠不可至。又三四里在群峰相矗间，曰云霖砦，负石而居曰客砦，前踞泓湖曰三砦。砦下夹路数峰，高四五丈许，尺尺皴皱，络藤垂篠。青翠涓滴石

上，猿狙狎人，冬寒时群至就火，抚弄不去。湖外有云霖洞，历数十磴乃至，瀼瀼之声与风叶相答，洞中急溜，又若汎瑶瑟然。里许，循仄径行，高下不知其几，四旁委洞，时仄身蹲膝窥之，不能悉达也。数百步出后洞门，有白水飞瀑十三叠，岚烟拥蔽其半，与响石、大岩、石窟三宠皆奇绝。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阳春西南，去县远，其在城北，有峰隆然起如宝幢者，凉缴冈也。左右则云林、射木、磁木之山，烟翠隐见，皆面江互相映带。江由黄泥湾七十里至县，与左泷水合，又南五十里与轮水合，入漠阳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无名。或石也而以峰名，或峰也而以石名，无不峻削奇诡，玲珑穿空，不可得而穷也。

碧落洞

英德之南约五里，一石壁高千余仞，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广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之。从洞右仄行，未及半石断，有飞梯出于壁外，阁道空悬，两翼为楯槛承之。仄行复至一洞，两壁牙交容一人，既束复舒，为虚楼一叠，一石吐出，上平下锐，可坐而临水。从洞左仄行，又有虚楼一，其石皆如花草云霞，所垂乳变态千万，将雨则乳枝湿润生云，僧常炽火以辟云，一水窪深二尺许，乳之涓滴所成也。有鱼长数寸，见人弗畏，上有石棺，石仙人蝉蜕于此，盖灵窟也。伪南汉命为云华御室，有记，唐人周夔为到难篇云："浈阳之石室，两崖卷束。势合如屋，孱颜百间，开待朝旭，峭然岚壁，宛矣仙躅。羽容霓色，霏遶瑶局。"又谓："忽惊呀豁，危赴腾立。背倚青壁，久而汗浹。是此洞也，洞外峰峦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树色。掩映虚无，境绝幽丽。"

穗石洞

穗石洞，在会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干，称坡山古渡头。山本不高大，为刘龑所凿，今仅一培塿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骑羊降此，仙人去而羊化为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余皆客石。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东洲西岭下，湛文简之母陈，因祷是洞，生文简，故文简以为号，而建甘泉书院其上，其后文简所至，辄为楼，名曰见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王文成尝至甘泉洞中，有题甘泉居诗云："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又云："遥拜罗浮云，奠以双琼环。"洞去罗浮甚近，文成尝与文简相约，未及往游，亦罗浮一憾事也。

紫霞洞

琼州治南二里苍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题曰：远七里，近七里，不远不近七里。壁间复有盘龙屈曲自何起伏八篆书，郡人产子者，多镌名石上，以朱涂之，谓可得

长命云。

渤溪石室

渤溪石室，在乐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渤溪岭。渤溪在岭下，岭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许，广倍之，左右各有斜窦甚深，渐入若螺蛳尾。一飞来碑，刻真武赞八句，字如峋嵝碑，不能尽识。云飞自武当，有陆羽题名及枢室二楷书，字大四尺。右有石床，长二丈，平整可卧。其东四里，又有岩，纵横十字，平广若大衢，名十字岩。横者甚深，有地道可通渤溪石室，似有阴晖主夜，阳精主昼。形如日月，飞在玄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内，其光明与外无别者。

山　火

粤之山每夜多有火光，郦道元所谓荧台，若罗浮之珠灯是也。珠灯之出，大或丈许，小或六七尺，铁桥、瑶石间，吞吐无常。每子夜日出，珠灯与相照耀。岩壑皆光，此皆山火之所为。俗以为火山，非也。然此乃阴火也，盖山之阳火不可见，可见者阴火，以阴火故见于夜而有灯名。庐杭之野灯，常至万炬，杖击之，其光煠然。噫，吾直以流萤视之矣。

山　影

龙川之霍山，当大旱时，有影山于天际，大小峰峦，与霍山一一相似，移时方没。乡人咸曰：霍山影见，不出三日雨矣。凡山影在地不在天，在天之影，惟霍山为然。他处云也，非山影也，霍山之影似云而非云，盖霖雨之兆，其神气有以异乎群山也。予诗："山影在天知有雨，云光如水似非晴。"又云："山因欲雨偏生影，影满天边不是云。"

南　岭

南岭，在永安貉老坪东，去县东南八十里。其高四百余丈，周百余里，四崇中衍，一路微通，险阻可据。旧有城，有守备官，有抚民通判公署。万历二年，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归善、海丰、永安、河源、长乐，皆岩邑也，贼今幸平，补牢是急。新田，海丰屏翰；南岭，永安藩篱，宜城之。移惠参将于新田，兼制海丰、归善。移惠潮守备于南岭，兼制永安、长乐。盖新田、南岭在万山中，昔为巨贼某某窟穴，诸巢环布，膏壤沃野，诚吭背之区，而扃镭不可缓也。其形势，新田宜城垒左，二水交流，南岭城宜垒右，据高临下，亦东西两溪环之。但南岭当永安、长乐之中，新田隃海丰而东，归善悬隔西江，垒寨攒聚，何止百余。此皆新抚之民，跛不忘起。而明溪之地，内可以控归善，外可以接海丰，城之，与新田更成便。当事者以众建力诎，第城新田，令参将督捕通判成之。城南岭，戍以守备及抚民通判，奏可。万历四年，南岭城及公署成。南岭者，岭东诸山最险要，宋文丞相天祥，常以景炎二年，兵败于永丰空坑，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岭。三年二

月，出海丰。三月，屯丽江涌。十一月，进屯潮阳县，讨贼陈懿、刘兴，执兴诛之。十二月十五日，闻元张弘范兵水陆并进，又入南岭，栅险自固。邹瀛、刘子浚以民兵至自江西，弘范步骑尚隔海港，懿道弘范济潮阳，使弟弘正轻兵直指帐下。二十日，丞相方饭五坡岭被执，瀛自刭不殊，扶入南岭，踰十日死。叶春及云，永安有南岭，南岭有文信国、邹处置之迹，邑若增而重焉。信国祠在南岭城中，大均议以邹瀛配享，瀛死国在丞相之先，精灵与文公当长在此。文公为永安重，邹处置讵不足以重永安乎哉。南岭当丙寅岁，有李唐宗者，起兵据之。既败，有司夷其城及公署，惟文公祠独存，与五坡岭表忠祠，岿然相望云。又南岭之西有帘紫嶂营者，在琴江丫髻峰东二十里，文公亦常与邹枢密瀛驻兵于巅。闻黄麝鸣，徙南岭，故嶂又名黄麝嶂，亦曰闻麝。上有阶石尚存，此皆忠臣之遗迹也。

端州山水

何磻云，自广州过三水县而西，山石奇险，峡江屈曲，高岭之上，小峰万叠，闻斧声丁丁，仰而瞩之，乃辨樵子之与尺树。俨在云岚开合间，长绛泝流，人百其力，舟行迟迟，看山良足也。过峡三十里至烟萝山，山半有束江亭，此为高峡口，牂牁西来，束以入峡故名。泉甘石润最可玩。至端州北门，望有茂林飞阁为宝月台，老树参霄，日景微漏，北窗正对七星岩，南临牂牁，江光明灭，盖为郡城烟火所蔽。台下百顷湾池，时雨平堤，芰荷数里，坐久凉生，非复炎境。二里为七星岩，端州之山，近而易登者无若七星岩。平地自起小峦，白石如雪，一名玉屏，雨之所淋，黑若点漆。树自石壁挺出，根无所著，而冬夏深翠自固。虽名七星，然大小不齐约八九峦，高者百仞。北海李邕镌记石壁，风雨剥落，犹可辨识，有洞有泉，却暑避喧，允为佳胜。

韶阳诸峰

自韶阳而下，多奇峰林立，状如丛笋，插天争出，横斜离合不一。或有诗云："应是箨龙争化石，灵根一一长儿孙。"予诗："削出枝枝是箨龙，无人道是一峰峰。山灵作意为韶石，欲使巉岩似次宗。"次宗，华山也。

东　峤

粤有五岭，大庾在最东，故称东峤。孙氏云，东峤在大庾县南，岊嵑横云，斗上斗下。初陟，弥望荒冈，登降，田畴靡靡。阡陌二十里外，乃连峰侧立，隔树见行人累累从峰上度。将至岭，削壁横亘半空，凿石开径，然后可度。有卓锡泉涓涓出凿中，分岭两注，漱石长鸣岭西下，深溪广肆，砂树平连，一一小冈起溪中，与怪石出没。长松被阪三十里，松声随流，波涛四起，一岭南北，顿殊凉燠矣，故又称凉热山。

石砺山

石砺山，在番禺茭塘都，四周裹海，磅礴中流。外即牂牁大洋，中有石壁，蹲踞状如狮子。狮腹中空。可坐六七人。飞泉百丈，为虎门捍山，一岩名锦廊，石如回廊，可百余步，形家以山为南海捍门，控制内外，险若金汤，故筑城置堠，以为御寇重地。予尝有公揭云：粤省灵秀，全注于牂牁巨溟，所恃狮石、虎门、南冈头诸山，屹然横峙，以峻外防，而留旺气。所谓水口之重关，海门之金锁，非耶。乃有亡命奸徒，蜂屯蚁聚，凿石纲利，岁致金以十万计。潜导番夷，阴藏剧盗，且运艘出没，讥关难察，铸钱赌博，多匿其间，为乡村蠹贼，种种可忧。况山脉穿海浮沉，肺腑首郡，上则鸭墩、独洲诸阜，下则五兽雄冈，灵气泄藏，兆官民之灾疹。下关崩陷，致形势之不完。近者牛口一屯，喷流黄血，浮莲一塔，迸出黑烟，崖倾石坠，岁岁压死多人，鬼哭连村，山灵哮怒。沿茭塘一带，五里成渊，十里成谷，闾井窪沓，坟墓倾沉，长此不止，势必丘陵大小尽平。高者既下，下者岂能复高，风水既伤，渊薮未已，其为全粤祸患，曷可胜言。万历、崇祯间，屡行封禁，今复公然盗凿，群豪虎视，莫可谁何。痛心疾首，其谁同此隐忧也哉。噫！

卷四　水语

西　江

西有三江，其一为漓，一为左，一为右。右江至浔而汇左为一，而右江之名隐。左江至梧而汇漓为一，而左江之名亦隐。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粤为三，在东粤为一，一名郁水。唐志称，南海名山灵洲，大川郁水，亦曰牂牁江。予以其源远委长，经流四省，可为一大渎，而峋嶁碑有“南渎衍享”之语，因名之曰南渎。盖东粤江之大者无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则祠牂牁于广州以为南渎也亦宜。牂牁者，江中两山名。左思云吐浪牂牁，西江之水。以牂牁之山为始，以厓门之口为终，牂牁其亦西江之岷山也。

牂牁江即今巴盘江，黔之水惟此为大。由滇阿迷、罗雄，径广南泗城、田州乃至粤。自广南以上，皆崎岖不通舟楫，而唐蒙以为一奇，欲从夜郎浮船制南越，计亦疎矣。光武时，牂牁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自番禺江奉贡，盖陆至广南乃由水道耳。用兵贵取奇道，然深入人国，其势在分，武帝攻南越，兵分五路，其命驰义侯发夜郎兵下牂牁，特以为奇耳。正兵以下横浦为先，下横浦至番禺，水道平而径，故楼船先至寻狭。

西江发自夜郎，尽纳滇、黔、交、桂诸水而东，长几万里。然趋海之道，苦为羊峡所束，咽喉隘小，广不数武。霪雨时至，则狂波兽立，往往淹没田庐人畜，民居城上，南门且筑三版。故老言，伏波平定侧、贰，筑堤于其国，使交水不为粤患。自是交人恒虞泛滥，贿粤吏去石一版，遂以我为壑。考《水经注》，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盖以防

交水之患也。文渊此举，与史禄皆有功于粤。粤之上游，如浈，如漓，如横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禄所凿，不止灵渠。自史禄凿灵渠，而两伏波赖之以下楼船，唐蒙所以请从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禄尝开辟此道云。

南　江

南江，古泷水，一名晋康水。其源出西宁大水云卓之山，会云河松抱坎底上乌之水至大湾，又会东水至德庆南岸入于西江。予诗："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北谓浈水，南谓晋康水也。西江之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又次之，南江最短。然其水清于西江，西江岁五六月必暴涨，瘴气随之而东而南，饮者腹胀。惟北江绝清，潮之力仅至中宿，故禺峡之水，甘冽不减中泠。流至羚羊峡外，每厓门潮至，由截西江之水使逆流，或半入于北江，而北江之水浊矣。江间见泡沫色黑，即知天将寒，风雨且至，白则否，西江亦然。

三　水

三水者，自肇庆而来者曰牂牁江为一水，自清远而来者曰浈江为一水，自广宁而来者曰绥江为一水，皆会于三水县东南之昆都山下，是为三水。《志》以牂牁、浈二江达于广州入海者为一水，非也。绥江至四会，会龙江顾水，东南出南津口以入浈江，又分一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牂牁江，其水甚大，不减浈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为一水与二水参。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为上流，入北江以为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称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疎也。

涨　海

万州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后汉书》云：交趾七郡献贡，皆从涨海出入。涨者嘘吸先天之气以为升降，气升则长，长则潮下虚，下虚十丈。则潮上赢十丈，气降则消，消则潮下实，下实一尺，则潮上缩一尺，皆气之所为，故曰涨。凡水能实而不能虚，惟涨海虚时多而实时少，气之最盛故涨，若夫飓风发而咸流逆起，大伤禾稼，则气郁抑而不得其平，亦涨之说也。涨海故多飓风，故其潮信无定。雷州调黎之东，一日两潮而两汐，西则一。调黎之潮，东消而西长，那黄则西消而东长，其风不定，其潮汐因之，风者气之所鼓者也。平常则旧潮未去，新潮复来，常羡溢而不平，故曰涨海也。或曰涨海多瘴，饮其水者腹易胀，故入涨海者必慎其所养，亦一说也。

海　水

炎洲之水，其边大洋以北者，清而绀。边大洋以南者，碧而黑。西涨暴下则黄浊，黄浊故淤泥壅积以成田。碧而黑，则性劲味咸，水卤所生，火育所发，鬻之可成盐末。故凡

海水，秋冬咸而春夏淡，咸则益清见底。谚云："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言淡者虽浊而可食也。虎门外之水重，咸也。虎门内之水轻，淡也。舟人虎门，则低五寸，出虎门，则高五寸，水咸故有力也。凡下海之船日以轻者，水咸且劲，入木而木质坚，故轻也。上江之船日以重者，水淡且柔，入木而木质松，故重也。入夜则海水纯丹，火光万里，波浪乘风，如千万火山冲击，物触之辄生火花，咸故生火也。然海中生火，亦尝不必以咸，凡水中必有火也，天地间水不足则火不生，海者水之至足者也。火之体虚，必丽于物而明，水亦其所丽之物也。水贵乎行，火贵乎畜，畜于山亦畜于水也，故海色之碧与味之咸苦，皆火之所为也。董子谓火至阳而有凉焰，此凉焰也。木华谓阴火潜然，此阴火也。邵子谓有温泉而无寒火，此寒火也。大抵火生于山与生于水皆半，山之光，火之所为，水之光亦然。火在山则阳，在水则阴，在山则热，在水则寒。而南海独称炎海者，既接旸谷，复迩扶桑，其精气与日相摩而生火，故曰炎海也。

出澳门，其水纯黑，至琼海则蓝。其分界处水，一蓝一黑不相杂，舟人谓之海畛。盖水积厚则纯黑如靛，以咸故兼碧色，淡则黄白，其咸淡同流，当中必有一直路，两色判然。然掬之在手，黑者亦清，黑者水之真色。又海大天色沉冥，日月为之不曜，兑之一阴与天同玄，故水黑。

凡潮水两边落至三尺，中间潮心乃高，潮心者俗谓之畛水，畛者界也。潮心行乎江中，其白如雪，明明可辨，故曰界。以其在江中流，故曰潮心。心从中而行，独高出于左右之流，盖坎中一阳之象，坎之心享以此。水非火之力不流，水之流，地二之火所使也。天一能生水而不能流，须地二生火以流之，地二之火阳火也，无形之火也，有形则海中之阴火也。故夫求阳水于火中者必于山，求阴火于水中者必于泽。新安海中之火，每成块，大如车轮，随风入城，人惊以为天降火也，风止即旋消灭。以阴火故著物不焦，得湿而愈炎，以水折之，则光焰至天，物穷乃止。盖阴火喜湿，阳火喜燥，阳火可以水灭，阴火可以火灭，以湿伏阳火，以燥伏阴火，其理一也。

凡江阳而海阴，阴故海水重而沉，阳故江水轻而浮。新安灶丁煮盐，俟潮至取注缸中，以饭粒试焉，饭粒之所止，乃可分其咸淡，咸则留之，淡则去之。盖海水阴，有力而能任重，故饭粒止而不沉，能胜饭粒，则可以为盐也。盐与火同类，咸故生火，火故生盐，火者盐之本也，阳也；盐者火之末也，阴也。凡人食淡则血红，淡阳也。阳纯故红。食咸则血黑，咸阴也，阴纯故黑。水者天地之血也。

祝融之汪，南海也，停水曰汪。楚曰汪，闽广曰洋。从广州虎门而出，水皆曰洋，在东为东洋，西为西洋。五月南风大盛，舟始开洋，亦曰飘洋。从洋皮观水，近低远高，如千重云山，上接霄汉，与在江湖观水，近高而远低者不同。每望黄气，知有人烟国土，白气知有山峰，黑气则水，是谓望洋。洋中空旷，风起即知，落帆下矶亦无恙。惟经山岛防旋风，若漏发，载重难寻则沉溺矣。然舟不能轻，轻须以土石实之，风浪既大，非重载不能镇压也。

万州一港，四围有天然石堤，常伏水中不见。港颇宽广，海艟争避风其中，稍不虔，则港口忽生一沙横塞之，须祭禳乃灭。盖海中沙礁，时有时无，皆有鬼神于其间。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连珠而起，声若雷轰，名三口浪。相传旧有九口，马伏波射减其六。予有《伏波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减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骄，三口连珠若雷吼。"

琼州以海水占年，凡海水热则荒。谚曰："海水莫热，禾谷将结。海水其凉，禾谷登场。"

潮

广人以潮汐为水节，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两潮而两汐，皆谓之节。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驾以终风，前后相蹙，海水为之沸溢，是曰沓潮。一岁有之，或再岁有之，此则潮之变，水之不能其节者也。若以岁之十月，自朔至于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则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则应二月，日直其月，至于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盖水之神于节者也，然大率潮与月相应。月生明则潮初上，月中则潮平，月转则潮渐退，月没则潮乾。月与日会，则潮随月而会，月与日对，则潮随月而对。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气，精之所至，气亦至焉，此则水之常节也。盖水与月同一坎体，故以月为节者，在在有常，而以日为节者，在在有变也。余靖云：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故月临卯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皆系于月不系于日是也。

张潮谓潮者气之所为，故谓潮应月可也。谓水往从月，潮系于月则不可。《临安志》云：潮汐往来，天地之至信。气升而地沉，则水盈而为潮，气降而地浮，则水缩而为汐。然谓水随气而往来可也，谓水因地而盈缩则不可。尝有候二海之潮者，谓平于东者尝先，平于南者尝后，每差三时，又有谓北水南来则潮长，南水北来则潮落。夫潮长何以自北而南哉，盖河图一六水居北，后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汇也，气之关也。天地之喘息，一翕一张，而潮之长落因之。气之张于地也，则水自北奔南而潮长，张之极，则水益南而潮平。张极而翕，翕则水北还而潮落，夫惟气之张翕无停机，故潮之长落应期而不爽，若夫小大早晚之异。《临安志》又云：当卯、酉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月。当朔望之日，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日。盖时有交变，气有盛衰，其气机一与月应，故谓海潮应月，理亦昭然。若夫踏残之水，则天地余气，吸将尽而复出也，春夏昼有踏残，昼之永也。秋冬夜有踏残，夜之永也，永故余气复出也。若夜短则汐水无踏残，昼短则潮水无踏残矣，盖皆乘气而往来也。袁昌祚云：有人于北海往来，见正北一望，海皆平水无潮。返东北隅，始渐见潮有消长。盖正北方位，先天为坤，后天为坎，皆天一始气。潮从此生而常平，渐乃通诸四海，若循环然，大率应昼夜子午二气为消长之候，有不尽由于月者。虽月常一月而一周天，潮亦常一日而一周地，然皆以先天之气，流行于后天之方位，世儒乌所据而云月配先潮配后也。

广州潮

广州潮，以朔日长，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长，至十八而消，谓之水头。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谓之水尾。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谓之春汛。春汛为大，以水头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谓之冬汛。冬汛为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渔者歌云：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沓潮者潮之盛也，一名合沓水，水之亲旧者，去来相逆，故曰沓。沓，重沓也。当重沓时，旧潮之势微劣，不能进退，鱼去而

复来，故多。鱼大者始能乘潮，故大。沓潮者渔人所喜。又粤人以为期约之节，予有《沓潮曲》云："与郎如沓潮，朝暮不曾暇。欢如早潮上，侬似暮潮下。"又云："两潮相合时，不知早与暮。与郎今往来，但以潮为度。"

琼潮

琼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势独大。夏至大于昼，冬至大于夜，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后渐杀。十一二又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以为随长短星者，妄也。以为半月东流，半月西流，亦非也。盖地形西北高，东南下，琼、雷两岸相夹，见水长而上，则以为西流。见水消而下，则以为东流耳。然陈让云：天下潮汐消长皆同，惟琼海两岸，东西异流。每南岸水流东而长，则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东而长，则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两岸异流，彼逆此顺。然东流日仅廿四刻，西流则计时有九，又或数日不流，盖伏流也。天妃庙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涛，乃东西合流处所，所谓中洋合巢浪也。过此可勿戒心，如风大则半日可渡。又岁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风，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须臾可渡。是日广东边海地，亦皆有风雨。

惠州西湖

罗浮介广、惠之间，为二州所瞻。今行者歌云："下不见罗浮是广州，上不见罗浮是惠州。"其厚阯盘回数百里，支走通衢将并海，复奋起为揭岭，其势逆趋而上，蜿蜒不断。至惠则攒峦叠巘，如扆如屏，为一城之拥蔽，其灵秀皆潴于西湖。而惠环城皆水，龙川、淡水会为江，而萦于左。槎溪、濂泉汇为湖，而漾于右。右则密迩罗浮，为朱明之水所归。于是湖遂为罗浮之有，而曰罗浮西湖。罗浮上有神湖、瑶池与海通，下有西湖与江通，以其在惠州西，故曰西湖。又以惠有丰山，自疆西迤逦而止于湖，而湖中之利弗禁。鱼、鳖、菱、荷、蓴菜之属，施于民者普，故曰丰湖。湖回环二十余里，分里外湖，为三堤间之，水颇高，注江如建瓴，恃三堤以为蓄泄，故堤岁必修筑。三堤各长里许，有桥六，曲曲相通，中有澈玉滩、点翠洲、明月湾及大小岛屿。每当烟雨之际，乍有乍无，远近望之，有海上神山之势。吾粤故有三西湖，一在潮，一在雷，而以惠西湖为胜，子瞻以为不让钱唐明圣湖云。

樵　湖

西樵下有湖，环山东南，随水势曲折而成，长亘六十余里。湛甘泉尝标为二十八曲，与弟子棹歌其中，予追和三章，其一曰："二十三泉一半飞，飞为大小水帘肥。湖中尽是飞泉水，曲曲随舟上翠微。"山上有二十三泉，皆瀑布也。其尤大者水帘。其二曰："东北湖头接白云，东南湖尾大江分。诸峰不在烟波外，七十芙蓉总与君。"山四围皆江水，环有七十二峰，若芙蓉注其趺，故云。其三曰："芙蓉一朵一飞泉，流作湖波荡碧天。廿八花湾行不尽，江风吹上瀑花边"。山上又有天湖，方文襄尝畜三瀑布为之，亦称三瀑布湖。

三瀑布者，其一出大科峰北麓为双泉，流至云表村为西竺泉，注于宝鸭池乃为瀑布而下。其一出小科峰北麓，合碧云二泉注观翠岩，又合紫云溪，迳白山村、伏虎台乃为瀑布而下。其一出诸度坑，历银瓶、盘龙石而下。又有二小泉，一出盘龙石侧，绕石泉书院门而东。一出后冈浮石，并会东涧之水而入天湖。天湖凡受大水三，小水二，烟波浩森，望若无际。流至山下复为湖，下湖之水，即上湖之水也。每当雨过，辄有飞鱼挂林杪，瞽人截湖口而取之。湖口有方子钓台，予尝垂竿其中。

二　湖

会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瓮城西，伪南汉刘龚之所凿也。其水北接文溪，东连沙澳，与药洲为一。长百余丈，岁久淤塞，宋经略陈岘疏浚之，辇龚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莲，因易名白莲池而湖亡。其东偏，今有仙湖里遗焉。其一曰兰湖，《南越志》"番愚北有芝兰湖。"《广州志》"兰湖在双井街，其水常潴。"今亦亡。其地亦犹曰兰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粤洲，在玄览台西，为白云之水所注。一曰药洲，在越王台西南一里，即龚所凿仙湖，与之为一者也。二水既广，复与番禺二山青苍映带，每当春秋佳日，登临者不出三城之外，其观已足。今也三城连而为一，三山亦失其二，番与禺仅存培塿，而洲与湖之烟波浩淼皆不可问矣。王于一有言：世之变也，志风雅者，当纪亡而不纪存。呜呼，吾粤之所亡者，今岂惟二湖二洲之胜概而已哉。

陷　湖

遂溪有陷湖，湖故托、宁二村也。相传隋开皇时，有一白牛过之，村人杀之以食，风雷暴作，二村遂陷为湖，至今渊深不测，有龙居焉。旱则有司杀一白牛沉于湖以祷，霖雨立至，盖激龙之怒云。其水痕晴则日增，雨则日减。或曰：此为海眼，潜通于海。凡雨皆自海生，雨则水气上于天，此泉下趋，故日减。晴则水气复涨于海，此泉不泻，故日增。

照镜湖

番禺治东北五十里有小湖，每旦，湖中有一轮，光明如月，大四五尺，朝日射之，摇荡照耀，土人以为古镜，因名湖曰照镜。有歌曰："湖中有镜长如月。"然淘之亦无所有。自掘断后山龙脉，镜光遂隐。

夫　溪

夫溪，在仁化东北百里，昔有妇送其征夫至此，故名。予有《夫溪曲》云："夫溪溪水水分流，流向东西似御沟。恨绝当年征戍妇，潮痕长与泪痕留。"又德庆东五十里，有夫号水，其十里，有思夫水，昔有征夫不归，其妻思之哭以死。比夫归，未及家十里，闻妻死，亦号泣死之，乡人因名其村及水曰夫号。水有二派，东派出西源，西源出富豪，合流入于西江，即思夫水也。水旁有思夫村，其歌云："思夫之水，流声呜咽。夫号之水，

与之同绝。”

月　溪

月溪，在广州白云山之阳，群峰掩映，若云间之月，故曰月溪。宋时有月窟庵，予诗：“月溪如月在云间。”

银　溪

银溪，在大埔西七十里，所产鱼不腥，以其水澣衣，不用粉浆，自然皓白，故曰银溪。咏者云：“水有银光是月华。”

陆　溪

陆溪，在德庆西四十里，其源出佛子岭，东流四十里入于江。自陆贾至此，溪名陆。山名锦石，江名锦水，亦曰锦江。以贾所曾濯锦，又名濯锦川。人知蜀有锦水锦江，不知东粤亦有之。旧有大中大夫祠，在锦江上。有咏者云：“陆庙春晴候，花飞锦水香。”又云“陆贾祠前锦水香。”仁化亦有锦水，其源一出崇义仙人岭，一出太平山，会于长江水口过龙石，水中石五色如锦，亦曰锦江。

香　溪

有人自石龙得一小水，沿洄于断峡深林之间，三日而至罗浮，舍舟八里，则冲虚观在焉。盖此水即罗阳溪，为罗浮七十二长溪之一。然自来游罗浮者，而东莞，而增城，而博罗，皆由陆路以入，未有荡桨溯流，竟可达朱明之洞者也。此水无名，予以山中贩香屑者，时时驾筏往来，因名之曰香溪，以为入山奇道。为诗云：“不用仙人绿玉笏，朱明门户水重重。因君识得香溪路，舟入罗浮四百峰。”又云：“三日仙源路不穷，冲虚观口系孤篷。自来渔父无寻处，曲曲千岩万壑中。”

沉香浦

沉香浦，在南海治南十里。昔无名，自吴隐之投沉香其中，浦遂名，浦亦幸矣。沉香在隐之，不如其在浦，浦存则沉香长存。士大夫有欲得沉香者，其问诸水滨可矣。自晋至今，南海无沉香也，有则惟浦中沉香而已矣。

沉香浦又一，在临高城南。昔有县令，投沉香其中，沉香时隐时见。后一县令，使人没水取之，沉香长丈许，大三四尺，出水时波涛汹涌，声若惊雷，久之复自沉没，盖亦有神云。

沉香浦凡二，而墨研沙一。沙本无沙，以墨研而成沙。浦亦无浦，以沉香而成浦。然浦犹有其二，而沙仅一。然则投沉香者，犹易于投墨研者耶。浦与贪泉，皆以隐之得名，

能饮贪泉者，能投沉香。今之不能投沉香者，皆其不能饮贪泉者也。吾将浚贪泉之源，而决其流，放乎三江，盈于五岭。使士大夫饮者，多为沉香而作浦。

昌乐泷

昌乐泷，在乐昌县西北六十里。自泷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泷，乃郦生所称。崖壁峻阻，岩岭干空，交柯云蔚，霾天晦景，谓之泷中者。泷中之山名监豪，两峡相抵触，欲崩欲陷，枫、楠、豫章诸大木撑之。天从石罅中出，仅寻丈许，随峡势以为大小，屈曲萦回，百余里至泷口，乃稍开豁。峡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阳王禽出，入临武，经鸬鹚石南流，合泸水泠君之水，激为大泷，滩流飐怒，惊湍飞注。凡有六处最险，其曰寒泷者，涛风沫雪，凛冽如深冬，舟出没者，衣尽湿。如裸而泅，冻不可忍。上有庙，祀汉桂阳太守周昕，报始疏凿之功也。庙左祀昌黎韩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泷吏》诗云："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故亦称韩泷。一曰金泷，其崖昔为雷击，倾裂数百丈，颓波所入，众壑砰冲，鼓若山腾，转如电掣，尝有金银光怪。一曰白茫泷，一曰垂泷，悬洪百余仞，汇为巨潭，溜厜腾沸，望之茫洋。一曰梅泷，上多梅树，有兽白毛而长臂，旦夕吟啸，人以为猿公。一曰腰泷，言在泷之腰也，亦曰穿腰泷。舟人率以两篙穿腰，舁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势如劈箭，直人九渊，离巨石尝一发许。路或穷，折而入岩窦，则山液滴沥，阴湿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搏噬，令人凄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泷至此皆绝险，舟上者与石争，下与水争，与石争者势在篙，与水争者势在船。其可为力者，人半之，不可为力者，天亦半之。出峡至泷口，有鹅公石，在水中险若淫预，过此乃敢泊舟。岭南谓水之湍浚者曰泷，诸州皆有泷，英德有泷头水，罗定有泷喉，而以此六泷为大，六泷又以穿腰为大。予有《泷中号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泷船笑上泷船。上泷争似下泷险，一片风帆乱石边。"又云："舟随瀑水天边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时亦却立，白鸥欲下复惊飞。"泷口东岸，有赵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筑此以扼楚塞，盖以秦新道惟此泷中最险。彼北从浈水、西从漓水以入者，险皆不及泷口。有望泷楼，去县西北三十里，县西门曰西泷，其东曰东川，南曰武水，武水至县南有龟峰，横当水口，水为蒙纡倒流。上有一亭，予书曰武溪亭，有记。

白鹅潭

珠江上流二里，有白鹅潭。水大而深，每大风雨，有白鹅浮出，则舟楫坏。丙申五月朔，二白鹅状如小艇，随波上下，时无风雨。舟经此者皆见，以小铳逐之，飞数百步没于水。相传黄萧养作乱，船经此潭，白鹅为之先导，亦妖物云。

赌妇潭

赌妇潭，在龙门蓼溪水口。相传有二童男女戏赌，各持竹一边，从上流掷下，云两竹相合，即为夫妇，至下流观之，竹果相合如生，遂成夫妇，故名潭曰赌妇。潭上竹林名媒竹，予有谣云："两边生竹合无痕，生竹能成夫妇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

孙。”又博罗有合竹洲，其事亦相类。

十龙潭

十龙潭，在东莞县东南三十里，其山曰深溪，与彭峒、大岭、青嶂相连，甚幽邃。山有一大瀑布，注处辄为一潭，凡十注，遂成十潭。初潭在谷口，春水初生，潭上之石辄掩其直泻，水皆横飞以入潭，状甚诡激。右折为第二潭，水稍平，石齿历历可数，其上苍壁平削，飞溜溅空，白昼轰雷砰磕，破顶门而出，毛骨为之寒竖。其下潴水相环，如双轮回转，为第三、第四两潭。又上峰益锼峻，水益湍驶，溪中多有美玉，色如绀青，樵人以斫斤斧，异花芬郁，云雾晦冥。白沙朱草之间，虎迹尝暖，此山之最深处也，是为第五潭。上百步为第六潭，左右多怪石，突怒偃蹇，横抵飞湍，势若熊罴决斗，以与潭水冲击。常有火光熊熊，随风四射。然火光非生于石也，凡海水寒则生阴火，潭水热则生阳火，此阳火也。潭水寒而与石冲击之，过则热，热故生阳火也。如是者，凡在第七、第八、第九潭皆然。磴道峭危，往往中绝，涉涧蛇蝮行，乃得至大瀑布下。大瀑布高千尺余，排峰直注，水花成片如云，既坠复起，从空旋舞，备极环诡之观。其下为第十潭，水甚黝黑，是为激龙之渊，天旱，人辄怒其龙而投以热铁，则大雨，故曰激龙。石上有古刻“飞泉”及“紫虚洞天”六大字，笔法用颜鲁公。

瀼　川

瀼川，在高明城南，区太史海目之所居也。尝有泛瀼川出三洲口溯大江至石洲诗，又有《瀼川花树歌》云：“正月二月春风微，瀼东瀼西花乱飞。著水纔冲青雀舫，因风复上白鸥矶。”

思乡水

思乡水，源出廉州之废石康县思峒山，至武利江复还本县界内，入晏江，以其去而复还，故名思乡水。予有谣曰：“水亦思乡向故山，人流不似水流还。人流若似思乡水，那有离愁在世间。”

黄　塘

端州七星岩西有仙掌峰，峰下有湖曰黄塘，相连数塘为一，广百余顷。野生荷花菱芡之属甚众，以水深，莲茎长至二丈。予棹歌有云：“一丈莲茎二丈花，枝枝高过钓鱼槎。”又云：“莲花二丈穿莲叶，莲叶虽长不及花。”

黄泥湾

舟自黄泥湾乘流至阳春县，一路重峦复嶂，与罗旁诸山相接，百余里不断，平畴中往

往削出奇石。每一石高百余尺，皆有古木槎桠其上，藤萝下垂如瀑布，苔积如云，苍翠阴寒，停午失景，如此者数十百石。人家在岩洞中，与蝙蝠分其芝房，与猢狲争其果蓏，偃卧者乳床，漱饮者窪尊，多有巢居穴处之遗焉。竟日倚篷玩赏，恨奔流太驶，不能细加领略耳。岭南多佳山水，此乃羊肠小路，行旅罕经，故无有言及黄泥湾者。

迷　坑

广宁县北五十里有圆岭山，横亘十五里。其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得出，采笋者一一记其处，称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广宁圆岭笋，迷人九十九条坑。"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驿东五里许，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长则一雌消，日凡三长三消。初以鸡鸣，次午次酉。消则涓滴不留，惟秋冬间泉无消长，乃有细水长流。土人以泉应潮，名曰潮泉。湛文简云："此泉或如龙蛰，或如雷声，倏忽无时，天下之灵。"予诗云："一泉天半有神灵，吸得江潮上翠屏。千里潮来清远峡，不教一宿返南溟。"连州南亦有潮泉，仲春至孟秋，每日从丑涌流至申。仲秋至孟春，每日从申涌流至丑。其下流又有斟泉，一曰斟溪，或经年无水，或一日十溢十醮。始兴城东百里，有朔源泉，长于朔，消于晦。新兴北蕨村有井，水泉溢出，高于他水尺余。平时澄澈可鉴，至辰未则泉浑浊，流出木屑灰尘诸物，良久如常，是皆与潮通者也。

贪　泉

石门有泉，饮之辄使人贪，名曰贪泉。语云："登大庾岭，则芳秽之气分。饮石门泉，则清白之质变。"由来久矣。然泉独不能得之于隐之。隐之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则是泉之力，亦有时而穷也。嗟夫，粤处万里，禁网故号疏阔，异时吏者因得以操柄取盈，念无以谢粤民，则委罪于石门之泉。曰："是饮焉，而能使人易心而墨也者。"而东莞之南，黄岭有廉泉焉，长令者亦未闻有饮之而廉者也。何均之泉，而廉者不能使人廉，贪者乃独使人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贪泉一在连州之五溪水，与在石门者为二。二贪泉为吾粤大患，饮者自陆大夫始，数千金之装，捆载而西，千载下士大夫莫不艳之。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奏，视者犹外府也。至辄甘心焉。曰泉实然，泉之见罪，非有吴刺史不能释。泉乎泉乎，盖望吴刺史也如望岁哉。

丰湖二泉

惠州丰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丰湖南姚坑，泉口仅如盂，日汲数十石不竭，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峰西麓，迸出石隙，甚芳冽，清醒则甘。然冬尽春初，古榕泉味复与清醒埒，清醒不变而古榕独变，亦异甚。

醴　泉

醴泉，在开建县一里，从石中流出，味甘如醴，一名酒井，人声一呼，辄有白沙滚起，泉随沙上，涓涓不息。予诗："泉应人声出，潺湲滚白沙。"

寿　泉

寿泉井，在兴宁东二十里，每大雨，诸坑堑浊水交流于井，井水独清，土人名其地为井子唇。浊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浊，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饮之多寿，是曰寿泉。

三　泉

琼州有三泉，其在府城东北者曰双泉，相去咫尺，一甘一咸异味，苏子瞻名曰洞酌，有诗云："酌彼两泉，挹彼注兹。一饼之中，有渭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银沙星，有粟叶长青，时时浮出粟米，啖之香美，子瞻名为粟泉。或曰泉非真浮粟可食者也，泉脉上涌细白沙，累累若浮粟耳。凡佳泉多兑之所出，乃天地血脉之水，最养人。山中石泉，则天地精髓之水，坎之所出，味寒冽，不甚养人。此泉与大泽相通，又含粟米之气，是真可以久服者。

瓮　泉

瓮泉，在龙门南四十里，有石瓮七，大者径二丈，小者一丈，其深莫测。上有泉，自石间涌出入于瓮，涛声春天，如雷阗阗。予诗："石瓮东西七星列，天泉日夜一雷春。"

十三叠瀑泉

春州十三叠瀑布，为天下飞泉之冠。庐山三叠泉方之，渺如也。予诗云："匡庐三叠挂虹梁，复有黄山九叠长。争似春州十三叠，交飞白水一天凉。"又云："阳春白水十三叠，势比增城白水长。更有崆峒岬洞好，龙床偃卧绝清凉。"又云："一叠冰霜一叠云，峰峰霑湿女萝裙。白猿不敢潭间饮，镇日雷轰隔岭闻。"予平生绝爱瀑泉，尝亭于三叠泉之下，为三叠泉操以落之，兹于十三叠泉，益用流连忘返。斯三诗亦将写之于琴，而名其琴曰十三叠泉。铭之曰："春州十三，匡庐三叠。于此琴中，流声相接。"

海中淡泉

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鳌泉。在五都蚊洲者，曰蚊洲泉。在阳江西北六十里，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迈东海港中者，曰那陀泉。在文昌七洲洋

山大海中者，曰淡泉。在陵水东大洋双女屿者，曰淡水井。皆不以海而咸者也。盖天一之水，上出而果行，故淡，此源泉之混混者也。海水者，众流之委，以润下故咸，咸故不能生物。古人祭川先河，重其有源。又淡而能生物也，物生于淡，淡者一阳之真味，出于坎之心，浮于兑之面，而不少变，阳实于中故也。

朋　泉

陈文忠以抗疏罢归，于城北白云山筑馆，曰云淙别墅。中有镜机堂、宝象林、无畏岩、海曙楼、邀瀑亭、余箫阁、清泠庵诸胜。尝榜少陵句于门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长蓬蒿。"识者知其有忧世之心焉。公以云淙喷薄，为瀑布下流，其水湍激悍怒，不可渝茗。一日摩挲岩石，忽有两乳泉从指间觱沸而出，甘冽清寒，具中泠之味。公大喜，谓斯泉有偶，如贤哲之不孤生，因名之曰朋泉。自公殉节，云淙沦于烟草。予视斯泉，犹公之碧血，而不能饮。

温　泉

电白县西三十里，有冷水池。池中有温泉喷出，缕缕如贯珠，至溪则怒流澎湃，触石生烟，热乃愈甚，一二里犹炎蒸，郁郁不散。其余山谷，亦有温泉四涌，遥见火云蓬勃，丹气熛煴，行者莫不汗流浃体。泉微作硫黄气，其热可以汤鸡瀹卵，而寅、午、酉三时尤灼，他时则稍杀。盖丙火生于寅，丁火生于酉，有帝旺于午故也。斯乃神人所暖，主疗人疾，瘘、瘵、痱、疴，浸之则痊。故张平子云："览中域之珍怪，无斯水之神灵。"盖火德所钟，非同井之冽寒者也。粤本炎徼，得阳明之精气居多，故其地皆产五金八石。五金之水寒，八石之水热，有五金之所即有八石，有八石之所即有五金，而温泉则多为硫之华、丹砂之英之所融液。岭南纯火之地，生八石之所十之六，生五金之所十之四，故温泉之旁，皆有凉水以和其汤，处处皆然。博罗之白水山，有二涌泉，相去仅步武，而东泉热西泉寒，游人以西泉解东泉，然后调适可浴。唐子西以为吹气为寒，呵气为温，而同出一口，不知西泉之寒，五金之水也，东泉之热，八石之水也。五金八石，相比而生，故咫尺间一寒一热各异也。又惠州城北有三井相连，其泉一冷一温一热。而英德湘陂村有圆水，广二百步，一边暖，一边冷。冷处清绿甚深，暖处白而浑，玄素既殊，凉燠亦异，是名除泉，亦犹江乘之半汤泉也，此皆五金八石之水所分也。英德又有热水湖四，一在潭头，三在太平庵溪左，皆涌沸如汤。乳源县西二十里，有鞋田温泉，出于石长盆中，溜涌如沸，名天汤，人多以蘼芜香茅杂投其中浴之。其西二十五里，有小汤盆，又西三十里，有西田温泉。西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大坪温泉。而海岱温泉有四，与榔木桥水尤热。曲江东南五十里有温泉，每霜雪时，益沸涌，炎气云浮，以熟生物，与炊者等候。然时有细赤鱼游其中，弗为灼也。化州有温泉，在州北。为罗水之源。遂溪有温泉，在涠洲，其泥黑，以浣衣可白如雪。新安有汤井，在玉勒村，秋冬尝有烟气。新会有汤湖，在城西南一百十里，迤逦长溪、中流一带，其热如汤，上下之流皆冷。东安有热泉，在城西南之西山。从化有温泉，在县东山麓。阳山有温泉，在龙阪滩侧。翁源有温泉，在县北桂竹峒，与韶城通，常有芝麻浮出。龙门有温泉二，一在县西十里，一在县南六十里。清远有温泉二，一在邑

东潭江阳塘村，一在邑西善化乡。乐昌有温泉三，一出泠君山下，一出县北之周山，一出九峰汤塘。始兴有温泉，出灵水源上，当隆冬时，蒸气数丈，凡二井。上浴而下烹。又有四温泉，一出凉源，一出跃溪，一出葫芦洞，一出清化。兴宁有温泉三，一出吉湖傍，既泛湖潆，复潜行地中，自窦涌出，居人炯盥以为常。一出南墩，其一出北墩尤热。一出县南泥沙中，广可百尺，如蟹眼者百余。河源有温泉六，一在和溪，一在黄沙，一在热水，一在立溪，一在黄田，一在康和。和平有温泉三，一在汤坊水，一在马塘江，其一在涮头者尤热。长乐有温泉六，曰鸡子嶂，在县东南三十里。曰横陂，在县东南五十里。曰下埠，在县东南六十里。曰排岭，在县东南七十里。曰大渡，在县东百里。曰嵩口，在县西二十里。海丰有温泉，在县西北鹅哺岭下。潮阳有温泉二，一在新田山后，深广四五尺。一在县西坤柄山，地曰汤坑。饶平有温泉，在东十里汤溪，流为别溪者三，入于海。惠来有温泉，在西坑，冬时益热。平远有温泉潭，在城东南五十里铁矿山侧。琼山有温泉，在县南西黎都上十三峰下。文昌有汤泉，在县南五十里多寻都，周百余步，冬夏常温。乐会有温泉二，一在县西上北偏乡，一在城南十五里，嘉濂小河之侧，名温泉河。万州有温泉，在西四十里普礼村，凡五六所，而西田塘者尤热。陵水有温泉，在西北五十里。崖州有温泉，在簏篾岭下。又有热水塘，在州北三里。感恩有温冷池，在城东十里许，池周三丈，中分两脉，一温一冷。又有温汤泉，在城北七十里。昌化有水曲泉，在县南黎都，四时恒温。澄迈有温泉三，一曰南滚泉，在县西封平都田中，夏冷冬温。一曰滴艳温泉，在县西青岭东。一曰水曲泉，在县南黎都，四时常温。临高有冷热泉，在县西南百里，其源自讨伦岭，中分冷热。罗定有温泉二，一在平窦白龙堡柏水坪，一在云际山麓，广二尺，一名云沙。信宜有温泉二，一在谭峨乡，一在县城南半里许，春夏温，秋冬大热。阳江有温泉二，一出北惯官路南，秋冬尤热，气蒸蒸尝若烟雾，一出南河蚓蛇冈东。阳春有温泉二，一在城东之南乡，方广四丈，深二尺，香洁无硫黄气。一在城西北丹竹村，广可三丈，长四尺，深半之。恩平有温泉三，一在那吉峒，一在云立山，一在仕峒之马蹄冈。石城有温泉，在县东北八十里，石洞山之北，冬夏如沸。龙门有热水潭，在鸬鹚石上，隆冬水暖可浴。灵山有旺泉，冬温而夏凉。盖岭南十郡，无地不有温泉，而泉又善变，忽寒忽热。盖五金与八石相为制化故也。其多夏凉，则以夏时火在天上也。多冬热，则以冬时火归地中也。温泉者，火之水也，禀纯阳之烈气，为养生者所取资，故古之丹客，率来岭峤，借此正阳津液，以变其纯阴金骨。以水中之火补其阳，以火中之水还其阴，温泉之为功也，盖莫大焉。

毒　泉

长乐有两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传宋邹太尉引兵征铁板僧，去毒泉二尺许，以剑划地，泉即随剑入地不为害。一在黄麋岭，有军士误饮而死，文文山移营其上，祷而止之。曲江濛滚驿对岸，亦有毒泉，沾足溃烂，泉所注田数十顷，食其田谷者，一二年辄死，号蛊毒田。斯乃地之孽气所注也，安得有邹、文二公者，以至诚消其患害乎。

风　井

风井，在阳江西北五十里南河都山巅，广丈余，深不可测。天将大风，井中先鸣三日，鸣止则大风起，盖地至虚之所也。凡雷生于地之实，风生于地之虚。以实故雷出地而后鸣，以虚故风在穴中而已鸣，惟虚故生声也。顺德西南三十五里之美山，旁一石孔，有声则风且雨。感恩城东二十五里，有一峒，春夏之间，窍中常发南风，猛烈如飓，晨起暮息，或至数日不息，亦皆以虚之故。然此皆阴风也。凡阴风出于地之虚，阳风出于天之虚，出于天之虚者其风生物，出于地之虚者其风杀物。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歌舞冈之阳，相传尉佗所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称佗饮斯水，肌体润泽，年百有余岁，视听不衰。又尝投杯于井，从石门浮出，舟人得之以为神，名赵王井。《通典》谓南海有天井门，天井者越王井，门者石门也。井又名越台井，以在越王台之下也。广州诸井此最古，南汉主亦尝饮之，号玉龙泉。其广丈余，有九孔，文石为盖，汲者欲得井华，分绠而下，瓶罂各满，毋相抵触，人甚便之。自汉至今，以为尉佗之遗泽云。广州故多佳泉，其知名者有十。正德间，学士黄谏谨《广州水记》，谓城中井水九眼殊胜，城外则鸡爬井甘冽，因名学士泉。次则九龙蔡泉，次蒲涧帘泉，次越井，次双井、甜水巷井，次譻譻水，次洗白井，次居士泉，次藩司、郡廨二井。学士泉去九眼井五里，石泉也，今烹庙后界者皆用之。九眼井又一，在龙川治西赵佗故城，名越佗井，味亦甘冽。

绿珠井

博白县本高凉白州，东粤之地。其西双角山下，有梁氏绿珠故宅，宅旁一井七孔，水极清，名绿珠井。山下人生女，多汲此水洗之，名其村曰绿萝，以比苧萝村焉。绿珠能诗，以才藻为石季伦所重，不仅颜色之美，所制懊侬曲甚可诵。东粤女子能诗者，自绿珠始。今双角山下及梧州，皆有绿珠祠，妇女多陈俎豆，其女巫亦辄歌乔知之绿珠篇，以乐神听。绿珠又善吹篴，传其弟子宋禕，篴谱旧存祠中，邝湛若常手录以归，有《苍梧访太真》，《绿珠遗迹诗》云："云里玉环妃子井，绿萝金谷懊侬村。宽裳欸散华清舞，玉篴难招博白魂。"妃子井在容州云凌里，水最冷冽，饮之美姿容，旁多香草。容州又有绿珠江，予有《容州咏绿珠遗事诗》云："绿珠江水绿，人向镜中留。金谷知谁似，翔风见亦愁。月中教横笛，花里坠飞楼。自作懊侬曲，风华不可求。"又云："自舞明妃罢，何曾秘玉颜。裁缝丝布滥，游戏犊车间。笛响虚无外，楼高烟雨间。容州谁不羡，双角美人山。"湛若云："绿珠玉篴有尸渗，土花斑驳如绣。"昔宋禕持入宋明帝宫，禕死以此篴为殉，巢贼发宋诸陵得之。后人交趾，清夜闻歌，每能自叫，槃公以名马五十匹易之。其井汲饮者，生女必丽，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绝丽者，亦损一窍。予尝说其父老使除之。"大均曰："绿珠之死，粤人千载艳之。爱其人并及其井，使西子当时能殉夫差，则浣纱溪与

此井，岂非同为天下之至清者哉。”予诗云：“懊侬曾照井泉清，一代红颜水底明。”又云：“一自绿珠留此井，风流不道浣纱溪。”

何仙姑井

井在增城会仙观，其深不测，水比他水重四两，味清甘，人多汲之。何仙姑去时，脱履其上，故井上有亭曰存仙。吾疑井脉通罗浮，仙姑当时从井中潜出，见于罗浮麻姑之峰，令人取其遗履井上，盖以水府为解也。浮丘为朱明门户，有珊瑚井，井者朱明门户地，地道四通，以一窍为往来之所自，此井如之。人见以为井，不知其为洞天也。

亚姑井

罗定界石村，有曰东西二井。万历间，村中有妇善淫，人或犯其小姑，小姑沉东井而死。妇惭悔，亦沉于西井。今东井水至清，居人汲饮，称曰亚姑井。西井则甚浊浊。予为铭曰：“水不能清，以姑而清。姑之清兮，水之荣兮。水不能浊，以嫂而浊。嫂之浊兮，水之辱兮。惟妇与女，水其因汝。人不知之，水则知汝。吁嗟妇兮，畏此水之知兮。吁嗟女兮，畏此水之因兮。”

龙　井

西宁治东五里，山半有龙井，大仅尺许，深五寸，渗出沙中，不盈不竭，饮之味洌以甘。予诗云：“泷西一龙井，涓滴是真泉。有本云根里，无声瀑布边。”

海月岩井

东莞海月岩侧有石井，深六七尺，窥之辄见风帆来往。或有诗云：“井底风帆人尽见，非关倒影海中来。”

官　井

乐昌治东南百步，石上有涌泉数穴，味甘洌，名曰官井，亦曰玉井。井水流入水溪，潺潺有声，上有古榕数株，垂阴茂密，人家列居其旁，不用缶井，而水无不至满而溢焉。则溪分两道以流之，溪之水为其所夺，浊而使清，轻而使重，溪盖有厚幸焉。凡井水从地脉远来者为上，近为江湖所渗出者次之。玉井伏流山谷间，至此趵突而出，乃天然美泉，非井也。古之为井者，底以黑铅，镇以丹砂，使长得纯阳之气，饮而无疾，凡以补泉之不足也。泉而天然，则金膏玉髓之所凝，所谓神仙美禄，名曰官井，以在官道之傍，人不得私，亦并受其福之意也。

肇庆七井

包孝肃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鼎冈井，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此郡城来脉，山川之秀所发也。大丹幽溪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侧，土肉和平，而巽风疏洁，乃为万灶所需，食之无疾。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功，亦何所惮而不为乎。《易》曰“君子以劳民劝相”，言凿井之不可缓也。江城妇女，冒风雨出汲，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井以伤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张老岩，石版斜铺十余丈，一水从石罅中流，萦纡百折，游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势，乃两两夹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听浮游所至，取而饮之。然有不得饮者，有一再饮者，有杯流至前，忽复流而之他者。有顺流而下，忽复旋回而上者。于是哗然争饮，相欢以笑。其一在从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巅飞下，分为两带，上下凡二级，曰百丈带。其深处汇为渊潭，不可测，浅者流离四出，引之可以浮觞。又龙门有圣磨岭，流水九曲，注为飞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暑。

滴

琼山县西北二里下田村，有第一水桥，名滴一。又一里有第二水桥，名滴二。又三里，水桥名滴茂。其南十六里有滴渭溪，西南六十里有滴天桥，澄迈有滴滚泉，有滴渚上都、滴濛陂、滴坑陂、滴艳温泉，定安有滴白江，儋州有滴滩港、滴滩市，万州有滴陵山、滴陵水，崖州有滴漏岭、滴西岭。滴之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名水多以滴者，其犹曰南之水耶？

滶

龙门县其溪滩之极险者，名之曰滶。有曰濠双十二滶，有曰白水滶。滶与泷，皆天下绝景。六泷可比闽之九龙，十二滶可比浙之五泄。舟子歌云：“宁上十九龙，莫上一六泷。”

七夕水

广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贮之，是夕水重于他夕数斤，经年味不变，益甘，以疗热病，谓之圣水，亦曰天孙水。若鸡二唱，则水不然矣。广州竹枝歌云：

“七夕江中争汲水，三秋田上竞烧盐。”

水之异

白水山在阳春西南，上有飞泉一道，注于潭中。天雾，潭有声则雨，雨有声则雾。九牛泷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龙罩水，下有深潭，雨久，响则晴；晴久，响则雨。临高之东南迈龙村，江中有滩，久旱，滩响则雨；久雨，滩响则晴。琼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横亘曰铜铙石，下有六大岩，水注其中有声，旱闻之则雨，雨闻之则晴。澄迈县南王家都有东巽泉，流泻可三丈余，朝响则雨，暮响则晴，称圣井。仁化有龙王坑，一泉涌出，溉田千余亩，霪则小流，旱则大流。天久无雨，云自其泉腾至浮山巅则雨。澄海县南有鸣洋，在南湾海中，声起若雷，自东则风，西则雨。广宁之西三十里有石涧，山泉自窦出，旱则声闻数里，雨则否。南海县治之北有日泉井，东有月泉井，日出则日泉井中先见日，与月泉井相望，月出则月泉井中先见月，与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银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许，乌利丹井也。注赤水于银井，赤水不白，注白水于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观音山上有金玉井，潘真人昔炼丹于仙坡，其烟通于金井烟则黄，通于玉井烟则白。茂名上宫湾之水，与府治后龙井相通，名曰龙眼。下宫湾之水，与宝光寺虎井相通，名曰虎眼。信宜东有龙山，其南有石孔曰风窖，北有石孔曰雨窖。韶州有雌雄泉，一日两潮，雄长则雌消，雌长则雄消。始兴有朔水，朔长而晦消。博罗有白水泉，东热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与燕子同其来去。镇平有长潭，与绿水湖相通，湖清则潭清，浊则潭浊，清远有米贵水，在金钗湾上，中有二水，有谣云：“米贵水流朱溪岸，米贱水流绿林塘。”甘竹滩在顺德之南四十里，凡滩水皆一流，而甘竹滩两流，潮长则水满而下滩，潮消则水乾而上滩。谚曰：“水消水上滩，水长水下滩。”是两流也。盖潮自滩入，汐自滩出也。舟行者，每纡道象山之阴以避之，名偷洋浉。文昌有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东。朝潮至浮山而东，暮潮至山而西，谓之分洲洋。琼海分东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东海鸣则风，西海鸣则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琼海半月潮长则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则东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雷之州东有调黎之水，日两潮两汐。西有那黄之水，日一朝一汐。予有《雷阳曲》云：“郎心好似调黎水，不起风波春复秋。日日两潮还两汐，令侬消却别离愁。”又云：“花下欢闻白马嘶，郎来日日在南溪。莫如琼海潮相似，半月东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两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兴有墨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与浈水合，五里间，黑白判然。万州樟树岭石上有人马迹，或沙水上，迹隐则岁丰，见则岁歉。合浦南有涠洲，去海堧可二百里，天阴雨辄望见之，晴霁则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贤则石人出，否则隐。

广州城濠

广州城北无外濠，以其地纯石，又以山从南岳而来，其首大庾，其足粤秀。粤秀为广州主山，地脉一断，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故秦始皇凿马鞍冈而血流数日。冈在粤秀肘腋之间，灵异所结，乃东广人文所恃赖者。然此方近山，又不可不为豫防之计。议者欲于城外筑虚心墩台，台悉从城头而出，以将军大炮护之。又于城头一带，多筑横墙，自相隐

覆，使敌人登高觇我，不能知城上虚实，亦一策也。

塞新河

郭光禄谓：会城妄将西翼龙沙从中擘断，以为新河，此几于蒙恬之绝地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惟右臂中断，为害不小。今宜填新凿之河，以培其旧，塞大观之口，以折其流，使水徐至蚬子步乃出海，以顺其势。且也水循故道，性顺而易行，力浚旧河，功省而易集。又宜开通彩虹桥、荔支湾、半塘上流，以引随龙之水，使之迤南而会太平濠，东抱城郭，源既长而风气固，则地富庶而人文大出云。

开　河

陶三广公尝从高州开一河，直达肇庆，功垂成，为人所沮。今因前绪而继之，费不大而成永利。盖雷、廉、高、钦地方所以寥落，由水路不通，少商贩也。开此河，则四郡皆为沃壤，寇盗不治自弭。而雷、廉积滞之粟，由河至广州，广州因以资裕，地利至要也。又陶公欲开河三道，一从那龙渡东一里许凿之，以通恩平县南阶山之水，以达蚬冈。一从绵阳涌凿之，使西流以达麻濠之水，皆遇石而废。一从南津港沿海而西，以达丰头港，今淤。然那龙之水达于阶山，不过十里，南津之水达于丰头，不过三里。今取他道另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恩平诸父老尝以为言，守土大臣欲兴水利，其以此地为先。

南海治西四十里，有两山对峙，吕嘉尝积石其下，名曰石门，盖百粤山川之会也。史称杨仆先破石门，得越船粟，即此。水今乾浅。三江之水，一由大路峡迳九江以入熊海，一由黄雀冈迳分水以趋珠江，其分流西南潭者，夏月四之一，余月十之一，以故舟楫不由石门。郭光禄云：西南潭二支之派，一绕广州，一护顺德、东莞，旧势然也。今则沙淤水涸，不趋石门，会城无朝宗之水，无以贯通元脉，不得不勤君子经纬之虑。然则疏浚之功，不可阙矣。

潭滘河

潭滘河，在新宁县境。新宁最边海，明初设卫广海，以为备倭阨塞。其前五十里地曰铜鼓角，山势崒嵂，横截海湄，怪石张牙，参错沙际，风水冲激，噌吰成声，舟舶每经，鼍鼜震悚。稍不戒，船辄倾覆，盖洋海之滟澦也。地去广州三百余里，一望汪洋无际，不可驻汛，猝有外寇，并力以渡，过险则扬帆直入，而新会、香山、顺德、番禺等县，边鄙皆震。闻我治兵，辄先出险，徜徉角外，我师至险，方与风水为敌，舣艎不支，惧其犄我也，往往水犀遄旋，阻险而止，寇虽遁而不能追。两广总制吴公巡海至此，念新宁百峰山下有潭滘乡，河形隐隐，湮塞已数百年，浚之径海，可以去患而就安，趋便而夺险，一日制胜，十世之利也，于是下令浚河。河成，逶迤三十里，下通上川、下川以至广州，上通广海大洋以出角背。口子设炮台若干，戍以水军，寇至既不得入，又不敢越我而过险。设或昧于一来，我潜师从潭滘出，表里夹攻，必将片帆不返矣。不宁惟是，潭滘所处，逼近百峰、蕉石诸山，层峦叠嶂，其民犷悍，往往阻深跳梁，不就戎索。自潭滘开为坦途，

兵民络绎，至是奸宄失据，咸俯首而遵约束，此一举诚众善皆得云。薛炎洲记。

潮　泉

潮泉，在连州者有三，沈水洞、红窟坪、楞伽峡。在阳山者有五，潮水铺、滑石坑、潮下坑、桃江水口、莲塘村，皆潮泉也。在莲塘村者即斟水，其穴若井，或弥年而竭，或一日而十盈十竭，每大雨三日则竭。其出也，率以潮为信。自春至秋，丑出而申入，为阳之潮，乘天地之朝气者也。自秋至春，申出而丑入，为阴之潮，乘天地之暮气者也。广南泉水，大抵应潮居多，而斟水尤不爽其候，岂山泽通气，独于斯有准耶。

三　井

广州有三井，一曰星井，在城西六里，古金肃外绣衣坊，始凿见星于井。一曰月井，在广州城内西南，古月华楼下，今盐仓街旧月泉庵址。旧志，月出则照映井底，光荧澄彻。又有日井与月井相望，在旧青紫坊千佛寺侧，今惟月井存，余皆堙。

罗汉井

罗汉井，在广州城内光孝寺西廊，即古乾明井地。《古图经》云："寺有诃子，取此水和甘草煎，乳白而甘，又谓之诃子泉。"

永安五江

永安县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曰五江。自鸡公嶂至小黄花佛子凹，冈脊之地，其水四驰，南为秋乡江，其流最长。西则神江诸水，东则琴江，北则蓝口水源、秋乡江、神江、义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其众，大者为经，小者为纬，源流见矣。五江，一曰秋乡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宝峒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过火带社，西纳车峒水，东纳石坑、钟坑水，折而西，田子迳水南注之。至县，轿尾水东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猪母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东纳牙溪水，至马头山西纳下濑水。又西纳官坑水，又东纳黄沙水，又东纳双螺浊水，又西纳逆坑水，东南纳军粮水，至凤凰冈北纳清溪水，又东纳南山水，又西纳龟坑水、吉田水，至曲洲纳下义水，入于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一出县东，一出县北，众山环绕，万壑交流，百余折而经驯雉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岭，入于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番流水合流而北，纳罗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乡江。曰黄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鸟禽嶂，至磉头合流，北过上下汤梅子洲，西入秋乡江。曰军粮水者，出梅坑迳，北过唐田西北入秋乡江。曰清溪水者，其出宝山嶂者为上下窖水，出狗头山者为员墩水，合流，纳瓦屋头水，过沙子迳、神宫前半迳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为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凤凰冈入秋乡江。曰南山水者，出犁壁山北，过南山至石屯。其在归善境者，一出黄草嶂，一出石塘，至滋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乡江。曰下义水者，出碻石迳北为卷

蓬水，出犁壁嶂，西为犁壁水，过上义高冈合流，纳梅子坝水，过下义至曲洲，入秋乡江。二曰神江，在县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埔北，东出小黄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埔南，东出佛子凹，西出鸡冠山，合流至龙潭迳，北受辣菜坑水，至黄竹迳，又北受曹坑水，至黄塘，南受白溪水，至横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鳙口，北受陈田水，至鱼潭迳，又北受杨坑水，至陂角沙，南受龙头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企山下，南受大梨水，至邓村，又南受禾坑水，入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出鸡寇嶂，周回百折，众水注之，经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于东江。三曰义容江，在县西七十里，发源蒋峒尾，至飞鹅岭合月角岭水，过义容屯至乌鹊潭，其出大鲁嶂、猫儿山者，至安全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园水，至乌鹊潭，入义容水，至黄坭塘，受汤坑，入于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出大鲁山，折而至宽仁司之前，复折而入于东江。四曰东琴江，在县东四十里，自鸡公嶂发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镇，东受象鼻迳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凹水，至练坊，西受童坑水，至官屋埔，东受甘坑水，至杨梅埔，西受冯坑水，至寺坑，东受黄小塘水，至羊羔，西受黎坑龟湖水，过长乐米潭至琴口，会南琴江，入于横流渡，黎坑水出逃军嶂，龟湖水出宝峒嶂。《广东舆图》云：北琴江自帘紫嶂发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长乐界琴口。按东琴江，初志称曰北琴江，故《广东舆图》本之。然此江在县之东，当名东琴江，称北琴江误，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迳过贺冈，一出解沙迳过袁田，至塔凹合流，入东琴江。五曰南琴江，在城东南六十里，其源自西来者，一出嶂下，一出横排岭，合流至龙窝，纳吉峒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里，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湖，纳松坑水至柘口，自南来者，一出磜头，一出黄坑，合流至小鳖，合貉老坪水，过细女滩，纳掩桑水至柘口，会西水，过长乐、大梧，至琴口，会东琴江。《广东舆图》云：自羊角山发源，沿流由南岭后曲折三十里，入长乐界琴口，与东琴江之水会合，入横流渡。其曰黄花水者，东出芙蓉迳，西出陈塘上，不至鲤鱼头合流，北至散滩迳，纳白溪水出康禾。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于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东流两崖之下，泻于云谷者为左天泉。南自福老峰，流于天峰之南，泻于云谷者为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双流过仰眠峰，飞泻于喷玉岩下，出于大坑。又南则四峰之泉注洗研池。出于厓子坑，流于九龙洞，出于西坑口，至于大坑，会喷玉泉而东，入于江。西则烟霞洞泉，伏流洞口，会于锦岩泉，又会于铁泉，又会于龙泉，流于石子田，泻于乐尧庄，为左垂虹泉，其云端井泉二溢，流于龟头社，泻于乐尧庄，为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于罗汉岩，达于黄冈，而西入于江。北则大科村泉，流于西竺，会于宝鸭池，西出会于饮马泉，南下为泻钱泉，归于天湖。其碧云三泉，一出流清馆，一出山坳，一出村边，盈积五六池，泻于观翠岩，北会于阶梯泉，与贵峰大槽之泉，归于天湖，流出于猪坑，注无底井，又注于官山下，而北入于江。南则云路二泉，流于村南，出于大觜山下帽峰，达于江村而南入于江。噫。一山之巅，九十六峰之间，飞泉四出，其多若此。或有诗云："谁信匡庐千嶂瀑，移来一半在西樵。"

日月二泉

广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辄有一日在其中，月之泉每夜辄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处，惟月泉在金华夫人庙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予诗："月泉西出日泉东，日月光生二井中。南海波潮从口上，朱明门户与心通。朝含真气知天一，夕有清光似碧空。汲取寒华供茗饮，仙人美禄此无穷。"

潮　候

昼潮夜汐，天地呼吸之气。广州里海，视大海每迟数刻，径迅纡迴之别也。俗传初一十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归栏。盖潮候左券，琼海潮昼夜惟一汛，半月潮长则西流，半月潮消则东流。予诗："半月西流半月东，乘潮不必更乘风。"又临高、儋州接壤间，水性迴别，儋州东流，则临高西流，儋州西流，则临高东流。予诗："琼潮系星不系月，东流半月西半月。昼夜从无两汛时，临高儋耳东西绝。"王佐云：琼潮东西流之说非也。海水只有消长，无东西流，盖因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下，琼、雷南北两岸相夹处，见水长上则以为西流，消下则以为东流耳。有分水漾在琼海中流，漾南属琼，北属雷州。予诗："一漾分流大海中，南潮北汐不相同。"

移肇庆水窦

肇庆江干多石矶，苦无泊舟之所。或谓东门外三里许有跃龙桥，其下水窦两重，为崧台石室一带山水之所从出，如徙此窦，深入三四里许，潴水成湾。可泊大小船数百，免风涛不测之患，且于本城下关甚利。窦旁居人稀少，田畴不多，官买之筑堤，费约数千金而已，此似可行。

开浚河头小河

新兴河头，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凿，使水南行三十里许，直接阳春黄泥湾，以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免车牛挽运之苦，谷米各货往来既便，则东粤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

第十六条坑水

羚羊峡内第十六条坑，其水绝佳，不让灵山寺之水。予诗："羚羊高峡内，第十六清溪。水比灵山好，流当断岸低。"

南江水口

南江水口，有浮沉石在江中。舟人谣曰："要知风雨至，但视石沉浮。"

贵谷坑

增城之正果有贵谷坑，茂林修竹之间，有细泉涓涓流出。乡人云："岁谷贱则泉流而下，谷贵则泉流而上。"因名之曰贵谷坑。予为易曰贱谷泉，铭之曰："泉乎泉乎，毋以谷贵而害我农夫。"

卷五　石语

韶　石

粤东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为山皆石也。居人所见无非石，故皆不以为山而以为石。盖自梅岭以南，湟关以东南，千余里间，天一石也，而石外无余天，地一石也，而石外无余地。岩岩削出，望之不穷，其高而大者以千数，小者纷若乱云，亦无一不极其变。石多中空，或一峰为一洞，或数峰相连为一洞，此出彼入。四际穿漏，外视之皆无所有。色青蓝，间以白理，雨后若新染然。花木蒙茸其上，恍若锦屏，是皆绝奇石也。然尤以韶石为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双峰对峙若天阙，相去里许，粤人常表为北门。旁有三十六石环之，一一瑰谲无端，互肖物象，各为本末，不相属联。有记其状者云："韶石前后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墙，圆若廪囤，半削如瓠瓜，首尾翘翘似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檐宇。"约略尽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为最，若双阙又韶石之最。他处石亦多诡，特以所处幽邃，故罕知名。然大抵形如火焰，森立崖谷间，以千万计，光芒四射，与日精争烈。盖吾粤处天下正南，其位丙午，火之奥府在焉。故火之山居十之六，水之山居十之四。火之山纯乎石者也，故多中虚而成岩洞，离之象也。韶石皆空心，窍穴相通，风入其中，大小声一时响应，箫韶遗音，犹可仿佛其一二也。东北一里有逃石，高三十余丈，广圆五百丈有奇。相传从武城逃来，临江壁立，与韶石相丽。语曰："蓬莱一山，合于罗山。东武一石，附于韶石。"盖谓此。大抵粤之山，罗浮最名。粤之石，韶石最名。浮傅于罗，逃依于韶。是皆能得其所主者也。

大英石

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峰也。英德之峰，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盖地至英德，有石而无土，土不生于英德，石独生焉。其为状多直而少横，每一直石起，辄至数千百仞，各自为根，不相缘引。一石一峰或数峰，峰无余石，石无余峰。卑者不相附，高者不

相摩，卑者或侧出而多歧，高者必蟤坚而特干。盖自英德至阳山，数百里相望不绝，皆直石之为怪。而英德之峰奇而野，阳山则奇而秀，英德之峰少树，阳山之峰多树。树少故其石尽见，见而数百里间似但有石而无山然者。又一似造物者以此地为无用而尽以委之石然者，尽以委之石，于是此地之山皆为石之所掩矣。噫，亦大异甚。

小英石

英州为奇石之薮，其有根者丛起而为峰，无根者散布而为石，石者峰之余也，峰者山之骨而石其齿牙也，凡以皱、瘦、透、秀四者备具为良。其出土者曰阳石，受雨雪多，质坚而苍润，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阴石，则反是。石生山谷间，大小相叠，一一嵌空斗竦，具峰峦岩洞之状，即一卷许，亦辄芙蓉乱削，乳窦交通，巉岩勾漏，小心视之，须五日始尽其一峰，十日始尽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其大者土人尝载至五羊，以轻重取值，使工层垒为山，连皴接笋，参差相配，卧者为嵩，立者为华，坐者衡而行者岱，千岩万壑，磴道周回，错植花木其际，宛若天成，真园林之玮观也。英石外有曰蜡石，以黄润如玉而有岩穴峰峦者为贵。又有凿取岩中玉乳，长至丈余或数丈，置水木间，标空峭竖，洁白硪然，是曰山芽。每与英石假山间列，而以蜡石平铺其下，为陂陀起伏之形。远视之，高者为群玉之山，卑者为黄金之谷，翠屏丹嶂，掩映如霞，虽炎洲多奇山水，而恒以此为绝胜。外有罗浮石亦贵。昔牛僧孺嗜石，东第西墅列致之，以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为乙。李德裕亦尝使日南太守致罗浮石。而张祐知南海，不持瑰货，惟载罗浮石以归。宋张愈亦尝升罗浮买石。今客于东粤者，珠香犀象之外，未闻有此清赏也。毋乃泉使人贪，而石使人廉耶。

蜡　石

岭南产蜡石，从化、清远、永安、恩平诸溪涧多有之。予尝溯增江而上，直至龙门，一路水清沙白，乍浅乍深。所生蜡石，大小方圆，磲砸多在水底，色大黄嫩者如琥珀，其玲珑穿穴者，小菖蒲喜结根其中。以其色黄属土，而肌体脂腻多生气，比英石瘦削嵚岩多杀气者有间也。予尝得大小数枚为几席之玩，铭之曰："一卷蒸栗，黄润多姿。老人所化，孺子其师。"

三　石

会城有三石，东曰海印，西曰浮丘，中曰海珠，皆地之胏也。海珠在越王台南，广袤数十丈，东西二江水环之，虽巨浸稽天不能没。语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谓此也。相传有贾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飞入水，夜辄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则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端阳、七夕作水嬉，多有龙郎蛋女，鲶鱼酤酒，零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属，随潮来往。遥望是寺，鱼沫吹门，蚝光次壁，朝晴暮雨，含影虚无，恍忽若鲛宫贝阙而不可即也。海印，潜石也。在下方之东，半出波际。其上有京观楼，周以雉堞，视海珠、浮丘，

隐隐若三台象。浮丘去城西一里，为浮丘丈人之所游，古时浮丘在海中，与海印、海珠若离若合。宋初有百二十岁老人陈崇艺言，儿时见浮丘山足，舟船数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丘距水四里余矣，丘下有井，葛稚川尝饮之。有海神献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茅莶草，三月上巳，游人多往采撷。前有馆曰朱明，馆中有轩曰挹袖，堂曰白云，宋经略蒋之奇所建。盖以浮丘在罗浮之西，为朱明门户。罗浮东有浮碇，西有浮丘，皆朱明之所从出入者，浮山之来，以罗山而定。浮碇以始之，浮丘以终之，斯朱明之首尾也，故观曰朱明。郭弘农诗："左挹浮丘袖，故轩曰挹袖。"予诗云："浮丘舞袖长千尺，东拂罗浮西白云"是也。白云者山也，亦罗浮之西麓，而浮丘又白云之西麓也。罗浮之路，自浮丘而始，至白云而终，地道潜通，无间远近，故堂曰白云。浮丘又白云之门户也，万历间，学士赵志皋以谪官至，开浮丘大社，与粤中士大夫赋诗。而范浮丘、稚川二仙像祀之，以浮丘公与王子晋吹笙得仙，又为亭曰吹笙，而堂曰大雅，楼曰紫烟，轩曰晚沐，于此地一大开辟。既去，人为亭以留其扁，至今百有余年矣。荔支梅竹之植，手泽犹存，予每徘徊而不能去。《咏区海目诗》云："林里时藏蓬岛路，城头半出羽人家。"又云"羽人家在朱明口，却辟此丘为户牖。"又云"此丘往时在海中，三山烟雾晴濛濛。"今日丘林带城郭，惟余海月一片挂长松，不禁浩然而兴叹也。丘前有撒金巷，予家尝近焉，儿时数就珊瑚井旁嬉戏，为谣曰："浮丘叔、浮丘丈人同一目，撒豆成金人不知，肩上珊瑚担一束。"相传有二仙，一老一少，两人一目，彼此扶掣而行。居人遗以麦豆，撒之成金，视所荷之薪，则红白珊瑚枝也。老者浮丘丈人，少者浮丘叔也。考《列仙传》，浮丘伯姓李氏，不言浮丘叔，意丈人其即伯欤。然浮丘伯，班固以为荀卿门人，服虔以为秦时儒生。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交尝受诗于浮丘伯，又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当时浮丘伯或与安期生为友，安期生至粤，而浮丘伯亦相从而至耶。

五羊石

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今坡山有五仙观，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弯势若抵触者，大小相交，毛质斑驳。观者一一摩挲，手迹莹然，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烟气自窍穴中出，若石津润而生云也。予诗云："神灵所窟宅，厥惟祝融乡。浮丘与安期，来往亦不常。何者五仙人，各骑一色羊。手持五谷穗，芃芃三尺强。黍稷居两旁，粳稻居中央。羊亦衔果蓏，以种遗炎方。丰年再三祝，倏灭余景光。越人念粒我，春秋修蒸尝。报赛若先农，水旱仍遑遑。作观楚庭西，五仙列成行。少者反当中，老者左右方。膝前各一石，或蹲或翱翔。或立或僵卧，大小相低昂。抵触势有余，角形弯以长。言是羊所变，毛质皆青苍。一卷自周时，摩挲历帝王。斑驳见手泽，表里含光芒。番夷多膜拜，薰用苏合香。余窍出烟气，一缕何飞飏。恍若白云核，氤氲所含藏。尺寸天所留，所关乃雨旸。"

相　石

文信国尝于潮阳与元将李恒战，兵败，马蹶不能起，忽有巨石轰然，坠于道旁，追兵惊仆，公得脱。居人异之，因名其石曰相石，今有相石亭焉。嗟夫，天能脱公于潮阳之一日，而不能脱公于燕市之三年，天之所以死公者，盖将以为元也。葛氏云：公在小楼三年，其意在赵氏之孤。盖宋绝于柴市之杀文山，非绝于厓海之溺秀夫。

望夫石

清远县有贞女峡，西岸一石状女子，是曰贞女。相传秦世有女数人，采螺于此，风雨昼昏，一女化为此石，即今望夫石也。羚羊峡南亦有望夫石，阳江西一百六十里，有望夫山，旁有丫髻石。四会西百里，有新妇石，皆与广西之留人石相反者也。留人石在南宁江之北岸，状如女子。谚曰："广西有一留人石，广东有一望夫山。"谓此。盖广东之贾，多赘于广西而不返，其怨妇皆以此石留人，西望而诅祝之。予尝代为之辞，其诅云："留人石，莫留人。风吹石，化为尘。"其祝云："留人石，既为尘。望夫石，复为人。"

南台石

南台石，在平远城西南八十里，高至四百八十丈，周四里余，四面壁立，中一径蛇盘而上，巅甚平，可居万家，此天下之奇石也。以其奇，故不以山为名而掩其石，以其平，故名曰台。名为台，而石之为用大矣。

九曜石

九曜石，在药洲旁，南汉主刘龚使罪人移自太湖、灵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余，嵌岩嵁兀，翠润玲珑，望之若崩云，既堕复屹，上多宋人铭刻。一石上有掌迹，长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诗。一石白色中空，一圆石为顶，若牛头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顶，四旁有十余窦相穿。有刻云："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独大，合三石为之，下有数萌，长三尺许，瑳如雪。父老云：向未经见，此客石也。久而生笋，岂地之灵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罗经石

罗旁水口有平石，约二亩许，在大江中，上多纹，纵横若罗经，名罗经石，一名锦被石。西水涨时，望之随波下上，与三水之龟纹石，香山之浮虚山，归善之浮碧山，皆南海浮石之一也。石名锦被，故其江名锦江。锦被石乍浮乍沉，常如浣濯之状，又名濯锦石。

雨之石

雨之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锦钱山，石上有巨人迹，岁旱以水濯之则雨，名圣石。盖五行金生水，金为气母，金在天为星，在地为石。星动摇为风雨之候，石津湿为雨水之符。石者气之形，星者气之精，以水灌沐，使之精形相合，而水生致雨，理亦固然。以为神人迹之所为，妄也。盖石上云而星降雨，劳其形以出其精，凡石皆可为之。其一在揭阳黄岐山，山有一洼池，容水数斛，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许，岁旱积水池中，以戛洒峙石，石滋润即云蒸而雨。有铭者云："元气之核，风雨之胎。我疑尔腹，定有潜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潜雷，岂亦以巨人足迹耶。又高要西南五十里。有白猪石，旱以白泥涂之辄雨。澄迈县西有奇石如龟，名石龟仑，石润则晴，乾则雨。是皆雨之石也。

狮象二石

有狮、象二石，在始兴玲珑岩。其色狮青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盘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咫尺，辄能相就，离之复合。盖狮之青，阳也。象之白，阴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阴阳相合，而醋又炎上之苦所作也。有鸡啼石，在从化县东二十里，高丈许，方广称之。相传自他所飞来，以鸡啼而止。有二鱼王石，其一在阳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苍藤罨其上，岁旱祷之，投藤药以毒潭水，有巨鱼纷纷浮出即雨。其一在阳江东南沸村，岁有鸡尾鱼来朝之。有鸳鸯石在肇庆七星岩口，石凡二，各长丈许，大四五尺，一俯一仰，号曰鸳鸯石。乙卯岁，岩上一巨石坠，击伤俯者，明年春兵乱，妇女多被掳掠，人以为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鸳鸯石，在德庆云蕴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祯间，大石先坠，去平田数里而止。后一日小石复坠，与大石同止一处，又号公婆石，是皆石之为怪者也。

海　石

海石有二，其一曰海花石，盖琼海咸沫所凝，有似假山者、花树者、人与鸟兽形者。初甚鲜翠，久乃枯槁，其状若盘者名荔支盘，质如荔支之壳，皱而红紫，以畜养金鲫鱼甚善。其一曰羊肚石，出阳江，大如拳许，浮游水上。左思所云，云雨所储。浮石若桴者也，以之濯磨污垢亦善。此二石皆水之质水之渣滓所成。若山之石，则火质火之精华所成也。火之精华者，以紫石英为最。紫石英出东莞爆山，大如指头，小者如石榴子。色纯紫，光明鲜艳，若漳浦茅晶，而多五棱，广人多以饰佩带器物，妇人绝孕十年无子者可疗，以为服食亦善。或有诗云："增城云母粉，东宫紫石英。仙人所服饵，往往得长生。"云母亦火之精华也。有云核者，多产罗浮山中，其黄者出黄云，白者出白云，各以其色，盖亦云之母也。屑之调为浆，久饮之，口能吞吐五色云。

石　粪

从化之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粪田，名曰石粪。盖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气，田得其暖而阳气乃生。火生于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补之，亦一道也。英德、阳山诸县，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纯用石粪。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谷。予有《畬田诗》云："畬客石为田，田肥宜石粪。英州石太多，燔石无人问。"又云："火烧土膏暖，阳气发畬田。尽斩阴阳木，斜禾种绝巅。"

西樵石

西樵诸峰所产石，各各不同。狮脑之石其色白，性刚而粗理。松冈之石其色紫，禾仓之石多青，其用皆可为柱为砖为器。急水之石色红，性最柔，可斩削为炉或墁地。龙泉之石性坚而理细，色兼紫黑，可为碑及砚，其黄则杂于诸色中。夫以一山而备此诸石，异矣哉。由西樵延亘至王借冈，其下多白石，可甃垣屋，然久而浥烂。一种花膏青，粗而稍坚，经雨则白点星星然出，可为柱及础，性颇耐久。然旦旦凿之，未免损伤地脉。襄御史屠应坤有疏，谓广州背岭面海，左罗浮，右西樵、王借，南服一撮聚也。五岭西起衡阳，东尽汀漳，朱熹所云第三重案山也，今亦神京之案山也。罗浮、西樵，又五岭之门户也。盖山岳气完，则人才生而天下治。古者以山崩川竭为不祥，况于自伤残可乎。且乡民外名凿石，内实开矿，聚众多人为地方之患，不可不禁。

端　石

羚羊峡口之东有一溪，溪长一里许，广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许，乃水岩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为正坑，从正坑右转数丈为西坑，坑门最小。从其旁入为中坑，从正坑左转十余丈为东坑，东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渊停不竭，以罂瓮传水，注槽笕中，水稍竭，乃可下凿。石有三层，上层者稍粗，中层多鹦鸽眼，下层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凿，凡西、中、东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叶白、火捺，而东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细如尘，隐隐浮出，或如虮虱脚者为上，粗点成片者次之。盖石细极乃有青花，青花者石之精华也。外则有若黄龙文者，朱砂点者，麻鹊斑者，水气萦折如一道川流者，圆文如水花珠涌有层数者，拖绿纡长如玉带者，黄若丝缕名金线者，斑蚀如虫啮名虫蛀者，两旁色赭名为鳇鱼之边者，凡十余种。其火捺以紫气奔而回磅，又如血晕散开，有若云雾之气。或小而圆轮若金钱者，蕉叶白以纯白成大片者，黄龙文以黄气散布，鸿鸿濛濛者，麻鹊斑以点黄如粟者，朱砂翡翠以红绿分明者为上。眼大者如五铢钱，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泪非死者为上。眼又贵碧不贵黄，贵圆不贵长，贵阳不贵阴。黄明为阳，绿暗为阴，贵多晕，晕至十余重者。大率晕有奇无偶，然与黄龙金线等纹，皆石之病。火捺、蕉叶白亦乃石皮，而青花粗者，又岩底最下一层，不足贵。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上层为天花板，粗燥，最下为沙板，过细又不精。惟中层者，纯深秀嫩，一片真气，如新泉欲流。又如云霞氤氲，温柔长暖，斯乃石之髓也，得之

可以尽废诸岩石矣。予尝得其一，名曰水肪，其序云：端石有五质，水质为上，此水之质也。水之精华所结，虚而为云，实而为石，人见以为石，吾见以为水，故以水肪称之，肪者水之膏腴也。铭曰："水为石命，火为石性。斯水之精，以玄而圣。其质尚柔，温然可敬。"

唐宋古砚，大率老坑、新坑等十余种，落墨而不发墨，虽有墨痕绣蚀，古色可爱。然不费水不费笔墨，未有如水岩之美者。他若黄坑、锦云、梅花坑、屏风背、宣德岩、朝天岩诸石，率燥湿，渴笔饮墨，久用辄成镜面。惟水岩古停墨不干，墨著笔端即起，积痕细薄，披之尽脱，以姜及浮炭片磨洗宿墨，复坚细浮润如故。墨如云气蒸涌，少研辄满，其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摩之寂寂无纤响，按之若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秀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盖《笔阵图》所谓浮津耀墨，无价之奇者也。水岩在老坑之内，宋治平中于此采砚，东坡所谓千夫堰水，挽绠汲深，篝火下缒，百夫运斤而得之者。初从头洞至水坑，自高而卑，二里许，鱼贯而入，不得昂首直腰。中有轩有窦，或盘或援乃得至。以猪脂渍布燃照，沿洄曲水而行，行皆向东。初至者为西洞，其石无眼。又入为下岩，宋所开坑，名曰康子岩者也。此岩最寒，能伤人。又入为东洞，康子之前为南洞，多蕉叶白。其后为北洞，石弥纯粹水弥深，近外江水，久必有穿漏之患。昔人取石留数柱，虞其颓圮，今名为东留柱、西留柱，亦取之，以木柱代矣。凡石外皆有粗石，粗石内连膘，剖膘乃得石。火捺者，石之坚处，血之所凝，故其色红紫或黑。蕉叶白者，石之嫩处，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纯洁无斑颖，真紫碧青，微有青花，如秋云绵密，或如水波微尘，视之不见，浸于水中乃见，必须心如毫发，乃知其妙。此石乃在穷渊，水之所凝，云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为其气，云为其神，其石之质欲化，而冰之体已坚，此真端溪之精英，其价过于瑶琼者也。凡香有结，石亦然，香木之结者为香，端石之结者为砚。其石大至数尺，去其不结者，取其结者，仅得掌许，故砚之大而佳者最难得。通水岩中，石之结者无几，非片片皆精好也。

端溪之南第一峰，第一条坑为水岩，第三条为文殊坑，当中一条为虎坑。水岩之上为屏风背，为朝天岩，为新坑，为岩仔，为宣德岩。宣德岩久已无石，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东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凿之。此岩自宋治平四年重开，有内官魏封勒名其上，封当与江西石匠数十人，被岩裂压死洞中。今岩口有魏太监坟，葬其客魂而已。石匠常为怪，叫呼掷砾以吓人，入洞者毛发凛然，忧鬼魅之为害，或亦山灵不欲精华尽出于人间也。他若亚婆坑在峡北，从第一条坑而入，黄坑在峡南，从龙华寺后而入，石皆有眼，而色紫质粗。梅花坑在峡口东，从沙步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晕重，不甚分明，质青亦粗，则山灵之所不甚吝惜者也。当宋时，水岩未开，皆于七星岩北将军岭之下，名为将军坑者取石。其石色黑无眼，质亦粗，至今黄冈砚估尚取之。然诸坑石皆易取，惟水岩积水渊渟，非具大力者不能取。取必于冬始，于春终。天寒江落，峡水浅，乃可列炬而入，杓泉而出，金钱之费虽不赀，然得佳石无几。盖天地之精华有尽，一卷之多，与蛟螭争于水府，崖壁一坼，性命齐捐。噫嘻，可不畏哉。大抵佳石之得，良有命焉，不可以人力强求。予少颇畜砚，以熊制府所开石为最，次则某藩王所开石，今时石皆不如昔，盖端溪精华亦已尽矣。尝从友人得一砚，名之曰大璞，有《乞砚行》，颇能形容其美。辞云："羚羊峡东惟端溪，水岩之口临江低。石师箇箇下绝磴，中穿四洞先东西。使君最嗜紫云片，脚踏青天割为砚。青花细

细似微尘，蕉叶白中时隐见。空濛雨气成黄龙，欲散不散浮水面。猪肝淡紫方新鲜，带血千年色未变。中间火捺晕如钱，半壁阴沉望似烟。翡翠朱砂非一种，斑斑麻鹊点多圆。斯是水岩石中髓，水之精华结渊底。就中纯粹含乾德，纷纷脂玉惭肌理。入手温然暖若春，浮动心花兼意蕊。姑射冰凝总在神，昭仪膏滑那濡水。玉骨虽刚按似柔，生气周身无不靡。鹦鹆何须活眼多，云霞亦是空天滓。使君命匠细磨砻，中有三方最高美。其余浸润水盘中，水碧金膏尽糠粃。分我东洞一大裔，似方非方非石子。纵横六寸甚端厚，蕉叶青花相间起。前者两片琢未成，赠我已与琼瑶似。使君割爱本非常，不贪为宝吾难已。”而《大璞铭》云：“水岩一角，天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叶白凝，火痕丹渥。文圣之纯，潜龙之确。水涌云蒸，书成不觉。一气氤氲，其元在朔。与我心华，殷勤浣濯。”

磨砚，先以水岩口之前亚婆井粗石磨之，次以灵山寺前细沙和粗石磨之，次以蚓蛇坑之石细磨之。又以飞鼠岩之石，细细磨之，然后上蜡，使颜色增润。或伪为佳眼其上，蜡以沃之，亦可观。予诗云：“石工欺汝只纤毫，翡翠朱砂总未高。鹦鹆眼多堪抵鹊，梅花坑好可磨刀。”大抵石以纯粹无诸瑕疵，色如羊肝淡紫，生气蒸蒸者为上，眼非所贵。水岩率无眼，眼者石之筋络，亦石额也。然石美亦不妨有眼，相传下岩旧坑卵石，色黑如漆，细润有眼，眼中有晕，或六七眼相连。扣之清越，研之无声，著墨不热无泡，良久微浸，若油艳发，此至庆历间已少。中岩在山半，名半边岩。其卵石紫嫩肝色，细润有眼，小如绿豆，有条纹或白或绿，扣之及研皆无声。外有黄膘包络，久用锋芒不退，宋时此坑取之亦竭矣。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鹦鹆，有晕。其嫩者扣之无甚声，磨墨有微声，久用锋芒退乏，此不及下岩远甚。上岩旧坑有青紫，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鸡眼大，扣之磨墨皆无声，有松板纹。久用光如镜面，比中岩又远不及。总之，水岩石佳者有穷，自宋至今，英华日消日削，金矿、银坑、砂窟且已告尽，而况于九渊神髓，美逾琼瑶者乎。比年斧斤不辍，山灵告哀，有力者负之而趋，无以自保。予尝为文以吊水岩，又有歌云：“水岩之石水精子，带血羊肝纯作紫。火捺金钱朵朵圆，白凝蕉叶为肌理。年来岩底采无余，鬼斧神工多得髓。纷纷散入富豪家，什袭文绫与绛纱。未雨那知泉有本，长乾争见墨生花。绿尘半与图书积，安得松烟饱朝夕。真气徒含天一深，空光未有云霞迹。琉璃作匣枉称珍，终日随身讵有人。风雅纷葩思赋客。春秋羽翼忆经神。君今欲采圭璋质，尺寸微瑕皆勿失。天留淳朴与遗人，鬼瞰高明悲巨室。”

羚羊峡西北岸，有村曰黄冈，居民五百余家，以石为生，其琢紫石者半，白石、锦石者半。紫石以制砚，白石、锦石以作屏风、几、案、盘、盂诸物，岁售天下逾万金。性多狡黠，善以赝坑石惑人，每得重价，白石即西洋诸番亦来买取。盖黄冈衣食于石，自宋至今，享山岩之利数百年矣。予有黄冈诗云：“村小当高峡，家家拥石林。琢磨儿女力，挥洒圣贤心。”又云：“此地耕桑少，人人割紫云。双缣天际至，一片水坑分。”其南岸金渡村居民，则以龙须蒲席为生。

宋熙宁中，杜谘知端州，禁民毋得采石，而知州占断，人号为杜万石。周濂溪时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恶其夺民之利，因为起请，凡仕于州者买砚毋得过二枚，遂为著令。叶石洞云：宋贡砚，惟赐史官，故端砚重于天下，杜谘遂以蒙诟。夫有尤物，皆足厉民。正统后，采砚之使不至，人直砺视之，非惟上所好耶，善乎子罕之辞玉也。曰：“惧丧吾宝。”嗟嗟。吾宝无丧多矣，而奚人之宝为。传称唐有韦承庆左迁高要尉，有馈紫砚者，置案上。岁余起辰州刺史，复以还之。包孝肃知端州秩满，有一砚投于羚羊峡口。马晞骥判肇

庆府，有潜以奇砚献者。晞骥曰：此亦长物也，谢之。噫。若三公者，可谓无丧其宝者哉。

锦　石

锦石，出高要峡，青质白章，多作云霞、山水、人物、虫鱼诸象，以为屏风几案，不让大理石，但质微脆耳。其纯白者产七星岩，名白端，为柱为础及几、案、盘、盂，皓然如雪，皆可爱。盖七星岩内外纯是白石，亦有白质青文，然望之苍黑如积铁，以岁久风雨剥蚀也。最白者妇女以之傅面，名为干粉，与惠州画眉石、始兴石墨，皆闺阁所需。

石　笠

西樵有一巨石，形如笠，文敏公镌曰“霍子笠”。予补之以铭曰：“吾之笠，石所成。吾戴之。云之轻。”又有一石状冠，予镌曰：“屈子冠”。铭之曰：“白云为衣，瀑布为带。复此石冠，徜徉天外。”

四石镜

四石镜，一在东莞青紫峰，朝霞则青，暮霞则紫。一在和平仙径，山色明则雨，暗则晴。一在澄迈白石岭，色白则晴，黑则雨。一在罗定八片岭，体芒圆大可数尺，其下一水横流，水映日，日映石镜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为光。

石　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圬，两端微起若荷华片，长八尺有半，广四尺。又有石篙一，在云炉洞，长二丈许，相传潘茂名真人遗物。予有《石船铭》云：“至人餐石，以刚为柔。至人乘石，以沉为浮。风将气御，水以神游。芙蕖一瓣，泛泛如舟。虚无之滓，为尔长留。”

石　的

会稽射的山，绝壁上有的，盖石的也，讹石为射也。英德弹子矶上有一孔，亦石的，的有重晕，然不能时玄时白。

石　床

电白汤泉之上有石床，长二丈余，广七尺，镌“浴沂石”三字。行者浴汤泉毕，多卧其上。万历初，泉忽凉。今越八十余年，有客过之，以为阳郁为阴、热郁为寒也，因浚导之，三日后复温。

端溪砚石

侯官高兆固斋云："端州分野直星纪。"僧一行曰："天地两戒山河，与天之云汉始末。"谓星纪得云汉降气，为百川下流云。羚羊峡距郡东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产石类瑊玏，唐宋以来，才人文士，采作砚材，苏文忠称为宝石，盖东西粤扶舆之脉蕴冏也。未至峡十里为大崌山，皆牛毛细皴，宛如画境。峡山青苍对峙，江流泓净，颇似严濑。峡石矿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坟，其石质黯黝不鲜，佳者亦有火捺纹、蕉叶白，可乱水岩、朝天岩。惟青花中，黄星密洒如尘，眼大于螺，若人张目，湛湛无神，真赏家以此辨定。碧点长斜，似眼无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点十数点者。梅花坑在峡外三水境中，峡将尽岸，南山坳有洞。书宋治平四年，差太监魏某重开，土人名曰岩仔坑。其石叩之声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传其时开凿中虚，崩闭数百十人，太监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细润微青，蕉叶白亦青，西上越水润隔里，曰朝天岩。其石坚实，不能滑腻，火捺纹成结不运。若蜡炬着垩壁斜焰，及烧损几案处，蕉叶白色晦气黄，纯洁无痕者亦可贵。古塔岩其石比朝天岩，无火捺纹、蕉叶白。古塔岩后为屏风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于风日。宣德岩在屏风背下，去水岩二里许，其石仿佛水岩，今不可得。岩仔坑东有洞，广如屋，曰栖安洞，旧时开坑石工所栖之所。又东有小山圆阜，下为水坑，折上数十武，有万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内官监太监李凤，开坑封坑月日立石。洞临江口，小于圭窦，石工裸身，盘盛豨膏，燃火腰锤螺旋而进。入洞西转，有渊不测，先投以石，闻水声，急转西折，不则坠深渊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渐宽，东洞旧纳四人，二人运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盘灯于胸以烛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锤，且十四人矣。三洞，正洞石上上，次东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层，上层近山沙，透漏如蠹蚀曰虫蛀，其质微逊中层，常有翡翠杂拉。中层火捺纹、蕉叶白，其绝品，东瓜穰、青花及眼生蕉叶白。下石工所名下层石也。又下，麻鹊斑纹成鱼冻，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脱去，此中石时有蔚蓝者，秀色可餐，不一见。下此底坂石云。中层、下层火捺纹，如朝霞蔚起，散若马尾。若刷丝萦绕，绚采熊熊，大当钱，有芒，曰金钱火捺，品上上。黰然黑色曰铁捺，如蚓曰凤涎，皆石疵。蕉叶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纹掩映，旧坑皎洁比纨素，近坑白中杂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涧沚细藻，朱碧莹然，繻缕隐隐。又如鱼儿队行，青花明显如石花菜者，石工称为芊纹，品中中。三洞眼各异，正洞眼赤，圈如珊瑚鸟目，石嫩眼侵土气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赏，东洞眼碧，色数晕，对之奕奕射人，曰鹦鹆眼。圆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圈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层第一，入手温润柔腻有生气，鲜洁茜丽，磨之与墨相亲，摩挲心动。东洞西侧深处曰飞鼠岩，其石有纹曰黄龙，斜亘石面，工指为瑕。正洞亦有黄龙纹，游扬如云气如薄罗，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尽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时有鬼神。东洞径倾仄，水工列小童，长跪举杯勺扬水，水乃涸。以故开坑先引水阅月，费金钱至累千金。旧制把总一员，专辖守坑，律令盗坑石比窃盗论，其厉禁如此。永乐、宣德间开坑，未几俱罢去。崇祯末，蜀人熊文灿总督两广日，指挥苏万邦致石工于江西，缊火中夜开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后守禁罢，至今凡六开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择肤理，凿伐坼裂，宋元明五百余年未闻也。大抵石理日剥，

精华日尽，气韵颜色，不能一执成说，要以老坑具妍姿者为定。予至端州值开坑，所见三十年前石与今异，访之石工，其言殊别，征其说各护所偏。予既喜身亲古人未言之见闻，复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蕴，山川元气，渐至竭耗，不数十年，此山便成陵谷，无有问津之处。爰述于编，庶几后之君子观览宝藏，知此石实云汉之钟萃，三江五洲之荣卫，或可以小慰于真宰也。陈恭尹跋云：砚之用，发墨不损毫，二者尽之矣。不损毫常砚皆能之，唯发墨之妙，非亲试水岩不知也。他砚粗则锉墨，细则拒墨，水岩即不然，玉肌腻理，拊不留手，着水研墨，则油油然若与墨相恋不舍。墨愈坚者，其恋石也弥甚，以他砚并之。水之分数同，墨同，手同，而为研之数，水岩常少于他砚十之三四，每春夏间积雨时，墨竟日用之，则棱角软腐反张，唯水岩可免此病。骤以他砚易之，顷刻不胜其苦矣。砚糟之水，隆冬极寒，他砚常冰，而水岩独否。具此数妙，虽使椎朴无文，犹将拂拭用之，况其体质之美，千奇百变，不可殚穷，岂南离文明之德，独萃于端溪耶。固斋所考，剖析辨证，已无遗义。然近岁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气韵颜色，几足乱真，不深心识别，鲜不为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岩，如固斋所云，精华日见，不能一执成说者。大均跋曰：予尝谰《石语》一篇，言端溪石颇详核。而以天地英华，日消月剥为恨。固斋客端州，尽得三洞之精蕴，辨晢毫芒，大泄神理，俾羚羊宝藏，一一肺肝如见，美恶精粗，莫逃渊鉴。自唐宋以来，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斋来值开坑，所见三十年前石与今异，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无遗，天地真蕴，山川元气，渐至竭耗。不数十年，此两峡将成陵谷，将云汉之扶舆，三江之荣卫，无以复完，恐为斯地之灾眚。噫嘻，诚仁人君子之用心哉。予尝为文吊水岩，有曰："呜呼水岩，有此宝藏。斧斤自戕，精灵日丧。尺寸之肤，云情水状。气含九渊，无以自养。日燠月寒，昼夜摩荡。似刚似柔，面粹背盎。白叶青花，琼瑶不让。大璞难完，经营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酝酿。岂在一卷，光华可仗。水坑虽美，于宝无当。作者之圣，不以为尚。述者之明，不以相贶。嗟尔三洞，有消无长。山腹穹然，穿穴相向。无石可触，云不能上。发育无功，厉生腑脏。负之而趋，岩岩大创。有力之人，肩项相望。山灵自灾，敢云无妄。曷不崩颓，沦于沆漭。卷彼湘江，以自深广。"

洗头盘

永安苦竹泓梅花岩畔，有一石坎，名仙女洗头盘。相传女子就盘沐发，能使发鬓美而长。大均尝镌其下云："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盘。"

卷六　神语

雷　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庙。神端冕而绯，左右列侍天将，一辅髦者捧圆物色垩，为神之所始，盖鸟卵云。堂后又有雷神十二躯，以应十二方位，及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像，

其在堂复，则雷神之父陈氏铁也。《志》称：陈时雷州人陈铁无子，其业捕猎，家有九耳犬甚灵。凡将猎，卜诸犬耳。一耳动，则获一兽，动多则三四耳，少则一二耳。一日出猎，而九耳俱动，铁大喜，以为必多得兽矣。既之野，有丛棘一区，九耳犬围绕不去。异之，得一巨卵径尺，携以归，雷雨暴作，卵开，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尝入室中乳哺，乡人以为雷种也，神之。天建三年，果为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没，神化大显，民因祀以为雷神。此事诞甚，然厥初生民，皆由气化，鸟卵吞于简狄，帝武感乎姜嫄，神圣之生，天必示之怪异，况雷于天地为长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于霹雳，为天地始阳所孕，理诚有之。况雷与龙同体，其从龙而伏也则在山，从龙而起也则在田。雷者龙之声也，电者龙之光也。龙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不从天降而从地出，又所谓雷出地奋也。又雷与风牝牡也，雷风相薄，雷之精入于风之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气，故为雷子。其生于雷州，则以雷州乃炎方尽地，瘴烟所结，阴火所熏，旧风薄之而不散。溟海荡之而不开，其骇气奔激，多鼓动而为雷，崩轰砰嘻，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于雷州，以镇斯土而壁除灾害也。庙名灵震，创于陈，禋祀于伪南汉，赐王爵于宋，明初改称雷司，定祀上元，俾雷神子孙世守之。岁之二月，雷将大声，太守至庙为雷司开印。八月，雷将闭藏，太守至庙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祷而得雷公之墨，光莹如漆，则以治邪魅惊痫，及书讼牒得雷屑，或霹雳砧，则以辟婴儿惊以催产。霹雳砧一名雷公石，郁溪云：天地之初，雷起于地。中则起于水，过中则起于石。起于石，雷之最迅烈者，故曰介于石，不终日。介者，言乎雷起于石之介也。夏间雷雨骤发，多在午后，而皆不终日，是其验云。又邵子云：石为雷，而龙常生石中，龙之生即雷之生也。雷以石为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于人间，故为雷公之石也。

飓风神

粤在离方，飓者，离风之郁而不得出，火气暴发而为灾患者也。粤岁有飓，多从琼、雷而起。离之极方也，故琼、雷皆有飓风祠。其神飓母，有司以端午日祭，行通献礼，诚畏之也。飓者具也，飓一起，则东西南北之风皆具而合为一风，故曰飓也。曰母者，以飓能生四方之风而为四方之风之母，分其一方之风，可以为一大风，故曰母也。又巽为风，乾之长女主之，雷以复万物之性，有父之道，故曰公。风以复万物之命，有母之道，故曰母也。大风为母，而微风则曰少男少女也。起于泽为少女风，起于山为少男风，而皆以飓为之母。又巽为风主，巽者月与水之本，月与水皆生于风，故曰母。或曰：飓母即孟婆，春夏间有晕如半虹是也。此盖以虹为飓母也，然婆即母也。

天地之神莫大乎雷、风，雷、风者所以生日月者也。事雷之神，所以事日，事风之神，所以事月。而雷之神在雷州，风之神在琼州，以二州南之极也。南之极其地最下，雷生于地之最下而风从之，故雷与风之神在焉。

罗浮山神

罗浮巍然高大，盖昌黎所谓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者也。考罗浮自安期生始游，而青精先生继之，故茅君内传云，罗浮山洞名朱明耀真之天，青精朱灵芝治之。今山中伏虎

岩上有朱子庵，盖青精之所尝居。青精者，罗浮始开辟之人，故居人称之曰青精君，而号华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传甪里先生弟子，居罗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峒，所谓泉源福地也。他如阴长生居铁桥，葛孝先居飞云顶，鲍靓居酥醪观，葛稚川居麻姑峰下，单道开居石室。苏玄朗居青霞谷，轩辕集居蛇穴，是皆罗浮君所与共治斯山者。罗浮君亦称四百三十二君，盖山之神也。罗浮君每尝出见，陈武帝时见于大石楼上，长三丈所，通体皓然，衣服楚丽，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于晋，著于唐，唐玄宗尝于五龙堂南筑坛以祷，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于都虚观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为令，岁十月下元，长吏醮山以礼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宁奉祀，有庆云起于祠所，五色轮囷，绘图以奏，谓为太平之应。而先朝永乐中，遣官设醮，瘗所降玉简于观中，盖皆以罗浮之神绝灵，为望秩所必先焉者也。葛稚川云，罗浮乃正神所居，中多地仙之人，可以避难。若有道者登之，则山神援助，其药必成，故今入山者或是贤哲，山神辄遣五色鸟相迎，或有异云郁起如幡旌华盖以覆导之，而神亦尝乘哑虎巡山，不使怪物为害。予二十年间数数往来，盖未尝佩五岳之图，服雄黄之粒，以辟除不祥也。

海　神

溟海吞吐百粤，崩波鼓舞百十丈，状若雪山。尝有海神临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既下，下者乃复高，不为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闻涛声哮吼，大地震动，则知三四日内有大风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则撄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风波不起，岛屿晴明，忽见朱旗绛节，骖驾双螭，海女人鱼，后先导从，是海神游也。火长亟焚香再拜则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樯欹侧，楼舵不全，或两或三，时来冲突，火长必举火物色之，举火而彼不应，是鬼船也。火长亟被发掷钱米以厌胜，或与之决战，不胜，必号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灵，嘉靖间有渡琼海者，见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丽，众惊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过，有光景经久不灭，次日有三舟复见，大诟拒之，风波大作，舟尽覆。语云："上海人，下海神。"盖言以海神为命也。粤人事海神甚谨，以郡邑多濒于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余。琼居海中，号特壤，每当盛夏，海翻飓作，西北风挟雨大至，海水溢溢十余丈，漂没人畜屋庐，莫可胜计，盖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饲蛟鱼，蛟鱼食之而弗餍。又为之嘘嗡咸雨，放为咸潮，使水卤积于洋田，逆流万顷，禾苗朽烂，数年而不可复耕，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长于雷、琼，其不幸若是。然今粤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为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开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门，东溯汤谷，朝暾初出，辄见楼殿浮浮，如贝阙鲛宫，随潮下上。每当天地晦冥，鲸呿鳌掷，飓风起乎四方，雾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号，皆愿少缓须臾之死以请于祝融。其声未干，忽已天日晴朗，飘行万里，如过衽席。而天妃神灵尤异，凡渡海卒遇怪风，哀号天妃，辄有一大鸟来止帆樯，少焉红光荧荧，绕舟数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济，又必候验船灯，灯红则神降，青则否。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数峰，壁立为案，海上一大观也。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将军者，专主琼海，其祠在徐闻，为渡海之指南。苏子瞻云，自徐闻渡海适朱厓，南望连

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带耳。艤舟得济，股栗魂丧，相庆再生，咸以伏波为恩我。李伯纪常祷于二将军，北得生还，乃书子瞻所作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为新息，别祠为邳离。

南海神

南海神庙在波罗江上，建自隋开皇年，大门内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则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韩昌黎碑在东廊，宋循州刺史陈谏重书，神自唐开元时，祭典始盛，尝册尊为广利王，岁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书御名，宋真宗锡王玉带。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导、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带钩鰈、绯韨、素单、大带、锦绶、剑、佩、履、韈。内出花钗九株、桂、襦、簪、镇，署曰赐明顺夫人。明顺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号也。元时，数遣使奉锦幡、销金幡、金银香盒，吴莱古迹记言，南海庙有玉简、玉箫、玉砚、象鞭，林邑所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有海鱼虾蟆周匝。及宗真宗所赐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赐黄金香盒，重十六两，黄绫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于官库，赍至神前，祭毕复归藏焉。其礼器，柷一，笾四，豆四，簠二，簋二，爵三。铏如爵之数，篚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铏，帛一篚，黍稷二簠，稻粱二簋，枣、栗、盐、藁鱼四笾，韭、菹、醢醓、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庙向无祭田，宣德间，吾从祖萝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四六顷六十八亩，在波罗海心沙、东马廊、西马廊、深井、金鼎、石鱼塘，田乃潮田，岁一熟，淤泥所积，子母相生，今又增数顷矣。庙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谷。岁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于庙，萝壁子孙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孙主于僧，予从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乡沙亭，与庙仅隔一江，一舸随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辄视之为家庙焉。而沙亭亦有南海离宫，高曾之所俎豆，灵怪之所凭依，世修其祀罔或懈。盖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岳之下者，祠南岳。亦庶民之礼也，非僭也。予尝为文以祭曰："洪惟灵德，重润南中。茫茫百越，潮汐咸通。火胥滋沃，金气冲融。洋洋发育，天一之功。三门以外，浩淼如空。天墟洒北，日母浮东。君王百谷，莫不朝宗。扶胥南岸，有庙巃嵸。高阳苗裔，俎豆其恭。此方士女，所恃离宫。天吴海怪，饮食咸丰。咸波不溢，禾稼芃芃。分龙有雨，怒飓无风。清和春仲，远近来同。波罗望拜，相应雄钟。虔申礼荐，以达玄聪。"

南海之帝

予尝于南海祠书额曰"南海之帝"。盖以家语云：水、火、木、金、土，是为五帝。又庄生云：南海之帝为倏故也。南海之帝实祝融，祝融，火帝也，帝于南岳，又帝于南海者。石氏《星经》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鸟，为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岳，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盖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后火生于外，火非水无以为命，水非火无以为性，水与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为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岳，故南岳主峰名祝融。其离宫在扶胥，故昌黎云，南海阴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离宫在北，故曰阴墟也。体阴而用阳天之道，故以阴为宅也。四海以南为尊，以天之阳在焉，故祝融神

次最贵，在北东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极，自北户之界至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义》云：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赤熛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盖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岁之冬日，必为火清之醮以答神庥，龙车冕服，极其珍丽为之，所在皆然。

真　武

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其像被发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剑竖前，一龟一蛇，蟠结左右，盖天官书所称，北宫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即汉高之所始祠者也。粤人祀赤帝，并祀黑帝，盖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极，北极为源而南溟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粤固水国也，民生于咸潮，长于淡汐，所不与黿鼉蛟蜃同变化，人知为赤帝之功，不知为黑帝之德。家尸而户祝之，礼虽不合，亦粤人之所以报本者也。或曰真武亦称上帝，昔汉武伐南越，告祷于太乙，为太乙镫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国，太乙即上帝也。汉武邀灵于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五　帝

汉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尝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菑祥者，所在皆然。诸小鬼之神者，无贵贱趋之，况于五方之帝及五岳神，不更諂事乎哉。吴廷举知顺德，尝禁淫祀，其言曰：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当祀而祭，杖。顷行龙山龙江，见五岳庙，中禺五帝，冕而执圭。夫五岳视三公，诸侯在其域内，乃得祭之。祭用木主，号如其山，坛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芻，无则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于泰山，孔子讥之，况庶人乎。淫昏之鬼，充斥闾巷，家为巫史，四十保大抵尽丛祠矣。岁时伏腊，醵钱祷赛，椎牛击鼓，戏倡舞像，男女杂沓，忽祖祢为出门之祭。富者长奢，贫者殚家，甚至攻剽闘讼之徒，资以决筴，是奸盗之主而礼法之蠹也。知县不佞，有人民社稷之寄，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罪则在予。四十保淫祠悉毁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坛，有余输县营缮，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于我政人得罪，求助鬼神无及已。于是毁淫祠八百余所，御史汪宗器恶之，计竹木斤两以罪。呜呼，不辨善淫，而以其睚眦报，愧淫鬼矣。

五谷神

晋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洲，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止州厅上。其后州厅梁上图画以为瑞，号广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观，春秋粤人祈谷，以此方谷为五仙所遗。一仙遗一谷，谷有五，故为五仙。而五仙当日复有丰年之祝，故皆称为五谷之神，州厅之绘以重谷也。城名曰五仙，亦重谷也。

禾谷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谷夫人，或以为后稷之母姜嫄云。予谓里有社稷，社，土神也。稷，谷神也。祈年报赛，以二神为归足矣。乃立淫宇而享祀无度，非礼莫甚焉。姜嫄之祠在武功，天下无之，无已则改祠田祖乎，田祖者先农也。《诗》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然古时田祖之祀，与社稷皆坛而不屋，社稷之坛有常，田祖之坛无常，有常以为主，无常以为客。然则社稷而外，民有侯禳禬禜之事，亦可以无之他所矣。

伏波神

伏波神，为汉新息侯马援。侯有大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以侯治琼海也。又祀之于横州，以侯治乌蛮大滩也。滩在横州东百余里，为西南湍险之最，舟从牂牁至广必经焉。滩有四，曰雷霹，曰龙门，曰虎跳，曰挂舵。每滩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乱石丛中，势如箭激，数有破溺之患。夹岸皆山，侯庙在其北麓，凡上下滩者必问侯，侯许乃敢放舟，每岁侯必封滩十余日，绝舟往来。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风雨，侯辄驾铜船出滩，橹声喧豗，人不敢开篷窗视。晴霁时有铜篙铁桨浮出，则横水渡船必破覆，须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灵所为云。凡过滩，每一舟拨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侧竖其掌则舵随之，然此地仅一姓人知水道，世为滩师，余人则否，其人亦马流遗裔也。滩为交趾下流，征侧叛时，侯疏凿以运楼船，至今石势纵横，宛如壁垒，大小石分曹角斗，奇阵森然，戈甲之声，喧阗十余里外，侯威灵盖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帐、盘、盂诸物，祝人拂拭惟谨。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严君。予亦尝以交趾簪珠为荐，簪珠者薏苡也。

伏波祠广东、西处处有之，而新息侯尤威灵，其庙在交趾者，制狭小，周遭茅茨失火，庙恒不及，交趾绝神之。交趾人每惧汉人诉其过恶于侯而得疫病，于是设官二人守庙，不使汉人得入。而其君臣入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侯之诛殛为忧。侯之神长在交趾，凡以为两广封疆也。

飞来神

罗定州西五里许，地曰牛头湾，有尉佗庙。万历间，庙乘风雨飞越数里，至玉树冈谭石乡，民乃增饰而祀之，号其神曰飞来神，庙曰飞来庙。其钟与香炉未飞去者，数移入庙而数去。噫，异甚。越人故俗鬼，越人勇之谓汉武帝云。越人尚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佗固东瓯王之流也，以一人之身，而历中原七八主，享国数十年，寿至百有余岁，意者亦尝敬鬼耶。而其相吕嘉与佗同起，死时亦百有余岁，皆异人也。佗死而庙食至今，民畏其神，复示之以怪异，其以越人机故耶。

天　妃

天妃海神，或以为太虚之中，惟天为大，地次之，故天称皇，地称后。海次于地，故称妃，或曰非也。《易》：兑为泽。泽通于天，故曰天泽。以海为大，故曰天池。而兑为少女，故曰妃。艮之男为地公侯，故兑之女为天妃，然今南粤人皆以天妃为林姓云。

龙　母

龙母温夫人者，晋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尝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龙引所乘船还程水，使者复往，龙复引船以归。夫人没，葬西源上，龙尝为大波，萦浪转沙以成坟，会大风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没，四周皆浊，而近墓数尺独清。墓之南有山，天将雨，云气必先群山而出，树林阴翳，有数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灵其间云。夫人姓蒲，误作温，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或曰，温者，媪之讹也。夫人故称蒲媪，又称媪龙。唐李绅诗；风水多虞祝媪龙，然媪非生龙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龙子出焉。养之以饮食物，龙得长大，盖古之豢龙氏也。始皇以为神，遣使迎媪。以尝闻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意媪其同类也，求三神山患且至，船风辄引而去，岂亦龙之所为耶。

斗姥

斗姥像在肇庆七星岩，名摩利支天菩萨，亦名天后。花冠璎珞，赤足，两手合掌，两手擎日月，两手握剑。天女二，捧盘在左右，盘一羊头，一兔头，前总制熊文灿之所造也。文灿招抚郑芝龙时，使芝龙与海寇刘香大战，菩萨见形空中，香因败灭。文灿以为菩萨即玄女，蚩尤为暴时，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又尝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风雨。古圣人用兵，皆以神女为助，于是倾赀十余万为宫殿极其壮丽以答之。论者谓，文灿当时以此十余万金钱募召壮士，为朝廷办贼，必有功业可观。当剿贼时，菩萨何不再见，岂所谓福无重至者耶。

西王母

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疹者，凡六位。盖西王母弟子，若飞琼、董双成、萼绿华之流者也。相传西王母为人注寿注福注禄，诸弟子亦以保婴为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后。考西王母见《山海经》、汲冢《周书》、《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而庄子云：夫道在太极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是则开辟以来，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为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类之所以不绝于天地间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于西，以成物为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绘画保婴之事，名子孙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为父母，西王母与六夫人像，悉以红纸书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则取其上一

字以为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于花王父母。有祝辞云："白花男，红花女。"故婚夕亲戚皆往送花，盖取《诗》"华如桃李"之义。诗以桃李二物，兴男女二人，故桃夭言女也，摽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华山上有石养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义也。

金华夫人

广州多有金华夫人祠，夫人字金华，少为女巫不嫁，善能调媚鬼神，其后溺死湖中，数日不坏。有异香，即有一黄沉女像容貌绝类夫人者浮出，人以为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验。妇女有谣云："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朵，离离成果。"越俗今无女巫，惟阳春有之，然亦自为女巫，不为人作女巫也。盖妇女病辄跳神，愈则以身为赛，垂髻盛色，缠结非常，头戴鸟毛之冠，缀以璎珞，一舞一歌，回环宛转，观者无不称艳。盖自为身为媚，乃为敬神之至云。女巫琼州特重，每神会，必择女巫之姣少者，唱蛮词，吹黎笙以为乐，人妖淫而神亦尔，尤伤风教。

东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阳殿，梦一臣幞头象简，一白髯老者随之，山呼舞蹈，称臣东莞城隍，老者县中钵盂山土地，谨奏陛下，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觉而异之，召礼部议，乃封东莞城隍显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赐伯爵仪仗，暨异锦龙缎一端，印曰东莞县城隍之印。递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别颁敕封钵盂山土地，赐以冠带，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敕书今藏庙中。而钵盂山土地像塑冠带，与他处幅巾深衣者异。

祭　厉

叶石洞为惠安宰，淫祠尽废，分遣师巫充社夫。遇水旱疠疫，使行禳礼。又遵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祭日皆行傩礼，或不傩则十二月大傩。傩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编茅苇为长鞭，黄冠一人执之，择童子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帻执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鸣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黄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殆，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幹，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此乃古礼，虽孔子所不敢违也。后世此礼废绝，每逢灾疾，乃至禳星告斗，作诸无益，其伤民财甚矣。予至东莞，每夜闻逐鬼者，合吹牛角，呜呜达旦作鬼

声。师巫咒水书符，刻无暇晷，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问觋者，妇女奔走，以钱米交错于道，所在皆然。而诸县寻常有病，则以酒食置竹箕上，当门巷而祭。曰设鬼，亦曰抛撒。或作纸船纸人燔之，纸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纸代，真愚夫妇之所为也。博罗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门，童稚则以桃叶为佩，曰禁鬼也。广州妇女患病者，使一妪左持雄鸡，右持米及箸，于闾巷间皋曰某归，则一妪应之曰某归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礼，是名鸡招。人知越有鸡卜，不知复有鸡招，亦曰叫鸡米云。至始死，则召师巫开路安魂灵，投金钱于江，买水以浴。而七七日百日皆为佛事，破家以从，无贫富皆然，善乎石洞之能导民以礼也。始下车，即召作佛事者云。知县到任二十日，礼教未敷，致百姓居丧而作佛事，罪在知县。即取幡幢鬼魆铃铎等焚毁。孝子僧众，听讲小学一章，有何选卿者，居丧不作佛事，石洞以为贤于峨寇博带诵法孔子者，特具羊酒，遣父老亲礼其庐，以示旌异。

绿　郎

广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绿郎以死者，以师巫茅山法治之，多不效。盖由嫁失其时，情欲所感，致为鬼神侵侮。睽之象，兑女泽动而下，则见有豕负涂。离女火动而上，则见有鬼一车，此其征也。绿郎者，车中之鬼也。未得夫而张之弧，已得夫而说之弧。夫者雨也，遇雨则吉矣。又广州男子未娶，亦多有犯红娘以死。谚曰："女忌绿郎，男忌红娘。"皆谓命带绿郎红娘者可治，出门而与绿郎红娘遇者不可治，此甚妄也。咸之象，二少憧憧，则朋从其思。少女之思往，则绿郎之朋来，少男之思往，则红娘之朋来，皆婚姻不及其时所致。绿郎一曰过天绿郎，亦曰驸马。

二　司

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与萧公斗法。于是二司神各发马脚。马脚者，神所附之人也。以枪自刺其腹洞贯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许火棚。既愈，如数伐薪，请二司神酬愿。病者率众舆二司神，跣行烈焰，毫发无损。广有三界神者，人有争斗，多向三界神乞蛇以决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势则曲，背则直。或以香花钱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则蛇咬其指，直则已。有许愿者不还，蛇则腾至人家索饮食。又或有仇怨，于神前书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纷然，无有敢动其一者。有急脚先锋神者，凡男女将有所私，从而祷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积，乞其一二，则明岁酬以三四。新兴有东山神者，有处女采桑过焉。歌曰："路边神，尔单身。一蚕生二茧，吾舍作夫人。"还家果一蚕二茧，且甚巨。是夜风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红丝自屋起，牵入庙中，追寻之，兀坐无声息矣。遂泥而塑之，称罗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于舟中目成，将及岸，女溺于水，男从而援之，俱死焉。二尸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为恩情庙，此皆丛祠之淫者，民未知义，以淫祠为之依归，可悲也。

卷七　人语

高　固

高固，南海人，周显王时，以才能归楚，为威王相。时有铎椒者，以王不能尽观《左氏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由固进之，以故文教日兴。先是南海有勇获者，仕吴王夫差为将，黄池之会，夫差命王孙雄先与获帅徒师，以为过宾于宋，以焚其北郛焉而过之，南海介荆、扬裔土，周初始通中国。王会以翟贡称蛮扬焉，尚力而已，迄附于楚，乃显庸，有文事，则固之为功云。黄佐云："自会稽以南，逾岭皆粤地也。秦汉之先，盖已有闻人者。"邹阳曰："齐用粤人子臧而强威宣。"裴渊曰："南海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之祥。"欧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称齐高傒之族。"

梅　鋗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鋗始。当越人之复畔秦也，以鋗为将，鋗下令，户出壮士一人，领以户将，使合传、胡害将之。战则编为什伍，领以队将，使摇毋余将之。将士受命，乃率之归番君吴芮。鋗劝芮西从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鋗先往。当是时，郡县苦秦法，多杀长吏以应陈胜等。项梁杀会稽守，田儋杀狄令，刘季以书杀沛令，东阳杀其令以推陈婴，使芮不听鋗言，终为秦守，其不同于会稽、狄、沛、东阳者无几矣。鋗既行，遇沛公于南阳，与言相合，遂从攻析酈，降之。又从攻武关，破之。秦既灭，项羽封鋗为台侯，食台以南诸邑，其后沛公以鋗能成番君功名，复封鋗广德十万户，广德即今祁门县也。夫以鋗之才为百粤人所归，设当大楚方张之时，使庾胜兄弟绝关自守，其智勇岂遂出嚣、佗之下耶。且是时，鋗之王在浈水上，固勾践之本支也。鋗即奉其王，以继禹、少康宗祀，亦孝子慈孙之所有事焉者。而鋗以为秦者，周之寇仇，非仅越人与六国人之寇仇也，越人首畔秦，吾当帅之，以为周先王报怨。且先君勾践，能灭吴尊周室，其遗风余烈，子姓当继绍而起，毋以窃据一方为天下所指名为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后，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汉、明，而越人率为功首，能以大义鼓唱诸侯，鋗与何真是也。鋗可以为赵佗，真可以为刘岩，而皆不为。与冯盎者亟以二十州县归唐，皆可谓能知天命者也。台岭故鋗汤沐地，今无鋗祠，吾尝叹为旷典。夫任嚣且祀于泷口，佗亦祀于玉山，况鋗之贤者乎。祁门地接鄱阳，有鋗祠与鄱阳番君祠相望，今台岭亦即建之以为鋗主祠可也。

士　燮

士燮字威彦，广信人。建安初，为交趾太守，中国士人往依者百数，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趾士府君，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

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简练精微，皆有师说，其称之若此。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百蛮震服。会交州刺史张津死，汉赐玺书，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至，使人谕巨，巨纳骘而后图之。骘如巨，以诈斩巨首以徇，遂治船兵二万，下取南海，燮、博念巨部曲旧恩，且骘之来非汉命也，乃兴兵逆骘于高要嶮口，与战三日。既溃败，燮与众皆投水死，死者千余人，无一生降。嗟夫，旸与燮、博，又皆汉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汉书内传，岂曰非宜。

韩　瑗

韩瑗，南海人，唐显庆中为宰相，谏废王皇后立武昭仪，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谏被贬，瑗救之，许敬宗、李义府因诬瑗不轨，贬海南卒。广人为宰相自瑗始。其直谏不回，盖古大臣之谊。张九龄继之，卓识风度，远迈姚、宋。天下称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实开其先。故称曲江者，当先称瑗。曲江县当有唐时，三百年而有张文献，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忠言大节，不一而足。而谏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诛安禄山，留范希文，排张尧佐，尤为治乱所关。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宝之败，庆历之隆，夫岂适然而已哉。

崔清献

崔清献公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家大酉书其集云：东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归西伯时。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载一人非公谁。文文山云：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样人，菊坡不可作已，愿见文溪。文溪云：唐贤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张，曰日南之姜，最后得刘瞻于湟，然皆奇拔于支郡。管府以广名甚大，山伟海巨，秀灵鸠凝，又迟三四百载，菊坡翁始名在白麻卧龙蒲涧之阿，勤天使走半万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风全节，可以兴起百世矣。白沙尝迎清献画像于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于师者。久之为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云，表里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余，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效力

于当年，而全身于晚节。又有句云：万里归心长短赋，九天辞表十三陈。盖实录也。吾广辞相位者，清献而后，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迎世宗入继大统，宠眷方隆，乞归益笃世宗以为兼有张九龄之忠荩，崔与之之风概。若文襄方公，年甫四十，即解相归卧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人也。泰泉云，吾广带海陆为郡，山奥川豁，古称珍饶，于卷握若别出堪舆然，故其民素乐清旷而恬仕进。噫嘻，岂清献之流风所被欤。

何　真

东莞伯何真少时，有相者谓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带火色，爵位不过封侯。"后果如言。既贵显，先墓常有紫气，人或指为符瑞，辄斥绝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谨，在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辈亟称重之。至论其保障炎邦，识时知命，则谓南越以来所未有云。

海忠介

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遁。"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遁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之学以刚为主，其在朝，气象岩岩，端方特立，诸臣僚多疾恶之，无与立谈。顾黄中贵何人，乃独知其为忠，曲为拯救，非至诚之极，而能感动若是乎。公尝言："今之医国者只有甘草，处世者只知乡愿。"又言孟子恶乡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简云："老子乡愿一途耳。"乡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狱，闻世庙崩，方食，尽吐下，一恸几绝。琼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祯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泪。明年五月，威庙哀诏至，血流乃止。盖公之神灵，存没无间，知国之将亡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杨文懿

杨文懿公临终，于先墓衣冠北拜辞皇帝。或进曰："医诸。"曰："医者医病也，吾其病乎？"曰："祷诸。"曰："祷者有所愿也，吾所祷非吾所愿。"曰："若是将何以为归。"曰："亲在安归。"徐起徘徊四顾，若远行状，乃敛手足端坐而逝。公为学直窥性宗，而践履真至，故死生之际脱然。

黄宗大

黄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尝谓中庸，《易》之疏义也。太极通书、定性西铭，犹中庸也。其读邵子《皇极》，叹曰："自箕子以来，合术于道，其惟尧夫乎。"因作《皇极管窥》十三篇以通之。论学则曰：前之三代，由夏历殷而文成于周。后之三代，由汉历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齐轨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见卓

于颜子。朱至博矣，功亚乎仲尼。再辟浑沦，不亦玄乎。心溥万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极经世书传》、《三五玄书》及《易说》。盖粤人书之精奥者，以先生为最。

报仇三孝子

报仇三孝子。一曰黄卿，字庆锡，新会人也。其族有盗魁景贤者，尝杀卿祖父母、叔祖父、父与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获，获其一妾一女，某帅甚宠之，于是景贤因妾女以求抚，请输金五千，归就昆弟假贷。帅许之，使数十骑偕往。景贤伟躯多力，虬髭须，虎臂，日从数十骑奴，带刀执弓矢，招摇里市，时时过卿贷金。卿欣然许诺，伪与结欢除宿怨。景贤信之，遂留卿家饮食，卿乃阴约同仇数人，伏前厢室中反键之。一日景贤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仅一小僮无他，乃解衣简所贷金。小僮阴出启扃，卿乘间以匕首刺景贤，中腹，景贤创甚，走呼杀人杀人，伏者踉跄而出，共斫景贤。卿麾之，自割景贤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隔一巷，卿怀景贤首诣母。未至，首重堕地，途人大惊恐，卿笑曰，此盗渠景贤也。左手持头，右手探怀中辞授令曰，景贤杀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衔之十有二年，今得报之，愿归死司寇无憾。令念某帅金未偿，恐得罪，将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诛大仇自诣，且即死，又何刑为。问有同谋夥乎，曰无有。问小僮，曰：主刺杀之，吾割之，无他人也。令解卿至广州，卿喜曰：卿得报仇，以见先人于地下，死有余欢矣。下狱久之，卿以己无子，请释其无辜亲叔父，代已养母，有司许之，寻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贲，字伯鸾，亦新会人。有大盗吕昌雄者，以小嫌导官兵杀其一家，兼贲寻于黄冈伺昌雄，白日格杀之，持其首，沥血二十里，走端州，有司以其壮士，奏授一官，兼贲固辞不可。一曰宋元亨，字应乾，程乡之贡士也。其父为总兵杨乾所害，元亨乘间即军中刺杀乾，有司系之。予贻以诗云："雄刀三载箭中鸣，报急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频见赦，千秋人识子崔名。"

广州二孝子

广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圣瑞，番禺五凤庄人，其父以渡江遇盗自溺死。麟号哭水滨十昼夜，闻者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于江而死。一曰庞时倬，南海弼唐乡人，丙戌冬，闻敌兵将至，泣告其师曰："吾父性刚，兵至必将遇害，父苟遇害，则吾以死殉之矣。"师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父被俘执索金，果大愤骂敌兵，兵将杀之，时倬哭请代死。兵不从，竟杀其父。时倬伏尸哭踊，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死。时年十有三岁，论者谓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还之父母，皆可谓不失其身。而庞生当兵未至，先能决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岂偶然，然其年甚小，则尤异。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晢，别号生洲，东莞人。其所为孝，率本中庸，无有奇诡绝人之行。惟母

病刲股，稍为人之所难，然而刲股非古也，或以为天伦之间，有市心焉。而孝子以为亲之遗体，固后于亲者也。亲疾苟瘳，夫亦何所爱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尝患背痈，痛楚垂死，谓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点寒如雪冰，渐渐延及五趾。由下而上至胫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脐曰，寒至此，中气当绝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际，正宜用力。孝子闭目须臾，乃曰：无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觉火从脐起，脐中之热，直驱两足之寒。其母趋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儿无恙，寒气退尽，两足仍温矣。已而病如脱，痈亦旋愈。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盖性冷则身不可得而热也，故生而若死，性热则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复生，不忍舍其亲以死，斯不死矣。肱可刲也，痈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为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没，水浆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没亦如之，母没哀恸过伤，里人为之罢舂，未期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读书，以父母不见为恨，遂绝意功名。每日必恸，不兼味，人称一味孝子。

长寿人

崇祯间，东莞多长寿人，若温塘之龙翁，一百有四。寮溪之竹园公，一百有三。鹧鸪坑之尹南峰公，一百有一。石碣之梁翁，万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时同邑，诚天下之所罕者。比岁番禺陂头乡，有四潘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峋嵝，年九十六。一曰庆存，年八十九。一曰庆余，年八十八，皆同母之兄弟也。有司表其阊曰，“一门四皓”。予谓四翁在异姓则过于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则过于南齐之徐伯珍兄弟，盖我八朝先君深仁厚泽之所培养而致者。予尝与峋嵝翁游，听翁谈说隆、万年间太平遗事，神往久之，尝以鹤顶杯引满为翁称寿。翁赋诗见答，可传也。

吾祖多寿人

吾先世人多寿考。有听泉翁者，年八十余，以耆儒为乡党师。梁文康公储铭其墓曰：“刚毅正大由天成，缜纯温润锻炼精，考槃在涧王侯轻。”其配周氏安人，百有四岁。子沧洲翁讳渼，年八十余，有婴儿之慕。孙梅侣翁，亦年八十余。皆以齿德，屡举乡饮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图南翁者，讳起鹏，尝十六赴省闱不得解，益攻苦。崇祯壬午，年八十有五，犹赴省闱，监临御史怜之，讽以告老，翁不从。国变后，乃弃诸生，九十余时，犹设塾乡闾，讲诵无虚日。时著高齿散屐，游行田间，有所得，即篝灯作蝇头小楷记之，成《野语》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经书制义，积稿数千以自娱，年九十八岁乃终。予乡大宗祠，岁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余奠爵献俎于始祖。予曾两侍翁饮福，随诸父兄上寿。翁举觞辄釂，酣畅无倦。予祝曰：“天上有寿星，饮酒辄一石。人间有酒龙，为寿亦过百。”翁之谓也。翁大喜，赐以巨觥。

真粤人

自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南方越地。又以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戍台山之塞，而任嚣、尉佗所将率楼船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故嚣谓佗曰，颇有中国人相辅。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其真鄭发文身越人，则今之徭、僮、平鬃、狼、黎、岐、蛋诸族是也。夫以中国之人实方外，变其蛮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结箕倨，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大罪也。盖越至始皇而一变，至汉武而再变，中国之人，得蒙富教于兹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

马　人

马人一曰马留，俞益期云："寿泠岸南，有马文渊遗兵，家对铜柱而居，悉姓马，号曰马留。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张勃云："象林县在交趾南，马援所植两铜柱，以表汉界处也。援北还，留十余户于铜柱所，至隋有三百余户，悉姓马，土人以为流寓，号曰马流人。铜柱寻没，马流人常识其处，常自称大汉子孙云。"其地有掘得文渊所制铜鼓，如坐墩而空其下，两人舁之，有声如鼙鼓。马流人常扣击以享其祖，祖即文渊也。有咏者云："铜鼓沉埋铜柱非，马留犹著汉时衣。"予亦有诗云："山留铜柱水铜船，新息威灵在瘴天。终古马留称汉裔，衣冠长守象林边。"又云："朝鸣铜鼓伏波祠，大汉儿孙实在兹。一任金标埋没尽，马人终古识华夷。"铜船在合浦，相传马援铸铜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于此。天阴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见之，因名湖曰铜船湖。邝露诗"铜船互奔流"，又云"冒险触铜船"是也。马人今已零落，而钦州之峒长皆黄姓，其祖曰黄万定者，青州人。初从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边境。后子孙分守七峒，至宋，皆为长官司。无时以贴浪峒长黄世华有讨贼功，赐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为峒长，其在时休峒者，祖曰褐纯旺，亦马援战士。永乐初，时罗峒长以事被革，移纯旺孙贵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澭、鉴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黄者为长。盖皆万定后裔，马留之人也。然黄氏繁盛而马氏衰，亦独何欤。

黑　人

林邑记，有儋耳民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鱼鳖。鱼鳖性属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变华风，绝无缓肩镂颊、耳穿缒为饰之状，独暹罗、满剌伽诸番，以药淬面为黑，犹与古儋耳俗同。予诗："南海多玄国，西洋半黑人"谓此。予广盛时，诸巨室多买黑人以守户，号曰鬼奴，一曰黑小厮。其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捕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绝有力，负数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欲不通，亦谓之野人。一种能入水者，曰昆仑奴，《记》

称龙户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昆仑奴也。唐时贵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赠陶岘昆仑奴摩诃，勇健善浮游入水。永乐间，娑罗国东王西王，遣使来朝，以黑小厮充贡物，亦是此种。其曰狨者，出暹罗之崛垅，举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小精悍，圆目黄睛，性专悫不知金帛。夷獠谙其性，常驯扰以备驱使，蒙以敝絮，食以鲳鲅，饮以漓酒，即跃然欢喜，举族受役，至死不辞，虽历世不更他姓。尝使之采片脑、鹤顶，皆如期而获。授以毒镖，有犀象辄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时毒发而毙。狨取其齿角以输主人，他姓夺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团者，出暹罗国，暹罗最右僧，谓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有罪者没为奴团，富豪酋奴团至数百口，粤商人有买致广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粤语。又红毛舶至，常以白小子赠人，长仅尺许，面与手足皆如玉雪，独发绀耳。见人辄能脱帽跪拜，语甚细，咿嘤不可辨，云小人之国所产，男女皆然，不能耕种，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饱云。

傜　人

万历初，两广寇之剧者曰罗旁傜，傜每出劫人，挟单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则编合为筏，所向轻疾，号为五花贼。其峯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傜辄吹之以号众。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傜亦以为号。其谣曰："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而罗旁水口有竦石，状若兜鍪，高百仞，傜每夜隔江呼石将军，石应，则出劫无患，不应则否。将军陈璘以此石为贼响哨妖其，烧夷石顶，有鲜血迸流，其怪遂绝，盖鬼物之所凭焉。傜故多妖术，又所居深山，丛箐乱石，易以走险。其谣曰："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其大绀、天马诸山尤险峻，陈璘尝以马不能鞍、人不能甲为虑。大征时，勒兵二十万，部分十道，凡两逾月乃荡平。覆其巢穴八十余，斩获数十万。今东西山尚有云榄、云洋诸种人，率短小孱捷，上下如猱玃，带三短刀，持铁力木弩，弩长二尺，重百斤，头作双槽，钉以燋铜锴铁。药箭长仅尺许，无事射猎为生，有事则鸣小锴，举众蜂起，以杀人为戏乐。虽设有傜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税轻傜，示以羁縻而已。傜、狼以语音相别，傜主而狼客，狼稍驯。初大征罗旁，调广西狼兵为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余丁，其后裔也。诸傜率盘姓，有三种：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岁七月十四拜年，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傜。袁昌祚云：罗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质悍，利人傜为雄长，客籍之民多文巧，利出傜为图夺，兹固长蘖之媒也，则备诸傜当自齐民始。

罗旁傜，其稍驯者听约束与齐民无异，从不入城。有见官长者，还语其类，谓不畏中间坐者，但畏左右鸡毛官，谓皂隶也。妇人皆著黑裙，裙脚以白粉绘画，作花卉水波纹。僮则以红绒刺绣，傜贞而僮淫，傜之妇女不可犯，僮妇女无人与狎，则其夫必怒而去之。傜欲娶妇，入山见樵采女，辄夺其衫带以归，度己之衫带长短相等，乃往寻求其女负之，女父母乃往婿家使成亲，否则女仍处子，不敢犯也，西宁、东安诸生傜亦然。邝露谓傜人以十月祭都贝大王，男女连裾而舞，谓之蹋傜。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背女而去，此西粤之傜俗也。又谓僮人当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合。既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后始称为妇。妇曰丁妇，男则曰僮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以香草花枝结为庐，号曰人寮，鼓乐导男女入

寮，盛兵为备，小有言，则啸兵相麾。成亲后，妇之婢媵稍忤意，即手刃之，能杀婢媵多者，妻方畏惮。半年始与婿归，盛兵陈乐，马上飞枪走球，鸣铙角伎，名曰出寮舞，婿归则止。三十里外，遣傜贱持篮迎之，脱妇中袒贮篮中，命曰收魂，盖欲其妻悸畏而无他念也。傜贱者巫也，大均尝至西粤，宿僮人高栏之中，颇知僮习俗，其人名曰僮牯老，与傜不同。东粤有傜而无僮，吾故详言傜而略言僮。

曲江傜，惟盘姓八十余户为真傜，其别姓赵、冯、邓、唐九十余户皆伪傜。其男子穿耳饰银环，衣服采绣花边。首裹花帕，腰刀挂弩，下跣足。女人无袴系重裙，皆绣花边。其戴板者曰板傜，以油蜡胶发，裹于板上。光闪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庋首而卧，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兽，以膏粱酿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性亦工巧。或制器以易盐米，有山官约束之，号傜总。岁时一谒县令，其无板者曰民傜，耕山者花麻而不赋，耕亩者编户与庶民同，女子饰耳环，妇则屏之。

连山有八排傜，性最犷悍，其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许，飞行林壁，自号傜公，而呼连人为百姓。自称傜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称官长则曰朝廷，月送结状至县庭，不跪，纳粮则以委县之里长，里长利其财物与交好，少拂则白刃相加矣。有傜目八人司约束，岁仲冬十六日，诸傜至庙为会阆，悉悬所有金帛衣饰相夸耀。傜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庙，男女分曹地坐，唱歌达旦，以淫辞相和。男当意不得就女坐，女当意则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将男女衣带度量长短，相若矣，则使之挟女还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亲。凡女已字，顶一方板长尺余，其状如扇，以发平缠其上。斜覆花帕，胶以蜡膏，缀以琉璃珠，是曰板傜。未字则戴一箭竿，发分数绺，左右盘结，箭上亦覆绣帕，自织麦秆帽戴之，出入丛箐，首频侧而不碍，是曰箭傜。其领袖皆刺五色花绒，垂铃钱数串，衣用布，或青或红，堆花叠草，名傜锦。女初嫁，垂一绣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独力衣，以囊盛槃瓠之足与合，故至今仍其制云。《后汉书》言：槃瓠诸子，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干宝言：赤髀横裙，槃瓠子孙。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傜姺徒衣服斑斓，其性凶悍好斗，一成童可敌官军数人。又善设伏，白昼匿林莽中，以炭涂面，黑衣黑袴，为山魈木魅之状，见商旅则被发而出，见者惊走弃财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傜之渠师也。自洸口至连州四百余里，嶅路艰险，商旅不敢陆行，行必从水。官军与交通为盗，而傜官岁入其租税千金，纵容弗问。四方亡命者，又为之通行囊橐，或为乡导，分受卤获，其巢窟与连山相对，仅隔一水。官兵至，尽室而去，退则击我惰归，踉跄丛薄中，不可纵迹。拒敌则比耦而前，执枪者，前却不常以卫弩。执弩者，口衔刀而手射人，矢尽则刀枪俱奋。度险则整列以行，遁去必有伏弩。往时常勒五省之兵征之，有谓其将者曰：傜每匿迹，不与吾战，乘暮乃出尾吾，宜麾诸军直进，而主将督狼兵于后，散伏险要，乘傜掩我，反出其后以掩之，归师夹攻，必可歼尽。此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其计诚善矣。

德庆有苷傜山、苷翁山，皆熟傜所居。傜曰苷傜，傜之长曰苷翁也。又曰苷马山，傜马之所生，故曰苷马。又傜人多以其人为马，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羡之而以为名。其曰狩人者，傜之别种，狩犹诗所谓庐令令也。猺人者，旧居文昌东北百里东猺山，其人如猿，故云猺。诗：遭我乎猺之间。注谓猺山名，非也，猺犬类也。猺人一作狙人，庄生所谓狙公也。与狩人皆高髻雕题，状若猩狒，散居林莽，饥拾橡栗，故庄生有赋芋朝三暮

四之言，皆所谓生蛮也。

黎　人

黎母山高大而险，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兽居其中，熟黎环之。熟黎能汉语，尝入州县贸易，暮则鸣角结队而归。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见。岁壬子，忽有生黎二十余，献物上官，旗书“黎人向化”四字，以槟榔木竿悬之。二人负结花沉一块，大如车轮，外色白，内有黑花纹。一人抱油速一树，长七八尺。二人舁一黑猪熊，二人舁一黄鹿，貌皆丑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体，观者以为鬼物也。当额作髻，髻有金银钯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也，横插者熟黎，以此为别。妇女率著黎裲，以布全幅，上与下紧连，自项至胫不接续，四围合缝，以五色绒花刺其上。裙衩作数百细折，用布至十余丈，长不能行，则结其半于腰间，累累如带重物。椎髻大钗，钗上加铜环，耳坠垂肩，面涅花卉虫蛾之属，号绣面女，其绣面非以为美。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已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纹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宗不识也。又先受聘则绣手，临嫁先一夕乃绣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以为记号，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谓雕题者此也。题，额也。雕，绣也。以针笔青丹涅之，有花卉虫鱼之属，或多或少，而世以为黎女以绣面为绝色。又以多绣为贵，良家之女方绣，婢媵不得绣，皆非也。黎妇女皆执漆扁担，上写黎歌数行，字如虫书不可识。男子弓不离手，以藤为之，藤生成如弓，两端有弰可挂弦，弦亦以藤，箭镞以竹无羽，但三丫为菱角倒钩，人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屈垂竹尾，系箭箄于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动。徐放竹尾，镞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药散，仅能不死而已。生黎最凶悍，其弓重二百余斤，戈以标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则以杂木若担竿状，棕竹为弦，筋竹为箭干，而不甚直。铁镞锋锐有双钩，一小绳系之，临射始置箭端，遇猛兽，一发即及，兽逸而绳绊于树，乃就获焉。凡欲买沉香者，使熟黎土舍为导，至生黎峒，但散与纸花、金胜，及锄头长一尺者，箭镞三角者，或绒线针布等物，生黎则喜。每峒置酒饷客，当客射牛中腹，即以牛皮为锅，熟而荐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满酌椒酒，客能饮则一一尝之，否则竟勿尝也。如或尝或不尝，彼则以为有所轻重，虽尽与客沉香，必要于隘路而杀客，其凶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尝出盗劫，男妇尽室以行，跣捷如飞，官兵不能追逐。惟妇女以黎裲太长，行稍缓，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别种有生岐者，尤犷悍，虽生黎亦辄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谓俚也。黎，汉所谓俚也。俚亦曰里，《汉书》曰：九真蛮里，又曰归汉里君，是也。熟岐稍驯善，其巢居火种者为乾脚岐，与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计黎岐疆圉，凡一千二百余里，绝长补短，可四百有奇。山势盘旋若嬴然，黎举种尽落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间辄有一峒。峒有数十村，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第层峰叠嶂，林竹丛深，水毒山岚，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恒入，故诸獠得以负固为患。诚能抚绥有道，守御有所，敷教有塾，则民黎熙熙，自可相安于无事，正不必以用兵为务耳。

黎有二种，五指山前居者为熟黎，山后为生黎。熟黎亦有二种，与生黎近者为三差黎，与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粮长又熟黎之蟊贼，凡生黎蠢动，皆熟黎为之挑衅。而熟黎之奸欺，又粮长之苛求所激也。粮长者，若今之里长，其

役黎人如臧获，黎人直称之为官。而粮长当官，亦呼黎人为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诘之则曰：此生黎也，激之恐变，其奸欺若是。官或诣黎村征粮，所至宜一一尝其酒馔，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国课。如遗其一，即瞋恚，阴挟弓矢伏林间，凶其水草之性矣。赴州县，裸而额髻直竖一雄鸡尾，横插骨簪，斯则其冠冕也。官必欢然笑语，受其所献，赏以银牌红布，彼欣然持归，供之香火为遗爱。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见，彼递相传语，见者遂希，而纳粮亦怠，不得不委之粮长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为长，黎则不服。欲立长，则系一牛射之，矢贯牛腹而出，则得立。黎长不以文字要约，有所借贷，以绳作一结为左券。或不能偿，虽百十年，子若孙皆可执绳结而问之，负者子孙莫敢诿。力能偿偿之，否则为之服役，贸易山田亦如是。黎死无子，则合村共豢其妇，欲再适，则以情告黎长，囊其衣帛，择可配者投于地。男子允则拾其囊，妇乃导归宿所，携挟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敛所遗财帛，会黎长与众瘗之，以为父母恩深，我无以报，不敢享其遗赀，而旁人亦不敢窃取，惧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负诸物惟以一肩，登高涉险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与客商牴牾，即咒其已亡父母，逾时其人身如火炽，头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过。第曰：获罪土神，请为皈谢。觅酒脯与之，祭于地，喃喃其词。祭毕，夫妇分而啖之，病人欻然起矣。其或土商与贸易，欺以赝物，则出伏路旁，执涂人以归，极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讼其人偿以原物，始释之。如其人不可得，讼其同侣，闻官遣熟黎持牒晓之，虽不识字，睹印文而亦释遣焉。其俗最重复仇，名算头债。然不为掩袭计，先期椎牛会众，取竹箭三，刃其干，誓而祭之。遣人赍此矢告仇，辞曰：某日某时相报。幸利刃锻矛以待，仇者谋于同里，亦椎牛誓众如期约。两阵相当，此一矢来，彼一矢往，必毙其一而后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于阵前横过，呼曰：吾夫之祖父负汝，勿毙吾夫，宁毙我可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贤良如是，可解斗，亦即释焉，如已报矣。若力微不能敌，则率同里避之，报者至，见无人相抗，即焚其茅茔曰，是惧我也，可以雪吾先人耻矣，凯还不再出。

峯　人

澄海山中有峯户，男女皆椎跣，持挟枪弩，岁纳皮张不供赋，有峯官者领其族。峯，巢居也，其有长有丁有山官者，稍输山贼。赋以刀为准者曰傜，傜所止曰冚，曰峒，亦曰峯。海丰之地，有曰罗峯，曰葫芦峯，曰大溪峯。兴宁有大信峯，归善有窑峯，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畲蛮之类。志所称伐山而菑，蒸草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屨者是也。潮州有山峯，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傜族。有莫傜，号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属官，不属峒首，皆为善傜。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乐昌有伪傜，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而窜身傜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傜。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方之害，即善傜亦且畏之。傜或作徭，《汉书》，江都王建，遣人通越徭王，是也。越东多傜而无僮，僮惟粤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僮与民杂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栏居者僮。栏架木为之，上以栖人，下以栖群畜，名栏房，亦曰高栏，曰麻栏子。狼人则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僮人，自浔阳至贵

县多狼人，粤东惟罗定、东安、西宁有狼人。盖从粤西调至，征戍罗旁者，族凡数万，每人岁纳刀税三钱于所管州县，为之守城池，洒扫官衙，供给薪炭，性颇驯畏法。

疯　人

粤中多疯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疯男女，行乞道旁，秽气所触，或小遗于道路间，最能染人成疯。高、雷间，盛夏风涛蒸毒，岚瘴所乘，其人民生疯尤多，至以为祖疮弗之怪。当垆妇女，皆击一花绣囊，多贮果物，牵人下马献之，无论老少估人，率称之为同年，与之谐笑。有为五蓝号子者云："垂垂腰下绣囊长，中有槟门花最香。一笑行人齐下骑，殷勤紫蟹与琼浆。"盖谓此也。是中疯疾者十而五六，其疯初发，未出颜面，以烛照之，皮内赪红如茜，是则卖疯者矣。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自阳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桥茅店之间，数钱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谓过癞者也。疯为大癞，虽由湿热所生，亦传染之有自，故凡生疯，则其家以小舟处之，多备衣粮，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别居于空旷之所，毋与人近。或为疯人所捉而去，以厚赂遗之乃免，广州城北旧有发疯园，岁久颓毁。有司者倘复买田筑室，尽收生疯男女以养之，使疯人首领为主，毋使一人阑出，则其患渐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泽也。

山海多劫质，盗得人，则窒其耳目，灌以蜡膏系之，遣疯人往候赎者于野。赎者至，亦复窒其耳目，束缚以归，既定要约，先纳花红手帕，次输金帛，乃使疯人导所释者于野，委之而去，疯人往往得厚利。或州县有司催粮，亦辄使疯人分行乡落，其人粮未尽输，则疯人相率饮食寝处于其家，日肆骂詈，以秽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恶疾。盖有司以疯人为爪牙，盗贼以疯人为细作，其为无用而有用如此，疯人最为人害。家有庆吊，则疯人相率造其门，叫呼骂詈，大得财物酒肴而后去。其首者名曰亚胡，以钱先厚与之，使还分给，则亚胡以一花篮悬系门首，其曹辈见之，弗复至矣。广中丐者，惟疯人最恶，每行乞，男妇三五与俱，人不敢以疾声厉色相待。其为盗贼作耳目，山海间多倚任之，欲除其患，惟在收养园中，使毋他出，然疯人亦不欲他出也。

盗

粤中多盗，其为山盗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资本，有谋力，分物平均，为徒众所悦服，故曰都。每一营立，远近无赖者踵至，曰签花红。骁勇者曰花红头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锋一以至先锋十，悉以十人为一曹，十人满则更一名号以相统。行劫时，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范铜为之，戴兜鍪持戟，长二寸许，使一妖人为神总，朝夕虔祝，且咒骂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又以筊杯卜进止，凡盗渠死者，悉召其魂魄至坛，俾公王役使之。神总故多妖术，凡大而攻围，小而椎剽，诸盗皆遵行惟谨。每分赃，则神总坐得其半，盖盗听于公王，公王又听于神总也。其巢皆阻峭凭深，绵络群峒，俚獠蛮逻之属，皆与之扭红盟诅。行劫时，传筹为号，名曰赶马，须臾姺徒四集，蚁聚蜂屯，钯笃如林，不可止遏。其长在巢中者，曰飘子，亦曰飘马，在花山一带者曰东飘子，在铁山一带者曰西飘子，皆亡命之

雄也。盗本徒卒，而曰马，不欲言人，亦以马有威武也。每十人为一钱，百人为一两，或问几何马，则曰几钱马、几两马也。其在巢外，闻出马而来者，曰搭马。于墟市间佯为商旅牙侩，乘机窃发者，曰牵白线。为细作者，曰亚妹。先登曰斩头，其都或分子营，则其都子都孙，称之曰太公，是谓老都。诸村落为所胁服者，曰开马路。未胁服者，曰生水。谓官兵亦曰水，以财赂官兵，曰买水，此皆山盗之所为也。海盗则以龙艇，其长数丈，数十人裸袒操之，出没如飞，亦多用拨桨飘风子。昼则瘗舟泥中，夜则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即攻劫。寄盗于农及佣作小贩之属，使人莫测，此其尤不逞者。凡山海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于豕圈马阑，或尽屠而肝其肉。女为妾婢，妇为干湿奶婆，或以鬻诸澳门，或以质诸当户，或以充作人事，馈遗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贫者曰柴，贼中有金多者，包买沉香以待赎，是曰挑香。金少则挑柴，更得厚利。然其为盗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牙爪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短长，与胥役相为襄龚。又善阴行鸩蛊，稍睚眦不平，辄假手金蚕挑生毒杀之。或嗾其党与，词连善类，使污蔑无以自明，而又与藩前有势力者交为奸利，以瑰货子女相胶漆，以故群盗倚藉之，公行无忌。当事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即其人。而且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语。比年剿捕虽行，贼中有保结者得释，无则诛戮。然皆盗之散仔，无足重轻。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縻以招抚，彼则阳为悔过，阴复横行，出入官衙，与兵吏益习，表里为奸。其抚丁仍居故土，与抚目来往不衰，虽曰归农，其部落仍然未散也。乡民以其既抚也，益畏惮不敢侧目，一告讦，则先为所陷害，身死家倾，反不如其未抚之时。犹畏乡闾指摘，不致白昼纵横也。至有边海之豪，伪为强贼，以图有司招抚。有司不知，辄以询之乡长，乡长受其财物，亦指为真。一得招抚，奉委为首领官标，则负力怙威，横噬里党，父兄任其报复，子弟惟所诛求。诸轻薄之徒，与为羽翼，扬扬志满，反以真贼为荣，伪贼为辱矣。呜呼！民之不轨，丧失其心至此。所由者，内无贤父兄之教诫，外无威明大吏之督责，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为寇，以寇为利耳。四境之内不治，岂尽盗贼之罪乎哉。

广州诸属县多盗，最凶悍者新会。然新会盗又以新宁盗为先锋，千人中得数十新宁人，可以百斗而无敌。其根株往往钩连，山与海相为表里，不可以尽歼。如得一盗即杀一，得十即杀十，得百即杀百，久之其类自少矣。若抚之，使其渠率为兵为总，防汛要害，或放散使尽归农，彼仍然勾引群盗，为患未已。盖诸盗皆以抚丁勾引，无抚丁则无勾引，而抚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绝其患，惟宜择乡而剿。于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监司者带领官兵，所至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暗或阴，则取而诛之。然亦必责之使首，被首者且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质之，辞合则已，否则更加重刑，责之再首，如是者数四。彼盗见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立毙三木，未有不甘为共尽者也。大抵无事之时，有司宜时常防备，小有出没，即行捕擒，勿致养寇以遗患。又宜单骑巡行诸险，勤谕谕之，使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平居互相讥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围，俾之戮力固守。凡大乡设乡夫哨二，小乡一，每哨乡兵二十人。选乡良夫为练长，募其强武子弟隶焉。其饷则取之乡之富人、大贾，及巨

姓之蒸尝，与墟市地产之租税，有司无所利焉。乡中兵食各足，又十乡二十乡歃血连盟，一乡有盗，或为盗之哨探，则同盟诸乡共执而溺之于江，而勿以闻。以闻，则有司必须审鞫。囚停智长，为患有不可言者。盖彼凶人者，枭雄狡诈乃天性，不幸见擒，止憾其术之未工，岂有悔其为之不善。是以奇谋诡术，愈练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门，以囹圄而为巢穴者。其以囹圄为巢穴也，尤为深固。曩者盗遭俘执，必首同徒，今则惟扳良善，盖非义于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复生，必藉未败者供其口食，未败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报厚恩。是虽身在幽囚，犹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诛盗贵勿逾时。

蛋家贼

广中之盗，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无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盗少，而无巢穴者之盗多，则蛋家其一类也。蛋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彼其大艟小艑出没波涛，江海之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测。又与水陆诸凶渠，相为连结，我哨船少则不能蹑其踪迹，水军少亦无以当其锋锐，计必兵恒有余于盗，毋使盗恒有余于兵。又设为严法，如盗杀一人，则以一兵抵，杀一兵，则以一官偿，劫一民舸，则夺一哨船之食。而责之立功，昼夜巡行，惟盗是索。而蛋人则编以甲册，假以水利，每十艇为一队，十队为一长，画川使守，略仿洪武初以蛋人为水军之制。择其二三智勇者，为之大长，授以一官，俾得以军律治其族，与哨船诸总，相为羽翼。又使诸县富民，仍得朋造乌槽、横江二船，专业渔盐，有警则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贼用乌槽，里海制贼用横江船。又使东西二江日艕夜艕诸艕长，皆为哨长，而勿征其饷。如此，则上无养兵之劳，而水师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黄　盗

黄盗名萧养，初为盗下狱，卧榻枯竹生花，诸囚以为祥也。萧养乃率囚越狱，纠集战船数百棱，直犯广州，于五羊驿僭位，称东阳王，改授伪官百余人。珠江之南，有伪南汉离宫故址，增筑居之，船抵五羊门外，其手下衣貌与同者数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响箭向天射，萧养仰视，一箭直贯其喉，堕水死，其众尽降。于是广州始作外罗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过萧养，前有曾一本，后有刘香，皆力攻广州弗克，盖当盛当则然。

永安诸盗

永安重峦复嶂，昔固盗薮，磡头山与乌禽、天字、清溪等嶂，员墩、黄沙等山，联络归善、海丰、长乐、河源、龙川等县，绵亘险阻。而磡头山故有铁冶，贼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屡扑不能绝。贼穷辄还磡头，结寨自固，已复盘据五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啸聚，出则贼多，归则贼少，皆近巢居民半为贼党故也。乘其未获，以大兵临之，乏食自困，乃可擒矣。古名、黄沙贼常伏乌禽嶂，出掠柘园，执求盗通判。蓝能贼复袭郡城外东平，欲席卷去，未至十里而曙觉，遂破涌口营鹿游冈，掳掠子女，责赎捆载而

归。当是时，烟火达于谯橹，不能以一矢加遗，东西两江群盗遂炽。先是长乐、海丰之间，逃军坑有银穴，河源密坑亦有之，两处矿开，则豪民往往麇附。及封穴，所获不足，更费折阅，遂剽戟而起，奸民澜沸，乘衅俱发，索随和建名号者不可胜数。程乡、揭阳之盗，又溷洞其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海丰、归善，以及东莞，无不罹其锋者。永安其蹂躏之区也，执官吏，质坟墓，掳人民，室妻女，焚庐舍，据土田，死者以谷量泽若蕉，即欲假息城郭，岂能尽容。数村一垒，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往往陷没。凡贼有大总、二总至于五总，亦曰满总、尾总，分哨为哨总。禽总，演禽者也。书总，掌书记者也。旗总，职志者也。纪纲诸事曰长干，众贼曰散班，其上有甲头。合数群有都总，凡大总死，谋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张，则立之矣。张则阴风飒飒，若有凭之者云。其祭旗用人，使目于旗而后杀之，渍旗以血，括其发为旄头焉。其长技者有大布旗，旗端系以铁钩，有长竹枪，二三人执之，进如风雨。其出劫，卜于神以决胜负，以诱为知，以覆为奇，以望屋为粮，以阑出为用，以劫质为宝。当是时，盗贼孔棘，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妻子。鹅埠岭乃至千人尽屠，哭泣之声不绝，日夜乞师，有司缩朒主抚，置不省，贼或听，甫入城，辄言愿归旧巢，一出郊关，且归且劫，送者固在。自是良民御贼，反蒙激变之辜。贼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遣一卒导归，而以还乡上报，贼乡安在，其所据者，皆良民之产也。计自万历之末，至隆庆之初，历十三四年，分巢诸乡，声势相倚，出入无时，靡处不到。归善、长乐、龙川三县所破寨，杀卤人民财币牛马，不可胜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围也。一围则数村人居之，多者千余人，少亦数百，尽破，完者厘八围耳。员冈围杀至千人，三角围杀四百人，樟村围独三人得存。凡破围即据之，其后五军分道大剿，虑各巢并力，遵庙议名讨蓝、赖二贼，而为质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诸贼尽平。盖贼皆草窃乌合之众，语险固则无深沟高垒，语粮食则无储峙飞辇，缓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诚任事之臣，灭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抚，则贼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计耳，乌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害则山寇为甚。盖海、倭去来有时，山寇常在境内也。岭东贼本细微，蔓延十三四载，戾夫为之涕下。揆厥所由，上下相遁，无异穆宗诏云：封疆以讲武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盗贼隐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巡按御史参劾，圣明哉。

永安黄氏三孝子

永安黄氏三孝子者，父曰黄让，子曰启愚，曰启鲁，永安县琴江中镇社人也。让字逊斋，年十六，父母连没，让庐墓三载。其兄为贼所得，让罄私橐三百金赎之。未几，贼叶千复掘让父母冢，质其骨，责赎千金。让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质贼，易其亲骨，使从者怀归。子启愚、启鲁闻之，哭不自胜，假贷亲友无所得。启鲁乃走贼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非家长操书券，田不得鬻，愿质我而归父。贼然之，归让。让间行，又为他贼黄允所执，叶千以让久不至，乃以绳贯启鲁鼻，又贯其踵倒悬之。启愚闻其事，哭尽出血，昼夜不绝声。诸垒贼哀之，卒归其父与弟。于是让以策干督府吴桂芳，谓归善之古名，长乐之琴让，其地阨塞，多连峰沓嶂，凶人之穴也。去其县各二百余里，贼一哨，民无所归命，不如遂县之，以安集其民，然后出兵四讨，贼不足除也。桂芳以为然，遂上其

事，其后卒县永安者，让之策也。隆庆四年，檄林天赐城永安，以让为巡方，让以军法部勒其傭，均劳逸，时糇粮，平板干，称畚筑，四阅月而毕，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启愚、启鲁为知县陈哲将乡兵，攻破刘汉江贼，杀汉江。明年，破苏允山贼，生擒允山，启愚为贼所伤死。又明年，督府殷正茂大举讨贼，让散家财，募死士百人，从监军道顾养谦为冲锋把总，与永安知县陈立中至各巢说贼，各以精锐相从。至南岭，贼江万松据险抗师七日，让说之，以身质于贼，诱出贼党，官兵遂乘间而入。启鲁以父在贼中，率所募壮士，大呼先登，贼尽披靡，斩十七级，夺让归，启鲁身被数创而死。让前后率兵剿贼，如泥山、帘紫嶂、施坑、南岭等巢，皆为所破，凡斩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贼帅二，说下贼巢四，降贼众一千七百四十八，还被俘者一百二十八。当事屡加厚赏。让为人谦退，志在报发冢之仇，不在军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与同事者，以冠带哨官终。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访孝节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异之，授以义民冠带。让辞曰："让遭不辰，祸及先人丘垄，破产赎骸，子职常事，何孝之足云。至于待罪行间，赖天子威灵，大将指麾，杀贼以雪家耻，不胜幸甚，敢言功绩乎。非分之荣，义不敢受。"卒不受冠带。御史益异之，记郡县礼奖。初启愚战死，知县陈哲葬而表之，及启鲁死。至万历十九年，邑人乃请于县，为启鲁建祠。让享年八十一，连举乡饮大宾，以考终。三十六年，有诏旌其闾，树坊于永安县，曰一门三孝。让工诗词，善书。

卷八　女语

五女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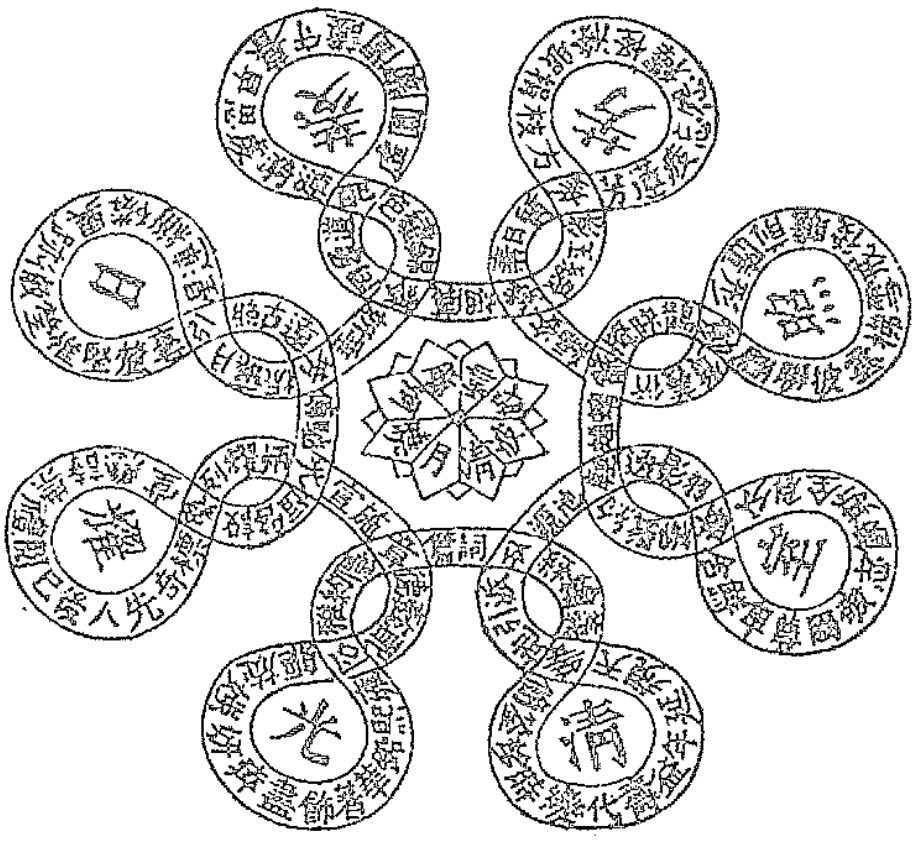
越女知名者，自征侧、征贰始。二女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雒一作骆，交趾有骆王骆侯，其将曰雒将。二女初起，自称麊泠王，据九真、日南、合浦三郡，兵势张甚。伏波将军马援征之，凡逾两年乃灭。古女子僭号为王，华戎皆所未有，可异也。其后吴赤乌间，有军安县越妪，尝著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此亦女贼之雄，然不足道。惟二冼氏及虞夫人、宁国夫人，可称女中豪杰云。冼氏，一在尉佗时，保障高凉，有威德。其知名又在侧、贰之先，故论越女之贤者，以冼氏为首。冼氏，高州人，身长七尺，兼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当暑远行，两乳辄搭肩上。秦末，五岭丧乱，冼氏集兵保境，蛮酋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冼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佗大欢悦，与论时政及兵法，智辩纵横，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枝流云。又冼氏者，亦高凉人，其家世为南越首领，辖部落一万余户。冼氏幼而贤明，晓兵略，善抚诸蛮，罗州刺史冯融闻其贤，为子宝求娶焉。侯景反，高州刺史李迁仕遣使召宝。宝欲往，冼氏止之，既而迁仕果氏，冼氏自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赋，至栅下袭击迁仕，大破之。遂与陈霸先会于赣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厚资给之。及宝卒，岭表大乱，冼氏怀集百粤，数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遣帅诸首领入朝，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反，召仆至高安，诱以为乱。仆遣使归告，冼氏发兵拒之，纥溃散，诏册冼氏为石龙郡太夫人，赐绣幢鹵簿如刺史仪。陈亡，岭南未有所附，共奉冼氏为

主，号曰圣母。隋高祖以冼氏所献陈主扶南犀杖遗之，并遣陈主遗冼氏书。冼氏见犀杖恸哭，遣孙暄帅兵迎隋总管韦洸，岭南遂定。未几，番禺人王仲宜反，围洸于广州，冼氏攻破仲宜，领骏骑巡抚诸州，苍梧以西首领皆归附焉。高祖册冼氏为谯国夫人，开幕府，置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降玺书慰劳，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仁寿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备，至老未尝败衄，每战辄锦伞宝幡，敌望见以为神，诸蛮皆称锦伞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谨。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湾人。唐末，黄巢破西衡州，虞夫为寨将，与贼酣战而死。虞躬擐甲冑，率昆弟及乡人迎战，贼败去，虞亦死焉。其后兵偪为乱，每见虞朱衣白马率兵而来，贼辄惊溃。嘉定间敕曰：夫人生能摧黄巢之锋，殁能制峒蛮之寇，封为正顺夫人。立祠香炉峡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间，声教不暨，以强凌弱。李氏勇敢有谋，众皆信服，遂推以为主帅。伪南汉既平，余党剽掠，皆为李氏兵所败，一方赖之，号宁国夫人，祠于雷州。有詹氏者，东安人李漆之妻。丁亥，漆集兵勤王，以总兵官战殁。詹氏代领其众，攻复泷东西州县，以功得参将，未几病卒。自二冼氏至詹，粤人以为五女将云。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制有《鞶鉴图》，名曰《转轮八花钩枝鉴铭》，凡一百九十二字，回环读之，四字成句。其构思精巧，寓词箴规，似有得乎风人之旨，可与苏若兰《璇玑图》、范阳杨氏《天宝回文》诗并传。旧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转轮钩枝八花鉴铭》示予云："当今之才妇人也。观其藻丽反覆，文字萦回，句读曲屈，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者也。昔孔诗十兴，不遗卫姜，江篇拟古，无隔班媛。盖以超俊颖拔，同符君子者矣。呜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风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抚镜以长想，遂援笔而作叙。太原王勃撰。"复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捡事，因开前库东阁，于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

鞶 鉴 图



偶于《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翼日遂自摹写，贮于箱箧。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玄敏绘于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考唐武后时，有南海七岁女子，武后命赋诗送其兄，即应声曰：“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此女子不知姓氏，岂即为《鞲鉴图铭》者欤。此图曾附《子安集》以行，复为令狐文公所赏。吁，亦异矣哉。

花上八字，枝间八字，环旋读之，四字为句，递相为韵。其盘屈纠结为八枝者，左旋读之，自篇字起至词字止，当就支脂字韵。右旋读之，自词字起至篇字止，当就先仙字韵。

卢眉娘

唐时南海多奇女子，为《鞲鉴图》女子而外，有七岁女及何仙姑，能为诗。有刘三妹者善歌，称为歌仙。若卢眉娘者，巧于刺绣，皆古今绝奇女也。眉娘生而眉绿细长，人以眉娘呼之。唐顺宗初，南海贡奇女即眉娘，时年十四，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又能以五彩丝一楼分为三楼，于掌中结飞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外有执幢捧节之童，不啻千数。其盖广一丈，重三四铢，自煎灵香膏傅之，顺宗叹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宫中，日惟饭胡麻二合。元和中，宪宗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乐宫掖，遂度为女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逍遥大师。尸解后，棺中仅一藕屧云。

刘三妹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詶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傜、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岩高三十丈许，林木丛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岩口有口磴，苔花绣蚀若鸟迹书。一石状如曲几，可容卧一人，黑润有光，三妹之遗迹也。月夕辄闻笙鹤之音，岁丰熟，则彷佛有人登岩顶而歌。三妹今称歌仙，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狼、傜、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兵后，今荡然矣。

陈烈母

陈烈母者，东莞人，宋幼帝驻跸崖山，母命其子李佳应诏。既行，烈母亦趋广州，至黄木湾自沉死。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还，哀陨莫及，乃筑望慈台于乌沙之阳，朝夕哭奠，闻者伤之。东莞陈琏为辞，有云：“南海有烈妇，能执陵母节。泪血满衣裾，泣与爱子别。尔尽忠兮大崖山，吾尽节兮黄木湾。茫茫此恨同精卫，一堕沧溟不复还。”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选入宫，擢为美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谨，上恩宠之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诣阙，宴赉有加，复遣官送归。予撰《洪武宫辞》有云："新选珠娘作美人，潇湘香草满宫春。《离骚》数为君王诵，讽谏心劳似楚臣。"又云："三闾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绿珠。一入宫中称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

洗　母

南海洗主事桂奇母陈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之祭。闻魏督学校毁诸淫祠，亟取先人旧所崇奉佛像，投诸水火，妯娌中有怵以祸者。陈氏曰："有祸吾自当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学称，盖得其母之训云。

欧阳桂

欧阳桂，连州处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亡，孀守至九十五岁乃终。年八十时，当门二大齿长至一寸，人以为异。予家有姻母何，九十四岁时，生三长须，黑色，皆寿征也。

东莞三贞女

东莞三贞女，一曰水南林氏，诸生翼龙女也。许字陈生元耀，生死，女欲奔丧，父母兄弟共难之，不难得。以语其舅，舅重伤其志，许以吉服迎归。既入门，伏夫位长哭，哭已，舅姑相见饮泣，遂易衰绖，执夫丧如礼。丧终，乃奉夫主，祔于先人之寝祀焉。尹守衡曰："夫礼也殇不为后，女不为陈也妇，则陈之不得为殇也后明矣。女为陈也妇，陈不欲为女也后得乎，女归而陈氏子可勿殇已。世徒以女节论，犹浅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黄氏女，许字张邦俊子，婿死，女欲往临视，母不能夺，与偕行。比至，犹及襄夫殡事，越三日，谢其母使还曰："女为张家妇，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为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强为而起，而即死，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辄见有羽虫飞凭女身如倜然。其一曰菉湖陈氏女，许字于叶氏子，无何叶卒。女闻曰：生则氏郎君，死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于归。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死，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不死也，殆有贤于死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风矣。"

聂　娘

聂娘，增城人，崇祯庚午，贼于增江口掠得之，戏谓基眉未婉。聂娘从容语曰："女醮始妇眉，若欲婉，请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聂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棱棱婉婉尔，翠蛾如铁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

沙场血战吾当为。借娘眉锋不斩贼，先斩偷生巾帼儿。”

二　妃

二妃者，一曰益阳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广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尽一哀，以事新者，当无复恨。”兵出市棺衾，妃阴置小刀数十袒衣中，整刃外向，丧服哭泣视殓含，与兵出葬北山。既毕，兵遽前犯妃，妃大骂。兵怒，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触刃，血洒洒仆地，妃乃反刃自杀。予为歌云：“为我殓王，送之北邙。逝将从汝，不惜新丧。王魄已归土，同穴终何补。利刃怀满身。欲切奴为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刭以报王，黄泉相鼓舞。”一曰滋阳王妃，庚寅春，滋阳、铜陵、兴化、永丰、信阳、永宁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广州围急，奉化伯黄应杰者，与副使李士琏袭执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缢杀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已嫁者，皆捕杀无遗。滋阳既薨，其妃某氏，色美，应杰苦欲犯之。裸其上衣，系于柱。妃乘间细析下衣为缕，经死。予为之歌云：“夫为王，妃是我。皎如霜，身可裸。何必衣与裳，礼义为包裹。天留一缕丝，以为绝命资。徒劳强暴守，蝉蜕不曾知。”

某氏妇

某氏妇者，顺德人，其夫以贫弗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与之娶。妇入门知之，哭曰：夫以妇故，而令母自鬻以娶妇乎。得妇而失母，妇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矣。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赎姑。请于父，贷得四金，使甲往赎。甲匿金给以被窃，妇痛哭两日，计无所施，即自经。邻里闻之，执甲至妇尸所，震雷暴起，击甲死，火燔甲衣，金出于袖。妇闻雷声复苏。屈子曰：噫！雷之能死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为霹雳之操曰：一声倏兮雷轰，闻之者兮一死一生。呜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独私于孝妇之身。

林氏李氏

林氏者，广州之河南乡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罗宾王吊之，有曰：“黄泉随母逝，白璧为夫全。抱玉云飘海，沉珠月在渊。”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广州被围，朔骑抄掠得之，不辱，赋诗十章而缢。有曰：“恨绝当时步不前，追随夫婿越江边。双双共入桃花水，化作鸳鸯亦是仙。”味其辞，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广州人，为张参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辞其夫，弹琵琶一曲，自经死。邝湛若吊之，有曰：“坠楼未散香烟梦，被发犹存石鼓歌。雁柱只今余玳甲，为怜落木晚风多。”

天濠街妇

庚寅冬，广州城拔，天濠街有妇襁负婴儿，以长绳系腰，接于树，赴池而死。事定，

引绳出之，色如生。予为之歌曰："妾身不随波，岂必长绳系。所虑黄口儿，一去无根蒂。"

四孝烈

岁甲午，新会县被围，城中粮尽，守将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诸生林应雒之妻，姑将就烹，莫请于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从之，姑得释，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无子，请君食我。"杀之，以首还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诸生学谦，女年十一，请代父死，兵不忍杀。女谓兵曰："君以女儿身小，不足以充一饱乎。"将夺兵刀自刭，兵乃杀之。诸生吴师让妻黄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杀之。是为新会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怜窈窕三罗敷，肌如冰雪颜如荼。再拜乞充君庖厨，解妆请代姑与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与夫老肉不如。请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负君刀殳。食之若厌饫，愿还妾头颅。姑老夫无子，妾命敢踟蹰。有女年十余，缇萦亦不殊。哀求赴汤镬，保父千金躯。"

李　氏

李氏，名子秀，连州人，贡生绍英之女，举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乱洽洸。贼至，拘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诣贼所，见其夫被缚甚急，指贼大骂。贼杀之，以其义烈，为之具棺殓葬而释其夫与二子。嗟乎，李氏者，盖善于救夫者哉。

麦　氏

麦氏，香山小榄乡人，诸生黄肇扬之妻。癸巳冬被掠，愤骂赴水，兵捉其发系船间，麦氏乘间断发又赴水，既没复涌出，作愤骂状，如是者三，兵竞射之乃没。予吊之云："入水不肯沉，骂奴犹未毕。身轻乘文鱼，三跃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涛为羡溢。髹箭虽纷纷，难损芝兰质。去为湘妃娣，魂烈知无匹。"

顺德六贞女

六贞女者，顺德龙津李氏处女也。丙辰春，粤东大乱，有强暴谋胁致之，六女惧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龟山之阴，好事者为植女青其上。予吊之曰："冬青一树分男女，近日男青让女青。不见龙津诸女子，万年枝上显精灵。"万年枝，即女青也。

谢　氏

谢氏玉华，番禺市桥人，同邑曹世兴之妻也。世兴卒，玉华誓不改节。其父母给之归宁，车至门，女即自刎，家人亟救之。玉华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

海兰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誓决一死。取二小刀，一与夫，一以自佩。未几兵至兰石，夫被杀死。某氏视含殓讫，即取所佩刀自割。姑惊哭，视其喉未断，欲敷以药，某氏亟再割以死，此二事相类。予为双刃操以写之，辞曰："嗟烈烈兮佳人，知义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洒地兮纷纷。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持兮叩天阍。"

莫烈妇

烈妇莫氏，新会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会被围，妇家人登陴拒守，兵窥其室无人，抽刃胁之，妇以首触墙，血流被体。兵杀之，投其首于粪盎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重不可举。叹曰："阿姨礼义人也，生与我未尝相见。"走告妇兄，兄举之，应手而起。予吊曰："螓首邱山重，蛾眉日月光。帘帷生不卷，巾帼死犹防。"又曰："一丝孀妇命，九鼎美人头。"

二烈妇

二烈妇，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间，有蜀人彭襄者，知县番禺，乡民逋赋，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邻一妇甚美。襄使妇沐浴，将娆之，妇碎瓦罂自割死。又捕一妇，妇自诉，妾本诸生某妻，家无田，并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无礼，妾死不从，乞明府即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农家妇子，为吾衙役所爱，亦何负于汝乎。"妇大恚恨，即触阶石而死。是为番禺二烈妇。比年州县有司遣招抚丁，或疯人入乡催粮，妇女被其拘执，以不肯污辱死者，不可胜数。噫，予安得尽其姓氏而纪之。

顺德某氏女

顺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许何氏之仆。何氏寻以讼破家，乃取聘金于女父，女父还之，将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谓仆，必无二志，且使再纳币焉，币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潜出，与仆相持痛哭，约以舟来，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经，时年十五。予尝为待舟操以写其悲，其辞有云："月将落兮潮水平，舟不来兮伤予情。独立沙洲兮涕泪零，无人知兮惟流萤。挂榕枝兮心战栗，裙带断兮泥没膝。舟迎魂兮更莫迟，波涛惊兮魂恐失。"

长乐兴宁妇女

长乐、兴宁，其民多骄犷喜斗，负羽从军者十人而五，盖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即力于农乎，然女作乃登于男。厥夫菑，厥妇播而获之，农之隙，昼则薪爨，夜则纺绩，竭筋力以穷其岁年。盎有余粟，则其夫辄求之酤家矣，故论女功者以是为首，增城绥福都亦然。妇不耕锄即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为妇，妇之事夫尽任之。谓夫逸妇劳，乃为风俗之善云。

黎　母

琼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庙，相传雷摄一卵于山中生一女。有交趾人渡海采香，因与婚，子孙众多，是为黎母，亦曰黎姥，盖黎人之始祖妣云。黎本鸟兽之民，其种性自卵而来，固与人殊。自古至今，宜王化所不能及也。

罗浮女道人

罗浮女道人素月，尝募种梅千本于梅花村，雅能诗。有云："玉女峰头人冷笑，杜兰香去嫁人间。"

椓　者

刘铄时，宦者有为三师三公者，其官号加内字诸宫使字，不啻二百。女官亦有师傅令仆之名，目百官为门外人。群臣小过，及进士状头，或释道有才略可备问者，皆下蚕室，令得出入宫闱，亦有自宫以求进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龚澄枢以亡其国。潘美平广州时，有宦者百余人，盛服来见。美曰："是椓人多矣。"悉令斩之。盖宦者自椓，亦椓人以盛其党，故美以为言。然当时宦者，亦有贤能如邵廷锡者，廷锡今祀东莞乡贤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锡一人。其椓也或因小过，未可知。诗云："夭夭是椓。"夭者草之柔长，椓而断之，譬人方少好，荣如桃李，而人作祸以椓之，民之无禄，至于如此也。

割股妇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东莞人，乡贡士何汉臣女也。舅姑有疾，刲股炼糜以进，疾寻愈，乡人嘉异之。夫逝，守节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梦册为立孝妇坊。景炎二年，旌表门闾，赐束帛。元初，重建孝节坊。永嘉梅时举曰：昌黎尝辩鄠人旌门为非礼。呜呼，人有不爱其身，起亲疾于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与好勇斗狠同科，为善者惧矣。仲尼曰：有杀身以成仁，亲亲仁也。苟可报罔极之深恩，缓终天之钜痛，虽生有所不爱，于尺寸之肤何爱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还父母，一念之烈，虽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虑其因毁灭性，则自古皆有死，鲜闻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鲜不因以瘳者，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说，子事父母，妇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亲也。夫妇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疏而亲也。事至亲而不自爱其体肤，非人情所难。由疏而亲，虽体肤不敢爱，此人情之至难也。唐房玄龄妻剔目，五代李氏断臂，此各为夫尔。史尚夸诩为奇节，如何氏为舅姑刲股，当进于房、李一等，不谓之孝可乎。夫逝时，世方颁洞，何守志坚厉，尝装遣族女之孤者，倾囊笥，捐簪珥，绝无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节与义者也。呜呼，贤哉。

坠楼妇

有林氏妇者，新会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适邻村某，寇至，妇与其稚弟在楼中，楼高六七丈，甚坚，寇攻楼未下，欲焚楼。女曰：姊弟俱死，则父嗣绝矣。负其弟于背，从楼上覆身坠地，头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过者称其楼曰“孝烈楼”。予为之铭曰：“妇一坠楼，节孝俱至。一完妇身，一全父嗣。负弟于飞，贤姊有翅。免孤毁伤，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梁媛，后有林氏。以坠楼传，仁义之事。”

锦桂女

欧氏女锦桂、连州人，其父绍裕，以女许贾继保，将行而继保卒，锦桂易服奔丧，自矢守节。邻妇劝之，剪发断一指以拒。家贫，手植花果，纺绩自给。有司屡旌其门，以细女红布答之。年八十卒，论者谓妇而守志者，礼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礼。昔王文肃之女昙阳，许字徐氏子，徐早死，昙阳为之缟素。文肃曰：“尔尚未事徐，何以服为。”曰：“隆庆皇帝宾天，士庶哭临，岂皆食君之禄耶。未嫁而可为夫服，则亦可为夫守矣。”嗟夫，女之节也，所以成仁。《易》有节卦，为女之仁者而言；有恒卦，为妇之仁者而言。锦桂、昙阳，其皆女之仁者哉。

卷九　事语

南越初起

秦以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嚣始为南海尉，佗为令，仅治龙川。秦之报佗也薄矣，然五岭以南，广运万里，秦直以三郡制之，亦疏矣。

秦略定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扬越盖自古迁谪之乡也，他日任嚣谓佗曰：“颇有中国人相辅。”中国人，即谪徙民也。佗之王，秦实资之，谪徙民得依佗以长子孙，与三千童男侜女，依徐福以安居海上，免于中原之锋镝，秦之德也。为秦留其遗民，非仙人不可，惜安期生计不出此，徒以一身逍遥于菖蒲之涧也。

秦以侜男女三千人与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以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与尉佗，而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然则徐福、尉佗，皆秦之陈胜也。

尉佗初起，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当是时，秦人皆以诸侯兵为盗，谓诸侯之客亦曰盗，史迁据而书之。始皇至博浪沙，为张良所击，而迁书之曰“为盗所击”。微行至兰池见窘，复书之曰“逢盗”。此盗不知何人，视良与荆轲、渐离似胜之，惜迁失其名氏。嗟夫。能为始皇之盗者，豪杰也，书盗亦荣甚矣。如佗者，假秦之土地甲兵以自王，乃真始皇之盗耳。

四路下南越

汉当时四路下南越。楼船以偏师先至，其道径也。先陷寻陕、破石门，则南越之险夺矣。复居前，得以自择便处，居乐南面，则越之下流据矣。乘暮而疾攻，纵火烧城，计莫善焉。有楼船之锋锐，战如雷霆，而后伏波得以遣使招降，故破越者，杨仆也。然越人至今祀伏波不衰，未尝及仆，则以伏波遣使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务行其德之故也。太史公以杨仆为酷吏，观其反驱越人入伏波营中，亦可见其惨暴之一端也哉。

两伏波楼船

汉孝武讨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其后光武征交趾，亦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盖以越人素畏伏波、楼船之威，故仍其号，使闻之而知震惧也。然两伏波至今俎豆，而两楼船无闻，当时实以德济之，不纯用威，故民之不能忘若是。

白沙逸事

白沙先生尝戴玉台巾，扶青玉杖，插花帽檐，往来山水之间。有诗云："惟有白头溪里影，至今犹戴玉台巾。"又云："拄地撑天吾亦有，一茎青玉过眉长。"又云："两鬓馨香齐插了，赛兰花间木犀花。"又尝披藤蓑垂钓，有诗云："何处思君独举杯，江门薄暮钓船回。风吹不尽寒蓑月，影过松梢十丈来。"其风流潇洒，油然自得。身在万物之中，而心出万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窥者，所谓古之狂者非耶。王青萝云："白沙之学，从孔颜之乐而得。"然乐有虚实，颜子之乐实，曾点之乐虚，白沙其得颜子之实者耶。

白沙初应聘至广，车由城南至藩台，观者数千万人，图其貌者以百数十计，市井妇孺，皆称为陈道统，其感人若是。为人身长八尺，面方而玉润，左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耳长贴垂，两目炯然如星，望而知为非常人。甘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异。宠振卿有瞻甘泉遗像诗云："精华日月在颅首，两耳之旁南北斗。"洪觉山云："先生生相甚异，颡中双颅隆然若辅弼，两耳旁各有黑子，左七类北斗，右六类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异于人乎哉。"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斋不受。一以处士，一以监生也。先生每题碑碣，必书翰林院简讨官衔，盖不敢忘君之赐。其不出而就职，非为高也，以终养故也。当宪庙之升遐也，哀诏至，先生如丧考妣。有诗云："三旬白布裹乌纱，六载君恩许卧家。"临终朝服北拜曰，吾辞吾君也，则忠爱之终也。

邓制府之于白沙，常令本县月给白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白沙辞之曰："执事所称逋、野，诚隐逸士。如今日之赐，使逋、野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见其让之过也。章何敢自列于古之名流哉。章无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顷，耕之足以自养，而又受赐于当道焉。以自列于古之名流，其怠于自修亦甚矣。"李副使又欲为买园池，亦辞之，其介如此。

悟　主

梁文康公事武庙，当秦王请塞上沃地，嬖臣朱宁、江彬为援，公独当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爱也。地广饶，产善马，士卒刁悍，易生戎心，奸萌纵谀，不利社稷。王受地，毋倔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马谋不轨。"上览之，大骇曰："不意可虞若是，其勿与。"上欲自称威武大将军，而以彬副，召公草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剑睨曰："不草齿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请死，不敢奉诏。上不能强，掷剑叹息而起。予尝为乐府云："如何圣天子，乃称大将军。当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剑起，不草即诛尔。免冠伏殿前，泪流请就死。刚哉古大臣，不辱朝廷体。"

孝　感

钟宝潭先生景星，东莞人，甘泉高弟子也。尝辑濂溪、明道、白沙、甘泉四先生论学精言，为《宋明道学四书》，又注释甘泉《心性图说》，学者多传习之。以宋李竹隐、明林南川与先生为东莞三理学。性至孝，父殁，欲绘遗容，默祷之，父见梦画工，一笔而肖。其后杨复所先生欲葬其父肖斋公，未得吉兆，堪舆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龟何知，吾将卜之吾父。"是夕梦肖斋盘膝斗岭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学问则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人丁则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复指坐席下曰：兹实祥也，吾其归乎。先生遂以斗岭定议。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闻道，安能通于神明若此。

终　养

东莞林公烈，以户部郎督赋江西，奉其父大桥公以行。或曰："故事，使者不随家。"公曰："吾岂以三公易一日之养哉。"已而大桥公卒于行署，公得视饭含，人始叹服。香山黄公佐，督学广西，闻母疾，即日疏乞致仕。方校《士怀集》，弃官竟归。南海伦公以训，年十五举乡试第七人，年十九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予告毕姻，遂侍母者七年，会兄御史公以谅告归养，公乃出而供职。后官南京祭酒，迎养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归志，即上疏奉板舆归。弟以诜，年十八举进士，官至武选郎中。例请归养，亦遂不复出。或讽之，则曰："隐居以求其志，吾盖遵孔子法也。"海阳林公大钦，廷试第一，授编修，寻以母老乞归。东莞陈公建，为教谕数年，擢阳信知县，以母老告归。东莞刘公存业，举进士一甲第二，授编修，简充经筵官。未四载，疏乞归养。时功令非六年不得请，孝宗以其至孝，特诏许之，后以母命趋朝，逾年复上疏乞归。孝宗循览其疏改容，复许之。逾七年，武宗登极，趋赴阙，复充经筵官，纂修孝庙实录。公不获已，垂涕行，遂卒于官。之数公者，皆岭峤伟人，其道可以济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养亲为念，脱屣轩冕，是真可以为世之贪位而忘亲者之针砭也哉。

状　元

吾广于舆图为极南，值离位丙午之间。离者，文明之气也。自禹八年人午会，上下二三千年，天地山川之运适合。故自汉晋以来，扶舆清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张公镇孙，在明有伦公文叙、林公大钦，然莫公记传无闻。张公遭国危亡，不幸遇变。林公以早丧，弗克建立。独伦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初传胪时，当宁见其仪表，深喜状元得人，故庞公嵩诗云："南方间气旋贞会，北阙英标动圣颜。"

五里四会元

南海治西三十里，有村曰石头、黎涌、石硝。相去五里许，有四会元，世称五里四会元，是其地也。黎涌则伦公文叙、子以训，石硝则梁公储，石头则霍公韬，而文叙复中状元，以训榜眼，以谅解元进士，以诜进士，世复称父子四元双进士。海内科名之盛，无出其右，所谓南伦北许也。陈公绍儒云：弘、嘉之际，伦氏一门鼎甲，需穗石公探花始全，故事胪唱后得谒相臣，诸进士咸在，相臣语公曰：君对策洋洋，贾、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数乎。公冲挹自如，无几微见于颜色。例二甲为郎，公以次应得北曹，顾辞北而南，且局局户、兵两曹，徒以其间获事亲从兄，爱敬笃至。缙绅如公，谓之仁让兴邦非耶。湛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学，即博而精，文雄而昌大。既中会元，权臣某者嫉之，勿与状元也，盖三印卷而三倒置云。又伦公文叙、霍公韬，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可异。

解　元

正统辛酉，番禺陈公政者，以《诗经》发解。二场后，琼山丘公浚请诵所作，惊曰：解元属之子矣。遂不终场而去。揭榜果然，次科丘公乃解元。有江潮者，提学广东，谓霍公韬必发解，及考潮州还，亟召霍公语曰：今科解元当是萧与成，汝次之，然汝当连魁天下，勋名大出萧上。后果如言。又王世芳者，提学广东，谓魁元多出潮州，儒士林大钦必魁天下，是科解元胡一化，而大钦壬辰状元，皆潮州人也。杨公起元年二十，文大有名，督学罗某首拔之。语人曰："乡冠其惠出乎，予阅有人矣。"明岁果领解元，前辈识鉴，一一不爽如此。

文敏父子

霍文敏登第，谒座主不修门生礼，其后主南宫试，所得士三百人，亦不许称门生。其言曰："是进士者，天子不敢用为私臣，我岂敢曰士由我进，而以之为我家挑李乎。"里居，于台使者若监司郡县书帖，皆不称治字。曰："士既通籍，朝廷治之，尊无二上也。"其子勉斋知慈溪，称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关白上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简。某盐院檄营

相府，先生不答，因被劾归，父子皆以古道自处，不肯同于流俗者也。

乡试命题

广东乡试，不以《大学》命题，其来旧矣。或以《大学》命题，则贡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祸患，而尤忌圣经一章云。

全作五经题中式者

明制科，以全作五经题中式者，仅有二人。其一为福建颜茂猷，颜中甲子乡试，时监察御史止誊录其本经，至甲戌会试，颜仍全作五经题。知贡举者左宗伯林某疏闻，奉旨，今其该博，准与誊录。主司不知上属意，以置乙榜之首。撤场后，宗伯陈公子壮，具揭代请，上准与廷试，取其墨卷进览，命会试录另为一项，列于正榜之前，廷试二甲第二，此异数也。其一为广东王鸣雷，乙酉乡试，以全作五经题，中式第八十四名，居榜之末，榜之末，其犹乙榜之首欤。

海外衣冠胜事

广于天下为远藩，仕籍华秩已少，况琼于广又边郡乎。成化二年秋，进薛公远户部尚书，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浚翰林学士，皆在一月，虽天下望郡亦希覯，洵海外衣冠胜事也。琼本海中一大洲，去中国绝远，自孝陵称为奇甸，人文因以奋兴。若海公瑞清刚正直，又为琼之特出者，惟奇甸故产奇人，天语所符，知异时更有比肩而起者矣。

琼人无仕元者

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文庄、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报忠义也。忠义之钟于人，于海外一洲一岛，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孙而报之，报之于其地，天之穷也。

五大司成

明兴，岭海人职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轩陈先生琏，若琼山丘先生浚，若甘泉湛先生若水，若白山伦先生以训，若泰泉黄先生佐，允若人师哉。湛先生有《雍语》、《南雍志》，尤有功于《大学》。

贤督学

吾粤督学使者，在嘉靖时有魏公校者，以德行简士。甫至任，不事考较文艺．辄行黜

陟。尝使陈激衷、林克忠二人都诸生静坐，务见仁体，每晨入见，稽所得而开导之。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使诸童生三时分肄歌诗习礼寅乐，禁止火葬，令僧尼还俗，巫觋勿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一时风俗丕变，其崇正辟邪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督学之官，非醇儒不可，使得其人复久任之。如代皇帝之用陈公政，提督北直隶学校，直至九年可也。如魏公者，得十有五人焉，分置省直，使之十年二十年专行其教，将见十五国风移俗易，先王之道大兴矣。

司　教

吾粤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谕南平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规乡愿忠信廉洁之，以孔子刚者之辩，孟子不见诸侯之守，日与诸生讲明，相见拜揖外，不许将一物为赞。一曰杨公守道，其教谕金乡也，诸生执赞见者受之，随以食诸生之贫而有志者。又以所余俸，置学田三百五十亩，以赡诸生。一曰翟公宗鲁，其教谕宣平也，以典试四川所得聘金，建文明书院，并置田以赡学者。一曰朱公仕夔，其教授南宁也，申苏湖科条以饬之，又作心学时惕图，图凡十二格，一格象闰，日凡八圈。上一大圈象卯，以考存养。下一大圈象戌，以考省察。中六小圈象辰、巳、午、未、申、酉，以考经书应酬。因时填圈，妨于事则朱之，协于义则白之，蹈于过则黑之，学存乎心，心存乎惕，惕存乎时与人，士勤而行之。一曰林公光，其教谕平湖也，以道为任，常上敦风化养廉耻一疏，言甚恳切，勉学者穷源探本，反身修行，一时士习丕变。而陈公思贤者，教授漳州，每直指使者至漳，参谒毕，必进问圣躬安否何似。靖难诏至，公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与其徒六人，坚不迎诏，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被逮至京，与六人者皆死之。噫，今之君子，有司教之责者，平居则以海、杨、翟、朱、林五公为法。临大节，则以陈公为师，其亦庶乎无忝于宫墙也哉。

教官不拜

海忠介为教官，御史诣学，公不拜，曰："若至台院，当以属官礼见。此堂乃师长教士之地，体不应绌。"两训导夹公长跪，公立当中，时谓笔床学士。盖教官者，能尊其身而后能尊先圣，不能尊其身，则何以代先圣而行其教，其辱先圣莫大焉。御史如贤，当以忠介之言请于朝，定为仪注。

辞署县

叶公春及为福清教谕，台使者委署连江苏。辞曰："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学官，则学官教诸生外不当与矣。齐景公以旌招虞人，杀之不往，守道即守官也。学之于县，岂特旌与皮冠哉。职实欲附于虞人之义。"

乡　约

御史季公本，谪簿揭阳，以化民为事，约为条规。乡立约长以总其教，约副以助其决，约正司训诲，约史主劝惩，知约掌约事，约赞修约仪，月朔会民读约讲义，数约复为一总约，以察诸约之邪正。月终，轮二人至县，传训诲语。行之二年，风俗移革，境内以宁。顺德何公淡知滨州，取吕氏乡约，教民榜行之，每乡慎选老人，亲为演说大义，使训闾里，按季稽考，民以恶闻，则召其乡老。泣谓之曰："吾不能化若，与若不能化乡，其罪一也。然吾则罪首也。民苟三犯，吾当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惭谢而去，讼为之稀。顺德黄公著知安溪，俗喜构讼。市师以爰书训其子弟，公痛除其弊，授以《孝经》，俗为之变。东莞林公培知新化，仿古敛散法，置义仓一十五所，均口赋，以粮为差。建社学，率二十一里一区，选行谊为师，与诸生言，朔望父老言，约法皆首、明伦，使还相告教，作四诫诗，令童子诵之，修古乡射礼于学宫。南海刘公焕知程乡，创小学四斋，聚童蒙肄业，月试分五等，率三十贯给之。又捐千缗市田为小学租，使学掾主之。宁都丁公积知新会，申明洪武礼制，参以朱文公四礼仪节，为《礼式》一书，每乡择三老主之，月朔进于庭，礼其能者，其不肖者榜门示耻，良家子游惰者聚庑下，使口诵《小学》，亲为讲解。顺德黄公璋知南康，立旌善惩恶二牌于要地，善恶直书其名，人服其公。之数君子者，皆以教养为务，所谓学道爱人者也，是皆可以为州县之法。

唐氏乡约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学者称为乐澹先生，尝立乡约，与乡人行之。有曰，婚礼旧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据尊席而坐，以为渐老之宴，非礼也。今后止许开筵聚亲，子不得据尊席而坐，为父宜依醮礼命之，庶不违古人之意。有曰，《礼》云：父在，子虽老犹立。今后为子者不许坐，违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丧，不得饮宴。亲朋来吊，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当以丧礼处之。读祝后，孝子哭尽哀。是日不饮酒食肉，居宿于外，传所谓君子有终身之丧是也。其延亲宾散胙，必待祭毕，庶不分其祭祀之诚。此四约，最为礼之大者。

礼　仪

广州风俗尚礼，南海冼桂奇尝建同母异父昆弟服议，曰：昔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三月。冼子曰：礼为出母嫁母杖期，乃同母异父之服大功，不已重乎。齐衰三月，则已轻矣，亡于礼者之礼，贵中也，小功其庶矣乎。其为嫂服议曰：人情于无服之亲则易犯，故服也者。所以饰哀而持情合危者也。今有闻嫂之丧而不戚然哀者乎，哀之斯服之矣。昔者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夫既无服矣，而又为位焉，必其情有所甚不安者矣。故嫂叔不相为服者，礼也。而不得不服者，情也。礼本诸人情而已矣，其为长子为人后议曰，昔公仪仲子之丧，舍其孙而立其子，孔子非之。子思兄死，使其子白为

嗣，后世无词焉。故宗子死，以嫡为后，礼也。若以庶继嫡，是谓夺宗，非礼也。礼曰长子不得为人后者，为支子后言之也。子夏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正嫡，正所以后大宗也。若所后非小宗大宗之嫡，而辄以长子后之，是谓诬礼。新会汤敬升曰：晋张湛曰：后大宗者，所以承正统也，必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无后，然后为之置后。支子不得置后，不继祖与祢也。今之非所后而后焉，是曰诬礼。舍天性之爱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抑本。二者皆自悖于先王之教者也。然则支子之无后者，不无厉乎。曰："《礼》曰：殇与无后者，祔食于祖，不祈祭也。如之何为厉也。"罗虞臣曰："《礼》曰：支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既曰后大宗，则小宗亦不置后矣，况其非小宗乎。既曰祭宗子之家，则不为之立后矣，故立后出继之礼，古所无也。自此说行，使人子舍其亲而事他人之亲，天理人情必不安。嗟乎，古今之以此陷于不孝不仁者，可胜道哉，汤氏族谱之不与为后者，有以也。"

嫡子不释丧服

西宁之连滩，凡冢子有父母之丧未葬，终身不释丧服，庶子则否。虽市井鄙人，亦如是。《礼·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盖死者以归土为安，丧事既葬始毕，故记曰：兄弟之丧内除，亲戚外除。外除者，由外饬以散哀也。灵柩未安则服不变，服不变则哀未衰。故《礼》云："主丧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亲当及时也。礼失而求诸野，连滩其亦可称也夫。

作　七

吾粤丧礼，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终，或谓七者火之数。火主化，故小儿生而七日一变，逢七而祭，所以合变化之数也。予谓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以生者之精诚，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四十九日者，河图之尽数。数尽而祭止，生者亦无可如何也。

为师服

白沙先生之没，甘泉翁曰："道义之师、""成我者与生我者"等，为之制斩衰之服，庐墓三年，不入室，如丧父。然其告词有曰："成吾之身，孰与尽吾之性。教育之恩，何异生养之劳。在礼经则师无无服之文，在义起则例有缘情之制，昔者孔子没，门人有三年之丧，大抵礼缘情行，例以义起，亦天地之大经，古今之通义"云。

教　俭

湛文简为南大司马，令民毋得餐大鱼，市中毋得丛饮。除岁，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财犯礼，盖导民以俭之一端也。

师弟六皓

甘泉讲学天关，有简翁者，年百有三岁。就而问学，将执弟子之礼，甘泉弗受也。延翁忠爱堂上南向坐，己东向坐以宾之，谓是翁容貌凝然，所养纯一，赤子之心已复，吾当师而事之。时甘泉年八十有五，观者谓其以三达之尊，而谦让不遑，致礼布衣一老，诚为有道者之风云。时有黎养真瑞鸾者，年八十二，黄慎斋民淮年八十一，吴藤川纯年八十，皆游甘泉门下，甘泉称为三皓。有歌云："养真慎斋与藤川，三皓同时及我门。"而袁教授邮者，年七十余，与慎斋同注甘泉《心性图》书。一堂之上，师弟子皆庞眉鹤发，太古衣冠。好事者因与简翁合绘为图，称曰师弟六皓。其后甘泉年九十五，复开龙潭书院，时东莞有钟景星叔辉者，年七十有二，增城有张春冈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开讲，每展书发挥所得，声响不减少年，皆异人也。

九老雅集

何端恪公维柏家居时，有馈佳味者，即白其父，延里中九老宴集。九老者，达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泉邓宪副八十六，荔湾周太守八十三，狮山周明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议公七十七，豫斋曾佥宪与虚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与惠斋张贰府皆七十一。端恪诗："五仙旧在三城里，九老今同一里间。春日蔬盘真率会，风流长得似香山。"时嘉靖甲寅岁也。

称　寿

世之称寿者，率以十为数。岭南及江西宁都，则以十之一为数。魏禧谓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后成，后十之年，必从一而生。此大易贞元之义，于礼为宜。

合　食

博罗周谦山，常仿花树韦家礼，同祖兄弟合食于四孟朔，同父兄弟合食于每月朔望。费咸已出，罄俸余置谷百余石，与兄弟均之，周族之不能给者。

养　士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余以给家人弟子。小宗、大宗有义田，有合食田，相从士二千九百有余。于沙贝乡，则有甘泉、独冈、莲洞馆谷。于增城、龙门，则有明诚、龙潭馆谷。于会城，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馆谷。于西樵，则有大科、云谷、天阶馆谷。罗浮则有朱明、青霞、天华馆谷。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馆谷。南都则有新泉、同人、惠化馆谷。溧阳则有张公洞口、甘泉馆谷。扬州则有城外行遘、甘泉山馆谷。池州则有九华山、中华馆谷。在徽州则有福山、斗山馆谷。武夷则

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会讲馆谷。南岳则有紫云馆谷。平生以兴学养贤为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赡田，以便来学。故所造就士，皆有得于先生之学，以淑其身，以惠诸人。孟氏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为乐，如先生者，可谓得其所乐也已。吾人为孔孟之徒，贵而有位，当以先生为法。

请迁寺

翟一东先生宗鲁，初为诸生，以博罗延庆寺逼近泮宫，上书督学魏公校曰："凤鸮不并树而栖，兰棘不同林而植。"今泮宫实压招提，庠声器于梵音，青衿杂于左衽，非所以息邪反经、崇儒贞教也。徙寺他所，以其地广学宫便，魏公从之，谓此议可行于天下。

过洋乐

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丧返里，至今莞人送丧，皆用日本鼓吹，号过洋乐，乐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狱中拜节

陈文忠在刑部狱，值履端及万寿圣节。圜中故事，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谓囚服不宜拜节，有谓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于墀下者，公谓君亲寿考，无日忘之。眇尔罪人，庸知改岁乎。于是拜圣节，不拜年节，人以为知礼。

白　血

保昌有丘必明者，宋咸淳中进士也。德祐丙子，与东莞熊将军飞，力拒元兵于梅关，战败被执，死之，白血飞流，无涓滴红者。其后文丞相遇害，颈中涌白膏，直喷数尺。忠臣之死，每有奇异若此。

麦公雨

麦公贞庵，名秀岐，番禺人。万历间，以举人知万年县，县民弃女者载道，公于家乡取乳母十余人，拾而养之廨中。儿稍长，乃还其父母。天大旱，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问之，则曰："万年百姓不仁，生女辄弃，天故以大旱罚之。民自今若不弃女，皆上要约于县。县乃为之祈雨。"上官诺之，公于是出教与民约，民皆乐从，愿勿复弃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祷。大雨如注，民以为麦公雨云。

孝子粟

揭阳有周孝者，幼时问其母曰："我当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即无读书亦可矣。"家贫，躬耕以养，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归复然。岁大旱，乡人念惟孝可以动天，请于县令，礼致之。孝至，祷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称为孝子粟。觉浪丈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鲁而成，当王祥卧水时，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与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为之逆施，以答其诚，所谓其愚不可及。吾于周孝亦云。

沉原壤

陈岩野先生，少应童子试，学使者命题，幼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先生与彭忠愍曜并录进庠，既十余年，同案生八九十人，无有举贤书者。先生谓忠愍曰："是岂原壤为祟耶。"乃以刍为原壤像，为文祭之，沉于江。是年忠愍得举。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事，以拜官日举于乡，冠带就鹿鸣宴，人以为荣。已而与忠愍同死国事，以忠节著。其未经禳除者，卒无一人通显。噫，亦信有兆欤。

广州时序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五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元日拜年，烧爆竹，啖煎堆白饼沙壅，饮柏酒。元夕张灯烧起火，十家则放烟火，五家则放花筒。嬉游者，率袖象牙香筒，打十八闲为乐。城内外舞狮象龙鸾之属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船，长者十余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帽，扬旗弄鼓，对舞宝镫于其上。昼则踢毬五仙观，毬有大小，其踢大毬者市井人，踢小毬者豪贵子。歌伯斗歌，皆著鸭舌巾、驼绒服，行立凳上。东唱西和，西嘲东解，语必双关，词兼雅俗。大约取晋人读曲十之三，东粤摸鱼歌十之四，其三分则唐人竹枝调也。观者不远百里，持瑰异物为庆头。其灯师又为谜语，悬赏中衢，曰灯信。二月始东作，社日祈年。师巫遍至人家除禳，望日以农器耕牛相市，曰犁耙会。清明有事先茔，曰拜清，先朝一日曰划清。新茔必以清明日祭，曰应清。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会，建醮扮撬饰童男女如元夕，宝马彩棚亦百队。佛山则以上巳为真武会，放大爆竹，四月八日浴佛，采面茧榔，捣百花叶为饼。是日江上陈龙舟，曰出水龙，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系黍，卷以柊叶，以象阴阳包裹。浴女兰汤，饮菖蒲雄黄醴，以辟不祥。士女乘舫，观竞渡海珠，买花果于蛋家女艇中。夏至磔犬御蛊毒，农再播种，曰晚禾。小暑小获，大暑则大获，随获随莳，皆及百日而收。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厉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潮州则曰结星。二十五为安期上升日，往蒲涧采蒲，濯韸韸水。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则是岁多珠，为大饼象月浮。桂酒剥芋，芋有十四种，以黄者为贵。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

鹞，霜降展先墓，诸坊设斋醮襮彗。十月下元会，天乃寒，人始释其荃葛，农再登稼，饼菜以饷牛，为寮榨蔗作糖霜。冬至曰亚岁，食鲙，为家宴团冬，墓祭曰挂冬。小除祀社，以花豆洒屋，次日为酒以分岁，曰团年。岁除祭，曰送年。以灰画弓矢于道射祟，以苏木染鸡子食之，以火照路，曰卖冷。

放　鹞

南海之佛山，岁九月十日为放鹞会。先期主者悬式于鹞场，鹞皆以白楚纸为之，凡两翼，一竿一弓。翼广一尺，以平为上。竿长三尺，弓二尺，弦以竹根片或铜片，以薄为上。主者察之，嵌以印。放日，主者立一竿于地，长二丈。人十人为耦，离竿二丈，约之曰，毋过竿，毋不及竿，出大竿，复出小竿，如是者赏。约已，依次而度，鹞出于竿末，则以线之直上者为上。线已直上，则竿中更吐一竿，高至三丈，又以线之直出于三丈之末者为上。线既直出于三丈之末，又以鹞之声清和中节，而其态回翔合度者为上。

拾　灯

海丰之俗，元夕于江干放水灯，竞拾之，得白者喜为男兆，得红者谓为女兆。或有诗云："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星满竹篮。"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馔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八月十五之夕，儿童燃番塔灯，持柚火，踏歌于道曰：洒乐仔，洒乐儿，无咋糜，塔累碎瓦为之，象花塔者其灯多，象光塔者其灯少。柚火者，以红柚皮雕镂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盏，朱光四射，与素馨茉莉灯交映。盖素馨茉莉灯以香胜，柚灯以色胜。

打　仔

下番禺诸乡，岁正月初旬，儿童先集山野间，以拳棒相角，谓之打仔。已而壮者蜂拥至助之，以胜负卜其乡一岁之兴衰。阳江县西有厮打冈，岁五月五日，乡人无老少咸集奋斗，谓胜则一方吉利，此亦吴俗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然非礼让之风也，宜禁。

吹角卖物

顺德之容奇、桂州、黄连村，吹角卖鱼。予诗："吹角卖鱼人，拾灯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龙渚、马齐村，则吹角卖肉。相传黄巢屯兵其地，军中为市，以角声号召，此其遗风云。

赌蔗斗柑

广州儿童，有赌蔗、斗柑之戏，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为胜，柑以核多为胜。有咏者云："赌蔗斗柑独擅场。"

采　青

琼州风俗之敝，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五日内，窃蔬者、行淫奔者，不问，名曰采青，此宜严禁。

永安崇巫

永安俗尚师巫，人有病，辄以八字问巫。巫始至，破一鸡卵，视其中黄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轻重。轻则以酒馔禳之，重则画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鸣锣而舞，以花竿荷一鸡而歌。其舞曰赎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鸡歌，曰暖花歌。暖花者，凡男婴儿有病，巫则以五彩团结群花环之，使亲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暖花。巫自刳其臂血以涂符，是曰显阳。七月七夕，则童子过关。十四夕，则迎先祖，男子或结场度水，受白牒黄诰。妇人或请仙姐，施舍钗钿。仙姐与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为之，仙姐以瞽人之妇为之，山深谷邃，淫昏之鬼或凭藉以为祸福，未可知。县令尝厉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

祝　灶

永安岁除夕，妇人置盐米灶上，以碗覆之，视盐米之聚散，以卜丰歉，名曰祝灶。男子则置水釜旁，粘东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视木端所向，以适其方，又审何声气，以卜休咎，名曰灶卦。

吹田了

东莞麻涌诸乡，以七月十四日为田了节，儿童争吹芦管以庆，谓之吹田了，以是时早稻始获也。予诗："芦管吹田了，中含祝岁辞。初秋几望日，早稼始收时。"

贪　吏

吾广谬以富饶特闻，仕宦者以为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膻境，可以属餍脂膏。于是争以母钱贷之，以五当十，而厚责其赢利。其人至官，未及视事，即以攫金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则广布爪牙，四张罻罗，与胥吏表里为奸。官得三而胥吏得七，蚩蚩小氓，以边徼荒远见欺，淫刑

枉法，其亦何求而不得乎。尝见一二婪吏矣，凡构讼者，两造皆勒其长夫。父告其子，则勒其父长夫。兄告其弟，则勒其兄长夫。而子弟亦不得免，皆勒长夫。家有美花珍果，墓有乔木，亦必勒其长夫。一长夫折金十四余两，胥役携之入署，此婪吏者匿笑而受之曰：吾不若是锱铢之取也，吾则无以应上官之诛求也。嗟夫，吾粤之为官者，计其诛求之状，亦大抵以上中下三等相吞而已矣。上官眈眈乎中，中复眈眈乎下，下则无所眈眈也，亦惟于匹夫匹妇之微，穷其巧力而已矣。所由者，官者戾虫，民者甘饵。京师者，饿虎之山。权贵者，择肉之主。其不足以为水者，东粤之膏脂，不足以为薪者，东粤之筋骨。其以珠贝为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钱为粪土者，取之匹妇而已有余也。嗟夫，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故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赀，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龙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以其奇筴，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国之富藏之于民，今也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藏于贾而官者，民曰穷而盗贼日炽，其祸不知所底，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则东粤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性命也哉。噫。

卷十　学语

白沙之学

吾乡理学，自唐赵德先生始，昌黎称其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亟排异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则梁先生观国，有《归正》一书，谓苏氏父子所为文，出入禅谛，饰以纵横，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称之。明兴，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说者谓孔门以孟氏为见知，周先生则闻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见知，白沙则周之闻而知之者。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非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学于康斋，而未有得。归坐春阳之台，潜心数年，乃恍然有得于孔、颜之所以为乐。其学盖本诸心，其功则得于静，故每以静中养出端倪教人，其言去耳目支离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离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归于无言。盖以道之显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数画，而画前又有易，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谓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甘泉之学

甘泉初游江门，梦一老人曰："尔在山中坐百日，即有意思。"以问白沙，白沙不以为然，是则白沙亦未尝欲人静坐也。然明道见人静坐，辄叹为善学。紫阳亦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甘泉则谓古之论学，未有以静坐为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论。盖孔门之教，皆欲从事上求仁，动时著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故《论语》曰："执事敬"。《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又云："涵养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两轮。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时俱到。"明道云："学在知所有，养所有。"明道得孔孟之传者也，其语学也，上下体用，一贯中正而无弊，朱、陆各得其一体故也。朱语下而陆语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于濂溪，阳明本于明道，其学未始不同。而当时二家弟子，各执师说不相下。有建宁太守者，为甘泉、阳明创大同书院于武夷，以见二家大同之意。甘泉闻之甚喜，谓己与阳明，戮力振兴绝学，一以濂、雒为宗，致良知以体道，犹磨镜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即为物不二之物，至善是也。知止、定、静、安、虑、能得，则格之矣。吾之言格物，与阳明之言致知，无二旨也。顾端文云："阳明之知，即甘泉之物。甘泉之格物，即阳明之致知。"大均谓知在于物，物外无知，物在于知，知外无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说，善会之无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学》之道尽之矣。

甘泉先生尝开礼舍僧寺，来学者，令习礼三日而后听讲。讲必端坐观心，不遽与言，使深思以求自得。阳明云："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甘泉者，殆圣人之徒也。"青萝云："阳明之学过于高，惟甘泉所论，纯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专信明道，尤为独得之见。"先是甘泉在京师，与阳明讲求正学，天下靡然从之。号阳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广宗。而阳明早世，甘泉独以高寿作人，学者慕风而至，得以及门为庆幸。噫嘻，可谓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归来乎而，嗟余其归矣。东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栖兮，忍其饥矣。"因取道江浙，泛钱唐，游憩于武夷久之。常为《九曲櫂歌》，令诸生歌以相乐。有"一篙一篙至无终，篙篙相接终有通"之句。归至罗浮，日夕端坐石上，未尝至家。年八十复游南岳，筑室紫云峰麓，集衡阳人士而诲之，数月乃返。年九十二时，又游南岳，道过古州，邹文庄率同志数百人趋迎，戒曰："先生高年，犹殷殷访友，此可征其学矣。古云，宪老不乞言，吾侪无多问以烦长者也。"时文庄年亦六十，临别泪落沾襟，翁顾慰之曰："谦之何悲也，岂以予年老不复再会耶，后十年当再过子。"其后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游武夷，未行而病，临终，为门人谆谆说《易》。昔人云"人不学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真自强不息之力也哉。

弼唐之学

明兴，白沙氏起。其学以自然为宗，无欲为至，盖天之学也。天无欲而四时行，日月无欲而万物以之变化，圣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无欲焉耳。白沙得其微，当时来学

者至倾天下，甘泉扩其绪而大之，及门四千余人。然以为求友于南，得庞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讲学罗浮，官南都时，又讲学于新泉书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请为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关讲席，都授广州，尝言吕泾野在北，庞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谓不孤。自甘泉没，弼唐与陈唐山、林艾陵、刘素予、黄莱轩、岑蒲谷、邝五岭、何古林、霍勉衷为天山讲易之会。四仲月，则大集天关。弼唐谓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与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无二旨。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而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而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于金山，黄泰泉于白云，钟叔辉于宝潭，杨肖斋、叶允中于归善，叶绸斋于罗浮，王青萝于粤秀。而其在广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天关，就正于弼唐。绸斋云："先生圣儒，不言而躬行。其质行，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则尤精微纯粹，要而不烦，可谓笃论者也。"弼唐名嵩，字振卿，南海人。

事　师

白沙之于吴聘君也，为之执役数月，而不敢请益一言，其后贺黄门钦于白沙亦然。既别为白沙像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于白沙，迎至藩堂，使之南面坐，受拜咨问以风一方。而丁知县积者，初至新会未视篆，即上谒白沙，事以师礼。凡有所闻，行之惟恐不及。姜进士麟者，始见白沙，则曰："吾阅人多矣，如陈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者，殆非人也。人问之，辄曰活孟子活孟子云。"嘉鱼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继也一岁，又继则居二岁矣。当是时，师弟子相与登高望远，追逐云月，赋诗饮酒以为欢。至于何物而为道，何物而为学，其师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问。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尝言曰："吾与世卿朝夕无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之所及者，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爱于言也。"此白沙深于爱世卿者也。湛文简初至白沙，斋戒三日而后敢求教。举于乡，即焚路引，从白沙十有三年，既得其旨，乃出而求仕，然犹一举足不敢忘师，所至辄为书院以奉之。又以白沙爱慕罗浮，向未能至，乃于黄龙洞为祠，以濂溪、豫章、延平与白沙并祀。又于衡山为岳麓精舍，专祀白沙。其后文简没，门人因以配享，论者谓文简此举，以高明广大之地，处其师而即以之自处，盖真善于为学者也。而庞弼唐者，于甘泉没，场居天蚕者三年，守天关讲席廿余年，朝夕瞻拜不倦。他若钟景星、郭肇乾、陈谟三公，则皆弃舍举业，从文简燕京，服勤数载而后归。洗进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即上疏求南，以从文简于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位阳明上，因论学，遂事以为师。黄梦星者，承其父命，数千里往浙从阳明，居数月辄一告归省父，去二三月复来，如是者屡屡，阳明甚嘉叹之。杨复所之于近溪，无须臾离，亦图小像事之，岁时与同志祭奠。薛中离举进士后乞归，侍阳明于虔。阳明之没，为位兴隆寺，率同志数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东，暇即王氏家经理其事，遂自越反鲁，谒孔孟庙，集多士大会于峄山讲学。还京，即疏请陆象山、陈白沙入祀庙庭，制从象山。罢归，又白当道立祠宗山，以祀阳明。之数公者，皆可谓善事其师，如七十子之心悦而诚服者也。今天下异端盛行，释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即欲为儒，而无贤师可事。南北分家，意见各别，又安得有白沙、甘泉、阳明

三先生者，倡明洙泗之学，以开聋聩，予亦得周旋执御于其间也哉。

白沙弟子

《新会志》有《白沙弟子传》。弟子一百余六人，以伍云为首。云字光宇，新会人，与李子长并知名。然白沙之门，见道清彻，尤以林先生光为最。光字缉熙，东莞人，所上白沙书，得力过于甘泉，可直接白沙学脉，《弟子传》当首缉熙。白沙尝语人云："从吾游而能见此道践履者，惟缉熙耳。"甘泉亦云："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雒以达于洙泗。当是时得其门而入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缉熙也。

罗公为师

东莞罗公亨信，以给事中丁艰归，设塾授徒，凡宗人朋旧子弟皆就学，不受束脩，凡三年，乃起复还朝。孟子谓人之患好为人师，如罗公者，吾患其不好为人师耳。

翟先生善教

博罗翟先生宗鲁，字一东，砥砺节行，居处必恭，行必古礼之循，来学日众。于堂下置茅蓝三，一收放心，在两阶间，来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过，在西阶下，一改过，在东阶下，知改移之东，能改复升堂，学者遵教惟谨。

拜五经

南海人陈元，自恨不学，晨夕陈五经拜之，久之忽能识字。归善杨先生传芳，居尝读《易》，谓恐死去不见姬文、周、孔，每鸡鸣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见象数之奥。新会人陈烈，读书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静坐百日，遂能一览无遗。然甘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须以不求记为善学。

斋居拜先师

南海陈先生激衷，号尧山，斋居设先师孔子位，朝夕礼焉。恒计勤惰以自罚，或立或跪，托先师让之曰："激衷，尔有过盍改诸。"深自刻苦，家人罕见其面。不设枕席者二年，倦则凭几，少息复起，明灯正衣冠而读。尝苦强记，因读程伯子聪明睿智皆从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动静起居，一主于敬。尝言学者立志贵刚，观之乾为金，金百炼斯纯，纯斯刚。吾人之学法天，非刚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敌百欲之攻，正如杯水胜车薪之火。苟非终日乾乾，顾諟警惕，恶能立而不变。故曰：尊德性而道问学。惟尊则不屈于欲，然后无以尚。学以充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圣人之教，小即大，浅即深。故曰下学而上达。夫子食不语，寝不言，此正是参赞天地所在。文王与太姒相对时，即对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与有。理在是，心在是，德在

是，道在是。生生之谓易也。

白沙从祀

薛文清从祀议，当隆庆时，朝臣以陈献章、王守仁并请，攻者纷如。上罢守仁，其后又罢献章。万历十二年，复以二子请，攻如前，上不听，乃与胡居仁并祀。四子学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陈、王宗大程子，而陈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圣学。

卷十一　文语

广东文集

予尝撰《广东文集》，其序云："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盖其地当日月之所交会，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则月在北，月在南则日在北，上下相望以为交。生其地者，其人类足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华所吐嗡而成者。汉曰日南，举日而月在其中矣。天之阳在南，故曰日南。又其时为夏，辰为午，位为丙午，于卦为火在天上之象。火丽为日，日在天上而天大有。其文明，君子当之，而以文章为富有之业，以大车载而享于天子。此文献金鉴之录、文庄衍义之补、文简格物之通、文襄皇极之畴之所以与皋谟伊训相彪炳也。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极而无以会之，使与汉唐以来诸书，其远而为王范、黄恭之所纪述，近而为泰泉、梦菊之所编摩者，悉沦于草莽，文献无稽，斯非后死者之所大惧乎。嗟夫，广东虽一国乎，求文于人，人或不足于文。求人于文，文则有余于人矣。博取而约之，撰为一书，名之曰《广东文集》，使天下人得见岭海之盛于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与《广东通志》相表里，岂非一国人文之大观乎哉。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又云："先是时吾粤有《岭南文献》一书，吾尝病其文不足，献亦因之，盖因文而求其献耳，非因献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选之体乎，以言乎文献，则非矣。且岭南之称亦未当，考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岭南道者，合广东西、漳浦及安南国境而言也。宋则分广东曰广南东路，广西曰广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岭南，则未知其为乐乎，为西乎，且昭代亦分广东为岭南东西三道矣，专言岭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则为海北道，琼州为海南道矣，专言海而不及岭焉。今而徒曰岭南，则一分巡使者所辖已耳。且广东之地，天下尝以岭海兼称之，今言岭则遗海矣，言海则遗岭矣，或舍岭与海而不言，将称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扬粤乎，汉之南越乎，吴晋之交广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与本朝命名之实，其亦何以为征。凡为书必明乎书法，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必书曰广东，此著述之体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国史，其道端在乎是。且广东之文始尉佗，然佗真定

人，或中国人相辅者为之，未必南武人之所作。即高固为相，尝以铎氏微进楚王，亦未闻有文可称。吾尝谓广东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谓其能以春秋事君也，武事知名则始梅鋗，鋗亦无文。然则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其请立左氏一疏，大有功圣经。次则杨孚有请均行三年通丧一疏，即其《南裔异物志》，辞旨古奥，散见他书，搜辑之亦可以为广东文之权舆。今徒以曲江冠简端，抑疏矣。嗟夫，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钜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其或人告之嘉谟，或谈道之粹论，或高文典册，纪载功勋，或短章数行，昭彰懿行。其义皆系于人伦，其事多裨乎国史。作者深衷，鬼神可质，岂可挂一漏十，令其泯没无传。将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琏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楠诸珍怪，犹能尽见于世，是岂有志好古敏求者之所忍乎。大均尝臆度之，大约大家数十，名家数百，近而穗城，远而琼甸，及此兵火之余，搜罗残缺，出于壁中，求之枕上，犹可十而得五，一以慰孝子慈孙之心，一以开后生晚学之闻见。苟以卷帙浩繁为惮，务存简略，使先哲精神所注，耳目所存，虽有至文，不能溢乎数篇之外，如此即欲天下人尽征其文，已不可得，况于献乎。然欲多载乎文以资观者之厌饫，而其文分体而不分人，人存其名而不存其事实，又以文选之实而冒夫文献之名，名文献实则文选，斯则大均之所不敢出也。若专以识夫献焉，将如吾学编、列卿记、名臣言行录、献征献实二录、人物考之类，以献为主，文为客，斯则《史记》之流，又大均之孤陋寡闻所未能也。无已，则以张天如所撰汉魏百名家为例可乎？其例也，人各一集，集分诸体，体不必兼，即一体亦成一集。不成一集，则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择，咸使雅驯。一篇一字，亦必以内圣外王为归，痛绝释老之言，阴寓春秋之法。书成，总计三百余卷。集皆有原序、新序或书后，集末则以本传、行状、墓志附焉，俾其人生平本末尽见，易以考求。统名曰《广东文集》，分名则曰某人集。有谥称谥不称官，以朝廷之易名为尊也。无谥乃称官，官以其代之官，以一王之制，不可乱也。官又以所赠之官，荣君恤也。无官则称处士，重高节也。非处士则或称生员、贡、监生，以其尝欲求仕也。或称举人、进士，以其将出而仕者也。某某子与别号不称，以非其祖父之所命也。其集外诸家著书，非文体者，约有百余种，若丘文庄之《大学衍义补》，湛文简之《格物通》、《周易测》、《二礼经传测》、《非老》、《非杨》，黄宗大之《皇极经世传》，黄文裕之《乐典》，王光禄之《正学观水记》诸书，虽为体博大，为理精微，可以羽翼《圣经贤传》，概不编入，将别汇为《广东丛书》一部，俾与《广东文集》并悬日月，垂之无穷焉。斯二书也，丛书无所去取，贵大全也。《文集》中十汰二三，然亦宁宽毋严。盖以一省之书，非海涵岳负，无物不具，不足以称厥地灵，昭山海之精华，成人文之渊薮。即或瑕瑜不掩，弥见大家，譬之罗浮瑶石中有粗砾焉，不足以损其瑰丽也；暘谷扶桑上有槁枝焉，不足以累其轮囷也。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所以为学者乎。其不能一一镂版以传，则以贫也，有所待于有力者也。然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

尉佗书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其中国人代为之耶，抑出于南越

人之手也。文帝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也。"佗亦曰："老夫故粤吏也，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也。"盖文帝有舜禹有天下不与之心，佗亦有文王事殷之德，君臣之间，以至诚感应，如响与声，信一时之盛事也。论者以文帝赐佗书，纯作家人父子语，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谓以德服人。然亦佗明哲炳于几先，故能变逆为顺，以相安于无事耳。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予谍《广东文选》以佗始，佗孙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粤人著述源流

汉议郎陈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后有士燮者，生封川，与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陈国袁徽尝称其简练精微有师说。燮后有番禺董正，年十五通《毛诗》、三传《春秋》，知名公府。有南海王范，搜罗典故，为《交广春秋》，史称其事赡词密，谓交广之有纪载自范始。有黄恭亦南海人，以王氏《交广春秋》多所遗漏，乃为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其论尹牙、丁茂、朱崖令女，皆以《左氏春秋》为断，后复广为《十三州记》。世以其书与杨孚《南裔异物志》、《临海水土记》并传。其族子整，博洽工文词，有集十卷，此吾广著述之源流也。而元父钦，得黎阳贾护之传，直接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胡常之一脉，源远流长。尝撰为陈氏《春秋》以自别，而《通志》谓陈元有《左氏训诂》及集若干卷，不言陈钦，岂元之所著，多其父未竟之业耶。嗟夫，《春秋》者，圣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奥指，通之者自丘明、公、谷而外，鲜有其人。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元所撰，自请立左氏学官与请勿督察三公二疏而外，有承诏与范升辩难书十余道。其子坚卿，亦有文章名，能传祖父之业。噫嘻，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

郭从事碑

东汉郭从事苍，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学能文举茂才，为荆州从事。灵帝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某，开导昌乐泷，治崄为夷，以便舟楫，郡民颂之。从事为撰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记铭，曲江长区祉勒石泷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府君庙，在乐昌县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武溪者，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其门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者是也。武溪之源，出湖广临武。唐时名昌乐泷，泷有六，今名六泷。其曰韩泷者，以昌黎韩愈尝至其上作《泷吏诗》，故名。府君祠在韩泷上，祠旁祀愈及任嚣，以泷口有城，嚣所治也。碑旧在府君庙中，碑末有云："太和九年五月重修"，欧阳文忠《集古目录跋》云。此君简汉书无之，今碑石缺亡，其名惜乎遂不见于世也。然碑文原云："府君字君光。"不言其名。而宋蒋之奇则谓府君名煜，其续武溪深词有云："飞湍瀑流泻云岑，砰激百两雷车音。"吾闻神汉之初始开郴，使君姓周其名煜。嗟乎，府君之功，以从事之文而传，而其名偏不可考。或云憬，或云昕，憬或作暻，则皆以讹传讹而

已。从事碑文甚奇古，六泷山水之胜，形容殆尽，其才亦扬雄之亚云。

赵进士文

赵进士德，海阳人。唐元和间，韩愈刺潮州，牒请摄尉海阳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督生徒，于时潮之学者，翕然奋兴，以进士明经贡于王庭者，岁有其人。苏轼云：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是也。愈尝以平生所为文授德，德饥餐渴饮其中，沛然满足，因为文录序一篇，愈见而称善。比愈改官袁州，欲与俱行。谢不往，愈益高其风操，作诗相别。有云："我迁于揭阳，有子可与娱。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摆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自愈入粤，所与交游贤士，德与区册、区弘三人而外，邈无闻焉。而弘尤与周旋久，愈迁法曹时，送至荆门。其后入为博士，弘随愈至丹阳而别，于是愈有《送弘南归诗》，张籍亦有诗送弘。而德乃独徜徉洲屿，以道自娱，致愈有簸弄明珠之羡，其相知也深矣。论者谓弘即册也，其从愈修业摛文，粹然一出于正。比于乐王侯葩，皆可谓能自得师。而德崛起海隅，节概文章，卓有植立，为潮学者之所宗，固非待昌黎而后兴者。今以配享韩山，称为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亦豪杰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录一序，可与《昌黎集》并传。

《刘御史集》

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在海阳则有赵德，在南海则有区册、区弘。于时昌黎于德有牒，又有诗以别之，于册有序，于弘亦有诗送之，至今粤人以为荣。若曲江刘君轲者，其在匡庐，梦书生遗二鸡子事甚奇。昌黎过韶时，尝欲为文以传之不果。君故能文，当时与韩、柳齐名。学士大夫之称韩、柳者，未尝不言及君。上京时，白乐天以书荐之于庾补阙、杜拾遗、元员外、牛侍御、萧正字、杨主簿兄弟，称君为人慕孟轲，为文慕扬雄、司马迁。所著若《翼孟》，若《豢龙子》，若杂文，于圣人之旨，作者之风，皆往往而得，于是君名动一时。人谓曲江公之后，岭南复有君接武其人云。君生平问学多得力于朋友，为僧时，师月华寺惠朗禅师，即大小朗也。居罗浮，师寿春杨生，讲授《春秋》。在东林，则与隐者茅君游，又与扶风马植交善。植尝称其文为韩愈之流，疏荐于朝，君由此官至御史者也。先是时，君事黄老求轻举，继又参学浮图，习《南山疏钞》、《百法论》诸书，得其指归。已而尽吐弃之，专心儒述，直求三代圣王之道于春秋，得《春秋》之精微于三传。盖其睿智过人，非昌黎所谓魁奇而迷溺者可比也。昌黎尝以郴之为州，其忠信材德之民，不可多见。今曲江亦郴之接壤也。君生其间，于异端之中，入而能出。廖师虽或与游而不以告，而昌黎已深知之，其亦可以无憾于衡岳之精灵也已。君之祖，自淮入湘，其父服贾郴、桂，因生君曲江。君弱龄好学，博洽群书，遂以玉声如乐诗举进士。曲江之举进士，盖自君始。嗟夫，天地之气，自西北而东南，闽之建州，吾粤之曲江，亦西北也。汉之时，吾粤文始于西，为陈钦、陈元父子。唐之时，吾粤文始于北，为张文献与君。文献与君，其又为粤北之终而南之始者也。君所著书，若《三

传指要》，若《汉书古史》，若《黄中通理》，若《隋鉴》，若《三禅五革》及《翼孟》、《豢龙子》，皆亡。仅存者文十余篇，予录之为《刘御史集》。

钟左丞文

钟左丞允章，番禺人，南汉主刘晟喜其才思敏捷，诰敕碑记，多命为之。游碧落洞，有《云华御室记》，游罗浮，有《蓬莱上界诗》，皆见褒赏。拜工部郎中知制诰，声名藉甚。其后刘铱于罗浮黄龙洞建天华宫，亦使为记，今不传，传其《云华御室》一记而已。南汉五十余年无文章，惟左丞微见华藻，其藏于刘龚墓所谓康陵碑者，则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相卢应敕所撰，殊不工。然吾考铱时曲江有刘宾王者，撰《南汉国史》十二卷，亦曰《刘氏兴亡录》，此书必有文采可观，惜乎不传，想欧阳《五代史》亦颇采用其说也。

易　史

黎美周读《易》，每以史系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谓不烦太卜立筮、詹尹拂龟，吉凶瞭如，其明炳烛。张天如谓孔子忧时之作，挹损褒讳，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后人以《春秋》言治乱，不若以《易》言治乱之尤长。故《易史》不可以不作。《易史》美周未有成书，予尝欲踵为之。

日本遗书

日本之学始徐福。欧阳公诗云："徐福去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归善叶春及常上疏，请于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国，搜寻三代以前古书，或犹有什一之存，此议甚高。

二　礼

甘泉先生尝谓《礼》二而已矣，曰《曲礼》，曰《仪礼》。孔子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子思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威仪其《曲礼》乎，礼仪其《仪礼》乎，乃于读《礼》之后，进少仪参《曲礼》为上经，而《仪礼》为下经，定《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其《王制》等二十三篇杂记不可以分系者，为二礼杂传通传。又别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编既成，名曰《二礼经传测》。而吴文正之三礼，与二戴之全篇章句，补《仪礼》之缺者，则皆在所不取焉。

补乐经

甘泉谓礼之起在节文，节文者礼之经也。乐之起在度数，度数者乐之经也。节文者升降揖让之谓也，度数者律吕声音之谓也。二礼之缺，予既已正之经传矣。乐经之缺，自年四十而致意焉。间取诸家律吕之说，而损益更张以文之，拟为《古乐经》一篇，而以《乐

记》诸见于载藉者列于后，以为之传。经以定其度数，传以发其义理，而乐其可知矣。又谓《乐经》之散亡久矣，《乐记》之言，盖孔门弟子及秦汉间诸儒所记，以发挥古乐之义者也。中多精妙之言，然每每以礼乐对言之，非专传乐也。故予以《乐记》为乐传，不以为经。盖古谓传为记，如《仪礼》中多有记字，亦其传也。

《乐　典》

香山黄文裕公，尝谓乐本于太极，函三为一，五声协五行，即《河图》也。八音合八卦，即《洛书》也。乃综核群籍，以《周礼·大司乐》为主，证以《乐记》，暨朱子、蔡氏诸编，登歌下管，参诸诗书，无一不合。羽水知崇，徵火礼卑。西汉以前，知音者类能道之。于是立乐均，述乐义，详载名物度数，而阐明其理。合《大司乐》、《乐记》、《诗乐》共三十六卷，名为《乐典》，多扩前哲之所未发者。张文襄谓《乐典》一书，箫韶可以复闻，而公尝示门人以所制琴、瑟、钟、磬、管、篪、笙、箫，皆分宫商以倡和。一日奏乐，有两雉自天而下，和鸣飞去，盖文明之瑞应云。吾粤先辈多明于礼乐之原，公《乐典》而外，若湛甘泉有《补乐经》、梁东溪有《乐书》，各若干卷。《乐书》今散佚矣，《乐典》、《补乐经》犹存，圣君贤相欲兴起古乐，其必有取于是夫。

《古小学》

甘泉谓古者小学大学皆有书。小学乃童子事，大学乃大人事。大学书杂于《戴记》中，程子既表章之。小学书今已残阙，散见于《礼记》诸篇，尚未有人简出复为一书。于是取《礼记》诸篇有小学事者，分为《蒙养洒扫》、《应对进退》、《事亲敬长》、《隆师亲友》、《礼乐》、《射御》、《书数》，凡七篇，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见子之礼，有辅养太子之道，法通乎天子元子众子之事。其文则古，其事则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参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参之，恐其混也。书成，名曰《古小学》云。是书未成，予亦将继公之志。

《大学衍义补》

郭光禄梦菊，谓我粤士人释褐读中秘书，昔罕其俦。《尔雅》浩漫若丘仲深，藻泽璀璨如黄才伯，咸蔚为时宗工。然《衍义补》一书，尤足徵经世宏抱，则才伯逊席焉。才伯谓文庄公绩学修辞，直宗子朱子，而仰视圣祖睿制以为则，盎然而春阳和，炳然而象纬明，绳然如山河两戒相终始，真治世之文也。惜入辅已晚，平生德业之蕴，惟《大学衍义补》一编而已，盖惜之也。公进《大学衍义补》时，宪庙甚喜，谓有功于《大学》不小，以一部敕公建楼藏之。噫嘻，亦荣矣哉。

《三字经》

归善杨肖斋传芳，有《性理五经》、《子史摘要》，著为四字七字经行世，今不存。其

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或问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与达鲁花赤俯仰耶。"

《朱子学的》

丘文庄有《朱子学的》一书，分九篇以拟《论语》。其言曰："王通自著书以己拟孔子。愚则采辑朱子语，而窃推之以继孔子之后，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门人也，岂谓僭哉。"

晦翁学验

东莞林南川先生，尝取《朱子大全》读之，见其多有自悔之言，因知朱子之学，其所以悔者，乃其所以进，暮年体认，盖有人不及知而己独觉者矣。因取其警切要会录之，名曰《晦翁学验》。是书不存，予亦欲补为之。

壶　教

《壶教》者，宋南海人梁观国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为师，使训闾巷童女，以守礼法。真德秀、胡寅常称其书。明归善叶时，又尝著《阳礼书》以教子，《阴礼书》以教女若妇。诸女归，书醮辞于笑，令习之。祭祀，夫妇洒扫涤器，菹醢必亲。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妇谒祠，退，登堂相拜，乃据坐，儿女上谒受教。及儿女长，两人春秋高矣。日揖让如宾，诞迭宾主再拜上寿，然后儿女更上寿，尽欢而罢。故叶春及称之云："惠江之学，造于夫妇，盖以身行其《壶教》者。"又香山黄佐有《姆训》一书，以内则、曲礼、诗传为主，而《列女传》、《女戒》、《家范》，皆采入焉，皆淑正风化之要典也。

《疑　耀》

《疑耀》者，博罗张萱所撰，坊刻以为李贽，非也。中有称予乡海忠介语，又萱不喜佛，《疑耀》中辞多辟佛，谓列子述孔子言。西方有圣人，西方圣人，即诗之西方美人，盖周文王也。此非贽之言，明甚。

同文编

南海庞公嵩，为曲靖太守，以云南滇池迤东、迤西，伯夷、猡、缅之俗，人各异音，书各殊字，致伦致行秽，娶婚同姓，兄收弟妇，弟室兄妻，习以为常。行之者自诿蛮夷，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蛮夷待之，此非圣人有教无类之至意也。尝欲为同文编，首刻《三字经》以训夷童，次刻《圣谕》及《大明律》中关系人伦者，以训夷黎庶。因地审音，别为三类。大书汉字于前，附注夷字于下。一教曲靖、寻甸、武定、猡猡，一教迤东八百、老过、车里、孟良，一教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缅甸、于崖、南甸、陇川、孟定，使之幼

习壮观，语由短以入长，文因浅以入奥，咸知圣字之可学，王道之易从。又以夷人无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骂、阿遮等为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别。欲奏请赐姓一千余字，多造红牌，刊刻赐姓于上，但无姓而原系一祖相同者，给以一牌。祖宗多异者，给以各牌，俾之定以为姓，永远勿易。有迁徙者，察明乃许寄居，仍禁不得同姓为婚，有犯者杖断离异，此亦正蛮风之一助云。予谓推其说以教吾粤之傜、僮、黎、岐，亦无不可。

外　志

叶石洞作《肇庆志》，其外志论云，无不覆帱，天道也。如天之无不覆帱，王道也。王者无外，志有外何，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释也，傜也，僮也，皆外也。仙、释、傜、僮之为外何，仙、释蔑弃人伦，而诡言出世，傜、僮傲狠王法，而自异齐民，皆外于圣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则遂外之乎，固将内之也。外而曰内之何，《易》称显比，《书》曰并生，《春秋》大一统，归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义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义立而王道备矣。

《极　衍》

周杰，南海人，唐开成中进士，精历算。著《极衍》二十四篇，以究天下之数。占岭南可以避地，弃官而归。刘龚问国祚修短，杰筮之，得比之复。曰，卦有二土，土数生于五，成于十，二五相比，以岁言之，当五百五十，龚大喜。龚以梁贞明三年僭号，至宋开宝四年国灭，止五十五年，盖杰举成数以避害云。

二铁塔铭

广州光寿寺，有二铁塔。其在东者，南汉主刘铱所造，最下一层铭云："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卯岁，敕有司用乌金铸造千佛宝塔壹所七层，并相轮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龙躬有庆，祈凤历无疆，万方咸底于清平，八表永承于交泰，以四月乾德节设斋，庆赞谨记。"塔南面之左铭云："内殿大僧录教中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晓真大师沙门监造。"南面之右铭云："教中大法师内供奉讲经首座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宝法大师沙门监造。"北面之左铭云："教中大法师内供奉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大法师沙门监造。"西面之前铭阙。北面之右铭云："教中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沙门监造。"东面之左铭云："都监住持秀华宫使上将军上柱国□伯食邑十万户□□监造。"塔之在西者有铭云："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内侍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三娘，以大宝六年岁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其东塔雕刻盘龙，西者惟宝莲花，而高大相等。秀水朱氏有书光孝寺铁塔记跋云："呜呼，僭窃之主，未有愚于刘铱者也。谓群臣有家室顾子孙，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党纳贿更甚焉。铁塔建自大宝十年，凡七层，合相轮莲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观其列名，皆宦者也。当其时，铱又范铜为己像，并肖诸子，列于天庆观，而今已亡之。盖金石刻之传于世，金之

用博，故其铄也易。”以予所见，自唐以来，惟景云观、法性寺二钟铭及是塔记而已。

秋　痕

陈文忠在礼部时，所见朝廷大小政事，随书之以遗子弟，凡十九首，名之曰《秋痕》，中有可补国史者。其后在刑部狱，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编为狱史，以剌心不果。

《赤　雅》

邝湛若上元跨马，值南海黄令先行幖，下骑弗及，令怒拘之。梁御史森琅为讲罪弗释，湛若微吟曰：“骑驴适值华阴令，失马还同塞上翁。”弃家走粤西，登陟鬼门铜柱之间，遍游诸岑及蓝、胡、侯、盘四姓土司，为傜女执兵符者云鼪娘之客。尝纪其山川风土仪物，及女君天姬队歌舞战阵之制，为《赤雅》一书。奇怪若《山海经》、《齐谐》，华藻若《西京杂记》。其述征诸诗，多与《赤雅》相表里，好事者竞传于世。吾览之，如诸岑为汉将军岑彭之后，世为粤西君长，雄据蛮中。妇女亦称酋帅，岁时祭祀，以面为吴将军汉首，以代牺牲。而伏波苗裔，世称马流人，皆史书所未及载，亦一异也。

张孟奇所著

博罗张萱孟奇所著，有《汇经》、《汇史》、《史余》、《汇雅》、《闻见录》、《古韵心口语》诸书，凡千余卷。语人曰：世人贵远而贱近，吾且藏之罗浮石室中，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不尔，吾当还之于造化。孟奇诸书，兵火后散佚殆尽，惟《西园汇集》、《疑耀》二书犹存。噫，岂其还之于造化耶。

谶

罗浮旧志云：后唐明宗天成中，罗浮掘得古剑，有篆文曰：“丁与水同宫，王将口耳同。尹来居口上，山岫护重重。”以献南汉主刘龚，国人莫之辨。及宋平广南，竞传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宫也，于文口耳王为圣，尹口为君，重山为出，盖丁亥年圣君出也。又刘龚营构宫室，得石谶，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丝吞骨，盖海承刘。”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龚建汉国岁在丑也。兔丝者，晟袭位岁在卯也。吞骨者，灭诸弟也。越人以天水为赵，为盖海，指宋国姓也。承刘者，言宋受刘氏降也。及刘鋹时，多火灾，令民家贮水，号防火大桶。时有童谣曰：“羊头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者未之神，是岁辛未二月四日鋹国亡。又谓宋以火德王，房为宋分，天雨犹天水也，又王师如雨之义也。又侬智高为狄宣抚所败，先有童谣云：“农家种。籴家收。”

土　言

广州谓平人曰佬，亦曰獠，贱称也。《北史》：周文帝讨诸獠，以其生口为贱隶，谓之压獠，威压之也。谓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称颇古，刘宋、萧齐，崇尚佛法，阁内夫娘令持戒，夫娘谓夫人娘子也，广州则以为有夫之娘也。东莞女子，未字者称曰大娘，已字称小娘，众中有已字、未字，则合称曰大小娘。广州谓新妇曰心抱，谓妇人娠者曰有欢喜，免俭而未弥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谓子曰崽。《水经注》："弱年崽子。"是也。谓云孙曰衢，玄孙曰塞，息讹为塞也。谓父曰爸，曰爹。《南史》："湘东王，人之爹。"是也。阳春谓外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称则曰侬。高明谓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东莞谓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称曰阿白。广州谓母曰嫲，亦曰妈，妈者，母之转声，即母也，亦曰㞎。凡雌物皆曰㞎，谓西北风亦曰㞎，盖飓与瘴皆名母，故西北风亦曰㞎也。妇谓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贾谊曰"与公并倨"，《列子》曰"家公执席"。是也。子女谓其祖父曰亚公，祖母曰亚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孙谓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谓从嫁老妇曰大妗。醮子之夕，其亲戚送花于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孙头，子女末生者多名曰㹴。新会则曰长仔，或曰屘。奴仆曰种仔，惠州曰赖子，言主人所赖者也。广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亚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贩曰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无赖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岭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细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养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娅之使役曰亲家郎。东莞称无赖者曰趯子，又多以屎为儿女乳名，贱之所以贵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谓赁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赁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傲屋曰房客，巫曰师公、师婆。觋之夫曰觋公，琼女卖槟榔者曰山子，徭之蛮者亦曰山子。广州谓横恣者曰蛮，又曰蛮澄鋹。鋹，刘鋹。澄，龚澄枢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谓外省人曰蛮果，兴宁、长乐人曰哎子，海外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头者曰头公。二人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摇橹者曰事头，《宋书》"萧惠开有舫十余，事力二三百人。"事头者，事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驾长，打牵曰牵夫。香山谓佃而服役者曰人倩，谓田主曰使头，其后反以佃户之首为使头。广州谓美曰靓，颠者曰废，鲠直曰硬颈，迂腐曰古气，壮健曰筋节，轻捷曰辘力，言其力如车之辘也。角胜曰斗，转曰翻，饮食曰吃，游戏曰则剧，杂剧也，讹杂为则也。谓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嫪毐。谓聪明曰乖，谓不曰吾，问何如曰点样，来曰厘，溺人曰碇。走曰趯，取诗"趯趯阜螽"之义。攻治金铁之器曰打，为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逻，骂人曰闹，挈曰报起。东莞谓事讫曰效，游戏曰瞭。顺德曰仙。曰欣。新会曰流，指何处曰蓬蓬。顺德谓欺曰到，《史记》"张仪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隐》曰："到，欺也。"犹俗云张到，谓张纲得禽兽也。到，得也，张仪善欺，故谓欺人者曰张到也。以言托人曰诀，一作哃。谓猥猿者曰魁摧，出贾谊《哀时命》篇，即诗之虺隤也。缝衣曰敫。《书》曰"敫乃甲胄"。凡细者曰缝，粗曰敫。著里曰缝，著边曰敫也。东莞谓光曰皎，皎音效，美好曰洒，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肭。《礼记》曰"腥肆爓脸祭"。注曰："脸，熟也。"爓或为腤也，广州谓烹物曰腤，亦曰焑也。谓港曰涌，涌，冲也，音冲。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

若白蚬塘、蟛塘、菱角塘是也，犹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也。出洋曰开洋，亦曰飘洋。谓潮曰水，潮起则曰水大，潮落则曰水干。廉、钦州谓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谓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处曰潒。称山之有林木曰山，无者曰岭。广州谓门横关曰闩，谓帆曰帷，绕索曰缠，旁出者曰缆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异物志》赞“合浦之人，习水善游”。芟草曰薅草，亦曰劳。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树栫水中以挂罾曰罾戗，亦曰罾门。西宁谓鱼种曰鱼口，小猪曰猪口。广州谓卵曰春，曰鱼春，曰虾春，曰鹅春，曰鸡春、鸭春。数食箩曰几头，晋元帝谢赐功德净馔一头是也。数槟榔曰几口，陆俨谢安成王赐槟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几子。陈少主尝敕施僧智顗槟榔二千子是也。数蕉子曰几梳，苏轼诗“西邻蕉子熟，时致一梳黄”。谓衣一套曰一沓，沓，袭也，讹袭为沓也。楮钱一片曰一佰，线缕一绺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掷骰子者一掷曰一手。禽之窠曰斗，雌鸡伏卵曰哺斗。石湖云，雌雄曰一斗，十鸡并种，当得六斗。是也。琼州数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钱六百孔曰一贯，物六十斤曰一担，万州则以禾十二把为一担，潮阳以钱八十为一佰，曰东钱。筑墙纵横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间，贫者欲避火，门于野外，构茅以栖，名曰芓。雷州有芓村，有蒲芓，有新芓岛，吴川有芷芓镇，琼有芒芓港，儋有郎芓墟，定安有坡芓市，万有黎芓都，乐会有薄芓漳陂，会同有李芓塘，文昌有罟芓墩，黎峒有岑芓、黑芓、居芓、陈婆芓。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嶅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滴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汉者多曰妳某，妳音不。香山中秋夕，剧饮月下曰饭中秋，发引之日，役夫踢路歌以娱尸，曰踏鹧鸪。海丰方言，其滨海者，大约与潮相近，如髻曰庄，鼻曰鄙，耳曰系，须曰秋，鸭曰哑，牛曰悟之类。其属于山者，语又不同，谓无曰冒，我曰碍，溪曰阶，岭曰谅。其蛋人则谓饭曰迈，筋曰梯，碗曰爱瓦，盆曰把浪，拿网曰今网。狼人谓父曰扶，我曰留，彼曰往。女谓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谓女曰有助，谓娶曰换。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阊，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担曰闲，木曰肺，以榕木担相赠曰送条闲肺榕，头曰图，有歌曰：“三十六图羊，四十只图鸡。”僮谓花瓣曰花脉，花朵曰花桃。傜谓鱼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头边。”谓兄曰表，来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横底，娘大便到木横枝。”黎人谓火曰桃花溜溜，谓饭曰拐燬。琼语有数种，曰东语，又曰客语，似闽音。有西江黎语，有土军语，地黎语。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之类。有六字者，如从加重伯那针、从加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撑之类。有七字者，如从加重伯那白吾之类。其山多曰鹧鸪啼，村多曰荔枝。广州语多与吴趋相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无字有音，德庆亦然。新会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东莞则谓东曰冻，以平为去，谓莞曰官，以上为平。香山谓人曰能，番愚谓人曰寅，东莞之南头谓刀曰多，增城谓屋曰窜，广州谓父又曰爸，母曰嫲。或以阿先之，亦曰亚。儿女排行亦先之以亚，谓视不正曰乜斜，乜音咩。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剚，音批。细切物曰剉，音速。削去物曰劈，音撇。食饱曰匒，音救。以鼻审物曰嗅，许用切。谓多曰够，少曰不够，音遘。谓无尾曰屌，音掘，谓人无情义者亦曰屌。谓腿曰膇，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傩。以手按物曰捺，难入声。以拳加物曰搥，音钺。以手覆物曰揜，庵上

声。以指爬物曰搔，乌寡切。般运曰搥，连上声。积腐秽曰撇撞，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谓人愚曰殙殍，怒目视人曰瞲，音利。谓田多少曰几畛，肉动曰胹，音彻。疮肿起曰瞢，兴去声。以足移物曰蹳，裸体曰躶臝，音赤历。不谨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龖，音龑。露大齿曰齙牙。新妇入门，使亲属老妇迎之曰檀步。是夕夫妇同牢食，曰煖房饭。次早见舅姑亲属，献币、帛、帨、履，曰荷惠。冬至围炉而食，曰打边炉。元夕黏诗藏谜，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灯。以鸽翎贯皮钱踢之，曰踢毽，毽亦曰燕。谓云脚疏直曰风路。不知人之来历，曰不知风路。龙门谓娶妇时置酒延宾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谓婿曰郎家，女巫曰鬼魆。

讲　学

甘泉翁尝谓阳明，昔夫子忧学之不讲，夫讲必有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后义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齿不齐，然后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万物者，以阴阳变合之不齐也。翁平生好游，所至辄与士大夫讲学，年八十九十时，两至衡岳，舆榇相随，不为首丘之计，辙经道旁，观者如堵墙，称为圣人复出，争拜门下。先生继往开来之心，为日不足，九十有五，犹悬桶于门以求规益，使天再假之年，敢自一息满足乎哉。

皇明通纪之谬

东莞陈清澜所辑《皇明通纪》，谓李空同宦江西时，与宸濠交欢，借势诬善，奏罢布政使郑岳之官。及濠事败，以交通系狱，禁锢终身焉。夫既与濠交欢矣，又借其势可罢人之官，而又一时自罢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词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赖见素林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尝逮系，其曰系狱禁锢皆无之，陈盖得之传闻之误耳。考霍文敏为吏部侍郎，雅好空同，尝与诸公议于朝堂曰："宋儒谓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若李献吉者，非今之韩愈乎？使之终老林下，得毋后世讹议吾辈耶。"诸公然之。文敏因疏荐，上命吏部起用，未果行，然文敏诚空同之知己矣。

卷十二　诗语

诗始杨孚

汉和帝时，南海杨孚字孝先，其为《南裔异物赞》，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而孝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檛为越讴，时切讽谏。晋时，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聚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

曲江诗

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公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玄宗尝称为文场元帅，谓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云。而公为人虚公乐善，亦往往推重诗人。为荆州时，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尝寄罗衣一事与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罗衣及五月五日见赠诗，而王摩诘有“终身思旧恩”之句，浩然则有陪公游宴诸篇。三子者，皆唐诗人第一流，他人鲜知罗致，独公与之相得。使玄宗终行公之道，不为小人谗间，则公之推诚荐引以为国家经纶之用者，又岂惟诗人而已哉！剑阁蒙尘，始潸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云：“受谏我今日，临危忆古人”，盖谓公也。丘文庄言：“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信哉！

陈琴轩诗

东莞陈琴轩先生琏，当永乐初，铺张国家威德，为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颂及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献。上大嘉悦，即以滁州守超擢西蜀宪使。文人之遇，视汉相如有过焉。

罗勉夫诗

顺德有罗彪音，字勉夫，永乐时，常游京师。有一王府命工人图松，当成，彪见之，书题松诗一首。工人重其绢无以复，遂论彪污图状于王。王目彪诗，奇其才，令给笔札复试之，彪受令顷刻奏。王悦，置酒饮彪，留为上客。彪顿首谢曰：“今俊旄列裾大王之门，不可胜数，臣愧乏枚、路之才，无为菟园重声价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兹土，愿乞骨骸归。”王厚赐遣之。盖亦傥荡奇节士云。

神童诗

明初，惠来有苏福者，八岁能属文，举童子科赴京，以年小令还里中。有司给廪米，未几病卒，年十四。所著有咏月三十首，其《初一夜月》云：“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浑是先天太极图。”弇州谓末二句即湛甘泉亦说不到。论者谓维岳降神，以惠来地方百里，襟海棨山，有钟灵孕秀，亦非偶然。但其发泄太早，故享年亦促。譬之朝华之草，夕而零落，理固然耳。《中庸》云：“苟不固聪明睿知。”乃知圣人未尝不神。然惟其固，所以圣也，猥谓海滨气薄不能容，岂定论哉！福人惠来乡贤祠。年十四而俎豆宫墙，亦天下之所希者。

白沙诗

白沙先生善会万物为己，其诗往往漏泄道机，所谓吾无隐尔。盖知道者，见道而不见物，不知道者，见物而不见道。道之生生化化，其妙皆在于物，物外无道。学者能于先生

诗深心玩味，即见闻之所及者，可以知见闻之所不及者。物无爱于道，先生无爱于言，不可以不察也。先生尝谓人，读其诗止是读诗，求之甚浅，苟能讽咏千周，神明告人，便有自得之处。庞弼唐云，白沙先生诗，心精之蕴于是乎泄矣。然江门诗景，春来便多，除却东风花柳之句，则于洪钧若无可答者，何耶？盖涵之天衷，触之天和，鸣之天籁，油油然与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然感物而动，与化俱徂，其来也无意，其去也无迹，必一一记其影响，则亦琐而滞矣。此先生之所以有诗也。

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白沙之言曰："诗之工，诗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此白沙诗之教也。甘泉尝撰白沙诗教以惠学者，然学白沙者难为功，学曲江者易为力。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诗至于天，呜呼至矣。

区海目诗

岭南诗自张曲江倡正始之音，而区海目继之。明三百年，岭南诗之美者，海目为最，在泰泉、兰汀、崙山之上，其集有《前使》、《后使》二编及《海目诗选》行世。而虞山钱氏不获见之，此《列朝诗集》之憾事也。陈云淙云：海目太史之为诗也，浚南园五先生之源，而汇梁、黎诸公之流，盖雅道莫尚已。其谒张文献祠云："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诗才推正始，相业忆开元。曝日陈金鉴，蒙尘想剑门。更吟羽扇赋，摇夺不堪论。"即此一篇已工绝。海目有二子，启图、叔永，皆能嗣其音响。子尝与为雅约社，并序其诗，俾世之言诗者知吾粤，言粤诗者知区氏焉。

黎美周诗

美周诗五古最佳，有古侠士磨剑歌云："十年磨一剑，绣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难堪醉时视"。结客少年场云："生儿未齐户，结客少年场。借问结交人，不数秦舞阳。泣者高渐离，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张子房。感恩思报仇，相送大道傍"。其困守虔州临危时，击剑扣弦，高吟绝命。有云："壮士血如漆，气热吞九边。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鬼伯舔复厌，心苦肉不甜"。一时将士闻之，皆为之袒裼争先，淋漓饮血，壮气腾涌，视死如归。以视李都尉兵尽矢穷，委身降敌，韦鞴椎结，对子卿泣下沾襟，相去何啻天壤哉！美周又有花下口号云："生平不事求神仙，愿上东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弦。逍遥行乐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万人驰九边，大雪国耻铭燕然。老夫须眉图凌烟，结屋花国临酒泉。名儒侠客列四筵，等闲诗赋人争传，乞得一字十万钱"。此篇予亦爱之，是皆不失英雄本色。他体彷佛西昆，则伤于绮靡矣。

黎美周尝客扬州，于郑氏影园与词人即席分赋《黄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钱牧斋拔美周第一。郑氏以书报曰："君已录牡丹状头矣"。以二金蠲赍之。其后美周过吴下，人皆称牡丹状元。其诗有曰："月华醾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衔落蕊成金屋，凤蚀残钗化宝胎"，皆丽句也。是时邝湛若亦赋《赤鹦鹉》七律十章，其句有云："舞爱玉环低绛袖，歌怜樊素啭朱樱"。又曰："飞琼阆苑乘朱雾，小玉璇宫化紫烟"。

一时人士传诵，有黎牡丹、邝鹦鹉之称。

邝湛若诗

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诸体书。督学使者以恭宽信敏惠题校士，湛若五比为文，以真、行、篆、隶、八分五体书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之间，赋诗数百章，才名大起。岁戊子，以荐得擢中书舍人。庚寅，奉使还广州。会敌兵至，与诸将戮心死守，凡十阅月城陷。帼巾抱琴将出，骑以白刃拟之。湛若笑曰："此何物，可相戏耶！"骑亦失笑。徐还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奇器图书于左右，啸歌以待骑入，竟为所害。为人好恢谐大言，汪洋自恣，以写其牢骚不平之志，或时清谈缓态，效东晋人风旨，所至辄倾一座。至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忠爱，无以尚之。其当事君行去："不哑吞炭漆为厉，殿屎入梁，匍匐入厕。更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断肠，妻不与知。百年意气生命促，不斩君衣，何能瞑目。主雠未报白日逋，亮为国士，安得完肤。身无完肤雠未报，斩衣流血徒草草。褫仇之魄，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已穷。"盖可以见其志矣。子鸿，字剧孟，亦负不羁之才。年二十余，能诗及击剑。先时丙戌之变，率北山义旅千余，战敌于广州东郊死之，得赠锦衣千户。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为风流旷达诗人也，噫！

僧祖心诗

祖心博罗人，宗伯韩文恪公长子。少为名诸生，才高气盛，有康济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弃家为僧，禅寂于罗浮、匡庐者久之。乙酉至南京，会国再变，亲见诸士大夫死事状，纪为私史。城逻发焉，被拷治惨甚，所与游者忍死不一言，傅律殊死既得减，充戍浒阳。痛定而哦，或歌或哭，为诗数十百篇，命曰《剩诗》。其痛伤人伦之变，感慨家国之亡，至性绝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读其诗而君父之爱油然以生焉。盖其人虽居世外，而自丧乱以来，每以洒涕苟全，不得死于家国，以见诸公于地下为憾。而其弟骍、骘、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骘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有视死如归者。一家忠义，皆有以慰夫师之心。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诗》有曰："人鬼不容发，安能复迟迟。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气"。呜呼！亦可以见其志也矣。

零丁山人诗

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乃于兵难。山人乃髡首，名今日僧，遁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声曼歌，歌文文山正气之篇，歌已而哭，哭复歌，四顾无人，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崖门诸忠烈魂同游。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与其死于父，何如生于君，死于父则无子，斯死父矣，生于君则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

乎！于是弃僧服而返。性好独坐，然亦非习为禅观者。一室深闭，人莫知其所为，窃窥之，每一鬱发，即以纸钱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呜咽。试问之，则曰："吾发欲还之父母也。全归之未能，故伤之耳"。酒酣慷慨为诗，有曰："身当病后哀歌短，家自亡来骨肉轻"。又曰："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园诸弟尚重围"。又曰："夜夜哀魂同梦父，年年孤影愧称兄"。又曰："当天落日愁无影，到地悲风壮有声"。皆悲酸惨绝，如猿吟鹤唳，不堪入耳。久之郁郁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无可奋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后之人其终以正甫为何如人耶！其为桑门也，臣之终，其弃桑门也，子之始。终始之间，呜呼！难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数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其亦幸矣哉！

张璩子诗

东莞张璩子家珍，年十六，从其兄文烈公起兵。常得良马绝爱之，摧锋陷坚阵，数有奇功。马死，璩子哭之恸，葬于龙门山中。既十年所，忽夜梦驰驱如昔，悲鸣恋恋，觉而为诗吊之。其辞云："久失飞黄马，空余血战衣。可怜横草后，不得裹尸归。力尽犹追敌，功高几溃围。年来生髀肉，梦尔泪频挥"。

屈氏诗谱

洪武初，予八世从祖讳仲舒者，以元帅府总护出镇紫荆，有诗云："塞上风霜旧，军中号令新。枕弓头印月，卧甲臂生鳞。慷慨酬明主，忠劳致此身。狼居封有日，归贺太平春"。十二世祖沧洲处士讳渙，著有《草虫鸣砌集》。十五世伯祖博翁处士讳群策，有《来薰书院集》。翁耆年硕学，高旷绝伦，白沙尝过其家，书"背处从他冷笑，眼前任我清狂"二语赠之。甘泉想慕其风，自京师寄酒一尊，翁答诗云："野老何堪太史情，醇醪分注玉壶清。天生我有江湖兴，独自推篷对月倾"。其子青野翁讳某，尝与诸从结社龙山，著有《交翠轩集》。龙山在番禺水门乡，林泉幽邃，于沙亭相近，南临狮海，东接虎门，天气晴明，罗浮隐隐可见，翁甚乐之。有琴曰一天秋日，抚弄以自娱。白沙题句云："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

屈道人歌

南海陈乔生常作《屈道人歌》见赠，有曰："云中龙变化，隐隐见其鳞。支公与林师，仿佛云一人。方袍白足采兰蕙，僧伽未必非灵均"。方是时，予虽弃沙门服，犹称屈道人，不欲以高僧终而欲以高士始。故乔生言之若此。

诗　社

广州南园诗社，始自国初五先生。越山诗社，始自王光禄渐逵、伦祭酒以训。浮丘诗社，始自郭光禄棐、王光禄学曾。诃林净社，始自陈宗伯子壮，而宗伯复修南园旧社，与

广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叶石洞云：东广好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粤诗自五先生振起，至黄文裕而复兴。陈云淙云：太史公谓齐鲁文学其天性，粤于诗则有然矣。我国家以淮甸为丰镐，则粤应江汉之纪，风之所为首二南也。五先生以胜国遗佚，与吴四杰、闽十才子并起，皆南音，风雅之功，于今为烈。欧桢伯云：明兴，天造草昧，五岭以南，孙蕡、黄哲、王佐、赵介、李德五先生起，轶视吴中四杰远甚。百余年来，经术贵而声诗绌。一振于弘治、正德，大都三河东西秦之产，淮南江左稍稍响应。当世宗皇帝时，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汉家三尺，以号令魏晋六朝，而指挥开元大历，变椎结为章甫，辟荒剃秽于炎徼，功不在陆贾、终军下也。桢伯与梁兰汀、李青霞、黎瑶石皆泰泉门人，其诗正大典丽，泽于风雅，盖得其师所指授。桢伯、兰汀常以诗盛称京师，于鳞、元美辈欲连为八才子，旋以八才子中粤居其二，心嫉之，且桢伯又非甲科，乃舍桢伯。王敬美云：岭南故多娴于文辞，而欧先生为最，俯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调为文学掌故。故事，掌故历郡国学，即止不复迁。欧先生所历皆上考，遂破选人格，为国学掌故。居久之，将选人中秘，弗果，已遂迁为廷尉平。上下百年内，徐迪功由廷尉平左迁博士，欧先生由博士右迁廷尉平，相望两人耳。夫物不有以少为贵乎？自先生用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为少而贵之。其学无所不窥，而比事属辞，壹禀于古，直溯建安大历而上之。而元美则谓瑶石五言古，自建安而下逮梁陈，靡所不出入，和平丽尔。七言歌行，有卢、杨、沈、宋之韵。近体沨沨，全盛遗响。诚徵其辞而奏之肉，叶以正始，铿然而中宫商，盖十得八九矣。知言哉！瑶石后有区海目者，直追初唐，置大历以下不复道。论者谓明兴，前后七子称诗，号翰林为馆阁体。海目始力祛浮靡，还之风雅，其《前使》、《后使》二集，虽使燕、许复生，亦不能有所加损。其论诗有云：弘正间，力驱宋元还之古，始合者什一。近世求多于古，自用我法，未免恣睢于情之中，而决裂于格之外，按之而不合节，歌之而不成声。其子启图亦云：国朝之文章，自北地以还，历下继之，盛于嘉隆而即衰于嘉隆。其病在夸大而不本之性情，率意独创而不师古，遂使唐、宋、昭代畛分为三，声气之元，江河不返。此皆笃论也。启图能承家学，与李烟客、罗季作、欧子建、邝湛若四五公者唱和，其雄才绝力，皆可以开辟成一家，而兢兢先正典型，弗敢陨越。所著悉温厚和平，光明丽则，绝不为新声野体、淫邪佻荡之音，以与天下俱变，是皆岭南之哲匠也。慨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既皆以蜚遯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于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有所感触，一一见诸诗歌。故予尝与同里诸子为西园诗社，以追先达，然时时讨论，亦自各持一端。有举湛若之言者曰。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辨其词，而逸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王说作则谓，君等少年，如新华乍开，光艳动人，然不久当落耳。必敛华就实，如果熟霜红，甘美在中，悦目不足，而适口有余，乃可贵也。湛若之言尚华，说作之言务实，合而一之，斯为有体有用之作。噫嘻！吾其勉之而已。

宝安诗录

明兴，东莞有凤台、南园二诗社，其诗颇得源流之正。琴轩陈公琏尝为《宝安诗录》，自宋元以至国初。其后祁方伯顺，增损为《前集》。自琴轩至方伯时得数十人，为《后集》。外郡士大夫有为宝安作者，亦因其旧增附焉。吾粤诸邑，惟东莞诗有合集，区启图

尝梓同乡先辈选诗曰《峤雅》，凡五百余家，其书未成。予撰《岭南诗选》前后集，前集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后集自万历至今，人各有传，仿《列朝诗集》之体。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可叹也。

粤　歌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迴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亲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族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著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著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习，无望氹头再上枝。担伞出门人叫嫂，无望氹头做女时"。《索馨曲》曰："索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车，女子率自持一伞以自蔽。既嫁，人率称之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复为处子，犹士一失身，不能复洁白也。梳横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犹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岁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过时而无实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时修德，流荡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担凳井头共姐坐，分明大姐坐头边"。言女嫁失时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骑马到林池，斩竿筋竹织筲箕。筲箕载绿豆，绿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飞开去，只剩空笼挂树枝"。刺负恩也。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笋作三椏，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荡恣，如吴下唱杨花者曰绾髻，有谣曰："清河绾髻春意闹，三十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濑"。桨者，摇船也，亦双关之意。濑者，觉也。如此类不可枚举，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而采茶歌尤善。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采

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然一宝灯，罩以绛纱，以绚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菜，有曰："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是三章则几于雅矣。东莞岁朝，贸食妪所唱歌头曲尾者，曰汤水歌。寻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记，其辞至数千言，有雅有俗，有贞有淫，随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蓁子为节，儿童所唱以嬉，则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诗余音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其愿辞不可解，以楚语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欤！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嗜好之以为新调者，亦曰嵩歌。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南雄之俗，岁正月，妇女设茶酒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搚之作书，问事吉凶，又画花样，谓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时，神即来矣，谓之踏月歌。长乐妇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黎人会集，则使歌郎开场，每唱一句，以两指下上击鼓，听者齐鸣小锣和之。其鼓如两节竹而腰小，涂五色漆，描金作杂花，以带悬系肩上。歌郎毕唱，歌姬乃徐徐唱，击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乐神也。

东西两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邝露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山中，以五丝作同心结，及百纽鸳鸯襄带之。以其少好者，结为天姬队。天姬者，峒官之女也。余则三五采芳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子相与蹋歌赴之，相得则唱詶终日，解衣结襟带相遗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赵龙文云：傜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百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又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傜语不能尽晓，为笺译之如此。侬和云：狼之俗，幼即习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纵之山野，少年从者且数十，以次而歌，视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遗。男遗女以一扁担，上镌歌词数首，字若蝇头，间以金彩花鸟，沐以漆精使不落。女赠男以绣囊锦带，约为夫妇，乃倩媒以苏木染槟榔定之。婚之日，歌声振于林木矣。其歌每写于扁担上，狼扁担以榕为之。又以五采齝作方段，齝处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或两头画龙。傜则以布刀写歌，布刀者，织具也。傜人不用高机，无箸无枝，以布刀兼之。刃用山木，形如刀，长于布之阔，锐其两端，背厚而挺，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纳纬，而窓其锐，而吐之以当梭。纬既吐，则两手攀其两端以当箸也。歌每书于刀上，间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赠所欢。僮歌与狼颇相类，可长可短，或织歌于巾以赠男，或书歌于扇以赠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则以被覆首为桃叶舞。有咏者云："桃叶舞成莺睍睆，竹枝歌就燕呢喃"。

采诗歌

古者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诗，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吾越妇女，雅好为歌，谣诗多有发情止礼义，可以传于后世者。盖教妇人女子，莫善于诗。诚得老妇采之以献，如古之制，使闺门之内，无上下贵贱，皆用其风之正者，被诸管弦，一歌一咏，以陶淑性情，斯亦王化之一助也。考《风》之正者始《关雎》，而为文王妾媵之所作。文王善用其情，而宫中之人知之，未得淑女，则寤寐展转以思，已得则琴瑟以友，钟鼓以乐，非文王不能有此敦笃，非宫中之人，不能形容其风流。古之妇人女子能诗见录于圣人者，以此为首矣。然则诗歌者，妇人女子之事，所贵乎贞，贞斯可传而已矣。

卷十三　艺语

白沙书

白沙先生善书，其《书说》曰："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甘泉云："先生初年墨迹，已得晋人笔意，而超然不拘拘形似，如天马行空，步骤不测。晚年造诣益自然，自谓吾书熙熙穆穆。有诗云：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夫书而至于熙熙穆穆，岂非超圣人神，而手与笔皆丧者乎？此与勿忘勿助之间，同一天机，非神会者不能得之。学者因先生之书以得夫自然之学，毋徒役耳目于翰墨之间，斯为可贵焉耳"。甘泉亦善书，常与郑氏诗云："孔新爱我字，字者心之画。心苟有神妙，不画亦自得。由画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氲初沐时，太和未鸟迹。吾欲斩茅根，同子坐端默"。

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枒，自成一家，其缚秃管作擘窠大书尤奇。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庄节妇诸碑，粤人以为宝。甘泉亦能大书，南京燕子矶有"天空海阔"四字，刻绝壁上，旁一诗有云："新秋窈窕题诗还"。其梅关、五仙观、浴日亭三碑，人争揭之。吾粤先辈多善书。有赵东台者，于诃林书"梁唐嘉树"四大字。而黎瑶石于锦石山书"华表石"三大字，大径丈余，人皆以为神笔。瑶石真、草、篆、隶皆善。文徵明尝语人云："书法嗣吾后者，惟敬也"。卒后，有购其一纸，辄出数金。高丽使至，必求其笔迹以归。邝湛若八分绝得汉法，楷书仿颜氏家庙碑，自书所撰诗集，使工刻之，卷首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八字。东莞周一士，以二王楷书书五老园稿，字若指头大，遒媚可爱，得之者珍犹美璧也。

诸家画品

白沙字，李子长画猫，梁市南、陈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黎叔宝印章，黄仲亨印纽，皆粤东之所贵也。尹伯阳花鸟，能曲尽其情状，稍惜笔重耳。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古人贱形而贵神，以意到笔不到为妙。粤东以翎毛名者颇众，若吕纪、林良、张穆之皆神气生动，不甚著意，设色如生，故可贵。林良祖黄筌、边景韶，而枯荣之态、飞动之势似过之。章皇帝尝召良为待诏，一时画苑称雄。若马远以山水，刘鉴、陈瑞以松，钟雪舫以春草，皆自以为不及。白沙有《题林良林塘春晓图》云："烟飞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尝不似人。得意乾坤随上下，东风醉杀野塘春。"亦贵之也。有官能者，香山千户所小旗，生有巧思，欲与林良抗衡，所画鳞鬣亦精绝。又有张千户善画松，白沙有歌云："张侯画松人不识，松不画横惟画直。上干青霄下盘石，倒卷苍龙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变化虚空了无迹，不然恐遭雷斧辟。左手执弓右持戟，取胜无过万人敌。侯莫画松费笔力，张千户松不多有"。观此歌，亦可想见其妙矣。穆之尤善画马，尝畜名马曰铜龙，曰鸡冠赤，与之久习，得其饮食喜怒之精神与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笔如生。尝言韩干画马，骨节皆不真，惟赵孟頫得马之情，且设色精妙。又谓骏马肥须见骨，瘦须见肉，于其骨节长短，尺寸不失，乃为精工。又谓马相在骨，其腹前有两兰筋，尝微动者则良。前蹄后有灶，谓之寸金。马奔驰时，后蹄能击到寸金，谓之跨灶。跨高一寸者为骏，低者次之。寸金处常破损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为跨灶之验。凡马皆行一边，左前足与左后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后足乃随之，相交而驰，善骑者于鞍上已知其起落之处。若骏马则起落不测，瞬息百里，虽欲细察之，恒不能矣。故凡骏马之驰，仅以蹄尖寸许至地，若不沾尘然，画者往往不能酷肖。穆之画鹰及兰竹亦善。他若写山水者彭伯时、赖白水、英白石，花卉者赵裕子，兰者杨宪卿，竹者梁森琅、梁文震，皆一时高手。伯时名滋，性高简，不轻为人作画。尝有豪贵夺其田，曰："为我画，即归汶阳"。伯时唾之不为画，卒弃其田。

鼓　琴

唐末，连州陈用拙善鼓琴，著有《琴籍》十卷，载琴家论议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以古调无徵音，乃补新徵音，谓商即徵音云。宋英德石汝砺亦善琴，所言乐律一以琴为准，著《碧落子琴断》一卷，郑樵最称之。二书惜皆不传。明南海陈元诚制六虚琴，准古协度，以雷张自况。白沙先生雅好琴，尝梦抚石琴，其音泠泠，有一伟人笑谓曰："八音中惟石音难谐，今子谐若是，异日其得道乎?"先生因自称石斋。有诗云："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予为作《石琴歌》云："端州白石天下稀，声含宫商人不知。斲就瑶琴长四尺，轻如一片番流离。石音最是难调者，碧玉老人能大雅。由来太古本无弦，不是希声知者寡。无弦吾欲并无琴，琴向高山流水寻。人籁岂如天籁好，空中写出太初心"。石琴今在江门，碧玉老人，先生所自号也。

邝湛若有琴曰"南风"，宋理宗物也，又有绿绮台，先朝武宗皇帝御琴，而唐武德年所制者也，其游辄与二琴俱。有西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诗，他所咏亦多言琴。平生喜畜

古器玩好，贫则以质子钱家。俗谓质曰当，当主例付票以为验，故湛若有前当票序、后当票序，视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时出入质家，有诗云："三河十上频炊玉，四壁无归尚典琴"。庚寅城破，以二琴及宝剑、怀素真绩等环置左右而死，意若殉焉。越人莫不伤之，有为抱琴歌以吊者曰："抱琴而死兮当告谁，吁嗟琴兮当知之"。湛若既殉难，绿绮台为马兵所得，以鬻于市。惠阳叶锦衣见而叹曰："噫嘻！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赎归。暇日泛舟丰湖，出以相示，予抚之流涕，因为长歌，有云："中书乃自刘家得，似捧乌号泪沾臆。珍重君王手泽余，大弦小弦日拂拭。时飞纤指理南风，仿佛重华见颜色"。又云："城陷中书义不辱，抱琴西向苍梧哭。嵇康既绝太平引，伯喈亦断清溪曲。一缕肠萦寡女丝，三年血变钟山玉。可怜此琴遂流落，龙唇凤嗉归沙漠。蔡女胡笳相惨凄，王昭琵琶共萧索。叹君高义赎兹琴，黄金如山难比心。我友忠魂今有托，先朝法物不同沉。"

南海陈拾遗善琴，有一古琴，不知其斲自唐代也。有客为言，向于某家见此琴，刻有"大历四年"四字，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盖旧漆剥去，字无存矣。于是拾遗欣然知琴之岁。为诗云："端居珍所尚，三叹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称大历琴"。

黄仲亨刓玉

东莞黄贞仲亨，性绝巧，所制金石竹木诸弄物，及雕刻印纽，为天人、山鬼、螭虎、白泽、飞狐、曰、鸟，各依石玉之色，点黄缀白，一一天成。即瓦砾入手，亦生光怪。湛若有《刓玉歌》云："宝安山人黄仲亨，离奇坎砢尤多能。文心赋手老莫展，乃与怪石争峻嶒。有时得钱但沽酒，蛟螭盘拿人双手。不知切玉与切泥，但见鱼鬼飒飞走"。南海有朱未央者，所摹秦汉印章亦古雅，于晶玉上作蝇头真草字体，遒媚如二王，迅疾若风。

刻　印

陈乔生善篆刻，常为《四面石章赋》云："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则妨持，两则罕变，酌于行藏，四始尽善。若夫青田旧冻，美石胜玉，净比菜心，润同栗熟。磨之方正，角八面六，随手皆安，平心各足。罔事螭蟠，奚容斗覆。或方孔横通，或混沌不窍。贯组何伤，待铭亦妙。小匠既治，名公始制。逖访甘，何，迩推陈，魏。祖述秦汉，旁搜书契。龙信蝼屈，凤仪虎势。或虫籀以间斯冰，或斋堂以参名氏，或阴文而配阳字，或道号而隆私记。油朱璀璨，铁笔神丽。缓用勤拭。披文游艺。故足贵也。彼夫刻意龟驼，殚精绾纽，不解六书，徒作矫揉。玩物丧志，亦孔之丑。吾无取焉"。

制　砚

陈中洲有小端砚，其赋有云："水岩紫云，砚惟此珍。谁其琢之，专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既凿而未凿。底欲刳而不刳，边务扩而即扩"。四语尽砚式之妙。

陈孟长瓦器

新会陈孟长，居崖门，称高逸士。美周谓其人性巧嗜奇，每拾沟中零瓦，因其方圆，磨大砐凑合，为盆盎瓶盂诸器，精雅绝伦。湛若谓孟长削竹为筋，琢瓦作釜，饰以箴铭，疾如风雨，使人得其精而忘其粗，尚其象而升其质，莫不以为异宝。其人深湛好书，工吟咏，尤善集古。能不自运，托古人以运，矢口成声，随触生变，胎其新容，夺其故相，如出一口一时之语。以彼之才，托之于诗与物如此。天固以无用奇孟长，而孟长亦欲以无用自奇耶！

卷十四　食语

谷

东粤少谷，恒仰资于西粤。西粤之贵县尤多谷，然其地僻在山溪，稻田亦少，其谷多半出于东粤灵山。《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是名雄田。其禾能风旱而早实"。今灵山亦交趾地也，土广而人稀，美田弥望，无分高下，皆有水泽沮洳之润。民务耕耘，尚畜牧，以牛之孳息为富。谷多不可胜食，则以大车载至横州之平佛，而贾人买之，顺乌蛮滩水而下，以输广州。盖西粤之谷，亦即东粤之谷也。东粤自来多谷，志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交州有三田。又语曰：交人有三熟之禾，南海有九熟之禾。而其地边于海洋者，田无淳卤，潮汐之膏，鱼蛤之肥，打秧而不薅草，大禾尤易生育。东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资于西粤，则以田未尽垦，野多汙莱，而游食者众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惟下番禺诸乡，其俗微重朴勤，能尽地力，早禾田两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麰麦，或蔓菁、番薯。大禾田既获，则以海水淋稈烧盐。其平阜高冈，亦多有荻、蔗、吉贝、麻、豆、排草、零香、果蓏之植。民皆纤啬筋力，以本业为孳孳。亦可谓地无废壤，人无游手者矣。然其谷亦不加多。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甚为广人大患。今也边禁既严，艚船稀至，而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辐辏，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抢，若倡优游媚，增至数千百万，咸皆以东粤为鱼肉，恣其噬吞，如蝼蚁之附膻，蚕之食叶，斯亦已耳。谷之所由以空乏，不其然欤！地虽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资于西粤也。然今西粤频年苦兵革，有司者罕以劝农为务，小民不以地著而安，服畴无人，死徙载道，而谷亦渐稀少矣。虽灵山产谷之地，其土沃，其水肥仁，亦且荒芜弥望，有司者苟能给发官钱，为之治草庐，具牛种农器，使得各尽地利，则民之良者，犹不致玩巧而事末，而暴者亦可不务兼并，或去而椎剽为盗也。

不则尽迁广州招抚之盗以实之，使之屯垦荒田，以分其势。无复仍居故土，寓盗于农，以为乡闾患害。则亦足食一良策也。

东粤之稻多种，有曰香粳，粒小而性柔甚香，其红者曰香红莲。有曰珍珠稻，粒圆而白，最早者曰六十日，种之六十日而熟，又曰蝉鸣稻。又有西风早、光早、乌早。最迟者曰芮稻，二月种至十月熟。曰界稻，十一月种至四月熟，界在两年，亦曰三时稻。其出于徐闻、阳春、澄迈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与吉贝、茶、豆、胡麻杂植丘阜间，名曰种斜，粒白而长，亦绝香。而从化有赤黏、白黏、黄黏、花黏、薯粱黏、鹧鸪黏、深水莲。糯则有黄、白、红、麻四种。粳有余粳、赤粳，宜作糍饵。皆谷品之良者。其生畲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稌，藉火之养，雨露之滋，粒大而甘滑，所谓云子，亦曰山米也。当四五月时，天气晴霁，有白衣山子者，于斜崖陡壁之际，斸杀阳木，自上而下悉燔烧，无遗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转积灰，以种禾及吉贝绵，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岁三四收，地瘠乃弃，更择新者，所谓畲田也。而罗浮山上，神皋奥沃，瀑水流离四注，悉成天田，虽千仞之巅皆可稼。焚石本之，莳而不耘，岁且两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潬者曰大禾，三四月间，乘水节种之，潮而润至，汐而膏留，莳得其强，则毛蟛蜞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头，粒大而饭多。其田在海濒，弥望斥卤，自一沙至于八沙，外沙岁有赢壤。三岁种草，四岁种禾，子田之利，常浮于其母，有肥毋硗，秋粮亦薄，此则水田之美者。凡粤之田，近海者虞潦，则有基围，近山者虞旱，则有水车，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岁一收。早禾田岁种早黏、早糯，则二收。晚收于九十月，米得金气，多性凉益人。早收于五六月，米得火气，多性热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为贵。黏米似粳而尖小长身，其种因闽人得于占城，故名占，亦曰籼，籼音仙。先熟而鲜明，故谓之籼。气味清芬，性温无毒，最可以和脾养胃。郁溪云：百谷之早熟者应之火变，迟收者应之金成。故迟收者为嘉谷。梁氏谓谷之成而色黄者，得金之气正也。粟为西米，西金也。金为秋，秋之义取禾与火，禾为众卉之首，火有成金之功，成金所以成木，故粟以秋收者为贵。或谓粳米赤者粒大而香，水渍之有味益人，以其赤有火气也。白者凉，食之生痰。南韶诸处以白者蒸晒为炒火，和油茶食至极饱，体加和畅。此亦既济之道也。

广州之稻，每十月获终，即起土犁晒，根萎霜凝，则田可以不粪。立春后十日浸种，至小暑前五日尽熟。五月中即有新米，谓之吊犁早，稍迟者曰百日早，曰夏至白。此谷既升，又复插莳，曰莳翻利，亦曰翻薥。翻者，晚谷也。晚谷每亩所收，少于早稻三之一。是为两熟。其一熟者为潮田，秋分而获，寒露而获，至霜降而毕获。谚云：好禾不过降也。每亩丰者四石，芒长粒大，炊之多饭，胜早稻。早稻子粒小，炊之少饭不耐饱。耕者必兼二田种之，自夏至秋，无时不获，无谷不备，是为上农。琼南腊月而秧，四月而获，曰小熟，谓之春耕。五月而秧，九月而获，曰大熟，谓之秋耕。盖以穗粒之厚薄分大小熟，故有春秋之名。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矣。崖州左右曰东西里，西里如琼。东里则腊月种，三月收，四月种，七八月收，三冬皆可杂艺。相距十里，而气候迥不同焉。占城在崖之南，其谷益早而美，以天暖更多也。故吾粤最重占米。万州岁凶，则以薯蓣、桄榔面、南椰粉、鸭脚、狗尾等粟充饥，耕者颇少。然琼山人亦皆从事贸易，不甚力耕，禾虽三熟，而粳稌往往不给，多取盈于果蓏。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斯则膏腴之产矣。蓬荻中又多薏苡，玉粒绛珠，与葛藟相纠，可以为药为粮，而甜薯尤多。子瞻云：海南以薯米为粮，几米之十六。是也。

上番禺之粪以牛骨，下番禺以茶子麸、麻麸。他山粪以石，石以火之热去水之寒，其禾苗乃长。又能腌死鼋蛤以为肥，然其谷未免稀少。潮田则不然，愈低则愈肥，新生之沙则更肥。以海上淤泥，随潮而积，人居所流之恶归焉。流至田裙，旧沙母之，新沙则其子也。子尝肥于母，以污垢多而新也。其壤黑，其涎腥，故其稼状大，少弟而多兄。其秆长，务出水上，故气力重而宜人。早熟于秋分，迟亦不过霜降，金气之精华在焉，故为养人之嘉实，是谓大禾。禾以潮田为大，故积谷者尚之，谓能久而不敝。

北方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热，粳性多温，必十月收者乃可入药。以是时火衰而金王，金之气盛，故粳入肺而解热。粳者更也，去火故而取金新，故曰更。更，革也，金革其火也。早粳得土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岭南之粳性热，惟土人宜之，而赤粳、新粳尤热。白粳、陈粳凉，晚白粳寒。新者乍食动风气，陈者下气易消。

岭南之谷多黏，有青黏、黄黏、花黏、银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抛犁、麻包、锦黄、鱼串之目，而交趾黏为多。糯则有安南糯、斑鱼糯、白糯、黄糯、蕉糯、油糯、翻生糯、荔支糯、金包银糯十余种，而其性多变。苏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僧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岭南以黏为饭，以糯为酒，糯贵而黏贱，其价倍之。盖以其性善变，罕得佳实云。

岭北多火耕，岭南多水耨。水耨者，地苦鸟卤水咸，大禾难育，故必天雨水淡，乃多稼而米粒甘。山田两熟者以水淡，潮田一熟者以水咸。咸生于潮，潮者，阴火之气也。苗以阳火之气而肥，此烧畬所以美稻粱也。大抵田无高下皆宜火，火者，稻秆之灰也。以其灰还粪其禾，气同而性合，故禾苗易长。农者稻食而稗薪，以灰为宝。灰以粪禾及吉贝、蔗、萝蔔、芋蒻之属，价少而力多，自然之利也。

黎人性蠢，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逾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盖天所以制其力也。或有诗云：火粒收畬客。凡畬田所生曰火粒，石田所生曰石粒。石灰咸，其粒颇苦，木灰淡，其粒绝甘。故琼人最重黎米，他处则重傜豆，傜豆绝大而甘，亦火粒也。盖琼田滨海洋者，苦风涛变为斥卤，附黎人者，患剽劫渐致汙莱，惟居中一带稍膏沃。然春秋之间，黎水横溢，又往往以淡伤为苦。故岁中亩无半收，田皆下下，即上田每亩不过五斗。三农率贪天功，所谓上次者不可得也。女妇不知布帛，惟以经营为计，不如畬人者举家力作，犹可给其谷豆也。

黍　稷

岭南少黍稷，然其黍见称于古，《吕氏春秋》云：饭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黍也。《尔雅》曰：粢稷。孙炎曰："稷者，粟也。岭南人不知稷之为粟，但有赤粱、白粱、青粱、黄粱之名，粱，粟也。黄者味甘性平最益人，青者比他谷稍大，能解小麦之毒，皆谓稷米。或谓不黏者为稷，黏者为黍。黍有赤黍、玉膏黍，可以作酒。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岭南少以为食，故见黍稷，往往不辨。

麦

麦属阴而粟属阳，岭南阳地，故多粟而少麦，多小麦而少大麦。晚禾既获，即开畦以种小麦，正月而收。然作面常有微毒，以霜雪少，麦花夜吐，又种于冬收于春，以春为秋，故其性罕良。惟雷州小麦，九月种至二月收者为良。然食必以北麦为上，次则楚南、粤西所产，又次增城，又次则长乐，长乐麦以产青树下者为上。

广人以面性热，不以为饭。燕客时，乃以擘面索面为羹汤。市中或卖温淘或冷淘，切成薄片，为蛱蝶双翻之状。傅玄所谓面游水而清引，进飞羽之薄衍者也，是谓水面。水面外，若乾饼、簑衣油饼、怀仵、水晶包、卷蒸之属，束晢所谓馒头薄持，起搜牢九，苏轼所谓“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者，一一有之，而广人亦不多食。不知新麦性热，陈麦则性平和。大麦味咸，性最凉，为五谷之长，不动风气，可以常食而无病也。岭南面自古所重，苏轼常于博罗溪水，日转两轮，举四杵，以作白面。有诗云：“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轼又以面、米、水三物为真一法酒，其色如玉，有自然香味。有《酒经》云：“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庋之，愈久而益悍，此面麴之精者也。始酿以四两之糯饼，而每投以二两之面，麴饼烈而麴和，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又有诗云：“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直一流仙浆”。其嗜岭南面若此。

豆

雷州有四收豆，新安有三收豆，其地暖，故物皆早成，每不及三月而熟。《月令》一书，固不为岭南而设也。又有小如米者，可以代米，名米豆，出雷州思灵岛，一年种，三四年收，《淮南子》以为豆之至美者。海丰有雪豆，熟于大小雪时，名寒豆。

仓　谷

龙门知县王许之，常立义仓，计一邑之通以为约，凡十家一甲，五家一保，二保一约。约择民有齿德者主之，副之赞之以协约事，以知约中贫民良否，应周多寡之实。仓置于约之当社，以贮义输公罚之粟。择社中廉干者为长，以董敛散出入之数。社凡五十五所，而居仁、由义诸仓隶焉。郊郭则附于公廒，远近相联，大小相比，公私相摄。于是知义之民，输谷若干，益以隐税之罚若干，以分入诸仓。岁春艰食，则听约中等差而散给之。秋成如数董敛，附以二分之息。凡领必同十人，互相恤而相察也。冒者、侵者有罚，需例者有罚。于是谷母常存，而息岁增，虽捐息亦且足给。论者谓斯政也，义以动民，民忘其积，大化也；艰以食民，民忘其死，大恩也；因以利民，民忘其庸，大道也。

东莞林公培知新化县，岁饥，令每乡各立义仓，上户出谷三斗，中户半之，下户七升。以仓长、仓书总其事，而官为之提衡。秋成敛之，青黄不接时散之，越明年则薄息收之。敛则多上户，散则多下户。盖无处不仓，无人不仓也，识者谓此即井田遗意。盖井田行则人人有田，义仓立则人人有谷。行之十年，粒米必且狼戾，虽有饥馑，而民不流移

矣。

顺德胡先生杭，尝谓今天下富者田数十百顷，请令田自五顷以上，分其一顷，百顷者，分其二十顷，以为义田，半收租入以助边，半以备赈，隐欺诡寄者籍没，徙其家于边。又今富贵人绝嗣，则群族起而争继，粤俗为甚。诚令邑立祠宇，凡富人老而无子，欲立继者，告诸官，以财产半输为义田。其尽输不立继者听之，殁为纳主于祠，春秋有司谨祀之。其田租半以助饷，半贮当社，以赈其里族。择耆硕主之，凶年则先发而后报县，县以时核盈缩焉。又凡犯轻罪官，半以所赎实仓，重大没其产，或鬻之以实仓，有司无所利焉。又仿耿寿昌贵籴贱粜之法，如是而民可免馁瘠之患。此策诚善。

诸　饭

西宁之俗，岁三月，以青枫、乌桕嫩叶，浸之信宿，以其胶液和糯蒸为饭，色黑而香。枫一名乌饭木，故用之以相饷。南雄以寒食前后，妇女相约上丘垅，以乌糯饭置牲口祭墓。又以蜡树叶捣和米粉为粔籹，色青而香。长乐人以香桂皮叶蒸饭，食之亦香。东莞以香粳杂鱼肉诸味，包荷叶蒸之，表里香透，名曰荷包饭。琼州以南椰粉为饭，曰椰霜饭。南椰与椰子树不同，其精液、形色、气味皆类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温热补中，《本草》以为莎木面也。予诗："树有天然粉，温香最饱人"。出万州之南万岭。

茶　素

广州之俗，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炮谷，以为煎堆心馅。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馈亲友者也。又以糯饭盘结诸花，入油煮之，名曰米花。以糯粉杂白糖沙，入猪脂煮之，名沙壅。以糯粳相杂炒成粉，置方圆印中敲击之，使坚如铁石，名为白饼。残腊时，家家打饼声与捣衣相似。甚可听。又有黄饼、鸡春饼、酥蜜饼之属。富者以饼多为尚，至寒食清明，犹出以饷客。寻常妇女相馈问，则以油粳、膏环、薄脆。油粳、膏环以面，薄脆以粉，皆所谓茶素也。端午为粽，以柊叶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苏木条其中为红心。以竹叶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数月，剥而煎食，甚香。重阳为糕。冬至为米糍，曰冬丸。平常则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饭其中，乃舂为粉，以猪脂润之，鲜明而薄以为外。茶蘼露、竹胎、肉粒、鹅膏满其中以为内。则与茶素相杂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糠为餈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茨菰以甘藷为粉者，皆谓之饵食。

盐

盐有盐田。盐之为田也，于沙坦背风之港，夹筑一堤，堤中为窦，使潮水可以出入也。天雨水淡，晴水咸。潮消则放淡水使出，潮长则放咸水使入也。凡盐田五亩，以其半分为四区。布之以细沙，周之以沟水，是曰沙田。日以鲎鱼之壳舀水者三，而沙田始不涸也。以鲎鱼壳者，以其坚而耐咸，不易坏也。浇溉三日，沙与盐相杂，乃耙松而干之，置于漏也。漏在沟之旁，长七八尺，两旁有墙，崇二尺，中广二尺，横以木，覆以草之蔪

蘧也。漏旁复有沟，置盐沙于蓊蘧上，以沟中水再淋之，沙沉于底，盐卤乃流也。卤者盐之精，《尔雅》曰：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也。卤既流至三四丈，为一槽载之，以火照卤，卤气冲火火灭，则良卤也。投以鸡子或饭，或截小鱼为两以试之，感皆浮矣。或杓卤而置莲子数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者则淳也。于是煮之则为熟盐，晒之则为生盐也。生盐浮游于面，不杂泥沙，其白如雪，则为盐花也。语曰：无云而雨，有日而雪。言舁水淋沙，如无云之雨也，日色烈而盐花始白也。白生于炎日，金以火成也，白者金之正色也。煮盐之釜以竹，周以蜃灰，涂以泥，横可八尺，深半之，置于灶背曰牢盆。受卤二十余石，画夜三四煮之，其竹不焦。盖盐与火同类也，盐，水中之火也。盐成则得十有六石也。其烟焰之所结，雨不得施，望之有如海市也。晒盐则以池，池底以石，广丈，深三寸，天晴泻卤于池，不及半寸。夏秋日盛，池一日成盐二石许，冬春日微，池一日成盐一石许。每一漏岁四十收，则得盐二百石也，斯上田也。盐田以高者为上，高则潮消先干，其沙易白也。计五亩之中，有沟，有漏，有槽，有池，其空处则曰沙田也。堤与窦，众之所同，槽与池，己所独也。咸水之来，从港以入堤，从堤以入窦，从窦以入沟，从沟以入漏，从漏以入槽，从槽以入池，而后乃成盐也。煮则不以池也。凡民之劳者农，苦者盐丁。竭彼一丁之力，所治盐田二三亩。春则先修基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滴。次作草寮，以覆灶。次采薪蒸，逾月而后返。次朋合五六家，同为菁盘，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则朝而扬水暴沙，暮则以人牛耙沙，晴则阳气升而盐厚，八九日一收淋滴。雨则阳气降，沙淡而盐散，半月之功尽弃矣。而筑田筑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资外人。利之所入，倍而出之。其出盐难，行盐之路又远，不得不贱售于商人，盖困弊未有极也。

生盐成于阳火，熟盐成于阴火。阴火以人，其成盐也难，故熟盐贵。阳火以天，其成盐也易，故生盐贱。阳火者，日也。日为火之精华，火为日之渣滓，而盐者又火之渣滓也。海之水咸，为火之渣滓所积，盐煮之成熟，暴之成生，亦因其自然而已矣。

凡水出于山下者为阳水，至海则为阴火而味咸。咸故成盐，盖阳水轻清而淡，不能成盐，必变为阴火，重浊而咸，然后成盐。盐者阴火之子，阴火者，盐之母也。海中无处非阴火，故无处非盐，子母相生，以人力成之。南海阴火太盛，其味益咸，故广盐为吴、楚所重，南赣人为醯酱者，必以广盐，谓气力重于淮盐一倍云。

茶

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谓之河南，粤志所谓河南之洲，状若方壶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籯，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买茶生自制，叶初摘者曰茶生，犹岑山之草子也。而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间以苦蓬。蓬树森森，望之若刺桐丛桂。每茶一亩苦蓬二株，岁可给二人之食。其采摘亦多妇女。予诗："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礼法，有问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湛文简、方文裴二公讲学山中，其流风遗化有存者。文简尝治云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则味稍减。或谓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胜。三日一摘，余则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当余月一年云。端州白云山，其上有湖，僧于岩际种茶，岁收石许，烹之作素

馨花气，味甘淡而滑，称顶湖茶，然不能恒得。而罗浮幽居洞北有茶庵，每岁春分前一日，采茶者多寓此庵，其茶以受日阴阳，分味之高下，试以景泰泉水，芳香勃发，是曰罗浮茶。景泰泉者，罗浮诸泉之冠。淳祐中，有逍遥子为茶庵诗："活水仍将活火煎，茶经妙处莫虚传。陆颠所在闲题品，未试罗浮第一泉"。黎美周云："泉以茶为友，以火为师，火活斯泉真味不失"。盖谓此云。曹溪茶气味清甜，岁凡四采，采于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绝壁，有类蒙山茶者，烹之作幽兰茉莉气，水濯十余次，甘芳愈胜。或经一宿再濯，气味不减。饮者无不惊异。山势高，云露滋润，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乐昌有毛茶，茶叶微有白毛，其味清凉。潮阳有凤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黄茶。蓉以产新安，河源者为良，其味最苦。而粤人烹河南茶者，必以点蓉少许为可口。《南越志》称龙川县出皋芦叶，叶大而涩，南海谓之过罗，今称为苦丁，丁一作丁。长乐有石茗，琼州有灵茶，即江南黄连茶也。有乌药茶，以乌药嫩叶为之，能补中益气，一名山叶。或以金鹅蕊捣去苦汁，合儿茶、毛茶为之。东莞以芝麻、藷油杂茶叶为汁煮之，名研茶，谓能去风湿，解除食积，可以疗饥云。

酒

《唐国史补》：酒则有岭南之灵溪、博罗。灵溪在乐昌东北，源出泠君之山，以其水酿，曰灵溪酒。博罗蛮村有桂，以其花酿，曰桂酒。苏长公有《桂酒颂》，并与酿法刻于罗浮铁桥下，谓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云。惠州有罗浮春，长公以寄山中道士邓守安，有诗云："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又有海醞及万户酒，长公诗："岭南万户皆春色"。又有雪酿，长公诗："雪花浮动万家春"。盖宋时酒皆官酿，惟岭南以烟瘴不禁，谓之万户酒。唐子西以万户酒之和者名养生主，劲者名齐物论。梅尧臣云："越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地远无禁律"。粤地故多灵泉甘液，终年花果鲜美芬芳，而当时人民饶裕，户户为酒，争以奇异相高，故名贤迁谪至此，多好嗜之。而粤又有酒泉焉。一在阳江之南，泉甘而香，以为酿，曰阳江香。一在龙川霍山之青华观，泉甘如饴，曰醴泉。昔时出酒极清异，日满数斗，今泉孔滴水，犹含酒味。有酒峡焉，东莞之龙潭峡是也。以其水酿，曰龙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为饼，杂药物酿之。有酒井，在开建似龙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树，曰严树，产于琼州，捣皮叶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叶酿醞数日，即成酒，曰严树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甕中，经旬而成。其曰荔支酒，则土人赍持酿具，就树下以荔支煻酒一宿 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为之。倒捻子如棠梨而小；外紫内赤，有红浆甜美，食必倒捻，故曰倒捻子。其花如红海棠，花生于春，而实成于秋，醞酿日深，阳精纯固，以之为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为酿，曰甜娘酒。有酒藤，以叶之辛香者，和米粉酿。有曰酒香，则以角、沉、黄、熟等为酿，所谓七香酒也。大抵粤中花木多禀阳明之德，色多大红，气多香，红以补血，香以和中，故无不可以为酒者。龙眼之篤，橘之冻，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红，桂之明月黄，荔支之烧春，皆酒中之贤圣也。荔支烧唐时最珍，白乐天云："荔支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春"。然以陈者为贵。《志》称广有十八仙，韶有换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广州所常用者惟龙江烧。细饼而陈者，以诸鲜花投其中，封缸两月，加沉香四两，以发群芳之气，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汉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兰生。"师古云："百草华之末"。

曰兰生者，汉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赐魏徵诗“醽渌称兰生”是也。盖以百华干之为末人之，若广中则以鲜花为用，或专以松黄，以荔支花，以蒲桃壳，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龙眼花尤胜。予有赠单翁诗云：“陈村果木多龙眼，一一花头饱露华。翁欲酒香还有法，春时兼与荔支花。”

嵇含草木状，南海多美酒，不用麴蘗，但杵米粉，杂以三五草药。盖若今山桔、辣蓼、马蓼之属，和豆与米饭而成者也。一名草麴，新会、香山则用板杏，然味太甘有毒，惟专以面为麴者始无毒。余则剧，饮之既醒，犹头涔涔然。至于市酤逐旦夕之利者，色黄而苦多灰，饮之则泄，惟白酒号竹叶青者，比诸品稍良。又一种大饼烧，以锡甑炊蒸糟粕，沥其汁液而成。性热尤甚，嗜之者伤脾焦肾，往往有酒痰坠脚之患，致丧其躯，是不可以不禁。黄泰泉尝以为言。按烧酒之法自元始，有暹罗人，以烧酒复烧入异香，至三二年，人饮数盏即醉，谓之阿剌吉酒，元盖得法于番夷云。

油

韶、连、始兴之间，多茶子树，以茶子为油，客至辄以油煎诸物为献。燕、吴人购之为泽膏发，谓非是油则玫瑰、桂、兰诸香不入。梁简文云：“南油俱满，西漆争然”。南油必茶子也。晋傅巽云：“南中茶子，西极石蜜是也”。琼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广州有露花油，露花生番禺蓼涌，状如菖蒲，其叶脊边有刺，叶落根露，以火煴之，则成枝干而多花。花生丛叶中，其瓣大小亦如叶，而色莹白，柔滑无刺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涂儿女肌肤止汗粟，以其花结方胜戴之，或摺叠衣笥，经久犹香。其生于他土者，蕊落结子大如瓜，曰路头，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时，露花始熟，以花覆盆盎晒之，香落茶子油中，其气馥烈。是曰露花油，蓼涌及增城人善为之。洋舶争买以归，迟开者曰寒花，阳气微敛，香益清彻。然不可为油，其生东安山中者，丛卑叶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为油。东莞有蜜香油，以栈香子榨之，然灯明亮，蝇蛾百虫不敢近，触之辄折翼脱足而死，性大热，误入饮食令人吐，外有榄仁油、菜油、吉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为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乌药子色红如珠者榨之，火麻产端州江岸间，黑色炒焦，以为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榨者为良。

糖

广中市肆卖者有茧糖，窠丝糖也。其炼成条子而玲珑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实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铸成番塔人物鸟兽形者，曰飨糖，吉凶之礼多用之。祀灶则以糖砖，燕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乌糖等，以为杂食。葱糖称潮阳，极白无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称东莞，糖通称广州。乌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鸭卵清搅之，使渣滓上浮，精英下结，其法本唐太宗时贡使所传，大抵广人饮馔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

糖　梅

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间，在在有梅。而罗浮所产梅花，肥大尤香。予诗："罗浮山下梅花村，花开大者如玉盘。"他处花小，然结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渍之可食。段公路云：岭南之梅小于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盐曝之，其色可爱，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镂为瓶罐结带之类，渍以棹汁，味甚甘脆。东粤故嗜梅，嫁女者无论贫富，必以糖梅为舅姑之赞，多者至数十百罂，广召亲串，为糖梅宴会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为贵，谚曰："糖梅甜，新妇甜，糖梅生子味还甜。糖梅酸，新妇酸，糖梅生子味还酸"。糖榄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榄，榄贵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实也。凡女既入门，诸媵妗相与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词美新妇，解糖榄者词美新郎。

茶蘼露

露本秋金凝液之气，味甘性凉，故凡百草之露皆可润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颜。取之造酒，名秋露白，绝香。而荼蘼露尤美，广人多种荼蘼，动以亩计，其花喜烈日，当午浇灌则大茂，有细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细心者，疏荄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为粉果心馅，名荼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犹以大西洋所出者为美。大西洋天气寒时，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莹芬郁若甘露，诸花木则否。暹罗、满剌伽人购以银钱，贮以玻琉瓶，携至占城，占城妇女以香蜡调之膏发。客至，则以发拂拭杯盘之属以为敬。奥门番女得之，以注饮馔，或以沾洒人衣，外有蔷薇水，暹罗、爪哇、满剌加三国，曩以进贡。其蔷薇乃三佛齐所种，与中国蔷薇不同，广人多以土蔷薇浸水效之，试以琉璃瓶翻摇数四，泡周上下则真也。

燕窝菜

崖州海中石岛，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乌，啖鱼辄吐涎沫，以备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惊扑人，年老力弱，或致坠崖而死。故有多获者，有空手而还者。是为燕窝之菜，或谓海滨石上有海粉，积结如苔，燕啄食之，吐出为窝，累累岩壁之间。岛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之。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吐则暖，海粉味咸，而为燕所吞吐则甘，其形质尽化，故可以清痰开胃云。凡有乌、白二色，红者难得，盖燕属火，红者尤其精液。一名燕疏，香有龙涎，菜有燕窝，是皆补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榆肉产于北，燕窝产于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采取，过期则成石矣。

石钟乳

浮源县西有乳岩，乳大者曰乳床，小曰乳枝，葳蕤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自其末溜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钟乳之最良者。他岩洞及阴润之所，云气嘘

口翕，亦即生钟乳。盖石之精华，随寒暖而为融结，昌黎所谓泄乳交岩脉也。然惟石有脉有津气者方出乳，顽石则否。石之腴者，乳益潼流，瘠而透漏者则否。乳源多良乳，故县以名。其乳岩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间，亦皆钟乳之纯英所注。饮之甘香，或谓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温。重而有力，煎之似盐花，喷起皎洁如霜，是真所谓石髓，久服肥健，以酿酒尤宜，功过钟乳，钟乳性澁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明初，乳源岁贡二十斤，其后乳户杂以砂石，抚臣以乳石不堪上用奏罢。然今钟乳亦竭矣。水土所生，神气所感，尝不足以供人力之所求，即如连山金穴、阳山银坑，昔有其名，今亦告尽。盖土日耗则金石日消，阳德之炳耀无所。昔之钟于物而为丹砂石英者，今且尽钟于人乎。

石钟乳生于岩穴阴处，以灵液渗漉而成。灵液者，山之精气，散之则为云霞，凝之则为钟乳，岁久滴溜则为石，盖纯 阳之英也。长者六七寸，以轻清如蝉翼者为上，爪甲者次之，鹅翎管者为下，光明而薄，色白而微红，入水不沉，若此则可服矣。此物与云母相类。云母以云为母，云之渣滓所成也。钟乳以石为母，石之津润，生于阴而成于阳，故性寒。云母生于阳而成于阴，故性热，可为大药，故古仙人多服云母，少服钟乳。

云　母

罗江之上多云母，日照之宝光烨耀。昔有罗辩者，服之得仙，骑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牛潭，有石碓五六磉，是其炼云母之所遗云。增城有大溪，出云母粉，何姑服之亦得仙。《罗浮记》云："是溪有云母石，名云母溪，何姑尝炼其石如红玉。有句云：凤台云母似天花，炼作芙蓉白雪芽。"盖云母者，太阳之英华，五色备具。《淮南子》所谓"炼火生云，炼云生水。"王昌龄所谓"云英化为水，光采与我同。"皆此物也。其炼如红玉，所以为饴，融之成水，所以为浆，乃神仙之上饵也。凤台何姑所居，每朝旭初临，台色晃耀如霞，一名红玉洞。予少时常就洞炼取。近闻有石脑流出如茯苓，有僧取以为饵，可以辟谷云。

石　耳

韶阳诸洞多石耳，其生必于青石，当大雪后石滋润，微见日色，则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藓，色碧绿，望之如烟，盖石之精英以寒而发。其花为雪蕈，其叶为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皱，每当昧爽撷取则肥厚，见日渐薄，或且消化为水，或以为苔藓之变。北方有榆肉，此则苔藓之肉云。或曰：凡青石以烈日辄出汗，汗凝结则成石耳。青为木气，故生石耳，白石则否。或曰此亦蕈之类，厚者曰蕈，薄则为耳。或曰：凡乳床必因石脉而出，不自顽石出也。其在阴洞者为乳床，在阳崖者为石耳。石耳之美，见称于伊尹，其言曰："汉上石耳。"盖上古已珍之矣。

菹

广中隆冬时，常得鲜蔬十余种，故人家绝少咸菹。谚曰："冬不藏菜。"宾客至，以菹荐之，谓之不敬。诸果亦然，率以鲜者不以乾。荔支之脯，橄榄之豉，羊桃之蜜煎者，人

面之醋渍者，皆不登于器。嫁女则以乾泾诸果为女贽，多至数千百罂，而糖梅为长。无糖梅，虽多远方珍果，充溢筐筥，未为成礼也。故召宾之辞，皆曰梅酌，宾亦以糖梅展转相馈，务使人人口尝而后已。故曰：男贽茶麻女贽梅。梅七而槚三谓之敬，梅三而槚七谓之不敬。

鲮　脍

粤西善为鱼鲮，粤东善为鱼脍。有宴会，必以切鱼生为敬，食必以天晓时空心为度。每飞霜锵，泡蜜醪，下姜蒌，无不人人色喜，且餐且笑。其脍也皆以男子，鲮则以妇人。凡女始嫁，其家必以数十黄罂与之，能善为鲮，使甘酸而香可饫口，是为好妇。粤东罗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鱼，俗亦尚鲮。廉州则以珠柱肉为鲮，连州以笋虫脍之，色白如雪，甚甘脆。

硷

广人以山蕉豆枝或黄花苺，烧而沃之，而熬其灰以为硷。熬深则成沙，曰硷沙。熬浅则成水，曰硷水。以硷沙为角黍，光莹而香。以硷水浣衣，去油腻色转鲜好。

舟楫为食

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江海，岁入估人舟算缗。中妇卖鱼，荡桨至客舟前，倏忽以十数。弱龄男女崽，身手便利，即张罗竿首，画钓泥中。鲩、蟹、蜃、蛤之人，日给有余，不须衣食父母。又舟人妇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鱼，橐中儿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负瓜瓠，扳橹摇橹，批竹纵绳，儿女苦褓褓，索乳哭啼，恒不遑哺。地气多燠，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涛不履袜。或男女同屐，男子冬夏止一裤一襦，妇人量三岁益一布裙，如是则女恒余布。地惟粳稻，土厚获多，人日计米一升。加以鱼、蚌、乌菱、蕉、橘、藷、芋，减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则男有余粟，故古称饶富居甲焉。按吾广多杂食物，而水居尤易为生。顾禾虫之埠，蠕蚬之塘，皆为强有力者所夺。以渔课为名，而分画东西江以据之，贫者不得沾丐余润焉，蛋人之蚬蓼虾篮，虽毫末皆有所主。海利虽饶，取于人不能取于天也。

广州凡食物所聚，皆命曰栏。贩者从栏中买取，乃以鬻诸城内外。栏之称惟两粤有之，粤东之栏以居物，粤西之栏以居人，居物者以果栏为上。果蓏之实，四时间百品芬甘少干多湿，可爱也。

谷

永安县境方七百里中，山凡九之，田一之。土壤肥沃，多上田，无所用粪，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琴江都乃有稽藏，古名、宽得二都，多富人之产。秋冬间漕归，舟尾衔接，田家所有，仅二三而已。地多溪涧，以竹石障壅成陂塘。辘转过天车，水从下至

高以溉，常有万夫之力。其不可陂塳者，皆有泉水。田在山罅，率津润成膏，不苦旱。旱田而瘠，则种大冬一谷，岁一收。余皆种早、翻二谷，岁二收。其乌禽、天字二嶂及下黄沙、罗坑一带，乃多營蜜，所种山旱及薯、芋、菽、苴、麻、姜、油茶诸物，与白衣山子同风。其初或是傜人采实猎皮毛，山濯乃徙，今悉化为齐民矣。

永安有三时谷，一早谷，一翻谷，田活而有水者种之，岁凡两熟。一大冬谷，田瘠而无水者种之，岁一熟。早谷种于二月，收于五六月。翻谷种于六月，收于十月。大冬谷种于四月，收于九月。皆有黏有稷有粳。宽得都之谷，其种山者曰雚禾。琴江都之谷，多煔而藏之以炊，其米圆实以造麸，市于四方。

御　米

崖门内有村曰三家村，涧中有自生禾，粒长而白。有一红腰，传为御米，宋帝昺之所食，又有泉曰甜水，亦尝进御。

获

秋分后三日外，沙田所种早黏已熟，纳诸场，以二牛蹯之，不以连耞。计一亩播种十升，谷成可得三石。芒长而粒大，其色花白，秆以为薪，灰以为粪，稻孙以为盐，遗谷在田者以饲鸭，此农人之利也。岁西江水大，咸潮不生，大禾尤易滋育。以牛犁其莱，以人犁其汙，其莳或一而再耘，或再而三。然蟛蜞出则吾苗半去其稚，飓风作则吾苗半去其壮，盖自夏徂秋，无日不以此芃芃者为忧也。早黏一名秋分黏，秋分之黏，于诸黏为早，故曰早黏。田肥而污，下多黑壤，乃能种之。其粒长大薄皮，胜于寒露、霜降二黏。获既登场，以三牛旋转其上，凡五反覆，谷乃尽脱其秆，余乃以连秆施之。田苦太肥，秆壮盛而谷稀不实者，常十而三四，白粃盈秭，不能一一粒米也。余耞多根株于田，乘北风大作，海水益咸，焚之，以其灰滤而成盐，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弥望波潮之际，有烟四起，濛如也。

火　酒

广人谓烧酒新出甑者，曰酒头。以水参之，曰和酒。和酒贫者之饮，市上所酤，以细饼为良，大饼次之，号曰细饼烧、大饼烧。其佳者曰龙江烧，陈至三四年者可口，然多饮皆有酒痰坠脚之患。盖痰生于火，酒以火蒸，火之汗液所成，得火则焰起燃燎，其性最热，此元人之遗毒也。暹罗酒，以烧酒复两烧之，以檀香烧烟，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蜡封埋土三年，绝去火气，乃出而饮，此烧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饮一二杯，可愈积病杀虫。然广中烧酒，皆火酒也，亦曰气酒。其味过辛，其曲皆以良姜、山桔、辣蓼之属，和豆与米饭而成。新会、香山则用板杏，是曰草曲，皆有毒。番禺多糖烧、番薯烧，尤为酒之贱品。《南方草木状》：南海多美酒，不用曲蘗，但料米粉杂以众草叶，谓此等酒也。海南酒，多以小黍为之，亦有以树皮草子为酿者，糯米朱曲，绝不经见。烧酒则临高有之，有鹅掌谷者，以酿酒最佳。或人诗："岭南生异谷，冬月尚含胎。细细舂成米，先

持作旧醅。”又有以花为酿而杂以诸果者，花则以槟榔花为最，果则以倒捻子为最，倒捻子一名黏子，花于暮春，实于盛夏。谚曰：“六月六，黏子熟。”熟以为酒，色红味甘，人与猿猴争食之，所在皆然，亦海外之异味也。五指深山中，猴采百花酿酒，土人得之石宋中，或五六升，或斗许，味最香辣。土人云：“老猴率小猴群坐，以脚濡饮之，山有洞曰猴门，人不敢入，其酒益多。”此亦一奇酒云。

峯物

永安罗坑一带多峯物，其茶尤善，茶又以洪峯所种为善。往时贵宝峒峯，积五六十年而变，今最贵洪峯茶云。

食盐

粤有生盐、熟盐，熟盐产归德等场，成于火煎，性柔易融化，味咸而甘，便于调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盐产淡水等场，成于日晒，性刚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贫者以得盐难，可以省用，尤利之。旧制，生熟盐惟商所运，从无销生滞熟之虞。自藩下奸商霸夺熟场，欲其多售增价，熟引较生引课轻，承生引之埠者，又欲轻饷漏课，乃不论土俗之宜否，径于广、肇、惠、罗各埠，生三熟七，配搭强行。究之民俗之喜生者七，引之熟亦照全生，民俗之喜熟者三，引之生亦照全熟。厂官创为免盘之陋规，竟置生熟于不问，此非商之好作其奸，乃法令之不便于民也。计粤东之埠六十，生引二万余道，熟引四千余道，与其强民之所不好，以致二引难销，何如从民之所好，喜食生者与以生，喜食熟者与以熟，喜生熟相兼者，与以生熟相兼。既便于民，又惟商之所运，而以熟引照生引、以生引照熟引之弊，不禁而自绝矣。此盐政之首务也。

汰盐商

凡邑近盐场者，其盐引之饷，宜均派之粮丁，听民自便买食场盐，其邑引多者，按之钱粮不过十五而加一，引少者，不过三十而加一。民易办，县亦易征，责成本县解饷，而领引埠商，可以汰去矣。今归善、龙川无埠商，而民无扰，东莞埠商犹存，以致额外复有加派，以为商之费用。商仍冒称拆引行盐，高取数倍之价，专勒渔船，仍设仔埠帮饷，商收其利。民受其害，故商不可以不汰。商既汰，则卖私盐可以无禁，夫所谓禁卖私盐者，为其有妨于商而赚国饷也。若饷派之粮丁，而上无缺饷，听民自行买卖，而下无私盐矣。善乎李雯之言曰：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顾炎武曰：丘仲深言复海运，引杜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为徵。予于盐法，亦引子美诗曰：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刘晏曰：盐宜任其所之。欧阳修曰：水之行于地中也，遇坎则止，盈科则进。盐之行亦犹是也。官何必限之，然且势之所不能限也，旨哉！

卷十五　货语

金

或谓黄本日精，白本月华，故近赤道之地多金。吾粤阳明之国，天地盛德，寄旺于火。火之奂，丹砂之精，黄浈父之，黄土母之，以故往往产金。金生于丹砂穴者为上，其屑多在黑沙及逆流漩澓之所，没水取之。或掘地丈余，见有磊砢粉子石，石褐色，一端黑焦，是为伴金之石，必有马蹄块金。盖丹砂之旁有水晶床，金之旁有粉子石，物不孤生，天地之道则尔，其粉子石所在，土色如血，或如熟杏，烧作脂苏气香，其沙甚重而苦，鹅鸭啖其沙者，从锭胫内淘之，亦有金屑。开建有金庄水焉，其源出金鸡涌，二百里间为大泷小泷者二，皆有瓜子金、麸金。越一山有金楼水，流声清激，亦产生金。土人淘其沙，日得麸金分许，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龟，则其地数日无金矣。崖州黎田，其水潇洄清彻，浮光跃金，有商人以百金贸而淘之，阳江木蔪白石山涧中。及广宁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仅足糊口。英德之金山迳溪东西田脚亦有金，河源之蓝田濑，蒸煮其沙，日得生银钱许，若得三四钱，则三日不能复得，高明矿脉亦微。万历间，中使募民认税开采，寻以无利而寝，大抵晋康以掘铁为生，开建、河源以淘金银为业。一铁炉可养千人，一金潭银濑可活数百室，皆天之所以惠贫民也。许浑诗云："洞丁多斲石，蛮女半淘金。"若上官开采，则所得不足以偿所失，未有不因而生乱者也。盖岭南虽有金而无金，其金皆自吴门买归，□□者以银易之，以便致远。故贾人以金为货，利常数倍。民谣有云："黄金自吴来，精者十三倒。□□争卖时，白银不言好。"

银

粤之山旧有银穴银沙，《始兴记》云：小首山崩，崩处有光耀，悉是银砾。铸之得银，而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辄有白气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热时有银汗，白而味辛。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凡矿以有银星大点而柔者为上，小点而坚者次之，谓之明矿。次则夹石矿，以色绿者为上，红黑黄白者次之。又次则砂土矿，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为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盘荒时，见有人骑白马望空而去，此银气也，气去则其银亦去，故往往不得银云。东莞东南百余里有宝山，其穴有银砖数百片，相传郭将军所炼，取之辄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尝祭以白鸡，入水凿之，其刚者石也，柔则为铅，铅一石或得银数两。然每为神笞击，铸不及成。电白东有纱帽山，山有石大小数万，非石，皆银块也。取之亦辄昏瞀，曳以巨藤，藤尽断。有为斋醮以祷者，费三百金，第如其数以偿，余不能动。潮州西丰水有一穴，中有银饼数千枚，亦不可取。始兴林水源有斜潭，潭底有银

数十瓮，以青石盖之，可开观而不可取。罗浮一洞，有大银版无数，有取其二者，夜梦山神诃责，复纳还之，雷即震击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复识。夫非其有而取之者为盗，盗于人然且不可，况盗于天乎。大凡山谷之所藏，精灵之所秘，神物有归，必非贪者所得而觊觎也。然惟人爱之，天乃吝惜而不与，人苟不爱，天亦以之同于砂砾矣。然而银者多藏亦必厚亡，岁庚子，广州有白镪数万锭，飞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将军者焚香拜之，飞下近帘，儿童群笑之，竟复飞去，有为之赋飞镪行者。且银积久，虫蚁亦食之，或化而为水，或从土中徙他所，其开矿者，利赢则商，缩则寇，终于不得其死。噫嘻。银之为祟，亦何所益于人也哉。

夫用银何始乎，顾炎武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志》言：秦币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通典》：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岭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兴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钱。至于今日，上下通行用银，皆忘其所以然矣。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三四百年耳。故今之言赋者，犹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嗟夫，用银之为害始于金，今有国者，不以唐宋以前为法，上下通行之货悉以钱，而独仍金人之弊，其欲财用之充足也，不其难乎哉。夫二广岁输制以银，以其地不产铜耳。如天下皆不用银，则二广亦不能独用，二广不能独用，而二广之民于是乎而不穷矣。嗟夫，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三代之赋，粟也，非钱也。汉唐之赋，粟也，钱也，帛也，非银也。用银始于闽、粤，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然今二者皆不如昔，使能与天下十五省直悉废银不用，皆以钱以粮以布帛及诸土物易之，上之人以节俭倡率，禁瑰货，绝淫巧，贱贾而贵农，将使黄金与土同价，复见今日，斯言必非荒谬也。

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价其值。承平时，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今也关税繁多，诸货之至吴、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资本，商贾多运银而出，所留于东粤者，银无几也，故谚曰：物贱银贵，无钱可替。大抵小民贸易喜用钱，上之人苟能以钱易银，尽弃银而勿用之，而银于是乎同于瓦砾矣。

粤东银，其在野者，多用大口锅，形如碗圆而高边，及双吹。在城者，多用砒倾硬

锭、漳州锭、方槽，日趋于伪。其纹者若潮州饼、井栏酥与二洋之大小银钱，有九五六色。最高者交趾银条、银舌，若山银，则丹房所谓银笋，色至足矣。市井小人，争以巧伪为事，或荡锡于边，或镶镦于腹。或洒铁沙于面，或钓铜于四角，或以白铜，药煮之为狙银，最易惑人。故便民莫善于钱。

铜

考唐建中初，赵赞判度支，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以当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場采铜，曰岑水铜场，谓场水能浸生铁成铜，今不然矣，而连州亦绝无白铜。大抵广东无铜矿，惟广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时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好用铜器。然广东亦有赤铜，宓山云：凡赤铜一石，可取白银四两。从云、贵来者有光，盖未取炼者也，其价贵，从洋舶来者无米，其价稍贱，以取炼者也。赤铜铸钱，须以倭铅、卢甘石入之则黄。官诚能平价采买于洋舶，而取英德、仁化矿铅以铸制钱，钱既行，渐废银而不用。将见富者难以为富，贫者易以为贫，此亦便民之道也。说者谓地不产铜，而开局铸钱则铜价顿高，势不得不殽杂以充课额。钱既殽杂，质脆而色黯，遂启伪钱之端，此说亦未必然。

古　钱

自河头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钱，廉州则用开元钱，开元钱以面有半月痕者为贵。相传开元铸钱，贵妃指甲误触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贵妃指甲云。又高、雷、廉用元丰钱，以平头元为上，尖头元次之。平头元者，元字上一画平也，尖者作一点，行书也，前世钱文未有行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名御书钱，其用万历钱，则以跂历者为上。跂者，历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钱，以六十钱为一勺，琼用钱以六孔为一钱，六十为一两，六百为一贯，数皆以六。

铁

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掘之得大铁矿一枚，其状若牛，是铁牛也。循其脉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然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铁矿一枚，层层剖之，皆有木叶纹，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则铁矿中有某叶纹，深掘之至数十丈，莫不皆然。岭南当隆寒时，木不落叶，惟产铁之山落叶，盖铁之精英所摄，金剋木之道也。铁矿有神，炉主必谨身以祭，乃敢开炉。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醋筑之，巨藤束之，铁力、紫荆木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其二口皆镶水石，水石产东安大绛山，其质不坚，不坚故不受火，不受火则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开炉始于秋，终于春，以天气寒凉，铁乃多水，金为水之源，水盛于冬，故铁水以寒而生也。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

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则炉太王，炉将伤，须以白犬血灌炉，乃得无事。铁于五金属水，名曰黑金，乃太阴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传有林氏妇，以其夫逋欠官铁，于是投身炉中，以出多铁。今开炉者必祠祀，称为涌铁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是有命焉。然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线，铸镬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镬，大者曰糖围、滚七、滚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为一连曰五口，三为一连曰三口，无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时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之必讼。铸成时，以黄泥豕油涂之，以轻杖敲之如木者良，以质坚，故其声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镬贵，坚也，石湾之镬贱，脆也。鬻于江楚间，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涑既精，工法又熟也。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陶则以石湾，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衰，然后可炼熟而为铧也。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炉有大小，以铁有生有熟也。故夫冶生铁者，大炉之事也。冶熟铁者，小炉之事也。其钢之健贵乎淬，未淬则柔性犹存。流传者，钢已炉锤，方出火即入乎水，大火以柔之，必清水以健之，乃成纯钢。此炼钢之事也。甘泉云：观洪炉之铸金，则知天地之终始矣。在炉而溶，生之也。出炉而结，成之也。溶也者，水始之事也。结也者，土终之事也。其溶也人以为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信孰大焉。其结也人以为信，而不知成之终也。屈孰大焉，始终相乘，屈信相感，而金未尝变，道之象也。

连

铅一曰连，徐广云：连，铅之未炼者。昔王莽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连锡。孟康云：连，锡之别名也。李奇云：铅，锡之璞，名曰连。应劭云：连似铜。许慎云：链，铜属也。连州有铅锡冶，故以名州。然今广东锡多从广西贺县而至，贺县出锡，故名贺。贺，锡也。语云：羊脂奠铜，牡羊角缩贺。然广东长乐、兴宁、河源、永安皆产锡，坚白甲于洋锡，有马蹄、蜈蚣、门限之名，贫民采者赖以生，天启末年以来甚盛。又韶州产锡，余靖云，韶处岭阨，杂产五金，四方之民，聚而游手，牒诉纷拏，常倍他郡，皆以争锡穴之故，则宋时韶实多锡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杨梅、青婴，次曰乌坭、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其底皆与海通，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华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边者色黄，以海水震荡，咸气侵之，故黄也。珠者蚌类也，蚌之阴精，圆泽为珠，故郭璞曰：琼蚌晞曜以莹珠，或以为石决明产，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盖蚌闻雷则瘃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与月盈肭，望

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吕氏春秋》云：月群阴之本，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拏。《淮南子》云：蛤、蟹、珠、龟，与月盛衰。又云：月死而蠃蚌膲。语曰：濶蠙之精，孕为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随月圆缺。予诗云："中秋月满珠同满、吐纳清光一一开。"明月本为珠作命，明珠元以月为胎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闪烁如赤霞，此老蚌晒珠之候。蚌故自爱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晒之所以为润泽也。凡蚌无阴阳牝牡，须雀雉变化而成，故能生珠，专一于阴也。曰珠牡者，言其蚌大无阴也，或以九孔蠃为珠牡，非也。曰珠母者，言其无阳也。蚌以月为食，与蟾蜍相为性命，呼吸太阴之精，无大小皆有珠，皆牝类也。称海曰珠母宜也。又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环之也。予诗云："珠池千里水茫茫，蚌蛤秋来食月光。取水月中珠有孕，精华一片与天长"是也。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珠户人招集蠃夫，割五大牲以祷，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复望祭于白龙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于边海也。予诗云："暮春争赛白龙池，挂席乘潮采不迟。千尺蠃筐垂海底，翻波不使巨鱼知"是也。采之之法，以黄藤丝棕及人发纽合为棬，大径三四寸，以铁为梮，以二铁轮绞之，缆之收放，以数十人司之，每船梮二，缆二，轮二，帆五六。其缆系船两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风帆张，筐重则船不动，乃落帆收梮而上。剖蚌出珠，蚌有一珠者，数珠者，有绝无珠者，有权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银者，盖有数焉。珠身以圆白光莹细无丝络者为精珠，半明半暗者为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药珠。大而稍扁者曰珰珠，所谓南海之明珰也。其曰走珠、滑珠、磟砢珠、官雨珠、税珠、簏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尽辨。但以精珠龙睛粉白，重一分者银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颗而成一两者曰八百子，则十倒，合千颗而成一两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为珍，八分者为宝，故曰七珍八宝，其价则莫可定云。凡珠岁有丰耗，多得者谓之珠熟，少曰珠荒，然古时珠贱今珠贵，古时合浦人以珠易米，珠多而人不重。今天下人无贵贱皆尚珠，数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奸人或以珠池为逋逃薮，与官吏交通，盗珠之人一，而买珠之人千百。产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国极于东西南朔。富者以多珠为荣，贫者以无珠为耻，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语，此风俗之所以日偷也。圣明在上，不宝珠玉，以朴俭身先，是所望于今日矣。往总制林富有疏，请罢采珠，谓珠一采之后，数年始生，又数年始长，又数年而始老，故禁私采，禁数采，所以生长之。今经数采，即以人命易珠，有不能多得者，言甚剀切。珠本神物善徙，太守廉则珠复还。予尝至合浦，止于城西卖鱼桥，故珠市也。闻珠母肉作秋海棠或杏华色，甚甘鲜而性太寒。《草木记》云：采珠人以珠术作鲊，今不可得。土人饷我珠肉，腊以为珍，持以下酒，谓珠比年皆他徙，即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旧多产珠，今亦无之。又元时，东莞之大步海媚珠池，产鸦蠃珍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蠃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亦产珠母蠃及珠蠃树，今皆无之。元时张惟寅上状言：珠蚌生在数十丈水中，取之必以绳引而缒人而下，气欲绝，则掣动其绳，舟中人疾引而出，稍迟则七窍流血而死，或为恶鱼所噬。蚌逾百十，得珠仅能一二，乞申罢之，其言与林富相表裹，留心民命者，可不知之。

产合浦之地者，多称珠人。予尝有《珠人曲》云："一唇有数珠，大小相连缀。采珠乘月圆，扬帆入龙穴。"又云："珠母当秋孕，精华月全。明珠无大小，都在口唇边。"又云："水淡珠多白，水咸珠多黄。月光化为水，来养明月珰。"又云："生长珠池旁，食珠

如食米。日夕剖神胎，珠肉荐芳醴。”又云：“儿女抱珠筐，细珠弃不取。珠母肉微红，色似海棠乳。”盖蚌蛤食月之光以成珠，珠者月之光所凝，故色白，其肉亦白而有微红，则月中之一阳也。白又以水之淡，其水取之于月中，故淡也。水者月之光所化，虽在咸海之中，而精华不混。蚌蛤实月之光于腹而成珠于唇，珠在唇，故尝吐之以自媚也。大抵蚌蛤以月为命，月者水之精，珠则月之精。其生不易，故得之亦不易。

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出断望者上，次竹林，次杨梅，次平山，至汗泥为下，然皆美于洋珠。宓山云：洋珠大如豆者，竟似夜光。但易碎又轻，一名玻璃珠。其中空故轻，凡珠有生珠，有养珠。生珠者以蚌晒之日中，其口自开，则珠光莹，谓之生珠。若剖蚌出珠，则黯黯矣，是谓死珠。养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质车作圆珠，俟大蚌口开而投之，频易清水，乘夜置月中。大蚌采玩月华，数月即成真珠，是谓养珠。养成与生珠如一，蚌不知其出于人也。蚌之精神，盖月之精神也。

吾粤所宝者珠，在古时凡生男子多命曰珠儿，生女多曰珠娘。珠娘之可知者，交趾王之女曰媚珠，双角山之女曰绿珠是也。大抵珠者粤之精华，月之所生，日之所养，以为士女之光耀。故凡还珠之郡，媚川之都，沉珠之浦，禺珠之乡，珠厓之国，生其地者，人多秀丽而文，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故夫月无光，以日而为光，故月有外景，皆日之景。珠无光以月而为光，故珠有内景，皆月之景。月生于日，珠生于月，而人物又生于珠。珠以月为母，以日为父，粤人之宝珠，盖所以宝日月也。粤故多珠，蚌、蛤、蠃生珠，鲛人慷慨以泣珠，鲸鲵目即明月珠。朱鳖吐珠，蝾亦有珠，复有骊龙之珠。骊龙珠产归善之笔架山，岁大比，辄有大光如斗，上下峰间。一出应举者一人，十出应十人，故其为士者祝云。今岁举贤书十人吐十珠，而河源桂山、茶山，龙川白额，亦有骊龙珠光见。粤又有龙珠，谚曰：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又有蛇珠，谚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者，龙蚌之珠也。又海中有珠子树，其状如柳，蚌生于树，树生于石，蛋人尝玄身没海，凿石而得树，树上得蚌，蚌中得珠。予诗云：“家家养得采珠儿，兼采珊瑚石上枝。珠母多生珠子树，海中攀折少人知。”

凡夜光之珠皆龙珠也。交广昔时人少而物多，故《南齐地理志》称：民户不多，俚獠猥杂。捲握之资，富兼十世，捲握之资，必龙珠之类也。合浦人向有得一龙珠者，不知其为宝也，以之易粟。其人纳之口中误吞之，腹遂胀满不能食。数数入水，未几遍体龙鳞，遂化为龙，所居室陷成深渊，故今谓之龙村。嗟夫。夜光之珠可宝也，然吞之则变为鳞介，失其性并失其身，人可以不慎乎哉。然今者岭南俗杂五方，人多而物不给，捲握之中，亦无甚难得之货，蚌珠且尽，况于龙颔之珠乎。昔危祐为廉州守，吏进一聚珠扇，叹曰：身为廉州，而执此扇以对吏民，独不愧于州名乎，却之。嗟乎，如祐者可谓无失其性者哉。

玉

粤不产玉，而广志云：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又曲江县东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润，相传为昔人采玉处。又琼山石，白润如玉，故名琼山。高州海中有文鰅，其鸣似磬而生玉。《山海经》云：文鰅状如鳙铫，是生珠玉。然则粤亦有玉矣。语曰：涠蚌之

胎有玫瑰，文鲔之腹有美玉。或有赋云：鱼孕玉而长鸣，鳖弄珠而延仁。

水　晶

琼州五指山，多水晶，光莹照人，望如雪霁。取以为假山，高至丈余，价甚翔。其银晶及黄紫者，多从闽漳而来。或谓色红者火昌，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辄有火光云。

珊　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岁乃黄。海人以铁网先沈水底，俟珊瑚贯出其中，绞网得之。或以铁猫儿坠海中得之。在水直而耎，见风则曲而坚，得日光乃作鲜红、淡红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景，常烨烨欲然，南越王以为烽火树是也。状多如柏，亦曰烽火柏。或谓此物贵贱，并随真珠，大抵以树身高大，枝柯丛多，纹细纵而色殷红，如银朱而有光泽者为贵，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变，可以占灾祥。圆之为珠，带腕上，或以为簪。其人有福泽，则益红润。高明区《怀瑞赋》云：眡炎洲之宝树兮，实擢秀于重泉。抱巽德之典直兮，分离象于泓渊。琼苞森其蠹仄兮，丹柯宛以樛连。于是犀象之渠，贝蛤之长，命蠃舟，荡鸟桨，缭金维，举镔网，以加于千仞之下，而出于湍厓之上。外有琅玕石，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青者青珊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有海松，亦似珊瑚而多针眼。

琥　珀

琥珀，来自云南者多血珀，来自洋舶者多金珀、蜜蜡、水珀，广人雕琢为器物特工，余则以作丸药之用。琥珀者，龙阳而虎阴，龙为魂而虎为魄。盖得松液之阴精，因已土而结者也。梁氏云：凡松老则其中所附之金精甚坚，坚则重而下注，潜伏于根节之中。夏月时太阳气盛，松以金水之精，受大火之蒸炙，于是通体融液，肤理有疏，皆渗泄而遗漏。而是时火在天上，地下之气寒而敛。以地下寒敛之气，而受松热液之精，二者相抱，遂凝而为琥珀。久在土中，愈坚而愈明莹。其内之光亮者精也，如金色者血也。故服琥珀，则宁心魄而利小遗，血经之药阴也。服茯苓，则安神魂而补脾胃，气经之药阳也，物以类各相从也。广中抱龙丸为天下所贵，以其琥珀之真也。其以油煮蜜蜡为金珀，吸莞草易，但不香。

贝

徐闻之西，每天霁，海水清澈见底，浑然砥平，皆石也。石上多有石栏杆、海菜、铁树、云根、石菌、灵栖、土芝等物。砂中复有羸、蛾、蜃、蜊、蠔、蚶、蝻蛑之属。凡古之威斗、大锺、刑鼎、琼弁、敦牟、卮匜，以及罂、缶、鼪、釜豆、区、棬、筥之状，无不毕具。磨荡既久，肌理滑莹，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尝摭拾之，凡得贝类三百余，羸类五

百余，蛤类二百余，石类一百余，树类五十余。其最精丽纤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螺、石螺、石蟹、石燕、珠琛、琦瑁等有六十余种，一一不同，是皆所谓贝也。凡宝有天产自然者，有人工雕镂者，如猫睛、鹵子、组母琭、映青、映红、黄镌、白镌，皆宝也。贝海，贝也。又有客尝至吴川，见海浪至，辄如万条白练，诸螺壳随浪去来，淘汰日久，光采陆离，可以监照眉须，不减水碧金膏也。海旁多细白沙，积如丘阜，潮落时，沙痕如波纹素縠。黑夜海中生火，螺蛹之属，一一负火以行。盖离为蚌为螺，文为蛤为蜃，皆火德也。姚宽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晕。予谓潮水咸，咸属火，晕生于潮，亦生于火也。阴火生于海中，为鳞介之文，阳火生于山中，为鸟兽之文。

玻璃

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瞶。又以玻璃为方圆镜，为屏风，昔汉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南州异物志》云：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锯为大小物，或以镶嵌壁障。潘尼所谓灼爚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者。广人或铸石为之，然殊不及。

骐骝竭

骐骝竭，紫铙树之脂也，以嚼之不烂如蜡者，拍之可透指甲者，烧之有赤汗出，而灰不变色者为上。此物与龙脑颇同，龙脑属金，故白，血竭属火，故赤。脑其树之膏，竭其树之血也，广州及南番诸国皆有之。

龙脑香

龙脑香，出佛打泥者良，来自番舶，粤人以樟脑乱之。樟脑本樟树脂，色白如雪，故谓之脑。其出韶州者曰韶脑。樟脑以人力，龙脑以天生者也。凡脑皆阳气所聚，阳香而阴臭，而龙者纯阳之精尤香。其脑与涎，皆香品之最贵者。

勾漏砂

嘉靖初，郁林苦采砂之役。有州同顾起纶者，谓葛洪南来，鲍靓留居罗浮，实未尝得砂于此。今日之役，恐徒靡敝吾民，不如市之辰州便。台府不从，役三万工于菜山西岭，穿三池，得砂一斤。于绿珠涌滟深井，得巨砂二十余两，乃知勾漏亦无砂云。郁林古勾漏地，昔之所有，今之所无，亦天地气运使然。连州往亦产砂，至宋时已绝，又安知辰州、贵阳他日不如勾漏邪！

辟　珠

辟珠，质理坚重如贝，其生也常以椰子、槟榔、果谷诸实为胎，谓之圣铁。大者如菩提子，可辟铜铁，铜铁不能损。小者如黍粟，可辟竹木，竹木不能损。犯以他物则损矣。然大者或可辟竹木，小者或可辟铜铁，岛夷能辨之，以为奇宝。

绵　布

东粤之绵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氎。《史记》：榻布者白叠，或作荅，是也。其布细腻精密，暟如雪，轻如茧纸，幅广至四五尺，吉络为之。其织为巾者，两头组结方胜、葳蕤及诸物象。织者每抛一梭，则念一佛，故广州人殓死者以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又有花被假被，《汉书》：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即今之黎单也。亦有织为巾帨与裙者。裙曰黎裲，横幅合缝如井栏，皆素花假锦百褶而成，所谓迦盘之衣也。黄文裕赋云：布帛则攀枝吉贝，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殷红。疏絺薄暑，密斜弭风。盖谓琼布也。斜谓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卐字，或大小方胜，文皆侧理，故曰斜。广州有麻经、丝经兼丝布，或绵纬丝。有双丝布，甚厚实。有榜被，絮絁所织，其纬粗如小指，或谓即羆被，亦名羆罽，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绵线为之，亦有红者、紫者。崖州多织绵，儋州多织生丝。崖州组织绵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帐房，俗称儋、崖二帐。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绵草本，亦越也。其曰织贝者，织为贝文，诗所谓贝锦也。贝或吉贝也。志称高昌有草，实如茧，丝如细纻，名白纻氎子。织之为布，白叠即吉贝也。岛夷以卉服来贡，而织吉贝之精者以入簠，故曰织贝。临川吴氏云：染其丝五色，织之成文曰织贝，不染五色而织之成文曰织文。是也。绵与丝一也。绵又有木棉之绵，即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红，朵大于杯，花落则絮蕴焉。春暮时温空而飞，采之，其粗者可以为褥。岭外以为吉贝即木棉，非也。吉贝草绵，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广洋诗：翠苞半拆渐吐绵，雪花填满行人道。又云：搓就琼簪腻如茧，丝成水缕细如烟。谓斑枝也。又有树绵，一曰树头绵，以吉贝枝接乌桕，俟生时截去乌桕，树长可八九尺，四季开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数十年不坏。絮同木绵，德庆以上多种之。

葛　布

粤之葛，以增城女葛为上，然恒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终岁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两者，未字少女乃能织，已字则不能，故名女儿葛。所谓北有姑绩，南有女葛也。其葛产竹丝溪、百花林二处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入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然日晒则绉，水浸则蹙缩，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钱一尺，细滑

而坚，颜色若象血牙。名锦襄葛者，裁以为袍直裰，称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砀洲，而织于雷。为绨者绤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种不同，故女手良与沽功异焉。粤故多葛，而雷葛为正葛，其出博罗者曰善政葛。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云：依依宜织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谓此。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出琼山、澄迈、临高、乐会者，轻而细，名美人葛。出阳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广之龙江葛坚而有肉，耐风日，凡此皆绤葛也。绤葛外有新会细苎，盖左思所谓簏中黄润，又曰黄润比筒者。凡叠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两端为一连，苎则一端为一连，他布则以六丈为端，四丈为疋，此其别也。古时无木绵，皆以细麻为布，惟粤之苎则自上古已有。《禹贡》曰：岛夷卉服。《传》曰：岛夷，南海岛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为之，以其产于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正义》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属，越即苎衼也。汉徐氏女赠其夫以越布。邓后赐诸贵人白越，是也。《汉书》云：粤地多果布之凑。韦昭曰：布，葛布也。颜师古曰：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其黄润者生苎也，细者为绤，粗者为苎，苎一作纻。《禹贡》曰："厥篚织贝。《传》曰：织细纻也。《疏》曰：细纻，布也。《汉志》所谓兰干细布也。兰干者，獠言纻也。翁源以为苎霜布，是也。其曰花练，曰谷纡，曰细都，曰弱折，皆其类。许慎云：南方簏布之属皆为荃。荃，绤也，蕉竹之属皆绤也。蕉布黄白相间，以蕉丝为之，出四会者良。唐时端、潮贡蕉布，韶贡竹布。竹布产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单。竹节长可缉丝，织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练。庾翼与燕王书曰：竹练三端。是也。志称蛮布织蕉竹、苎麻、都落等。麻有青、黄、白、络、火五种。黄白曰苎，亦曰白绪。青络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络也。马援在交趾，尝衣都布单衣。都布者，络布也。络者，言麻之可经可络者也。其细者当暑服之，凉爽无油汗气。湅之柔熟如椿椒茧绸，可以御冬。新兴县阳盛，估人率以绵布易之。其女红治络麻者十之九，治苎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纺蚕作茧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鱼冻布，莞中女子以丝兼苎为之，柔滑而白若鱼冻。谓纱罗多澼则黄，此布愈澼则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绩丝为之，能除热汗。又有罨布，出新安南头。罨本苧麻所治。渔妇以其破敝者翦之为条，缕之为纬，以绵纱线经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旧染藉茛之色，使莹然雪白。布成，分为双单，双者表里有大小絮头，单者一面有之。絮头以长者为贵，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毡起绒。更或染以藉茛，则其丝劲爽，可为夏服。不染则柔以御寒，粤人甚贵之，亦奇布也。谚曰：以罨为布，渔家所作。著以取鱼，不忧风飓。小儿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粤布自《禹贡》始言，迁、固复言，官其地者往往以为货赂。昔孙幸调朱厓广幅布，蛮不堪役，遂作乱杀幸。而士燮献吴大帝细葛以千数，粤人苦之。宋恭帝时，广州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蠹害女红，却之，诏岭南禁作此布。诚虑小民淫巧，风尚侈靡，使贪吏得以为暴也。

雷州妇女多以织葛为生。《诗正义》云：葛者妇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予诗云：雷女工绨绤，家家买葛丝。又云：蛮娘细葛胜罗襦，采葛朝朝向海隅。又云：雷女采葛，缉作黄丝。东家为绤，西家为绨。增城亦然，其治葛无分精粗，女子皆以针丝之。乾撚成缕，不以水绩，恐其有痕迹也。织工皆东莞人，与寻常织苧麻者不同。织葛者名为细工，织成弱如蝉翅，重仅数铢，皆纯葛无丝。其以蚕丝纬之者，浣之则葛自葛丝自丝，两者不相联属，纯葛则否。葛产绥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为贵。若缭绕树间，则葛多枝

叶，不中为丝。采者日得数觔，城中人买而绩之，分上中下三等为布。阳春亦然。其细葛不减增城，亦以纺缉精而葛真云。凡葛以挼之有响，濡之明亮者为真。浣以梅叶之汁，和以清泉，摺幅为方而勿揉以手，则理不皱。其盎以瓦毋以木，则色不淄。湛之经宿，出而拍拍阴乾于檐端，毋以烈日则不脆。然纯葛者可浣，兼丝者浣之则缩。纯葛曰绤，言全乎葛也。

蕉类不一。其可为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种，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澼令乾，乃绩为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为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广人颇重蕉布。出高要宝查、广利等村者尤美。每当墟日，土人多负蕉身卖之。长乐亦多蕉布，所畜蚕，惟取其丝以纬蕉及葛，不为绸也。绸则以天蚕食乌桕叶者织之。史称粤多果布之凑，然亦夏布若蕉葛、苧麻之属耳。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绵花皆为正货。粤地所种吉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与黄麻布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予有《蕉布行》云："芭蕉有丝犹可绩，绩成似葛分绨绤。女手纤纤良苦殊，余红更作龙须席。蛮方妇女多勤劬，手爪可怜天下无。花针白越细无比，终岁一疋衣其夫。竹与芙蓉亦为布，蝉翼霏霏若烟雾。人筒一端重数铢，拔钗先买芭蕉树。花针挑出似游丝，八熟珍蚕织每迟。增城女葛人皆重，广利娘蕉独不知。"

茧　布

程乡茧绸，为岭南所贵。其蚕分畦而养，各以其叶饲之，饲某叶则为某茧绸，其茧布则罗浮大胡蜨茧所成。有咏者云：仙遗衣化罗浮蜨，蜨化山蚕复作衣。大胡蜨者，葛稚川之遗衣也，衣化为蜨，蜨化复为衣，其异若此。文昌茧，其蚕惟食山栗叶，故吐丝坚韧，其绸可久服弗敝。新兴茧亦然。若南海官窑茧、顺德龙江茧，则劣矣。

鸟　服

朔漠多兽服，南方多鸟衣。鸟衣者，诸种鸟布所成，一曰天鹅绒，夷人剪天鹅细管，杂以机丝为之，其制巧丽，以色大红者为上。有冬夏二种，雨洒不泾，谓之雨纱、雨缎。粤人得其法，以土鹅管或以贱物，品既下，价亦因之。一曰琐袱，出哈烈国，亦鸟毳所成，纹如纨绮，其大红者贵。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仿为之，似素纺绢而自起云，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绩为线缕，以绣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毛曰珠毛，盖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价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开如锦屏，故曰屏。

纱　缎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纸

东莞出蜜香纸，以蜜香木皮为之。色微褐，有点如鱼子，其细者光滑而韧，水渍不败，以衬书，可辟白鱼。南浙书壳，皆用栗色竹纸，易生粉蠹，至粤中必以蜜香纸易之，始不蠹。最坚厚者曰纯皮。过于桑料。细者曰纱纸，染以红黄。以帷灯，恍若空縠，以有细点如沙，亦曰沙纸。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岭表录异。广州多栈香，以作纸名为香皮。是此纸也。长乐有谷纸，厚者八重为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坏，甚暖，能辟露水。縠纸自昔见重，唐萧仿为岭南节度使，敕诸子以谷纸缮补残书。子廪谏曰：州距京师且万里，书成不可露赍，必将贮以囊笥，贪者伺望，得无蹇苴之嫌乎？仿曰：善，吾思偶不及此。此谷纸之故事也。从化有流溪纸，纸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纸艗、下流纸艗，二艗专以运纸故名。其竹名曰纸竹，与他竹异。男女终岁营营，取给篁箐，绝无外务。其法先斩竹投地窖中，渍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练。渍久则纸洁而细，速则粗而渗。粗者一名后纸。

诸番贡物

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真腊，曰爪哇，曰暹罗，曰满剌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罗希，曰层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齐，曰急兰丹，曰顿逊，曰州湄，曰浡泥，曰阇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骞，曰天方，曰锡兰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苏门苔剌，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辇、罗兰、顿田、离其、门毒、右笪、罗越、佛逝、诃陵、个罗、罗谷罗、婆露、狮子、摩逸、佛朗机诸国，则未尝入贡懋迁有无者也。安南本汉交趾地，洪武初朝贡，其物有金银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龙脑、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银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烧碎香、花藤香、乌木、苏木、花梨木、苧蔓、番纱、红印花布、油红绵布、白绵布、乌绵布、圆壁花布、花红边缦、杂色缦、番花手巾帕、兜罗绵被、洗白布泥。暹罗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参烈昭毗牙遣使柰思俚侪剌识悉替等来朝贡，进金叶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龟、龟筒、宝石、珊瑚、金戒指、铜鼓、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丁皮、阿魏、蔷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肉豆寇、胡椒、荜拨、苏木、乌木、大枫子、苾布、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剌布、红地绞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绵棋子花布、织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竹布、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文丝缦。真腊本扶南属国，洪武六年，其王忽儿那遣使柰亦吉郎等来贡，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苏木、胡椒、黄蜡、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爪哇本古阇婆国，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达剌遣使八的占必等来朝贡，其物有胡椒、荜茇、黄蜡、乌爹泥、金刚子、苏木、乌木、番红土、蔷

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黄熟香、安息香、乌香、莘拔、茄龙脑、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庐荟、没药、大枫子、丁皮、番木鳖子、闷虫药、碗石、宝石、珍珠、锡、西洋铁、铁枪、摺铁刀、铜鼓、苎布、油红布、孔雀、火鸡、鹦鹉、璎珞、孔雀尾、翠毛、鹤顶、犀角、象牙、龟筒。满剌加在占城南，永乐三年，其王西剌八儿速剌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其物有番小厮、犀角、象牙、珠母壳、璎珞、、鹤顶、鹦鹉、黑熊、黑猿、白麂、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薑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缦、片脑、栀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琅、胡椒、血竭、乌爹泥、肉豆蔻、没石子、阿魏、窠铅、片脑、肉果、玛瑙珠、竹布、苏合油、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三佛齐本南蛮别种，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扎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来朝贡，其物有黑熊、白獭、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兜罗绵被、苎布、龟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脑。浡泥本阇婆属国，洪武四年，其王马谟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贡，其物有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金银八宝器、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璎珞、龟筒、羸壳、鹤、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鹉、黑小厮。锡兰山，正统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谟的黑哑等来朝贡，其物有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树香、土檀香、没药、西洋细布、藤竭、芦荟、硫黄、乌木、胡椒、碗石。苏门答剌，永乐三年，其王锁丹罕难阿必镇遣使阿里来朝贡，其物有马、犀、牛、龙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苏木、锡、水晶、玛瑙、宝石、石青、回回青、硫黄、番刀弓。大坭，称隶暹罗助贡国，其来贸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没药、片脑、莘拨、乌爹泥、土檀、黄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乌木、苏木、藤黄木、贪子、龟筒、象牙、番牛角、璎珞、珠壳、宝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张席、灰筒。急兰丹，正德四年来贸易，有胡椒、乌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叶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舶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黄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助国供军既有赖，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议者或病外番闯境之为虞，夫暹罗、真腊、爪哇、三佛齐等国，洪武初首贡方物，臣服至今。永乐时，浡泥入朝，没齿感德。成化间，占城被篡，继绝蒙恩。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间，未有敢为寇盗者。迩者佛朗机来自西海，其小为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见今番舶之在漳闽者，亦未闻小有警动，则是决不敢为害，亦章章明矣。霍文敏云：东南番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机则贼人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机并拒诸番，非策也。为今之计，在诸番之来则受之，在佛朗机则斥之，否则厉兵以防之，示之必诛。

黩　货

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在昔州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笼江，望之如蜃楼厥覆。殊蛮穷岛

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贪者艳之。《晋书》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宝，可资数世。然地多瘴疠，人情惮焉。惟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吏。故前后刺史，皆多赍货。朝廷欲革其弊，以吴隐之为广州刺史。隐之至郡，清操异常，每食惟乾鱼菜。帷帐器服，皆附外库。其后有王琨者，刺史广州，人言南中沃实，官此者常致钜富，世云广州刺史，一经城门，即得三四十万。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有王僧孺者，为南海太守，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吾子孙，不在越装。有张田者，知广州，尝谓人曰：南海饶诸珍物，但身为市舶使，不欲以此自污。作钦贤堂，绘古昔清刺史像，师事之。有周穜者，知广州。故事：番舶抵郡，犀象香珠之属悉选以献，曰呈样。穜一无所受，终任不至舶务。有余靖者，知广州，奏罢番舶之税，以来远人。又戒在任官吏。不得私市南药，及受给由苏息二钱。比自罢归，囊中无南海一物。有孔戬者，为岭南节度使，始至，免属州逋赋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八百余两。番舶初来，有下碇税，有阅货宴，所饷犀象、香琲，下及仆隶，戬禁绝无求索。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货，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之。戬以海道远，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之。有卢钧者，为岭南节度使，番舶之来，旧帅皆作法兴利以致富。钧奏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不干预。有韦正贯者，为岭南节度使，旧日番舶始至，大帅必取其上珍，而售以下直，番人厌苦之。正贯至，一无所取。之数公者，皆清廉自爱之君子，求其取所当取者不可得。况于身为大贾，斡山海之货，役利细民，与市井子孙争为奸利者乎！比年以来，岭海亦大空虚矣。所喜者大庾绾毂其口，百里间磴道巉岩，十郡之大阻恃焉。天欲留不尽之货财于南越，故以此台关一线为咽喉。俾玩巧事末之民，与夫咫窳偷生者，得仰机利而食。不然者，地之所产者有尽，而贪人之捆载者无穷。岭海虽为天下饶，所存以为生且养者，亦无几矣。嗟夫！国之富藏之于民，复藏之于其地之民，夫使其地之民各享其利，而无眈眈者虎视其间，而其国治矣。

卷十六　器语

钟

五仙观有大禁钟，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铸，然不敢击。岁乙酉，有司命击之，城中婴儿女死者千余。于是婴儿女皆著绛衣，系小银钟以厌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击。钟有雌雄，其雌者向飞入白鹅潭，往往与城中钟相应。予诗："雌雄海底应钟声。"钟故能飞，宋政和中，合浦灵觉寺钟一夕飞去，既明，悬于空中，其半犹湿。居人言：江湾每夜有钟吼声，是必与龙斗也。察之果然。乃去钟顶上龙角，遂不复飞，而名其地曰钟湾。每湾中风起，有一物大如车轮，蓝色，腾跃波中，必尝与钟斗者也。钟，金也，龙，木也。金木相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欤！

鼓

汉顺帝时，周敞为交趾刺史，尝至龙川，闻山木响异，因伐取为鼓，以下分鼓给桂林郡，上分鼓给并趾郡。每击一鼓，则二鼓皆鸣，俚獠警动，谓有龙潜而相应，莫不畏之，因名其山曰龙山。万历间，剿灭大藤峡贼，以大藤为三鼓椽，椽围一丈，长三四尺，黑润若角沉然。一置广州都司堂，一置肇庆府门上，一置梧州总兵府。其声逢逢，数百里亦时相应，皆灵器也。二者相类，皆木与藤之为怪。

铁　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铁鼓，一面微损，击之有声。先时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为所害。公以铁为鼓及船，使役人乘之，一日夜来往五羊，得蛟斩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盖以铁物治蛟，乃金剋木之道，龙性畏铁，蛟亦然，是皆属木，故以金制之。伏波铸铁船沉于合浦，其亦以镇压毒龙而已。

铜　鼓

南海庙有二铜鼓，大小各一。大者径五尺，小者杀五之一，高各称广。大者因唐时高州太守林蠙，得之于蛮酋大家，以献节度使郑绚，绚以献于庙中者。其制中空无底，钏垂四悬，腰束而脐隐起，旁有两耳，通体作络索连钱及水澌纹，色微青如铺翠，半断起如辰砂，铜质尽化，金精独存，有光莹然可鉴，盖千余年物也。边际旧有蛙六，今不存。其小者或谓出浔州铜鼓滩。先是滩水湍急，春石底作铜鼓声，人夜辄有光怪。一日水涸铜鼓见，太守取之，悬于四穿楼。其四角有金虾蟆五，为番人所窃，声遂稍石，乃归于南海庙中。色纯绿作鹧鸪斑，斜文纤丽，隐隐若八卦象。岁二月十三，祝融生日，粤人击之以乐神。其声阗鞳镗镛，若行雷隐隐，闻于扶胥江岸二十余里。近则声小，远乃声大，神器也。嘉靖间，海寇曾一本谋移去，铁索忽断不可举。有老父云：此铜鼓昔浮海至，其鸣应潮，自为大盗所移，灵蛙残缺，遂不复自鸣。又云：铜鼓之大者，旧雌雄各一，今庙所存者雄也，其雌向遇风雷，飞入狮子海中，今雄鸣，则其雌辄相应云。粤故多铜鼓，或谓雷、廉至交趾濒海饶湿，革鼓多瘅缓不鸣，伏波始制铜为之，状亦类鼓，而稍埤，缩腹下杀，周以繁纹，面上八角，皆缀以坐蛙，名为骆越之鼓。或曰：《晋书》云：诸獠并铸铜鼓，以高大为贵。初成，悬于庭中，置酒召客，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鼓，因遗主人，名纳鼓钗。攻杀时则声其鼓，至者如云。其所铸鼓，惟豪强称最，号为都老鼓。庙中铜鼓，盖诸峒獠所遗也。或曰：《周礼·司徒》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事。司马大阅，则群吏致其鼓铎镯钲，以听坐作。故范铜为鼓，皆属军乐。意汉时其制尚存，故伏波铸之，留西南夷中甚众。其形皆如腰鼓，而面脐在上方。出庙中所藏，其内有镌，云：汉伏波将军所铸。乃是阳识。凡三代铜器用阴识，其字凹。秦汉用阳识，其字凸。阳识易成，阴识难铸，此必汉物无疑。大抵粤处处有铜鼓，多从掘地而得，其状各异，皆伏波所瘗以镇蛮者。每遇风雨辄有声，诸蛮于深溪邃峒之间，循其声之所自，往往求得铜鼓。盖物之

神灵者，岁久辄思自见。故永乐中，万州土官黄惠，于多辉溪中得一铜鼓，长三尺，面阔五尺，凸二寸许，沿边皆科斗，各衔线缕抵脐，束腰拳尾，若今之杖鼓然者，击之声如鹅鹳，闻数十里。万历间，茂名高田溪水暴涨，涌出铜鼓，径三尺，高二尺有奇，面列蛙蛤六，遍体作细篆文，有朱砂积翠，蜗蚀之孔十余。其声铿铿，或以革掩底，或积水瓮中盖而击之，声闻十余里外，叩蛙蛤则其声益远。而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灵山有铜鼓岭，阴雨则岭上作铜鼓声。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鼓而名。又博白县北有铜鼓潭，向有二铜鼓没其中。弘治己未，得其一以献两广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献县。罗定城隍庙有铜鼓，高二尺五寸，径二尺，州人争讼不平及被诬欲昭白者击之，则祸有归，无事而击，则祸击者。又雷州英灵冈雷庙，有铜鼓二，其式如镛，围径五尺许，高亦如之。在左者面边蟆六，右者蟆五，其旁皆有两耳。每耳又分而二之，耳下有一兽首，反俯下足，尾人于郭。左者土花剥蚀，声短而无光泽。右者质理莹然如碧玉，其面稍廉三分，檐覆下六分，中心微拱而平。其晕有十三圈，晕各一声，晕中夹平绦如波纹，两圈作连钱坟，旁纹人字如莞簟，其绦作雷纹、斜方斗纹，色翠绿彻骨。有一线丹，午后乘阴气苍润欲滴，午前象褐色稍淡，蚀处如蜗篆。又有一铜鼓在庑下，状亦如之，皆声闻十余里。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云。雷，天鼓也，霹雳以劈历万物者也，以鼓象其声，以金发其气，故以铜鼓为雷鼓也。吾视其碑，盖从天宁寺及英山掘而得者。昔伏波征交趾，欧阳颋守广州，皆以铜鼓进御。而伏波善别名马，得骆越铜鼓，皆铸为马式表上之。之数铜鼓，或皆铸马式之所余，未可知也。

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击时先雄而后雌，宫呼商应，二响循环，音绝可听。其小者曰铘，大仅五六寸，凡击铜鼓必先击铘，以铘始亦以铘终。铘者，铜鼓之子，以子音引其母音也。然今铜鼓制皆小，最大者二尺余，圆脐突起，隆面而浅唇，不作虾蟆花绣纹，大小颇如钲式，不及二庙所藏者远甚，惟雌雄之别则同。凡为铜鼓，以红铜为上，黄铜次之。其声在脐，雌雄之脐亦无别，但先炼者为雄，后炼则为雌耳。然诸工不善取音，每铜鼓成，必置酒延铜鼓师。师至，微以药物淬脐及鼓四旁，稍挥冷锤攻之，用力松轻，不过十余锤，而雄声宏而亮，雌声清以长，一呼一应，和谐有情，余音含风，若龙吟而啸凤也。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其法绝秘，传于子而不传女云。

琼州有黎金，似铜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脐，黎人击之以为号，此即铘也。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铘，以为聚会之乐。故谓铜鼓为大器，铘为小器。

宝　剑

尉佗尝瘗宝剑以镇名山，今两广山中，往往有剑气，中夜烛天。唐明宗天成中，罗浮掘得古剑，有篆文二十字，识者以为己亥年圣君出也。其后宋太祖应之而兴，是岂佗之所瘗者欤！

彭中丞剑

东莞彭中丞谊，身既殁，其子孙以宪庙所赐剑，悬于祠堂。剑有神灵，每一动铮铮有

声，则其宗人之不肖者辄自刭而死，以剑瘗香炉下，其鸣亦然。或者谓以公之灵，使以其所受赐剑用之于国，无徒用之于家，则奸贼之臣，何难尽诛以谢天下。然此剑销为门牛，人亦有取之铸为一龙文匕首者矣。

刀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觔，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中，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于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惟刻上库字者不出境，刻汉字或八幡大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镂锲金银者，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趯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其贡者以金银杂纯钢炼之，卷之屈曲如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矾之以金丝矾则见，所谓绕指郁刀也。古有鱼肠剑，屈曲如环，此亦其类。刀头凡作二层，一置金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夷往往佩之。又有两刃如剑，隐出层纹，可沾积毒药，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红毛西洋诸刀，镂凿亦异，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窑器片镶之，率奇瑰夺目，轻薄如纸，可割裁，充文房佳器。有交蛮长刀，有槽无脊，轻利颇如日本，而精宝刚锐逊之。有苗刀，其纹以九帘为上，轻便断牛。有交趾刀，甚长，亦有槽无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寻常战斗之用，惟以惠阳刀为良耳。凡刀有相，张穆云："凡刀凛凛有霜威，持之增人意气者吉，引之精利。尝使人愁惨不乐，刀锋按之正及心坎者凶。无论长短广狭，以草自刀根至尾约之，草与刀长相若，已乃断草如刀根大，尽其草作数十寸，凑如口字，又重累之成且字，视其尾方，则刀无祸患，加一为虎尾有威，加二为虾须则凶。君子服刀，必以吉祥者为贵。"大均云："君子大抵以心剑为用。心剑者，天下之利器也。"甘泉云："磨剑剑气利，磨心心剑神。剑利一人敌，心神敌万人。"吾以为得用剑之本焉。

鸟　枪

粤人善鸟枪。山县民儿生十岁，即授鸟枪一具，教之击鸟，久之精巧命中，置于肘上，背物而击之，百步外钱孔可贯。鸟枪以新会所造为精。枪成置于掌上，击物而枪不动，掌亦无损，然后架之于肘用之。其人在前，则转身而横击之，无不妙中。枪既锤炼精熟，夜必悬于墙，否则曲而不直。引药又宜长带在身，使人气温暖，方易著火。炭则以糯谷为之。盖沙炮贵长，鸟枪贵轻，而药皆宜乾燥也。外有三眼枪者，有置于刀枪之末，本末互用者。有交枪者，其曰爪哇铳者，形如强弩，以绳悬络肩上，遇敌万铳齐发，贯甲数重。其曰沙炮者，以百炼精铁为之，长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发可毙人于三箭地外。其

为制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于身，使弹子易于喷撒。弹子多至升许，一发毙数十百人。杂以快钯藤盾，长短相救，每战辄无敌矣。予尝有《军行曲》云："沙炮都须丈六长，藤牌一一辅花枪。枞横只用鸳鸯阵，马战何如步战良。"又云："挑战时时踰白沟，刀牌好手夹蛇矛。镖枪先掷身随人，出没如风敌尽愁。"

大　铳

往塞上大将军铳，蓟镇岁声一次，以势大，人不敢发也。其重也，斤以一百五十计，以千斤铜母装放如佛朗机。少保叶公梦熊益为斤二百五十，长三倍之，得六尺许。以滚车发之，可及八九百弓。不以铜母，中以铅弹七斤者为公，三斤者为子，一斤者为孙，三钱、二钱者二百许为群孙，名曰公领孙。弹以铁磁片，杂斑猫毒药煮就者佐之。凡重三十斤，发时势如霹雳，可毙人马数百计。沿边以千万架处处安置，俾将士习熟，人人能发。又以滚车转运之，虽重大可以登高涉远，夷险皆宜，斯火器之最神者矣。其曰西洋大铜铳者，重三千斤，大十余围，长至二丈许，药受数石。一发则天地晦冥，百川腾沸，蛰雷震烨，崩石摧山，十里之内，草木人畜无复有生全者。红毛夷擅此大器，载以巨舶，尝欲窥香山澳门，胁夺市利。澳夷乃仿为之，其制比红毛益精，安置南北两台，以守要害。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红夷乃不敢犯。用于中土，则诚攻守重器也。顾夷人不惮重赀峻法，讲习演试，中土反之，以故不得其效。盖铜质欲醇，铜汁欲清，铸候欲齐，土范欲泽，引缄欲后，方可免迸裂之患。五者备矣，药又欲精欲燥，发火之人欲练，乘火之人欲整欲敏，而悬重赏以待之，然后守无夹砦，攻无金城。如徒曰重器而已，安知不反以资敌乎？

龙塘叶公，尝以甘肃无墙，仅有一夹把边，夹把者，夹草与沙而为把者也。公以大神炮为墙，一发可及六里，谓以两门更番而放，则六里无患。计东起金城，西至嘉峪，一千六百余里，北起镇番，南至西宁，一千七百余里，以大神炮一千门，分布其中，又以灭寇、三眼、百子，佛朗机、涌珠等炮，及火箭、火甄、火雷佐之，则三千余里无患。其炮洞也，有墙者穿墙为之，无墙者则安置土墩院中。每一门立炮长一人，加粮三斗，率领炮军五人，日夜练习。有急则聚而为阵，战则以大神炮歼敌于五六里之外。俟其将近，乃以灭寇、三眼等器杂施之。其步下兵，每人执一挨牌，牌中藏一窝蜂火箭九枝，夹以长枪一、长斧一。计挨牌一千，则得火箭九千，长枪、长斧二千矣。当齐发时，如天火下焚，铁石莫御，枪斧先锋而摧坚，马兵两翼而冲突。而又有贵州土夷，如罗鬼、仲家、黑苗之类，恒以一二千人而敌十万。诸蛮能骑野马，不用鞍辔，步下放弩，马上标枪，跳足踏冰，有进无止，所食者又皆血腥生物，不用烟火。寇人往往望而怖畏，以故所向无敌。

机　铳

澳门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图、定时钟、指掌柜，亦有裨民事，其风琴、水乐之类，则淫巧诡僻而已。至如机铳者，名觇面笑，弢藏于衣袷之中，而突发于咫尺之际，杀机不测，良可寒心。其制也，小石如豆，啮皮函外，铁牙摩戛，火透函中，盖皆精铁分合而成。分之二十余事，邈不相属，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纳纽篆

而入蜗户，栝转相制，机转相发。外以五六铁椭椭之，大四寸，围长六七寸，以带系置腰间，带有铜圈，可插机铳二十枚。铅弹亦怀于身，用时乃入。弹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多则坏铳。危急时，一人常有二十铳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区怀瑞有铭云："有械咫尺，出自岛舶。具铳之型，燄烟小弱。支绪琐陈，炼钢而作。辐辏委蛇，洞空蠹籥。节短势长，旋螺屈蠖。鱼乙畛分，犬牙绣错。关键相须，石金喷薄。浑合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摧残，等于戏虐。迅击寻丈，不爽锱铢。蜕胎重器，巧捷于兹。触光毫末，锋镝为威。变生衽席，狃而不知。明信在躬，圣铁是衣。君子警斯，毋中于微。"

佛山大爆

佛山有真武庙，岁三月上巳，举镇数十万人，竞为醮会，又多为大爆以享神。其纸爆，大者径三四尺，高八尺，以锦绮多罗洋绒为饰，又以金缕珠珀堆花叠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岁者百人，倭衣倭帽牵之，药引长二丈余，人立高架，遥以庙中神火掷之，声如丛雷，震惊远迩。其椰爆，大者径二尺，内以磁罂，外以篾以松脂沥青，又以金银作人物龙鸾饰之，载以香车，亦使彩童推挽。药引长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爆首，则其人生理饶裕，明岁复以一大爆酬神。计一大爆，纸者费百金，椰者半之。大纸爆多至数十枚，椰爆数百。其真武行殿，则以小爆构结龙楼凤阁，一户一窗，皆有宝镫一具。又以小爆层累为武当山及紫霄金阙，四围悉点百子镫，其大小镫、灯裙、灯带、华盖、璎珞、宫扇、御炉诸物，亦皆以小爆贯串而成。又以锦绣为飞桥复道，两旁栏循，排列珍异花卉，莫可算。观者骈阗塞路，或行或坐，目乱烟花，鼻厌沉水，簪珥碍足，箫鼓喧耳，为淫荡心志之娱，凡三四昼夜而后已。此诚南蛮之陋俗，为有识之所笑者也。丧乱之余，痍伤未复，小民蠢蠢无知，动破中人之产，奇技淫巧，自致其戎。良有司者，苟能出令禁止，教以节俭，率以朴纯，使皆省无益之费，以为有用之资，不惟加惠斯民，亦所以善事鬼神焉耳。

弩

古越人能为连弩。《南越志》称：交趾之地最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地曰雄田，一曰骆田，食其田者曰骆侯，诸县则曰骆将，铜印青绶，如今之令尹然。蜀王尝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土庶蕃富。尉佗窃据番禺，遣兵攻之。安阳王有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杀三万人，佗乃却垒息卒，还戍武宁，遣次子始为质通好。王之女媚珠，见始丰姿闲美，遂私焉。始求观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潜毁其机，驰使报佗。复兴师袭之。军至，安阳王如初放弩，弩败，师徒崩散，遂破之。佗遣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即瓯骆也。相传安阳王弩，有神人皋通教为之，其制不可考，使佗子孙能仿佛其大概，为弩以守，则伏波楼船必不能攻陷石门、寻陬如是之易。嗟乎！幅员虽广，几敌中国之半，而汉偏师一人，国即破灭，绵力薄材，乃一至于是乎！自古用兵，以弩为尚，《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荀子谓：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晁错谓：劲弩长戟，为中国之长技。汉制：将军有强弩、积弩之名。《唐书》：择宿卫勇者为番头，习弩射。宋有弓弩院，造床子弩、虎翼弩、马黄弩。自古有

国未有不尚弩者也。至于历代以弩取胜，又多可稽，乃今日北方官军并未见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西南夷獠专用之。夫弦木削竹，费廉而工省，制造易而为用神，有国者何惮而不为。以之辅战车，射坚及远，争险守隘门，怒声劲势，遏动制突，非弩其何以胜。其奇制越人或有知之，诚下令有能献强弩法式者，奏予一官，知必有以神臂弓为献如李宏，以克敌弓为献如韩世忠者矣。此二弓者，皆弩也。多造战车，悉置强弩火器于车箱上，以御驰突，虽有强敌，未必不以万弩齐发为惧也。

木　枪

龙门健儿，多以棉木为枪，长三丈余，三人持之，一进一退，以四尺为率，从地上挑起人马，敌不能近，谓之八步长枪。予有《龙门健儿行》云："龙门健儿身手强，棉木为枪三丈长。三人持一棉木枪，风旋电转谁能当。进四尺，退四尺，挑起人马半空掷。朔骑千群丧精魄，前锋夹以竹篙锥。三丈不足二丈余，藤牌絮被滚如珠。三眼鸟枪洞铁甲，绕指郁刀随卷舒。燋铜锋镝涂毒药，猛虎中之仅三跃，用短尤能精用长，纵横击刺千军却。"

战　车

归善叶少保公，常以车战立功。其车用双轮，甚轻，平地二人推之，险阨四人挽之，上列枪刀，中施火器，又以斫马刀与长短兵，相夹前冲，然后铁骑从之。每车一辆，车正一人，挨牌六人，长枪二人，钩镰二人，佛朗机手二人，百子铳手二人，兼以火箭三层，推车夫二人，马八匹，马上各稍百子铳一，骡一头，驮灭寇炮一，百子铳十，共计步兵十七人，马兵八人。以二十五人为一队，十队为一司，十司为一部，十部为一军。分为三营，合为一大营。势小则分击，大则合击，又熟练而选其锋。其《车战录》一书，奇奇正正，靡不备极，古今兵法，一览而犁然在目。谚曰："轻车便道，无往不利。"叶公有焉。论者谓戚南塘在蓟时，所造战车多仿偏厢之制，环以为营，稍合古法。但其车太重，非马数匹卒十余人挽之莫动，盖宜于易不宜于险，宜于守而不宜于战者。公所制，独有取于轻车，往来便捷，又翼之以拒马挨牌，藏之以巨铳神枪，止而为营，则有连城之固，进而冲锋，则有排山之力，神炮并发，则势如崩雷，精骑随驱，则功同拉朽。可险可易，可战可守，非所谓制胜之上乘者耶！用兵者能准是轻车之式，于步骑外皆置车战一军，选将简徒，预教而熟练之，敌至则诱之以步兵，试之以游骑，使之薄吾车营，而后千乘并驰，万炮齐响，数百步之内，有不全军崩溃者哉！

水　车

从化之北有流溪，自上五指山至黄龙砍，惊滩草迳，凡百余里。两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树木障水为水翻车。子瞻诗："水上有车车自翻。"水翻车一名大辋，车轮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轮转，自注槽中，高田可以尽溉。西宁亦然。每水车一辆，可供水碓十三四所。以樟、枫、鸡藤诸香舂末，以作线香，谓之香水车。

香　碓

香碓，罗浮为多。罗浮众香之薮，其树木多芳辛酷烈。凡枯柯折幹，外皮虽朽，内心甚香。山人每采树之鳞甲名薰陆罗香者，及枫、桂、鸡藤、水松之属，以辗车车水，水激处，百杵齐举，而黄屑成焉。乃以浮溉载之，沿罗阳溪而下，售于广、惠二州。凡为香条、香饼者，皆取给。其香以天生，而末以水成，不费筋力，又有溪流以输运，真栖隐之幸也。予尝以此溪为香客所往来，易名曰香溪，以与山中之药市对。有诗云："采香秋自香溪入，采药春从药市还。"又云："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随流水出罗阳。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春成即稻粱。"又云："罗浮自是一香山，香使山人不得闲。一棹香溪贩香去，香如尘土满人间。"

木　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辘轳一具，辘轳中系以长绳六丈，以一铁环安绳中，以贯犁之曳钩。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与乡农为之。

罗浮古器

罗浮冲虚观，当宋时有道士，于朝斗坛下得铜龙六，铜鱼一。细玩之，非金非石非铜铁，其龙皆具四足而微鳞，鱼则空洞其中，无孔，坚若窑瓷，轻如木叶，盖神物也。苏长公尝以为异。均按：道书称真人传授，赍金龙玉鱼，盟誓天地。或即此物。嘉靖间，文移取去，今不可得矣。观又有乐器四十余种，为真人白玉蟾遗制，名云璈之乐。静夜月明，羽人一再奏之，猿鸟皆鸣，四山响应。今乐器亦零落殆尽，惜哉！

大　甑

广州光孝寺有大甑，六祖时，饭僧之用者也。大径丈，深五六尺，韶州南华寺亦有之，大与相若。当饭僧时，城中人争持香粳投之。或有诗云："万户饭香诸佛下。"

冠　巾

白沙有玉台巾，平顶四直，象玉台山形为之。有诗云："惟有白头溪里影，至今犹戴玉台巾。"文简有自然裳，其《谒石翁墓诗》云："夫君有嘉惠，赠我云锦裳。中绣自然字，服之永不忘。"又有心性冠，其铭云："噫！为之上圆，以象乎天，分之八方，以象八卦。丽之十云，以象十干。垂之二带，总之一纽，以象始终主敬。周之重幨，以象大圈。是为甘泉翁心性之冠。"叶绸斋有平定巾，其赞云："流为水，凝为冰，冰液乃返其形。死为鬼，生为人，人死乃归其根。今为官，昔为民，官罢乃还其真。葛衣大带，平定之巾。

乐尧舜之道，又何必游尧舜之庭邪！”平定巾一名民巾。绸斋迁宾州守，至境即弃官，归著民巾往投。其之官福清也，使者请衣朱蒨任，先生曰：辟如鸟，有白有黑，安能一切，夫非化工。竟不朱。元旦，里长请为易绶，不许。迎春东郊，限于纲竟不花矣。其高致若此。此三公者，予取以为衣冠师焉。

瘿　冠

广多木瘿，以荔支瘿为上，多作旋螺纹，大小数十，微细如丝。友人陈恫屺得其一以作偃月冠，大仅寸许，有九螺。铭之曰：“文全于曲，道成于木。予亦得其一，以作瓢而有曲柄，字之曰箪友。”为诗云：“拳曲千年成一节，半生半死沉香结。”又云：“霜皮未尽尚磨砻，蛎蜡半食心已空。螺纹如丝旋细细，左纽右缠文不同。”

笄

香山之俗，女笄用中秋。是夕召亲戚为丸熨，食而笄之。初加擎髻，既嫁变堕髻，形颇不雅。冬至，家以丸熨祀神，或以笄女，他时率不以笄也。东莞娶妇，入门庙见后，终身不复戴笄。南海、番禺妇人，平居不笄，有事则笄，女子出阁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莲花珠笄，乳媪笋壳尖笄，长乐、兴宁扁笄，大小如其首，以金为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无奇。虽田家妇子，笄靡不华，靡不朝夕在首。

茅　笔

白沙喜用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尝称为茅君。有诗云：“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又云：“长揖谢茅君，安静以待终。”又尝称为茅龙，其诗云：“茅龙飞出右军窝。”今新会书家仿之，多用茅笔。

金鱼缸

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其为金鱼大缸者，两两相合，出火则俯者为阳，仰者为阴，阴所盛则水浊，阳所盛则水清。试之尽然。

古瓦盘

阳春东有马鞍山，山巅一古瓦盘，围八尺许，中有清泉。登者掬饮将半，诘朝复满，虽积雨不益。盘乍隐乍显，若有心求之，不可必得。

屐

庄子云：以跂跐为服。跂者，屐也。跐者，屩也。木曰屐，麻曰屩，古人皆著屐。

《异苑》云：晋文公哀介子推，拊木视其屐曰：悲乎足下。《孔丛子》云：孔穿振方屐见平原君。晋延嘉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汝南先贤传》云：戴良嫁女，布裳木屐。吴时粤有赵妪，常著金蹋鼿，或著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今粤中婢媵，多著红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凉时，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制拖皮为雅。或以抱木为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韧，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刳之为屧，轻薄而耎，是曰潮屐。或以黄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湿，尤宜屐。其良贱至异其制以别之。新会尚朱漆屐，东莞尚花绣屐，以轻为贵。史称邯郸女子，跕屣蹑利屣。利者，轻也。广州男子轻薄者，多长裙散屐，人贱之，呼为裙屐少年。

蒲葵扇

蒲葵树身干似桄榔，花亦如之，一穗有数百千朵，下垂子如橄榄，肉虽薄可食。新会之西沙头、西涌、黎乐、新开滘诸乡多种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中人之产，得葵田十亩，亦可以足衣食矣。蒲葵最宜为扇，扇大者三四尺，可以蔽日。其叶末作簦笠、簟席、坐团，亦以编屋。凡新会若男与女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葵焉。子初种时，沃以肥腻，俟苗生至尺乃再莳。五年始割下叶，八年乃割上叶，岁凡三割。既割已，暴之兼旬，乃水濯之，火烘之，使皆玉莹冰柔，而随其叶之圆长，制而为扇。缘之以天蚕之丝，嵌之以白鳞之片，柄之以青琅玕之牌，缠之以龙须藤之线，铜钉漆涂，绘画为绚，然后粗者以货于近，精者以货于远。考此扇兴于晋时，自谢太傅执之，王丞相捉之，其价顿贵。其制雅，而出风和好，不致伤人，故大江以南尤尚。琼州亦有蒲葵，男女以为帽，竹胎而金银纸衬之，虽士人亦戴，不以巾帻为重也。或作麦草帽，则以白绸机头为绥。又以草之精粗，分人贵贱，其风俗如此。蒲葵风最美，胜于他扇。患热中暑者，以蒲葵扇烧灰，调水饮之，立解。

席

粤之席，以西洋茭文者为上。其草随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织，然皆复而不单。单者用细方胜斜纹，惟西洋国人能织。次则龙须席，龙须出广宁、高明二县，其茎多倒垂，似莞而细，土人春取其萌于石穴，种之成田，名曰龙须田。谚曰："山种龙目，水种龙须。"龙须至芒种而肥，肥则勿壅，壅之生虫退色。至秋分而熟，熟乃与灯心草同收，而使金渡村人织之。长乐龙须礐亦产此草，而织手不及。有通草席，出高要白土村及新会。有莞席，出东莞县。莞丛生水中，其中茎圆美。《尔雅》曰：莞，苻蔏，其上蒠。蒠，中茎也。莞故与蒲相连，蒲下而莞上，故《周礼》司几筵，有蒲筵莞筵，蒲粗而莞细也。《诗》：下莞上簟。簟凉而莞暖也。《礼》曰：莞簟之安。言其细精可以安人也。汉文帝以莞蒲为席。颜师古曰：莞，夫离也。今谓之蒽蒲。以莞及蒲为席，亦尚质也。《盐铁论》曰：大夫士，复荐草缘，蒲平单莞，庶人富者，闟坐平莞。《拾遗记》曰：穆王时，西王母来，敷黄莞荐。宋《起居注》曰：广州刺史韦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领。莞音完，又音官。盖其为用最古，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县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亦曰东官。卢中丞祥有《莞草诗》云："菀彼莞草，其色芃芃。厥土之宜，南海之东。菀彼莞

草，芃芃其色。不蔓不枝，宜之为席。菀彼莞草，寒暑攸宜。长舒不卷，君子安之。”他若琼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椰叶席、槟榔席，皆席之美者。槟榔，山槟榔也。叶如兰，大三指许，长可数尺，淡白中微带红紫，绩为布，似葛而轻，亦可作席。人知粤多奇布，不知有槟榔布与槟榔席也。又澄迈染茜草为饰，久而愈滑，曰黄村席。又琼有红竹簟篠，潮有流黄席。

酒　器

粤酒器有鹙鹕杯，鹙鹕者，越王鸟也。其喙黄白黑色，长尺许，光莹如漆，以为杯，可受二升。有鹤顶杯，鹤者，海鹤也。其大者修项五尺，类淘河而咮锐，顶色丹，坚润如金玉，以为杯，可受一升。有鹦鹉杯，本海嬴壳也，出琼州三亚港青栏海中，前屈而朱，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其色红白青紫相间，生取者鲜明。《异物志》云：扶南海有大嬴如瓯，其体蜿蜒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倾覆终不尽，以伺误相罚为乐。有红虾杯，红虾大者须数尺，以金镶口为杯，可受酒升许。有鸽鹆杯，磨海嬴壳为之。有海胆杯，海胆生岛屿石上，壳圆有粟珠，粟珠上有长刺，累累相连，以漆灰厚衬之为杯。一名共命杯，以其取一带十也。有火鸡卵杯，受一升。有缠椶杯、椰杯。凡椰出于琼者，处处相似，独文昌铺前所产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为贵。寻常用则以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圆刳成，状千百出，以金银镶之。粤人颇尚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嬴杯，近海多用香杯，而东西洋之金银器不与焉。

椰　器

椰壳有两眼谓之蓼，有斑缬点文甚坚。横破成椀，纵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辄沸起，或至爆裂，征蛮将士率持之。故唐李卫公有椰杯一，尝佩于玉带环中。椰杯以小为贵。一种石椰，生子绝纤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贵，是曰白椰。粤人器用多以椰，其壳为瓢以灌溉，皮为帚以扫除，又为盎以植挂兰挂竹，叶为席以坐卧。为物甚贱，而赵合德以椰叶席献飞燕也。

槟榔合

广人喜食槟榔。富者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食时先取槟榔，次蒌须，次蒌叶，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蒌须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为主，有灰而槟榔、蒌叶乃回甘。灰之于槟榔、蒌叶，犹甘草之于百药也。灰有石灰、蚬灰，以乌侈泥制之作汁益红。灰脐状如脐，有盖，以小为贵。在合与在包，为二物之司命。包以龙须草织成，大小相函，广三寸许，四物悉贮其中，随身不离，是曰槟榔包。以富川所织者为贵，金渡村织者次之，其草有精粗故也。合用于居，包用于行。

锡铁器

锡器以广州所造为良。谚曰："苏州样，广州匠。"铁冶亦然。广州之佛山多冶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弗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锺瓦，胜于天下。"

铜鼓器

宋陆游云：予初见梁欧阳颜传，称颜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巧丽，叩之鏊鏊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铜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取也。

温坑瓦瓮

永安温坑所作瓦瓮，内外纯黄，水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变。又有康禾白磁诸器，亦坚好。

石涌瓮

越人谓石瓮曰石涌，故地名石涌。今大瓮高至六尺，大倍之，名曰石涌瓮，家家有之，盖取瓮城之象。

笄 制

永安妇人，粗棉大苎，衣多青黑。发左右盘，无鬟鬓，皆戴塌笄。笄广五六寸，与头相等，以羊皮金纸，剪擘为条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缕子，以傅其上。笄亦以纸为之，外冒黑纱，四旁插大钗簪，自朝至夕，无或有妇不笄者。其未笄者有髻子，笄则无之。故常不去其笄，虽至贫，笄亦华好。嫁日，其姑来迎，其母送至夫家乃还。贫者率务勤苦。其俗如此。

卷十七　宫语

楚　庭

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为台以朝汉，而城则以南武为始云。初，赧王时，越人公师隅为越相，度南海。时越王无疆为楚所败，其子孙遁处江南海上，相争为王。隅以无疆初避楚居东武，有怪石浮来镇压其地，名东武山，因于南海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而越王不果迁。其时三晋，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象珠玑以修献。隅久在峤外，得诸琛异，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乃起师送越王至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为越贡奉邑。或曰：《吴地志》称：吴中有南武城，在海渚，阖闾所筑，以御见伐之师。或曰：初，吴王子孙避越岭外，亦筑南武城。及越灭吴，遂有南海。其后为楚所灭，越王子孙自皋乡人始兴，有舅天子城，令公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既不果往，而赵佗遂都之，故佗自称南武王，而宫亦号南武宫。或曰：阖闾所筑南武城在丹阳皋乡，吴既灭，其子孙南徙，遂移南武之名于岭外，亦犹越徙瑯琊，初筑东武，既归会稽，亦名其地曰东武也。吴王子孙不能有其南武，而越王子孙有之，越王子孙复不能有之，而佗实有之，遂以南武名其国，与汉争大，此劲越之所由称也。嗟乎！佗本邯郸冑族，以自王之故，裂冠毁冕，甘自委于诸蛮，与西瓯半羸之王为伍，其心岂诚欲自绝于中国耶！诚自知非汉之敌，故诡示鄙陋以相绐，而息高帝兼并之心耳。其后自言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于天王。其词逊而屈，可谓滑稽之雄，盖犹是伪为魋结之意也。考楚之先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三子皆为王。论者谓其王三子也，姑顺蛮夷之俗，不自为王，犹存寅畏之心。其后十世熊通，求周室加位，不得，始自尊为武王。武者，生谥也。佗都南武，亦自称之曰武，盖师此意。佗宫故在粤秀山下，即楚庭旧址。粤秀一名王山，以佗也，其曰玉山者误也。宫之东为伪汉刘贲南宫。

四　台

赵佗有四台。其在广州粤秀山上者，曰越王台，今名歌舞冈。其在广州北门外固冈上者，曰朝汉台。冈形方正峻立，削土所成，其势孤，旁无丘阜，盖茎台也，与越王台相去咫尺。其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台，佗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佗之旧治，故筑台。又新兴县南十五里有白鹿台。佗猎得白鹿，因筑台以志其瑞。是为四台。自古诸侯王筑台以朝天子，始自佗。战国之筑帝宫，奉冠带以事强秦者，无斯恭顺，佗亦贤也哉！

三闾大夫祠

予之乡名曰沙亭，有烟管冈焉。其高大甲于茭塘诸峰，势与华山狮岭东趋海门，盖番禺之一镇也。冈之麓，予欲建三闾大夫祠，以宋玉、景差二大夫为配，而题飨堂曰忠过，仪门曰日月争光，寝室曰词赋之祖，又刻司马迁所作列传以为庙碑，岁时禴祀，率子姓灌献椒浆，弦歌《离骚》二十五篇，以乐神听，斯亦吾宗之盛事也。吾宗本荆楚人，文雅之士，固宜以《离骚》为家学，学其忠，复学其文，以无愧大夫之宗族，无负《离骚》之一书。吾尝谓《诗》亡而后《离骚》作，学《离骚》所以学三百篇。善学三百篇者，当自《离骚》始。祠既成，将使吾宗操觚之士，皆以祠为归，凡有所作，合之为《三闾家言》，附于《楚辞》之后，岂非大夫之所乐得于其苗裔者哉。嗟乎！吾宗自丧乱以来，二三士大夫，亦颇能蝉蜕垢氛，含忠履正，三闾之遗风，其犹未泯也。闻江南雷港有忠洁王祠，相传宋太宗平江南时，以此号封三闾大夫。则予之乡今亦名之为忠洁，使人因名求实，以为继述之美。又大夫故居在归州屈沱之上，楚人谓江之别流为沱，屈姓之所居，故曰屈沱。而大夫所耕之田，泪滴而生玉米，名曰屈田。吾之乡，其前有潮溪数曲，今亦命曰屈沱。有田数百亩，高者两三熟，低者一收，以供粢盛，今亦命曰屈田。盖追慕大夫之忠，一一袭其故迹，使吾宗有所观感，亦诚无所不可也。祠之后复祀女媭，则名其堂曰婵媛。女媭者，大夫之姊也。楚人谓姝为媭，故曰女媭。自昔屈氏女子，能辞令者自女媭始。其申申以詈，欲大夫之愚如甯武，不欲其伉直如史鱼以速死也。大夫之忠，忠而过，大夫之过，过于忠。世儒能言之，不知大夫之姊早已言之矣。噫！媭诚贤女，大夫传其名于《离骚》，有以也哉！

大忠祠

广州城南有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公天祥、陆公秀夫、太傅张公世杰。祠本南园旧址，洪武初，有五先生者，结社其中，开有明岭南风雅之先。其后当事者即其地建祠，以祀三大忠，以与崖门大忠祠并峙。其左有堂曰臣范，右有轩曰抗风。抗风者，典籍孙先生之所命也。典籍诗："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今以俎豆五先生，是为南园五先生祠。予尝谒祠，有诗云："词客旧多亡国恨，骚人今有礼魂篇。"其在崖门大忠祠，白沙先生尝作哀歌亭其侧，时酾酒以吊三公，有辞云："俨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谓正气，至大至刚。上有青天，下有黄壤。不亡者存，薰蒿凄怆。"

祖　祠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族，仁也。睚谮也，睚谄也。岁冬至，举宗行礼，主祭者必推宗子。或支子祭

告，则其祝文必云：裔孙某，谨因宗子某，敢昭告于某祖某考，不敢专也。其族长以朔望读祖训于祠，养老尊贤，赏善罚恶之典，一出于祠。祭田之人有羡，则以均分。其子姓贵富，则又为祖祢增置祭田，名曰蒸尝。世世相守，惟士无田不祭，未尽然也。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吾粤其庶几近古者也。

庞弼唐尝有小宗祠之制。旁为夹室二，以藏祧主。正堂为龛三，每龛又分为三，上重为始祖，次重为继始之宗有功德而不迁者，又次重为宗子之祭者同祀。其四代之主，亲尽则祧。左一龛为崇德，凡支子隐而有德，能周给族人，表正乡里，解讼息争者；秀才学行醇正，出而仕，有德泽于民者，得入祀不祧。右一龛为报功，凡支子能大修祠堂，振兴废坠，或广祭田义田者，得入祀不祧。不在此者，设主于长子之室，岁时轮祭。岁正旦，各迎已祧、未祧之主，序设于祠，随举所有时羞，合而祭之。祭毕，少拜尊者及同列，然后以胙余而会食。此诚简而易，淡而可久者也，吾族将举行之。

明诚书院

明诚书院在增城县城中，湛文简所建。堂上有《心性图》及文简所书《心性图说》，右隅有王文成所书五言古诗，今《阳明集》中，《书泉翁壁诗》是也。行书字大如拳，漫灭不可尽识。堂后石刻文简像，幞头执简，上有隶书《心性图说》。甘泉书院遍天下，此其发祥之地。故尤重云。

白云书院

白云之山有三寺，中曰白云，左月溪，右景泰，盖山中之三胜也。嘉靖间，三寺既毁，于是泰泉黄公以景泰为泰泉书院，铁桥黄公以月溪为铁桥精舍，甘泉湛公以白云为甘泉书院。自作《白云记》，谓仙变释，释变儒。王青萝读而嘉之曰：其变之终于正矣乎！遂书白云三变匾而揭焉。

西樵三书院

西樵之西，有山从端州来，至南海黄冈，渡江而东，有石迹，为石头村。又南而北，绵延数十里，丘垤连累者百数，乃崛起而为西樵，中有书院三。其曰石泉书院者，方文襄所营，在紫云峰。曰大科书院者，湛文简所营，在大科峰。曰四峰书院者，霍文敏所营，在鸡冠、紫姑、龙爪、聚仙四峰之间。当时三书院鼎足而立，三公讲学其中者历十年。世宗御极，相与应召而起。方为内阁辅臣，霍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入弼东宫，湛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同时尊显，世之所难也。论者谓山有神灵使然。父老云：昔年兹山，岚雾溟濛覆其半，昏旦莫辨。近三十年，明净秀露，无复岚雾掩焉。亦山之遭遇，非偶然也。

万卷堂

东莞陈琴轩先生琏，致仕后，开万卷堂。书多秘馆所无，四方学者至，必馆谷之。而丘文庄于琼州学宫为石室，藏书以惠学者，皆盛德事也。

合道山房

吾乡有烟管山，岿岦特出，其脉逶迤而下，为丘陵者三四，复崛起为一大山。其冢高而长，形如船覆，因名之曰覆船。其大与烟管相若，而势稍平，四围冈阜宫之，扈者、尚者、岿者远近连属，凡数十百计，皆以二山为宗。形家者谓烟管上应太阳，覆船上应太阴，从太阳而落为太阴，一南一北，如日月相配，有妙道之象焉。予草堂在二山间，背覆船而右烟管，将以阴为体而阳为用，以师夫二山，于是题其堂曰合道，而为铭曰："烟管在北，覆船在南，吾居其中，与之相参。覆船在南，烟管在北，吾居其中，与之相翼。以身为宫，广如虚空，能与地塞，能与天通。以心为佩，光无外内，能与日明，能与月晦。"

三　楼

三楼，一曰越华楼，故在广州城西戗船澳。南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作斯楼以居之。或曰：越华楼一名越华馆，佗作此以送陆贾，因迩朝台称朝亭，唐改曰津亭云。自古文人至越者，始陆贾，继终军，皆有光于越，而军与韩千秋节烈尤伟，予尝欲重建此楼以祀之。一曰越望楼，在藩司堂后。枕玉山而面珠海，山川千里，极目无际，亦南天杰构。今不存。一曰玉山楼，在粤秀山上。洪武初都指挥花英所建，以祀越先贤高固、杨孚、董正、罗威、唐颂、疏源、陈临、王范、黄恭九人。玉山为五岭山川之望，九贤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楼，楼有此九贤，可以不朽。

六　楼

广州有崇楼四，在南者曰拱北，故唐之清海楼也。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刘龚凿平之，叠石建双阙其上，宋经略某改双阙为双门，民居其下，今号曰双门底云。北曰镇海，在粤秀山之左。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以压紫云黄气之异者也。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是楼巍然五重，下视朝台，高临雁翅，实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奠五岭之堂奥者也。西曰观海，在大观桥上，今废。中曰岭南第一楼，在坡山五仙观中，洪武初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所建。四穿无壁，栋柱皆出石墙上，以悬禁钟而已。四楼惟镇海最高，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气，白云含吐，若有若无，晴则为玉山（即粤秀）之冠，雨即为昆仑（番大舶也）之舵，横波涛而不流，出青冥以独立。其玮丽雄特，虽黄鹤、岳阳莫能过之。外则有端州阅江楼。江，西江也。其水自梁、益二州，经流数千里，会五十余州之水而下。其大者为郁、黔、桂、绣、临、贺之水，分为二江，复合而为一。洪波滂濞，无支流以疏播之。至端州，而羚羊之峡绾毂其口，不能遽泄，每当夏月，

崩腾怒涌，载于高地，为暴涨以鱼鳖吾民。楼之建，所以砥狂澜而锁钥西疆者也。其基在石头冈上，冈临江崛起，巨石雁鬣，府治第一重捍门也。楼势峥嵘，望如山岳。前后楼二，各三重。左右楼二，各二重。左右耳楼四，各二重。凡大小八楼，合而为一。外此则惠州有合江楼。东、西二江汇其东，丰、鳄二湖潴其西，而象岭、罗浮前后屏拥。其水大而山雄，境清而气秀，又为岭以东之最胜。是为东粤六楼也。

碧玉楼

碧玉楼在白沙先生宅，小庐山西。碧玉长六寸许，宽半之，上锐下丰，旁有两耳，耳有孔可以组穿约，盖古命圭之属。《记》曰："命圭自九寸以下。"又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是也。白沙以总督朱英之荐，于是宪庙以此圭聘先生，先生建楼藏之，名碧玉楼，又尝自称碧玉老人。郡人黄泰泉诗："百年闻道属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邝湛若诗："碧玉楼前千仞雪，肯容狂简礼簪裾。"

高　楼

广州诸大县，其村落多筑高楼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楼，或于水中央为之。楼多则为名乡。遥望木棉榕树之间，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皆高楼也。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复者前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回字楼。罩以铁网铜罘，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开三四小牖瞭望。顶为战棚，积兵器炮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具。寇至则一乡妇女，相率登楼，男子从楼下力斗。斗或不胜，则寇以秋千架巨木撞楼，或声大铳击之，或以烟火焚薰，楼中人不能自固，争从楼窗自堕，以求缓须臾之死，惨不可言。是楼虽壮观瞻，亦寇盗之招，此乡落之莫可如何者也。

名　园

广州旧多名园。其在城东者，曰东皋别业，陈大令之所营也。初从山口关之东而入，有一湖曰蔬叶，尝有蔬叶自罗浮流至。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迴，小汊穿桥，若连若断。自挹清堂以往，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岩洞之类，与花林相错。其花不杂植，各为曹族，以五色区分。林中亭榭则以其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各肖其花形象为之。花有专司，灌溉不摄。司梅者则处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输主人。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台，珠海前环，白云后抱，蒲涧、文溪诸水，曲曲交流，悉贯玉带桥而出。有彩舟四：曰只在，曰弄碧，曰渔长，曰浮家。客至随所欲乘，主人弗问。夹岸桃树有一坊，书曰："桃花源里人家。"越一曲为锦袍湾，二曲为九龙井。委折而西，与凫鸥相遂，日不知其几十里也。湖尽，万松谡谡，直接赤冈山径而止。桂丛藤蔓，缭绕不穷，行者辄回环迷路。文忠公与大令，兄弟也，有诗云："山水经营始宁墅，画图二十孟城坳。"此城东名园之故事也。其在城西者，曰西畴，为吴光禄所筑，梅花最盛。又五里有荔枝湾，伪南汉昌华故苑，显德园

在焉。又五里三角市中为花田，南汉内人斜也，刘张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张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有咏者云："花田近在城西社，素馨花气薰游冶。美人墓上多牛羊，当日人前面空赭。"其在半塘者，有花坞，有华林园，皆伪南汉故迹。逾龙津桥而西；烟水二十余里，人家多种菱、荷、茨菰、蒲芹之属，其地总名西园矣。城南有望春园，有芳华苑，亦伪南汉故迹。其南园，则国初五先生倡和之地。里许为斐园，文忠公所营，有阁曰桐君。公尝自称桐君，故以名。北则有芳春园，桃花夹水二三里，东接韸韸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泉苑，其桥曰流花。张与女侍中卢琼仙、黄琼芝、蟾姬、李妃、女巫樊胡子及波斯女，为红云宴于此。雨后往往拾得遗钗珠贝，知为亡国之遗物也。大抵张时，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又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民之得以为栖止者无多地也。其为无道若此。

祖香园

祖香园在沙亭乡，吾以园中草木，皆有先祖三闾大夫之遗香，故以名园。园之中有骚圣堂，其木主书曰：楚左徒三闾大夫先公屈子灵均之位。旁二主书曰：楚大夫宋玉先生之位，楚大夫景差先生之位。二先生皆高弟子，故以配享。而三闾大夫画像，则以渔父、詹尹参之。以尝相与问答，见诸楚辞者也。或谓渔父者，三闾大夫寓言；《沧浪》一歌，亦《离骚》之短篇。《离骚》之长，《沧浪》之短，是皆楚风之正。亦一说也。

狼家屋

自横州平佛水口渡江，三十里至白鸽墟，是灵山县境。墟中狼家一瓦屋，其屋脊东为广东界，脊西为广西界，狼目司之。予尝信宿其中。

慈元殿

慈元殿在新会崖山上，成化中方伯刘公大夏始建，以祀宋杨太后，上赐名全节庙。进士张公诩有赞云："朝闽夕广，提二弱孤。依臣张陆，为宗社图。曹娥死孝，贞义死信。惟后死之，仁至义尽。"太后有陵在崖山海滨，张太傅营葬。今莫辨其地云。

吕相祠

顺德桂洲堡有吕相祠，神甚赫。相传为宋吕文焕于甲子门与元人战败赴水死，尸溯流至，乡民祠之。咸平间，封忠愍武灵侯。考《通鉴》，文焕以襄阳绛元，为参知政事，每导元人入寇，德祐初，籍其家。宋亡，入见太后，尚出怨言。乃宋叛臣，无战甲子门事，况咸平乃真宗年号，先文焕二百余年，则所传者讹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吕嘉故乡也。当汉兵南下，嘉于其乡筑石涌、金斗二城以为守。败后伏波追奔至此，编桥度兵，既获嘉，桥遂以伏波名。桂洲与石涌一水相连，溯流而至必嘉也。为南越相故称相，此乃嘉之子孙，居于石涌者之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佗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而南

越以治。佗之能用越人如此。秦将屠雎不能用桀骏以败，番君吴芮能用梅铜以兴。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遗烈者哉！

南海庙

何磻云：广州东去百里，有南海庙，祀南海之神，退之为南海庙碑，乃其地也。庙植波罗树，种自海外来，树不著花，土人刀斫其榦，液出而成实，丑若鬼面，剖之有房，熟而食之，如栗而香。若或不经刀砍，则液流于地，实成地中，香达于外，土为之裂。良亦怪矣。庙有此树，故亦号曰波罗庙。左为浴日亭，登以望海，淼茫无际。然东去百里，乃有虎门，两山夹峙。虎门之外，群岛伏立，犹非大洋也。庙在扶胥江北岸，其南岸有最高峰，曰烟管冈，正与庙对。冈左右乱峰环叠，海树如城。翁山有书屋在其下。倚南面北，扶桑晓赤，罗浮晚青，山海之胜，甲于百粤，北海东海之滨，未易有此。村民千户，耕渔为业，皆屈大夫之流裔。田肥美而水苦咸，屋后小峰，甘泉涓涓，一村饮足焉。翁山之庐，倚烟管冈为屏，临南海为溪。想其扶桑日生，中夏犹夜，独登山阁，以受晓华，真神仙境界，岂人世王侯所能梦见。予为之作《海阁日华图》，题其上曰："天以布衣存日月，海滨山阁著藏书。"阁旁多木棉。其种自海外来，树高数十尺，喜温恶寒，莫能过岭以北。花类玉兰，色正赤而无香，结实如酒杯。老而飘絮，著土自生，盛于荒滩闲址。集其絮可席以坐，柔而少温，若芦花然。翁山谓广民种木，多择实之易售者，若荔支、龙眼之属，非是则不贵。以故木棉为弃种，而任其自生。若收之园林，当亦佳观也云。

文选楼

广州外城之南，有珠江义学。其西一楼，予居之，以撰《广东文选》，里人因名之曰文选楼。为诗有曰："自今南与北，文选有双楼。"

濠畔朱楼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晏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中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噫嘻！

卷十八　舟语

操　舟

越人善用舟。刘安云：越舲蜀艇，不能无水而浮。又云：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又云：九疑之南，陆事少而水事众。九疑之南，盖越也。又云：越地幽昧而多水险，其人皆习水斗。而左思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禺，番禺也。《山海经》云：番禺始为舟。番禺者，黄帝之曾孙也，其名番禺，而处于南海，故今广州有番禺之山。其始为舟，故越人习舟，古时吴楚之舟，皆使越人操之。刘向云：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上，有越人拥檝榜而歌。而越王句践，尝发习流二千伐吴，又作大翼、中翼、小翼以攻吴。战舰之制，至句践而渐备矣。越既灭，其子孙散处海峤。然当秦之时，始皇尝使尉佗、屠雎将楼船士卒平越。其后汉武帝亦遣五将军，率楼船十万师平越。何当时越人不能以水斗长技与之争耶？杨仆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遂至番禺。汉将军凡分五路，皆以水军，南越之平，实以水军之力。故知将在勇，勇则神速，能使敌人长技不及施，策之上者也。

粤人善操舟，故有铁船纸人，纸船铁人之语，盖下海风涛多险，其船厚重。多以铁力木为之，船底从一木以为梁，而舱艎横数木以为担，有梁担则骨干坚强，食水可深，风涛不能掀簸，任载重大，故曰铁船。船既厚重，则惟风涛所运，人力不费，小船一人一桨，大船两三人一橹，扬篷而行，虽孱弱亦可利涉，故曰纸人。篷者，船之司命。其巨舰篷，每当逆风挂之，一横一直而弛，名曰扣篷。谚所谓："广州大艨艟，使得两头风。输一篷，赢一篷"也。横行曰输，直行曰赢。篷，飐也，以蒲席为之，亦曰篾也。或以木叶为之，曰帆叶也。每舰有二篷，风正曰八字，八字风在后则正，在前则横，故又有"后八字风，扬篷当中，前八字风，勾篷西东"之语。其或舟子撮唇为吹竹叶声，及鸣金鼓以召风。风至，二篷参差如飞鸟展翅，左右相当，其形亦如八字。是皆铁船乃胜任。上江自凌、浈、湟、武诸水以下至清远，一路滩高峡峭，水多乱石，其船食水浅，率以樟木为之，底薄而平，无横木以为骨，放之顺流，遇砥碛大石，一折而过，势如矢激，故曰纸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触崖觝碍，随石回旋，撑者、钩者数人，牵者数人。牵者在限岸或怪石间，为深林密箐所蔽，前后不相顾，舟子虑其或过或不及，冲陷石棱，则终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杀声，一一凄酸郁怒，或于石告哀，或与石拒敌。其船乍前乍却，前者如暴虎，后者如搏熊。一樯失势，舟破碎漂没，入于涡盘矣。故舟子非强有力者不能胜，故曰铁人。其上乐昌泷者，率以双樯穿舟，腰之而上。舟子谣曰："朝穿腰，暮穿腰，樯如铁一条。"又曰："上滩樯在手，上泷樯在腰。"其上乐昌滩者，舟人为篾圈于舟旁，樯在圈中，二人肩樯以行，名曰肩舟。舟行以肩，亦曰舟舆。其上乌蛮大滩者，每一落樯，男女则偃身船旁，以助其势，曰眠樯。行者笑之。有谣云："妇人撑右，丈夫撑左。估客笑人，眠樯不可。"是皆非铁人不能任。其驾诸乡艇船者，虽隆寒袒裸，血汗沾濡，摇橹之声，如雷霆，如战斗，常使惊波披靡，舟过而水痕不能合。虽逆水逆风，日犹百里，亦皆号为铁人云。

广州故多艇船，而日艇夫尤壮。日艇多勤，夜艇多惰，勤者之力，恒使风潮无功。风潮不能厄其势，海寇不敢争其强，是皆所谓铁人也。

东莞艇船赶水，常以一人执杵在船头，以忤左右舂船，为摇橹疾徐之节。左舂则足左跃，右舂则足右跃，诸橹人以之作势，以之齐声，又口唱山歌，使诸橹人属和以苏其苦，于是筋力尽忘，舟行迅速，须臾至彼步头矣。此古舂堂之遗俗也。《寰宇记》云：新州俗，豪渠之家，丧祭则鸣铜鼓，召众则鸣舂堂。按舂堂状如小船，长丈余，两三人交击。一云：刳木为槽，旁约十杵，男女间立舂谷，槽声若鼓，闻数里。盖本舂器，因用召众也。一曰：椎塘。志云：罗浮山中人，凿方木为舂，曰椎塘，昧爽声震而虎潜。韶台诗："椎塘声合虎狼归。"即舂堂也。

战　船

广之蒙冲战舰胜于闽艚。其巨者曰横江大哨。自六橹至十六橹。皆有二桅，桅上有大小望斗云棚。望斗者，古所谓爵室也。居中候望，若鸟雀之警示也。云棚者，古所谓飞庐也。望斗深广各数尺，中容三四人，网以藤，包以牛革，衣以绛色布帛，旁开一门出入。每战则班首立其中。班首者，一舟之性命所系，能倒上船桅，于望斗中以镖箭四面击射，势便，或衔刀挟盾，飞越敌舰，斩其帆樯；或同蛋人没水凿船，而乘间腾跃上船杀敌；或抱敌人入水淹溺之。其便捷多此类。舰旁有茁篱，夹以松板，遍以藤，蒙以犀兕绵被，左右架佛郎机炮、磁炮、九龙信炮、蒺藜锡炮、霹子炮、神炮数重，及火砖、灰罐、烟毬之属，尾梢作叉竿连棒。又有箐竹楼橹以隐蔽。又或周身皆炮，旋转回环，首尾相为运用，其捷莫当。此戈船之最精者也。其小者曰飘风子，曰大小拨桨。大拨桨，每船一艘，桨百余，小者亦五六十。人坐船内拨之，其行若飞。人各有所隐蔽，箭炮莫能中。桨之利胜橹，橹立桨坐，立则人在舱外易受敌，坐则人在舱中，每一桨有一鸟枪或三眼神枪辅之，桨动则群枪齐发。其飘洋者曰白艚、乌艚，合铁力大木为之，形如槽然，故曰艚。首尾又状海鳅，白者有两黑眼，乌者有两白眼，海鳅远见，以为同类不吞噬。其载人与货物者曰艘，制亦如斗舰，上施兵器及炮火、飞石、灰罌，旁布渔罟。小者曰横水艘。捕鱼者曰香舡，亦曰乡舡，曰大涝罾、小涝罾。其四橹六橹者曰小舡，八橹者曰大舡。曰缯罟船，曰沉罾。其曰朋罟者，以船十数棱为一朋，同力以取大鱼，故曰朋罟，亦曰摆帘网船。其上滩濑者，曰匾水船，即艑艓也，亦曰扒竿船。叉二木于船首，以张帆席，故曰扒竿。竿即樯也。蛋人所居曰艇，孔舒云：小船谓之艇。《释名》云：艇，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也。盗舟曰龙艇。长四五丈，裸无篷盖，数十人以桡拨之，奋迅如龙，最利攻刦。吾粤水道多歧，山海相通，盗贼易为出没，龙艇之为害，无处无之。其曰大龙艇者，长九丈七尺，宽一丈一尺六寸，两旁有桨四十四，橹十二。入洋则纯用桨，出洋则纯用橹及风篷。每橹八人，桨一人，更番出力。凡有三百余人，为两班。船上有木柜，其形方，长六七尺，可避波涛。两旁为铳眼及强弩架，弩亦四十有四。又有竹栏，以支牛皮、絮被、罾罟，为御矢石铳炮之具。其船轻而疾，受水浅，倏忽可数百里，白艚、乌艚最畏之，以其无风可行，不能追逐故也。其名生船，以乌、白艚无风则死也。其柜以水椰之木，帆以布，布以粗麻为之，染以薯莨，浸以矾水及盐。其底以铁力木或红卢桂木，性柔耐水，可长久。更佐以香舡之船，左右相夹，往往无敌。香舡长短与相等，宽亦如之，周以竹篱而

头方，上亦有柜稍圆，惟不用桨而纯用橹耳。橹十四或十六，桅则三之，或于船两旁作代风轮二或四，以激水，水力即风力也。或止作空底一层，于最近水处，稳便愈甚。不然止在船两旁顺置长空匣，疾亦如之。

洋　舶

洋舶之大者，曰独檣舶，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三百斤，番语也。次牛头舶，于独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于牛头得三之二。次料河舶，于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铁力木厚三四尺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泥油，填以礧石。矴以独鹿木，扎以藤，缝以椰索。其碇以铁力、水栎，钉以桄榔、簟篾，淬钉以蛇皮内膏。盖海水咸，烂铁妨磁石，故皆不用铁物云。桅凡三，一桅常植。二桅以风而植。桅长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中皆横一杆，上有望斗，容四十余人。又以木为人，或升或降，遍置梯绳之间，前木照后柁，以黑鬼善没者司之。其舶小者，四围皆密，腹中仅留一孔，自上而下。飘洋时，梢公缚身桅下，余悉在舶腹之中。凡上舶容人千余，中者数百，皆有舵师、历师，然必以罗经指南。尸罗经者，为一舶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舶有罗经三，一置神楼，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间，必三铖相对不爽，乃敢行海。大鱼至，以铜铳击而退之。大鱼去而波浪为怪，以长剑斩之。其人为西南诸番将卒工商之属，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故得输其珠贶奇物，以辐辏五羊。尝有贺兰国舶至闽，有客往观之，谓其舶崇如山岳，有楼橹百十重，上悬五色幡帜，环飞庐皆置木偶以疑远，内则含伏大佛朗机百位，外则包裹牛革数重，月以丹漆涂塈一周以为固，梯以藤结而上下。客登，则番人从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绿，髮黄而面黧，以手相援，见之惊犹魑魅。登未及半，则施放火器，黄雾蔽人，咫尺渺不相见，声如丛雷，轰阗足底。译人云："此吾国所以敬客，愿毋恐。"其人无事皆细鞔大笠，著红缦长褠，金纽连绵至地，或持骨朵，或负手闲行，自晨至暮不息。帆绳交结如网罗，或皆在其上坐卧。帆以布，凡七张之，绳以棕细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舱以辟支缎铺之。凡十数重。酒以葡萄以香春，器以宝玉椀，高倾以泻注成贯珠为礼。瓜蔬味皆酸脆碧色。笔管以木为之，如冠簪而细小。有一卷长二丈余，绘画山川，有番字识其下。考之皆五虎门内水深浅处，其心故不可测也。贺兰舶亦尝至广州，予得登焉。舶腹凡数重，缒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柜水垢浊，以沙矾滤之复清。悬釜而炊。张锦绷白氎而卧，名曰耎床。人各以柔韦韬手，食则脱之。食皆以苏合油煎烙，曼头牛臇，皆度色如金黄乃食。其刀可屈信如蛟蛇，左右盘拏，类古之鱼肠剑。然时鼓弄铜琴铜弦，拍手弹肩，对舞以娱客，似有礼者。吾广承平时，西南诸番尝至者有十五国。其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斛、锁里五国，岁一朝贡，余则或至或不至。所患者，吾奸民为彼舌人通事，时或椎髮环耳，侏儒入群，为之乡导，诱之以妇女妖淫，告之以官司重轻，示之以地形虚实，为我腹心祸患。正德间，佛郎机给称入贡，自西海突犯莞城。大肆杀掠，此其明征矣。贺兰从古未至，而红毛鬼者，长身赤髮，深目蓝睛，势尤狰狞可畏。比年数至广州，其头目号曰白丹，每多闽漳人伪为之，其骄恣多不可制。红毛鬼所居大岛在交趾南，盖倭奴之别种也。常入洋中为盗。其船有五桅者、九桅者，首尾皆有舵。以利回旋。舵工分班使风，昼夜兼行，惟视罗经所向，时登桅视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子大，则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许，即接长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窍，箍而楔之，益左右帆，数百里之遥，逾时可及。吾船亦有三五桅者，

两舷作木城，摇橹于中，且行且战。若大炮多、风顺，亦可逸去。倘众寡不敌，为所擒，则尽屠矣。红毛鬼之为恶若此。嗟夫！吾粤三面阻海，而南嶴为左蔽，澳洲为右翼，虎门为前屏，此皆险要。倭与红毛若乘汛举连天之舶而前，则南嶴必先受敌。虎门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则内户不键也。诸舶既往来飘忽，而山寇阴行勾引，其为祸可胜道哉！

藤埠船

琼船之小者，不油灰，不钉锔，概以藤扎板缝，周身如之。海水自鳝漏而入，渍渍有声，以大斗日夜舀之，斯无沉溺之患。其船头尖尾大，形如鸭母，遇飓风随浪浮沉，以船有巨木为脊，底圆而坚，故能出没波涛也。苏轼云：番人舟不用铁钉，止以桄榔须缚之，以橄榄糖泥之，泥乾甚坚，入水如漆。盖自古而然矣。

洋船桅

洋船桅，其巨者一桅费千余金。每洋中风狂，船将覆没，以刀顺风势斩桅，桅大者合两人抱，皆立断，如鸿毛飘空。船人以桅为命，桅既断，则船随风所至，得至岸者无几矣。

船　帆

广州船帆，多以通草席缝之，名之曰帿。其方者曰平头帿，顺风使之。其有斜角如折叠扇形者，逆风可使，以为勾篷。勾篷必用双帿，前后相叠，一左一右，如鸟张翼，以受后八字之风，谓之鸳鸯帿。舟人有口号云："鸳鸯双篷，使风西东。"

泷　船

舟自宜章下平右者，曰单船，自平石下六泷至乐昌者，曰双船。单，小艑也。双，大艚也。六泷古名武溪，或以为即马援门生所歌武溪深者。水最湍怒，舟上下砾石，单船小水易漂没，故必用双船，其力能与石斗，船胜石则生之机，石胜船则死之机，固峤南之绝险处也。双船兼二独木为之，形若浮槎，单者止刳一木。每船三人，上水者篙人在水中，下者桨人在舟中，二人分左右打桨，一人在后，一手持舵，一手打桨，舵亦以长桨为之。故谚曰："上篙下桨。"予尝有《上泷谣》曰："篙直如箭，船石不见。篙曲如弓，船石相舂。"又歌曰："上泷下泷舟不同，双船与石相争雄。"双船一曰泷船。昌黎诗："仍将衰病入泷船。"泷船又即下濑船，方愚者云："东越传下濑将军。"南越传下厉将军。厉即濑也。海水深故用楼船，滩水浅故用下濑，下濑之船小者也。戈船者，戈音划，撑小舟曰划，音华，广陵以小舟为划子是也。舟进篙谓之划篙，一日拏庄子，方将杖拏而引其船。

蛋家艇

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约。婚时以蛮歌相迎，男歌胜则夺女过舟。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鱼大而蚬小，故姊曰鱼，而妹曰蚬云。蛋人善没水，每持刀槊水中与巨鱼斗，见大鱼在岩穴中，或与之嬉戏，抚摩鳞鬣，俟大鱼口张，以长绳系钩，钩两腮，牵之而出。或数十人张罟，则数人下水，诱引大鱼入罟，罟举，人随之而上，亦尝有被大鱼吞啖者。或大鱼还穴，横塞穴口，已在穴中不能出而死者。海鳝长者亘百里，背常负子，蛋人辄以长绳系枪飞刺之，候海鳝子毙，拽出沙潬，取其脂，货至万钱。蛋妇女皆嗜生鱼，能泅汙，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然今广州河泊所，额设蛋户，有大罾、小罾、手罾、罾门、竹箔、篾箔、摊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风箔、方网、辏网、旋网、竹箩、布箩、鱼篮、蟹篮、大罟、竹篦等户一十九色。每岁计户稽船，徵其鱼课，亦皆以民视之矣。诸蛋亦渐知书，有居陆成村者，广城西周墩、林墩是也。然良家不与通姻，以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曩有徐、郑、石、马四姓者，常拥战船数百艘，流劫东西二江，杀戮惨甚。招抚后，复有红旗、白旗等贼，皆蛋之枭黠，其妇女亦能跳荡力斗，把舵司篙。追奔逐利。人言傜居崖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未尽然也。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蛋家。其船杂出江上，多寡无定，或十余艇为一綜，或一二罟至十余罟为一朋。每朋则有数乡舡随之腌鱼，势便辄行攻劫，为商旅害。秋成时，或即抢割田禾，农人有获稻者，各以钱米与之，乃得出抄。其为暴若此。议者谓诚以十船为一甲，立一甲长，三甲为一保，立一保长，无论地僻船稀，零星独钓，有无罟朋及大小舡船，皆使编成甲保，互结报名，自相觉察，按以一犯九坐之条，则奸舸难匿，而盗薮可清。然清舡船及澳艇，尤为先务。

大洲龙船

番禺大洲，有宣和龙舟遗制，是曰大洲龙船。洲有神，曰梁太保公。盖以将作大匠，从宋幼帝航海而南者也。公将营宫殿于大洲，未成而没，村民感其忠，祠祀之。每岁旦请举龙舟，覆珓得全阴，则神许矣。许则举，辄有巨木十数丈浮出江中，舟之长短准之，号曰龙骨。自崇祯丁丑以来，请辄不许。辛丑之岁，有泣诉于神者："吾老矣，神今垂许，犹可传之后人，否则此法遂绝矣。"神乃许之。船长十余丈，广仅八尺，龙首尾刻画奋迅如生。荡桨儿列坐两旁，皆锡盔朱甲，中施锦幔。上建五丈樯五，樯上有台阁二重，中有五轮阁一重，下有平台一重。每重有杂剧五十余种，童子凡八十余人。所扮者菩萨、天仙、大将军、文人、女伎之属，所服者冠裳、介胄、羽衣、衲帔、巾帼、襜襦之属，所执者刀槊、麾盖、旌旗、书策、佩帨之属。凡格斗、挑招、奔奏、坐立、偃仰之状，与夫扬袂、蹙裳、喜、惧、悲、恚之情，不一而足，咸皆有声有色，尽态极妍。观者疑为乐部长积岁月练习，不知锦幔之中，操机之士之所为也。每一举费金钱千计，神之许以十年二十年之久，盖以惜民力也。龙之口，铁镰镟之。问之神，曰：不尔则雨。

龙　船

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约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为界。船从竿左右斗，不得逾界。先期定其敌，两龙船为一偶，大小长短相若，黄头郎相若也。主者书于册，又以两筹书某龙船，字中分，主者执其两半，而以两半酌卮酒与之。两船既斗，则胜者交其筹于主者，主者合筹不爽，则书于册曰：某船胜某船矣。以一标书胜字与之。其负者又与他船斗，或胜，则亦得一胜标。是日也，船连三胜，得三胜标者，是为初场最。次日三胜者又与三胜者斗，三胜者连得二胜，则得一五胜之标，是为二场最。次日五胜者又与五胜者斗，其一得全胜者，是为三场最。于是主者与以状头标，张伎乐，簪花挂红，为四六庄语送之还埠。凡出龙船之所曰埠。斗得全胜还埠，则广召亲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

东莞有鼓峡。两山夹蹲，芊绵起伏，怪石礧砢，若冈若阜者数十里，堪舆家称南行三紫龙，此其一云。峡西多居人，荔枝林郁蓊蔽日，有高楼二十余座，与黑叶丹苞相映。舟贩酥醪花果之属者，交错水上，称水市焉。峡中一小山，山下为龙母祠，有老榕垂须百尺，与飞藤纠结，拂水葳蕤，游人争系舟其下。南望罗浮诸峰，隐隐可数。予诗云："渐近罗浮紫翠分，纷纷瀑布下层云。"谓此也。峡东皆沮泽。五月时，洪流滂溢，放于百里，乡人为龙舟之会，观者画船云合，首尾相衔，士女如山，乘潮下上，日已暮而未散。龙舟长十余丈，高七八尺，龙髯去水二尺，额与项坐六七人，中有锦亭，坐倍之。旗者、盖者、钲鼓者、挥桡击枻者，不下七八十人。竞渡则惊涛涌起，雷雨交驰，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游观之至侈者。广中龙船，惟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乡乡有之，如彭峡者可纪也。

吾沙亭乡当海岸，有地曰石头，一巨石作鲤鱼形，名曰鲤鱼石。吾宗人岁于此装造龙船，与诸村竞渡，未尝不得胜夺标。有风雨，龙船益疾。他村墟有借此地以造龙船者，有请其神侯王像至彼船，冀得腾空疾渡者，吾宗人不之许也。沙亭龙船，比他所长大倍之，然出辄飞渡不可胜。斗罢汗血满船，油衣尽赤，可诧也。

琼人重龙船。四月八日，雕木为龙置于庙，唱龙歌迎之，而投白鸡水中以洗龙。五月之朔至四日，乃以次迎龙。主人先为龙歌，包以绣帕置龙前，其歌辞不可见，止歌末一字可见。诸客度韵凑歌，能中帕中歌字多者，得酬物多。其谚曰："未斗龙船，先斗龙歌。欲求钱帛，中字须多。"

诸　舫

新会伍处士云，为光风艇，月夕乘艇而歌，其师白沙先生扣舷和之，飘飘乎任情去来，不知天壤之大也。南海陈秋涛宗伯，有舫名此花身，取唐人"几度玉兰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之义。东莞邓参政云霄，有舫名天坐轩，取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之义。东莞尹沖玄先生，年九十余，读书不辍，常于竹杪为亭，翼以扶阑，盛夏竹叶阴浓，日光不漏，风一起，荡漾如舟，名曰荡云航。藏所著《皇明史窃》其中，客至，与梯而上观之。张西园有舫，曰五石瓠，尝载所著书，从罗阳水入罗浮。

梦香船

从肇庆新桥而上，人烟寥落，山路多歧，乃三县交界之区，盗贼之所出没。行者以艘船僦资贵甚，因附小船以行。舟人及此险地，即然梦香，客皆酣卧昏迷，遂被启镭。易资财以砾块，封识宛然。若枕间置水一盂，则迷魂之药涣散矣。又以药名破布叶者，煎汤服之，立解。行者歌云："身无破布叶，莫上梦香船。"广州艘船多有趯舱之患，黠者或以骰子宝字盒诱人赌博，尽局财物而去。又或佯相斗殴，乘利便因而抢掠。或先伏盗跻于舱中，中道拔刀而起，斩舵工以应外贼。其害不可枚举。

卷十九　坟语

鼻天子冢

始兴县南二十里，有鼻天子冢，或以为象，然象之称天子何也？《史记》云：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象当时岂以天子之弟亦载天子旌旗为禹宾客，隐然有天子之望欤？其或尧为挚之弟，代为天子，象当时亦尝为禹所让，几几有代位之事，有鼻之人属望，因亦称之为天子欤？《山海经》称丹朱曰帝，则亦可称象天子欤？其葬始兴也，或当舜南巡狩，象尝朝见于南岳，因从舜以至曲江、始兴之间，象薨，即葬于其地欤？零陵县今有有鼻墟，而道州亦称有痺地。有痺者何？有鼻也。岂有鼻之地甚广，自零陵至始兴皆象之封内欤？然舜尝于曲江奏箫韶，曲江在始兴下流，舜崩葬九疑，而商均窆其阴。《大荒南经》称：赤水之东，苍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舜崩而子弟陪葬，礼也。始兴密迩九疑，何当时臣庶不以象陪葬，抑象薨在舜陟方之先欤？《括地志》称：鼻亭神在道县北六十里。相传舜葬九疑，象尝至此，后人因立祠名鼻亭神。则象薨于舜陟方之后可知矣。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其为兄守视祭田欤？九州之大，舜乃封象有鼻以为其寝陵主，岂舜故有神灵，先知其将崩于苍梧欤？象既笃友爱之情，自宜遗命陪葬梧野。今二冢相望数百里而遥，岂舜神明之所安欤？《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能从。或谓二妃葬衡山。衡山在零陵郡，地去苍梧不远。何当时二妃亦皆不得祔葬欤？吾闻象有神灵，宋时有掘鼻天子冢者，见铜人数十，拥笏列侍，俄闻墓中击鼓大呼噪，惧弗敢入。岂象时已有铜人殉葬之事欤？然零陵尝得白玉琯，乃西王母所献，而舜以殉葬者。则象冢中亦宜有异宝欤？舜之亲爱，天下莫不闻知，当烝烝乂时，象既为舜所化，必有功德于其国，国人之不敢犯斯冢也。自有虞时至宋，亦云久矣。舜崩，四海丧之如考妣，爱象者，所以爱舜也。舜放驩兜崇山以变南蛮，考《书疏》：崇山在衡岭之间，与有鼻不远。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予尝欲至其冢，立一丰碑，书之曰："古帝舜之弟有鼻国君之冢。"以示后人。或曰：按越灭吴，遂有南海，其后越为楚所灭，越王子孙自丹阳皋乡人始兴，有皋天子城。其曰鼻天子墓者，或越王子孙死葬始

兴，因称墓曰皋天子不可知。鼻者，皋字之讹也。曰天子者，句践大霸称王，其子孙因僭称天子也。则亦一说也。

越佗墓

南越武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冈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交广春秋》云：佗生有奉制称藩之书，死有秘异神密之墓。是也。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襦，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烂若龙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处。佗墓后有大冈，秦时占者言有天子气，始皇遣使者凿破此冈，深至二十余丈，流血数日。今凿处形似马鞍，名马鞍冈。其脉从南岳至于大庾，从大庾至于白云，千余里间，为危峰大嶂者数百计。来龙既远，形势雄大，固宜偏霸之气所钟也。冈南至禺山二十里，禺山南至番山五里，二山相属如长城。南控溟海，木棉松柏刺桐之属，一望葱青，实为灵穴之所结，故佗墓营焉。自南汉刘龚铲平二山，积石于番为朝元洞，积沉香于禺为清虚台，而地脉中断，然霸气亦时时郁勃。元至正间，广州人林桂芳兵起，称罗平国。南海人欧南喜兵起称王。又至元间，增城人朱光卿兵起，称大金国。他如邵宗愚、王成辈，争战纷纭，么麽草窃。是皆以东粤天险，绝五岭，通二洋，可以篡赵、刘之业而抗中原也。独东莞何真，灼知天命有归，不敢妄为一州之主以祸生民，诚为识时俊杰也者。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粤，于越秀山巅建望楼，高二十余丈，以压其气，历二百余年，清平无事。黄萧养僭称齐帝，即位五羊驿馆，逾月而亡，盖其验焉。岭南形势，盖与曩时大异，风气既开，峤路四达，梅关横隘，车马周行，泷水漓川，舟航交下，虽有强兵劲马，戍守不给，一夫夺险，势若山崩矣。

任嚣墓

任嚣墓，在南海县西北二里，墓上旧有庙，今无。今镇海楼左，但有三君祠一区，祀嚣及赵佗、陆贾耳。当始皇时，南海尉屠睢以苛法钳制粤人，粤人不服，乘秦人疲惰，潜出奇兵攻之，遂破五军。嚣至，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于是民夷稍稍安辑。当是时，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其后项、刘并起，豪杰纷争，莫知所向。而甘公乃教张耳曰：汉王之入关也，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自甘公此说一倡，而天下皆归心汉矣。嚣亦善识天文，能知五星余气及越门为南方偏霸之象，卒教尉佗成其业。故张耳之归汉也以甘公，而富贵数世，尉佗之自立也以任嚣。而享国五传，是皆以天文决之。

光孝寺后有楚冢，宋时有发之得宝玉剑佩之类。予疑楚冢即任嚣冢。盖嚣墓相传在南海县治西北二里，光孝寺正其地也。

刘龚墓

刘龚墓，在番禺东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围绕，中不过十余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崇祯九年秋，洲间有雷出，奋而成穴。一田父见之，投以石，

空空有声，乃内一雄鸡，夜尽闻鸡鸣。于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重各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与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学士十八，以白银为之。地皆金蚕珠贝所筑。旁有便房，当窗一宝镜，大径三尺，光烛如白日。宝砚一，砚池中有一玉鱼能游动。碧玉盘一，以水满注其中，有二金鱼影浮出。他珍异物甚众，不可指识。田父先持镜归，光动邻舍。亟扑碎之，有一珠，入夜辄作怪状，惧而弃之。于是邻人觉而争往，遂白邑令。令亟临其地视搜发，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归。玉枕作卧虎形，长可尺许，大小珠见风悉化灰土，口含之而出，乃得完好。承棺有黄金砖四。棺既斧碎，有怀其发齿以出者。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相紫金袋臣卢应敕撰并书。"其所为大帝者，崩于岁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月丁丑，号为大有十五年，葬以光天元年，陵曰康陵，盖刘龚墓也。龚者，清海军节度使刘隐之弟。伪梁常封隐南海王，隐卒，龚嗣。贞明三年，僭称帝于广州，改元乾亨，国号大越。又明年而更号汉。其九年白龙见，改元白龙。龚初名俨，至是复改名龚，以应白龙之祥。又二年，楚师来侵，龚惧，以《周易》筮之，遇大有，复以大有称元。十有五年而龚卒，子玢立，改元光天。龚即俗所称刘岩是也。岩乃俨之亥文也。考《奇名编》，无刘俨名。彼初实名严，后改龚，其字为俨，故遂讹为俨耳。刘龚字为严特制，取飞龙在天之义，盖效武后之作曌字。龚在位，专以惨毒为事，所诛杀粤人，若刈菅草。死后数百年，粤人始得而甘心之。所谓天道好还，非耶！尉佗有功德于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处。仁与不仁之报，盖若是哉！

刘钱墓

刘钱墓，在韶州治北六里白虎山，宋太祖尝封钱为南越王，故亦曰越王山。降王而得返葬故园如钱者，在昔无几，宋太祖之仁也。

永福陵

宋端宗崩于砜洲时，曾渊子充山陵使，奉帝还殡于沙冲马南宝家，佯为梓宫出葬，其实永福陵在厓山也。今新会寿星塘山中，有陵迹五处，以遗民隐讳，故得免于会稽之祸。予尝访其迹，吊之曰："一路松林接海天，荒陵不见见寒烟。年年寒食无寻处，空向春山拜杜鹃。"又曰："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又曰："北狩南巡总寂寥，空留抔土是前朝。凭君莫种冬青树，恐有人来此射雕。"

杨太后陵

杨太后陵，在厓山海滨。番禺张诩铭云："朝闽夕广，提二弱孤。依臣张陆，为宗社图。所奔波者，赵氏块肉。今则亡矣，伊畴之属。茫茫大海，履之若无。止见仁义，不见其躯。曹娥死孝，贞义死信。惟后死之，仁至义尽。山陵峨峨，尺土孔多。六鳌擎负，毋使随波。"布政使刘大夏尝过慈元陵，泫然曰：后死国而弗祀，义弗称。谋立庙厓门之上，人感其意，不日而就，是为全节庙。

香头坟

香头坟，在新宁县境。宋末帝舟次厓门，新宁有伍隆起者，以三世受国厚恩，非死不报，于是贡米七千石，率其乡人捍卫。时贼臣张弘范已入广州，隆起奋身与战，累日不沮，潜为其下谢子文所杀，以首投降。丞相陆秀夫使人收葬，以香为首，其坟因曰香头坟。予铭之曰："天生沉檀，以为君首。血肉非香，乌鸢所有。斫以良工，其大如斗。玉粹金纯。黄泉不朽。"

李子长墓

李子长墓，在西樵云路村。其碑曰："明抱真先生李子子长之墓。"霍文敏公所书也。子长，顺德人，名孔修。初赴省试，以搜简过严，叹曰："此岂朝廷所以待士耶！"掷砚而去。今贡院右，有掷砚亭存焉。常从白沙先生问学，得无欲之旨，操行廉洁，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饷米二十余石，固辞不获，乃悉举所有瓶、盎、盘、匜之属以贮米，才容一二石许，余则不受。遇空辄画猫儿卖之，毛骨如生，鼠见惊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绝，人争宝重，然皆不肯多画。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闭户静默，人希见其颜面。间出，则市人环观，以为异物。举止雍容，择地乃蹈，遇雨辄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趋，雨泷冻透衣矣。"曰："前路岂无雨耶？"行益从容。人皆笑之。至今广人言迂拙者，犹曰子长子长云。尝诣县输粮，令见其容止有异，问姓名，弗答，第拱手。令叱之，则再拱手，令怒以为不逊，笞之五，竟无一言而出。白沙戏之曰："如何叉两手，刚被长官笞。"传者以为美谈。晚于道深造，年九十余，无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称曰："白沙抗节振世之志，惟子长、谢佑不失。"或问子长废人有诸？陈庸曰："子长诚废，则颜子诚愚矣。"佑，字天锡，南海人。亦早弃诸生，从白沙游，安贫味道，人称为二高。子长无子，今西樵人以祭于社，为社师。

彭烈女墓

彭烈女墓，在广州大北门外百余武。烈女往为某家婢，色情婉美，其主已许字傔某矣。一夕欲娆之，坚拒不可，主乃逐傔以绝其意。傔临行有言弗逊，主怒挞之数百，肩背流血。烈女遂自缪，死前谓侪曰："某傔受大杖，凡以我也。我食主与母十余年矣，顾义有所不可。"言短而深，主懊悔无极，葬之郭外。番禺令冯藁表其墓，铭曰："夫为人奴，侬乃婢子。雠主不能，侬则当死。"

双燕窝冢

从化有殷氏女者，水西香家人，生员朝辂女也。年十六，许嫁锺氏子。锺氏子死，讣闻，女默然，徐更衣自经。两家合葬之，称其冢曰双燕窝。予为之赋，有云："双燕复双燕，生时不相见。相见在黄泉，雌雄何婉娈。"

丁公二子坟

丁公积知新会县，多惠政，有二幼子殇，葬黄云山。公既没，民为二子置祀田，其墓至今不废。黄孚诗："黄云山下多黄云，云里鹧鸪啼小坟。"谓此。

山　场

广之著姓右族，其在村落者，人多襟冈带阜以居，庐井在前，坟墓在后。其濒海者，亦必多置山场，以为蒸尝之业。子姓以昭穆序，祔葬先茔。贫者乘凶血葬，毋有积久而不葬，或以无地而葬以水火者。而吾乡沙亭，其地半当山海间，山场凡有数所。自宋以来，奉宗千有余人，环祖宗之精爽以居，人与鬼数十世毋相离也。朝见祠而生敬，而求神聚于阳，暮见墓而生哀，而求气散于阴。人不出乡，鬼无为客。仁孝之风，庶几去古不远者也。吾祖父阡在涌口之山，山形如平沙落雁，两三峰正当草堂，松楸之声，不绝于耳，烟岚之色，不绝于目。吾不庐墓而墓咫尺吾庐，虽谓之庐墓，可也。

塔

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诸佛舍利者，即中国之坟也。华人今多建之以壮形势，非礼也。吾岭南在在有塔，其藏佛舍利者，惟广州城中花塔，是佛之大冢也。予推原浮屠氏之意，其塔非为形势而设，故以附于坟语。

六祖发塔

六祖发塔，在广州光孝寺佛殿后。六祖初剃度时，其徒为藏发于此，盖发冢也。佛以肤发为垢浊，委而去之，顾乃作塔以藏之，使人见而瞻礼，是犹有我相在也，失其旨矣。

四　塔

广州有四塔。其在城中者，一曰花塔，在六榕寺，梁大同间刺史萧誉所建。其形八方，凡九级，高二百七十尺。上有铜柱，柱上一金宝珠，以铜周回为圈，一级一圈，皆有铜链以护之。塔下有鲁般像，一手遮目仰视塔，所视处常为雷震去，凡数十葺之皆然。一曰光塔，在怀圣寺，唐时番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圆，轮囷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无楯栏无层级。顶上旧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洪武间，金鸡为风所堕，乃易以风磨铜蒲卢。上有榕一株，白鹤栖之。二塔为一城之标，形家者常谓会城状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舵楼云。其在城东五里者，曰赤冈塔。盖会城东郊之山，左臂微伏，两垂林峦，与人居相错，累累若釜钟然。形家者以为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岭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尽之处。其东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以人力补之，补之莫如塔。于是以赤冈为巽方而塔其上，觚棱峻起，凡九级，特

立江干，以为人文之英锷。其东二十五里，有湄洲，当二水中，势逆亦面巽。有二山连缀，穹然若魁父之丘。其内一山，石冢高平，于是又塔其上。以其水常有金鳌浮出，光如白日，因名曰海鳌之塔。二塔既成，屹然与白云之山并秀。为越东门，而引海印、海珠为三关，而全粤扶舆之气乃完且固。盖吾粤诸郡，以会城为冠冕，会城壮，则全粤皆壮。乃今二塔在东，三浮石在西，西以锁西北二江之上流，东以锁西北二江之下流。而虎门之内，又有浮莲塔以束海口，使山水回顾有情，势力逾重，是为江上之第三道塔云。

榴花塔

榴花塔，在莞之桐岭，其乡曰榴花，因名塔曰榴花塔。乡为宋义士熊飞起兵之地，尝大战歼元兵于此，阴雨中，时闻金鼓之声。塔下为花溪银塘，有巨石，飞自刻“花溪银塘”四大字，乱之复整。

将军墓

将军墓，在永安古名都下陈田。将军姓字不详，自建县未有祀者。常有光气烛天，相传为古将军墓。下有铜鼓石一片，不尝作响。有闽人翁文珪者省墓，筑室于旁，其石辄响。大响则翁氏有大庆，小响则有小庆，世世衣冠。人谓即将军后裔云。

孝子墓

孝子墓凡二，皆在永安。其在县北牛塘大山头之下者，孝子黄让所葬。在县西林田张八岭者，让子启愚、启鲁所葬。父子三孝，故皆称孝子墓。让墓无碑碣，然永安人无不知为黄孝子墓者。大钧尝过之，书于石曰：“父孝子，子孝子。牛塘与林田，两坟隔十里。牛塘不封树，行人罔不指。”启愚、启鲁墓，有石书曰：“大明孝子黄启愚、启鲁之墓。”石广二尺，长三尺五寸，左右白垩刻二鹤二兔，坛砌方砖五，花石方圆大小不一。父子事载《永安志》，墓则予所补书云。

忠僮陈添桂墓

陈添桂者，海阳人，诸生庄莅之家僮也。莅家海阳龙溪东沟砦，家颇富饶。隆庆二年，巨寇林道乾率众攻砦，砦陷，莅与家人尽匿复垣之内。寇执添桂，诘知为莅家僮也，穷其主所在，以先避郡城为解。寇怒，惧以危言，其对如初。已而断左手，不言。复断右手，亦不言。寇乃更断其首领以去。当是时，莅家人之在复垣者，并闻其语乃受苦楚声甚悉，然不知为支解也。比出，见遇害状异常，相与恸哭。添桂时年十有八，未娶，莅殡之如家人子礼。墓在畸沟田，每伏腊，享祭以报。

二烈妇墓

新会吴村里，有烈妇庄氏墓。象山有萧烈女墓，无主。丁公积为知县，割废庙田六十余亩，命邑人守之，主其祭。白沙有庄节妇碑。

厉布衣所相坟地

宋有厉布衣者，善相坟地。今广州故家大族，其始祖二世三世坟，多厉布衣所定穴。予宗有其二焉。谚曰："族有布衣坟，繁昌必有闻。"

王将军墓

王将军墓，在广州珠江南岸三山之阳。其碣曰："皇明虎贲将军县伯电辉王公偕同节元配张氏一品夫人暨十五庶夫人之墓。"吾粤人所立也。天下罕此墓碣，荣矣哉！予尝为王将军作传，而陈子恭尹为之歌曰："炎方有义士，姓王名曰兴。十三学杀人，十五手搏狼。三十建义旗，姓名惊一方。天子颁虎符，作镇鼍江阳。翠华日以远，地绝军弥张。百战环冈州，冒死披残疆。海滨富斥卤，重林与连冈。高者掩云日，远者浮苍茫。煮波致财货，铸冶成刀枪。宫室何所居，天家侯与王。藁粟何所馈，从驾子与娘。心胆何所赠，海内豪与英。敌兵四面来，众士各逞强。将军跃上马，命客持一觞。独出挥长戈，两目流电光。直取首来将，生挟归戎行。顾饮所持酒，昔热犹未凉。相待及三月，旷骑皆奔亡。来时三万人，半还仍重伤。奏功自间道，涉瘴徂昆明。黄金三千镒，玉帛各有筐。天驷方驱驰，下臣效刍浆。臣兴昧死上，帝曰兴卿良。赍爵列五等，高兽盘银章。其文曰虎贲，将军荡南荒。敌人闻之惧，尵虎盈千旗。来者左右贤，其君督责之。不得此弹丸，若辈何生为。上天仍助虐，其年兼荐饥。将军察天命，命匠搜良材。斫以为巨棺，彩墨悬葳蕤。约日出合战，敌怯不敢来。坚壁十里外，迤逦兴长围。沟垒内外防，突援无所施。始从戊戌夏，两及中秋期。战士饭草土，抱骨还登陴。所忧负将军，糜烂死犹归。将军曰呜呼，共尽终何裨。我乃报国恩，汝当全宗支。乃命幼子九，先出卑其辞。卜吉结欢会，敌将不致疑。是夜一更终，将军诀所知。夫人翠凤冠，有母头如丝。侍妾十五人，左右皆肩随。肃肃何雍雍，俱集园东陲。上有古梅树，樛结垂高枝。白石为几席，皎月明苍苔。将军命夫人，拜别而慈闱。拜毕与将军，四拜中间居。十五妾罗拜，婉娟无参差。夫人命尊酒，有脯形如圭。酌罢提群妾，先挂临中闺。阿母大惊呼，将军言勿悲。著我锦绣袍，麒麟当心开。戴我七梁冠，簪缨郁崔嵬。玉带与玺书，次第皆抱怀。置敕中堂上，灯烛荣且辉。望阙遥谢恩，臣死有赧颜。报君一身少，妻孥同摧残。房中何所有，火花堆如山。将军未即死，先解夫人缳。次及妾十五，列置火药端。出户著朝衣，捧敕仍来还。飞身乃入火，烈焰贯高天。鸡鸣部曲入，白骨空巉岏。举哀建素旒，合敛归巨棺。敌人亦流涕，况在同肺肝。卜葬三山阳，隐约题墓门。岁时俎豆陈，宿草来攀援。"

孝女墓

孝女毕氏，番禺毕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剿贼，掠得之，杀其父母，系女以行。女中夜抽刀杀兵，割截肢体，弃池中。天明，众从女索兵，女给以上山射生未返。一日见断尸浮出，问之，女曰："是兵杀吾父母，吾故杀之以报雠，死今无憾。"其帅欲释之，诸将不可，乃射一矢以死。随殓之，葬于山麓。予铭其墓曰："古有庞娥，亦有缑玉。手刃亲雠，白茅无辱。女不共天，以雠为肉。大却大窾，批导惟欲。割之折之，游刃于族。散弃大瓠，髓于沟渎。父母有神，谏然而速。动刀甚微，踌躇志足。一矢见射，以报鞠育。有岿哀丘，花山之麓。上啼母鸟，下鸣麑鹿。中有婵娟，年可十六。魂魄毅然，鬼雄蒲服。"

戴节妇墓

南海人戴绮之妻邹，方娠而寡，哀毁逾礼。既生遗腹子晟，父母悯其少，劝之他适，邹截发自誓，守节三十七年而卒。巡按御史姚虞铭其墓曰："绮也吾夫，晟也吾子。吾不夫绮，吾则有死。吾不子晟，畴奉绮祀。吾祀吾绮，吾心已矣。于戏！晟母绮妻，戴妇邹女。女不二夫，臣不二主。我勒兹碑，臣道之矩。"

素馨斜

素馨斜，在广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汉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后遂多种素馨于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胜于他处。以弥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儒诗："千年艳骨掩尘沙，尚有余香入野花。何似原头美人草，风前犹作舞腰斜。"予诗："花田旧是内人斜，南汉风流此一家。千载香销珠海上，春魂犹作素馨花。"近崇祯间，有名姬张乔死，人各种花一本于其冢，凡得数百本，五色烂然，与花田相望，亦曰花冢。予诗："北同青草冢，南似素馨斜。终古芳魂在，依依为汉家。"冢在白云山梅坳。

卷二十　禽语

凤

罗浮不见《山海经》，而《南山经》言：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海。有鸟五采，状如鸡而文，是曰凤凰。今铁桥瑶池之水，南注溟渤，穴土皆赤，而其洞曰朱明，则亦丹穴之义也。山有凤凰峰、凤浴潭。有异鸟五采而头大，名大头凤，飞则羽声震山谷。他若青鸾、碧鸡、五色雀、山喜鹊、鹦鹉、红裙、白练之属，人皆以为凤雏也，岂即所谓丹穴之山耶！凡鸟赤多者凤，南海鸟多赤，皆凤之族。而师旷《禽经》言：赤凤谓之鹍，南方取象鹍火。鹍，凤也。赤故云火也。《星经》言，南方七宿朱鸟。朱鸟，

凤也。南方为朱雀之分，凤之所产，故诸鸟之有文采者，皆为凤之子姓。《记》称羽嘉生蜚翼，蜚翼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庶鸟皆生于鸾鸟，故谓之鹓雏。《山海经》又言：南禺之山，有凤凰、鹓雏。南禺者，谓罗山之南，番禺之东也。《庄子》云：鹓雏发南海，飞于北海。是也。

有山凤凰者，大如鹅雁，伏卵时，雄者以木枝杂山桃胶封其雌于巢，而留一窍。雄飞求食以饲子，子成发封，否则窒窍杀之，盖凤之不仁者也。而大头凤者卵于石，积柴封之，雏则抉石而起。邝露云：博白渌含之山多凤，有高三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则双飞而出，众鸟随之。又有大如鹅者，尾甚长，羽声甍甍，响若轮转，诸鸟见之，敛翼俯首，伏不敢鸣。名大头凤。傜僮间射得之，肉备众美。斈娘握兵者，多以其毛为裘。或以鹈鹕羽代之，色久逾鲜，涅而弗滓。有句云："蛮女鹈鹕裘，庖烹凤大头。"

小凤凡数种，有曰桐花凤，丹碧成文，羽毛珍异，其居不离桐花，饮不离露。桐花开则出，落则藏，盖以桐花为胎，以露为命者也。儿女子捕之，饮以蜜水，用相传玩，渔洋有词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谓此也。有曰么凤，似鹦鹉而小，绿衣黄里，色甚姣丽。常倒悬架上，屈体如环，东西相穿，转旋不已，一名倒挂子。东坡词云："倒挂绿毛么凤。"罗浮梅花村多有之，倒挂梅花枝上，人至不去以为常。志称：惠州梅花上珍禽，多倒挂子，似绿毛凤而小，其枝亦香，俗人畜之帐中是也。有曰凤头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头作凤冠而尾红，儿女养之驯，放去一二日复来。有曰金凤，出儋州，大如指许，身五色，冠首修尾，俨如钗上金凤花。有曰凤鸡，毛色花斑似鹌鹑而小，尾短身圆，度之仅及荔支大，足胫微细如一发，袅袅欲断。岁十月，从罗浮飞至新安田上，或至东莞茶滘，人以红丝为网，见辄惊人，畜久驯习。然畏寒，至腊月必死，其声颇似鸡雏，故名曰鸡。喉小，谷麦不能进，食惟芝麻稗米而已。多巢花萼中，亦桐花凤之类。

鹤

南方之鹤皆灰色，白者则小，去顶二寸许毛始丹，亦能鸣舞。有水鹤，亦小，状类白鹭。其性通风雨，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寻常多在榕树。广人以其顶丹可贵，故曰丹歌。有诗："丹歌时引舞。"

孔　雀

孔雀者，炎方之伟鸟也。孔，大也。鸾之大者曰孔鸾，凤之大者曰孔凤。故雀之大者曰孔雀也。孔雀生深山乔木上，高三四尺，通身金晕，五色层叠如锦钱，隆背细颈，口丹黄辅，有三采毛在顶，参差直上，长三四寸许，锺会所谓"戴翠旄以表弁，垂绿蕤之森缅"是也。其文尤在尾。尾有大小，小者成以三年，大者五年。茎长四五尺，珠毛相串，翘翘然若顺风扬麾，而其色多变，红黄不定。盖草木之精华在焉。故其金翠以始春而生，花萼荣则金翠盛，春暮花萼凋，金翠亦衰。性绝畏雨，雨则金翠损坏，犹花萼之忌沾湿也。凡兽毛如草，鸟羽如木叶，文禽羽如木之华。孔雀以其金翠当木之华，故荣茂于春而畏濡湿。其栖宿必择置尾之所，雨至犹珍顾不复骞举，宁为罗者所得，而不肯伤其羽毛，盖爱文之至也。孕以音，或以影相接。音则以风，风之上下，其雌雄鸣必随之。鸣曰都

护，声必三，三声而其精已传。精之传以风，是谓风化，亦曰风胎。凡鹤以声交，鹳以影接，而孔雀兼之，故谓孔雀与蛇交者非也。予尝畜其二，朝则飞向人家取食，暮则归宿榕树。宾至，使童子呼之，翩然俱下，徘徊轩翥，顾影自矜。芳时媚景，歌管杂陈，辄喜而舒张秀毛，盼睐以舞。性好采色，喜与美人相狎。美人鼓掌或弹指，则应节起舞。儿童衣锦绮与戏，或拍其尾，则与儿童对舞。儿童不舞，辄趁而啄之。敝衣垢面者尤啄之，恶其不类己也。谓其性妒忌，非也。故凡畜者，食必以竹实，饮必以凝露，所以养其芳洁也。卧必以细沙，所以磨莹其文藻也。居必以文轩，所以宠异其淑灵也。性解人语，能周旋宾客。以之珥门户焉，代童子焉，所以增长其聪明也。粤人谓其舞曰开屏，凡宾至而孔雀开屏，是为敬客。故唐诗云："屏开金孔雀。"孔雀一名孔雉。《易》：离为雉。南方，离也，故多雉。孔雀，雉之大者也。白鹇，雉之皎洁者也。雉以文明为尚，文明在于冠带，岭南多冠带之鸟。冠之高者孔雀，美者白鹦鹉、戴胜、官雉。带之长者白练、山喜鹊。绶之华者孝鹛。孔雀顶有三翠毛，直竖如华三峰，古人制华山之冠，盖彷之。白鹦鹉顶毛，每开则外白内黄，如千瓣芙蓉，志所谓毛花成胜也。戴胜色灰绿，大如脊鸰，颅有髻，高六七分。南海谓其雄者丁髻郎，雌者丁髻娘，阳江谓之钉髻鸪，高要、高明谓之冠髻。官雉喙距皆红，身五采，顶有缨碧绿。处山谷中，群鸟附之，谓之山判官。山喜鹊身蓝嘴红，面臆皆黑，白腹，尾其长，如两白带，飞则舄挂树间。鹛，旨蓟也，其绶藏于咽下小囊，每吐之，烂然文锦以自娱，一名绶鸟。

越鸟有三客，孔雀曰南客，白鹇曰闲客，鹧鸪曰越客。古诗云："越鸟巢南枝。"谓三客也。予诗云："天产珍禽为越客，山留梅树作南枝。"岭上之梅，其向南者花先发，故称南枝者以梅当之。

白　鹇

白鹇者，南越羽族之珍，即白雉也。周成王时，越裳贡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蛮献白雉。唐肃宗时，日南徼外蛮究不事人献白雉，皆白鹇也。素质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背纯白，腹有黑毛，尾长二三尺，时衔之以自矜。神貌清闲，不与众鸟杂，故曰鹇。耿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挚也。雌雄挚而有别，终日并游，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雌雄不相戏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由朱而变为纯白，亦以黑为边襕，如水波形。其音咪咪，藏喉间，甚隐而微，未尝出诸其口。当面听之，不知声自何出，若在隔垣，若在屋上，如有如无，恍若琴之泛音。雌雄常相谷谷以相娱，又若击木鱼声，幽静可听。暮栖枝上，则雄上雌下，类有礼者。

鹦　鹉

澳门有西洋鹦鹉，大红者内毬毛黄，大绿者内毬毛赤。每抖擞其羽，则赤者为黄，绿者为赤，表里俱变。有纯白者，五色者，翅尾作翠缥者，黄里白腹者，皆来自海舶。琼州所产多绀绿，羽有极细花纹，名曰鹦哥。儿女喜与之狎，故哥之。以其如婴儿之学母语，故曰鹦鹉，鹉作鹉者误也。其性畏寒，然抚摩其背则瘖，触尾则颤，名曰鹦鹉瘴。解之以余甘子。寻常饲以绿豆、白粳，欲其喜而多语以香蕉。五色者，能兼番汉二语。白者黑

嘴、乌爪、凤头，抚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顶上有黄毛上耸，喜则披敷，状若兰花瓣，又若芙蕖，名曰开花，亦名芙蓉冠。予诗云："不如白鹦鹉，头有芙蓉冠。"此鸟亦能言，常侧其脑视客，类有知者。其产罗浮者，大如母鸭，色玉雪，亦人舌能言。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独此鸟两指向前，两指向后，行则啄地，然后两足从之。有秦吉了者，彩毛绀黑，丹咮红耳，头有黄肉冠，顶毛一缝如分发，午日剪舌能人言，比鹦鹉尤慧。鹦鹉声如儿女，秦吉了如丈夫。嫩则口黄，老则口白，口白其声更壮。又以眼为别，眼黄者金了，白者银了，黑者铁了。铁了品最下，一名了哥，亦曰哵哥，亦曰哵哵。常有畜者，番酋以多金买取，哵哵言：我汉禽，不愿入番。遂不食而死。其义若此。性绝恶烟。而倒挂鸟喜香烟，食之复吐，或收香翅内，时一放之，氤氲满室。顶有黄茸，舞则茸开，亦名曰开花。花开顶上，香放翅中，辄自旋转，首足如环以自娱。人夜必倒垂笼顶，两两相并。亦间能言。身嫩绿色，额大青，胸间有朱砂一点，小如鹪鹩，出琼州。予诗："已食沉水烟，复藏双翅内。时放烟氤氲，帏中香久在。"又云："黑润与黄沉，持薰倒挂鸟。不教双翅间，收得香烟少。"其出西洋国至澳门者，以银十字钱四五枚，可易其一。性极娇柔难畜，饭以香稻，饮以荔支之浆，毋见尘埃风日，爱之至必养之洁，与秦吉了皆鹦鹉之族也。

五色雀

五色雀，产罗浮山，比鹦鹉而小，羽仪四时鲜明，未尝氄毳。一雀二色或五色，其大绛者君也，朱蓝相间若朝服者大臣也。飞则数千百为群，不杂他鸟，而以两铁冠乌色者司进止。有贤人入山则出见，一日数集，如数朝，山中人谓之小凤。白者大如鸠，素表黄里，独见亦以为瑞。《异物志》谓：山神使木客鸟迎贵人。即此雀。余襄公云：罗浮有五色雀，非时不见。若士大夫将游，则先翔集，庵僧以为候。苏文忠尝至儋州，五色雀来集庭下，客见而异之。文忠举酒祝曰：若为吾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杨文懿云：鹳鹳鸟近乎仁，五色雀近乎智。以贤人为贵，人亦贵之。故今入罗浮者，必求一见五色雀与大蝴蝶，不得见以为愧恨。《异物志》又云：木客鸟大如鹊，数千百头为群，飞集有度。其白黄文者君长，有翼有绶。飞高而正赤在前者曰五伯，居前正黑者，铃下绀色而颊杂者功曹，左胁有白带似罄橐者主簿。庐陵郡东有之，即五色雀也。今产罗浮者，则以铁冠为长。文忠在海南见者，以两绛者为长，进止必随。文忠诗云："粲粲五色羽，炎方凤之徒。青黄缟玄服，翼卫两绶朱。仁心知悯农，常告雨霁符。"是又能预报阴晴，不特迎贵而已，斯真可称灵禽。岭南花鸟，与中州不同，而罗浮花鸟，又与岭南不同，浮与罗又复不同。罗浮固珍禽之薮也，而五色雀尤异，一名子弟雀，俗称精致者为子弟。又以此雀从其长者如师，一依进止，尊卑有序，如子弟之恂恂也。又名五姊妹，数千百同巢共哺，每岁于博罗城隍庙树翔集，一春中不窠不雏，既去，他时亦不再至也。

鹪　鸼

鹪鸼，随阳越雉也。天寒则口矜。暖则对啼，啼必连转数音。其飞必向日，日在南故常向南。而多云但南不北。虽复东西回翔，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志怀南，故谓之南

客。飞数必随月，正月一飞而止，十二月则十二飞而止。山中人辄以其飞而计月，人问何月矣，则云鹧鸪几飞矣。早暮有霜露则不飞，飞必衔木叶以自蔽，霜露微沾其背，声为之哑，故性绝畏霜露。一雄常挟数雌，各占一岭，相呼相应以为娱。有侵其地者则斗，猎以囮诱之，鹧鸪闻囮声，以为据其丘阜也，亟归与斗，遂陷堕网中。其性好洁，以糯竿粘之亦可得。畜久驯稚亲人，然不鸣。鸣必在万山丛薄中，鸣多自呼，其曰行不得也哥哥，声尤凄切，闻者多为堕泪。古诗云："山鹧鸪，尔本故乡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噫！亦古之羁人思妇所变者欤。

山鹛画眉

山鹛青紫，画眉红绿，形色小异，而情性相同。畜之者雌雄必异其笯，异之则弄声相唤，同则否。导之则其雄见雄，雌见雌，必隔笯而斗，虑其雄其雌之为所夺也，同则否。鸟之最妒，斗以色者也，鹌鹑则斗以食者也。山鹛一名山鸟，其铁脚者，眼赤而突者，善斗，臆间有黑毛一片，圆小而长者善鸣。雄者尾长雌尾短，雄者音长雌音短。画眉则两眉特白，其眉长而不乱者善鸣，胸毛短者善斗。欲其善鸣，以生鸡子青调米饲之。欲其善斗，以马螳螂、蚱蜢兼嚼肉饭饲之。又必越两日一浴，使毛衣光泽，身不生蟣，则其音流丽。二鸟皆然。然画眉喜栖山，自调其声，与岩石相应以自娱。山鹛喜栖水，自调其声，与流波相应以自娱。画眉尤善转声，转转不穷，如百舌然。山鹛稍不及。画眉嘴爪最利，其斗至三四百合，胜者羽毛不动，曼声长引，以鸣得意。败则羽毛蓬松，伏而无响矣。昼离之，夜必合之，合之则四翼相交，屈首垂尾，团团然雌雄莫辨。独寐则畏寒而苦忆，不能久活。二鸟者，盖伉俪之敦笃者也。阳春、东安人喜斗此鸟及黄头，购以重金，致有以骏马易之者。美食雕笼，视若娇子，家家皆有之。画眉性燥，山鹛性静，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也。予诗："人家尽养珊瑚鸟"是也。翁源有画眉村，以多画眉鸟，故名，亦贵之也。自化州至石城，一路深林邃谷，画眉尤多。予尝过之，有诗云："野花含笑满，山鸟画眉多。"

翡　翠

粤产翠羽，而人不珍，妇女不以为首饰。故语曰："南海之羽，出疆始珍。"羽，翠羽也。其大者毛充贡，小者名水翠，宿食各占矶塘，自衔其毛。日浴水中，乃益鲜缛。美于山翠，一名鱼翠，即鹖也。大于鹭，羽长寸余，雄赤为翡，雌缥青为翠，合之色碧，是曰翡翠。翼尾俱十二条，以毳毛光明者为上，颜色暗者曰秋毛，次之。其生于深黎者，茂林峻岭，人希得见。晴霁，日中始一出。小大仅侔梁燕，五色离披。人必积久探视，密罗其巢始获之，是山翠也。取者又或俟其生子乃得。杨孚《异物志》云：翠鸟先高作巢，及生子，爱之，恐坠，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复益爱这，又更下巢也。予诗："雌青雄赤是鱼师，日夕清波浴不迟。低处为巢因爱子，花工捕向月明时。"

红　翠

罗浮有红翠，每更则鸣，响彻山谷。日出时，碧鸡先鸣，则红翠、山鹧鸪以次相应。白乐天诗："红翠数声瑶室静。"予诗："红翠碧鸡知客至，相迎直至玉溪阳。"邝露云：罗浮有天鸡，朱冠锦尾，天晴则回翔又舞。凡天鸡鸣而潮鸡鸣，潮鸡鸣而家鸡鸣。天鸡者，碧鸡也。语云："天鸡知日，潮鸡知潮。"

鹪　鹩

鹪鹩，诗所谓桃虫也。因桃虫而变，故其形小，性绝精巧。以茅苇羽毳为房，或一或二，若鸡卵大，以麻发悬系树枝，虽大风雨不断。一名巧妇鸟。久畜之，可使为戏及占卦，名和鹊卦。其身小，又曰相思，亦曰想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红黑相间如红豆。红豆者，相思也。予有《杨柳枝词》云："山禽最小是相思，隐花枝，钗头偷立已多时，未曾知。郎处不须红豆子，殷勤寄，双双取得系红丝，到天涯。"

比翼鸟

比翼鸟，一名鹣鹣，背青腹赤，一翼一目，相比而飞。《水经注》云：林邑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归飞。终日自呼，一名蛮蛮。《山海经》：崇吾之山，鸟曰蛮蛮，如鸟，一翼一目。即鹣鹣也。蛮亦作鹥。予有《代闺人寄远曲》云："鹣鹣一赤一青衣，比翼多年在翠微。南海有禽皆不北，如何夫婿不归飞。"

花　燕

雷州西湖，每夜有紫燕数万巢荷花中，州人呼曰花燕。予为谣曰："燕燕燕，飞入荷花寻不见。荷花落尽燕无依，归去犹衔花一片。明年花发莫东西，还向荷花深处栖。人间不似荷花好，莫使空梁有燕泥。"

石　燕

石燕，产西樵岩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儿羸瘦，取食之。谚曰："婴儿瘦，探石鹢。"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众鸟畏之，隼也。

青　雉

青雉状如鸽，青色，喜食橄榄乌者，囫囵吞之，肉烂乃吐其核，一名橄榄雉。秋深自粤西来，春半乃去。宿则倒悬一足树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于槟榔林者曰槟榔雉，喜食槟榔之未熟者，性亦相类。山歌云："多谢青雉鸟，槟榔要与郎。宁食我橄榄，莫食

我槟榔。”又云：“青雏且莫来，槟榔犹未熟。莫食槟榔青，宁食槟榔肉。”琼人谓槟榔之未熟者曰槟榔青，熟者曰肉子槟榔。肉亦作玉。琼人嗜食槟榔青，故云。

四　雀

四雀，一曰吉吊雀，状如鸲鹆而大，青首翟翮，其名自呼曰兜兜，一名兜兜雀，产东莞大奚山中，其出则风。一曰玄钩雀，产高明粟砦山中，其鸣则雨。予诗：“鸟鸣山雨至。”一曰倒挂雀，产琼州，有风则倒挂，无风则否。予诗：“风来禽倒挂。”一曰钩割雀，四五月夜半向东飞鸣，如云钩割则年丰，钩钩割则年必歉。

诸　鸡

岭南多珍鸟，予少时尝喜畜养。有诗云：“仙禽亦有白鹦鹉，顶上一花莲倒垂。么凤可怜毛太绿，画眉亦自白双眉。”又云：“花里青鸡与锦鸡，青鸾亦共白鹇栖。青鸡顶上丹砂好，来自朱明洞以西。”青鸡比秦吉了稍大，尾长，头上一点如丹砂。锦鸡一曰鹦鹉，山鸡也。其冠甚小，背有黄赤文，绿顶红腹，每照水即舞，目眩而死，其照镜亦然。有碧鸡，似孔雀而小，足重距，背连钱文，色碧，一名越王山鸡。《六帖》云：罗浮有碧鸡，群飞绝巘，或独鸣空林，曰先顾先顾。予尝于浮山见之。每当日出，则碧鸡先鸣，山中人乃以为天鸡云。凡鸡皆天鸡也，鸡为积阳，南方之象，故阳出而鸡鸣，以类感也。阳为天，故曰天鸡。谓日中有天鸡者，盖日出于卯，卯之属为兔，而兔之宅在月中，月出于西，西之属为鸡。而鸡之宅在日中，盖鸡以金为质，以木为气，木中有火，则日之精也，金中有水，则月之精也。岭南阳明之地，乃鸡之宅，故多锦鸡、青鸡之属。其似雉而尾长三四尺者为鹦鸡，似鹦而尾长五六尺，能走且鸣者为鹍鸡。有金鸡，项鬃毛纯黄，身红黄杂有文采，目微色白。有金钱鸡，通身作金钱如孔雀尾，足四距。有翻毛鸡，翮翎皆翻生，弯弯向外，尤驯狎。有客鸡，状如鸡而五采，出则岁穰。有真珠鸡，体有珠点文，能反哺，亦曰孝鶵。每春夏天晴气爽，则鼓翅而舞，口中微出物如锦绮，长数寸，渐长覆胸，灿然眩目，顷之渐收入喉中，剖之无所有也。大如鹦鹆，头颊似雉，有锦囊在臆前，大如斗许，具五色，一名锦带功曹，一名吐绶，亦曰绶鸡。杨慎云：绶鸡曳彩而骈罗，能辟火灾。有竹鸡，形如鹧鸪，褐色斑赤文，居竹林中，见俦必斗，以囮诱其斗，网之。性好啼，啼曰泥滑滑，白蚁畏之。谚曰：“家有竹鸡啼，白蚁化为泥。”有鹍鸡，类雉而大，黄黑色，有毛角如冠。性爱其党，有被侵者，直往赴斗，虽死犹不置。食之令人勇健。有鸨鸡，食于田泽洲渚间，大者如鹤，青苍色，长颈高脚，群起飞鸣则有雨，一名雨落母，亦曰麦鸡。有芦鸡，亦曰茅鸡，生阳江山谷中，状如鹊而身微赤，晴呼则雨，雨呼则晴。有石鸡，特小，亦曰潮鸡，潮长则鸣，其声长而清，有如吹角。李德裕诗：“三更津吏报潮鸡。”予诗：“鸡声若吹角，知是海潮来。”又云：“海气夜成潮，潮鸡唱泬寥。”有西洋鸡，短足昂首，毛片如鳞，与孔雀彷佛。有郁鸡，可疗郁病。有豁鸡，鸡头而乌喙，色黄，腹毛纯黑，尾长下垂，鸣声豁豁。性嗜蛇，人捕食之，能治骨节折伤。其哺子时，取雏折其两足，乃以蛇饲之，三日即复，屡折屡复。有白脸鸡，即春魂鸟也。有鸹鸡，似青鸡而高大，顶有两角。有长鸣鸡，昼夜长鸣，鸣声甚长。有英鸡，状如鸡而雉尾，体热无

毛，腹下毛多赤，飞翔不远，常食碎石英，秋时即无之。有火鸡，大如鹳，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辄成烟焰，出满剌加国，春夜先鸡而鸣，粤间有之。有驼鸡，高三尺许，花冠翠羽，背有双峰，似驼，肉鞍可乘，能食铁石，近有献于京师者。或咏之曰："广南异物进驼鸡，锦背双峰一寸齐。只道紫弛来绝塞，鸡林元在大荒西。"一名锦驼鸡。此皆鸡之族也。青鸾即乌凤，状如喜鹊，色绀碧鬖，头有冠，类雄鸡，尾垂二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及杪始有毛羽一簇，若垂旄而秉籥然。鸣声清越，恍惚笙箫度曲，妙合宫商，又能为百虫音。

蠓　蠓

蠓蠓，一名越王鸟，大如孔雀，有黄白黑色，喙长尺许。罗山疏云：越王鸟，其状如鸢。口句末可受二升许，南人以为酒爵，珍于文螺。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啖百草，不饲虫鱼，惟啖枫楠诸木叶，故其粪香似薰陆，山人以为香末，又治杂疮。其名一曰象雕，亦曰越王雕，言其大也。有咏者云："山鸟状如人。"谓此。予诗："蝴蝶仙人服，蠓蠓越客杯。"又云："粪香越王鸟，餐火外蛮鸡。"

鸭

广州濒海之田，多产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惟鸭能食之。鸭在田间，春夏食蟛蜞，秋食遗稻，易以肥大，故乡落间多畜鸭。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责之埠主，埠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偿，无有敢为暴者。秋获时，鸭价甚贱，佃户纳租，必以鸭副之。然皆海鸭，滋味腥不美。美者山鸭。故南雄烟鸭特重，次则从化所产。

宝　鸭

宝鸭，似凫而小，头有绿毛，身文采，鸳鸯之属也。一种名琵琶鸭，与相类，皆池塘之玩。渔歌有云："琵琶洲上琵琶鸭，一样鸳鸯两样看。"

野　鸭

野鸭，比家鸭稍小，色杂青白，背上颇有文，短喙长尾，卑脚红掌，性肥而耐寒，常入水取白蚬食之，又名蚬鸭。重阳以后立春以前最可食，大益病人。予诗："十月南风白蚬肥，纷纷水鸭掠船飞。"一名水鸭，其有冠者曰冠凫，或谓石首鱼秋时所化。

松　凫

松凫，栖息松上，四会、广宁间有之，盖野鸭之类。《尸子》云："野鸭为凫，家鸭为鹜。"《尔雅》云："鸭为舒凫。"以其喜在松间，故名松凫。其随潮下上者曰潮凫，亦曰信

鸟。

灵　鹅

从化有灵鹅，状如水鹅，每至夜中则鸣，乡落无更鼓，多以为候，谓之鹅更。

淘　鹅

淘鹅，即鹈鹕也，曰逃河者，淘鹅之讹也。阳江人则谓水流鹅云。其大如鹅，能沉水取鱼，或竭小水取鱼。颐下有皮袋，尝盛水二升许以养鱼，随水浮游。每淘河一次，可充数日之食。渔童谣云："水流鹅，莫淘河。我鱼少，尔鱼多。竹弓欲射汝，奈汝会逃何。"

鸦

昌化无喜鹊，感恩无鸦。儋州有乌鸦能食火，每衔火置人屋上，以翅煽焚，则群鸣飞舞。其名火鸦，居人多以食物禳之。

鹌　鹑

鹌与鹑其形相似。鹌色黑无斑，始由鼠化，终复为鼠，夏有冬无。鹑毛有斑黠，始由虾蟆黄鱼化，终以卵生，四时常有。今通呼为鹌鹑矣。番禺狮子里多鹌鹑，其价颇贵，斗者率以此为良。张网田中，以犬惊而得之。其麻翼黑爪而足高者雄也，黄眼赤嘴而足卑者雌也。其夫斗也，使童子左握其雄，右握其雌，时时在掌出入不离。又处之于囊，以盛其气，沃之于水，以去其肥。其将斗也。则注以金钱，诱以香粟，拂其项毛，两两迫促，于是奋怒而前，爪勾喙合，洒血淋漓，尚相抵触。斗之既酣，胜者与禄。此戏传自岭内，今广人皆以此为事。而潮人有斗鹅之戏。鹅，力鹅也，重者三四十斤，斗时以咬眼为上，咬舌次之。

鸽

鸽之高下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黄者，黄油白气者，焦油者，以此四种为上。其睛清而深，有重晕，以日照之，精光四闪，晕边复有血粒，如石榴子，则极聪慧者矣。其头宜小，尾宜短，翼宜与尾齐。翼与尾齐则飞高，飞高则可免鹰击之患。故鸽之佳者，价之重轻与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茎，每出鹭至二三月则调毛，四调五调六七调曰初王，则可用，调至十一十二则老。调者何？脱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调。广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主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七也，则以印半嵌于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印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

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而归者，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日某时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自飞来而归，一日自横石而归，皆如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系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十人千鸽而只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

鸽之大者曰地白。广州人称鸽皆曰白鸽，不曰鹁鸽。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飞，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蚁，亦以其多子可尝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时雄者餐米至咽，米成浆液，乃吐出以喂其子。雌复受孕。性绝淫，雌尝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数百头，惟所指使，以谷令就掌饲之。予诗："家余地白粮。"又曰："地白有粮多哺穀"。穀，方言曰斗，一乳则为一斗，斗者，穀音之讹也。又斗者，窠也，乳子一窠曰一斗也，人卧处亦曰窠斗也。又斗，古作骰。

焙　鸭

广州每北风作，则咸头大上，水母、明虾、膏蟹之属，相随而至。咸积于田者，其泥多半成盐。鸭食咸水而不肥，又咸多则稻无孙，鸭不得以为食，乃益不肥。予诗："北风吹获后，咸早稻孙稀。"又云："今年咸水少，鸭食稻孙肥。"故岁北风少作，则咸头小而鸭肥且多。广人善焙鸭，以鸭卵五六百枚为一筐，置之土墟，冒以衣被，环以木屑，种火文武其中。卵小温，则上下其筐而更易之，昼夜凡六七度，至于十有一日乃登之床。床第亦以衣被覆藉，时旋减之。通一月，而雏孳孳啄壳出矣。雏稍长大为子鸭。当盛夏时，广人多以茈姜炒子鸭，杂小人面子其中以食。茈音紫。《上林赋》："茈姜蘘荷。"《四民月令》："生姜谓之茈姜。"张揖云：茈姜，子姜也。谚云："老姜蒸牛，子姜炒鸭。"鸭至秋深，乃以船载至沙田食稻。稻熟农必齐获，获稍迟，往往为鸭所食，农颇苦之。

白头公

白头公者，似瓦雀而尾稍长，头有白毛，五更鸣啁啾可听。予诗："春来催早起，最是白头公。"

江　鸥

江鸥，在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颇知风云。若群飞至岸，渡海者辄不敢渡。

卷二十一　兽语

虎

高、雷、廉三郡多虎，商旅遇之，辄诟骂以夺虎气，斥之为大虫。凡风主虫，虫，风族。虎乃风族之大者，故虎之来必有风，其声飓疾。山行者闻风声有异，则知有虎。常有人入山燔木，一虎来直竖其尾，大哮吼，风起，火即尽灭。久之虎去，风飓飓犹在树间。盖虎在地上行甚缓，遇林木则其行如风，竟若风行非虎行，故曰风从虎。虎得风其威乃生，风者，虎之羽翼也。

木之性宜雷，草之性宜风。虎者风之兽，故虎啸而风生。风以生草，草之柔非露不能滋润。秋天多露，故虎毛滋润。虎毛如草，故以秋而变，其文炳如。粤之虎毛率短浅，不及西北边者斑而深厚。则以南方火盛，霜露少而金气微也。

从化山中多虎，常绯衣幞头盛陈仪从而出，夜则灯火煌煌射林薄，见者以为山神也。欲食人，则脱幞头绯衣，复变为虎，乃大哮吼而前。盖帝命山神以治虎，而虎即假山神冠服以食人。谓虎即山神耶？是帝命山神为虎也。吾不知其解矣。

罗浮有哑虎，不啸不哕。相传葛真人上升，留二丹粒，以与其隶黄野及哑虎食。为罗浮四庵守者，今冲虚观葛真人像旁，有黄野及一蹲虎，是必哑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啸不哕，从不伤人。八九十岁老人，未尝闻有虎哮吼。亦可异也。山中人即或遇虎，亦狎易之。然山中亦自少虎云。有咏者云："捣禽应曰杵，喑虎怀仁让。"

犀

入蚕蛊乡，饮食中以犀角搅之，有毒则白沫生，以煮毒药则无毒势也。犀角出暹罗者，内凹外凸，气微腥。出占城者，四周圆整，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晕者，价两倍。

鹿

雷州之野多鹿。鹿以清明前后三日生子，子生三日始开眼，遇雨乃起而跑，未雨虽堕地一月，其胫犹软，跬步即颠踣。故雷人每乘其候捕之。邵子云："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鹿麟以雨而始跑，所谓雨化物之走也。雷人喜捕鹿子，尤重胎皮及红玛瑙茸。盖鹿以一阴生而为茸，可以补阴，麋以一阳生而为茸，可以补阳。故男宜食麋，女宜食鹿。万州六连岭有鹿市，崖州左右旷野，亦多麋鹿。黎人谒州守者，必以为贽。其茸嫩者如紫茄，长三四寸，红鲜可爱。然不逾时，末溃而本干，剖之有如竖木，所谓柴茸。不如蜀产者，茸已歧枝，解开犹嫩。故入丸宜以川茸。

德庆青旗山有三足鹿，初秦时，龙母蒲媪，常乘白鹿以出入。农人恶其害稼，母乃断一足以放之，至今鹿有三足者。三足鹿善鸣，鸣辄有验。在山上隅鸣，则贵官诣龙母庙，

自上流而至。在下隅鸣，则自下流而至，甚不爽。

牛

上番禺诸乡，地瘠而民苦窳。耕者合数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泽。其种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

广州凡潮田稍高者，犁必以牛。牛必以吉贝核渣饲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已，其渣尚有润泽，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犁田，冬以驮榨。榨者，榨荻蔗以为糖也。水牛多产神电，志云："电白旄牛。"

韶州十月朔日，农家大酺，为米糍相馈。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见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绳，谓之放闲。

西江有潜牛，牛身鱼尾，能上岸与牛相斗，角软，入水既坚复出。牧者歌云："毋饮江流，恐遇潜牛。"

琼州多山牛。牛也而两睛红，常百十成群，见人吆喝弗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两旋毛，状似四眼，故云。琼州又多山马，似鹿而大，千百为群，角弯而内向无歧，眼下复有二眼，日闭夜开以烛物。善入棘丛，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皮可为卧具御湿。其毛牛也，不识者以为山牛也。

果下马

罗定之罗镜，西宁之怀乡，产小马，高仅三尺，可骑行树下，名果下马，一曰果骝，多海石榴色。骏者有双脊骨，能负重凌高蹑险，轻疾若飞。予有山歌云："花练初著时，郎乘果下马。何处遣相寻，知在荔枝下。"又云："果下紫骝嘶，郎来自水西。折侬花不得，花不为郎低。"又有果下牛，出高凉郡，《尔雅》所谓犦牛也。郭璞云：犦牛绝卑小，可行果树下，故又呼果下牛。粤谣云："果下马，果下相逢为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为侬留。"果下马者，以其小而坚壮，亦名石马。粤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马非有种，马中偶然产之，不可常得，故其价绝贵。

马　会

东莞盛时，喜为马会，以驰聘相雄。每会日，于平原广野，设步障，陈鼓乐，数百里外皆以名马来赴。其下者不得杂驰，即上驷，亦须主人举觞以请乃驰。有黎姓者，以控纵之道名。当其出马，皆屏气敛容以观其驰骤，有踯躅、横排、小行、大行、中行、拆脚诸法，一步不乱。时有一马，两目如紫琉璃，高项广膊，骏甚。人不能骑，两壮夫牵之，昂首频嘶，踯躅不定。黎已年老，力不逾中人，然执鞭蹑镫，马为战栗。往返十余次，奔腾超逸，足不参错，观者皆为神王。有赠以诗云："一片红尘随电去，只闻风雨在空冥。"

熊

岭之南，熊有三种，曰人熊，曰猪熊，曰狗熊。狗熊即《尔雅》所谓熊虎丑其子狗者也，郭璞谓熊之子名狗，非也。狗熊者，熊之小者也。以其小，故曰熊子也。璞又言：律曰：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今岭南捕得虎与狗熊皆受上赏，以其食人之兽，而狗熊尤嗜小儿也。又熊多力，黎人搏而获之，一峒毕贺，以熊多则其地不祥。崇祯间，乐会有熊无数自山中出，捕得百余首，自是频年大旱，盖早徵云。人熊即狒狒，多力而好笑，一名山笑。见人则笑不止，以投其嗜也。胸间有脂绝美，名熊白。人患发毛黄者，以熊白一升涂之，伏床底，食顷即尽黑。有腐腐者，如人面，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亦笑，笑则上唇掩目，大者丈余，俗呼为山都。邝氏云：山都形如昆仑，青毛有尾，见人辄闭目张口而笑。腐腐见人则握手而笑，人以竹筒置臂，姑与之握，握则必笑。笑而上唇掩目，因曲臂以锥穿其唇于额，格而杀之。《吴都赋》云："猩猩啼而就擒，腐腐笑而被格。是也。狒狒状如狖猴，红发髻鬌，人言而鸟音，能知生死，笑似腐腐，上吻覆额。得之生饮其血，可见鬼物。是皆人熊之属也。又云：熊名子路，僮人于熊馆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斗，熊即斗。有绿者，土司、傜僮取其皮为骏马障泥，尘不敢扬，威慑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罴，披发人立，力能拔树，指爪利如锋攒，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捏鲜血饮之。其脂亦曰罴白，味过于前掌后蹯也。猩猩人面猿身，一名熊人，谓其熊而人也。曰人熊者，谓其人而熊也。一曰红人，则谓其毛发纯红也。性机警，通八方言，声如幼女子，啼亦清越，间学虫鸟语音，一一曲肖，盖兽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满注瓮中，复置高屐其旁。猩猩见辄毁骂而去，去已复还，姑以指染酒尝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缚取问之曰：汝饮我酒，须还我血。猩猩许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绯，久而不变，最可贵。有腾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腾豕岭，状类沐猴，头正方，发长丈许，覆其面，欲有所视，辄摇头以两手披之。一名腾豕，上树甚捷，故以名。东粤无豺狼，惟此岭有之，疑亦人熊之类。

猿

大庾岭有白猿洞，洞多梅树，白猿尝攀挂其上，花与猿，皓然莫辨也。行者闻风生，始知为白猿吟啸。复有绯猿，善啼，啼必三声。高州青山镇，其山多猿，有黄绯者绝大，毛彩殷鲜，有黄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罗浮则有金丝猿，毛如织绒，其啼声绝大。琼州多猿，射之辄腾跃树杪，于四周伐去竹木，然后张网得之。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穴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绝难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岭，多猿，牡黄而牝黑。牝能啸，牡不能也。或云：纯黑者雄，金丝者雌，雄者能啸，雌不能。琼州又有石猿，小者拳许，饮以井水即长。粤故多猿，予自二禺以至英德，自洸口以至连阳，自石夹以至东安，自六泷以至郴口，一路高峰绝巘，崖谷连绵，古木蔽天，百里阴黑失天日，群猿聚族其间，声声相应，恻恻凄凄。予辄落泪伤怀，不能自已。

猴

琼州多猴，以小者为货，曰拳猴。大者曰弥猴，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转为马，犹鱼有马鲨，蚩有马蚩，蓟有马蓟，蓝有马蓝，皆其类之特大者。凡物之特大者曰马，故又曰马猴也。

狨

东粤山中有狨，大小类狼，色纯黄，名金线狨，一名猱，以毛柔长可缉藉也。尾绝自爱，中药矢即自啮断其尾。跷捷善缘木，狖猴绝怖畏之，其以狖猴为食也甚怪。元孝有赋云："维猴于狨，若见大吏。缩爪战唇，相泣而跪。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喉，扪胸抵脊。验其腹腰，孰肥孰瘠。瘠者遣之，肥首戴石。使自湔洗，使自拔毛。须臾之间，饫彼贫饕。"有猓然者，生从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长过于身，数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娱，其自爱尾亦似狨。狨尾短，以金色而温柔，不能自保。猓然尾长，以无所可用而自保。亦各有幸不幸欤！

兔

粤无兔，比年乃稍有之。盖兔者太阴之精，一兔居于月腹而顾天下之兔，天下之兔皆望之而孕，故曰顾兔。上顾而下望，其精自口而入，故兔吐而生子，兔与月相为性命。鸡在日中亦然。故曰中秋月光多兔少鱼。月者，兔之命也。北方多兔，月之世也，南方少兔，日之世也。

麂

麂，一名麋，旄尾狗足，牡者有短角，黧色，喜食橄榄，高州宝山多有之，其声如破钹，每鸣则赦书至，居人以为瑞。予《高凉曲》云："宝山春色照珠台，中有龙湫万壑回。父老时时望苍翠，麋鸣知有赦书来。"其皮软腻，以作履袜良，故广人以为货。或谓麋多智，闻犬而奔，一息已去犬千百步，亦足以免夫犬矣。乃使智以泯其迹，周遭走数匝，复膝行数匝，方一跃丈余而去。犬善闻气，亦从其迹周遭几许，又蹑其膝行奋逸之迹而追之，往往得麋。麋尽其智适足以自戕，向使不用其智，犬虽智不得而追之。

獐

獐，似鹿而小，黄黑色，无角，雄者有牙出口外。秋冬居山，春夏居泽，猎者得之以酿酒，有消风之功，八月至十一月食之胜羊肉。谚曰："秋冬食獐，春夏食羊。獐以酿酒，羊以为粮。"

獴　猸

獴猸，似狸，高足而结尾，有黄、白、黑三种。其产于暹罗者尤善捕鼠，澳门番人能辨之，常以易广中货物。番人贵畜而贱人，视獴猸不啻子女，卧起必抱持不置，吾唐人因其所贵而贵之，亦何心哉！

狗

韶州有赤狗穴居，吠则不祥。雷州有喙夜食，尾大而喙甚长，夜从树上取食不以昼，故曰喙夜食。盖狗之族，其曰豺狗者豺也，曰毛狗者狼也。粤东少豺狼，故不识者以为狗，或曰封川多狼，青色，尾特大，作声诸窍皆沸，能食犬羊，攫小儿。

番　狗

蚝镜澳多产番狗，矮而小，毛若狮子，可值十余金，然无他技能，番人顾贵之。其视诸奴囝也，万不如狗，寝食与俱，甘脆必先饲之，坐与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语曰："宁为番狗，莫作鬼奴。"

乳　羊

广东绵羊，少有所产，羊肉味甚澹，惟英德乳羊食仙茅，肥甘补人。予诗："仙茅春食乳羊肥。"凡羊脑不可食。《医经》云："羊食百草，其病在脑。"乳羊则不然，一名茅羊。《本草》云："羊食钩吻而肥，食仙茅而肪。"石湖云：羊食仙茅，举体即化为肪，不复有血肉，食之宜人。外有花羊、石羊。石羊色黑，类人家羊而跷捷。无闷云：羊膻而鱼腥，二者鲜食之则美，故字以鱼羊为鲜。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亦然。二者少得而兼，故字以鱼羊为鲜。

獭

水獭，一名猵獭，类青狐而小，喙尖足骈，能知水信高下为穴，广人以占水旱。善捕鱼，一岁二祭鱼。《淮南子》云："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广人谓蛋家，男曰獭公，妇曰獭婆，以其能入水取鱼也。其以猿为雌者，插翘山獭也。语云："猿鸣而獭候。"庄子云："猿猵狙以为雌。"言非类为牝牡也。邝氏云：山獭性淫而无偶，傜女采樵，歌歈为猿声以诱之。山獭闻之，即跃抱傜女，因扼杀之，以其骨续骨，解箭毒，以阴茎入药，名插翘春。

箭　猪

箭猪，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兽。封豕初本泡鱼，泡鱼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为毫猪。毫在项脊间，尺许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则激毫以射人。妇女以金银镶之为簪，能止头痒，除白屑。其意如蒿然，亦曰蒿猪。又有山猪，雄大而多力，口旁出两牙，长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多食禾稻故也。一名懒妇，以机轴纴织之器置田间，则不敢近。齿长辄入海化为巨鱼，状如蛟螭而双乳垂腹，名曰奔鲟。谚曰："朝为泡鱼，暮为蒿猪。朝为懒妇，暮为奔鲟。"刺妇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鲟油为烛，照饮酒则紫焰生花，照读书则昏昧作晕。湛若诗："丁年误买奔鲟烛，丙夜谁传太乙书。"箭猪以鱼始，山猪以鱼终，物之相变如是。

香　狸

雷州产香狸，所触草木生香，脐可代麝，《本草》称灵猫，自为牝牡者也，亦名果狸。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脆而甘，秋冬百果皆熟，肉尤肥。予诗："食果三秋美，眠花一尺长。"又云："果香生骨肉，花味入膏脂。"南越有狸无狐，香狸外有玉面狸，白面红爪牛尾，亦食果，饭则以水淘淡乃食。有猫狸，文如锦钱。有火狸，毛色如金钱豹，其钱差大，岁久辄化为豹。有藤狸，生长藤间，食藤实而多倒挂。有香獐，味甘性温，食之不畏蛇毒。脐名麝香，非獐也，狸之似獐者也。傜女当春时，多采生香麝子以为佩，动则香气远闻。山歌云："生麝香吹傜女风。"

硕　鼠

广中近多硕鼠，状如兔，色白，皆以为白兔也。嗜食芭蕉、蓬叶，四十日一胎，子产一日即受孕。番舶至，购以重金。盖广中无兔，且无白兔，故以硕鼠当之，雌者多黑褐色而小。父老云："此物颇关理乱，以少为贵。"诗人所以歌食黍云。

竹　鼬

竹鼬，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肉一二脔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傜中以为上馔，谓之竹豚。予诗："海人花蜃蛤，山子竹鸡豚。"

义　象

癸巳夏，西师至肇庆，久攻不下。使群象往，皆缩栗，独一象牯跳跃而前，蹴死蕃兵数百，以鼻卷起人马掷于半空，既堕，复糜烂之。已而疫气大作，士卒多死，西师退，群象遂为所得。有两大象，一不跪，一不食，死，余象流涕终日。蕃帅叱之，一象尤怒奋起，将甘心焉，几不能制，乃悉送之入都。有为泣象行者曰："云南象来举国嘻，缠头赤

脚蛮子骑。云是粤东新战获，道出江楚北归旗。还遵前朝加品秩，照品给俸沿途支。大开城门容象进，独有一象不肯随。印官当街再拜请，象奴附耳前致词。先言礼节劳县主，后言官职如前时。去南日远北日近，此是本国知不知。象闻此言泪双垂，淋漓满路观者悲。语象且勿悲，汝来粤东五千里，即今放归归已迟。我闻西有独牙象，摧坚陷阵功尤奇。昨日被执不肯屈，掘坑纵火焚其尸。汝辈不战复不死，中道涕泣将何为。”

凶年虎

从化县凶年多虎，猎者为机阱林中，而击土以致虎。虎每伏地，击土则必跳跃而出，出时其饱易击，饥则难，故尝以甘饵投之。传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噫嘻！虎不食人，人自为甘饵以投之，奈何哉！

卷二十二　鳞语

龙

南海，龙之都会。古时人水采珠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在今日人与龙益习，诸龙户率视之为蝘蜓矣。新安有龙穴洲，每风雨即有龙起，去地不数丈，朱鬣金鳞，两目烨烨如电，人与龙相视久之，弗畏也。其精华在浮沫，时喷薄如瀑泉如雨，争承取之，稍缓则入地中矣，是为龙涎。或谓龙涎者，多积于海上枯木，如鸟遗状，其色青黎，其芗腥，杂百和焚之，翠烟千结，蜿蜒蟠空，经时不散，可以剪分香缕，然多不真。从番舶来者，出大秦、波斯，于雨中焚之，煸爆有声则真。盖龙本纯阳之精，故其气绝香。又龙属木，木之气得太阳多者必香。故诸香以龙涎为最。得盂水径扑其中，不落空外。龙以水为用，见水则精入焉。盖龙用精则为雨，用气则为云。

海中苦龙气。每龙气过，辄嘘吸舟船人物而去，置之他所，然舟船人物亦无恙也。舵师知龙起，但擂金鼓，或焚鲨壳诸臭物，或洒青矾却之。海滨多高楼，楼角兽头，每为龙气所掣，置兵器其上亦止。以龙性畏铁，铁辛，为目害故也。

罗浮多龙潭。尝有人小遗潭中，庵僧见之，使之蒲伏土上。俄有白气千百道，从谷中起，迅雷乘风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溺无数矣。人必蒲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间，必为龙所掣矣。又有人戏投巨石岩中，巨石左右砰击，久而不下，龙惊以为雷也，即时白气四起，雨点如盘盂。盖龙与雷同类，雷出则龙出，雷入则龙入。而其气不起于潭洞中者，山泽相通，地中虚无之处，皆龙之窍穴也。又新兴有天露山，其顶有潭，岁旱，以石投之，声霆如雷即雨。又有井干湖，其深莫测，岁旱，以土掊击之亦有雨。盖亦惊龙之意。龙听以角，谓之聋虫，故善惊。

石　龙

化州有石龙，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于江中，身多窍穴。每为风潮所激，则喷沙如雪，霏霏满空。有时鸣以一岁，鸣以二三岁，其声隐隐，与鹅鹳同。在上如石，在西如东，有探其尾于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钱，或为五铢，或为开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错，青黄杂楦。其为数，歉不八九，盈不二十，虽百十人，各有所给。

金　龙

茂名灵湫中有一龙井，晋时有潘茂名真人者，以金铸五龙纳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凉太守出五金龙祭之，雨立至。或谓金龙者，丹砂所成，然非能为雨也，为雨者祭金龙者也。然亦灵异，万历间，有太守尝窃其一，行至中途，金龙飞入于水，今止存四。然大旱时，汲龙湫之水以祷亦得雨，不必定出金龙云。

土　龙

广人亢旱，以水日雩祭于社而请雨。以土为龙，身皆黑而尾白，长九尺，使丈夫八人，小儿八人，皆衣黑衣，丈夫舁龙，小儿欢呼曰：乌龙头，白龙尾。小童求雨天公喜。”自北而南，又自南而北，乃归于社息焉。复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掘池方五尺，深一尺，置水，埋虾蟆其中而闭之。

蜃　气

东莞合兰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汇，有龙窟焉。尝有积气如黛，或如白雾，鼓舞吹嘘，倏忽万化。其为城阙、楼台、塔庙诸状，人物、车骑，错出于层峰叠嶂之间，尤极壮丽。舟行其中弗见也。自外望之，变幻斯见，即之辄远，离之复近，虽大风雨不能灭，人以为蛟蜃之气所为云。其气或大或小，晴则大，阴则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则兆其地有兵革，如仓廪，则兆其地丰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灾祥。岁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见，不见，则以为怪。或谓此乃海气，春晴始见，非也。此蜃气也。蜃者，千岁之雉所化，其为物最神。庄生云：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章者，云物之气也。蜃，龙类也。其能静则为阴，动则为阳。阴而含万象于无，阳而吐万象于有，固于龙具体而微也。然蜃气之起，大抵为舟船多，为楼台者少。《天官书》云：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晋志》云：南夷气如阁台，或类舟船。凡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蜃气多象舟船，亦南夷之气所杂为变怪也。必以春正月见者，盖青阳始动，而龙见于田，蜃亦龙属，故其气与龙皆当春而发，至秋而收也。蜃气与海市不同。海市多见于靖康场，当晦夜，海光忽生，水面尽赤，有无数灯火往来，螺女鲛人之属，喧喧笑语，闻卖珠、鬻锦、数钱、量米麦声，至晓方止。则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头门西，盖即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辄有鬼物就海中为市，所谓沉洲夜市也。陈云淙诗：“月出珊瑚输海

市。”盖南海蜃气，有气而无声，海市有声而无气，以此为别。而靖康海市，又与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见于夜，青州见于昼。《番禺杂记》云：海边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殆所谓狼牍之民也。《水经注》：狼牍之民，冥夜为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恶是也。

海　鳅

海鳅之出，其长亘百里，牡蛎、蚌蠃积其背，嵚岌如山。舟人误以为岛屿，就之往往倾覆。昼喷水，为潮为汐。夜喷火，海面尽赤，望之如天雨火。予诗云：“势欲吞舟去，光先喷火来。”又云：“海鳅吐阴火，千里波潮红。”盖阴火生于海，阳火生于山。阳火为雷以起龙，阴火为风以起大鱼，固造化之常。而石尤风则海鳅益起，艚船弗及避，为所吞噬，犹夫鲲鲋之微。鳅非有意于吞舟也，其气呼吸所致也。有海龙翁者，大如屋宇，亦知风。

海鳝，长数百里或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海水为潮，出穴则水潮退。其出入有节，故潮水有期，是名潮鱼。昔人多以为潮者海鳝之所为，不知潮长则海鳝随之出，潮消则海鳝随之入，海鳝之出入以潮，非海鳝之自能为潮也。此海鱼之应潮者也。

怪鱼

海上多怪鱼，大小不一，开洋时，随风鼓舞，往往飞入舶中，人不敢取。有一鱼长数十丈，其首有二大孔，喷水上出，遇舶则昂首注水舶中，须臾而满。亟以钜瓮投之，连吞数瓮则逝。有一鱼嘴长丈许，有龉刻如锯，能与力战而胜，以救海舶。又有鱼长二十余丈，性最良善。或渔人为恶鱼所困，此鱼辄为渔人解围。又大风雨时，有海怪被发红面，乘鱼而往来。乘鱼者亦鱼也，谓之人鱼。人鱼雄者为海和尚，雌者为海女，能为舶祟。火长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见人鱼。”人鱼之种族有卢亭者，新安大鱼山与南亭竹没老万山多有之。其长如人，有牝牡，毛发焦黄而短，眼睛亦贡，面黧黑，尾长寸许，见人则惊怖入水，往往随波飘至，人以为怪，竞逐之。有得其牝者，与之婬，不能言语，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谷。携至大鱼山，仍没入水。盖人鱼之无害于人者。人鱼长六七尺，体发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红，知其为鱼。间出沙汭能媚人，舶行遇者，必作法禳厌。海和尚多人首鳖身，足差长无甲。

暨鱼

暨鱼，大者长二丈余，脊若锋刃。尝至南海庙前，谓之来朝。或一年数至，或数十年一至。若来数，则人有疫疾。《志》称：南海岁有风鱼之灾。风，飓风，鱼谓暨鱼也。有乌白二种，来辄有风，故又曰风鱼。暨一作鲠。谚曰：“乌鲠白鲠，不劳频至。”

潜龙鲨

南海有巨鱼，曰潜龙鲨，盖鱼种而龙者也。有网得者，长五尺许，重百斤。其小鱼从者数千，至不可网。肉甚甘，诸骨柔脆，惟鳞坚不可食。鳞大者如掌，可为带及酒器饰，小者中杂佩。脊一行，腹二行，鳞皆十三。两翅两行，鳞皆三十。琼州唐伯元以为其脊一行，腹与翅行皆两者，五行也。天地之数各五也，脊一腹二，阳奇阴偶，天一地二也。十者天地之成数，天十而余三，三三为九，乾元所以用九也。地二十而余六，阳进而阴不能也，坤元所以用六也。翅三十者，一月之数也。两翅合而甲子一周也。总之九十九鳞，群龙所以无首，河图所以虚中，大衍之用所以不满五十也。盖《易》教也。

黄雀鱼

有黄雀鱼者，多产惠州，八月化为黄雀，十月后复化为鱼，鱼与黄雀迭相化也。吾不知其始为鱼而终为黄雀耶，抑始为黄雀而终为鱼也。鱼与黄雀，化于何始于何终，他鱼不化，而黄雀鱼独化，其必有故矣。《交州记》云：南海有黄鱼，九月变为鹑。鹑，黄雀也。鱼本黄鱼而曰黄雀鱼，黄鱼本于黄雀，故曰黄雀鱼。闻其名则知其为黄雀所化矣，然则黄雀先而鱼后矣。然黄鱼以黄雀为始，而黄雀不以黄鱼终，则又何也。有秋风鸟，产雷州，亦鱼之所化。化必以八月望前五日，从风而起，自南至北，中秋后则无之，故曰秋风鸟。其亦黄雀鱼之为怪乎？有海鳇者，亦能化。岁二八月群至沙洲，移时化而为鸟，是曰火鸠。海人噪而惊之，化者十五，鳞鬣不开者不全化矣。食之自秋至冬，濒海皆足。有以为馈者，发之，鸟首而鱼身者二。客愀然曰："是欲化而不可得者也，无乃人离造化之情耶？尚忍食哉！"命弃之。

鼠鮎乌贼

有鮎者，产于南海，每暴尾沙际以绐鼠，鼠见之，谓且失水，舐而将食之，被卷入水。有乌贼者，腹中有墨，吐之以自卫。尝浮水上，乌见以为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二鱼皆性黠，为鼠与乌之贼。然鼠与乌，以高而为下者所食，亦可以为贪而下求者之戒。或曰：乌贼鱼相传乌所化，乌所化而还食乌，故曰乌贼。乌不贼乌，化为鱼乃以贼乌，鱼乐而乌苦矣。

鱼

广州地多池塘，所畜者鲢、鳙、鲩、鲂、鲫，皆以鱼秧长之。鳙一名鲟，语曰："网鱼得鲟，不如啗茹。"言不美也。鲩之美在头，鲤在尾，鲢在腹。语曰："鲩鱼头，鲤鱼尾，鲢鱼之腹甘且旨。"又曰："水鲂土鲫，病人宜食。"鲂浮鲫沉，可以滋阴。盖鲫属土，其性沉，长潜水中。鲂属水，其性浮游，长跃水上。鲫食之可以实肠，鲂食之可以行气。鲫守而鲂行，故以为美也。江海鱼之美者，语有曰："第一鲚，第二鲷，第三第四马膏

鲫。”又曰：“黄白二花，味胜南嘉。”又曰：“寒鲚热鲈。”黄者黄花鱼，白者白花鱼也。又春曰黄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鳞之鱼皆属火，二花不然，其功补益而味甘，故美。鲚鱼至冬益肥，故曰寒鲚。鲈至夏益肥，故曰热鲈。言一以寒而美，一以热而美也。凡鲈鱼以冬初从江入海，趋咸水以就暖。以夏初从海入江，趋淡水以就凉。渔者必惟其时取之。语曰：“鱼咸产者不入江，淡产者不入海。”未尽然也。白花鱼咸淡之水皆有，黄花惟大澳乃有。大澳者，咸水之边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尽浮出水，渔者必以暮取之。听其声稚，则知未出大澳也，声老则知将出大澳也。声老者，黄花鱼啸子之候也。其啸子必于大澳，故于大澳取之。取鳜及黄皮鲈、鲚、青鳞，亦皆听其声，声齐则开罛取之。鲳鱼以孟夏随鲚鱼出，其性喜浮游，网入水数寸即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浔州之铜鼓滩，触石壁不能西上则多得。语曰：“黄鱼不上双鱼石，三鲞不上铜鼓滩。”三鲞者，鲳也。黄鱼每新水长则出，嘉鱼以孟冬天大雾始出，出必于端溪高峡间。其性洁，不入浊流。尝居石岩，食苔饮乳以自养。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嘘吸雪水。凡嘉鱼在蜀中丙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粤中大小湘峡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长，则四五月犹未入穴。蜀嘉鱼畏寒而喜热，粤嘉鱼不然。白沙诗：“两山断处小湘峡，十月嘉鱼出水鲜”是也。鲥鱼、鱭白，皆以仲春出，大者重数十斤，入自大洋，望之如黑云。至虎门，则鲥鱼之稚者多变为鲳，渔者辄合围取之。又鲥鱼大至时，其下堆积至数十百丈，不可底极。以枪刺一鱼取之，次鱼饮其血复上，复枪刺取之，如是者相连不断，不可胜取。故鲥鱼时节，所在人民餍饫，多糟之为终岁食。盖鲥鱼放卵，雄者为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类繁。彼此尾相衔，无一断续，故得其一，则千万源源可得。竹鱼产二禺连口，以盛夏出，色如筱叶青翠，鳞下多朱砂点，味甘。马膏鲫以腊月出至三四月。有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鲈而肉厚，为马膏鲫之次，故曰马伍。贴沙一名版鱼，亦曰左鲆，身扁喜贴沙上，故名。市归以贴墙壁，两三犹鲜。即比目鱼也，一名鲽，一边青绿一边白，一目在青绿边，亦有两目合而为一者。《吴都赋》云：“双则比目，片则土余。”河鲀以番禺葵塘所出者为美。自虎头门至葵塘六七十里许，其河鲀小，色黄而味甘，少毒，与产他县大而板牙色白者异。其价贱，土人以当园蔬。秋时竞为河鲀之会，以火燔刺，以沸汤沃涎，浣至再三，杂肥肉烹之，皮骨脱落，斯可食矣。河鲀终岁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暖人，可减一衣，产妇每以为初。其腴在膏，即肝也，俗以为八珍之一云。鲊鱼状如鲈，肉松少刺味甘，大者重数十斤，出海丰。鲟鱼多产端州，以春时出浮阳，见日则眩，渔者辄于阳处取之。一曰鲟龙鱼，长至丈，有甲无鳞，鱼之至贵者也。鲇鱼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黄，故以滩濑中者为美。鲒鱼状如鳊，圆头缩尾狭鳞，肉厚而细，一脊之外，其刺与骨皆脆美。新安人每以奉客，味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气。一名镜鱼，以其圆也。鲈有犁头鲈、剑鲈、斑点鲈、虎鹿锯鲈，背黧而腹翅，大者丈余。皮有沙，圆细如珠，可以治木发光润。海水将潮，天将雨，毛皆起湿，虽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鲤，腹中有两洞，以贮水养子。子必二，皆从胎生，朝出口，暮则入脐。其肉淡而松，以翅作银丝菜，称珍品。蜡鱼产阳江，似鲫而白，肉柔腻，性喜温暖。腊月时，渔人立水中，鱼争附足，可掇也。红者肉稍粗。鳐鱼一名狼藉。笋鱼如笋，长尺许，与鲳、鳆二鱼皆惠州出。鲳鱼大者盈丈。鳆鱼大如指许，长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龟鱼如小儿臂大，有腹无口，其足三十如笋簪。章鱼足有八，一名章举。昌黎南食诗其五为章举鱼是也。石冷鱼似虾蟆而黑，生石穴中。倒挂鱼鲜食醉人。宜鲊，出万州。凤尾鱼一名马鲚，其子宜醢。葵鲤出罗旁水口，圆如葵

扇。已上皆鱼之美者，大率出于海者十之七，出于江者十之三，然皆美于池塘者也。其最微细而美者，曰鳞鱼。春时自岩穴中出，状似初化鱼苗，宜干之，食以姜醋。曰银鱼，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风，曰银鱼风。予诗："九月银鱼出水长，银鱼风起水泱泱"是也。其出惠州丰湖之第一桥下者，长二黍许，光滑无鳞，表里朗彻，以白磁盆浥之，与水无异，惟见两目莹漆。希贵弗多，渔者但量器计值，煮以湖上清醒泉及姚坑水，有味无渣，而出于清明节者尤美。曰鹅毛鱼，取者不以网罟，乘夜张灯火艇中，鹅毛鱼见光辄上艇，须臾而满，多则灭火，否则艇重不能载。其气味绝香，一曰香鱼。外则锦鳞鱼者，大可二指，长寸许，身有横理十二道，鳞如错锦，具五色，尾长于身如带，金彩缕缕。以盘盂畜之，于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争覆阴，不得者忿而相斗，翩反鼓舞，各有态度，斗罢复比目而游。又有金鱼者，分鲤、鲫二种。春深咬子，咬子者，雄以口咬雌者眼，子则出腹。子出腹宜亟取之，否则雌者还食之矣。或不食，则子著蓴藻间，遇雷雨辄随电光而去。子初出色黑，由黑而红，而黄，则纯金矣。以蠹小三尾、五尾者为贵，谓之虾尾咬子，又名跌子。当跌子时，以大虾盖之，则多虾尾。尾又以撒开象木芙蓉叶者为贵，谓之芙蓉尾。此二种则鱼之可玩者也。

鱼　花

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缯鱼花为业，曰鱼花户。鱼花产于西江。粤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鱼花。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罗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缓，为鱼花所聚，过此则鱼花稀少矣。鱼花之步凡数十，步皆有饷，鱼花户承之，岁纳于朝。当鱼汕种时，雄者擦雌者之腹则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间，雄者出其腹中之膘覆之，卵乃出子，然见电则子不出矣。土人谓鱼散卵曰汕。膘者，鱼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间若花，又方言凡物之微细者皆曰花也。亦曰鱼苗，以当春出于苗始生时，与苗俱生也。亦曰鱼秧，农人种禾兼种鱼，视鱼犹禾也。而多言鱼花者，又以其类不一，故曰花也。凡取鱼花，自三月至于八月，当日落时，望某方电脚高，则知某方无雨。某江之水不长，某方电脚低，则知某方有雨。某方之水长，长则某鱼花至矣。西南为南宁左江，其水多土鲮。正西为柳州右江，其水多鳙、鲩。西北为桂林府江，其水多草鱼。草鱼者，鲩也。鱼花以此四种为正，畜于池易长，故务取之。他鱼花则弗取也。鲤、鲫则或取诸蛋人，以其雌者放子也。凡取鱼花，以苎布为罾，罾尾为一木筐而无底，半浮水上，鱼花从罾入至筐，乃杓于船中。罾之状如复斗帐，凡两重，外重疏，以布四十丈，内重密，以布一丈为之。大步置筐八九十，小步十或二十。上步取已，复于下步取之，其出不穷，然多在江水湾环之所。取之盛以白磁，方如针许，已能辨其为某鱼。拣为一族，其浮而在盆上者鲩也，在中者鳙，在下者鲩，最下则鲮也。分养池中，水浅而向阳则易长。稍长者曰蓴鰽，谓可以食蓴萍也。岁正月，始鬻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其鬻于近者鱼花大，远者小，日以米汤和鸭子黄饲之，又数易以生水。其在舟中者，则舟旁为两水车，昼夜转水，使新水入舟，故水不留，而后鱼花不病也。价则鲩、鳙贵，以易长而不费草也。鲩贱，以费草，每鲩百尾，日需草百斤也。土鲮贱，以其难长，罕有重至一斤者，又必冬寒而始肥也。凡池一亩，畜鲩三十，鳙百二十，鲩五十，土鲮千。日投草三十余斤，鲩食之，鳙、鲩不食。或食草之胶液，或鲩之粪亦可肥也。楚

虽多鱼，而所产鱼花，楚人不重，率重九江人所鬻者，以粤之鱼花易长也。鱼花难伪，楚鱼胞一重而直，粤鱼胞两重，上大而下小，以此为辨也。九江之地如棋枰，周回三十余里，其黑脉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池塘之水，养鱼花者十之七，养大鱼者十之三。养鱼花水浊，养大鱼水清。视其水色，则知所养为何等鱼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爱蚕，其土无余壤，人无敖民，盖风俗之美者也。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贩鱼花，史称水居千石鱼陂者此也。

鱼花产北江者不贵，以北江多石灰水，鱼花食之不肥，取之又不易畜，而北江绝少渊潭故也。凡鱼皆藏于渊潭，鱼花从渊潭出者易养。西江多渊潭，而其源从滇、黔、交趾而来甚远，故鱼花多而肥，池塘中可以多养。故谚曰："北江鱼种让西江。"然广西人不解取，即取之，而西江上流恒不如下流。故谚又曰："下流鱼花上流鱼。"又曰："上江鱼放下江花。"

鱼　生

粤俗嗜鱼生，以鲈，以鲩，以鳙白，以黄鱼，以青鲚，以雪舲，以鲳为上。鲳又以白鲳为上。以初出水泼剌者，去其皮剑，洗其血衄，细刽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鲰与嘉鱼尤美。予尝荡舟海目山下，取鲰为脍。有诗云："雨过苍苍海目开，早潮未落晚潮催。鲰鱼不少樱桃颊，与客朝朝作脍来。"又云："羚羊峡口嘉鱼美，不若鲰鱼海目鲜。黄颊切来纷似雪，绿尊倾去更如泉。"又云：'刮镘鸣时春雪消，鲰鱼争上九江潮。自携脍具过渔父，双浆如飞不用招。"鲰以樱桃颊为上，黄颊、铁颊次之，烂鳞粉颊为下。其肪在鳞，鳞不可使烂，烂则脂流而味损。盖鲰亦自惜其鳞，每一丝罥鳞，即不复动。故取之必以丝网，使柔弱而不伤鳞。嘉鱼亦多脂，尝食乳泉石沐，冬则出穴饮雪水，而所处大小湘峡、端溪、锦水、杨柳沙，潮咸不到，故肥美不腥，脍之益美于熟食也。雪鲚以冬而肥，其性属水，喜游泳波上，得湍流则跳跃寻丈，生食之益人气力。鲈、鳊、鲳、塘虱亦可脍。然食鱼生后，须食鱼熟以适其和。身壮者宜食，谚曰："鱼生犬肉糜，扶旺不扶衰。"又冬至日宜食，谚曰："冬至鱼生，夏至犬肉。"予诗："鱼脍宜生酒，餐来最益人。临溪亲举网，及此一阳春。"所以者，凡有鳞之鱼，喜游水上，阳类也。冬至一阳生，生食之所以助阳也。无鳞之鱼，喜伏泥中，阴类也，不可以为脍，必熟食之，所以滋阴也。或云：凡鱼行随阳，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没而顺流。其浮时可脍，其没时必须烹食，乃不损人云。粤人多有鱼生之会，以天晓空心食之佳。或以鳝之乌耳者、藤者、黄者为生，亦有以蚝为生者。岭内人不知此味，不足与之言也。

渔　具

渔具多种，其最大者曰罛，次曰罾。罛之类有曰深罛，上海水浅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长三十余丈。每一船一罛，一罛以七八人施之。以二罛为一朋，二船合则曰罛朋。别有船六七十艘佐之，皆击板以惊鱼。每日深罛二施，可得鱼数百石。有曰缥罛，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长五六十丈。以一大缗为上纲，一为下纲。上纲间五寸一藤

圈，下纲间五寸一铁圈，为圈甚众，贯以缫以为放收。而以一大船为罛公，一小船为罛姥，二船相合，以罛连缀之。乃登桅以望鱼，鱼大至，水底成片如黑云，是谓鱼云。乃皆以石击鱼使前，鱼惊回以入罛。鱼入，则二船收缫以阖罛口，徐牵而上。有曰板罛，以小船施之，小船有罛姥而无罛公，故一名罛姥船。有曰车罛，制如缫罛而小，深二三丈，广七八十丈，连合二罛为一围。以二船一前一后施之，亦以板惊鱼。凡鱼首有石者，皆惊入罛，无者则否。首有石者，曰黄花，曰鲷，曰鲻子，曰鲊鱼，曰鹘，曰鲈，曰马鲛，曰鲳，此八者善惊。有曰墙罛，则以缫罛为之，专以取鳜白及黄、白花鱼，亦曰黄花罛。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长三十余丈，相连数百千罛以为一墙，横截海水。鱼触墙罛不能去，大小壅积，起罛时鱼多不可胜取，每割罛之半以放鱼。大抵缫罛疏，专以取大鱼，春则取鳜白、鲊，冬则取黄花，一岁仅两用之。围罛密，以取杂鱼，终岁用之。此罛之事也。罾之类，有曰绷罾，其形四方，广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为罾子，竹长四十丈许，上有多圈，贯绳以为放收，而为一罾桠以架罾。鱼至乃下罾，以石击鱼，有曰沉罾。沉，音朕，方言也。长十余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母及鲨鱼之属。而浮二木于水中，以支罾口。又于水中，置二木搅水，以系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门。其口广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缓则罾口合，急则口张而鱼大入。凡一沉罾，以纻麻十二石为之，九人舁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广丈余，树二木于水中以绷罾，是曰硬门。常浮而不沉，费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车罾，其形方，以三石曰置罾竿，坠而起之。有曰绞罾，形亦方，周五丈余，以四角系于柱中施之，人在岸上离罾十余丈，鱼至则转辘轳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罛皆用于海，罾皆用于江。罾之利常不如罛，罛者，渔具之可大得志者也。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笼者，以涂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坚竹编之，《尔雅》所谓籧，亦曰罩也。其注曰："籧，编细竹以为罩"是也。又曰："今楚籧也。"无竹则以荆，故谓之楚籧也。籧，薄曲也。《史记》：绛侯周勃，以织薄曲为主。韦昭云：北方谓薄为曲。《淮南子》云：曲，苇薄也。《诗》曰：烝然汕汕。注：汕，樏也，以薄汕鱼也。樏，郑氏曰：今撩罟也。方氏曰：独漉也。独漉，乐苑作罣鹿，荀子作独鹿。成相辞曰：独鹿弃之江。注：网也。箔亦网之类也。每一箔，其崇五尺，广丈。渔者尝合五十箔而为一，其长五十丈，虞其过大，则箔口为鱼房二重以藏鱼。岁三月，大禾已莳，鱼始上田。渔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则张而大，潮退则卷而小，是为塞箔。箔亦曰簖，陆龟蒙诗："织作中流万尺簖。"故凡以石为梁绝水者曰洪，以竹为梁取鱼者曰簖，亦曰沪。皮日休《渔具诗》："列竹于海澨曰沪。"今有沪渎是也。鱼笼长五六尺，宽二尺，口通尾塞，以山藤系之，置于上流，鱼入则为倒叩须所冒不能出。又中置树枝以聚鱼。涂跳以木为之，长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翘然，状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横之，其底则舟，而两旁无墙，所谓橇也。当海水干落，鱼、虾、蛤、鳝之属，胶黏浅沙，跣踏之，辄惊人渐迦不可得。渔者于涂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横木而右手捃拾。板轻坦滑，擿行若飞，盖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制小，仅受一人，于湾环隈澳间，乘暮入焉，乃张二白板于船旁，而鸣其榔。鱼见白板，辄惊眩入网。然诸鱼不惊，惟鲛、鲩、鲳三者惊。三者味甘美，故粤人最重跳白之鱼。鱼以晓散而暮聚，聚必于水之涯涘。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际，无风波患。予诗："花中藏跳白，出没少鱼惊。向夕鸣榔去，知予是月明。"其照公鱼，则以火枝摇飐，公鱼抢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鱼，则以藤竹为竿。竿长丈有三寸，贵软而轻，以左纽丝为线，长丈有四

寸，系以四钩，钩分四方。施于沙泥之上，足轻手疾，日可得花鱼半石。花鱼者，七星鱼也。取鮚鱼以钓。其竿五尺，系以天蚕之丝，饵以公鱼、腾鲋。取鲋以泼生钓，以轻丝为之，往来游飏，则不损其鳞。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钩于网中，河豚性嗔，触网辄不去，欲与网斗，以故往往中钩。又或以一大绳为母，以千百小绳为子。子绳系于母绳之末，而母绳之末各系一钩。一河豚中钩，则众河豚皆中钩，是名兄弟钓，亦名拖钓。其钩皆空不以饵，亦曰生钓。然生钓之河豚多雌者，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冈撒网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腹，味绝美。予诗："风俗河豚美，秋来乐事多。乘潮下生钓，滥口峭帆过。"取贴沙鱼以细钓，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细钓有钩数百，渔者夫妇，各放细钓至数千，好水旬则得贴沙数十百斤矣。细钓以虾，以七星鱼，或蚯蚓为饵。鲷鱼亦如是取。是皆渔之具也。予生长海滨，知渔事，故具记之。然此乃吾番禺茭塘都取鱼之具，非全粤如此。

鳝

鳝之族有曰鳗鲡，背有肉鬣连尾，无鳞，口有舌，腹白，大者长数尺，脂膏最多。其有黄脉锦纹者，名金丝鳗鲡，善穿深穴，冬时穴热乃出，名走风鲋。有曰白鳝，以产池塘中乌耳者为佳。有曰黄鳝，黄质黑章，多涎沫，大者长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鲋，其曰泥鳅，长二三寸，无鳞，以涎沫自染。曰温鱼，与泥鳅相似而多肉，与诸鳝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以滋阴。大抵鳝与鱼相反，鱼属火可以滋阳，故蛋人多子，以多食鱼。又方书，鱼鳔白为丸，可以种子。鳝属水滋阴，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鳝或塞箔或装笼取之，箔鳝为佳。黄鳝以钓，或于坑田掘取之。凡鳝畜于盆中，夜以火照之，其腾而抢火，火辄灭者，喷火蛇也。与鳝相类，而颔下有细鳞数片，食之杀人，故凡食鳝者不可不慎。谚曰："鱼浮鳝沉，沉者滋阴。虽则滋阴，其毒亦深。"言蛇鳝之难辨也。

养鱼种

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畜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九江乡以养鱼苗，鱼苗之池，惟九江乡有之。他处率养大鱼，即养鱼苗，不繁滋也。谚曰："九江估客，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数钱。"凡岁三月始有西水，西水长，故有鱼苗，八月西水尽则无之。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峡口，皆有鱼花步，步凡六七十处。鱼花者，鱼苗也，亦曰鱼秧，以其利与田禾等，故曰苗，曰秧，而常名则曰鱼种云。鱼种皆出于左右两江。左右两江者何？《赤雅》云：左江发源交趾，右江发源牂牁，至浔而两江合为一。至梧而桂江入之，而三江合为一，而左右江之名不存然。地形左宜为右，右宜为左，而今从溯流而言分左右，不从地形分左右也。又南宁亦有左右江，左出广源，右出峨利，会于合江镇以入横州。是左江之中，又有左右江也。然出广源者，古夜郎豚水也，古名郁江。出峨利者，古交濛泓水也，古名黔江。则谓郁、黔为小左右江可也。

鱼　牌

鱼苗，本粤西溪潭中巨鱼散卵，至端州境内始出子，九江堡民于湾环处所取之。自封川江口至高明，为鱼苗阜者九百所，每阜分上中下，纳税于府，名曰鱼牌。其曰鲤簰者，南雄每寒食大水，鱼之逆流而上滩者，多鲤、鲩、鲫、鳜、青鱼之属，土人作簰迎之。鱼入辄不得出，谓之鲤簰，不言他种鱼者，以鲤为群鱼之长，鲤来则众鱼皆来云尔。

龙　虾

龙虾，巨者重七八斤，头大径尺，状如龙，采色鲜耀，有两大须如指，长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虾，以壳作灯，光赤如血珀，曰龙虾灯。东莞、新安、潮阳多有之。昌黎诗："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

鲨　虎

南海多鲨鱼，虎头鳖足，有黑纹，巨者二百余斤。尝以暮春至海山之麓，旬日化为虎，惟四足难化，经月乃成。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种。鲨鱼亦能化虎，故凡炳炳成章者，虎之虎也。纹直而疏且长者，鲨之虎也，有见鲨之虎者，但击其足则毙之。或曰：鳄鱼一名忽雷，秋时亦多化虎而三爪。然则南海之虎类多矣。鲨与鳄之所化者，人犹能识之，人之所化者，未知何状。或曰：今之世未见有人如牛哀之化虎者也，止见有虎之化人耳。噫！

鱼　饷

九江乡濒海，粒食惟艰，多以池沼养鱼为业。弘治间，各水蛋户，流亡所遗，课米数千石。总制刘大夏上疏，将西江两岸河阜，上自封川，下至都含，召九江乡民，承为鱼阜。分别水势，上者纳银五钱，下者二钱五分，贮肇庆府，给帖照船捞鱼，永著令典。其后总制凌云翼，荡平泷东西两山，复开罗旁并都含下诸处鱼阜，岁饷约有千金。所谓鱼阜者，鱼花步也。盖九江乡搀西北江下流，地窎，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故其人力农无几，终岁多殚力鱼苗。鱼苗出西北诸江，清明后雷雨大作，鱼孕育，乘潦流下，其种柳、庆为上，南宁次之。郁、桂又次之，富、贺又次之，北江为下。长年蛋户，当夜分西望电光，即知鱼苗来自何江，至以何日。柳、庆越三旬两旬，南宁则两旬旬半，余各迟速有差。或电光远，则知过阭门不来，辨析部位微茫。若操左券，鱼苗入塘，养至下年春，乃以船载往两粤州县，兑换谷米。于广、肇二府有正饷，于龙川、南雄、罗定有额输，于始兴、开建、永安、香山、桂林、平乐、浔、贺又有例征。且所兑谷石，非苦遏籴，则厄上仓，鱼商罢困极矣，而龙川为甚。故谚有曰："龙川不可往，鲩鱼不可养。"然通乡鱼花，大半售在龙川。"往则倾赀，不往则有余，鱼为患正未已也。

插　箔

廉阳自永安至干体一带，种谷之地无几，濒海居民，非插箔无以为生。然有箔无船，箔又何利。近者关榷印烙海船，蛋人率舍舟楫，致插箔日少。有司者宜于插箔船免其征收，不与诸船纳税同科，庶泽国谋生有藉。然有箔而无船，犹无箔也，有鱼而无盐，犹无鱼也。宜令沿海诸箔，请于皁引，按箔之多寡，以纳盐课之多寡。大约岁中每箔一所，课银五六钱许，俾鱼盐交资其益而不相害，则箔户殷盈，而国课亦因以裕矣。

飞　鱼

海南多飞鱼，或谓《吴都赋》"文鳐夜飞而触纶"，即此。有句云："飞鱼从未见，渔父说文鳐。"飞鱼有两翅，飞疾如鸟，触纶辄有光射潮，夜见渔火，争投船上。烹之味甚美。

似嘉鱼

四会有乌龙潭，在县西二百里。潭底石隙中，多产鲜鱼，柔鳞肥甲如水晶，土人谓之似嘉鱼，其味如鲥。盖四会为二江所汇，地多白荡，其鱼多野生，不俟下种。德庆之嘉鱼，其种至此而变未可知。似嘉鱼者，嘉鱼之庶孽也。

鲥　鱼

顺德甘竹滩，鲥鱼最美。其滩上鲥鱼，以罾取之，滩下鲥鱼，以大网取之。罾小，一罾仅得鲥鱼一尾，以滩小不能容大网也。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产鲥鱼亦美而甘，竹滩尤胜。予诗："甘滩最好是鲥鱼，海目山前味不如。丝网肯教鳞片损，玉盘那得鲙香余。"又曰："滩下肥过滩上鱼，罾中泼剌泝流初。冰鳞触损烹无及，玉筯殷勤食有余。"相传鲥乃鱣白所变，在海为鱣白，在江为鲥，鱣白于春，鲥于夏，其味皆美。鱣白之鲜者，阳江最多。予诗："鲳黄鱣白鲊花香，玉筯金盘尽意尝。"鲳味美。谚云："一鲳二鳗。"鲳体圆，一名镜鱼。予诗："镜鱼春向镜中游。"又云："鱼在镜湖多似镜。"鱼生以鲥鱼为美。他鱼次之。予家在沙亭乡，池沼颇多，亲戚相过，必以斫鲙为欢，以多食鲙为韵事。予有《过某族翁斫鲙诗》云："出水鲜鳞作鲙宜，蛮美蛮酒沃红肌。相过一味鱼生足，不必重为鸡黍期。"又曰："鲙成双蝶食如流，冬至鱼生绝胜秋。明岁方塘思佃取，养鱼思向范公求。"又有渔歌调《行香子》云："第一鱼鲳，第二鱼魟，第三鱼是马膏鲫。潮咸潮淡，一任渔郎。喜春风来，黄花短，白花长。江水鱼香，鱼子滋阳，大罾船满载盐霜。罟公罟姥，两两开洋。更鲚鱼寒，鲈鱼热，鲙皆良。"

卷二十三　介语

螯

螯大者尺余，如覆箕，其甲莹滑而青绿，眼在背，口藏在腹。其头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棱，长一二尺，其血碧。凡诸血皆赤，惟螯碧色。碧生于咸，赤生于淡，海之水咸，故色碧。螯之血与海水同，得咸之气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为螯者仅二，余多为蟹为蚾虾麻虾及诸鱼族。盖淡水之鱼，多生于鱼，咸水之鱼，多生于螯，螯乃诸鱼虾之母也。螯者，候也，善候风，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螯。性喜群游，雌常负雄于背，背有骨如扇，作两截，常张以为帆，乘风而行，雌雄相积，虽遇惊涛不解，名曰螯帆。渔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则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则雄去矣，然失雄亦不能独活，故曰螯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举棹拨浪，则火花喷射。螯蟹之属，缘行沙滩，亦一一有火花。水咸成火，渔者每拾一火，则得一螯蟹之属。盖海族多生于咸，咸，火之渣滓也。海族得水之清虚者十之三四，得火之渣滓者十之五六。介之类属离，离为火，螯蟹者，火之渣滓所生者也。水之清虚所生者知雷，火之渣滓所生者知风，豚鱼与风相孚，螯亦然。

昌黎咏螯诗："螯形如车文，背眼相负行。"其咏蒲鱼云：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蒲鱼者，鳙也，形如盘，大者围七八尺，无鳞，口在腹下，目在额上，尾长有刺，能螫人。肉白多骨，节节相连比，柔脆可食，二物口眼皆与众鱼异，故昌黎并言之。又昌黎《南食》诗："一曰螯，二曰蚳，三曰蒲鱼，四曰蛤，五曰章举，六曰马甲柱。"其诗曰："南食惊呈怪。"又曰："南烹多怪味。"又曰："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螯亦佳味，故昌黎首言之。螯壳可代甲香以合香，其势力均，尾尤佳。

螯，雌大而雄小。谚曰：香山螯，雌长雄劝。雌稍大，常负其雄，得其双者乃可食。单者及身小名鬼螯者，与尾有锯刺者，不可食。渔者杀而卖之，中有清水二升许，不肯弃，云以其水同煮，味乃美。非水也，血也，以色碧，故不知其为血也。

水者火之本，水润下作咸，则火炎上作苦，海族生于润下，即其生于炎上者也。凡螯蟹之属，置阴处皆有火光，鳇鱼亦有火。元微之送客游岭南诗："曙朝霞睒睒，海夜火磷磷。"火磷磷，谓螯蟹之属也。

珠　鳖

珠鳖，产高州海中，其背隆起者有珠，珠或从口吐出。予《高凉曲》有云："蚌含明月浮沧海，珠鳖江中亦吐珠。"又记云："珠鳖三足，有珠百碧。"或云六足。珠鳖味甚美。伊尹云：鱼之美者醴水之鱼，名曰朱鼋。

玳瑁

玳瑁，产廉、琼州，一作璅瑁龟。夜伏沙江，注目上视，与月争光，月之精华因入焉，而为文介。渔人捕得之，覆其背即不能去，比晓，其介文采益鲜明，因阨于沙而磨莹焉，自脊两分，得十四版，以厚而黄多有物形者为贵。区怀瑞赋云："其物也，非鼋非鼍，非蜴非蛙。鼈皮鹦喙，六甲千葩。绀采斑驳，若云若霞。"又云："是为璅瑁，穴于丹水，游于桂海。饵于珠茁，吸于琼瀣。既异蠵蠵，又非蓍蔡。珍隃百朋，章含九贝。菡茹五英，以为幅背。映日凝丹，流文蒸蔼。绣错金相，飞潜谲怪。变幻出没，螭镂鬼绘。血御鸠毒，甲摇蛊憝。岛之诸夷，是带是佩。"蠵蠵，山巨龟也，巧匠以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状甚明媚。日脚，谓甲上有散黑晕也。一种赤鲒与相似，然介脆薄，文采亦晦。

龟

毛龟出韶州，大如钱，以水养之，其毛披放色碧绿，置之几案可辟蝇。有六目龟，出钦州，本两目，其四目乃金黄花纹，圆长中黑，与真目排比，状似六目，故名。有卜龟，出雷州，俯行者灵。有巨龟，出惠州，背生树木，望之俨如洲渚，然不常见。有红白二龟，在文昌北石井中，旱祷之，红出则雨，白出则否，亦神龟也。

蟹

蟹善候潮，潮欲来，举二螯仰而迎之，潮欲退，折六跪俯而送之。渔人每视其俯仰以知潮之消长，蟹以潮之消长为多少，潮长则蟹少，消则蟹多。予家在茭塘，当蟹浪时，使童子往三沙四沙捕蟹，随潮下上，日得蟹数簏。或乘潮干，蟹从稻田求食，其行有迹，迹之得其穴，一穴辄一辈，然新穴有蟹，旧穴则否。其匡初蜕，柔弱如绵絮，通体脂凝，红黄杂糅，结为石榴子粒，四角充满，手触不濡，是名臅蟹。其未蜕者曰膏蟹，盖蟹黄应月盈亏，为月之精所注，故以膏为美。膏多则又曰母蟹，蟹以有膏为母，犹蚌以有珠为母也。次者肉蟹，自扶胥以上，水淡，多肉蟹，近大小虎门，水咸，多膏蟹。盖水淡则蟹多肉，水咸则蟹多膏，咸者火之所为，火之膏也，淡者水之所为，水之肉也。蟹而臅者为贵，其字从解，言以甲解而美也。甲解者，蜕也。蜕而臅，蜕必以秋，然每年四月八日，潮不大长，是日臅蟹尤多。故谚有云："四月八日，臅蟹争出。"则蟹亦以夏而蜕矣，蜕则益肥。然大抵潮减则蟹肥，潮满则蟛蜞肥，每月初九、二十三两日潮必干，潮干而蟹食泥则肥，潮满而蟹食水则瘠。又蟹一月一解，自十八以后月黑，蟹乘暗出而取食，食至初二三而肥，肥则壳解。月皎时蟹不敢出，则瘠矣。然蟹率以秋深以盛寒而肥，以月黑潮水小而解，盖蟹产于咸淡水之间有白蚬之所，盛寒时白砚子肥，故蟹食之而肥。又蟹以流水生者色黄而腥，止水生者绀而馨，得白芷则黄不散，得葱及五味子同煮则色不变。

蟹类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长倍于身，大者青绿如锦，味与诸蟹同。而新安人贱之，惟熟其螯以进客。有拥剑，五色相错，螯长如拥剑然。新安人以献嘉客，名曰进剑，

为敬之至。有飞蟹，小者如钱，大者倍之，从海面飞越数尺，以螯为翼，网得之，味胜常蟹。此三者，蟹之异者也。寻常以膏蟹为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于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则上膏。予村居多暇，秋日辄出扶胥钓蟹。有诗云："紫蟹得霜肥，衔禾上钓矶。闲垂兄弟钓，更得白鱼归。"兄弟钓本以钓河豚者，蟹触之亦往往多得。又或纬萧为断，承流而取之。或置小石数百枚罟中以为饵，二人持罟截港口而取之。予又有《捕蟹辞》云："捕蟹三沙与四沙，秋来乐事在渔家。随潮上下茭塘海，艇子归时月欲斜。"又云："紫蟹迎潮复送潮，纷纷衔穗上兰桡。蟹黄应月秋逾美，乱掷金钱向市桥。"又云："匡螯初蜕及秋肥，母蟹膏多肉蟹稀。饱食沙田霜降稻，潮干拾得满船归。"又云："虎门潮水接胖洞，春淡秋咸蟹总多。水肉金膏随月满，精华更柰稻花何。"

石　蟹

环琼水咸，独崖州三亚港水淡，故产石蟹。石上有脂如饴膏，蟹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辄化为石，是为石蟹。取时以长钩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谓石蟹浮游海中，见风则坚，误也。或谓石蟹水沫相著所化，多生海潮出入处，随风漂出，善水者没而取之，于水中洗刷，出水则泥不能脱云。

蟛　蜞

凡春正二月，南风起，海中无雾，则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莳，则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盐酒腌之，置茶蘼花朵其中，晒以烈日，有香扑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尝以粪田饲鸭，然有毒，多食发吐痢，而潮人无日不食以当园蔬。故谚有曰："水潮蚓，食咸解。"咸解者，以毛蟛蜞入盐水中，经两月，熬水为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绝，解春渣滓不用，用其精华，故曰解也。蚓者，蛤之属。谚曰：蟾蜍、蛤、蚓。三者形状相似，而广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蚓，蚓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蚓。蚓有一种生海泥中，长二三寸，大如指，两头各有两歧，以其状怪，故曰蛏。气味甘温，能去胸中烦闷，然病后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称珍品。予诗："正月蟛蜞出，雌雄总有膏。绝甘全在壳，虽小亦持螯。"又云："风俗园蔬似，朝朝下白黏。难腥因淡水，易熟为多盐。"

蚝

蚝，咸水所结，其生附石，磈礧相连如房，故一名蛎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数十百丈，潮长则房开，消则房阖，开所以取食，阖所以自固也。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随其房，色白而含绿粉，生食曰蚝白，腌之曰蛎黄，味皆美。以其壳累墙，高至五六丈不仆。壳中有一片莹滑而圆，是曰蚝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鱼鳞然，雨洗益白。小者真珠蚝，中尝有珠。大者亦曰牡蛎，蛎无牡牝，以其大，故名曰牡也。东莞、新安有蚝田，与龙穴洲相近，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蚝本寒物，得火气其味益甘，谓之种蚝。又以生于水者为天蚝，生于火者为人蚝。人蚝成

田，各有疆界，尺寸不逾，逾则争。蚝本无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蚝之所谓之田，犹以生白蚬之所谓之塘，塘亦在海水中，无实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蓧簿是也。沉田者，种蚝种白蚬之所也。其地妇女皆能打蚝，有《打蚝歌》，予尝效为之。有曰："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真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鬟在白波。"打蚝之具，以木制成如上字，上挂一筐，妇女以一足踏横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动，行沙坦上，其势轻疾。既至蚝田，取蚝凿开，得肉置筐中，潮长乃返。横木长仅尺许，直木高数尺，亦古泥行蹈橇之遗也。

香山无蚝田，其人率于海旁石岩之上打蚝，蚝生壁上，高至三四丈，水干则见，以草焚烧之，蚝见火爆开，因夹取其肉以食，味极鲜美。番禺茭塘村多蚝。有山在海滨，曰石蛎，甚高大，古时蚝生其上，故名。今掘地至二三尺，即得蚝壳，多不可穷，居人墙屋率以蚝壳为之，一望皓然。

蠕

蠕，比黄蚬而大，闻雷则生，故文从雷。《杂录》云：番禺每震雷，有大蛤从空而下，名天蛤，非也。白蚬从雾中落，可名天蚬，而蛤多因黄雀入海而化，不可名天蛤，故谓蠕曰天蛤，非也。蠕者雷之所感，白蚬者雾之所感也。然阳江有红嬴焉，壳黑而肉微红，味绝甘，生海中，千百万群，若蜂房相结，海人钩取其一，则千百群起。其年若地震则不生，闻雷则死，又与蠕异。粤故有蠕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蠕种之，至冬乃取，故曰蠕田。田在咸海中，亦曰蠕塘，犹夫白蚬之塘也。蠕与蚝、白蚬、蛳、蚶，虽生于天，亦恒生于人，惠潮多蚶田，蚶与沙蛤、蠕皆味甘性温益人。蚶从甘，不用调和，自然甜美，愈大愈嫩。志称，岭南炙之名天脔，是也。一名花蠕，沙蛤不可种，故粤人贵沙蛤而贱蠕。蠕凡沙坦皆有，冬月时渔者以足取之，谓之踢蠕。蠕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广人有酿蠕之食，以白者为贵。

白　蚬

番禺海中有白蚬塘，自狮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余里，皆产白蚬。岁二三月，南风起，霞气蔽空，辄有白蚬子飞落，微细如尘，然落田辄死，落海中得咸潮之力乃生，秋长冬肥，积至数丈乃捞取。予有谣云："南风起，落蚬子。生于雾，成于水。北风瘦，南风肥。厚至丈，取不稀。"殷勤祭沙滩，莫使蚬子飞。"上有黑蚬、黄蚬，一名扁嬴，遇风雨亦辄飞徙，蛋女率于黑沙泥处取之。贫者以为蔬，然味不如白蚬。凡生于海者曰白蚬，生于江者曰黑蚬、黄蚬，而金钱蚬者，生大海中独珍。刘铄时，取以自奉，禁民不得采，亦曰金口蚬。有无耳蚬，产韦涌。相传宋帝昺幸韦涌时，食蚬而美之曰：惜不令其无耳。至今帝泊舟处，蚬皆无耳，甘美异常，进蚬渔人配祀将作大匠梁公庙中，人称蚬子丈人云。蚬之美可以解蛊，以为腊，不能水土者宜之。

白蚬多生于雾，每当春暖，白雾弥空，濛濛霖霖之中，土人知为白蚬落也，名落蚬天。白蚬者，雾之屑也。雾白者曰南雾，南风之雾也。白蚬以春南雾而生，以冬南风而

熟，皆宜暄暖。若天盛寒则瘦矣。又雷多则蚬子亦瘦。蚬子盖风之族，宜风而不宜雷，风之南者生物，故之宜南风也。南风之起，旧蚬子未尽，新蚬子复积其上，厚至数十百丈不可极，过春则化为泥滓。故取之贵及其时。有南风蠃，形大如荔支，肉颇坚韧，风从南来则群至。亦其类。

凡取蚬之蛋曰蚬箩，取虾之蛋曰虾篮，其富者则出洋皮取大鱼。蚬之利以白蚬塘为最，豪右家擅夺海中深澳以为塘，白蚬之所生，或多或少，视其人造化所至。蛋人佃其塘以取白蚬，亦复如之。故谚曰："今年白蚬多，蛋家银满箩。"

蛤

蛤生田间，名田鸡，冬藏春出，篝火作声，呼之可获。三月三日，农以其声卜水旱，声小水小，声大水大。谚曰："田鸡声哑，田好稻把。田鸡声响，田好荡桨。"又田鸡上昼鸣上乡熟，下昼鸣下乡熟，终日鸣上下齐熟。唐诗："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蛙，蛤也。或谓大声曰蛙，小声曰蛤。韩退之《南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常食。一种肖田鸡而无腰股，鸣长声，俗乎为蚓，主瘰疬，即蝼蝈云。

璅　琯

璅琯，状似珠蟨，壳青黑色，长寸许，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泯淖，互物之最洁者也。有两肉柱能长短，又有数白蟹子在腹中，状如榆荚，合体共生，常从其口出，为之取食。盖二物相须，璅琯寄命于蟹，蟹托身于璅琯。郭璞谓：璅琯腹蟹。葛洪谓：小蟹不归而琯败。是也。然璅琯清洁不食，但寄其腹于蟹，蟹为璅琯而食，食在蟹而饱在璅琯，故一名共命蠃，又曰月蛄。每冬大雪则肥，莹滑如玉，日映如云母，味甘以柔，盖海错之至珍者。谚曰："霜蟹雪蠃，味不在多。"凡蠃皆以雪肥，蟹则以霜。予诗云："霜肥蠃有柱，月满蟹多黄。"有红蠃，腹中亦有小蟹，渔者率钓取之。又有海镜，二壳相合甚圆，肉亦莹洁，有红蟹子为取食，一名石镜。其腹中小蟹曰蚌孕，任昉谓之筋。

蠃

蠃种最多，以香蠃为上，产潮州，大者如盘盂，其壳雌雄异声，可应军中之用。次则珠蠃，出东莞大步海，南汉常置三千人采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蠃户。有银母蠃，状若蚌，内多小珠，而珍色不及，壳厚而莹，可以截镶器皿，亦名珠母。其曰银母者以壳言，曰珠母者以多珠子言也。其肉最珍而性寒。有九孔蠃，产珠与蚌珠类。有鹦鹉蠃，珠光隐隐可烛，文采五色类鹦鹉，有指甲蠃，一名紫蛷。荀子：东海有紫绂。绂即蛷也，一名石蛷。味甘咸，能利小水。江淹谓：石蛷有足翼，得春雨则生华。郭璞谓：石蛷应节而扬葩，是也。味绝鲜美，虚损人以米酒同煮最补益。有马甲柱，形如指甲蠃，壳薄肉少，味颇清。昌黎《南食》诗："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吴。"有寄生蠃，生咸水者，离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壳五色如钿，或纯赤如丹砂。其虫如蟹有螯足，腹则蠃也。以佳壳或以金银为壳，稍炙其尾，即出投佳壳中，海人名为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驻

而饮，故俗以为珍。有蝓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蜞，其尻柔脆蜿屈，则蠃每窃枯蠃以居，出则负壳，退则以螯足扞户。稍长更择巨壳迁焉，与寄居虫异名，多足蠃亦曰窃蠌。《越记》：负屋之螯，饲以云母，能产白珠。《梅华国志》：屋蠌千岁，出海为螯龙。盖此物也。有神仙蠃，产罗浮，曾经仙人所啮，尾端尽破，味甚甘。有流蠃，大如小拳，一名甲香蠃，肉亦视月盈亏。有蛤蜊生海滨土中，白壳紫唇，一名赤口蠃，以壳为粉曰蛤粉，可入药。凡蠃类两壳相合皆名蛤，而此蠃肉壳并利于人，故曰蜊。有车螯者，似蛤蜊而大，甲厚而莹，有斑点如花，绝水佯死，乌鸟信而啄之，辄为所得。一名沙蚶，有海胆，生岛屿石上，壳圆有粟珠，大小相串，粟珠上又有长刺，累累相连，取一带十。如破其一，余皆死粘于石上，壳破流浆，终不得起。肉色黄鲜，以作酱味佳。以上诸蠃，皆举其知名者。史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盖谓此。

语曰："蠃饥蚬肥。"凡年丰，则白蚬、乌蚬多，凶则沙蠃多。沙蠃亦雾露所为，雾露之渣滓为白蚬、乌蚬，其精华为沙蠃，故沙蠃不能多有。沙蠃者，璞琚也。岭南蛤蜊，不如江浙，璞琚则胜之。予诗："璞琚羹清绝，河豚美在肝。"凡河豚以三月从咸海人者可食，以冬十一二月从淡江出者不可食，以其在江之湾澳，食胡蔓草汁益其毒，其肝虽美，亦毒之所聚，不可不慎。

蚌

蚌，川泽处处有之。凡狭而长者皆曰蚌，广而圆者皆曰蛤。车白与蚬皆蛤属。车白即车螯，土人以为沙白者，谬也。蚬老，则肉出小蛾而蚬死，小蛾复散卵水上为蚬，蚬在沙者黄，在泥者黑，蛋人以捞蚬为生。有谚曰："饥螺饱蚬。"谓螺多则岁不熟，蚬多则岁大丰云。广中蚬特多，人以为蔬，贫者不能买鱼，惟买蚬而已。有先达都宪何经经者，罢官家居，偶思食蚬，蚬适过门，探囊中无钱，夫人曰："何不书清字售之?"公笑而止，此蚬之佳话也。

蝗　子

蝗，雌者子满腹中，殆无空隙。炎海之蟹不孕，子皆蝗子所化，九为蟹，十一为蝗也。蝗者蟹之母，然独炎海之蟹母之，他处无蝗，蟹之所生又异矣。

白　蚬

凡南风雾重则多白蚬，北风雾则否，盖白蚬之生生于雾，雾味咸，咸为白蚬之生之本。始生时，白蚬之形如雾，自空而下，若无若有，人见之以为雾也。渔人知之，以为天雨蚬子也。蚬子既成，以天暖而肥，寒而瘠。在茭塘、沙湾二都江水中，积厚至数十百丈，是曰蚬螗。取之若泥沙，量之以舸艓。以食，以粪田，以壅蔗，以饲鬼鸭，其利颇大。自冬至春，淘者、鬻者，所在有之。

杀鳄鱼

昔韩愈守潮州，鳄鱼为暴，为文以祭弗能去，后刺史至，以毒法杀之，其害乃绝。按《周礼·秋官》：壶涿氏之职，曰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以驱之，以焚石投之。永乐中，吴淞陂塘坏，壅水横流，漂没庐舍，田屡不登，官赋匮缺。朝遣使者治之，治辄坏。居民告曰："水有怪焉，穴于塘澳，塞土填石，不胜其一奋，必杀怪而后塘可成也。"于是使者相继谋杀怪，卒无计策。朝廷忧之，遣夏原吉往。原吉至，命具舟数百，载以焚石，布塘之上。下令曰："闻鼓声，齐下焚石。"于是两岸击鼓，竟投焚石，急散舟以避之。须臾波涛狂沸，水石搏击，震撼天地，辗转驰骤，赤水泉涌，有物仰浮水面，焦灼腐烂，纵横数十丈，若黿若鼍，莫可名状。怪绝而塘成。假使昌黎读《周礼》，得此杀怪之方，则尽鳄鱼之种类以诛，何暇与之论文哉！鳄鱼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此何碻之说也。

玳　瑁

玳瑁，如龟，大者如盘盂，上有鳞，发之因见其文，有光辉，可作器，生带之。遇有蛊毒，则其甲自动摇，每以为验。一种名脊鳞，大如巨黿，甲上有膜一层，以火向下焙之，可坼而起，文似玳瑁而质薄，广人所饰器用皆以此。陈震诗："玳瑁脊鳞采不殊，吊膏熊胆功堪比。"

吊

吊，介之属也，产琼州海口港中，蛇头鼈身，水宿不栖，其膏其轻利，贮以铜瓦皆渗出，惟鸡卵盛之则不漏。以治诸肿毒，功同熊胆。

白　鳖

白鳖，可以愈痰火症，其初得之神授，广人甚珍之。有口号曰："乌耳鳝，白脚鱼，滋阴降火只须臾。"

仙　蟹

仙蟹，产罗浮阿耨池旁，形如钱大，色深红，明莹如琥珀，大小数十，群行见人弗畏。以泉水养之，可经数月，见他水则死，相传仙人掷钱所变。

鲮　鲤

鲮鲤，似鲤有四足，能陆能水，其鳞坚利如铁，黑色，绝有力气，能穿山而行。一名

穿山甲，盖陆之鱼也。杨孚《异物志》：鲮鲤吐舌，蝼蚁附之而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蝼蚁入之，乃奋迅而舐取之。予诗："穿山有陆鱼，蝼蚁食无余。水中鱼尚可，只解食沮洳。"其甲灰可治蚁瘘，血入土则堤岸渗漏。语云："百丈之堤，遗于蚁穴。"其鲮鲤之故耶！

卷二十四　虫语

八　蚕

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记》曰：一岁八茧出日南。是也。广自三月至九月，月一熟蚕，以三十二日为度。岁当立春，桑谷生，蚕驹始出。凡蚕初出曰蚁，而曰蚕驹者，蚕与马同神，本龙精而首类马，故曰蚕驹。蚕驹既出，以桑芽喂之，二眠三眠，食叶渐有声，至四眠而蚕熟矣。凡蚕三日一蜕，蜕则不食，是谓一眠。眠至四而茧成。然眠必齐眠乃良，齐眠曰大眠，若九蚕眠，一不眠，则九为一所累而俱败矣。茧既成，时当正月，是曰大蚕。大蚕一岁一熟，熟至八日而出蛾，配其雌雄。又至八日而蛾卵，卵则蛾死，以纸裹卵藏之。至立春，蚕驹复出，故曰大蚕。其二蚕、三蚕曰小蚕，亦曰连蚕，言相连不绝，月月熟也。茧既成，大蚕茧四千，小者六千，可获丝一斤。大蚕丝光滑而细，小者不及。计一妇之力，岁可得丝四十余斤。桑叶一月一摘，摘已复生，计地一亩，月可得叶五百斤，蚕食之得丝四斤。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坡山之丝线良，龙江之线绸良。然龙江蚕种，率购之于九江，而为丝及线乃独良，非女手之不同也，水色异也。然李商隐诗云："八蚕蚕绵小分灶。"又云："小灶八蚕绵。"左思赋：乡贡八蚕之绵皆言绵而不言丝。盖以蚕养至第八次，不中为丝，但可作绵，然吾广第八蚕皆可为丝。所谓珍蚕也，凡蚕再熟者谓之珍，况于八辈蚕乎。《本草》言：南粤蚕，有三眠、四眠、两生、七出、八出者。盖蚕属阳，喜燥恶湿，南粤火之所房，炎精盛实，故蚕至于八辈也。

天　蚕

天蚕，出阳江，其食必樟枫叶，岁三月熟，醋浸之。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以作蒲葵扇缘，名天蚕丝。亦有成茧者，大于家蚕数倍。《禹贡》：厥篚檿丝。或即此类，然不可缫为丝。入贡者，齐鲁之山茧也。有沙柳虫，腹中丝亦可作缘。

蝉

罗浮东峰下有石洞，洞中枫树千万株，尝有蜩蝉数百种，数里间鸣则齐鸣，止则齐止。无一参差断续者。又有异鸟和之，声若木鱼以为节。黄冠云：昔白玉蟾真人，于冲虚观制云璈八曲，有客，常命道童奏之，玄鹤唳空，山鸟相应。今乐器零落矣，听此蝉声，

犹髣髴云璈音节也。

大胡蝶

大胡蝶，惟罗浮胡蝶洞有之。尝止花树间，见人弗动，即动亦依依不远，采者连枝持出，辄飞复故处不他之。其生以茧，茧中有一卵，小于鸡子，重胎沁紫，包以乌桕木叶，络以彩丝，山中人尝以冬月往采，好事者购取藏之。明年二月，以茧置梧柳间，辄有一大胡蝶，展翅径尺，飞来就茧，不饮不食，抱伏缠绵。经七日，茧破子出，大可六七寸许。越数日，挟之飞去，其出茧绝不使人见，虽昼夜伺之，弗觉也。雌雄不离，千里外必相寻觅，至则绕笼翔舞，不得人。以翅触笼，金翠委损，放之，两两相逐，翩然高举。盖羽族之至神者，精气相通，无间远迩，所谓仙灵之使令，非人间所得而羁也。予尝有远行，有一大胡蝶飞来，止庭柯三日。友人陈子，谓大胡蝶既美文章，舍仙山而集兹，与予气类相感，非无意也。为诗云："罗浮大胡蝶，言是小凤凰。六足盘胸间，四翅交文章。修眉若杨叶，绣腹如垂囊。仙人爱文采，挟之游帝傍。四海安足飞，来下君子堂。堂中有行子，比德共翱翔。"一时诸子属和，绘图以传。子亦有诗云："翩翩大蝶谁所为，庄得其雄老得雌。芙蓉沆瀣日餐服，流将一气母群儿。"又云："变化不离玄牝内，世上蜉蝣那足配。南郭今为槁木藏，葛洪不见丹砂在。"其亦得物化之旨欤！大胡蝶以花为粮，予尝于华首台，见有花如红芍药，大胡蝶食之，倏尽数朵。道人掩取其一，误伤之，以翅为团扇，五色绚烂，金粉流光，真神仙之服玩也。广州人士向有大胡蝶会。冬月，使人入罗浮，以针及绵丝带，易茧于牧竖。春间大胡蝶出茧，文采各别，虽百十无一同者。以丝竹笼贮之，携往浮丘、穗石间，以胡蝶大小较胜负，买花犒之。其花或使人采于罗浮百花径中，径多异花，四时烂若锦绣，大胡蝶之土物也。罗浮诸洞，皆有异花，瞥见之，欲折不折，行数武。远视辄失之。惟径中花可常取。予诗："只愁胡蝶大如箕，食尽山花人不知。红翠纷纷难与守，芳菲又过艳阳时。"

大胡蝶本洞中仙种，相传麻姑遗衣所化，二三月间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蚕成茧，茧破成蛾，乃化为胡蝶，初化时大五六寸，雌雄成配，无一孤者。留雌则雄不去，留雄则雌去复来。数月生子，子生半月而化，其子如弹如雀卵，大小不等，其生化亦随大小而成。广州春夏之交，市上有卖大胡蝶者，每枚数十钱，大仅五六寸许，悬竹竿上，兼旬不飞不饮食，生卵十余，渐不能动，以为乾死矣。触之辄蠕蠕然，如是者数月乃化。予诗："二月大胡蝶，家家出茧来。儿童争凤子，买取及花开。"

罗浮山中人，所见无非凤凰者，不惟以红翠、碧鸡、五色鸟之属为凤，即大胡蝶亦以为小凤凰。王说作诗云："罗浮胡蝶翼如箕，彩云晴日向天飞。锦光金色相离披，盛世文章仙人姿。胡蝶双飞如凤凰，仙人骑入道士房。房中诞育凤凰子，四百山头山气紫。"

胡蝶大如蝙蝠者，名凤车。其大如扇，四翅，好飞荔支上者，名鬼车，亦曰鬼蛱蝶。又有大如扇，纯黑，为橘蠹所化，名玄武蝉。此皆非仙种，与罗浮所产者迥别。予诗云："胡蝶元生胡蝶洞，仙胎不必鲍姑衣。天教凤子如箕大，不向梅花岭外飞。"

罗浮人喜以胡蝶茧饷客，予入山必盈袖以归。有《胡蝶茧歌》云："罗浮胡蝶有洞穴，天蛾吐丝白如雪。千丝万丝作一茧，仙胎只为凤车结。终日缠绵如有情，变化一一通神明。茧中久蛰经霜雪，雌雄之雷不能惊。枝间厚裹乌桕叶，山人采得盈筐篚。四百峰边大

小村，家家皆有大胡蝶。”

蝙　蝠

粤山多岩洞，蝙蝠宫之。以乳石精汁为养，夏间出食荔支，冬则服气，纯白者大如鸠鹊，头上有冠，或千岁之物。其大如鹑而未白，亦已百岁。而皆倒悬，其阳精在脑，脑重，故倒悬也。余则背腹茜红而肉翼浅黑，多双伏红蕉花间，雌雄不舍，捕者得其一，则一不去，妇人佩之为媚药。予诗：“罗浮蝙蝠红，双宿芭蕉叶。相与带在身，媚郎兼媚妾。”或谓即肉芝，以药制服之，身可肥健。未知然否。仁化有夜燕岩，蝙蝠多至数万，旦暮分三道往还，声如飘风，倏忽数十里。罗定有催生鼠，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飞，飞且乳，声如人呼，喜食火烟。能从高赴下，不能从下上高，其毛可治难产。一名飞生，亦即蝙蝠也。又从化鳌头岭之右，有蝙蝠石，石穴中多黄白蝙蝠，有大五六尺者。肇庆七星岩，有五色蝙蝠，生黑洞中，游人以火人多见之，名伏翼。予诗：“岩中伏翼扑人飞。”

蛣　蜂

阳春有蛣蜂，尝附橄榄树而生，虽有首足，与木叶无别，须木叶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篦笥，每遇蛊毒必鸣，鸣则自呼，又以其声之清浊卜祸福，粤以鸡卜又以蛣蜂卜，人罕知之。司马迁所谓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者也。

蜂　蜜

阳春多蜂蜜以为货。蜂为房于岩石林木间者，其酿白蜜脾，谓之山蜜，亦曰蜂糖。霜后割之，白如脂，味胜家蜜。家蜜取以夏冬为上，秋次之，春易发酸。冬曰梅花糖，最甘香。唐诗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热，多食发湿热病，生虫蠹。新兴有姜蜜，尤忌，不若川蜜温。西南蜜凉，为可嗜。

凡海滨岩穴，野蜂巢焉。其蜜曰石蜜，多泛溢于草间石罅，露积日久，必宿蛇虺之毒。舶人入山者，虽草木鱼蟹之属，糁以胡椒，熟而食之无害也。设遇石蜜以为甘而过食，必大霍乱以死。故食蜜必以家养者为贵。

虾

虾字始见于贾谊《吊屈赋》，曰：“夫岂从虾与蛭蟺。”虾莫多于粤水，种类甚繁，小者以白虾、大者以蛴虾为美。蛴虾产咸水中，大者长五六寸，出水则死。渔人以丝粘网，其深四尺有五寸长六尺者，仄立海中。丝柔而轻，蛴虾至则须尾穿胃，弗能脱也。两两乾之为对虾，以充上馔。鲜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黄虾、白虾、沙虾，最小者银虾，状如绣针。以纻布为网，绸大丈有二尺，以二罾咸系之，口向上流，取虾卵及禾虫，亦复如是。银虾稍大者出新安铜鼓角海，名铜鼓虾，以盐藏之味亦美。其虾酱则以香山所造者为美，曰香山虾。其出新宁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细，头尾与须皆红，白身黑眼。初腌时每

百斤用盐三斤，封定缸口，俟虾身溃烂，乃加盐至四十斤，于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种名虾春，粤方言，凡禽鱼卵皆曰春，鱼卵亦曰鱼春子。唐时吴郡贡鱼春子，即鱼子也。然虾春非虾之卵也。江中有水蜞，大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穷。产新会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烧之通红，红故鲜明多脂而可口。次则番禺深井江勒海所产。村落间家有数瓮，终岁腌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虾。

丹虾产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红，绝鲜美。谚云“湖上渔家，白饭丹虾。”白饭者，水晶鱼也，长不盈寸，大不过分，其色瑳洁，无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天　虾

天虾，色白，西江多有之，状如蛱蝶。四五月间，从空飞入水化而为虫，黄鱼食之而肥，名黄鱼虫。渔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云味甘美，或以为虾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虾。崔豹云：“海间有飞虫如蜻蛉，名缗绀，七月群飞暗天，夷人食之，云鰕所化。”或曰：“腐草为萤，朽麦为蝉。”蝉为虾，天虾者蝉之所化，未知然否。戊申冬，韶州相江雨天鰕，大如灯蛾而多两翅，人以为异，非异也。

水　母

水母，生海中，以咸水之渣滓为母，故名水母。鲜煮之辄消释出水，一名海蜇。气最腥，为虫之所宅，虫者虾也。水母以虾为浮沉，故曰水母目虾，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乾者曰海蜇，腹下有脚纷纭，名曰蜇花。八月间乾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禾　虫

夏暑雨，禾中蒸郁而生虫，或稻根腐而生虫。稻根色黄，禾虫者，稻根所化，故色黄。大者如筋许，长至丈，节节有口，生青，熟红黄。霜降前禾熟则虫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断节而出，浮游田上。网取之，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盖得稻之精华者也。其腌为脯作醢酱，则贫者之食也。

萤

萤之类初如蛹，腹下有火，数日能飞者，茅根所化，为萤。其长如蛆，尾有火不能飞者，竹根所化，为熠耀。萤飞而熠耀行，故曰宵行。岭内秋夕萤始飞，广则夏秋俱见。熠耀四时有之。或谓熠耀即放光虫，如百足而小，夜缘屋壁，身有火，色杂红绿，以手触之成粉，粉所著处生光，逾时不灭。其光生于咸，咸故作火光也。萤亦湿热所化，腐草与阳气相蒸，故生焉。

金花虫

金花虫，大者如斑猫，有文采，其背正绿如金贴，有翅生甲下，一名绿金蝉。喜藏朱槿花中，一一相交，取带，令人相媚。予诗："持赠绿金蝉，为卿钗上饰。双栖朱槿中，相媚情何极。"

荔支龙眼二虫

荔枝树有虫名曰石背，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虚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为贼，场师必务去之。石背闽中尤多，冬伏荔枝叶下，荔始花，虫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数应一岁，闰则增其一。荔花时，石背辄溺，溺则全枝脱蒂，雨时尤盛。其背坚如石，故曰石背。广中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无甚害事。而龙眼者，地一亩仅可种二十株，多则翳风而生金鸡虫，虫食龙眼花立尽。岁大寒节，场师必摇树，使金鸡虫尽落，乃扫除而溺之江。非大寒节，虽摇树，虫亦不落也。有黄虫者，状类蜜蜂，春社后，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树叶，色转翠，盖叶之所化，而万嗜荔枝之叶。予诗云："叶化黄虫还食叶，花生石背更餐花。"又有桂蠹者，桂上蠹也，生于桂而还食桂。其大如指，色紫而香辛。色紫则桂之花所为也，香辛则桂之叶所为。蜜渍之，可为珍味，去阴痰疾。其名因尉佗以五器献文帝而传。然《楚辞》云："桂蠹不知所淹留。"则已为三闾所知矣。又露花中有蠹，色白，亦大如指，熟则化为飞蛾。乘未化取之，炮炙充盘，味甚甘。

蚊

蚊，多生于腐叶、烂灰及阴湿地，或臭沟沙虫所化。而新州有蠓母焉。邓氏云：鹑也，类乌而大，有黄白杂文，吐纳皆蠓。又有虫母草，虫自其花实中出。有虫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树也，一名那子。南人号曰柁，不华而实。实从皮中迸出，如缀珠琏，色赤味酢。煮为粽食之，迟则化蛾，亦有为蚊子者。又从化有树实如枇杷，将熟，则壳中飞出蟆子。又榕子中多有数小蚊，亦皆虫母木也。虫母木与夜兰相反。夜兰木本，高尺许，叶似槐，花如粟米，至夜则芳香如兰，折之可以辟蚊，插门上则蚊不敢入，一名蚊惊树。有病取其叶生啖或煎水，即吐痰，数日而愈。叶上有篆文如符，又名神符树。

海　珠

海珠，状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于海滨浅水吐丝，是为海粉。鲜时或红或绿，随海菜之色而成，晒晾不得法则黄，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鱼，大三四寸，海人冬养于家，春种之濒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为海粉，乘湿舒展之，始不成结。以点羹汤作。

蜈　蚣

蜈蚣，短者也，其长者节节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黄，有双须，尾歧，螫人最毒。以酱敷，或以纸钱作燃薰之，或以蛞蝓涎涂可解。性畏鸡，人见百足亟唤鸡，鸡未至而百足僵矣。或触饮食，误食之令人腹痛欲死。饮烧酒，或鸡肉羹亦可解。百足，《尔雅》作蠷蛆，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筒置蠷明，蛇不能近。又能嗅龙腥，天将雨，争就木最高处，盖闻龙腥故。广中多蠷蛆而少蜈蚣，绝无蝎。蠷蛆多生古墙中，盛暑辄出，大者有珠，雷常搜而击之。

蜞

蜞，有青黄二种。青者生深山树叶中，名曰飞蜞。闻声辄飞，刺人取血，专集耳后，使人不知。始如针，血饱则如指，随手拔去，稍迟深入肤理矣。凡山行，以无患子，或蒜，或姜汁，或茶子末涂身，则飞蜞不敢近。黄者生地下，吮血如蚂蝗，入水则死。蚂蝗一名水蛭，池泽处处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误吞之，则生子腹中，嗽食脏血，饮黄土水数升可解。或以蜂蜜，则蚂蝗化水而死。有狗鼻揩者，生阴湿处，似山蜞而长，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间入人鼻，血出不止。口含酽醋，塞两耳，自低首，则此物翛然而出。被刺时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则自坠。有沙虱者，生水中，大不过虮，喜入皮肤害人。以茅根竹叶刮之，或以苦苣汁涂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则随火去。有飞蛟者，生于瘴雾，有三足，无身，呼吸间入人肺腑，则食渐减而毙。或入鱼腹牛马腹中，令食之者剧病。先毒物以毒人，虫之最恶者也。然亦傜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蛊，状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琼州。见者以为蜘蛛也，易视之，忽为所中。有谣云："生恨蜘蛛无结网，无丝无绪最伤人。"

雨师云师

霍山有雨师、云师，云师如蚕，长六寸，雨师如蝘，长七八寸。每出则有云有雨。山人以为验。

蛊

西粤土州，其妇人寡者曰鬼妻，土人弗娶也。粤东之估客，多往赘焉。欲归则必与要约，三年返，则其妇下三年之蛊，五年则下五年之蛊，谓之定年药。愆期则蛊发，膨胀而死。如期返，其妇以药解之，辄得无恙。土州之妇，盖以得粤东夫婿为荣。故其谚曰："广西有一留人洞，广东有一望夫山。"以蛊留人，人亦以蛊而留。

粤东诸山县，人杂傜蛮，亦往往下蛊。有挑生鬼者，能于权量间，出则使轻而少，入则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蛊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视其屋宇洁净，无流尘蛛网，斯则挑生鬼所为。饮食先嚼甘草，毒中则吐，复以甘草、姜煎水饮之，乃无患。入蛮村，不可不常携甘草也。挑生鬼亦蛊之属，盖鬼而蛊者也。以人蛊人已不可，况于以鬼乎。

下蛊皆出于僮，出于僮之妇，若傜娘则不能下蛊也。蛊有鬼，名曰药鬼，药鬼之所附，僮妇恒不得自由。代代相传，必使其蛊不绝以为神。其中于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鱼、生虾、生鸭子之属，皆药鬼之为之。粤东无僮，故无药鬼。

水　蛊

粤西有三江，而左江之水尤毒，其源自交趾而来，皆蚺蛇、孔雀之粪所渍，夏间尤忌之。流至端州始平淡，然五六月西水涨溢，往往令人腹疾。又恩平水中多蚯蚓屯结，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数十许，色黄浊，饮之立蛊。又罗旁之水，多有桫木叶、木犀花叶浸其中，饮之亦辄胀满以死。是皆水之蛊，不因人力者也。

木　蠹

高、雷间，木之所为者，皆有蝎蠹。善啮木心，其声入夜尤甚。木既穿穴，雨后化为天牛，飞满室中，角两而黑，背有黄白点，盖木之蛊也。凡器久不用而虫生，谓之蛊，故凡物皆有蛊，蛊者，虫之所为。虫，风族，风郁而不舒则为蛊，于文三虫食皿为蛊。二蚀食埶为蠹。然蠹之为患在物，而蛊之为患在人。人为天地之皿，物为天地之埶。埶而蠹焉，物不能全归于天地矣。人而蛊焉，人不能全归于天地矣。故圣人必务致中和以顺天地之风，风顺，而二虫、三虫乃不为害。

蟋　蟀

蟋蟀，于草中出者少力，于石隙竹根生者坚老善斗。然多以东莞熊公乡所产为最。其地名花溪银塘，熊公飞昔与元人大战之所也。其产于东莞伯何公真、罗中丞亨信、彭中丞谊、陈少保策墓上者皆最。广人喜斗蟋蟀，岁于此间捕取，往往无敌。其立于蛇头上者，身红而大，尤恶。五公勇烈绝人，皆多战功，精气盖及于昆虫也。

大　蚁

广中蚁冬夏不绝。有黄赤大蚁，生山木中，其巢如土蜂巢，大容数升。土人取大蚁饲之，种植家连巢买置树头，以藤竹引度，使之树树相通，斯花果不为虫蚀，柑橘林檬之树尤宜之。盖柑橘易蠹，其蠹化蝶，蝶胎子，还育于树为孩虫，必务探去之，树乃不病。然人力尝不如大蚊，故场师有养花先养蚁之说。向称岭南有树蚁、树蜂、树胡蝶，皆连于树上，树蚁即此。树蜂者，蛾蜂也。树胡蝶者，木叶所化，状如丹青，与木叶相缠绵不去者也。其为胡蝶也，犹其为叶也。叶已非叶，而胡蝶犹然叶也。

白　蚁

广多白蚁，以卑湿而生，凡物皆食，虽金银至坚亦食，惟不能食铁力木与梫木耳，然

金银虽食，以其渣滓煎之，复为金银，金银之性不变也。性不变，故质亦不变。铁力，金之木也，木中有金，金为木质，故亦不能损。

潮州大马蚁山，有蚁祖庙，岁五月，群蚁来朝。有咏者云："马蚁山头马蚁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蚁祖者，主蚁之神之名，犹《周礼》翨氏、蟈氏之命其官者也。土人以蚁害稼而载牲击鼓致赛于蚁祖，盖亦曰昆虫毋作，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以无害我田稚之意云尔。广东多蚁，蠓蝝之属亦名蚁，故攻荣之术是勤。蚁祖者近乎古之田祖，致其祈焉，亦礼也。

蚹　蛇

崖州多蚹蛇。新官至，黎人辄以蚹蛇为献。其长至丈，巨盈尺，秋时眼矇而休，茅草萌芽，自其腹出于鳞甲，春暖始可屈伸，行者视茅草盘旋即知之。性畏簑披木，猝遇之，以簑披木为御，人多则掊击毙之。首尾两分，犹奔胜数十里，以有水旱二胆转运周身，故逾半日乃死。其性淫，以妇裙衣置穴外，蚹蛇闻气出蟠伏，黎人以藤圈加颈上，逆鳞牵之。藤名蚹蛇藤，凡有蚹蛇之所，即有此藤，见此藤，即知有蚹蛇在咫尺间。黎人又以牛为饵。蚹蛇嗜食牛，其口小，见牛则啮其足，任牛所之，久之牛力绝，乃缩其身而吞焉。入水闭气，牛即毙。逾日肉骼融化，以尾挂树杪而吐其骨，黎人因击杀之。邝露云：蚹蛇尾有钩，口无齿，其声甚怪，似猫非猫虎非虎，击之则鸣。其长九十丈者吞赤蚁，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鹿、豕及人。吞之法，始以尾钩之，继以气冲之，濡湿之。吞毕，悬树上，绞至糜烂。骨角悉从皮出，望之若神龙之蜕。西粤土司，凡蚹蛇过三十丈者皆称龙。其拿龙部署也，缉妇人裙裾以为旗，斩乌盐以为枪，葛藤以为缆。凡蛇长一丈，旗一人，枪一人，弩五人，金二十人。蛇长十丈，人十之。长百丈，人百之。金者藤，藤以束之。枪者盐，盐以剥之。旗者酒，酒以劳之。旗者得胆，枪者得皮，金者得肉，弩者、牌者得眶。眶辟邪杀鬼，佩之吉祥。肉辟风寒，皮五采可绷鼗鼓。其过三十丈者曰龙皮，一端千金，波斯市之为鼓，声振百里。胆有三，旱胆能疗目疾，水胆止泻，护身胆随月，击其处则随而至。

诸　蛇

蛇之类甚众。中其毒者，以蛇药敷之即愈。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药，见有蛇药，即知有毒蛇在左右，不可践履。蛇每遗精草上，及饮行潦之水而留涎沫。行者宜择地而蹈，择泉而饮。忽焉肿痛如蛇蟠状，是中其毒。求蛇药不得，亟以酒和熊胆服之亦可愈。诸山峒多蛇。有曰乌梢者，野遇之，杀伤不死，能尾其人至家以报之。以酿酒，可治疮疥。有曰量人者，长五寸许，见人即标起，欲高过人。有曰藤蛇，善附物，裊裊如藤，见者以为藤也，遂为所中。有曰山乌蠢，一名飞梢，头如鸟，声如马嘶，每逐物，身则腾起，惟尾著地。有曰土锦，将生子，必当大道，俟人击之，腹破子始出，否则其子食母而出，故粤人称不孝者曰土锦蛇。有曰两头蛇，有曰九首蛇，《天问》所谓雄虺九首者也。亦曰王虺。此皆毒蛇之异者也。其无毒而异者，曰时辰蛇，状如蜥蜴，十二时转十二色。曰猫蛇，其声如猫。曰雷公马，产雷州，可食，故北人谓雷州人食雷公云。蛇种类绝多，有一字名、

二字名、三字名者。三字名如筲箕笑、金角带、七寸锦、过树蟾之类。予不欲言，宁言猛虎，不欲言毒蛇也。

蛤蚧

蛤蚧，长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绝短，尝自呼其名以鸣，一岁则鸣一声。有鸣至数十声者，人以为神，罗浮多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宫能鸣。即此。一名吉度蛇，吉度者，象其声也。其背色绿，有黄斑点若古锦。自旦至暮，常变十二种色。有得其一，闭于笼中玩之，止见变黄、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窍间。人以其声与色之异，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阳。

白蜡虫

粤人以虫大如虮虱者，芒种后置之菁紬树上，树状类冬青，虫食树汁，吐沫粘嫩茎上，化为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镕滤成蜡，文理莹彻，若石膏然。以之浇烛入药，甚适用。虫嫩时白色，作蜡及老则赤黑。其结苞于树枝，初若黍米，入春渐长如鸡头子大，色紫赤，累累抱枝，宛如树之作实，是称蜡种，亦白蜡子。子内有白卵，一苞数百。次年立夏，以箬叶包之，系于树上。芒种后苞拆，白卵化虫，乃复上树作蜡也。黄蜡成于蜜蜂，白蜡成于此虫，各有其能若此。白蜡琼州最多，以之为炬，大者可五六斤，每夜宴用至数百石，其价颇贱。谚曰："东家白蜡虫，西家黄蜡蜂。养蜂得蜜食，养虫得烛红。"

禾虫

禾虫，状如蚕。长一二寸，无种类。夏秋间，早晚稻将熟，禾虫自稻根出。潮长浸田，因乘潮入海，日浮夜沉，浮则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狭尾之网系于杙，逆流迎之。网尻有囊，囊重则倾泻于舟。杙之所，在江两岸，其名曰阜。阜有主，争者辄讼。与罾门、白蚬唐，皆土豪所私以为利者也。论者谓：国家渔课，达于山谷溪涧之水，芥为之舟，课亦不免，故皆敷于里甲。然渔业有浮、实，乘潮掇取，若棹艇往来，浮业也，缯门、禾虫阜之类，实业也。广州边海诸邑，其渔而实业者，尽入豪宗，利役贫民，而不佐公家之赋，所在皆然。鸭阜起于洪武、永乐间，其图具在，虽非渔业，以之抵课有四善焉：免逋负一，去螯贼二，抑兼并三，弭暴乱四矣。禾虫阜、白蚬塘亦然。当事者尚亦留心于此。

蝇异

嘉靖间，三水何维柏以御史按闽，疏论严嵩被逮，闽人哀号攀送。有无数蝇，小而绿色，朋飞营营，如泣如诉，止于舆，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扑之不去。出郭十余里乃散。既抵京下狱，蝇集如前。高明罗一中，为撰《苍蝇传》。

蝶　异

林光禄培，知新化县，有饶贵者，与妻男四人暮归，盗杀之。骈尸于野，主名不获。为文告山川城隍之神毕，有蝶前飞，飞良久，心识之。寻单骑历里社讲约，适见蝶飞集一稚子衣背，尾得其父王忠瑚，捕至鞫之。稚子背即饶男故衣，立伏罪。诸生为作《蝴蝶记》，以神其政。

蚱蜢异

香山黄双槐先生瑜官长乐时，有豪氓杀人匿其尸，讯不词服，法司欲从疑释。先生请自讯，忽有蚱蜢折左股毙于砚池。谓曰：女折其左股，沈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惊服。其洗浊冤奸，多此类。

断草乌

断草乌者，蛇也，大仅指许，长五六寸，头如龙形而小，身纯乌。其行也，百草沾之立断，人见断草，辄迹得之，故蛇每离地丈许。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痲疯。

虾　母

捕鱼者言鱼之情，水涨逆水而行，水退顺水而去。五更出于浅水，天明潜于深渊。虾亦然。虾之母名曰水母，块然如破絮，黑色，有口无目，常有虾随之，食其涎沫，水母以虾为目，每浮水上，或取之，欻然而散。有曰虾姑者，一名海马，亦曰水马，虾类也，主催生。其扁如蜈蚣者，烧服，主夜遗。

卷二十五　木语

松

罗浮七星坛下，旧有七星松，甚怪。尝化为剑客，从道士邹葆光入朝，见帝凝仙殿。又化道士七人，往来山下。葛稚川云："千岁之松，其中有物。或为青牛，或青犬，或人。"殆谓是耶。"《化书》云："朽麦化为胡蝶，老枫化为羽人，自无情而之有情也。"予谓万物之生，有情与无情一耳，情之所有，即为情之所无，情之所无，即为情之所有。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皆莫知其所以然，而又何疑于松与枫麦之化乎！

梅岭多松，大者十余抱，枝柯百寻，袅袅若藤萝下垂而多倒折，叶黝黑，望若阴云，

夹道有数百株，左迴右转，多张曲江手植。然苦为斤斧所侵，火入空心，膏流断节，半如《枯树赋》所言。向有议者，欲使有司者籍其株数，记其抱围，部署什五。俾红梅巡简掌之，月一察验，伤毁必偿，诸古梅亦皆如是，可以更历数百年无恙。此诚奇伟之策。嗟夫！人知梅岭之梅而不知松，梅以梅将军，松以张丞相，重其人因以重其树，昔湛甘泉以松为髯翁。有句云："髯翁作人拜。"而于梅岭松坐卧其下不能去，风流良可慕也。

琼州无松，海忠介尝植数株祖墓，今惟其祖墓有松，他处植之不生。盖松性宜寒，琼州极南之地，其气太暖，即使生松，亦为不材之木，不可梁栋。苏子瞻云："罗浮地暖，生松而不识霜雪，如高才胜人生纨绮家，与孤臣孽子有间矣。"

水　松

水松者，椶也，喜生水旁，其干也得杉十之六，其枝叶得松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干则曰水杉，言其枝叶，则曰水松也。东粤之松，以山松为牡，水松为牝。水松性宜水。盖松喜乾，故生于山，桧喜湿，故生于水。水松，桧之属也，故宜水。广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为观美，岁久苍皮玉骨，磊砢而多瘿节，高者麈骈，低者盖偃，其根浸渍水中，辄生须鬣，娥娜下垂，叶清甜可食，子甚香。又尝有木生其旁，崒起于地，与相抱若寄生然，名曰抱木，甚香，亦曰抱香。质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刳而为履，易如削瓜。既乾，则韧不可理矣。嵇含言：土人不甚珍此，亦不大香，岭北人爱之，香乃殊胜。予诗："侬如抱香枝，不离水松树。裁为木屧轻，随郎踏霜露。"

柏

广中松多而柏少，以其地乃天之阳所在，松，阳木，故宜阳而易生。其性得木气之正，而伏金其中，故为诸木之首，凌冬不凋。梁氏云：松为阳而柏为阴。松木鬆，色白而多脂，象精。柏木坚，色赤而多液，象血。精以形施，血以气行，故松出肪而柏生香。然以类言，松似夫而柏非妇，柏得阴厉之气胜也，似妇而为血属者，其惟漆乎！况松文从木从公，木之公也，漆从水，水含金为女，木生火为男，亦有夫妇之义。大均谓：柏树向西，西方白，故字从白，金之木也。松向东，木之木也，木之木为夫，金之木为妇，金之木向阴，受月之精多，是则柏终乃松之配也。

漆

梁氏以松为夫漆为妇，谓松脂，精也，木之火也，漆液，血也，金之水也。服松则神气清明，服漆则精血坚固。则宓山谓广漆黄，江漆黑。予谓黄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黄也。《易》曰：黄离。黄为火之神，赤为火之气。松，坎之木也，漆，离之木也。

杉

东粤少杉，杉秧多自豫章而至，鬻者为主人辟地种就，乃如株数受植。粤多材木，用杉者十止四五，故罕种之。柏亦然。潮阳我紫柏，木香而文，可为器。其生他州县者，岁久空心。

梅

梅花惟岭南最早。冬至雷动地中，则梅开地上，盖其时火之气不足于地，而发其最初之精华，故梅开。水之气上足于天，而施其最初之滋润，故雪落。雪，洩也，从肃杀之中，洩其一阳之精，以为来春之生生者也。雪深则水气足，梅早则火气足。火气足而为天地阳生之始，阴杀之终，使万物皆复其元，梅之德所以为大。

广中梅于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独早，故群卉资之以为始。斯时也，天地一阳之复不可见，见之于梅，梅其得气之先者也。故欲见天地之心者于梅，欲见梅得气之先者于粤。

韶州梅，长至已开，腊月大雪，梅复开尤盛，有于旧蒂而作新花者。其地属岭北，故梅以腊以正月开。广则秋末冬初，梅且开尽，往往不待长至，以地暖故开更早，气盛则开而又开。予诗："岭梅一岁再开花。"

梅岭多梅，《唐六帖》言：庾岭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开。而宋之问有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间，知军事管锐，植三百株。明正统中，知府郑述复补植。正德中，参政吴廷举增植及松，至万五千余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镌诗于石。崇祯初年，博罗张郎中萱植三百株，知府赵孟守题曰梅花国，书额于红梅驿以旌之。是皆于梅涓将军有功。梅将军以梅岭为汤沐，又有梅花为俎豆，亦荣矣哉！岭上梅微与江南异，花颇类桃而唇红，故驿名红梅。盖岭头雪少，积阳之气所发，故梅多红而香烈。予诗："南枝多红北多白。"多红以其向日，多白以其背日也。

琼之州比年梅花六出。予谓梅花五出者也，五，阳数也。冬至一阳始复，梅即吐花，得阳之先者也。今六其出，则得阴数矣。盖以地气而变，苦于严寒，故不用其五而用六，同于雪花也。以梅花为体，以雪花为用，使人见以为雪花，则梅也，以为梅，则雪花也。人见其六而不见其五，其五在六之中，犹河图之五在十中也。且也河图之一生水，梅得水气之先，故花于冬至与雪同时。雪者水之气所凝，梅者水之形所结，其卦皆为坎，坎为水。水在天而未至乎地，而先凝为雪，先天之水也。水在地而未上乎天，而先发为梅花，先地之水也。水之数六，寒极则雪花与梅皆六其出，应其数也。北方地寒，以暖为祥。南方地暖，以寒为祥。琼州之梅早，以暖也，其六出，以寒也，是乃祥也。

桂

古多以桂为舟。《楚辞》云："沛吾乘兮桂舟。"盖古时番禺我桂。《山海经》云："贲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楫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为舟。

饮食中，古称蜀姜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为珍，杂槟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时罗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尝服肉桂及葵，以龟脑和之。《列仙传》赞云："伟哉桂父，挺直遐畿。灵葵内润，丹桂外绥。"

枫

岭南枫多生山谷间，罗浮连亘数岭皆枫，每天风起则枫鸣。语曰："柽喜雨，枫喜风。"凡阳木以雷而生，阴木以风而生。枫，阴木，以风而生，故喜风，风去而枫声不止，不与众林俱寂，故谓之枫。凡草生于雷，木生于风，故文雷上著草为蕾，有蕾无檑，风旁著木为枫，有枫无茂。枫者，风之所聚，有瘿则风神聚之，曰枫子鬼。嵇含云："枫老有瘿，中夜大雷雨。"

瘿即暗长，一枝长可数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往往有神。予有《枫人歌》云："小雨枫人长一尺，大雨枫人长一丈。女巫取得水沈薰，一夕枫人有精爽。小妇持珠来，求子步迟迴。大妇持钱至，问郎归尚未。"

木　棉

木棉，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挐，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花绝大，可为鸟窠，尝有红翠、桐花凤之属藏其中。元孝诗："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英拟化珊瑚树。"佳绝。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淮芦花。或以为布，曰緤，亦曰毛布，可以御雨，北人多尚之。绵中有子如梧子，随绵飘泊，著地又复成树。树易生，倒插亦茂，枝长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则以枝上多苔文成鳞甲也。南海祠前，有十余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叶必七，如单叶茶。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谓烽火树也。予诗："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南海祠前十余树，祝融旌节花中驻。烛龙啣出似金盘，火凤巢来成绛羽。收香一一立华须，吐绶纷纷饮花乳。参天古干争盘挐，花时无叶何粉葩。白缬枝枝胡蝶茧，红烧朵朵芙蓉砂。受命炎洲丽无匹，太阳烈气成嘉实。扶桑久已摧为薪，独有此花擎日出。"

舟自牂牁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会，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瑯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自春仲至孟夏，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诚天下之丽景也。其树易长，故多合抱之干，其材不可用，故少斧斤之伤，而又鬼神之所栖，风水之所藉，以故维乔最多与榕树等。予诗："西江最是木棉多，夹岸珊瑚十万柯。又似烛龙啣十日，照人天半玉颜酡。"

榕

榕，叶甚茂盛，柯条节节如藤垂，其干及三人围抱，则枝上生根，连绵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此数四，枝干互相联属，无上下皆成连理。其始也，根之所生，如千百垂丝。久则千百者合而为一，或二或三，一一至地，如栋柱互相撑抵，望之有若大厦，直者为门，曲者为窗牖，玲珑四达，人因目之曰榕厦。其根下蟠者，剔去土石，又往往若岩洞，容十许人。其树可以倒插，以枝为根，复以根为枝，故一名倒生树。干多中空，不坚，无所可用，故凡为社者，以之得全天年。大者至数百岁，故夫望其乡有乔木森然而直上者，皆木棉也，有大树郁然而横垂者，皆榕也。榕，容也。常为大厦以容人，能庇风雨，又以材无所可用，为斤斧所容，故曰榕，自容亦能容乎人也。又榕，离之木也，外臃肿而中虚，离之大腹也。其中常产香木，炎精所结，往往有伽俪焉。粤人以其香可来鹤子，可肥鱼，多植于水际。又以其细枝曝干为火枝，虽风雨不灭。故今州县有榕须之征。其脂乳可以贴金接物，与漆相似，亦未尽为不材也。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榕，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娑偃蹇者异。高州道中，榕夹路垂阴，凡百株，状甚诡怪，皆束千百根以为一身，一身之上皆根也。根包其身，身隐于根，枝柯长至数丈，多直少曲，曲而至地为身，直而横空为干。有红白大叶小叶诸种，有子无花，子落时常如密雨。中多岭西副使吴廷举所植，父老称吴公榕，新兴东北一带亦有之。先是宋延祐间，有仓振者知新州，夹道植榕，其后高芝复植松。于是行旅歌之曰："仓榕高松，手泽重重，高松仓榕，夹道阴浓。"而佥事刘洵者，修高、仓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兴，令里胥分地植榕，遣官以时验勤怠，至今榕树存者大十围。又归善叶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阴大，当驰道植，自白水至雒阳，五丈而树，田间恐妨穀。凡植几本以报。呜呼！远者种德，近者种树，吾无德且种树。此皆仁人之泽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

榕易高大，广人多植作风水，墟落间榕树多者地必兴，鸟啣落子，寄生他木上，岁久根下至地，则根反为干。千百根蟠结，大至合抱，其故干失，其所寄者亦失，所寄者反若寄生于榕焉。而榕老空心，复有榕子或他木寄生其中，竟不知其孰为本根也。榕之怪在根，自上生下。语曰："榕木倒生根。"根小者俗称榕须，拂水生波，千丝万缕，始为须，中为根，终为干。故干在中，新干在外，表里相合，状益臃肿可爱也。

韶州城中古榕，每吐烟则有兵革，榕故火树，亦老树生烟之征也。凡物久菀则生火，榕多空心，湿热郁积于中，故发而为烟燄，昏夜望之，常若炎炎勃勃。岁乙亥，刘香寇广州，时南海县治有古榕，白昼腾烟，弥日不息。识者曰：香其平矣。《阴符经》谓：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物殆云告也。不月余，香平。又壬午，乐昌至善寺古榕，空中火起如焚膏，三日乃尽。又癸未，高州府署榕烟接天。丙戌之腊，清远城隍庙榕出白烟气三日。明年二月，晏公庙又与城隍庙榕，并出烟气二日。其秋九月，遂有屠城之祸。是榕又可以卜休咎也。

龙门有连理树，在平康都油田铺，盖两榕也。相去数丈，其上枝叶缪结，根干所出，结成一门，下通车马往来，宋时物也。桂林有榕树门，状亦相似。门，古桂州南门，两榕

根相夹为之，元至正间忽悴，平章唐元公祭之复生。

梡

广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树，通体根须蟠结，大可数十抱，枝短而劲。叶初发，细卷如辛夷之蕾，叶开则色殷红，望之如花。其树无花，叶即其花，叶至冬而落，春间乃发，初发又如笔管，粤人因名为管树。父老云："此梡树也。"旧有一碑在树腹，兵妇得之以捣衣，有闻石声清越者求之，则冢宰李默所撰《孤树哀谈记》也，默常为屯田副使居此。予有《老树歌》云："少参堂侧有老树，似榕非榕榕所寓。叶叶含苞如木笔，叶开忽似花争吐。花亦非花花不如，红浅绿深带膏露。千万根须作一身，虎倒龙颠应有故。"

菩　提

诃林有菩提树，萧梁时，智药三藏自西竺持来，今历千余年矣。大可百围，作三四大柯，其根不生于根而生于枝，根自上倒垂，以千百计，大者合围，小者拱把。岁久根包其干，惟见根而不见干。干已空中无干，根即其干，枝亦空中无枝，根即其枝。其叶似柔桑而大，本圆末锐，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于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尽，惟余细筋如丝，霏微荡漾，以作灯帷笠帽，轻弱可爱，持赠远人，比于绡縠。其萎者以之入爨矣。予尝为菩提诗，有云："菩提有灵树，植自萧梁年。智药所移根，航海来炎天。岁久干中空，苍皮相纠缠。根须自上生，千百垂连卷。大者成虬螭，小者藤萝穿。结束成一身，四体何拘挛。下枝多洞穴，崩陷至三泉。上枝虽臃肿，亦自方且圆。雷霆日大索，鳞爪无留妍。神火所焦灼，千寻亦童颠。二月叶始陨，槎枒余一拳。叶状如柔桑，五月争新妍。僧伽汇成纱，弱薄如翅蝉。持以遗远方，恍忽鲛绡烟。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烧天边。开时无一叶，一一烽火然。光如十日出，吞吐海东偏。么凤巢蕊中，血染绿毛鲜。复有细叶榕，交阴连陌阡。根须亦倒生，合抱为一椽。纵横作广厦，户牖相盘旋。腹大容十牛，亦可藏舟船。皮肤左右纽，瘿瘤以万千。士女所婆娑，伏腊拜必虔。菩提更神怪，与之难比肩。大士昔灌溉，甘露流涓涓。左与诃子接，右与蘋婆连。蒲葵居门外，其寿亦彭篯。下滋达磨井，上蒙虞翻园。肥沃多火齐，咸气不能宣。菩提所覆被，细草皆芊绵。累石作香台，虫蚁愁攀援。"

荔　枝

荔字从艹从刦，不从劦，刦音离，割也。劦音协，同力也。荔字固当从刦，《本草》谓荔枝木坚，子熟时须刀割乃下。今琼州人当荔枝熟，率以刀连枝斫取，使明岁嫩枝复生，其实益美。故汉时皆以为离支，言离其树之支，子离其枝，枝复离其支也。

南方离火之所出，荔枝得离火多，故一名离支，亦曰丽支。丽，离也，丽文从两日，天地之数，水一而火二，故丽从两日。日为五行之华，月为六气之精，日丽乎支，犹之乎日出于扶桑也。丽支乃震木之大者，震木以扶桑为宗子，而丽支其支子，故曰丽支也。日出于离，离尽午中，故丽支以夏至熟。离为坤之中，其色黄，故曰黄离。丽支之核，外赤

而内黄，则黄离之美也。坤之中其味甘，故曰甘节，丽支之肉，少酸而多甘，则甘节之吉也。又荔枝核之小者名节核。

荔支以腊而萼，以春而华，夏至而翕然子赤，生于木而成于火也。皮红肉白而核复纯丹，火包其外复孕其中也。肉白为金，金为内外火所炼，故味醇和而甘。其液乃金水之精，甘又属土，备五行之粹美，而以火为主者也。粤以火德王，凡花多朱色皆火花，实多朱实皆火实，太阳烈气之所结。火实之属凡百种，而荔枝为长，火为母，荔支则火之长子也。荔支以增城沙贝所产为最，土黄润多沙，潮味不到，故荔支绝美，自挂绿以下数十种，色、香、味迥异他县。好事者当未熟时，先以兼金购之，乃得。其状元红等，贱如菽粟，岁收数千万斛，贩于他方，非所急矣。自挂绿至状元红，皆山枝，火山之属也。火山善变，滋味百出，随其土为高下，然迟熟，熟必在水枝之后。水枝以黑叶为上，黑叶又以番禺古坝所产为上。顺德之三贵次之，龙眼以顺德之陈村北滘为上。番禺之韦涌次之。龙眼必经博接乃子，花头十汰七八，子乃甜大而多，荔枝花头不可汰。语曰："荔枝惜花，龙眼惜子。"又曰："荔枝十花一子，龙眼一花十子。"荔枝又贵以沃土厚培，使根深不拔，膏泽上行，沙水下渗。然后枝条郁茂，实不褰刺，上广下尖，樽肩壶腹而成嘉种。语曰："荔枝宜肥，龙眼宜确。"又荔支属火，宜使向阳，龙眼属水，宜向阴，荔枝之阳子甜，龙眼之阴子甜。语曰："当日荔枝，背日龙眼。"予诗："龙眼独从阴处长，荔枝先向日边红。"其甜曰上糖，酸曰上水，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犀角子，七夕曰七夕红，而大熟于小至。以蝉鸣为候应，此时熟者曰金钗子，实大核小，昔人解金钗而得其种，或谓即黑叶也。荔支叶青绿，此独黑，故曰黑叶。广人为荔脯者多黑叶，次曰进奉，曰大造，曰塘墐，是皆水枝之贵者也。当摘时宿之井中，沃以寒泉，火气既去，金液斯纯，以正阳精蕊，而配以正阴津液，水火既济，斯为神仙之食。予诗云："露井寒泉百尺深，摘来经宿井中沈。日精化作月华冷，多食令人补太阴。"火则寒之，水则热之，此食荔枝之法也。水枝食罢，乃食山枝，山枝之美者多无核，近蒂一点檀晕，微作核痕，又多双实，实皆宽腰尖腰。一种大如拇指，长而不圆，状若玉兰之蕾，味香以脆，触其壳即爆开成两，亦无核，即有亦甚微小，名马口铃，出番禺平山。又一种大如龙眼，亦无核，绝香，名曰香荔，出新兴。然皆不如挂绿之美。挂绿者，红中有绿。或在于肩，或在于腹，绿十之四，红十之六。以阳精深固，至秋而熟，生只数十百株，易地即变，爽脆如梨，浆液不见，去壳怀之，三日不变。其曰凝冰子者，以日照之，内外洞彻，微核在中，半明半灭，又绝异。予诗："照人最是凝冰子，五月光生一片寒。未启朱苞光已出，可怜更在水精盘。"其曰水浮子者，重而不沈，以置水中，随波下上。又有如素馨香者，如露花，如丁香者。丁香有大小之分，与小华山、绿罗衣、交几环三种皆绝美，是皆火山之属。湛文简公昔从枫亭怀核以归，所谓尚书怀者也。又有名公领孙者，每一大者有十余小者环之，其色红绿各半，味亦美，大者微有核。有曰丫髻，形最小，生皆并蒂，故曰丫髻。多无核，即有亦小，名曰焦核。有曰将军荔，最大，核亦大，然肉多不觉。是皆山枝之贵者也。东粤故多荔枝，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故凡近水则种水枝，近山则种山枝，有荔支之家，是谓大室。当熟时，东家夸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红，各以其先熟及美种为尚。主人饷客，听客自摘，或一客而分一株，或一株而分十客，各以其量大小，受荔枝之补益。莫不枕席丹肤，沐浴琼液，既饱复含，未饥先擘，或辟谷者经旬，或却荤者连日。其有开荔社之家，则人人竞赴，以食多者为胜，胜称荔枝头

状，少者有罚，罚饮荔枝酒数大白。盖荔枝多食，未尝伤人，饮蜜一杯即解。或以青盐调白火酒饮，或饮荔枝酒过醉，则以荔支壳浸水饮。又荔支多露，有过食者，昧爽就树间先吸其露，次咽其香，使氤氲若醉，五内清凉，则可以消肺气，滋真阴，却老还童，作荔支之仙。白莎云："我是荔支仙，得此法也。"

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支、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田每亩，荔支可二十余本，龙眼倍之，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以刍草盖覆，使烈日不及。而龙眼之干，欲其皮中之水上升，以稻稈束之。欲其实多而大，以盐瘗之。生虫，则以铁线濡药刺之，否则树尽蠹。凡龙眼用接，荔支用博。博之法，当花发时，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许，傅之以土，子结后枝即生根，乃落之为栽。接之法，以核漏出萌芽，长至三四月为栽，乃以龙眼之枝屈而接之，其栽之枝叶尽脱，乃以树上之枝叶为栽之枝叶。其法与闽中异。闽之龙眼树，三接者为顶圆。核种十五年始实，实小不可食，则锯木之半，以大实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锯其半接如前。如此者三数次，其实满溢，倍于常种。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二接者曰锹树，未接者曰野篦，广之龙眼，大率野篦多，故不及闽。广荔枝种之四年即实，龙眼必至五年。荔支岁初而蕾，二月而花发，发时多电，则花落实小，多雨则花腐，少雨则花液相胶而不实。估计者，视其花以知其实多少而判之，是曰买焙，其人名曰焙家，龙眼亦然。顺德多龙眼，南海、东莞多荔枝，多水枝，增城多山枝。每岁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枝三四之，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然率以荔枝、龙眼为正货，挟诸瑰货，必挟荔枝、龙眼，正为表而奇为里，奇者曰细货，不欲居其名，所谓深藏若虚也。广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栲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赡口。而予家在扶胥南岸，每当荔枝熟时，舟自扶胥历东西二洲至于沙贝，一路龙丸凤卵。若丘阜堆积，估人多向彼中买卖，而予亦尝为荔枝小贩。自酸而食至甜，自青黄而食至红，自水枝食至山枝，自家园食至诸县，月无虚日，日无虚晷，凡四阅月而后已。比邻有大石村，荔枝尤盛，以予不及往，则以荔枝为酒相饷。而予又得藏荔枝法，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以蜜水满浸，经数月，味色不变，是予终岁皆有鲜荔支之饱，虽因之辟谷可矣。伊尹言："丹山之南，有凤丸。"沃民所食，凤丸必荔支也，所谓仙人之美禄非耶。

龙　眼

荔支与龙眼皆成于火，而荔支先熟，龙眼继之，故广人名曰荔奴。予谓荔支火之牡也，龙眼火之牝也，牡大而牝小，故荔支大于龙眼。而龙眼以初秋熟，又得金气，金以黄为纯，故龙眼色黄，火以赤为正，故荔支色赤。荔支肉白而核赤，火在金中也，龙眼肉白而核黑，水在金中也。火在金中，故荔支性热，水在金中，故龙眼性寒。而皆为乾之木果，乾为金，金得火而热，荔支之所以为阳也。金得水而寒，龙眼之所以为阴也。龙眼花时，以天昧爽取其露以点饮食，绝甘美，胜于荔支花露，此又金水之精也。

闽中龙眼熟时，儿童食之而肥，谓之龙眼长。广中不然，儿童多食辄患瘕，以焙乾者为贵。其黄皮者子大，皮黄而薄滑无点，青而有点者，子在大小之间，皆甚甜。最大者孤圆，次金字、山字、南字，小者蜜糖埕，迟者秋风子。每一年多，则一年少，闽中谓之歉

枝，广中谓之养树，岁岁丰盛，则树易衰。养之而后，经久不坏，子且繁大。盖树自养，非人养，或龙眼荔支皆养，或各养。

顺德之锦鲤海，诸邑龙眼若于此贸易，谓之龙眼市，增城之沙贝，则荔支市也。予诗："端阳是处子离离，火齐如山入市时。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又云："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贩尚书怀。玉栏金井殊无价，换尽蛮娘翡翠钗。"盖市中所贩，大抵状元红、小华山诸种，皆火山之属，所谓尚书怀者也。若挂绿、玉栏、金井，则夜光无价，非可以金钱而得之。

舟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龙眼叶绿，荔枝叶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

龙眼多食益智，予诗："采摘日盈筐，香生比目房。食多能益智，本草有仙方。"又诗："益智为龙眼，蠲愁是荔支。"龙眼产廉州者尤美。东坡云："廉州龙眼，色味殊绝，可敌荔支。"

梨

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梨园，地皆黄细沙，多井气，掘地尺许，水沄沄上溢。天大雨，水迸出庭际有似湓泉，所食井深四尺许，水尝汎滥至眉，冬不乾涸，味甘冽。上有梨一株，根得美泉滋沃，结实独异，以二月花者八月熟，九月花者正月熟，岁凡两熟。正月熟者曰雪梨，稍小，味益清。叶凡二落，落于七月者深红，于正月者色微紫，予斋中煮茗多用之。树甚古，作五大柯，横直者半，直者高出檐端。月夕布影扶疏，叶丹花白，离离相间，若在罗浮老梅之下。予诗云："春来始落叶，叶尽梨花开。"又云："先秋叶半红。"又云："儿小方垂髫，能争掌上梨。"谓此。

橄　榄

橄榄，有青、乌二种，闽人以白者为青果，粤中止名白榄，不曰青果也。白榄利微，人少种，种者多是乌榄，下番禺诸乡为多。种至两岁，乌榄秧长八九尺，必扦之乃子，扦至三年而子小收，十年而大收矣。其树本高而端直多独干，至顶乃布枝柯，有雌有雄，雌子而雄花，雄者俗曰榄公。榄公不实，以雌者插之，使雌雄相合乃实，雄为主，雌为客，犹妇之归于夫也。子如枣大，长寸许，光无棱瓣，先生者下向，后生者上向，八九月熟。梯之击以长竿，或刻其干东寸许，纳以红盐，则其干东子落，刻其干西或南北寸许亦然，古诗所谓"纷纷青子落红盐"也。白榄以白露后食不病虐，其性热，食时须去两端，初嚼苦涩，久乃回味而甘，故一名味谏，粤人有欲效其友忠告者，辄先赠是果。其色白，可以和气，虽有愤戾，食之潜消。以沸汤点之，色淡碧，芬如兰臭，可以香口，绝胜鸡舌香。乌榄子大肉厚，其性温，故味澹甘，以温水泡软，俟紫脂浮溢乃可食。水冷则湿生胶，热则肌肤反实，故必温水之和乃醇，其性亦有婉谏之道焉。白者亦曰雄，乌者亦曰雌，白阳而乌阴，阳故色白而行气，阴故色红而补血，阴故乌者有仁可食，阳故仁小而不成，此其别也。《酉阳杂俎》以枝南向者为橄榄，东向者为木威，高、雷间则以乌者为木威。予诗：

"山果木威香。"有龙苡果者，木干中空，高二三丈，亦有雌雄，雄者不实，雌不花，雄之花即雌之实，雄不自为实，雌亦不自为花也。雄雌并植始实，实如王瓜，一枝环绕数十枚，煮之味类匏，特出惠州，亦橄榄之类。

槟　榔

槟榔，产琼州，以会同为上，乐会次之，儋、崖、万、文昌、澄迈、安定、临高、陵水又次之，若琼山则未熟而先采矣。会同田腴瘠相半，多种槟榔以资输纳，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以白心者为贵。暹罗所产曰番槟榔，大至径寸，纹粗味涩，弗尚也。三四月花开绝香，一穗有数千百朵，色白味甜，杂扶留叶、椰片食之，亦醉人。实未熟者曰榨椰青，青，皮壳也，以槟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琼人最嗜之。熟者曰槟榔肉，亦曰玉子，则廉、钦、新会及西粤、交趾人嗜之。熟而乾焦连壳者曰枣子槟榔，则高、雷、阳江、阳春人嗜之。以盐渍者曰槟榔咸，则广州、肇庆人嗜之。日暴既干，心小如香附者曰干槟榔，则惠、潮、东莞、顺德人嗜之。当食时，咸者直削成瓣，干者横剪为钱，包以抚檽，结为方胜，或如芙蕖之并跗，或效蛺蝶之交翅。内置乌爹泥石灰或古贲粉，盛之巾盘，出于怀袖，以相酬献。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虽有朱樱、紫梨，皆无以尚之矣。若夫灰少则涩，叶多则辣，故贵酌其中。大嚼则味不回，细咽则甘乃永，故贵得其节。善食者以为口实，一息不离，不善食者汁少而渣青，立唾之矣。予尝有竹枝词云："日食槟榔口不空，南人口让北人红。灰多叶少如相等，管取胭脂个个同。"谓此。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陈于二伏波将军之前以为敬。按《本草》以小而味甘者为山槟榔，大而味涩者为猪槟榔，最小者曰蒟子，又名公槟榔。圆大者名母槟榔。雷氏言：尖长有紫文者名槟，圆大而矮者名榔。榔力大，槟力小，今医家亦不细分，但以状作鸡心，稳正不虚，内有锦文者为佳。予谓宾与郎皆贵客之称，嵇含言：交广人客至，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慊恨，槟榔之义，盖取诸此。越谣云："一槟一榔，无萎亦香。扶留似妾，宾门如郎。"宾门即槟榔也。又云："槟榔为命赖扶留。"

桄　榔

桄榔似栟榈而多节，巨者径二三尺，干长五六丈，至杪乃柯条相比。叶生于杪，不过数十百叶，叶下有须，长短如鹿马尾，微风动之，萧疏可爱。花开成穗，绿色，子如青珠。每一树辄有青珠百余，条须多于叶，珠又多于须，风飘飐之，若水帘缤纷而下垂也。广人遇旱，每以珠结香亭，舁之祈祷，谓可致雨。子红熟者，连瓤食之颇甜，皮中有白粉，曰桄榔麪，故海南人有"槟榔为酒、桄榔为饭"之语。其心似藤心。以为炙，亦滋腴极美。南方奇木故多栟榔本，而皆可食，恍榔盖其一云。桄榔一名须木，语云："毋言天涯，可以为家。食有须木，饮有酒花。"谓此。木色类花梨而多综纹，珠晕重重，紫黑斑驳，可以车镟作器，须可织巾及扫帚，肌甚刚，可作锸锄及枪以代铁，番人多用之。下四

府人以其小者为屋椽，为梁柱，然多空心，与槟榔、椰、蒲葵三种，皆号木中之竹。槟榔叶小椰叶大，二种取其实。桄榔取其材，蒲葵取其叶。一种南椰取其粉。皆南天之奇植也。诸祠宇多植桄榔、蒲葵、木棉，佛寺多植菩提，里社多榕，池塘堤岸多水松、荔支。广州诃林，旧多诃子、频婆，其菩提树，植自萧梁年间，为诸寺菩提之祖。南海庙波罗蜜树，亦为十郡波罗蜜祖。广州屯田道署有梾树，若榕非榕，榕冬时叶不萎落，梾则尽落，亦数百年物，为诸梾之祖。故广州城中老树，以诃林菩提及此梾并称，而桄榔则最古者少矣。

椰

椰产琼州。栽时以盐置根下则易发，树高六七丈，直竦无枝，至木末乃有叶如束蒲，长二三尺。花如千叶芙蓉，白色，终岁不绝。叶间生实如瓠系，房房连累，一房二十七八实，或三十实，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坚，与肤肉皆紧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肤中空虚，又有清浆升许，味美于蜜，微有酒气，曰椰酒。苏轼诗："美酒生林不待仪。"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仪狄而作也。琼人每以槟榔代茶，椰代酒，以款宾客，谓椰酒久服可以乌须云。予诗："琼南无酒家，酒向椰中取。椰子有一心，出酒如娘乳。"又云："椰心在酒中，大似银桃子。浸以玉浆寒，食之甘且旨。"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宜以槟榔兼嚼之。雷、琼妇女多鬻槟榔于市，以浮留叶结叠鸳鸯相饷，潜点椰心其中。予有竹枝词云："数钱争出手纤纤，叶结鸳鸯满翠奁。莫道槟榔甘液好，买侬椰子更心甜。"凡拣椰子，以手摇之，听其中水声清亮，则其心大而甜，其肉厚，其壳亦坚，水声浊则否。盖椰心以水而养，椰无水则无心，往往而是。琼州歌有云："不买椰衣只买心。"

橘　柚

吾粤多橘柚园，汉武帝时，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一百石，其民谓之橘籍，岁以甘橘进御。王逸云："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是也。唐有御柑园，在罗浮。按罗浮柑子，开元中，始有僧种于南楼，其后常资进献，其属有赭、黄二色，大三寸者，黄者柑，赪者橘也。化州有橘一株在署中，月生一子，以其皮为橘红，瀹汤饮之，痰立释。曩亦进御，今为大风所拔，新种一株，味不及。化州故多橘红，售于岭内，而产署中者独异其类。有曰橙者，皮厚而皱，人多以白糖作丁，及佛手、香橼片为蜜煎糝，货之。橘圈有红白，大者曰柚，最大者曰镭柚，小曰逻柚，熟于早禾时曰禾虆，以其极圆，故曰逻曰虆也。春时，儿女蒸取柚花油，以作香胆口脂，谓可美颜。有香柚者，出增城，小而尖长，甚芬郁，入口融化。然其性能化物，不能自化，虽香液饴津，甘浆浸齿，多食之辄能病人。近为贪令所苦，每出教，取至万枚，需金以代，今树亦且尽矣。柑亦橘之类，以皮厚而粗点及近蒂起馒头尖者为良。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小民供亿亦苦，柑户至洗树不能应。产增城者，以沙贝、东洲、西洲为贵，其土高，多细白沙，与海潮远，咸味不接，故甘美。荔支亦然。凡食柑者，其皮宜阳擘，不宜阴擘，阳擘者自上而下，下者蒂也，阴擘自下而上，则性太寒，不宜人药。其未熟而落者青皮，年久而芳烈入脑者陈皮，

逾岭得霜雪气益发香。橙皮辛性温，主消肠胃中恶气，兼醒宿醒。外有水橙，似柑而稍大，皮甜可食。又有桔，亦与柑类。曰蜜柑者，小而甘。曰松皮桔者，皮红不粘，肉微酸。其皮皆不及柑。一种名黄淡子，色黄味酸，花可薰香，是曰塌橘。又有壶橘、山橘，性皆畏冷不宜肥，肥则春分后多死，故宜种于山谷间。其木善生蠹，而蚂蝗气辛，可以养之。有曰岑梨，即橙梨，大如橘味。又有金橘，最小，剥皮则酢，合食则甘，皆厥包之珍也。香橼，一曰枸橼，以高要极林乡为上，其状如人手，有五指者曰五指柑，有十指者曰十指柑，亦曰佛手柑。有单拳有合掌不一，花开即见其子于蕊中，子成长如小瓜，皮若橙柚而光泽，肉甚厚，色白如肪。然亦鬆虚，味短，惟香芬大胜香橼，经久不歇耳。捣大蒜罨其蒂上，香更充溢。以汁浣葛纻，绝胜酸浆，一名飞穰。

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冈，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其土色黄兼砂石，潮咸不入，故美。每田一亩，种柑桔四五十株，粪以肥土，沟水周之。又采山中大蚁，置其上以辟蠹。经三四岁，桔一株收子数斛，柑半之。柑树微小于桔，桔茂盛可至二十余岁，柑亦半之。熟时黄实离离，远近照映，如在洞庭包山之间矣。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史所称番禺多果布之凑是也。吾粤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罗浮，罗浮之村，大庾之岭，天下之言梅者必归之。若荔支，则以增城为贵族，柑、橘、香橼，以四会为大家。岁之正月，广利墟卖柑橘秧者数十百人，其土良，其柑甜美，胜于四会、新兴。其种散在他处，香味迥殊，以故居人擅其利。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贫者乃三糯七秈，稼穑是务。或种甘蔗以为糖，或种吉贝以为絮。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支。顺德宜龙眼，新会宜蒲葵，东莞宜香，宜甘蔗，连州、始兴宜茶子，阳春宜缩砂蜜，琼宜槟榔、椰。或迁其地而弗能良，故居人利有多寡。

波罗树

波罗树，即佛氏所称波罗蜜，亦曰优钵昙。其在南海庙中者，旧有东西二株，高三四丈，叶如频婆而光润。萧梁时，西域达奚司空所植，千余年物也。他所有，皆从此分种。生五六年至径尺，削去其杪，以银针钉腰即结实。其实不以花，成实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优钵昙花为难得。每树多至数十实，自根而干而枝条，皆有实，累累疣赘。若不实，则以刀斫树皮，有白乳涌出，凝而不流则实。一斫一实，十斫十实，故一名刀生果，其以乳而实者，乳，血也，犹人以母之血孕育而成形也。其根或行旁舍，则实潜结地中，熟而地裂，闻香始知，较枝干所生者尤美，此所谓无花之果也。广南无花之果，若古度子，若狖猴桃，若杨梨子，凡有三四种，以波罗蜜为大。盖果之胎生者，果不以花，果成或一生花，盖其花不为果而生，可以花可以无花者也。天下有有花无果之花，即有有果无花之果，造物者固以不齐为道。《天问》云："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夫亦无花之果焉耳。波罗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斤。皮厚有软刺，礧砢如佛头旋螺。肉含纯瓤，间叠如橘柚囊，气甚芬郁，有干湿苞之分。干苞者，液不濡腻，味尤甜。每实有核数百枚，大如枣仁，如栗黄，燂熟可食，能补中益气，悦颜色。天下果之大而美者，惟此与椰子而已。庙中二树已朽，今所存是其萌蘖，亦大数十围，薜萝纠缠，枝柯臃肿，与诃子、槐、榕诸树，森列阶下，皆数百年物也。相传波罗国有贡使，携波罗子二登庙下种。风帆忽

举，舶众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庙左。土人以为神，泥傅肉身祀之，一手加眉际，作远瞩状，即达奚司空也。庙以故及江皆名波罗。庙外波涛浩淼，直接重溟，狮子洋在其前，大小虎门当其口，欠伸风雷，嘘吸潮汐，舟往来者必祇谒祝融，酹酒波罗之树，乃敢扬飐鼓柁，以涉不测。

诃　子

诃子，一作苛子，树株似无楘，花白子黄似橄榄，皮肉相著，以六路者为上。广州光孝寺，旧有五六十株，子小味不涩，多是六路，以进御，今皆尽矣。寺本虞翻旧苑，翻谪居时，多种莘婆、苛子树。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罗跋跎三藏至此，指苛子树谓众曰："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于是寺名诃林。寺中有达磨洗钵泉以此。木根蘸水，水故不咸，每七八月子熟，寺僧辄煎诃子汤延客，和以甘草，色若新茶，谓可变白髭发云。诃树不知伐自何时，今惟佛殿左有菩提一株，殿前有榕四株，门有蒲葵二株为古物。予诗云："虞园虽是古浮图，诃子成林久已无。一片花宫生白草，牛羊争上尉佗都。"

羊　桃

羊桃，其种自大洋来，一曰洋桃。树高五六丈，大者数围，花红色，一蒂数子，七八月间熟，色如蜡，一名三敛子，亦曰山敛。敛，棱也。俗语讹棱为敛也。亦以其味酸能敛颜色也。有五棱者名五敛，以糯米水浇则甜，名糯羊桃。广人以为蔬，能辟岚瘴之毒。中蛊者，捣自然汁饮，毒即吐出。脯之，或白蜜渍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与疟者，皆可治。苏长公诗："恣倾白蜜收五棱，细剸黄土栽三椏。"注：广南以田为棱，收五棱。则所种酒稻白蜜以言酒，皆非也。五棱正与三椏对，人参赞曰："三椏五叶，背阳向阴。"

山　桃

山桃，大于寻常桃，陆贾云："罗浮山顶有杨梅山桃，海人时登采拾。止于饱食，不得持下。"罗浮固多异果，不知贾当时何自知之，岂尝一至罗浮耶！广中又有冬桃，似橄榄而圆，色绿，味甘酸。有扁桃，似桃而扁，一曰偏桃。大者若鸭卵，色青黄，味酸微甜，皆山桃之属。

蒲　桃

蒲桃，树高二三丈，其叶如桂花，开自春至冬，丛须无瓣，如剪黄绿丝球，长寸许。广中儿童，多为十穗髻象之。予诗："十穗蒲桃髻，其实如苹果。"色亦黄绿，而香甜在壳。壳厚半指，核小如弹子，与壳不相连属，摇之作响。罗浮涧中多甚，猿鸟含啄之余，随流而出，山人阻水取之，动盈数斛。以酿酒曰蒲桃春，经岁香气不减，作膏尤美。

夹竹桃

夹竹桃，一名桃柳，叶如柳，花如绛桃，故曰桃柳。枝干如箠竹而促节，故曰夹竹。本桃类，而其质得竹之三柳之七，柳多而竹少，故不曰夹柳桃。终岁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犹嫣红鲜好，得水汤漾，朵朵不分。开与众花同，而落与众花异，盖花之善落者也。故又曰地开桃，似落于地而始开然。有曰芙蓉桃，千叶深红，后桃花一月始开。一花而兼二，以为芙蓉则桃，以为桃则芙蓉，不可以专名之，故曰芙蓉桃。又有菊桃。琼州有李桃，一枝有红白，或一花有红白，然大约红多于白，其白则李也，言色者先白而后红，故曰李桃。八九月时与桃花盛开，故谚曰："桃李争秋。"肇庆七星岩有四季桃。

蜜　望

蜜望，树高数丈，花开繁盛，蜜蜂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黄，味甜酸，能止船晕，飘洋者兼金购之，一名望果。有天桃者与相类，树高亦数丈，巨者百围。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羹鱼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呕浪。然年荒乃多结实。粤谣云："米价高，食天桃。"故广人贵望果而贱天桃，贵之故望之。蜜望其花，人望其果也。"

宜　母

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黄色，味极酸，孕妇肝虚嗜之，故曰宜母。元时，于广州荔支湾作御果园，栽种里木树，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里木即宜母子也，一名梨檬子。吴莱诗："广州园官进渴水，天风夏熟宜檬子。百花醞作甘露浆，南国烹成赤龙髓。"盖以里木子榨水煎糖也。凡木果之汁，皆可为之，香酸经久不变。蒙古以为舍里别，即渴水也。宜母子以盐腌之，岁久色黑，可治伤寒痰火，一名药果。当熟时，人家竞买以多藏，而经岁久为尚。汁可代醋，染大红，以其汁调乃上。

人　面

人面，子如大梅李，其核类人面，两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为蜜煎。仁绝美，以点茶，如梅花片，光泽可爱，茶之色香亦不变。以增城水东所产为佳。水东在城南雁塔下，其树仅数十株。子皮薄，落之使溃烂，乃乾其核囊之。其仁门宽，稍摇即脱。去水东咫尺，所产不然。有买者，随多寡取核摇之，不预出其仁也。此树最宜沙土，沙土松则根易发，数岁即婆娑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遗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仁，百余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头村，妇女多以斲乌榄核为务。其核以炊，仁以油及为礼果。有咏乌榄者云："只应人面子，与尔共成仁。"盖粤中惟此二果以仁重。

诸山果

广中山果，曰谷子者，大如橄榄而长，初亦苦涩，后甘，嫩者蜜渍之可食。曰余甘子，树高丈余，叶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棱，亦初苦涩后甘，行者，以之生津，一名庵摩勒。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黄肉红，味甚酸，人以为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麃木，麃者，鬼之讹也。曰山枣子，叶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曰卍果，果作卍字形，画甚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见，生食香甘，一名蓬松子。曰榼藤子，树似甘蕉，子如马乳而小，俗称牛奶柿子，亦曰牛乳子。广人言乳曰奶，中有美浆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楔枣。曰五子，其状如梨，有五核。曰千岁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绿须交加如织，一苞恒二百余子，皮青黄，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蔻。曰秋风子，包褐，如梨而小，味酸涩，熟乃可食。曰金纽子，色红黄，味甘，大如秋风子。俗歌云："一双金纽子，无计上罗衫。"曰青竹子，如桃而圆，味酸色黄。曰羊齿子，一曰羊矢，如石莲而小，色青味甘。曰不纳子，实如圆枣，十月黄熟，味甜酸，盖苹果之小者。粤中少苹果、花红二种，以不纳子代之。曰山葡萄，一名蘡薁，其茎细袅，花紫白，实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为酒，八九月熟。曰山韶子，类荔支，而鲜丽过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珧子，肉薄而酸涩，著核不离，盖荔支之变者。曰胭脂子，子赤如胭脂，味甜酸，谚曰："不采红蓼花，但采胭脂子。持以作朱颜，其余人玉齿。"曰都捻子。朴樕丛生，花如芍药而小，春时开，有红白二种，子如软柿，外紫内赤，亦小，有四叶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粱若胭脂，花可为酒，叶可曲，皮渍之得胶以代柿。苏子瞻名曰海漆，非漆而名为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为血，而可补人之血，与漆同功，功逾青黏，故名。取子研滤为膏，饵之又止肠滑。以其为用甚众，食治皆需，故又名都捻。产罗浮者高丈许，子尤美。曰黄皮果，状如金弹，六月熟，其浆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顺气除暑热，与荔支并进。荔支餍饫，以黄皮解之。谚曰："饥食荔支，饱食黄皮。"有曰白蜡子者，与相似，其味尤胜。谚曰："黄皮白蜡，甜酸相杂。"曰苹婆果，一名林檎，树极高，叶大而光润，荚如皂角而大，长二三寸，子生荚两旁，或四或六，子老则荚迸开，内深红色，子皮黑肉黄，熟食味甘，盖奥粟也。相传三藏法师从西域携至，与诃梨勒、菩提杂植虞翻苑中，今遍粤中有之。梵语曰苹婆，以其叶盛成丛，又曰丛林。一种水槐子，与相似，多生水间。或谓林擒为雄，水槐为雌。粤歌云："水槐林檎大小同，盘中不辨是雌雄。"

苦　楝

苦楝最易生，村落间凡生女必多植之，以为嫁时器物。花紫多实，实苦不可口。故童谣云："荔支好食不生子，苦楝无甘坠折枝。"花可入香。子瞻云："温成皇后阎中，香用松子膜、荔支皮、苦楝花，沉檀、龙麝皆不用。"盖亦见珍于古。

牡　丹

广州牡丹，每岁河南花估持根而至，二三月大开，多粉红，亦有重叠楼子，惟花头颇小。花止一年，次年则不花，必以河南之土种之，乃得岁岁有花。予诗："由来南海上，未有雒阳花。"又云："香教天早暖，红使露多华。"又云："花估持来远，兼金买几枝。"又云："地暖重楼少，天晴淡粉滋。"芍药亦花，然亦不能大朵，地气使然。语曰："南花宜暖，北花宜寒。"

木芙蓉

木芙蓉，本名拒霜，以其状似芙蓉生于木，故曰木芙蓉。《楚辞》："搴芙蓉兮木末。"楚之芙蓉有水而无木，故三闾以为言也。木芙蓉以秋深开，水芙蓉既谢，花乃继之，至冬深而罢。虽岸生，亦喜临水，得水则容颜益媚。予诗："芙蓉面面笑窥池，在水还如在木时。"又云："人家尽种芙蓉树，临水枝枝映晓汝。"一名木莲。予诗："郎如木莲发，妾似水莲开。可怜花与叶，不得两莲来。"又云："可惜芙蓉发，烟波隔几重。那能将水木，合作一芙蓉。"其重台者多露，而颜色不定，一日三换，又称三醉。将红曰初醉，浅红曰二醉，暮而深红为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添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红，又次日深红，又谓三日醉芙蓉。予诗："芙蓉三日醉，菡萏一秋香。"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为笔为布，故广州有芙蓉布。

夜　合

夜合，木本，叶如栗，花如茗茶，色白。其开以夜，开而其半若合，一似开于晓而合于夜，故曰夜合。山歌云："待郎待到夜合开，夜合花开郎不来。只道夜合花开夜夜合，那知夜合花开夜夜开。"夜合四时有花，而当暑尤盛，与含笑类。大含笑则大半开，小含笑则小半开，半开多于晓，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开时菩蕾微展，或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诗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妆。"又有紫含笑，初开亦香，是子瞻所谓"娟娟泣露，暗麝著人"者。罗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开时一谷皆香。

木　樨

木樨，与桂相似，而花多过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开寄贺黄门诗》云："香逐西风起，氤氲入杳冥。不知从此去，几日到辽城。"以香相寄，可谓吾无隐矣。

月　贵

月贵，有深浅红二色，花比木芙蓉差小，盖荼蘼之族也。月月开，故名月贵，一名月记。宋子京云：花亘四时，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红。广东为长春之国，虽涸阴沍寒，花

开不辍，月贵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琼州芙蓉一种，自五月开至冬尽。佛桑多与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楼子而香，终岁盛开。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时时相见也。儋州有四季莲。

茉　莉

茉莉，本有藤月本，其花有实珠，有千叶，有重台。春间分种，或黄梅时扦之，六月六日种尤宜。以残茶、米浆及鱼腥水沃之，则花繁。语曰："六月六日种茉莉，双瓣重台香扑鼻。"藤本尤香，然皆以柳州所产者为贵。花大至十余瓣，香似黄檀味甚厚。茉莉与素馨皆以日人稍阴乃开，夜合亦然。香皆旖旎近人，沾之者竟日芬馥。予诗："花以月明开，香因人气甚。"陆贾常称茉莉不着风土而变，可谓爱之深者。雷、琼二州有绿茉莉，本如莴萝。有黄茉莉，名黄馨。又有紫茉莉，春间下子，早开午收，一名胭脂。花可以点唇，子有白粉可传面，然皆不如白色者香。有番茉莉，花大至二十余瓣，作重楼宝珠，香染衣裾，益不易脱，茉莉之第一种也。当春尽摘其叶，叶少花乃繁，然苦为飞丝虫所食，未开而蕾已损，盖日午摘花所致。予诗："未开先食蕾，虫细苦飞丝。"

贝多罗

贝多罗，来自西洋，叶大而厚，梵僧尝以写诗。唐人诗："贝叶经文手自书。"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纽，白色，近蕊则黄，有香甚缛，落地数日，朵朵鲜芬不败。

杜鹃花

杜鹃花，以杜鹃啼时开，故名。西樵岩谷间，有大粉、红、黄者，千叶者，一望无际。罗浮多蓝紫者、黄者、香山凤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变，而殷红为正色。予诗："子鹃魂所变，朵朵似胭支。血点留双瓣，啼痕渍万枝。"

丁　香

丁香。广州亦有之，木高丈余，叶似栎，花圆细而黄，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颗小，称公丁香。雌颗大，其力亦大，称母丁香。从洋舶来者珍，番奴口尝含嚼以代槟榔。其树多五色鹦鹉所栖，以丁香未熟者为饵，子既收，则啄丁皮。

女　青

女青，一名万年枝，一名冬青，亦曰女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粗，经冬不谢，结子青黑色，有瓤核，飞禽嗜之，亦名冻青。予诗："有美云堂树，冬生翠负霜。少阴精自固，名以冻青香。"又有男青与相似，条蕊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予诗："行人只道冬青

树，不识男青定女青。”庞韶台诗：“男青蕊干赤离披，插土旋生逸短篱。岁岁冬青寒更好，行人错认万年枝。”

山　丹

山丹，一曰山大丹，其花四出，自根开至杪。一树作数千百大花，有四叶承之。一大花又作数千百小花，攒簇为一大球，微有丝缕，类马首繁缨，数月不落。色大绛，入夜光艳如火，名不夜花。盛夏当烈日种之易生，终岁皆花。五月得太阳之正，花尤大，殷红若玛瑙盘，日照弥鲜，儿女多戴之，取其不易凋落，经久变黄尚可爱。予诗云：“愿君如山丹，花红至百日。”又云：“愿君似山丹，红颜得长保。一开三月余，黄落犹能好。”山丹或谓即赭桐，木棉即刺桐，盖岭南珍木多名桐，非桐而以为桐，亦犹水松非松以为松也。或曰《唐本草》以山丹为卖子木，其名不美，变乱以来，民多穷困，虽有山丹红艳，儿女不能与之相保。有咏者云：“昨日官钱鬻一儿，今日官钱鬻一女。山丹更莫生红花，我家儿女无如许。”其感伤若此。或曰：“卖当作买。”

山丹，一名珊瑚林。予诗：“亦是珊瑚种，花开大似盘。石家如意好，击碎作山丹。”又云“珊瑚亦作林，红绝知三岁。自红开至黄，不忍离头髻。”盖珊瑚三岁已绝红，而山丹生花甚早，故云然。山丹亦有淡紫者，盖以不大向阳也。

佛　桑

佛桑，枝叶类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黄者、粉红者、淡红者，皆千叶，轻柔婀娜，如芍药而小，盖丽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复有花者，重台也。一名爱老，不爱老也。”不爱老而曰爱老，饰词也。予有《爱老曲》云：“枯肠能生荑，卿乃不言好。不如朱槿花，姿容能爱老。”其朱者可食，白者尤甜滑，妇女常以为蔬，谓可润容补血。一名福桑，又一名扶桑。予诗：“佛桑亦是扶桑花，朵朵烧云如海霞。日向蛮娘髻边出，人人插得一枝斜。”

瑞　香

乳源多白瑞香，冬月盛开如雪，名雪花。刈以为薪，杂山兰、芎藭之属烧之，比屋皆香。其种以挛枝为上，有紫色者香尤烈。杂众花中，众花往往无香，皆为所夺，一名夺香花，干者可以稀痘。

合　欢

高州有合欢树，枝叶若拘系然，亘相交结，风至辄分解，一离一合，状若有情，故名合欢。花兼红白色，有丝茸甚香，佩之可以蠲忿。番禺有合欢菜，四叶相对，昼开夜合。予有《合欢词》云：“郎种合欢花，侬种合欢菜。菜好为郎餐，花好为郎戴。天生菜与花，来作合欢配。合欢复合欢，花菜长相对。”又有《定情曲》云：“愿作合欢草，夜则为一

茎。与郎缠绵死，地下犹相并。”

合欢木似梧桐，枝柔弱，叶细而繁，每风来，辄自相解不相牵缀。五月花发，上半白，下半肉红，散垂如丝。秋实作荚，子极其薄细。其叶至暮即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盖夜合花其花夜合，合欢木其叶夜合，性各不同。予诗：“合欢合叶不合花，花合何如叶合好。夜夜相交不畏风，令君蠲忿长相保。”

指甲花

指甲花，颇类木樨，细而正黄，多须蕊，一花数出甚香。粤女以其叶兼矾石少许染指甲，红艳夺目。唐诗“弹筝乱落桃花片”，似谓此。一种金凤花，亦可染，名指甲桃，叶小如豆，花四瓣层层相对，一干辄有二种花，一深红，一黄边红腹。其蕊大者为凤头，小者凤尾，尾修长缕缕。又有两翅，粤女多象之作钗。二三月时栽之，与指甲花为一丛。儿童向街头卖者，多此二花。

南　烛

南烛，生罗山高处，初生三四年，状若菘，渐似栀子，二三十年成大株，盖木而似草者也。叶似茗而圆厚，冬夏常青。枝茎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灵芝真人以其叶兼白杭米九蒸暴之，为青精饭，常服，人称青精先生。今苏罗徭人，每以社日为青精饭相饷，师其法也。苏罗乃罗浮最深处。予诗：“社日家家南烛饭，青精遗法在苏罗。”

四种花

西蕉向有四种花，他处所无。曰山石榴，三月盛开，称满山红。曰锦莺花，叶如碧兰，花瓣上红下白。曰白鹤花，叶如三蕸，茎上出花，状白鹤，头颈翅足皆具，头又有黑点如眼睛，开于暮春。曰粉蝶花，枝条甚柔，花如粉蝶然。湛文间尝为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烟霞隐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实，则是年禾茶皆熟，山人以为验。

栎

阳春县署有栎，高十丈余，垂荫数亩，根干如古藤，下垂延络墙壁，复屈盘生入地中，穿出阶砌，以不材而益其怪。怪而不材之，寿益以久长，为一邑之名树，可异也。或谓栎与榕及鹰不泊，火之皆不然，故蕉苏弗施斤斧。嗟夫！木而不然，木之变也，火之力至是而穷矣，其真不材之木也哉！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叶细如黄杨，花成艽，色白，有香甚烈。又有七里香，叶稍大。其木皆不易长。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枝干拳曲，作盘盂之玩，有寿数百年者。予诗："风俗家家九里香。"

山　矾

山矾，叶如栀子，可辟书蠹，灰其叶以染紫为黝，可不用矾，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蝉子，入药名山栀子。予诗："结果但道山栀子，不记花开是白蝉。"

蝇　树

西蕉多种茶，茶畦有蝇树，叶细如豆，叶落畦上，则茶不生蝚。旱则蝇树降水以滋茶，潦则蝇树升水以燥茶，故茶恒无旱潦之患。又夏秋时，蝇皆集于蝇树不集茶，故茶不生蝚而味芳好。盖蝇树者，茶之所赖以为洁者也，己受蝇污，而以洁与茶，为德于茶者也。然下山茶畦种之，山上则否，以山上云雾多，不生蝇也。

药　树

化州石城之间有药树，状似木棉，青精液色白，见风则黑，是名药脂。土人以濡箭镞为瞑药，以射虎，虎三跃死矣。或有人误食之而不死者，以其五脏无损血，与药脂不相遇也。或有手足微破，药脂沾之立死者，以其血与药脂相遇，血为逆流，直强毒入于心髓也。或以射山猪而不死，则以其皮厚多肉，不易见血也。山猪中药箭，则啮木槠根以自疗。土人知之，用药箭必含一木槠子或橄榄，盖药树与橄榄性相犯，凡药树之山无橄榄，则药脂验，能死虎，有橄榄则否。

花之应候

岭南花不应节候。予诗："花到岭南无月令。"又云："梅喜炎洲暖，长开在菊前。"谓十月间梅与芝齐发也。正月菊亦有花。白沙诗："春到东篱花亦知，红桃白李正当时。东风自领芳菲去，也为秋香作意吹。"海南荷花，尝与梅菊相接，蕊小而香清，腊月尤胜。陈觉诗："五月芙蕖冬更香，解陪梅菊到冰霜。"嵇含云："岭外多花，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花。"昌黎诗："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诸花亦多香，盖炎德之所韫发。而陆贾言："南越境百花不香"，然今兰、蕙、桂、莲、玫瑰等花与中州同，亦未尝不香。岂地气日盛，视昔有以异欤！

岭南花不可以时序限之，予有《秋日对花诗》云："重阳节过即芳菲，么凤枝头啄不

稀。梅蕊竟先黄菊放，却嫌绿萼得霜肥。”又云：“花历天南最不同，吹嘘不必定春风。东君自解行秋令，先遣梅开九月中。”又《冬日对花》云：“六种争开向药栏，冬来花事不曾残。天南春色无来去，长与东皇共岁寒。”六种者，梅、菊、月贵、高丽菊、雁来红、水仙也。岭南花大抵盛于秋冬，至初春已尽。花朝时，但有绿叶及结子青青而已。昌黎诗：“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花木历

元旦鸡鸣，以火照桑、果元虫，以斧驳斫树，则子繁不落，是曰嫁树。嫁李以石安枝间，嫁石榴以石累根上，嫁诸果以长竿击树梢。是月也，诸果以望前种则多实，忌西南风、火日。竹栽宜初二日，蔗栽宜望日。桃栽宜密，李宜疏，杏宜近人室家。诸果未芽，则凿去正根以骗之。二月宜插芙蓉、杨柳，顺插则杨，倒插则柳。葡萄宜插萝蔔中，芙蓉宜插堤岸，梨以春分插，漆以根三四寸插。移种诸花木宜上旬，宜分兰，宜接博果木。凡接果木，腰接离地二尺许，根接离地二寸许。栎上接栗，桑上接杨梅，椐柳上接核桃。或皆用桃树，两两相交，封以黄土，壅以肥垢，烧腐草以拒霜，勿使冻著接枝，则易生。花既芽，角浇粪水，俟嫩条长，花头出，结实稍大，乃浇粪水。实时以羹泼之则实多，春根则实固。清明前后亦宜博接果木，梅上接李，杏上接梅，柿上接桃，桐上接栗，接蜀茶又山茶，接玉兰以木棉，接瑞香以榕。陈树人尤善博接，凡花木同类者，各候其梁液所至之时，博接之无弗活者。非其类则气不相贯，虽活不久。故或去支护本，使气在本，实乃壮大。或去本护支，使气在支，花乃繁茂，其巧不可缕数。物性虽殊，而不能逃人之智。予尝得其法，以辛夷、木兰合为一。有诗云：“辛夷与玉兰，一白复一紫。二花合一株，颜色更可喜。”清明又宜种荔支、龙眼。种荔支必使枝叶东向，斜其本使叶荫根，每亩二十余株，以土培壅高二尺，下为沟洫。龙眼以稻草缠之，自干至枝，使易上水。夏至宜嫁枣，宜酵竹根，宜种山丹、茉莉。八月宜锄竹园。十一月朔宜囊诸种窖之，越五十日，取视其多寡，则知明岁所宜。以糟水浇海棠，以雪水埋地中以浸诸种，则耐寒不蠹。十二月宜添果木土。

海南文木

海南文木，有曰花榈者，色紫红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爱，以多如猪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坚理密致，价尤重。往往寄生树上，黎人方能识取。产文昌陵水者，与降真香相似。有曰乌木，一名角乌，色纯黑，甚脆。其曰茶乌者，来自番舶，坚而不脆，置水中则沉。有曰鸡翅木，白质黑章如鸡翅，绝不生虫，其结瘿犹楠斗斑，号瘿子木。一名鸡刺，匠人车作素珠，泽以伽俪之液，以给买者。有曰虎翅木，文如虎斑，皆出文昌、陵水。有曰苏方木，汁红可染，黎山野生者良，其花即金凤。有曰铁索木，质坚皮黄，剥落时如榆，可为器，黎山为多。有曰香楠，产崖州，童童若幢盖，亭擢而上，枝枝相避，叶叶相让，干甚端伟。一名端正树，肤有花纹，色黄绿而细腻，剖之香辣。有曰相思木，似槐似铁力，性甚耐土，大者斜锯之，有细花云，近皮数寸无之，有黄紫之分。亦曰鸡翅木，犹香棚之呼鸡鹅木，以文似也。花秋

开，白色，二三月荚枯子老如珊瑚珠，初黄，久则半红半黑，每树有子数斛。售秦晋间，妇女以为首饰。马食之肥泽，谚曰："马食相思，一夕臞肥。马食红豆，腾骧在厩。"其树多连理枝，故名相思。唐诗："红豆生南国。"又曰："此物最相思。"邝露诗："上林供御多红豆，费尽相思不见君。"唐时常以进御，以藏龙脑，香不消减。有曰铁力木，理甚坚致，质初黄，用之则黑。其性湿，赤手凭之令脉涩，黎山中人多以为薪，广人以作梁柱及屏幛。南风天出水，谓之潮木，亦曰石盐。作成器时，以浓苏木水或胭脂水三四染之，乃以浙中生漆精薄涂之，光莹如玉，如紫檀，其潮亦止。紫檀一名紫榆，来自番舶，以轻重为价，粤人以作小器具，售于天下。花榈稍贱，凡床屏案多用之。若香楠、虎子楠、铁力，则凡为栋梁、船碇皆是也。香楠有紫贝、金钗之名，金钗色黄赤，紫贝黄中带绿，皆香辣细润。黄楠木理粗疏。有水桫者，叶如罗汉松，肤理细润，可方铁力，以作棺不朽。有飞云木，文如波浪到心，可为杯。有秋风木，类梓，生子数十成艻，味酸甜可食。有胭脂木，高三四丈，叶类波罗，色如胭脂红艳，与秋风木、紫荆性皆耐土不易朽。有梫，根叶俱类桃，而肤理轻细油腻，性耐水。有椽木，分青、黄、白三种，黄者最良，坚而腻，不招虫蛀。有槌子木，一名员子，一名赤梨，椽之别种也。子如珠玑可食，亦曰珠子木，子多则岁歉，长乐人每以为验。有水椰，叶如鱼子兰稍尖，其质有文如牛角者良。有曰栌，性坚而理疏。有金丝樏，可为弩，其白樏如象牙者，可为器皿，性最韧。有椅，一名云楸，琵琶、棋、枰多用之。有吐珠木，坚如铁力，色比紫荆较赤。此皆海南之文木也。海南五指之山，为文木渊薮，众香之大都。其地为离，诸植物皆离之木，故多文。又离香而坎臭，故诸木多香。香结于下则枝叶枯于上，有科上槁之象，故欲求名材香块者，必于海之南焉。自儋州至崖千里间，木多杂树，又多树上生树，盖鸟食树子，粪于树枝而生者，巨且合抱，或枝柯伏地下，连理而生。亦多铁力、石梓、香楠、水桫之属，惟地暖少霜雪，松木不生，即生亦质性不坚，脂香液甘，易为白蚁所食。故岭南栋柱榱桷之具，无有以松为用者，亦以多文木故也。

山　木

德庆悦城水口，有龙母祠，祠南之山曰青旗，是多古木。有一巨桂，土人伐之作龙船，从水口至广州五百余里，一日往还。惮其太疾也，为四足于船底以阻水。不知龙飞以足，疾乃益甚，一击鼓，即越三湾。土人大惧，沉于水。明岁端阳复出之，周船身悉生鳞甲，乘至杨柳沙，骧首振尾，遂与舟人俱沉。金鼓声隐隐潭底，久之乃绝。至今风雨晦冥，船辄浮出，土人或于端午日祭之。山上多香楠、水桫、铁力诸木，某将军以金二千市于神，神不之许，强伐得八九株，雷雨暴至，木尽腾踊入江。又有人舟至庙口，坏其牍筒，入山断一木为之，置金神座而去。已而舟至南宁，牍筒忽失，一鲤鱼入舟，剖得金，封识宛然。其灵异多此类。吾粤濒海之山，每大风雨，龙辄拔其大木以为用，比岁高梁山中，数有水桫浮出，长三四丈，大数尽，皆龙所弃之余材也。凡山中巨木，皆有龙主之，龙之所弃乃可取，否则巨木为灾患。盖龙属木，龙之所在，巨木不令人伐，恶伤其类也。又龙多藏木中，雷雨而龙起则木拔，龙非拔木也，木自随龙者也。故龙不欲伤其木，虎不欲伤其草者，性也。

西宁在万山中，树木丛翳，数百里不见峰岫，广人皆薪蒸其中，以小车输载，自山巅

盘回而下，编艚乘涨，出于罗旁水口，是曰罗旁柴。其古木数百年不见斤斧，买田者必连柴山，山近水者价倍之。西宁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由于多林木也。凡水生于木，有木之所，其水为木所引，则溪涧长流。故《易》曰："木上有水井。"从化流溪之地，万山绵亘，林木蓊郁，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来，斧柯不入。万历季，有奸民烧炭市利，尽赭其山，木既尽，无以缩水，于是泉源渐涸，田里多荒。故知川竭由于山童，林木畅茂，斯可以言水利。

移　榕

东莞城西上清观，有榕五株。故老言：昔有道士，其妻戏以雷印击案，忽有雷神五，来止庭前不去，妻大惊怖。道士归，乃言观前无树，吾召雷，欲移数大树庇荫山门耳。须臾风雨大作，有巨榕五株列植观前，状甚怪，至今犹存。

柊　叶

有柊叶者，状如芭蕉叶，湿时以裹角黍，干以包苴物，封缸口。盖南方地性热，物易腐败，惟柊叶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坏。柱础上以柊叶垫之，能隔湿润，亦能理象牙使光泽。计粤中叶之为用，柊为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似椶叶而性柔，以作簑衣，耐久不减蒲葵。谚曰："油葵簑，蒲葵笠。朝出风干，莫归雨湿。"又曰："只卖叶，休卖花。花贫叶富，二葵成家。"广州竹枝词云："五月街头人卖叶，卷成片片似芭蕉。"谓柊叶也。"参差叶尾作篛篷，"谓蒲葵也。篷形方，大三尺许，以施于背庶雨，名曰葵篷。葵曰蒲葵者，以叶如蒲而倒垂，盖蒲之木也。

山大丹

山大丹，花大如盘，蕊时凡数十百朵，每朵四瓣合成球，与白绣球花相类。首夏时开，初黄色，渐红如丹砂，将落复黄，黄红相间，光艳炫目，开最盛最久。八月又开，俗名马缨丹。有以大红绣球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蒂枝蠢起，槎枒成簇，与珊瑚柯条相似，又名珊瑚球。言大红绣球者，以开时也。言珊瑚球者，以落时也。唐诗"越人自贡珊瑚树"，意即此。然亦不让海底女珊瑚矣。惜汉宫积草池旁，未尝植此耳。是花多野生，移至家园培养，乃益茂盛，故曰山丹。予诗："山丹无大小，寸寸是珊瑚。"考宋徽宗赐此花名珊瑚林，黄圣年以为即赪桐。有句云："花似彩丝堪续命，树惊榴火合中天。"其花开以端阳，开又最久，故云。

步　惊

步惊，木本，以嫩叶和米数粒微炒，煎汤饮之，可愈呕泻寒疾。花有幽复，步行遇之，往往惊为蕙兰，故曰步惊。永安人每以嫩叶干之，持入京师作人事。

槌　子

槌子，一名员子，多生则岁歉，永安人每以为验。

红　豆

红豆，本名相思子，其叶如槐，荚如豆子。夏熟，珊瑚色，大若芡肉微扁。其可以饲鹦鹉者，乃蔬属藤蔓子。细如蒙豆，而朱裳黑喙，其结实甚繁，乃篱落间物，无足贵也。其本木者，树大数围，结子肥硕可玩。万红友有词云："拂砌青阴，垂檐绛荚。暖风薰坼，串煎珊珠。琤琤点苔石。鹦哥啄雨，衔不去诘多香粒。珍惜。谁唤小梅，僭红儿名色。"又有赋云："其荫也如槐之敷，其结也如豆之腴。其荚维绛，其实则朱。其色炜炜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质磊磊然如采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即为之奁碡瑁，柈车渠，联以冰蚕之缕，而缀诸翠凤之襦，不亦宜乎。"又曰："爰有扶桑小墅，刺桐别院，黎女青鬟，蛮姑素面。挹深翠于林间，检轻红于槭畔。莞榴粒之羞圆，嘅芡肥之输茜。混火齐而光搀，匀昧鞨而颜乱。讶丹砂其九还，似琥珠之一串。戏藏阄而赌胜，裹鲛绡以持荐。偶玫钏之误触，随杏裙而不见。岂徒蓄艳于香闺，实足袭珍乎玉案。"又红豆花，形似莲而小，色白，中有红心一缕。汪碧巢诗："冰洁花丛艳小莲，红心一缕更嫣然。"王摩诘诗："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按相思子，朱墨相衔，豆大莹色，山村儿女，或以饰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坏。相传有女子望其夫于树下，泪落染树结为子，遂以名树云。

果　日

雒阳独以牡丹为花，花一月十五日，牡丹盛开，曰花朝。古诗："牡丹开日是花朝。"广州以荔枝、龙眼为果，岁夏至日，贾人以板箱载荔枝、龙眼而北，曰果箱。予诗云："舟车北去果箱多。"荔枝大熟，曰果日。予诗云："南中欢果日，竞献荔枝盘。"荔枝汉已有之，相如云"楂梨荔枝。"枝亦作支，张衡云"荔黄支甘"。荔字或作离，音力致反。

粤东荔支早熟

粤东荔支，社日，犀角子先熟。郭梦菊诗云："未摘龙牙开笑口，先尝犀角沁诗脾。"龙牙亦荔支名。又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四月红。予诗："三月青连四月红，离支早熟让南中。"盖以先年十月作花，故早熟也。又粤中荔支，先闽一月而熟。陆放翁诗："北岭空思擘晚红。"自注云："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

大荔细荔

《潮州府志》：大荔、细荔。大荔荔枝，细荔龙眼也。龙眼本荔支之族，具体而微，故

曰细荔，亦曰荔奴。粤人以荔支、龙眼为业，随土壤所宜种之，种荔奴之利多于荔支。然荔奴之美不若闽，荔支则过之矣。秀水朱氏云：闽粤荔支，优劣向无定论，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谓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谓粤次于闽，蜀最下。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水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

御摘荔支

宋端宗幸沙涌处士马南宝家，荔支方熟，帝手摘一枝，后经摘处，风味独殊，人以为异。予诗："一株高出少微家，膏叶当年覆翠华。一自端皇亲摘后，至今香烈胜群葩。"南宝自厓门变后有诗云："众星耿耿沧溟底，恨不同归一少微。"故予首句云。

龙　眼

合浦龙眼，色味殊绝，可敌荔支，苏长公尝以为然。其诗曰："香割蜜脾知味胜，价轻鱼目为生多。"

泡　木

泡木，千百成行，出于江海堰沙水间，乃无始以前之木，质不朽烂，火之不然。渔人斫之以系罟网，尚其性甚浮故也，高明、高要有之。

海苔树

海苔树，出阳江海中石上，状如树枝，根如铁，亦称铁树。柯条蟠结，有枝无叶，分红黑二种。火稍炙之，随手作各种古树，甚有画意。予诗云："非铁非苔树，珊瑚软未成。"

油　葵

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谚曰："蒲葵为扇油葵蓑，家种二葵得利多。"

海　枣

海枣，俗名紫京，坚重过铁力木。铁力木不甚宜水，此则入水及风雨不朽。以作屋，嫌小皱裂，故不贵。

盐醋子

盐醋子，阳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叶如苦楝，秋生白花，结子最繁，冬即枯死。子味酸如醋，酷日暴之，能出白盐，故名。予诗："贫家爱向阳江住，盐醋多从树上求。"

刺　桐

刺桐，花形如木笔，开时烂若红霞，风吹色愈鲜好，绝无一叶间之。有咏者云："一林赤玉琢玲珑，艳质由来爱著风。日暮海天无暝色，满山霞作刺桐红。"或谓刺桐即苍梧。

香桃花

香桃花，与中州桃花不异，独于八九月盛开，有微香。中宿峡秋海棠亦香。大抵岭南众香之国，花木多香，盖阳德之所勃发也。

散沫花

散沫花，一名指甲花，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花繁细如半米粒许。广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种之，花香尤烈。其叶以梁指甲，故名指甲花。粤女歌云："指甲叶，凤仙花，染成纤爪似红芽。"凤仙花一名金凤。

朱　槿

朱槿，一名日及，亦曰舜英。叶如桑，光润而厚，树高止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仲春花至仲冬，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色深红五出，大如蜀葵，瓣卷起，势若飞飏，层出如楼子。有蕊一条，比瓣稍长，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火焰。江总木槿赋："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鲜。千叶芙蓉讵相似，百枝灯花复羞燃。"是也。粤女多种之，插枝即生，以其花蒸醋食之，能美颜润血。苏子瞻诗："焰焰烧空红佛桑"，谓朱槿也。佛桑又有殷红、水红、黄、紫各色，花比朱槿差小，称小牡丹。四时有花，绕篱种之，烂熳若锦屏。白者以为蔬菜，甜美可口，女子食之尤宜。予诗："花当园蔬有佛桑"。徐文长谓佛桑即扶桑，有句云："蛮花长忆烂扶桑。"

琼南花木

琼南气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间，半凉半燠。谚云："叶茂四时，花开八节。"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开至冬春而止。连亦有四季花者。木兰花如粟，淡黄，芳似珠兰而蕴藉过之，树本大者围数尺，真可以为木兰舟也。木槿花比广州较大，名土牡丹，皆从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本如藤萝，盘结成盖，花时香甚酷烈，土人多结竹为

亭，坐卧其下，为消暑之会。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掌无花叶，可以辟火。有铁树，叶朱绀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本则棕也。有人面竹，可为杖，琼南竹此为佳种，他竹率生荆棘。有藤竹，坚实耐久，长逾寻丈，皆与诸花杂植，以为园林之玩者。

添色芙蓉

广州木芙蓉，其色一日数换，晨正白，午后微红，夜深红。有半红半白者，有先红后白者，名曰添色芙蓉。种之当年成树，高二三丈，其蒂有四花，开其二剖之，复有二花在焉。少陵诗："并蒂芙蓉本是双。"古人立言，其根柢如此。外有江南玉芙蓉一种，色稍白，名南金花。

孔雀花

琼州有孔雀花，可以避暑。有为苦热诗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冻杀墙阴孔雀花。"是花性宜阴湿，对之生寒，故云。

椰　叶

琼州多椰子叶。昔赵飞燕立为皇后，其女弟合德献诸珍物，中有椰叶席焉。椰叶之见重也，自汉时始。琼州人无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丝为之。其用椰叶为笠者，贵之也，以为席则贱之矣。

刺桐叶

琼州田家，以刺桐叶粪田，门巷多种之，耕时视其花为候。王佐诗："东君三月剪猩红，分著枝头片片工。海国乡村随处有，田家门巷一般同。离披风火寒生焰，烂熳晴霞暖闹空。地僻喜无车马到，闲看花候毕农功。"

檄　末

琼州人以茶荚为檄末，杂辛香物煮之，以竹笨泼起白沫花饮之，清晨以奉老者。王佐诗："藤钵晓茶吹檄末，又以槟榔白为茶。"槟榔白者，槟榔始花未结实，以花茎嫩者食之以代茶。有谣曰："槟榔白，不食花。食花蒂，当灵茶。槟榔青，子初成。食青子，当茶清。"槟榔青者以子言，槟榔白者以花言也。琼州人以槟榔为菽粟，其嗜之过于诸郡，毋须臾而去于口。予诗："槟榔为口实。"又云："欢口槟榔花，侬口槟榔子。花香子不如，子甘花不似。甘香得相同，何必求连理。"

卷二十六　香语

沉　香

峤南火地，太阳之精液所发，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结而香。木得太阳烈气之全，枝干根株皆能自为一香，故语曰："海南多阳，一木五香。"海南以万安黎母东峒香为胜。其地居琼岛正东，得朝阳之气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莲萼、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之少许，氛翳弥室，虽煤烬而气不焦，多酝藉而有余芬。洋舶所有番沉、药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于交趾，聚于钦，谓之钦香。质重实而多大块，气亦酷烈，无复海南风味，粤人贱之。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笺，曰黄熟。沉、笺有二品，曰生结，曰死结。黄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黄沉，若散沉者，木质既尽，心节独存，精华凝固，久而有力。生则色如墨，熟则重如金，纯为阳刚，故于木则沉，于土亦沉，此黄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则卷，嚼之则柔，是谓蜡沉。皆子瞻所谓"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以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者也。凡采香必于深山丛翳之中，群数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归，盖有神焉。当夫高秋晴爽，视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寻，有香气透林而起，以草记之，其地亦即有蚁封高二三尺。随挖之，必得油速、伽倕之类，而沉香为多。其木节久蛰土中，滋液下流，既结则香面悉在下，其背带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

香之树丛生山中，老山者岁久而香，新山者不及。其树如冬青，大小不一。结香者百无一二。结香或在枝干，或在根株，犹人有痈疽之疾。或生上部，或疡下体，疾之损人，形貌枯瘠，香之灾木，枝叶萎黄。或为风雨所摧折，膏液洒于他树，如时症传染，久亦结香。黎人每望黄叶，即知其结已结香，伐木开径而搜取。买香者先祭山神，次赂黎长，乃开山以藤圈其地，与黎人约，或一旬或一二月，以香仔抓香之日为始。香仔者，熟黎能辨香者也。指某树有香，或树之左之右有香，则伐取之，香与平分以为值。凡香多在大干上，树之枝条不能结，以力微也。生结者，于树上已老者也。死结者，斫树于地，至三四十年乃有香而老者也。花铲则香树已断而精液涌出，虽点点不成片段，而风雨不能剥，虫蛟不能食者也。诸香首称崖州，以出自藤桥内者为胜。而藤桥有一溪，饮之即死，盖诸黎瘴毒所聚。谚云："不怕藤桥鬼，只怕藤桥水。"其香美而水毒如此。

香产于山，即黎人亦不知之。外人求售者，初成交，偿以牛酒诸物如其欲，然后代客开山，所得香多，黎人亦无悔。如罄山无有，客亦不能索其值也。黎人生长香中，饮食是资，计畬田所收火粳灰豆，不足以饱妇子。有香，而朝夕所需多赖之，天之所以养黎人也。香曰沉香者，历年千百，树朽香坚，色黑而味辛，微间白疵如针锐。细末之，入水即沉者，生结也。黎人于香树，伐其曲干斜枝，作斧口以承雨露，岁久香凝，入水亦沉。而色不甚润泽者，死结也。伽倕与沉香并生，沉香质坚，伽倕软，味辣有脂，嚼之粘齿麻舌，其气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上者莺哥绿，色如莺毛。次兰花结，色微绿而黑。又次金丝结，色微黄。再次糖结，纯黄。下者曰铁结，色黑而微坚，名虽数种，各有膏腻。

匠人以鸡刺木、鸡骨香及速香、云头香之属，车为素珠，泽以伽傰之液，磋其屑末，酝酿锡函中，每能给人。油速者，质不沉则香特异，藏之篦笥，香满一室。速香者，凝结仅数十年，取之太早，故曰速香。其上者四六者，香六而木四，下四六者，木六而香四也。飞香者，树已结香，为大风所折飞山谷中，其质枯而轻，气味亦甜。铁皮香者，皮肤渐溃雨露，将次成香，而内皆白木，土人烙红铁而烁之。虫漏者，虫蛀之孔，结香不多，内尽粉土，是名虫口粉肚。花划者，以色黑为贵。去其白木且沉水，然十中一二耳。黄色者质嫩，多白木也。云头香者，或内或外，结香一线，错综如云，素珠多此物为之。最下则黄速、马牙，如今之油下香。以上诸香，赝者极多，即佳者亦埋于地窖，覆以湿沙，卖时取起。半沉者试水亦沉，如大块沉香，须试于江。江水流动，非真沉香不沉。若置缸缶中，水少自然沉底，不可不察也。然此等尚可识之，惟夹板沉难识，以水浸一宿，即涣散矣。

沉香有十五种，其一，黄沉，亦曰铁骨沉、乌角沉。从土中取出，带泥而黑，心实而沉水，其价三换最上。其二，生结沉。其树尚有青叶未死，香在树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间之，是曰生香，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水，其不沉水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傰。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烧料沉速。其九，红蒙花铲。蒙者背香而腹泥，红者泥色红也，花者木与香相杂不纯，铲木而存香也。其十，黄蒙花铲。其十一，血蒙花铲。其十二，新山花铲。其十三铁皮速，外油黑而内白木，其树甚大，香结在皮不在肉，故曰铁皮。此则速香之族。又有野猪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锯开如影木然，有鸳鸯背、半沉、半速、锦包麻、麻包锦。其曰将军兜、菱壳、雨淋头、鲫鱼片、夹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块，剖开如马牙，斯为最下。然海南香虽最下，皆气味清甜，别有酝藉。若渤泥、暹罗、真腊、占城、日本所产，试水俱沉，而色黄味酸，烟尾焦烈。至若鸡骨香，乃杂树之坚节，形色似香，纯是木气。《本草纲目》以为沉香之中品，误矣。

伽傰

伽傰，杂出于海上诸山。凡香木之枝柯窍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气性毕温，故为大蚁所穴。大蚁所食石蜜，遗渍香中，岁久渐浸，木受石蜜，气多凝而坚润，则伽傰成。其香本未死蜜气未老者，谓之生结。上也。木死本存，蜜气膏于枯根，润若饧片者，谓之糖结，次也。岁月既浅，木蜜之气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谓之虎斑金丝结，又次也。其色如鸭头绿者，名绿结。掐之痕生，释之痕合，挼之可圆，放之仍方，锯则细屑成团，又名油结，上之上也。伽傰本与沉香同类而分阴阳。或谓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烧乃芳烈，阴体阳用也。伽傰，牡也。味辛而气甜，其香勃发，而性能闭二便，阳体阴用也。然以洋伽傰为上。产占城者，剖之香甚轻微，然久而不减。产琼者名上伽傰，状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数月即减，必须濯以清泉，膏以苏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萼叶苴之，瘗土数月，日中稍暴之，而后香魂乃复也。占城者静而常存，琼者动而易散，静者香以神行，动者香以气使也。藏者以锡为匣，中为一隔而多窍，蜜其下，伽傰其上，使薰炙以为滋润。又以伽傰末养之，他香末则弗香，以其本香返其魂，虽微尘许，而其元可复，其精多而气厚故也。寻常时勿使见水，勿使见燥风，霉湿出则藏

之，否则香气耗散。

莞　香

莞香，以金钗脑所产为良。地甚狭，仅十余亩，其香种至十年已绝佳，虽白木与生结同。他所产者在昔以马蹄冈，今则以金桔岭为第一，次则近南仙村、鸡翅岭、白石岭、梅林、百花洞、牛眠、石乡诸处，至劣者乌泥坑。然金桔岭岁出精香仅数斤，某家家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马蹄冈久已无香，其香皆新种无坚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种，非其地则香种变。其土如鸡子黄者，其香松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坚而多生结，能耐霜雪。又以泥红名朱砂管者，或红如曲粉者，硗确而多阳者为良土。莞人多种香，祖父之所遗，世享其利。地一亩可种三百余株，为香田之农，甚胜于艺黍稷也。然可种之地仅百余里，他处弗茂且弗香。凡种香，先择山土，开至数尺，其土黄砂石相杂，坚实而瘠，乃可种。其壤纯黄纯黑无砂，致雨水不渗，潮汐润及其香，纹或如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丝缕，味辣而浊，皆恶土也，不宜种。香木如树兰而丛密，行人每折枝代伞，谓之香阴。其叶似黄杨，凌寒不落，种五六年即结子。子如连翘而黑，落地即生，经人手摘则否。夏月子熟种之，苗长尺许，乃拔而莳，莳宜疏，使根见日。疏则香头大，见日则阳气多。岁一犁土，使土松，草蔓不生。至四五岁，乃斩其正干鬻之，是为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干，干纯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非香故曰白木，而不离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别也。正干已斩，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岁，乃于正干之余，出土尺许，名曰香头者，凿之。初凿一二斤，曰开香门，亦曰开香口。贫者八九岁则开香门，富者十余岁乃开香口。然大率岁中两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凿一片如马牙形，即以黄土兼砂壅之，明岁复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岁一片，明岁即得二三片矣。然贫者凿于三月，复凿于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阅月乃再凿，盖以十月香胎气足，香乃大良也。既凿已，其为雨露所渍而精液下结者，则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渍，水不能腐者，其精液渗成一缕，外黄内黑，是名黄纹黑渗。以此为上。盖香以岁久愈佳，木气尽，香气乃纯，纯则坚老如石，掷地有声，昏黑中可以手择。其或鬣纹交纽，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渗一黑线者，或黑圈斑驳如鹧鸪斑者，或作马尾渗者，或纯黄者，铁壳者，皆为生香。生曰生结，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黄熟，亦曰水熟。黄熟者，香木过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线者。又土壅不深，而为雨水所淋者，是为黄熟。生结者，香头之下，间有隙穴，为日月之光所射，霜露之华所渍，日久结成胎块，其质不朽，而与土生气相接者，是为生结。以多脂膏润泽，洽于表里，又名血格，曝之日中，其香满室，不必焚爇，而已氤氲有余矣。

凡凿香贵以其时，秋冬凿则良，霜雪所侵，精华内敛，木质尽化，瘠而不肥，故尤香。春凿则多水气而湿，夏凿多火气而燥。然香既凿，夜必雾露之，昼必曝之，使其木气尽去。恶者为佳者所薰染，则又一一皆香，不可以湿霉沾之，使色味损坏。若香气日久不发，濯以温汤，磨以木贼，其香复发。然当南风爇之，或有水气，不如当北风时，天气干爽，爇之乃大香。香之生结者，爇之烟轻而紫，一缕盘旋，久而不散，味清甜，妙于沉水。黄熟则反是。然黄熟亦有美者。其树经数十百年，本末皆朽，揉之如烂泥，中存一块，土气养之色如金，其气静穆，亦名熟结。至马尾渗，则香之在朱砂黄土中者，岁久天成一线，光黑如漆，浸润香上，质坚凝而肌理密，乃香之津液所渍，气味与生结相等而更

悠扬，此所以为贵也。

凡种香家，其妇女辄于香之棱角，潜割少许藏之，名女儿香，是多黑润、脂凝、铁格、角沉之类。好事者争以重价购之，而尤以香根为良。香根亦多种，盖香木善变，有种至二三十年，其根松脆，绝无可采者，则以其地不同而香种亦变也。故凡凿香师，见香木叶小而黄，则知其下根必异。盖其精华下坠，水不能自根而上，故叶小而萎黄也。香师知其然，每窃掘之，私藏沙土之中，故主人须督视惟谨，然今种香家皆能凿香，香师亦无所施其诈矣。凡香，此半凿，彼半旋长，香皮不损，则香之肉香生。培以砂土，其香头渐大至于百年之久。香头中空，可坐数人，其香成窝穴形，在于中空之旁者，是曰岩香。无水土之气，雨泽之滋则尤美。或曰，香之老者以噙蒸似英石，凿痕久化，纹纽而节乖错，破之参差不顺开者为良，其形殊，其气亦异。故辛者为铁面之族，恬者为哈窝之宗，静者为菱尖，浓者为虎皮，透者为鹧鸪斑，咸有山泽云霞之气，无闺阁旖旎之味，故可重云。自离乱以来，人民鲜少种香者，十户存一，老香树亦斩刈尽矣。今皆新植，不过十年二十年之久，求香根与生结也难甚。

莞行度岭而北，虽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气沾焉故也。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薰月。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其为香箱者数十家，藉以为业。其有不经制造者，亦曰生香。以上香杂次香中蒸炙成纹，以应贾人之急，亦曰熟香。其以瓦罂烧热，投劣香于中，厚盖之，使火气逼而精液盈，面点点成斑综纹，以为此生格也，熟结也，斯是伪香。而吴下亦多售之，故香估易以致饶。

德庆有香山，高明、新兴有老香山，《南越志》：盆允县利山多香林，名香多出其中。又朱崖有香洲，洲中山诸异香，往往无名，而并未言及东莞。盖自有东莞所植之香，而诸州县之香山皆废矣。昔之香生于天者已尽，幸而东莞以人力补之，实之所存，反无名焉。然老香二山至今未尝无香，而地苦幽深，每为虎狼据扼。盖山谷之珍，因不欲尽出于人世也。东莞香田，盖以人力为香，香生于人者，任人取之，自享其力，鬼神则不得而主之也。然东莞出香之地多硗确，种香之人多朴野不生文采，岂香之能夺其灵气耶？香择其地而生，香无美恶，以其地而为美恶，购香者问其所生何地，则其香之美恶可知矣。地之硗确者，不生他物而独生香，有香而地无余壤，人无徒手。种香之人一，而鬻香之人十，燕香之人且千百，香之为用亦溥哉！

鹤顶香

古榕之腹，常有鸟衔香子堕落其中，岁久香木长成，其枝叶微出榕杪，白鹤之所盘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结，坚润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烟翔舞，悉成白鹤之形，白鹤大小，则视香烟之爇薄，是名鹤顶香。东莞或时有之，或曰是遁香也。身在榕中，而气与鹤相感，盖以榕为体，以鹤为用者也。闻成化间，有南海人于水濑得朽木，大如钵盂，知为沉香也，爇之。其烟作七鹭鹭，飞至二三丈，以献于朝，得官锦衣百户。识者谓沉香在水次，七鹭鹭饮宿其上，积久精神晕人，因结成形。此亦鹤顶香之类也。

兰　香

莞香之精者不可变，其粗者可变，变之以兰。以兰变之，其香遂为兰香。盖兰以香为质，香以兰为神，兰之神无所寄，寄于香。寄于香，而兰之神于是乎长留矣。然诸兰之神不可留，惟树兰可留。树兰大者数围，其叶大者叶三，名三叶。小者叶五叶七，名五叶、七叶。五叶、七叶者，花香而味幽细，夏月盛开。以莞香之粗者，茗以濯之，杂置树兰于其中，包以蜜香之纸，曝以烈日，兰焦复易。如此四五度，乃封贮之。蒸则兰气清芬，宛如黄粒初熟，露华尚凝，如游于金粟之林矣。然香薰晒于复，不可即蒸，蒸必在冬春之间，阳气既纯，味乃恬永。其兰干者亦勿弃，留在香中使相养，兰气善还，虽隔岁，犹可研末以作香线也。

诸　香

诸香，有曰鸡蹯香，枝条似鸡距故名。一曰鸡香，一曰鸡藤香，一曰鸡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真香，杂诸香焚之，其烟直上，辄有白鹤下降。有马眼香，其藤大如臂，岁久心朽皮坚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状，粤人多以供神，谓之比降。降之真者，人海舶而来，曰番降，根极坚实，色素润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伤。有水藤香。有枫香，即枫胶也。一曰白胶香，有左纽香、石檀香，有海漆香，产文昌海港，色其黑，焚之油出如如漆。有龙骨香，其树丛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结者美。有芸香，山中树液所结，杂诸香焚之，能除湿气。有思劳香，状乳香而青黄褐色，气似枫胶。有橄榄香，橄榄之脂也，如黑饴状，以黄连木及枫胶和之，有清烈出尘之意。有薰陆香，一名马尾香，《山记》：罗浮有越王捣薰陆香。其曰白木香，则东莞香木之枝干也，经斫伤则成黄熟，否则岁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广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广人生长香国，不贵沉檀，顾以山野之香为重也。

檀　香

岭南亦产檀香，皮坚而黄者黄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为胜，与紫檀皆来自海舶。然罗浮亦有白檀。竺法真谓：元嘉木，有人于罗山见一树，大三丈余围，辛芳酷烈，其间枯条数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也。比年三水县西北百余里，有香树一株，大七八丈围，其干至四丈乃发枝，垂阴二亩，通体纯白，土人称白银香，盖白檀也。某帅使数百人伐之，仅于树根一窍为雨水所浸渍者，得香二十余斤，味知沉水，其余枝条皆不香。又新安黄松冈，有香树三株，叶细如豆，类九里香，然不降不结，以不经斩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为枝叶也。枝叶为香之累，枝叶多，则其香在枝叶不在根节。然不在根节，则其香亦不在枝叶。盖根节者，香之精华所聚，藉斧斤之力而凝，去其累精华者，而后精华有所旧。然此为莞香及沉速而言，若旃檀则寸寸皆香，不必其降其结，而以遭鬼神嫉忌，故尔质变而不香。噫，神物固不可以贪求也哉！

煎　香

香之美者，宜煎不宜爇，爇者有烟而无气，煎则反是。盖气者香之魂，烟者香之魄，魂清而魄浊，魂轻而魄重。善焚香者，取其气弗取其烟，取其魂弗取其魄，故常煎而不爇，煎之之法，以生结之囫囵者，浣以新茗，芟其松浮，磨其棱角，而置香面于下，底于上，微沾少水，使香质滋润，火既活而灰复干，乃以玉碟或砂片隔之，使之不易就燥。香质不焦，胶液不流，则香气生空，若无若有。香一片足以氤氲弥日，是名煎香。盖五行木主藏魂，金主藏魄，故气者香之魂也，木也。质者香之魄也，金也。其质贞者其气清，金之气多也。其质脆者其气浊，木之气多也。故煎香以取金气，金气不热，则香魄长存。然惟生结囫囵者乃多金气，黄熟则不及。

心字香

《骖鸾录》云："番禺人作心字香，以素馨、茉莉半开者，著净器，薄斯沉水香，层层相间封之。日一易，不俟花萎，花过香成。"蒋捷词云："银字笙调，心字香烧。"予诗："多烧心字是心香，茉莉黄沉共作芳。香是番禺心字好，紫烟一缕结鸳鸯。"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如素馨、茉莉、簕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类，皆可合香。又有麝香花，夏开，与麝香木皆类真麝香。或传美家香用此诸花合之。温氏云：素馨、茉莉摘下花蕊，香才过，即以酒噀之复香。凡生香蒸过愈佳，如梅花、瑞香、酴醾、栀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类，皆可蒸。他日爇之，则群花之香毕备，见《香乘》。

种排草香

予沙亭乡江畔，有沙地二三十亩，其种宜排草，农人以重价佃之。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种排草，十月收之。其根长五六尺，卖以合香，叶以泥渍使干，卖与番人为药。每地一亩，以半种姜芋，以半种排草，以菜麸壅之。次年则以种姜芋者种排草，必相易也。农人喜种排草，其利甚厚。惜宜种之地，不能多有，沙亭之外，如潭山、大岭间，亦有数十亩焉。

卷二十七　草语

竹

竹曰华草，言草者故当以竹为首。东粤多竹，多异竹。有碧玉间者，其茎黄，有青丝间之，名碧玉间黄金。有黄金间者，其茎翠碧，有黄丝间之，名黄金间碧玉。有桃丝竹，黄黑丝间之，如棕竹而纹微粗。有青皮竹，大寸许，高二丈余，皮冬夏长青，如初笋时去青作篾，与白藤同功。有黄皮竹，凡竹非青则绿，此独黄。古诗云："林中枝枝金瑯玕，一丈二尺拂云端。"谓此。有人面竹，节小而中大，小处如人面，大处如腹，亦曰佛肚竹。有鹤膝竹。有马蹄竹，竹干如马蹄。有马鞭竹，节逆生而无枝。有牛角竹，本大末小。有象牙竹，色如白象牙。有石竹，大者径三寸，质实微空最坚，老者斧斤不能入，倭刀触之立断。有筋竹，茎直节平，不蛀，宜为矛。有笃竹，一名涩勒。勒，刺也。广人以刺为勒，故又曰勒竹。长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鸡足，可蔽村砦。子瞻诗："涩勒暗蛮村"。一名箄篥。新兴向无城，环种是竹，号笃城。其材可桁桷，篾可织，皮可剉物，土人制为琴样，以砺指甲，置于杂佩之中。用久微滑，以酸浆渍之，复涩如初。有蒲竹，性坚而直，亦可作屋材。有大头竹，叶如芦，径五六寸，长者三四丈，宜为枧通水，以作篾，风浪不惊，然须尽去青皮，否则坼裂。有单竹，节长二尺，有花穰、白穰之别。白穰篾脆可为纸，花穰柔而韧，篾与白藤同功，练以为麻，织之，是曰竹布。故曰：南方食竹而方竹。有篙竹，大者径寸，削之利如剑戟，小者镞羽为箭能及远，其叶箬亦曰白叶。叶生甚密，状如苇，可编篙落作罩及船篷。有水竹，水居者以为障蔽，作撑篙非此莫胜，故种者虽多，而价常倍于他竹。有长节竹，节长至丈许。有筜竹，叶细节疏，宜作蓑丝。有扶竹，枝干相扶而生。有苦竹，类茅而节高茎曲，宜编织，性寒宜作沥青，其根穿行山谷，延蔓成林，又名过山苦。予诗："笋爱穿山苦。"

罗浮有大竹，《六贴》云：罗浮第三峰有竹，大径七尺围，节长丈二，谓之龙公竹。尝有鸾凤栖宿。其东有溪曰罗阳。永泰中，暑雨溪涨，有竹叶若芭蕉叶大，随水流出。须臾一竹阔二尺余，长二丈，随之。盖龙公之竹也。按龙公一作笼箵，旧志：笼箵竹大可十围，世但闻其名，不识其物。水帘洞有道人庵，忽一人自称姓黄，来寄宿，及去，留青竹篾一条，长二丈余，无节。又《北户录》云：贞元中，有人至罗浮第十三岭，见巨竹百千万竿，竹围二十一尺，有三十九节，节长二丈，笋甚膚直。此必笼箵之竹也。罗浮故多异竹，千百其类，予尝自分水峡至瑶池，二十余里，皆行竹林中。枝叶交加，以两手分披而过，欲寻笼箵，视多元有也。客云：昔湛文简人罗浮，舆竿将折，就道傍老父取篾缚云。至暮，舆人视篾，长二丈余，无节。又崇祯间，一老父买篾环于广州，一钱一环，环大八九寸，率无节无端，此皆异竹，必无意乃可遇之。其常可遇者，有箇箇竹，大如脚指，坚厚修直。竹成时，笋皮未落，辄有细虫啮之，其文赤白似绣画。又双髻峰下百十步刘仙坛侧有符竹，竹不甚大，高止数尺，叶上有文如蜗涎，如古篆籀，其行或复或单，或疏或密，叶叶不同，若今巫觋所书符者。一竹中有一叶二叶，或数十竹中无一叶，叶虽枯而文

色不改。文多白，与叶色不同。山人谓之竹叶符，每以饷客。又有沙箸竹，长尺许，其心如骨，白而劲，可以为箸。采者须轻步从之，不尔，闻人行声辄缩入沙中不可取，名越王余算。此皆异竹也。大者笼篱，小者沙箸，盖罗浮最知名者。其美者有桃枝竹，大至四寸，疏节篱茎，上下如一。皮光滑而黄，蔍而不蓼，名真瑯玕。《南越志》云：博罗东洲足簟竹。或有赞者曰：簟竹既大，薄且空中，节长一丈，其直如松。此言桃枝竹也，以为簟，曰桃笙。又有桃生，产青霞谷中，叶如椶，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纹瘦骨，高丈余，傜人以为弩弦。铁桥、石楼诸峰多慈竹，有斑点者，有黄如金者，有绿色密节者，不畏水旱，随处可植。亦有邛竹、方竹。有观音竹。小如箸，高二三尺，叶细离披如草然。大抵罗浮竹类甚众，东北数十里皆产竹，居人每以春夏采笋脯之，秋冬破削为篾，以售广、惠二州。

岭南奇草，大抵多蕉、竹类。叶多如芭蕉，干多如竹，若槟榔、桄榔，椰、蒲葵，皆木之竹也。木之竹以叶而失其木，竹之木以干而失其竹者也。罗浮有芭蕉竹，有槟榔竹，信宜之东山有木竹，皆以叶而名之为竹，故岭南竹类绝繁。

岭南笋不如江、浙，以其地火房少霜雪。火炎上，故笋味多苦。盖竹冬生之草。生于冬仲，得一阳初复之气，其时火足于地中。雷以火足而动，故竹以火足而萌。萌得火气之先，故味苦。其稍甜者惟油筒竹，笋名龙芽，及甜竹、笙竹、猫竹、筋竹、篱竹五种笋耳。凡竹有雌雄，第一节歧枝者雌，雌者多笋，是曰孕笋。有思摩竹，甚高大，笋生于节，笋成竹已及春。笋复生节，节之笋七，根之笋三，节节有笋，期年遂成大丛。然其笋绝不可食。

笋者，竹之初气，勃然始生，其性迅锐而行，益人气力，而其味以甘为贵。而山中采笋者，辄鬻其甜而自食其苦，谓甜者胀人，苦者可久食耐饥云。然笋最难克化，其味削，能瘦损人。惟韶阳冬笋，于雪中得一阳之先，未出土，其真气全。未经雷雨甲拆，其神全。此箨龙之至精者，食最宜人，惜山中野人未之知。外从化有马竹，笋大如盘，长至二尺。西宁有银竹，笋长三四尺，虽至梢与其母齐，箨犹不陨，剥之肥白而脆。增城有圣笋，阳山有春不老。崖州有藤竹，其性坚实耐久，长逾寻丈，笋亦美。

芭　蕉

草之大者曰芭蕉，虽复扶疏若树林，而茎干虚软，苞裹重皮，皮之中无所谓肤也。即有微心，亦柔脆不坚，盖得草之质为多，故吾以属于草。其大者兼围，高二丈余，叶长丈，广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双解角。其叶必三，三开则三落，落不至地，但悬挂茎间，干之可以作书。陆佃云："蕉不落叶，一叶舒则一叶焦巴。"是也。花出于心，每一心辄抽一茎作花，闻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层层作卷瓣，瓣中无蕊，悉是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每一花开，必三四月乃阖。一花阖成十余子，十花则成百余子。大小各为房，随花而长。长至五六寸许，先后相次，两两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终年花实相代谢，虽历岁寒不凋，此其为异也。子以香牙蕉为美，一名龙奶。奶，乳也。美若龙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气沁心，颇有邪甜之目。其叶有朱砂斑点。植必以木夹之。否则结实时风必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棱。曰佛手蕉者，子长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蕉

之可爱在叶，盛夏时，高舒垂荫，风动则小扇大旗，荡漾翻空，清凉失暑，其色映空皆绿。其高五六尺者，叶长干小，萧疏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莲，亦曰莲花蕉。一种瘦叶，花若蕙兰而色红，日拆一两瓣，其端有一点鲜绿，春开至秋尽犹芳，名兰蕉，亦名美人蕉。宜种水中，其最小可插瓶中者，曰胆瓶蕉。此三种皆花而不实，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实，言芭蕉者，以其叶也，巴者焦也，其叶巴而不陨，焦而长悬，故合言之曰芭蕉也。粤故芭蕉之国，土人多种以为业。其根以蔬，实以饲粮饼饵，丝以布。其絺綌与茎葛同而柔韧逊之，名布蕉。布蕉多种山间，其土瘠石多则丝坚韧，土肥则多实而丝脆，不堪为布。谚曰："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丝。"子熟时，大小排比，或以十余二十余为一梳，彼此相饷。子瞻诗："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其形如梳，子长短者如梳齿，黄时生割之，置稻谷中，数日即熟，熟乃大香，可食。增城之西洲，人多种蕉，种至三四年，即尽伐以种白蔗。白蔗得种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种至二年，又复种蕉。蕉中间植香牙蕉与蜜桔、羊蹄等，皆得芳好。其蕉与蔗，相代而生，气味相入，故胜于他处所产。予家园蕉，每生一岁即结子，花将谢，摘去花端，使滴出精液，益大结子。结子已，此株即不复结，须伐去此株，使他株萌蘖者结子，将结子时，先出一短红叶为信，夜中爆蕾声甚响，然恒不使人见。蕾出为花，花谢乃成子，子经三四月而熟。婴儿乳少，辄熟蕉子饲之。又以浸酒，味甚美，而蕉心嫩白者以为菹。

朱　蕉

朱蕉，叶芭蕉而干棕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为蕉。叶绀色，生于干上。干有节，自根至杪，一寸四五节或六七节，甚密，然多一干独出，无旁枝者。通体铁色微朱，以其难长，故又名铁树。吾家种之成林，客有见者，爱其叶，则以为朱蕉，而朱竹之名隐。爱其干，则以为朱竹，则朱蕉之名隐。爱其花，则以为铁树开花不易，而皆以为铁树，而朱蕉、朱竹之名并隐。嗟夫！一物也而三名，三名而不得其成，其亦善于自隐者欤！

蔗

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径二寸，长丈，质甚脆，必持以木，否则摧折。《世说》云："扶南蔗，一丈三节，见日即消，风吹即折。"是也。其节疏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润泽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梃，膈热尽除。其紫者曰昆仑蔗，以夹折肱，骨可复接，一名药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连冈接阜，一望丛若芦苇，然皮坚节促不可食，惟以榨糖。糖上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凡蔗，以岁二月必斜其根种之，根斜而后蔗多蔗出，根旧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种，种至一月，粪以麻油之麸。已成干，则日夕揩拭其蚴，剥其蔓荚，而蔗乃畅茂。蔗之名不一，一作甘蔗，蔗之甘在干在蔗也，其首甜而坚实难食，尾淡不可食，故贵其干也。蔗正本少，蔗本多，故蔗又曰诸蔗。诸，众也，蔗出之谓也，蔗出者尤甘，故贵其蔗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诗，张协有都蔗赋，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诸子美也。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

明而毕。其蔗无宿根，悉是当年，故美。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以荔支木为两辘，辘辘相比若磨然，长大各三四尺，辘中余一空隙，投蔗其中，驾以三牛之牯，辘旋转则蔗汁洋溢。辘在盘上，汁流槽中，然后煮炼成饴。其浊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黄者曰黄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双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濆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其凝结成大块者，坚而莹，黄白相间，曰冰糖，亦曰糖霜。

兰

兰为香祖，兰无偶，乃第一香，以桠兰为上，桠者茎多歧出，其叶长至三尺，蕾尖花大且繁，多有一茎及桠开至五十余花者。色黄有紫点，香味甚厚，称隔山香。次则公孙偪，每一大茎，辅以二小茎，若公领孙，其花从上开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叶上，甚洁白，从下开上。次则青兰，叶长二尺，小而直，其花青碧，以白干者为上。青干、紫干次之。次黄兰，叶长而稍大，花淡黄有小红纹。次草兰，以短叶白干者为上，其花肥，喜食霜雪，不资灌秽，有双花单花之别。外有风兰，花如水仙，黄色，从叶心抽出，作双朵，系置檐间，无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蕊则兰，花紫蕊黄，甚幽媚，名鹿角兰，叶细如鹿角海藻。有石兰，生于石上，与相类，叶长四五寸，小而柔韧，花色淡白。有小玉兰，花亦作淡白色，甚清香。有倒兰，花倒垂，紫色。有报喜兰，如蜡梅而色红紫，香味亦同，每茎作七八枝，县树间勿侵地气，遇有吉事则开。寤生者，以花根悬户上即生，亦曰催生兰。是皆以空为根，以露为命，乃风兰之族。有贺正兰，每当立春及元日开。有夜兰，寻之不见，夜乃闻香，罗浮多有之。凡兰生深林中，微风过之，其香蔼然达于外，故曰幽兰。林愈深则茎愈紫，香更有余，而夜兰开于夜，尤为幽绝，斯又兰之隐者也。有翡翠兰，六瓣三蕊，色如翡翠。有鹤顶兰、凤兰、龙兰，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鹤顶兰花大，面青绿，背白，蕊红紫，卷成筒形，微似鹤顶，一茎直上，作二十余花，叶甚大。有朱兰，花小色丽，开只一朵，朵六出，叶如百合。有球兰，开至五十余朵，团圆如球。有竹叶兰，叶似竹似萱，花则兰也，深紫，丛生，有微香。有文殊兰，叶长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簪如百合而长大，色白甚香，夏间始开，是皆兰之属。或谓兰与蕙难辨，凡生下湿，方茎赤花者为蕙，所谓薰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真兰。真兰者，叶短而柔，一茎一花，色如玉瓣，中无黑脉紫纹，蕾未出土，香已喷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为真兰。然大抵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浅。而桠兰四时有花，春秋尤盛，故为兰之伯长。旧说，谓楚人贱蕙而贵兰，故其室西养蕙而东养兰。南粤亦然。予有《种兰经》云：植以兰盎，培以兰泥。沃用豨毛之水，或兼白蚬之肥。半阴半阳，风日迟迟，温汤最善，人气尤宜。美人膏沐，灌之繁滋。于是芽抽不已，葩吐无时。发箭九节，开桠十枝。三岁一分，根忌盘结，瘠则少花，腴则多叶。凡兰生虱斑，谓之鹧鸪斑，以佳茗和茶子油洒叶，斑则自除。兰性畏寒，而荆棘气可以温之。燥则叶黄，湿则蝤，置之橘柚树下少蝤，龙眼树下多蝤。

《离骚》香草，皆服御恒珍，而尤以兰为贵，言兰必兼言蕙。兰花少而香多，蕙花多而香少。兰，兄也，蕙，其弟也。兰又女类，故男子树之不芳。草木之性，惟兰宜女子树之。一名水香，以其多生水旁，故溱、洧士女，秉之以祓禊也。然此兰古谓都梁香，《本

草》以为大泽兰，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而为佩，凡香草皆然。今之所谓兰者，花虽香，叶乃无气，又其花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斯乃蕙也，非兰也。沅沣所生，在春而黄，在秋而紫，秋紫之芬馥，胜于春黄。岭南之兰不然，其非三闾之所采也明甚。予诗："猗彼幽兰花，春黄而秋紫。颜色能随时，所以媚君子。"又云："花叶皆有香，乃可持为佩。幽幽君子心，非兰无所爱。"

种兰之泥，宜色黑，以日暴之。泥既干，则隔以尿，以火燔烧之，亦勿过熟，使生气多留。盖暴以取日之阳，烧以取火之暖，亦使泥一一成块而爽水也。泥不可满，水不可多，燥湿得宜，兰斯茂发。故疏之使其不逼，密之使其相亲，深之使其根固，浅之使其易芽。芽生于松不于实，花生于暖不于寒，故冬勿覆盖，春勿灌溉，夏勿晒而秋勿肥，依时以为珍护。而后兰乃畅盛也。兰者，花之君子，能知恩义，有喜则报，有哀则知，所手植之人死，必以衰麻一片挂之，否则立槁。

赛　兰

赛兰，长二三尺，茎叶离披甚弱，盛以美盎，以竹圈数重护之。性喜阴润，亦勿过湿，及以烟火相近。花如珍珠，如金粟，一枝辄作数串，分布若鸡爪，一名鸡爪兰，亦曰碎兰。四时有花，色黄绿而香经久不散。白沙诗："南有赛兰香，名花人未识。光风散微馨，甘露洗新碧。一月薰蒸来，氤氲在肝膈。乃知方寸根，中禀天地塞。"一名暹兰，以来自暹罗斛，故名。

菊

岭南菊，冬乃盛发，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与客泛菊作重九。有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考其理，菊性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须霜降乃发。而岭南尝以冬至微霜故也。大均谓：记称菊，穷也。华事至此而穷尽，故谓之菊。岭南华事，以菊始而不以菊终，华于正月，又华于十一二月。菊故名节华，又曰女节，至岭南则非节矣。盖岭南地最晚寒，故菊晚开，黄菊应寒者也。予诗："未敢违霜露，宜寒故晚开。"又曰："不是花难发，炎洲故晚寒。"

薏苡

薏苡，一曰薏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为竿珠食以代米，或杂米中熟之。谚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从郎二米，侬只一薏。"又曰"郎是竿珠儿，侬是薏珠子。自怜同一珠，甘苦长相似。

仙　茅

仙茅，产大庾岭，自岭之巅折而东，稍下为嫦娥嶂，相传葛稚川弃其余丹，生仙茅。叶似兰蕙，花六出，其根独茎而直，傍有短细根相附。八月采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

玉。以酒蒸晒，常服补益真气，土人多以饷客。罗浮仙茅，高仅一二寸，八月生黄花，根如指大，长寸许。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状如排草，以作浴汤，合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瑶草之族

素馨

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妇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见花而不见叶。其稍白者，则是其日当开者也。既摘，覆以湿布，毋使见日，其已开者则置之，花客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璎珞者数百人，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鬓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至晓萎，犹有余味，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予诗："盛开宜酷暑，半吐在斜阳。绕髻人人艳，穿灯处处光。"花又宜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经数日乃开，夏月花多，琼英狼藉，入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信粤中之清丽物也。庄头人以种素馨为业，其神为南汉美人，故采摘必以妇女，而彼中妇女多不簪戴。有咏者云："花田女儿不爱花，索丝结缕饷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谓善言土俗也。语云："珠浦之人以珠为饭，花田之人以花作衣。"是也。素馨本名那悉，亦名那悉茗。《志》称："陆大夫得种西域，因说尉佗移至广南。"《南中行纪》云："南越百花无香，惟素馨香特酷烈。"则素馨之名，在贾时已著。广南多花木，贾未尝言，惟言罗浮山桃、杨梅，及茉莉、素馨耳。素馨因陆大夫而有，今花田当祀陆大夫，以素馨为荐。犹梅岭之上，以梅花荐梅将军鋗也。花田者，陆大夫之汤沐也。

东莞称素馨为河南花，以其生在珠江南岸之河南村也。儿女子以彩丝贯之，素馨与茉莉相间，以绕云髻，是曰花梳。以珠围髻，则曰珠掠。予诗："珠掠盘明月，花梳间海棠。"

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龙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葳蕤，间以朱槿以供神。或当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侍人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肠也。以挂复斗帐中，虽盛夏能除炎热，枕簟为之生凉。谚曰："槟榔辟寒，素馨辟暑。"故粤人以二物为贵。献客者先以槟榔，次以素馨，素馨贵而茉莉贱，茉莉宜于女子，素馨宜于丈夫。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时，花多而价贱，十钱可得素馨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今也人尽髡鬄，花无所著，亦渐以稀少矣。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盖时为之也。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采缕穿花"之语。

蒌

蒌以东安富霖所产为上，其根香，其叶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获扶留。他产者色青味辣，名南抚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乐、鹭冈、凤冈头诸村，及新兴、阳春，所产亦美，冬间以莶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槟榔，必以蒌叶为佐，或霜雪盛，少蒌叶，亦必屑其根须。或以山蒌藤代之，而以蚌灰为使，否则槟榔味涩不滑甘，难发津液，即发亦不红。凡食槟榔，以汁红为尚，然汁不可吐，吐则无余甘。先忍蒌叶之辣，乃得槟榔之甘，槟榔之甘，生于蒌叶之辣。谚曰："槟榔浮留，可以忘忧。"言相须之切也。浮留者，扶留也，其藤缘墙而生，槟榔树若笋竹竿，至颠吐穗。二物为根不同，所生亦异，而能相成至味若此。俗聘妇，必以二物及山辣、椰子、天竺、桂皮、蒟子为庭实。蒟子，蒌之实也，状如桑椹，熟时色正青，以作酱，能和五味，见珍于尉佗、唐蒙。潮阳所产蒟尤美，辛而微甜，以火炙干其叶，或蜜藏之，可行远。粤又有榄酱。

楼与槟榔，有夫妇相须之象，故粤人以为聘果。寻常相赠，亦以代芍药。予诗："欢作槟门花，侬作扶留叶。欲得两成甘，花叶长相接。"又云："赠子槟榔花，杂以相思叶。二物合成甘，有如郎与妾。"相思树其叶可食，而蒌亦名相思叶云。

蒟即蒌也，湛若谓：蒟酱傜中家家用之，以荜茇为主，杂以香草，味虽佳，不足为异。荜茇者，哈蒌也。赵佗云：蒟酱道西北牂牁而至。吴都赋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以蒟酱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大均云：吾粤产蒟，而不知为酱。然今为滋味者，多以蒟叶调之，亦酱之义。予诗："越辣调扶留，吴酸瀹露葵。"又云："蔏蒌瀹为鲊，吴酸古所尚。"

西洋莲

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余出，久之，十余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有时更从残萼吐花，累三四重，经月不谢。其花始则一大者变为一小者，继则一旧者变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穷，盖花之善变而不失其本者也。其种来自西洋，广人多杂以玉绣球、蔷薇、凌霄等花，环植庭除，开时诸色相间，谓之王然锦屏。

种海棠

秋海棠，无香。有客尝从禺峡归猿洞采得秋海棠，甚香，谓岭南诸花，其香者多生深谷，人所罕见，不独秋海棠为然。予谓南州炎德，阳多而气常泄，阳多故花厚于色，气泄故花薄于香。邃谷幽岩之间，阴积寒凝，日光稀照，故花而不泄而多香。故夫花薄于香者，阳气纯在色也。薄于色者，阳气纯在香也。端州羚羊峡有春海棠，花与秋海棠相似，亦香。而叶大有毛，叶面红绿色，有细白点如粟甚多，背红紫如古番锦，茎淡紫而长。西宁有野海棠，开在春夏之交，花稍大不香。又有金丝海棠，五出而大瓣，与须蕊皆黄，一名金丝桃。其花如桃而大，故名海棠，亦不香。是皆野花。大抵粤花之美者多在野花。

凤尾花

凤尾花，叶与穗皆若凤尾，叶长五六尺，木有花纹，节节相通可玩，植之辟火，以花置书帙中辟蠹。有咏者云："凤尾花香辟蠹鱼。"一名凤尾蕉，亦曰火蕉，烧铁钉之则茂，然其花必数十年，实亦如之。

凤仙花

凤仙，叶似桃叶而有锯齿，桠间作花，头翅尾足皆具，翘然如凤之形，一名金凤花，有红、白、紫、碧数色，妇女以花及茎叶包染指甲，亦称指甲草。有歌云："指甲花连指甲草，大家染得春纤好。"

露头花

露头花，多产番禺蓼涌，其叶如剑脊，边皆在芒刺。花抽叶中，与叶仿佛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燔其根，使成大头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头花。夏月大开，以花置油上晒之，香落油中，芬馨隔岁不灭，以膏发，照读书，芳盈一室，广人甚珍之。予《荔支诗》有云："朱楼初日上窗纱，镜里妆成阴丽华。不用胭脂边地草，但调南国露头花。"其笺云："蓼涌上，花曰露头。花中有粉，傅面光流，采花曝日，香落兰油。持为膏沐，发美而柔。荔子一种，芳气同俦。亦名露花，珍果之尤。

水　仙

水仙头，秋尽从吴门而至，以沙水种之，辄作六出花。隔岁则不再花，必岁岁买之，牡丹亦然。予诗："冬尽人人争买花，水仙头共牡丹芽。"

换　锦

换锦者，脱红换锦，脱绿换锦也。叶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独抽一茎二尺许，作十余花。花比鹿葱而大，或红或绿，叶落而花，故曰脱红脱绿。花落而叶，故曰换锦。花与叶两不相见，花以换其叶，叶以脱其花，故又曰脱衣换锦。红者叶小花短，绿者叶大花长，花多七瓣，与蕊各在一边，瓣有卷纹，蕊特长。

胡蝶花

有胡蝶花者，状似胡蝶，微风至，摇荡若飞，一名金茎花。谣云："不戴金茎花，不得入仙家。"有胡蝶树，高三五尺，叶皱而有棱，蓓蕾丛生至二三十许，花皆四朵相对，

须眼微具。一花谢一花复开，相续不断，新会白水为盛。又有胡蝶花，其叶类萱而扁，花六出，色黄，上有大红点，中抽一心，心外黄须三茎绕之，绝似胡蝶。又一种，叶如射干，而花六出如胡蝶，大径四寸，有三小瓣如兰，其蕊色紫，名紫胡蝶。又一种，如玉绣球，四围有胡蝶环之，一球或四胡蝶，或六或八，有偶无奇，色红白各随其花。又有如兰草者，叶茎开花状胡蝶，花卸则随风飘飏，直上为真胡蝶。又有丹青树者，其叶尝化胡蝶，有翠绀、缕金眼、丁香眼、黑花、绀脉不等，大者如蝙蝠，小者如榆叶。庄子谓："乌足之叶化胡蝶。"是也。又百合花亦尝化胡蝶，罗浮多有之。胡蝶为花为叶，花与叶复为胡蝶，变化之妙若此。予诗："胡蝶花所变，复为胡蝶花。与郎共一体，亦如云与霞。"又云："愿似胡蝶花，花开红烨烨。花落随风飞，复作双胡蝶。"

夜落金钱

夜落金钱，大如钱，六瓣，五蕊耸出，中一蕊特长如孔雀髻，蕊黄，花大降，日午始开，至子时而落，名子午花。古诗云："花犹如子午。"予诗："金钱花不久，花莫作金钱。"有白色者，名银钱。

雁来红

雁来红，以雁来时开。按梼素赋云：见禽华以麃色。注：禽华，菊也。一种名雁来红。秋深时茎叶俱红。麃，敷也。禽者雁也。花比素馨差小，五瓣鲜红，亦名红素馨，然无香，一名老来红。予诗："秋来花亦解还童，菊叶凝丹与尔同。衰白不愁青镜笑。玉颜吾定老来红。"一名老少年。吕氏云："其品有三，一红黄相间。一纯黄，由碧而变。一纯红，由紫而变。变皆以老。皆以秋，故谓老少年。"

蕹

广州西郊，为南汉芳华苑地，故名西园。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区，种鱼三之，种菱、莲、茨菰三之，其四为蕹田。蕹无田，以蔑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予诗："上有浮田下有鱼，浮田片片似空虚。撑舟直上浮田去，为采仙人绿玉蔬。"浮田一名架田，亦曰葑。冬时去葑以种芹，而浮田不见矣。蕹叶如柳而短小，其茎中空，性冷味甘，以城南大忠祠所产者为上。芹生冬春之交，得木气先，长至四五尺，茎白而肥，以西园所产为上。谚曰："南蕹西芹，菜茹之珍。"

藤　菜

藤菜，一名落葵，蔓叶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羹鱼，出惠州丰湖者尤美。子瞻诗："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其子有液紫红，可作口脂。或有诗云："口红藤菜子，不用市胭脂。"或以子蒸过，去皮作粉，涂面鲜华。

莼

莼，出惠州西湖之莼浦，叶似凫葵，花黄白，子紫，以鲫鱼羹之能下气。予诗："羹鱼必紫莼。"

葱

葱，有木葱、丝葱，木葱经年不萎，丝葱冬收春种，气香不大辛，与琼州珍珠葱皆贵品。木葱一名胡葱。予诗："胡葱大叶穿沙早，越薤长茎出水秋。"

茄

广州茄，有两年宿根者，名为茄树。咏者云："种茄成树子，岁岁矮瓜多。"茄一名矮瓜，产东莞者特圆，名荷包茄。

莲　菱

广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场，自龙津桥以至蚬涌，周回廿余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土甚肥腴多膏物，种莲者十家而九，莲叶旁复点红糯，夏卖莲花及藕，秋以莲叶为薪。其莲多红，以宜藕宜实也。花白者任人采之，红者则否，叶则否。采叶恐伤其藕，采红花恐伤其实也。予诗："采花莫采叶，采叶恐伤藕。"又云："莲白多生花，莲红多生子。采白莫采红，留红在叶底。"又云："水肥多并蒂，色映白成红。叶大偏宜藕，田田满浦东。"凡种藕之塘宜生水，种菱亦然。菱毕收，则种茨菰。菱去其三角四角者，以三角四角者败种，盖芰也。两角乃菱也。菱花随月，故镜背多作菱花。镜者，月之类也，月为金之水所生，镜，金也。其光如水，菱花依之，如在池塘之中也。又菱花背日，芡花向日，故菱寒而芡暖。予诗云："愿郎如芡暖，勿复似菱寒。"又云："菱花背日寒，芡花向日暖。同是水中根，为心有长短。"

瓜　瓠

广瓜岁种二次，二月至四月者为黄瓜，二月至三月、七月至八月者为梢瓜，亦曰越瓜。三月至九月者为南瓜，亦曰番瓜。三四月蕃者为甜瓜，冬月亦结者为西瓜，为水瓜，为冬瓜。冬瓜以白皮者及小者其名节瓜为良。节瓜蔓地易生，一节一瓜，得水气最多，能解暑热。有金钗瓜，产罗浮，冬熟，味甜美。有番木瓜，产琼州，草本也，而形似木，高丈许，随其节，四季作瓜，一节数瓜，以酱制之，味脆隽。有瓠瓜，形长尺余，两头如一，与葫芦皆以腊月下种。以二三月结至五六月，故谚曰："瓜暑瓜寒。"盖终岁间无日不断瓜矣。有金瓜，小者如橘，小者如橘，大者如逻柚，色赭黄而香，亦曰香瓜。五六月

熟，与荔枝争其芬馥，瓤中酿味甚甘，解渴生津，番禺人多于吉贝畦与西瓜杂种之。其地沙白而细者，其瓜尤者。

苦　瓜

苦瓜，一名菩荬，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杂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又诸蔬性寒者多不克化，而苦瓜其性属火，以寒为体，以热为用，其皮其子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故今北人亦嗜之。然大抵南交喜食苦，其地火房，大炎上，炎上作苦，故人多以苦味解暑。《内则》：调味夏多苦，《周礼注》："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属夏，夏时调和，食苦多于余味一分，故云夏多苦。粤人盖此意。故茶以苦芋点之，馋以苦瓜杂之。

姜

越姜为古所重。《记》称姝嬉嗜珍味，必有南海之姜。越之新兴多姜，田种者十三，山种者十七，其性亦异。语曰："在田姜多腴，在山姜多辣。"粤俗，凡妇娠，先以老醋煮姜，或以庶糖芝麻煮，以坛贮之。既产，则以姜醋荐饷亲戚，妇之外家，亦或以凄酒来助，名曰姜酒之会。故问人生子，辄曰姜酒香未。姜中多母姜则香多，子姜则否。白沙诗："隔舍风吹姜酒香。"

黄　姜

番禺多种黄姜，以其末染诸香屑，为香线、香饼，是名黄香。又干龙眼必以黄姜末糝之乃不蠹，故果箱度岭必资之，又可使龙眼色黄为上果。

高良姜

高良姜，种自高凉，故名。不曰凉者，言为姜之良也。其根为姜，其子为红豆蔻。子入馔，未拆开者曰含胎，以盐腌入甜糟中，终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脍。其根不堪食，而药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掩其根，所重在根，故不曰红豆蔻，而曰高良姜也。蔻者何？扬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谓之蔻。"是子形如红豆而丛生，故名红豆蔻。然其花亦以红豆蔻名，花发于春末，先抽一干，有大箨包之。箨解花见，一穗数十蕊，淡红鲜妍如桃杏，蕊重则下垂如蒲萄。每蕊心有两瓣相并，色兼红白。予诗云："心如红豆蔻，两瓣苦相连。"又云："与郎同一身，如彼豆蔻蕊。蕊心红复红，两瓣相依倚。"一名山姜花，刘禹锡诗："故人博罗尉，遗我山姜花。堆盘多不识，绮席乃增华。"外有白豆蔻、草豆蔻、肉豆蔻，皆就其子而名之，花与根皆不足重。有草姜者，即射干，其紫花者之根，研汁服之，通二便。以其花之美，亦曰花姜。

猴　姜

猴姜，西宁多有之，蔓生石壁如藤，蔓即姜也，味甚辣，猴以为姜，故曰猴姜。一名树鸣，叶生蔓上，不作枝，采之为笠，甚轻。

三　藡

三藡，根似姜而软脆，性热消食，宜兼槟榔嚼之，以当蒟子。或以调羹汤，微辣而香。聘妇者，以三藡雕镂花鸟胡蝶诸状，薄金傅之，佐槟榔、椰、肉桂、姜花等以实筐。三藡一名山柰，亦曰廉姜，可为齑。予诗："山辣作金齑，蛮姜为玉鼓。"山辣者，三藡也。蛮姜，高良姜也。以其子合细辛末，可辟口疾。

鲜草果

鲜草果，人多种以为香料，盖即杜若，非药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缩砂，三月开花作穗，色白微红，五六月子结。其根胜于叶，味辛以温，能除瘴气，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楚辞》云："山中人兮芳杜若。"其亦以服食耶！

香花菜

香花菜，丛生，茎、叶、花、子皆辛香，花绝小，紫色。妇人多以香茅并植之，以香手爪去垢秽。干之香气不减，持以相贻。广州竹枝歌云："香茅香菜家家有，妇女先教手爪香。"

缩砂蜜

缩砂蜜，阳春、新兴皆产之，而生阳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种之所曰果山，以缩砂蜜为果山，犹专以素馨为花田也。曰缩砂者，言其壳。曰蜜者，言其仁。曰缩砂蜜者，言其鲜者。曰砂仁者，言其干者也。八月采之，以嫩者蜜渍为货，售于岭外最珍，其税颇重。

益智子

益智子，与缩砂蜜相似而形长，花实皆作长穗，分上中下三节，其实熟否，以候岁之丰歉。下节以候早禾，上节以候晚禾，大凶岁则皆不实。盖罕有三节并熟者，非能益人智也，使人验之以知岁丰歉则智也。又有知风草，可以占风，一节一风，无节则无风。

葳蕤

葳蕤，产罗浮铁桥诸峰，茎干强直似竹箭，节节有须。叶狭长，表白里青，其尖处有小黄点。三月开青花结实。根大如指许，长一二尺，补益之功逾黄精，方家称黄芝，亦曰青黏。以漆叶同为散，可以延寿。外有放杖竹者，似竹非毛，浸酒服之理腰脚，老人一月可放杖。出罗浮第十四岭，与黄精、葳蕤，皆竹之别种云。

椒

椒，苗蔓生，茎柔弱，叶长寸半。枝上结子相对，黑光如漆，谓之椒目。叶晨开暮合，合则卷其子于叶中，若闭目然。产广州者，争浅皱少不大辣，名曰土椒。以来自洋舶者，色深黑多皱名胡椒者为贵。胡椒产红毛国，亦蔓生，常时红毛鬼子乘大艨来，掳掠唐人以炒椒，椒气酷烈有毒，役至年余则毙。得唐人价值百金，辄埋下体地中，以防其逸。故广人以为大患。有茇澄茄者，与椒相类，椒向阳，茇澄茄向阴。广人多以白豆蔻杂之为干末，以治噎食。

芝

芝菌，处处皆生，生于刚处为菌，柔处为芝。芝生罗浮最多，有二十四种，其知名者，曰石芝、木芝、草芝、菌芝。葛稚川以为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光明洞彻皆如坚冰。见即禹步采之，阴干百日，色不变者为真芝。盖芝者，川岳之灵，其形千出，或如人，如龙，如亭盖。多有五采云覆其上，非有德之士不能见。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是为肉芝。肉芝最不易得，予尝入罗浮采之，有诗云："凤凰玎珰捣灵药，二十四种黄金芝。就中肉芝最神异，仙人持作长生师。"

薯

东粤多薯，其生山中，纤细而坚实者，曰白鸠薯。仙山药而小，亦曰土山药，最补益人。大小如鹅鸭卵，花绝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薯。形如猪肝，大者重数十斤，肤色微紫，曰猪肝薯，亦曰黎峒薯。其皮或红或白，大如儿臂而拳曲者，曰蕃薯。皆甜美可以饭客，称薯饭，为谷米之佐。凡广芋十有四种，号大米，诸薯亦然。番薯近自吕宋来，植最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子瞻称海中人多寿百岁，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番薯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见也，芋则苏过尝以作玉糁羹云。

芋

广芋之美者，首黄芋，次白芋，次红牙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种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种以秋收者曰晚芋。与红薯并登如稻，故有

大米之称。芋大者魁，小者奶。奶赘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魌。俗以妇人多子为南芋魌，犹以茨菰一乳十二子为慈姑也。又芋奶应月生子，称十二奶。芋奶宜为蔬羹，其性与茯苓皆属土，性重厚，故皆养脾，和鲫、鳢鱼食之，调中补虚。有银芋，苗茎莹白，与叶皆可生食。广芋多种，然苗茎必熟乃可食，银芋不然，故多以为鳖。

地　肾

罗浮多地肾，盖松之膏液，因郁蒸之气而成，或松花落地而成。一名松黄旦，松黄未落为松实，已落而英华未散为地肾，盖松气之盛所致也。其为状小若弹丸，大若鸡卵，红黄相错，一一晶莹。熟之味甘以香，庵僧尝以甜薯、百合、笼篱、竹胎、涌生葛乳，杂之为索馔。其生无根蒂，散布松下，土松石濑润处辄有之，意《菌谱》所谓松蕈也。凡物出于松者，无不可爱，而地肾之生，无所附丽，气与松合而形与松离，则尤异。或曰：地肾亦茯苓之类，皆假松气而生。凡松上有菟丝，则下必有伏菟之根。无此菟根在下，则丝不得生乎上，然其实不属也。地肾者，伏菟根之类也。然茯苓虽附松根而伏于土中，茯者伏也，地肾散布地上，则松花之所变也，亦松实也。

茯　苓

茯苓，得松之阳，合戊土以成形，故外类木而内类土，气味淡而性和平。以为末，入牛乳伴匀，饭上蒸之，随次服食，可与松脂同功。松脂者，阴金之精，男子之身，禀阳木之气，须得阴金之精以滋养，故服松脂者多寿。粤之松得太阳之气太甚，其精多在于脂，其神多在于茯苓。神宜伏，茯者伏也，神伏于土中而为苓，故曰茯苓。苓者灵也，神能伏则灵。人服之可以安神，故养生者贵之，而岭南所产尤重。外有土茯苓，则薯蓣也。能解诸毒，多以售于番舶。有竹苓，生石城山谷中，竹之余气所结。生无苗，蔓在土中累累相边，以皮黑肉白者为良。服之杀三虫，除小儿百病。

木　耳

阳春、茂名，多以木耳为货。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华未尽，得水气复蒸为耳，耳亦朽株之萌蘖也。《易》曰："困于株木。"株木，枯槁者也。菌生于枯槁，故曰菌，木耳亦然。木耳得一阴之气而生，若稊荑，则得一阳之气者也。木耳以桑、槐、榆、柳、榕树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于桑者治痢，生木香者治泻，生于梅者治腹痛，枫木生者令人笑不止。

菌

从化多香菌，冬采者良。其木曰羊矢。畲人伐置山间，至冬雨雪滋冻，腐而生菌。无蛇虺之毒，谓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楠三者尺断，当腊时，于肥阴处埋之，为深畦如种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浇灌，不时菌出，日灌之三，即大如拳许，是

谓家蕈。他蕈产于木之根土处，精华郁结。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茎皆白，皆甘美不下蘑菰，性温补益阳。然湿气薰蒸，未免有毒，若夏间瘴雨所成与最大者，煮时投以姜片饭粒，其色不黑，乃可食。大抵冬春无毒，夏秋多毒，以有蛇虫从下而过，不若石耳生崖壁上，得雾露之气，可以明目益精也。

凡香蕈感阴湿之气而成，善发冷气，多和生姜食乃良。惟石耳味甘腴，性平无毒，多食饫人，能润肌童颜，在地耳、木耳之上。地耳味甘性寒，春夏生雨中，乘雨急采，见日则不可用，俗名地踏菰。其品在石耳之下，木耳之上。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然成丝而不能成荚。其荚乃别生根茎间，掘沙取之，壳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凡草木之实，皆成于花，此独花自花而荚自荚，花不生荚，荚不蒂花，亦异甚。予有赞曰："爰有奇实，自沙中来。以花为媒，不以花为胎。花生于蔓，子结于荄。香如松子，一荚数枚。和中暖胃，乃豆之魁。

粤多藤族，故凡草之蔓皆以为藤。藤菜者言其蔓柔如藤，非藤之菜也。落花生其蔓亦白藤，花生藤上，一花落土生一子，故曰落花生，以土为胎，故有暖胃之益。

藊　豆

藊豆，有红边、青、白三种。一曰蛾眉豆，象形也。其白者良，四月八日漏其子，则多荚不蠹。其蔓多隔岁者，谓之旧根。稚食其荚，老食其子，子老者入药，广中凡瓜棚豆架多不除，豆者藊豆也。

留求子

留求子，草本，广州多有之，状如栀子，有五六棱瓣而两端锐，半黄已熟，壳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儿患食积者，煨熟与之食，以当干果，食辄下虫而疾愈，一名使君子。语曰："欲得小儿安，多食使君子。"

桃金娘

草花之以娘名者，有桃金娘。丛生野间，似梅而未微锐，似桃而色倍赧，中茎纯紫，丝缀深黄如金粟，名曰桃金娘。八九月实熟，青绀若朱乳状，味甘，可养血，花则行血。或谓产自桂林，今广州亦多有之。粤歌云："携手南山阳，采花香满筐。妾爱留求子，郎爱桃金娘。"

二兰菜

二兰菜，一曰马兰，其叶似兰而大，马者大也，故曰马兰。花似菊而紫，味辛，性微温，以作茹甚良，能养新血。一曰芥兰，叶如芥而绿，花黄花，比叶尤甘，叶有铅，不宜多食，以微蓝故，又名芥蓝。谚曰："多食马兰，少食芥蓝。"予诗："三花与二兰，朝夕上蔬盘。"三花者菜也，一曰黄花菜，即鹿葱，一曰白花菜。一曰红花菜。一曰红花菜。红者味甘，黄者甘而微苦，白者苦而辛，皆吾之藜藿也。鹿葱先食其苗，次食其花，可以和胃，可以忘忧，鹿之葱胜于人之葱也。

百　合

百合，罗浮最盛，根如葫蒜而大，重叠二三十斤，相合如莲瓣，故合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月一本一花，花红白如文殊兰。种常倾侧名天香，中有檀心，色黄味甘，宜蜜蒸食之，山中之仙蔬也。

麻　蘧

麻多旧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苎，性柔，未刈者脆。其苗之稚者可蘧，是曰麻蘧。广人多以醋炒食之。广州多青麻，高州多黄麻，青麻蘧最美。

葛花菜

葛花菜者，葛乳也，高州名种葛，雷州人市之为绨绤。秋霜时，有葛乳涌生地上，如芝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凉，乃葛之精华也，亦曰葛蕈。予高州诗有云："夫寒衣葛布，妇饥食葛乳。"

蕨

从化山中多蕨，以雷鸣出土，故蕨惟雷鸣乃可食。蕨，决也。乘怒气决然而生，故白蕨。其芽薇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以其根为粉，曰蕨茛，以土茯苓杂之则性寒，多食病臃肿。或谓蕨以猿啼而生，凡有猿之所则多蕨，每猿一声，蕨生万茎。故食蕨能使人悲，而夷齐食薇三年，颜色不异。盖薇美而蕨恶，故昔人多采薇而少采蕨。予诗："食薇三载容颜好，谁道夷齐不是仙。"

藜

藜，白者叶心有粉如灰，名灰藿，亦曰盐菜，红心者曰胭脂菜，嫩时可食。茎老以作杖，谓之菜。予有圃曰菜圃，欲藜之老而为菜以仗，不欲菜之稚而为藜以食也。相传老菜

子以菜为杖，故称老菜，吾兹且自称曰少菜。可乎？

薯　莨

薯莨，产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红，红者多胶液，渔人以染罛罾，使苎麻爽劲，既利水又耐咸潮不易腐。而薯莨胶液本红，见水则黑，诸鱼属火而喜水，水之以黑，故与鱼性相得，染罛罾使黑，则诸鱼望之而聚云。

莓　苔

高州道中，苔藓多如梅花，所谓莓也。予诗："上有梅花下有苔，苔花亦似落残梅。行人不识苔花好，只道梅花不是莓。"有槟榔苔者，生槟榔木上，如松身之艾蒿，单爇极臭。以合泥香，能成温馨之气，功用如甲香。一名苔香，有石蕊者，石上苔衣也。一名蒙茶，以水瀹之至十度，清香不减，味亦如之，多产罗浮山中。是三者，莓苔之异者也。

睡菜睡莲

睡菜，一名瞑菜，叶类茨菰，根如藕。采根为盐菹，食之使人好睡，与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却睡草相背。睡莲，布叶数重，叶如荷而大，花有五色，当夏昼开，夜缩入水底，昼复出也，与梦草昼入地夜即复出相背，广州多有之。谚曰："毋佩睡链，使人好眠。"

海　菜

海菜，产琼之会同。岁三月，菜厂主人置酒，广集菜丁，使穿衣蘸入海采取。海有研石，广数里，桓亘海底，海菜其莓苔也。白者为琼枝，红者为草珊瑚，泡以沸汤，沃以姜、椒、酒、醋，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瘿气，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热。大抵琼之利，槟榔、椰为上，海菜次之。海菜岁售万金，然巨姓兼并，利不及民。旧志云：琼人以槟榔为命，以薯芋为粮，以安石榴为酒，以琼枝为薪，贩者竞自取载。今不然矣，有纸菜，其薄如纸，乃咸水之皮所成，其色如青苔，则以日光而成。潮退时附沙滩上，土人浣白之为蔬。有紫菜，薄而叶大。有石发，蒙生海石上，春时采之，色碧绿。有海带，亦薄而长，或散条，或结绳缕，或如短马尾，黑绀色，与鹿角、龙须皆海之菜也。

落　树

南海有落树，附石而生，有枝无叶，侧类石柏。气似落，岁久坚凝，风日雨露不能浸损，色黝以苍。大者咫尺，小数寸，根干为决明、蛤蜊所因依，波涛所喷啮，沙石所轧蹙，峪岈窟窦，劲峭曲诘，大类绣湿古铁，亦谓之铁树。其红者，脂腻莹滑，曼衍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随其形状，为松、栝、梅、柳诸树，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阳江、电白海上，色洁白而质坚脆，扣之铿然，乃浮沫所积，海苔所化，入水不泛，火

不焦，枝叶理致于侧柏亦无不肖。皆石树之珍者。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叶劲而长，若龃龉状，其花形如凤。子生花下白凤栗，叶则曰凤尾，笋发苞外类芋渠，内攒瓣如球，各擎子珠于穿，一枝一穿，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黄，有重壳，外厚内薄，熟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轻身延年。一名千岁子。黄文裕赋云："有仙人之瑶草，惟龙洞之嘉生。展青鸾之羽叶，攒威凤之球英。子珠擎乎翠穿，侔蒸栗以芬馨。谅抗时而耀质，遥作对乎男贞。"此草可以辟火，广人多植之堂侧，性宜沙土，恶肥腻。

慎　火

慎火者，可以御火，广人多种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叶，圆者多枝叶，丛生成树，四棱有芒刺，皮中有白浆，能盲人。广人以作篱落，村墟间笋竹为围，火秧、露头花为界，在在皆然。谚曰："尔有垣墙，我有火秧。"又曰："露兜花，牛屎勒。"

诸异草

粤多异草，有曰万年松，非松也，苔成树而枝叶类松者也。高数寸，茎端布叶，叶上有毛，干之数岁不死。渍以泉水，二三日碧绿如故。以他水及秽手触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罗浮山中所产。一名卷柏，亦曰苔松。予有赞云："罗浮草木，变化不穷。或大或小，与天无终。小而可大，竹有笼篱。大而可小，松有苔松。苔松之生，枯而能荣。不资水土，柯叶长青。身虽数寸，亦作龙形。何须合抱，自有神灵。"有曰千岁竹，其叶类竹而无枝，长数寸或尺，干之不死。有曰朱草，状如小桑栽，长三四尺，枝叶皆丹，朔望生落如蓂荚，周而复始。有汁如血，以染绛成黼黻章，以金银投其汁，辄成圆泥成水，为金浆玉醴，饮之长生。有曰挂兰、挂竹，皆生于空中，雨露沾濡，久而弥秀。有曰长命草，多产潮阳。咏者云："潮阳女儿梳掠好，鬓边斜插长命草。"琼州有长生草，亦相类。有还魂草，一名地胆，叶如芥，花如地茶，以蛤试之，能起死回生，产阳江山中。有接骨草，丛生，高二三尺，叶大如柳而厚，茎有节，色绿而圆，花白，午开，自三月至九月不绝，折伤者裹之即愈。始兴玲珑岩有琉璃草，茎如芹，食可已风，与肇庆七星岩风药相类。风药丛生石隙，其叶圆厚，和酒嚼之，治风疾。一曰风草，亦曰风叶。谚曰："风病须风菜"。此皆不死之草也。其可为饵者，曰石菖蒲，以小者为贵。有一寸十二节者，以甲子日采，阴于至百日为末，每日服三四匕，能益智聪耳明目。罗浮东涧石上所产，质甚坚，气味清芬，他产则辛。有曰白菖蒲，溪荪也，根肥白，节疏，作菹食杀虫。有曰凉粉草，茎叶秀丽，香犹藿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饥，名仙人冻，山人种之连亩，当暑售之。有曰香薷，生石上，叶似白苏，甚香柔，煎水及为饼，消暑散肿。一名石香菜，亦曰香茸。有石莼，似紫菜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资服食者也。其可佩者，曰排草，状如白茅，对节生

叶，叶两两相连，长五六寸，而干中穿，以细嫩者为贵。番禺人种之，动至数亩，以其叶售于海外诸番。诸番岁有疮痡，煎其叶为汤，浣之即愈。其根茎以合诸香为囊，能使众味久而不灭。予有赞云："有美芳草，其香在根。众香得之，长存其魂。穿心故灵，灵故返生。香之丹药，奇莫能名。"故一名留香草，亦曰养香。一种夏开，细粉紫花如莳萝，干之香，亦名排草。有曰千步草，香闻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谓千步草即排草。广人种之成畦，长至千步，故十里闻香。有曰瑶草，生罗浮山顶，如白茅而小，茎圆而香。有曰金缕草，色赤如金，云麻姑金钿所化，罗浮麻姑峰有之。其可用者，曰龙荪，与莞、与菰、与龙修，皆以充席簟及坐团。白茭者，种之流沙则成田，有方圆二种。曰咸草，多以束物为箔席。其无所可用者，曰白草，丛生三四寸许，茎叶与众草无异，每天雨，先一日变白，晴则如常。产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叶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叶自合，名知羞草。有曰鹤草，叶似鹤，嘴、翅、尾、足皆具，曲尘色，或鹤草，其叶如眉而短，亦曰蛾眉草。

毒　草

毒草，有曰断肠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药，曰苦蔓公，然皆以为胡蔓。花如茶花，黄而小，又名大叶茶。叶按月数多寡，一叶入口，血溃百窍，肠断而死，其死之缓急，则视所下之水缓急，急水者湍激之水也。高、雷间人，有仇怨者辄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毙其亲。或自含口中，勒人财物。急则咽下，讼于官，以人头钱偿则不终讼。人头钱者，被诬之人，以钱抵命也。高、雷人号为妖草。近之，叶辄蠕动，捋取毒人，则招摇若喜舞状。盖以杀为性，所谓毒也。陶贞白云："断肠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予诗云："萱草不曾消客恨，芙蓉偏解断人肠。"皆谓此。中其毒者，以路旁垂鞭草捣烂和糯米泔，或以卵中鸡子细研和清油，或以生羊血解之。相传羊食此草而肥，虎食之百日不饥，盖以其花润泽云。有曰虎耳草，多产阳春山谷，叶有六尖，尖各有一刺，屑之为末，遇贼盗，顺风扬之，著身则骨痛七日，不可忍，痛不敢言，言则加痛七日，有曰羊角揭者与相似。有曰白木香，蕊食之杀人。琼州有牛心茄子，一核者入口立死，两核者可以粪清解之。语云："欲速死，请二子"是也。又有黄金茄，状若槟榔，色黄，一种毒树无花，其子如牛奶，食之立死。以虾酱解之。阳江人轻生多食此。往有良有司，欲救其弊，凡讼自尽者，审无威逼，皆以服毒草之故，立使尸亲买棺自瘗，重治之。民有事陈诉，皆令纳断肠草百根，方与受理，积而烧之，期年绝种，讼遂止。此良法也。

藤

南藤有数百种，其可食者曰甘露藤。蔓如箸，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温，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凉口藤，状若葛，叶如枸杞，去地丈余，绝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断取饮之，甚美，沐发令长。一名断续藤，常飞越数树以相绕。予诗云"隔树女罗飞"，谓此。一名东风菜，先春而生，东风乃至，农夫以验土膏之动。东风一作荼风，又名绿耳，可为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美酒调服，能补衰老。有浮沉藤、兰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鸡冠，生食甜酢。有红藤，可代槟榔食。有小藤，产于东莞，微细如发，直起数丈

无一节，常飞越数树，如百千游丝牵缀。红者名红龙须，紫者紫龙须，凡有五色。然生无根蒂，以秽物投之，即消释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细土石灰涂衅糖釜，其坚如铁，虽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补骨筋。有盒藤，其荚有白子数枚，壳扁，状如盒子，水浸数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悬钩倒挂，叶尖而长，断之有白汁如乳。妇人产后，以藤捣汁，和米作粥，食之乳潼自通。此皆食藤也。诸藤初生嫩条，为藿为笋，而以其大实曰冬荣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瓤瓣瓣相叠，白如猪脂，炙食皆甘美，身怀数日香不灭。秋末冬初间，采以相饷，矜为服食之珍云。其可为药者曰黄藤，熬其汁，则藤黄也。性最寒，以青鱼胆和之治眼疾。间有白者，叶如土茯苓，身小而长，外有箨，包以茎，浸水洗目，并除肿痛。有丁公藤，蔓生著地，高尽许，叶长二寸，面绿背微白。伤风者，以一二叶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即愈。有皆治藤，蔓延墙壁野树间，长丈余，叶似泥藤，中暑者以根叶作粉食之，虚损者杂猪胃煮服。有买麻藤，其茎多水，渴者断而饮之，满腹已，余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干之亦然。性柔易治，以制履，坚韧如麻，故名，言买藤得麻也。藤名而麻实，人争买取。又以他藤多而贱，听人自取，是藤适用颇贵，必须买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买子也。有青藤，仔叶长三四寸，多芒刺，茎大如指而坚韧，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条。花名假素馨，煎汤以洗疮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纽，凡藤皆右纽，故牵之使左不能，而忍冬藤独左纽。有曲藤，琼州酒无曲蘗，以此藤叶辛香，杂米粉为饼以酿，亦曰酒藤。有曰金藤，以为箸，遇毒则烟气迸出。此皆药之藤也。其为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驳可为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红者为簟，曰桃笙，色如夭桃，甚莹滑。白者名琼枝，以红紫间之，为席，为盘，及屏风、盔、甲、马鞭之属，其用甚奢。其可以为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驾牛。其大如荖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为牛绳、船缆。曰括藤，以磨砺器物，能发光腻。曰湿皮藤，其叶饶有芒刺。曰剉叶。可为香者曰鸡香藤，坚面酷烈，能辟水雾之气，山中多用之。大抵岭南藤类至多，货于天下，其织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羊、汾水之肆，衣食于藤，盖多于果布也。

人　葭

粤无人葭，苏长公尝种于罗浮。有诗云："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灵苗此孕育，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公又种地黄、枸杞、甘菊、香薷，为罗浮五药之圃。予尝欲仿之。

同心兰

广中兰多种，有同心兰者，八瓣分张，双心联缀，比并头者更胜。万红友有词云："鱼鲔凝烟，凤髻承露，怀春久因抱孪胎，吹香远早垂骈乳。半窗月晚，正玉立翠绡群聚。只杜兰苏蕙，携手双双私语。"

烛　竹

烛竹，多产永安天子嶂，土人采以代烛。昔宋丞相天祥，屯军南岭，每生燃此竹，火

光照人，今名丞相竹。其生于南岭者，叶有符纹，与他处颇异。他处产者，一名江南竹。

油　草

油草，永安县水际多产之，每开花结米，可占有年。予诗曰："油草花开卜有年。"

蕨　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种，一食其牙者名龙头菜，一以其根为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黄肿。或谓粉蕨岁凶乃出，非也。岁凶，民乃取之，稔无事此，然农家当早晚稻未收，多以蕨粉为食。广州蕨以青者为美，红者次之，春间争以饷客，曰蔪蔆莞，曰拳菜。

水蜡烛

水蜡烛，草本，生野塘间，秋杪结实，宛与蜡烛相似。有咏者云："风摇无弄影，煤具不燃烟。"

卷二十八　怪语

黄野人

黄野人，相传葛洪弟子，共仙去，留丹柱石间，野人服之。居罗浮为地行仙，往往与人相遇，或为黄冠，或儒者，或为溪翁、山妇，或牛，或犬，或鸟，或大胡蝶。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见之。苏子瞻常游罗浮，见一田妪负儿，嘲其黑乳，妪答歌多言子瞻隐事，子瞻大惊，欲就语，妪忽不见。子瞻尝云：罗浮有一野人，相传为葛稚川之隶。有道士邓守安者，尝见其足迹长二尺许。大均尝至罗浮，一人云，有僧于黄龙洞遇一老者，意其为黄野人也。拜求丹药，老者指虎粪示之，僧见虎粪犹暖，有气蒸然，且杂兽毛，腥秽不敢尝。俄而虎粪渐消灭，仅余一弹丸许。一樵者至取吞之，异香满口，后得寿百有余岁。又有见黄野人，冠乌方帽，著靴，往来黄龙、华首之间，见人则大笑反走。一日醉归，以煤书壁上云："云意不知沧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间一堕千岁，犹爱梅花未归。"又有人于石岩间见一无衣人，绀毛覆体，异之。再拜问道，其人了不相顾，但长啸数声，响振林木。有一伛偻者遇之，令于道上俯拾一石以进，及起则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脚疮不愈，一老人隔溪唤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疮即愈。又有采笋者，夜宿深谷中，然木以辟云气，一木客就火而蹲，眉目如人，而黄发离披，以薪触之，稍稍退缩，相对寂然无言，至明乃跳跃而去。又有僧于聚蘧峰侧，见一人从竹丛中惊出，披发至地，大呼疾奔入洞，视足迹长二尺许，是皆黄野人之所为云。黄野人故有庵庐，在冲虚观西，遗蜕尚存。宋太守王宁，登山寻其庵，一樵夫持一竹篾授之，随即不见，视竹篾三丈无节。又有采药者，至

大石楼下，洞门忽开，一披簑美者少年，腰插斧柯，手携一幼女，顾视采药者曰："女识吾否。"问之，则书数字于其手，行十余步忽不见，洞门复合，惆怅者久之。亦意其为黄野人也。山中仙灵颇众，人稀得见，惟黄野人数数与人遇，共事见《山志》，不可枚举。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黄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见之不识云。

幻　女

南方海外之国，多幻术师，能使鬼执烛持茗供客，客徒见烛茗出入，不见其人。有孔氏子者，往从学之，则曰："且留为我女婿，当以法授。"于是见女，夜与之处，美而艳，亟欲就之，辄展转床席间，如隔墙壁。与语则在，索烛照之，婉娈丰泽来亲人，欲抚而搂之，又不可近。凡数夕，无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艳，女心动，悦之。则曰："席间有红丝一缕，盍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为夫妇，甚欢。师知而将杀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执一雄鸡，顶一铁釜，剑飞至，得鸡若手指血。可厌而返也。"曰："若此赘我何为。"女曰："以子美故。我私而就子，其他或来与处，相狎昵久不得接，彼将神荡魂离，以至于死。死则师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执烛茗以事客。以是为赘耳。"乃决去，涕泣甚悲。女曰："无思我，我固老且丑也。"因脱其面，若蝉蛇蜕然。或以语美周黎子，黎子曰："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然而固未尝美也。"

三烈魂

女以烈见，不幸也。而烈以魂见，使人得传其名氏，则犹为大幸。予得三人焉。一曰韩氏女。初，广州有周生者，于市买得一衣，丹縠鲜好，置之于床。夜将寝，褰帷忽见少女，惊而问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惧趋出。比晓，闾里争来观之，闻其声若近若远，久之而形渐见，姿首绰约，有阴气笼之，若在轻尘。谓观者曰："妾博罗韩氏处女也，城破被执。兵人见犯不从，触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来耳。"予哀之以辞曰："彼绡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红如荼兮。彼衣者绡兮，火之不能爇，美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绡兮，吾魂与之而东飘兮。毋留我衣兮，吾魂与之而西飞兮。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谁之知兮。"一曰湛氏，增城湛翼卿之女也。及笄，受聘吴氏子。丙戌，广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吴生欲迎丧以归。其亲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礼之，况死于节者乎。"于是吴生迎丧以归。一夕月明，李见一好女子身被湿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执议，游魂无依矣，请赋诗志妾之死。"言毕而灭。予抚琴而为之操曰："呜呼噫嘻，井之阴阴兮，美人以其魂嫁犹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谢君之友兮，以礼而合幽明之瑟琴兮。"一曰苏氏妇。甲寅春，广州有请觇仙者，忽有自署苏氏者来，问其谁，曰："妾广州绣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茂季子。庚寅冬，城破，兵杀吾夫，吾以几击兵，兵破头额，因磔我而死。"予为之歌曰："击奴击奴，奴虽不死已碎颅，脑血可以溅吾夫。纤纤女手有霹雳，泰山难与秋毫敌。丈夫何必是荆轲，死为鬼雄随所击。"

卢琼仙

卢琼仙者，刘铓之才人也。崇祯间，有请觇仙者，琼仙至，题云："身轻不许风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琼仙故能诗。同时有苏才人者，亦能诗，南汉宫中称大家，刘$\frac{龙}{天}$宠之。至铓时，有女学士十余人，琼仙其一也，与苏皆南海人云。

王小姑

王小姑，东莞石冈人。及笄，适陈氏子，无何，得疾不火食，日嚼梨枣饮水而已。殁经一日，颜色如熟寐。向夕，诸姊妹并立庭中，月色凄清，霜叶微坠，有物随风而至，灭于阶下，流香馥郁，冷然袭衣。诸姊妹曰："岂小姑来惊人耶！"小姑微吟，若流莺出于叶底，就之弗见。良久曰："世缘未尽，复来相对耳。"骨肉掩泣。小姑取架上巾为之拭泪，亲戚来观，婉娈如昔。每晓妆，皆见其衣紫绡，挽颓云，与近态异。因戏疾抚其臂，玉腕如冰。小姑怒，以钗刺之。兄举子，代命名曰栋隆，手制巾领与之，时时抱行空中，儿弗畏也。越数年，忽见身，与所亲泣诀曰："缘尽矣。"倏然而灭。

黄宾臣

有黄宾臣者，字敬而，琼山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祷不应。宾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门真传。"或异其言，亟报有司往请之。宾臣使取竹片十二为令牌，及大锅一，黑雄鸡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于观出寺为坛，宾臣服道衣，被发仗剑，于坛上步罡捻诀，以目视日，竟日不下一睫。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观者称其术之神。曰："未也。俟明日观之。"明日烈日如故，宾臣曰："此劫数，非独高凉一郡为然，柰何！"有司以其左道讥之，宾臣愧甚。于是至发祥寺，登浮图，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箓封之。越三日，谓观者曰："明午雨必至，但从东南来可保无事，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方起，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第一重飞入，势甚可怖。须臾霹雳再震，远近闻硫磺扑鼻。驰视之，宾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与右臂微破，一孔如针，血流不止，以沸水饮之，不受矣。高州人以宾臣为百姓而死，立庙祀之。

北门邪

自琼至崖，所历州县，皆杜北门不开。曩时，琼郡午后鬼入市廛，以纸钱贸物，核之仅灰烬存焉，于是皆试钱水中，验浮沉以别人鬼。有堪舆言："宜杜北门，作真武庙以镇之。"有司如其言，鬼怪遂灭，故十州县皆效之。此甚妄也，北非鬼门也。鬼无形，随在可以出入，有司者尽人道以杜之可耳，何必门。故曰："有道之国，其鬼不灵。"

孝　陈

孝陈者，恩平文安寨人，不知其名。人以其始为女而终为男，不可以复女之，而掩其今之为男也；亦不可以竟男之，而掩其昔之为女也。于是但称之曰陈云。陈之为孝则何？曰：陈及笄时，以其父贫而无子，将如，北宫婴儿之所为，不嫁以养。其父强遣之，陈时时提持酒食，归饷其父。虽大风雨，崎岖山谷，豺虎之间弗少避。路有乌风大王者，祷之，祷已而哭，哭辄失声。痛其身之女，不幸而不为男，使其父老而无依也。一日匍匐坛前，见有山果随流，拾食之，得疾。迷闷数日，梦有人以刀截其下体而接以他体者，惊寤，则居然男子矣。其夫以闻电辉王将军，将军嘉叹，以为孝之所致，命麾下给养其亲。未几，文安寨破，蕃王得陈，怪之，配以女子，而使掌管鹿园，于是陈又为人夫焉。屈子曰："甚矣哉！天固无不足于人，而人尝不足于天。人固无不足于人，而人尝不足于人。夫苟足于天，虽女而男之可矣。苟足于人，虽妻而夫之可矣，孝陈之事是矣。嗟夫！女而男之，非祥也，则在陈则祥；妻而夫之，非祥也，而在陈则祥，祥则复何怪之与有。"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清〕佚名　撰

庄廷鑨之狱

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革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礼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鑨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人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祚、尚衡贿谳狱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其邻一朱姓者少侍，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主事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第元锡方为朝邑令，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发边。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鉴于松魁，且畏之荣复有言，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藉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

戴名世之狱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鸮、方正玉为之捐资刊行。云鸮、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严、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

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镗、方正玉、汪灏、刘严、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方苞编旗下；尤云镗、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未可见矣。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庭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盖以人之贤否不一，各处皆有善良，各处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众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尔等当仰体朕心，各抒诚悃，交相勉励，殚竭公忠，无负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谕，盖欲正人心，维风俗，使普天率土，永享升平之福也。尔等承朕训旨，当晓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职，屏去习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报应昭彰，纤豪不爽，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甲戌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诵法圣贤，读书明理，当知君臣之大义，须上下一体，情分相联，方克致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泽。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

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我国家恩养休息，海宇晏清，八十余年，万民乐业。即尔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泽，安享其福耶？且士人立身行已，以礼义廉耻为重。乃至昏夜乞怜，上书投扎。满纸称功颂德之语，何廉耻荡然至于此极。又有将子弟姻戚门生故旧私书请托者，不知以素所亲爱之人为之请，若先有请托，彼心以为势力可恃，肆其狂妄，无所不为，及实在赃托照拂，实属无益而有损。盖彼无倚恃，尚知警惕自守，勉励供职。款发觉则受请托者不能为之庇护，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也。又尔等皆系各省州县之百姓，受制于有司者。如请托之风尽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惧，而廉洁爱民。则尔等之子孙宗族，咸受其庆，不亦善乎？如请托之风不绝，则地方官员各有倚赖，将肆其贪婪，则尔等之家产，不足饱贪官污吏之溪壑，尔等自为身家桑梓计，亦断应速改历代之陋习也。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实共工驩兜之流也。

陆生楠之狱

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一则令其观满州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懔。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讵意陆生楠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周武王孟津之役，来会者八百侯国。岂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

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功。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功。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溥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工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工，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工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义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设使江充掘蠱之时，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夫建储之事，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后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为多故者，前代史册，历历可稽。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又曰："为天下得人难。"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启后者，然后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未尝预建储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恢宏大烈。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抚有中夏。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御宇绵长。凡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孝宗曰："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寝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几无后悔耳。"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况我圣哲高远之见，十倍于孝宗乎？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论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唐初府兵之制，本于北周苏绰之仪，其后变为旷骑，乃府兵废驰，不得不出于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复府兵之法，然其时亦竟

不能复。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无事耕种之农，岂能娴于武备？有事征发之扰，岂能兼顾农桑？以此为制，不但弃其兵，并弃其民矣。古者六乡六遂之法，远不可稽。后世民以养兵，兵以卫民，彼此相资。唐宋以来，法制渐详，军农实称两便。安有惜养兵之费，而弃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抚三营，以诘奸禁暴。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维，训谏甚备。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此万古之良法。今八十年来，太平无事。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至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临御以来，日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何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为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夫从来不废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敬大臣之道，在于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臣相果属恣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斩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舜命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

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暌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纳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同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光武务勤吏治。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又云“绛度教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夫嘉谋嘉猷，入告于尔后，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者。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似倾险幸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陆生楠生当盛世，服习诗书，身叨乙榜，赴选朝官。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顽不灵之人也。且观其人，未尝不小有才。谓宜感恩戴德，勉恩报效，而乃怀不逞之邪心。于进身笾仕之时，肆无稽之横议；于政教修明之日，对越大廷，则暴戾恣睢之气，形于词色；远逐边塞，则猖狂怪诞之说，任意发舒。其意专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此真逆性由于夙成，狡恶因之纷起。诚不知天命而小畏，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曾静、吕留良之狱

曾、吕之狱，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名曰《大义觉迷录》，颁之学官，使秀才人人同读，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视。后至乾隆间，而《大义觉迷录》始为禁书。雍正间之颁之学官，世宗之深心也。乾隆间之列为禁书，又高宗之深心也。各从其时，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今采《大义觉迷录》中上谕汇列之，共省览焉。事之缘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

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岳钟琪具奏，并其逆书奏闻。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

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益加倾信，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等语。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逆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谕内阁九卿等：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从乂，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思德教，超轶百王。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尊亲。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乱好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亲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贼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亳之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诅。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嚣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藩吴三桂，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冠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祸结兵连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此伪永历之实迹。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瞽说荒唐，诞谬极矣。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快其私愤，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饷千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清寇气，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逮我圣祖仁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久道化成，休养生息，六十余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

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慧，日光磨荡，皆毫无影响。妄揑怪诞之处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揑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失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若以捉影捕风之语，指为灾异，传诸后世，或谓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傥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生轻忽，漫不经心。凡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胜言乎？其他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道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陵，党徒之众胜，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刚正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有不可胜言者，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画，仁育义正，备极化导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没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今日天道昭然，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神人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以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惊，习与性成，仍复保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世恶相承，罔知儆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见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曾静逆书，朕已洞悉。知外间逆党颇众，竟有散布讹言，希图构乱者。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覆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得。已故逆贼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六月乙亥谕：朕前之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询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数十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

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若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著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丙戌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罕见，至若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恩？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愤，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乎？兹择其悖逆之语。一并宣示。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州人二万余。"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钦于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月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次已经屡见，其旁远近山顶，亦有烈焰者，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发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水所汇，或致冲决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水，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减退，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沉溺者数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洲二万余，何妄诞至于斯极！且热河之地，五方之人毕集，乃严鸿逵谓独淹死满洲，有此理乎？严鸿逵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业经百年有余。乃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自记有云："予自意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视朝廷如儿戏，等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间，一介相通，同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扰乱纲常，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且获罪于圣祖皇考，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戊子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恶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

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懔。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叛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又云："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两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于再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制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水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以时，旱潦有备，府事修和，桑麻偏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沈，又何地方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九月癸未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上谕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忆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信义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宏敷，恩思遐畅，登斯民于衽席，偏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所在。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倡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潜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

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域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伦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首，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之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窜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人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傥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

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人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愈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公，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诡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民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窜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迭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因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醇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咈，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诰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锢蔽，觉其愚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丁未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御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

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卒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确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有惩一儆百。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所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戊申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诡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忿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者。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禩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初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蓄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自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则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明神驱使曾静，自行投首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寒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俾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从来奸究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

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颠。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如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困穷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即肯悉心穷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昔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只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乃其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而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什佰。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鸮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己酉怡亲王等奏：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复，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革面回心。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耀日星，厚泽深仁，浃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俾藏富闾阎，广沛恩膏。以普宁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

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澨，僻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凶狡狂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恶贯满盈。神明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的，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从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当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逆书，思欲构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敕下法司，即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共愤。得旨：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辞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亦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等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逆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治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剉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剉尸枭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之子、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逆谋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集，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术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弃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钞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枭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党恶

共济，诬捏妖言，实复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但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具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谢济世之狱

观谢济世之狱，而叹监谤之道，至矣尽矣。录上谕一节，俾见当时雄主所以操纵臣民之作用焉。

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不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诚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狼戾，听其指挥。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贿，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预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迎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莅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

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已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常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诚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灾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谠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陷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胡中藻之狱

康熙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至如乾隆间胡中藻一案，观其成谳之词，真可以“莫须有”三字尽之矣。且在彼时，何必更作如是手段？而竟作如是手段者，则高宗与圣祖世宗才略之高下，亦可见耳。今掇拾诸上谕，记其始末如下：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肹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讳张，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盖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藉题亦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

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又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涝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睹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偿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议，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韁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域，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廷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著革职，拿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审定拟具奏。

庚子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奈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

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独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讥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罗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四月丁未，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后，所作诗稿甚多，且其词气与刻集迥异。必由先已知觉。讯据胡中藻有广信府亲戚张绍衡，自京捐纳回南，至伊家吊唁。见书架上有《坚磨生诗集》刻本，因说此书以达御览。胡中藻问尔何所闻，张绍衡答以裘曰修即曾说过之语。遂遣人询之。伊兄张绍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后并未来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语。著传谕胡宝珠，即速提张绍衡到省。审讯张绍衡是否闻之，裘曰修如何向伊说知。是否属伊传语胡中藻，伊如何传述之处，一一讯取确供。在张绍衡不过无心传述，有则不必躲避，无亦不可妄承，或伊别有来历，总期讯出实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张绍衡能将实情供出，尚无大咎。若枝梧掩饰，亦必终于水落石出。该抚先将供情，由驿驰奏。一面将张绍衡押送来京质对。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诗斗方，诋毁地方官，其中必有关涉朝廷处。何以查送杂稿诗片内，并无此件？该省如有人收存，务须查追。再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预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

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伙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相冒，俟拿解到日，另议谕，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大示义正，意狂诞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警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诡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

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人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资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著从宽免其治罪，即著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孙亦在幼稚，及伊弟胡中藩等，著从宽免其缘坐。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余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害，反复嗟怨，甚属狂悖。该抚现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余依议。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一摺云："古者大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举首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观于此而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迭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翻何人集中，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坐是夷及宗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惑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尝云："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猕既夷，顾乃藉祖父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暮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矣。抑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刊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此者殆希也。

潮嘉风月

〔清〕俞蛟 撰

青楼珠箔，能勾荡子之魂；赤钣云缯，难实妖姬之壑。被无穷之遗害，溯作俑于何年？《金缕》歌残，艳名花而早折；玉箫声咽，伤幽会以难期。洞号迷香，入寻何众？泥惟沾絮，洗脱者谁？仆也不解温柔，贻讥风雅；遇紫云于席上，敢发狂言；赓绿水于墙边，顿忘绮梦。墨堆雪岭，美丑无烦加黑白之评；风贴荷珠，姻缘何必有短长之喻？乃梅州带水，毗接封圻；而潮郡连疆，地邻瀛海。彻夜之笙歌叠奏，拨鹍弦而惊起潜鳞；侵晨之粉黛皆香，笼蝉鬓而艳留留滃。采风问俗，纪载宜详；品翠题红，篇章争丽。逞揶心而卖眼，每气尽于绮裤围中；竭献笑以呈欢，徒魂断于篷窗深处。迨夫色荒情倦，继以裘敝金残；对此日之箫条，伤怀殊甚；忆当年之佳丽，回首难堪。是用箴规，爰资搜辑。

丽　景

潮州居羊城东北，山海交错，物产珍奇；岭表诸郡，莫与之京。以故郭门内外，商旅辐辏，人烟稠密，俨然自成都会。昔韩文公贬潮阳刺史，驱鳄鱼之害，开文教之端，后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韩江。越今七百余年，烟波浩渺，无沧桑之更；而绣帏画舫，鳞接水次；月夕花朝，鬓影流香，歌声戛玉，繁华气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齐昌之西河塘外，虽规模不及，而雨丝花片，殢人魂魄，如出一辙也。若非在上者惠养有方，则荒徼之区，安能富庶华美至此极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而蛋户，惟麦濮苏吴何顾曾七姓，以舟为家，互相配偶，人皆贱之。间尝考诸纪载，蛋，谓之水栏，辨水色，即知有龙，又曰“龙户”。秦始皇使屠睢统五军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今之蛋户，即西瓯之遗民欤？生男专事篷篙，只在清溪潮阳五百里内往来，载运货物以受值。生女，则视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抚畜，或卖邻舟。父母兄弟，仍时相顾问。稍长，辄勾眉敷粉，抿管调丝。盖其相沿之习，有不能不为娼者。非如燕赵之区，随处可游，资生多术，乃不顾廉耻，以身为货，可同日而语。故遇交好者，择纯谨可倚，即托以终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妇”也。广东蛋户，与浙江堕民，曾蒙谕旨，准其为良，与居民一体安居习业。土豪地棍，横加逼辱，依律治罪。载在令典，此真“胞与为怀”，欲涤斯民旧染之污。无如结习莫除，甘于下贱，亦可哀也已。

六篷船形制昂首巨腹而缩尾，首长约身之半，前后五舱；首舱，居则设门并几筵之属，行则并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舱，为款客之所，两旁垂以湘帘，虽宽不能旋马，而明

厂若轩庭，前后分为燕寝几榻，衾枕奁具，熏笼红闺，雅器无不精备。卷幔初入，觉锦绣夺目，芬芳袭衣，不类人寰。然此犹丽境之常耳。顷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罗绮，卧处横施竹榻，布帷角枕，极其朴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悬名人书画，几上位置胆瓶彝鼎，闲倚篷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对榻设局脚床二，非诗人雅士，不延坐。韩江抵清溪，往回千余里，处处修篁夹岸，每乘此船，与粉白黛绿者，凭栏偶坐，听深林各种野鸟声，顿忘作客，是何异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识，安得不为之惑？谚云："少不入广"，职此故欤？

潮嘉风俗朴鲁，良家妇女，布衣椎髻，形颇恶劣。舟中则云鬓分梳，薄如蝉翅，蛾眉约秀，淡若春山；彩袖曳风，唾花凝碧；绣鞋步月，瘦玉生香。至于环佩声低，芳踪渐远，钗钿制巧，新样频翻，更有不能枚举者。而伧荒之徒，囿于习俗，每嫌莲船不束，无论妍媸，见而齿冷。是皆措大之见，乌足与品题佳丽哉？从来歌咏美人，未尝语及其足，《唐史》称杨妃罗韈《宋书》称妇人圆履，韩冬郎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皆不缠足之明验。且昔人论东坡诗，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恶，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浓眉阔目，硕腹粗腰，虽裙底双钩，不盈三尺，亦谓之佳丽乎？如余所见，潮州之竹姑，兴宁之贞娘、月凤、郭十娘、麦莲凤，梅州之吴小、金麦、凤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缓行独立，倍觉娉婷。余虽不解个中三昧，而知当日西子、太真，足以倾人城者，断不在凤头窄小也。

琵琶，古乐器也。自康昆仑而后，能弹五十四丝者，已久无其人矣。然当时太常卿王瑀尝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大弦，岂俗手所能擅其伎哉？"今舟中女校书度曲，动辄乱拨石槽，以倚和其韵，虽有巧者，时变新声，究不足与言乐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谭，雁横碧落，箕踞篷窗，静听邻船，轻弹低唱，亦复不恶。友人金柳南赠林香竹姬八大美云："香枫一曲欲销魂，红烛青尊忽夜分；无限幽怀写不尽，满江凉月白纷纷。"

鸦片烟，出外洋诸国，色黑而润，凡游粤者，无不领其旨趣。余初不知为何物，后按《本草纲目》云："鸦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此说甚确。余尝见人煮烟熬膏，其中尚有花瓣如莲者，不过形体略小，其为罂粟所制无疑。友人姚春圃，尝为余道鸦片之美，谓："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驰宕，真极乐世界也。"余笑曰："其然，岂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农夫不尝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饵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有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比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小鼎繁声逗响泉，篷窗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清于雪，不羡蒙山活火

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潮州土谷，以蛇之青色者为青龙，奉之如神。每岁二月望前，结彩为舆，管弦钲鼓，舁之以行，名曰“迎青龙”。各船女郎之未经梳栊者，皆浓汝艳服，扮剧中故事，随神游行，望之灿然如锦始濯，如花始发，艳心眩目，莫可名言。纨袴子弟，裙屐少年，争备金缯，择佳丽者，以次给之。受者各曰得标，得标多者，声名噪甚，即有大腹贾，不惜千金，为制衣饰，与之梳栊。昔邱海阳铁香，有《观妓诗》云：“凤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报赛忙；百戏具张全不顾，争围抬阁看新妆。”又云：“一枝花斗一枝新，公子王孙逐后尘，夺得锦标载月返，不知春思属何人?”盖实录也。

曲中称谓，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杂志》所载，妓家仆婢，称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称之曰“娘儿”，客至称客曰“姐夫”，客称假母曰“外婆”之类。皆不离乎本来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襄”，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阮读如燕，襄读如相，即刘阮楚襄之意。”是真痴人说梦。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为襄耶？燕襄之称，必有命意者在，惜无从考据耳。舟中妓女亲生者少，皆买自贫家，或得诸他舟，教习弦歌，传授衣钵，颇废劬劳。迨梳栊后，一切家计，取给于女，谓之“当家”。当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缱绻，不甚管束。唯私本船篙工，则与良妇犯奸无异，阿母忿相责詈，不少宽容。姊妹中，亦鄙薄之。此娼家家法也。

丽　品

濮小姑，韩江人，态度丰艳，柔情绰约；虽不娴文翰，而吐属温和。遇少年服饰炫丽、举止浮荡者，厌薄之。名士骚客，联句飞觞，则樱唇微绽，粉靥生涡，侍坐终日不倦；否则邀之不至，即至，酒数行，先姊妹歌《满江红》一曲，便向坐客敛衽辞去。虽有力者，啖以金帛，挟以威势，亦不顾也。故当时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为吟坛主。临安吴殿撰撰擷云，校试潮嘉，适乘其舟。严谕从人，禁妓不得入谒。小姑窃窥而心慕之，然以学使尊严，何敢遽为毛遂？辘轳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齐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赞我也!”因与其母定计，设筵醉仆从于他舟，潜令篙师约当吴寝所，穴篷数处。顷之衾枕淋漓，吴急起狂呼，莫有应者。小姑伪自梦中惊觉，挑灯出视，谓吴曰：“湫溢何可憩息？后有小榻尚洁，敢请贵人移寝何可?”吴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横流，不觉心动，遂与燕婉。及试罢返省，题便面以赠小姑曰：“轻衫薄鬓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后，月明初见郑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诗而拜，欲脱籍随行。吴不可，殷勤慰谕而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为“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贵，即名士骚客，亦难轻觌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儿曾侍寝玉堂，何可复理故业?”遂出私囊行金，于湘子桥边筑精舍数间，焚香礼佛。后闻吴君逝世，设位哭奠，数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艳称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佣中佼佼者乎！余闻吴公胪唱后，告假完姻。其夫人双目失明，自渐非偶，告于父母，遣人谢绝。吴曰：“夫妇之义，一与之盟，终身不易。汉宣帝即位，尚求微时故剑；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为夫妇。其高义有足称者。因纪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艳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即濮小姑之妹。姿态丰艳，举上蕴藉，颇有小姑风。浙人沈静常，赠以诗曰："兰汤试罢倚新妆，回忆巫云几断肠；宝树自归珊网后，一枝红艳独凝香。"生平不谙弦歌，酷喜弹棋。客至其舟，有善奕者，即煮茗对局，终日不倦。静常每劝其脱籍，而妹不悟，因题诗棋枰以寄之："残棋一局费思量，小劫频经未散场，困到垓心才回首，满枰花影已斜阳。"妹得诗，泣下曰："静常真爱我也！敬当什袭，无负明训。"然同心难得，至今尚在曲中。

才娘眉目如画，能学内人妆束。樵风居士赠诗云："百结云鬟七宝钗，晓妆才试镜奁开？不知宋玉伤秋甚，镇日墙东盼楚才。"其邻舟有福来、青姑，色艺与才娘颉颃，而谈吐流利，应酬圆转，则过之。有无名子，赠福来云："石槽一曲奏新声，湿向江天月正明；泪鬓青衫缘底事？儿家前岁学初成。"又赠青姑云："素馨百朵缀钗梁，蝉鬓轻盈灿雪光；勾罢晚妆人倚槛，好风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丧，依于婶母蓉娘，丰姿秾粹，如碧构初放，满座生春。顾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毕，辄闭户焚香，或临窗刺绣，不喜见人。尝有贩米客，备百金，愿亲芗泽。春姑鄙其人，毁妆称疾。客去，蓉娘让之，春姑曰："抚养之恩，儿岂忘怀？容俟得当以报，无相迫也。"蓉娘无如之何。然春姑之名，从此噪甚；欲缔交者，鹄首屧满，俱不当意。吴江金大司马听涛，为诸生时，作客韩江，闻其名，访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简文《美人春睡图》"低鬟压落花"之句，惊回幽梦，倦眸斜注，觉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衿徐起，叙谈良久，情意顿洽，遂成燕婉。未几，金公乡试旋里，春姑祖饯江边，揽衣挥涕。金公取小端砚，勒其事于背，赠之曰："我苟富贵，携此而来，当不相负。"春姑珍如赵璧。后十余年，金公以内阁学士，校试潮嘉。向例当道往来，蛋船应役，时春姑犹在舟中，未脱籍。随蓉娘至清溪，闻学使姓名里居甚确，伏篷底窥之，态度宛然，密谓蓉娘曰："是诚前度刘郎也！"夜分设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静常者，邀金公过饮。春姑作别时妆束，俟酒酣，用盘承砚献之。金公就烛取视，惊询曰："尔岂昔年韩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呜泣，不成一语。金公携砚返舟，作诗二首，赠白金五百两，慰遣之。春姑遂留金于蓉娘曰："儿不能复事贱役。卿借金公之惠，以报阿母恩。"因择士人，委身而去。诗曰："含颦忆惜侍尊前，丽服靓妆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问当年！不抱琵琶过别船，芳心与石一般坚；相思有证分明在，泪渍模糊满砚田。"潮嘉河畔，至今传颂焉。

蓉娘子秋卿，不善饮酒，每酹半杯，即红晕满颊，如落日芙蓉，情致缠绵缱绻；凡与交者，均不能忘怀。黄冈张司马赠诗云："被池香暖睡昏昏，日过高舂尚掩门；怪煞雪衣频唤起，梨花满地见春痕。江头小宴捧霞觞，风送芙渠隔岸香；侑酒却防呼唱曲，姑邀姊妹理霓裳。"其女侄曾春姑，落籍后，蓉娘老大，随士人而去。

郭十娘，居齐昌西门外，早著艳名。一时名流，争妍取媚，寻盟责诺，无虚日。十娘蔑如也。独与余友金柳南，倾盖输心，如董小苑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怀谦益。其私心窃计，谓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机，与余同里，家计山，卓荦不群，意气豪迈，工吟咏，屡应童子试，不售，即弃去，游于滇楚，临流揽胜，慷慨悲歌。久之赋归，益无聊，因挟申韩业，游岭周公卿间，理文案，详慎明敏，虽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赋闲。然虽贫，犹典衣聚书，至数千卷，啸歌不废。而所为诗益工，宜其纵情风月，欲销垒磈郁勃之气于温柔乡也。先是柳南游幕齐昌，公余登河滨之娜嬛楼，

屡招十娘不至，因以蝉翼纱二端，并蒂兰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兰返纱，谓僮曰："归语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张宴邀姬，少选，十娘姗姗来，雅服靓妆，容华妍秀，席间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泪，音韵凄楚。定情未几，而十娘婴疾，柳南为之焚香默祷。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脱籍相从。而柳南旅橐羞涩，因制如意一钩，各执半要盟，以待异日。适某邑某公，夙闻柳南名，专俾厚币以聘，势不可却。刻日戒途，十娘设宴以饯，相对汍澜酒半，柳南伪醉离席，驰马去，从此关河间隔，欢会难期矣。柳南以世无"黄衫客"，恒郁郁，因赋《如意诗》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别人泪痕多。孤月照裙屐，重云销黛螺；回头似一梦，壮志尽销磨！"后十年，柳南重过娜嬛，十娘已卧病床第，玉容樵瘁，握手失声。柳南赋诗二十首，歌以当哭，节录其半："十载重来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飞；徐娘未老风姿减，泪湿当年旧舞衣。幽兰一剪证前因，蝉翅纱轻稳称身；对镜嫣然浑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红正暮春，名花齐折斗芳辰；一枝冷艳谁堪似？妙手玲珑写洛神。桦烛高烧照绮筵，清歌两部醉群仙；漏声欲断人初散，偷近熏笼倚玉肩。小阁濛濛细雨中，残灯隐约背窗红；伤春倦卧无人问，独燕心香祷碧空。沉疴乍起倍清癯，闭户兼旬似隐居；兴至偶然乘彩鹢，间凭水榭数游鱼。不曾竖指学红绡，铁练何须销绮寮？怪底连宵玩明月，出门动即遣垂髫。半钩如意缔三生，密誓双双对短檠；小语有时红两颊，欲呼夫婿又低声。悲莫悲兮生别离，临歧挥泪共牵衣；明朝南济桥头水，不见鸳鸯相并飞！卖赋惭非司马才，空教红粉委荒莱；不知海国苍茫外，何处黄金可筑台？"未几，十娘奄逝，埋香黄土；柳南携尊哭奠。其生前爱桃花，为购数十株，环种墓门。吾知异时花发成林，香凝红露，犹似当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纽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两腋下有气触鼻甚秽，俗名为"狐骚臭"，遇宴集酒酣，辄薰蒸满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庐，与之昵，赠以诗，不啻联篇累牍，并遍徵诸同人之善咏者，装锦轴赠之。余戏拈《黄金缕》一阕云："芳思撩人当永昼，无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劝君须早构。六篷船，可藏娇否？底事寻春偏独后！绮梦初回，小字频呼纽，百和香浓薰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遂与纽儿绝。后遇土人，以百金为之落籍，当与海庐有同好也。

大美字美娘，廉静寡欲，衣饰朴素；每逢宴集，酒酣拇战，群嚣纷起，独美娘默如。善歌《马头调》，其声娇而细，宛而长，如春莺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见不轻度也。与梅州陈生交，逾年举子，即潜至其家。母访得之，挟之归，不从；因延道士作法，俗名"狗头符"。美娘心动，遽返。近有闽人林香竹教之诵唐诗，至刘希夷"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落知谁在！"为之怃然，亦有心人也。

莲凤，玉肤花貌，云鬓雾鬟，真曲中尤物。为人敏妙，广筵长席间，使主觞政，纤悉无讹。且能为酒客解纷。故凡有宴会，凤不与，则举座不乐，名重程江。惜其母贪鄙，客缠头轻者，辄形辞色，以是游踪渐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贵家子弟，挥金如土，恒至其舟，莲凤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庄，不苟言笑。伧夫妄称其有闺阁态，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银相对，无一言酬答。有恶少恨之，伪为贵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静，令乞儿数辈，褫其衣而挟就之，创甚。自此稍剑戢，昔日伎俩，不敢复试矣。

酉姐，品格端好，能诵《毛诗》及四子书。舟中以“女学士”呼之。吾乡刘生，曾至其舟，见酉姐凭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夙驾。我有旨酒，以燕嘉宾；其乐何如，如鼓瑟琴。”刘生不胜心折，因力劝其从良。酉姐不久即随杭州徐某脱籍去。粤中歌妓，能读书通文翰者，酉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儿，姿首清丽。白昼相接，如对名花；映烛而坐，愈觉其妍。故人呼为“夜娇娇”。桂山邱学士赠诗云：“春衫窄袖小云鬟，烛影浮杯照远山；怪煞纤纤江上月，夜来光彩满人间。”由是月儿名噪甚，远近文学之士，得识一面，以为快。

大善，一名西洋画，姿色秾粹，堪与桃李争妍。为殿撰刘大戎赏识，赠诗云：“叱咤顷刻变风云，横槊江皋酒正醺；百炼此身得一善，温存不让李将军。”其妹善姑，亦娟秀，并有诗云：“云翘继起赛云英，踏月归来调素筝；独善何如兼善美，休言先已证三生。”自是两姝实录。

小金，舟居程江之东，容光韵秀，体态娉婷，颇有大家风范。与萧山朱某交好，曾于秋夜乘艇闲泛，歌《浣花溪》一曲，音韵凄惋，两岸旅人，为之挥涕。朱某临别，赠七绝二首：“销尽炉香独掩门，琵琶声断月黄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泪痕。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垂条空自舞斜阳。”小金藏之枕箧，独坐无卿，时一诵之。

琳娘，不好庄饰，粗服乱头，天然风韵；有洁癖，拂拭几榻，尘麈终日不去手。凡贾人与达官门吏等，虽挟重赀求见，概不纳。独与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赠诗，有“作客头将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后介夫得疾，旋里，逾年无信。其同乡友人王百川，过琳娘。见泪痕满面，伏枕不起。询其故，曰：“昨夜梦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终不释。已而凶问果至，琳娘为位，哭之累日。噫！风尘中如琳娘者，盖亦鲜矣。

簪姑，人物秀丽，服御繁华，有豪贵家气象。韩江士人郑之鼎，尝与交好，赠诗云：“碧纱如雾护春妆，兰麝熏多骨亦香；何处相逢曾识面，刺桐花底月昏黄。”矜贵气象，于此可见。郑生，贵介子弟，与簪姑往来，未及半年，所赠不下数千金。唐人《北里志》，称每席四镮，烛尽加倍，较之郑生，不亦陋哉！

玉娘，肤理皙白，态度轻婉。每夕阳含波，晚风微飐，辄金锁绛衫，独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赠诗曰：“满江风月净尘氛，独立亭亭回不群；漫说玉娘颜似玉，软香更胜玉三分。”真实录也。其母贪鄙，稍不如愿，即令玉娘谢客。澄海豪客李芥园，邀集韩江人士，张宴湘子桥下。玉娘每度一曲，掷锦十匹。其母闻之，匍匐船头，口呼佛号以谢。芥园叱去，满座哄然。玉娘不胜忿，旋舟，数日不食，其母悔悟，恶习为之稍减。

石姑又名十娘，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饶有风致。曾随伧父，四年而寡，无所倚，遂返程江，理故业。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独小娜与之款洽，相对忘怀。小娜洁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态，则过之。毗陵陈云，羁旅梅州，每月夜，即招两人煮“工夫茶”，细啜清谈，至晓不及乱。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缀于树枝，迎风浥露，神致飞越；若折而嗅之，生气寂然，有何意趣？”后解维返省，石姑、小娜，南望零涕，甚于所欢。噫！如陈生者，堪称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宝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韩江土著。或曰：“金姓”，故又呼金宝云。颀而秀，玉立亭亭，发长委地。善歌，工调笑，凡往来韩江及宦游者，靡不与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飙，摄南澳司马篆，宴集其舟。宝娘平日遇富商贵介，结束济楚，媚态百出，都无所属

意，独倾心于宗君。时宗君髦矣，视茫茫而发苍苍，且于温柔乡中，即其少壮时，初无所系恋。故于金宝，亦淡寞置之。仅以《定情诗》八首，作缠头之赠。受代者至，旋归会城。逾年，揭阳有事，随观察张公朝缙，复至韩江。事毕，张公欲委身于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发吾乡当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传为美谈。吾当为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即令海阳令谕金宝之假母，是夕以彩舆箫鼓迎之而归。宗君出其当日《定情诗》，以示同僚，一时传颂，羡金宝之得所归。而张观察实当代风流教主也。诗曰：“去年良会共浮槎，疏雨如珠透臂纱；似此风流真绝代，妙香开到白莲花。庄严喜听腐儒谈，打破机关绝爱贪；别有风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琼花一见一回新，更向名花证慧因；画舫帘波灯影下，红妆偏对白头人。细拨檀槽板未停，低鬟翠凤动玲玲；多情为我歌《金缕》，倦倚篷窗半醉听。濛濛香篆障轻绡，鬓鬓钗横奈此宵。触连校书狂杜牧，填词红烛又高烧。前身雪北与香南，拈取红芳一指参；结习风怀除得否，载花船是散花龛。流转浓华又一巡，几番风信逐芳尘；兰因絮果何时了？我是罗浮梦醒人。赢得清风两袖轻，浓香浅梦记分明；愧无十幅缠头锦，便面题诗赠宝卿。”余读其诗，宛丽缠绵，钟情实挚；因拈《如此江山》一阕以赠：“蓝桥本是神仙窟，为问阿谁能遇？碎捣玄霜，细斟玉液，梦绕韩江古渡，相逢竟妒。觑鬓影脂香，轻盈媚妩；画舫横波，错疑解佩汉滨女。赤绳经早系就，笑掷心卖眼。多少纨袴，往日情痴，而今愿足，知费幽怀几许！韶华暗度，试品色题香，未运迟暮；月下花前，从今诗思苦！”

小琳者，金宝之女，姿态不甚艳，而妆束雅淡，别具一种韵致。自金宝归宗司马，舟中冷落，不啻蓬门。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煮茗陪坐，终日无倦容。于是物望顿归，家声复振。江南士人张仲玉，与交最密，赠以诗曰：“客邸愁无奈，乘舸一访卿；叩门惊好梦，倚笛奏新声。小鼎茶初熟，疏帘月倍明；拨灰添百和，絮语忽更深。”同时擅美者，有小足、小荪，皆色艺俱佳。沈静常赠小足诗云：“十六芳龄正破瓜，妙于酬应足当家；生成一种销魂处，眼似秋波脸似霞。”赠小荪云：“胭脂湖畔女儿家，冶色当春醉曙霞，未许群芳夸解语，风流还让合欢花。练江何似浣花村？秀茁兰芽有小荪；庄蝶翻飞不知处，空教杜宇渍啼痕。”后小荪因恶少招饮，坚拒不去，被辱，遂决意脱籍从良。

俊添，色艺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质衣沽酒，邀韩江士女作团圆会，清歌酣畅，恒数夕不休。后得消渴病，濒危，嘱其妹小凤曰：“我本瑶池侍女，误爱色香世界，谪堕人间。今限满当去。”既而遍体娇汗，如烧沉水，香闻隔浦。视之，玉筋下垂，双眸合矣。兰溪章鸣皋，有《游仙诗》二首，挽之：“玉洞春回万树花，个中茅屋即侬家，闲游姊妹临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过，偏爱黄莺对酒歌；石径兼旬无客到，不关风雨落花多。”小凤亦翩翩有致，今尚在韩江，有无名子赠诗云：“桃根桃叶莫争妍，月旦湘桥忆往年，有妹嗣音夸小凤，玉楼风韵更嫣然。”味其诗，疑与俊添有旧者。

轶　事

岐岭抵韩江六七百里而遥，其间溪流曲折，随山而下。月夜，女郎独坐船头，轻弹低唱，时一遇之，风味亦足宜人。碣石卫先辈晞骏有诗云：“晓风残月满江秋，独倒芳尊浇客愁；十载宦游归未得，不堪更听《古梁州》。”公以名进士陈兴宁令，抚字心劳，催课政拙，聚书至数百卷。公余吟诗自娱，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红，在所不免。玩其

诗，可知其风格焉。

有满姑者，本韩江妓，恒往来清溪岐岭间，郡人故未之识，与余姚翁宝山情好颇笃。后其母卒，姑挈千金，欲从宝山。宝山避之省城，屡招不住。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诘宝山以坚拒之故，宝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孙也，岂可以不义之财，玷辱家声哉？"夫世人娶妻，必访其奁具之厚薄，为取舍；妓女挟赀而嫁，犹之乎娶妻而得奁具也；何为不义？宝山未免矫情。

昔陶朱公《置富奇书》，以养鱼种竹为先务。齐昌境内，遍处皆池沼，既可灌田，复可养鱼，而舍旁及邱陇，皆艺竹，宛有淇澳之风。而竹惟南济桥一带为尤盛，两岸绿影参差，迤逦十里。夏午蒸暑，盘旋室中，无坐卧处，辄与魏湘岩、杨嘉干、路玉峰、金柳南诸君，携尊挈榼，放舟其间；登岸至池边，竹林深处，解衣席地而坐，骄阳敛影，通体清凉。柳南折荷花为杯，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吸，相顾乐甚。一日，兴阑思返，林外忽有双鬟，冉冉而至，曰："闻公等效李靖安故事，乌可无酒纠？我曹故不速而至。"视之，则柳南所赏之大小两凤也。遂命歌《相府莲》一曲，同人纷起洗盏更酌。久之，夕阳欲下，飞鸟归林。柳南载两姬返棹，谓余曰："昔在传家孔公幕中，尝与同人纳凉此地，有时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诸人散若秋烟，而我儼然重至，能无如右军兰亭修禊，俯仰今昔之感耶？"大凤即磨墨舒纸，请赋诗以纪。柳南成七律一章："修篁两岸绿参天，依旧风光似昔年；独倒芳尊悲逝水，芳劳湘管吊非烟。朱门俯仰成春梦，白袷飘零老研田；何日扁舟返鉴曲，匡床夜雨话联蝉。"大凤貌不逮小凤，而情胜之，与柳南无一夕欢，握手缠绵，较啮臂者，更笃。故柳南每有宴集，双凤必翩翻齐下，犹卖珠者，得锦匣而光益显也。

程江蛋船中，有雏女，年才十一岁，髦发鬖髟，垂肩际，若松鼈。一夕，窥见其母与所欢横陈榻上，不觉欲心顿炽。比晓，告母欲人梳栉。母笑其稚年无识，谕止之。女曰："不如我愿，即服毒死，母无悔也。"越日，窃取鸦片，和酒欲吞。母夺弃之，不得已，为之倩人梳栉。见者咸捧腹胡卢而去。或有讦之者，曰："汝知奸幼女之律乎？是欲诱我以蹈法网也！"女则昼夜号泣欲死。母因招无赖子，与以金，若佣值者。至今女长，犹不满三尺，而为雨为云，已不止高唐一梦矣。五代南汉刘龚，每令男女白昼裸淫，后苑相视为乐，名为"大体双"。后苑中鸟兽，以及鸡犬，皆见惯，亦镇日交合。今雏女见母之交欢，而遽思梳栉，是何异南汉苑中之禽兽哉？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齿摇摇而发星星，极状衰惫。然夜无男子，则寝不安枕。一日，停桡江渚，见一少年，于水浅处蹇裳以涉，体貌丰伟。娼爱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欢，欲与合。少年不可，曰："汝发其种种矣，我方年壮，毋乃不伦？请别选相当者以求欢，予不敢闻命矣。"娼因饵以重金，少年遂勉就之，至今倡随和夫妇焉。昔复征舒之母，鸡皮三少，尝借阳精为驻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拟夏姬。夫夏姬年鬈而貌艾，自陈灵公之后，楚庄欲纳之，而不果。后巫臣子、反黑、要之，徒争欲委禽者，指不胜屈。其艳冶之态，即少艾者，犹瞠乎其后也。《记》曰："拟人必于其伦。"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无驻景之术，直母彘耳。乌足与夏姬同日语哉？

江左杨少愔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见人面，辄发颊；强与接，数语即避去。随舅氏某公任潮州公司，舅尝谓人曰："此余家贤宅相，有五代杨遵彦之风，真足消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者也。"与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齿，与生亦、相埒。尝细雨初晴，两人乘舟闲泛，岸上观者环堵，惊为一双玉树，临风摇曳也。寻某公卒，凡亲友随任者，

皆旋里。生独恋姬，不去。逾年，囊橐将罄，姬劝其归，辄泪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岂不欲脱籍相从？顾私蓄止百余金，不足以饱阿母欲！然谋事在人，君携去，试问赎身，济否，听命可也。"生洽交好者说之，鸨不从。计无所出，惟闭户掩泣或散步青天白日间。一日，徘徊树下，望姬船鸣咽不已。忽有人自后抚其肩曰："异哉！子何悲之甚也！"生惊顾，则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诡词以对客，摇手曰："观子神气，已知底蕴。"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热血斗许，愿为世间佳士一洒之！君固未可与语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与共坐，备述颠末。客初无一语，但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阳奸民朱阿姜，谋不轨，制军提兵往剿，文武员弁，往来韩江上下者，如梭织。一夕，姬与他客酌酒篷窗，拨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数人，坌至，疾呼曰："督辕巡官至！"举舟惶遽，客仓皇鼠窜，而巡官已高坐舱中，传呼鸨母，责其买良为娼，令左右褫衣，欲挞之，鸨哀乞，始释。顾谓姬曰："汝当照例发卖！姑念事不由己，许汝择人而嫁。"姬跪谢，以愿从杨生对。巡官即传生至舟，视之曰："真汝偶也！"饬缴身价给鸨，促两人买棹遄行。生与姬喜出望外。而终不知巡官为何人也。欠□，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携尊径人，揖生称贺。盖即当日树下相逢之少年也。笑问姬曰："昨夜惊乎？日者别后，谋为若两人撮合而无术。非制军临郡，乌能作此狡狯，以遂足下愿乎？"生与姬顿颡若崩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酾数觥，致声珍重，腾跃登岸，长啸而去。嗟乎！谁谓世无"黄衫客"哉？

晋有浙东陈生，游幕海阳，学问既优，人亦老诚持重，服食更俭朴无华美。每谓同人曰："吾侪弹铗侯门，所得脩脯，如佣工之值；赡父母妻子而无余，岂可冶游以丧志？"少年儇薄者，恒非笑之为迂。曰："彼孽缘未到耳！饶舌何为？"凡同人设席可干，强之，必峻拒。越十年，幕橐所蓄，几累万。而生亦年垂耳顺矣。因束装思归。戒途有日，骄其同人曰："诸君见我之归，徒啧啧称羡，盍亦学我之守，不作狭斜游乎？"同人衔之，思设阱以相倾，而无术。谋之谋姬，云："此亦易与。"先是姬小忤幕宾，虞有祸，转恳陈生，为之缓颊，而免。每欲置酒申谢，生拒之。至是招其仆，敛客致词曰："我蒙陈君覆帱久矣，今闻遄归有日，图报无期，待备薄饯以申悃曲，烦谨达之；倘得一顾，当酬以洋蚨大衍之数，非所吝也。"仆利其金，以告生，且怂恿之。生念仆相随久，藉此一行，足偿其劳。况刻即解维，何至丧其所守？因许之。姬遂盛筵廷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持奉，无半语涉谑，亦不作狎昵态。生私心窃许，谓章台柳，竟不作临风荡飏耶？日暮辞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鹢首，而预属篙师，伺其登岸，挤之落水，姬即奋跃随下，抱持狂叫。舟人坌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仆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询之，则已入醉乡，置主人湿衣沾体而不顾矣。生躁闷欲死，已有双鬟，捧华服至，换毕，犹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于榻。姬为之遍体按摩，觉骨节尽酥，沉沉睡去。比醒，闻枕畔小语曰："渴乎？"视之，姬也。语如莺啭，气胜于兰，不禁神魂宕荡，即与定情。从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仆促之归，曰："舟中乐甚，吾将娱老于此矣！"迷恋数年，半生心血所积，尽归乌有。而面目亦憔瘁黎黑，若病夫。有当日被其讪笑者，相顾曰："陈某素不治游，其铁石心肠之张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无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则直是河间妇矣！"生闻之默然，无以对。未几，卒于舟。妓殓而埋之。噫！女色为钓魂之钩，妓馆买陷人之阱，观于此可以猛省矣！

昔黄司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张和者，襄无长物，与一妓交最密。至积逋累累，故往来虽频，而缠头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绝，而妓不听。一日，张钦妓听，夜半，母唤

去，借他事挞之无数，始令返。张捧痕为之挥涕抚摩，妓益感其意，谓曰："情好如我两人，岂忍相离？然汝既不能脱我于风尘，而母日摧折，终不免于难。不如仰药同死，结夫妇于九泉，不犹愈于生乎？"张落魄，计不得妓，无生人之趣，慨然许诺。妓拔钗付张，质钱沽酒，投鸦片于中，两人对酌，各醺，抱持而卧。迨母惊觉，多方灌救，妓苏而张则无及矣。母携妓向州署自投，司马云："彼孽由自作，与汝等何尤？"越日，妓抱琵琶唱曲，为他客侑酒，不复念张之死，并张之何以死也。而张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骂，鸡鸣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历益甚，至掠砖抛瓦，解衣床外，衣自竖立，种种怪异，不可殚述。而游客之寻花问柳者，亦褰足不敢登其舟。久之，鸨不堪其扰，卖妓与乡人为妾。妓梦张谓曰："汝诱我同死，而今独活，行将与汝就质阴曹，以泄此愤耳！"逾年，妓为其嫡所辱，忿激服毒死。人尽云负张之报。其何以不死于疾，而卒死于毒欤？余谓张咎实自取，其迁怒于妓，是张死而犹顽钝无知也。妓之死，亦命数会逢其适，非张之果能为厉而死之也。纪之以警世之恋妓者。

海陬冶游录

〔清〕玉　生　撰

自　序

夫《海陬冶游录》曷为而作也，将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陈之艳迹，寄幽忧于香草，抒旧念于风怀。沧桑变易，麻姑见而伤心；开宝繁华，宫女说而陨涕。抚今思昔，写怨言愁。则使经过曲里，尚识旧人，搜辑闲编，犹传轶事。伤红颜之已老，嗟黑海之多惊。谁肯买俊骨以倾襄，孰不谈劫灰而变色哉？则此编也，聊作寓言。附诸野史，非故为妖冶之同，甘蹈泥犁之罪也。顾或谓昔赵秋谷《海鸥小谱》，余曼翁《板桥杂记》，西溪山人之《吴门画舫录》，皆地当通都，时逢饶乐，其事可传，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无赵李名倡，又少崔张侠客。染黛研朱，药又变相。堕鞭投辖，猾虏争膏。未闻金屋之丽人，能擅玉台之新咏。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杀贼，取谥贞姬。著黄绖而参禅，证名仙籍。绮罗因之减色，脂粉于焉为妖。是人肉班，是野狐窟焉尔。而子犹逞其艳谈，为之暝写，不亦真乎？然而善言儿女，未免痴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为阅历之场；红袖青衫，同是飘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维摩人道，先以钩牵。戒谣为法秀之妄诃，忏绮乃休文之恶习。恨寄绿阴，无损牧之之豪宕；篇名锦瑟，宁识义山之缠绵。铅华宝酱，不讳言情；浊酒残灯，乌能妨节？与其高谈从听，毋宁降格求真也。况乎奇节仅矣，冶容暂耳，必貌皆苏小，诗比薛涛，媲卞玉京之慧心，配段东美之雅操，则香国中竟无下乘，章台内悉属才人。青泥世界，尽放莲花。碧柳楼台，遍镌珉玉。是情之所必无，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观古来文人失职，荡子无家。偶托楮豪，遂传风雅。晓风残月，不尽低徊。淡粉轻烟，岂无点缀？本非实录，有似外篇。则余今日之所编，逞妍抽秘，尽许荒唐；水月镜花，无嫌空彻也已。且也，由盛观衰，大有乱离之感；因今念旧，弥兴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寻访青溪，春藏杨柳之家，人闭枇杷之院。任姬素琴，此中翘梦。既识一面，遂订同心。毛燥归来，音问中绝。己酉大水，橐笔来游。宿疴未瘳，烦忧正剧。有梦非春，拥孤衾而听雨；看花懒出，虽晴日而闭关。辛亥春闲稍作绮游，狂名顿著。选花开尊，征歌按拍。题群索扇，间有篇章，抹月批风，任传薄幸。于是沾泥之絮，遂为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冬，杜门养疴。追念前游，援笔以记。其时赭寇纵横，金陵陷没。珠帘碧瓦，荡作飞灰。舞袖歌裙，惨罹浩劫。而此间亦烟沉雨坠，月缺花残。人往时非，哀多乐少。迨乎贼去城空，春回燕至，旧巢已换，香梦难寻。欢生死之

无闻，嗟飘泊于何所。凄迷烟月，谁解伤心。而妆点池台，复开艳窟。曾几何时，城中已复旧观。城外环马场左右，又成妓薮矣。惟是良辰难再，美人不来。时局苍凉，消息茫昧。今过其地，则故钉犹在，檀点依然。芳树鸟栖，画纱萤点，乱冢荒堤。今日粉影脂香之地，颓垣败壁；昔时灯红酒绿之家，境易回肠。事如转烛，其为怆怀。又乌能已？岂非事无可纪，而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镜槛才安，忽然远徙，香名甫著，辄复私更。萧郎再至，已怅踪迹于风前；徐娘重逢，错呼窈窕于月底。倘欲按图而索骥，窃恐觅路而迷花也。更有叹者，流俗胜则雅会稀，朱颜贱而黄金贵，乍羞觋面，已解淳□之襦；未及盟心，遽荐宓妃之枕。继以色荒而钱尽，遂至情断而思离。此亦情天之变态，幻海之沸波也。余也虽堕绮因，自存真宰。偶抒感慨，专写牢愁。或观此篇者，遂以为此间佳丽，何异迷香；是处笙歌，正堪荡魄。则亦未识余心者耳。若其鄙为轻薄，讥以纤靡，为高厚之绳诗，作到溉之投地，以为意无寄托，旨乏劝惩，见斥于礼法之儒，遽指为文字之障列，亦姑听之而已。呜呼！沪虽偏隅，固泽国之要津，海疆之险堑。艳风相煽，极盛难继，有心人能勿深畀哉！庚申春仲淞北玉魫生识于春申浦上。

卷 上

沪城，妓薮也，地频海，华夷错处，巨商大贾，往来如梭织。比日繁艳，愈胜昔时。舞榭舞台，连甍接栋，余自己酉杪秋，寄迹斯土。每值赋闲，辄与二三良友，遨游其间，所见不少。而工词曲娴翰墨者，未之见也。旅窗无俚，因病得闲。枨触旧怀，抽豪暝写。姑循余曼翁《板桥杂记》之例，以雅游丽品轶事分隶之。听雨剪灯，留宾煮茗，藉供嗢噱。绘脂粉之生涯。续烟花之记录，亦足以销忧起疾矣。

洋氛已息，海市大开，劫火重圆，花光复炽。绮阶绣陌，萃四方之奇姿；蜑妇蛮娃，夸海徼之妖艳。每至二分月上，十里灯明，钿车交驰，香尘四溢。狎邪公子，游冶富商络绎往来。迄无停趾，洵可谓花月之大观，风流之胜事矣。

虹桥左侧鳞次以居，其中纷黛杂陈，妍媸毕具，无不各分门户。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扬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饰貌，争妍取怜。所著衣服。竞尚新裁。灯火连宵，笙歌彻夜，裙屐少年，鲜不丧魂惑志者，其即销金之窟与？

唐家弄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鱼行桥南为东弄，在闔水桥西为西弄。悉丽人所居，途虽邇迤，游踪竞集。纷壁明窗，备极闲雅。每至更阑人静，琴韵箫声，犹彻墙外。闽粤大腹贾，拥厚赀者，遨游其间。意有所属，辄张夜宴。斗酒藏钩，乐无逾此。缠头一掷，动费不赀。噫！焚香十斛，下箸万钱。谁弗穷奢相尚，求其泊然雅素。静好自娱，则未之见也。

梅家弄以梅宣使得名，地颇幽僻。每有丽姝，避喧趋寂。僦屋其中，靓妆雅服，位置自高，羞与坊曲中伍。惜以时有锄兰恶客，斫桂荒伦，摧折百端。至一月数迁，不遑安处，是亦胭脂山之孽障，风月海之魔澜已。

鸳鸯听侧，地亦幽深，十余家相连属。每有富贵豪家，一月出数十金，以供美人挥霍。自此闭置闲房，他客不能见矣。然间多黠婢，俟其他出，则窃召所权，以谄重金。甘为野鸳，耻作家鸡。烟花本质，往往然矣。其能谢客杜门，镇日不下楼者，吾闻亦罕。

虹桥西南为白栅，曲折以行为西仓桥。白栅南为张家衖，其地附近多藏匿名姬。此中间有双趺不缠，而姿首明秀，稍著名誉者，每乞录于高底，以求齿于姊妹行，其娇揉亦良苦矣。此辈大概来自吴门，无所依著，遂作此生活。嗟乎！风絮飘零，落藩堕溷，孰有甚于此哉？

城外临河一带，自北至东，亦多倡家。编竹为篱，抟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爱其羽毛者，每不屑处。然亦有佳丽杂处其中，非由操术不工，即由名誉未噪，托迹下流。为时白眼，虽名士失所，何以加兹。顾一陷此阱，即身难自主。情殊堪悲。爱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调护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诸也。

黄浦中有船妓，略如蜑户。然绝无佳者，今率与番舶黑人交。舆隶见之，皆掩鼻过矣。其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之能效夷言者，可易妆而往。缠头费，亦不过二十余金。彼美人兮，西方人之人兮，当不惜金钱，以领略此奇芬耳。

勾栏院中，率皆礼伸佞佛，以祈默祐。朔望必于户外焚纸锞，而撒以盐，谓之现银。月必享财神，俗呼为接路头。每值空王生日，多艺檀旃，香篆缭绕。清晨诣寺庙，乘纱与以过者，绎络不绝。覆袖底之文鸳，拜鞋尖之彩凤。含情微诉，无非为所权私况，是亦陷而近渎矣。

二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日。街市悬灯，士女骈集。清明、中元、十月朔，邑人例奉城隆出巡。谓之三节会，妓女多著赭衣白裳蓬发银铛，乘舆后从，谓之偿愿。油头浮滑，追逐指视，品评妍媸，媚神即以招客，计亦良得。

沪城少水，无画船箫鼓诸胜。春秋佳日，士女出游，多萃于西园。园有茶寮十余所，莲子碧螺，芬芳欲醉。时来丽人，杂坐成群。每当夕阳将落，人影散乱，真觉衣香不远。轻薄少年，乡曲独子，掉臂其间，多与目成而去。

城中游览之地，以城隍庙之东西两园为最盛。西园游人杂遝；东园则双扉常键，值令节始启之，幽草孤花，别开静境。中有高阁，可远眺，为城西胜处。桃花开时，士女丛集也。是园，池石苍古，景颇空敞。芙蕖盛放，亦可消夏。他所皆静僻，访古者偶一至焉，美人则绝迹矣。近城村里，如龙华观塔，静安浴佛，虽多胜事，往游者实罕。

四月有兰花会，六月有荷花会，九月有菊花会，皆折简招宾。征歌侑酒，荷花盛于南园，近皆呼也。是园亭台空朗，道暑迎凉。游赏者殆无虚日。纨扇罗衫，翩跹而来。钿车珠幕，栉比以至。洵为脂粉之逸情，裙钗之胜概也。

八月十五，每家必烧斗香。至夕倾城粉黛结伴闲游，踏月访亲，听趾所至，谓之走三桥。以西园及蕊珠宫为最盛，烛光夺月，篆烟散香。于时绮縠被体，茉莉堆髻，粉汗蒸淫，履舄错遝。轻薄少年，掉臂其间。堕珥遗簪，为乐无极。宵阑月斜，游人稍寂。于是静女两三，素妆以出。凉蟾如水，薄云作花。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彼俗子者，或将以花妖月魅疑之也。

妓家食品，多以甘浓香脆为佳。甚或取诸外肆，求其纤手亲调羹臛，千百中无一人。近以惠林馆为巨擘，肴馔精洁，尚堪与吴门伯仲。若其一家之中，自有厨娘。客来咄嗟可办者，惟堂名能之。至于顾厨珍品，董窑新茶，则近代已罕见矣。岂能于此间求之哉？

青楼所著画屉，镂空其底，中作抽屉。杂以尘香，围以雕纹，和以兰麝。凌波微步，罗袜皆芳。此尤服之妖者。或有置以金铃，隔帘未至，清韵先闻。近又有曳男子履者，绣以蝴蝶，虽镂金错采，制作精工，而行步绝无婀娜之致，窃听不取。

洋泾桥北，多粤东女子，蜑户珠娘，自远而至。风日晴郎，连袂游行，殊足一新耳目。大率以帕裹首，锦裤绣屣，椎髻窄袖，装束殊异。类皆丰硕白皙，足长八寸。其佳者，肤白如雪，眼明于波，不让顾喜肉屏风也。远商多购为姬妾，筑屋别居。然有所属意，辄引与为欢。其有黠妪，假粤妆以媚远商者，亦猝莫能辨也。

小南门外多野桃花，每值开时，乱红堕水，其地平远，烟草芊绵。人家比屋，而居多有情女子。春暮盛开，游士群集，短墙曲巷，寻花而语，有所属意，径往叩扉，谫诃不及也。然镏院重来，辄有人面东风之感矣。

沿城数里，丝柳毵毵，草色成茵，湖光摇黛，迥非尘境。俗士之迹，所不能到。疏窗半启，镇日帘垂。堕钗徐闻，可人如玉。游狭斜者，即求观其音容而不得。惟一二素心人，时与往来，乐数晨夕，钱刀弗甚较也。

沉香阁东，最著者为朱家庄。过小石桥，为季家衖，画锦坊，西为薛衖。深街曲巷，别有洞天。循径而行，菜畦数弓，柴扉双板，自觉幽致冷然。每至薄暮，红裙翠袖，历乱帘前，令人目不给赏。流目送别，则荣阳坠鞭；选美征歌，则群花夺宠。可不谓尽态极妍与？

青楼居如栉比，其间最胜尤众狂惊者，土人谓之堂名，盖即妓院遗意，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主者谓之本家。最佳者，谓之堂顶；下者谓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丝竹肉手，若手艺较优焉，故声价甲于他嫱舍。城中不盈十家。院子深沉，楼阁高迥。层槛回廊，宛如世族。青骢白板，阗咽其间。烛夜花开，瑶筵竞起。钿钗争风，锦袖欲飞。翠绕珠围，虽石季伦金谷之游，不是过也。访艳者至此，殊有观止之叹。

外此则曰堇台，规模亦略相埒。房栊深邃，被服丽都。客至则调片芥供爪果，茗杯甫进，而粉黛杂陈于前。客意有属，即可定情。蹀柳眠花，顿成鸳梦。虽春风一度，各自东西，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羁旅也。其夜合之资，及他事率递减于堂名一等。故冶游而惜费者，往往舍彼取此。

其次曰私局，虽不敢与二者比屋。然闲静则过之。不能家有厨娘，每逢谯宴，辄取诸外肆。帷帐衾裯，必务精洁。花朝月夕，佳客过从，煮茗衔杯，略有风趣。近日城中多至三百余家，诚称极盛。呜呼！俗之华靡，风之淫侈，于此可见。

或有名媛购屋僻地，俗子未易谋面。自称住家，不与院中人等。往来宾客，不过数人。无门庭喧遝之咎，唱曲掐筝，捧觞调芥，皆不屑为。率以小鬟任其事，其恃娇尚奢，有邀人传粉，不自著衣光景。

沪城于旅邸，藏置丽姬。若惬客意，即荐枕席。故宾至如归，有室家之乐。谓之花寓。此岂管仲父女闾三百之遗意与？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馆，调食者，率以女子。客人以百钱赠，若留宿亦须一饼金，较之吴市看西施，稍觉便宜耳。

沪城有卖花媪，善作雉媒。于小街隘巷，构屋数椽。凡客所属意之美人，虽良家妾媵，不难托其招致，但不能作夜度娘耳。富室子弟，多饵以重金，谋片晷欢，名曰借台。薄俗如此，求其独清独醒者罕矣。

其余略有数等，等愈降，帛愈卑，率皆与夫仆隶所游。大雅所不屑道，等诸自郤无讥可也。嗟乎！沪城大仅如斗，而女闾成市。偏多脂夜之妖，其谈艳者，犹谓尽人如玉，遍地皆花，不数扬州之盛。正恐盛极而衰，为有心人所深虑耳。

衣服之制，以青楼之趋尚为雅俗。沪城之妓，皆从吴门来，故大半取吴为式。其为客

措办者，悉取诸采衣街上，丽制雅裁，任其自择。其时下妓多呼缝人，授以新样，备诸纫织，穷极巧，靡若其淡妆素抹。神韵独绝者，当别具只眼物色之。

花草浜，三牌楼一带。多设花肆，异蕊名葩，靡月不有。美人头上，颇不嫌寂寞。每至夏秋之交，建兰素蕙，入座清芬，佛手木瓜，堆盘鲜色。可以参茗柯之禅味，洗酒国之俗醒。其茉莉桂花，可结为球。悬诸碧纱橱中，媚香四溢。薄醉初醒，梦魂俱适，温柔乡洵有佳趣。

闺中香品，别有妙制，粉奁脂盝，必非市肆所陈乃佳。若能得内宫秘方，手为配合，则久用之后，肌理色泽，自觉光悦异常。近日所行玫瑰洋皂，亦能滑肤。微嫌其气韵不能人时。至其琉璃瓶中各种花露，奇馥扑鼻，真有衣敝而香不灭之妙。较之焚芸屑麝，可免焦腥之味。然平章香国者，率以其异品而摈之。不宫西张汉师家，著名已久。凡口脂面药，澡豆香橐，亦颇精巧。每当浴后茶余，芳馨袭衣，留髡送宫，薄解罗襦，令人心醉。

酒兵茗战之余，率厌肥浓，多求鲜果以悦口。沪之水蜜桃，尚是露香园遗种。大几如盘，皮薄香甘，入口即化。他如洞庭之芦橘杨梅，亦南方所仅见。至闽之甘蔗荔枝，北之葡萄水梨。自远毕集，夜阑消渴之际，剥肤咽液，凉沁诗脾。

教坊演剧，俗呼为猫儿戏。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教女徒悉韵年稚齿，婴伊可怜。以小字猫儿，故得此名。沪上工此者数家，清桂，双绣，其尤著者，每当传粉登场，锣鼓乍响，莺喉变征，蝉鬓加冠，迷离扑朔，莫辨雌雄。酣畅淋漓，合座倾倒。每演少者以四出为率，缠头费，破费主人四饼金耳。

名妓下梢多不可问，其衰退为房老者，什无二三。安能于苦海中，别开青莲世界？西园茶寮中鬻青果者，多属女子。皆来自锡山与吴下，眉目亦间有娟秀者。无赖子每啜茗时，掷钱竞售。捉腕捺胸，备诸妖态。日斜果尽，随至其家。是本不必为妓，而自堕恶趣中，亦可伤已。

拣茶女子，多系小家贫户，布裳椎髻，楚楚可怜，然愈足见真色也。晨去晚归，率皆结伴联群。姿美者处之内室，工少而获倍，其中多不可致诘。以日得百钱而甘玷无瑕之玉，为父母者，何愦愦乃尔。

妇女之以罪案逮系者，例发官媒逻防之。其地在五老峰后，粉墙书官媒二字者是也。俗呼为官卖婆处。其媪巧于渔利，略有姿致，即饰盛妆以迓客。或守志不从者，则抶以非刑。长官虽知弗问，大似有明籍没教坊之弊制。苟案中漏网之奸夫啖以重金，仍可作野合鸳鸯，其法可谓疏已。

卷　中

沪自嘉道间名流踵至，提唱风雅。领袖章台者，如王月仙，褚云孙。固一时之秀也。其时朱陈以财雄，丁王以侠著，闽粤大贾，皆拥巨赀，不惜千金。为此中生色。乃喧天鼙鼓，惊破仙音，环海螺桑，终沉鬼国，世易时移，不禁今昔之感。余作沪游已晚，不及见盛时事矣。听花月之遗闻，览繁华之新集。尚有承平故习，淫冶余风也。惟寻春杜牧，未见吴娘；骂坐灌夫，每多伧父。不特减雅兴，将何以佐谈资。则是编之作不亦赘乎？然而空谷幽兰，以无心而忽遇；天涯芳草，亦何处之不生？姑采尤者录于篇，以所见为后先，

不以妍媸为甲乙也。

明珠风情绰约，酷似洛真。体态轻盈，蹁跹善舞，不让乐天春草也。所居小楼三楹，枕于大道。琢玉成片，悬于檐牙。每触微风，锵然相击，过者谓此中有人。辛亥孟秋，咽于曹家小阁，卮撰有序，女昆弟数人，并皆殊妙。然无一当余意者。最后见一姝，云鬓蓬松，往来于银灯之下。欲语不语，若笑非笑，询之则明珠也。酒阑灯炮，斜倚熏笼，有留髡送客之意。是夕酒渴甚，不能成寐。起殊早，疏星在河，斜月挂树，明珠手沦茗与余絮语。谓余曰："儿得千金，构屋城外。曲房小室，幽轩短槛。环植花卉，若得此与君偕老于中。何如?"余笑而允之，嗟夫天涯杜牧，沦落甚矣。安有十斛明珠，买此娉婷贮之金屋耶?

吴门朝馥行二，风致婀娜，面有微麻，不损其媚。居白栅，于章台中，名誉不甚著。而诙臻妙，不以劲词忤宾客。亦流辈之翘举者，与绣珊沈子绝相昵。绣珊丰姿秀彻，酷似好女子。谙音律。尝妆束登场，演《断桥》一出，缠绵哀丽，举座皆惊。朝馥时留之宿，未尝索夜合资。每曰："侬若遇张芯挈，虽为之捧溺器，亦心所甘焉。"后嫁茶商以千金为之脱籍。闻其于将嫁之时，犹与绣珊啜泣竟夕，啮臂为后约云。

绿筠，姿容妍审。稍识之无，双趺不盈纤，而举止闲雅。自言本惠山女道士。年及笄后，从人而逸，所欢之父母不容，立驱之出，彷徨无归，乃堕烟花。先游邛上，转徙申江，僦屋于盐官塘。小舍三楹，纤尘不著。时已齿增色退。而群屐少年，入其室者，无不迷惑失志。岂殢人者真别有在乎?闻其于几席之间，皆能合欢，不减阿糜任意车也。

芸卿，姓陈。兰陵人，隶籍吴门，名誉大噪。已酉孟秋，避水沪，因家焉。初其父为客于粤，娶粤姬绝美。生芸卿，四岁即解音律。及长入教坊，芳声清激，媲美宋腊。芸卿，姿仅中人。风格殊胜，扬蛾微眺，见者神为之夺。既至沪，闭门谢客，侨居僻巷，入踪罕集，与笠泽沈君交綦密。一日余偕沈往访，已薄暮矣。张谯于小阁中。值芸卿病齿，翠眉半锁，妩媚俞增。娇弗禁酒，弱不胜衣，真觉我见犹怜。酒酣为度懊侬一曲，响遏行云，清讴徐歇，余韵绕梁。有谬以余能文告之者，芸卿喜甚。倩余作传，余诺之而未果也。后闻某公子以五百金为之脱籍，擅专房宠焉。今沈君落魄江淮，余亦丐食沪上。欲归不能，而芸卿已得所天。其相去何如耶，更阑烛炮，濡笔记之，辄自伤也。

双鸳，家沪之东林。肌色虽黑，而光艳绝人。余戏谓之墨芙蓉，盖媚猪之俦也。家甚贫，以针凿度日。后为陆媪所见，笑谓其母曰："尔家有钱树子，何忧为?"其母惑之，因卜居于城，稍稍作此生活。偶遇大贾，骤获不赀，甚矣。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吴叟樵珊尝钾之，其时双鸳已厌风尘，意将择人而事，嘱渠至其母家。越数月樵珊偕余往访，天台路歧，竟迷前踪，徘徊良久，惆怅而返。

桂馥行三，靡曼风流，纤浓合度，丹唇皓齿，旷世无俦。居豸狮街中，斗室粉墙，备极幽闲之致。自视甚高，不屑与院中人为伍。性喜静，独处一楼，稀见宾客。蓬蓽既深，轮蹄罕至。余偕李君秋纫往访，得见其面。略序叹曲，翩然却人。其妹素琅，年才十三，短发覆额，双鬟垂耳，已觉娉婷可喜。时已向夕，设宴于阁中，有双凤校书，与秋纫旧相识，而呼桂馥为假母。丰神韶蓓，调笑无双，亦可人也。素琅颇属意于余，黄昏微倦，余倚于怀。更漏三滴，匆匆话别，缠绵之情，寄于言外。恐将来瓜字初分，必当突过阿姊。

绣云，一字琴仙，吴之吴趋坊人。少有殊色，九岁鬻于勾栏。房老爱之，不啻拱璧。十五梳拢，艳名噪一时。所交多贵公子，有刘二者，参戎介弟也，嬖之甚，出金绘为落乐

籍。僦屋城南，笔耕针耨，如倡随焉。继而海氛不靖，流徙金阊，凡约指搔头之属，尽入质库中。复业沪上，仍抱琵琶，余从邢子游，得识其面。辛亥中秋，月色大好，余散步虹桥，偕杨君往访之，留宿其舍。绣云姿韵天然，风流秀曼，肌如截肪，肤若凝脂。坐于轻纱帐中，真如一堆艳雪。夜凉人定，始共就枕。桃笙簟滑，热香四流。床中结茉莉为球，宿醒初解，芬芳沁鼻。如游众香国里，后至云间，不复觌面。杨花已老，不知飘泊何所，良可悲已。

兰笙，吴门宦家女也。跻跗纤妍，腰支轻亚。生长豪华，为父母所钟爱。顾年及笄，犹未字人。深闺刺绣，幽怨盈怀。仆张福者，美姿容，见信于主人。出入闺闼，遂与兰笙有私，相约潜遁。初窜云间，为匪人所劫。既将至沪，鬻于章台，僦屋鸳鸯听畔。清迥岑寂，杳然殊境。疏窗明牖，玲珑相望。檐前什骏，因风搓击。游其室者，谓不减眉楼也。余识兰笙，四阅岁毕。未尝少有投赠，而徐余之意，终不衰。兰笙深以昔事为讳，每询及之，则泪痕承睫，若不胜情。嗟乎！若兰笙者，虽曰前因，究竟自贻伊戚耳。

珠儿，姓常，素居北关。与母相依，朝飧不继，恒仰给于十指。其后所适非人，有彩凤随鸦之恨。常把镜叹曰："如此姿首，苟屈节入章台，何忧不曳罗著绮耶？"有丁生者，游冶子也，与之为邻，悦其美而心动焉。时有投赠，值班母生日，丁以巨金为寿，由此往来如亲串。丁又时与龁贾饮酒其家，珠儿因是得小裕。以千缗购二女，一字桂贞，尤为慧倩，亦后起之秀也。枇杷巷里，宾从如云。珠儿齿虽长，而风致嫣然，工于酬应，见之者无不色授魂与也。性恶烦嚣，徙居小天竺侧。帘栊峭静，室宇精洁。陈设之物，究极幽艳。世俗女子，弗能及也。桂贞继为茶商所昵。所掷缠头，劝盈篋笥。后又以重赀为聘，珠儿由是闭门谢迹，以养疴为辞。殊儿既与丁相处数载，情好弥隆。丁家虽落，而珠儿待之益厚。丁凡所需，无不取资于珠。虽伉俪亦蔑以加。嗟乎！狭斜之游，贫而被弃者多矣。即夫妇间亦不能无交谪之言，而珠儿顾衣布茹蔬，与丁偕老，岂非情有独深，为今所罕见者哉？是则可传也已。

巧福，沪城人，良家子也。四岁时，其母贫不能自立。弃诸路旁，酒垆妇取而养之。长益慧美，虽不妆束，而云鬟星靥，艳绝如神仙中人。有商人见而爱之，给值乞养为寄女，僦屋东关。商素有储蓄，故巧福钗钏步摇，炫倾一时。然巧福性动，不乐绳检，破瓜时已有所私，其父弗知也。后遂为轻薄所诱，不殊柳絮飞花，落藩堕溷矣。余与巧福相识时，年甫及笄。姿容妍媚，风致婀娜。双翘如细笋，体若环肥，不伤其雅。巧福虽入章台，而伴置自高，不琐琐与人较钱帛。壬岁夏间，巧福居虹桥左侧。余薄暮往访，小谯其阁中。银灯初上，情话缠绵，备极旖旎之致，街鼓纨如，宾客尽散，于是启秋纱之帐，佛湘纹之簟。巧福谓予曰："妾识郎君，匪伊朝夕，眷慕之情，既深且挚。今得勾留小住，了此夙因，妾愿毕矣。"巧福虽不识字，而性爱文人。谓愿供俸砚之役，不乐为纫绔妻。惟所交多龁商大贾，终不惬其欢也。余家又贫，力不能致，岂非有限之者耶？

采芳，彩玲，徐姬之养女也。僦屋艾家衖中，姊妹花盈盈竞秀，倚为钱树。采芳齿稍长，风韵犹饶，善吹萧，声调遒逸。又喜诙谐，妙解人颐。第与人戏时，辄批其颊，绝似牙娘，伤人肌肤。彩玲产自江北田家，见人腼腆，音殊弗佳。然歌时声如裂帛，绝不类其吐属也。壬子花朝，小桃才放，余始自里门来昆陵。潘君折简招谯，特为洗尘。采芳意在勰宿，连举巨觥相属，醉不能归。遂留焉，及醒则暇帘已透三丈日矣。后绝不往，聊志于此。以见醉乡中一段因缘，亦不可负之也。

招福姓金，鸳湖女子也。年十七至吴门，名噪甚。继忤豪贵，遂徙于沪。侨居梅家衖。三椽精舍，布置颇幽，小阁垂帘，几榻上绝无纤尘。客至则茗碗精洁。招幅虽处平康，而娟静自好，不轻见人。纤腰细颈，皓齿明眸，一时俊物也。壬岁季夏，余偕汪子夜造其庐，雪藕冰脯，咄嗟而办，四壁多黏时人题咏。招福能操琴，非遇雅流，弗屑发声。是夕焚香危坐，为余一弹，觉筝琵之音，只增俗耳。后闻与汪子往来最稔，余亦不复往访，仅于兰笙席上一见之而已。迄今思之，往日酒痕，犹留襟袂，琴弦余韵，恍若不绝于耳也。

云仙，少居茸城，颇著名誉。轻躯鹤立，欣然而长。初至瀛壖，即集褚伶于西园演剧，观者靡然倾动。余友月舫与彼有一夕欢，壬岁季夏，偕之往访。见其一钩罗袜，步惯凌波；八幅纱裙，行常窣地。洵此中翘楚也。云仙既见月舫，弗甚款洽。背面不语，殊有怨态。余谓月舫曰："负情侬从何来？既得新人，忘却故人。能不令云娘气结郁？"云仙乃启齿粲然，留余小谯，更阑始别。临行犹持烛送出，嘱余再至，意甚丁宁，且曰："请致意萧郎，勿以陌路视妾也。"嗟乎，云仙其真缠绵于情者乎？出门视之，惟见疏星在天，明月满地而已。余为恍然，若有所触。未知月舫，亦有动于中否也。

金玲，家在薰园。颇多松月，精庐邃阁，诘曲深严。疏牖不启，珠栊常垂。貌鼎焚香，门无杂客。鬓梳嫽俏，酷似宫妆。虽处风尘，颇耽寥谧。长于吹笛，声调凄远。清秋月朗，倚楼闲弄，羁人听之增愁，佚女闻之起怨。余当夏仲曾造其舍，揄云谯，飘雾谷。纤秾合度，举措皆艳。常语予本笠泽女子，少小即学刺绣，不幸总角为匪人所诱，以至今日沾泥堕溷，非复昔时。话竟，辄呜咽久之。金玲性恬淡，羞对宾客，每杂俳谐，辄无酬答。秋棠主人，花月平章也。偶过访之，曾以新诗，盖尤倾倒之至云。

璇姑，粤人姬也。龋齿愁眉，善为妖态。僦屋城南，认王媪为假母，稍作烟花生活。余识之已矣，时往其室。壬子仲夏，粤人选事，王媪处诸妓星散，独璇姑在舍。璇姑小病才愈，斜掠云鬟，凭阑不语。隔帘视之，如芍药笼烟也。日将夕，王媪设精粲于西窗，留余小饮。情话久之，夜已深矣。更阑雨恶，不能旋归。蜡炬烟微，熏炉香冷。遂与璇姑缱绻，待旦而别。雪鸿泥印，小事勾留，不可谓非滴沥声之作合也。

彩琴，兰陵人，辩慧女子也。风态妖丽，言词巧艳。淫冶善酒，狂逸不减润娘。所居三楹，缔构颇新。迴环四合，曲屋自通。春秋佳日，率多名士醵宴。往访者，结驷于门。彩琴高髻靓妆，独坐一阁，甘果美醞，庋列几案。榻上绘士女会合之图，酒酣则与客纵观，恣其谐谑。余尝秋夕小饮其室，佳馔初进，清歌继兴。俄而帘月如圭，晶莹斜射，遂撤桦烛，彩琴为席纠故设僻令。余连沃数十觥，每飞一觥，则必立尽。彩亦所罄无算。余曰："今日真为颠饮矣。"彩琴时薄醉，虽不及乱，然已玉山渐颓，星眸微倦矣。尹啸霞为写《海棠春睡行看子》，剧描醉态。彩琴见之，辄自笑焉。

小玉，明珠之养女。素面如玉，双鬟若鹊，亦此中之矫矫者。明珠前在吴门，工乐器，以衰退为房老。有女曰四官，小字韵玉，有秋水芙蕖之目。孙笠舫，旧相识也。壬岁秋九，余极意寻芳，笠舫特举小玉以应。初见之次，即设佳馔。时时眄睐，意有所授。是夕留宿，低帏昵枕，婉恋殊深。近闻明珠弃叶为桟主，小玉亦已适人。桃源非路，香梦难寻，曷禁惘然耶？

附　廖宝儿小记

宝儿，粤人廖氏姬也。室本素封，广厦曲房，蓄臧获数十辈。后其夫以淫博顽家，乃傲屋鹤鹑桥畔。小楼临水，斗室精洁。宝儿亭亭玉立，顾影罕俦，肌肤明润，弓弯纤小，一时之秀也。余小驻于兹，年华四瞬。问柳寻花，间有所属。然到眼差可者，卒无一人。辛亥仲冬，张红红作蝶使，得与宝儿见。觉其举止闲雅，酷似良家子。所陈设之物，亦幽澹入古。枣花帘底，对坐不作一语。张子为系红丝，遂定情焉。帏深烛炮，呜咽谓余曰："荡子不归，空床难守，欲得素心人与数晨夕。今幸观君，愿久相处，无相弃焉。"由是酒楼酣饮，莒寮小啜之余，时至其室，脂香粉影，弥觉销魂。余亦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

宝儿雅有花癖，性尤喜梅。槛边阑角，时栽数株。及迁桥侧，室仅如斗，无隙地可种，犹购佳卉，手植于盆，虬枝屈曲，供于矮几，花时满室皆馨。其剪枝薙叶，别具慧心，偃仰类可入画。宝儿自谓艺术之巧，不减宋仲儒。不喜于髻间插戴，又不肯折以供瓶玩，皆恐伤其生意也。

余始见宝儿，赂以双缣，阎媪意犹未足。宝儿自食仅菜蔬，而酒馔，月辄数万钱。心甚疑之，红红谓余曰："其夫实未外出，用甚奢。所得缠头，不足供一博。"宝儿饮食常至不给，娥脸不舒，枕函时有啼痕。噫！命薄情深，若宝儿者其尤哉！

一日既夕，往访宝儿。未及门而遇警，狂伧构祸，好事多磨，悒悒若失者累日。翌晨红红来，藉托微波，芳姿复觐，幽怨更深。宝儿曰："曩夕之警，是妾莽叔所为。博无资，故至此，妾已诮诃去矣，后可勿虑矣。"言时若有不胜其悲者。

沪城殊乏清泉，宝儿当秋雨初过，辄涤磁甕以贮，大罍小盎，窀室几满，有宿至一二年者。宝儿备论茶味，尤让水色。味取其轻醇，水辨其老嫩，有如苏广之品汤。宝儿少尝习词曲，能识减画字，问余曰："古人有嗜茶而著书者否？"余曰："陆羽有《茶经》。"即乞写一本，置于香鋍侧，常令指授，亦闺阁佳话也。

宝儿爱洁有癖，袒服必三日一易。帷帐不著纤尘。几榻盘盎，日令董媪以水洗拭。熏炉茶具，必自识别。虽与余亦不共。静坐封之，弥觉俗氛坌涌。

余冬时喜熏香，颇有荀令之癖。宝儿因具小炉，研芸和麝，日为焚炷。由是枕衾衣袂间，常带芬馥。宝儿曰："是尚觉甜俗也，我家旧蓄海南香，非近今所有，不知犹在否？"因搜得零星数片，曰："必待良辰爇之。"一夕雨止月明，瀹清茗，擘佳果。小坐帘底，拨炉细爇。一篆微袅，万念俱寂，此境殊不易领略也。

宝儿秉体素弱，性更畏寒，至冬熏炉不去手。余馈以白凤丸，笑掷之旁。曰："妾昔盛时服之，几至百裹，复奚益哉？"偶染小恙，亦不肯饵药。惟日啜双弓米，曰肺腑能清，病魔自却。

宝儿门无杂宾，余适以他故，数日不往，辄有怨容。黯然谓予曰："妾又被莽叔逼死矣。莽叔以妾与君欢，猥语哮声，日闻于耳，恐不得终事君，奈何？"余曰："叔所短者，博资耳。请以二十朱提为赠，自是久无烦言。"宝儿亦甚乐，真如苏五奴吃糍子亦醉者。

宝儿嗜旨酒，余馈以橘酒一石，然不肯轻饮。值盆中建兰开，对之辄尽数爵。时予夜醉失帕，宝儿以绡帕为赠。上绣回文诗。珍之不啻拱璧。余笔囊已旧，宝儿特手制一囊以易之。女红精巧绝伦，针细缕密。仿佛露香园遗制，人见之争夺，因转乞宝儿再为之，弗

屑也。

宝儿所居小桥半圮，艰于出入。意将为迁乔之莺，苦乏钱刀。余以二万缗为助，然宝儿幽悒愈深，黛影凝愁，眼波盈泪，若有不可告人之隐。余抚慰再三，移时而出。红红尾谓余曰："闻其夫将谋不利，欲胁君出百金，以快一掷。"噫！余笔耕墨耨，安有盈余赀，以供博徒挥霍耶？

自是之后，不往者数月。仲夏与秋纫谈及宝儿之艳，秋纫亟请一见。遂冒险偕往，宝儿适挽慵来訾，不施脂粉，见余至惊喜殊甚。私谓予曰："自郎别后，靡日不思。屡遣董媪达意，而郎门深似海，无由得通，继我家老仆遇郎于途。其时郎与数友偕行，又难启齿。妾每晨临镜理妆，辄为泣然。自恨命薄，不得复与郎相见。一吐衷曲，妾金钗典尽，盖篋频搜，郎独不相怜乎？余闻言恻然，时已薄暮，因辞而出。秋纫笑曰："余从壁上观，犹代君销魂，况身历其境者耶？"

秋纫与余去后，未能忘情。复偕公寿潜往访之，茶果清谈而退，临出，呼谓曰："不偕王郎来，君请勿复至矣。"时宝儿凭栏与语，楼近河侧，临流凝睇，黛影横波。公寿戏谓之青溪小姑。

一日秋纫复拉余同去，宝儿曳黑纱裈，著白罗襦，拖绣屣，笼玉钏，双腕如雪。见余至，喜甚不能语。秋纫微笑视宝儿，目不转睫，宝儿微觉含羞，俯首撚余带曰："此非新人所赠耶？"余曰："青楼荡妇，匪我思存。所不敢忘者，惟卿而已。"宝儿自携银刀剖瓜，色赤若琥珀，味甘若醍醐，汁凉若冰雪，食之溽暑顿消。宝儿已于他处购数楹，频幽敞。设余不至，则消息末由而通，其或尚有缘分耶？

宝儿既迁新第，红红又回锡山，余未识其处，莫得其耗，自此遂绝。一日过其书宅，见门上燕巢如故。紫雏数头，引颈巢外，呢喃如旧识。窗纱仍闭，悄然无人，桥边绿苔，长已涩户。踯躅久之，不忍遽去。室迩人远，徒怆我心矣。养疴归里，郁伊寡欢。追念绮游，真如梦幻。宵阑月黑，触绪纷来。玉溪锦瑟，樊川绿阴。悲感窃深，用写之诗。所谓断肠人远，伤心事多也。遂作七律四章，同顾涤盦师义字韵，聊录于此。其一云："药炉烟里髻丝斜，御湿还宜制木瓜。久已冥心思学佛，安能抱疾再寻花。新诗索署裙边字，醉墨留题壁上纱。昔日绮游今始悔，情天变幻念纷叉。"其二云："此是销金旧狭邪，馈金愧乏一瓶瓜。参来梵呗筵前笛，散著天魔袂上花。水国娇娃屯画舰，蛮方中妇障轻纱。粗才已分江湖老，天遣飘零温八叉"。其三云："朱楼曲院道旁斜，碧玉髫年初破瓜。愿作小星比桃叶，自怜薄命怨杨花。二分月上三层阁，一寸心通六幅纱。沙叱飞来人面改，重寻香路恨多叉。"其四云："移居城曲板扉斜，别后音如断蔓瓜。已分不圆今世月，可能重见此乡花。荒凉残照昏颓壁，冷落流萤点画纱。一度经过一惆怅，小桥欹侧老藤叉。"

卷　下

海滨纷丽之乡，习尚侈肆，以财为雄。豪横公子，游侠贾人，惟知挥金，不解文字。每值春秋佳日，番舶估船，羽集鳞萃。探花觅柳，按曲听歌，殆无虚晷。妖姬名倡，狎客冶优，争奇献巧，工颦善谑，以冀一当，能于酒肉围中、笙箫队里，静妤自误，别出一片清凉界，可为雅流韵事者，未之有也。然而豪情胜概，偶载一二，亦堪为花国生色。四方

名彦，来遨来游。诗词点缀，居然旖旎。安见《谱申浦》之新声，不及《续板桥》之旧艳也。

蛟川姚梅伯作《苦海航》，填《沁园春》乐府百八阕。出以俳谐，备诸猥亵，冀以唤醒痴人，真清夜钟声也。虽然，茫茫欲海，堕苦趣者无量，方且溺不肯出。梅伯欲施此一苇，令彼中人尽舍迷律，而渡觉岸，恐不能耳。宝山蒋剑人，曾为《苦海航》作序，今附录于此：上海当南吴尽境，南闽粤，北辽蓟。东西洋番舶估舰，羽集鳞萃。元设市舶提举，自明以来，遂为壮县。四明复道人以醯摩首罗王顶眼观之曰："噫！此苦海也，海之中众生无量，苦趣亦无量"。无已，姑举其一。女闾成市，时则有脂夜之妖。或天人，或沙修罗，或乾闼婆，或药叉，鸠槃陀，无不有也。其间最胜尤众狂鸳者，厥名为堂。一堂中可四三十雌者，丝竹肉手，若口艺较优焉。故声价甲于他嫱舍。贵游子弟，质柔脆，剧狎接，几何不夭折？商贾拥钜资倾其橐，昏夜袒败絮，毒被体，遭衙子诃骂，讯之昨翩翩裙屐流也。顾彼中人何尝不自阱？无虑粉骷髅，流浪生死，脱不死，老大鸡皮妪，何处作乞怜生活？幸少缓须臾，务为眩惑，惟恐毫发态不尽也。悲夫！道人大不忍之，作乐府《沁园春》调，百有八解。备诸猥亵或谓伤雅。余曰："是未读大雄氏之书也。触为身尘，文殊不能出女子。定惟如来，能摄阿难。菩萨有情，不难化天人。沙修罗，乾闼婆，药叉鸠盘陀，而为说法。虽然海之中，众生堕苦趣者多矣。能入不能出，道人安施此一苇哉？

王耕莘，邑之富户，家赀巨万。素著挥霍名，掷千金于虚牝，无吝色。同时有丁某者，富与之埒，而又交善。同以倾财挟妓相尚，每褰金环约指数十事。聚妓一堂，偏散于地，令其逐取为快。耕莘于数年间缠头费十三余万。丁亦耗无算。好事者，集其事谱诸管弦。号曰上海码头调。至今曲罢酒酣，每每唱之供笑乐，赢得豪名传遍青楼矣。耕莘今尚在，闻其后痛悔，竟断去一指。而此中由是绝迹，其挥金似侠，其截指似彻。具此手段，可证菩萨果。

浦中旧有小船载土妓，曰蒋暮。驶附海舶，分宿各帮。其海舶全身白垩，俗谓之白肚皮船。俱泊浦心，舶中所携红毛酒，贮以玻璃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淞南乐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酲醄。"今此风稍息矣。

西园隙地，男女杂坐围听者，谓之说因果。又有花鼓戏，皆淫媒色饵也。演者约四三人，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篷板。所唱皆秽词亵谭，宾白亦用土语，取其易晓。观剧啜茗之余，日斜人稀之候，结伴往听，亦时有之，然名妓则不屑一至也。有小六宝者，能唱《黄金印》，其唱《方姑娘打布庄》，神情毕肖。又唱《隔河相思》，音节靡荡，意绪哀婉，殆亦《郑风》、《褰裳》、《涉洧》之余意也。

蔡韵卿所识多名士，秦次游，姚海伯皆眷之。韵卿长身玉立，工奕善弹琴。茶经酒谱，无不精晓。所居楼阁枕溪，每当柳阴蝉静，檐月如水，琴声辄发。然不屑轻见人，为客一抚也。于云间胡公寿独以知音许之，值梅伯绘《忏绮图》成，乞诗公寿，思久未属。倩李君秋纫捉刀，秋纫曰："非得韵卿捧砚不可。"胡即与同访韵卿，亲为和墨拂笺。秋纫题二绝云："难了茫茫兰絮因，剧怜清净女儿身。尽教红粉归香界，大向花丛展法轮"。"忏绮何如不忏便，绮情深处即真禅。阿难不入摩登席，那得楞严第一篇。"诗成为奏《塞鸿》之曲，音调遒逸。噫嘻！此中雅韵，今无继声矣。

蛟川二石生，名下士也。所眷有云霞二仙，皆尤物也。云以纤丽胜，霞以秾粹胜。云

仙始与二石生遇于四明郡，纤丽定情，缱绻沦髓。及来沪上，重寻旧盟，素欢更洽。所居曰彤琯冰蚕阁，湘帘裴几，砚匣笔床，居然有闺阁女史风致。后以他事忤二石生，累月不往。寄递简，杳不可致。适宝山蒋剑人至其室，云仙谓之曰："妾闻阿娇失欢于汉武，长卿为之作《长门赋》，以回其心。今妾与姚君偶有微嫌，夙欢乖隔。君以才名江左，能以生花笔吐妾衷情乎？"剑人诺之，即作《彤琯冰蚕阁赋》，一时传遍北里。某伯与云仙欢好如旧，剑人所作《彤琯冰蚕阁赋》，不载《啸古堂集》中，今亦附录如下。其赋及序云："红蕤帐底，鸳鸯垂四角之登；朱鸟窗前，鹦鹉传变声之曲。石氏绿珠之屋，翡翠成帷；卢家郁金之堂，玳瑁为梁。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也，籍隶坊曲，秀出辈行。嫩水生香，家住芙蓉潮里；娭光曼睩，得姓苧萝村中。霞绮十采，仙衣五铢，赠以苕华，方斯艳逸。尔乃沾泥等絮，飘蓬若烟。与二石生遇四明郡，邂逅定情，缱绻沦髓。及来沪上，重寻旧盟。瑶杵捣霜，云英再睹。银湾驾鹊，星夕闰逢。此一时也，上元之夜，飞觞召客，妙伎征诃，别有邯郸才人，俾侍秦川公子。将谓珠树女床之地，鸟妒双栖；桃花玉洞之天，仙合两美。隐语嘲谑，欢闻轩渠。引喻山河，弗喻金石已。无何妖暮人月，河魁在房，未授陈思之枕，先解醇于之襦。别院银釭，张星不照。一枝玉笛，梅花乱飞。于是郑君薄怒，坐诗婢以泥中；宋玉微词，斥神女于峡外。惹杜郎之春恨，黯然魂销；作子夜之变歌，闻者发指，不为已甚，尚何可言？独是虚室生白，灵镜以收照为明；古井不波，玉虎复牵丝而上。眷言彼姝，独居深念，耻胃新宠，邈失素欢。背烛拥髻，则蜡泪向夕。引臂就枕，则桃骨削晨。新花红阑，纤雨画帘。石黛罢点，海燕不来。感缠绵于宿昔，魂悄况其如接。人之情也，其能已乎？乃有莺花迁客，蜨梦寓公，偶过荃居，实伤蕙抱。欲使一双玉斧，修月仍圆；十万金铃，替花作枕。小谪神仙，怜麻姑之狡狯；善言儿女，试曼倩之诙谐。爰命兰翰，用代簉苏。比兴而外，古诗之流，以彼鸾飘凤泊，畴寄苏蕙璇玑之图。伊余瑶想琼思，聊仿徐陵《玉台》之制，其词曰：夫何佳人之独处兮，愁伊郁而谁语？思奉欢之清辉兮，自因风而微诉。粤夷光之苗裔兮，固长颦而善妩。家伯鸾之所栖兮，视彼德曜有余慕。嗟实命之不犹兮，为青楼之佚女。屏针黹而弗事兮，习韩娥之歌舞。辞乡邦而转徙兮，行瑶姬之云雨。匪予情之所乐兮，莲青泥而薏苦。既宛转而随人兮，笑啼又难以自主。欢一见而倾心兮，乍送抱而推襟。渡鸧鹊于银河兮，鸣凤皇之玉琴。岁冉冉其易逝兮，春华去兮霜飚侵。别四明之山水兮，怀君子之德音。黄歇浦兮山松城，中有女间兮弦琯声。妾入门兮欢弭榜，欢枉绥兮妾将迎。箫紫凤兮筝白雁，裙翠蝶兮镜红缨。恃旧宠兮连爱，惑宿因兮重盟。流水落花兮妾薄命，天长地久兮欢多情。忽弃捐兮中路，羌不知其故也。蕙兰奚人以萧艾，无惑乎欢之怒也。欢之怒兮未可回，妾将去兮终徘徊。抛钿蝉兮委钗荛，弃绣闼兮下妆台。歌声沉兮隔小院，月色瘦兮笥幽苔。朝望欢兮暮望欢，欢心回兮欢身来。珊瑚床兮琥珀枕，待欢来兮荐欢寝。葡萄酒兮芙蓉浆，待欢来兮劝欢尝。欢不来兮妾伤神，欢之来兮回阳春。春人影兮春梦痕，惜春梦兮怜春人。重曰：欢情多兮，妾命薄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巢有鹊兮，赠有芍兮。以遨以嬉，还于彤琯冰蚕之阁兮。"

徐月娥，汪雪卿，善说平话，玉貌珠唇。么弦脆管，真个令人消魂。日午宵初，常于土地堂罗神殿演唱。听者联坐接肱，每发一语，辄为解颐。富室子弟，争交欢之，皆虑不当意。月娥后归徐辛彝，受专房宠。同时之以平话擅名者，如曹春江，马如飞，皆须眉中之矫矫杰出者也。

蒯子琴，陈紫卿，沈绣珊，沈松云，皆工唱曲。引声按拍，音节不乖。所设有聚芳集

贤二局，每日令曲师教导。艺既精绝，遂妆束登场演试。每当熏香剃面，鹄立氍毹，极悱恻缠绵之致。尝演《思凡》、《断桥》二出，宛转尽态，含哀蓄怨，合座倾倒。蒨子诸人皆喜艳游，是日招致此中人为群花会。新妆炫服，不期毕至，可谓盛集。

朱爱宝，以财雄勾栏中。所蓄雏妓，俊美绝伦。赁屋天官牌楼凌氏故宅。其宅本非园旧址，有四石古峭拔俗，继得明张电书五石山房额。遂筑室以颜其居。旧有亍彳厂窈窕窗诸胜，后为晴翠读书楼。爱宝即居其上，非佳客至，不令入也。其别宅寓优怜，以名流选胜之场，为歌舞生涯所托足。虽属园林之厄，而较之为马厩爨室者，犹幸也。

顾大，沪无赖子。嗜酒喜为诗，打油钉铰，不自知其恶劣，尝馆北关，每至余舍，约作钾邪游。闻其生平颇有奇遇。有云孙者，绝色也。韶齿玉颜，丰致淡远。与人辄少可，而独与顾厚。久之，情好弥笃。时顾贫甚，常以珍异金钱相馈。继遘疾将死，欲招顾一见为诀。婉问哀词，日焉三至，比顾往，则已气绝。茫茫人海，彼独情深，而身处其境者，竟漠焉视之。恨不能致黄衫侠客，一问其负心也。

下元灯节，例许放灯。然未有若辛亥春之盛者，其灯皆剪纸为伞形式，或圆或六角，镂刻人物花卉珍禽异兽，细于网丝。缨络须带，精妙无俦。是时举国若狂，各竞奇极巧，不惜金赀，至有为之倾家者。街衢间列炬若昼。明幕疏帘中，青红炫目，星月皎皎，笑言宴宴。夜游之乐，何殊焰摩天上。李蔼堂又妆束小童为台阁，丽服靓妆，倾耀一时，经两月始散。

任宝琴，自金阊来，风雅自高。不屑与坊曲中伍，辄为他妓所訾。性喜文士，多乞歌诗。留赠短缄细字，常盈笥箧。余尝与笠舫往访，一见即乞作传。时当桃熟，而是年所结殊少，园圃多为官禀所封，猝未能得。余曰：能以绥山桃为寿，当为西王母点缀佳传耳。宝琴笑诺，百计觅致。逾月再往，则空室去。问之邻右，则以讹讥浪传，仓皇远徙。桃香尚盈颊，而人面已不知何处去矣。孤此一片盛心，辄呼负负。

侬字诗词中都用之，皆以自谓。沪人则以呼人。想始亦渠侬，久而渐讹耳。苏妓至久，戏一效之。他若以美为趣，以看为睃。初至不能骤解，且其音重浊不耐听。土著及江北来者，皆喜作吴语，以媚客矣。

沪人呼妓为官人，初不解所谓。或曰：其始以小女童唱歌侑觞，故得此名。后遂相沿不改。然官人二字，义取幼稚，胜于粤东之呼老举也。欲轻妓之词曰小娘，《淞南乐府》云："倡家煮出小娘蛵"是矣。

沪多游民，昼则提鹎挈鹭，逐友证朋；夜则醉酒听歌，访华问柳。绝不知生计。亦不解其何以度日也。至则鸨母必为之供瓜果，设片汁，否则呼群滋累无已。妓多厌之，谓之茶会客。佳者匿不出见，率以丑者应，陈金浩《衢歌》云："不归葱肆不租田，十市三乡间少年。朝弄画眉呼鸽子，夜吹笛管拨筝弦。"道尽恶习。

闽粤浙宁之无赖子，多跳荡好斗。而土著则为庙帮，妓家皆呼为流氓。畏之如虎，待之少不如意，辄纠队篡人而去；谓之拔官人。且中隶役之有声势者，曰管班。妓家与之重贿，作为护身符，谓之撑头；讼师营卒按节分利，谓之黑规。

豢妓老媪，呼为父兄。妓之以钱鬻者，率曰讨人。多有寄他处射利，而仍自居良户者，其夫若子。率鲜衣怒马，驰逐平康中。以此中钱复挥霍于此中，亦循环之巧术也。

宝山丽农山人，体短而貌不扬。喜作绮游，所至多有与之缱绻者。余问其操何术，则笑曰："能于石榴裙底作三千拜耳。"尝过北郭，见道旁有名妓金珠墓，恻然动心。作词吊

之，红颜黄土，千古为悲。乃生厌绮罗，死则藁葬丛冢间。晓风残月，寒树凄烟，益不胜情耳。

赠妓楹联，率以其名嵌入作偶，以为工巧，其来久矣。如“门前柳色藏苏小，扇底桃花识李香”之额，往往脍炙人口。余尝赠巧云云：“乞得天孙巧，行来神女云。”赠明珠云：“多恐前身是明月，由来小字号珠娘”。赠菊卿云：“菊秀兰芳人第一，卿云丽月世无双。”虚实不伦，颇难着手。其集成句，须极自然。李静宣赠凤珍云：“凤鸟自歌鸾自舞，珍珠无价玉无瑕。”梅伯赠雪香云：“阳春白雪，国色天香。”并皆佳妙。一妓始名太平，后易名文兰。梅伯赠之云：“玉盘汶水供辰汰，珠箔谰言听晚评。”则加雕琢矣。秦次游赠韵卿云：“瘦影自临春水照，好诗诵与落花听。”遗貌取神，不同俗派。

明珠貌美而微患愠羝，余戏赠二十储备字云：“酒半留髡夜未央，罗襦偷解玉肌凉。荻栏桥畔春风软，那识销魂别有香”。较“明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窃不让其诙谐之妙矣。

西园演剧无虚日，而弋阳腔为多。小旦曰长寿，颇白皙，能妆束作武后及穆桂英、胡天胡帝，妩媚异常。下台视之，眉目间殊乏娟秀之致。昆腔则有鸿福保和，皆擅绝伎。旦如三多，行步婀娜，以态度胜。荣桂妍丽，如好女子。佳期偷书两出，媚情冶态，观者倾动。富者携妓同来，谓之戏局，东西二楼几满，当事以为诲淫，屡禁不能绝也。

沈妹笏溪人，粗服乱头，不解酬应。骤见若村姑，徐视，始觉其静媚也。顾眉目间殊愁凝结，似有不可告人之隐，不让文君远山黛也。余为易其名曰眉，字以颦仙。谓之曰：“人生如轻尘栖弱草，矧在欢乐场，何自苦为?”则泪痕承睫，哽不能声。徐答曰：“家有老母，以贫故，屈意为此。欲得钱以供甘旨耳。风尘中实非所乐。”嘻！此孝女子也，论者当谅其心矣。

有王月仙者，秀出辈行。拥赀巨万，性好挥霍，以侠名青楼。门前车马，连镳接轸。座上之乌帽紫裘相属也，烹饪之妙，甲此中。每一留讌，赠遗无算。所积翠钗金条脱旨数十事，锦袄绣褶，连箱盈笥。后以疮发，百药不瘳。为群医所诳，研珠捣珀，率以百金。又遭肢篾，蓄赀荡然。继遍体溃烂，为人弃置西园三穗堂侧。丐食为活，终至饿死。迄今沪人犹有能道其事者。繁华转毂，媚人卒自阱也吁！

史某者，秋风钝秀才耳。偶以勾当西商事，骤获百金，炫其裘服。挟以游教坊。时薛家姊妹金玲彩玲者，秀丽倾俦辈。金玲客众则让诸妹，而彩玲亦善伺客意，得其欢。史虽与彩玲缔好，而实涎其姊，不一月，裘敝金尽，犹不肯去。鸨母厌之，见于辞色。彩独私谓曰：“此中不可久处，我姊阅人多，君前来时，尚不当意，况今日耶？前程正远，恋恋何为?”史绐之曰：“以我才应秋试，举人可立致。卿但赠我囊中赀，必以偕老报。”乃窃姊二金钏与之，史去杳然。而彩玲垂儿死噫！彼中有此痴女子。吾遇彩玲，愿为作扫除隶，惜所怜者非才耳。文君红拂，诚难觏哉。

沪有王某者，以医杨梅疮起家，延之治病，必始剧终愈，以饵重赀。贵游子弟，质柔脆，剧狎接，乌有不病。富商倾其橐，昏夜袒败絮，毒被体，遭街子诃骂。讯之昨翩翩裙屐流也，一念及此，热念都消。

沪俗之不可解者，小家女多喜结十姊妹，迭为鸨媒。冶游子家无宿舂粮，而养妓则百计措金。济淫之具，四方麇集。堕私胎，售媚药者，揭贴遍市。片牙靡人不嗜，而鬻戒烟丸者，多自炫秘方。他若多金则颦笑有情，钱尽以闭门羹待之。此乃迷香洞故态，不独此

间然矣。

壬岁秋，余与廖宝儿有听雨之约。而适为友人招集于沈氏偎鹤山房，酒罢更阑。忽忆宝儿即席作一绝，末句云："那堪窗外潇萧雨，料得闺中正倚栏。"越日遣婢来促，余作札付之云："昨宵雨声甚恶，耿不成寐。窗外枯竹，萧槭作响。更残起坐，人语悄然。转觉思卿弗置。背银灯而不明，倚绣枕而无奈、仆本善愁，至此愁煞矣。三五团栾之夕，夜色定佳，将登画尝，入绣闼，了却相思债也。近制新词差堪入拍，当今卿以红牙板按之，碧玉箫度之，爇瓣香，烹瓯茗，同赏人间圆月耳。寄语嫦娥，得染兰芬否？卿其煖鸭炉熏鸳被以待。"

中秋才过，雨澹云微，重帘愔愔，薄寒如水。宝儿小病初愈，特拂枕衾，坚留余宿。欢以旧弥洽，情以久愈深，非寻常旖旎可比。彼倚门浩倡，送目流盼，只增丑态耳。隔宿宝儿复病，余缄药丸馈之云："秋气深矣，嫩寒初历。袖薄于纸，骨瘦于梅。真觉憔悴羞郎矣。昨宵绣裯香冷，银屏梦寒，致惹洋恙，懊恼何极！药丸一裹，亟令侍婢煎食，勿谓咽苦，此中有至甘也。"

宝儿后为沙叱利篡去。月缺花残，抱恨靡极。曰璧不还，碧穹难补。益郁郁不自得。张子红红知我意，绳明珠之美，与宝儿埒。姑往访之，则明眸皓齿，媚态天然。往还既稔，出金筵索赠新诗。酒阑灯炮，更尽香温。吮墨申楮，得七律五章。并欲写寄天涯，俾领略余一段愁况也。其一云："见便含羞别便思，多情转悔识卿迟。已虚别浦迎桃叶，合向章台问柳枝。欲遣鸠媒通绮约，好修鸳牒写盟词。酒边梦里都愁绝，风味年来只我知。"其二云："曲巷闲门阿那家，香尘门外溢钿车。风流心性工题叶，飘泊年华感落花。故里箫娘成陌路，穷途王粲久天涯。青衫自有辛酸泪，忍向筵前听琵琶。"其三云："便拟温柔老此乡，不愁才少恨情长。绿蘼春梦三生果，红豆秋心九曲肠。多恐前身是明月，由来小字号珠娘。迷香洞里今才到，准向花丛醉几场。"其四云："已教辜负夙生缘，晚晚春光总自怜。有约玉箫成影事，无题锦瑟怅华年。难将恨石填深海，谁把情云补漏天。今日看花倍怅惘晚，丝轻飏药炉烟。"其五云："翠袖香消殢薄寒，熏炉斜倚拨灰残。只缘情种生愁种，肯为新欢失旧欢？小别竟成长诀绝，此生合与永团栾。恩深意重难忘却，梅子心中本自酸。"

红蘼阁韵卿内史校字。

鸦片事略

〔清〕李圭 撰

卷上

鸦片为中国漏卮，为百姓鸩毒，固尽人知之。而其于郡县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张之互用，与夫英人以售鸦片而兴戎乞抚，又以恶鸦片而设会劝禁：三百年来之事，则未必尽人知之。用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荟萃成此，附以外国往来文牍，曰“鸦片事略”。

考亚细亚洲南境，有国曰印度，汉书所谓身毒，又称天竺者也。广袤四千余里，东界缅甸，西界阿富汗、俾路芝，南际大海，北迄葱岭，东北界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诸部落，密迩三藏。国区为五。地形入海之处为南印度；温都士坦古称中印度，其厄纳特为四方适中之地；孟加剌为东印度，其会城曰加尔格达；西印度跨恒河，与阿富汗、俾路芝接壤；克什米耳为北印度，即古之罽宾国。西北距英吉利，水程约二万里，东南距粤省，不及万里。国朝见据于英吉利，英设总督驻焉。印度属英本末译附：

印度幅员居中国三之二。在昔，其国物产之备，文字之盛，制造之精，中国而外，无与比伦。国内部落，各为君长。明中叶，有部长名巴白者，霸于诸部，自立为帝，号其朝曰：“泰麦”。万历间，有英京伦敦商贾数人，合资创贸易公司于印度，以通商东土，曰：“印度公司”，英君给以凭照，准在东土通商，不许他商继迹。初仅于印度滨海数处，购地造屋，若村落然，不数年贸易日盛。嗣因印人时与构难，英君又准其在印用兵自卫，于是购兵船，举官长，练兵丁，筑炮台，规模渐扩。时印度泰麦朝犹盛，无可乘之隙，而英人亦尚安分也。其后，国势渐衰，部落相继作乱，英公司自卫之兵因此而增。其在印度之荷兰国人，法兰西国人亦皆以兵自卫。诸部长相争，多求助于西人，西人立功恒索地以酬，最著者英人也，辟地故日大。乾隆间，泰麦之君为英人所攻，不敌出走，继将辨嘉霸夏亚利撒诸地永属于公司。公司且与之立约，每年取银八百万两，泰麦几不国，英竟以一贸易公司称霸印度。时英君虽不自兼其国，而虑公司尾大，亦遣大臣驻其地以箝制之，又调军士数队戍焉，俸饷仰给于公司，又命于伦敦设署为印度公司总署，凡事由署议定，然后传令于印度。自是公司之权，年大一年。其邻地失睦与之战，有不降服者，或索地，或与盟，使类于属国。咸丰七年，公司所属兵

已二十有六万人，年中度支需银九千五百万两。是年，土人作乱，与英人构难，欲尽逐英人。英人之居内地者多遭骈戮，襄得境土岌岌可危，英人并力死战，经年卒使其归服。然公司之权，亦由是而日替，盖平是乱，英君力也。事后，英君下令其地不再属于公司，而为英之藩属，公司原设之员，亦皆隶于国君。英君遂兼有印度，称印度皇帝焉。夫此公司也，基于贸易之事，卒以二万里外之大国献之，虽曰人事，岂非天哉！

其地，东南两境产“波毕”，即罂粟花也。取其浆，抟为块，曰鸦片，今所谓洋药也。泰西人纪载之书：罂粟初产埃及国，周威烈王时，希腊人以其汁取入药品食之，能安神止痛多眠忘忧。隋唐之世，阿剌伯人自立为天方国，重希人医学，希人名罂粟汁曰“阿扁”，阿人遂变扁音为芙蓉，波斯人又音变为片，故有阿芙蓉、阿片之名。明人医学入门云：“鸦片一名阿芙蓉”，始见“鸦片”二字。盖自印度南洋展转传至中国，复变阿音为鸦也。成化时，中国得其取汁之法。嘉靖初，其法益精。泰西化学家谓鸦片内有一质曰“醉质”，食之令人多眠，盖醉去也。渐久惯受醉质，则成瘾；既得瘾，过时不食，全体废弛；食则复初，而精神日耗，死则随之。阿剌伯既广种植，土耳其、波斯诸国效之，欧罗巴洲各国亦种此印度种。最后，其种有二十五，而堪用者甚少。产土耳其、波斯多白花白子；产印度者两种：一亦白花白子，一红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马拉山俱红花。法国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颇好之；英人亦用其浆为药材；印人则取干块为饼，嚼食款客；南洋诸岛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酋皆酷嗜之，亦生食也。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菸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回教严酒禁而酷嗜鸦片。近二十年，美国因旅居华人吸食者众，亦有习食成瘾者。印人亦多习食，毒物蔓延遂及天下，而中国受祸为独钜。欧洲近今不种，阿剌伯、土耳其诸国，俗尚因循，故所产不加多，而印度得英人督率，榨浆抟块，以机器代人力，遂年增一年。其来中国者，名有四：产迈尔洼部而由孟买出海口者曰“白皮”，乃印度官中自种，箱百六七十枚至二百枚，重百斤，今所谓小土，即小洋药也；产孟加剌部之派托拿者曰“公班”；宾乃斯者曰“剌班”，一曰“姑”，乃英吉利官中所种，箱四十枚，重百二十斤，则皆由加尔格达城出海口，今所谓大土，即大洋药也；其他，波斯所产曰“新山”，又曰“红肉”；土耳其所产曰“金花”，亦俱为小土也。

英人初有印地，岁征其税，后见流入中国，吸食渐众，销路日畅，于是印度人之操其业者，莫不争种。印酋英官见获利之钜也，咸命官经理其事，不许民间私种。英于孟买，加尔格达两海口，设关榷税，箱纳英金六十磅。前明万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雍正中，定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尚未及吸食者罪名。乾隆二十年税则，仍载鸦片一斤估价五钱，似征税如故也。

嘉庆十五年三月，京师广甯门盘获杨姓身藏鸦片六盒，请交刑部审办。得旨：“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身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本

干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法，著即交刑部严审办理。惟此项鸦片，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管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二十年三月，谕粤督蒋攸铦等奏：“酌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使地方知所惩劝。”等语，“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奥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处，其仅止失察者，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行。”自是入口者，率暗中偷运，价值益增。洋船初尚泊于澳门，继且移之黄埔，皆于货物交易时，夹带私售。

道光元年，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之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于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闽、浙、天津之泛海者就地交易，销数之畅如故。何则科条加重，贩者、吸者罪皆不及于死，而有瘾者顷刻无烟，即有性命之忧，是以甘心触犯，购求愈切，奸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包庇，关津卖放，皆由此起。逮趸船移零丁洋后，而鸦片愈矜贵，价值愈抬高矣。

二年二月，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一折，谕广东督抚：“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两广总督阮元奉廷旨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三年八月，定失察鸦片烟条例：“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地方官，止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鸦片，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拿获烟斤，议叙均著照旧例行。”惜其时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于是鸦片之来，每年骤增至数万箱。洋商易货无多，辄载银出洋回国，内地银荒日甚。朝廷忧之。

十年六月，定《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臣愚以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且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耗减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应将纹银番洋一体严禁偷漏。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似此变通办理，庶足以杜漏卮，

而裕国计。”奉旨交疆臣会议。时九卿台谏多不为然。给事中许球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旧卖，又岂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致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贩，潜来句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人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得旨：“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画，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著邓廷桢等将折内所奏贩买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各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是时，鸦片弛禁之议已不行，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

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鸦片从严惩办，以塞漏卮。其疏略曰：“考诸纯帝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之家，以及臣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邪？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诫谆谆，例有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假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查例载：‘凡洋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其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外来洋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于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甚多，及办奏销，悉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无如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计有数千余万两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偶有缉获，已属寥寥。况沿海万余里，随在皆可出入。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所载出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中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虽割弃

粤海关税，不准通商，而烟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来，兴贩鸦片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者绝少。盖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该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关津书吏容隐放行。转于往来客商，借查烟为名，恣意留难勒索。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者。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听开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当外夷之所入，渐久不致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不过兴贩之人，用以搀和洋烟，希图重利。此虽开种罂粟之禁，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则鸦片之害，终不能禁乎？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者，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渐断者，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伊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仗等，该犯明知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咬嚼吧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索其人杆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今入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法，有自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时，由孟买经安南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觉其阴谋，立即严禁，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人，尚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但天下大计非寻常所及，愿圣明乾刚独断，不必众意皆合。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为国任怨，明知非严刑不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决裂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借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戒烟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复请谕饬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予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佑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来无定，邻佑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期吸食者，以知法之人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能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及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

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得旨：“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时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最剴切。疏曰：“查原奏内称：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等语。臣伏思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是以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庭，而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以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迳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未协中。一则以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若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讦告诬攀贿纵索诈之风因而愈炽。所以，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颓风，非严蔑济。兹蒙谕旨饬议，虽以臣之愚昧，敢不竭虑筹维。窃谓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折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今鸦片贻害于内地，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惟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昏惰，今日安知来日！当夫严刑初设，虽亦魄悚魂惊，而转思期限尚宽，姑俟临时再断，至期迫而又不能骤断，则罹法者仍多。故臣谓转移之机，即在此一年之中，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谨就臣管见所及，拟具章程六条，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烟具先宜收缴尽净，以绝馋根也：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又须细泥烧成，名曰烟斗。凡新枪、新斗，皆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之具，有烟油积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惟枪斗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今须责成州县，尽力收缴枪斗。视其距海疆之远近，与夫地方之冲僻，户口之繁约，民俗之华朴，由各大吏酌期定数，责以起获，示以劝惩。除新枪、新斗，听该州县自行毁碎不必核计外，凡积油之枪斗，皆须包封黏贴印花汇册送省，该省大吏当堂公同启封毁碎。无论此具，或由搜获，或由首缴，或由收觅，皆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断数。若地方繁庶而收缴寥寥者，立予撤参。如能格外多收，亦当分别奖励。

（一）此议定后，各省应即出示劝令自新，仍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也：查重典之设，原为吸食起见，果能人人断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后，应由大吏发给告示，遍行剴切晓谕。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个月为初限，如吸烟之人于限内改悔断绝赴官投首者，请照习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将家藏器具几副，余烟若干，全行告缴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无藏匿器具甘结，加具族邻保结，立案报查。如日后再犯，或被告发或经访闻，拘讯得实，加倍重办。其二、三、四限之内投首者，虽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减轻。惟不投首者一经发觉，即须加重。盖四时成岁，三月成时，气候不为不久，果如畏法尽可改悔，若仍悠忽迁延，再三自误，揆以诛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内拿获者，仍照原例办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内未首之犯，拿获审实，似应按月递加一等至军为止。其中详细条款，并先后投首如何减等，首后首犯如何惩办之处，均请饬部核议施行。似此由宽而严，由轻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之死地诚不足惜矣。

（一）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以截其

源也：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获者转少。今吸烟既拟重刑，若辈岂宜未减，应请一体加重，方昭平允。但浇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请自奉文之日始，开馆者勒限一月，将烟具烟土全缴到官，准将原罪量减。如系拿获，照原例办理。地方官于一月内办出者，无论或缴或拿，均免从前失察处分。倘逾限拿获犯，照新例加重，自获之员减等议处。其兴贩之徒，路有远近，或于新例尚未闻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应请酌限三个月内，不拘行至何处，准赴所在有司衙门缴烟免罪，若逾限发觉亦应论死。其缴到之烟土、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时烧化，投灰江河。匿者与犯同罪。至制造烟具之人近日愈多，如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其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亦饰以金玉角牙。又闻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制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宝。恐其屡烧易裂也，则亦包以金银，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不一其状。手艺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竞相传习，虽照例惩办，而制造如故。应请概限奉文一月内，将所制大小烟具全行缴官毁化免罪。并示谕烟袋作坊、瓦器窑户，以及金、银、铜、锡、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后再制，俱照新例重办。其装成枪斗可用吸食者，即应论死。保甲知情不首，与犯同罪。

（一）失察处分宜先严于所近也：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于奉文三个月内查明举发者，均予免议；逾限失察者分别议处。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断无不知，应勒限一个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发，即是有心庇匿，除本犯加重治罪外，应将庇匿之员即行革职。本署书差有犯，限三个月内查明惩办，逾限失察者分别降调。

（一）地保、牌头、甲长本有稽查奸究之责，凡有烟土、烟膏、烟具，均应著令查起也：挟仇讦告之风，固难保其必无，但能起获赃证，即已有据。且起一具，便少一害。虽初行之时，亦恐难免滋扰，然凡事不能全无一弊，若果吸烟者惧其滋扰而皆决意断绝，不为无裨。至开馆之房主，及该地方保甲，断无不知之理，若不举发，显系包庇，应与正犯同罪，并将房屋入官。

（一）审断之法宜预讲也：此议定后，除简僻州县犯者本少，即有一二，无难随时审办外，若海疆商贾码头及通衢繁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计，告发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给，即终日承办而片刻放松则瘾已过矣，委人代看则弊已作矣。是非问罪之难，而定罪之难也。要知吸食之虚实，原不在审而在熬。熬一人与熬数人、数十人，其工夫一也。且专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转可无欺。譬如省会地方。择一公所，汇提被控拘拿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补者一员往审，足矣。临审时，恐其夹带过瘾，则必先将身上按名严搜，即糕点亦须敲碎，然后点入封门，如考棚之坐号，各离尺许，不准往来。问官亦止准带一丁二役随身伺候，不许擅离。自辰巳以至子丑，只须静对，不必供问，而有瘾之人，情态已皆百出矣。其审系虚诬者，何员所审即令何员出具切结，倘日后别经发觉，惟原审官是问。

以上六条，理合缮折具奏。

再有丸方两种、饮方两种，另单请颁行各省，以资疗治，谨奏其戒烟方总论曰，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饮食，下达二肠；气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脏。气管本属清虚，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误入其中，即时咳逆必出之而后快。而烟乃有气无形之物，故可吸入呼

出，往来于五脏，虽其气已去，而其质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借胃间所纳谷气，循环于经络，以培养其精神。今食烟之人，其脏肺惯得烟气，以克谷气，故常人一日不食五谷则饥而惫，食鸦片烟者视五谷犹可缓，但对时不吸烟，则瘾发而惫。无他，正气为邪气所制也。《本草》所载生烟，即今之旱烟，其气辛，故止于人肺。若鸦片则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其色黑而入肝肾，故一吸而能透于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达于肢体毛皮之杪，遍身内外上下，无处不到。是以食才下咽，自顶至踵，均觉舒畅，遂溺其中。始则由渐而常，继则由常而熟。至于熟矣，内而脏、腑、经、络，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烟气而后即安。一旦无之，肾先告乏，故呵欠频作，肝因而困，故涕泪交流，肺病则痰涎并生，心病则痿软自汗。必至是时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中者，至是而适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过困于一时；溺而不戒，则直徇以身命，以烟气克谷气，引邪夺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并非难事。瘾之轻者与体之壮者，既无药方亦可断绝。兹专为受瘾深而气体薄者立前后两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补正丸。忌酸丸即烟灰和药为之。缘戒时不能遽绝，故以灰代烟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经也；佐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沈香之直达下焦；四者相合，则彻乎上下表里，顷刻而能遍于一身矣。顾吸烟之人，中气无不伤者；中气伤，则气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参蓍以补肺气，白术以补脾气，陈皮木香以利诸气，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气既固，再有当归，连柏以凉血而生血，且连柏能杀附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气血两虚之人，保无昏晕，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补中，兼可益血，并和诸药也。此方气血两补，而药味不杂，寒热并用，而于理不悖。炼以为丸，吞入于胃，行气于五脏，输精于经络，不俄顷亦即彻顶踵，遍内外，无处不到。是以烟瘾不起，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气息芬芳，藉附子行之，熏蒸于五脏之中，吞至数日后，若再取过火烟吸之，不独脏气与之扞格，即鼻孔闻之已嫌其臭矣。补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减去黄蓍、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烟灰，其余药味分两，均与忌酸丸方同。凡戒烟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后，每日减忌酸一丸，则以补正两丸替之，减二丸，则以四丸替之，照此递推，互相加减，至忌酸丸减尽，再专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即连补正丸亦不用服而瘾自断矣。此方历试历验，具有神效。缘有补中益气之药，日减有烟之一丸，以去邪瘾，日增补正之二丸以助正气。正气日足，邪无所容，即使至重之瘾，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过略多数日，未有不能断绝者。全身命以保余生，懔国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气心知之人，有不觉悟自新迷途早返者哉？方药制法开后：

（忌酸丸方）不曰戒烟丸，而曰忌酸丸者，盖以既用烟灰吞服之后，若与味酸之物同食，则令人肠断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顾名知忌耳。生洋参五钱，白术三钱，当归二钱，黄柏四钱，川连四钱，炙黄蓍三钱五分，炙甘草三钱五分，陈皮二钱五分，柴胡二钱五分，沈香二钱，木香二钱，天麻三钱，升麻一钱五分，共为细末，入生附子七钱，米泔浸透石臼中，捣如泥，再入烟灰一两，搅匀入面糊，同药为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后，共称重若干，约计平时有瘾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须有烟灰一厘二毫为度，必于饭前吞下，否则不验。起初一、二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则有烟亦不思食矣。

（补正丸方）生洋参、白术、当归、黄柏、川连，炙甘草、陈皮、柴胡、沈香、天麻、升麻，分两俱照前方，共为细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顶换忌酸丸，如初一减忌酸丸一丸，则用补正丸二丸吞下，至初二则减忌酸丸二丸，又用补正丸四丸吞下，余可类

推，如瘾重者，一剂不能尽除，即多服两剂，瘾亦必断。

（忌酸丸加减法）红白痢，加黄芩；白芍、梦遗，加龙骨、牡蛎；诸痛，加重木香、元胡索；咳嗽，加紫苑、炙冬花、灸枇杷叶（去毛）；咳甚者，加杏仁、阿胶；热痰，加川贝母、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南星；若觉下焦有火，加黄柏、知母；眩晕，加丹皮、白菊；小便短，加猪苓、泽泻；水泻，加白茯苓、车前；身体不虚者，去洋参换沙参，炙蕈不必用；如无头晕者，不用天麻；气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气喘者，加故纸，并加蛤蚧尾。以上或入药，或煎汤送下。

（附录简便二方）忌酸补正前后丸方，极灵验矣，而配合两剂，需钱数千文，彼惮于断烟者，尚有所藉口，或谓一时乏此整款，或谓配合费事，有需时日，即劝人断烟者，亦未必均肯捐资多制药丸，随人施给，虽刀圭可以救病，如畏难苟安何故。又附录两方，皆费钱极少而为效甚捷者。庶穷乡僻壤之地，舆台奴隶之微，但使一念知悔，皆可立刻自医，更何畏难之有。一曰（四物饮）：赤砂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贝母八钱（去心研细）、鸦片灰三钱（瘾重者四钱）。右四物以清水十余大碗入铜锅煎两三时，约存三四碗愈浓愈妙，将渣漉出取汁贮瓷瓮内，置静室无人行处，每日早起及夜卧之前，各取汁一杯，以开水温服，瘾即可断。如瘾极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杯煎成一杯，照前再服必效。一曰（瓜汁饮）：南瓜正在开花时，连其叶与根藤一并取下，用水涤净于石臼中，合而捣之，取汁常服，不数日夙瘾尽去。甫经结瓜者，连瓜捣之，亦可用。谨按《本草》载：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截其藤有汁极清，如误吞生鸦片者，以此治之，即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瘾亦极著效。此物最易蔓生，虽荒僻村野无处无之，惟至冬则藤叶皆枯无汁可取，其在夏秋则取之不穷，并可不费钱而得。凡劝人戒烟者，皆宜多取此汁，广贮坛瓮，留以济人，亦不费之惠。”

疏上后，复以各省章奏未齐，定议需时，虑民心一放难收，乃商之湘鄂两巡抚，饬属先访开馆兴贩之徒，严缉务获，又会同出示剴切禁戒，捐廉配制断瘾药丸，于省城汉口镇等处设局，派员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随据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烟枪一千二百余杆，烟斗杂具俱全，湘省亦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民妇多叩头称谢，谓其夫男烟瘾，服药断绝，身体渐强，平日不能断者，至是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是，林总督见其机不可失，又上疏称：“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国无可以御敌之兵，亦无可以充饷之银。”上深韪之。

七月，步军统领衙门奏拿获职官吸食鸦片烟。降旨将该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九月，庄亲王亦宝、辅国公溥喜等以吸食鸦片烟革爵。奉谕：“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绝尽根株，毋遗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谬。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其时，天津镇道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拿获烟土八十二口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取获烟具军械，乃在广东省城水西街开万益号之广东人李四、莫仕梁等，从严惩办。旋奉廷寄，卖大烟土者斩立决，旗人吸烟者斩立决，职任官本人吸烟者照例治罪，幕友长随吸烟者，本官失察革职，永不叙用，民人吸烟治罪外，子孙不准考试，限一年内禁止尽绝。其如何

尽绝之处，著各督抚、府尹妥议具奏。

诏林则徐来京，面授方略，命以兵部尚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驰赴粤东，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查办海口，节制水陆各师。十一月，陛辞出都。十九年正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遵旨力除鸦片，共矢血诚，俾祛大患。"得旨："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拭目待之！此折给林则徐阅看。"

是月二十五日，林大臣到粤。维时粤中严拿兴贩吸食之犯，坐地洋人不敢包匿，其趸船寄碇零丁洋面者，共二十二艘，闻有钦差到粤，将欲开行。林大臣欲穷治其事，因咨会虎门水师提督，磡石镇总兵统带各营，分路把守，传令在洋趸船先将鸦片悉数缴销，方准开舱。二月初四日，传集洋商伍怡和等十三洋行，发交谕帖，令传谕各洋商公司人等，并历年贩运鸦片之奸商查顿、颠地二人，查其烟土存储之实数，即时禀覆。抄谕陈奏。谕内有"本大臣既带关防，得便宜行事，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之语。奉批："览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传谕后，查顿闻风先遁。时英公司领事义律已知其事，托辞回澳门，不至。各洋行观望推诿，迁延不覆。林大臣趣之急，颠地始随义律乘舟来省，义律仍偃卧夷馆如弗闻者。因派兵役监守，遂援违抗封舱之案，移粤海关监督将各洋商住泊黄埔之货物一律封闭，停其贸易，又撤其"沙文"而羁禁之。"沙文"者，华人之受雇于洋馆，充买办者也。供应既窘，消息不通，趸船之在外者，经兵役防守，断其岸上接济，饷道垂绝。谕帖附：

> 谕各国夷商知悉：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欲置何货无不立办，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者震怒，必欲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见泊零丁等洋之趸船，存贮鸦片甚多，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公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碇大洋不独枉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抚两院，奏

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入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此次本大臣自京面奉诚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抚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特谕。

又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

（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银钱前后不知几万矣。尔则图利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消殃，否则恶愈深者孽愈重。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风火雷霆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杜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犯内地禁令者，前有大喇咈班图占澳门，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啤唠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喑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此外，凡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而伏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纪载。天朝之不可违者如是，尔等可不懔惧乎？

（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食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住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更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懔畏乎？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此是天朝宽大之政，故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穷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烟者要死，即吸鸦片烟者亦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烟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敢夹带甘结，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是宽既往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浑厚！且无论尔历来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约略亦不少。仅将趸船之见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哪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多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

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乃尚不思速缴烟土以免其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通商，利市三倍。凡尔等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不听尔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等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钱，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钱。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致断尔等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帛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藤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船租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卷潮翻，沉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赏乎！

（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罹于死罪，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愚暗小人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本大臣与督抚两大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心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贴十三行。

义律至是始谋于各商，查明洋面趸船所存之鸦片，据实禀缴，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值英金三百万磅，核银约八百万两。禀词附：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具禀钦差大人，为恭敬遵谕禀覆事：转奉钧谕大皇帝特命示令远职即将本英国人等经手之鸦片悉数清缴，一俟大人派委官宪，立即呈送，如数查收也。义律一奉此谕，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认真，一体顺照。缘此恭维禀请明示，现今装载鸦片之英国各船，应赴何处缴出。至所载鸦片若干，缮写清单，求俟远职一经查明，当即呈阅也。谨此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呈单事：昨因谨奉大人钧谕，即经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英吉利人所有之鸦片，如数缴送远职也。现经远职查明，所呈共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候明示查收。缘此谨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林大臣得禀，饬令各船驶赴虎门听候收缴。二月二十五日，派员收起。至二十七日，林大臣复会邓总督亲诣虎门，一面咨会提镇各营，统带各标兵船，分排口门内外，海关监督驻税口，专司稽查。于是趸船二十二艘先后驶抵虎门，详细验收，每艘大者千箱，次者数百箱。至四月初六日收毕。核数得实，每箱酌赏茶叶五斤。集外洋各商，出具“永不售卖烟土，在事后犯者人即正法，货船入官”切结。据以奏闻。其烟土请解京师。原奏云：“臣于正月二十五日到省时，在洋趸船二十二只，已陆续起碇开行，作为欲归之势。若但

以逐回夷界，即为了事，原属不难。惟臣等密计熟商，窃以此次特遣查办，务在永杜来源，不敢仅顾目前，因循塞责。查夷情本皆诡谲，而贩卖鸦片者更为奸猾之尤。此次闻有钦差到省，料知必将该夷趸船发令驱逐，故特先行开动，离却向来所泊之零丁等洋，以明其不敢违抗。其实每船内贮存鸦片，闻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来，各海口处处严防，难于发卖，而其奸谋诡计，仍思乘间觅售，非特不肯抛弃外洋，亦必不肯带回本国，即使逐出老万山以外，不过暂避一时，而不久复来，终非了局。且内海匪船，亦难保不潜赴外洋，勾结售卖。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净尽，乃为杜绝病源。但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因思趸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臣林则徐当撰谕帖，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与臣邓廷桢，怡良酌商定稿，公同坐堂传讯洋商，将谕帖发给，令其赍赴夷馆，带同通事以夷语解译晓谕，立限禀覆。一面密派兵役暗设维防。惟查各国买卖，以英吉利为较大。该国自公司散局以后，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职夷人义律到澳门，经管商梢，谓之领事。臣等发谕之后，各国则皆观望于英夷，而英夷又皆推诿于义律，其中有通晓汉语之夷人嘶等四名，经司道及广州府等传之公所，面加晓谕。因该夷嘶等回禀之言尚为恭顺，当即赏给红绸、黄酒，着令开导众夷，速缴鸦片。未据即行禀覆，至二月初十日，义律由澳门进省，其时奸夷颠地等，希图乘夜脱逃，经臣等查知截回，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罪，并照历届英夷违抗即行封舱之案，移咨粤海关监督臣豫堃将各夷住泊黄埔之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又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消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而诸夷怀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栗。自严密防守之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信息绝不相通。该夷人疑虑惊惶，自言愧悔。臣林则徐又复叠加示谕，劝戒兼施。即于二月十三日，据该领事义律禀覆，情愿呈缴鸦片。维时距撤退买办之期，业已五日，夷馆食物，渐形窘乏，臣等当即赏给牲畜等物二百数十件。复向查取鸦片确数，经义律向各夷人名下，反覆追究，旋据呈明，共有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查向来拿获鸦片，如系外洋原来之箱，每一箱计装整土四十包，每包约重三斤，每箱应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约在百斤以外。以现在报缴箱数核之，总不下二百数十万斤。若经奸贩转售，则流毒何所不至，今设法令其全缴，不动兵刑，无非仰仗天威，自然畏服。当即谕令驶赴虎门，以凭收缴。除商明留臣怡良在省弹压防范外，臣林则徐、臣邓廷桢同抵虎门。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本在虎门驻扎，凡防范夷船查拿售私之事，皆先与臣等随时商榷，务合机宜，自收缴之谕既颁，尤资严密防堵。兹趸船二十二只，陆续驶至虎门口外，关天培当即督率将领分带提标各营兵船，排列弹压，并先期调到碣石镇总兵黄贵、署阳江镇总兵杨登俊，各带该标兵船分排口门内外，声威极壮。粤海关监督臣豫堃亦驻虎门税口，照料稽查。臣等亲率文武大小各委员，随收随验，随运随贮。惟为数甚多，一趸船所载之箱，即须数十只驳船，始敷盘运，而自口外至口内堆贮之处，又隔数十里。若日期过促，草率收缴，恐又别滋弊端。臣邓廷桢拟收至两三日后，先回省署办公。臣林则徐自当常驻海口，会同提臣关天培，详细验收，经理一切。容俟收缴完竣，查明实在箱数，与该夷领事所禀有无参差，再行恭折奏报，并取具各夷人永不夹带切结存案，以断根株。伏思夷人贩卖鸦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纪，若照名例所载“化外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即予以正法，亦属罪所应得。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今既遵谕全缴趸船鸦

片，即与自首无异。合无仰恳皇上覆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并求俯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资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至夷人呈缴鸦片如此之多，事属创见，自应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

奉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另有旨，旋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由驿驰奏查办趸船，尽数呈交烟土一折，可嘉之至。趸船私贩烟土，希图脱逃，经林则徐等截回趸船二十二只，起获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该夷船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治罪。该督等奏请酌赏茶叶之处，照所议办理。此项烟土为数甚多，俟收缴完竣，即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林则徐等查办妥协，自应量加鼓励。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从优议叙，怡良、豫堃、关天培著交部议叙。

又奉上谕：“据林则徐等驰奏，趸船鸦片尽数呈缴，请解京验明烧毁，当降旨允行。本日据御史邓瀛奏称：‘广东距京程途遥远，所缴烟土为数较多，恐委员稽查难周，易启偷漏抽换之弊’等语。林则徐等经朕委任，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断不疑其稍有欺饰。且长途转运，不无借资民力，著毋庸解送来京，即交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该大臣惟当仰体朕意，核实稽查，不准在事员弁人等稍滋弊混。”

于是林大臣会同督抚于虎门，监视销毁，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栏，开池二，纵横各十五丈有余，灌以海水，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潮退，启涵洞，随潮出海。每日尽三四百箱至千箱不等。自四月二十二日化起，五月十五日毕事。除去箱只，实共烧毁烟土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先期出示，令外洋人来虎门集视，其时观者如堵，悉慑伏无异词，且有叙入外洋新闻纸中以纪其事者。遂下令尽逐外洋之趸船，与澳门之奸夷，不许逗留内地。其续到之船，有鸦片者倘自揣不敢报验，即日回国，亦免穷究。若仍沿旧，以烟土卸寄趸船，则人口时丈量船旁水迹尺寸，情伪立见，必按夹带鸦片新例，人即正法，船货入官。所有进口之船，均应照此具结。并行文英国王，一体严禁。文附：

天朝钦差大臣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林，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邓，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怡，会同移文于英吉利国王，为会禁鸦片烟事：照得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异，孰不恶死而好生！贵国虽在重洋数万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于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覆，即遐荒绝域，亦在并生并育之中。广东自开禁以来，流通贸易，凡内地民人与贵国番船相安于乐利者，数百年于兹矣。且如大黄、茶叶、湖丝等物，皆国中宝贵之产，贵国若不得此，则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者尚少，近则互相传流，染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虽有此等愚民，贪口腹而戕生命，亦属孽由自作，何必为之爱惜。然以大一统之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肯使海内生灵，任其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禁流传。惟思此种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落内，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王令其制卖。且即各国之中，亦止数国制造此物，并非各国皆有。然又闻贵国亦不准人吸食，犯者必惩，自系

明知其害人，故特为之严禁。然禁其吸食，尤该禁其贩卖，并禁其造作，乃为公恕之道；若徒禁其吸食，而仍制造贩卖，引诱内地愚民则欲之已生而陷人于死，欲已之利而贻人以害。此则人情之所共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威震华夷，何难力制其命！而仰体圣仁宽大，自宜诘诫于先，且从前曾用公文，移会贵国王，一同严禁，则犹得诿为不知。今与贵国王约，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我内地禁人吸食，尔属国禁人制造。其从前已经制造者，贵国王须即令其搜尽，投之海底，断不许天地间更有此种毒物。非独内地人民不受其害，即贵国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并令造作而禁之，则贵国亦不受害，岂不各享太平之福，而益见贵国恭顺之忱！如此则明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灾；协乎人情，而圣人亦必嘉祥。况内地既经严禁，无人吸食，即该夷等仍行制造，终亦无处销卖，无利可牟。与其亏本徒劳，何不改图生业？现在内地搜出，尽付油火焚烧，若再有夷船夹带鸦片前来，不能不一体烧毁，恐船内他货，亦难免玉石俱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天朝之所以能臣服万国，正有不测之神威，无谓言之不早也。贵国王接到此文，即将如何严禁断绝缘由，速行移覆，幸勿诳说迟延。伫切！盼切！

五月，王大臣等会议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

（一）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洋，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发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分别议处，兵丁杖徒。

（一）合伙开设窑口并合伙兴贩者，以造意为首，余具以为从论。

（一）沿海奸徒，寄存洋船烟土，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

（一）官役拿获贩烟吸食之犯，得财卖放者，与犯同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将鸦片烟私行传递或为代买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其递解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兵役匪棍，以查烟为由，肆行抢夺，并挟雠诬赖者，俱发极边充军；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为首拟绞监候；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鸦片烟案内，流罪以上人犯，告称留养者，概不查办。

（一）事未发而自首者免罪，闻拿投首者减一等，首后复犯加一等治罪。

（一）吸食之案，止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

（一）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栽种罂粟，造制烟土，及贩烟至五六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兴贩一二次，数不及五百两者，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边足四千里充军；兵役贿庇，与首犯同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租给房地之业主，受雇之船户，一年以外者，发边远充军，一年以内杖流，半年以内杖徒；州县官知情故纵者，革职永不叙用；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栽种罂粟尚未制烟售卖，及收买烟土、烟膏未售卖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杖流。

（一）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

（一）平民吸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者，拟杖流。如系旗人，销除旗档，一体实发。

（一）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降调。

（一）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新疆充当苦差。

（一）兵丁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近边充军。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开设烟馆，栽种罂粟，制烟兴贩，首从各犯除见拟死罪外，其余俟一年六个月后，拟绞监候。

（一）吸烟人犯虽经改悔戒绝，但有存烟灰者，杖一百。

（一）制卖鸦片烟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失察及拿获之该管官，分别议处议叙。

（一）同居子弟有吸烟家，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例治罪。

（一）职官因吸烟发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

（一）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宗人府会同刑部，恭进黄册请旨。

（一）太监内如有从前吸食者，限一个月内自首免罪；再限三个月内，令总管太监认真搜查。如有收藏烟具者，审明从重治罪。如三个月限满，半年以内，有在禁门以内各值房吸食者，均拟绞监候，在外围值房吸食者，枷号六个月，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遇赦不赦。失察之总管首领及同屋太监，奏请分别降革治罪。如系首倡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分遣究出贩烟之人同罪，若系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陵寝首领太监等有吸食者，照外围办理。其王公门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监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如半年以后，仍有吸食，在宫门以内者，拟斩监候。外围等处及陵寝当差，并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并已为民太监等，拟绞监候。各项失察处分，仍照前议办理。

（一）洋商住澳住行，卖货完竣，即饬遵照定限起程。如一逾限久留，照违制律治罪。

（一）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销毁烟土，令督抚亲验真伪，以防偷换。

（一）沿海各省洋船进口，督抚派公正大员实力搜查。

（一）各督海关监督，于洋船带烟进口，知情纵放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各督拿获烟犯，将由何处购买，何人包庇护送，及经过地方，逐一根究，分别惩办。该管官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知情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拿获吸烟人犯，承审徇情开脱，照故出入罪例治罪。

（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职官为民表率，如曾经吸食者，均勒令休致。

（一）拿获囤积兴贩各犯，无论邻境本境，均准给予议叙，仍分别送部引见。

（一）访获吸食者，亦准酌请议叙。

（一）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将吸烟之员列入京察卓异，即将原保举官议处。

（一）京城地面，五方杂处，稽查尤应严密。应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随时访察。仍严禁番役等讹索扰累。

（一）各省保甲，饬地方官认真编查。如牌长有受贿知情等弊，一体惩办。

（一）地方官朔望宣讲后，即将吸食鸦片之害，传齐众人，明白宣示，庶父诫兄勉，咸知自爱。

奏入，得旨："上年黄爵滋条奏鸦片积弊，请旨设法严禁，当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以闻。嗣经陆续奏到，并据科道等官先后条陈，特降谕旨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各该衙门议奏。兹据详议章程会同奏入，朕详加披阅，尚属周妥。俱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各该衙门即速行刊刻，颁发各直省将军督抚等，转行所属地方文武员弁，一体遵照，明白出示晓谕，咸使闻知。"

时米利坚（今称美国）诸国，皆遵具切结。义律自省去澳，复递禀言：违禁贩烟之弊，亟应设法早除，如准委员来澳，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林大臣批示奖励。义律又禀：请本国商船泊近澳门，林大臣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黄浦，则海关虚设，而私烟夹带更无从稽查，驳不许。义律乃倡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而五月内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殴毙村民林维喜之事，谕义律交夷犯抵罪，义律迟未交出。林大臣、邓总督遵例禁绝薪蔬食物入澳。并以澳门寓夷，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留澳门。义律乃率眷属及在澳英夷五十七家，同迁居尖沙嘴货船。时趸船一朝失利，不无怨望。义律以公司领事鼓动群夷，暗招夷埠吐嘧、哗唵兵船二艘来粤，又择高大货船三艘，配以炮械，赴九龙地方，假索食为名，突开炮攻我水师。我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击翻双桅夷船一，舢板船一。而奸夷所雇吕宋趸船，逗留潭子售烟者，亦于八月初间，为我水师攻毁，人船并获。义律托澳门西夷为转圜，愿尽遣趸船回国，其货船亦愿具结，如有夹带者船货充公。林大臣令结内应加"人即正法"之语，且责交出凶犯。旋有其国两船遵式具结，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底入口。而义律遣二兵船阻之，又投禀请勿攻毁尖沙嘴之船，以俟国王之信。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凶犯未交掷还。时我师船五只在洋弹压，夷见前禀不收，又见我师船红旗，即发炮来攻，我师连挫之。夷先发炮者，外洋示战以红旗，止战以白旗，误会我悬红旗，以示战事耳。事闻，十一月初八日，奉诏停止英夷贸易。义律复遣人乞恩，谓在粤办事多年，嗣后请遵大清律办理，而仍无违于国王之法，许英船回居澳门，俟王谕至再门留易。林大臣以新奉谕旨，不便骤更，复严与之绝。英船始均驶出老万山，而粤洋渔船蛋艇亡命之徒，贪薪蔬之厚值与鸦片烟交易，趋之若鹜。时林大臣已奉总督两广之命，义律忽行文照会，索偿烟价，盖已得彼国王回谕也。

初，鸦片以药材入中国，康熙十年以前岁不过数十箱，乾隆三十年前每年尚仅二三百箱，乾嘉之际吸食者渐多则不过千箱，道光初年已逾四千箱，十二年多至二万三千六百余箱。西人纪载嘉道间印度入中国大小鸦片箱数价值译附：

嘉庆二十二年，大鸦片二千六百十箱，小鸦片六百箱，共三千二百十箱，价洋银三百六十五万七千圆。

道光二年，大鸦片二千九百十箱，小鸦片一千七百十八箱，共四千六百二十八箱，价洋银八百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圆。

道光六年，大鸦片三千六百六十一箱，小鸦片六千三百八箱，共九千九百六十九箱，价洋银九百六十一万八十五圆。

道光七年，大鸦片五千一百三十四箱，小鸦片四千四百一箱，共九千五百三十五箱，价洋银一千四十二万五千七十五圆。

道光八年，大鸦片五千九百六十五箱，小鸦片七千七百七十一箱，共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一百十五圆。

道光九年，大鸦片七千一百四十三箱，小鸦片六千八百五十一箱，共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四箱，洋银一千二百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七圆。

道光十年，大鸦片六千六百六十箱，小鸦片一万二千一百箱，共一万八千七百六十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三圆。

道光十一年，大鸦片五千九百六十箱，小鸦片八千二百六十五箱，共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箱，价洋银一千一百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三圆。

道光十二年，大鸦片八千二百六十七箱，小鸦片一万五千四百三箱，共二万三千六百七十箱，价洋银一千五百三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圆。

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四年，每年入中国大小鸦片，约计四千四百五十五箱，大箱约值洋银一千四百四十六圆，小箱约值一千七十三圆。道光五年至十一年。每年入中国大小鸦片，约计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箱，大箱约值九百六十五圆，小箱约值八百六十二圆。前后十五年中，大箱价值最贵在道光二三年间，每箱值二千五百五十圆；最贱在道光十一年间，每箱值七百九十圆。小箱价值最贵在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间，每箱值一千八百圆；最贱在道光十一年间，每箱值五百二十圆。

后此今有增无减。是年所烧之烟，英国自称破费洋银一千二百余万圆，即米利坚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万圆。英以印度饷项所自出，与民俱病之。义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裕库藏，又念非合纵于外夷，不足以树党援。遂将各趸船缴销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万赔赏，皆写立汇单，付各趸船回国交兑。又遣人遍告孟加剌，怵以生计之失，印度民无不洶惧。黑夷、白夷更番应募，不足，则告助于佛郎西（今称法国）、米利坚等国。米利坚素不善英所为，谓既在中国贸易，宜遵中国律例，鸦片本非教中所应行，予以缴销，正与外洋违禁之物罚货人官之例相符，故英计不行。而佛郎西观望年余，始遣兵船至香港，又为靖逆将军弈山所间，遂托以居间讲款为词，其事亦寝。又见粤东自烧烟后，海口严密，无间可乘，遣兵船分扰闽浙，以乘我未备。二十年六月，陷宁波之定海。七月，林大臣等奏继获贩烟人犯。九月，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暂行护理。"旋命林则徐、邓廷桢赴广东备查问差委。

先是八月琦大臣自天津奏英人船只全行起碇南旋，并禀称沿海各处，如不开枪炮，亦不敢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上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并谕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津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一体遵照，防守要隘，洋船经过或停

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十一月，琦大臣入粤议抚。义律首索十九年烧烟之价，许之，又索香港全岛以为贸易来往市埠，琦大臣不答。十二月，奏粤省实在情形，并节次奉旨，饬查事件：（一）洋人索赏烟价，缘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均有奏请赏犒奖励字样，洋人颇存奢望，迨后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洋人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而又勒具“以后再犯鸦片烟，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一）朱笔点出，林则徐奏趸船二万余箱，系英国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等语。查义律递禀距林则徐撤退买办已五日，可见窘迫而然，非出情愿。时义律仅止孤身，设有党援，未必降心俯首云云。

二十一年正月，英人扑虎门，兵舰中有轮船四艘。琦大臣允为奏恳给地通商。上命奕山至粤，统兵会剿。时琦大臣已受严谴，抚议方息，而义律以乘胜之师先发之，遂破虎门，闯入乌涌卡，称兵于省河。四月，英人攻省城急，坏城外四方炮台。广州府知府余保纯言于靖逆将军曰：“彼以索烟价来，未可以空言抚也。”无以应。次日，炮子直入老城贡院前。靖逆将军谋于督抚，请先遣其缒城出见义律，义律谓：“余是随林大臣查办之员，不应忘二万余箱之烟价。”靖逆将军因奏请复准通商。维时米利坚人深以各趸船收回烟价，不应向义律索加倍之偿，因余保纯固请裁减，乃劝义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半数，偿以银六百万两。乃罢兵，而以偿款作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无厌之求，已留为异日再索之张本矣。

二十二年秋，英国公使璞鼎查率马利逊等称兵要抚，至江宁省城。命广州将军宗室耆英、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璞鼎查议款。遂索款二千一百万两，首列烟价六百万，铺足一千二百万之原数，次列商欠三百万，以粤东原议未及商欠一款也。至战费一千二百万，则自人粤后偿其所失，而香港一岛亦遂予英，且准五口通商。议十三条，谓之《江宁条约》。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耆大臣等诣英国汗华丽兵船就约钤印。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俱著照所议办理。是为中外立约之始。时靖逆将军远在粤东，既不与闻，米利坚人亦无至者，遂一任璞鼎查予取予求。议款悉出自英人手定，于是鸦片弛禁之议复起。

卷 下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谕军机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项于不议。各洋商历年进口之货，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食兴贩之徒，竟明目张胆以趋附。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卢卑。窑户居奇，关胥中饱；国课支绌，军饷浩繁。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抽

厘充饷，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拨，四两为办公经费。其后粤匪窜入闽界，闽督奏请援照江苏从权办理，复以军饷紧迫，向洋商贷银五十万，约以扣税归款。旋经兴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银四十圆外，加费八圆。浙之宁波，有本地行栈与洋商往来，议定箱价，愿赴官包缴月厘。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为厘金大宗。其征税，则始于咸丰九年。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

人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

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直枢垣，与北洋李大臣会商威使，加征洋药税厘，每百斤共银一百五十两，使价贵瘾减，寓罚于征，得以渐除，并加收土烟厘金。奏曰："鸦片流毒中国，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罂民，抛腴地以种罂粟，蠲果取浆，名为土浆。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而洋人心计之工，亦可知。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又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方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剂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酬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倍征之。英人于好嗜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倍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虐。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外国兴贩之徒。权自我操，谁能过问？稽经酌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一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两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尤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从其后议，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减，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烟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而其事且有所难行。兹拟总口原征洋药进口每百斤税银三十两，仍由总口征收，毋庸置议外，其总口厘捐，由中国自办，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

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烟夹杂诸弊，无难一览而知。似此销路一清，讥禁可得而施，市价相若，税厘可得其实。以言增加税厘，期收禁烟实效，庶有当焉。至于增税加厘办法，各有攸殊。或议于总口征洋商之税，即并内地应捐之厘而加征之，是为合办；或议于总口照税加厘外，于内地分销各口加征华商之厘，是为分办。两者衷诸一，是朝廷执中有权，推之而准，与洋人毫无干涉。按照现今厘章，于两起两验中，寓周代儆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一百五十两，理法均得其平。总较之洋法，别国土产货物进口，照本征税，其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办法附：

（一）应奏明特简有名望、才略大员，先赴印度，与印督将中国现拟设局收买洋药，彼此均有利益各节，详细陈明，再赴英京伦敦，告知英廷，请将《烟台条约》第三端内之第三节删去。缘此条英廷从前未经允行，以致中国迄未举办。

现既与印督商明办法，自应销除前节，另立专条，以昭信守。

（一）特简大员抵印度时，须详言中国受洋药之害已数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绝，奈自今关税亦以此项为大宗，实亦难于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种罂粟为立国之基，若骤欲禁绝，揆情审势，亦断办不到。现在彼此商议以三十年为限，每年印度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则。自立约之年起，此九万箱统由中国派员设局收买。以后按年递减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满，洋药即可断绝。印督须将此意，晓谕通国种植罂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国不禁之禁，而在印度并不减少饷源，又得禁止毒药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尽可设法变计，讲求树艺黍稷，皆能获利。又必须印督允准，除中国收运洋药之外，他商一概不许购买，即香港、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所需烟土，历年若干，亦应由出使大臣与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递减，不准溢出原数，致被滋蔓。其印度属地有产洋药之区，亦由印督行知照办，并须印督派员在各该属从严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税课，亦须商令照中国各口一律，以免畸轻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药价值，自立约开办之日起，每箱需银若干两，此三十年内，不得加减。在印度设局收运，必须验明真正好土，然后按箱给银。

（一）印度总督须保其洋药除中国收买之后，不得分毫余胜。缅甸等国，一概不准购买，以免浸灌云南等省。

以上四条，与印度总督、英国外部商定之款，增损随时再酌。

（一）既与印度立约收买洋药，则中国罂粟本干例禁，自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禁绝，否则无以服印度之心。

（一）设立总局，拟名曰“督销洋药局”，取销毁之义，派员总办，由此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创设总局，香港、上海各设一总厂，其通商口岸各设分局。查照历年洋药进口税册，各该口每年进口若干箱，即分运若干箱，只准照此定数，亦按年递减，不准加多。

（一）洋药税课，每箱输关平银一百八十两，内拟提出十八两充作公费。缘开办之际，设局有费，缉私有费，察探有费，及逐年递减，通都僻壤施药劝戒，一切皆应有费。皆出自公费之内，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药运到，各口存置栈房，不得零星寄顿。售出若干，即纳税若干。其税仍在该口新关完纳。无论运往内地何处，厘捐一概免完。各关监督、税务司、应令会同督销局，认真查察。

（一）在印度买洋药时，价值必须一律。抵中国后，除去印度原价及沿途水脚、保险、关税等项，其各口卖价，须由总局核定，禀报稽考。

（一）此项收买洋药之款，应由总办自向银行立约，言定在印度收买若干，即由该银行付银若干。俟洋药抵华售出，将银付还。其间往返，约两三个月，均以每年每百两七两合算，按月付息。其设局建厂栈各款，须各向银行借垫，即于每箱扣提十八两内，分年加息付给。均由总办之员，自行担承经理，如有短付情事，与国家无涉。

以上六条，乃中国自行办理之大略。所有详细节目未尽事宜，随时禀请核办。

九年正月，总理衙门仍持七年左相之议，奏奉谕旨，饬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洋药加征税厘一节，与英外部商办，议久不决。十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懿旨，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预筹军饷。十二月初八日，户部等衙门议上《开源节流疏》，其一为推广洋药捐输。内开："查广东省光绪初年筹备海防，由藩司招商黄近源包抽通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圆，五年为满，每年递加二万圆。嗣于光绪七年，经两广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接办，每年包抽洋银九十万圆，仍五年为满。各省如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率，均可得银数百万两。惟各省水陆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办，自应另筹办法。查《通商善后条约》内开：洋药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等语。是运入内地之洋药，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不能干预。今拟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银，以助军饷。其行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按年请领。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查验另纳税厘，并由各关卡于部票内，填注该货经过年、月、日上，盖印戳为凭，以杜重复影射。无票者，将货充公，并行严办。于行店坐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按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次。如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行惩治。惟洋药一离口岸，散漫难稽，且私带私贩，如何防杜，应俟各省议覆定章，一律举办。其未经离口之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例。"十二月，曾大臣电奏"洋药税厘，现争到一百一十两，刻将议约"等语；而香港设局未据陈及，盖设局香港仍办不到也。

先是，左相督军闽省，奏请加闽省洋药厘金二十两，合原征之数共为八十六两，令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苏省因于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银二十两，浙省亦自四月初一日起，照加二十两，仍按开源节流议内所加之数也。二月十五日，户部、总理衙门会奏曰："查原奏内开：值此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拟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量予加重。闽省洋药进口，每百斤完洋税银三十两，照旧办理，至进口后，华商贩运行销，每百斤征华税银三十两、票税银十五两、厘金银十六两、军饷银五两，共征银六十六两。今拟请加增华税银二十两，应收耗余各款，照章随正加缴。厦门向归包征，责令核数加缴。惟江、浙、粤东各省，若不一律议加，私贩避就充销，有碍大局。仰恳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等语。臣等窃维洋药一项，流毒已深，一时禁绝未能，则加重税厘，正可藉资补救。第恐抽厘愈重，走私愈多，必须设法严查，方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等以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加重，自系实在情形。拟请旨先行照办，以济要需。原奏又称闽省洋药华税议加，江、浙、粤东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贩避就充销等语，此亦势所必然，所虑甚是。应请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以杜奸商，而维全局。再江南为南洋总汇，上海尤为商船所聚，拟请一并敕下两江督臣、江苏抚臣，将洋药厘金酌量加重，以归画一。至严防偷漏，设法稽查，是在各省将军督抚委任得人，认真办理，庶私贩可绝，而实效可期矣。"又片奏曰："洋药一项，除洋税定章每百斤征银三十两外，各省厘税，尚未画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绌，暗地减成；在贩运客商，无不避重就轻，任意绕漏。查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奏请加重洋药厘金，据各省督抚覆陈：直隶津海关向章，每百斤收正加厘捐银二十四两，地方善举耗资等银八两零；山东东海关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二十四两；江苏、上海向章，每箱收厘金银二十五两，减为五五折；镇江每箱三十余两，减为

四折；浙江宁波、温州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三十四两，洋行、土行劳金六两；广东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十六两，贴饷七两，海防经费膏厘元茶每百斤共收银四十八两三钱，白茶每百斤共收银五十六两六钱；江西九江关向章，由华商完纳水路洋药税银三十两；湖北汉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钱二十余串；安徽芜湖关向章，仿照九江关办法；福建向章，与该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尚有府局征厘四两八钱，及随缴各款耗余银两不计收数。此外，尚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无，内地厘金之捐，此省轻而彼省重。至于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则有洋药、土药分别，抽收亦有不论洋药、土药一律抽收，且有与百货厘金合并抽收。办法既属参差，抽厘遂无确数。今且以洋药行销各口之数言之，上海、镇江二口，每年约销二万五千余箱；天津、牛庄、之罘三口，每年约销三四千箱；宁波、温州二口，每年约销八千余箱；福州、淡水、打狗、厦门四口，每年约销一万七千余箱；汕头、广州、琼州、北海四口，每年约销五千余箱，九江一口，每年约销一千数百箱；汉口一口，每年约销三千数百箱，合计每年各口，约共销洋药七万箱上下。以报部抽厘之数言之，福建省每年报收厘金等款约银四十余万两，广东报部厘金数目仅二十余万两，江苏行销洋药最多，每年所收厘金不过十二三万两，浙江未据分析报部，其余各省，仅数万两、万余两不等，合计每年各口，除征收洋税二百余万两外，约共收华商税厘银一百万余两。夫以行销数多如彼，而报收数少如此，是抽收款项，多寡不齐，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间偷漏之患，中饱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尚能报收华税银百万两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征收每百斤合华商纳厘税银八十余两，姑不论英人每年运来香港洋药皆在十万余箱，即以每年进口有税洋药七万余箱计之，应可收银五、六百万两，实于军饷不无裨益。今该大学士左宗棠等，奏请闽省加增华税等因，已由臣等会同另折议覆。复念及通商各口，处处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贩必多绕漏，即如从前上海、镇江，减折征收，销数比他省为多，收数比他省为少。而直隶、浙江，皆以商贩避重就轻偷运沪上为言。应并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安徽、两湖各省督抚，照章一律加征，除洋税著有条约，应照旧办理毋庸议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药进口，以后华商贩运行销，每洋药百斤统令完纳厘税银八十六两，向归包征者，应令按箱核数加缴，向有随征余耗等款者，酌定确数抽收。均在接奉此次谕旨后，赶紧定章。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征，不准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轻之弊。商人知随所往皆需此数，则趋避之术穷，偷漏之数自少。并令各省仿照浙省向办稽征厘税章程，于洋关之前设立局所，每日进货、售货各数，设法稽查。务与税关收数层层核对，以杜偷漏，更须严定章程，督饬地方官役水陆弁勇协力梭巡，如有大帮私贩，抗拒横行，拿获将货入官充赏，该犯照私盐律治罪。如并无抗拒情事，只按十倍议罚，以二成归公，以八成给赏出力员役弁勇。如私贩被人指报拿获，即于八成内分给一半赏给指报之人。如能缉获私贩洋药一百斤以上者，由该督抚将该官弁记功一次，积功五次，拟请准其照寻常劳绩章程，奏请奖叙。倘查有局员乾没，丁役卖放等弊，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各省通商口岸抽收洋药厘金等款，务须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照报，并将局员职名，暨某口所销洋药斤重，分析随册报部，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银款，听候部拨，不准擅行动支。户部稽查收数，与关税收数，外洋贸易册数，层层核对，以杜中饱卖放及私自减折之弊。如与税关收数核较，大相悬殊，亦即将该局员等从严奏参查办。该督抚等接到此次部文后，即将现办情形，及一切章程与委员职名，于文到十五日内奏咨立案，不准稍有迟延遗漏。”军机大臣奉旨依议。于是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

一日起，各省洋药厘金每百斤一律加为八十六两。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造报，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之数，听候部拨。如大帮私贩，抗拒横行者，照私盐律治罪。私贩洋药，入官充赏。缉获百斤以上者，官弁记功，积加奏奖。乾没卖放者，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一时雷厉风行，尽征尽解，然折减招徕，似所不免。开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仍无起色，而核计进口箱数，且知其偷漏益多。

按鸦片自印度诸处，必先至香港，转运通商各口。核每年至香港之数，转运各口外，必余一万数千石至三万数千石不等。夫此余者，即谓香港及上海洋商船栈年终余存，与夫居香港，澳门华人自食，及煮膏运往美国诸埠、南洋各岛，多亦不过数千石、万余石，余皆漏入中国，而不输税厘者也。试合税厘计之，年中少征必数十万两、百万两。今将通商各关贸易总册，近二十余年运来洋药细数列下，其纪以西历者，缘海关沿用条约，以英月三个月为一结，皆以泰西年月结计税数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香港者，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三石；余者，二万三百九十石。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香港者，八万一千三百五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四千五百十六石；余者，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石。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五百三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百四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香港者，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七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六百十五石；余者，一万五千九百二十二石。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四百十三石；余者，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二石。

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至香港者，九万五千四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八千八百十七石；余者，三万六千二百二十八石。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七百四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九千六百七十石；余者，三万七十四石。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三石；余者，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二石。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七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

十四年，至香港者，九万一千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三千六百十四石。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香港者，八万四千六百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四百六十一石；余者，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八石。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四十二石；余者，二万八千九百四十三石。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二百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千二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四千九百三石。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八百九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二石；余者，二万三千四百七石。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香港者，十万七千九百七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四十一石。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八百三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五千三百八石；余者，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一石。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香港者，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四千五石；余者，二万四千五百五十一石。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九百八石；余者，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三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一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八石。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一百六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八百十九石；余者，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四石。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香港者，九万三百二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七十石。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一百六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八百一石；余者，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三石。

间尝约计吸食鸦片者，究有若干人。核之中国人数，约三万万，外洋一年进口鸦片，

共一千万斤，五成煮膏五百万斤，节多补少，每人日吸烟膏二钱，一年则需膏四斤八两。以此计吸烟者，得一百一十一万余人。各省自种之土烟，亦如进口之数而两倍之。共得三百三十三万余吸烟之人。若三万万中，以四之一为长成之男，即七千五百万，则吸食鸦片者，仅逾百中之四。其数，以目前而论，似尚不多。特虑进口之数不减，或且逐年增多，各省自种者亦日广一日，则流毒有不堪设想者矣！海关税务司英人葛显礼，亦尝约计土烟之产，谓每年外洋来中国鸦片约十万石，有通商口岸之省分，如辽、燕、齐、鄂、皖、豫、苏、浙、闽、粤，凡十，每省以一万石计，则适合十万之数；余如汴、晋、秦、凉、川、湘、桂、滇、黔九省，为不通商省分，每省亦以一万石计，则需九万石。核之通各关贸易总册，外洋进口之十万石，实尚不敷辽、燕等十省之吸食。试即台湾一境而论，台南之打狗，台北之淡水两关，进口鸦片，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此五年中，每年合计必五千石左右。台境生番所居，半皆不吸烟，其半仅内地两府地耳。以此为则，则每一通商省分，吸食最少之数，视台湾加四倍，则需二万石矣。通商省分十则二十万石矣。外洋来者十万石外，此之十万石，何自来邪？汴、晋等九省，亦以十八万石计，此又何自来邪？据此，则自种土烟，每年得二十八万石。益见禁种之令难行，而征税准售之出于不得已也。十二年正月，总署奏请饬派邵友濂、赫德赴香港，与英官商办。先后回京，赫谓中国各口设法自行征收，固为正办，然须归各口税务司经理；邵谓运销洋药，海关实总汇之区，应于进口时先令封存，俟税捐完清给商起运，若运盐之就场征课。总署因有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之议。盖其时曾大臣于英京伦敦，业与英外部将洋药允中国税厘并征，每百斤一百一十两之约议定，于十一年六月七日画诺。其约名《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计十条附后：

（一）《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一、第二两节所拟办法，现在议定，应由两国国家，日后再行商酌。

（二）《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三节所拟洋药办法，今议定改为洋药运入中国者，应由海关验明，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或封存具有保结之趸船内。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许搬出。

（三）现在议定，凡照上节所载，正税厘金两项完纳之后，该货主即可在具有保结之封存处所，眼同海关将洋药拆改包装。其货包各种式样尺寸，应由海关官员，会同该口领事官，预先酌定，听货主择用。如货主于此时请领运货凭单，海关即当照给，不取分文，其所请凭单，或每包一张，或数包一张，悉听货主之便。凡有此等运货凭单之洋药，运往内地之际，如货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此等运货凭单，只准华民持用，而洋人牟利于此项洋药者，不许持用凭单运寄洋药，不许抽送洋药同入内地。

（四）现在议定给发凭单章程，各口一律，其凭单式样开列于后：

为给发凭单事：照得单内所开盖用记号、码号之洋药，遵照每百斤箱应纳正税厘金章程，业经纳银共□□两，按照凭单背面附刊上谕批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伦敦所定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烟台条约》之续增专条，凡照此凭单载运之洋药，无论在于何处，只查货包未开，海关印封、记号、码

号，均未擦损私改，则一切税捐等项均免输纳，记号□□，码号□□，第□□，何处进口□□，发单日期□□，海关统务司签名。

（五）中国国家应许此等货包，在行销洋药地方开拆者，如有应纳税捐等项，或当时所征，或日后所设，或由明收，或由暗取，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此等税捐，系照货价计课，即应将洋药与土烟价值相较均算，其较算之法，应于洋药之市价内，扣除进口时所纳厘金。

（六）现在议定，此次所定续增专条，应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所定《烟台条约》视同一律，其实力郑重之处，亦与逐字载入《烟台条约》无异。此专条应于画押以后六个月开办施行。此指两国批准文据，已在期内互换而言。倘期内未能互换，即自互换之日开办施行。

（七）专条所载洋药章程，议定照行四年。四年以后两国如有欲废弃章程者，无论何时皆可先期十二个月声明，一经通知届期即为废纸。惟议定：倘查所发运货凭单，于海口运送洋药前往内地行销处所之时，仍不免其输纳一切税捐等项，则无论何时，英国即有废弃专条之权。倘续增专条既经废弃，则洋药办法，应仍照现在所行之《天津条约》所附章程办法。

（八）续专条既经开办，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两国国家尽可会同商议酌改。

（九）《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七节所载，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之事，应即作速派员。

（十）此次专条所改之《烟台条约》，暨此次议定续增专条，一并由两国朝廷批准。其批准文据，应在伦敦作速交换，定约大臣各奉本国国家之命，议定续增专条，画押盖印。此专条在伦敦缮立汉文二分，英文二分，共为四分。

时总署，户部已屡次集议，至十二年十一月始有成说：拟自十三年起，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办理。虑各口开办仓卒，先于十一月廿六日，总署分函密致各口监督，略谓："洋药税厘并征一事，凡进口先封存在关具结准设之栈房、趸船，俟有华商承买，每箱按约将税厘共一百一十两照数清完，始准起岸。其详细章程，亦与总税务司筹拟，日内即奏请举行。择明年西二月初一日为开办之期，诚恐仓卒为难，先布大略。惟奸商惟利是图，倘稍漏风声，必囤积居奇，豫图避就，候奏奉谕旨，再行电达出示。"其各口税务司，由总税务司先后将应办各节，通饬预为筹办。总署随会户部于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请饬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商办，以专责成。奏曰："窃洋药税厘并征一事，上年二月户部会同臣衙门，奏请由各省自行开办。统计洋药每箱除正税仍收三十两外，厘金加征银八十六两，各口务令一律。原以厘金抽自内地，冀可收数见增。乃试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未见起色，且核计进口箱数偷漏愈多。臣等悉心筹虑，欲税厘之生色，总非杜绝走私不可，欲缉私之严密，非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不可。盖洋药之为物，可整可零，其质既轻，藏匿最易，即偷漏最易。今惟明定新章，刻期开办，饬各口同时举行。每箱并征之数，照约以一百一十两为度，于进口时，即应按照新章，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等处，必俟每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八十两后，始准搬出，拆改包装，请领运货凭单运往内地，如货包于运往内地之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臣等以为刻下如照约举行，果能办理得宜，其

益有四：新关职在封储，税司随时收解，互相稽核，涓滴归公，此利于国者一也；货入华商之手，厘税早清，沿途不再稽征，往来任便，此利于商者二也；不肖华商，每假设洋行，计图偷漏，口舌滋多，今则货未出栈，课已并交，奸商技无所施，案牍亦可清简，此利于官者三也；新章既行，洋药诸局卡可以裁撤，道路闾阎，无丁胥扰累，此利于民者四也。惟是口岸既多，用人必众，与夫购置巡船，添雇扦手之类，经费较繁。兹赫德拟呈节略，创始需款较多，逐年亦可递减。天下利之所在，即为弊之所生，臣等不敢谓责成监督与税司合办，必无流弊，特以此事定约已逾十稔，变计不啻百端，与其迁就观望，而巨款虚抛，何如立见施行，而利权自主。前者各省关皆以初无把握，招商包办，糜费徒多，税司除征正税外，未能相助，致难著效。一经定立新章，事在必行。各监督受恩深重，自必激发天良，认真稽核。税司咸受中国禄糈，亦必破除情面，相与有成。即以每年进口七万箱而论，所收税厘，较之近年收数，必有起色。所以臣等反覆思维，以为舍此更无办法。其一切详细章程，容再饬各关道与税务司妥商酌核，总以宽筹经费，俾布置可以周详，并须严定考成，庶课项皆归核实。万一试办以后，窒碍稍形，亦可随时变通，设法补救。”得旨后，总署电饬各省关定于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为各厘局停止之期，初九日为通商各关税厘并征开办之始。凡洋药进口，由各该关税务司查明，封存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俟其运销时，赴关报完进口正税厘金，始准就栈房、趸船拆改，黏贴印封，包装行运。其附近香港之九龙，澳门之拱北两处，新设两关，三月间开办稽征税厘，以为积年洋药走私渊薮也。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洋药进口，计牛庄二百十六石，天津一千八百二十石，之罘六百八石，宜昌无，汉口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江三千十七石，芜湖四千四百四十七石，镇江六千五百八十四石，上海一万七千九十九石，宁波四千三百八十九石，温州六十四石，福州四千九百三十三石，淡水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打狗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厦门六千三百六十三石，油头六千三百九十九石，广州七千七百二石，琼州一千三百九十六石，北海七百七十四石，九龙一千五百二十三石，拱北一千三十一石，综二十一关，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九石，余剩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二石。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牛庄一百十三石，天津一千五百五十五石，之罘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汉口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芜湖三千四百石，镇江三千九百十一石，上海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一石，宁波六千四十石，温州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厦门六千八百七十三石，汕头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广州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石，琼州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龙二千八百五十一石，拱北一千八百十一石，综二十一关，八万二千六百十二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八百三十石，余剩六千二百十八石，余剩之数，则为香港年终所存，及各口年终趸关者，自是香港转运各口洋药，无偷漏之患。向之厘金年终报部一万余两者，自十三年由关并征以来，第一年报部厘金四百六十四万五千余两，第二年则六百六十二万二千余两。核之因并征所增经费，每年仅三十三万两耳。此洋药厘金税关并征之明效大验也。

然而，税银三十两列之条约税则，不换约不得有毫厘之加，而约载商洋止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止准华商运入内地，则内地厘金应征多寡，其权犹自我操，

每百斤即征至数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今并此厘金亦列入专条，一则曰："不得较土烟税捐格外加增，不得别立税课"；一则曰："运送洋药前往内地，仍不免其输纳税捐，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仍照津约办理。"据此，则权自我操之厘金，不换约亦不得有毫厘之加。其与土烟并论者，盖深知我重征土烟，一时难办，以此愚我。而遂其阴狡之谋。所幸者，尚有"四年以后，皆可先期知照作废"一语。窃愿专条废弃，仍由我自行征收，无虞掣肘。特恐积习相沿，前辙易蹈，未必能如各关之稽征，一律涓滴归公耳。

当道光年间，中国吸食鸦片者尚少，印度烟税亦不过重。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英上下两议院臣民，多以鸦片贸易本干中国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稣教会递禀求禁，并请勿任印度栽种罂粟，又有人在英京伦敦作鸦片烟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人猜忌英人，而碍商局，英主颇是之。时义律意在用兵，议遂寝。迨通商弛禁后，英之传教士游历各省，见民间吸烟日众，劝止不可，因于同治十二年春，在议院论及，大要谓：印度鸦片流毒中国，华人怨之，邻国非之，损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联名禀院，致书各国，有能痛陈鸦片利害者，著为论说，仅六阅月内函达伦敦，择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论。中有四论为华人所著。取众论编印成书，以资国人观感，期有以歆动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国传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国为商之马特生，及其国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于伦敦倡设劝禁鸦片会。光绪元年五月，复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谓："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众士所陈鸦片为害情形，过当难信，三也；罂粟关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征他项。恐激而变生，四也。"观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既至伦敦，会中官绅酌陈鸦片宜禁各节。郭大臣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与副使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具疏，略谓："西洋通市于中国，历无嫌怨，道光二十年议禁鸦片烟，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戒禁，以示无忘国耻之义。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鸦片之禁始自雍正时，其初但充药品，贩运内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间懔懔畏法，无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风始炽。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西洋贩运亦渐增多，势将尽中国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和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将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忧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窃以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长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长官不举发同罪，而共文武试士子，例具五童互结，宜以鸦片烟为首禁，容隐者一并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滥入场者禀保坐黜，廪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滥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满学校中不准复有吸食鸦片烟者。用以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亦在使知所耻而已。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者，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罗，东洋之日本，皆有厉禁，民间无吸食者。独中国贩运销行，每年课税数千万，为英国入款一大宗。而其地绅士会议，犹勤勤焉，谓烟土贻毒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坚以持之，宽以期之，责成各省

学政整顿学校，责成各省督抚整顿属官。而于栽种罂粟，又须由督抚责成州县劝谕绅民，整顿所属地方。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其道无他，在疏通民气而已矣。中国民情常若隔阂，臣以为禁止鸦片烟，当使教化转移之意多，院禁操切之术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皇上一心之运用，中外人心无不响从。臣等正月内接据粤绅唐德俊等禀称咨请总理衙门转奏，其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集多人陈述此义，人心向义之机，不敢不据实缕陈。”会中亦上北洋李大臣书，陈明其事。郭大臣嗣有请禁鸦片条奏。其略曰：“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仅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折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士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毋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者，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折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罂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罂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禁栽种罂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罂粟一二亩，改种禾麦。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实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可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商民，官绅仍照旧禁止。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予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各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司，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

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骫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卖贩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罂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学及各善举，由地方官督饬办理，有侵蚀者亦听呈控惩办。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敌书差之包庇也。闻两江督臣沈葆桢严禁烟馆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荷桢切实认真，其力亦不过周及城内而已。非责成各处士绅自相稽查，万不能有实际；而非督抚及地方官有实求整饬之心，亦万不能责绅士之奉行。是以自古兴利除弊，尤以察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巡检典史，能不以收陋规为事，禁革烟馆，即亦非难。此严禁传染之大端也。

伏查此次议禁大旨，全无妨碍。俟奉有禁止明文，臣即照会英国外部，渐次禁止栽种贩运。此时开办之始，惟当从容涵泳，宽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以渐摩劝戒为义，明示以朝廷爱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扰，与天下相感以诚。而其大要尤在责成各省士绅，自立章程，切实劝导。谨奏。”

四月初二日，奉上谕：“郭嵩焘奏鸦片烟为害中国，拟请设法禁止一折，官员、士子、兵丁人等吸食鸦片烟，例禁綦严，近来视为具文，吸食日众，为害愈深。该侍郎等请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各将军府尹，各直省督抚。斟酌情形，妥筹具奏。其各省驻防旗营，著各督抚会同该将军酌度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英人知有此奏，由是入会者年多一年。七年四月初二日，英议防诸臣会议，有大臣丕斯者，亦会中人也，出会中所递请禁鸦片禀词，多至二百通，内一通来自苏格兰，具名画押者五千余人。丕斯因向众力陈鸦片之害，谓印度倘能别求生财之道，撙节用项，此害去亦匪难，且应将昔年烟台所议条款第三端核准永不向中国更改。诸臣多是其说，独管理印度大员哈丁登以有碍印度度支为辞。十七年三月，上海得英京电报：当下议院辟门聚议时，大员佐些卑士倡议停给在印度种制罂粟及发售烟土之牌照，院员是其议者一百六十人，非其议者一百三十人。准以英人从众之例，则牌照弗给，可以行矣。不谓旋接复电：英廷批驳，谓议员动于群言，是其议者非出本心，当作罢论。随又闻英廷臣语佐些卑士曰：“印度所收鸦片税，年中数实不赀，今使禁之，是将革除此税也，他日入不敷出，势必另增他税，华民害去，英民害来，夫岂谋国之道！”盖至此，英之隐衷，始揭以示人。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执政也。政与教原判两途，教以救人除害为心，政以富国强兵为本。鸦片为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设会禁之，不复有所迟回，不容有所顾虑，此彼教士但知为人计，而不再为己计也。印度自种植罂粟。政府重抽其税，设官戍兵，地

方经费，多从此出。使一旦禁绝，费无从出，此为人计，而不为国计，彼政府所以不敢出也。

揆诸同治十三年，英国新闻纸载印度每年收税共五千万镑，内鸦片税尚仅八百万镑，其时禁亦易易。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

虽然，事本乎情，令出自上。斯时也，诚得曲体郭大臣揆事理人心之言，与英议院停给牌照之意，申明而发号焉，庶几弛而复张。合乎弛张，自然之道。先后直书其事，览者其亦有感于斯编欤！

信及录

〔清〕林则徐　撰

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

戊戌十一月廿三日

为传知事：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本部堂系由外任出差，与部院大员稍异，且州县驿站之累，皆已备知，尤宜加意体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切切。须至传牌者。

右牌仰沿途经过各州、县驿站官吏准此。

此牌由良乡县传至广东省城，仍缴。

密拿汉奸札稿　己亥正月十一日

为密饬查拿事：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拿汉奸。缘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现在新令极严，查拿不容不力，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有经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奉旨将原折发交本部堂查办者，有经密查暗访得其踪迹者，现俱开出姓名，间有访知住址，合急黏单密札饬拿。为此札行布按两司，速即会同查照单开各项人犯，密派妥干之印委人员，即日改装易服，分投查探，出其不意带役拘拿，并查起所藏赃具簿据，一并搜寻务获，不可稍任窜匿。其获到之犯，随即讯取供情，一俟本部堂到省，即日解送行辕，以凭饬审。惟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恐该管官及委员均不免意存回护，化有为无，或称卯册无名，或称其人早故，并或谓其因缉获过严致被挟仇诬陷者。不知此等久已著名，难瞒众人耳目，一经审讯，无难水落石出。即使果有一二被诬，亦须讯明，即予昭雪，总不容听其躲避。至在官人役犯法，本管官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

拿获惩办者，例准免议。况上年各省拿获鸦片，奏奉恩旨："既往之事，付之不咎"，更毋庸规避处分。如目下再有徇庇，是转自陷于私罪矣，岂服官者尚不明此义耶？其或前充兵役，后已缘事革去者，亦准据实声明，但书差久已通同一气，当此极力整顿之际，断不可稍任庇延，其单内列入最要者，尤不得一名远扬，大干未便。嘱切伫切！特札。

计单开：

最要各项人犯：捐职都司王振高、关信良又名关清、苏魁大即苏开大、罗柚明即螺右民、徐广即赤沙广、孟成有、李亚福、李亚可、九王、林仔、黄狗仔、方鼻泳、陈老眷、谭升即谭第发、谢安即何老真、卢意即郭平、土棍马老六。

次要人犯确查再拿，按司差：苏光、马元；运司差：杨发、余发、冯老应，余富、区二，孔芬、欧老四，余琳盛、郭亚亮、，孔坤、王昭、邓老二；广州府差：何高、朱昌、胡春，又朱昌子侄朱亚寿、朱亚二；南海县差：毕章、蔡章、梁光即梁三地，又蔡章之子蔡苏九、蔡阿荣，与余发之子余琳长；番禺县差：陈燧；南海县丞差：何建基、黄老二、周五九、陆亚社、陈老二、邓老三、冯礼寅、冯亚泳、高亚福、蔡老应、梁怀本、高老元即高大相、何怀明、何怀显。此单所开次要人犯，或现在敛迹亦未可定。如查有实据，即须拿办。

再访得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蒋大彪、保二少、梁恩升、伦世光、伦朝光。

以上数人且缓拘拿，先行查覆，札广东布按两司。

关防示稿　己亥正月廿六日悬示辕门

为关防事：照得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现在驻扎省垣，不日出巡各口，均应慎密关防。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藉端出入；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若避人术士，素无瓜葛，该巡捕官及号房，不得妄行传禀，以肃关防。倘有混称打点关说，在外招摇者，所在地方官，立即严拿，彻究重办。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收呈示稿　己亥正月廿六日悬示辕门

为晓谕事：照得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所有民间词讼，除实系事关海口应行收阅核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干者，一概不应准理，毋得混行报递。至应收之呈，亦应俟到省数日后，择期牌示放告。照依督抚两辕状式，填明保戳歇家，以凭提讯，不得以违式之红白呈拦舆混递，以致无从查究。如敢攀轿抛呈，除不收外，定交地方官责处不贷。特示。

札各学教官转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由　己亥二月

札广东□□学教官知悉：照得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而粤省沾染尤为深痼。士子身列胶庠，为一乡之望，其潜心举业不为风气转移者，固不乏人，而习俗所染，或视为无关立品，始而应酬继而成瘾者，亦在所不免。试思今日之士子，即他年之职官，尚且视为故常，彼小民无知，岂能闻风知惧？故习相沿，可痛可恨！现在新例綦严，节节加重，部文一到，不但士子尽罹法网，即该教官平日教训无方，约束不紧，亦复上干严议，何以自全？除刊布告示规条并断瘾药方发县转发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学，速查所辖文武生员，如有吸食兴贩者，立即确查实据，移交地方官审究详革按拟严办，并造花名细册，由该教官随意派拨五人，互相联保。至各乡保甲事宜，应即责成该生等邀同各乡绅耆捐职贡监，各就本乡就近查办。其贡监捐职人等，向不归教官查考，然一有顶戴，回异齐民，地方文武未免礼貌优容，而罔顾廉耻者，转以为无人稽察，不知痛改前非，殊与现行禁令大有关系。本大臣会同两广督部堂、广东抚部院商定章程，所有各贡监捐职人等，悉由该管地方官造册送学，责成该学文武生员各保所知。如住居远僻通学生员，无人认识，亦准保过之捐职贡监递相保结。凡有不相信者，均于册字注明“不敢保”字样，由该学汇册移县；其无保之人，再由该县传齐，分别查讯熬验。除积惯兴贩确有实据，或有瘾未断照例治罪外，其系良善，祇因碌碌寡合，以致给保无人，则由县另列一册存案，不必再行取结。惟风闻各属士习不纯，每多贪利忘义，倘该生员等有勒诈刁揩及得贿冒保情弊，该教官耳目最近，尤宜留心访察，多方劝戒，固不可少存私见，尤不可徇情容稳，致干参究。如该教官藉端扰累，一经访闻，并立即指名革审。凛之！慎之！特札。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　己亥二月

为剀切晓谕速断鸦片以全生命、以免刑诛事：照得广东为声名文物之邦，自古迄今，名儒名宦，代有伟人，闻者莫不起敬。不料近年以来，多沉溺于鸦片烟，以致传遍海隅，毒流天下，推其源则为作俑之始，究其极几成众恶之归。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似此大邦，冒此不韪，岂不可惜？从前刑罚当不甚重，查拿亦不甚严，无耻之徒，恬不知怪，今则天威震怒，斧钺森严，法在必行，极诸大辟，盖必使之扫除净尽而后已也。本大臣由楚省奉召进京，面承训谕，指授机宜，给以钦差大臣关防来此查办，尔等皆已闻知。试问向来鸦片之禁，有如此之严紧否？如此严紧而尚可以观望否？且钦差大臣关防，非重大之事不用，今蒙特旨颁给，其尚能将就了事否？本大臣与督部堂抚部院凛遵严旨，惟有指天誓日极力驱除，凡攘外靖内之方，皆已密运深筹，万无中止之势。除再严拿窝积兴贩立置重典外，惟念尔等吸食之辈，陷溺已深，不忍不教而诛，特先悉心开导。夫人以己所不食之物而令人食之，即使不费一钱，亦为行道所不受，乞人所不屑。况鸦片在外夷人不肯食，而华人乃反甘心被诱，竭赀冒禁买毒物以自戕其生。吾民虽愚，何至如此！是比诸盗贼之用闷香，拐带之用迷药，妖邪之用蛊毒，以攫人财而害人命者，殆有甚焉！且财为养命之源，尔等银钱都非容易，将银换土，可笑孰甚！舍钱服毒，可火哀孰甚！尔等独不思瘾作

之时，纵有巨盗深仇凶刀烈火来至尔前，尔能抵敌之乎？惟有听其所为而已。尔等生长海滨，非同腹地，不可不思患豫防，奈何任人愚弄，不惜性命，不顾身家，一至于此！夫鱼贪饵而忘钩，蟹贪光而忘火，猩猩贪酒而忘人之欲其血，彼原自取，何足深尤。所患者，污俗不回，颓波日沸，则人人皆委顿，户户皆困穷。此邦之人，将何恃以不恐乎！梓桑绅士，宜有以训俗型方，讵忍安坐迁延，不一援手？而士为四民之首，品行为先，一溺其中，直成废物，若不痛改，朝廷岂用此等人？日泾以渭浊，薰因莸臭，万一上干圣怒，一概视为弃材，恐于全省仕路科名大有妨碍，不可不虑也。至闾阎虽众，而十室必有忠信，不能不寄耳目于地邻。向来文武衙门弁兵差役，破获原为不少，而民间惮于查禁，遂以栽害攫物徇纵诈赃等弊纷纷藉口，此固不能保其必无。然兵役作弊例应加等惩办，官员徇庇尤必立予严参，果有被诬被诈之人，申诉到官，必为昭雪，但不能因噎废食，使查拿者转为松劲。本大臣上年在湖广所拿各案烟犯，凡员弁带往兵役，临时先令自行搜检，迨查拿出门，又令本官一搜，不许带人物件。今亦通饬照办，除另刊章程十条并各种断瘾药方，分别檄行严禁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省士商军民人等知悉：凡从前误食鸦片者，速即力求断瘾，痛改前非。省城限以二月起至三月底止，各府州县以奉文之日起勒限两月，务将家有烟枪烟斗几副，杂件烟具若干，一并检齐，赴所在有司呈缴。如惮于自缴，则或父兄及邻右戚友亦准代缴。但期能改即止，并不查究来历，请问姓名。惟不许以新枪假土朦混搪塞，致干重咎。尔等须知无不可断之瘾，而贵有必断之心，上年曾见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岂有别省皆可断，而广东转不能断之理？即谓地有瘴气，尽可以槟榔旱烟解之。省费适口，且不犯禁，何不以彼易此乎？自示之后，倘仍执迷不悟，匿具不缴，则其玩法抗违，惟有挨查牌甲，责令举首，一面严密搜拿。凡尔吸食鸦片者，处处皆死地，刻刻皆危机，其能藏匿幸全者，未之有也。至窑口烟馆，经督部堂抚部院节次严拿治罪，现在关闭者多。然第暂歇一时，以为官禁不能长久，孰知此次非往时之比，不净不休。其将烟土潜藏者，欲俟查拿稍松仍行偷卖，尤为可恶。现有妥线分报查访，一得确信，即往严搜。破获者尽法痛办，指拿者优加奖赏。其藏匿之房屋，一并入官。凡尔有些资本之人，何事不可图利，若前此误卖烟土，藏匿在家，速即自首到官，亦当分别量减。此因本大臣甫经入境，法外施仁，断不能迟迟以待。若不趁此刻猛省回头，以后虽欲改图，噬脐莫及，身家性命所系，生死祸福所关，各宜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示。

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规条稿　己亥二月

札广东水师某知悉：照得营兵吸食鸦片，屡奉谕旨严饬，又经历任两广督部堂广东抚部院再三诰诫，其中能自改悔者固不乏人，而既违明禁仍蹈故辙者亦复不少，大抵巡洋师船停泊之时，舟中无事，有一二人吸食，因而引类呼朋，群相效尤，遂成锢习，又有搜获烟土，并不全数缴官，假公济私，隐匿人已，因而煎熬吸食，甚且售卖得钱。同伍则朋比为奸，匿不举首；备弁亦通同庇纵，利其分肥。以致吸食者习为故常，售卖者视为利薮。名为健卒而精力疲惫不堪，委以查私而贿赂公行滋甚。此种积弊，实堪痛恨！本大臣前在楚省，业经设法查禁，著有成效。兹复奉命来粤，查办海口，兼以节制水师，访知弁兵锢蔽已深，几于固结莫解。现与两广总督部堂邓、广东水师提督关会商，严定五人互保之

法，以除积弊，而挽颓风。除该管将弁有犯此者，许所属营弁头目人等据实禀揭，考验特参外，合将规定规条特扎颁发。扎到，该□立即转行本属各营将弁，于文到五日内，立将该管兵目住址、籍贯、切实姓名，详造花名细册，呈送本大臣察核，以凭点派互保。其中有久惯吸食，该管将弁知之最详者，速即开除名粮解县严办，毋得冒滥列册。其馀注保等事，悉照另颁规条办理。将弁中如有沾染吸食者，亦即揭参究惩。毋少隐讳，致干徇庇之咎。凛之慎之！特札。

札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衿耆查照办理由　己亥二月

札□□知悉：照得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先经督部堂邓抚部院怡会同剴切晓谕，至再至三，而积习已深，窑口兴贩、烟馆吸食等项，虽不敢明目张胆，显违功令，无如踪迹诡秘，侦探愈难。所赖地方文武，振刷精神，明示以立法之严，直抉其玩法之隐。立限首缴，已往之罪尚可宽；设法周防，再犯之法无可贷。须知章程一定，即当永远奉行，与其贻悔将来，不如先筹善策。本大臣恭膺钦命，按莅粤东，惧玉石之不分，贵莠良之早辨。窃愿与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求所以塞其源而截其流者，莫如保甲为最善。而保甲章程，则自嘉庆十九年颁行以后，每岁无不查催，条款非不周备，无如各省牧令，视为具文，按年勒令地保造呈烟户细册，地方官发房存案，全未寓目，书差责取陋规，地保藉图分润。究之编查是否确实，有无舛错遗漏，所举甲长牌头是否公正，无由稽核。是官长未收保甲之益，而民间反受保甲之扰矣。如此锢习，可为浩叹！兹本大臣明定章程，悉由地方官敦请邑中公正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士公举各乡公正衿耆分理本乡事宜。如有隐匿遗漏，惟分理是问。至牌册纸张及书吏饭食，官为捐办，不许丝毫骚扰，不经吏胥之手。除将应行告示规条并断瘾药方札发遵照严禁外，扎到，该□□即将发来告示条款，断瘾药方转发各属，布散各衿耆，并查照规条内所开结式，饬令妥为办理。俟册缴到日，即亲身赴乡，挨户点查，如查有兴贩吸食实据，即照例严拘究办，毋得草率徇隐。仍先将奉到日期具报查考。此札。

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　己亥二月初四日行

谕洋商知悉：照得广东华夷互市，已历三百余年，彼岂不能自相交易，所以必设洋商者，原为杜私通而防禁物起见也。恭查嘉庆廿一年，钦奉上谕责令洋商查明，如各夷船带有鸦片，即将货物全行驳回，不许贸易，原船逐回本国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譬如人家防夜，设立更夫，乃财物正被席卷而逃，而看更者犹曰无贼，此非通盗而何！况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馆内行丁及各项工役，皆该商所雇，马占等皆该商所用，附近银铺皆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

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立股分，其谁信之？且闻从前夷人来馆，先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多有辞而不见，候其再来，而后答之。近年乃有托言照应过关，下澳远迎者矣。甚至东裕行竟送肩舆与大班边乘坐，而该大班转不许该商乘轿入馆。种种悖谬，廉耻何存？此虽皆由试办之商，靦颜作俑，素有身家之原商尚不至此，而薰莸同臭，实为尔等羞之！在尔等只知致富由于通商，遂尔巴结夷人为利薮，岂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倘一旦上干圣怒，绝市闭关，彼各国皆无辎铢之利可图，而何有于尔等乎？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向该商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况轻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入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该商中之败类者，又何至拖欠夷债百余万之多？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更有奇者，该商藉有前任粤海关阿所奏余剩洋银带回三成暂时试行之案，遂援为定例，年年影射，禀请下船，多制木箱，如同解饷。甚且代称某年夷人寄存某处银若干，今托某夷人带回，因与海关书吏串通做案，商则一面出结，银则一面出洋。言与行违，恬不为怪。曾经奉旨饬查，仅以一禀支饰了事。况如夷人查噸等，皆惯卖鸦片最为奸滑之人，前年奉旨查逐，而该商尤为力保，有“察出串卖鸦片，取银给单，情甘坐罪”之语结犹在卷，试问此结应坐罪乎？否乎？又咽义吐船上之鸦片，系在内河搜出，是并进口之船出结亦不足据矣。旧冬三板船七只，因该商等屡禀，甫经准行，乃漏货物者有之，带火药者有之。如曰不知，要尔何用？如曰知之，罪不容诛！今计历年中国之银耗于外洋者，不下几万万矣。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合亟谕查。谕到，该商等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至现在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已另谕夷人将趸船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签名出其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此谕即交该商等赍赴夷馆，明白谕知，必须严气正性，晓以利害，不许仍作韦脂之态，再说央恳之词，务令慷慨激昂，公同传谕。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毋谓言之不早也。特谕。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己亥二月初四日行

谕各国夷人知悉：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愿置何货无不立办，试问天地间如此利市码头，尚有别处可觅否？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

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有鸦片数万箱，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公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碇大洋，不独枉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日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人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特谕。

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　己亥二月初八日行

札广州府暨南，番二县知悉：照得本大臣此次来粤，仰蒙钦交烟犯姓名事由，内开“一夷民颠第，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等因。查颠第即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本大臣到省后，即欲委员前赴夷馆查拿究办，因该府县等面禀，夷馆中各国夷人畏法者尚多，非尽如颠地之奸猾，请先分别良莠，再行查拿，是以先令洋商赍谕前往开导，令将烟土呈缴，并具永不夹带甘结，尚可宽其既往，其不缴者立即惩办。去后，兹复据该府县等面称，“闻得咪唎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等语，是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札到该府等，即赴十三行传谕洋商暨夷人等，以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职候审办。此外，夷人仍当分别良莠，如咪唎坚夷人果知畏威怀德，将烟土首先呈缴，不听颠地阻挠，定即先加奖赏，即英咭唎及港脚诸夷有先行呈缴者，亦必一体加奖，断不因颠地之愍不畏法，面连及能知改悔之人。至于安分良夷，本无夹带鸦片，本大臣尤必力为保护，不必心存疑虑。但当晓

谕！夷，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共作正经卖买，凛天朝之法度，即享乐利于无穷，不得自外生成，致干宪纪。一面将夷犯颠地译讯确供，禀请核办，毋延。特札。

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　己亥二月初十日会稿

谕洋商伍绍荣、户继光、潘绍光知悉：照得现泊伶仃等处洋面各国趸船，存积鸦片甚多，私行售卖，经本大臣谕令夷人将趸船存贮鸦片悉数缴官，着该洋商等将谕帖赍赴夷馆，明白晓谕，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并谕该商等遵照在案。现在未据回禀，是其意存观望，殊属违玩，应即先行封舱。合就谕饬。谕到，该商等即便遵照，将停泊黄浦贸易各国夷船先行封舱，停止买卖，一概不准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赁。如敢私自交易往来及擅行雇赁者，地方官立即查拿，照私通外国例治罪。所有夷人三板，亦不许拢近各夷船，私相交结。至省城夷馆买办及雇用人等，一概撤出，毋许雇用。该商等仍遵照本大臣前谕，刻日取结禀办。倘敢违玩，本大臣本部堂本部院定即禀明，请旨永远封港，断其贸易。凛之！切切！

咪唎坚国夷商京禀该商向不贩卖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一日到

咪唎坚国远商京禀钦差大人，为禀请敬报事：远商几年在广东做贸易，从来不贩卖受交鸦片泥一斤，亦丝银都不买，又随时到处勉劝各人，以此项毒物万不应做矣。现在禀明钦差大人知道，远商应承后来更不贩卖鸦片丝银，若有时做，就受刑罚。而此次忖想钦差大人宪仁政，必不忍将远商之货船买办事件阻留为难也。亦禀明过限期，因为远商想望各商，一齐禀报顺从。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允准施行。

批咪唎坚京夷禀　己亥二月十二日

本大臣到粤，访知该京夷平日不卖鸦片，殊为出众可嘉。但本大臣早颁谕帖，令众夷人缴土，何以该夷不能迅速劝导，昨因多日未据呈缴，是以照案封舱。且奸夷有欲脱逃者夷馆中四通八达，防范难周，是以将买办工人一概暂撤，以杜指引。今据禀有各商一齐顺从之语，如果速缴鸦片，何难事事照常。第该夷一面之词，恐不足据，一时开舱等事，尚难准行。仰广州府转饬洋商，明白谕知，仍催各夷人速即缴土可也。

批司道会详核议设局收缴鸦片章程由　己亥二月十二日

查阅会详设局收缴鸦片章程，所议已臻妥协，惟思烟枪烟斗有新旧之不同，烟土烟膏尤真伪之易混，似应责成局员，悉心查验，不许以新充旧，以假作真。果系真土真膏，用熟枪斗，更须防人抽换，应于验收膏土时，即跟同呈缴之人，秤明斤两，每土一个，每膏一罐，均须用纸数层封固里外，俱令局员画押编号，写明斤两及收缴日期。其枪斗实系用

熟渍油者，缴到时，即先敲裂，仍封固，编号画押，写明收缴日期。各种烟具，亦皆照办，仍将每日所收，汇登簿册，用片单通报查核，一面送交粮道点验贮库。积有数十号，即酌请本大臣曾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覆验销毁。如验出假土新枪，显有抵换情弊，即须分别根究：若画押分明，封皮完固，则惟验收之员是问；封皮已损，画押无存，则惟藏贮之员是问。如此办理，有无格碍，仰再会议详覆，并录报督部堂抚部院仍候批示缴。

咨覆广督批示义律夷禀一案稿　己亥二月十二日

为咨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戌刻，准贵部堂咨“据英咭唎国领事义律，于本月初十日上省，十一日子刻，具有夷禀一件，业经本部堂明白批示，并咨明准案，兹于未刻复据具禀一件，核其所请，现在俱难允准，所有夷禀，理合咨送，察核批示”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查该领事义律，禀请委员到馆，得以详细陈明，此言似尚近理，然何以本日自辰至申，不特叠派广州珠守、候补余守、佛冈刘丞、南海刘令、番禺张令同赴洋行会馆，待该夷人谕话，并藩臬两司亦皆至新城候信，而诸夷匿不一出，并该领事义律亦竟不到，是何道理！查夷人贩买鸦片，久干法纪，本大臣奉命来粤查办，不忍不教而诛，是以先发谕帖，令其呈缴烟土，此系格外从宽，该领事若有一隙之明，当如何感激速办。乃义律未进省以前，闻各夷人尚皆口称愿缴，不过未报实数，即颠地自知久惯贩卖，不敢遽出见官，亦尚未敢逃走。讵自二月初十晚，义律进省，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若非防范严密，几致兔脱狼奔。是义律如此行为，直同鬼蜮，尚能胜领事之任乎？且一日之间，在贵部堂衙门混递两禀，于查禁鸦片谕令呈缴之事，一字不提，查似无故留难者。独不思伊果能晓谕众夷人遵谕缴土，本大臣方嘉奖之不暇，即未能晓谕，而不敢簧惑众心，指引逃走，亦何至撤其买办，查其来船乎？此时抗违阻挠之人，转不在颠地而在义律，即使本大臣曲为宽贷，而该国人久沾广东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若被义律一人猝然阻坏，该国主岂肯姑容。从前夷官在此，有不守法者，历经该国尽法惩治，岂义律未之闻耶？准咨前因，应请贵部堂姑再传谕义律，须知畏罪改悔，晓谕各夷人遵谕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不但人船卖办，一切照常，本大臣与贵部堂抚部院定当不追既往，奏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从此各夷人均作正经买卖，乐利无穷。倘佯为不知，甘心贻误，是其孽由自作，后悔何及！州来示谕四条，除发洋行实贴外，希一并传谕义律译付众夷人知之。相应咨覆。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　己亥二月十二日

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驱人银钱，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消殃，否则恶愈深而孽愈重。姑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鳌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犯内地禁令者，前在大班喇咈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律劳卑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臣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此外，凡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

而伏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记载。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懔惧乎？

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食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住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更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懔畏耶？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这是天朝宽大之政，故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穷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夹带甘结，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是宽既往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浑厚！且无论尔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了。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凡尔等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至断尔等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硃藤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租赁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卷潮翻，沈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优赏乎！

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罗于死罪者，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各国夷商禀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　己亥二月十三日

驻粤各国商人通禀钦差大人，为恭敬禀覆事：兹准肃奉钧谕，业经由洋商等禀请宽限，另自禀覆。窃远商等既奉大皇帝严申约禁，已知上谕剴切，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卖，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缘此出结为凭，此皆远商等重信之实情也。至钦差大人谕内

指及之情，多涉紧要最重之事，在远商极难理论，是以禀恳大人，将此各情示与远商等各国之领事总管等自行办理。望大人恩准所求。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福吐等、颠地等、连记等、滑么等、担臣等、记厘等、连沼等、架叻等、咽又等、了扁等、宾等、跛厘等、摩喇、所沙、孖地信等、单爷厘等、广文臣等、蝦厘爷等、央布威等、哪沙批、呵罗也治、罢论治等、可罗乜治化林治、花林治打打跛、吗文治沙窝沙、架华治、吗文治吗信治、任些治罢伦治、多喇治、架些治、那素云治、化林治、石下申、何布颠、吧地厘、打打跛、爹剌那、剌士、迷治等、亚爹沙等、八佐治等仝禀。钦差批：

据禀遵谕不敢贩卖鸦片，具见恭顺晓事，又据称谕内紧要之事恳请示与各国领事总管办理等语查呈缴鸦片一事，本日已据领事义律具禀呈缴，经本大臣批令查明细数，缮送清单，听候示期收缴在案，是领事义律已可毋庸再行示谕。惟所称总管，究系何人，着将姓名明白禀覆，以凭核办。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禀请给还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五日到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敬禀饮差大人，为禀覆陈明事：现值北风顺吹，其在外洋装载鸦片之船，明知大宪办理严紧，复闻远职在馆强留，难保无乘时扬帆而去者。奈远职既经认缴，依本国之例，定必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如数清缴，倘稍有失信，则甚有亏与本国之大体，必不免国主震怒严办，罪辱已极。今被禁住之际，全不知各船现居何处，而无由示令各该船，饬伊不得扬帆而去其间或有往去者。在远职尚未能推辞不认，仍须二万余箱清数呈缴，方可不惹国主严怒。其情既然如此，忖思大人必不肯使远职无奈，望可信远职认真实心办理，一蒙宽禁，自能设法示令在外各船逐一而到，俾可随时全缴鸦片。远职所求严禁者，惟欲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馔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在远职自可仍留省城，俟将该二万余箱全数清缴，方求下去。至在省城黄埔鸦片，业经远职及各国商人，各自严查认真办理，先已禀报驱出在案矣。现因远职合同本国众人，皆受囿禁如囚者，其以后事事如何办理，远职实难下手，盖依本国之例，所有囚人示谕之处，外人毋庸听从。可见泊在各洋船只，尚未知远职与众人释放与否，恐不肯顺从缴出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批英咭唎领事义律禀　己亥二月十五日

昨据该领事禀覆：自认将该国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招令到手清数呈缴等语。是以批示嘉奖，并示明收缴地方、日期，又另开条款，令其写就夷信，以便委官持赴趸船谕缴。此极简便易行之事，该领事如系实心办理，自应迅速遵行。即谓夷楼及黄埔船上现无鸦片，而趸船二十二只所载烟土，无非在馆众夷之所寄存，往时与汉奸勾结售私，皆能就馆给写夷单父快艇赴洋起货，何以此次禀缴烟土，转不知如此办理乎？今据禀称：现值北风，恐在洋装载鸦片之船，难保无扬帆而去等语。查日来趸船俱回伶仃及九州等洋面抛泊，自因闻有饬缴之谕，不敢远飏，伊等尚知守候遵循，而尔意欲麾之使去，试问尔既担承此事，若趸船敢于飏去，尔能当此重咎乎？又禀：内有“囿禁如囚”之语，尤属可笑！

查曰二月初四日谕令各夷人缴烟之后，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尔乘三板来省，是夜欲将颠地带逃，然后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原因尔无信实，令人不得不防。至买办等本系汉奸，亦欲指引脱逃，又岂可不为撤退？昨日据尔开报烟数，即先颁赏各种食物，此岂所以待囚人者乎？本大臣与督抚两院，仰体大皇帝覆载之怀，待尔各国夷人，总不外恩义二字。当其藐玩，岂能不裁以义？果其恭顺，即必柔之以恩。尔惟晓谕众夷，速即作信交官。以凭谕知各趸船，次第呈缴。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本系顺理而行，有何难事？若不作速呈缴，而藉口支吾，希图撤去严防，另生他计，似此伎俩，何人不知，而能屡为尝试耶？除委员出赴洋行会馆面谕以免耽延外，尔即遵批速办，毋得再事诿延，致贻后悔。

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禀请发给红牌下澳由
己亥年二月十五日到

荷兰国王特差粤驻总管本国贸易事务番吧臣谨禀钦差大臣台前，为禀准此：现在远职买办工人一概撤去，无以备食物，且三日前曾请发红牌，俾可下澳，但未蒙批准。是以忖思有意强留，而此时不得已，惟有禀明，如此无故难为远人，与本国规矩不合矣。再黄埔有本国船一只，业已领收红牌欲回国，不料谕令缴反，至此时该船梢人等，诚恐无所食也。缘此禀请大人饬令发给红牌，准买食物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恩准施行。

钦差批：

现因谕令各夷人呈缴鸦片，未据缴来，是以照案封舱，暂停下澳，并因夷馆买办工人，欲引奸夷逃走，是以将其撤去。一俟缴清夷土，诸事自即照常。该夷人既为荷兰管事，如该国有卖鸦片，应令速缴，即本来不卖，亦应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呈，以便请牌往来开舱贸易。此时并未缴到，岂能徇尔一二人之请，遽将大局放松，致遂串通之奸计耶？日来防范虽严，仍复时加体恤，昨更颁赏牲畜食物至百数十件之多，而该夷禀内尚称“无故难为”试问有何难为之处？况示谕缴土，至再至三，该夷岂尚不闻，而以为无故乎？天朝法度森严，该夷在此经商，富知懔畏，何得动称该国规矩，尤属狂妄无知。均应传谕严饬。再该夷自称远职，核与所递海关之禀称谓不符。究竟该夷系该国何等职分、有无凭据？并著洋商确查禀覆，无得饰混干咎。

各国夷商公所值事滑摩禀开呈米利坚等国总管姓名由　己亥一月十五日到

各国商人公所值事滑摩禀钦差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奉钧谕，示令远商等立即禀明各国总管姓名，自应遵照禀明。其咪利坚国总管，名士那，现在省城；其法兰西国总管，名罗弗，已下澳门；其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现在省城。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据禀开呈各国总管姓名，本大臣先已查知。昨复颁发谕帖，令将各该国所带鸦片确数据实开报，听候验收，何以尚未禀覆？该夷等既系公所值事，速即催令开明，刻日呈缴，不得诿延自误。懔之！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禀派参逊赴洋示令全缴鸦片由
已亥二月十五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呈信事：窃惟呈缴鸦片一事，远职欲速照认保之责，赶紧办理。现议派令本国副领事参逊即赴伶仃洋面，招令各船到彼，将所有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迅速如数陆续全缴。今将饬令全缴之信呈阅。仰望大宪早日饬令其各奉牌三板，准可来往通信，自由办理，而俾得远职即委参逊刻日前往查明奉行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据禀派令副领事参逊赴洋招令各船全缴烟土，并将扎示呈阅。本大臣核其扎内，语句虽无不合，但查该领事前禀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鸦片如数缴送等语，是该领事既有示令之权，何难直谕各趸船，而必假手参逊，多此转折乎？本大臣节次批谕，著令各夷人自行写单，原以伊等向卖鸦片，皆系如此起货，百不失一，何不照此缴土，较为简便易行。今为尔计，该领事既有权柄，又在本大臣前屡禀担认万无可卸之责，岂有能令众夷缴烟，而不能令其写单之理？应即遵照节次批谕，速令各夷人将伊所存某船鸦片若干箱，各写夷字清单，由该领事加具总谕呈官，持赴趸船次第收缴。能早一日缴完，即早一日照常通市，不独准令三板往来已也。该领事须知本大臣推诚谕，迅速懔遵，不得反覆无常，自取咎戾。夷扎发还。

附录夷扎式：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扎示副领事参逊：扎到，即便将所有邪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陆续缴清天朝官宪查收，其在各洋面湾泊之英国船只，招令逐一迁泊伶仃，以便赶紧呈缴，至每日呈缴鸦片若干，当逐日随时具报送省，以俾本领事随时转行禀报钦差大人。为此扎示，毋延。右扎给副领事参逊遵照。领事义律扎。

咪唎坚国领事吐哪禀该国鸦片已交英咭唎
领事义律呈缴由　已亥二月十六日到

咪唎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吐哪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报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奉特调广州府正堂珠谕，内载大人钧谕，传谕各国领事吐哪等，速将该国远商所存烟土尽数禀缴听候等谕，奉此，合就谕饬本国远商所存烟土尽数禀缴。今咪唎坚国各商呈报：无存烟土也。远职国尽无生产鸦片，且前时商有一千五百四十箱，此物本钱都系英咭唎国人之本，咪唎坚商独系代理也。所以前日将该一千五百四十箱烟土呈缴英吉利领事义律，业经呈缴官。谨此，切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也。

钦差批：

前据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称，英咭利人所有鸦片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示令全缴其别国之人非英咭利所治者，该领事未能示令等语。义律所禀已极分明。该缴吐哪系咪利坚总管，是以本大臣谕令开具该国鸦片清单，呈送收缴。兹忽据禀覆，已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烟土交付义律缴官等语，核与义律原禀大不相符，殊属捏混。着即遵照前谕，据实开单，迅速呈缴。毋得匿延干咎。

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禀该国并无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六日到

荷兰国王特差驻粤总管贸易船只事番吧臣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在钧谕示令远职呈缴荷兰商人所有鸦片，自应遵照即查。现据本国驻粤之各人，此时全无鸦片也。至本国来广之船，惟有一只，现泊黄埔，齐备出口，只候关部大人给领红牌——原来曾经给领，而不料然后饬令缴回，昨经远职禀明也。缘此，恭敬代本国陈明，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现因各国烟土未缴，照例一概封舱，不能独准该国一船放行，致疏防范。该夷即无鸦片，亦应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烟。一俟缴清，即可照常开舱贸易。尔国一船，更无滞留之虑也。

夷商公所值事滑摩禀遵谕禀覆由　己亥二月十七日到

各国商人公所值事滑摩恭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奉钧谕，示令远商速即催令各国所带鸦片开明刻日呈缴，自应遵照。查咪利坚与荷兰国总管二人，昨确实明白禀覆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查咪利坚国应缴鸦片，尚未据查数禀缴，昨已于该国总管吐哪禀内严批饬催在案。兹阅该值事所禀，仍系一禀空言，现当收缴紧急之时，岂能任其诿饰？着即速开确数清单，由该国总管吐哪禀覆呈缴，即当与英吉利所缴烟土一体查收，毋得再以虚词搪塞，自干咎戾！

咪利坚国领事吐那禀该国鸦片系系代英吉利销卖已交义律由　己亥二月十八日到

咪利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吐那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奉广州府宪转奉钧谕，即当明白禀覆。至前次所禀报都系真实，无假无伪。其咪利坚国人所理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实为英吉利人之货，交托本国商人代销，是以曾经呈送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查收转缴。其咪利坚国人，虽不属伊治下，而米利坚人代办英吉利人之货，该国自能送伊转缴也。如可，向该国领事义律查问，伊自必认此言为实情也。谨此，切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

钦差批：

前据该夷禀覆，已将烟土一千五百四十箱交还义律转缴，当查义律禀内，有非英吉利所治者，该领事未能示令之语，核兴尔禀大不相符，即经明白批饬在案。兹复据该夷禀称，咪利坚人所理鸦片实为英吉利人之货。查英夷之运销鸦片久成惯技，安用尔国夷人代为售卖？尔非英夷属国，又安肯听其指挥？且义律禀覆在前，尔之禀覆在后，即使将烟交与义律，亦应在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外，不能将英吉利先报之数，作为咪利坚应缴之烟。察尔情词，显系有心捏混。此时义律已遣参逊赴洋招徕趸船，即可将烟土全缴，尔之一千五百余箱，为数无多，纵使藏匿在船，亦无难尽行搜获，何如自缴之为体面乎？速即遵照历次批谕，据实开单禀缴，毋得再有抗违，重干咎戾！

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禀请给牌下澳由　已亥二月十九日到

荷兰国王特差驻粤总管本国贸易事务番吧臣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奉广州府宪转奉钧谕，既蒙准信远职所禀，以本国驻粤人等全无贩卖鸦片之事，且念本国各人现在无事留居省城。缘此，禀请大人咨会关部大人给领红牌，准令远职同本国各人早日下澳。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前据该夷禀请，领牌下澳，当因各国烟土未缴，未便独放该国一船，致疏防范，即经批饬在案。兹英国领事义律令参逊前往九洲沙洲招徕趸船，将趸烟悉数缴足，不日验收完毕，即可尽撤兵防，照常往来贸易。该夷自应静待，毋庸多渎。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请将三板一只给与参逊带领趸船缴烟由　已亥二月二十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恭奉钧谕，即应遵照办理。惟有远职平日自为乘坐三板一只求准照昨所请，于参逊同文武官员及洋商等下澳之日，并时出口，以俾参逊下澳后，驾驶骇三板即往各趸船，带领驶至龙穴，二只一起呈缴鸦片，陆续清数，如此得以分晰办理，可冀妥协矣。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昨已派委文武员弁带同参逊下澳，并将三板放行矣。现俟各趸船驶到龙穴，呈缴烟箱，本大臣拟即亲临验收，该领事速即督令在馆夷众，出具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切结呈送，以凭奏请奖赏，毋稍迟延。

谕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示稿　已亥二月二十一日行

为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以广化导，以绝根株事，照得本大臣本部堂本部院会同

查办鸦片，于拿获惩治之外，仍思设法保全。是以剀切示谕，从前误食上瘾者，速为戒断；有收藏烟土、烟膏、烟枪、烟具者，立即赴官自首，并于省城设局委员收缴。凡以使之改过迁善，起死回生，稍有天良之人，当无不亟图首缴。第思小民将禁物呈官，总不免心存疑畏，须有本地正人广为开导，始足坚其改悔之心，不至且前且却。况地方远近不等，或有离城稍远，意欲缴官，又恐至中途，被人捉获，而转无以自明者。是以本大臣刊刻规条内称：城乡辽阔，地方官耳目难周，何如敦请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士选举各乡公正绅耆，分段编查，切实保结，务使各知警戒，痛改前非等语。省会为各属之倡，当嘱在省各绅士集议举行。兹众绅士在于老城内大佛寺添设公局，综理收缴，并配制断瘾药料，量为施给。凡在城厢内外远近各乡，藏有烟土烟膏以及枪斗各具，不敢迳缴官局者，即由综理绅士，分举各乡公正绅耆，按图劝导，设法查收，汇缴公局，归官毁化。该绅士等此举洵为敬恭桑梓，训俗型方，与官局相辅而行，且可济其不逮。凡尔闾阎芸庶，岂宜负此盛怀！合再会同示谕，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凡有从前买存鸦片，无论兴贩图利，以及自行煮食，均须痛自改悔，将所藏烟土、烟膏、烟枪斗各具，速即尽数缴出，不拘官局绅局，皆准自首免罪。如惮于自缴，即父兄、邻佑、戚友亦准代为缴首。倘再仍前执迷，或兴贩图利，或恋瘾不戒，私藏鸦片及烟枪烟具在家，一经访闻，或于挨查时被保邻指出，定即按户搜拿，从重究办，保邻徇隐，一并连坐。须知此番彻底根查，法在必行，该绅士等设局收缴，务宜破除情面，实力办理，以期共挽狂澜。慎毋观望迁延，虚应故事，致负谆谆劝戒之意。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收缴趸船烟箱章程七条稿　己亥二月二十一日

一，现在缴烟之趸船二十二只，即以各船户之名制就棕印，如威臣、赞臣之类，一名一印，于收缴该船鸦片箱之时，箱面先戳船名棕印，以资辨验。又制“原箱”二字棕印数方，交委员验完，果系外国原来鸦片箱封扎完固，并无开动形迹者，即加戳“原箱”二字棕印，由派管之小委员就各箱面标写号码，并画花押，点交剥船，运赴提署听候临验。如缴时已有开动形迹，并非原箱，即行剔出，俟全船起完，再行查点，若烟土个数不敷，仍着趸船补足，另候查验加封。

一，文职佐杂，武职千把，各派二十员，分管起箱。每一文一武，派管一百箱，计官弁二十员，应管一千箱。此次分起收缴，拟以趸船两只为一起，每只船内以一千箱为率，正合二十员弁之数。先将分管次序派定注册，如威臣船第一箱至一百箱，派某员弁经收，一百零一箱至二百箱，又派某员弁经收。余可类推，赞臣船亦然。倘有零数在一千箱以外者，数少则归于结尾之员带管，数多则再行轮派，周而复始。俟缴完两船之后，再调两船，仍照前法办理，不得参差。

一，派管之员弁经收本名下一百箱，逐一标写号码，画押验竣，即将载运此一百箱之剥船，押送至水师提台署中，报明箱数，督视挑夫逐一堆贮，并将刊印之小封皮填注该委员姓名，逐箱粘贴，交与看管之人，小心守护。日后查出箱内有抽换情弊，如验系封皮破损，则惟看管之人是问，若封皮完好，则惟经收之人是问。

一，自龙穴至提署，应派得力之将备及正印以上文职数员。或沿途催□稽查，或在署监收督贮。如剥船行至中流，故意翻船，将鸦片箱落水打捞，抑或挑夫假装跌倒，将箱碰

破，希图偷取烟土者，一经察出，立即锁拿严审，从重惩办。

一，由龙穴剥运至镇口，由镇口挑台至提署，为途甚长，难保不遇风雨。应饬东莞县多备葵叶棕片及一切苫盖之物，运赴虎门听用。

一，所收烟土，如果有二万余箱之多，恐提署房间尚不敷堆贮，应饬东莞县先往相度，于署内所有空院，拾盖高宽蓬厂，如盖屋之式，上面或铺瓦铺数重厚席，地下全铺木板，四旁皆须关栏，下挖水沟。如此，则可多贮烟箱，务使二万余箱统归一署，免致零星寄贮，难以稽查，其贮烟之处，四路封塞严密，只留一处总路，安设木栅，以便看守。

一，看守烟箱，应豫先酌派文武委员，带同兵役，赶虎门听候提台指示。并责令各洋商派拨妥实亲友，随同守护。

以上各条，约略开出，尚恐不免遗漏，如在事人员，确有所见，尤宜集益广思，以臻周密。

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　二月二十三日行

谕英国领事义律知悉：照得本大臣敬承大皇帝特命来粤，断绝趸船鸦片，历经凯切晓谕，该领事于接奉之后，能知感戴天恩，恪遵禁令，传示所属各国夷商，将趸船烟土全数呈缴，禀请验收，具见恭顺畏法，殊属可嘉，但各夷商惟利是图，此次虽已缴官，难保嗣后不再夹带。在该领事自必禀知该国主严行禁止，不许栽种制造，而众商在天朝地方贸易，欲作长久生意，应先各具永不再贩鸦片切结，呈候转奏立案，乃可昭示将来。前于该雇领事禀内，明白批饬，并将结式发交委员转发遵办，何以至今尚未取结汇缴，殊属迟延。合亟谕催。谕到，该领事速即转谕所属各国在粤夷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结式分写汉字夷字结切各一分。凡在夷馆之人，均须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以凭奏请大皇帝优加奖励。本大臣因该领事尚能谕众缴烟，是以将汝看重，今取结一事比缴烟更为容易，若任其延玩，则仍是庸懦无能，本大臣又不看重汝，勉之！懔之！特谕。

会谕洋商义律传谕参逊率领趸船驶至沙角缴烟由　已亥二月二十九日行

谕洋商转谕英吉利国副领事参逊、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现在该夷趸船至龙穴呈缴烟土者，已有威臣、威唎二船，其余据参逊禀称，遵照本大臣前谕，每二船为一起，俟一起收完，再调一起，如此办理，固属妥顺，但未免多延时日。现已多雇剥船，即可分起赶收，不必拘定两船一起。合亟谕饬。谕到，该洋商即传知副领事、领事速即遵照，札令参逊率领九洲各趸船一齐驶到龙穴，听候收缴。如龙穴风浪较大，准其驶至沙角停泊，以朝稳速。特谕。

批新会县林星章禀查保甲二十条由　已亥三月

查保甲之设，裨益无穷，地方官果能督率绅耆实心经理，使之敦守望相助之义，而戒

好勇斗狠之风，则奸邪盗贼无所容留，缉捕催科均有把握，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可以观感而兴，康乐和亲安平之书，可以渐涸而化，非独于查禁鸦片一事，大有成效已也。该县酌议章程二十条，本大臣细加披阅，大约以嘉庆十九年部颁规条为纲，而又参酌风俗情形，闾阎生计，分筹靖外靖内之要，兼备济宽济猛之施，洵为细密周详，深堪嘉尚。其中惟颁给攻匪保良戳记一节恐有流弊，本大臣来粤日浅，不知于地方果否相宜，如或窒碍难行，不如且勿颁给。并此外尚应如何损益之处，仰广东布政司会同按察司详加核议，通详饬办。现已时交四月正，本大臣前发告示所定编查之期，不特首郡地方业经届限，即各属以奉文之日计算，保甲一事，亦不宜迟。该县所议章程虽只为一县言之，而通省情形大都相仿。该司核明详定之后，似宜将此章程速即刊印成本，颁发各州县，一体遵办，以免参差。仍责成各道府督率所属认真经理，务臻实效，不得视为具文。其册不必造送各衙门，以杜藉端索费。诚能父戒兄勉，革薄还淳，则鸦片既永远销除，而鸠民亦作新鼓舞。是所赖于良有司之实力奉行，本大臣有厚望焉！

会谕广州府饬知烟土已收四分之二准令三板出入由
已亥三月

为谕遵事：案据英咭唎领事义律具禀呈缴鸦片，经本大臣酌定限制，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谕饬该领事遵照在案。兹各趸船陆续收缴，已足四分之二，余船亦据陆续到齐，自应依照前谕，量许三板查验往来。查该领事义律前虽自行禀明，俟事竣始行下澳等情，但此时三板既迪，应准该领事首先放行，俾得料理一切。惟夷人中有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十五名，仍应查照黏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合行谕饬。谕到，该府立即督同南番二县，转饬原商伍敦元等查照，即将编号顺字三板四只，量许往来，仍听各关口查验。又业经请牌回国之啸吐船一只，船在黄埔，而啸吐尚在十三行夷馆，亦即禀明关部，先准出省开行。其由黄埔进省之编号三板，仍令经过之二沙尾大王滘两处防守将弁，查验明白放行，倘有夹带违禁货物及炮械火药等项，仍即逐回。一面飞禀，以凭核办。并将谕内事理，转谕义律知照。切速！特谕。

计抄粘夷人十五名：颠地、打打披、化林治、轩拿厘、央吨、央孖地臣、三孖地臣、噫之皮、单耶厘、吐丹弗、马文治、记啸、加吐、孖地信、英记唎吐。

谕澳门同知传谕澳夷将夷楼鸦片呈缴由
已亥三月会督衙

谕澳门同知知悉：为咨会事，照得西洋夷人住澳贸易，二百年来，既准其建盖屋宇楼房，转租获利，复许其置造澳额船只，运货谋生，较诸各国夷人，仰受天朝覆载之仁，尤为高厚。该夷等宜如何感恩，如何守法，方不负大皇帝怀柔远人之意！查得鸦片一项，流毒中国，为害最深，从前天朝例禁尚宽，未经深究，今则天威震怒，务绝根株，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特派本大臣来粤专办海口事宜，本部堂亦奉旨会同查办，所有内地民人贩卖吸食及囤贮售卖鸦片者，俱经严定新例从重治罪。本大臣抵粤以后，因伶仃等洋囤贮最多，

是以先行查办，谕令英夷领事义律等，将所有各趸船存贮烟土尽数缴呈。该领事义律等震慑德威，业已禀恳将烟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尽数呈缴。现在本大臣本部堂驻扎虎门，照数验收，将次完竣，即当奏明大皇帝，宽其罪戾，姑许照旧通商，以示体恤。本大臣本部堂一俟虎门收缴完竣，即当前赴澳门，一体查办。前已访得该西洋住澳夷人，多有私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利，历次拿获烟匪，供指卖目澳夷，确有案据。叠经本大臣本部堂谕饬该同知，转谕该夷目委嘹哆遵照，毋许奸夷囤贮售卖，并令将所存烟土呈缴。嗣据该同知申据该夷目禀覆，现在该夷兵头司打遵照一律禁止，出谕严拿等情，方以为该夷目自必认真办理，乃昨据该同知等拿获烟犯纪亚九一名，讯，据供称，本年三月初二三等日，在山水园地方晏哆呢夷楼，买过烟土二次等语。本大臣于正月下旬到粤，即将省城夷馆，派兵防守，禁断三板往来，迨三月初二三等日，正在虎门收缴烟土，该夷等岂不闻知，而晏哆呢仍敢公然售卖，藐法营私，莫此为甚！可见该夷等所存烟土，虽不至如趸船之多，而夷楼囤贮尚复不少。该夷目等所司何事，一味掩饰支吾，其为有心包庇，更可概见。若不认真查办，何以肃功令而服众夷！本拟即刻封澳，不许居民交易，并撤去该夷买办，查明囤贩之人，照例治罪。姑念该夷平素尚称恭顺，是以稍宽一线。合再谕饬。谕到，该同知刻即转饬该夷目委嘹哆，通饬该夷兵头等，一体遵照，连即将澳内夷楼所贮烟土，查明何人名下若干箱，统共若干箱，限三日内开单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听候本大臣本部堂按临澳门亲督验收。该夷目如果能将现存烟土全缴出，尚属畏法良夷，或可宽其既往，奏恳大皇帝天恩，免其治罪。倘再执迷不悟，不肯尽数缴呈，妄思存留售卖，是其有心违抗，怙过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惟有撤去买办，封澳挨查，从重惩创，恐该夷不能久居澳地也。其慎思之！毋贻后悔。特谕。

谕广州府县转饬颠地具结由　己亥三月

为谕遵事：照得英咭利等国趸船装载鸦片，流毒内地，以颠地囤积为最多，即以该夷为首恶。现奉谕旨，严行查究，本应遵照新例，尽法惩办，姑念该夷自谕缴烟之后，即能归并义律，迅速缴清，尚知畏法，本大臣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宽其既往，不加深究，原属格外施恩。但该夷前经贩卖获利，难保不故智复萌。合亟谕饬。谕到，该府县速饬原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夷颠地，当此禁令森严之际，愿回该国，即出具永不再来甘结缴案，并于结内声明“嗣后冒混来粤，一经查出，愿甘从重治罪”字样。倘该夷革面洗心，仍思在内地正经贸易，即应遵照新例，出具“如有夹带鸦片，货则没官，人则正法”切结送呈，以凭核办。切速！切速！毋违。特谕。

英咭利国领事义律禀遵谕饬令趸船驶近虎门缴烟由
己亥三月初一日到

英咭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到二位大人钧谕，当即遵照，札令参逊饬令呈缴鸦片，各船驶近虎门口外，一齐停泊，听候收烟，理应并时禀覆，为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总督会谕。

谕广州府暨南番二县知悉：据该府县会禀，英咭利国领事义律遵谕缮寄副领事参逊夷字信一封，并译出汉字同义律覆禀，一并呈送前来。查收缴烟土一事，该领事急欲早完，本大臣本部堂加意体恤，令趸船一齐驶进沙角，原以近一分即快一分，且使该趸船与剥船均可无虞风浪，实属两有裨益。因参逊意颇拘泥，欲待该领事札嘱，始行遵办，是以特谕该领事迅速作札。兹核译作札稿，转令其在口外二三里停泊，并云："倘遇事未明，须候札覆，即准暂停呈缴"。等语，是不欲其近转欲其远，不欲其速转欲其迟，不知该领事是何意见，岂其乐于自误耶？查连日所起之威臣、威唎二船，大小委员无不于趸船上，时往时来，毫无猜忌。本大臣本部堂又复叠给牛畜食物，该趸船水手人等无不踊跃欢感。参逊亦有两信寄到夷馆，谅应述及矣。本大臣本部堂因其恭顺可嘉，是以许入口内呈缴，以臻稳速。凡我天朝文武大小官员，无不体恤尔等，岂尔等不悟此意，而转有所疑虑耶？若本大臣本部堂不以仁爱为怀，又何必俟至今日乎？所有该领事缮寄参逊之札，殊属自生枝节。顷有花时等船，已着引水通事领进沙角，安稳停泊，若见该领事此札，倘又退出口外，成何事体？应将原件驳回，另行妥写寄来可也。合亟谕饬。谕到，该府县等立即传谕该领事义律，遵办毋违。特谕。

咪唎坚夷吐哪禀以后来船遵谕不带鸦片由
己亥三月初三日到

咪唎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吐哪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明白：如论甘结之事，因尚未奉本国总领之令，是以远职实不能取呈。虽然在粤时刻，遵依天朝法律，奈各大人催甘结之事，远职所不能承命。如或自擅具结，则本国难容，而必不免受刑罚也。今令出结，若不出结，系违例禁。无奈，只得回国。如此两全其理。且后来一候有本国船回国，远职即当早行，疏明本国总领，俾知天朝法律严禁鸦片，亦当恳请设法绝其咪唎坚船以后不夹带来粤也。至鸦片之物，本国并无生产，况鸦片大干例禁，功令森严，嗣后本国各商遵例不敢贩卖鸦片，本国将来所到之船，倘到别国买鸦片夹带来粤，远职将例禁告知，饬令该船回去也。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嘀兰夷嘣吧臣禀遵谕永远不贩鸦片由
己亥三月初三日到

嘀兰国总管嘣吧臣敬禀钦差大人，为禀明事：昨奉广州府大老爷，在洋行会馆，面转宣大人谕令各国商人出结永断鸦片，其结式内有说，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等语。惟是出结致累本国人之生命，有干本国明例，本国主则必严办远职之罪矣。日前会禀，以本国商人向不贩卖鸦片，本国船只向不带来鸦片，而本国地方向不种植鸦片。远职此次结得嗣后永远不贩将鸦片入内地。历来本国船只来粤贸易，蒙大宪洞悉，免其出具切结，今奉大人新章，远职自当遵照谕内情节，速趁此啸吐船回国之日，禀明本国大人转禀国主，俾知天朝禁令森严，致示本国人共知，仍照旧永远不贩卖鸦片也。惟现在该船尚不准放行，远职亦无由禀明也。为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核察施行。

会札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洋夷船一律呈缴烟土稿
己亥三月初五日行

为札遵事：三月初四日，据该镇禀称：二月十七晚，瞭见东南外洋有夷船三只，先后驶泊长山尾凤屿等洋。十九晚，又有夷船一只，驶至长山尾等洋散泊，即经札饬海门营参将谢国泰，迅带澳澄各兵船并通事引水，驰往该夷船细查谕逐，复致商潮州镇道一体设法屏除，俟逐去另报外，合再禀察。同日准水师提督咨同前由等因，各到。本大臣本部堂据此查该镇所辖长山尾凤屿等洋面，自上次禀报夷船驶去尽净之后，兹又有夷船四只，先后驶来抛泊，总因中路现在呈缴烟土，意在偷漏分销。长山尾等洋，既为该夷熟游之地，而柘林达濠等口，虽经潮州镇道府分驻防堵，奸徒总未潜踪，以致去而复来，徘徊观望。方今节次钦奉谕旨，务在尽绝根株，岂容南澳一隅，踞为分销之地？查中路本系外夷通市处所，乃夷船来往所必经，良贾奸商，难以分辨。是以办理之法，不得不加意厘剔。若南澳则并非夷船应到之处，来者专为售私，谕之不从，驱之不听，其直在我，其曲在彼，更复何所瞻顾，而不加以大创乎？节经本大臣本部堂批饬开炮轰击，该镇总未遵行，固为慎重起见，而当此查办吃紧之际，断难再事游移。除檄行潮州道府预备大船听候调遣外，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镇刻即亲率舟师，配足兵火炮械，前赴该处，将各夷船围拢抛泊，先遣通事谕以伶仃趸船驶赴虎门呈缴烟土二万余箱，现已将次起竣，该夷船既经驶入内地，即应一律呈缴，如敢抗违不遵，又不即刻起碇，是其始终桀骜，断难姑容，该镇即行遵照节次批示，开炮轰击，毋得信听恐开边衅之说，稍涉畏葸。如潮州各属所备火船先后解到，亦由该镇调遣，纵火焚烧。总之，圣明震怒，法在必行，本大臣奉命而来，本部堂职司疆圉，如果该镇能将各夷船实力攻击，俾其绝迹不来，本大臣等必当据实奏闻也。特札。

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趸船进口以杜偷卸由
己亥三月初六日行

谕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知悉：照得呈缴烟土一事，系与众夷以自新之路，该夷人具有天良，自应真心改悔，若趸船皆能速到，则此时早已收竣撤防，乃屡催未齐，本大臣本部堂即料其别有弊窦。今除威臣、威唎、时等船业已起空，利是、架唎、结含船正在收缴外，催至初五日，始有丹时哪、丹地喇、地吨厘等四船，同时驶进沙角。而所载烟箱极少，甚至丹地喇一船，仅起出公土八十箱，细验各船旁水迹，皆浮起新痕，明是将烟箱在洋任意搬运减少，始来呈缴。且是日巡洋舟师拿解匪贩廖电光一起，获有白土多包，据供即系二月二十七日在夷船买得者。似此临缴之时，尚有种种情弊，其能使人信为真心改悔乎？合亟谕饬。谕到，该领事速即转饬参逊等，严催各趸船即日一齐驶进沙角，并约束船户水手人等，毋许丝毫偷减。该领事不得以禀报成数在先，遂任其将敷余烟土，潜行偷卖，仍滋流毒，致干咎戾。懔切！速速！特谕。

英夷参逊禀现在缴烟已敷四分之二求通三板往来由　己亥三月初六日行

英咭唎国副领事参逊敬禀钦差两湖总督大人，禀为准今本国三板仍常往来，查趸船十只，现于沙角湾停泊，其中数只已经清缴鸦片，其余现今卸货，即敷四分之二有余，此外二分之一无不作速呈缴。此时本国商人，于省被强留，惟远职与同国诸人，甚愿本国三板由省开行往来，同乡朋友驾来叙谈相见，思慕殊深。嗣后加意快行尽缴。特此谨禀赴大人台前，查夺施行，感激无涯。

钦差批：

查日前收缴烟土，尚未及四分之一，即已给予买办工人何等体恤。现在来船十只，未经卸完，其中并有小箱零包，以及碎烟假土，能否果敷四分之二，尚须细核。但前谕既云，缴至一半，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等语，今大概将次及半，本大臣先已驰函会商督部堂抚部院，移咨关部，查验放行，并不待该副领事具禀，始行计及也。所可异者，趸船二十二只，早已谕令一齐驶到沙角，乃催之再四，截至三月初五日，始到十船，其中载多者不过二三，载少者转居六七，甚至百余箱数十箱亦算一船，验其水迹，无不浮高，难保无豫行偷卸情弊。况据澳门厅及巡洋舟师禀报，这啡厘架喑、土加、啊吧等船，均于前月三十及本月初二日，自九洲开至伶仃，何以至今未到？若谓初六七两日，风色不顺，则初五以前，皆系风顺，何亦停留不进？本大臣正疑其有诡计，适接省中来禀，知亦寄信义律云，须见三板载有夷人往来，自当起烟，否则暂停等语，是尔早已心怀叵测，阻挡来船。独不思收缴烟土，乃为夷人免罪，系属从宽办理，若尔竟敢把持，本大臣亦何难执法从事？业将此意会谕义律凛遵。如趸船即日全来，无谕已缴若干，均准通行三板。况现在剥船云集，只须趸船齐到，不过两三日，即可全完，则一切照常，岂独准通三板已乎？倘遥遥停泊，有挟而求，则是诡诈居心，难逃天朝法度。本大臣与督部堂抚部院固不肯失信于尔等，亦岂能任尔等之挟制乎？总之，趸船全来，三板即放，迟速惟其自取，本大臣并无容心也。再夷禀由洋商转呈，系向来定例，此次夷船三板混至本大臣舟前递禀，显违规制，本应拘留棍责，念系初次，姑从宽免，以后如敢再违，定行重惩不贷。凛之！

会谕义律速催趸船齐到沙角方准三板出入由　己亥三月初七日行

谕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知悉：闻得参逊寄该领事信云："通知各趸船早入沙角，俟起至一万余箱，见省城牌照三板，载有夷人往来，自当赶紧起烟，否则暂停。"等语，殊为诧异！本大臣本部堂自该领事禀缴烟土以来，事事以诚信相待，即如前次缴烟四千余箱，尚未及四分之一，即饬洋商发给买办工人，以示体恤，业经广州府传知洋商遵谕照办。若趸船全数驶至沙角，踊跃起缴，一至四分之二，即照前谕令牌照三板验明往来。本大臣本部堂早已预备公文，等候届期速发。乃参逊如此居心，是其意存挟制，甚属狡诈。须知缴烟

一事，乃本大臣本部堂一片苦心，欲为夷人免罪，如果参逊竟欲中止，亦即不难执法从事。除就近晓谕参逊外，恐该领事为参逊此语所惑，合亟谕知。谕到，该领事刻即传谕参逊，责其意存挟制之非，催令传知外洋趸船，即日全数驶至沙角，迅速呈缴，以符该领事原禀，以全该领事体面。总之，禀船一经全到，三板即准往来，如再变幻多端，本大臣本部堂亦即不复收土矣。该领事其熟思之！特谕。

批驳广州府禀赍义律夷禀由　己亥三月初七日

据禀，洋商伍敦元等送到英咭唎国领事义律呈递本大臣一禀，由该府等呈缴前来。本大臣当即拆阅，封面虽写“钦差大人安禀”字样，而内中一纸，并无首尾款式，不知系与何人言语，朦混已极！查该领事义律节次具禀，均尚谙知体制，不敢稍有违越，何至这一件如此荒唐！细验封皮之字，与内一纸笔迹不符，而封口图记亦与义律节次禀封钤印大异，其为假名混禀无疑。该领事义律每称伊国主赐以权柄，试思权柄以印信为最重，若印信被人抽换，该领事尚不得知，所谓权柄者安在？总由该夷馆中，习于诈伪，以致有此胆大妄为之弊。倘不能自行查办，即使本大臣姑不深究，该国主及该上司闻之，岂能不加之罪乎？至该洋商接到夷禀，何得不验图记，混行代送，该府县亦不细心辨认，率行转呈，均应严行申饬。此禀即着该府等饬令原商掷还义律，并将此批事理转谕凛遵，饬令自行查明究办，毋得再任弊混，大干咎戾。此批。计掷还夷禀一封。

英夷义律禀遵谕请三板以便约束水手由
己亥三月初八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禀覆事：现奉三月初六日均谕，情节已悉。其呈缴鸦片一事繁难，其水手人等，间有下流之徒，难保全无谕内所论之各情弊。今远职将谕内情由，转令参逊极须全心提防，严行约束，务求杜绝弊端，各事妥当，并令速即申谕各船，一齐驶至虎门，不准在外洋稍行搬运减少，又不准一日迟延不到也。至现在已缴之数，远职料其必足半余。不日，想蒙二位大人移文来省，准令各三板放行，驾带商客照常来往。一俟三板常川往来，则远职自可有由自行严为约束，期得善妥也。忖思远职一向办理事务，无不真心而行，此次如可蒙二位大人相信远职则在远职得以管束有成，不难清弊，迅速缴足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奈居上管理之任者，若无由时时约束，必难免偶有生弊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两广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会谕义律饬知参逊迅速缴烟由　三月初八日行

谕英吉咧国领事义律知悉：三月初八日，据广州府呈送该领事覆禀。据称：“令参逊速即申谕各船，一齐驶至虎门，不准在外洋搬运减少，又不准一日迟延不到，迅速缴足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等语，所禀甚是。但参逊何以不遵该领事札谕办理，殊不可解！本大臣本部堂加意体恤，已于数日之前，办就公文，饬将请牌三板查验放行，乃正在发文之时，闻知参逊寄该领事信内有“暂停起烟”之语，殊为诧异。是以初七日，复谕该领事不

得为参逊所惑，并以“亶船一经全到，三板即准往来，如再变幻多端，即不复收土”之语，明白晓谕。兹初七日，本大臣批参逊之禀，又谆切催船。初八日，只催到吐加一船，仍不肯起土。而这啡厘等船早到伶仃，反于前日向南驶去，其为参逊阻挡无疑。伊欲要挟而求，岂本大臣本部堂反不能宽间以待乎？且据澳门同知禀称九洲停泊之船，屡催开行，竟敢回称不去，鬼蜮情状，不知意欲何为？本大臣本部堂只得将谕通三板之公文，收回不发。总须亶船齐到，立准三板通行。兹特将批发参逊之禀录给该领事阅看，盖因参逊狡诈百出，令人不得不防，并非失信于尔等也。特谕。计黏抄批一纸。

咪唎坚夷吐哪禀复呈义律收烟字据由

己亥三月初九日到

咪唎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吐哪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明事：缘远职本国人所理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实为英吉利国人之货，交托本国人代销。是以曾经呈送英吉唎国领事义律查收转缴，已经禀奉钦差大人，批饬捏混。昨远职已取具义律收到伊国人托本国代销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字据一纸，远职冒昧无知，未及具禀，即将此字据封口呈上钦差大人，并交义律字据与洋商时，误说系义律之禀，今奉发还，始知各事错谬。今再为禀明，并将义律字据呈缴。为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缴来前批掷还之字据，附录于左：

具者昨有咪唎坚国商人等将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据称属英咭唎国人之货，交托伊等代销者，是以呈送义律转缴，天朝官宪查收矣。其一千五百四十箱，原在日前报缴之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内也。　领事义律具。

英夷参逊禀覆求通三板由　己亥三月初九日到

英咭唎副领事参逊敬禀钦差湖广总督大人，为禀覆事：照得本月初八日，奉大人钧谕，内开：查日前收缴烟土，尚及四分之一，即已给予买办工人何等体恤等谕。窃远职知此威言最佳，景仰大人宽洪大度昭彰，怀柔远人之至意无疆，故据前承已给予买办工人一案。惟思大人威风，体恤格外，但因即时不见本国商人来，怀忧不胜，则将此情由敬禀以慰心也。且不知办鸦片之事，今蒙训示，莫不细核矣。设使亶船二十二只，均分其定之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每只载一千箱，不可也。倘数只装各一二千箱，其余不可载一千箱，只有更少或多也，既是如此，贵委员自知，敷只载二千数百有余箱，是以数只甚至百余箱数十箱，却船只庶乎二十以上也。且大人俯念云，是尔早已心怀叵测，阻挡来船，远职自言，不能阻挡之，但饬令之来，倘若冲外洋之大浪，肯来，窃可以率之，倘顾各人爽快，悦然遵行。故谨禀准现于省强拘留本国商人，来此与朋友相见，甚慰渴怀。现今有人染病死了，亦不可知。缘此本国人明知据定约呈缴四分之二有余多，不蒙准令本三板往来，不安其心。既谨奉谕云大人督部堂抚部院固不肯失信于尔，窃安可疑之哉？然则为何不准令本国三板数只来此，使本国诸人一见朋友，欣喜溢胸膛也？如此，大人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笃信广扬于本国人之中也。特此奉大人察鉴施行，永铭鸿恩不忘。

钦差批：

通行三板之札，早经办就，尔意存挟制，阻挡来船，不知是何诡计？是以追回前札，暂缓通行。兹初九日，尔竟不令已到之船缴烟，尤属抗玩。本大臣不值再收，即日回帆另作办法矣。

英夷义律禀遵谕札催参逊缴烟由　已亥三月初十日到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禀复事：现奉到三月初七日钧谕，窃思远职及本国各商被日久固留省城，其居口外各人之情未免怀疑挂虑，致有暂停缴鸦片之话。如蒙二位大人令行远职，则将防围撤去，远职既蒙有信，一向并无不以诚信而对，何敢稍有延玩，致累本国严怒，从重罚罪耶？而远职既得自行料理事务，可以雇令事事善妥速办也。今将远职札示参逊之文译出送阅，是可明见远职认真竭心，欲求早日全完也。谨此禀赴二位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国领事义律批示副领事参逊：札到，毋再怀疑挂虑，速将所有鸦片随到随缴，务求赶紧尽行缴足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全数，并行催令各船，至再至三，极求各船同到虎门起卸为善。其目前谕内事由，自赖大宪，无不依照办理也。兹再仰副领事现办此事，毋稍延慢，惟须赶紧速为办明而已。特札。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领事义律行。

英夷参逊禀遵谕接札由　已亥三月初十日到

英咭唎国副领事参逊敬禀钦差湖广总督大人，为禀覆案：窃远职本月初十日，奉批回，内开“通三板之札，早经办就”等谕，即时收领事义律宪札，遵照饬令，立即作速起货，再三叮咛，催令趸船齐进沙角，又令着已到之船，当时皆起货以清缴也。特此，禀赴大人台前，电鉴施行。

谕准夷人通行三板仍将奸夷扣留由
己亥三月十九日会稿

为谕遵事：案据英咭利领事义律具禀呈缴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经本大臣酌定限制，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谕饬该领事遵照在案。昨于收缴将次及半之时，本大臣本部堂即已办就通行三板札谕，而参逊忽欲停缴，意存挟制，是以将前札扣留未发。兹又据缴到数船陆续呈缴，自应照依前谕，量许三板查验往来，并将夷馆撤围，兼准开舱贸易。查该领事义律前虽自行禀明，俟事竣始行下澳，此时三板既通，应准该领事照常来往，俾其呼应较灵，随时谕办一切。至夷人中有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十六名，仍应查照粘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惟三板出省之时，若不派员在夷馆前，督同洋商，按名指认，诚恐颠地等十六名，附搭其中，朦混出省。除札候补通判李倬会同广州协副将，先饬洋商传谕夷人，凡三板出省时，预行告知洋商转报，该李倬副将即亲诣三板停泊处所，查验该船载有几人，是何姓名，督率洋商按名指认，如无夹带颠地等夷，即给予印票，交该船持赴经过关口，查验放行。其

印票即照发来样式，刊刻刷印，盖用广州府印信，空白临时填注。该李倅副将等，务必认真查验，毋任含混疏漏，致干重咎外，合行谕饬。谕到，该府立即督同南番二县，转饬原商伍敦元等查照，即将夷馆围船全行撤去，其编号顺字三板量许往来，仍听各关口查验。又业经请牌回国之嗹吐船一只，船在黄埔，而嗹吐尚在十三行夷馆，亦即禀明关部，先准出省开行。所有黄埔货船，悉准开舱贸易。其业经满载，由保商禀请给牌者，亦准禀明关部，察核给牌，俾得扬帆回国。至外洋新到各货船，应俟事竣，验明，再令挂号进埔。其由埔进省之编号三板，仍令经过之二沙尾大王滘两处防守将备，查验明白放行。倘有夹带违禁货物及炮械火药等项，立即逐回。一面飞禀以凭核办，并将谕内事理转谕义律知照。切速！特谕。

黏单

颠地（港脚）、打打披（港脚）、化林治（港脚）、斩拿厘（港脚）、夫吨（港脚）、央孖地臣（港脚）、三孖地臣（港脚）、噫之皮（港脚）、孖他信（港脚）、单孖厘（港脚）、土丹弗（港脚）、吗文治（港脚）、英记利土（港脚）、记嗹（花旗）、加土（港脚）、依庇厘（港脚）。

批琼州镇禀该辖洋面近时始有夷船由

己亥三月二十日

据禀龙门协报获烟贩三名，烟土八十二斤，所拿尚好。若崖州协海口营，仅有缴枪，并无获土，均属聊且塞责，难免销弭纵容。且该镇所属各洋，尚无夷船驶至，今则文昌琼山徐闻等县，三新埠与山狗吼并分水等洋，均有夷船游弈。其为内奸勾引而来，更何待问？而内奸之敢于勾引，则由文武衙门得规包庇所致。试思该处醮沙林立，若夷船无人引带，安敢突如其来？即来至该处，而私货不售，水米又不继，该夷船安能久碇？总由奸民串通衙蠹，骫法营私，而员弁亦复猫鼠同眠，分肥故纵，深堪痛恨！本部堂原不难执法惩创，第念颓风已久，不忍不教而诛。今经三令五申，岂尚不知凛畏耶？仰即遵照。先令批札严督所属营员，会同府县，认真查拿，务将兴贩鸦片接济夷船之奸匪速获到案，尽法惩办，如弁兵再敢得规私纵，定当置之死地。一面督率舟师，在洋巡缉，遇有夷船驶至，即照中路办法，一体押令缴土，如敢违抗，立即开炮轰沉，须知该辖洋面，绝非夷船应到之区，不比近省之伶仃等洋，尚准通行番舶。彼既冒犯天朝禁令，竟敢横冲直撞，惯将不法之物蛊惑华民，是必海外僻岛奸夷，潜行偷渡，断非在该国领有牌照准来贸易之夷商。即炮击火攻，皆其自取之愆，不致肇开边衅。该镇惟当以力除大患为亟，不必畏首畏尾，致误事机。嘱切！速切！并候督部堂抚部院暨提督批示缴。

夷馆附近筑墙设栅札　己亥三月二十三日三衙会稿

为筹议周防章程，严杜民夷交通事：照得省城十三行夷楼，建于乾隆年间，从前原止在澳夷人，偶因贸易事宜来省暂住，嗣是夷船日益增多，各夷人常川在省，与民人交易往来。迨至鸦片盛行，奸究谋利营私，弊端百出。以致夷馆开有后门，四通八达，其前门，旧有栅栏，禁止汉人不准进内，自回禄后，不复再建。且附近之新豆栏、同文街、联兴

街、靖远街等处，市廛稠密，阛阓云连，外以售卖各项货物为名，实则勾串奸夷恣为不法，如窑口及写字快蟹等馆，皆在其中昼伏宵行，形同鬼蜮。虽经历任督抚严定章程，随时防范，而地方文武暨各洋商奉行不力，因循废弛，弊窦日滋。本部堂到任以来，首先拿获出洋快蟹，究出开馆匪徒，照例惩办，其写字各馆，表经节次查拿，稍为敛迹。无如积弊已久，骤难一律肃清。今年本大臣奉命来粤专办海口事宜，于二月初七日，会同本部堂本部院先将夷楼买办工人全行撤退。至初十日，义律自澳省，奸夷妄思乘间脱逃，又经分派弁兵，将十三行河面层层防守，其新豆栏、同文街、联兴街三处街口，均饬南番二县，督饬洋商，全行堵断止留靖远街一处，以便洋商及在事兵役因公往来，仍派文武员查验腰牌，始准出入。该夷义律等，因见防间严密，消息不通，始据禀恳呈缴趸船烟土，经本大臣仰体皇上绥柔之意，批饬准行。现在虎门收烟，将次竣事。此后即当次第撤防，惟夷楼附近街衢，及一切奸民铺面，亟应乘此查办之际，普律清厘，以杜勾通，而昭防范。合亟会札饬行。为此，札仰该府县副将等刻即会同中广两协，广州府南番二县督带原商伍敦元、卢文蔚及总散各商，亲诣该处周围相度，所有各夷馆后门，全行堵闭，毋许夷人以旧有为词，混行哓渎，前门栅槛，照依旧制建立，其附近夷馆各街巷，先经堵断者，不得复开，并加高培厚，以臻巩固，仍酌留一路，以通往来。其应如何树立栅栏，添设卡座，分派官兵稽查出入之处，由该府县等会同妥议通禀，以凭核办，批示遵行。至民间开店营生，原属例所不禁，惟联兴同文等新铺户，大半交易夷人，甚至悬挂夷字招牌，肆行骫法，回非正经贸易良民可比，意须全行禁止，以绝弊端。应即责成该府县先行晓谕，立定限期，勒令迁移他处，毋许在此开设，所有房屋概行锢闭封锁。如铺家房主敢于抗违，或蹈聚众上庙恶习，即为豪猾之尤，府县副将等立即会同中广两协、广州府南番二县，督率兵役，将首先滋事之犯，按名查拿，房屋全行拆毁。其各街内，如有住家之人，亦即编立保甲，分别莠良，毋任奸民溷迹其中，复萌故智。该府县副将等惟当悉心妥议，实力奉行，以期永塞奸窦，扫除弊薮。切切！特札。

会饬查验新到夷船货物勾量水痕札

己亥三月廿三日行会督衙

为札饬查验事：照得本大臣本部堂钦奉谕旨，严查海口，永绝鸦片来源，业经责成英吉咧领事义律，勒令各趸船将囤积鸦片一律呈缴，并严定新例嗣后贸易夷船，如有夹带鸦片，货则入官，人则正法。各国夷人共闻共见，自必革面洗心，恪遵功令。惟事不核实，则真伪难明。查现在又有新到货船若干只，应即先行查验，合亟札饬。札到，该同知立即督同香山县丞，会同惠副将，立即督同守备黄琮，会同蒋署丞、黄守备、彭县丞前赴九洲等处，向各该船查讯，船系何名、来自何国、所载是何货物、共若干担，逐一开呈清摺，仿照粮船勾水之法，将各该船吃水丈尺分寸，前后左右，分三段测量，自水面量至舱面，即于所量水痕之上，注明尺寸，以为记认，并将该船水舱贮水深浅，载沙尺寸，查验造册呈缴，以备稽查，而杜夹带。毋得草率从事，致干未便。切速！切速！毋违。特札。一札。

驱逐奸夷咽义吐回国由　己亥三月廿四日双衔

为特札飞饬谕逐事案照上年十月内，有英咭利国住省夷人咽义吐，因勾串记厘佛夷船购买鸦片烟土来省被获，查审明确，将该夷人等一并谕逐。随据总商伍绍荣等禀报，已于十月廿九日，亲赴黄埔，将记匣佛人船驱逐出口，咽义吐亦于是日下澳搭船回国等情，当经本部堂会同抚部院附片奏明在案。乃现在本大臣本部堂会同亲诣海口，收缴各趸船烟土，一面派委文武前赴澳门谕饬委嘹哆，将澳内存有烟土一体呈缴，据该西洋夷目声称，该国夷人并无藏贮鸦片，现有英夷私载烟土进澳，经番差拿获，解交英咭利领事呈缴等语，正在查办间，适于本月廿二日，有小三板载烟八箱驶至沙角呈缴，经派收委员向参逊查究，据吴士拉面称，是烟系该三板船主望买代咽义吐装载往澳，被澳门兵头拿获，派西洋夷兵押同咽义吐解交参逊缴官等情，核与西洋夷目所称无异。查该夷咽义吐既于去冬因贩烟由省驱逐下澳，已属幸逃天朝法网，乃并不感悟，及早回帆，敢于日久盘踞，营私如故，实为化外奸究之尤。兹当查办吃紧，岂能再涉姑容，致令恣为鬼蜮。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府，立即传谕该领事义律遵照，刻日迅将咽义叶严行驱逐回国，勿任片刻逗遛。须知鸦片流毒，皆咽义吐等辈牟利营私所致，该领事仰蒙大皇帝绥柔盛德，并为该国王所倚畀，来粤整顿商务，恭顺勤劳，本为分所当尽，今咽义吐怙恶不悛若此，知亦不稍涉瞻徇，以自取乖职容奸之咎。且事关奏件，咽义吐一日不行，本大臣本部堂一日不能歇手也。仍将驱逐回国日期，作迅禀报查考。再此项所收烟土八箱，系经西洋夷获缴，不在原开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数内，并谕该领事知照，毋违。

英夷颠地禀请展限回国由　己亥三月二十六日到

具禀英咭利国夷商颠地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切远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令总散各洋商传谕远商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远商奉谕，自应谨为遵照，而仰蒙皇帝怀柔远人至意。远商既有事欲陈，擅敢将情禀求，仰望姑念暂即免行。缘远商在天朝寄居，而英国及港脚各处商友，将本处土产货物，如铁铅棉花呢绒洋布等物巨数，托远商代其料理，多有未卖者。夫远商已受其托，倘或有误其事，本国禁令固难饶容。且远商往往同各洋行商有买有卖，其内有之以货欠远商价银，是以远商片刻失手，实属不便矣。兹远商现写清单，言明事由如何，缴送本国领事核查，是以恳求二位大人，姑准限几日，以便将事干成就也。沾恩靡既。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钦差会同督院批：

查该夷来澳多年，骫法营私，恶名最著，本大臣奉旨特交查办，本应将该夷从重治罪以警奸顽。因念该夷已将烟土交送领事义律呈缴，尚有悔祸之心，是以姑从宽典，仅予驱逐，谕令具结速行，已属仁施法外。乃自本月二十四日，即经传谕，迄今已逾两日，尚复希图延岩，大属顽梗。且该夷纵有代人买卖及账目未清，尽可转托他夷料理。试问此时此际，犹能容尔藉此任情支展耶？惟据称现已开单缴送领事核阅，求准限几日，本大臣本部堂于无可宽缓之中，更仰体大皇帝绥柔盛德，酌予五日限期，俾该夷得以毕事回帆。仍着

于即日出具嗣后不敢再来，来即治罪甘结，且于结内声明，不敢再逾五日之限，先行呈缴，一面请牌出口回国。到限之日，本大臣本部堂即派员视该夷启行，并不准于澳门小住，以遂尔迁延之计。总之，该夷非无身家性命者。慎勿执迷狡抗，以身试法，徒致噬脐无及也！

附录不敢再来甘结。

英咭利国商人颠地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林、两广总督大人邓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颠地今不敢违命，结得五日内由省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己亥三月二十七日到。

谕逐奸夷噫之皮由　己亥三月二十七日双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等知悉：照得直隶天津镇道等，在大沽一带金厩兴洋船上，拿获烟土，咨缉夥党一案，经本部堂饬据拿获代买烟土人犯莫亚三即莫仕梁、李亚彦即李四等审办，究出烟土系向在省夷馆居住之夷人噫之皮说合，写立字据，交给刘占等收报，令其船赴外洋，就近自向夷船架喇兑运等情，业经奏明，将该夷人噫之皮躯逐回国在案。查该夷人噫之皮囤积鸦片，牟利营私，现当查办严紧之际，查应执法惩处，姑念该夷自奉谕缴烟之后，即已归并义律迅速呈缴，尚知畏法，本大臣本部堂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免其治罪。但该夷从前积愤营私，难保不故智复萌，未便任其片刻逗遛粤省，致贻余害。合亟谕饬。谕到，该原商等立即传谕该夷噫之皮，令其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听候给牌出口。嗣后倘敢变易姓名冒混再来，一经查出，定即从重治罪，断不再为宽贷。该原商等务当宣布恩威，切实传谕，立取甘结禀覆，毋得瞻徇稽延，致干并究。切速！切速！特谕。

驱逐奸夷央吨等回国由　己亥三月廿七日双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等知悉：照得趸船载运鸦片流毒内地，英吉利国夷人囤积最久，牟利最多，前经本部堂节次谕逐，于上年十二月十六日附船回国。恭摺具奏在案，兹本大臣本部堂查得央吨、央孖地臣、三孖地臣、孖地信四名，均系奸夷查吨之党，现当查办严紧之际，本应执法惩处，姑念该国夷人现将鸦片尽数呈缴，尚知畏法，本大臣本部堂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宽其既往。惟该夷等从前既为查吨管账营私，岂可任其逗留粤东，致贻余害。合亟谕饬。谕到，该原商等立即传谕该夷央吨、央孖地臣、三孖地臣、孖地信四名，令其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内地甘结缴案，听候给牌出口。嗣后倘敢变易姓名，冒混再来内地，一经查出，定即从重治罪，断不再为宽贷。该原商等务当宣布恩威，切实传谕。立取甘结禀覆，毋得瞻徇稽延，致干并究。切速！切速！特谕。

谕查奸夷化林治等曾否回国由　己亥三月廿七日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知悉：照得前于道光十六年间，给事中许具奏奸民贩卖鸦片，收银给单取土，则有坐地夷人各缘由，钦奉谕旨，严查具奏等因，经本部堂

将该夷商它文、化林治、噶唔、轩尔土、打打啰、查吨、颠地、单拿等，勒令依限回国下澳，恭摺具奏。嗣据该商等禀报：化林治一名，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附搭轩船回国；轩尔土一名，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澳居住，各在案。兹查该商所造住馆夷册内，尚有化林治之名，而轩尔土一名，前此禀报下澳，现送册内虽无其名，究竟该夷下澳后，曾否续已回国，抑现尚在澳居住，均应查明禀覆核办。合就谕饬。谕到，该原商等即便遵照，立即查明该夷化林治，前已据报回国，何以尚在省城夷馆居住，前经本大臣本部堂开单谕令暂留颠地等十六名内之化林治，是否即系其人，何以尚未附搭回国？抑系随后复来，或竟另有其人？其轩尔土一名，是否尚在澳门居住，曾否回国，如果业已回国，何以未据该商等禀报？逐一确切查明，限文到三日内，明白禀覆核办，毋得瞻徇饰延，致干未便切切！

英夷义律禀遵谕驱逐咽义吐回国由　己亥三月二十七到

英咭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禀覆事：现奉本月二十五日钧谕，饬令远职迅将咽义吐严行驱逐等因。远职念其谕内所详之情，极难姑容，后思二位大人所谕，于秉公之中，宽恩同施，自应即照办，理当刻日行文，示以国主所赐之权，严令咽义吐遂即遵照开行，一俟乘船去后，即当确查，将其开行日期禀报。至此次在澳门西洋官所拿获交送参逊呈缴之八箱，本不在远职所报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原数之内，自应另行呈缴，是则现在担缴鸦片全数，连此项八箱同算，共二万二百九十一箱，定必赶紧尽缴也。谨此禀赴二位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会同督院批：

据禀：严令咽义吐刻日遵照开行，即确查开行日期禀报，并声明现在担缴鸦片全数。连此八箱，共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定必赶紧尽缴等情，具见该领事明白恭顺，不稍瞻徇，允堪嘉尚。着即作速驱逐咽义吐回国，将开行日期据实禀覆。现经本大臣本部堂另札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一体查明，咽义吐何日起身，禀报察夺，断不能稍任隐瞒，如仍逗留，即当重治其罪。因此次尚在收缴之际，是以从宽驱逐，如将来再有他夷明知故犯，定照新例严办，不能再邀宽贷也。至中路一带夷船，叠据该领事暨参逊禀明，拨船往催，而其已到沙角缴烟者，仅有卑力治、弗兰吐二船。现据南澳镇查禀，三月十三四日，有大小夷船七只，均由东洋面向西南驶去等语，以此核之，即除往闽洋之船不计，亦应有五只船同日回来，何以于卑力治等到后，又将浃旬，尚未有续来之船，殊不可解。该领事一力担缴，责有攸归，为数固不至有亏，而为时亦岂宜再缓？本大臣在虎门驻节以待，已逾一月之久，该领事尚不能令各船全行驶到，于心安乎？何不亲乘三板，往速严催，使之刻日缴清，以尽职司，而全体面耶？

英吉利夷人央吨等禀求宽限回国由　己亥三月二十八到

具禀英咭利国商人央吨、孖地信、三孖地臣，仝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窃远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奉谕自应遵

为速行。而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至，禀求姑念暂准留步，缘商曾受英国及港脚各处商友交托货物，代为料理，现在多有未卖者，夫商既受人托，倘有误与事，本国固难饶容，且商同各洋行商，有买有卖，其内有以货物欠商价银若干，商若片刻失手，实属不便。现写清单言明事由，如何缴送本国领事核查，并恳求二位大人姑准宽限几日，以便将事成就也。尚有央孖地臣现驻澳门，不日动身回国。谨此，禀赴二位大人，恩准施行。

附录不敢再来甘结。

英咭唎国商人央吨、孖地信、三孖地臣，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林、总督大人邓宪谕，造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远商等不敢违命，孖地信即日动身；央吨、三孖地臣，结得五日内由省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缴。

谕饬查卖烟奸夷由　己亥三月二十九双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知悉：照得本大臣奉命来粤，会同本部堂查办鸦片，务在严绝来源，永除遗孽。现经责成英咭利领事义律，将外洋名趸船烟土一律呈缴，其向来积惯运贩之奸夷颠地等，断难再任逗遛，遂其骫法营私之计，亦经先后谕令即行回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勒限五日请牌出口在案。但查前发黏单，内开卖烟奸夷颠地等十六名，系本大臣本部堂讯据犯供，并明查暗访，择其囤贩最久，姓吾尤著者，先行驱逐，此外混迹省澳暗中售卖者，正复不少。该同熟悉夷情，耳目切近，知之更详，合亟谕查。谕到，该商等立即确切查明，除扣留十六名外，尚有向曾卖烟奸夷共若干名，是何名字，现住何馆，据实禀覆，以凭按名驱逐。本大臣本部堂断不追从前含混之咎。倘将此次饬查奸夷名字住馆，仍前瞻徇情面，不肯一一指明，则是有心庇纵，一经查出，或别经发觉，恐该商等不能当此重咎也。切速！特谕。

催缴烟土烟枪告示稿　己亥三月二十九日三衙

为再行剴切晓谕事：照得鸦片一项，收藏吸食，罪不容宽，惟念积习已深，姑予自新之路。因此，会同饬令地方官及绅士设局收缴，通行晓谕在案。乃设局之初，仅据报缴烟具，近日虽有呈缴烟土烟膏者，为数亦属无多。揆厥所由，或虑到官受累，因而犹豫者有之；或冀查禁稍宽，因而观望者有之；或恐呈缴过多，转干根究，因而缴少匿多者有之，殊不知收藏鸦片，为犯法之奸匪，呈缴到官，即为畏法之良民。月来赴局呈缴烟具烟土烟膏者，不究来历，不问姓名，尔等共见共闻，又何疑虑？况此次奉旨严办，务在尽绝根株，外夷犹且凛畏天威，将趸船烟土全数缴官，岂内地之百姓，转容稍有隐匿耶？现在新例虽未颁行，而节奉谕旨，立意从严，犯法之人，断无苟活之望。合再剴切晓谕。为此示仰阖省士商军民人等知悉：务各痛除宿瘾，速将所存烟具烟土烟膏尽数赴局首缴，慎毋观望迁延。倘仍执迷不悟，一经访拿，或被首告，无论匿不足缴者，遵照新例治罪，即缴少匿多，不全行呈缴者，亦不能量宽一线也。生死关头，其各猛省！凛遵！特示。

港脚夷噫之皮禀宽限回国由　己亥四月初一日到

具禀港脚商人噫之皮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窃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商奉谕，自应遵为速行，而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至意，禀求姑念暂准留步，缘商曾受港脚各处商友交托货物，代为料理，现多有未卖者。夫商既受人托，倘有误与事，本国固难饶容。且商同各洋行商有买卖，其内有以货欠商价银若干，商片刻失手，实属不便。现写清单，言明事由。如何缴送本国领事核查。恳求二位大人，姑准宽限几日，以便将事成就也。谨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恩准施行。

英夷义律禀覆咽义吐早经回国不在澳门由
己亥四月初一日衙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遵谕禀报事：昨因奉谕，即令本国商人咽义吐开行回去，曾经远职行文下澳，令人传谕。现据由澳禀覆“亲往咽义吐向居馆所，确查其人早经开行，不住澳门”等因。并据澳门西洋官咨覆“接到领事咨文，请烦一日内，即令咽义吐开行，不准稍为延玩等由，即查该咽义吐早已请牌，意愿下船开行别后，因往多日留住不去，昨经谕饬催令就行，伊即听命而去，现于四月初一日，既接来文，再经查明，实已早去”等因。远职接到前文，理应禀报。至现在抛泊外洋，又陆续扬帆而去各船甚多，所属管辖不一，难查其驾驶何船行，只得随时确查，如有回帆复来，远职即当刻日令去，而澳门西洋官咨内，亦称如有回帆，必不准其到澳寄居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夷义律禀遵谕驱逐咽义吐回国等由
己亥四月初二日到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严催及查明禀覆事：三月二十九日，奉到钧谕二道，情节皆悉。夫咽义吐一人，既已抗违天朝禁令，致干驱逐，以后复又不遵守澳门西洋官数月严行之约束，擅载鸦片入澳，幸于西洋官拿获，其罪实堪重责。远职今奉宪谕，自当遵照，不肯稍为姑容，务令其人开行即去，并将下船日期禀报。至尚未缴鸦片之各趸船，迟延旬日，未及速至沙角，刻日缴清，其情令人痛恨。惟居省商人尚多，须人管理，而远职又数日怀病，似难自行出口。前次既曾屡为谕饬严催，未能令船即行全到，此次特选谙悉趸船事务之人，昨经派令出口，亲往各船，逐一转行严催，务令即刻驶到缴清，俾全体面。远职亦经而谕，如有一船不到，不准片刻安息也。至奉问之化记厘船，远职尚未知来历，亦已饬令该人出口时，即行查明，一一禀报，以凭转禀二位大人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札饬严办东路卖烟船由　己亥四月初二日双衔

札南澳沈镇知悉：前据该镇禀称，三月十三日，东上洋面有夷船大小七只，先后驶来，职挥令署海门营参将谢国泰，率同兵船跟踪堵防，该夷船七只，直向西南驶去，因风浪狂大，三只收回长山尾等洋停泊，越十四早黎明，三只亦齐向西南开驶，兵船尾遣无踪。职属粤洋，现无夷船，即所辖之铜洋布袋澳一带，刻下亦无夷舶，俱已西往。闻闽洋以上各洋面，尚有夷船往来游奕，相距窎远，无凭确查等情。本大臣本部堂当查先据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等禀覆，装载烟土夷船，有赴南澳一带者，已遣三板招回，谕令即至中路呈缴等语。此次夷船既向西南开驶，有无逗留，即经批饬查禀在案。兹虎门陆续到有佛兰吐船、卑叻吐船、鸡船，据称从南澳驶来；又有咧船、治篾时船、罗麻打吐船，据称从福建驶来，俱已缴清烟土。是现在缴烟之船，即是该镇所禀向西南开驶之船。此时闽粤交界一带洋面，尚无夷船，自属可信。惟思闽省南洋与粤省相连，其北洋则离粤甚远。有无夷船在彼游奕，粤省无由查知。镇镇既称闽洋以上，尚有夷船，则一经闽省驱逐，自必仍回粤境。且外洋新到夷船，难保不又夹带烟土，虑又及中路押令呈缴，势必越窜东路，勾结觅售，恃为藏垢纳污之所。此时稍一松劲，又必滋蔓难图。是以前次札饬该镇，亲率舟师，配足弁兵炮械，并带火船，相机剿击。继又派委碣石黄镇赴澳会办，意在肃清闽粤两省洋面，畛畦不分。况闽省现委漳州府胡守，至分水关与潮州府易守面商会办。而该镇所辖洋面，界兼两省，更属责无旁贷，何以该镇现与漳潮两府会禀筹议章程。仅称由地方官拣派丁役探查知会，陆营在岸防守，而于兵船应如何追捕之处，绝不提及，壹似该镇可以袖手旁观也者。试问所司何事？除会禀另行批饬外，合再会札严饬。扎到，该镇速即遵照节次批檄，亲带兵船在洋时刻巡查，如有夷船自闽洋驶回，或由外洋窜至，即令通事明白晓谕，令其速即回帆，仍来中路缴烟。倘敢抗违不遵，即照前扎或用炮轰击，或用火焚烧，务使创钜痛深，始免沓来踵至。须知该洋辖面，原非夷船应到之区。不比中路之伶仃等洋，系准番舶通行路径。其在准行之处，理应区分良莠，不能一概指为带私，若如不应到之处，混行窜越，旋逐旋来，其为有莠无良，更何待问？查海外岛夷，种类不一，果系经商良夷，在该国领有牌照来至内地贸易者，必由中路进口，报税投行，自宜示以天朝柔远之经，妥为照护。其由外洋混窜者，在彼国明系犯禁偷渡，即夷法亦所不容，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伊逋逃之薮？向来不即重治其罪，只令驱逐开行者，原系不为已甚之意。然必立刻逐去，不许停留，乃合此二字之义。讵料水陆营县，巧为掩饰，转成老生常谈：本卖烟也，而以为避风：本久碇也，而以为游奕。直至经旬浹月，烟尽帆开，而禀报之文，尚飏然仍称驱逐，甚将去来日子，挪后移前，纵能哄骗上官，独不顾奸夷窃笑耶？以此观之，“驱逐”二字，正可遂舟师趋避之计，并无实济。而奸夷屡逐不去，屡谕不从，亦安能不加之剿击？盖剿击见诸实者，非若驱逐徒托空言，有火船可纵焚烧，有炮位准其轰击，水师镇将尚能饰以虚词乎？且闻混窜之船，多系双桅，不能如伶仃洋趸船之高大坚厚，即炮械亦属有限，甚且安假炮以虚张声势，画炮眼以远饰观瞻。近经本大臣本部堂随处访查，烛其奸伪，该镇等更何所用其畏首畏尾，而尚退缩不前乎？自此次严札之后，该镇所辖洋面，一遇夷船，即须照札办理，不许一刻容留。如查出再有夷船在洋停泊，甚且累日匿遛，若非贿纵售私，即是惰巡恇怯，白简具在，咎有攸归。毋谓言之不预

也。特札。

札广州府查催缴烟保甲事宜由　己亥四月初四日行

为专札饬查：照得广东省会城郭重地，仕宦星稠，客商云集，闲民流寓，尤极众多，与外府州县，情形回别。所有查禁鸦片一事，前经本大臣出示，以本年三月底为限，谕令缴销烟土烟膏烟具，并吸食之人戒革烟瘾，一经届限，即须编排保甲，逐户挨查在案。兹限期已届，合亟专札饬催。札到，该府立即督率南番二县，确查官绅各局收缴烟土烟膏烟具，是否净尽；平日贩卖开馆各奸匪，是否革面洗心；吸食之人，是否悔过戒除；所属官员书差，并各衙门公馆中之幕友官亲长随，以及地方之举贡生监捐职，是否一律肃清，境内有无卖烟送烟之匪徒。其编查保甲，自应由城及乡，由近及远，先就新城老城各门附郭，实力编查，次及各镇四乡，务须按户按名，责成邻佑牌长，互相联保，毋许隐匿遗漏，亦不准推诿抗逆。至候补官员公馆，不能责成牌长邻佑保结者，即责成同衙同巷之公馆，互相保结；流寓之幕友长随，或归牌长邻佑，或归素识之官员出名具结。如均不愿保，即行严究踪迹。查有卖烟吸烟实据者，执法严办，即查无实据，而众人皆知为积惯卖烟吸烟者，亦须尽行驱逐出境。切勿因循姑息，养痈成患。本大臣节次会商督部堂抚部院实心整饬，务在尽绝根株，断不稍留余孽。该府等共体此意，振刷精神，认真赶办。仍将现在办理情形，先行通禀察核。毋延！特札。一札广州府。

英夷义律禀架厘音船托人代缴烟土一事俟出口查报由
己亥四月十一日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禀覆事：现奉本月初十日钧谕，查明架厘音船烟土，实有若干箱，因何托令别船代缴等谕。其“架厘音”三字，远职不知系指何船主之名，向未闻有此名者，或系引水不悉番语，转音报错，亦未可定。兹远职将要出口，一俟出口后，得以查究实系何船，就可问明该船因何托令别船代缴，及代缴实数若干，即行禀报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两广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夷颠地等十二名禀即日出口由
己亥四月十二日到

英吉咧国商人颠地、打打披、孖地信、化林治、噫之皮、单耶厘、吗文治、央顿、三孖地臣、加士、英记厘士、轩拿厘等，谨奉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宪谕，速即回去，商等不敢违命，即当开行。现今禀请给牌刻日出口也。再宪谕记名之央孖地臣、士丹弗、衣屁厘三人，久已出口，未能会同签名。

英夷打打披等八名不敢再来甘结　己亥四月十二日到

英吉咧国商人打打披、化林治、噫之皮、吗文治、单耶厘、加士、英记厘士、轩拿厘

等，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林、总督大人邓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远商等今不敢违命，结得本月十二日，由省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结。

广督咨义律禀辞下澳由　己亥四月十四日到

为咨会事：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据英吉咧国领事义律禀称："窃远职先日承任呈缴之鸦片，现已悉照办理全完，且近日怀病，须为调理，今已定意本日出省，由远职日常驾驶之三板即行下澳，为此禀辞台前，查察施行。"等情。到，本部堂据此，查前于撤防时，即经谕令该领事出省办理缴烟事宜，据该领事以在省诸夷，尚须弹压，未即请行，兹因患病禀辞，自应准予下澳就医。惟现在烟土，虽已按照前数缴竣，而钦差大人与本部堂尚多应行谕办事件，该领事恭顺能事，务当赶紧调理就痊，不得延误，致贻有初鲜终之咎。仍着到澳，认真确查，如住澳各国夷人，藏有烟土情弊，务即谕令一体全数呈缴，毋留余孽为要。

咪喇坚夷梹记禀遵谕回国具给乞限由
己亥四月十六日到

具禀咪利坚国商人记嗹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窃远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令总散各洋商传谕远商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远商奉谕，自应谨为遵照，而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至意，远商现在办理本国边治文船生理，俟本月内办清该船货物，即由该船出口回国。是以恳求二位大人俯准宽限，沾恩靡既。谨此，奉赴钦差总督大人恩准施行。

附录不敢再来甘结

米咧坚国商人记嗹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记嗹今不敢违命。结得本月内由本国边治文船开行即去，嗣后不取再来也。此实。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立此为据。

钦差会同督部堂批：

查该夷现办边治文船生理，既可于本月内完竣，并据出具不敢再来甘结，禀求宽限，姑准限至四月底，即由该船请牌出口回国，以示怀柔。惟予限甚宽，该夷务即赶紧清厘，不得至限再涉逗留，致干严逐为要。除结存案外，仰该原商暨总商等立即传谕该夷记嗹遵照，仍将该夷依限启行日期禀报查考，毋违。

会札刘丞转谕义律饬令货船空趸分别进埔开行由
己亥四月十七日到

为传谕事：前据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禀称："咽义吐抗违天朝禁令，致干躯逐，复擅载鸦片入澳，其罪实堪重责，远职今奉宪谕，自当遵照，务令开行即去，并将下船日期禀

报。至尚未缴鸦片之各趸船，迟延旬日，未及缴清，令人痛恨。惟居省商人，尚须管理，远职又数日怀病，似难自行出口，特选谙悉夷趸事务之人，亲往严催务令即刻驶到缴清，俾全体面。至奉问之化记厘船，远职未知来历，亦饬人查明转禀。”等情。据此，本大臣本部堂接阅此禀，因来船濡滞，烟缴未齐，是以未即批示。嗣据催到闽洋南澳数船接续来缴，业已按照前数收清，具见该领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恪守天朝禁令，保全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除将钦奉恩旨免罪给赏缘由，另札该丞传谕外，查缴清烟土各空趸抛泊九洲一带，询据各船主称说，俟该领事有信，再定开行日期。兹该领事业已到澳，各空趸领赏茶叶之后，自当即日驶回本国，另寻生理，如有愿装货物回去者，仍格外体恤，准其空船驶进黄埔，载货出口。至满载各商船，业已领牌由埔出口者，亦皆催令开行，毋任遛留自误。并将来去各船起碇开行日期，分别禀报察核，合札转谕，札到，该丞即便转谕该领事义律遵照，毋违。特札。

批澳同知禀西洋夷呈明实无鸦片情愿具结由

己亥四月廿四日

据禀，屡饬西洋夷目查覆澳门夷楼实无囤贮烟土，现经司打取具各夷切结，该夷目情愿加结呈缴，籲求转禀等情。查西洋住澳夷人，前此贩卖鸦片者，不一而足。本大臣均已访知其名，原不难逐一拿究，但据该置丞等禀称，近因查禁严紧，已运往各处夷埠，不敢在澳潜藏，谅亦情事所有。据请出具切结，系为永杜后来起见，果能改过迁善，尚可准行。但必须切实声明，如将来再有西洋夷人贩卖鸦片，或代别国奸夷趸贮夥卖，获有实据，即将犯法之夷人，拿送天朝官宪，照依新例治罪，该夷目等不敢稍有庇匿，并干严谴字样，以凭查照办理。又查该夷议事亭内，如遇会议事件，陈设公案，惟兵头与番差二人正坐判事，四人旁坐，委嘹哆并无坐位，而且旋举旋换，久智无常。今杜绝鸦片，系切要之事，应责令该兵头番差与判事等，逐层加结。不得仅以委嘹哆列名搪塞。其总结加结，应即先行呈送。仍一面编查华夷户口，造册分呈，本大臣暨督部堂查核之后，会同临澳覆查，不得俟到澳时始送，致延时日。该夷人久被天朝覆翼深恩，从前误犯鸦片本应惩治其罪，今既许以自新，即不追究既往，以后果皆守法，凡我天朝官吏，自必仰体大皇帝生成之德，力加保获，断不使其被人欺凌。倘该夷利令智昏，营私骫法，则是自甘受饵，岂能一日姑容。祸福荣辱，正惟该夷自取。懔之！慎之！再阅该夷原禀，有预设公馆，虔洁铺陈，恭迓大宪驾临之语，意虽恭顺，而所见乖谬，大属非是。本大臣奉命前来，专为查办公事，凡所驻扎之处，于地方州县，尚不许供应丝毫，况何令夷人预备乎？该夷等总以恪遵训谕，谨守法度，即为良夷，毋得妄拟趋承，习为华靡。该署丞等务即传谕，严切禁止，并饬香山县亦不得以办差为名，铺张陈设，并干严参。切切！夷禀发还。

批澳同知禀拿获夷人肥知时咕讯非之咕保释由

己亥五月初二日

查华民混进夷教，冒穿夷服，为天朝国法所不容，经本大臣会同督部堂叠饬查拿严办。旋据澳门厅禀覆，以西洋夷目因见功令森严，亦皆禀遵禁止，正谓该夷尚知奉法，即

可自保安全。此次所获之咕一名，既访系华人进教，自应研讯确情，实则按律重办，虚即省释还夷。凡在天朝官宪，无不一秉至公，岂肯稍为屈抑。若未审讯明白，安能遽准释回。且据禀称：该兵总等率领多人来至香山县丞署前，并各带有器械，阴有挟制之意等语，此是何等举动？试问意欲何为？该夷在澳门，附廛而居，有如累卵在泰山之侧，岂竟不自量度，转欲欺压官长耶？亦可笑之甚矣！设使是时该夷胆敢恃众，竟将之咕夺回，本大臣定即带兵来澳，痛加剿洗，立将聚众打夺哄堂塞署之人，先斩后奏，岂能宽贷一名？幸而该夷目等于该署丞呵斥之后，即将夷众散回，听候审讯，是该夷尚有造化，始迷终悟，才得免罹重刑。不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兹既讯明之咕虽兼晓汉番言语，而目幼即穿夷服，曾充夷兵，与郭亚平及露横两案内之烟犯之咕年贯各殊，自应准其保领省释。但此风必不可长，仍须责令该夷兵头番差以及委喽哆等，将另案烟犯之咕严拿解送。嗣后如有勾捕进教华人，该夷众总须静候审定，分别拘释。倘再妄图要挟，一经禀闻，本大臣惟有执法从事，断不能再为原恕也。该署丞等仍录此批，出示晓谕，俾共凛遵。

委员刘丞等抄来义律致渠夷信
已亥亥五月初十日到

英咭唎领事义律书寄佛山分府大老爷澳门军民府大老爷，为通知事：现闻尖沙嘴洋面有师船三四十只在彼湾泊，使本国船只极难得以接济食物。维思饥饿之人，正恐有冒险求食者，如有师船久泊该处，攘出不幸，自不能仍责义律，保以各事平安也。再此事紧急，望可早为办理为幸。谨此，书呈佛山分府大老爷澳门军民府大老爷电鉴。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九。

会札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开行由
已亥五月初十日

札署佛山同知刘丞澳门同知蒋丞知悉：本月初十日，接据该丞等会禀，抄录义律说帖，据称“尖沙嘴洋面，现有师船三四十只，夷船难以接济食物，恐饥饿之人，冒险求食”等情前来。查巡洋师船常年往来海面，时合时分，并无一定只数，凡夷船载船出入，师船为之弹压护送，正所以保其平安，岂有他意乎？据义律称说，尖沙嘴洋面，现有师船三四十只湾泊，使夷船难以接济食物等语，颇不可解。夫师船虽多，总惟本大臣本部堂之令是听。现在并无禁绝该夷接济，何至难得食物，所言殊不近情！查夷船现泊尖沙嘴者，不外三项：一则缴清烟土之空趸，一则由外到粤之货船，一则由埔出口之回载。本大臣本部堂早经谕令空趸各船，亟宜回去，自应与出口回载之船，作速同开。即其外来货船，愿进埔，则亟宜进埔；若不愿，则亟宜回国，总无中立之势。果能早自决断，则其进退裕如，即洋面多泊师船，何足为虑？乃各夷船计不出此，甘受人愚，观望迁延，逗留多日，或因停泊之久，以致食物不继，是饥饿本由自取，何得归怨于师船之多乎？且师船本为缉拿售私而设，若夷船带有鸦片，师船自应查缉，不肯稍任偷售，或奸夷无可藉词，因而捏为难得食物之说，以冀人怜，亦未可定。查该领事义律自禀缴烟土以来，叠据禀陈事宜，不下敷十次，本大臣本部堂因其尚晓大义，每加称奖，伊亦自以为荣。乃闻到澳之后，颇

近昏迷，致有此等无稽之言。本应置之不理，第念我天朝怀柔远服，体恤人微，该夷等既因师船环集，心生畏惧，本大臣本部堂原欲使之洗心革面，何必令其胆落魂惊。姑檄饬尖沙嘴师船，暂行移泊沙角，以安夷众之心。但外海水师巡洋，是其专责，此时虽暂泊海口。亦不过五日为期。应即传谕义律，令将空趸船只，定须趁此五日之内，全数开行，其余来去货船，亦皆限此五日内，非报验进口，即速回该国，断不准再作逗留。本大臣本部堂如此曲体实情，实属仁至义尽。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该夷货船，固皆挟有重赀，即空趸亦岂甘于轻弃？若不敬听教诲，深恐后悔难追也。合亟专札谕饬。为此，札仰该丞等，即将札内事理传谕义律遵照。该丞等并即出示谕众通知，可也。特札。

荷兰夷番吧臣禀　己亥六月二十四日

荷兰国王特差驻粤总管本国来粤贸易人船事务番巴臣谨禀于钦差林大人台前：兹近日洋商暨通事传知卑职，以本国商船现能到黄埔，商人亦能前往粤省，凡事仍照旧章程。原以本国向来并无装载鸦片人，此中国人所共知，是以本国人船非英吉利、咪唎利国可比，其应不属为伊等所定之新例也。卑职闻此故，特禀知，谨请大人将本国人船或往粤省、或在黄埔所当守之律例章程书明，赐以红凭示谕，卑职得遵照，无任感激。道光十九年六月初六禀。

钦差批：

查本年自三月内，批准开舱之后，一切贸易，本已照常，并非始于近日，是以黄埔早有夷船多只，各夷商亦于省馆络绎往来，人所共知，岂该夷独不知之耶？天朝新例之严，系为禁带鸦片而设。带者照例治罪，不带者互市如常，此系各国皆然，岂能指定何国？即向来是否夹带，亦皆不追既往，惟禁后来。此在三月间即已明白宣谕。彼时，据该夷番巴臣禀构，结得嗣后永远不贩鸦片入内地等语，果如所禀，则该国来船，不难报明进口，何必畏首畏尾，而愿不与英吉利等国同为一例，其意何居？昨准粤海关部咨称：有巴达一船，曾于道光十五年，悬挂荷兰旗号，运米来粤，彼时未据该夷番巴臣禀其非荷兰之船，乃独于此次来船，指为冒插旗号，得非暗中受人指使耶？该夷意欲不与别国一例，便可将别国之船认作荷兰，概免稽查禁物，似此伎俩，岂能逃本大臣洞鉴？即如从前谕令缴烟之时，各夷船皆暂停出口，该夷乃以啤吐一船急须回报，晓晓渎禀。迨至三月十九日，谕令啤吐驾船出口，而竟延至四月十三日始出虎门，六月初八日始出万山，计黄埔出口各船，以该船为最后。则是从前禀称急须回国之语，亦是受人指使，何曾有一真情？扪心自问，能不令人看破否？且该夷只是该国商人，乃禀内混称卑职字样，且称荷兰国王特差，并将荷字抬一格写。而于大人字样转至空格，种种谬妄，此必胆大之汉奸，代为混写。已将原禀发交香山县丞，按其字迹，密查汉奸，严拿重办矣。再此禀系六月二十四日递到，而禀尾填六月初六日，是何缘故？并即禀覆察夺。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说帖　己亥七月初九日

查尖沙嘴命案，早经委员谕令义律，交出凶夷，听候审办，乃延至月余之久，抗不交凶，且不接谕，是以本大臣本部堂断其接济，使知悔悟。兹阅该丞转送义律禀词，伊尚藉称该国律例，以为不交罪犯，系遵其国主之谕等语，尤属谬妄。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此案华民林维喜，被英国夷人殴死，系五月二十七日之事，经本大臣本部堂访闻，于六月初间，委员至尖沙嘴查办，而义律先已回澳，复至澳门给谕数次，竟敢抗不收阅，此实出于义律之狂悖妄为，该国主远在数万里外，岂能谕令不准交犯？今以伊庇匿凶之咎，诱卸于其国主，则是诬罔不忠，在天朝既无以对官宪，在伊国并无以对其国主矣。至谓伊国律例，变应诛死，可见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耶？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乃毫无凭据之语，谁能信之？又云该犯罪不发觉，更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附录澳门厅抄来义律夷禀。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启澳门等处军民府，为转禀上宪之事：查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居民一名，被殴伤毙命。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特将此情恭请电鉴。祈转禀上宪，感德不浅。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具。

会谕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　己亥七月十四日

谕澳门同知再行传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照得义律前在省城夷馆，遵谕呈缴鸦片，先后递禀，不下二十次，词意俱甚恭顺，屡经本大臣本部堂批谕褒嘉，迨下澳以后，尚请委员议杜鸦片章程，又经本部堂批奖，一面会同本大臣遴委大员赴澳查议。乃于四月二十四日，忽据禀求格外施恩，准在澳门装货。当查与天朝定例不符，断难允行，是以会同批驳。该领事因所求未遂，辄将前禀请议章程之语，自行翻悔，置委员于不理。此后，凡有批谕，不收不看，饬令洋商通事传谕，则竟掩耳走避，实属怪谬异常。本大臣本部堂念其秉性未驯，或日久自知悔悟，讵料桀骜日甚，竟将该国来粤货船，一概阻留尖沙嘴洋面，不许进口，又不能约束夷众，致令酒醉上岸，凶杀华民林维喜身死。本大臣本部堂委员至澳，谕令义律交出凶夷，照例办理，乃延月余之久，抗不交凶，笔谕口传，一概不理。狂妄至此，虽在他国，尚且不容，况天朝乎？溯嘉庆十三年，该国兵头都路厘等，在澳门违犯禁令，奏奉谕旨："饬即实力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此次殴毙人命，抗不交凶，情节尤重，更应绝其口食。然本大臣本部堂犹复加意绥怀，因见义律投递该丞说帖，言及命案凶犯，彻底细查等语，复于七月初九日，剴切批示，令该

丞传谕义律，冀其改悔，乃又挨延多日，绝不禀覆。经该丞再遣引水往催，转将引水横加斥骂，实出情理之外。夫杀人者死，天理照彰，无论中国外夷，一命总须一抵，若凶手得以庇匿，谁不可以杀人？本大臣本部堂前日批谕中，已将此理明白详示，岂尚不知悔悟乎？且鸦片最为害人之物，本大臣于二月间谕令呈缴之时，即已示明“不追既往，严儆后来。如夷船再带鸦片，人即正法，货物没官，毋贻后悔”等语。旋奉颁行新例，凡内地军民，开设窑口向外夷买鸦片者，为首斩首枭示，为从绞死；吸食者，一年六个月限内拟流；限外亦绞夷人带鸦片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决，为从者绞。所带货物，概行入官。天朝立法森严，华夷一律，并无稍有偏私，且于严法之中，仍寓怀柔之意。如义律前次禀请宽限一节，据称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即以新例遵行等语。当经本大臣本部堂据情具奏，兹蒙大皇帝格外天恩，亦照内地民人之限酌予一年六个月，凡限内误带鸦片，果能悔罪自首，全行呈缴者，即予免罪；如匿不呈缴，或所缴不实不尽，及限外仍敢带来者，仍照新例分别斩绞，较诸义律所请之限更觉从宽。而呈缴则可免罪，不缴即须治罪，是该夷等死生祸福，惟其自取。今奸夷尚有多名未去，趸船尚有一半未开，尖沙嘴所泊货船，带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屡经示谕，皆又匿不呈缴。并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夷船上买出，赃证确实可凭。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岂能将就姑容，致贻民害！本大臣本部堂尽此一次严谕，如果即日送出凶夷，并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尚可宽其一线。不然，即当肃将天威，制其死命，毋谓言之不早也。合亟谕饬。谕到，即丞即行传谕义律，立即禀覆，如不接阅，即将此谕实贴大街，俾华民及各国夷人共见共闻，本大臣本部堂声罪致讨，义正词严，断断不能再缓矣。特谕。

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由

已亥七月二十一日会行

札新安县知悉：照得本大臣本部堂于七月十四日，发给英夷领事义律谕帖一件交澳门蒋署丞转谕，经该丞专遣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义律闭门不纳，随即于十五日潜逃出澳，该引水复赶赴舟次，将谕交给，义律仍坚拒不收。据蒋署丞将原谕申缴前来，殊甚诧异。兹阅该县七月十九日来禀，知义律由尖沙嘴洋面遣三板呈递说帖，业经该县接收查办。试思该夷递一说帖，并未指明呈送何衙门，该县因关命案，立即接收查办，岂有夷人殴毙华民之案将阅两月，本大臣本部堂屡谕义律交凶，而该夷竟不接阅之理？兹将澳门厅缴回谕帖，不加封缄，迳发该县交给义律收领。并谕以该夷一纸说帖，天朝官宪尚且收办，若伊再不将前谕接去，太出情理之外，何颜对人？俟其收后，仍应责令禀覆，亦须露封，即由该县阅明，转为禀达，以凭察核办理。切勿违延！速速！特札。计附原发英夷领事义律谕帖一件。

新安大鹏营禀英夷三板在大屿洋面被盗由
已亥七月二十一日

敬禀者：本年七月十六日，卑职星源带同丁役亲赴尖沙嘴一带，查拿接济，十八日，由鸡蹈门到坪州口洋面。卑职恩爵亦于十八日已刻，由九龙洋面，坐驾快船往急水坪洲一带查拿，与卑职星源会商办理。适于十九日寅刻，在坪洲洋次，据管驾一号船大鹏左营把总王应凤专差禀称："十八日申刻，有尖沙嘴夷人开驾三板来至九龙洋面，到卑职恩爵船旁，据一夷人呈一禀帖，把总未敢接收，该夷人即放在三板而去。请卑职恩爵回船查办。"等语。卑职等闻信，当于十九日辰刻，一并驰赴九龙。查夷人信函，卑职等向无接受之例，惟据称洋面失事，系地方文武应办事件，且系摺帖，并未粘封，卑职等当即公同看视。面写："内帖关人命之案，送官宪查办。"汉字十二个。内亦汉字："英吉利国领事义律为奉知事，于本月十五日夜间，有英国商人一名，率同跟班一名、水手七名，驾坐本国三板，由澳门开行，欲到尖沙嘴洋下船，其夹带有银钱及金银等器四箱，另有货物行李共十余箱包。于十六日酉时，三板在大屿西南角抛泊。待至亥时，忽见内地大艇三只前近，即将火料抛在三板舱上，前来盗掠。其水手人等一见，惊恐之甚，跳水而走，内六人及仍居三板之商人、跟班等二人，合共八名，未知性命如何。单有水手一名，浮至岸边，于十七日辰时，幸被英吉利船经过拯救，本日带到此处洋面。斯人已被匪徒捉拿，割去左耳，再放下水。其余八名，正恐皆已毙命也。特字奉知，送阅查办。"等情前来。卑职等查该帖尾，并未开有商人水手姓名，即所云割去左耳夷目一名，亦未交出验伤，或因林维喜命案，该夷理诎势穷，为此谎帖抵御，亦未可定。惟既称在洋面失事，虚实总应查办。除卑职等刻即督带兵役，前赴查勘该夷人水手生死下落，并将本案赃贼全数戈获禀报，并提该割耳夷人验伤外，合将夷人原帖禀缴宪台察核。再卑职星源因查办接济，系在九龙洋次，会禀故未曾印，合并声明。除禀抚宪督宪提宪外，肃此，具禀。恭请金安。优乞慈鉴。卑职星源恩爵谨禀。

批

据禀：英夷呈递说帖，把总王应凤未敢接受，该县营闻信同往查阅，系报洋而命案，虽料知该夷因林维喜案内，抗不交凶，理诎势穷，为此谎帖抵御，惟虚实总应查办，刻即赴勘验伤等情。核其所办，洵尾勤事秉公，甚合天朝官员郑重命案之义。惟察阅夷帖情节，失事之夷商等，何以俱无姓名？其水手七名，既称跳水而走，何以经过之船，独将割耳一人带到，又不送官验伤，均不可解。至报案不用呈词，仅以一纸说帖，并不知为递与何人。种种支离，难保非如该县等所料，为抵卸前案起见。既据该县等查勘验伤，仰将验伤情形据实禀夺，仍候抚部院督部堂提督批示。缴夷帖一纸，仍发该县附卷。

批新安县禀义律回覆盗案免勘由　已亥八月

查义律前在该县舟次呈递说帖，据报英夷三板在洋被盗杀掠，虽已料为捏词抵制，惟

案关命盗，天朝官员必要秉公勘办。是以于该县报勘禀内，即经批示在案。兹据续禀，屡谕义律开出事主姓名，交出受伤夷人送验，并令引勘失事处所。而伊覆称伤已医愈，毋庸开名，亦毋庸验勘等语。再三开导，仍以此词回覆。是前报之为谎捏，确然无疑。且原报称系七月十五夜，英夷九名驾坐三板，由澳开行，于十六夜在洋被盗。今核澳门同知暨香山协等节次禀报，凡出澳之英夷某名，在某船寄住，逐名皆有下落，是并无一被盗之人，无怪乎该夷之不能开出事主姓名也。第夷情狡猾性成，前已递有说帖，今则仅以口传，仍恐后来反覆，仰再饬令引水传谕义律，另行具呈存案，以免藉口无凭，事后复生枝节。是所至嘱。并候抚部院督部堂提督批示，缴。

澳门厅抄录禀送义律说帖　己亥八月初九日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现在驾驶本国巡船到澳，有紧要事件，意愿与贵宪论之。惟思义律在粤有年，每奉本省大宪札行办事，无不认真办理，而此次岂有别心乎？盖义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温和而已。谨此，奉知，并候福禧靡既。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

札澳门厅传谕英夷条款由　八月十三日会行

（一）本大臣奉大皇帝特命来粤，与本部堂断绝鸦片根株，总要夷船全无烟土带来，始肯歇手。前虽缴到二万余箱，而本年来船，又多夹带。是以义律先则求在澳门装货，希冀免查，迨批驳之后，即阻留各货船泊在尖沙嘴，无非偷卖鸦片。屡次拿获私买之汉奸，供证明确，岂可姑容？今果真心向化，愿作长久正经贸易，速将各船鸦片查明全数呈缴。若仍留在船上，只得放火全烧，永除其害。业经奏明大皇帝如此办理。该夷禀之！

（一）殴毙林维喜之凶夷，系英国船上水手，众供早经指定，即花旗亦已辨明。且查义律已将登岸酗酒在场滋事夷人数名，拘禁在船，若此数人之中，不能审定正凶，何妨送请天朝官宪，代为审明。只留一个应抵之人，其余仍即发回。此系天朝办理命案定例，无枉无纵。若再抗违不遵，在一人漏网之事犹小，而外夷坏法之罪难容。惟有声罪致讨，痛加剿办，以伸天朝国法。该夷禀之！

（一）趸船名目只数与应逐奸夷姓名，均经奏明大皇帝，奉旨驱逐。除已去者不究外，其未去之空趸奸夷，抗玩逗留无非在此复卖鸦片。业经拿获鸦片经纪，审明属实，将丹时哪趸船焚毁除害，其余各趸船均当儆惧，即日全出老万山，各奸夷亦须即日拊搭回去。如去后，果知改悔，另行来粤作正经买卖者，仍准将船名、人名呈报明白，许其自新。此时总不得抗谕挨延。如违即与丹时哪之船一体焚毁，并将逗留之奸夷按名拿究。该夷禀之！

（一）货船既不进埔，又不回帆，尖沙嘴系天朝洋面，岂能任其久泊，致将新来烟土，复行散卖，流毒无穷？况林维喜命案，即因夷船久泊而起，乃凶夷既不交出，复将货船改装炮械，意图滋事。一经断其接济，即于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领多船，赴九龙滋扰，先行开炮伤我官兵。是伊自来肇衅，此次之败，亦由自取，既经冒昧尝试，岂尚不知利害乎？所有聚泊各货船，据义律恳为通融办理，本大臣本部堂非不许其通融，第据称必须等候该国王回信，究竟此地何时信去，该国何时信来，必须距离如何月日，始能接到，应先据实回禀。果将前三条逐一遵办，自不难酌予施恩，使其正经货物早行售卖也。

以上各条，谕到之日，即行禀覆，或送澳门厅转禀，或赴沙角师船呈递，均准接收核办。若迟延不覆，过此八月中旬，即当统率水陆兵勇，声罪致讨，后悔无及。该夷凛之！

义律禀覆说帖　八月十五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本日接到军民府大老爷八月十三日来文，与转发钦差总督大人传谕条款一本，皆悉矣。本领事极欲遵圣旨，将违禁之鸦片全行绝除，自应即赴澳门叙论各款，以凭贵宪禀覆也。再者，凡蒙大宪谕饬，本领事无不谨奉，惟与贵宪往来文书，向来不写用谕字，祈为嗣后删去之也。特字敬为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

澳同知抄呈义律遵奉款条说帖　已亥八月二十一日到

英吉利国领津义律接到军民府大老爷本月十三日转发大宪传谕条款一本，为此恭敬真实陈覆也：

（一）速将鸦片全数呈缴等谕：本领事惟得谨报实情，早经严行诫谕本国船只，如有载带鸦片者，令其立即开行，则现泊尖沙嘴洋之船只，自不应有一两鸦片。而官宪每时有疑，要往查验英国有无装载，或验各船，或查某只，本领事自当派令属官，同行搜检，倘若查得实有，即将货物尽行没官，本领事亦不敢辩驳相阻。盖大皇帝所禁之货，英吉利官断不保护也。且若英吉利商人自有之船，或商友托为代办船只，载有鸦片，而该商人卖之获利，并不禀明本领事，以俾咨知官宪，即将该商等各伙驱逐，本领事绝不照应。夫领事愿著明理义，分别正经贸易，尽绝违禁私卖者，故此陈请条例，嗣后在粤卖买之英吉利商人，务当各令伙计逐一签名，自行出结“实心实意不肯与贩卖鸦片稍不相干，并不肯准雇佣者夹带，不敢知其有而纵容之；倘有失信，一经官宪及本领事明白访出，自知严例，随即驱逐”等意。此结呈送本领事盖印连签，转呈大宪察核。如未出结者，不应准其驻粤贸易也。又嗣后每遇英船来到，应须即日由该船主及经纪商人出结明言“并未夹带鸦片，现时亦无装载，将来正在内海之际，又不肯载鸦片”等意，分写汉字英语，合呈本领事封印立凭为实，转送官宪察看，方准该船开舱贸易。如未出结，则不应准其开舱也。窃想所求，惟钦遵大皇帝之圣旨。如蒙上宪信依本领事，照此条例办理，则不难分开正项与违禁贸易者，各不相混。且远职如不认真办事，必致自取咎戾，未免玷辱已极，故必求实人出结，才肯接收加印也。

（一）交出殴毙林维喜之凶手等谕：本领事只得再三陈说诚言，曾经秉公严审，只据讯得五人酗酒乱作，皆无凶残之罪，此人已见严拟其罪。而其凶犯，倘经查觉，自当一体按照本国律例审办，即如在本国杀弊英国人民一样，定以死罪。乃思当日上岸滋事者多也，不独有英人，而亦有咪利坚人，混同乱作致外，凶手未得发觉。今维伏请大宪再行细访，自可知之。本领事为英国官员，不敢玩视，或以实情假饰之。且经在粤历年办事，常存真心，为本省上宪所明知，敢请上宪自证也。至此次之案，本领事自当仍为统核省察殴毙者实为何人，若能查出果系英人，本领事既奉国主特派公办事务，不敢背命，定必认真照本国律例审办。恭请官宪在场看视也。且万望大宪洞明细查，俯念难情，公议立法，嗣

后互为查察案件，俾得天朝法例及本国章程，各得相全。则以后每遇似此之案，即可循照定例办理，而得永远承平，极为善妥矣。

（一）趸船与见逐商人，均应扬帆回去等谕：本领事应遵上宪之谕，一俟数日之后，北风幸吹，就可令其开行。但其商人十六名之中，有三孖地臣一人，现年纪轻，只有十数岁者，并有轩拿厘一名，两人皆未贩卖鸦片，望可姑容留居，以昭天朝秉公之至意也。

（一）此地何时信去英国，何时信来等谕：本领事于四月十七日，曾将紧要各事据实详细疏明，待至十二月内，望可奉到批回，而尚未奉批之先，断不能准船进捕也。

窃思英吉利国与天朝交通，历有二百年来，无不承平相安，万望大宪使其常远相和不绝。在本领事奉派远来，供职诚意，仰慕大皇帝之恩，无不恭敬上宪，遵奉法度。如蒙实全信依，断不敢丝毫失信也。敬字陈请，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另一纸。

请贵员无庸怀疑，远职自必仍然勉力察究殴毙林维喜之凶手，实系何人。一俟回至尖沙嘴洋面之日，即当示知各人等，如能报知何人殴伤致毙，实有凭据，果系英国人民，即将二千大圆赏给报情之人。倘能发觉，即当咨会官宪代禀也。至见逐之商人，望大宪示谕准予回澳，致能办理事件清楚，则到澳后六日内，不难令其驾驶趸船，如数扬帆而去也。

批澳门厅义律呈诉吐密三板至九龙被炮攻击由
八月二十一日

查广东沿海地方，设立营泛炮台，分驻弁兵守望，最为严密。然无外奸窥伺，不许轻率开炮，即如春间防堵省河，未尝一动兵械，迨七月以来，查禁接济，各路大军云集，亦只弹压巡防，并未准其轻动。讵七月二十一日。英夷巡船一只，来至九洲，经澳门厅营遣引水前往查询，该巡船遽行开枪向其攻击，已属逞凶生事。况七月二十七日，该夷大小船十余只，向九龙驻守之师船，以索食为由，乘人不觉，先行开炮，伤及官兵，该师船自不能不放炮回击。闻是日义律亲在船上，其该国巡船亦在彼处帮助打仗，是此次实由该夷先来寻衅，谅亦自知之明。从此以后，九龙驻守各兵，防范加严，亦出于势之不得已也。兹据该署丞转据义律诉称“八月十二日，该国水师参督吐密坐三板至九龙，该处炮台放炮六次，求派官员细查”等情。所谓吐密者，即系该国巡船内之夷官，其在九洲先向引水开枪，及赴九龙又向师船打仗，随后复坐三板往彼窥探，尚能责炮台上之不应放炮乎？该夷之意，必欲再如七月二十七日，夷炮先开，我兵随后回击，始无可藉口乎？总之，该夷果能恪遵法度，不起衅端，知我天朝文武各员，无不以礼相待，即如吐密管带巡船护货而来，早应回帆远去，何得于不应到之九龙湾，先则助势，后又窥探，以致炮台上放炮驱逐？此次未下炮子，故未坏船伤人，犹是该夷之幸。以后须知天朝地方，不可冒昧轻犯。凛之！慎之！毋庸哓渎。该丞即转谕遵照，可也。仍候抚部院督部堂提督批示，缴。

扎澳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由　己亥八月二十一日

扎署澳同知蒋丞，传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八月二十一日，据该署丞禀称“前奉

钦差大人督宪大人会同发给传谕条款一本，当径转发英吉利国领事义律阅看遵办。旋于八月十七日，据该领事义律来至澳门，在西洋兵头屋内，卑职丞面晤，复将宪谕各事逐条宣示，该领事极知感悟。兹十九日，复据义律呈递说帖，求为转禀，谨将原帖禀送察览，伏乞核示”等情。本大臣本部堂当将义律所递该署丞说帖各条逐加披阅，分别准驳。兹仍逐条胪列，发交该署丞传谕义律，立即遵照禀覆，毋违。

（一）据义律称“早经严谕该国船只，如有载带鸦片，令其立即开行，现泊尖沙嘴之船，自不应有一两鸦片。官宪要往查验，该领事当派属官同行搜检，倘若实有，即将货物尽行没官。嗣后在粤买卖之英吉利商人，各令伙计逐一签名，自行出结，并不准雇佣者夹带，未出结者不准住粤贸易。又英船来到，即日由该船主及经纪出结，分写汉字英语，合呈该领事封印立凭，转送官宪察看，方准开舱贸易，如未出结，即不准开舱”等情。本大臣本部堂查本年二月间谕令缴烟之时，即已并令出结，盖此次钦奉大皇帝严谕，务令永断鸦片来源，万不能再容该夷偷卖，即各国来船，既知中国如此严禁，亦应畏刑悔罪，永将鸦片扫除净尽，始不至反累正经贸易。彼时，即已访知义律与参逊及各商人，业经拟具结稿，所叙颇为妥当，其稿尾载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字样，本大臣本部堂均已知之。若使当时即将此结送出，岂不十分体面，乃义律忽然转念，匿结不交，以致下澳之后，种种不妥实，属自生荆棘。今尖沙嘴货船至三十八只之多，谓无一两鸦片，非当情理难信，且拿获买土之欧亚猪、彭亚开等，供明七月二十八日，尚在喀顺船上买得公班烟土，岂非确切凭据？况二月间伶仃趸船二十二只，尚据报缴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今尖沙嘴之船，比之前泊伶仃船数，多至一倍，竟谓无一两鸦片，本大臣本部堂何以奉闻？倘以此上干大皇帝震怒，试问此后该国尚能再通贸易否？今特再谕该领事，务将尖沙嘴各船，再行实心细查，如有烟土藏留，不论多寡，均须据实呈出，不但不得隐藏船内，即或另装三板潜行运往别处寄囤，一经查获，即照新例，将人犯分别斩绞，船货全行入官，倘有带赴东西各路私卖者，一经舟师追捕，船必烧毁，人必擒杀。何如明白呈缴，既得免罪，并且许其贸易。该领事果愿保全该国生计，应仍遵照节次呈缴之谕，不得专执一说，致日后查出烟土，重治其罪，转贻后悔也。此次专等该领事查明禀覆，除应缴外，即照所请派令委员逐船搜检查验。果无丝毫夹带，则正经贸易之货物自当公平保护，仍准照该领事前禀量予通融，除澳门永不许进货外，余由该领事自行酌量禀候示遵。总不使各货主耽延受累。至出结加结章程，本系遵照二月间原谕，应即如其所请，转饬现今在澳各船与随后来船，一体遵照办理。惟结内尚应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字样，毋得参差。

（一）据义律称“殴毙林维喜之凶手，自必仍然勉力察究实系何人，即当呈明官宪代禀”等语。如果真心察究，何难即行得实。姑准予限十日，查出送官审办。现在各处所派水陆兵勇，云集海洋，不得再有饰延，致干剿办。

（一）据义律称“趸船一俟北风，就可令其开行，至见逐之商人，望准回澳，六日内令其如数而去”等语。查现值秋令，常有北风，正可催令趸船开行，其驱逐回国诸夷，姑如所请，暂准回澳，收拾行李驾船回去。自进澳至出澳，统以六日为限。但恐其将船内烟土夹带入澳，已专派文武大员在澳口查验上岸，一面守催下船开行。并谕令西洋兵头，一并查催。总不得逾其所请六日之限。如再托词耽延，即当严拿。至不在驱逐之内者，应俟事竣，另行示期。再准搬回长住，不得混入驱逐奸夷之内，纷纷回澳，至令皂白不分，自

取玷辱。

（一）各国夷商来粤贸易，所有货船进埔及夷商在省在澳，均准由洋商雇给买办工人应用，定例原所不禁。乃有一种奸徒，不由商雇，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近因英夷全数出澳，伊等俱即随至洋面货趸各船居住。除在柯剌上代土丹佛等卖烟之经纪彭亚舍等业经拿获外，现又拿获买烟匪犯殴亚猪、彭亚开。讯据供称，喀顺船上有银匠周亚全、木匠陈亚有、伙工黄亚八三名，一船如此，他船可知。又有黄车叶即黄亚初及罗老本二名，亦闲潜匿夷船。此外，各船藏匿汉奸，更不知凡几。是各夷船平日既藉其勾通，闻拿又为之包庇，按之天朝法律，断难任其藏匿不行查拿。况此等奸徒，内外播弄，不但犯中国之法，即引诱夷人走私犯罪，与夷人亦有损无益。该领事既知欲求永保承平，断绝鸦片，务即将谕内指出各犯，及其余各船上藏匿流奸，按名查出，禀送官宪，岂不更昭恭顺，永断根株？将来各夷商专做正经贸易，不至为此辈所惑，自可长安乐利矣。

以上四条，谕到之后，该领事务即查明，先将遵办缘由，禀覆本大臣本部堂察夺，不可稍有含混自干咎戾，其禀仍露封由澳门同知阅过转呈，以凭备案。至天朝以大字小，凡外夷来至中国贸易，恪遵法度等，无不仰邀柔远之恩，不得率将相和字样，写入禀内，致与体制不符，有干严饬。合并谕知。

米夷吐哪禀覆遵札由　己亥八月廿三日到

具禀人米利坚国领事吐哪，现奉钦差大臣、两广部堂大人会行札谕二道，七月二十三日得接札谕一道，八月初八日又得接札谕一道，内称说“未见禀覆”，因今并无三板上下省澳，故曰久未有禀覆？至问前是有船卖鸦片者，未晓却是何船。今留泊外洋而米国商等，可保无一人是在广东卖鸦片等情，领事实信其无。然米利坚国人，现在广东者，亦非属卖鸦片之事也。今尚有一空趸，系从前在虎门已缴过鸦片之趸船一只，名活庇力，今装货已进黄埔，将来装出口货物，即行回国口外，本国并无空趸船逗留。领事可保自今以后，米利坚国人，凡事皆以合法而作，朝廷法律，皆准合法之人贸易也。八月初八日，奉钦差大人、两广部堂大人札谕，内说“米国船与英国船同泊尖沙嘴”等语。敬禀者：“米国商等与英国相交贸易多年，或买手作物件，或相与往天竺地方贩卖棉花。今于英国船，尚有许多货在英船，抛泊在尖沙嘴处，实欲进埔销售。但今不准进埔，而英国兵船扰衅，该船货物，其实不稳。并米国带了许多会单到粤，而英国等实欲以棉花等物转换会单，故米国船到尖沙嘴者，亦欲与他买卖货物，后到省城发卖，而转买茶丝等物回国也。”又谕“本非义律所能过问”之说，米利坚人无奉别国领事之令。又谕“义律至今尚称米国人一同在场，本大臣本部堂均未接据吐哪查禀，此一节关系紧要，亦应令其确切禀覆，以凭立案”等语，谨禀二位大人知之：七月十一日，领事在澳门得接余李二委员札一道，办理此事，领事即付信下尖沙嘴，查问米国船主等殴毙人之事，十五日即以回覆委员毙人命之事，是时本国人并无登岸，亦与本国人无涉，彼时委员察看，亦已知之。本国人并无滋事，闻之心亦甚安，谅亦不用再为禀覆矣。然天朝之恩，领事及米国商等深知之矣。谨此禀上钦差大臣，两广部堂二位大人案前。米利坚国领事吐哪。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洋商译呈英夷船主比地里禀　己亥八月廿四日

具禀人英吉利商船土林加沙尔船主比地里，由印度之孟买前来，恭禀钦差大臣林台前：远商仰慕大人公正廉明，自孟买装载棉花，于四月十一日到澳门洋面，即知大人禁绝鸦片，暂停外国贸易，因义律正在缴烟不能进口，直到省城正经贸易，以致亏折许多资本。远商思想鸦片一经全完，各夷人即可进口，迳到黄埔，被义律阻挡，仍不能进港生意。远商系由远道而来，费用多少银钱，又经历许多风波之险，缘义律主意要与大人定夺事情，致远商船只，尚在湾泊尖沙嘴，又亏折许多资本。第义律于今行为，并不是真心为大人办事。远商在尖沙嘴，接到大人示谕，原准湾泊在尖沙嘴正经买卖之货船进口贸易。现在远商船中实无鸦片，即船中管事水手人等，亦并不敢夹带鸦片，一心只做正经生意，时常小心，只能自己保自己。至同乡之人，尚有犯天朝法律，仍在洋面贩卖鸦片，不干远商之事。惟有仰恳大人恩准远商之船，平安进口，卸货买卖回帆。仍恳赏给有印谕帖，俾远商得以即照花旗进口章程至黄埔。为此伏乞大人恩准施行。道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夷国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由尖沙嘴比地里亲笔具。

钦差批：

查四月间缴完鸦片之时，早经本大臣示谕，各货船速即进口，只要不带鸦片，皆许照常贸易。不料义律将该货船阻留尖沙嘴，以致货物霉烂。本大臣与督部堂屡遣通事传谕开道，乃该夷等不知听信，甘为义律所愚，至今悔之，固已晚矣。昨据义律禀称，情愿取具各船不敢夹带鸦片切结，由伊加结送官听候搜查，本大臣已立定结式，颁发遵照。兹据禀：该船并无鸦片，恳求进口，应令照式具结，速由洋商禀送，立即引进黄埔验明贸易。再据禀：称该国之人，尚有犯法卖烟者，不干该夷之事等语，现在分别搜查，如获贩卖奸夷，即照新例正法，断不累及良夷也。结式并发。

附开结式

具切结英吉利国货船主、夷商、率伙计及雇佣人等今赴天朝大宪台前，结得本船装载，等货来广贸易，凛遵钦定新例，不敢夹带鸦片。倘查出本船有一两鸦片，愿将夹带之犯，听凭天朝官宪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若查无夹带鸦片，应求恩准照常进埔贸易。良歹分明，情甘帖服。所具切结是实。

道光　　年　　月　　日　　具切结英夷船主

夷商

澳同知抄呈义律遵谕查办说帖　己亥九月初二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昨已接奉大宪八月二十一日札文，敬请代行禀覆。窃远职欲管束本国船只，令其在此贸易者，不得夹带鸦片，复经严行查办矣。倘或怀疑有何船只，仍旧夹带，远职即将派令属官会同所委官宪，亲自上禀查验。设使查获，应将全货入官，并将该人驱逐，远职自不敢辩驳也。至所谕尚应写明字样，则祈请等候十二月间，才想可能奉到国主恩命也。若论结稿，远职自知英国与各国商人，于本年二月间，曾经写具甘

结，内称“以后不肯在粤稍为贩卖鸦片”等因，当经远职阅览之，甚获宽慰。除此具结，即经该商等，于二月终旬，由洋商呈送上宪外，远职并未闻知，另有何结稿也。现驱逐之十六人内有英人颠地、央顿、央马地臣、单耶厘、英记利士、衣庇厘六名，早已去者；现有化林治、打皮、土丹佛、加士四名，就要开行；其余尚未去者，请俟数日，才可报明开行日期。惟有轩拿厘、三孖地臣二人，并未贩卖鸦片者，复请大宪姑念其情也。其英国缴鸦片之空趸船，现有八只，尚未扬帆而去，其余皆已去矣。八船内有威臣、含架、刺结三只，未知开行日期；鸡船一只，七日内扬帆回去；利是船一只，已经卖与米利坚商人；土卒、佛兰、土巴马三只，皆已枯坏，请准在此折卖也。殴毙林维喜之凶手，尚未查出，远职自必仍行随时紧严查察也。至外国船上潜匿之汉人，本非远职所知，倘经有人潜匿，窃思该人既知严行查拿，早必逃走别去矣。盖英吉利国秉公操权，在普天下各国无能超之，而远职藉词与其权势相符者，并无意欲犯于天朝体制。且远职既写英国特派官员，敬请大宪谕内不要仍用轻慢字言也。特行奉知。上澳门军民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由　己亥九月初二日

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九月初二日，据署澳门同知蒋丞禀称“八月二十九日，接到义律说帖一纸于大宪，二十一日，饬谕各条虽经禀覆，而语意含混，反覆无常，除驳令明白禀覆外，谨黏说帖具禀请示”等情前来。本大臣本部堂查阅此次说帖，尚不及前次之明白，且前谕本系令其迳行禀覆，乃仍仅递该丞说帖，于所谕紧要各条，含糊搪塞，希冀拖延，该丞谓其反覆无常，实能洞见该夷肺腑。兹特将前谕条款，再行切实示明，限三日内自行禀覆。如再游移观望，或竟置若罔闻，即不能不声罪致讨矣。所有各条分列于后：

（一）具结一事，已据该领事禀请遵办，惟结内应写字样，前已明白谕知，兹据覆称所谕写明字样，请候至十二月间等语，旷日持久，难以准行。查该领事本请逐船搜查，今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通融办理。其情愿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未具结者，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其搜检之法，应令该夷商将本船货物尽行盘至剥船，委员将剥船货物与本船室舱，逐一搜验。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入官；果无鸦片，仍准贸易。其本船若愿进埔，即不必另议；倘不进埔，亦须照例丈量完纳船钞。其货物或亲押进口，或托付洋商，悉听该夷自择。若不照式具结，又不遵照起空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此次分别办理，实因各船耽搁日久，姑予格外通融。在义律既不为难，各夷商亦良歹分明，不致彼此牵累。至嗣后再来货船，不论此次曾否出结，曾否搜查，均须另行照式出结。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所有现遵新例核定结式，分写汉文夷字，颁发遵照，毋得参差。前谕所指结稿，该夷早有刊本，今照夷字抄录发阅。

（二）林维喜命案内行凶之水手，系在何船，本大臣本部堂早已查讯明确，一经提质，不难得实。前谕该领事限十日内送官，今所覆仍系空言，殊属有心延玩。惟念前数日在洋阻风，姑再展限十日。如再空言回覆，本大臣本部堂定即派遣舟师指明凶手所在之船，将其船主商伙水手人等全行提来审讯，仍只以正凶一名抵偿，余犯发还，不必与该领事再费

厝舌也。

（一）奉逐趸船十二只，除已开行四只，并鸡船一只七日内扬帆回去，又利是船一只据称已卖与米利坚外，所有土碎、弗兰、土巴罗三只，据称皆已枯坏，姑如所请，准其折卖。但须定以期限，速即估价出卖，不准藉延时日。至威臣、架剌、结含船三只据称未知开行日期，实属含混。著即上紧严催，并将开行日期切实声明。再律了米土一船，先既违例擅进澳门修理，屡逐不即开行，迨修竣后，复在尖沙伶仃大屿各洋游奕，该船并无载货贸易，明是营私，亦须一体逐回。如再抗违，即与逗留各空趸一并烧毁，人亦拿办。该领事暨船主等毋贻后悔。

（一）奉逐奸夷十六名，除据报颠地、央顿、央孖地臣、单耶厘、英记利士、衣庇厘六名，业已回去外，其化林治、打打皮、士丹佛、加士四名，止称就要开行，并未声明何日。至马文治、孖地信、意之皮一名，则称请俟数日才可报明开行日期，更属延宕。查马文治等三名，皆贩卖鸦片之尤著者，岂容再有观望？著即上紧速催即日回国，仍将开行日期确切禀报。又轩拿厘、三孖地臣二名，据称并未贩卖鸦片，复请大宪姑念其情等语。查三孖地臣乃查顿之甥，奏明奉旨驱逐，岂能姑容？惟轩拿厘一名，既据该领事屡称并未贩卖鸦片，姑如所请，暂免驱逐，仍听随时查看可也。再本大臣本部堂节次所谕，无非声明义理，训诲成全，有何轻慢？至该国比较别国权势如何，天朝不值过问，毋得率臆混陈。又谕。

会谕尖沙嘴英夷各船货具结进埔告示稿　己亥九月初二日

为晓谕事：照得本年英国来粤货船，久不进口，实屡累由自取。昨据义律以各船已无鸦片，禀请逐船搜查，并按名出结，皆系应办之事。兹本大臣本部堂倍加体恤，通融办理。其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若不具结，则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其搜检之法，应令该夷商将本船货物尽行盘至剥船，委员将剥船货物与本船空舱逐一搜验。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入官；果无鸦片，仍准照常贸易。其本船若愿进埔，即不必另议；倘不进埔，亦须照例丈量完纳船钞。其货物，或亲押进口，或托付洋商，悉听该夷自择。若不照式具结，又不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应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后，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至搜查之时，俱系官员亲身督验，断不至栽赃陷害，累及无辜。即命案亦已查明，责成义律止究正凶，于别船全无干涉。如此分别办理，实属格外通融。在义律既不为难，各夷商亦良歹分明，不致彼此牵累。嗣后来粤货船，不论此次曾否出结，曾否搜查，均须另行照式具结。所有结式已分写汉文夷字，发交义律转发遵照。凡各国货船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抗违逗留之船，即行烧毁。总之，本大臣本部堂千言万语，无非必要断绝鸦片，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此后尔等贩卖鸦片之念，直须永远断去。倘敢再图走私，定按新例正法。悔之何及！此谕之后，亦无再可谕矣。特示。

批大鹏营县禀义律呈递说帖恳求安尉由　己亥九月初三日

昨据澳门厅禀呈义律说帖，本大臣本部堂即已会同给谕，饬令逐一遵办矣。兹据会禀“义律复向该营县递字，求为出示安慰，并托引水代禀，以凶手查明，容当送出，空趸奸夷即日俱行，货船三五日亦即进口，但闻官宪预备火船，人心疑惑，求为示慰”等语，是该夷畏惧真情，业已溢于言表。要知水船之役，系因该夷船抗违法令，依旧图卖鸦片，只得烧毁其船，以除巨害。若该夷愿断鸦片，照式具结，并将货船即行进口，所谕交凶等事，俱能遵谕办理，本大臣本部堂仍当加以优待，岂忍玉石俱焚？昨已发给告示，制就高脚木牌，交该营目兵带赴尖沙嘴一带，分段竖插晓谕，该夷众自必共见共闻。兹义律既向该营县恳求，仰即查照本大臣本部堂昨日给示及现在批禀之意，明白出示晓谕，总令各夷船遵照现颁结式，出具不敢夹带鸦片切结，速即进口，断无他虑。若再迁延自误，仍敢玩法售私，则后患正不可测。祸福惟其自取天朝官宪并无成心。如此剀切谕知，众夷自当感悟。仍会督水陆兵勇，时刻严防。倘该夷假意恳求，暗图窥伺，即须制其死命，不可稍失机宜。并确查义律何时赴澳，空趸何时开行，凶夷何时交出，并各货船果拟何日进口，据实禀覆察夺仍候云云。

附录义律说帖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现在远职欲求承平，业经禀奉大宪谕示，望可早日办事善妥。惟今有等多传讹语者，致使人心疑惑，是以谨请贵员出示安慰，俾免不幸。特此敬字奉知，并候福安无既。上大鹏参将大老爷、新安县令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会扎广州府传谕吐哪查报买受空趸由　己亥九月初六日

谕广州府知悉：据该府禀送咪唎坚国领事吐哪夷禀一件，内称米国商等可保无一人在广东卖鸦片，今尚有一空趸，系前在虎门已缴过鸦片，名“活庇力”，今装货已进黄埔，将来装出口货物，即行回国，口外并无空趸逗留等语。查“活庇力”一船，系于八月初八日装载棉花进埔，而从前该国缴土趸船内，查无“活庇力”之名，想因该船从前趸贮鸦片，自知羞耻，此次另改船名装货，亦未可定。自应着令吐哪，将现在装载棉花进埔之活庇力一船，实系从前某名趸船所改，据实禀覆，以凭查验。又据澳门同知禀据义律呈递说帖云称，英吉利国缴烟唎是空趸乙只，已转卖与米利坚国夷商等情，是否实有其事，抑因严逐空趸之际，饰词图缓，均须确查下落。昨据大鹏营禀开，尖沙嘴停泊船单，八月二十九日，利是之船尚在该处，如已卖与米夷，何得不行移开，而仍与英夷聚泊一处，是何道理？亦应着令吐哪速即查明。如果米利坚国夷商，实有向英夷买受唎是空趸情事，即将买受之夷商是何姓名、何日过交、将船改作何名、作何使用，逐一禀明。一面速催该船另行移开，不得与英吉利各船同泊尖沙嘴，致有不测之患。倘米夷并未买受唎是之船，亦即据实禀覆，以凭核夺。再米唎坚新到货船，每有先往尖沙嘴者，前据吐哪禀覆，因有转换会单等事，本大臣本部堂亦姑予原情，乃近日又有孖顿、力活二船，竟不报明装载何货，亦赶彼处同泊，其为空船可知。顷据香山协禀报，力活一船已载棉花进口，其孖顿尚未报离

该处，若因英夷货船，被义律揹阻，不准进口，该米夷私行代运，尚在情理之中；倘竟代送鸦片，则天朝新例，要将夹带之犯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该国夷商均有身家性命，速宜自为保卫，何必暗与英夷勾结？且英夷聚泊尖沙嘴之船，如再查有偷卖鸦片，即令师船带领火船前往烧焚，若米国夷船不知避开，势必玉石俱焚，后悔无及。应着令吐哪速催孖顿之船，克日离开。嗣后米国再有来船，不准抛泊尖沙嘴。若再玩违，是甘与英夷合船同归一炬，该夷自取戮辱，毋谓言之不早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府即便转谕吐哪凛遵办理，仍将遵办情形，即速禀覆，毋得违延。特谕。

附录吐哪禀覆

具禀人米利坚国领事吐哪，现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林兵部尚书、两广部堂邓二位大人谕帖三道，八月初八日得接一道，初九日一道，初十日一道。兹禀覆二位大人知之：前一船名活庇力者，其先在虎门之时所改换也，其先船主已回国矣，未知其名或希坚波顿，或别文，其二人亦已回国矣。又义律禀称，英国有二船卖与米国商者，实是有其事。今该船财物悉是米国商矣。

一船前名吗米，即利是，船主名和利士，令将改名阑道，船主名花近，是卖与也里那商，八月二十二日过交的，待装载货物后，必进埔。

一船前名靴桥利，船主名怕利，今未知改为何名，因无信来，天色不好故也。该船是卖与料土商，该商本望本月初五日过交，而初八日夜装载货物后，进黄埔。

今即将船名及船主名，谨禀二位大人安启，得知该船等悉遵法贸易也。

又孖顿之船，该船代办说，已在尖沙嘴满载货物，将进埔矣。今尚未离该处者，却为天色不好故也。又力活之船，今已在黄埔矣。米国船并非因有别事抛泊尖沙嘴者，若到上货不过一时而已，若抛泊在该处，或因天色不好，或因有别样紧要故也。初十日领事一接到谕帖后，即问该波厘、赞文二船代办，因何入尖沙嘴之故。该波厘、赞文二船代办说，予已责令该船，不许入尖沙嘴抛泊。该波厘后有信回说，因初八日外洋风大，不敢前进，是以入尖沙嘴避泊倘。一风静，迅即扬帆去矣。该赞文代办说，赞文字号仝有二船，其现入尖沙嘴者，本欲待其第二船来，因其第二船亦将近到矣。该船尚有会单，并欲将会单给与来船，俾得到省多买茶丝等物也。谨禀二位大人案前，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澳同知译呈英夷船主弯喇请牌进埔说帖　九月初七日到

孟买港脚船名葛船主弯喇，装有棉花纱藤胡椒等货外，船上水手一百名，大炮八口，于本年八月初五日自孟买开行，于十月十一日到大澳。今求牌进黄埔卸货，并买货物回去。除此货物之外，船中并无鸦片及违禁货物。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夷国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弯喇。

澳同知抄来义律接札说帖　己亥九月初七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窃于八月二十五日奉到贵员转发大宪札文，即经查办，已于二十八日咨覆，祈为代禀。去后于二十九日，据引水呈到贵员札文一件，催来咨覆，旋于九月初三日，复已接到八月二十九日札文一件，即应据实咨明也。其所指说奉逐未去之商

人衣底厘一名，曾于四月终旬带同家眷下船回去；失孖地臣一名，经于五月十五日下船回去；央顿一名，经于七月初十日下船，于七月终旬扬帆去矣；所指已去之记连一名，系米利坚商人，原非远职所管，其已未开行，又非远职应知，是以并未谕及。除英人已去者六名，及日前报明即去者四人外，现有孖地信、衣之皮、三孖地臣、马文治四人，据称皆要即日开行，现在俱各办清事理，俾能早去也。其未去之空窟，除前次分别报明要去、要卖、已卖者外，现有威臣船一只，亦曾卖与米利坚商人。所指称未去之厘船、治蔑时船、卑力治船，柯剌船，皆已不在此久矣。至此次报称要去，与同日前叙明将去之商人，共八名，皆不欲先到澳门，即愿在此驾船开行。既然如此，远职望可毋庸拦阻。各商回至澳门，即可准其居住，则俾远职赶紧办明各事，致使遵照常作正经买卖，无不善妥矣。特此，奉送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吕宋夷人哥耶拿初次递禀　己亥九月初七日到

吕宋商人哥耶拿，谨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禀恳查究送回事：窃商来自本国，在澳贸易，现经有本国两桅船一只，系澳门关额数之第四者，曾由吕宋商友托本商经纪办船各事，经于本年六月内，按例在澳门口内纳给钞银清数矣。但于八月初五日，在十字门停泊时，忽被官船放火焚烧，船货均丧。伏思大人访知，不忍冤枉，定要眷顾，谕令填补，则此情尚毋庸挂虑。奈有一件，未免忧闷，即该船上梢人等本共二十六名，其中五人，现在不见。伊自烧船以后，不知所往，或被捉拿解去，或被毙死，皆未得知也。忖思该船系托商办理众事，该梢人倘不回，则在本个伊之父母家眷，惟有向本商问及也。是以小商不见此人，未能久当重责。全赖大人恩准保佑，谕令查察此无辜之人，现在何处，饬即将伊等送回，俾可返棹，安慰父母之心，则感戴靡既矣。缘此，谨禀赴钦差督大人台前，察夺施行。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禀。

计开不见梢人之名：费地里哥伊米呢、阿古士颠梵细哥、呢哥剌呵古士颠、细法里阿访细哥、伊挪先、罗沙料。

洋商译呈英夷弯喇船遵例不敢夹带鸦片结　己亥九月初八日

具甘结夷人弯喇担，乃麻士葛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纱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凛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天朝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船主弯喇，船名担麻士葛，伙长占士希尔墨，雇佣一百人。

英夷义律遵谕禀　己亥九月初八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于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奉到初二日钧谕，情节已悉。此次所谕办理各事，远职皆已洞晓，似不难循照，即

行善妥办明。至查获殴毙林维喜之凶手，只得如先再禀定，随时加心搜缉，一经查获，自应禀明大宪，并行提究也。兹远职意想于初九日赴澳，就得与官宪逐条会议，诸事定妥。至奉查各商人空趸开行日期，昨已按名陈明澳门府丞，请为代禀。其轩拿厘一名，恭蒙一秉大公，姑准留居，不胜感戴矣。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九月日禀。

澳同知抄呈义律遵办各缘由说帖　己亥九月初八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窃将奉照宪谕查办事理咨明，祈为代禀。其奉逐之英商，除早已去者颠地、央顿、央孖地臣、单耶厘、英记利士、衣庇厘六名外，现有意之皮一名，驾空趸鸡船本日开行；孖地信、三孖地臣二名，驾弗厘渣货船，打打披、马文冶二名，驾必治货船，俱要旬内开行；尚有化林治、加士二名，亦要早日回去，但未报明船名；又有轩拿厘一名，总未贩卖鸦片，所有运到正项货物，并无伙伴商友，可以托请代销，倘务令回，必致无辜之人大亏血本。窃思大宪不忍冤枉，是以先经请禀，姑念难情，俯准仍留居，而尚未蒙奉宪批准照所请也。其英国船中已缴鸦片之空趸各一只，除日前陈明已去者外，现有卖与米利坚者利是、威臣二船，另有鸡船、含船二只，皆已枯坏，求请在此卖折。又有架剌结船一只，可能即日开行，乃有正经商人数名，既不准留澳门，已驾该船暂居，现请搬回澳门馆内居住，该船即得扬帆就去也。至违禁贩卖之弊，远职曾于去年十一月间禀称，本国主不肯轻恕，更有忧虑负抱不平等因，此情既实，复经于本年四月自省到澳时，禀请妥议，求绝此弊，又敬八月十七日已经陈明如何取结，俾可分别正经贸易，尽绝违禁私贩者。如可蒙准循照所请，致令正经贸易者，得以销售货物，不被牟利妄行私贩之人所累，则思远职由本国奉派管理所办，可望统遵有责，奈各散商倘准私自分别禀请，如何办理，恐不免混沌无常，而远职亦不能为责也。谨此，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会札澳同知转谕委黎多批驳哥耶拿夷禀由　己亥九月十一日

谕澳门同知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知悉：九月初七日，据广州府转据洋商伍绍荣等呈递吕宋国夷人哥耶拿夷禀一件，据称有两桅船一只，系澳门额船之第四号，于八月初五日在十字门停泊，忽遇官船放火焚烧，船上梢人五名，不知所往，求将伊等送回等情。本大臣本部堂接阅之下，不胜诧异！查八月初五日，舟师在洋查拿鸦片，只据禀报，将屡逐不去仍卖烟土之港脚丹时那空趸一船，放火烧毁，除水手俱逃上岸外，拿获伙长雇工夷人各一名，此外并无焚毁别船之事。缘丹时那趸船，系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五日来粤，以囤贮鸦片，在洋售私为事，每年叠经移泊零丁、磨刀、尖沙嘴、九洲等洋，屡逐不去，文武各衙门皆有报案。迨本大臣到粤谕令各趸船呈缴烟土，该船于本年三月初四日，由九州驶赴沙角，将烟土缴清，共计二百二十九箱，给予印照，写明丹时那船名及缴烟数目，经该船收去为凭。嗣于三月十一日，仍由沙角驶回九州抛泊。复经本大臣本部堂会同示谕，凡缴清鸦片趸船，已免已往之罪，速即驱逐回国，如敢任意逗留，仍图潜卖鸦片，人则拿获审明正法，船即放火焚烧。讵丹时那空趸抗违不遵，后于七月二十九日，由鸡颈移泊潭仔，经

澳门同知香山营县节次禀报，均属相符。是该船之式样旗号，不但引水人等无不周知，即丹师亦皆尽识，非别船所得而混。旋据香山右营守备黄琮等禀称，八月初五日寅刻，驶到潭仔洋面，侦见虾荷小艇靠拢夷船一只，搬运烟土，经引水认明，即系屡逐不去之丹时那趸船，当即上前查拿，该趸船水手人等即先跳入小艇，装载烟土，飞桨逃窜，其在船夷人正欲开炮，经兵勇向前拦捕，亦皆凫水登岸脱逃，只获伙长一名，工人一名，解辕审办。该趸船现虽空载，仍恐其再装鸦片，是以放火烧毁除害各等情前来。随提伙长非地利国思而呢，手水烟奴星数二名，委员审讯。据供：系吕宋国人，该国船主米巴音奴，于本年七月内，向英夷承买丹时那趸船，雇该夷等在船作伙长水手，因船价尚未交清，未换旗号，其船内，有无旧船主寄存鸦片，伊不知情等语。当查思面呢等所供丹时那趸船于七月内转卖别夷，恐系捏饰避说，本难凭信。即使所供属实，而舟师只能知其为丹时那趸船，又安能知其转卖？且既偷售鸦片，理宜焚烧除害，如果有人新买此船，正须严切追究，如何与丹时那私相授受？若系伙买鸦片，即应照天朝新例，一并重办。乃思面呢所供新买之人，既系米巴音奴，而现在递禀之人，又名哥耶拿，是其辗转冒认，实属愈出愈歧，即如禀内妄指被烧之船，为澳额之第四号，查西夷第四号额船，先据澳门同知报明，于六月十八日，装载棉布土碗等货，前往小吕宋贸易，并未据报回澳，何以忽能泊在十字门？其为捏词冒认，已属显然。且澳船若由小吕宋回来，必应载有货物，断无放空来澳之理。况澳额之船，例准直进澳内，该船既由小吕宋而回，何以又不进澳？种种悖谬，断无是理。总之，思面呢等所供米巴音奴新买丹时那之船，其虚实虽不可定，而尚在情理之中。若歌耶拿所禀被烧之船，为澳内第四号额船，则出情理之外，万难任其欺冒。此次烧毁丹时那趸船，情真罪当，其船内水梢人等，或先驾小艇飞桨逃窜，或凫水脱逃，尽行登岸，所获伙长工人二名，澳门内外人人共见。该舟师奉令查拿，除获犯之外，并不肯伤损一人。乃思面呢等供情尚在密查究办，而哥耶拿夷胆敢插身扛帮，且捏称不见梢人，意谓登岸之人，无凭指证，乃欲捏此为题，希图狡混。岂知华夷千耳万目，均已昭彰，该船固已禁烧无存，而船内之人，则一一皆有下落，岂能以此架耸？是哥耶拿平日显系与英夷趸船合伙贩烟，今因空趸被烧，辄敢变易船名，冒充澳额，蒙混抵赖。不知该夷于贩卖鸦片之趸船插身承认，是已甘踩重罪，纵极多方饰辩，实属欲盖弥彰也。合亟谕饬。谕到，该署丞即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将该夷哥耶拿交出，解至虎门行辕，以凭提同现犯，复加严讯，从重究办。此系该夷自取败露，非本大臣本部堂有意搜求也。特谕。

枇余守到澳会饬洋商转谕义律遵式具结禀由

己亥九月十四日

查前据蒋署丞转呈义律说帖，原称各行各船，均令出结，始准贸易，并令各船听候查搜。查本大臣与督部堂优加体恤，谕令遵式具结之船即许免搜，其未出结者，念其此次停留日久，若搜检实无鸦片，亦准一体贸易，嗣后来船，总须概照结式办理。迳谕义律去后，旋有弯喇一船，首先遵式具结，即于九月初九日引进黄埔，何等直爽！何等体面！兹据禀称，义律仍愿听候盘验等情，查该夷货船一只，总须小船五六十只，方能盘空，其逐件货物，或打铁钎，或须解捆，既听盘验，即当逐一细定章程，不得稍予含混。如有抛撒狼籍，风浪漂失，亦系该夷自取，官宪不能为之兼顾。此等有损无益之处，应于目下先行

谕明。在义律本无货物在船，或仍执其偏见，而各夷商有关血本，利害切身，如果并无夹带鸦片，又何惮而不照式具结，免此盘搜之苦。况明有弯喇式样，其船主货主，平日系何等人，众夷岂不知悉？伊既首先遵式具结，断无众夷转有不为之理，如义律胆敢从中把持播弄，以图遂其私心，自当严拿惩办，不能再予姑容也。至命案凶犯，前据义律称拘五人，已经本大臣奏闻，总在此五人中审一正犯抵命，应催令将五人送出听审。若义律私将此五人释放，即将义律拿究。仰即谕知懔遵，仍候。云云。

附录义律递澳丞说帖

英国领事义律，昨奉大宪谕示，付来结式一纸，如不照式具结，即令各船赴沙角搜检等因，惟远职已禀明本国大臣转奏国主，尚未奉到批谕，总不敢准令照式具结。现应遵照大宪谕示，使令各船前往听候搜查，极为善委也。

批余守等会饬洋商暨丹牙厘等开导众夷禀由

己亥九月十六日

连接十四十五两日叠禀，情形俱悉。此次义律与众夷到澳会议，经洋商等将盘剥之艰难，货物之糟蹋，详悉开导，无非推诚相待，欲其受益而不受亏，且有首先具结进船之丹牙厘从旁劝说，该夷众岂有不听之理！只因义律把持阻挠，众夷中之夹带鸦片者遂与之附和，其愚昧无知者亦被义律危词恫吓，不敢有违。独不思本大臣前次告示，已与言明，嗣后货船总须照式具结，若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遗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等语，试问该夷等欲作长久买卖乎？仰但求此次盘验，而后来竟不作买卖乎？且独不思丹牙厘曾为公司四班，岂其位分声望尚不及义律？何以该夷等不从丹牙厘出结，而甘听义律把持乎？夫死罪之设，乃专为带鸦片之夷人言之，若果不带鸦片，即结上有正法之言，而其人不干正法之罪，有何亏损？若盘验货物，则抛撒漂没，损失甚大，为良夷者自必愿结而不愿盘。惟图卖鸦片之奸夷，则恐犯重罪，不敢照式出结。此即良歹之所以分也。本大臣访闻近日尖沙嘴各船，纷纷散遣三板，装载鸦片，偷赴东西两路售私，如西路广海报有夷船四只，东路平海报有夷船三只，俱经该处师船追捕，始行逃去。此外，自必更有续报者，是奸夷见有许其搜查之谕，遂将船内鸦片，移装三板，流毒于东西各路，即与在尖沙嘴卖烟何异乎！如不照式具结，但听搜查，不但现在船上搜有鸦片，应将夹带之人正法，即或另装三板，将鸦片运赴内地东西各路觅售，一经拿获，查系何夷所带，仍将该夷正法，不得以本船曾经搜过为词，妄希宽贷也。该牧等即将此层严切晓示，仍察看众夷如何禀覆。若夷商情愿遵谕办理，而义律依然阻挠，定须将义律即行拿解本大臣行辕，听候严办，毋得将就姑容。切切！仍候。云云。

批余牧等会禀英夷货船请照候验由　己亥九月十七日

查此次特委该牧等到澳会议，原因英夷弯喇货船业经遵式具结，已有现成榜样，而义律请具之结已云，“带鸦片者船货没官”只少“人即正法”字样，是以委令公同开导，务使合归一辙。今阅来禀，非但不能令其遵式具结，甚且将义律已经禀明船货入官一语，几欲听其吹散，是诚何心？即如禀内所称船上水梢人等，一时查察未周，或夹带一个半个之

语，明系奸夷贪心不死，借此生根，为后来走私地步，虽孩童尚知其诈，无难据理驳斥，岂老于事者反信其言耶？此次到澳夷商不过数人，即使各怀其私，一时难于理谕，亦只宜据情禀请核示，岂有即谕以请照之理？况本大臣于九月十二日来禀已批明：盘验章程应须逐一细定，不得稍有含混，即谓先有准其搜查之语，亦当再令洋商与各夷商仔细核议，每日调验几船，每一大船盘小船若干只，验过货物作何安置，计至若干日始得验完，凡一切亏损情形，须与一一算明，始免后来藉口。若如来禀，赶紧请照，此言一出，何船不愿来请？设使四十余船各持一照争先进口，试问如何查法？况威远附近之亚娘鞋洋面，直在排炼之前，岂容该夷多船在此久碇该？牧与该署丞等平日皆称晓事之员，初不料其措置乖方，一至于此，令人不胜慨叹！且更以此事原委言之，自八月十三日初次传谕，即以缴烟、交凶、遣回空趸奸夷三事，胪列在前。其于进船一节，谕内原云，前三条逐一遵办，不难酌予恩施。试问此次前三条曾否办妥？即谓烟土已无可缴，奸夷空趸正在遣回，而最要之命案正凶，何竟置之不问乎？若该夷果遵式具结，尚可容其次第办理，今乃大谬不然，如何便许给照？况九月初二日之谕帖告示，皆云，此次因各船耽搁日久，姑予格外通融，嗣后来船均须另行照式具结，若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等语，若如现在夷商所称。则是随后亦皆不愿具结，意在仍卖鸦片，又安用此次之搜查为耶？至夷商家眷动即纷纷来澳，当此事局涣散之际，岂宜将就姑容？仰即会同香山协暨委员李倅认真驱逐，并谕令西夷一体催撵出澳，毋得容留。其此次不具结之货船，亦须遵照前谕，诘以下次是否遵式具结，令其分别立据。愿具结者，此次许其候查，若下次亦不愿具结，则不如此次回去，勒令三日内即行，毋许徘徊观望。该署丞不得擅行给照。其命案凶犯，遵照前批，责令义律先将所拘五人送审，若仍抗违延缓，只得移会水师提督，率带师船火船，与各口岸所驻之陆路官兵，会拿凶夷，务获审办。并将各船内窝藏汉奸，逐一搜缉，俟其慑服，然后再议盘验进口章程。本大臣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萌孽。若该牧等不知共体此心，力图挽救，则亦咎由自取已耳。

批驳余牧等会禀英夷货船听候请照开盘由

己亥九月十八日

此次该牧等承办夷务，疏率不合之处，已于前禀缕晰批明矣。兹阅来禀并抄呈两次说帖札付，仍云虽据各夷商情愿盘验，惟未据呈请给照等语，愈不可解。查盘验一层，本系义律代众夷禀请之事，因本大臣原谕责令缴烟，伊等以船内现无一两鸦片，听凭官宪搜查。此系义律八月十七日呈递蒋署丞说帖，经该署丞转禀请示者。岂竟忘却前词，至今日而始知其情愿耶？不然，搜查二字，明是下策，何以来禀反作欣幸语气，而一再申言之乎？在义律前递该署丞说帖，原使各夷船遍行具结，由伊加结之后，再听搜查，第少“人即正法”一语耳。本大臣与督部堂推诚相待，许以果能照式具结，即不必搜查，所以引之于直截之途，结之以信义之重。乃该夷不知好丑，转舍易而就难，甚且以水手夹带为词，豫留走私地步。则搜查更须万分严紧，必得正法一二，始可以儆其余。岂容不定章程，遽催请照？试问该夷等，被义律阻挡，不令进口，已越半年，货物大都霉烂，而尚不知怨其亟图就我范围，似此刁狡存心，更何须代伊著急乎？且请照系指原船进口而言，究竟此次盘验之后，原船果否进口，各夷商与义律曾否议归一辙，而该牧等始终不问，何其疏耶？

查近来尖沙嘴各船之货，暗交花旗代运，进口者已不知凡几。既须搜检，应先截住花旗，不许代运。已于另禀批明。此外，应入章程条款，正复不少，岂容率混？本大臣约计搜清一船，即须五日，以四十船为断，须二百日始能搜完。其未完以前，英夷家眷人口，不能准令回澳，并接济仍须严断，更何论买办工人？惟遵式具结，则一切无不照常。如弯喇一船，既进埔，而货商丹牙厘，亦先给牌进省，成式具在，何难遵照而行？况本大臣前两次批禀，尚有逐层指示之语。何亦置若罔闻耶？仰即明白禀覆，并遵前批，将陆续来澳英夷，严行驱逐，若具结未定，总不准姑容。此次夷务，非寻常之比，如仍办理不善，责有攸归，毋谓言之不早也。

批余牧等会禀英夷先拟六船请照候查由　己亥九月廿日

连接三次会禀，委员以销差为亟，该厅以请照为亟，英夷以回澳为亟，而本大臣则首以具结为亟。如不能谕令照式出结，则三者皆不得行。且如该厅昨禀给照之科光，本日船至龙穴，经本大臣咨请水师提督派遣将备往谕，既已遵式送结前来。可见夷人非不可教诲，只视晓谕者之著力否耳。至英夷不准遽行回澳，已经叠次批檄，催令速行驱逐，何得尚为禀请。据称，英夷等佥云，各事现已遵办，试问结已出乎？凶已交乎？余事更勿论矣！仰速严行驱逐，毋得再任留连，并干重咎。

会谕广州府转饬吐哪查覆买受空趸并遵式具结由
己亥九月廿日

谕广州府知悉：前据该府转据洋商呈递米利坚领事吐夷哪禀一件，本大臣本部堂公同披阅，据称“活庇力船名，系先在虎门改换，其船主——或希坚波顿或波文——亦已回国”等语。查前在虎门缴土各趸船内，并无希波顿等名目，究竟该夷所称之活庇力一船，原先是何船名，其船现在黄埔，断无不能查知之理。兹将缴土各趸船原名，统开一单，应令吐哪确切指认，据实禀覆。又据称买受英吉利空趸船只，实有其事，并据该洋商于抄禀内加粘旁签，知该夷所买系利是、威臣二船。正在批示间，接据澳门同知禀称，有米利坚船主科光称说，伊国坐地夷商多厘那将利是船买受，现在售得港脚北见船之棉花等货，请照进埔贸易等情。核其情词，殊多率混，难以准行。查本年收缴烟土之后，各国货船本皆饬照新例，具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即没官”字样。旋因花旗货船于五月初一日首先进口，彼时新例条款尚未领到，结内字样，稍近浑涵。续到各船，遂尔相沿未改。今已奉到新例，内云“凡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立埔，船货尽行没官”等语，以后俱应照式缮写。现有港脚之船主弯喇、货主丹牙厘，即照此式写明进埔。正足以见其正经贸易，坦白明心，是以倍加优待。试思港脚既已如式具结，而花旗之结尚未如式，何足以示公平？嗣后花旗来船，皆须令其照式具结，方准进埔。且此次所买之船，即是港脚原先之空趸，而所运之货亦即港脚过载之棉花，若不如式出结，尤难许其入口。况港脚货船，现据该领事义律请官盘验，必应先令截清界限，不许花旗代运英夷之货，蒙混进埔，以归核实，而昭公允。如花旗与港脚两处夷人，先已兑买交货，亦须令其照式具结，方准进埔。所有多厘那售得北见棉花货船，即照此例办理。嗣后凡不如式之

结，一概不准进口。须知本年米利坚国来船，因英夷船未进口，遂得独收厚利，已数倍于往年。可见遵奉法度，只有便宜，断无吃亏之理。此后更当感恩畏法，遵令而行，不得别逞私心，有违法度，致干重谴。合亟谕饬。谕到，该府即将发来结式，传谕该领事吐哪，转谕各夷商，嗣后遇有夷船进口，务须照式具结辨理。并将遵办缘由，先行禀覆察核。所有单开缴土各趸船，饬令该领事吐哪，确切指认活庇力船系属何只改换，据实禀覆核办，速速！特谕。

附录吐哪禀

具禀米利坚领事吐哪，现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林，兵部尚书、两广部堂邓二位大人谕，及结式趸船名单，一切知悉。现查明趸船船主名别文，随后进口，换过船主，名活庇力。至奉谕帖，趸船内并无波文，此波文音与别文相同，领事想带水将别文之名报错或别文不将实名报明。至两月前已开行之别文船，系从前活庇力船之船主，他在后往别船造船主，故此两月前有别文船开行。今活庇力数日前置货开行回国，又买受英吉利空船二只，一改名科光，一改名铎辣。兹已将发来结式传谕各商矣。谨此禀上二位大人案前。

会批：

据禀已悉，所称奉发结式，已传谕各商遵照，足见明白义理，恪守法度，自可长享贸易之利，毫无危险之虞。即如已经具结进埔之该国科光船、港脚弯喇船、喘国呵船、弗兰西谷船与尚未进埔之当郎、铎辣二船，均已妥为保护。此外，各国货船，凡有遵式具结者，皆当一视同仁，保其进口出口平安妥当。若不具结，即驱逐回国，不任逗留也。

会谕义律饬交凶夷并遵式具结由　己亥九月廿一日

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九月初八日，据该领事禀称，谕办各事，皆已洞晓，不难循照即行，善妥办明。至殴毙林维喜之凶手，一经查获，自应禀明提究。兹于初九日赴澳，逐条会议等语。本大臣本部堂以为此次必能遵谕妥办，且该领事前递结式，大致已属不差，只须添入数字，便称如式。况有该国船主弯喇、货主丹呀厘已出之结，式样分明，毫无为难之处，更易谕知各夷商遵照。讵意该领事仍不谕令遵具妥结，仅云听候盘查。独不思盘查之请，该领事于一月以前，即已列入条款，且据称“各船均令出结，始准贸易，仍听搜查”等语。若本大臣本部堂不必酌商结式，则彼时即可准行，又何必屡次给谕，多方开导乎？诚以该国货船，先前被尔阻挡，躯搁半年，今再按船盘空查验，每一大船，非五六十只西瓜扁不能盘尽，而内河现存西瓜扁不过数十只，往来盘运，至速亦须五日始能盘尽一船，以四十船计之，须二百日，方可查毕，各夷商果能等至二百日后贸易乎？各夷眷果能等至二百日后回澳乎？此一难也；盘验不得不认真，无论粗细货物，总须解捆点数，即极笨重者，亦须打入铁钎，以验其中有无烟土，而打钎则不能无糟蹋，解捆则不能无抛撒，加以海潮荡漾，风泛不常，货物漂没，事所常有，此二难也；既验之后，剥船装载人口，一船至少亦须两人押送，一大船分为剥船五六十只，则押送约须百人，该夷船均能有此多人否？若无押送之人，即难保不失落物件，中国官宪无从代为追取，彼时饶舌无益，且剥船到埔到省，货物交付别人，不能自主，此三难也；本大臣本部堂爱惜诸夷，不

欲为此亏损，是以酌筹办法，示以遵式具结者，即予免查，是引之于简便之途，而示之以信义之重，此心直可以对诸夷矣。乃该夷仍不明白，甘受搜检之烦，推其愚昧想头，不过以“人即正法”字样为不好看。独不思所谓正法者，乃专指夹带鸦片之人言之，果不夹带即照式出结，有何妨碍？如丹牙厘具结进埔，便已开舱贸易，即米夷承买利是趸船，并买港脚北见船内棉花，载到穿鼻洋面，昨亦遵式具结进埔，不必搜查，岂不直截体面！其不愿遵照结式者，明系仍欲售私，此心大不可问。独不思查出鸦片，岂能幸逃显戮乎？且不特此地，近日尖沙嘴夷船，每将鸦片装载三板，私赴东西两路偷售，是与在中路卖烟何异？此次查办之法，不但船上搜有鸦片，便将夹带之人正法，即另装三板将鸦片运赴东西各路觅售，一经获拿，查系何夷所带，仍将该夷正法，虽不照式具结，而依法办罪则一也。该夷等更何用其趋避乎？前日该领事添约夷商数人到澳会议，似系因此数人尚知事体，故与相商。乃闻伊等胆敢把持，即先违抗并抑勒各小商，不使出结，尤为可恶。如此刁顽挟制，其为卖鸦片之奸夷无疑。本大臣本部堂先前尚拟通融，今既知有此情，断不能容其抗玩，所有到澳主议不愿具结之夷商，应俱不准贸易，勒令开船回国。须知天朝准尔贸易，原系柔远之道，如不恪遵法度，何难绝尔通商。至前次驱逐该夷出澳，禁止接济，原云俟其交出命案凶夷，一切悉遵法度，方许回澳。今不但凶夷未交，即具结一事，尚且如此抗违，而该夷人纷纷回澳，并带家眷同来，岂能容其居住。已饬该处文武严行驱逐，并于关闸等处，俱派官兵驻扎，如再延不出澳，定即围拿矣。再现据新宁县禀报，八月十九日，有大小夷船四只，在广海白石角洋面，枪毙无辜民人李象先一名抛尸落海，复持刀过船，砍伤无辜民人朱洪恩等三名，割去七人发辫，经师船追至，该夷船向东逃出外洋，仍回尖沙嘴等情，更堪诧异！广海洋面，并不通番贸易，该夷已不应到，何况白日杀人，一死三伤，割去七人发辫，不法至此，更何可容！应着该领事查明窜赴广海之大小四船，系何船名，杀伤华民之夷人，系何姓名，据实禀覆，以凭惩办。又西路琼州洋面，拿获贩卖鸦片之夷人吐门等三名，据供“系船主巴厘遣衣土、坚驾两枝桅船，往西路不知名洋面，运烟二十余箱，与必历船，取回银八箱，船上还有烟八十箱，经师船追拿逃去”等供。查巴厘是威臣船主，实为卖烟之首，应着该领事送出质审。其余汉奸在夷船者，现在愈访愈多，前经谕令送出，而该领事不以为意。大抵该夷非善言所能感化，本大臣本部堂惟有派令师船，赴尖沙嘴围拿各凶犯、烟犯及藏匿夷商之汉奸。用特明白谕知，以便防备。本大臣本部堂办事正大光明，并不肯出事不意也。特谕。

附录义律禀覆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禀覆事。兹于本月二十二日，奉到二十一日钧谕，已悉。所指沿海肆行之情，使远职忧闷羞耻不胜。故此声明至再至三，我英吉利国家，断不狥庇本国人民，行此等鄙陋恶弊。且远职专务禁止管内人等妄行，如有说远职狥纵丑行者，其言甚为假讹。至于谕内所指之凶情已成，在远职管外，其缘由远职原总不知也。其此外，所有谕内各件，先经逐一敬禀矣。特此，谨禀赴钦差总督大人台前，查核施行。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禀。

批余牧等会禀奉驳饬令英夷照式具结由
己亥九月廿一日

查阅抄录札稿，甚为明晰。“弯刺船主、货主，岂非亦英国之人”，此二语最为破的，但必须一力坚持此意，万不可再有二三，乃为尽心无忝。如禀内所述夷人口称，二月中即奉传谕具结一节，查彼时该夷本具夷字结稿，若非委员松劲，该夷何敢收回？近日业经本大臣查知原稿，译出汉文，众皆寓目，尚可复踵前辙乎？又据称尖沙嘴货船集议签名，不令一船私自具结，更堪骇异。天朝法度森严，本大臣肃将天威而来，若号令所出，伊等皆可集议抗违，本大臣只得待罪阙廷，尚复何颜驻此？设使伊等议定必要再卖鸦片，亦遂莫可如何乎？先前无此集议，尚可格外通融，今既据禀前情，万勿游移两可。此等奸夷聚抗，意欲任其所为，速须严行驱逐，不许逗留。我天朝四夷咸宾，并不少此英吉利一国，与其仍留鸩毒，何如断绝通商。若本大臣不能令其具结，竟听贸易，则直夷人之不如，不敢再言国事。所有在事印委人员。愿与本大臣同心，则此后定以取结为事，不结不已。如其知难而退，则亦听之。毋得信恫吓之词，生模棱之见，致干失机误事重咎。慎之！

批余牧等禀呈洋商劝夷人节略并义律说帖由
己亥九月廿二日

查阅批录札稿，尚属明晰。其另录洋商劝导夷商节略，则皆教猱升木之语，如此劝导，何如不劝之为愈乎！即如所述夷商口称，遵奉告示，有何不是等语，查告示起首便云，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试问伊等已遵否乎？后云，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等语，何等结实！即使夷人不晓文义，岂洋商亦不知解说？乃舍此不言，而专举中间格外通融之一段，故借夷人之口，反唇相稽，岂本大臣于此等狡狯笔墨，尚看不出耶？即谓具结与搜查两条，均为示内所有，而发端归宿，宾主早已分明，果使半请搜查，半请具结，或尚并行不悖，仍全然抹煞正意，专辟旁门，喧夺嚣凌，尚得谓其遵奉告示乎？至禀知该国王一语，原系义律谎词，本大臣早经指破，何谓前信今疑？试思该国商船奉该国王给照经商，即是凭据，岂有船照不算，另行待谕之理？丹牙厘曾为公司新从夷国而来，岂反不知情事，而集议抗违之奸夷，转欲治出结者之不是，有是理耶？且义律前递该厅说帖尚云，十二月内始奉该国批回，未奉批之先，断不能进埔等语，今据该牧等禀覆，则已议定原船进埔，是其前说之谎，更属不攻自破。乃转为之力洗把持二字，谓可少明其心，诚不解叙此节略者，一何善用曲笔，甘为恶直丑正长奸纵恶之言乎？至奸夷收拾行李连货驶回，却是正办，速即严驱回国，不但不准逗留澳门，亦不准聚泊尖沙嘴。本大臣但知懔遵谕旨，力断鸦片来源，不能曲恕诡谋，为开门揖盗之事也。至命案凶犯若再不交，只得动兵围拿。所有水陆官兵，早经齐集节制，即日来虎，便可商明进发矣。仰即知照。

附余牧等抄来义律说帖

英吉利国领事敬字：现所奉大宪之谕，事关紧要，当俟译出，以便各商梢人等，俱得看明宪意如何，自可洞明事理也。至殴毙林维喜者，并不知系何人，其犯乱攘之罪者五

人，已有实据得确，早经审办，拟以坐囚罚银。解回本国，俾照所拟办理矣。特此，敬覆。送奉南雄直隶州即补府正尝余大老爷、署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蒋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批余牧等禀港脚当郎船情愿遵式具结进埔由

己亥九月廿三日

据禀及另单均悉：港脚当郎船，既能遵式具结，殊属可嘉，且可见夷商在尖沙嘴集议之说，亦不外恫吓之故智已耳。此结签名之处，船主、货主、伙长、伙计，是否俱已列齐，仰即细加翻绎。果无舛错，即令照依前日科光所具结内，戳盖火漆图章。其汉字结，如不能自写，可即代写，亦令签名盖戮，以凭存案。并饬引水即将该船带进黄埔，听候关部验明，开舱贸易。其携带眷口，即准令住澳，以示优恤。但不许附带别夷眷口，影射入澳。其余未经遵办者，倍当严紧驱逐。当此间不容发之际，不许稍有观望。如违，定当围拿严办。

吕宋夷人哥耶拿二次递禀　己亥十月十三日

具禀吕宋国远商哥耶拿，恭禀钦差两江两广总督大人台前，为误烧本船，溺死水手伸冤事，窃远商于本月十五日，敬奉十二日批谕，内开是：哥耶拿平日显系与英逗船合伙贩烟，今因逗船被烧，辄敢变易船名，冒充澳额，蒙混抵赖，不知该夷于贩卖鸦片之逗船插身承认，是已甘蹈重罪，纵极多方饰辩，实属欲盖弥彰也等谕，据此谨查，诧异忧闷不胜！远商业经八月内初五、初六、初八、十七、十九日，历次由西洋委黎多敬禀澳门军民府暨地方官，转禀上宪，而未蒙呈递，原此甚为诧异。且大人未俯念洞察，尚昌认远商料理吕宋咪巴音奴船为英丹时那逗船，甚可忧闷。远商专心殊贩卖鸦片之弊，岂与逗船合伙哉？然连多年循照天朝法度，惟正经之贸易是务，稍不违例。倘不信所言，只请询问洋行商与外国各商，自然查出远商真实善良之人，并以品行端正贵重获万金也。远商为从前在粤贸易吕宋公司之末大班，本应由洋商呈禀，况前日由地方官或不愿以误烧毁本船之情禀报，并要隐事故不肯转禀，是以仰大人俯念仍旧恩施，接本禀帖，又准远商再三详细禀报烧船前来情节，又加陈各事，据实禀明，毫无假饰。

（一）米巴音奴船，道光十五年，在属吕宋旁牙西囊屿，被吕宋人建造，自然为吕宋船只。当经十四次由小吕宋开行前往澳门，其十一次载来米石，其三次装载杂货也。远商已经三次往来之时，收西洋委黎多凭字，真系在澳门贸易，顶补第四号船也。

（一）于六月初八日，本船在澳装载货物回帆前，已经在澳买桂皮白纸等货，另由省城买运来货物，一切备齐，故到小吕宋，不待载货而速返，于七月十八日到澳。因闻省澳货物不通，又由省城买来货物不到，暂时在属澳门管辖十字门后停泊，听候开舱。设使不开通商，欲意空船返棹，免得费用规银浩大。特因此缘故，数日间在十字门后湾泊。

（一）本船主盾若瑟沫列大在澳不幸染病，着令伙长非地利思面呢毋抗违官宪，遇有兵船拢来，即便插吕宋旗，武官要登上，终不拦阻，并容之搜查船舱，自可知内载毫无禁物。

（一）获救之水手人据供：于八月初五日早晨，看火舟数只扬帆前往靠拢，水手一看，即刻插旗，乃火舟附近本船，不期放火，该水手等只得松出碇缆，避免危险，而火舟冲焰之时，经过不加害。忽然舟师弁兵突攻本船，首尾各有二只开炮。正踌躇间，别只拢来，官兵突然蜂拥登船。惟该水手看出伊等系武官兵丁，遵饬不敢抵挡，彼此断不相打，于是船主与跟班一名在澳，只留梢人二十四名在船，但见弁兵皆持兵械而来，诚恐有损伤毙命之意而跳水也。此时间，挂有吕宋旗色也。

（一）舟师弁兵救该水手出水，强留，待尽夺船内各物，搬落舟师后，断旗索，将该旗带去，又烧毁本船。

（一）嗣后弁兵将被掳水手十三名放释，落本船三板，不俾舵棹，又将六名尽行登岸，使之随便往去。其十三名，被西洋炮台兵头，其六名，被澳门引水拯救也。

（一）现今该船水手二十一名居住在澳，尚有大吕宋思面呢伙长一名，小吕宋烟奴星数、亚故时颠、弗浪哂古、利故留亚古颠、土威玉弗浪哂古等五名，自攻击本船以后，未知其下落也。总之，本船从来英国船，而恒常插吕宋国旗，惟务澳门吕宋正经卖买。因停止贸易，数日停泊十字门后，而武官查搜毫无获鸦片禁货等情，照如天日。据武官禀报焚烧本船之由，大相悬绝。窃思因冲突攻击而得累，身不得据实咨会，致免罪已。所以本班将与实情不同各缘由，一一辩驳。

（一）据思面呢供词，丹时哪窟船于七日内转买别夷等语。查丹时哪船，四月内开行回国，系各人等无不周知，岂有转卖之理乎？故此引水冒认假报未访，可知之矣。窃思因吓呼该伙长及讲若如此供词，易脱刑罚，故有此捏称非此亦不可也。远商节次据实禀称，该船之号为米巴音奴，系吕宋商人之船，名称约西马地亚，历次到此，本班料理其贸易之事宜。当日被舟师焚烧，其西洋炮台兵头，亲眼见之挂吕宋旗色，安能禀报为英国窟船乎？况本船不如引水假报，于七月二十九日停泊潭仔，乃于七月十八日湾泊十字门后。

（一）据称报，侦见虾笋小艇，靠拢夷船一只，搬运烟土，当即上前查拿，该窟船水手人等，即先跳入小艇，装载烟土，飞桨逃窜等语。查船载毫无鸦片，讵搬运烟土，又搜查船体，未得一厘为凭。及押送伙长之时，何不带其空箱，则有铁证。

（一）据梢人等或先驾小艇飞桨逃窜，或鸟水脱逃，尽行登岸，所获惟伙长工人二名等语。查在澳门居住梢手十九名，正焚烧之时，舟师弁兵，或救出水来，或携带上岸，岂称所获惟伙长工人二名乎？倘不信此，只将该十九名与兵丁面质，核办虚实，均已昭彰。

（一）据称米巴音奴船，实为丹时哪烟窟，如何本船前后进澳，尽纳船钞规银？况该丹窟尚存，而本船尽毁哉？且西洋兵头司打，各位外国商贾与本船主及前后买所载之货各汉商等，人人共知，前来禀称真实，犹不肯信。众人会同外国谙达汉文之士，赴大人台前，证指供确前来，情节照明显著也。又将凭票各帖，译出汉文，呈进电鉴，以立凭据。窃思本国商人，已历二百五十年，与中国贸易相安无异，从未犯天朝法度，并不卖禁物，且遵照国例，不敢装运鸦片，而地方官一旦冒毁友船，可不悯惜之甚！缘此远商赖大人秉公核办，为伸其无辜之冤，而赔偿毁船之亏。且本班黏船价与各失物清单呈进宪阅，犹本班忧想，除押去伙长工人二名之外，尚失去水手三名矣。甚切恳求大人恩赐全数给回，如此公义，道德煌耀，声名扬于四海，流芳于百世矣。而本班感激无既也。特此，禀赴钦差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十九年□月□日禀。

计粘各条凭票开列；

一，荷兰国总管凭票一纸；一，英国领事凭票一条；一，西洋委黎多凭票一条；一，米利坚商人土打治凭票一条；一，现在澳者船王及各梢人开列；一，被烧米巴音奴船及各失物清单。

附录义律照票

英吉利领事义律，为给照事：兹英港脚丹时哪嗌船，三月初旬驶赴沙角，将烟土缴清，共计二百二十九箱，后于四月内开行，归旁葛利地方，现今未曾回来。本领事谨称实言，无有英吉利船在十字门停泊者得焚烧也。闻米巴音奴商船，于八月初五日，被火烧毁。又见船牌照，真为吕宋国货船也。

又义律回覆西洋兵头书

接到手书，查该被烧船只，但以此等浮词，想亦知汗颜。兹字达知：华人所称英吉利丹时那船者，乃系威利知那，于三月二十一日，自中国开往孟虾鳊。谨此，奉覆。

会札广州府批驳哥耶拿二次夷禀由

已亥十月二十三日附批

为札饬传谕事：十月十六日据该府转据洋行总商禀缴吕宋国夷人哥耶拿夷禀一件，并附黏凭票各件前来，兹经本大臣本部堂会同批示，合将批语备录札发，为此札仰该府立即查照后开批示语句，照式抄录，谕饬洋行总商转谕递禀夷人哥耶拿遵照。再，先于九月初七日，由该府禀缴哥耶拿夷禀一件，业经批发澳门厅，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遵照，兹并补录前批，黏单札知。此系已经传谕之件，毋庸再谕，合并知照，毋违。此札。

计抄第二次哥耶拿夷禀

查丹时哪嗌船被烧情节，前批已明。兹该夷哥耶拿又来渎禀，皆无理无据之言，合再逐条批示如左：

（一）丹时哪嗌船，自道光十五年来粤，囤贮鸦片，历泊伶仃、磨刀、尖沙嘴、九洲等洋，人皆认识，已于前批叙明矣。本年呈缴鸦片之后，三月十一日自沙角至九洲抛泊，嗣于四月十二日申刻由九洲移潭仔，六月初五日又移九洲，七月二十日又移潭仔，二十六日又移鸡颈，二十九日又移潭仔，以上六次移泊，皆缴烟以后之事。历据澳门厅、新安县、香山县、香山协大鹏营，提标左营，节次所禀，无不相符，各衙门皆有案卷，岂能捏饰？且五月内叠遣通事引水人等，亲到各空嗌船上谕催回国，据丹时哪船上伙长架拉巴覆称，其船已烂，不能回去，要在此变卖等语。经通事等开单，由洋商禀送府县，转禀各衙门，何等明白！今乃串嘱英夷义律，给以凭票，据称丹时哪嗌船，于四月内开行归旁葛利地方等语。试问该嗌船如果四月间开去，何以又能于五月内与各通事引水说话？况与文武各官所报，绝无一次相符乎？更可笑者，义律票内既云四月开行往旁葛利地方矣，而委黎多禀覆澳门厅，则抄义律回覆西洋兵头书云丹时哪于三月二十一日，自中国开往孟虾鳊。夫同一义律之言，同一丹时哪之船忽云三月二十一日开往孟虾鳊，忽云四月间开往旁葛利，前后异词，试问何者为准？可见该夷等，惯相串捏，而忘其前后言语之不符，是败露由于自取也。其余别国夷禀，更属空言，毫无凭据。至哥耶拿此次禀内，亦称丹时哪四月开行回国，而四月之“四”字，乃是挖补。不知先前已写几月，后乃改为四月，无非任意混填。而末后又称丹嗌尚存，愈见矛盾。究竟存于何处，该夷既知其存，何不将其献出

耶?

（一）前据禀船，船内梢人水手等，共二十六名，而此次禀内则称二十四名，前后总数，已不相符。且前次禀称不见者五名，费地里哥伊光尼一名，系大吕宋人；阿古土颠梵细哥一名、呢哥剌阿古土颠一名、细法里阿访细哥一名、伊挪先小罗沙料一名，以上四名，俱系小吕宋人；而现获之思面尼等两名，未据该夷开出，可见其并未真知船内之人。迨经本大臣本部堂批示，所获有思面尼一名、烟奴星数一名，此次禀内，始将此两名写入。而又云，尚有亚故时颠、弗浪哂古、利故留亚古颠、土威玉弗浪哂古等，不知下落，与前禀所开不见之人，全然大异。其为任意捏开，更不待辩。

（一）顶补澳额之船，定例刊刻印烙，并给验票注明头舵水商贩姓名，永远为据。该船冒称顶补第四号澳额，而并无海关验票，捏饰显然。

（一）所开第四号澳船，往来小吕宋日期，原系另有一船，而非已烧之丹时那趸船所能牵混。即使往来千回万次，亦与此船无干。况禀内称六月初八日，在澳回帆，亦与委黎多所禀六月十八日开行之期不符。若果即系本船，何至开行日期，亦皆错记。其余无理之处，又放空来澳又不进澳各情节，前批已明，不必再赘。

（一）烧毁丹时那之船，系在潭仔洋面。该夷欲强辩为非丹时那，遂将潭仔字样改为十字门。其禀内刮去两字填写三字，尚且“仔”字形迹，显然共见。

英夷义律于封港后递禀求诚由　已亥十一月十一日附批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陈明事：窃远职实心欲求承平，而无不肃敬天朝律例，为本省大宪所共知，而现因事务紊乱，远职不免忧虑。是以谨请钦差大人总督大人，洞明施布，以俾各务再得安宁，英国商人家眷等，复得回澳居住，俟奉到国主复命，才可循照正理办明各事善妥。至英国已与天朝通交，历有二百年来，兹时所求，惟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俾可两为同存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禀。

钦差总督会批：

查该国来粤通商历二百年，我天朝一视同仁，原不忍忽然拒绝。无如该夷夹带鸦片，利已害人，流毒无穷，以致上干圣怒。本大臣本部堂宣示新例，令具切结，亦惟永断此毒，并非责以所难。若该夷于缴清烟土之时，即能遵谕具结，专作正经贸易，则不独来船早已售完出口，并去船亦可载货重来，所谓平安善妥者，无过于此。乃始则货船欲行进口，被尔阻留在外，不得开舱，且坏许多货物，此是尔之自误，尚得云实心欲求承平耶。且货船若不阻留，则并无殴毙林维喜之案，又何至事务紊乱乎？既有命案，即须交凶，此是古今中外通例，岂能因尔而废法律？至澳门暂住夷商，原为料理贸易之事，尔既不许该船进口，即不应仍住澳门。乃尔于出澳之后，在九龙穿鼻等处，皆尔先行开炮，欲求承平者，顾如是乎？今已钦遵大皇帝谕旨，奏明封港，不许尔国交易，此皆由于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尔不悔悟于前，至此时始云忧虑，不已晚乎？至求家眷回澳居住，以俟该国之命，试问阻挡进口货船，以及庇匿凶夷，叠次开炮寻衅，此果遵该国之令而行，抑独不必俟该国之命耶？且该国有遵式出结之当郎一船，家眷

在澳亦尚押令下船，而玩法违抗之人，转准住澳，试问有此是非倒置之理乎？尔禀内称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此语尚无不合。但须知尔国制度，亦不能出天朝律例之外。盖尔国制度原以贸易为生，若违天朝律例，则永远不许贸易，是尔国制度皆因尔而坏，尔能当此重咎否？现在业已封港，本可不必多言，因尔具禀恳求，姑结此理明白宣示，并使尔国众人咸知所以封港之故，可也。

督咨批驳英夷孖沙求买物禀由　己亥十一月十五日

为咨会事：据夷商孖沙递具夷字禀一扣，饬据总商伍绍荣等翻译，内称“孖沙禀叩两广总督大人台前金安。夷原初到广东贸易，恳乞天朝恩准夷附搭茶叶各货，下担麻士葛船回国，并求恩准来省办事，夷感恩不浅”等情到。本部堂据此，查该国贸易，现已遵旨停止，既不准货船进口，岂能准令茶叶附搭出口？该夷又岂能准令进省办事？不能因该夷一人具禀恳求，致办理稍有歧异也。除谕广州府谕饬总商伍绍荣等，传谕该夷商遵照，及札东藩司会同臬司，一体谕饬遵照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钦差大人，请烦查照施行。

英夷晓士求释记里布禀　己亥十一月廿七日附批

具禀英吉利商人晓士敬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夷友误被捉留，求释放事。照得于本年本月十六日，商有敝友记里布，并家眷一，偕坐在古土船到粤，特为同办正经事务，毫无夹带等弊，此乃众人未有不知也。缘于本月二十一日酉时间，敝友雇搭汉人快艇，为驶拢当郎具结，船只系拜托船主代理细微小事。乃于二十二日辰时刻，正在半途，其意欲返古土船，不料有官府巡船一只，船面满人追及，将敝友强去而留之，于是各夷追赶，其意不过拯救，不幸不及，而敝友尚在于粤地被留，殊不知系为何故也。切思天朝臣宽，而大清律例煌光电察，况大皇帝一片怀柔远人之心，岂有不犯王法，而受此冤枉之理乎？且敝友不过几日才到，与夹带鸦片烟等弊毫无干涉，尚有做可恶事以致强留之乎？远商思想必系数歹人假冒官威，掳掠卖放，而看夷等追后，因心惧，只得交之与南头炮台，在彼留下也，此乃不但与天朝法令不合，况与各国定例，有天渊大相隔矣。天下有掳掠之弊，与强盗常审同罪也。若非此意，尚有何故哉，假如有夹带之恶，其快艇内有二十多人，何不均捉，以同偕面质之乎？尝闻无辜何怕剑炮，惟常有匪类捏词陷害，此乃令远商及众夷心内忧虑也。远商敬禀二位大人恩赐查核，立即释放，如此巨德，不但记里布家眷永怀报恩之心，而各夷感激无既矣。为此，禀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日禀。

钦差会同总督批札广州府传谕。

查该国夷船抗违天朝法令，是以不准贸易，早经给示谕知，自本月初一日封港之后，该夷船应即离澳，乃犹群聚逗留，且敢往来窥探，意欲何为？此其应拿者一也；奸民驾艇接济，名为办艇，已属犯法，乃该夷更以鸦片换其食物，尤为胆玩。除已获惩办之外，尚多著名匪犯走匿夷船，中间该夷为之护庇。其应拿者二也；此次夷人多名，乘坐办艇二只，由澳门一带驶来，经巡船兵役追赶，其一只回头向西，即不复追，而此一船胆敢施放枪炮，迎头拒敌。是以兵役过船查

拿，其时奸民夷众，纷纷凫水脱逃，而现获之夷人，尚在抗拒。此其应拿者三也；查所获夷人，已据禀报解省，应俟解到时，秉公审问，如果情有可原，本大臣本部堂从不肯妄加刑戳。即如本月以来，虽断该夷贸易，而于遭风难夷加力臣等十五名，仍皆以礼遣送，即先后拿获上岸黑奴，亦俱审明放回，并有在省之港脚夷人六名，业经驱逐再三，尚在禀求宽限。若如该夷所禀“强留冤枉”等语，则何不施之于已在口内之人，而必在洋另行捉获乎？该夷果知畏惧，应将办艇内逃回之二十多人逐名送出，正可与现获夷人一同面质，则其是否无辜，与应否释放之处，本大臣本部堂自有公道。不得架捏情词，而以拒捕被擒之人，事后诬为掳掠也。

义律求释记里布夷禀　己亥十一月廿八日附批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钦差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奉知事：现有英国商人一名，昨由本国驶至粤洋，于本月二十一日，在铜鼓洋外地方，驾驶内地小艇，被官捉拿解去。此人既非犯违例禁，本领事理应肃供国主恩封之职，谨请即行交回。现今有事别往，俟二三日后再来请批。特此，禀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禀。

钦差会同督部堂批札提中军传谕。

查该领事未经具禀之先，已由洋商转据该国夷人晓土传送一禀，即经本大臣本部堂详晰批示矣。兹将前批抄给该领事阅看可也。

义律再求释放记里布禀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附批并吐密原禀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陈明禀覆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批本国商人记里布被官捉拿一案，批内据云，封港之后，应即离粤，此其应拿者一也等因。失远职及本国船上之仍留者，因有大清官宪与官设商人该银数千万元，须请还帐，而尚未议明清还之先，理不能令其回去也。至批内所云办艇及匪犯走匿各情，既奉大宪不分良歹。强令英国人民数千，坐船洋面寄居，倘复令其不得施银买物，以饮以食，诚恐不免相争，各有乱为，致有干系不小。况英等或留或去，务须食物以养生，幸若有内地人民不辞接济，则在英等自不应将接济之人，捉拿解送。如云以鸦片换其食物，断无其事，而匪犯走匿者，远职犹未之知也。惟远职向来常以实心求欲停其违禁贩卖鸦片之弊，今有此禀，复请大宪另议设法，俾免鼓励违犯卖者，而不致反以难为正经贸易者也。批内所云，施放枪炮，拒敌巡船，倘果有其情，远职无非虑之。乃谨请大宪洞明衡论，现在各事紊乱之时，其施枪之情，何非可原已甚耶，查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有英国无辜商人摩士一名，因被勒令出澳，即拿本国三板，驶往船上寄居，而半路之间，在大屿山西南角湾泊，忽被内地船三只回击，据称系巡船兵役，遇船放火，并将摩士等用刀妄行打伤，摩士多痕未疗，而英国小民五人在场毙命矣。远职当即由新安最近之地方官，已请伸冤，而至今总未蒙批办行。其紧要案件，现俟英国与大清日后理论也，又于八月初五日，有本国主

最与相和之吕宋国商船一只，遵理贸易。暂泊十字门，于黑夜之间，忽被巡船兵役放火烧毁，即已五人不见矣。其中二人，据云，现在省城，如犯坐囚。而此次妄行者捏词称说该船原属英国之船，此惟假言，远职不能不谨行驳回。夫两次妄为之情，想系下官瞒骗大宪，奈既有此情未伸，则远人每遇巡船追拿，即以枪炮拒敌之，岂可怪乎？至先日蒙大宪将遭风之加力臣等十五名，以礼遣送到铜鼓洋面，远职感戴不胜。而英国人等见内地民人遭风，亦未尝不同行拯救。即本年七月间被勒全出澳之后，经英国商船在洋遇有遭风破船之民人三十名，即行拯救，解送远职，转送回家矣。且远职奉派供领事之职以来，已将洋面遭风难民数百人口，先后送回，且嗣后不论英国与天朝相和通交与否，亦必时常同行，盖拯救人命，本为正理所当，不可不然，而不能因而取赞耳。夫远职遵照该国主亲笔训示，今遇大宪拿获无辜并不犯法之英人，见已拘留十日，不敢安坐久候，务必专心求释。是以今将此案之各文书，咨送本国现在粤洋之水师船总官，以俾该总官自行察夺，设法求同英国小民释回，免致久留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由英国水师船上禀。

钦差会同总督批札提中军传谕。

该夷前禀请将被获之记里布乞恩释放，业经明白批示矣。查记里布乘坐华人快艇，来往内洋经巡船查问，遽放枪炮，致被获解。本大臣本部堂委员提讯，知其甫经抵粤，尚非有心违抗，已于本月初一日，谕饬商人传唤当郎船主来省，给伊领回。随据洋商专人往埔，赶传当郎，于初二日傍晚抵省，即经委员谕订于初三日未刻，亲赴洋行会馆面为谕领。不料是日由虎门递到尔初一日穿鼻面洋所递一禀，语多不伦，并令土密一同禀求前来，殊属狂妄。此时若将记里布交回，尔必以为得以挟制，益致肆无忌惮。独不思记里布一名，本大臣本部堂前批，本已许为原情，岂肯稍从苛刻？况伊之家信，尚令洋商将其寄往夷船，即在省中，亦令洋商妥为安顿，此岂尚有他虞？乃记里布尚静候交回，而尔竟欲强讨，假使稍迟释放，试问尔欲何为。尔既递有此禀，不得不将即日交回之记里布，仍令暂为留候矣。至封港之后，既不与尔国通商，即不容不严断接济，既断接济，不能不严办奸民。凡内地匪徒拢近夷船，自当拿办，尔竟敢收入帮内，是为罪人逋逃之薮矣。现奉大皇帝谕旨，永断尔等贸易，将尔罪状明白宣示各国，业已钦遵办理。尔自应将各船藏匿华人，按名交出，并传知各夷商早日开驶回国，方为正理。若再故意逗留，以致饥不得食，则系尔自取。况沿海军民，知尔违抗天朝，系属有罪之人，谁不可将尔邀功得赏乎！又禀内云，商人该银数千万元，更属荒唐。各国夷人来粤贸易，俱系以货易货，并不以银钱往来。查历年出口之货，与尔国进口之货比较，常有赢无绌，商人岂能短少？况定例出口之船，俱取具并无商欠切结，有案可稽，何得饰词妄禀。其大清官宪四字，尤不可解。岂官宪亦与尔交易耶！至称大屿山受伤之案，曾据新安县禀，批令验勘，乃尔久不送验，凭何办理？若所烧丹时那趸船，确有凭证，岂能指东作西耶？尔既为领事，尚许何物土密，亦令越分具禀，种种荒谬已极。土密原禀，着即掷还。

附录掷还土密夷禀

英吉利国水师船总官土密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陈明事现准本国驻粤领事义律咨知，有英国无辜之人记里布一名，被官捉拿拘留，现已旬日等由，准

此，理应谨请即将记里布释放，送到远官船上收领。而远官在此湾泊，将安等两日，俟可奉到宪批也。谨此禀赴大宪台前，查察施行。并请大人万福金安靡既矣。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由穿鼻在英国水师船上禀。

英夷弯刺收领照会文书夷据　己亥十二月初十日

我英国人船主弯刺，收到三位大官钦差林、两广总督邓、广东抚院怡照会文书一封我国王后。我小心谨慎带之，并交与所寄之人。我所应承，必诚实做之。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弯刺担带。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八日广东。

传谕西洋夷目严拒英夷由　庚子正月十八日

札高廉易道，督同澳门厅蒋署丞，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知悉：照得澳门一区，乃天朝土地，各国夷人俱不准混行托足，独许西洋夷人聚族而处，长育子孙，是大皇帝厚泽深仁，直视尔西夷为域内子民，凡所以抚字而护持者，无微不至，尔等稍有知识，当亦共信天朝之待尔西夷，光明正大，不必生疑虑首鼠两端也。前因英夷义律等久住澳门，本部堂本部院节经严谕该夷，认真驱逐，诚恐英夷自断贸易以后，穷蹙无归，势必图占澳门，尔西夷转无容身之地。若待蚕食之后，天朝始行进兵，虽克复无难，而尔等恐无遗类矣。是以本部堂本部院严饬文武大员，刻日带兵进澳，原为外御英夷，内安尔众，锄强扶弱，计出万全。乃节据澳中文武禀称，转据该夷口说，恐受首先肇衅之名，须待英夷先自肇衅，再行计议等语。试思义律等叠次率众逞强入澳，旁若无人，而华伦兵船，亦竟敢驶抵加思兰炮台之前，不惟天朝法度在所难容，即按之尔西洋夷例亦从来所未有。乃尔西夷并不闻开放一炮，而转阻我官兵不必入澳堵御，是大不可解矣。试问英夷如此鸱张，尚不谓之肇衅，必俟何等情状，乃为肇衅耶？如果该夷意中，早有定见，谓必如何才算得英夷自行开衅。既经开衅之后，该夷如何拒敌，始能保住澳门，不被英夷占居，不贮英夷货物，该夷是否有此把握，亦应明白具禀。现据该国夷人传说，夷英祖家兵船十二只，孟买兵船十二只，不久可到等语，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惟尔在澳夷兵，为数有限，试问能否制服英夷。与其临事张皇，坐失依据，何如敬听官宪指示，将官兵早带入澳，妥善布置。一旦有事，该夷随同拒敌，则有备无患，定使比户不惊。若恐兵勇滋扰，及滥匪乘机窃发，本部堂本部院所遣带兵文武，俱系纪律严明，设有前项不法之人，准尔西夷赴官指名控告，立时严拿，即在澳中审明，就地正法，以靖闾阎，凡此开诚布公，详晰劝谕，皆本部堂本部院为保护该夷起见，该夷等务宜效顺去逆，倚仗天朝军威，为尔西夷安枕之计，慎勿妄生疑惑，自外生成，致贻后悔也。合亟札饬。札到，该道等即行明白谕知，仍将如何遵办缘由，即饬该夷据实禀复，由道核明转禀察夺。毋违。

米夷多哪喇禀英国五月前后欲行封港请将本国来船进埔开舱由　庚子三月廿五日附批

具禀米利坚国代办领事多喇哪，敬禀总督大人台前，各西国之例，凡有一国封一国之港，不许各国之船往所封港之国贸易，先行文书通知各国。现由英国及本国有新闻纸来到内云：英国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今本国系旁观之国，只旁观而已，因日子无久，将来本国有船来澳，其船系正经清白之船，恳求早日带进埔开舱。因从前之船多有耽搁十余日至一月之久方能开舱，将来所到之船，倘照从前耽搁如此之久，则日子无几，起下货物不能速完，而英国巡船一到，定以时日阻止出口，不能回国，血本大亏。求施恩早带船进口，早日开船，感恩不浅，故将下情禀明矣。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禀。

批谕广州府转谕：

查此次钦奉谕旨，只断英吉利一国贸易，其各国遵守法度，仍皆许以通商。惟因近日察看情形，难保别国夷船无代运英夷货物，是以须待查验无弊，方能准令开舱。该夷恐延时日，禀恳施恩早准带船进口，尚在情理之中。乃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荒谬已极。试思港系天朝之港，岂英吉利所能封？且尔米利坚并非英夷属国，何至一闻该夷不许船来之言，尔即如此着急乎？如果尔等甘听英夷指挥，五月前后不敢贸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岂此等谣言所能恫喝耶？至近日新来各船，无弊者已准开舱，有弊者不准进口。其是否有弊尚未能定者，应候确查，岂容不问是非任其混进？本部堂会同关部办理各国夷务，无非秉公持平，岂肯故意耽搁？况自英夷贸易既断之后，该米利坚夷人所受利益已数倍于往年，何至有亏血本？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原禀掷还。

榆巢杂识

〔清〕赵慎畛　撰

上　卷

朱批谕旨

太祖高皇帝以遗甲一十三副，仗顺兴师，肇开鸿业，临御之日，大抵秉旄执钺居多。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视帝尧起自唐封，尚先五载。国家旧制，始置内三院，后乃改置内阁，以出纳纶音。自增用奏折以后，皆亲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辞莫赞，即朱批谕旨是也。其题本由内阁票拟者，遇事涉两歧，辄恭缮双签以请。至训诰特颁，则指授内直诸臣于禁廷具草，有纤微未达圣意者，必御笔涂乙添注。鉴定之后，降付内阁，宣布中外而已。

建立都城

我国家发祥长白，实肇基于俄朵里城。后肇祖原皇帝始迁赫图阿拉，是为兴京。太宗文皇帝斟定辽东，实作周邑。暨世祖章皇帝定鼎顺天，遂以奉天为盛京，两都并建。

蒙古归附

蒙古诸部，系元之部族，自明以来，攻伐之事未尝绝。迨我朝隆兴，东土惟察哈尔林丹汗恃其顽梗，卒就灭亡。其余，则天命四年，科尔沁首先内附，郭尔多斯、杜尔伯忒、札赖特随之。天聪元年，敖汉、奈曼来归。二年，巴林、札鲁特来归。三年，圭默特来归。六年，阿禄科尔沁、归化城土默特来归。七年，四子部落、吴喇忒、翁牛特、喀喇沁来归。八年，嵩齐忒、乌朱穆秦、克西克腾、毛明安来归。九年，阿霸垓、苏尼特、鄂尔多斯来归。崇德初，阿霸哈纳尔亦来归。

平定三藩

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均以故明将佐，于太宗时率众来归，随八旗征讨，多立战功。有德封定南王，可喜封平南王，仲明封靖南王。吴三桂，本明总兵，世祖驱除流寇，定鼎燕京，亦以效命执殳，得邀封平西王。后有德死殉孤城，至今庙食，仲明分藩于福建；可喜分藩于广东；三桂分藩于云南。仲明殁，以其孙精忠嗣封。可喜年老乞闲，以其子之信摄军事。三桂独称宿将，列重镇于西南，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称戈抗命，进薄衡湘，与官军相拒于常德。之信、精忠亦乘机蠢动。圣祖仁皇帝特简八旗劲旅，指授方略，剿抚并用。三桂势蹙忧怖，旋经病殁，孽孙世璠，游魂釜底。既而之信、精忠穷迫归正，均正刑章。至康熙二十年十月，世璠惶惧自戕，三逆并灭。二十一年，以大学士等为正、副总裁官，纂修《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三逆恃恩骄恣，日形跋扈，康熙十二年，因其自乞移藩，诏允所请，逆谋即发。是年十一月，三桂举兵反，直窥湖广。乃遣驰赴荆州，进据常德，以遏贼势。三桂既死，逆孙世璠尚踞滇中拒命。而耿精忠自请入朝，旋讯得其通贼反覆，决磔于市。尚之信虽尝归正，而心怀两端，鞫实赐死，广东平。二十年十月，大兵攻围云南省城，世璠自杀，其属悉以众降，乃戮世璠首，献于京师，云南平。

平耿精忠

康熙十三年四月，耿精忠据福建反。上命惠献贝子富喇塔为宁海将军，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是年至台州，破贼于黄瑞山，又连破之紫云山、九里寺山。十四年，败其众于黄土岭，贼将曾养性乘夜遁去，遂复黄岩县，进取温州，浙东底定。其事具载《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

平准噶尔

准噶尔部落，系出元阿鲁台，译语转音，故称“尼鲁特”。天命时，尝遣使入贡。世祖锡以封爵，俾自领其众。迨噶尔丹侵扰喀尔喀诸部，圣祖亲讨平之，北边以宁。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先与噶尔丹构衅，跳而西遁，跧伏伊犁，后生息渐蕃，稍为边患。我圣祖、世宗屡申挞伐，折其逆萌。泽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始戢锋受命，高宗纯皇帝示以绥柔，许通贡市、用广覆载之仁。后达瓦齐戕噶尔丹策之子喇嘛达尔札，拥众自立，部曲不附，纷纷内向款关，准噶尔遂大乱。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所撰《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所纪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祥述其缘起也。嗣杜尔伯特台吉策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来归，吁请天讨。特诏六师，两道出讨。兵不血刃，五月而定伊犁，浮达瓦齐于图尔满。既而，阿睦尔撒纳豺狼反噬，波罗尼都、霍集占同恶相济，俱即时授首，拓地二万余里。是书正编八十五卷，所纪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备录其始末也。至续编三十三卷，则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后，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画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赆者，咸载焉。

平定台湾

台湾，自古不入版图。圣祖仁皇帝命靖海侯施琅等俘郑克塽，而郡县其地，设官置戍，屹为海上金城。康熙辛丑，朱一贵倡乱南澳，总兵蓝廷珍与水师提督施世骠合兵进讨，七日而恢复台湾，旋擒一贵。其后针猬、斧螳，偶或窃发，旋亦扑灭。

制定刑律

顺治初，诏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考明律，参以国制，勒为成书，颁布中外。康熙九年，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对喀纳复奉诏校正。雍正元年，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奉诏续成。乾隆初，又因尚书傅鼐之请，诏廷臣逐条考正。

汉人官副都统

汉人未有官副都统者。康熙时，陈昂从靖海侯施琅征台湾，搜捕余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盖特典也。

陈　潢

钱塘人陈潢，字天一，为河督勒辅幕客，多所经画。康熙甲子，辅以闻，特赐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衔。

一平金川

金川土司在四川徼外，本吐蕃遗种，《明史》所谓金川寺者是也。国朝康熙中，其土舍色勒奔初慕化归诚，奉职维谨。雍正中，颁给印信号纸，俾世守故疆。其子郎卡袭职，渐肆鸱张，搏噬族类，守姓请加讨，以宁九姓。上以荒憬，不足劳师，惟敕慎固边圉，以防其变。而沙罗奔仍肆凶残，不思悔过。乃于乾隆十三年冬，特简大学士傅恒为经略，率师进讨。始穷蹙乞降，上许以自新，特诏班师。自祃牙以迄饮至，往返一二万里，为期不及两年。盖终沙罗奔之身，蹯伏荒徼，莫敢煽动。大学士来保等恭撰《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恭录《御制诗文》一卷，又附载诸臣纪功诗文五卷。

再平金川

金川自郎卡归，不敢复逞凶锋。其子索诺木与其头人丹巴沃杂尔，煽惑小金川酋僧格桑，鲸吞九姓，无故称戈，谕之不从，弥滋狂悖。高宗纯皇帝天断独行，再举六师，重申九伐。僧格桑专车之骨，先献旌门，既而转战深入，索诺木亦穷蹙就俘。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撰进《平定两金川方略》纪其事，自二十年六月癸亥起，至四十四年十一月壬

午止。

平定回疆

回人祖国称“默那”，其种类居天山之南北。后准噶尔据有山北，乃悉避于山南，今自哈密、吐鲁番以外，西暨和阗、叶尔羌，皆所居也。迨诸回部并隶版图，中国回人“数与往来，奸黠之徒”诡称传法于祖国，别立新教，与旧教构争，互相雠杀，遂至啸聚称戈。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循化厅逆回苏四十三等突陷河州，又犯兰州。会援师四集，乃退据城南十里龙尾山，扼险死守。官军百道俱进，蹙之于华林寺，无一人漏网者。苏四十三等既诛，马明心余孽犹多。敕陕甘总督李侍尧密为经理。侍尧筹画未周，致逆回田五嘘马明心已烬之焰，诡称官军将尽剿新教，转相煽惑，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猝起变于小山。迨田吾为提督刚塔所败，势穷自戕，余党张文庆、马四娃等复乘机啸聚，与刚塔相拒于马家堡，翻山宵遁，蔓延四出，肆其猖獗。上赫然天断，特命兵部尚书福康安为陕甘总督，统兵进讨，复诏大学士阿桂督师策应。逆回群聚于通渭之石峰堡，号称天险，阿桂等列围蹙之，断其水道，众遂宵溃。是岁七月五日，焚巢扫穴，西陲大定。

民情上达

天命五年六月，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讼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由是民情巨细得上达。

开科之始

天聪八年，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十六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此我朝开科之始。

设立八旗

我朝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天命乙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八旗。

传国玉玺

历代传国玉玺，相传为元顺帝携逃沙漠，后遂遗失。越二百余年，牧羊者见羊三日不食，以蹄跪地，掘获此玺。后归察哈尔林丹汗。天聪八年，贝勒多尔衮获之于额哲母所。其文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定历法

顺治元年，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请所有应

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言："敬授民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节气之时日不真，则太阳出入、昼夜刻分俱谬。历稽大统、回回旧历，所用节气上泥一方，即以北直论，春分、秋分前后，俱差一二日。新法之推太阳出入地平环，则有此昼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非若旧法以一处而概诸方，故种种差讹"等语。由是以新法所有诸法，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照道重远近推算。共增数页，加于篇首。

限制内监

顺治元年，给事中郝杰疏言："自古刑余宦寺，特供洒扫，从不敢与朝臣齿。明末宠任厂卫，后遂贻杜勋、阎思、印边、永清等开门迎贼之祸。我朝痛绝中官厂卫，钱粮悉归有司，远近无不歌颂。今颁诏大典，赐宴廷臣，突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乞敕部，嗣后朝贺，内监不得入班行礼。尤有请者，先朝原有牙牌旧制，应仍照品级悬带，至杂流贱官，不得滥越词林、科、道、侍从之前"。得旨："内监毋许混入朝班，牙牌事宜，下所司议。"

弃置道符

顺治四年，江西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为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

轸念寒畯

康熙三十九年，论大学士等："观翰林官及庶吉士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将此等查出，宜何施恩，有益供职？其丁忧告假回籍之庶吉士，有无力至京者，着该督抚酌资助，令其来京。又翰林官员，专司文翰，各省学道员缺，应与郎中并差"。经大学士等议，自读、讲以下，开列职名，请旨点派各省学道，及择其贫者，月给银三两。我朝轸念寒畯之恩，浃及骨髓矣。

圣祖论算法

圣祖谕巡抚赵宏燮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隐匿田地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礼，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推算九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

圣祖论为政从宽

圣祖谕曰："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始为真清。'"又谕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

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赵申乔抚浙时，民多怨之，后抚湖南，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有一省之内，无一好官耶？”圣训煌煌，立万世人臣之极，敬谨笔记。

李绂被参

康熙六十年会试，副都御史李绂充副考官，揭晓后，下第举子拥至宅门，喧哄而散。被御史参劾革职，发永定河效力。

圣祖论社仓

社仓、水利，爱养良法，行之难得其人，即有人，尚难期效。我朝李文贞、张清恪均常行之于直隶地方多年，迄无成效。康熙六十年，总宪朱文端奉差赈济山右，又奏请于晋省建立社仓，再兴水利。奉谕曰：“凡建社仓，必择地方殷实之人董司其事。此人既非官吏，无役无权，所借之米，何人催纳？丰年不还，亦无如何，若遇歉收，更谁还耶？其初，将众人之米谷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缺空之时，必令司事者偿赔，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矣。此法始于朱子，仅可行于小邑、乡村，若奏为定例，属于官吏施行，于民无益”。训旨周详，切中事宜，敬记之。

教　职

各省教职，俱以举人、恩、拔、副、岁贡生补用。其捐纳人员，教谕改以县丞，训导改以主簿，用雍正元年例。

部院司官

凡部院衙门，俱设司官，专管定稿、说堂，笔帖式专管翻译，厅官专管收发文书。翰林院钱粮出入、升迁、议叙，俱出自笔帖、典簿之手。雍正初，敕下掌院学士，择俦浅编、检内才守优长者满、汉各二员，充作司官，专主定稿、说堂。其所委充之员，果办事公敏，仍令掌院据实具奏。

病殁勘合

在京大小臣工病殁，兵部照生前品级，填给勘合。此顺治十三年例。

京堂翰林并列

康熙三十八年，京堂悬缺者多，翰林壅滞，吏部始遵谕，将现出京堂缺及翰林官职名一并开列。

允进册页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皇太后六旬圣寿，上恭进佛像、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等物，外令膳房数米一万粒，作“万国玉粒饭”进献。以天下养，孝之至也。四十二年三月，恭逢上五十万寿，群臣请行庆典，谕有以诗文献者留览。由是诸臣恭进庆祝万寿屏，复以屏文缮写册页进呈，旨留册页，却屏。此俯允呈进册页之始。

蠲免钱粮

康熙四十四年，查自元年以来，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我朝轸恤恩泽，实亘古所未有。

翰林京堂同补侍郎

康熙初，六部侍郎开缺，由翰林出身者，以十五员而升两缺；由京堂出身者，以五员而得八缺。经都御史蔡升元条奏，始通行开列请旨。

讽士大夫

康熙中，徐健庵兄弟显贵，声名赫奕，与高江村姻亲，情好最密。都中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为言官指劾。士大夫得不宝此荣名耶？

圣祖论鄂罗斯之远

康熙三十二年，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进贡，上弛谕免之。曰：“鄂罗斯人材颇健，从古未通中国，距京师甚远。自嘉峪关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鲁番，吐鲁番有五种部落，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有二万余里，汉张骞出使西域，或即彼处。史载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记可考。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起，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

理学名臣

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文端、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张清恪、李文贞，皆崇尚理学，践履笃实。然矜谨自持中，尚多罅隙。如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李文贞辈，皆在圣人品题之中。故三十三年，考试翰詹于丰泽园，命题“理学真伪论”，所以正人心、学术者，至为深切。

圣祖论理学

上尝问张玉书："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奏曰："道理俱在人心，宋儒讲辨加详耳"。上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辨诊。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圣训精微，直揭千古道统之本原，敬谨记之。

查嗣庭案

雍正四年，阁学查嗣庭典试江西，所出题目，露讥刺时事之意，并于行李中查出日记本，语皆怨诽、捏造。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多选庶常为蔓草等语。经革职交三法司审拟，依照大逆凌迟。旋以病毙，戮枭。上以嗣庭玷辱科名，停浙江人乡、会试，设观风整俗使。可信人之居心，一涉浇薄、乖张，必遭天谴。战悸记之以自警。是科江西副考官俞鸿图与查嗣庭收受举人牌坊、银两。嗣庭另案服罪，鸿图降编修，后任河南学政，以营私纳贿，服大辟。

谢济世　陆生楠被参

雍正间，御史谢济世以参劾豫抚田文镜不实革职，发阿尔太军前效力。经顺承郡王锡保参其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命留军前充当苦差。同时陆生楠由举人改补主事，因引见时傲慢不恭，辞色露抗逆之状，革职，发军前效力。著《通鉴诊》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居多，亦经顺承郡王上闻，命在军前正法。借托古人之事，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望，肆无忌惮，罪由自取。笔之以为小有才者戒。

编纂历、算之书

康熙五十二年，诏纂律吕、算法等书。五十三年《律吕正义》成，诏著律吕、历法、算法三书，著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六十一年，《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告成。乾隆六年，命廷臣续纂《律吕正义后编》。

制定乐章

凡坛、庙、殿廷新旧所定乐章，并按《朱子六经图》及明郑世子载堉《乐书》之式，考订宫商字谱，备载于篇，而一代之乐，万世昭垂矣！

亲丁名粮

我朝体恤臣工，文武均属一体。文员则额给养廉，武职则有亲丁名粮。自康熙四十二

年部议，由提镇以及千总，核定数目，后复于雍正六年奉旨，令武员去任时，将名粮停扣募补，即留与接任之员。是以武职亲丁，虽年年造册，只系虚名开载，实无其人。至乾隆八年，降旨改为养廉，始不复造报虚名册籍矣。

设立边门

山海关外迤东一带，共设七边门，边门外系各蒙古部落。七边之东南，直接凤皇城，为六边，乃奉天，宁古塔分界，向令总理大臣轮流查阅。又熊岳所属旅顺海口，设有水师营官兵，为奉天南面保障。

北岳恒山

北岳恒山，在今大同府浑源州二十里，接直隶真定府界。按：恒山自班固《汉志》载于上曲阳，郦道元《水经注》以下咸宗之。今曲阳县治距山百四十里，不若浑源州之近。我朝祭法，初在曲阳县，顺治十七年厘正祀典，移于浑源州。

社　学

州县设学，多在城市，乡民子弟，住居窎远，不能到学。令州县、大乡、钜堡各置社学一区，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补社师。此顺治九年例。雍正元年，原任礼侍蒋廷锡奏请复设。

祀典方向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琪疏陈现行祀典，北郊既改南向，而三祖配位，仍首东次西，同于南郊，请酌改所向。

寿七十以上者

康熙二十七年奏报，寿自七十岁至百岁以上者，统三十七万有奇。

湖南布政使司

康熙三年，始析置湖南布政使司。

《历代年表》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布衣龚士炯献《历代年表》，所载至隋而止，乃诏工侍周清源重修。未蒇事而清源没，复诏内阁学士王之枢踵修，而以清源子嘉植佐之，乃相续成

编。

地理书

我朝百余年来，论地理者，惟阎若璩明于沿革，储大文详于险易。顾祖禹《方舆纪要》虽极该洽，往往以两军相遇之地，即指为兵家所必争，不及二公之精核也。

历算名家

益都薛凤祚，字仪甫，其算术受于西洋穆尼阁，以天文名家，国初言历法者，推为独绝。梅文鼎，所谓青州之学也。梅文鼎字定九，宣城人，笃志嗜古，尤精历算。康熙四十一年，大学士李光地尝以其《历学疑问》进呈，会上南巡于德州，召见，御书“积学参微”四字赐之，以年老遣归。嗣诏修乐律、历算书，下江南总督，征其孙谷成入侍。及《律吕正义》书成，复驿致，命校勘。后年九十，终于家。特命织造曹頫经纪其丧。弟文鼐，亦精历算之学。

张　勇

靖逆将军张勇，字飞熊，上元人，积功官甘肃提督，封靖逆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谥襄壮。初任甘肃总兵时，即内值肃州回民作乱，外值昂汉夷人窥边，日事攻讨。中间奉调南征，旋回甘肃，复值王辅臣之乱，往来征剿无宁晷。其殁也，犹以防御麦力干之故，力疾出师，卒于军营。计始终行间四十余年。王进宝、赵良栋等，皆由其偏裨起为名将。自康熙十三年以后，箭创病足，以肩舆督师者十年。屡乞解职，皆奉优诏慰留，盖两朝受知之深，无逾勇者。

平定红苗

康熙四十二年，辰州红苗作乱。诏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土官兵剿平之。时湖广提督俞益谟从征，攻夺小天星寨，以临天星寨，而红苗乞降。俞字嘉言，号澹庵，宁夏人。

赵恒夫诗

休宁赵恒夫，以顺治辛卯举人，官至给事中。康熙戊辰罢职，闲居宣武门西之寄园。金坛于汉翔贻诗四首，复叠其韵，得诗千首，命曰《叠韵千律》，又续得五百首，命曰《千叠余波》。

张圣诰续修县志

张圣诰，字紫书，广宁人，官登封县知县。初，顺治五年，圣诰之叔朝瑞知登封县，创修县志。康熙十八年，圣诰族兄埙亦知是县，又续增之。康熙三十一年，圣诰又知是县，复因旧本重修。其事颇异。

傅立元

傅立元尝言："读书之人，屏伏田里，不敢为畸邪之行，不敢为诡激之论，不敢著非圣之书，谨身立行，以为齐民先，是即所以报君父。"傅名米石，钜野人，康熙癸巳举人。

两汪灏

康熙时，有两汪灏。一字文漪，临清人，乙丑进士，官至贵州巡抚；一字紫沧，癸未进士，官编修。诗文传写，往往混淆，惟以字为识别。

孙致弥

孙致弥，字恺似，嘉定人，康熙中被荐，以太学生赐二品服，出使朝鲜采诗。戊辰成进士，改庶吉士，官至侍读学士。

徐　基

华亭徐基，字崇顼，由贡生官训导。所著诗、赋、文及填词、回文诗，皆集前、后《赤壁赋》，洋洋洒洒数千言，伸之缩之，不出四百余字外。卷首有陈文简公序，集《圣教序》中字，亦如自己出。

范武功

陈文简公辑《格致镜原》，相传为馆宾范武功所纂。范名赞，娄县人，长堪舆学。

颜　元

颜元，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人。明末，其父戍辽东，殁于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拮据，觅其归葬，故世人以孝子称之。其学主励实行，济实用，大抵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亦介然自成一家。

《解惑十则》

桂林陈文恭公作“解惑十则”云：“言学，则止知有人，不知有己；言仕，则止知有己，不知有人；居官，则止知有上官，不知有百姓；论事，则止见己之是，不见己之非，止见人之非，不见人之是；涉世，则不求己之可以取信，惟欲人之见信，动辄致疑于人，不喜人致疑于己；处境，则常以己为不足，不以己为有余；值患难，则觉人之有负于己，不觉己之有负于人；值富贵，则恐人有所干求于己，不思己有所利济于人；亲友交际，则止觉人之缺情于己，不觉己缺情于人；僚属共事，则乐人顺从于己，不乐己顺从于人。此十惑也。”

两孙文定公

山东益都孙文定公，讳廷铨，顺治时历官内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今人但知西孙文定公讳嘉淦者，东孙文定公，人鲜知之。

孙文定公嘉言

兴县孙文定公云：“爱国忠君，存储心，不必宣诸口；利人济物，为其事，不必居其功。”

姚西溪自勉联

姚西溪任巡抚时，榜一联云：“行可以告天之事，充无欲害人之心。”

芦沟桥

芦沟桥，金世宗二十九年作。

追封忠臣

宋神宗元丰六年，封屈平为忠洁侯，马援为忠显王。

始设巡按

唐李峤请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云：“御史之职，故不可得闲，自非分州统理，无由济其繁务。请大小相兼，每州置御史巡按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然后可以求其实效，课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云云。巡按之设，始于此疏。

《左传》

有人言《左传》非姓左人作，因传在经左，故名“左传”。昔之论左丘明者，均无确据，此亦或备一说耶？

《朱子格言》

《朱子格言》“黎明即起”一篇，为前明朱用纯作，今《大全》中尚载此文。又有“居家要言”一则，皆其后人增入者，当为删去。

“廋　辞”

《晋语》有“秦客廋辞于朝”，“廋辞”即隐语也。已开战国“滑稽”，汉世“射覆”之渐。

天人之神

陈定齐云：“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目。故日之神夜沉于海，人之神夜栖于肾”。

增取附学

明正统时，知县杨瓒卓异至京，言民间子弟可造者众，请增广生员，毋限额。礼部采瓒言，考取附学。天下学校之有附学生，自瓒始。

掣签选官

明时选官，用拈龟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否扬踵而行之，至今不废。

彰仪门官房

正统时，户部尚书王佑请增税课，置彰仪门官房，收商税课钞。

鱼鳞册

洪武二十年，令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度量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册”。

始设钞关

宣德五年，户部尚书郭资言，钞法不行，由商贾居货不税，请行纳钞法。于是置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税课。此各处钞关所自始。以其纳钞，故曰“钞关”。

大学士座

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学士皆至。时钱锡礼掌院事，不设杨士奇、杨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命设之。后遂为故事。

中　书

前明于内阁中书、中书科中书外，复有文华殿中书，武英殿中书。

宋版书

宋版书，鱼尾下不刊印书名，间有之，不篇篇有也。有亦不真书，但行书耳。编流水页数，在鱼尾上下不一。或有编行书流水页数于页末界画外者。古装潢书籍用长编，不如今折叠。又上下界画只一线墨，无二线墨，各行字数，亦参差不齐整也。

鱼尾象形

书中间缝，每画“冂”，名鱼尾，象形也。始于唐太宗。

三十六体

三十六体，言四六，非言诗也。

古人封书

古人封书，用蜡封，故印用白文，取其不用印色而可见也。

古人印色

古人印色曰“涂”。按《山海经》“箕尾之山多涂石”，是石亦可称涂也。

始用石印

用石印始于文三桥。三桥能篆而不能镌，代镌人为卖扇者李文福，笔意均能镌到，所以人不知三桥不能镌也。

《礼部韵略》

宋《礼部韵略》起于闽人试“天道如张弓”题赋。时闽人赋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闽人“何”读如“豪”，主试亦闽人，剧叹赏之。同事者以失韵为言，互争。上闻，以无官韵故也。《礼部韵略》因出焉。

明鉴版书

《王守溪集》中有言：“今《十三经注疏》只得汀洲版，若此版亡，宇宙间便无此书矣”。明末乃得汲古阁明监版，乃司礼监也，最恶劣。今大字本《文献通考》亦监版书也。

元书院版书

元书院版书尚佳，盖犹宋老师悉心校雠者。

渔洋山人诗

渔洋山人“历下亭观海过淮南”诗，律颇不细。

吴天章讥权贵

吴天章举鸿博，宝坻相公欲其往谒，不就。又相公诗有云：“非僧却似老僧寒，觅得奇方独宿丸。烂煮黄芽供一醉，任他风雪满长安”。天章闻之，讥曰：“丙吉问牛喘，顾云‘任他风雪满长安’耶”？相公衔之，遂见斥。天章赋《明妃辞》云云。

东坡括题

“前潭有饥蛟，掉尾取渴虎”。东坡善于括题如此。

卢雅雨培植后进

卢雅雨培植后进。李葂以诸生善诗，为先生所赏，延至署中。及葂卒，先生归其丧于家，为置千金产，以育其妻子焉。后沈归愚宗伯选葂诗入《别裁集》，皆先生之力也。然

则先生之孙无不中进士者，不亦宜乎？

程鱼门

程鱼门充四库馆纂修，议叙。引见时，上顾左右曰："程晋芳大似西洋人"。程有句云："西洋殊似耳，北阙竟传之"。

皇舆图

圣祖制"皇舆图"十轴，其中鸿纤钜细皆由圣心考据，经数十年之久方始告成。寰寓以内，地域广轮之数，一展玩间，瞭如指掌。洵为至宝，尝以分赐臣工。

励文恪公

励文恪公出身极奇，幼孤贫，佣工杜氏。杜本静海大族，见文恪异常儿，遂令随诸子读，取名杜讷，为庠生。后因写书保举懋勤殿供奉，同高澹人辈，为上所赏，已议叙州同，改补中书，又改编修官，加尚书，四世翰林。闻杜氏式微，文恪家待之最厚。余谓当时供奉中，如澹人者，卒不能保有令名，而文恪贻庥四世，其操行敬凛，固有自来也。

鄂文端公

鄂文端公以举人充侍卫，四十初度，有句云："四十犹如此，百年待若何"。后年至七十，以大学士充翰林掌院学士，招诸老辈饮，乞联句，限一"死"字，有某呈一联云："丹心已向军前死，白发独从战后生"。举人充会试总裁者，惟文端一人。闻乾隆某科，上欲用阿文成公为总裁，文成免冠叩首，奏云："臣非进士出身，不与文衡，宪皇帝曾有旨，不敢自臣破例"。老臣远见，意固在防其渐也。

词臣挂珠

上御门听政，翰林修撰、编、检班次在科道上。乾隆二年，准其一体悬挂数珠。五年，准国子监监丞、助教等官照礼部、光禄寺之例，一体悬挂数珠，派文渊阁检阅之。内阁中书，准其挂珠。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旨。

中正榜

乾隆十九年，国子监学正、学录始用进士、举人考选录用，停止九卿保举之例。二十六年，定于会试取中余卷内选取，与内阁中书一例，所谓"中正榜"始此。

大臣兼领国子监

国子监祭酒、司业外，未有大臣兼摄，雍正元年，慎重教胄之官，加恩璧馆，特命康亲王、果亲王并领监事。由是总理大臣或用满员，或用汉员，或用一员，或用二员，并以特旨简用。国子监学官停用捐纳人员，亦是年旨。

诸生瞻圣驾

太学肄业诸生，恭遇圣驾临雍，得以瞻觐天颜，其他皆不与。惟乾隆甲子，驾幸贡院，诸生与礼部会试举人在贡院砖门跪迎，各蒙赐《六经》一部。

堂上设座

翰、詹、科、道衙门堂属官员，俱于堂上设座，各部则无之。惟国子监祭酒正座，司业佥坐，监丞、助教等旁坐。如系两厢讲课，六堂诸生皆坐而听讲。

小京官会试

小京官向例不准会试。雍正五年，祭酒鄂文端公据学正举人杨廷英等呈请会试，并满助教胡什图等题准一体会试。永为定例。

国子监联

国子监大堂，御题曰“彝伦堂”，元之“崇文阁”也。堂后篆“君、亲、师”三字，字盈尺，君字居中。翰林院土地祠祀韩文公，国子监亦然。康熙间彭定求题一联云：“《进学解》成，闲官一席曾三仕；起衰力任，钜笔千秋本六经。”祭酒孙岳颁题联云：“道统接鲁、邹之后，功在千秋；儒修开濂、洛之先，泽流多士。”

文庙树木

文庙树木俱在太常寺种植。彝伦堂甬路两旁树木，则工部种植。大成殿月台甬路之东，大柏树二十六；西，大柏树二十，小柏树一，共四十七株。大成门外，东，大柏树四十五，小柏树三；西，大柏树三十五，小柏树五，共八十八株。

周清原诗

康熙间，太学生周清原有诗名，为大学士益都冯公所赏。雍试白丁香有句云：“月明有水皆为影，风静无尘别递香”，一时传诵。后以博学鸿词授翰林。召见时，上犹诵其句

奖之。

翰林升转

康熙初，裁两坊衙门，兼裁侍讲。翰林编、检，必历司业，然后升侍读。故是时为司业者，辄数月迁去。十四年，复设坊局，于是修撰、编、检多升中赞，而习业与之较俸升转矣。

山草堂集

京山郝楚望先生，名敬，字仲舆。明天启时官谏议，仅十月，为当事者訾为浮躁，左迁归田。杜门扫轨二十年，著述甚富，统名“山草堂集”。分内外编。内编名目：“谈经”、“易领”、“问易”、“学易枝言”、“毛诗序说”、“春秋非左”、“四书摄提”、“时习新知”、“闲邪记”、“谏草”、“小山草”、“啸歌”、“艺圃伧□”、“史汉愚按”、“制义”、“读书通”，共十六卷。外编名目：“批点《左氏新语》”、“批点《史记》琐琐”、批点《前汉书》琐琐”、“《后汉书》琐琐”、“批点《三国志》琐琐”、“批点《晋书》琐琐”、“批点《南史》琐琐”、“《北史》琐琐”、“批点《旧唐书》琐琐”、“批选杜诗”、“批选唐诗”、“蜷谈”，共十二种。尝假自乔笔珊，忽忽阅过，联记其书目焉。

宋版《韵宝》

内务府孝廉阿生家藏宋版《韵宝》一函。每字皆分真、草，前后无序跋，惟有监修、校刊二衔名，一名陈汶，一名赵与懃。

禁擅造寺观

禁止擅造寺观、神祠。雍正十三年有旨：“凡民间有立愿广大，特欲兴造者，必由督抚题明，方准营建”。

新开盐井

雍正十三年，简州新开盐井十三眼，照例增引征税。允川抚杨馝请也。

铸宝云钱

滇省鼓铸运京钱文，在广西府设炉开铸，需用铜铅工本、脚费银二十八万七千余两。其钱上，清文，篆“宝云”字样。此雍正十三年例。

禁在任守制

雍正十三年，禁在任守制。自后，必其地、其任、其时决不可少是人而无能相代者，方准保题，余俱停止，永著为令。

乡试同考官

停止外省举人送充乡试同考官之例，仍以科甲出身之同知、州县等官入闱分校。雍正十三年，允侍郎张廷璨请也。

丧葬循礼

雍正十三年，谕："丧葬循礼，不得于停丧处所演戏闹丧，及举殡时扮演杂剧、戏具等事，违者按律究处。"又谕："居丧毋得嫁娶，自齿朝之士，下逮门内有生监者，三年之丧，终丧不得嫁娶，违者夺爵褫服。"

泰山香税

往泰山进香者，在泰安州输纳香税。每名输银一钱四分，通年约计万金。此例创自前明，雍正十三年，降旨裁禁。

道府部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定道、府分别请旨部选例。

擅刑大臣

三品以上大员，身罹重谴，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擅加三木。即有不得不夹讯者，亦必请旨。雍正十三年，奉谕永著为例。

教官品级

教官品级，教授，向系从九品，学正、教谕、训导，向系未入流。雍正十三年，吏部遵旨议增，始改教授为正七品，学正、教谕为正八品，训道为从八品。

离职封典

丁忧及回籍终养人员，均准照原官品级给与封典。雍正十三年例。

武乡试考官

向例：顺天武乡试正、副考言，止开列编、检职衔。雍正十三年，谕将开坊翰林官一并开列。庶吉士开送顺天乡试外帘官之例，乾隆元年停止。

买卖田房

民间买卖田房，例应业主输税交官，官钤印信，原以杜作奸者捏造文契之弊。自河南抚田创为契纸、契根之法，预用布政司印信，发给州县。行之既久，遂启书吏需索之渐。雍正十三年，谕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纳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

革除力役

国初，各省疆吏因节省钱粮，偶于田亩捐派。如山东挑挖运河，每年有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松、常、镇、泰等处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泰、通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三十三州县按亩派钱数文，以供大修，并令每亩酌捐钱文，以为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数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派银一厘。各款均自乾隆元年一概革除，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度支。我朝并无力役之征矣。

审定案犯

凡遇亏空赔累、追赃搜查家产、杂犯等案，概不许提审妇女。雍正十三年例。法司定案，除真正反叛及强盗、免死、减等人犯外，其职官、举、贡、生、监等有罪应发遣者，不得加以“为奴”字样。乾隆元年例。

解任出署

乾隆元年，允给事中汪树请，定解任官出署另居之例。

乡试监试官

各省乡试，添设内帘监试官。于道府或同知内科甲出身之员派用。乾隆元年允侍讲邹升恒请也。

翰林引见

翰林开坊缺出，仍照旧例，将俸满人员开列二十员，带领引见。乾隆二年例。翰林院轮值园班之日，每次带领编、检二十员引见。乾隆五年始。

优礼大臣

上御太和殿时，旧制：大学士俱在殿外檐下侍立，即于殿外赐茶。乾隆二年，命侍立仍照旧制，赐茶时，各携坐褥，坐于殿内。御门听政，向例：大学士等俱不设毡垫，惟圆明园奉世宗特旨铺设，乾清宫尚仍其旧。乾隆五年十一月诏："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优礼大臣，恩圣渥也。敬记之。

举人补教职

乾隆二年，恩科会试榜后，照雍正五年之例，将未中试举人拣选文理明顺、年富力强者带领引见，分发本省，以太学学正、教谕遇缺即用。其乡、会试中式之教官，仍回原任。乾隆三年有旨。

官埋崽骼

乾隆元年，命五城各拨空闲官地，掩埋无名崽骼。从御史萧炘请也。

学正养廉

学正养廉，江苏二千两，安徽千五百两，较他省为少，各增足四千两。自乾隆元年始。

汉官加俸

雍正三年，增汉官俸米，并各部堂官给与双俸，其余大小官员加一倍，赏给恩俸。自乾隆二年春季为始。虽曰恩俸，其实即正俸也。遇有罚俸案件，将本身应得俸银、按年、按月计算扣除。

武职终养父母

武职有祖父母、父母年老者，果无伯叔、兄弟，家无次丁，非有紧要戎务，概准终养。乾隆元年例。

官员守制

乾隆二年部议：广东肇高学政王安国，疏请禁守制官员易衣拜官、送礼赴席。应照私罪，不应重律，于补官日降三级调用。三年，刘统勋参奏丁忧御史毛之玉，不回籍守制，潜往浙江招摇干谒。交部严加议处。此维持人心之大者，故记之。

革“圆扁子”

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之白役人等，俗名“圆扁子”，并非额设，亦无定数。每借番役索诈滋事，遂其所欲，即事消弭，否则告知捕役捕治，得受赏银。往往出资设计，诱人犯法，甚为民间之苦。自乾隆元年严谕革退，番役亦稍敛迹矣。

五城巡检

京师五城街巷，各竖栅阑，以司启闭。向设巡检数十员，于在京考职、候选、杂职人员内拣选补用。所用衙役皆无籍之徒，遇事生风，多方扰累。乾隆元年尽行革除。其栅阑仍交五城及步军统领派兵看守。

两江乡试

乾隆二年三月，江南总督赵宏恩奏请上下两江士子应分闱乡试，各建造贡院事宜，经部议准，特旨驳斥。

停庶吉士保举

停庶吉士保举之例。乾隆二年允御史程盛修请也。

君山神庙

洞庭湖君山神庙，载在祀典，所有春秋礼仪、祭品，照湘江之神，动用正项钱粮，一体开销。乾隆二年二月旨。

减盐铁税

乾隆二年五月，湖南抚高其倬遵谕酌减常德府报增羸余盐钞、昌平熟铁等税。

出借仓谷

各省出借仓谷，于秋后收还时，有每石加息谷一斗之例。乾隆二年五月降旨："如地方非歉岁，只因青黄不接，循例借领，出陈易新，则应照例加息；若值歉收之年，所有借领仓谷，至秋后还仓时，止应完纳正谷，不应令其加息。将此永著为例。"三年三月复谕："歉收之岁，无论常平、社仓谷石，概免加息。"

区田凿井

乾隆二年，原任营田观察使陈时夏进《区田书》三册。又于区田四面凿井浇灌，每田一亩约费工本银三两，官借给工本，秋后归还。部议于直隶地方试行。

减贡马银

四川、广西土司旧有贡马之例，俱系折价交纳，每匹纳银十二两。乾隆二年裁减四两，每匹定为八两。

设库大使

河东运司衙门向征收课银十七万余两，后加增盐引十万道，征银四十余万两，始添设库大使一员，其原设盐运使知事，移驻盐池内淡泉。乾隆二年允河东盐政定桂请也。

声明主稿

九卿及数部会议事件，系何部主稿者，本尾将何部主稿声明。乾隆二年例。

申送仓收

乾隆二年七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疏请定限申送仓收。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乃各府属往往买补愆期，年底尚无仓收申送，既不敷来岁出粜，仓储空缺，亦且缓急无资。应酌定限期，务于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出具仓收申送，该管知府年底亲往监督。结报逾限者参处。经部议行。

设铸印局汉官

复设礼部铸印局汉员外郎一员。乾隆二年例。

热审杖责

凡杖责之犯，时遇热审，于减等之中照旧八折发落。乾隆二年曾申谕之。

巡漕御史

雍正间，粮船过淮，派御史二员前往淮南巡察，至抵通时，亦派御史二员前往巡察。乾隆二年，淮给事中仓德等请，将巡漕四员一员驻扎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起，至山东交境止；一员驻扎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起，至北直交境止；一员驻扎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止，一员驻扎通州，巡察至天津止。自乾隆三年始，按驻扎处所请旨简放。

六堂贡生

乾隆二年八月，尚书管国子监事孙嘉淦疏陈：嗣后六堂肄业贡生以三百名为定额，每堂分拨五十名，以三十名为在内肄业之缺，二十名为在外肄业之缺。凡到监之恩、拔、副、岁、优贡、监生，择其品端文优者充补，宁缺毋滥。至在外肄业者，恐伊等馆地不一，难于稽查，应令祭酒严立课程，勤其考校。又嗣后肄业贡、监，设立经义、治事二条。明经者或治一经，或兼他经，务取御纂《折衷》、《传说》诸书，考其原本，于人伦、日用之礼切实讲明。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一事，或兼数事，务穷其源委，考其利弊。三年期满，即以所学定其等第。下部议行。

考选拔贡

乾隆二年八月，礼部奏准：嗣后拔贡到部，停其拣选引见，仍由礼部奏派大臣考试后札监肄业。其中果有人品卓越、学术醇茂者，该祭酒等于期满后保举引见，恭候钦定，从知县、教职简用。其余堪任训迪者，仍照定例以教职入于双月。恩、拔、副、捐轮用两周之后，选用一人，其本班顶选者，仍归原班选用。

贩运米谷

天津商船前往奉天贩运米谷，先呈报该县，将前往人数及或赴锦州、宁远，或赴海城、盖平、复州等处填注，照票登记出海口日期，到时该处即对票查明，令其运回，以便接济民食。此乾隆二年直督李卫议。

罚禁粮出境

邻省歉收告粜，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者，将州县官降一级留任，不行揭参之该管上

司罚俸一年，不行题参之督抚罚俸六个月。此乾隆二年从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定之例。

浙省海塘

乾隆二年，浙省海塘请帑，兴修自浦儿兜大石工尾起，至尖山段塘头止，建筑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三十丈。勘估物料，夫工银一百六万九千六百两。

顺天通判

顺天府府丞治中通判，照直省地方官例酌予养廉。乾隆二年允府尹陈守创请也。

漕粮改折色

乾隆二年，大挑运河，谕将淮安属之山阳、盐城、阜宁，扬州属之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等县本年应纳漕粮，照雍正八年、十一年每石纳银一两之例改征折色。又谕，将淮关客贩米、麦、杂粮概免纳税，工竣复旧。

国子监易黄瓦

国子监、大成门、大成殿易盖黄瓦。乾隆二年九月特旨。

议处恂情御史

满御史稽察八旗事务，遇各旗都统等所办案件错误、迟延，御史不行查参，议定处分。

漕船规制

向议：漕船载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不得过六掾，遂相沿，河水以三尺五寸为度。雍正二年定议：江西、湖广粮船远涉长江，造船以十丈为一，载米一千石有余，入水八掾。乾隆二年，定闸水以四尺为度。饬沿河官弁实力奉行。

八旗养育兵

八旗养育兵每月饷银三两，乾隆二年改为二两，其余银增缺补，养育兵之不能挑取护军马甲者，即改为步甲。原以十八岁为限，亦于是年改议二十五岁为限。

护军校　骁骑校

八旗护军校、骁骑校等向系食俸之员，后将俸项改给钱粮，遇闰之年，照兵丁等一体支给。闰饷自乾隆二年始。

京师饭厂

定例：于十月初一日，京师五城设饭厂十处，以济民食。乾隆二年，适值岁闰，降旨加添半月，于闰九月十五日即行开厂。

满蒙郎中

满洲、蒙古郎中，照汉郎中之例保举道府。自乾隆二年始。

分水口

东省汶上县南旺地区较南北独为高，元向称水脊，汶水至此，南北分流，以济漕运，故又名分水口，为东省全河枢机。旧有禹王府、分水龙王庙、前明工部尚书宋礼祠。

河堤民房

江南黄、运两河堤上，民人多盖房居住。高邮、宝应、江都、甘泉、山阳五州县每年额征银三百余两，乾隆二年奉谕永行禁止。已成房屋无碍河工者，免其迁移。违禁增添，即行驱逐治罪。

限征耗羡

州县征收钱粮，银色倾销，不免耗折。且解送需费，故旧例许于正项之外征收耗羡。原以耗羡属格外之项，与其听地方官私行征取，不如明定分数，使有节制。嗣因提解以后，有司视同正课，渐至巧取苛索，始犹加耗五分，继乃增至加一。如陕省，经年羹尧、岳钟琪先后定为加二，以一钱五分作为各官养廉公费，其五分则采买社仓谷石。后积谷已裕，即以添补军需。川省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解六钱，名为“余平”，以充各衙门杂费。陋例相沿，征取无已。乾隆元、二年，叠降旨革除，毋许于酌定分数之外多取丝毫。我国家万世无疆之休，基于此。

迎送上官

上司、钦差所过地方，止许佐贰杂职于城外驿亭迎送，其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

得轻迎出城。并禁止教官率领文武生员迎送道左，以杜奔竞之风。乾隆二年闰九月，允侍郎赵殿最请也。

归化城税课

归化城开垦地亩，试种一年，请量地升科。上则者每亩征米三升，草十斤；中则者米二升，草八斤；下则者米一升，草六斤。自乾隆二年始。

官俸扣荒

外省荒缺银两，向例于知府以下等官俸工内扣抵。乾隆元年谕：佐杂微员不应在扣除之内，令在督、抚、司、道大员，及府县正印官俸工内均摊。其各省大小衙门人役工食，俱准于地丁项下照数全给，免其扣荒。此乾隆二年旨。

洞庭石台

乾隆初，洞庭湖舵杆洲动帑建筑石台，以为行舟避风停泊之所。并于北面筑护堤，以缓水势，节省帑银三万余两。经总督史贻直疏请，交商生息，以资岁修，责令岳州同知经管，并添设舵杆洲等处救生船只。四年，总督班第以石台孤悬湖中，四面风吹浪激，并无涯岸依恃，加帮添筑，徒费工程，疏请拨此岁修银修理濒湖城楼及城根堤岸之用。六年，尚书署总督那苏图、总督阿尔赛同称：石台粉饰壮观，徒为虚设，尽可停止岁修事宜，将此银别充公用。十年，总督阿弥达疏称：现在石台，设有岳营龙协水师塘汛，岁修竟停，石台必圮。请即于节省银内酌拨五千两，作一分生息，为石台岁修之资。得旨允行。

边屯收成

乾隆二年十月，驻防哈密提督樊廷奏报：本年蔡巴什湖屯种地亩，计算收成分数，自十一分以至五十三分不等。十一月，定边将军额驸策凌奏报：鄂尔昆等处秋成，收粮共五千四百四十五石有奇。五年十一月，报收获七千九百四石有奇。

裁免钱粮

雍正间裁免江苏浮粮四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四月恩诏内再免额征银二十万两。

奖励老农

乾隆二年，滇抚张允随条奏，内称：州县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十则规条：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妇子协力”，三曰“耕牛肥壮”，四曰“农器充锐”，五曰“耘耔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时”，九曰“粪壅宽裕”，十曰

"场圃洁治"。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上农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称：奖赏老农之例：于每岁秋成后，州县查所管乡村，如果地辟民勤，谷丰物阜，觞以酒醴，给以花红，导以鼓乐，以示奖励。又称：播种时，或有籽粒缺乏、工本艰难，请经常平仓谷存七数内酌借籽粮。经部议准通行。

过继者服丧

内外大小各言出继为人后者，遇本身父母亡故，概令回籍治丧一年，服满赴补。乾隆二年十一月允浙江按察司胡瀛请也。

捐监钱粮

乾隆二年十二月，侍郎孙国玺奏请将山西捐监事例移归本省，交纳本邑，以实仓储。经部议驳，得旨："暂行一二年，乃为晋省积贮起见，他省不得援以为例"。

豁除税课

闽省缺额田地五万四千余亩，乾隆元年查出，即将粮银全行豁除。二年，又将应纳丁银九百余两免征。永著为例。

解京饷银

各省解京饷银，有随平陋规一项，雍正元年敕令停止。嗣因清查部库，约计亏空银二百五十余万两，经怡贤亲王以各色浮费既已禁革，奏请将京饷平余陆续弥补。每饷银一千两，收平余二十五两，至八年亏空补足。解部平余银两，照前数减去一半，留本省以充地方公事之用。乾隆三年，将减半银两一概停其解部，存贮本省司库，遇有地方荒歉及裨益民生之要务，即将此项奏明动用，报部查核。

轮班奏事

圆明园轮班奏事之制，乾隆三年正月定。

文庙祭祀

文庙春秋二祭，旧制遣官行礼。雍正年间始定亲祭之礼。献爵一次，其亚献、三献之爵，预先陈设几案上。乾隆三年二月，上亲诣行礼，更定三献之仪，御书扁额："与天地参"、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悬大成殿楹。

十哲之祀

文庙十哲之祀，昉于唐开成至宋咸淳，从颜子升配至圣，遂升子张以补缺数，以孟子称得圣人一体故也。康熙间，以朱子昌明圣教，升位其次。乾隆三年，以《论语》次章即载有子之说，其言语气象皆与圣人相似，宜升堂配享。主议者称有子最为游夏所服，孟子亦称“智足知圣”，从前未跻十哲，实为缺典，应升有子若于殿内卜子夏之下。移朱子熹于西旁颛孙子师之下。通行国子监，直省府、州、县学一体遵奉。此允尚书徐元梦请也。

御书联

御书浙江会稽禹王陵庙联云：“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成二帝首三王”。

河神黄守方

陈留县庙祀河神黄守才，偃师县人，乾隆三年锡封“灵佑襄济之神”。

本籍捐监

乾隆三年二月，直督李卫奏称：常平捐监，以实仓廪，积贮之计莫便于此。但米粮价值各处不同，若任其随便报捐，则必择贱处购买交收，而米贵之处无人上纳，仓困仍虚；势必拨运协济，于官又增脚费。且聚捐既众，争买长价，亦有未便。请照州县大小，酌定每处收捐米谷几万石。约计地方贱价，捐谷二百石；中价捐谷一百八十石；贵价，捐谷一百六十石。米各减半。并先在本籍捐纳，捐满后方许向附近邻邑报捐。庶无此盈彼绌之虞。得旨：“依议速行”。

粮船免税

乾隆三年，畿辅歉收，米价昂贵，谕督抚及司榷官，将临清、天津二关米豆船免其纳税。至通州、张湾等登陆处所，旧有米豆杂粮落地税银，亦著免征。俾远近商贾，贩运日多，闾阎可无乏食之虞。

五城停赈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日，五城停赈。奉旨：天气渐热，贫民不便聚集一处，自应散归种地佣工。著每名再行赏给口米一斗，以资前途食用，交五城御史司坊官按照食粥人数散给，毋致遗漏。

八旗米局

八旗官米局九处，乾隆二年，经提督鄂善等奏准裁汰，并严禁铺户囤积米石，不得过五十石以上。三年，允仓场侍郎请，暂留通州米局一处。御史舒赫德疏称：自裁革米局以来，奸民冀图重利，任意收买旗人米石，以致米价昂贵，请复设立米局。经军机大臣会同八旗都统议奏，八旗官弁食余，米必粜卖。商人囤米，特为渔利垄断。奸民彼此齐行，兵民兼受其累。若官为设局收买，米贵时平价发粜，则市价日减。应如所奏，仍添设官米局。除现在八旗米局八处、包衣佐领米局一处，八旗再添设米局十六处、包衣佐领米局二处，仍请特派大臣经理。每局仍给本银五千两，其应采买之时，即领银采买。并著步军统领及五城、顺天府严行查缉，不许奸商设计籴买。诏允行。并将现在各厂粜米钱文，俱交官钱局发卖，以平市价。

九门石路

京城九门增修石路。自乾隆三年始。

考官路费

乾隆三年谕：各省考官路费向无定例。今酌量道途之远近，分别路费之多寡。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陕西五百两，河南、山西、山东四百两。各省督抚遵照此数，不得以私意增减，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之外更有所受。将此永著为例。其各省起程限期，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七省以十日为限，浙江、江西、湖北、陕西、江南五省以七日为限，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以五日为限。逾限参奏之例，亦是年礼部定。

回避本籍

巡城缺出，将籍隶大兴、宛平之科道概行回避。乾隆三年允刑部郎中增寿保请也。

刊刻经史

乾隆三年九月，国子监奏：太学所贮《十三经注疏》、《廿一史》板片模糊，难以修补，请重加校刊。又有写本《旧唐书》一部，亦请刊刻。奉旨：交武英殿御书处查办。

为君之箴

乾隆三年，编修彭树葵奏进《经疏讲义》，引用魏征《十思疏》内之语，以为人君之德在于慎思，且衍十思之义为箴。御史陈其凝奏："二欲宜克，三私宜省"。二欲，谓"心

志之欲”、“耳目之欲”；三私，谓“怀安之私”、“好谀之私”、“近佞之私”。均得旨嘉奖。

观风整俗使

雍正时，广东设观风整俗使，有额外教职，按季巡试，由江西拨至广东十二名。乾隆三年，裁汰湖南观风整俗使，关防亦于是年十一月缴销。

凿井灌溉

陕西巡抚崔纪奏：“臣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如永济、临晋、虞乡、猗氏、安邑等县，小井用辘轳，大井用水车。其灌溉之法，小井六七丈以下，皆可用人力汲引，每井可灌田四、五亩。大井深浅二丈上下，水车用牲口挽拽，每井可灌田二十余亩。其制造之法，小井不用砖砌，工匠、器具价值，浅者一二两，深者三四两可办。即地中带沙须砖砌者，二费亦不过七八两以外。大井即不带沙淤，亦须砖砌。浅者工费八九两，稍深者十余两，而一水车，亦非二十余两不办。其收获之利，在雨泽调匀之年，似可无事于井，然而西北地高土燥，不厌灌溉，井浇一亩，厚者比常年不啻数倍，薄者亦有加倍之人。至遇旱年，虽井水亦必减少，然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在常田或颗粒无收，而此独仍有丰收。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薄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再陕省富平、蒲城二县，井利颇多，庚子、辛丑亦籍此免荒。臣据秦、晋成效，思更为推广。除延安、榆林二府，邠、都、绥德三州，所属地土高厚，不能凿井外，其余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商、乾、兴安三州可凿之地甚多。现在民间亦有行者。大约渭以南九州县地势低下，或一二丈，或三四丈即可得水。渭以北二十余州县地势高仰，亦不过四五丈或六七丈即可得水。今据各属报到，西安府咸宁、长安、临潼、渭南、盩厔、鄠县、高陵、泾阳、三原、醴泉、咸阳、富平、兴平各县可凿井者，田三千一百余顷；乾州武功县可凿井者，共一百十余村落。又汉中九属，渠水最盛，半系稻田，知府朱闲圣报称可凿井者十分之三。臣思有力之家，可以劝谕开凿，无力贫民，实难勉强。仰冀恩准将地丁、耗羡银两借给无力贫民，以资凿井之费，分三年清还。臣酌定开凿事宜，督令各州县实心稽察、惩劝，俟办理少有头绪，臣亲身查看。庶陕西通省统计河、泉、井水，约可有一半水田，而水田收获之粟，约比常田二三倍。即偶遇旱歉，有此一半水田，即可有一半收成。再凿井灌田，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之水利不同。开凿之后，再请免其以水田升科”。乾隆二年允行。至三年，抚臣张楷遵旨覆奏：“陕西凿井灌田之事，除延、榆、绥山岭环叠，不能开井外，其西、凤等处原报开井六万六千六百二十二眼，内不成井三万三千六百七十七眼。细访井灌之法，不虑开凿之不多，而虑民力之不给。车井用牲口引舁，得水颇多，然非殷实之家不能开造。其用辘轳、桔槔汲引者，所灌止二三亩。每井需三四人转引提曳，数口之家，不过竭蹶一二井而止。前抚崔纪，务期速效，井数徒增而人力不周，不能收多井之利。今未成之井已任民填塞耕种，已成听民酌量留用，应疏浚者仍劝民疏浚。再饬地方官不得委任胥吏查察，致滋纷扰”。报闻。

保举诸生

乾隆三年十二月，安徽学政郑江，保举敬敷书院肄业之廪生陶敬信、江有龙到部，系遵奉元年谕旨。今学臣于诸生中材器尤异者举荐一二，以示鼓舞。经部议照学政举报优行生员之例，准作正贡札监肄业。得旨依议。陶敬信、江有龙仍著送部引见。陶敬信进《周礼正义》一书，上嘉其注解明顺，赐缎二疋，令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

祭祀用银

乾隆三年，湖南抚张灿奏准：炎陵岁祭银二十两，虞陵仅八两五钱，应增如炎陵之数。遇钦差大祭，炎陵额银二十一两有奇，虞陵仅十三两有奇，不敷所用。请嗣后大祭，先期动支司库地丁银一百五十两发县备用。再衡山每岁二祭共止银九两，请照二陵例增银十一两。遇大祭，并支发司库银一百五十两，从之。

考场衣食

乾隆四年己未会试，谕曰："近天气尚觉寒冷，入场士子除照例赏给棉氅衣及姜汤、茶饼外，著按名给与木炭，许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又谕曰："士子入场，定例给与粥饭。近闻办理草率，冷硬不堪充食，著提调官加意料理。"

赏程盛脩

乾隆四年二月，轮进经史讲义。御史程盛脩进《咏史乐府》十二章，上嘉其指事寓规，词意婉挚，得献纳之意，赏内用缎、笔、墨等物。

黜方灵皋

方灵皋先生在康熙时罹罪，蒙思宽宥，令其入旗，在修书效力。雍正间准其出旗，渐次录用，授职翰林，晋阶内阁学士。乾隆初年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后因召对荐举魏廷珍，出即私告于人，又现住庶吉士吴乔□之屋，于内阁定期考试后，补请新到吴乔□一体散馆。上责其营私，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专在三礼馆修书赎罪。

《救饥谱》

仁和监生陆曾禹纂《救饥谱》三卷，乾隆四年经给事中倪国琏奏进。上嘉其有郑侠绘图入告之意，赐名《康济录》，刮网颁布焉。

蒋衡写经

金坛贡生蒋衡，字湘帆，后改名振生，以书法名一时。尝依石经式手写十三经正文，计三百册，共五十函，乾隆四年八月经总河高斌呈进。上以振生年近七旬，志在遵经，赐国子监学正衔。其手书十三经尽用木板刻印，以备颁发。

姜西溟、何义门

姜西溟宸英，以编修充康熙己卯顺天乡试副考官，为正考官修撰李蟠所累，逮问，蟠遣戍，姜卒于狱。何义门，康熙间因直抚李光地荐，以拔贡入直内廷，特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坐事褫职，仍校书武英殿。六十一年复原官，赐侍读学士。

祀稽曾筠

乾隆四年十一月特旨："前任江南河道总督稽曾筠，殚力宣防，至今河渠受益。著照勒辅、齐疏勒之例一体祠祀，以示优奖。"

救护月食

京师救护月食，顺治间定于中军都督府。十五年裁汰中军都督，至康熙七年移于太常寺。所需兵役、香供等项，顺天府经历，仍用署中军都督衔行文取用。乾隆四年，光禄寺少卿梅谷成奏请将沿用虚衔停止。

蔡巴什湖屯种

乾隆四年，驻防哈密、赤靖等处陕西固原提督李绳武奏报：甘、凉、西、肃、西安五镇营官兵，在蔡巴什湖等屯种夏秋田一万亩。本年收获小麦三千八百六十石，糜子一千八百八十三石，谷三千五百十一石零。

巡察御史

雍正三年，湖广地方每年派往巡察御史一员，专司稽察盗贼，巡视驿站、烟墩，操阅民壮等事。嗣因盗案减少，雍正十二年停止。

晋献祥瑞

奉天盖平县产麒麟，将军额洛图等绘图入告。此乾隆五年三日事。是年七月，直督孙嘉淦进一尺以上瑞谷百穗、高粱百穗。

编修升降

以修撰而再授编修者，于振也。以编修而升授修撰者，蒋超也。本检讨而降补编修者，法式善也。本庶常而降补编修，升洗马者，蒋子蒲也。

从祀文庙

乾隆五年，礼部议驳山东巡抚硕色奏请将先儒孔鲋从祀文庙："查《汉书》，云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颜师古注云：'《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书于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则藏书为鲋为腾不可定。又《阙里志》及《史记·世家》；孔鲋初事秦始皇，为文通君，拜少傅。继事陈涉，迁太傅。其生平约略可见。至所著《孔丛子》，朱子疑为伪作，是此书真赝亦未可定。从祀巨典，必显有明征，乃可据为定论。若在疑似之间，宁慎毋滥。该抚所奏，应无庸议"。又议驳浙抚卢焯请将新昌县宋儒石墩从祀文庙："谨按：御纂周易折中列引用先儒姓氏，石墩并未开载。朱子《中庸章句序》内称石氏之所辑录，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晰。又云：'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则石氏原本择焉未精可知'。追其生平与朱子相友善，讲学问答，朱子称其意为学，历言皆有政绩。查该县乡贤祠内已经崇祀。该抚所请，毋庸议。"

富顺盐井

乾隆五年，四川抚方显奏：富顺县灶民开淘盐井七十二眼，产盐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二百斤。配水引二百四张，陆引百七十张，定地行销。应纳课税，自本年始。

楚省销盐

楚省行销淮盐，每岁正额七十七万七千四百余引，每月应销引六万四千七百八十余道。见乾隆五年十一月湖北抚奏《行运楚盐事宜》折中。

九卿吊丧

乾隆五年，有原充工部凿匠俞君弼，营积家资甚富。病故无子，其义女之婿许秉义欺其嗣孙幼弱，图占家产，竟以婿名主丧。因向与内阁学士许王猷宗，托其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九卿中惟陈德华、陈世倌、梁诗正、张廷璐托故不往，其余往吊者甚多。经御史张钧参奏，奉严旨申饬。

滇川运河

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溯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

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造成。由滇督公庆复上请始。

明通榜

会试同考官荐卷图记，交内监试收管，本房不得任意补用。乾隆七年壬戌会试前，经侍郎蒋溥奏定，乡试一体遵行。是科会试后，于下第举人内，择其明通者取用教职，由总裁先录荐卷，不足，再挑备卷。大省六十名，中省四十名，小省三十名。与正榜同揭，礼部拣选引见。到台六年，优者准督抚保用知县。此明通榜始。

选拔期限

从前选拔，或十数年一举，后改为六年。乾隆七年，特旨定为十二年选拔一次，永著为例。朝考后引见，用七品小京官分部行走，始于四十二年丁酉科。严加覆试，始于五十四年己酉科。

学臣携眷

乾隆初，豫抚雅尔图奏准学臣停带眷属，以杜弊窦。至七年三月特旨命宽其禁。

满洲进士

满洲进士，照依甲第名次选用知县。乾隆六年始。

奉直二司

雍正元年，刑部设立现审左、右二司。旋令右司专管直隶刑名，左司专管奉旨交办事件。乾隆六年，经侍郎周学健奏准，嗣复特交之案，分派十七司轮流掣签审办。如掣定司分或少谙练之员，再酌委协办。改左司为奉天司，专办奉天府各州县并宁古塔将军衙门事件。右司专管直隶事件，改为直隶司。各颁给印信。直隶司较繁，即将原管宁古塔事件之山东司员外郎改归直隶司。

主考路费

各省主考回京时，例于该省存公银内支给路费。乾隆六年，上念出京时资斧艰难，令户部每人先给银二百两，知会该省于应给路费内扣除。

曲阜知县

曲阜改县以来，自唐至明，俱用孔氏子弟除授。我朝定制，令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保题补授。大计亦与之会核，与各省知县无异。乾隆六年，衍圣公孔广棨与曲阜县知县孔毓琚互相参揭，有议裁世职者，御史孙灏奏准仍照旧制。

正一真人

乾隆七年，鸿胪寺卿梅谷成奏："正一真人张遇隆恭祝万寿，据礼部文称，随班行礼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驱邪，时有小验，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礼貌可也，乃竟入朝班，与七卿并列，殊于观瞻有碍。应请敕部定议，不必令入班行。"上是之。寻经礼部议：嗣后真人承袭谢恩，由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准其入觐，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如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

宣谕化导使

乾隆八年，上、下两江被灾后，民俗刁顽。诏大学士等于翰林、科道内，拣选品行端谨、通晓民事者四员授为宣谕化导使。寻议以侍讲邓时敏、刑科给事中倪国琏赴上江凤、颍、泗三府州，编修涂逢震、山东道御史徐以升赴下江淮、徐、扬、海四府州。其仪制文移照学政例，道府以下，听其节制。

翰林考试

满洲外班翰林另题考试翻译，由乾隆八年始。是年编、检休致二十人，惟吴绂补用三礼馆纂修，仍留编修任，余十九人降旨覆试，得留原任者，阮学浚、何其睿、陆嘉颖、王居正、路斯道、王锦六人，仍照四等例罚俸一年。此次考列四等者七十一员，蔡文恭、德文庄与焉。

常朝乐章

闰月，常朝所用乐章，视《时宪书》所载，交节之时，用上月宫调，交节之后，用下月宫调。乾隆八年降旨定。

教习考试

考试各学教习，照考试中书例，悉归贡院糊名考试。乾隆八年允御史刘芳蔼请也。

考试罚俸

乾隆八年，给事中陈大玠奏：考试罚俸，翰、詹诸臣将一年俸匀作三年扣除，遇有升转缺出，均予开列。得旨允行。

禁生监充牙行

乾隆八年六月，奉旨定议：如有生监充认牙行，即行追帖，令其歇业，并永行严禁。如不肖生监藐视法纪，州县官奉行不力者，照胥役兼充牙行例分别治罪。

坛庙祭文

会典内春、秋二仲月，直省守土官应致祭各坛庙，其礼仪各载定规，惟祭文未颁成式。乾隆八年，经部议将外省坛庙祠祭各祭文，概交翰林院撰拟成式，进呈后颁行各省，临祭缮用。

红雨衣

诸王以外，惟一品大臣及御前行走之御前侍卫准穿红雨衣。乾隆八年九月特旨定。

紫禁城乘轿

大学士年迈不能乘骑者，惟鄂文端、张文和蒙恩准在紫禁城内乘轿行走。后赵中堂亦恩准乘车进东华门。嘉庆九年，韩城王宫傅予告后来京，降旨令肩舆进朝，扶杖入内，洵为异数。

张泰开

乾隆九年五月，庶吉士张泰开命在上书房行走。

运办洋铜

山西商人范毓馥、刘光晟运办洋铜，皆自备资本出洋采办。照例定限一年，运回交局，每百斤给脚价银十四两，回时具领。此乾隆八九年间事。

淮盐义仓

两淮盐义仓，自扬州以及通、泰、淮等处盐场，共设十仓，应贮谷三十二万七千六百

石。

科场监察

科场派亲信大臣严加搜检。外场巡察御史先期派出，于二十八日即往贡院大门外驻宿。凡运送供给，以及进院夫役人等，概行搜检。砖门外各派参领、守备一员，协同点名给签。皆自乾隆九年甲子科始。是科减直省科额十分之一。

会试改期

乾隆十年乙丑会试，改期于三月举行。因天气寒冷，且各省俱须覆试，士子到京稍迟，特旨改定。

兄弟、父子同为翰林

乾隆九年十月，上幸翰林院，群臣与宴者百六十三人。兄弟同与者，惟满洲观保、德保。嘉庆甲子二月，重举斯典，与宴者二百二人。兄弟翰林，惟贵州张凤枝、本枝；父子则安徽王少宗伯懿脩、学士宗诚，河南吴侍讲烜、编修吴其彦。

会试皮衣

乾隆十年会试，奉谕停止皮衣去面、毡衣去里之例。

太学训饬士子文

乾隆五年，钦颁《太学训饬士子文》，止勒石太学。十年，侍郎彭启丰疏请通行天下学宫，同世祖章皇帝《卧碑文》、圣祖仁皇帝《圣谕广训》、世宗宪皇帝《御制明党论》，朔望令教官宣讲。下部议行。

汉庶吉士

汉庶吉士选派讲、读、修撰、编、检数员为小教习例，始于康熙时。乾隆乙丑，仍命掌院暨大教习遵循旧例举行。

王乔林

桂林陈文恭公荐知府王乔林，其考语云："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内还寓慈祥"。后在西安任内，以滥用非刑革职。

舍田造湖

福州府长乐县十六都、十七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四里民田七百余顷，濒海环山，水至则宣泄无余，干旱则灌溉无术。唐天宝间，邑人林鸨有田四千余亩，尽舍己田潴而为湖，以资灌溉，四里民田，遂成膏腴。原税四千余亩湖粮，摊入四里民田均输。至今四里民田带纳湖税三分。

翰林散馆

滇南李鹤峰甫散馆授职，遇大考优等擢升阁学，时论荣之。窦东皋散馆之次年，大考四等，奉特旨有坊缺出，开列在前，即升补宫允，尤为异数。

漕粮岁额

糟粮岁额四百万石。顺治六年题定，除旧例永折外，不准改折。惟高淳、溧水二县，淹没田亩，粮多虚额，于顺治十六年题淮永折，以苏民困，他处不得援以为例。

漕粮蠲免

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五十九年，普免各省应征漕粮。前两次章程，皆分作七年轮免。五十九年，部臣议将粮数较少省分归并一年，其粮数多者仍自为一年。自六十年起，统计五年之内，即普免一周。至漕粮款内，有例征折色，及民户输银，官为办免之项，一体概予蠲免。

漕粮征收

各省漕粮，向系军、民交兑。军强民弱，每多勒索。自顺治九年以后，定为官收官兑。酌定赠贴银米，随漕征收，官为支给。民间交完粮米，即截给印串归农，军民两不相见，一切浮费概行革除。然每遇开征时，劣衿、蠹役包揽代完，飞派、浮收之弊又起矣。

漕粮赠贴

漕粮赠贴，各省名目不同。江南谓之“漕赠”，浙江谓之“漕截”，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江西、湖广谓之“贴运”。康熙九年题准：漕粮赠耗银米并刊入易知由单，存给纳户，随漕征给军丁。

赠贴数目

各省漕粮赠贴多寡不同。江、安、山东、河南每米百石征银五两、米五石；苏、松、常、镇四府每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浙江每石征漕截银三钱四分七厘；江西每石征赠银三分、赠米三升，又征给副耗米一斗三升；湖广无加赠银米，康熙十年题准，于四耗之外加赠二斗，随粮征给。

闰月甲米

八旗兵丁赏给闰月甲米，乾隆四十年始。嗣后凡遇闰月，照此一体赏给。奉旨永著为令。

大臣俸米

六部尚书、侍郎，每年俱领双俸、双米，大学士之兼管部务者亦如是。其不兼部之大学士，止系双俸、单米。乾隆五十年谕："亦著加恩给予双俸、双米。

罚员俸米

旧制：在京文武各官，有罚俸处分者，惟罚俸银，仍准支领俸米。降、革、留任之员，因处分较重，是以降级留任者，照所降之级支领俸米。革职留任者，停其支领。乾隆五十一年谕："嗣后在京文武各员，有降级、革职留任者，止将俸银分别停减，其应得俸米，俱准其照原品支领。"

提前支俸

乾隆五十一年夏间，京城米价稍昂，又遇闰月，特降旨将京员应领秋季俸米移前一月，于闰七月关支。其来年春季俸米并移前于正月开印，决日即行开放。

运粮军丁

民之隶卫籍者，曰"军丁"，又曰"运丁"，专为转运漕粮而设。前明于各卫选都指挥一员，统领官军运粮。后改令把总领运，共有漕运十三把总。其运丁即于各屯伍中拣择，统谓之"官军"，凡十六万余名。挽运漕粮，南自瓜、仪二江口入运河，出河口，由黄河入会通河，出临清，北接卫河至直沽，泝潞河达于京通仓。明邱文庄有云：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今则以军丁；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今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燕京。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盖自三代以来，纳秸纳穗，迄于汉、晋、唐、宋，转、漕输

粟，虽有运米丁、挽漕夫、漕吏、门丁、牙官、纲户、漕户、漕卒、民户诸名，或应募，或受直，考之，皆民也。至明，乃有军丁之目，于屯伍中抽选，别为一途，不劳民运。我朝因之，惟革卫指挥、千、百户等职，改设卫守备、千总、随帮等官，专司屯运之事，丁则名仍其旧。前明之初，招集民人充实行伍，以为征兵，指挥领之，得地即令坐镇。厥后镇守日久，官丁皆与本地子民婚配，安居食业。又因本地别设营伍，足资捍御，原派镇守之兵虚设无用，裁其粮饷。但年久难驱回籍，给荒田责令开垦，以资生计。故凡属卫军，皆有屯田，是以谓之“屯军”，又谓之“军丁”。军代民劳，著令挽漕，即今之旗丁也。裁饷开屯之始，有仍令操演者，防守汛地方者，谓之“操军”；屯丁年久，将屯田售与民人，子孙赤贫无屯，谓之“赤丁”。先是，领兵之指挥并千、百户等官，子孙承袭管理屯饷；至坐签长运以后，以世辖军丁运粮。国初用为押空随帮，雍正年间停止不用。嗣后行令各省，追夺委牌、执照。所遗世职子孙，谓之“舍丁”，派令各省督抚衙门轮班役使之丁，谓之“班军”，派令把守城门，谓之“门军”；帮帖运丁每船十二丁，谓之“驾军”。继又裁门、驾二军。统曰“什军”，各卫皆有，而长淮卫则名“纲军”。又有无屯无运者，谓之“闲丁”；派令驾驶黄快船者，即今之“黄快丁”也。以上各丁，名目虽殊，其为运丁则一。每逢金运之年，一体勾签。康熙二十五年，每船概定十丁。雍正四年，酌改江南、安庆前后两帮每船十七丁，江淮、兴武十八帮每船十二丁，其余各省帮船，每船仍系十丁。十三年，计出运军丁四万三百四十名。至乾隆十六年，实计现运军丁五万六千五百九十八名。

卫　河

卫河，即南运河也，亦曰永济渠；亦曰御河。源出河南卫辉府辉县之苏门山百门泉。东北会淇、漳诸水，过临漳，分流为二：其一北出，经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东流，经大名东北，出临清，合会通河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自山东德州界入直隶景州，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州、青县、静海，至天津府北三岔口入海，计长八百余里；自德州桑园至临清板闸，计长三百五十里，皆曰卫河。其间建闸、开渠，为漕、农之交赖者有三：一曰小舟河，乃卫河迤西之分支；一曰百泉，乃卫河发源之正派；一曰洹河，乃卫河迤北之分支。三处分泄，均入卫河。其流似众，然在春水未长，仅涓涓泉流，设遇亢燥，则泉流更细。漕运、民田，均需调剂，故有“三日纹水济漕，一日闭口灌田”之例。

汶　文

汶上县分水之处，在元时为会源闸，即今济宁之天井闸也。元人遏汶水北出阳谷以通卫水，南出济宁以通泗水。然按地势，南自沽头以达河、淮，殊为便利。而北由安居至南旺，南旺地高于天井，安能激水逆流而使之分乎？故当时虽多设闸坝，常患漏竭。至明永乐时，总督河道宋礼用老人白英之计，筑戴村坝以遏汶，导之出鹅河口，入南旺湖，然后分流南北，从分水口为水脊，因势均导，南得四分，北得六分，增修水闸，以时启闭，漕运遂通。今南北流惟吾所用，如浅于南，则闭南旺北闸；浅于北，则闭南旺南闸。湖、泉并注，南北合流，虽有旱暵，靡不有济。每岁东南漕艘，无或滞留，此皆白英遏汶水之功

也。

星宿海

黄河发源星宿海，后人遂以星海之名，疑黄河从天上来，非也。康熙间，上遣侍卫西穷河源。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他腊，地上飞泉杂涌，成水泡千百，从高下望，大小圆点粲如列星，故名星宿耳。

白粟米

粟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黏有不黏，《本草》注云："粟黏者为秫，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黏。康熙时，乌喇地方树孔中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子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甘，性柔，或以此贡献，上命植之山庄，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尤过之。是可补农书所未有也。

哈　密

哈密地方终岁不雨。间有微雨，沾土即止。亦无雾露，惟冬月有雪。而每年庄田丰熟，无乾旱之虑者，以引雪山之水，大者为渠，小者为沟，足资灌溉。非如内地必仰藉雨泽也。

谷穗变蚊

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多种水田，无旱潦之患。惟或一年，谷穗变蚊而飞，撚视之，为水或为血耳。

察哈延山

黑龙江西有山名察哈延，穴窍中白昼则吐焰，晚则出火，经年不熄。近嗅之，气味如煤，其灰烬白色，如牛马矢，撚之即碎。亦内地所未闻也。

绝处日影

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即出，盖地当绝处，日影所射也。

山海关澄海楼

山海关澄海楼，旧所谓关城堡也，直峙海浒。城根皆以铁釜为基，过其下者，覆釜历历在目。考之志册，仅载关城为明洪武间所建，而基址未详筑于何时。盖城临海中，涛

水激射，非木石所能久固。昔人巧出此想耳。

哈密瓜

哈密瓜，古瓜州近域，其瓜较内地甜美。体甚钜，长尺许，两端皆锐，彼国中遍种之。每熟时，人唯啖之以代谷食，遂觉气体丰腴，有逾平昔。

土鲁番西瓜

土鲁番在哈密之西，其地产西瓜，种尤佳。每熟时，人人瓜田，必相戒勿语，悄然摘之，恣其所取，瓜皆完美，一闻人声，则尽坼裂无全者。亦异闻也。

三　门

陕州砥柱一山，屹立河中，禹凿之三穿，使河出其间，有似门状，故曰“三门”也。俗云南为鬼门，中为神门，北为人门。三门之险，鬼门为最。

沙蓬米

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类胡麻而小，性暖，益脾胃，易于消化。好吐者食之，多有益。

泰山之脉

恭读圣祖《御制文集》，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圣论精确，实为古人所未及。敬记其略云：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土门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绿，西至通加，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禄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鼍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或以界海为疑。夫山势联属，而喻之曰龙，以其形气无不到也。班固曰：“形与气为首尾”。今风水家有过峡，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过峡耳。宋魏校《地理说》曰：“傅乎江，放乎海”，则长白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体位证之，面西北而背东南，若云自函谷而尽泰山，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西向乎？是又理之明白易晓者也。

黑龙江麦

黑龙江产麦最佳。相传中国麦种之佳者，系西域携来。鄂罗斯地在西陲万里有余，黑龙江上流原系鄂罗斯所居，其种亦自西来，所以麦之佳较他处尤胜也。

堪达罕

索约尔济等地方有兽，名“堪达罕”，鹿类也。色苍黑，项下有肉囊如繁缨，大者至千余斤。其四蹄能驱风，凡转筋等症，佩于患处，为效甚速。

土鲁番

土鲁番地方去雪山不过百里之内，天气极热。其人皆入夜始出耕种，若日出以后，则暑不可耐。且其地多碛石，赤日中石热如火，触之有焦烂之患。

西北丝绵

西北回子地方产丝绵，以之制甲，其坚固胜于中土，约四十层，可敌浙江之丝八十层。

白龙堆

圣祖《御制文集·杂著》云：“白龙堆，古沙碛也。汉时为楼兰、姑师地。今蒙古部落敖汉、奈曼等居其东，阿霸垓、阿霸哈纳尔、鄂尔多斯等居其西，巴林等居其北。四十九家半界于龙堆。考《边卫志》云：‘龙堆，沙形如土龙身。高者二三丈，卑者丈余。东倚三危，北望蒲昌，为西极要路’。北巡时亲履其地，见所谓龙堆者，长者十数丈，短者亦三四丈，形蜿蜒如龙，非可以高卑论也。土人云：‘龙形皆头向东南，尾朝西北’。验之信然。又其形无定处，今日隆然而起者，明日已为平沙，而或左或右之间，又隐隐聚成龙形矣。是非仅风力所能散聚，盖其灵气凝结，变化无方，真似龙耳。史志所记，未能详也。”

元之苗裔

西北回子种类甚多。当日元太祖征服回子诸国，悉有其地，因命诸子分统之。是为部落之主，岁月既久，语言行事及服食器用，遂习回子风俗，无复蒙古之旧。而其实皆元之苗裔也。

盐之种类

盐之种类不一。南方所用海盐、井盐、皆须煎熬烹炼。山西解州盐池，如耕者之疏为畦陇，引水灌其中，俟夏秋南风一起，即结成盐印。故昔人以为海盐、井盐资于人，解盐资于天也。独阿霸该部落及张家口外牧围之地有盐一种，出水泽中，不待煎熬而自成，亦不待南风而后结。土人就近取之。其块大小不等，色青黑，味甚佳，不减于中土所产者。始知天生百物，以备民用，随在各足。《礼记》所谓“天时有生，地利有宜”也。

马口柴

前明宫中用马口柴。其柴长四尺许，整齐白净，两端刻两口，以绳缚之，故谓之马口柴。康熙初年炊爨还用此，今惟天坛焚燎用之。

西洋大红

西洋大红，出阿末里噶。彼地有树，树上有虫，俟虫自落，以布盛于树下收之，成大红色，虫名“各作泥腊”。

李之种类

李类甚繁，林檎其一。树不甚高，枝叶皆如李，花白，唐人谓之“月临花”。实如李而差小，有黄、红二种。《本草》所谓“金林檎、红林檎”是也。独核有仁，味甘津，亦名“来禽”，亦名“蜜果”，此果味如蜜，能来众禽于林，故得林檎、来禽、蜜果诸称。《学圃余疏》谓花红即古林檎，误矣。花红，李属也。李有数种，其树皆疏直，叶皆大而厚，花带微红。其实之形色各以种分；小而赤者曰李子；大而赤者曰槟子；白而点红，或纯白，圆且大者，曰蕊婆果；半红白脆有津者，曰花红；绵而沙者曰沙果。《西京杂记》所以有素柰、青柰、丹柰之别也。盖李子与柰，其枝叶花实固区以别，而其子核之异，尤最易辨。坚而独者李类，柔小而四五粒者柰类。草木诸书多以林檎附于柰内，恭读圣祖《御制文集》，记其辨论于册，以见圣人格物之精如此。

丰泽园水田

丰泽园有水田数区，每岁布玉田谷种，至九月方刈获登场。圣祖一日幸园中，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穗之上，实已坚好。因命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每年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仰见天眷圣人，故诞降嘉种以充王食。

俄罗斯枪

俄罗斯制枪最精，能拆开如钟表内之螺丝圈，玲珑缭绕，莫测其巧。彼国少铁，枪孔极细，不需火绳，置石屑于关捩处，发之即中。凡从树上打坠灰鼠、银鼠等类，犹必寻其铅子携回，以备复用。天朝与之交易，禁售铅、铁器，彼国亦如之。

窝　集

窝集，东至海边，接连乌喇、黑龙江一带，西至俄罗斯。密树丛林，冬夏不见天日。松柏大树各以类相从，不杂他木。林中落叶，常常积数尺许，泉水、雨水、至此皆不能流，尽为泥滓，人行甚艰。其地有熊及野豕、貂鼠、黑白灰鼠等物，皆资松子、橡栗以为食。又产人参及各种药料，人多有不能识者。

瀚海玛瑙

蒙古部落咸在郭毕，即瀚海也。其地多砂石，少草木，一望斥卤，无溪涧、山谷。沙中产玛瑙石子，五色粲然，质清而润，或红或白，或如螺蛤，或如蝉蝶，种种尚形，纤毫毕备，三年核楮之巧，未能遇也。又有白质黑章，若画中小景，林木山桥，点缀宛然，奇奇怪怪，莫可敷陈。造化生物之巧，一至此乎？

英吉利刀

英吉利国，冰铁制刀，纯软如绵，可围绕腰间。使臣来京师，乘车驰石道上，闻轮声心惊，尝解所佩刀斫地，伸屈如意。亦一异也。

台湾多地震

台湾多地震，往往月辄数动。泛海者遇地动，无风而舟自荡摇，舟中人辄知之。京房言地震云："于水则波"，信然。

俄罗斯交易

天朝与俄罗斯交易，市口在喀尔喀之哈克图地方。赓侍郎尝以主事衔充监督六年，言彼国所需内地绵布、针线、绸缎等物，概以皮张易之，惟茶与大黄尤为珍贵。大黄能愈百病，非得大黄不能生。领票当商者共七十二家，而贩易大黄，独回人穆金禄一人，曾奉部颁龙票，无敢分贩者。所行之茶，必湖广所产。盖彼国人内热，非此茶无以解。至回疆以西，则多销潞安茶也。俄罗斯系女主，凡刑律无议斩者。

石碌铜

琼州府属昌化县黎地产石碌铜，为黎人检究，贩作颜料，更可煎炼作铜，制器亦甚坚良。嘉庆三年，疆吏奏将此铜充粤局鼓铸，遂不复采运滇铜矣。

唐古忒门符

唐古忒贴门符，上画无数人马头，番字不可辨识，贴之可以辟瘟疫。按：唐古忒即西吐蕃，明曰“乌斯国”，我朝曰“乌斯藏”，其地去青海不远。

八旗档子

国初八旗无簿籍，用薄版五六寸，作满字于上以代之。每数片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

查克木

瀚海一带有查克木，其树无皮，当枝干青翠时，着火即燃，不必待其枯槁。烧时有焰而无烟，与炭相似。

浮白之穴

《素问·黄帝问气穴》篇曰：“目瞳子、浮白二穴。”注云：“浮白在耳后，入发际，足太阳、少阳二脉之会。”是乃人身气穴之一，非但为饮罚爵名也。

地中出火

黑龙江及蒙古敖汉地方，地中往往出火。去土面一二寸，炎光随起，接以引火之物，辄传焰。而值土人耕种时，略耘反之，布种其上，不两三月即收获矣。盖地气极热，发生最速故也。

文渊阁

我朝文渊阁虽为大学士兼衔，并非职掌，且自来实无其地。乾隆四十一年，诏搜辑遗集，汇为《四库全书》，特命于文华殿后建阁弃之。又于《永乐大典》散篇内，裒集《麟台故事》一编，为宋待制程俱撰。所载当时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从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立制差为赅备。因命大学士等参仿宋制，会同定议：置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学院学士兼充，总司典掌。置文渊阁直阁事六

员，以满、汉内阁詹事、少詹事、讲读学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辑之事。置文渊阁校理十六员，以满、汉庶子、讲、读、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内阁侍读等官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之事。以上皆设为定额。仍仿宋代馆职结衔之例，凡章奏文移，概令署衔于本职之上。遇领阁事、直阁事阙员，由翰林院列名具题。遇校理阙员，由领阁事大学士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遴选学问优长者带领引见充补。凡管钥启闭，典之内府，仿宋制秘书省，有提举官，以从臣充。特派内务府大臣一员兼充文渊阁提举阁事衔，至阁内收发宿直等事，由于内府司员、笔帖式内分派掌管。

文渊阁直阁事

凡充文渊阁直阁事衔者，升授侍郎及改补寺卿，例应出缺。惟河间师纪文达公随带至尚书任，由四库全书馆始终其事。恩谕兼充，洵异数也。

曝　书

宋代秘书省，每岁有仲夏曝书之例。我朝渊海缥缃，储藏美富，每岁按三、六、九月，由提举阁事大臣会同领阁事大臣，定期奏请曝书，直阁、校理各员咸集，公同翻晾。其排次清厘，列庋原架，则文渊阁检阅所司。检阅官例设八员，由领阁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内阁中书遴选充补。亦酌仿宋秘书省检阅文字官而设也。

四库秘书

四库所辑，多人间未见之书，镌刻流传，仅什之一。其由《永乐大典》采掇裒辑者，犹存稿底。原议俟全书告成后，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依全书目次四部编排，标签安庋，本院办事翰林司其籍。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有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所司，赴署请阅。有愿持笔研究就抄者，亦听之。惟不许私携出院，致有遗缺。外书之掌副在有司，视宋制，非省官毋得借书。我朝嘉惠来学之意，尤为沾溉无穷矣。

兼带馆职

编、检改授科道，乾隆年间犹有兼带馆职者。如初派文渊阁校理，在四库馆原行走之提调纂修内拣选。御史刘锡嘏充提调给事中，章宝传充纂修，均得以原衔补校理，殊为荣遇。

文渊阁直庐

文渊阁各员直庐十五间，在传心殿后。北面系改拨上驿院档房，以为阁职办事之所。其应行文移则借用总管内务府大臣堂印。

斋戒铜人

我朝遇大祀斋戒，所司进铜人于乾清门，盖踵明故制也。明太祖以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牙简。大祀书“致斋三日”；中祀书“致斋二日”于简上，太常寺进置斋所。又命诸司各置木牌，以防亵慢。刻文其上曰：“国有常宪，神有鉴焉。”凡祭祀则设之。后又制陪祀官，入坛各佩牙牌，其制有二：圆者与祭官佩之，方者执事人佩之。俱藏内府，遇祭则给，无者不得入坛。我朝之佩斋戒牌亦踵此。雍正十年二月，谕定斋戒悬牌之例。

贤良祠

贤良祠建于雍正八年七月。祠在京城白马关圣庙侧，满汉大臣，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奉特旨入祀。前殿祀亲王二：和硕怡贤亲王允详、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后室祀文武大臣九十八：大学士谥文成榜式达海、大学士一等子谥文肃范文程、蒙古副都统一等轻车都尉谥襄壮褚库巴图鲁、大学士谥文毅宁完我、大学士谥文恪额色黑、定西将军一等公谥靖康爱星阿、议政大臣一等男谥恪僖哈世屯、定西将军都统三等侯谥敏壮李国翰、四川陕西总督谥忠毅孟乔芳、四川陕西总督谥襄勤李国英、大学士一等忠达公谥文襄图海、大学士谥文毅魏裔介、大学士谥文靖王熙、大学士谥文清阿兰泰、大学士谥文贞张玉书、大学士谥文端吴珙、大学士谥文端张英、大学士谥文贞李光地、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谥恭懿福善、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谥襄壮费扬古、议政大臣一等男谥敏果米思翰、尚书谥端恪姚文然、尚书谥敏果魏象枢、尚书谥文正汤斌、尚书谥文端顾八代、尚书谥恭勤马尔汉、尚书谥文恪励杜纳、尚书谥恭毅赵申乔、尚书谥文敬徐潮、尚书衔谥文定徐元梦、尚书衔福建巡抚谥清端陈瑸、工部尚书衔河道总督谥文襄勒辅、抚蛮灭寇大将军兵部尚书广西巡抚谥忠毅傅宏烈、满洲都统谥襄壮根特、都统一等褒绩公谥襄毅赖塔、汉军都统谥桓僖冯国相、靖海将军靖海侯福建水师提督谥襄壮施琅、靖逆将军一等侯甘肃提督谥襄壮张勇、振武将军甘肃提督谥襄武孙思克、奋威将军陕西提督谥忠勇王进宝、镇南将军护军统领谥襄壮莽依图、西安将军谥恭靖佛尼勒、勇略将军云贵总督一等子谥襄忠赵良栋、总督谥清端傅腊塔、总督谥清端于成龙、大学士谥文恭富宁安、大学士谥文端朱轼、大学士谥文端张鹏翮、大学士谥文端田从典、大学士谥文恪高其位、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谥悫敬尹德、蒙古都统谥僖恪阿尔纳、礼部尚书衔谥文定杨名时、总督谥清端杨宗仁、河道总督谥勤恪齐苏勒、兵部尚书衔直隶总督谥敏达李卫、大学士谥文穆马齐、大学士谥文端伊桑阿、大学士谥文端福敏、大学士伯兼管陕甘总督谥文襄黄廷桂、大学士谥文恪蒋溥、大学士谥文靖史贻直、大学士谥文庄梁诗正、大学士谥文端来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谥文忠傅恒、协办大学士一等武毅谋勇公谥文襄兆惠、大学士谥文端尹继善、大学士谥文恭陈宏谋、大学士谥文定刘纶、大学士谥文正刘统勋、大学士谥文襄舒赫德、大学士谥文穆徐本、大学士谥文定高斌、大学士谥文肃英廉、大学士两江总督谥文端高晋、一等伯左都御史谥壮果拉布敦、尚书谥文端汪由敦、尚书谥勤恪李元亮、尚书果毅公谥襄壮阿里衮、尚书衔谥文端钱陈群、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文肃陈大受、总督谥悫勤喀尔吉善、总督谥文勤鹤年、总督谥

勤肃鄂弼、一等伯都统谥襄烈傅清、一等男成都将军谥文毅奎林、一等伯西路将军谥武烈和起、伊犁将军谥襄武伊勒图、总督谥悫勤那苏图、总督谥勤毅吴达善、总督谥恪敏方观承、总督谥清悫袁守侗、总督谥诚恪萨载、总督管河南巡抚谥恭惠何煟、广西提督晋赠伯爵谥昭毅许世亨、福建巡抚谥敏惠潘思榘、江苏巡抚徐士林、广东巡抚谥恭毅李湖。内无谥者，江苏巡抚徐士林一人。大学士谥文端王杰、大学士谥文清刘墉、大学士谥文正朱珪。

功臣专祠

京师功臣专祠凡七：睿忠亲王祠，祀睿忠亲王多尔衮；定南武壮王祠，祀定南武壮王孔有德；恪僖公祠，祀恪僖公遏必隆、领侍卫内大臣尹德、果毅公阿里衮；勤襄公祠，祀勤襄公佟图赖、忠勇公佟国纲、端纯公佟国维；文襄公祠，祀文襄公图海；宏毅祠，祀宏毅公额宜都；恪僖公祠，祀恪僖公哈世屯、敏果公米思翰、庄愍公李荣保、忠勇公傅恒。

双忠祠

双忠祠，祀襄烈伯傅清、壮果伯拉布敦。

旌勇祠

旌勇祠，祀一等诚嘉毅勇公谥果烈明瑞、都统谥昭节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王玉廷、德福。

紫光阁五十功臣

紫光阁五十功臣：傅恒、兆惠、班第、纳木扎尔、策布登扎布、富德、萨拉尔、黄廷桂、色布腾巴尔珠尔、扎拉丰阿、罗卜藏、多尔济、额敏和卓、舒赫德、阿里衮、鄂容安、明瑞、阿桂、三泰、鄂宝、博尔奔察、豆斌、高天喜、端济布、爱隆阿、玛常、巴图、济尔噶尔、齐凌扎布、噶布舒、额尔登额、霍集斯、鄂对、鄂齐尔、阿玉锡、达什策凌、鄂博什温布、田屯、三格、奇彻布、达克塔纳、萨穆坦、塔玛鼐、富锡尔、满绰尔图、海兰察、老格、富绍扎齐图、阿尔丹察、五十保。

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

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巴禄、福禄、和起、桑齐多尔济、满福、车木楚克扎布、阎相师、玉素富、扎拉丰阿、瑚尔起、阿敏道、五福、诺尔本、观音保、阿什默特、噶岱默特、艮音泰、巴岱、布尔哈、纳兰图、巴宁阿、阿尔哈尔沁、萨垒、扎尔善、诺满察、德尔森保、占颇图、伊萨穆、伍什尔图、沙津察、扎敦察、莽喀察、齐里克齐、额纳慎、茂汉、宁古礼、奎玛岱、特通额、莫宁察、那木查尔、塔尼布、玛格、达尔汉、恩特、伊达

木扎布、占音保、西尔库尔、拜达尔、望拉、哈木图库。

平金川前五十功臣

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阿桂、丰升额、明亮、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色布腾巴尔珠尔、海兰察、额森特、舒常、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尔普、兴兆、哈国兴、马彪、马全、书麟、三保、乌什哈达、瑚尼尔图、珠尔格德、阿尔都、舒亮、科玛、阿尔萨朗、伊兰保、佛伦泰、富兴、德赫布、莽喀察、海禄、教成、官达色、成德、图钦保、曹顺、保宁、特成额、乌尔纳、敦柱、额尔特、托尔托保、泰斐英阿、柏凌、达兰泰、萨尔吉岱、特尔惇彻、兴奎。

平金川后五十功臣

平定两金川后五十功臣：都尔嘉、舒景安、五岱、噶塔布、扎尔桑、玛尔占、阿尔素纳、博灵阿、常青、牛天畀、明仁、五福、刘国梁、巴克坦布、斐慎、马彪、常禄保、梁朝贵、灵山、嵩安、三德、刘辉祖、彰黧、那木扎、进财宝、伊立布、岱森保、穆哈纳、乌尔图纳逊、富宁、明山、伊史、巴达玛、库尔德、阿兰保、阿满泰、新达苏、富尔赛、额尔伯克、爱星阿、巴凼萨、许世亨、国兴、坚木参那木喀、雍中瓦尔结、雅满塔尔、绰尔嘉木灿、阿忠保、木塔尔、雍中尔结。

平台湾二十功臣

平定台湾二十功臣：阿桂、和珅、王杰、福康安、海兰察、福长安、董诰、李侍尧、孙士毅、徐嗣曾、鄂辉、舒亮、普尔普、蔡□龙、梁朝桂、许士亨、穆克登阿、张芝元、普吉保、穆塔尔。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存于世者，止一部，贮翰林院敬一亭中。书长二尺，阔一尺，宣纸朱直格，字法端整。余官翰林时，曾启镝观之。据清秘堂旧藏底册，此书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除原阙二千余卷，尚存九千八百八十一本。余按：明郎瑛《七修类稿》载："成祖命胡广、王洪等编《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见于《蟫精隽》中"云云。彼此卷数不符，或记载之误耶？至现存之九千八百八十一本，亦据册纪存数耳。是书采掇浩博，意在贪多，不出类书窠臼。其体例依韵字排纂，先列本字故实，后附图，并载入六书真、草、篆、隶字样，摹拟形势，注云某某书，如宋元米、赵诸人为多。所用韵次，不依唐宋旧部，惟以《洪武正韵》为断。征引经籍，因各韵辏辐，前后错互。于《易》先列"蒙卦"，于《诗》先列"大东"，于《周礼》先列"冬官"，并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序。其体例踳驳大概可见。前修四库书时，经馆臣朱竹君奏请校核此书，奉谕派王大司农、裘大司空同军机大臣为总

裁官，遴简翰林分校，详定规条，分晰校核。除现系通行，及古书无关典要者不必再录外，其有流传实少，足资启牖后学者，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进呈，彙付剞劂。其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注出简明节略，以佐流传。经圣人裁定，此书始足登石渠金匮之藏矣。

永乐大典纸尾

《永乐大典》每本纸尾，载写书人衔名。闻每页中垫纸及前后复页，自修四库书时，皆裁去归内廷矣。

永乐大典成书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永乐初，解缙等奉敕编《文献大成》。即竣，成祖以为未备，复敕姚广孝等重修，四历寒暑而成，更定此名，成祖制序。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复加缮写。考《明史·艺文志》，附记于此。

庶吉士廪饩

雍正十一年八月，特旨给庶吉士廪饩，每月银四两五钱，器用什物工部支取，拨官房一所为教习馆。直省书院膏火银亦于是年始给。

大学士、尚书品级

改大学士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雍正八年旨。

停御史保送坐粮厅

御史保送坐粮厅之例，乾隆五十年停止。

停宝源局、宝济局

河南宝源局，自雍正九年停铸。山东宝济局，自乾隆三年停铸。

内班升转

旧例：满洲中允、赞善缺出，专于外班拣选。内班翰林，直升讲、读。嘉庆八年大考翰、詹，分别降补。奉谕："嗣后满中允、赞善缺出，先尽编、检论俸升补，如内班无人，再用外班拣选。其侍读、侍讲缺出，先尽内班之中、赞升用，如内班中、赞无人，仍准其以编、检升补。

降官之俸

旧例：大考补降人员均不准接算前俸。是以俸满各员，经左迁，资格转居最后。嘉庆八年，准接算底俸，其升任之俸，仍不准接算。允御史王麟书请也。

满讲官缺

旧例：满讲官止八缺，较汉员减少四缺。嘉庆八年，增设二员作为额缺。

翰林左迁

翰林及科道官左迁后例不能仍回本衙门。近惟李云门师、周东屏、吴稷堂、陈伯恭、钱黼堂、刘云房数前辈仍补学士、编修等职。至法梧门以检讨擢至祭酒，缘事奉旨以编修降补，尤为异数。再任御史者，惟冯星实、钱南园师二人。

钱南园

钱南园师以大银台督学吾楚，公正清严，风裁峻厉，不独士子慑服，官寮无不畏之。留任六年，将及瓜期，以内艰归，旋丁外艰。先有会同匿丧案，办结，移交抚军浦苏亭。浦于先生去官后，巧饰入告，绝不留学臣地。上责之，降补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赴部补官，已有缺矣。适同乡一友精六壬，代先生占之，云："此缺决不能补，当仍复清要之秩。"先生笑置之。不数日引见，上问："汝是参国泰的钱某，何久居里舍耶?"谨奏："两次居忧之故。"上命查，有员外缺出，令钱某补。逾日，特旨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旋命入军机处行走。乃知圣人恩眷，非媚嫉者所能料也。后浦以闽抚获罪，先生以疾卒。灵辒将发之日，正值浦抚肆市，人诵熊江陵文，云："君子、小人之所终，不亦皎然可睹乎?"

李敏达之精敏

李敏达公卫，传闻不多识字，办事精敏，凡章奏稿案，听人诵之，多所指正。一日，奉诏他使，适患痔，欲陈所苦，幕中恐字样不庄，久之不能措笔。公曰："何不云坐处不安耶?"闻者翕服。

谢赐孔雀翎

刘文正公谢赐孔雀翎折，有"顾影惭深，举头恩重"八字。后于文襄谢赐孔雀翎、黄马褂，有一联云："戴而知重，宁惟假以羽毛；服且增荣，奚啻赐之颜色。"

王仲瞿

浙江举人王仲瞿博学能文，屡入礼闱，皆以文涉险怪被黜。壬戌会试，次题为“道之以德”一节，文有云：“耻者，为七情中所不可见之人情，格者，为六官中所不能奏之考绩。”二语甚奇警。闻此人得剑仙术，善舞剑。

施鸾坡

壬戌庶常施鸾坡曾集《千字文》，去一避讳字，成九言诗九百一十一句进呈。其得赐举人以此。

张忍斋通经

张忍斋师贯通经学，为两浙儒宗。官京师时，别无所嗜，暇则手一册，默理经解。凡经书一节、一句中有数说，辄书数姓氏于侧，循姓氏而递忆其说焉。其用功如此。

翁覃溪父子

翁覃溪先生精蝇头小楷，为书家绝技。每年元旦日，于四粒胡麻写“天下太平”字以试目力。今七十余矣。尚能书之。令子宜泉、比部，好古有父风。积历代古钱最富，见市摊上有一古钱，即以数十钱易之，依式绘摹，装成巨册。为自来嗜金石者意想所不到。

南薰殿藏古人像

南薰殿藏历代帝王、名臣像，外间尝有摹出者。余曾见唐李供奉、杜工部，宋欧阳文忠、苏文忠等像。闻上自汉诸葛武侯，至元耶律文正皆有之。古人生像不画全身，摹者大率从生像耳。

孙迟舟印

孙迟舟前辈有印章一方，镌“易为长、为寡发、为多白眼”三语。盖取其效己形貌也。

举荐贤才

蔚州魏敏果公官侍郎时，荐睢州汤文正应博学鸿儒之诏。官尚书时，平湖陆清献为巡抚慕天颜所劾，公力陈其廉明，得复职知县，荐擢御史。大臣为天下得人，如公者洵无愧矣。后桂林陈文恭公荐宁化雷翠庭先生，亦可谓得人。

提倡理学

我朝宰辅中，以理学提倡者，朱文端、陈文恭其最也。逮于文襄以词章见长，彭文勤又从而恢张之，而理学绝响矣。及见韩成王宫傅，犹有理学模范。

座右铭

魏环极先生座右，题“读书改过”四字。朱沧湄舍人有“变化气质，爱惜精神”二语。

劝人惜福

刘文正公有墨刻联，句云：“退一步想，留几分心。”二语可作座右箴。又有一联云：“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只惜福；求名求利，但需求己莫求人。”余谓士大夫承祖、父余泽，得以取科第、登仕版，皆由前人积德所致。更当继之惜福，方可望后人之绍前体也。岂云惜福耶？然无如人之徒知享福也。噫！戒之哉！

郑贯亭笃于内行

阳山郑贯亭水部为人醇谨，笃于内行。有同怀弟某自少丧明，贯亭抚之最厚。登贤书后，留京授徒，束修所入皆寄以供其衣食。及通籍后，即迎与同居，为之娶妇诞子。待骨肉如此，可以愧天下之薄夫矣。

陈松友

国子博士陈松友，荥阳人，由孝廉任教职者几三十年。迁是职，住南学公廨，携一子一孙以为侍奉。性情恬适，终日无疾言遽色。善养生，每日晨起及就枕时，必通身敲击摩挲不下千余次，行之极有常，大寒、盛暑不少间。年已七十五矣，筋骨坚强，能敌少壮，亦可觇其效云。

蔡生甫精鉴赏

蔡生甫司业精于鉴赏，收藏法书甚富。尝以十粒明珠易一兰亭善本。其风趣雅甚。

河间不善书

河间师博洽淹通，今世之刘原父、郑渔仲也。独不善书，即以书求者，亦不应。尝见斋中砚匣，镌二诗于上云：“笔札匆匆总似忙，晦翁原自笑钟王。老夫今已头如雪，恕我

涂鸦亦未妨”。“虽云老眼尚无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语清河张彦远，此翁原不入书家”。

善听轩

河间师有侍姬中年丧明，构一室以居之，颜曰“善听轩”。联集“甚哉墨墨，对此茫茫”二语。又集汤若士、苏东坡词云：“忙处抛人闲处住，饥时吃饭困时眠。”

蔡老妪

蔡生甫能记前生，尝言前为一念佛老妪。镌印章一方，曰“黑桥佛妪”。今犹不昧善根，每日诵佛号，常素食，不茹荤。形貌清古，人皆呼为蔡老妪。

竖着出京城

官京师者，无不想跻九列。河间师云：“九列人多修到，但能修到竖着出京城乃佳耳。”何皆是横着出去也？吁！

钱鲹石

刘云房协揆言，向与钱鲹石侍郎隔院居。一日夜半，闻先生大哭声。诘朝遣人探视，门扃如故。亲诣问之，先生曰：“昨夕之哭，竟为君所闻耶？我想人生世上，至穷到不能举火，亦殊难堪，不觉放声哭耳”。刘告同人醵数十金遗之，是夜即闻歌声出金石矣。

刘石庵赠河间砚

刘石庵阁师以宋砚赠河间师，镌字于匣云：“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沈雄之品，比之文格，有如此也。河间师题云：“石庵以此砚见赠。”左侧有鹤山字，是宋人故物矣。然余颇疑其依托。石庵曰：“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是或一说欤？

禅榻图

尝过留琴室，见渔洋山人禅榻图，为禹鸿胪稿本，挂未谷墓寄覃溪先生之物。横幅宽二尺许，古松一撑，藤萝倒覆，旁悬飞瀑一道，室中作头陀像，结跏趺坐，睇鸣鹤欲舞状。意境清超，将移我情矣。留琴室主人云：“覃溪嘱予请竹垞翁于此室。予曰：‘何不自请之?’曰：‘尔为请之，乃是一家眷属耳’。”留琴室主人姓朱，号野云，精绘事。故云。

毗陵秋兴图

吴霁峰茶墨闲斋中，见王召谷毗陵秋兴图长卷，后有笪江上诗跋。江岸丹枫，尽移夺于缣素间，而青松、紫柽、白榆、乌桕互相掩映，高低俯仰，杂沓匝匝，莫可名状。非赝笔也。江上先生诗十二首，亦清隽可诵，书法尤得坡公意。

景庆藏画

兵科给谏觉罗景庆，字蠲堂，收藏名画甚富。一日余过访，观所藏王石谷立帧三幅，内山居积雪图当是真迹。余设色二帧，恐出自扬子鹤诸人手。又有仿营邱长卷，尚非赝笔。又观南田翁仿古大册页十幅，内有题云："余作画不欲一笔落纸上，直使人游于澹泊潇寂，要眇不可知之境，造化耶？笔墨耶？"蠲堂酷爱王麓台山水，藏立帧七幅，皆仿北苑巨然大痴鸥波作，惟仿石峰老人天池石壁图，余尤所醉心。惜所论画学甘苦诸跋未能记忆一二，殊为恨事。画多有钦训堂藏印。主人名允敬，亦天潢宗派。收藏法书、名画，近皆散之人间矣。外又观李复堂、女史文端容花卉各一册。尘埃勃鬲中，忽受半日烟云供养，真所云"饥十日，得太牢"也。快极！快极！

高南阜题画诗

胶州高南阜老人人品高洁，书、画、诗三绝。晚年病右臂，以左手作书画，奇气坌涌，尤为世所宝贵。余尝于周研山处见一画册，题雍正六年戊申作。后老人之孙□中嘉庆庚申顺天举人，出王勿庵殿撰门。以老人画册十幅为赞。款题云："乾隆丁卯，归云和尚左手画"。余假观经年，爱玩不忍释手，仅录其题诗，归之。题画梅云："风条吹出雪皑皑，珍重东皇着意裁。总使也从春色见，肯同桃李一齐开"。题石云："海岳奇峰久赏心，应愁倒箧未能寻。谁知借得毛锥力，不用侯家五百金。"题牡丹云："种种妖娆种种香，锦屏争出斗新妆。深山也有倾城色，疑是人间野洛阳。"题石云："蔚乎其文，介乎其守。饱烟雨而披草莱，是为文字之友"。题莲房菱芡云："满图新果杂冰澌，挥汗如浆不自疲。浑似饥人朵颐吻，望门大嚼过屠时。"题石云："画成双石大运拳，碧藓如茵贮野烟。好向山中支枕卧，一天空翠伴龙眠。"题秋葵云："玉露团团湛碧苔，汉宫秋净断尘埃。最怜酒染鹅儿色，惯簇新妆趁晚开。"题石云："新安江上昔曾见，画出如逢旧石矶。怪得夜来帘影里，月明犹湿古苔衣。"题鸡冠芭蕉云："雨过西天忽晚霞，送人取象妙无涯。画禅更欲翻新界，拈尽维摩只此花。"题石云："五岳峰中割一峰，墨痕泼处湿云浓。图成不敢多烘染，怕有风雷起怪龙。"

渔洋山人题画诗

辛酉九月二日，有客持揭钵图来观。绢幅高尺二寸，长五尺许，末无款识，绢质残损，似裁去原款者。前有渔洋山人题诗，款云："丙辰王正四日，题朱壁揭钵图。应东痴

命。”知为朱壁作矣。画法精人毫芒，药叉，罗刹，诡形殊状，点缀傅染，无纤微不惬，信为丹青绝境。渔洋诗不见集中，因抄存之，以志寓目一幸：“方寸水精钵，中有宁馨儿。崔巍青莲座，上有人天师。一人窈窕美且颀，明珰宝璐鬘修眉。金支翠旌光陆离，回风仿佛捎云旗。作使群鬼无不为，神奸万亿连尻睢。霆电烨烨雷车驰，修罗刀鼻两不訾。飞龙衔衔势躨跜，前有饥蛟后肥遗。或骑朱虎骖文貍，猰貐椅枳呼穷奇。窦窳驶卑駊虞夔，蹄者角者毛彤彤。铜弩厥张齐发机，彤弓旅矢射丽龟。鼛鼓伐鼓声振悲，师子之铠剑钣钹。悬绠度索上骑危，牙齿栈齴肩出颐。左担鸡足移须弥，威容广大调御姿。不闻不见坐若尸，天花绀绿下葳蕤。山鬼揶揄不得施，授女五戒跪涕洟。岂悟前因羯肌夷，宾伽解脱母性慈。山河墨点无疮瘢，顾陆不作作者谁。昆山朱壁能继之，绢素黔晕丹粉漓。神采浮动穷毫厘，城北徐公虎头痴。三日不食坐茅茨，抱持此卷忘朝饥。大雪叩门索我诗，开卷一引千留犁。呵冰炙砚为此辞，十指皴瘃断吟髭。杜陵老叟不可追，金粟神妙徒嗟咨。

郑板桥之画

闽中郑板桥胸次潇洒，零纸剩墨，随意点梁，具有清夷出尘之致。尝见一小幅，写一花尊，供兰枝，飞竹叶数个，左侧一水盂，浸兰花朵朵，横写一如意。题句云：“年年风景皆如意，水暖花香竹叶肥。”其风韵可想也。

玉枕兰亭

周研山藏《玉枕兰亭》一册，本林鹿原先生物。后有心香明经一跋。余尝假玩，录记其原跋于此：“兰亭以定武本为第一，乃冯承素双钩，褚遂良检校，亚于墨迹一等，世争宝贵。迨宋宣和取入内府，定武石不存，墨本日就消耗。南宋贾相似道，命馆客廖莹中缩定武本为小字，刻以灵壁石，精莹如玉，经年始就。毫芒曲折，神采焕发。昔人谓即起右军于九原，当亦警叹其殊绝也。此石明时久在吾闽士大夫家，知秘藏而不知讨论。本朝顺治间，为侍御萧蛰庵先生所得，时出榻本以惠英敏之士。由是吾乡始知有玉枕本《兰亭》矣。昔夫子有‘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叹。墨迹不可得见，见定武本如见墨迹焉。定武本不可得见，见玉枕本如见定武焉。今此石之存亡，如定武不可知，然片纸才墨，右军真面目存焉。可不重爱惜之欤！时乾隆辛巳九秋，书于朴学斋。林擎天。”

黄庭经跋

余己未八月望后，以编修秋俸易鼎帖二十卷，装池完好。呈覃溪先生审定，留苏斋多日，为余书“鼎帖考”一则，又为书联，有“古欢鼎帖结神交”之句。同馆吴荷屋又收残帖数册，质之先生，择七种定为鼎帖，各系以跋。内《黄庭经》实属仅见，记其跋语云：“此《黄庭经》是南宋时翻摹秘阁本。以石刻铺叙考之，是鼎帖所抚秘阁本也。义门乃以颖本从秘阁出，则义门、坛长二先生皆误评颖本耳。南宋以后，又有从此再翻之本。第四行盖两扉，‘两’化作‘雨’；三十八行‘肝’讹‘肝’；三十九行‘三光’讹‘五光’；五十三行‘玉英’讹作‘王英’，惟此本不误。即此数处，已压诸石本矣。又有一旧刻本，

通皆七字为句，‘弃捐摇俗’乃是‘弃捐淫欲’；‘修太平’是‘心太平’，或遂执彼为古定本。虽若可据，然其笔法实远在此本之下。以予所见新安吴氏所藏旧本，有董文敏手跋，称墨池为放光者，其笔法实逊此本。况以予详考其本，内亦尚有一二处未可据者。品帖原以笔法为主，岂若校雠家所为乎？所以王弇州、莫云卿皆推此为秘阁本，信不诬耳。”余跋不复记。

历朝宗尚

陈观楼先生云：“汉人训诂，唐人诗赋，宋人理学，明人章疏，本朝人考据。此历朝宗尚之大概”。

经学大家

汪锐斋云：“自宋儒后，讲《易经》、《春秋》者，推李安、方望溪”。今续《易经通论》、《春秋通论》，始知二先生心得处，实能发朱子之未发者。

见利忘义

赵鹿泉先生尝云：“见利思义，夫子许其可以为成人。然则人之见利而忘义者，多也”。吾友陈虹江云：“今人不但忘义，并且不畏祸。”先生曰：“通极通极。”

李湖题联

旰江李恭毅公官通永道时，题一联云：“人苦不自知，原诸君勤攻吾短；弊去其太甚，与尔众率由旧章”。此非老于吏治者不能道此语。

薰亭抚孤

休宁汪香泉先生嫡孙五代进士。其子早逝，遗一孤孙，同族薰亭学士携至京，延师课读。一日，熟师讲“爱之能勿劳乎”题文，申说父之爱子之情，此生恸泣不已，不忍卒听。诗废蓼莪，古今人同此至情也。薰亭于宗派极疏，乃用情及此，且闻其约束较己子尤严，洵可谓盛德事。

饶宗麟通经

同乡明经周，馆京饶宅，受业生名宗麟，年十六，熟《五经》、《周礼》，背诵如泻瓶水，只字不爽。近读《仪礼》，亦能记忆，尚未熟耳。余尝见其貌，亦福厚未易才也。饶本旌德人。

福山王氏

鹿笃谷言，福山科甲之盛，推王氏为最。自国初几庵先生官大司农后，历今七世，父子昆弟以甲、乙科出身，外官巡抚、内官京堂者，不下数十人。几庵封翁名道增，未尝读书，由懋迁致富。明末岁饥，出资财赈济乡里，全活甚众。尝代一社输徽银若干两，人咸颂义侠焉。故子孙食报最久，且无一人罹于祸者。

德泽儿孙

莱阳赵序堂昆弟叔侄联捷科弟。其尊甫任严州太守时，振兴士气，于寒畯尤嘉意焉。如余秋室学士，皆素所培植者。尝值隆冬扃试诸童各给炭以御寒，浙人至今犹口碑载颂。可信序堂家门之盛，非无自也。

潘本义

潘太守名本义，浙江仁和人。任吾郡时，留心士子之有文行者。访之张笔石学博，得三人焉：龙维祺，周金键、暨先母舅春野先生。冬季各送炭资十二金，扃舆减从，亲诣书塾，具陈古谊。犹记余时为童子，将命捧茶瓯侍焉。后龙、周皆捷贤书惟吾母舅以明经终，然皆不愧为有品有学之君子。今之学博，既无笔石先生其人，而太守犹有用心若是者否？可见数十年中，已成羲皇间事矣。太守历任湖南三郡，生孙三，各以其郡首字名之：恭常辛酉举人，恭辰辛酉翰林，恭宝。

天理彰彰

刘文正公太翁任某省藩司，岁饥，先发赈而后入告，为上所嘉。后生文正公，为一代名臣。吾师戴紫垣先生父官临清州牧，修城垣，督工真至，不辞劳瘁，寝食城上者半载。后王伦之乱，犯临清，不能屠此城者，公之力也。是科吾师甫弱冠，捷京兆解元，联成进士，入翰林。谁云天理不甚彰彰耶？

期功丧

古人以期功丧去官者良多，今士大夫但冠一期字于名刺耳。郑贯亭水部有同怀，忧而不考试差，犹得古人遗意。

周郃生淡于仕进

颜玉峰云，邵阳周先生名郃生，官刑部主事。淡于仕进，未华颠即抽簪去。归装载书一船，教子弟曰："书可读，官不必作"。子思仁，得选拔，不令其与廷试，发所藏书读

之。后著述极富，年臻九十余而终，人称为切庵生生是也。至今后嗣繁昌，博青衿者，尝百余人。

三世不葬

王芷塘云，伊戚某翰林，三世停厝不葬：曾祖厝徽州；祖厝苏州；父厝京城东隅夕照寺，距京寓仅数里。入翰林后，亦未尝设一祭。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根本不笃，枝叶不茂，未见于处忍心而能获福荫者。可危可危！

孙文清公

我朝汉大臣鹰五等之封者，惟张文和、孙文清。孙尤晚达，任将相，歷历中外，尤为罕觏。徐春帆给谏言其神情火热，发扬蹈厉，如赤城之霞，火焰万丈。后辈接其言论，虽痿痺者可使之振起。尝教人云："圆融者福厚，执拗者禄轻"。少时咏杏花有句云："摘来仍向溪边掷，不是春风第一枝"。可想见其兴趣。

拉旺多尔济善射

额驸拉旺多尔济膂力绝伦，尤善射，发无不中，尝扈从南苑。有兽名四不相轶出围场，上与额驸一矢，刻即射殪覆旨，真虎臣也。每扈跸，乘四马轿，驶行如飞。其法：用四马扛舆，四仆别乘四马御之，齐手一鞭，马已驶去数里矣。

嵇文恭善风鉴

嵇文恭善风鉴，百不失一。主乙未会试，揭晓后，中式者初见，即鉴别无爽。分两日款宴，前一日皆丹毫简用者。内有二人不符，由途即选。次日所延，则尽归班矣。尝言乙未一榜无宰辅，惟许紫垣师、孙寄圃一内一外，禄位崇厚。今果然。又许金兰溪为臬司，今由臬司官少寇。曹顾崖病右手，虑大孝不能作字，欲乞假。文恭曰："不出三年，当至二品，岂能去耶"？后曹以学士督学山左，荐擢少宰。

洪亮吉之傲

洪稚存负才傲物，清狂自喜。尝游陶然亭，遇素不识者宴客。洪入座，浮一白曰："如此东君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一笑迳去。盖袭用杨廉夫句也一日访张船山，适船山生女，赋一律，成三联矣。洪见之，续云："可怜一队痴儿女，惯替人家做老婆"。后洪以编修言事，褫职。

李东川好酒。

夏邑李东川任祁阳时，有句云："颟顸公事唯耽酒，勉强官声不要钱"。后果以诗酒废事，被参归。

杨柏溪精风鉴

杨柏溪廉访精风鉴，甲辰出纪河间师门。曾云："师人阁愈迟愈佳"。后河间师年八十二拜协揆命，仅十七日即捐馆矣。术数之学，精验如此。蒋砺堂云："杨前自言十年不甚好，遂家居十年。出即补郎中，擢道员。禄位信有定数。"

不留余地

李鹤峰先生学问事业，卓卓可称，惟居心太狭。凡事不留余地，致嗣君衣山编修腹内有灵鬼事，百计驱治不效，遂至病终。说者谓孽报云。处事必留余地，正可发人深省。

刘文正公气象

侍御皂梅坪言，犹及见刘文正公丰范严正，如对神人，数十年中，目中并未见有此等气象者。每直军机处，闭目坐，闻人言事偶误，张目侃侃直陈。内侍传赐食物，谢恩祗领，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后高云从案，大臣多罹罪者，独不及公。其端严慎密如此。

裘文达奖励后进

裘文达公奖励后进，凡人一善一长，揄扬不置。虽素不识面、隔数十年犹称道不忘。惟闻人背后谤议，必面折之曰："尔胜他的好处何在?"

施愚山嘉言

施愚山先生语所亲云："我辈既知学道，自无大戾名教。但终日不见己过，便绝圣人之路，终日喜言人过，便伤天地之和。"四语痛至。

魏冰叔嘉言

魏冰叔文集首一条云："人多事后论人、局外论人。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此二者皆由不忠不孝的心生出。"记之可以自箴。

张月槎文采风流

张月槎先生任中州太守，文采风流，照耀一时，题厅柱联云："钱本无神，任吏役案头置帖；草不能圣，笑老人判尾求书。"张精于草法，故云。又题嵩山老子庙额一龙字，用意巧绝。题黑龙潭联云："天油然作云下雨，水不在深龙则灵。"又有梅、李二姓为离婚事构讼，张判其合好，当堂合卺，题一联于牌，送归："何彼秾矣华如李，迨其吉兮标有梅。"亦风雅之佳话也。张以检讨出任太守，后考鸿博，复官检讨，亦可入玉堂之记载。

光明殿联

西华门内光明殿，为张真人入觐时栖止所。前为大光明殿，次太极殿，次天元阁。前团殿尤壮丽，上瓦下砖，皆磁料瓶炉，为嘉靖时物。中有御笔联额，敬记二联云："覆育本无私，穆然垂象；鉴临昭有赫，俨若升阶。""元气荟函三，上清同契；道源分列四，统御兼成。"

崇文门内天主堂

崇文门内天主堂，建在康熙年间，乾隆时重修。客厅东、西两壁，画人马凯旋之状。堂内供奉彼国圣人，皆图画全相。四围男女老少聚集嬉戏，千态万状，奕奕如生。堂宽数丈，高以十数丈计，不架一木，全以砖砌成。人巧夺天工，信然。

朱梅麓死为河神

朱梅麓顺治十四年时奉命治河，至康熙四年卒于官，历任数载，所著有《寒香馆河防疏略》。徐、兖、淮、阳间人盛传，凡所擘画，力图永久，故首尾十年无大工，民免昏垫。朱死为河神，经总河王光裕疏请建祠济宁，部议未允。而豫河两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庙，称为朱大王。事纪渔洋《池北偶谈》。乾隆□□年，阿文成请敕封为河神。

黄理斋异梦

贵州黄理斋官工部主事，夜尝梦有人迎至一石城，城上榜一楚字，有长须吏捧簿牒侍，无所禀白，但俟点笔勾判耳。每月必梦数次，秘不敢告人，闻之其乡至好言如此。

杨惠元遇狐女

陈绮石言，同乡杨编修自少即有一狐女相依，情好甚笃。自入泮以至成进士，无不先期知之。留京数年，亦随之如故，家人未尝见也。余曾亲叩之，但笑而不答，面容昳丽，绝不似为狐所祟。或亦遇青凤者流。

闽省天后庙联

闽省天后庙联云："天立厥配，后来其苏"，与泰山东岳庙中"帝集乎震，人生于寅"二语皆为稳切。

裕陵隆恩殿松

裕陵隆恩殿前，月盘松六株，高不过丈余，平顶如盖，虬枝四散，构丹漆架承之。架六七层，每层可容一席，可以想松身之古矣。

天坛天灯

天坛竖天灯桅竿，高数十丈。近因更换新木，工部行咨滇、蜀各省采办，开销至八万余金，沿途运费尚不计也。闻灯笼亦铁线织成、重千余斤。

造　字

工部于工役器物档案，每造字以译俗语，为从来字书所未见。如天、地坛大祀，壁上挂灯名"叅灯"，其式两头尖，中大，如橄榄形，亦会意、象形之意也。闻此等字尚多，皆可入奏牍。

辛酉大雨

辛酉六月，京城水灾，为从来所未见。自朔至十日，倾盆大雨不间昼夜。城内外墙屋坍塌，伤人甚众。至十五后复大雨连日，民居房舍无不透漏者。闻宫殿皆漏，以毡裹之。昆明湖水闸撤去二板矣。上自园入内，各部司堂皆无立足地。特旨命大臣十数员分路查灾。无舟可汛，坐簸箩渡去。畿辅被灾者九十余州县。

河间之谐

河间师善诙谐。前办四库书时，凡书有错误，各纂修推诿处分，多有言张冠李戴者。师题一绝于壁云："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冠何处去？他人戴者也衔冤"。又尝云："朱石君，人仰之如禹、皋、稷、契，而日托于韩、柳、欧、苏；彭芸楣，人视之如韩、柳、欧、苏，而日居于禹、皋、稷、契"。二公情况相肖。

文题警愚

彭芸楣院长视学浙江，有一郡士习不端，因按"斩、绞、军、流、徒"命题，用"五

世而斩”、“其蔽也绞”、“子行三军”、“饮食若流”、“仲尼之徒”数句，尚不失警醒愚顽意。至赵石源前辈之“毛毛草草”，则未免割裂矣。翁覃溪阁学在粤东亦曾以“大草”二字命题，终涉乖僻。

联讽贪官

吴白华总宪曾视学湖北，人以姓名三字撰联额云：“口可吞天。欠金休得登高第，少目何曾识抄文。”后关敬轩学士在奥东学政任内，人亦有一联云：“一条木竖拦穷鬼，两扇门开要细丝。”祝留村主事与钱南园师先后视学余乡，亦有联云：“祝去无人祝，钱来不要钱。”人言信可畏哉！

柴　桢

柴桢，贵州人，曾任常德知府，有贤声。后迁至浙江盐运司，为盐政全德所陷，服大辟。人集四书一联云：“柴也愚，无罪而就死地，是谓过矣；德之贼，不仁而在高位，亦曰殆哉”。

顺天乡试考官

顺天乡试主考官皆用二品以上大臣，且直隶人应回避。翁覃溪先生以大兴人官洗马，充乾隆癸卯科顺天乡试副考官，亦异数也。

马有章

嘉庆辛酉会元为马舍人有章。有议其文者，拈一破云：“观辛酉科之会墨，马有章而人无文矣”。闻者绝倒。

戴紫垣论享福泽

戴紫垣师云：“凡人享大福泽者，遇事必谨慎细密，无纤毫厌倦意”。因指王惺庵、董蔗林两宰辅实之。蔗林阁师，畛未尝亲炙。韩城公，畛尝同处月余。辛酉分校京兆，公主试，以七十八岁老人，每日阅卷自丑正起至申正止。公慎精细，虽极劣卷，批数字于上，亦端整不苟。昔人谓韩魏公与亲戚卑幼书，亦端严谨重，今犹及见其人。可信精神即人之福泽，凡精神不周至者，皆无福泽者也。又云：“凡居官行己，不待人之指摘，先须自己揣量，看果能称否？自然是不称居多，必须兢兢业业做将去，或可免患。稍一矜张，即倾跌矣”。此先生阅历语，即满招损之证验也。敢不佩诸？

龚荻浦论功名

龚荻浦先生云："功名一途，有气魄者取之，有精神者享之"。二语极论。

下　卷

陈观楼嘉言

陈观楼先生云："人必须节俭，然后可以立品"。此语本之许鲁斋，久不记忆矣。入耳怵心，笔以识之。

富纲之奢侈

富纲任云贵总督，肆意奢侈。署内房舍地面皆用蓝细布贮棉制如砖式，量地广狭而平砌之。又虑逾久践实，每月更铺一次，备制成者积数间屋。此与尊奉福贝子行馆地面铺以红哆啰呢者尤为意想所不及。噫！享用逾分，宜乎其肆市也。

阿精阿任豫抚

阿精阿官河南巡抚，侈肆任性。属官百计承奉，求得欢心，省城自藩司以下，迭张宴款洽一日，轮值首府。开封守陈文纬，先数月构葺精巧明瓦架棚，轻纱裁幔，几案陈设奇玩，名花异卉，罗列阶砌。陈素精于饮馔，此更精益求精，无不玉杯金盏，即首座所进之磁碗各件，花色款式独与众座迥别。更可异者，正当清歌艳舞，欢情秾洽时，八壮仆扛出备赏钱四桌，令人瞥心骇目，莫可直视，乃用红丝绳穿青铜钱八十万耳。众属宴毕，伊又作主复会，首县令与末座。独米、烛二项，首县赔费八百金。阿官豫抚仅五月，豫民膏髓已竭矣。

河间砚铭

河间师有紫檀方笔斗，为一木所凿，镌铭云："方外出棱，虚中若纳，全体浑成，周遭匝匝。毛颖是居，如无缝塔"。又有砚铭云："视之似润，试之则刚。其殆如貌为恬静而内隐锋铓"。又得一砚，背微有裂痕，铭云："下岩石，惜已断，然不似博准敕之顽砚。"

寒山古雪

李次云赠余一砚，石质细润，旁有白晕，不足为石病也。梦中忽记题"寒山古雪"四

字。因属竹浯书隶，锓于背而藏之。

宋小坡之胆识

宋小坡侍御督学秦中，值教匪流毒正酷，案临巩昌，距府城数十里外。郡守驰报贼信，请勿至，小坡毅然往。出廉俸二千金，募回兵为防御计。贼侦知，遁去，城藉无恙。前任陈远山闻贼到汉中，即他避，生童随散，多为贼所戕。远山闻之，郁郁成疾，卒于任。可见临大事，存乎胆识，胆识不足，而欲以济事也，难哉。

讽景安诗

教匪扰害河南时，巡抚景安督师尾随，不能剿贼，军中谓之“迎送伯”。又有人点窜杜诗诮之云：“大师祠堂何处寻，光州城外贼森森。缠头白布知春色，望眼红旗空好音。三等伯为天下笑，一条绳是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怯，长使军民泪满襟”。

古大臣风

周藕塘侍御参劾大臣，在军机处质讯，有责以不实者，藕塘任咎。总宪达香圃先生云：“御史原许其风闻其事，不必任错。”余谓此语有古大臣风。

捐班充侍读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缺，向由御史、各部郎中资深者进本除授。自嘉庆六年吏部以捐职郎中黄永沛开列，竟亦得除此职，实自黄创始也。

候补官膺考差

黄左田，庚戌进士，官农部，以朱石君宫傅荐入懋勤殿供奉，特旨改补赞善。旧例：候补人员不能与考试差。甲子四月，谕令一体考试。是秋简放山东副考官，洵异数也。

优礼旧臣

王韩城宫傅予告回想，上念其为先朝耆旧，赏给高宗纯皇帝御前陈设玉鸠杖一枝。

归班铨选

嘉庆六年，候补学正、学录之赵逢源等改归知县原班；八年，额外主事龚傅敝、候补内阁中书王恩注等改归原班铨选。王以是年补莱阳令。

俄罗斯托特学生

俄罗斯学生向例五年考试一次，即系管学之人及大学士等在内阁考试后，将列为一等者授为八品官，列为二等者授为九品官，三等者留学行走，不入等者革退。又自乾隆四十六年设立托特学生，兼习阿里噶里字式，系于八旗蒙古人内，每挑取年少堪习者一人充补。每届五年，经军机大臣将该学生考试一次，列一等者以中书补用，二等者以理藩院笔帖式补用，三等者留学，下届考试之期再行考试。俱因人数无多，例不应入贡院。嘉庆八年，经大学士、军机大臣先后奏交吏部，照各项考试之例一体遵办。

禁司员向堂官屈膝

嘉庆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特谕：部院司员于本管堂官遇有公事，只应侍立回堂，毋许屈膝，以肃体制而杜谄谀。

救济灾民

嘉庆六年十月，上念京畿被水，灾黎御寒无具，谕提督置棉衣六万二千余件，分遣大臣设厂监放。穷檐老幼，悉被春温，实从来所未有。

回民贡纳

新疆喀什噶尔回民内，有一项回民，名为伯德尔格，旧例每年纳贡金十两、金丝缎二匹，后增贡金四十两。又喀什噶尔看果园回民，每年应进葡萄千斤，办事大臣以二百斤送京，余折价存库充公。嘉庆四年，谕仍照初定章程呈进，其所增金两及葡萄折价均着宽免。

江西湖广销盐

嘉庆三年二月，两淮盐政奏：江西省每年额销盐二十七万二百九十一引，实销盐二十八万一千三百三十二引，计溢销盐一万一千四十一引。湖广省每年额销盐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四引，上年实销盐七十九万二百七十一引，计溢销盐一万三百三十七引。

新进士任中书

新进士简用内阁中书，在阁行走，给与公费，自嘉庆五年始。

黄河改道

嘉庆十一年，黄河溜势，改由六塘河至灌口归海。循轨利导，使洪湖清水得以畅注，高堰堤工无虞，实为南河一大转机。特旨复设南河正、副总督。新任正总督为吏部侍郎戴均元。

节　馈

向闻吏、户、兵、工四部书吏，尝有馈节之事，良由关系铨选、财赋，吏胥有所取，乃有所馈也。阳山郑贯亭、栖霞年松崖先后官工部都水司，值节馈送，皆峻却之。近宝泉钱局事发，亏短铜斤七十余万，各任监督，皆以收受节礼罹重罪。噫！有守之可贵也如此。

“八夕”为题

《宋史·王居安传》：“刘孝韪七月八日过其家塾，使赋‘八夕诗’。”此题甚新，张忍斋师科试吾郡，尝以此命赋题。

郝楚望谈易

郝楚望先生云：“离为火，在人为心神所主也，发窍于目。《易》曰：‘离为目’，故嗇于目，则神聚于心。坎为水，在人为肾精所主也，发窍于耳。《易》曰：‘坎为耳’，故嗇于耳，则精凝于肾。老氏言嗇，其要在此。”

测字问功名

江南戊申乡试道题：“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二句。一士出闱后，到测字处问中否，即命以巍字测之。断云：“山字半出，禾字半科，女字半好，鬼字半魁。君其中副榜乎。”榜发果然。

测字断生死

聂见一武昌人，李姓，测字有神解。有陈姓艰于子嗣。值妻临蓐，走问一童字。李云：“当是男也，恐不育耳。”陈请其故，曰：“童子无根。”又有问其子之病患者，因乳名“六十”，即举六字问之。李云：“汝口说‘六十’，已是一‘卒’字矣。虽去一点，目前可望平安，恐不免来年之忧。”随口答说，无不应验。机变之巧，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蒋丹林喜测字

同年赵介山、帅仙舟夙相好，同寓。成进士，廷对前一日，蒋丹林前辈往送考，介山举一奏字测之。蒋云："二人在三人中，郡与帅君皆可望鼎甲。"胪传果然。

鼎甲天数

孙渊如丁未廷对，进呈时原置第二，上赏其策对博洽，欲改置第一，看出策中有"耕三余"九句，斥其笔误，仍之。读卷官未看出，而渊如亦不自知也。戊戌廷对，进呈时，邵楚帆卷原拟第一，上嫌其策中有二语意稍不贯，并不欲更置也。陈文恭公读卷，将邵卷久拆不开，命将原拟二、三卷移上前。及拆邵卷，仍拆不开，及移孙希旦卷第三，而邵置二甲一名矣。鼎甲信有天数，君相固不能操权耶。

接　骨

孙渊如官京师时，尝被车压折胫骨，为一金姓医治好，今右足尚较短左足寸许。服雄黄兑烧酒四十九日，足发赤斑而愈。金云："骨原可接。"凡人自胎生之骨，如花木之枝，随处可粘，惟在脾胃好，多进饮食，能生新血以益气耳。若后生之骨，如齿牙、膝盖、脑骨数处，则断不能接。所以用雄黄、烧酒者，雄黄能去瘀血，烧酒无损脾胃。瘀血不尽，虽治好，遇阴雨必变。今孙已逾十年，行履适然，惟其医治之精耳。尝嘱终身忌食荸荠。此故未晰，俟考。

不倒翁

弗跋翁，即俗呼"不倒翁"。姑苏山塘肆中有高立如人者，或见而笑之曰："此翁木强犹昔，宜为世所戏弄，然终身不一失足，惟其脚跟定也。"此语可味。

大明宝钞

郝徕峰藏前明五千贯钞纸一张，较倭纸尤厚。言从铁山寺佛藏中取出。其色灰黑，面两印，背一印，朱色红，篆文模糊不辨。上题："大明通行宝钞五千贯"，下载："户部奏准印造宝钞，与铜钱通行。伪使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并给犯人家产。洪武年、月、日。"余记明郎草桥《七修类稿》载，杭正定寺佛腹中，取出写"楞严咒"，并书舍佛姓氏、年号，知为宋物。因思鲁望像中，皆平生诗稿，景德寺佛腹，皆藏经、金银钱，疑正定佛腹亦有金银钱。此之藏宝钞，或亦金银钱之意欤？

馆臣瞻对天颜

嘉庆九年甲子二月三日，上幸翰林院。凡隶馆职者皆令与宴，共二百二人。畛以御史随编、检后，位列东廊下。上由清秘堂更衣出入数番，瞻对天颜，不逾咫尺，小臣欣幸无极。是日内府梨园承值，首演“群仙聚庆”，内东方曼倩作老前辈语，上顾朱宫傅大笑。与宴诸臣中，科分唯朱最深。继演“十八学士登瀛洲”。上复谕膳房，令诸臣各携回所撤之馔。畛捧馔领赐而归。非常旷典，荣被一门，不胜感幸。领赐《御制味余书室全集》一部、《九家杜诗注》一部、绢笺二张，宣纸二张、风字砚一方、宁绸二卷、茶叶二瓶。

鹿笥谷之叹

鹿笥谷官刑部主事，云：“余从政八年，每日所见所闻，无非五刑律案。凡人情奸险，世事变诈，尝试殆遍，心境惴惴，不惟无好利之想，并减做官之念矣。”此阅历久而见道之语。敬记之。

雷翠庭

宁化雷翠庭先生为前辈第一流人物。由庶吉士召入上书房授读，历官副宪。所著《经笥堂文集》稿本藏于伊墨卿家，尚未梓行。余尝抄其任学使时刻示诸生文数篇于别册。

兰第锡

兰河督，山西人，由岳州太守历官河督。清俭勤苦，所至有惠政，人咸戴德。闻其官太守时，太翁以老诸生随任，常出外与里甿杂处，有事稍不惬，归即杖责之。太守长跪乞悔乃已。如此父子，真可谓古人矣。申莲渠尝述其政绩本末，惜不能详记之。

狐现内阁

甲子九月二十日，内阁堂上见狐蹲伏汉相座，逾久乃去。不数月而刘文清、王文端、纪文达三相继逝。此物之出，信非偶然矣。是时戴紫垣师官阁学，与王介堂学士同在阁值班。是日批川省勾到本，两人分写，字数甚多，薄暮方散。众人往来探望，师初不知，并在座侧散步数百次，未见此物。介堂早见之，意以为师必知之也。后日余谈及，乃笑置之。迨十二月，紫垣师擢少司马。人谓前之不见，自是吉征云。

无疾而终

刘文清年八十五。卒日之清晨，到阁办事，与陈春溆副宪争解《论语》不休。王文端年八十一。卒前一日，犹进内召对如常，无疾端逝。二公之生也有自来。

非翰林之阁臣

汉大学士不由翰林大拜者，前汉军赵国麟，今费云浦协揆二人。内阁学士不由翰林迁除者，安徽张若亭、四川王汝璧、福建陈霞蔚三人。

绝妙挽联

窦东皋先生挽刘文正公联云："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一时推为绝作。河间师挽程文恭公联云："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犹是老书生。"办道得文恭平生出。

团拜阘靡

曩见蔡息观有"吴俗商语"数条。首言拜年，刺到而人不到，习俗浮伪，不如京师行团拜礼，犹存真意。近京师纷闹团拜，大奏征歌聚饮，夸盛阘靡，究之对面而人不相识，接席而心各多猜，转至长奢靡之习，甚可慨叹。然不能特立独行而不与此约，则习俗移人，自是大累。

荣华会

德胜门外黑寺众喇嘛，于正月二十三日举荣华会。幡幢鼓乐，扮牛头鬼面诸变相，前后跳舞，亦傩以驱疫之意也。余巡视北城时，同营汛武员临视之。闻此会向极盛，近亦稍减。

前辈诗五首

乙丑会试，总裁朱宫傅、戴大司农校艺争执，彼此不合，各寄以诗。余时司分校，记其数首于此，以见前辈怜才校士之苦心焉。朱"闱中抒怀"三首云："廿七科名七五年，臣今老矣敢争先。烟云镜树归乌有，功业文章待后贤。是处青山皆净土，个中丹地岂尘缘。成蹊桃李凭谁问？且向千潭印大圆"。"元都观里植何年，无定河边等后先。千佛名经应有数，五车便笥未为贤。梦回一笑占新卜，涕破三生错旧缘。老我菩提无住着，春口塔顶合尖圆"。"芳草多情忆往年，怕闻题鸠乍鸣先。摩挲老眼三旬涩，佛拭沉心五八贤。皎泣艰难逢解口，鸠媒容易断因缘。漫嗟井里常遗厥，会看排云献璧圆"。戴"偶成"云："几辈春蚕食叶声，荠甘荼苦等忘情。锦标夺帜看谁健，采笔生花梦已成。顷刻鱼龙争变化，权衡燕雀在公平。暗中摸索何恩怨，好事休夸药笼名。""忍听焦桐作爆声，泥金盼捷一般情。莫教赝鼎腾光怪，毕竟良材受匠成。眼底烟云原是幻，胸中畦町要全平。寒潭雁过无留影，不博人夸藻鉴名。"

袁子才妙语

刘金门少司马言，袁子才居尹文端署中，有二语云："墙低则远景皆收，树老则斜阳不去。"意盖为文端颂，而措辞极妙。

张船山诗

张船山诗云："人才有数总天生，未必争名便得名。却被转轮王看破，蔡邕前世即张衡"。"堕地先营避债台，青蚨那肯逼人来。冥司偏是谀张说，三十红炉铸横财"。营营于名利者，读此得毋齿冷。

河渠书缺

我朝官书，如"三通"等书无不明备，惟缺河渠一门。尝与葴山言《行水金鉴》一书编至康熙六十年止，如能接续编去，亦一盛业。然安得有此闲人耶？河渠之外，海防亦未有专书。

刘清爱民

刘廉使名清，贵州人，由拔贡官四川县令，有循声，为众教匪所感颂。逆首王三槐械逮刑部，供地方官酷虐，独刘青天惠爱子民。上由是知刘政绩，擢至臬司。乙丑入觐，连日召见，赏赉最厚。并锡以诗云："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有守有为绩昭著，无偏无欲志贞坚。空群羡尔超流俗，明慎咸中治理宣。"恭录于此，以志企羡。

钱南园与邵二云书

邵寿民舍人斋中，见钱南园师与邵二云学士手札。寿民装潢横幅，揭于壁。余假玩数日，记其语云："澧顿首，元夕折差，回至辰阳，荷手缄，感切感切。龙庄自去夏永州晤后，仅再通书。缘某既西行，而此翁亦甚不喜出所治一步地，徒荒民事。此意竟非当道好尚，微语及此，遽折其锋，貌殊惭沮。心或未必悔，然徒自刺谬而已，于君子何尤？联吉不审如何？熟筹而得一策，万望苦心助我。今年湖南押运官，澧同乡谭君也，尝为东城兵马司副指挥，兹任永州别驾。性故慷慨，视澧不啻同胞。遂已嘱于抵通卸运后，必为我载还联吉，不惜加多僱直，为觅一力服侍之。俾得仍如屋居，较陆行车载，劳逸何止十倍。所有一切用度，及近年医药、衣被，或不与通欠，并已略计大数，概交此翁，至时悉为之所矣。特患联吉不自揣，坚执故性，失此机会，将来竟不可知矣。兹缄数行专与之，祈为转付。外一缄，祈交其居停收存。俟谭翁抵通，即持谒之，便于同力举事也。大抵粮艘交卸非一二日事，吾弟或得其居停报，万望尽力，或遣大侄一行，逼使登舟。不过来春二月

可抵潭州，仍不过一舟送其还里，了此一大心事。近祉何如？李生时呈技艺祈教否？阅邸报，办书诸人，谴责綦严，不识敝弊何如？忧之深。包诚斋来，甚增我气味。昨日家奴称报，办书诸人，谴责綦严，不识敝弊何如？忧之深。包诚斋来，甚增我气味。昨日家奴称其大人即世，彼已出督运，署内别无了事人，茕茕一儿两女，闻之食不下咽。感念五年前，亡妻贻累老母，何彼亦同此病也？附闻足增--喟。澧顿首。二月念八日五鼓沅州试署灯下。”读此书，想见古人情意之厚如此。

京城菊花

易州赵象庵官中书科中书，官闲无事，善养花，秋时菊花尤盛。凡菊之异种，不远数千里购之，故养菊独著京城。每值九秋，过晚香亭，寒香满室，耐可勾留。船山前辈尝赠以句云：“人来草阁官如隐，自喜花农岁有秋。”盖纪实也。京城菊多佳品，如粉红一种，即有海红莲、朝阳素、银红针、霓裳艳舞、锦帐芙蓉数种。又有名隋宫剪彩者，团瓣参差，外黄而里紫，尤为异品，此外如银盘托雪、金连环、金针、银针之类，不可殚记。尝见朱砂雪一种，开并蒂两朵。花神狡狯，何可测耶？

田文镜练达之见

河南抚田文镜折奏有云：“人私心一起，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所行多谬。瞻顾避忌，与夫市惠邀名，皆私心也。有一于此，虽聪明伶俐之人，更多错误。”又云：“封疆大事，必须谙练，胸中方有成竹。若未谙练，则胸中原无所知识，而欲其行何事，革何事乎？即有从旁告之以当行、当止，彼且游移不决，否则亦不过虚应故事而已，终非己意中见以为确乎不可拔、须臾不容缓者，安肯实力以行之乎？”又云：“将不可骄，严于简阅则不骄；兵不可弱，勤于教练则不弱。”皆练达政体之语。记之。

鄂文端折语摘选

鄂文端公为我朝才德兼备之名臣，世宗宪皇帝褒为贤良股肱，又称为不世出之良臣。又尝赐联云：“体国公忠，股肱膺重寄；宪邦文武，梁栋得纯臣。”圣人品题，至当不易。昨尝读其奏折，广大精微，言言出于诚悃，笃挚肫挚，款款动人，宜乎鱼水契合，令千载下犹想见明良之庆也。敬摘折中语数条，记录于此。其任江苏布政司折云：“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而劳怨非所恤。如不能因民，则刑名、教化，皆足以为病，而廉惠非所居。盖谬拘臆见，薄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廉吏与贪吏罪同等，好事较误事害更大。见小不成，欲速不达，莫之或出此矣”。任云贵总督时折云：“但振作料理，虽须放胆，原出自小心。必谋终有成，然后始事斯举，庶筹画万全，可行久远。若稍涉孟浪，惟计目前，将兴一利，利未就而弊先伏；除一弊，弊未革而害更大。非所以尽臣职而报主恩也。”又云：“极盛之时，尤当思患预防，则力半功倍，可谋久远。彼讳言有事，以为解事，苟且了事，以为能事者，窥其隐微，皆悉无忠爱之诚者也。”又云：“臣若有心惜身，即是悖负；臣若有心不惜身，亦是悖负。”又云：“若使各口就绪，自应持其大纳，示以镇静，以驭群材。今于尚

无条理时，倘不亟加整饬，破其因循，虽托言知体，实无以济用。况督抚所谓小事，至府、县、州则为大事；府、县、州所谓小事，至本家、本人则为莫大之事。稍有疏忽，贻累匪浅。”又覆奏李绂为人折云：“李绂人有才气，微欠平实。缘以才自用，适足以济偏，或任偏为才。偏且至于成蔽，不能宅心于中，不知著脚于庸，遂致长处反是短处，殊属可惜。”又覆奏广西金铁折云：“金铁，肝胆气血人也。心地坦白，才具明爽，实心实力，事不辞难。但局度尚少从容，识见犹欠广大，恐过于快利处，或不无错漏。臣已开诚规劝，谓设施易，妥当难，勇往易，坚定难。卤莽非所以酬恩，谨慎斯可以济事。伊慨然允诺。自知不足，大材难得。如金铁者，实爱敬之，愿其更加精进也。”

鄂文端佩三省总督印

雍正时，田文镜官河南、山东两省巡抚，鄂文端官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皆一时殊眷，非成例也。其三省总督印，乃宪皇帝合对鄂之年命，选择吉日良辰在养心殿交怡亲王监视成造者。谕令爱惜，长久用之，事事如意也。故文端谢恩折云：“佩此印，惟当时念封疆；用一印，惟当时思利弊。爱惜军民，为三省计长久；爱惜精神，为一身计长久。”事事如意，故天心之眷注，实人事之积累也。敢不敬畏，敢不奋勉。一德一心，令人作三代以上想。

陈时夏受殊恩

雍正时，滇南陈时夏官苏州巡抚。有母在家，年逾八旬，欲陈请乞假。宪皇帝谕滇省督抚委员同陈之弟乘驿护送到苏，其起身日期迟早，听伊母之便，并不必因乘驿定限，俾有年纪人去住如意。又赏给人参四对，为高年人药耳之需。至抵苏后，陈具折谢恩，上心忻慰，恩谕更为周至，并赐貂皮、宁绸、伽南香珠、眼镜、鼻烟壶、奶酥饼、果子干等物，为添寿之意。又赏给巡抚封典。殊恩异数，身受者能忽感激涕零耶？

甘汝来受知遇

江西甘庄恪公，以吏部主事蒙宪皇帝特旨擢广西太平府知府。十二月二十七日请训。是日，上赐九卿福字，随同九卿传进。以次赐毕，呼甘近案前，连书二福字，谕令带赐粤西总督、提督各一。又书一福字赐甘，甘奏云：“外吏小臣，何敢蒙赐宸翰。”上大笑曰：“怎么说是小臣？做官只论好歹，不问大小。尔若做得好，即日就是大臣了。”因谆谆训诲，并询家世，赏貂皮、松花砚，又赏甘父母宁绸各一联。并谕吏部撰给四品诰封，给假回里省亲。荷此隆恩，甘实不知所以报称矣。

封江潮神

雍正三年，定江潮诸神封：吴伍员为英卫公、唐钱镠为诚应武肃王、宋张夏为静安公、明汤绍恩为宁江伯。地方官设位奉祀。

成汝舟制怒

乙丑嘉平十六日，余在署，出言不谨，被同事韩芸昉同年瞪目一视，心为之动，始知言不可追矣。次日芸昉谈及，愈觉内惭。因言伊--亲长成姓，以南汇具丞坐补本县知县，有能声。县门旧砌瓮城，一日逢朔旦，成自外行香回，突有人持汙泥掷舆中，污公服。成怒，拿至案下。忽思此人何无惧至此？是必有故，笑释之。后侦知此人已服毒而来拚命者。非得此机警，宁不罹害？成后官至湖南臬司。无故加之而不怒一语，殊令人深长思也。

喜神图

过萱草书堂，见喜神图一幅，为朱勤恪皂保所作。题云："凡人居心行事，不可一日无喜神护持。"谅哉！人未有宅心不厚而能吉祥止止者也。

魁伦之忍

蒋廉访言，魁将军任闽浙总督抚时，尝写图十二幅，皆平日办过案件事实。刑人累累，匍匐就死，情状不一。后自为之跋，缕述其情事焉。余谓此即不善终之先几。祸由己发，而犹图其事以炫人，其居心毋乃忍乎？

父法子当

孙渊如观察言，旧例：凡侵盗钱粮，限内全完者，准其减等。雍正时，赵恭毅曾请加重惩治。乃首先破案正法者，即其子太原府赵凤诏也。可信真清官尚不可刻，而伪清官事事从刻，天鉴岂能逃耶？此例今仍复旧。

沧海桑田

吴菘圃宫保言，海州云台山百二十里海道，数年来变成陆地，可以策马到山。沧桑之说，信不诬矣。

五世公卿

常熟蒋廉访之高祖莘田先生著《臣鉴录》二十卷。内分劝、惩。劝部七十二类，惩部五十类，皆缮经考史，前列事实，后载格言法戒，各有其类。先生之孙涟官太仆卿时，曾经进呈外，《□世玉衡录》、流民图十二幅亦呈□览。尝官河南提学副使，士心爱戴，大梁葺蒋公祠。乐善不倦，宜乎佑启后人也。先生子二：陈锡云贵总督、廷锡文肃公。孙文恪公。曾孙大司农赐棨。廉访其元孙也。

孙渊如论利害

孙渊如言：凡事不能有利无弊，但权利害之轻重。果利多害少，即当兴利，不得以有害而废利。若事事虑害而又不能不求利，苟且补苴，利不必见而贻害且长也。

不徇上官

赓总宪官刑部员外时，有土默特台吉某喇嘛病殁。或诬为其子侄、徒子所害，讦讼至内，诏侍郎特先慎驰往谳鞫。随带司员即赓与陈笠帆也。蒙古俗：凡人殁后，不惟焚毁生前服物，即尸骸亦洗净焚烧，而弃其残骨于海。赓与陈廉悉颠末，略无证据。传质蒙古所亲者，佥供病殁时日、情形，确切无疑，应反坐诬告罪。以白特，特坚持己意，锻炼周内，已拟七人死罪。赓与陈谋，另叙案情，遣使驰禀军机大臣。故缓正稿，暗计使可抵京之日，乃发特原奏。时嘉庆四年正月，成亲王总理军机，两奏并上，诏额驸拉旺多尔济覆往鞫之。赓、陈得直，特侍郎镌数级，而七人得以不死矣。赓由是受知，叠晋数阶；陈外简观察。此固天理不爽，而赓、陈之不苟徇堂官，草菅人命，殊为可敬。

赓音有守

赓总宪尝由延安府知府擢宁夏道。甘肃捏灾冒赈案破，自历年督抚以至府、州、县，服罪者二百一十七人，赓在府、道任内，凡属官馈遗皆峻却之，止以虚出收结革职。此案中二百余人明正典刑外，余百数十人，汉员发黑龙江，旗人发烟瘴。犹能蒙恩大用者，惟赓一人。此之有守，可谓人所难能矣。

张秉坤知几

甘肃捏灾冒赈、侵销监粮，官斯土者，视为积习，鲜不分肥罹害。黄安张君秉坤三选甘肃令，皆托病去官，不报灾请赈。具此大见识，而知几勇退，甚合于君子明哲之义矣。其孙名锡谦，有隽才，乙丑进士，官庶吉士。

天下第一清官

遂宁张文端公官巡抚，有清望，圣祖褒之为天下第一清官，至今家堂犹悬此额。累叶外任，皆守清白家风。官开化太守者，船山先生翁也。闻船山少时，御冬尝无絮袍云。

劝忠特典

选拔贡生用主事，始于雍正时。应山杨可镜廷试，杨卷不完。经上闻，上责学臣。学臣覆奏，以该生文艺无足录，因查系明臣杨涟后裔，且其祖又于我朝康熙时死海寇之难，

世笃忠贞，是以录取。由是诏引见，授为主事。劝忠之典特隆矣。

德沛兴文教

乾隆初年，宗室德沛官湖广总督时，提倡道学，振兴文教，特聘夏观川先生为江汉书院山长。同时晏一亭先生官巡抚，振教宣风，士习翕然丕变。王常屏骀从，诣书院与诸生讲学，俨如寒素，温文巽语，人咸坐春风中，不知为本省制府也。一时人文称极盛焉。

陈虹江不阿

同年陈虹江才识明毅，足以有为。官工部都水司主事，遇山东报销挑淤一案。原照旧例三均法核算，满司空苏楞额本内务府人，惑内府某用三广法销算，可减钱粮九千金，一在拟驳。苏并于独召时上陈本意，众逾为苏说所惑。虹江坚执不从。后朱宫傅特自拟一稿，欲两议声请，召虹江示之。虹江云："主事不能强止堂官奏事，惟自来成例，皆用三均核销，法取均平，纵有冒销，尚微，若改用三广法，外间缘此作奸，恐冒销更多。事图久远，所以不得不争耳。"众卒不能夺。其侃侃不阿如此。

伍拉纳之昏残

徐雨芃先生言，前闽浙总督伍拉纳昏庸残忍，不恤人命。时漳浦李、吕二令因前后交代，有宿嫌。适新任王臬司与李旧相识，过漳浦，李谮吕任内曾放海贼数十人，寝案不办。王旋赴夏门见伍督，伍问来闽有所见闻否？王遂以李所谮答，伍并未详究也。逾数日，伍捏为据李令禀出人告，通知巡抚。闽抚徐大警，急遣止，已无及矣。得旨将李、吕褫职拿问，知府褫职。时官漳州府者，徐雨芃太守也。徐以接任失察获咎。而吕本任并无其事。李以蜚语谮人，转同褫革，人心称快。惟奉诏半载，案无实据，伍督傍徨莫措，乃摭事梳剔，尚无端绪。桃源罗厚载尝任漳浦，徐抚赏其才，留幕中。忆及在任时，曾追贼赃，有六百番钱，虽已入军需项内报销，不若缴出以免牵累。白徐太守，徐以非己任内事，不为代陈。罗谋之徐抚，甚是之。旋缴出，伍督尚奖许之。不料即作为先侵后吐，成此案证据矣。罗服罪之冤如此。虽然，此岂偶然哉！抑或有所由来也。余独服徐太守之有识。若代陈缴赃，岂免波累耶？又言漳州总兵罗英拿获洋匪，伍督攘为己功入告。得旨严责总兵不职，将罗褫职，交伍督审讯。伍为罗屈膝，留款署中甚厚，许以代陈，可希起复。暗中实奏其怠惰溺职，罗服大辟。罗死时骂声不绝。观此二事，闽省一时之是非，尚可言哉！宜乎六十年亏空案破，督抚骈首就戮也。然笔之不胜战悸。

八宜家训

张治堂太守贻友恭堂《八宜家训》一册。所谓八宜者，持己宜谨、待人宜厚、居家宜俭、处世宜谦、当官宜畏、临民宜敬、御下宜体、用人宜信。张为泾阳大族，曾以七世同居受旌。

赓总宪嘉言

赓总宪云："与人共事，议论当婉转商量，与人留地步。不可恃气直争，恐致触忤人忌。"余谓与人留地步者，正所以自留地步也。又因余遇事多忧，告云："君子道其常，若变，何可计料哉！虽过忧虑奚益？岂有自己立脚处，尚信不稳耶？"又云："遇拂意难处事，乃足折炼出一番本事来。"语皆可诵。

木兰秋狝

赓总宪年七十五，耳目聪明，精神强健。自言生平最能耐苦，尝居俄罗斯边界四年，未尝着大米、醯酱等物。其地牛羊肉外，蔬菜不可得。内地人携种艺植，馈遗上官，即同珍品。其地四月后醒冰，七月即降霜。蔬菜生意，不过六七十日耳。又云尝随秋狝围廿余次。木兰者，清语哨鹿，围场总名也。凡鹿至霜降前孳息最繁。人披鹿皮，戴鹿首，肖鹿之形，口吹角，肖鹿之声，引鹿自至，因易捕获耳。又言上哨鹿必于天未明时，亲出围场一二十里外，扈从遴选巴图鲁二十余员。前一日先遣人听鹿声，至则扑仆，以银管刺脐，吸饮其血焉。

蔡葛山之不欺

湖北万南泉先生官御史，参奏翰林学士于振、陈邦彦为傅忠勇屈膝请安。原指质证数人不附，遂以不实被议，罢官。后上召见蔡葛山侍读，询及前事，蔡以实对。谕令即出，蔡悚惕不宁。方七日，简放河南学政，由是大用。不欺诚悃，特邀天眷也。后蔡以大学士予告归，皇元孙皆有诗宠行。故有"今日葛山归故里，天家五代送先生"之句。

优体朱官傅

朱官傅山西布政司内补翰林学士，为于文襄荐入上书房。后官安徽巡抚。嘉庆四年正月特旨内召。入觐时，上降座掖之，朱伏地固请升座，乃起。优渥之恩，实人臣所罕觏。

德瑛操行

德大冢宰由伊犁披甲，官参、佐领，经阿文成保举，改授京卿。清慎、勤恪、名德，老成人也。官司寇时，会同宗令、宗正、亲王等审讯府库失银一案，众欲坐两库丁罪，并释原窃主，以全宗室谊。公云："国有常刑，案从其实。果宗室人犯窃，罪无可贷，尚有'议亲'典在，只圈禁耳。若卸坐库丁，则妄杀两无辜矣。"执不从，众不能强。又本部失银一案，审究数月，库丁时认时翻，不得赃据。承审官请用大刑，众堂官并总理之大学士蔗林先生均已画诺，公执不画，责承审者云："未有时值热审，尚敢擅请大刑。且并无赃据，安得妄用此以求赃耶？"众色沮，蔗林先生亦甚钦服。刑部堂官每月得饭食银八十金。

长牧庵来摄事，知公苦况，嘱所司者以此分移送公。公云："我苦，自有我所应得，长公即无需此。此非私物也，乃国家豢养之费，安得强为我有耶?"其操行、办事，岂寻常具臣所可比哉！闻公精翻译。在新疆时，曾将朱子《通鉴纲目》翻译一过。其根柢有自来也。

甘庄恪平冤狱

甘庄恪官粤西臬司，平反一冤狱。宣化县有武举黄国宁家失盗，陆续缉获九人，府、县审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则黄国宁之妇翁也。公疑之，示期亲审。唤首犯某至，但痛哭呜咽，不能出一语。公曰："尔以妇翁行劫女婿，良心丧尽。自作自受，尚有何词?"因诉曰："天下岂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儿现在，亲戚往来无异，何为邀外人行劫女儿家？求爷细按之。不然，小人死不见天日矣。"公曰："汝既非真盗，府、县审时，何为输服乃尔?"泣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等死耳，较犹缓须臾也。何惮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婿家失事之次日，闻而往视，时盗已远扬。小人为潜行踩缉，今所获在官之黄必正等，皆小人所缉获者。各盗衔恨，遂诬以招邀为首。府、县不察，夹打成招。"又审至一廖日恒者，察其状貌，为朴实农民，不类盗，又疑之。诉曰："小人冤无可辨，惟现有一证，求验视之。"乃织布所用之扣，以分析经丝者，诘此何为证？答曰："盗凭赃定。所以指为盗，以家有白布一匹，此布乃小人母所织，即用此扣经而成之者，共几千几百几十扣。"试取验之，细数赃布，不爽一丝。诘："尔既非盗，县役何为至汝家起赃?"答云："盗等诬扳也。小人与武举村邻，因往某山取竹备用，见黄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语，怪之。次日闻黄家失盗，因思必某等所为，遂语泄，诸盗乃以此弋获。盗等衔恨，遂诬扳受累。"徐审至黄必正等，反复究诘，乃合供此内九人，惟必正与某某等五人实同伙行劫，其武举之妇翁及廖日恒等四人，皆诬扳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呜呼！听断之际，不能平心静气，揆情度理，徒恃三木以从事，其不至天阴霜而鬼夜哭者几希。

蒙古人出痘

蒙古以已出痘为熟身，未出痘为生身。其生身者，多畏染内地气候出痘。乾隆辛卯，土尔扈特部来归，其台吉入觐，谕令由边外各台历巴里坤以行。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

藏书之家，推浙之范氏天一阁为最。阁建自前明嘉靖末，至今二百余年，因时修葺，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章。辑《四库全书》时，疆吏图阁式以进，谕仿式建阁于御园中，是为文源阁。《四库全书》分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只存书目。其刊刻者，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边幅颇小。其抄录依《永乐大典》之例，缮正本各四部。贮文源阁者其一也。外贮紫禁者，曰文渊阁；贮盛京者，曰文溯阁；贮避暑山庄者，曰文津阁。

淳花阁帖

乾隆时重刊淳花阁帖，以内府原藏赐毕士安之初刻，而摹以上石者。其时，裘文达曾请觅快雪堂原刻，上弗许。后闽督杨景素购自闽之黄氏（原刻于涿之冯氏，铨鬻于闽黄氏者），进献。乃筑快雪堂，嵌石版于廊壁。原石版长短、宽窄不一，且有木刻三版，经重抚泐石，仍藏木版于堂中焉。

辟　雍

水京之国学，自元历明以至我朝五百余年。有议建辟雍者，以乏水，格部议。乾隆癸卯春，奉谕始建。甲辰冬工竣。乙巳仲春，上行释奠礼，临雍以落成。其水取诸不改之井，汲以绠而用无穷也。

太学石碑

汉、唐、宋皆刻石经，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年久残缺，均非全经完本。乾隆五十六年，特旨命所司创建辟雍，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又取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刊石列于太学辟雍殿两旁，共计碑百九十通。其御制经谕、经序碑十六通，列于彝伦堂内左右。

祈　谷

乾降己酉正月初四日上辛，上以是日祈谷，则尚在腊月，改用十四日次辛，故御制述事诗有“今年九日立新春，祈谷虔应值次辛”之句。嘉庆庚申，明降谕旨：“改择正月十八日立春后辛日举行祈谷。永以为例。”实合“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之本意。

常雩仪

乾隆七年壬戌，定常雩仪。高宗纯皇帝仿云汉诗体，制乐章八首，所谓“露平”、“需平”、“霈平”者是也。平时祈雨、报雨乐章，定自乾隆十八年。祈晴、报晴礼不常行，向无乐章，自嘉庆六年大雨始举斯典。十二年，奉谕命翰林院撰拟乐章，经圣定后，纂入令典。

高宗灯词

高宗纯皇帝每逢上元节例有灯词。或四首，或八首。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始创以六十四卦分咏。每岁八章，至六十年而全卦周备。理数兼赅，圣人所愿必从。笃祜凝厘，实往古所未有。

冰嬉之技

每岁冬间，太液冰坚，令八旗与内府三旗简习冰嬉之技，分棚掷采球，互程趫捷。并设旌门，悬的演射。用娴步伐止齐之节。上皆轮番阅视，按等行赏，以为常例。

社稷坛

太社、太稷，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为坛二成。每祭，坛上敷五色土：中央以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随方筑之。

金　海

宫阶下所设铜缸，名“金海”。见《御制诗注》。

聚珍版

宋沈括《笔谈》，记庆历中毕升为活版印书，原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我朝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蕨工，贮之武英殿。至乾隆初年，值京师钱贵，遂毁此铜供铸。后《四库全书》成，诏董事诸臣，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付剞劂。金侍郎以活字法为请。计止刻单字二十五万余，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简且捷。上以活字版之名不雅驯，易名，“聚珍版”，而系以诗十韵。故圣制有“毁铜昔悔彼，刊木此惭予”之句。

时宪书

康熙三十四年时宪书始列蒙古属国诸部节气、昼夜、时刻。其增书甲子一周，自乾隆三十六年始。

阿文成公

芸昉言，阿文成公坐政事堂上，不与人妄交一言，人见而生畏。平素不满孙文靖，每同直，终日危坐，相对默然。犹令人想见其丰采也。

李石渠论吏治

高阳李石渠先生由科道历官闽抚，治迹卓卓。尝言：居官者，“要济事，勿喜事；要惜名，勿沽名；要任怨，勿敛怨；要近情，勿徇情”。数语隩括吏治甚精。先生年逾七十，长身亭立，瞻视聪明。缘事降补宫允，再历清华，亦异数也。

淳于长夏仲兗碑

伊墨卿太守新得汉淳于长夏仲兗碑，原题签称宋毕文简公藏本。首尾完好，全文仅缺三字，后用明周公瑕一跋。公瑕又号六止生，有六止居士印章。

姚棻为官

桐城姚公（棻）由知县起家，官至巡抚。尝言："居官要先求安身立命地，然必确有把握，为日后变更时凭据。"每于去官交卸，必将办过钱粮案件另录一分，钤印自存。虑日后或有变更，可不必另费口舌。此固老吏善为自全之计。涉世居官，实不可不知。

劝民种树

李恭毅公前任山东宁海州时，劝民种槲树，比户督课，当时民苦其扰。二十年来，居民放蚕收茧，利甲一郡，至今登州茧绸称最。孟子云："教之树畜"。为民牧者，不当如是用心耶？

刘诚甫

刘诚甫少寇初任刑部郎中，为阿文成公所知。一日，刑部侍郎缺出，上问文成："尔部中司员，可有破格升此缺者否？"文成以刘对。其时刘已递呈乞养，文成示其意，欲挽留之。刘正色云："司官已递呈，闻此信而留，不可为孝，何以言忠？况自揣才分，实不能称此破格恩施。"逊谢而去。后以甘州守升温处道、福建臬司，至今擢少司寇，未到任而卒于里。其人之出处本末，可以传矣。

虚心受教

褚筠心先生主江西庚寅试，题为"譬之宫墙节"。荐卷内有"夹窗白盛"之句，先生书片问本房，言此四字可疑。本房某批此四字出《礼记》注，无可疑。先生公服亲往谢教。及拆卷，则曾宾谷廉访太翁名廷枟者。前辈之虚心受益如此。

翁覃溪论书

翁覃溪先生论书云："弇州不信《乐毅论》为右军书石，此高绅学士海字本之真鉴也。宋人刻米老书，以向若水'抚群玉堂帖'为最，直可作海岳手迹观。"

于兰墅论操守

于兰墅州牧言，董观桥方伯在蜀中，清操自励，迹似勉强，而守之特坚。因言人并不是生来如此，“要立心做去，自有做到光景。”斯言谅哉！

用人不分文武、汉旗

本朝文武并重。康熙时，间有文改武、武改文者。如大理卿张云翼改江南提督、郎中姚仪改湖广总兵官。福建将军金世容改闽浙总督、提督梁鼐改闽浙总督、提督赵宏灿改两广总督。近则未之闻也。汉人补旗缺者，亦惟见于康熙时。陕西总兵官汉人何天培，补镶白旗汉军副都统，温州总兵官李华、平阳总兵官王应虎皆汉人，俱升补福建驻防汉军副都统。圣朝简用，惟以得人为要，无分文武、汉旗也。

赵世显座右铭

督河右司马赵公世显座右书：“只如此已为过分，待怎么才是称心”二语。余谓“如此”二字得大自在法，“怎么”二字得大解脱法。守分知足，享受无穷安乐。

三迁开府

仪封张清恪公，康熙乙丑进士，需次中翰。初任题授山东济南道佥事，升江南按察使，特旨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释褐后，三迁遂至开府，殊为奇遇。

狐皮种类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古所谓“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今名“天马皮”。又集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今名“乌云豹”。其股裹黑黄杂色者，集以成裘，今名“麻叶子”。全白狐皮粗冗，不为俗所重。至元狐一种，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制为帽。或制为端罩，非蒙上赐不敢服。

麦穗子

羊皮贵羔而贱老。独口外另一种，名“麦穗子”，皮软毛长，形如麦穗，价值最贵。公卿出差口外，必披此一裘。由口外风高，非此不足以御之也。

束带定制

束带定制：天潢黄色，觉罗红色，八旗满洲蓝色。汉人自公卿以下青、蓝不拘，惟带

镶按品级。有嵌宝石之玉，以及金银、玳瑁、明羊角、乌角之类。闻国初带镶，用左右二块，系以汗巾、刀觿等类。后增前后二块，取其饰观。今单用腹前一块，带不垂下。或有左右二块，嵌宝石，镀镞金银，随人可用，不复别等威矣。

刘伴阮

康熙时，刑部主事刘伴阮，河南祥符人，性聪慧，异常人。尝于一笏墨上刻《滕王阁序》一首、心经一部，字画崭然。在内廷供奉时，呈样磁数百种，制式极佳，所谓御窑者是也。龙宝拨蜡，多出其手。后卒于京，上遣内大臣奠茶酒，侍卫送榇出广宁门，赐金驰驿。

青田石

镌图章之青田石，以洞石为最。石在溪中，舁乾溪水，乃得石块，质殊燥硬。洞石又在水石之内，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灯光石者，尤为不易。

博学鸿才

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才，最为盛典。内外荐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用。除老病不能入试外，应试者五十人。赐宴后方给卷，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其有官已仕者，授翰林讲、读、编修有差，未仕之布衣，亦授检讨。其年迈回籍者，俱授内阁中书舍人。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无惭鸿博。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甫授官日，旋请终养。即归，当时嫉妒者未免妄肆蜚谗，呼为野翰林。又有诗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讹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也皱眉。"

翰林院联

翰林院署中旧有联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胜才，毋才胜德。"真座右铭也。见汤文正公答沈芷岸书中。今不见有此联。

张文端敬关夫子

遂宁张文端公平生极敬关夫子。任总河时，于行署厅事中供奉关帝像，傍周将军持刀侍立。自设几案，端坐办事。有时集察属商略，稍有不当，即拱手曰："关夫子在上，监察无遗，岂敢徇隐。"间有干渎者，即曰："周将军刀利，尔独不惧耶？"

悖拿儿舞

唐张祜“悖拿儿舞”诗云：“春风南向百花时，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悖拿儿。”京师小童，以箸顶碗转，升高复下，或即悖拿舞之遗意欤？

宋漫堂精掌鉴

商邱宋漫堂太宰精赏鉴。尝言，古字画虽黑暗处，手摩绢素，亦能辨其真赝。此恐是英雄欺人语。独言辨琥珀用鼻辨，宝石用舌辨。盖宝从石出，自有锋棱，性带凉，不似假者之温而滑也。试之信然。

山阳县明伦堂联

闻山阳县学明伦堂联云：“黄河水滚滚而来，文应如是；韩信兵多多益善，学亦宜然。”颇觉爽贴，但不称此堂体式。

郎窑旧磁

世所称郎窑旧磁为贵，紫垣中丞开府西江时所造。其仿古成、宣诸器，釉水颜色，橘皮棕眼，款字酷肖，极不可辨识。近岂得易见耶？

捐田赡族

曩年，江苏奉贤、江阴二县职员陈四德、陈宏略，浙江秀水生员陈振声等捐田赡族，均奉旨奖叙。今浙江嘉善县职员、监生程廷珀、廷瑚、迂琏昆弟捐置义田一千九十余亩，并建造义庄、家塾、祠屋。每岁田租所入分给族中老幼孤寡及贫乏者，并资助婚嫁、教读、丧葬。一切议立条规，造具款册呈官，转请达部立案，经大吏上闻，亦邀恩奖。是皆观感范文正公之遗教欤？

县令之远识

直隶安州、新安皆滨永定河岸，岁有堤工。闻国初时，官雇工值甚丰。安州民贪其值，于本境工竣，又强揽新邑工段。新安民争之，时县令某谕绅士曰：“小民只见目前之利，未计其害。工值增减不常，安必后之犹如今耶？不如听安州人之罔利也。”绅士如其教。至今安州人不堪其苦。此令殊有远识。

郑贯亭不爱钱

阳山郑贯亭以御史请急回粤，大吏聘主讲席。闻先已有订之者，遂力辞不就。洋商刘某乞为其子改正文艺，送贽二百金。郑峻却之，谓“必强我爰，即此艺亦不动笔矣”。后欲赴都补官，刘又馈币帛及赆礼，郑返币，贻故友文稿一册，谓“即烦将此赆刻之，吾已全数拜登矣”。谁谓今人不如古人哉！

左旋白螺

内府藏左旋白螺（纹理左旋），为达赖喇嘛所进，足以避水患。嘉庆庚申，上给册封琉球正、副使赵文楷、李鼎元携以渡海，往返平宁。戊辰，齐鲲、费锡章简正、副使，继往册封，恩准携带。近闻留贮闽督署，凡督抚渡台，并可带往。

大臣子弟不做御史

旧制：三品以上大臣子弟不准保送御史。戴莲士任侍郎时，伊叔可亭以京畿道御史改补光禄寺少卿。后张船山官御史，回避妇翁总宪周东屏，改补吏部验封司郎中，例又未尝有定也。

沙田漏水

纪文达公尝谪居乌鲁木齐，言“黄河伏流，再涌出地”。初莫明其所以然。迨履视其地，始悟沙田不能贮水，故水至即下漏。沙底必有坚土，乃能积沙，水至坚土，仍循而横流。蓄水既多，仍聚而上涌。乃地势，非水性也。故公杂诗内，有“二道河边亲驻马，方知世有漏沙田”之句。

北套客

一切海鲜大贾，由京贩往乌鲁木齐，取道归化城，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城名）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

乌鲁木齐户种

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往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各以户头、乡约统之。官衙有事，亦唯户头、乡约是问，又有所谓“园户”者，租官地种瓜菜，每亩纳银一钱，时来时去，不在户籍之内也。

塞外垦田

塞外垦户，每户给田数十亩，多寡适均，尚有古均田遗法，其田更番换种，以息地力，从无粪田之说。盖由地广人稀，恐多历年所亦未必如此也。

塞外鬻书

塞外向无鬻书之律，自建置学额以后，遂有专鬻书籍者。昔郑樵《七音略》谓“孔氏之书不能过斡难河一步”，今不必然。

乌鲁木齐粮贱

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于乌鲁木齐者。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吉昌、特纳格尔等处，市斛，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

塞外红柳

向闻塞外有红柳，以为闽中朱竹之类。纪文达师曾见于乌鲁木齐。言似柳而非，特皮肤微赤耳，其大者可作器。

红柳娃

红柳娃产塞外山中，乃僬侥之民，并非山兽。色泽肤理明秀端正，如三四岁小儿。每折红柳为圈，戴之而舞，其声呦呦。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掩得，辄泣涕拜跪求去。不放之，则不食死。放之，则且行且顺，俟稍远乃疾驰。颇不易见，亦无能生畜之者。闻之河间师云。

新疆物贱

近新疆，各路物产繁衍，日用极贱，声色玩好无事不同内地。商民流寓，往往不归。询之，则云“此地红花”。红花者，土语繁华也。其父母乏养者，或呈请内地够牒拘归，乃官为解送焉。

册封琉球王

《隋书》琉球王姓欢斯，明永乐中尚巴志并三山以后，皆为尚氏。都会名首里城。世子袭封，遣陪臣赍表，由礼臣奏请内阁、翰林院、都察院衙门各选中书、讲、读、修撰、

编、检、科、道中之仪度修伟、文采华赡者数员带领引见。钦简正、副二人，赐一品麒麟服，捧诏敕往行册封礼。顺治年间遣使一次，康熙年间遣使三次，乾隆年间遣使二次，今上已遣使二次矣。

周海山使琉球

周海山先生以编修充册封琉球副使，于六月放洋。至姑米，遇飓风，舟不可泊。琉球接封大夫请易小舟，登岸暂避。周以诏敕在舟，岂容暂离？若奉以行，众将何恃？不如勿动，以安人心。或议以绳系腰缒入小舟者，周斥其非礼，力止之。逾十日，风愈暴，龙骨折，碇索皆断。问筊于神，专泊此地吉。入夜风暴转甚，大雷雨。倏见神火飞向桅末，焚招风旗。海面一灯浮来，若烟雾笼罩。须臾船身直趋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动亦不沉。风定，彼国连发海船迎载，乃易舟开驾至琉球。归后，写“登舟图”，题者如林。又著有《琉球志略》。

琉球八景

琉球国三山八景，曰：“泉崎夜月”、“闽海潮声”、“龙洞松涛”、“久米竹篱”、“城岳灵泉”、“中岛蕉园”、“长虹秋霁”、“笋崖夕照”。

盘山行宫

盘山行宫，名“静寄山庄”，大小七十二诗，云罩寺在山之最高处。又有十六景，“天半楼”其一也。

天中节赛龙舟

旧例：天中节，龙舟竞夺彩标于福海中。舟凡九，黄龙舟最先出队，得标。青龙次之，红龙又次之，白龙又其次，黑龙舟回翔为殿。旌旗金鼓，水殿纷腾，洵为升平乐事。或遇时正望雨，即降旨罢之。

句骊河

句骊河即辽河，距盛京百里。河西岸有城，名“朱尔呼朱”。

海宁隅园

海宁城内隅园，前大学士陈别业。乾隆二十七年赐名“安澜”。园内有十二楼，佳胜甲东南。

羊睛石

羊睛石出滇南，或云树精所化。见《御制诗》。

蔡文恭直书房四十年

漳浦蔡文勤公尝为上书房师傅。葛山先生继之。计出仕五十年，直书房四十年，侍直之久，无逾先生者。升刑部侍郎后，回籍终养。后在家晋尚书房总师傅。服阕补官，洊历工、刑、兵、礼尚书，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请假祭墓。一年回朝，晋大学士。乾隆五十年予告归田。五十五年重来祝嘏。至嘉庆四年终世，寿九十有余，谥文恭。

赵文敏书洛神赋

吴荷屋藏赵文敏书《洛神赋》真迹，原缺前三开，荷屋乞成邱以欧字笔意补之。原为春和相国家物，后有刘文正公一跋。似文正跋时，前三开尚未缺也。

养生之道

古人云："身要常劳。身愈劳愈强健。"又有云："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常闻满大宗伯德明每日临卧时，绕宅行千步乃就寝。家政清肃，而养身愈健。御史宗室达德日惟晨餐一饱，后粒米不食。勤步履，日行十里或数十里，通衢委巷无不遍历。一生无病而精神愈壮。御史程澄红日食糜粥数瓯、馒头数件，不食于饭者数十年。年七十，气体尚止如五十人。信乎养身之不在安饱也。

守正不渝

陈绮石言，回里时，谒蔡文恭公。年逾大耋，丰颐方瞳，精神爽健。接人温和谦抑，如老诸生。尝有少时同研友某，乞文恭嘱邑令一事，公婉谢之，转贻老友番钱数十圆。守正不渝而又善体人情如此。

朱笥河论读经法

朱笥河先生督学八闽时，教人读《十三经注疏》法。言：注疏惟葩经最博，先阅此经以为纲领，如其中征引何经，即检原经注疏对勘。读竟此经，诸经之大概已得。后读别经，仍用此法，愈勘愈熟，不费记忆，可期贯通之效矣。又言读书人即事忙，能每日看得二三页注疏，自大有进益。

五同会绢本

元和陈嵇亭，示所藏十一世祖都宪公玉汝五同会绢本卷子。玉汝公官前明孝宗时，与同里素好吴文定公、王文恪公、李文安公、吴司寇公联真率会，古欢觞咏。写图纪盛，以齿叙先后，两坐三立，神采奕奕如生。当时原各存一本。此本流传三百余年，为嵇亭族弟厚甫所得，贻嵇亭藏之。乃录吴文定公原叙，而各系以赞，诚盛事也。余于尘冗中，忽睹古大人遗像，亦是一幸。

蠢子数

闻山西“蠢子数”算人贵贱穷通极验。吾乡刘协揆之降调升复，云皆符合。细询此数之由来，则自国初由关东传至山西。原书八箱，后五箱损于水。今多有查不出之八字，即诿之此沈失之数。但云传自邵子，恐荒诞无据。岂有宋以前即测定我朝满洲姓氏耶？今如瓜尔佳氏、牛钴录氏等处皆能算出，此理何解？

石田翁木槿画

过宝轴斋，见石田翁画木槿一本，旁立一牡鹅。题句云：“秋日斜明木槿红，鹅雌何处趁孤雄。微鸣缓步江南岸，不受山阴道士笼。”寄托深远，真迹也。

高宗崇俭

旧例：吉亥藉亩。凡陈设黛耜、青箱、畚镈、蓑笠，皆设棚悬丝，以庇风雨。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日，诏曰：“吾民凉雨笠而赤日耘，虽袯襫之尚艰，岂炎湿之能避，且片时用而过期撤，所费不啻数百金，是中人数十家之产也。其饬除之。”又各盐政、织造等，每于夏节贡物，以备赏赉之需。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诏曰：“迩来缔绣太求精巧，既害女红，长此焉穷，非朕敦尚朴素之意也。甚至华藻被于葛褐，天中五日以外，无所用之。近适清凉，亦不宜于憩息也。其禁之。”恭读两诏，想见圣人崇俭敦本之义矣。

鹿笃谷藏砚

鹿笃谷藏旧砚，正面上下二活眼，背面上五活眼，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象。有集《四书》跋一首云“一拳石之多，日月星辰系焉。磨而不磷，惟我与尔有是夫。”款题“田居”。左侧又有两印章：一“黄叶村庄”，一“兰成”。岂庾兰成物耶？

某人之识见

茅少山侍御尝为军机章京，为阿文成公所赏。一日，遇阿之总角好某，亦满洲人，诚

少山云："汝日与阿公处，公善待汝，汝需求善自全之法。千古负才者，最难敛才让人，千古爱才者，即未有不忌才者。汝其知所以自处。"少山谨受教。曾为余述之，余谓此公殊有史识。

九成宫帖

少山言，嵇文恭公之祖留山先生馆于范忠正公家，同殉耿藩之难。所藏九成宫帖为世间希有之物，当时散失。后文敏公亲诣三山访获。翁覃溪先生尝跋之。

嵇留山之忠节

嵇留山先生讳永仁，少补傅士弟子员，怀经世才，慷慨有大节。时范忠正开府于浙，与先生有世交，欲延为记室，临行，无锡令某饯别，拈踏歌行调，末限以憔悴二字，词中有"孤城残角梦家山，乱帆影里人憔悴"之句。先生心动，惘惘促装。夫人杨携幼子相送红桥庄外，张飐径去，亦不自意为永诀时也。适耿逆叛，假张宴召范忠正，锢忠正于密室，下先生于狱。迫胁不为动，忠正遇害，先生自缢死。所著诗"吉吉吟"、"和泪谱"、"百苦吟"，多是狱中与忠正唱和诗。赖义士林能任收存之，后文敏徒步入闽购得者。忠正子时崇抚广东，特疏请赠先生官国子助教。夫人杨，先以节妇蒙旌，后文敏显贵，文恭及诸孙等接踵兴起，节母寿臻大耋，锡命骈蕃。人谓忠节之报云。

高西园精篆刻

胶州高西园诗、书、画三绝，尤精铁笔。辑古印章及自所篆刻者，名《竹西亭印辑》，凡二册。曾假之吴荷屋，爱玩不忍释手。前后序跋及各赞皆其自书，或行草，或兼篆籀分隶，逼肖古人。其小引云："蓄印四十年，搜之南北游历、交友投赠、博取巧购、以及恶攫戏匿，种种而罗致者。甘苦喜怒皆有之。劳瘁如斯，仅乃得此。藏诸箧，未常示外人也。向由皖城授歙丞。起行，于高阳刘枭宪宪署中，担夫觅至二十人，刘公颇诧过多。及检行装，半是此类，则相视大笑，顾僚侪呼狂生，卒正色切戒之，而乃许以为高。其后视事坝上，有中伤巧谮于上官者，亦有'元章废事'之构。上官廉得勤拙，手饬而佳勉之，是又不特劳瘁，且并作风波矣。乙卯之冬，客亭朱弟来访海陵，暇日披检，汇辑成册。既断手而后告余，余览之一笑，谓'君食海鳆而不知没人之苦，真可称便宜善啖者矣'。既语朱弟，遂书以为引。"汉铜印赞云："蕤叶钗股，有力如虎。蝌蚪出跳饥蛟舞，何以求之峄阳鼓？"晶玉杂印赞云："割蟾脂，沁寒铁，冰花裂纹屑碎雪。瘦损挂树枯藤结，金穿石渤字不灭。"新旧石印赞云："鸿爪印泥，生人古思。我亦飞鸿影支离，后有求者知为谁？"后跋草书，未及记。

苦瓜和尚画卷

赵序堂太史示余苦瓜和尚画卷横幅，长数尺，山水邱壑，不落凡蹊，笔力纵恣，有沈

郁驰骤之致。其题语云："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和尚名元济，字石涛，号清湘老人，一云清湘陈人，又号大涤子，又号瞎尊者。前明楚藩后。

傅鼐安苗

山阴傅鼐，字重庵，由吏员起家，官湖南辰沅永靖道。乾隆六十年，苗民乱，傅团练乡兵，捍御苗匪，诸苗人畏之如神。永顺一路设立寨堡，概仿古人防边规制：五里一大堡，十里一城，屯兵罗居城中。令无不行，教无不习。自撤兵后，乡兵口分无措，遂行均田法，拨各县富民田若干亩，令乡兵屯种，且耕且练，独成劲旅。近日诸苗寨帖服，居民乐业。闻于辰州境建一生祠，供奉禄位牌，上悬铜镜，祠前开池一区，意云："清如水，明如镜"耳。

罗仙坞

桃源罗仙坞先生令中部时，有妇人以夫久出不归，求判改嫁。先生云："焉有为汝父母官而忍听汝改嫁耶？计汝母女二口，升米可活。"手写朱票，令此妇于每月朔，执票支仓米三斗。并谕以"我在此一日，无虑一日失养。唯嘱汝守分，毋使我气短"，感谢而去。一日夫回，偕妇来叩谢。先生欲杖之，妇代乞免。先生曰："为善必终"，仍令支一月粮去，而收回朱票。此事可谓仁至义尽。又尝上省谒秦芝轩中丞，中丞言："尔守中部，好处我不深知，丑处亦未闻。固不见所长，却不见所短，似不应久屈在下邑。"先生正色答云："且不必论长短好丑，只以国士遇我，我不敢当，若以众人待我，我亦不受。"即日禀辞去。盖中丞微示以调繁意，先生之应答也有礼。

矜重所学

余存吾先生成进士兵，欲贯串经义，苦无畔岸。是时，王九溪先生主讲岳麓，存吾敬诣之。九溪性素吝，即学业亦吝不告人者。三四请之，乃告以《十三经注疏》必熟读之，乃可究其义理。临别时，仍谆嘱云："此法不必为外人道也。"前辈之矜重所学如此。

余存吾论古文

或以所作古文就正存吾先生者。先生告以如某等题，前人已有作在前，则不必作。至古文则先要读韩文全集，次要熟读诸经。经义通则道理熟，理足然后发挥得真意出。李安溪常云："韩文之不可及者，只办得满腹道理耳。人止知实字有理，不知虚字亦有理，重句亦有理。虚字之有理，如《画锦堂记》，起句添两'而'字，则能包得'仕宦不至将相，富贵不归故乡'一层在。此虚字之有理也。如《史记》'岂非天哉'二句，则重句之有理可证。"又言："古文佳在造句，然人止能于不吃紧处造句。"韩文独于说理实处造句，正由道理之熟耳。

记经之法

看经要有手记簿，此法始于元许鲁斋，余存吾前辈及张忍斋师皆踵之。每日分五起，从某处读起，至某处止，即记明某句有几说。他日重温，即照所记默想。或遗忘，重翻原书记之，久久自能熟习矣。此与张稷若先生《蒿庵闲话》所记强记、连号二法皆为困学要诀。余闻此法而不能用，徒自怅恨，记之以念少年有志者。

陈文恭政绩

桂林陈文恭公以翰编改文选司，盖由特达知之。信文恭之清正，特简以清铨政耳。我朝设协办大学士，亦由文恭始。盖一时乏缺出，特设此衔以明眷重之意。其抚江苏时，值旱饥，遣官至湖广买米数十万石，被风阻停泊。公驰诣泊所，虔祷风转，米艘迅到江南，饥民欢声动地。此政绩之一端耳。幕中有一葛姓，昆山人，布衣随公，宦游至老，赞助甚多。公子孙至今蕃衍，科第不绝。虽贫族细民，从未有涉官讼者。可信名德贻谋之远。己未正月，龙驭上宾之日，其祠前牌坊，即于是日隳圮。纯臣感恩之至诚，至死不忘如此。

陈文恭抚湘

陈文恭公任湖南抚时，檄州县各绘所治舆图，详注山川村落。每接见时，即显图，与之按地问难。此法甚合知州、知县设言定名之义。大儒经济，固自大同。

元中丞倡学

静海元中丞任甘抚时，刻《皋兰课业汇编》。因陇西书少，集经训、性理、古文、诗赋合刊之以课士。仿徐退山《经史辨证》、《十三经解诂》之例，凡门各有小引，详论各书宗旨。指示周至，洵可为下学启蒙。纂辑由掌教盛元珍一手。中丞非由科目起家，留心于此，良足多也。

成大事者必沈静

罗仙坞先生云："人之有大本领者，必沈静。眠鹰伏虎，发不可当。"忆宋方勺《泊宅编》载《裴氏新书》云："虎豹无事，行步若不胜其躯。鹰在众鸟之间，若寝寐然。盖积怒而后全刚生焉。此越人所以灭吴之道也。"噫！浮躁浅露者，乌可与言作用哉！

靳辅治河

靳文襄，其先济南历城人，后为辽阳人，由编修历兵部尚书、总督河道。康熙时，北运河口东从宿迁之皂河，黄河一涨，淤淀数百里。文襄于皂河迤东挑河二十里。又以山东

汶、泗、沂、洸诸水暴涨，漂溺宿、桃、青、山、安、沐、海七州县民田无算；漕艘送至黄河二百里，涉风涛之险。于是考开中河三百里，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安渡。功不在宋康惠开会通、陈恭襄凿清江下。所著有治河书十二卷、奏疏八卷。幕友陈潢，字天一，钱塘人。佐文襄经理河干，殚竭智能。其往来问答语，详具张鹭生《河防述言》。以治河功给佥事职衔。

虚心让善

靳文襄开中河时，于振甲甚以为非便。及开浚下河，议又不协。文襄转疏荐振甲，谓“司臣于某，访采舆论，审量经营之处，颇具苦心”。遂继为河道总督，卒谥襄勤。文襄之虚心让善，殊有古大臣风。

张清恪得圣眷

张清恪籍隶河南仪封。康熙三十八年河溢堤溃，清恪适家居，为布囊盛沙，雇民堵塞。总河张文端行河至仪，知其出力，即请于朝，使赴河工效用，遂补济宁道。后条奏黄河水势，赴汤山面陈得失，欲引沁由贾鲁河经嘉祥、巨野入济。上谓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即出地图指示。侍郎牛钮在侧，因斥伯行书生，止据纸上陈言妄奏。上曰：“毕竟是他留心，即书本亦是他看过，尔等谁留心者？”其获圣眷如此。

雪　山

《西域闻见录》云：“雪山自嘉峪关起龙，蜿蜒而西，或起或伏，或断或续，或折而三，或聚而一，或崖然岌耸，插于云天，或散漫平冈，回环千里。山南为哈密、为辟展、为哈喇沙拉、为库车、为阿克苏、为乌什、为叶尔羌、为和阗、为喀什噶尔，其余小城无算，皆回人聚居，所谓南路也。山北为巴里坤、为乌鲁木齐、为伊犁、为搭拉巴哈台，其余小城亦无算，为准噶尔故地，所谓北路也。雪山之在中国者，嘉峪关外，东西绵亘九千余里，为南北两路之分界。至叶尔羌愈远峻，西南折入温都斯坦，复折而西，直达西海，不可考究矣。其最大而著名者，于乌鲁木齐为博克搭班，三峰孤峭，冰雪晶莹，望之如琉璃插天，隔蔽日月；于哈喇沙拉为莫勒土斯，围逾千里，水畅草肥，宜于游牧；于伊犁、乌什之处，为穆肃鲁搭班，其山皆冰，望之如银，南北两路之冲衢也；于叶尔羌为米勒台搭班，山中皆玉，又西复作冰山，尤险阻，为叶尔羌、温都斯坦往来必由之孔道。更有玉山在焉。其山自古积雪，冰雪之水，自山阳而下，冬夏涌流，散漫于南路各城，以资灌溉。诸水皆聚于贺木诺尔。贺木诺尔者，译言星宿海也。泉水黄赤，涌地而出，望之如列星散布。复经诸山冰雪之水，汇归流入中国，即黄河也。自后藏西南温都斯坦各国，雪水经番地流入中国川江，益东汇为杨子大江也。”按是书凡八卷，为长白七十一椿园撰。

哈　密

哈密城在安西州九百里，古之回国，前明已隶中夏，国初归入王化。自康熙时，准噶尔恃强争把，天兵西讨，转运粮饷，皆由哈密，设大臣二员，专司其事。乾隆时，定远将军班第平定伊犁，哈密为钱粮总之地。其后额鲁特、霍集占之乱，历岁进剿，皆由此转输。至今西域各城岁需帑项，仍由哈密拨解，建城设官兵驻扎，为关外一大都会焉。

巴里坤乌鲁木齐建黉

巴里坤、乌鲁木齐改设府、州、县治，建黉宫，定学额。自乾隆四十年始。

伊　犁

伊犁幅员宽广，·山迳庞杂，西北、西南皆外藩，北邻搭拉巴哈台，南界回疆，东接乌鲁木齐。为西北屏藩，军台十二，沿边卡伦三十。地本准噶尔巢穴，大兵既驻其地，始设屯田开垦。其兵丁盐、菜、口粮，尚需于内地。每岁例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疋，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饷。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疋等项，始足一岁岁用。钱价极贵。乾隆三十九年奏准，岁粮折阿克苏、叶尔羌、布古尔各城铜七八千斤，开局鼓铸，曰宝伊局。

土尔番

土尔番回城东南一带沙山，绝无草木，日光照射，尤不可耐，俗名“火焰山”。其北里许多怪风，往往驴、羊吹去无踪。风或黑黄异色。

贺卜诺尔

贺卜诺尔回城，即世所传黄河之源星宿海也。自辟展西至和阗四、五千里之南，自和阗南至后藏四五千里之东，周回万里，皆星宿海，渺无人烟。间有道涂，非戈壁即泥淖。遍地皆泉，水色赤黄。加以雪山之阳，回疆数千里，各河东南长趋，俱汇于贺卜诺尔。始出山，止黄水一线，由山下涌出，如沟渠耳，流入中国，即黄河也。有村二，皆名贺卜诺尔，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鱼为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裘，藉水禽翼为卧。其语言与回民通，惟不食谷肉，食即呕。其地设五品伯克一员，属辟展大臣管辖。

库　车

库车回城，古龟兹国，土产铜、硝磺、硇砂。出硇砂之山在城北，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万点灯光，人不可近。冬日极寒时，大雪火息，始往取之。赤身

而入，砂产洞中，如钟乳形，故为难得也。

沙雅尔

沙雅尔小回城归库车大臣管辖。其地夏日苦蚊，如雾如尘，日啮尤甚。回人以布为幕，日夕，男女皆入幕中避之，满城牲畜咆哮，遍身流血，二更后始定。

乌什

乌什，回人谓之“土尔番”。土尔番者，回言都会也。在库车西北千里。乾隆四十年赐名曰“永宁城”。驻官兵，有屯田、牧场、军台、钱法诸务局。铸乾隆通宝普儿，每文重一钱二分，抵银一分，每百谓之一腾格。回人私用，每五十谓之一腾格。哈喇沙拉普儿与制钱通用。

叶尔羌

叶尔羌，回疆一大城，居室壮丽，园亭宽敞，城池深固。驻办事大臣二员，满、汉兵各数百，协领、参将分领之。正赋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两、粮三万五百四石、黄金三十两、清油八百斤、税银千六百四十九两，留充本城公用，官兵盐、菜、口粮。又折收回子布五万七千五百六十九匹、棉花万五千斤、布袋千四百三十二条、麻绳千二百九十七根、铜三千斤，并解送伊犁。辖回城十。其地有产玉石子，大者如盘，小者如栗，有重三四百斤者。色有如雪之白、翠之青、蜡之黄、丹之赤、墨之黑者，皆上品。一种羊脂朱斑，一种碧如波斯菜，而金片透湿者尤难得。河底大小石错落平铺，玉子杂生其间。采之之法：远戍官一员守之，近河岸营官一员守之，派熟练回子，或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并肩赤脚踏石而步。遇有玉子，回子脚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击锣一棒，官即过朱一点，出水时按点索玉。去叶尔羌二百三十里，有山曰“米尔台搭班”。遍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玉夹杂，欲求纯玉大至千万斤者，则在绝高峻峰之上，人不能到。土产牦牛，惯于登陟，回子携具乘牛，扳援捶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俗谓之“磉子石”，又曰“山石”。每岁春、秋二季，叶尔羌贡玉七八千斤至万斤不等。所属之回城，如和阗、玉珑、哈什等处皆产玉子。私玉之禁甚严，台卡例应稽查，然回子私采、商人私带，涉险作奸，又有不能尽除其弊者。

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亦回疆一大城，为西域极边，西北一带雪山外，皆外藩矣。驻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满汉兵。，辖回城九，岁收回子普儿三千六百余千，抵银三万六千余两，粮万四千石，充本城兵饷。仍折征回子布万匹，解送伊犁□用。土产荡绸、荡缎、金银丝绸缎、布、石榴、木瓜、瓜膏、苹果、葡萄干，皆以充贡。

哈萨克

哈萨克即古之大宛，伊犁西北一大国也。乾隆二十一年大兵进剿，入其巢穴，其汗阿布赖面降归服，受封爵，奉正朔，人民、土宇悉入版图。无城郭、屋宇，毡帐为家，游牧牲畜，最易腓字。富者牛马以万计，羊无算。岁纳中国之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伊犁将军遣官收之。

布鲁特

布鲁特地界安集延、喀什噶尔之间，地广人稀。称其君曰“比”，人贫而性悍，轻生好杀，哈萨克、博罗尔皆畏惮之。大兵平定西域后，始戢不敢骋。其比每年遣使至乌什，与参赞大臣请安，进贡马匹。乾隆三十三年，大兵征讨霍集古，其比率所部爱曼人户拦阻霍集占，悉力与战。上嘉其功，授为散秩大臣。其余头目皆赏戴翎顶有差。

安集延

安集延亦回子部落，乾隆二十三年归附中国。有城池、屋宇、村堡、田园，业耕种。土产谷、豆、瓜果皆美，而桃独绝。其人善权子母，载货行贾，冒霜雪，犯危险，经年累岁，不获利不归。人亦惟恐其去，去则其地之货财不能流通矣。

博罗尔

博罗尔，西域别一种，不通回子语言。其人深目隆鼻，浓髭绕喙，男女无别。苦贫，恒鬻子女与回人为奴。

敖　罕

敖罕，西域一大国，其地方数千里。其王曰“汗”，城池壮丽，人户富盛，天气酷热多雨。多奇花异果，五金、珠玉、宝石、金刚石、松竹菸皆其土产。有瘴气，多猩猩、虎、豹、蟒蛇。产象，耕田、负重，皆取于象。俗淫佚，无人伦。其人种类不一，大率皆回子衣帽，但目益深，鼻益高，睛碧须赤，多力而横恣。无火枪、弓矢，专用木矛，矫疾无伦，西域人皆畏之。又一种圆领大袖，衣冠类汉、唐制，貌多秀，或谓是后汉之遗种云。人类虽别，各有部落，然皆敖罕汗之阿拉巴图。乾隆二十年与中国通，上悯其险远，宽其岁入，常朝贡献亦无定制。

温都斯坦

温都斯坦，亦西域回国之大者。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余日至克什米尔，由克什米尔

复西南行四十余日始至其国。水亦可通，两地贸易之人，多资舟楫。其都城雄壮，围六十余里，辖大小回城三百七十余。其人深目、高鼻、多须，睛如琉璃，面黑唇青。言语类鸟鸣，回子亦不能辨。地极潮暑，瘴疠为害。以象耕地，谷、蔬、瓜果靡不繁植，槟榔、桄榔、棕榈、橘柚经冬不凋。人习技巧，金漆雕镂，精奇绝伦，所制玉器薄如蝉翼，抽金银丝织绸缎、毡布，遍货于西域各国及各回城。所居穴地深数丈，旁掘土洞为室，室亦绝精，饰以金玉，从无地上起屋者。城村旷邈，似无人烟处也。凡其地之公私事务及一切农、工、商旅，操作交易皆于夜间为之，日出则伏。有玉山，独少白金，价过黄金。最贵中国磁器，或有携至者，争以白玉盘、碗易之。而大黄尤为至宝，以黄金数十倍兑换。盖其地之一切疾病，得大黄即愈。大筵宴皆以大黄代茶，人若经年不服大黄必死，故虽贫回亦必有一半两，囊系胸前，舌舐鼻嗅之。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时有闽广海航到彼停泊，多以大黄渔利。其国西隅有巨泽，围数千里，泽中有山，围逾千里，高人云天。或曰此人间第一高山也，名曰“孛各里麻胆达拉斯”。山中产狮，恒于秋月皎洁，负雏于山中往来。头大尾长而细毛蛇尾，形如帚，黄质黑章如虎皮，长六七丈。时登山绝顶，望月垂涎，咆哮跳掷，猛飞吞月，有飞去八九里，十余里而坠死山谷者。其国人以豢养狮子为上户。当秋月，其汗使人取狮，以精铁作柱，大如瓮，密布层遮围畜之。饲以牛。时而吼如雷霆，满城震动。取之之法：择炮手最精者，开地为阱，人匿其中，遇有负雏者来，乘其不备，燃炮毙之而取其雏。倘一炮不中，则抛山裂石，人无类矣。

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国地土饶沃，产名香。人多奇巧，精于关捩之术，能于山麓起楼，引水逆上，自楼后倒出前檐，如水晶之帘。善货贩兴利，与安集延回子同。

巴达克山

巴达克山回国在叶尔羌西，行三十余日可至其地。乾隆二十三年霍集占败走，欲奔温都斯坦，其汗出兵截杀，将霍集占兄弟之尸献之中国，遂蒙上赏。后为退木尔沙所灭。

退木尔沙

退木尔沙尤在巴达克山之西。乾隆二十三年，霍集占之兄子萨木萨克逃至其地，唆令其汗灭巴达克山，后又为敖罕所灭。近与巴达克山渐集逃亡，复有千余户耳。

沙关记

沙关记为霍集占党羽。霍集占兄弟伏诛，沙关记逃至外藩延喘，同时逃窜回子渐集地，仍推为汗，垦土造屋，渐加殷庶。其人凶暴残忍，常为中外贸易商旅之害。前将军兆惠平定叶尔羌时，曾遣使往探其地，因戈壁甚大，无柴草，故未进兵剿灭也。

塞克

塞克在敖罕西，绝非回子种类。人多力善射，发必命中。佩标枪五枝，长四五尺，取步于百步之外，与敖罕称劲敌也。

鄂罗斯

鄂罗斯，北边之大国，东界海，南界中国，西北邻控噶尔。东西距二万余里，南北窄狭，自千里至三千余里不等。称其王曰汗，自察罕汗没，无子，国人立其女为汗，嗣后皆传女，迄今已七世矣。其女主有所幸，或期年，或数月则杀之。生女留承统绪，谓其汗之嫡嗣，生男则以为他人之种也。其人深目高鼻，睛碧，须发黄赤。男女皆蓄发，男发频以胶水制之，使其卷曲，女发梳为高髻。男衣缚身，遍体扣绕；女衣裙、衫、裳、褂，如汉装，但不缠足耳。以银为钱，铸文肖其汗之面，重七钱余，谓之“阿拉司朗”。喜楼居，有四五上者，其梁柱、顶壁皆用木，密灌油灰，不需瓦磁，而金粉雕凿，极尽人工。开窗四达，或饰以各色玻璃，镂金银丝以隔蔽之，次用其国之田皮纸，余皆修整可观。木多易遭回禄，故火禁最严。见亲友、宾客，无跪拜、揖让之仪，惟接吻以为礼。嗜茶，然必调糖啜之。食麦面，鱼为上品，猪次之，以大茴为佳味，人人嗜之。都城雄壮，围数十里。官制，文武皆佩刀，刀柄有玉、金、银、铜、锡、铁之别，其民皆耕田纳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为兵。兵各有营，自十六岁入营，至五十而后出伍。刑罚极严。土产盛。康熙年间始与中国通，遣其俊秀入我国学，受四子书而去。

控噶尔

控噶尔，西北回子最大之国，地包鄂罗斯东西界之外。称其王曰汗，其大头目亦谓之“阿奇木伯克”。所辖各城，自万户至十余户不等，均为其汗之阿拉巴图。各城计之，小属于大，每一大城，属小城或三、四以至十余。大城阿其木伯克共计一千四百余员。建都之城，名务鲁木，极广大，南北经过，马行九十余日，东西亦然。城门二千四百，城内大江三，山、河、薮、泽，不可胜计。宫室阔远深邃，绵亘数十百里，黄屋朱门，皆以金、玉、珠、贝为饰。地产金银、珊瑚、珠玉、自鸣钟表、绸缎、毡罽，尤多奇异。俗重大红，宝石如拳如卵者，人人悬佩。黄金为钱，每文重二两许。居人田庐，牧场各分地界，散布而居。各种公田，犹是古井田法。所辖之地，有不富饶者，其汗闻知，辄亲往巡视，广为施济，必致比户丰饶而后已。故入其地，曾未有一贫婺之人。知礼让，叙彝伦，与中国不殊，迥非西域各国禽行兽处之比。唯敬天、地、日、月，不知有神、鬼、仙、佛、圣人之道。每日黎明，男女礼拜，诵经之声雷动，犹天主教之风。最戒军事，其说以天地生人，无非同类，奈何以人杀人，自残同类；理，故国虽富强，从无侵凌弱国之事。而兵则精锐，鸟枪可及二百余步，以死敌为勇，败而归者，终身不齿于人。其兵无人伍食粮之事，人为农，出为兵，农隙训练，亦同三代以上法。鄂罗斯本其属国，乾隆二十年后，鄂罗斯停其贡赋，转以兵相加，控噶尔出兵御之，鄂罗斯全军覆没。更借土尔扈特兵，与控

噶尔复战，又大败，以故土尔扈特大惧，于二十五年弃鄂罗斯，投诚中国。鄂罗斯仍向控噶尔求和称臣，定于常币外，岁纳童男女各五百人，乃罢兵。

郭罕

郭罕距叶尔羌马行四十日。其人短小，男女皆长二尺，魁梧者亦不过三尺。其余物产亦小，羊高八九寸，麦颗大如芝麻耳。

退摆特

退摆特，西域别一种，地与后藏相接。其俗敬火，每晨以柴烧火，向之礼拜，有事亦叩而祷之。地斥卤，贫不能自给，往往鬻子女于各处，与博罗尔相似。

种骨生羊

向闻西域种骨生羊。其法于上年种之，至次年春分，念咒击鼓，羊自跃出。诸说部所载亦云然。据《西域闻见录》，则云羊产布哈拉回国，身小肉薄，但骨重耳。黑者极多，灰者十不得一。初不甚牧养，自通中国后，大获其利，今安集延诸国，均多骨重羊群，似又非种骨之说矣。此羊皮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始见重于京师，为冠为裘，一时从风而靡。灰者俗谓之“草上霜”尤贵。风俗移于好尚，谅哉！

裁丁归地

我朝良法美意，即裁丁归地一端，恩莫大焉。穷民田土废弃，丁银仍在本身。自康熙五十八年诏定摊丁之法，令有田业户代之，约计每银一两，增加二钱，数十年追比莫解者，一旦超脱。雍正二年，又允直抚李维钧请，所属照江浙按地输丁。计地丁银二百四十余万，免丁银之累者二十余万户。

颁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颁行《圣谕广训》十六条，化导兵民。其时督、抚、提臣等，或衍为直解，或缉为讲解，或缉为训兵丁直解，各相继作释文上闻，以颁所属，朔望宣讲，语皆通俗，期愚氓易晓。七年，诏天下设立约正值月，如“蓝田吕氏乡约法”，以宣读圣谕及律令。著为例。

辛者库

国初臣工获罪，籍没资产，其家口入辛者库。辛者库，宫府及各王属下当最苦极贱之役者。辛一作薪。

两广盐务

两广巡盐御史，始于康熙二十年，雍正二年停止，归其事于总督，派州县官照额运销。

皇后祀先蚕

乾隆十二年三月三日癸巳，皇后躬祀先蚕。从前祀典，本载其仪，疑自此时复古。浴种、采桑、缫丝，后凡三临公桑蚕室，命妇行礼。先蚕，黄帝妃西陵氏。氏始养蚕。祀礼行于北郊，日用季春吉巳，古制也。

朝　服

国制：亲、郡王，世子、长子乃服五爪团龙补及五爪龙缎满翠四团龙服。贝勒、贝子服四爪团龙补及蟒缎妆缎服。国公服四爪蟒补。将军以下，按品级服麒麟、狮、豹、虎补，余同贝子。公主如亲王，郡主以下，各以次差。四团列于胸、背、两肩，以五色丝间二色金组织成文。衣下边际，缀以五色绿须龙，有三爪、五爪，以赐臣下，例剔去一爪服之。

湖南巡抚

雍正二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部议巡抚移驻长沙已久，沅洲既非驻扎，偏桥卫又久隶贵州，命名无指，刺改之。

外省重囚

外省重囚，秋审后具题。后三法司照在京朝审例三复奏闻之制。雍正二年定。

孔庙古桧

曲阜孔庙杏坛侧有桧一株，乃夫子手植，历周、秦、汉、晋几千岁，怀帝永嘉三年已巳而枯。枯三百有九年，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复生。生五十一年，唐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巳而枯。枯三百七十四年，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荣。金宣帝贞祐二年毁于兵燹。后八十年甲枯。枯三百七十四年，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荣。金宣帝贞祐二年毁于兵燹。后八十年甲午，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故根重发，至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高三丈，围四尺。自始植下，逮宏治十二年，则二千九百七十八年，因灾复毁。今其干不荣不枯，其坚如铁。碑记有诗："崔嵬俯殿阿，旋转左文多。岂乏风霜剪，灵根自不磨"。宋人纪载，言桧有二株，东者纹左旋，西者纹右旋，则先陨其右，未及详矣。康熙甲子，上东巡，有《御制桧赋》。

岁入岁出

我朝经制地丁税课，约计每年三千八百万有奇。每年费用俸饷，约计三千四百万有奇。加以水旱、蠲免、赈恤，所余不过三百万。一遭兵兴及地方巨务，用每不敷，故开捐出于不得已，旋停亦旋复也。此其成数。见乾隆十三年御史张惟寅疏。

周谆元像

雍正时，周谆元守松江三载，弊绝风清，开河劝农，实心任事。卒之日，民扶老携幼哭奠，日以千数。其病也，以额患恶疮，民刻木为像，当患处适有木节，宛肖，相共惊愕。建祠城北，奉为神明焉。

进士题名碑

进士题名之制，昉自唐时慈恩寺塔下立碑，至我朝皆建于太学戟门外。自顺治丙戌、康熙戊戌，皆有题名碑。唐熙五年，辅政大臣裁省其费，以后皆诸进士捐资立石。后雍正癸卯、甲辰两科进士题名碑，诏工部正项钱粮建立，康熙辛丑，亦行补建。嗣后照旧例题请。

丧礼三年

自汉文短丧后，行三年之礼者，则有晋武帝、魏孝文帝、后周武帝、宋孝宗。然晋武礼不备。孝文礼备矣，而服非所服。周武衰麻苫凶，最为贤行，而在丧频出游幸，无虑门庭之寇，兴师伐邻。先儒胡致堂讥其不学礼之过。我皇上至仁大孝，谅暗时斋居素服，历三年如一日，史册实所未有。

举人路引

国初举人会试落第后，顺天府例给路引一纸，方许回籍。来科起文会试呈验，无者地方官每多留难，不敢给文。雍正时，祭酒王传诊罢之。乾隆初定制：举人会试，藩司所给公事银两，回籍验其落卷，无则追还人官，亦路引之意也。

割断足筋

往制，盛京逃人有割断足筋之刑。康熙五十二年，都统苏努条奏议准：拿获皇城门、畅春苑偷盗之贼，割断两边；京城内外越墙、挖孔、撬门偷窃之贼，割断一边；在道抽取人物者，三犯亦割断一边。五十三年，又准偷刨人参之贼，为首者割断两边，为从者割断一边。雍正三年，特旨永远停止。

躬耕籍田

雍正时，上躬耕籍田。曾于观耕台座位前令农夫等向上行礼，接受牛只、耒耜等项，并赐耆老三十四名、上农夫十名、下农夫十名，每名布四匹，每年皆如此。恭读《乐善堂御制文集》，内称上勤劳民事，洁诚孝享，每逢秉耒，辄增加一推。故历今均四推云。

得谥文贞

唐之谥文贞者，即宋之文正，于谥法最美，我朝王崇简、张玉书、李光地诸公均叨赐予。

循环印

昔巡按御史印各二，新任带一印赴任，旧任带一印复命，以备中途有应奏，谓之“循环印”。后巡按裁，而巡盐犹踵其制。雍正三年，都察院以恐有推诿、更换，奏罢之。

颁　历

国制：钦天监于每年二月初一日进呈来岁历，四月颁于各省刊刻，十月朔颁布民间。各藩司掌钦天监历日印一颗。

陈　瑸

陈瑸，海康人，康熙甲戌进士。尝为四川学道，与年羹尧同城居，不相交际。后年党获罪者众，独为世宗所褒。初为台湾令，一切规制，多所建创，累进巡抚。操守清廉，圣祖曾比之人定高僧。后卒赠礼部尚书，谥清端。子居隆，举孝廉方正。

王顼龄

王顼龄，华亭人，以进士授太常博士。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授编修，累官工部尚书。一生勤慎。大拜之日，门庭寂然，为圣祖所褒。雍正初，凡三奏乞归，始蒙上允。其口占云：“从此光阴为我有，当年白傅咏清娱。分司犹有行香务，争似归田一事无。”旋卒于京，年八十有四，谥文恭。上恩赐加祭二次，并辍朝一日，官员有系伊门生者，令其素服持丧。定制：非亲王无辍朝者，此旷典也。文恭之父广心，官御史。弟九龄、鸿绪皆跻九列。子正詹事图炳，康熙壬辰钦赐进士，纂修内廷，工书画。

圣迹图像

雍正时，衍圣公刻圣迹图像，疏乞圣制序文，弁简以藏。

保举博学鸿才

雍正十一年，诏天下保举博学鸿才。久之，人数不多。覆降谕，有实学者，得自陈于所在官司，学政录送。迁延未试，上已升遐。迨乾隆元年，诏集已至百七十余人，亲试阙下，得一等五人、二等十人，皆授翰林。其余人文多不副所举，而以不通斥逐者七人。保举之两江督赵宏恩、江苏学政张廷璐、安徽学政孙嘉淦皆镌级。再试续到者，取四人。而相卿朱荃后督学四川，以获罪脱逃，大负遴选至意。是举侍郎方苞负重望，荐士至十五人，无一录取者，时论訾之。

御书匾额

雍正三年，颁御书额悬先师庙，并赐颜、曾、思、孟、闵、仲六贤庙及七姓后裔匾额，以示尊崇奖励。至圣裔曰："钦承圣绪"，颜子庙曰："德冠四科"，曾子庙曰："道传一贯"，子思庙曰："性天述祖"，孟子庙曰："守先待后"，闵子庙曰："躬行至孝"，仲子庙曰："圣道干城"，复圣裔曰："四箴常序"，宗圣裔曰："省身念祖"，述圣裔曰："六艺世家"，亚圣裔曰："七为贻矩"，闵贤裔曰："门宗孝行"，仲贤裔曰："勇行诒范"。

劝输裕贮

雍正三年，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山西、陕西、两广、云贵各报有秋，命督抚劝谕绅衿、黎庶，各从所愿，不勒多寡之限，以积贮备荒。乾隆初，大学士鄂尔泰奏准：凡愿输助赈者，皆以"乐善好施"四字旌之。

二于成龙

于成龙，号北溟，山西永宁州人。由副榜贡生起家，康熙中，官至两江总督。刚方清节，著于朝野，为一代名臣。卒官之日，敝衣粗饰，囊橐皆空。赠太子太保，谥清端。始，江宁驻防满兵骄纵不法；三藩未靖，绿旗兵时有征调，皆宿民舍，责以贡给。成龙立诛满兵之扰民者，题请兵丁行坐有粮，不得入人家。至今赖之。后其子淮以特阴官至巡抚。削籍十余年，宪皇帝犹传旨召见。初，清端由直抚迁两江任，奏带通州牧于成龙补江宁守，不以同名为嫌。未几升臬司，不十日，命督理高宝下河事务，再迁直抚，入为总宪，出为总河，亦有名于时。字振甲，奏天旗人，谥勤襄。

定年羹尧罪

雍正三年，议政大臣等审拟年羹尧罪款：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胪列九十二大罪，请诛大逆，以正国法。上特念其清海功，赐令自尽，惟立决占象人邹鲁与其子年富，可想见圣人如天之仁。凡年党职官四十余人，皆削职审拟有差。

会考府

雍正初设会考府，察核各部奏销钱粮。三年，即奉旨停罢。

设盐义仓

雍正四年设扬州盐义仓。原银三十万两，即在扬州买贮米谷，每年存七粜三。米贵时开仓平粜，以裨民食。

兄弟显达

我朝江南兄弟显达称极盛者：昆山刑部尚书徐乾学，弟正詹事兼礼部侍郎秉义，大学士元文号立斋。华亭大学士王顼龄，弟左都御史九龄号子武、户部尚书鸿绪。桐城之张亦堪鼎足焉。韩菼以丕振文风，戊辰主会闱，亦称得人。

江南负文名者

康熙时，江南负文名，操时文选政者，宜兴储同人最有法度，桐城戴田有颇尚清奇，长洲汪武曹、吴县吴荆山同时竞爽，皆取裁于何屺瞻。何素精于考据，严于文律，自作尚不逮焉。

彭维新

彭维新，字肇周，号石源，湖南茶陵人。弱冠第康熙丙戌进士，授编修，时太翁犹应童子试。先督学山东，刻薄矫情，再之浙江，割裂圣经以命题，如“毛毛草草”之类，且限以晷刻，震以金鼓以窘之。每试一郡，动经数月，录取掐覆，有至七八次者。及刊刻试卷，又无一文可采。莅任二载，岁校未周，以少詹改授直隶臬司而去。雍正七年，以吏侍查江苏积欠。逾年，淮南水灾，复奉命督赈。凡民有一物，挟一艺者概不入册，意在节省也。复命晋总宪，拜户部尚书，协理大学士事。年未五十，且具庆。十一年冬，果亲王劾之，以植党营私坐斩监候。十三年冬，高宗复起用故官，以父丧不请卸事，为御史王峻所劾而归。乾隆七年再召用，终不替清廉之知。

范时绎任江督

雍正时，范时绎任两江督，镇静和平，养廉之外，苞苴不入。上闻其清贫，降旨褒美，命三巡抚酌议养赡。放衙夜静，惟闻诸子读书声。范氏先有承烈、承勋相继任两江督，及时绎至，题其堂曰“三到”，亦盛事也。

赵晋作弊

康熙辛卯，江南主试赵晋以作弊罪斩。时偕左副都御史左必蕃往，故江南谣云：“左邱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

生员引见

雍正四年，特旨诏直省学臣于三年任满，将生员中实在人品端方，有猷有守之士，大省举四五人，小省举二三人送部引见，亲试录用县令及国子监属官有差。其不称旨者镌学臣级。至乾隆时始罢引见之例。

蔡嵩　雇成天

蔡嵩，康熙癸巳进士。雍正六年官内阁学士，因吕严案株连逮治，籍没资囊。得娄县丁酉举人雇良哉六章。上见之，嘉美成天，内召，嵩亦赦免。庚戌赐成天进士，授编修，教习内廷。乾隆初元，奉敕编集《御制乐善堂诗文集》。成，以老辞归。

学　院

旧例：除直隶、江南、浙江皆学院，与督抚平行，余省为学道。后由翰林、科、道点差者，亦移学院，间亦给坐名敕书。由部属者，则为按察司佥事，由参议、知府升补者，则为按察司副使。雍正时，有旨：“以但□本官，不论职掌，非是。”乃定议：凡部属等官应学政之任者，俱加翰林院编修衔，使名实相称。任满仍补原班。

富宁安

康熙时，满洲富宁安奉命征西。在疆场逾十年，使策妄归诚，西藏底定。缮城垣、治甲兵以固哈密，厥功甚伟。传言其身材伟壮，勇冠百僚。每夜眠，呼吸如雷，常令仆数人震扰之，使不得熟寝，不然则气厥。诚异人也。

孔子圣诞

雍正五年，诏自今八月二十七日先师孔子圣诞之期，禁止屠宰。按：圣诞干支，为庚戌、戊子、庚子、甲申，周正十月也。又，二月十八日为忌辰。

黎志远劾年羹尧

黎志远，福建长汀人，康熙己丑进士。官御史时，值年羹尧宠荣之际，密奏其专擅贪污事，上寝其疏。及羹尧败，乃出以示群臣，嘉其刚正敢言。历官大廷尉。建言于人所不敢言之时，良足多也。

各级封册

国制：凡册封亲王、郡王与上皇太皇、皇后、福晋等册，用玉、金、银有差。其文皆用镌刻，涂以金与青。若贝勒、贝子、郡君、县君皆纸册，用赭金黄套面、银签。镇国以下，龙边诰命，锦面玉轴，牙签黄带、公侯以下，锦面犀轴。官员诰、敕命：一品玉轴，鹤及狮锦面；二品犀轴，赤尾虎锦面；三、四品贴金轴，瑞荷锦面；五品角轴，瑞草锦面；六品以下角轴，葵花锦面。诰命用五色纻丝织文，曰："奉天诰命"，敕命用纯白绫织文，曰："奉天敕命"。俱织升降龙文及满、汉字。

约束捐纳之贡、监

雍正五年，定捐纳贡、监学臣约束之制：凡应行覈革，事属督抚者，地方官申报督抚，转咨学政；事属学政者，地方官申报学政，转咨督抚。使各有约束之责。

昆山徐氏

昆山徐氏乾学等，以同胞昆弟三人先后得鼎甲，跻胜仕，洵为科名盛事。相传徐之父坦庵、母顾夫人当明末兵乱，有武将俘妇女数十人，扃徐别室，顾设计纵火出之。及三子登第，人谓阴德之报。婿申毓亦举顺天庚子江南解元，联捷成进士，逮后科第绵长。曾记其厅事一联云："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加以外甥宅相，女婿门楣，人人得第；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兼于丁巳乡闱，己亥会试，岁岁登科。"诚足传也。

荐举生员

雍正五年，特旨命州县会同教官，将府、州、县学之贡生、生员内，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能办事而文理可观者，秉公确查。一学各举一人，申报各上司奏闻。其僻远小学无可举者听。倘轻忽滥举，照溺职革职，徇情受贿则加倍治罪。寻于八年八月停止。以举

多非其人，殊负旁求旷典也。

师生同名

国初，张桐城癸丑分房，得海盐张英，仕致部郎。每投刺谒师，名加玉傍以别之。马鸣銮，字思切，昆山人，癸丑进士。丙辰以编修分房，得山西马鸣銮。二事特奇。

禁优人演圣贤

优人演剧，多亵渎圣贤。康熙初，禁不得装孔子及诸贤。至雍正五年，并禁演关帝。从宣化总兵李如柏请也。

禁用谀词

雍正五年，副总河嵇曾筠奏沁、黄二河水势安澜疏内，有“洪福齐天，河伯效灵”语。上以“齐天”字样实为越理，即“效灵”亦览之不安，降旨通行禁止。

居家帽顶

雍正五年冬十月，增王公及大小官员居家帽顶之制。

乡试同考官

雍正五年，令嗣后各省乡试同考官，调邻省在籍进士、举人充任，不用府、州、县职官。乾隆丙辰恩科仍复旧制，此例停止。

沈近思

沈近思，钱塘人，少出家隐云林。或劝之就学，举康熙庚辰进士，累官广西同知。雍正时卓异引见，特擢文选司郎中。未逾年，晋少宰。卒赠尚书，谥端恪。

嵇文敏公

嵇文敏，武进人，康熙丙戌进士。五年之内，由编修至尚书，寻晋大冢宰，总督北河。复拜大学士，又领南河总督，督修浙江海塘，卒于工所。虽居揆席而未尝一日立朝右，宦迹颇奇。

盐之种类

河东盐池，每于四、五、六月人力浇晒种盐。交八月风转西北，日色渐淡，即各停止。雍正五年八月初三日起，至十一月初七，八十余日不需人力，自然滋生至七百余万斤。形洁味美，为未有之奇征。经巡盐御史顾琮奏报。闻海水由人力煎熬成盐者，谓之末盐。颗盐出于天畦陇，既成，泱水以灌，俟南风起，自然凝为颗。今解州之盐是也。按：青盐乃池盐，生于土，出西羌。又有光明盐，生于川之山崖，即水晶盐。又有石盐，生于石，木盐，生于树；蓬盐，生于草之地。

魏廷珍骨鲠

魏廷珍，直隶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精于算法。赋性骨鲠，累遭世庙训饬，而向用不衰。总督漕运时，上命国师文觉往南朝山，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官员膜拜如弟子。至淮督关，年希尧首先行此礼，大学士河督嵇曾筠不得已从之，魏独植立徜徉，且上疏，言臣不能从佛法。上亦不之罪也。

西藏设官

西藏地分前后，相距千余里。后藏西南毗连巴勒布番界，距后藏千数百里。乾隆五十三年侵犯后藏边境，经官兵申讨，畏威服罪，始移驻唐古忒兵丁防守。其设官如名“噶布伦”者，总理全藏事务；“戴绷”管理番兵之职；“第巴”为守土之官；均由驻藏大臣会商达赖喇嘛酌定奏补。外有理藩院司员，由京简放，事司达木额鲁特及三十九族番子事务。其管理刑法头人，番语呼为“朗仔辖”，凡唐古忒番人犯罪者，分别轻重，罚以金、银、牛、羊，即行减免。此国例也。

西　藏

西藏与廓尔喀、布鲁克各部落相连。凡系藏边境，设立鄂博，厘成疆域。其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遇有大小番目，多于东科尔中，选通晓书算，家道殷实者充补。其余番民、浜丁有出众者，亦准由定琫小头目擢升古琫。又寺中首领谓之“堪布”，凡大寺坐床堪布，可得布施，管理寺内庄田，由熟悉经占者补放。向来藏内商上并不铸钱，专赖与廓尔喀易换。乾隆五十八年，经福康安奏明，商上准其铸造银钱，统用纹银。正面铸汉字“唐古忒”，背面铸“乾隆宝藏”。纹银一两，易换新铸钱文六圆，易换巴勒布旧钱八圆。凡商上收纳及采买各物，概准此。

冬月奏赈

我朝每年冬月，谕各省督抚：有被灾应加赈者，预奏。俟新春元日降旨蠲缓。虽一隅

偏灾，亦惠所必施。锡福春祺，率成常例。

上元呈艺

回部以铜绳技为最奇，每于上元节，宴庆霄楼前呈艺，必获厚赏。自乾隆辛卯间，有因醉登竿，遂致颠仆者。上念不以戏伤人命，永停此技。北小花园内侍能育蟋蟀，亦于上元节宴陈设。皆常例也。

北漠饲马

北漠三月马始生驹，取牝马令驹叩乳，少饲之，即执驹别系于长绠，其名曰："遮勒"。妇人漉马湩为浆，其名曰："七格"。至四月初，咸于穹庐中插柳祈福以尝新。于是为□马之宴。盖蒙古旧俗所最重也。

邹小山题画诗

邹小山宗伯工画，尝进呈花卉、山水小册各二十四种，自题云："画中诗，诗中画"。尤爱其题花卉句。如绿萼梅云："青山千亩白，流水一春香。"瓯兰云："静如仁者寿，香比圣之清。"杜鹃云："翠烟深夜月，锦水旧东风。"夜来香云："红尘飞不到，玉露夜生凉。"其山水则各系唐诗二句，盖欲自拟王摩诘，因借东坡跋语取义耳。

先秋麦

北方麦收最重，故农谚云："一麦抵三秋"。有一种早穗者，谓之"先秋麦"。

古北口无榷司

凡关皆有征税，惟古北口不设榷司。康熙时遗制也。

秋　谚

南方谓立秋日雨不止，必致秋霖，故有"立秋十八暴"之谚。北地人谓立秋日雨，秋月雨反少，谓之"秋吊"，立秋日不雨，则秋雨必多，谓之"秋傻"。又称立秋前三日雨，谓之"骑秋"，主岁丰，南北占验，亦有不同。

蒙古话

蒙古语谓旧为"波罗"，谓城为"河屯"，谓山之有灵应者曰："海喇堪"，谓善驰射、能命中者曰："默尔根"。

京师粥厂

京师五城自十月朔日始，每城设厂二，官给薪米，日炊粥以赡贫民。远近咸集，饥寒者赖以饱暖。至来岁春融始撤，虽丰年亦然。或遇歉岁谷贵，则酌展其期。

坤宁宫祀神

国朝旧制：每岁孟冬朔，于坤宁宫立竿祀神。礼成，宣皇子、皇孙，曾并简王公大臣等至内，列茵侍坐，分食祭肉。此锡鑾广惠之意也。

礼　轿

旧例：诣天坛斋宫，皆御礼轿。乾隆七年始定乘辇之制。或遇石街积雪，仍从銮仪卫请，乘用礼轿。

淳化阁帖

内府所刻帖，三希堂帖，嵌于阅古楼；墨妙轩帖，嵌于万寿山惠山园中。乾隆癸巳，重刻淳化阁帖成。适长春园中新构文轩落成，右、左廊各十二楹，每楹分嵌六石，即以淳化名轩。尝拓四百部，分赐群臣。内府拓帖，多用乌金拓，独此仿蝉翼拓，犹存古意。

经筵进讲

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狝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是日讲官及侍班官并补服，惟讲官加服领袖袍。

仿铸镈钟

乾隆己卯年冬间，江西临江得古镈钟十一枚。诏厘定宫悬声振之节，仿铸入乐。并制特磬，用昭条理。其古钟阙一者，兼为补完十二，贮之韵古堂内。

御用舟名

凡巡幸江西淀津所乘之舟，名“安福舻”，“卧游书室”，则御园内舟名也。

痕都斯坦

回人皆善贾。痕都斯坦，回城一大国。其地当印度绝远，而懋迁每至叶尔羌，故得其玉器充贡献者最多。闻其攻玉，纯用水磨，工省而制精，尤内地所不及也。

晚香玉

晚香玉花，乃西洋种，洋名“土酋蠃斯”。康熙年间御赐今名。

普陀宗乘庙

普陀宗乘庙，建于热河狮子园东。乾隆庚寅、辛卯间，叠逢国庆，旧藩、新附蒙古诸部落咸集庆祝。诏仿西藏布达拉都网法式，建此迓厘。且蒙古皆重黄教，并寓怀柔之意。梵语“布达拉，华言切音“普陀”也。

木兰围场

木兰，周千余里，本喀尔沁、敖汉、翁牛特诸部地。康熙年间，其王公等以地进献，遂为围场。防近省流民估垦，每于边界依谷口植柳为援，以示限制。

木兰行围

木兰行围，每撤围时，两翼俱以蓝旗为首。每翼数骑，拥纛飞驰，谓之“跑马图哩”。将至看城，喧呼“玛喇哈”，则围合矣。每于围中射得鹿，即燃松枝炙食，并分赐扈行近御诸臣及扎萨克王公等。

色尔克斯马

色尔克斯，为洪豁尔所属界，邻俄罗斯。乾隆年间，土尔扈特归顺，携其所产马贡至天闲。调良适用，御赐名“宝吉骝”。又有名“锦云骓”者，善涉淖。向称哈萨克素产良马，若色尔克斯，更在哈萨克西北，从未通中国。名马远徕，尤为希觏。

编纂四库全书

御花园摛藻堂中，本就大内所有书籍分贮四库。乾隆辛卯、壬辰，屡诏访集天下遗书，于是各省大吏、搜集所属呈出者，汇送京师，都下藏书之家及四方仕宦于朝者，咸以书献，人思甄录为幸。复允馆臣请，编校翰林署所贮之《永乐大典》，特命内廷大学士等为总裁，抡选翰林、分司校择。辑书之始，请锡嘉名，命以《四库全书》，就翰林院署设

局编纂。其校勘《永乐大典》者，于原心亭列席；校勘遗书者，于宝善亭列席。部曹及子官属，亦有选预纂修者，在籍进士、举人征预分校者五人。特谕内府司官办给饮膳，盛夏、隆冬，颁冰给炭。凡书佳者，悉缮录汇列四库。次则标存名目，附列书末。其不经及伪托者，概从摈斥。书篇仿《永乐大典》式，印界朱阑。选举、贡、监生字画端楷者，就武英殿书局分领缮写。于全书内择其精醇，先为荟要，缮贮摛藻堂，即以武英殿纂修翰林分校荟要，选派中书、助教等官，司全书覆校、分校事。每分校二员，设覆校一员，重加磨勘。书内有关学术经济者，咸付刊印，用广流传。仿宋人活版字法，刊成单字排印。书函每以浆气致蠹，易以木匣。经、史、子、集，以青、赤、白、黑四色分别装潢。通计每分三万六千册。凡内外献到之书，皆钤以翰林院印，事竣仍给还其家，并蒙宸翰弁题简端，俾世守珍弃，益增艺林佳话。其时司总纂者，纪编修蒙恩即升侍读，陆郎中改擢侍读，尤为异数。

扫雪培树

大内及御园各处每逢雪后，命步兵及苑户扫取培壅树根，因即行赏，岁以为例。

赐宴外藩

每岁上元节，例于御园西敞处盛陈灯火，赐宴外藩。凡蒙古入觐及朝正外藩、年班回部，皆得列坐预观。亦盛典也。

词臣荣遇

乾隆时，儒臣以耆年宿学，退居林下，渥承恩眷者，惟沈确士，钱香树为最。凡御制诗章，时附驿寄，命之赓和。壬午南巡，两人同舟迎驾，曾赐以诗，有“二老江浙之大老”句。后沈文恪以梓国朝诗失检，又制徐逆述夔传，被谴。惟钱文端始终受恩无间。上最喜其“鹿驯岩畔当童扶”句。后驻跸香山，适钱奏抵家折至，上即于折内批答，以“香山适接还乡信，即景尤思扶鹿人”二语，随续成全什以赐。词臣荣遇，古未之见。

丰泽园演耕

我朝耕籍之典，除遇巡幸外出，岁必亲临。前期，每于丰泽园演耕，临憩春耦斋，亦旧例也。

墨刻耕织图

盘山农乐轩内，贮墨刻耕织图，系康熙三十五年泐石者。

八旗兵制

我朝满州兵制，以黄、白、红、蓝，正、镶各一，列为八旅，分两翼，各按方居京城。内蒙古、汉军兵亦如之。复抡其精者，为健锐、火器二营，聚居香山西顶，便于操练。外省营制，则用绿旗汉兵分列营伍，而南北诸大省亦间用满洲兵驻守，内外相维，立法尽善，然总未如宋仁宗时百二十五万之多也。

尖　营

“尖营”之语，不见经史。今以停跸处为尖营，遂成通称。

阿里卜

阿里卜，回书名。回人之读其书者，必始于此。

都护遗意

元世祖至元时，置畏吾都护。畏吾，即今卫拉特，又名土尔扈特，即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厄鲁特都护之官今虽不设，然新疆惟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置有将军、提督等官，管辖军民。其余各回部，遣大臣、侍卫等轮班镇抚之。虽曰钦差，亦都护之遗意也。

天禄琳琅

乾隆甲子年，始辨订宋、金、元、明旧板书籍，汇为《天禄琳琅》。至乙未重校，凡伪充宋、元椠印者，俱详加别择。内如最善本之《前汉书》，前有赵孟頫、王世真像。上亦命写御容于卷端，每部皆钤用“天禄琳琅之玺”。

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宋《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旧藏武英殿，仅为库贮陈编，无有知其为宋椠者，后以校勘《四库全书》，移所书籍，始蒙鉴赏，列入《天禄琳琅》上等。九家注，乃王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源叔、薛梦符、杜时可、鲍文虎、师民瞻、赵彦材，见于知达叙。其言王文公即王安石，宋景文即宋祁，王源叔名洙，薛梦符、鲍文虎即其名，豫章先生盖黄庭坚也。版刻于广东，详见曾噩序。卷后署云：“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铸板。”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此版亦为善本。

准部玉盘

平定伊犁以后，阿睦尔撒纳叛走。王师追擒，得其所弃玉盘一。径二尺，围六尺有奇，中可受水一石，盖准部琢以盛渥浆者。戊寅进献。及耕屯既开，壬午春垦地者，复获其一以进。形制、尺寸并同，皆有御制诗纪之。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宋版《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名为“五百家注”，其实姓名可考者，仅一百四十有家。余二百三十家逸其姓氏，合计亦不能足数。而所采用主注更不能遍及。又《柳宗元集》亦有“五百家注”，所载姓名更少于此。

玛尔岱山玉

玛尔岱山，在叶尔羌西南。所产之玉，材质较和阗玉河所产石子，虽精美稍逊，而博大过之，玉工号为“山料玉”。乾隆时制造特磬，专员往采，得大玉，约重三千余斤。由冰面拽运，辇至京师，琢成大玉瓮，集内廷诸臣联句纪事。旁一峰名辟尔山，产玉皆绿色。

玉泉山泉水

北方无不冻之河，惟玉泉山河经冬不冻，以灵泉发皇也。泉水最轻，乾隆时，曾制银斗量之，斗重一两。伊逊水亦然。其余名泉比之，有加重二三厘至一分者，独雪水较玉泉斗轻三厘。凡山下所出之泉，诚无过玉泉者。详见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也”。

时辰表

时辰表，来自西洋，每日上弦一次，昼夜周行，随大小针所指，以定时刻，分数，寒暑无异。按《周礼·挈壶氏》，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盖因冬水冻，漏不下，故需火炊水沸以沃之也。今洋表冬寒不冻，无藉爨沃，其法为更精耳。

历代帝王庙祀典

历代帝王庙位次，旧时惟祀开创之君及守成令辟，每代不过一二位。康熙六十年，诏以历来祀典，或祀其子而不及其父，祀其臣而不及其君，未为允协。敕廷臣另议，非大无道失国者皆祀之。又以明之国事，坏于神、光、熹三宗，而不亡于愍帝，谕撤神、光、熹三宗，而祀愍帝。实千古不易之公论。

虎枪侍卫

凡上临幸所至，虎枪侍卫执枪立侧，谓之“仪枪”。虽名以刺虎，实不过效勤当差而已。

岁朝图

乾清宫西暖阁几上虎镟内，贡吉祥草。乾隆时，曾与回部岁贡苹果、石榴、木瓜三果贮盘，绘为“岁朝图”，因以联句。

听法松

香山静宜园，有二十八景。香山寺中松，盖数百年物，向称“听法松”，定为二十八景之一。

青芝岫

米万钟既得异石于大房山，束牲载书以告。甫东薛冈见之，复代石报米书。二书当时传诵，以为韵事，详见《春明梦余录》。后石弃至良乡县多年，乾隆年间，运至于昆明湖之乐寿堂，名之曰“青芝岫”。

绰尔齐

关外蝉声，较内地宏而直，蒙古人谓之“绰尔齐”，绰尔齐者，胡笳奏曲人也。以蝉声相似，故名之。

阿达密

凡秋狝列围者，计一千二百人，皆四十八旗蒙古。每人崖口，第一围用三四百人，于平甸列小围，国语谓之“阿达密”。

旧五代史

宋开宝中，诏修五代史。卢多逊诸人同修，宰相薛居正监修。书成，凡五十卷。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殁后，官为刊印，与薛史并行。当时以薛史为旧史，欧史为新史。至金章宗泰和时，始诏学官专用欧阳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传本渐就湮没。我朝修《四库全书》，词臣于《永乐大典》各韵所引甄录条系，得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诸书，以补其缺，卷

帙悉符原书。允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官。薛史文笔虽不及欧史谨严，而叙事详核，司马温公《通鉴》多采用之。

花翎黄褂

汉文职大臣由鼎甲出身者，无赏花翎、黄褂之例。乾隆四十一年，征剿金川功成，大学士于敏中蒙恩赏赍，并与诸功臣绘像紫光阁中，异数也。

春秋捞玉

《西域记》：于阗国玉池每以端午日取玉云云，今无其事，惟以春、秋捞玉充贡。玉以从水捞出者为佳，其产于山者，体质颇大，而精粹不如。

郊劳平金川将士

乾隆丙申，平定金川。凯旋时，上迎劳将军阿桂等于良乡黄新庄郊台。先陈得胜纛于台上，上率成功将士及王公大臣等行礼。是时台下鸣螺，铙歌乐作。拜纛后，将军、参赞趋御幄座次，行抱见礼，抚慰赐赍，皆循旧例。

午门受俘

午门受俘礼，乾隆年间凡四举是典：乙亥六月，征剿准噶尔，先获青海数酋来献，是年十月平定后，复获达瓦齐等，槛解京师；庚辰正月平定回部，函霍集占之首以献；丙申四月平定两金川，逆酋、党羽全就俘获，并御午门受之。

紫光阁

乾隆辛巳年，落成紫光阁。壁间旧列西师战图。平定两金川后，诏择其事最大，战最伟者绘之。凡十六帧，并揭阁壁。

安远庙

蒙古素奉黄教，伊犁之固尔札庙庄严特盛，尤其所尊礼者。乾隆年间，仿其制建安远庙于热河。每岁驻毕时，外藩集此瞻礼，益增欢喜。此亦寓柔怀远人之意也。

曼殊师利

五台山为文殊师利道场，梵语谓之“曼殊师利”。山麓有寺，曰“殊像”，传是文殊示现处。曼殊师利，焚帙读作平声，其音近满珠，故西藏达赖喇嘛等每于新岁献丹书，称

“曼殊师利大皇帝”云云，盖以曼殊讹为满洲也。

千尺雪

千尺雪在苏州寒山。乾隆辛未南巡，曾题诗纪胜。西苑、热河、盘山并各仿其制为之。写图凡四，每处弆四卷。

额赋抵算

我朝定制：地方遇水、旱偏灾，视成灾分数轻重，蠲免本年正赋。或未奉旨以前，百姓有已经输纳者，即抵作来年额赋，以纾民力。非若前朝之不准抵算，虚受蠲免之恩也。

回部伯克

伯克，回部官名，而职掌及名号各不同。其曰：“阿奇木伯克”，总理一城事务，若内地之都统；“伊什罕伯克”，协理事务，若内地之副都统。其品级则自三品至七品不等，皆以城务大小为差。

马　政

我朝马政，较前史所载殊得实用。凡圈圉之马，分布于上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乌梁海、大凌河暨左右两翼各场牧放，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共二十万二千八百余匹，各就水草字育，仍岁有孳生。又满、汉各营及各省驿递、塘站马，共二十二万五千二百余匹，皆月给马乾银，各就所在分饲之。

御门听政

御门听政，原指乾清门，上驻西苑，则御勤政殿举行此典。凡吏部题缺本进呈，往往折角，届期，满内阁学士奏折本。率系背诵，凡记忆未熟，及清语生疏者，每或遗忘、舛错，视为难事。

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以汉语译之，即为“横甸”，在兴京南。乃我朝发祥地也。

行营营制

行营之制，内外各四门。每门植大纛二。镶黄、镶白两旗在东；正黄、镶红两旗在西，正白旗在南，正红旗在北。因北面止有外围一门，故以两蓝旗并于南门，分日植之。

内外围列帐，皆八旗护军宿卫。

永陵神树

永陵内宝顶前生瑞榆一株。轮囷盘郁，圆覆如盖，实兆我大清万年景祚。尊曰："神树"。

御用拖床

冬日液池，上御拖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毡幄及饰以龙凤者。

东　珠

东珠，出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凡采珠者，乃打牲乌拉包衣下食粮人户，合数人为一起，谓之"珠轩"。以四月乘舟往，至八月回，各以所得珠纳之于官，如供赋然。

人参佳者

昔陶宏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葖株滋盛，且味厚效神，上党直为凡品。盖神皋奥区，钟毓灵草，亦我朝王气悠长之一征耳。

混同江

混同江发源长白山，国语曰："松阿哩江"。"松阿哩"，汉语"天河"也。俗呼为"松花江"。江中产玉，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品在歙坑之右。

貂　皮

貂产乌拉诸山林中。索伦人以捕貂为恒业，岁有贡额。第其等以行赏，冬时供御用裘冠。毛色以丰厚纯黑者为上，紫次之，黄又次之。毛润泽而香，由喜食松栗之故也。

熊　罴

盛京多窝集，茂密蓊翳，连林数十里，熊罴、每跲伏其中。熊趫捷而罴憨猛，皆兽之绝有力者，乾隆甲戌，上行围，曾并殪之。罴重千余斤，熊亦及半。

堪达汉

“堪达汉”，国语“马樊□”也。是兽项下悬肉相似，故名。出黑龙江山中，性喜水，行水则速，行山返迟。似鹿而大，其角可作射韘，色如象牙，而坚白胜之。韘间环以黑章一线，即角中之通理，以点细密而匀正者为最。

海东青

黑龙江出海东青。身小而健，其飞极高，能擒天鹅，羽族之最鸷者，《辍耕录》载，演雅言海青，羽中虎也，燕能制之，群集缘扑即坠云云。以小制大，亦犹腰黄啖虎之类也。

盛京鳟鳇

盛京之鱼肥美甲天下，而鳟鳇尤奇。巨口细睛，鼻端有角，大者丈计，可三百斤。冬日辇以充庖备赐，亦有售于市肆者，都人目为珍品。是鱼出黑龙等江，非钓所能得。捕之者以网围至岸边，伺鱼首向岸，挽强射之，鱼负痛一跃而上，既至陆地，即易掩取。冬日或凿冰以捕，则必系长绳于箭，以掣取之。

敕　书

唐始有知书诰，至宋而其权益重。凡除拜谪免，皆有制词。我朝凡文武迁除，皆无之，惟外任大员，得给敕书，第视其品秩，明训数语。即“覃恩封诰”，亦各有成文，并论官不论人也。

柳公权书兰亭诗

柳公权书兰亭诗，惟见于戏鸿堂。墨迹已入内府，列《石渠宝笈》上等。戏鸿堂所刻者，多有阙笔。乾隆戊戌间，诏于敏中就其漫漶阙画者，随边旁补成全字。同原刻本并董其昌临卷，及上所临董卷钩摹勒石，共成四册。

蒙古按塔哈

每岁木兰秋狝，诸蒙古扎萨克王公等毕集，随围典属，向以蒙古“按塔哈”称之。按塔哈者。国语谓“宾客”也。各蒙古本皆称臣，从不敢以宾客自居，然其来时适当鸿雁来宾之时。古所谓“雁臣”者，尤为贴切。

尊师重道

我朝家法：皇子六岁，出就外傅。初入书房，见师傅彼此皆长揖。雍正时，命高安朱文端公轼直书房，持谕于懋勤殿行拜见礼，示尊重也。乾隆丙辰冬，文端病笃，上亲临其第视疾。文端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拜户外。上嘉其知礼，后于怀旧诗中称之为可停先生。

岳钟琪

我朝汉提、镇中，有功可录者不乏人，而宣力三朝，名震诸番者，无出岳钟琪右。钟琪，陕西临洮人，初由同知改武，任游击，康熙时已擢四川提督。雍正元年，授奋威将军，征青海有功，予三等公爵，寻迁川陕总督。七年，授宁远大将军，由西路征剿噶尔丹策凌。十年，大学士鄂尔泰劾其玩忽纵贼，奏报不实，上宥之，仍留总督任，护大将军印，降公爵为三等侯。张广泗复劾其怪僻乖方，遂罢职、削爵，付法司鞫讯，拟以大辟，疏留中。乾隆十三年，以总兵衔剿金川逆酋，寻授四川提督。会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军务，酋畏慑乞降，钟琪奉经略令，轻骑入番巢，晓以顺逆，示之不疑，莎罗奔即抒诚乞降。凯旋，仍与三等功爵，赐号“威信”。十九年赴重庆督缉堑江逆匪陈琨等，事竣，还，卒于资州，赐恤如例。钟琪任川陕总督时，湖广逆犯曾静遣张熙投递逆书，钟琪佯与设誓，诱其吐实，即奏逮治。其忠诚智略，有足嘉者。

习车战

岳钟琪征噶尔丹策凌时，议用车战，因设车骑营肄习之，终归无用，未免泥古之失耳。

钱文端之母

钱文端之母陈太夫人，知书，工绘事。文端少时，每勖之学，有夜纺授经图，曾奏及，上嘉而题以诗，亦异数也。

黄庭桂

汉军黄庭桂，康熙时充侍卫。雍正时，由提督迁四川总督。乾隆初年，并川、陕总督为一，廷桂专任四川提督。寻由提督授甘肃巡抚，擢陕、甘两省总督，官至大学士，仍兼总督。以叙平定准噶尔功，予世职，晋三等忠勤伯，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顶，四团龙补。后赴凉州督办军需，病卒。上挽辞有“鞠躬尽瘁今诚已，诸葛而来此一人”之句。

方观承

我朝以书记起用至大员者，惟桐城方恪敏一人。雍正十年，恪敏以监生随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赴北路军营为书记。事竣，授内阁中书，为军机章京。因得通达治体，且娴章奏，洊历至直隶总督。在任二十年，留心民瘼，如义仓、书院、留养、育婴各局，并督所属实力奉行。其筹办河务，亦得机要。

闲散宗室

我朝宗室繁衍，向来闲散者例无顶戴。乾隆壬寅冬，谕将王、贝勒、贝子、公之子嗣，俱照蒙古王、公、台吉之例，分别给与顶戴。其余闲散，一概给四品顶戴。癸卯新正，锡宴颁赐，凡二千人。

严禁宦寺弄权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来，力惩前代阉寺弄权秕政。于顺治十二年谕立铁牌，严切敕谕：裁定内监员数。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奏事，及言官员贤否者，立置重典。圣训煌煌，禁制綦严。即所置宫殿总管，首领诸职，赏给顶戴，不过至四品而止，但执门禁、洒扫之役，皆统于内务府。与《周官》以阍寺内竖属之冢宰之法，实相吻合。

鹘师赤

回人养鹰鹞者，谓之“鹘师赤”，居之京师，隶八旗。

附　录

武陵赵文恪公事略

公讳慎轸，字遵路，号笛楼，湖南武陵人。乾隆已酉拔贡，学使钱南园先生器之曰“人英也”。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庚申、辛酉两校顺天乡试。改御史，奏川、楚善后事宜，上伟之。十年，分校会试。巡通州漕，革陋规，奏粮艘起拨事，发诸弊，转给事中。十二年，充江南副考官。母忧归，服除补原官。湖南学政某，以矜愎失士心，欲附公自固，列公诸子优等，公仍奏劾之，遂遣戍。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教化，清狱讼，优礼诸生。海阳、普甯民械斗掳掠，聚众久，官不能治，公驰往，捕诛之。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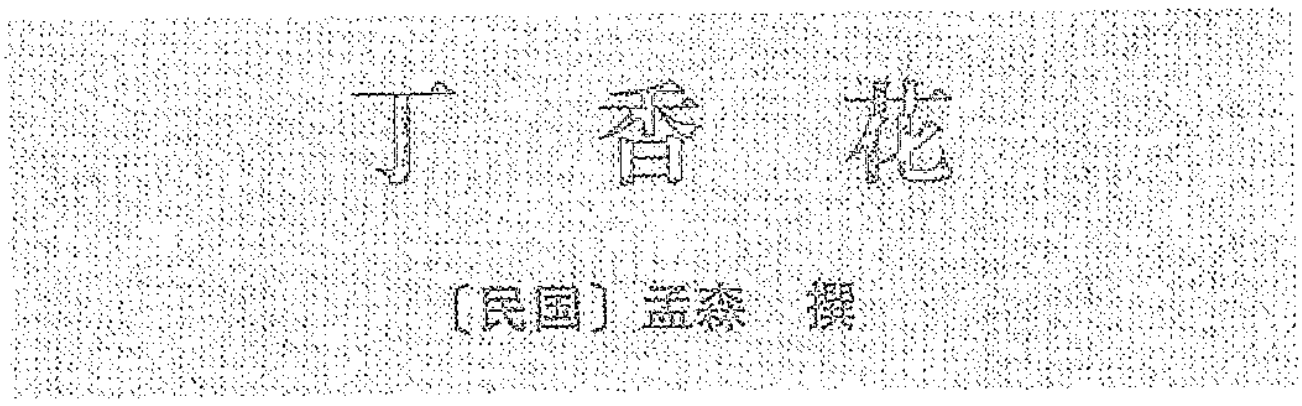
民多寮居，藏匪销赃，公悉编入保甲，毁其栅寮，水陆获盗无数。十九年，迁广西按察使。庆远莠民蓝耀青以天地会结众敛钱，有廖五桂者，苦其侵暴，思结龙虎会敌之。揭帖中有“平治大元帅”及令地方助饷语，以恐吓村民。事发，布政司请往，将大其事，公不可，自往按治，诛耀青及五桂，胁从皆杖释之，自首免罪，民大安。复为条约，谕民间广种植、浚陂塘、严守望、堵岩洞，摘律例中易范者五十余事，刊示之。广东洋匪投诚后，渐入广西为盗。水路设巡船，俾商民停泊有定所，卫之以兵。行守令，以捕盗多寡定举劾。增州县解送囚徒路费。明年，迁广东布政使。故事，州县解银及领银皆有规费，公革之。始至司，库贮银四百万，逾年乃五百三十万。南海桑园围石堤九千五百丈有奇里民屡修屡决。公上言，民力已困，请以司库沙坦花息及粮道库息银八万发商取息，为岁修资。东省屯田五千三百余顷，赋重累民，公请减屯粮额数，而酌加科则极轻之沙坦六千余顷以抵之，督抚如议奏行。又以粤俗奢靡，刻行陈文恭《从政训俗》二种遗规，躬节俭以示劝。连山县城工银，以裁县故未入奏销，公捐廉偿之。或曰：“子产之舆，可胜济乎?”公曰：“济所可济，不能尽，亦不能恕也。”二十三年，擢广西巡抚。至则以农田水利为急，谕守令平畴，修陂塘，设龙骨车以挽水，山田开荫井，简架作式，使民仿之。粤西地接黔、楚，盗出没其间，饬属查保甲、置望楼、练民壮，互相守望，县建卡房数十座，各府以官会营巡辑。柳州至省会千余里，增设水汛四十三所，每卡设哨船，有盗则卡船举炮，各团丁登望楼，咸出堵擒。终公任，获盗千七百余人。公以外盗十居七八，乃稽察客民，立客长籍之。单身流荡者为游民，查籍递回，山僻草寮尽毁。矿厂，窑榨，佣丁皆立册，有保者留，否逐，刊为省例。又动支司库养廉空缺银，为营汛工程之用。西抚岁支养廉银万两，又梧、浔二关，例得动用羡余。公叹曰：“吾家衣食粗足，身为大臣，复取盈焉，将安用之?当为圣主广布仁泽耳。”乃创预备仓，捐银万二千，令桂林府买谷积贮。以千金发典肆生息，为岁修费。爱日书院久废，修复之，复建培风书院，课民间童子。柳州、思恩、庆远三府县向无书院，公出银二千，倡捐兴建，于是象州、罗城、天河、武缘、雒容、兴业等县皆应之。道光二年，入觐，成皇帝谕曰：“卿诚实不欺，故皇考简用以贻朕，其益勉之。”公顿首泣谢。八月，除闽浙总督。公治军严，重申条约，编颁诸镇、营、汛，身自考校备弁无虚日。参将某骄蹇，浙江提督某玩洋务，皆奏劾之。手扎司、道、诸镇，密令陈所属文武优劣，验之以事，信赏必罚，故所用皆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漳、泉、江、广人多租山立厂为业，凡十余万人。游民混迹其间，于是会匪、担匪、丐匪群聚为害。公令各乡就地势联络立乡总，盗至，鸣钲逐捕。加增缉捕经费，遣官弁搜山，著名匪首皆就获。浙洋商艘报劫，公既严责水师，复与两抚议立海口鱼船出入章程，水陆合捕，所部晏然。福州闽安镇外有琅琦岛，居民二千户，多为奸利济匪，公访闻擒治，移驻水师，建炮台、望楼，会垣门户益重。漳、泉械斗风未已，刊故训导谢金銮《治法论》，颁守令行之。漳州守周镐，贤吏也，以老乞去，公手书勉留，令署汀漳龙道。尤以台湾为虑，尽选贤能以往。未几，凤山民杨良斌作乱，巡道孔昭雯、知府孔传穗不一月平之。噶玛兰民入山伐木，岁供道厂军工船料，匠首苛欲无已，山匠林泳春因而为变。公檄镇将捕诛之。仍博采舆论，更定采章程，兰人乃服。台湾十三营戍兵万四千，皆自内地五十三营更替，例由厦门提督点验分讯，其归也，亦如之。远者相距三千里，兵弁苦之，公变通旧制，令水、陆二提督及福州城守分途点验，戍兵之困以苏。台本产谷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之。商运岁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焉。台人不知盖藏，又生齿日繁，岁稍歉，

朱贵，辄思为乱。公令稽出口米船，月报实数，酌年丰、歉定限制，俾民间常留有余。三年夏，浙江水灾，公奏请赈恤，复捐俸倡劝绅商，得谷六千、米一万七百、银七十万五千，展赈限，全活无算。凡就食流民，令所至州县询男、妇名数，给滚单抚恤。是秋，浙中米踊贵，闽抚欲运仓谷往济，公以台湾岁丰，乃奏弛海禁，招商贩台米济浙，浙足而闽仓如故。闽盐不销，官商积困，公奏减南靖、长泰二县额引，拨入台湾府属，并停征商欠，官民便之。四年，奏请以明儒黄忠端公道周从祀文庙东庑，位列罗文庄公之次。故训导侯官谢金銮、教授德化郑兼才，有学行，敦崇名节，公敬异之，今举祀乡贤。五年，调云贵总督。贵州弥望皆童山，近岁大吏劝民种橦树放蚕，收茧织绸，甚有利，而守令或以为迂。公察所属多未行，手教劝之，且捐给工本。抵滇，壹意以抚靖边夷，整饬铜、盐为务。既陈铜、盐积弊，又以防边之策，无逾屯田，日与滇抚考地图、访形势，经营屯政，及安抚土司，建设碉堡，练丁防守诸制。以积劳成疾，五月一日薨于位，年六十五。有诏优恤，赠太子太保，谥文恪，赠祭葬如例。

公少孤，从舅氏王春野游，教以励行克己。后益博览先儒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潜心体验。闻侪辈中嘉言善行，则惕然不自已。通籍后，致力犹勤，为日记，互易簿乃已。灼知州县之困，体恤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见属吏自道府以下，垦切训戒如师弟，是非、贤否、喜怒不藏。曰："吾于人无私爱憎，何必使妄相揣测耶？"有所诘责，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赏异之，卒从所请。遇事关民生疾苦、国家忧乐者，思之辄竟夕不寐，必得当乃已。督滇、黔时，病已亟，犹疏劾贪墨吏数十人。阅日属纩，代者发急递追回，滇人皆痛惜之。公尝颜其室曰"省愆"，年位逾进，功益密，好善嫉恶，乃益真且严。昆明钱公所谓"人英"者，公真无愧也已。

公著《奏议》八卷、《从政录》八卷、《载笔录》四卷、《榆巢杂识》二卷、《省愆室续笔记》一卷、《读书日记》四卷、《惜日笔记》二十卷、《诗文集》六卷。公入祀福建名宦祠、湖南乡贤祠。

子敦诗，字鼎门，由户部山东司主事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鲠直敢言，屡劾权贵。僚友花松岑、宗涤楼、梅伯言、姚石甫、汤海秋、魏默深、陈云心类皆风骨赠峻，以道义、文章相砥砺。而与陈云心尤称莫逆，故以女妻之。相攸之赞，则魏默深也。孙笃恩，咸丰之季，应湖南粮道王初田之招，随营剿办桂东股匪。旋从郭松叟、成静斋诸乡先生办理东征筹饷事。同治二年，蒙前大学士左文襄公奏调浙营，勤事戎幄，以克复衢、严、杭州等城，保奏以知县留浙补用。历宰繁剧，多善政，荐升至道员。曾孙于密，现官江西道员，历守建昌、袁州、临江诸郡。



进步党本部，自石桥别业迁新宅。其地址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间，俗称七爷府，谓前清醇贤亲王之所居也。醇邸行七，故曰七爷，此人人能言之。今考此宅之有名于世，不在为醇邸时，而在未为醇邸以前。盖醇贤亲王奕绘，为宣宗子，当宣宗时，此宅为绘贝勒所居。绘贝勒名奕绘，与醇邸为兄弟行，而为高宗之曾孙。

高宗第五子荣纯亲王，瑜贵妃所生，子绵亿降袭郡王，是为荣恪郡王。恪王子即纷贝勒。盖自荣邸受封，至此三世，此亦当时一荣国府也。贝勒笃好风雅，著有《明善堂集》，自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名奕绘。《太清集》有与子章联句诗。子章疑为太素之字，生于嘉庆四年己未。至嘉庆乙亥丙子间，恪王薨，贝勒袭爵，时年十七八。道光五年乙酉秋，授散秩大臣，时年二十七。明年丙戌，管理宗学。十年庚寅秋，管理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是年冬，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时年三十二。至十五年乙未罢官，专意享闲散之福，时年三十七。又三年为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四十而卒。

贝勒生长富贵，酷嗜吟咏，所著《明善堂集》，内分诗词两种，诗曰《流水编》，词曰《南谷樵唱》。有侧室曰顾太清，名春，字子春，号曰太清。盖与太素为偶，世常称之曰太清春。太清工词翰，篇什为世所宝。世之爱重太清，什伯于太素也。昔王幼遐侍御，毕生专力于词，论词至满洲人，常曰："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而已。"太清常自举其族望曰西林，自署名曰太清西林春。其姓顾，乃见之恽珠所选《国朝闺秀正始集》，集有《顾子春小传》。顾诗集名《子春集》，今传刻之本名《天游阁集》，盖与《正始集》所载不侔。意当时《太清集》尚未定今名也，抑太清尚有诗集名《东海渔歌》，或总名为《子春集》，而诗称《天游阁》，词称《东海渔歌》耳！

《东海渔歌》与《南谷樵唱》相配，亦即太清配太素之意，想见闺房唱和韵事。然南谷乃贝勒自营之佳城，别墅存焉。取名词集，乃实有其地。太清专就对偶求之，以东海对南谷，以渔歌对樵唱，意惟以示其唱随之雅与好合之致焉耳。太清后亦从葬南谷。冒鹤亭《太清遗事诗》有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是诗首句言其生时之邸；第二句言其死后之葬地；三句上半言其貌，下半取再顾倾人国之意，关合其姓；四句乃掀然大波为人间一宗公案。此余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为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也。其详俟续言之。

太清，不但丰于才，貌尤极美。冒鹤亭校《天游阁集》，于太清《春游诗》后辍一节云："太清游西山，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风致可想。鹤亭序言，少时闻外祖周季况先生星诒言太清遗事綦详，此当是其得之

周先生者。东坡《贺新凉》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读此半阕已觉洒然移情。鹤亭述太清之貌，仅着此数语，几与坡词并美。一妙在扇手一色，一妙在琵琶与手之黑白，俱极端也。

太平湖邸第，今适为进步党本部所在。贝勒诗有"太平湖巷吾家住，车骑翩翩侍宴还"之句，自注云："邸西为太平湖，邸东为太平街。"所指极确。余尝一至此宅，见政党作此豪侈气象，不忍再往。夥涉为王，此似伟人举动，奈何以政客效之。尝谓天下至可宝贵者，名士美人；至不可向迩者，议员政客。沧桑之劫，王侯第宅易新主者多矣。长安似奕，何必百年，读少陵《秋兴》之诗，可胜凭吊。顾太平湖一宅，独以昔日至可宝贵之遗址，居今日至不可向迩之人，尤为奇厄。因成二绝云："太平湖水明如镜，可有丁香尚着花？一自淮南轻拔宅，空令鸡犬住仙家。""百年风貌忆倾城，忍使微云滓太清。当日近前颊玉颊，牛羊邱垅若为情。"丁香花公案详后。太清与太素同庚，生嘉庆四年，距今百十五年。其入居太平湖邸以来，盖必在百年左右。"微云滓太清"，用晋人语，示为太清辨诬之意。古诗："今日牛羊上邱垅，当时近前面发红。"黄土美人古今同慨。

成容若，为康熙权相明珠子，世称为即《红楼梦》中之贾宝玉者也。以太清词与之相配，皆足动人遐想。丁香花公案者，龚定庵先生道光己亥出都，是年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中一首云："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传定公出都，以与太清有瓜李之嫌，为贝勒所仇，将不利焉，狼狈南下。又据是年杂诗《至冬再北上迎眷，乃不敢入国门》一诗云："任邱马首有筝琶，偶落吟鞭便驻车。北望觚棱南望雁，七行狂草达京华。"自注："遣一仆入都迎眷属，自驻任邱县待之。"又一诗云："房山一角露峻赠，十二连桥夜有冰。渐近城南天尺五，回灯不敢梦觚棱。"自注："儿子书来，气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据此，则次且其行，若有甚不愿过阙下者。说者以此益附会其词，谓有仇家足惮。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阳，以暴疾卒于丹阳县署，或者谓即仇家毒之。所谓丁香花公案，始末如此。

《定公集》最隐约不可明者，为《无著词》一卷，又有《游仙十五首》等诗。说者以其为绮语，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无著词》选于壬午，刻于癸未，则作词必在壬午以前。《游仙》之作在辛巳，自注为考军机不得而作，当可信。要之，作此者在道光初元至十九年己亥出都，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败，而至己亥则一朝翻覆者？《定公集》所有绮语，除踪迹本不在都门者不计，《无著词》、《游仙诗》按其年月皆不当与太平湖有关。惟"丁香花"一诗，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其曰缟衣人者，《诗》"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谓贫家之妇与朱邸之嫔相对照而言。盖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赠定公之妇，花为异种，故忆之也。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集》中，称尚书为滇生六兄。有《许滇生司寇六兄见赠银鱼螃蟹，诗以致谢》一首，时在己亥新年。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贝勒卒于戊戌七夕，见《集》中。时太清已四十岁，盖与太素齐年。当三十二岁时，太素正室妙华夫人先逝，冒鹤亭诗所谓"九年占尽专房宠，四十文君傥白头"者也。己亥为戊戌之明年，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循其岁月，求之真相如此。

《太清集》有戏拟艳体四首，观其编年之次，当是道光十年庚寅。作诗云："亚字阑干曲径通，美人家在绿杨中。秋千小院闲金索，芳草长堤老玉骢。流水飞花随去住，断虹残日各西东。武陵洞口云深处，踪迹难寻踏雪鸿。""十二珠帘控玉钩，晴丝花片总纤柔。朱阑寂寂双飞燕，绿水沉沉数点鸥。杨柳楼台经过处，碧桃门巷记曾游。美人一去余芳草，断雨零云古渡头。""细草秾花各断肠，美人去后有余香。巫峰挟雨原非梦，洛浦临波太近狂。日暮藤萝空密密，天寒修竹自苍苍。回环江水无穷碧，可许相随一泛航。""采采芙蓉洛浦姿，碧阑晴雪落花时。一溪春水浮山影，尽日灵风扬柳丝。玉笛闲吹翻旧谱，红牙低拍唱新词。娉婷合是神仙侣，小谪人间归去迟。"观此可想其风致。定公风雅好事，太清词翰遍传诸公间，《集》中投赠题咏如潘芝轩尚书，阮芸台相国，绵有斯文声气之雅。其余宗室王公，如定郡王之流，恒有篇什相投。定公与太清据丁香花诗，眷属本有往还，诗词酬答事所容有。太素逝后，长子载钧袭固山贝子，与太清极不相能，变乱太素存日所经营之手泽，不恤南谷坟茔，屡见《太清集》中。则造作蜚语以诬太清，当是载钧辈所为。太清于戊戌七夕，遭太素之变，旋于是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姑命移民邸外，卖金凤钗。《购宅》诗载《集》中，诗有"亡肉含冤谁代雪"之句，用《汉书·酺通传》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事，具见家难之作。太素存日之情好，一亦为家庭相怨之媒，当时想有以太清文采跌宕与内言不出之旨相违，因有流言涉及定公辈者，故士大夫间口耳相传，至今以为谈柄。然定公已亥出都，《杂诗》所忆，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时太清实已移居，诗自忆花，乃与其人无预。可以推见太清出邸，居西城养马营。《集》中有一题云：《自先夫子薨逝后，意不为诗。冬窗检点遗稿，卷中诗多唱和，触目感怀，结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此诗中有"斗粟与尺布，有所不能行"二语，则家难作于载钧之嫌恶其弟可见。养马营宅即见此诗，自注："地近平则门。"盖距太平湖数里矣。文人附会何所不至，太清遗事发自冒氏。冒氏附会之迹，更有一奇。《太清集》有《六月十五日，山东苗道士寄来七寸许小猴一双，每当饲果，必分食之，似有相爱意，诗以纪之》一首，冒氏于诗后忽缀一语曰："此亦长安俊物也。"骤见之不知为何意，意其赏此猴耳。既而按定公《己亥杂诗》，太平湖丁香花之下一首为《忆北方狮子猫》，诗云："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尚办晨餐二寸鱼。"长安俊物字出此。冒氏盖以与定公注射也。幸而太清自咏小猴，设亦有咏狮子猫诗，则将谓与定公所忆同是一猫矣。太清负盛名，定庵才调尤为世人宗，仰得纽为一谈，自足风靡一世。冒氏校刻《太清集》，在清宣统元年己酉，嗣是而后乃有丁香花公案之传言，或者即冒氏据太平湖之地名，牵合龚集而造为此言。今乃藉藉人口，遂不知其所自起欤？抑冒氏自称为得闻太清遗事于周先生，此游谈亦为周先生所口授？从前说，则造因直始自冒氏；从后说，则如余前段所述。当时自有一多口之由来未可知也。

太清与太素伉俪之笃，两人集中互见之。太清自题《道装像》云："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莫道神仙颜可驻，麻姑两鬓已成霜。"此道光十四年甲午太清三十六岁作也。味诗意疑其颜鬓早衰。冒氏按曰："像为道士黄云谷画，太素有题词，词云：'全真装束古衣冠，结双鬟。耐可凌虚归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万里，阆风寒。荣华儿女眼前欢，暂时宽，无百年。不及芒鞋踏破万山颠。野鹤闲云无挂碍，生与死，不相干。'"盖《临江仙》也。是年太清生一子，名载同，在太清为第三子，在太素诸子中为行九。载同以正月五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痘殇。太清《哭儿》诗云："同儿未周岁，一

旦舍我死。谁谓久能忘，老泪无时已。”此亦非妙年人吐属矣。太素亦有《哭子》诗八绝，中一首云：“文章愿同汝母好，头角不娄诸儿痴。今年冬令大不利，祭友文又哭子诗。”自注：“王伯中先生殁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有祭文一篇见文集。”又有诗中自注：“先是自三儿载钦痘殇后，儿女皆倩老潘种花，今春潘翁殁，其子于九月间强与种痘，不出，妄云其子无痘。至腊月初间病，伊文用灶底抽薪法，与克削和解药，盖恐见苗也。至月半病亟，始更俄罗斯秦医名婆尔斐里者，治之以截风油，浴之以芳草，故又迁延七日乃死”云云。冒鹤亭《太清遗事诗》云：“一夜瑶台起朔风，凋残金锁泪珠红。秦生晚遇潘生死，肠断天家郑小同。”冒诗故楚楚有致，太素之无时不绳太清才美，诗词中恒可觇之。载同之生也，与太清同日，盖太清生日亦为正月初五。太素生日为正月十六。太清本与太素同庚，以生日论，太清又长于太素十一日也。太清有《上元后一日，恭祝夫子四十寿》诗，其前一首即《四十初度》诗，其先后之序固如此。太素之生，在其父荣恪郡王三十六岁时，太素于三十六岁生载同，此亦同之一义。太素《生同儿》诗云：“先考三十六，生余颇憾迟。我年三十六，同儿生亦奇。生日同伊母，生年同我期。祝儿同父母，名同字同之。”当时备见家庭之乐，琴瑟之好。岂意此子旋殇，数年太素亦化去，家难复作，妇姑勃溪，且迫使出邸别居，好景无常，可以慨矣。

太清之出邸，亦非流离失所也，太清生三子四女：长女孟文，行二，早适超勇亲王车登巴咱尔。道光乙未太清三十七岁时，即有《送二女孟文郡君往察哈尔避暑》诗，则其出阁必更在以前。《集》中《出邸》一诗，题云：“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以记之。”载钊系太清长子，行五。载初系太清次子，行八。载同殇，行九。次女仲文，行四，适一等子博昌，出嫁亦在前，道光丙申，太清三十八岁时，有《上远前一日同夫子携载钊、载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游白云观，过天宁寺看花，作一诗》，仲文已不在内。出邸时所携子女，亦无仲文。至辛丑十二月十八日《钊儿娶妇，喜而有感》诗中“门阑多喜婿乘龙”句下，始载“二女孟文适超勇亲王车登巴咱尔，四女仲文适一等子博昌，六女叔文许字承恩公崇端”云云。叔文名载通，第四女以文名载道，行七。载通、载道之名，见《集》中。《辛丑七夕，先夫子下世三周年矣。率六女载通、七女载道、八儿载初，恭谒南谷，因五儿载钊有差，未克同来。晨起，同通儿清风阁看初日有感》诗，有“当年旧句难忘却”之句，自注：“丙申春，同先夫子清风阁晓望，有‘高阁延朝日，晨妆对远山’之句，可胜今昔之感。”载钊娶于栋鄂氏，少年风雅有父风。妇秀塘，亦能诗。太清晚景颇不落漠，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太清年四十三时，有《孝烈将军记并序》一首，序云：“今年闰月，钊儿有事往完县谒孝烈将军祠。见有元明碑欲拓之，苦无其器，遂向村叟讨得破毡帽，自拓成，携归，既喜且感。喜者，五儿所好颇类其父；感者，先夫子平生好古更兼考据，精详未得见此”云云。又《万松涵月歌并序》一首，序云：“五儿载钊今年有事往完县，见粮店中有石缸盖，问其值，乃二百五十文，遂以茶叶五斤易之，主人靳某，欢然相赠，载归献予。其石径过古尺二尺六寸，淡青色，上有墨色，松影排比者，偃盖者，垂枝者，横斜浓淡，远近分明，黛色参天，苍皮溜雨，历历如画，大有王叔明、曹云西笔法。锡名曰‘万松涵月’，镌于其上，即命工人斫木以为架，遂作此歌”云云。是儿颇不恶，计其年止十七耳，而好尚如是，娱亲之道如是，夫何间然！钊以辛丑三月二十四日，奉差往完县查勘地亩。是年为闰三月，至七月初九始返。七月初九又为钊生日，俱见《集》中。

又其出邸，亦非告绝于姑。道光二十年庚子诗《十月七日先夫子服阕，因太夫人抱病，未果亲往，谨遣载钊恭诣南谷，痛成六绝句》，中多亲老子幼之词，妇姑之间恩意自在。不过因载钧与钊、初辈兄弟不相容，挟其祖母以为难，避居邸外免勃谿耳。蓼居不废吟咏，南中士大夫阮、许诸家眷属，恒以诗词相赠答，亦颇与文宴其间。谓有人仇定公至谋毒毙，定公自己亥出都，至壬寅殁于丹阳署，据言者谓皆以丁香花案为累，至接眷不敢入都，易篑不能正命，事迹殊枘凿。其不肯再入国门，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但观其出都时并非狼狈。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不携眷属僚从，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石屏朱丹木为治装，始成行。当时与诸公别诗，多至十有八首，所别者数十百人。如《别己丑同年》则云："同年留京者五十一人，匆匆难遍别，八君及握手一别者也。"诗曰："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别益情亲。他年卧听除书罢，冉冉修名独怆神。"其《与宗室诸公别也》一则，别镇国公容斋居士，自注："居士睿亲王子，名裕恩，好读内典，遍识额讷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字，又校定《全藏凡经》。有新旧数译者皆访得之。或校归一是，或两存之，或三存之。自经典入震旦以来，未曾有也。"诗曰："龙猛当年入海初，娑婆曾否有仓佉。只今旷劫重生后，尚识人间七体书。"又有《别共事诸宗室》，诗曰："联步朝天笑语馨，佩声耳畔尚泠泠。遥知下界觇乾象，此夕银潢少客星。"似此则从容出都，与人无忤，安有如世之所传避仇出走情事？宗室尤多相契，可知蜚语之无因。惟《汤海秋诗后集》有《赠朱丹木》，绝句云："苦忆龚仪部，筵前赋白头。"自注："往时丹木入都，值定庵舍人忤其长官，赋《归去来》，今舍人已下世矣"云云，则定公因忤长官而去，有明征也。其行又以尊人暗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归养耳。

太素子女九人，太清所出者七。其余二人，《集》中亦俱可考。盖合子女而计行第，尚有长与三两儿，当为正室妙华夫人所出。长载钧，即袭职者，三载钦，亦以痘殇，已见前。据冒氏校《太清集》附注，载钧袭贝子，后无子，其嗣子溥楣，袭奉恩镇国公。以宗系论，载钧嗣子当仍是钊、初等之子。载钧别无同出之兄弟成丁而有子者，则太素世爵当仍为太清诸孙所袭也。《太清集》名《天游阁》，此阁系邸中一处，当是属太清燕息之所，《集》中有《丙申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阁》诗可证。其在邸内决非后来养马营赁宅中物。壬寅，又有《谷雨日同社诸友集天游阁看海棠，庭中花为风吹损，只妙香室所藏二盆尚娇艳怡人，遂以为题，各赋七言四绝句》一题，时在太素殁后四年，宴集仍在邸中，合之前一年庚子诗所云"太素服阕之日，以太夫人病未亲诣南谷"，可知姑妇之间猜嫌旋释，其复归邸中不知在何时。《集》中"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南谷守兵报室顶为山水倾陷。当初设立护卫一员办理山田事务，自载钧承袭后撤回，惟留兵丁五人而已。今伊所信用者多负贩厨役等，赏赐无节，皆谄媚小人，不谙大事。虽有旧臣数人，略有规谏者，轻则罚俸，重则斥革，终日昏昏，惑于群小，故祭祀笾豆之事，置之不问，无奈钊、初两儿皆在幼年，衣食尚不给，况于修葺乎？思量及此，五内焦灼，得不痛哉"云云。似此时尚未复归于邸，自后即无诋载钧之语。至十月间，有侍太夫人病之言，意姑病而家难亦纾乎？《壬寅元日试笔诗》注："国朝定制，王公子弟十八岁行冠礼，钊儿生于乙酉，本年元日受二品顶戴。"盖载钊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已娶妇，至是冠而章服，太清是年四十四岁也。历考《集》中，太清晚景大略如是。

冒氏《弁言》谓太清或曰吴人，或曰顾八代之裔。顾八代系旗籍，太清是否其裔，则

未可知。所谓吴人，殆疑其为汉族，或以量珠所聘而充下陈者，此则不然。太清生长京师，道光十三年癸巳，有《次夫人清明日双桥新寓原韵诗》，自注："余年二十五前侍先大人曾游此寺。"双桥寺在畅春园宫门西，新寓为海淀寓园。盖幸园时，诸臣趋朝之所。有力贵豪即其地置别业，或假寓挈眷而居。是年太清年三十五，二十五年前则为十岁。随父来游，非久居京师之人，安有挈幼女远游海淀者？倘亦趋朝者之一欤？又有《食鹿尾》诗云："海上仙山鹿食苹，也随方贡入神京，晚餐共饱一条尾，即有乡心逐物生。"因海上之鹿而起乡心，其故乡必为吉、黑濒海产鹿之区可知。夷考太清母家，父母盖早殁，有兄弟姊妹，《集》中《四十初度》诗："百感中来不自由，思亲此日泪空流。雁行隔岁无消息，诗卷经年富唱酬。过眼韶华成逝水，惊心人事等浮沤。那堪更忆儿时候，陈迹东风有梦不？"是为父母殁而有兄弟姊妹也。兄字少峰，或称仲兄，未知即一人否？乙未有《中秋寄仲兄》诗云："茫茫四海少朋俦，应似东坡念子由。今岁秋来寒特早，西风和泪寄羊裘。"丙申又有《岁暮寄仲兄》，用东坡《和子由苦寒见寄》韵，中有"旅食恐不周，多病凋丰颜。一月两寄书，一书五六篇。告我客中事，略有好因缘。县令与之游，我闻心喜欢。吾兄本书生，所余惟青毡"等语，则业儒而作州县幕宾者。妹名霞仙，戊戌有《往香山访家霞仙妹》诗，香山为西山之一支，《宸垣识略》有香山买卖街，为静宜园守备署所在。其妹亦家京师者。《集》中往往有往来香山踪迹。庚子有《四月十四日同家少峰兄、霞仙妹携钊、初两儿游八宝山，以首夏犹清和为韵，成此五律》一题，又次仲兄韵之诗，颇多携诸女伴游宴之诗，亦往往有霞仙在内。辛丑有题《楚江姊丈奕湘画墨牡丹》诗，冒氏校注谓楚江为果毅亲王之后，袭奉恩镇国公，谥曰恪镇，此必有所据，其称曰姊，自是太清之姊。太素之姊妹，集中称姑，有《挽大姑富察郡君》诗可证。弟名知微，辛丑有《三月光阴，五更风雨，多病怀人，殊觉无聊，恰值知微弟过访，细论篆法，可谓良有宜也》一诗，中有"幻园弟子真无愧"句，自注："知微篆法受之太素道人，则弟亦娴文艺，且于太素有传习之雅。"此太清母家人物之可考者。

太清名盛当时，文士多有得一赠答为幸者。陈云伯以风流自命，多与闺阁唱酬，酷摹随园刻女弟子诗故事。《太清集》庚子诗有一题云："钱塘陈叟字云伯，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馆词抄》，中多绮语，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为吹嘘。去秋曾托云林以莲花笺一卷，墨二锭见赠，予因鄙其为人，避而不受。今见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题其《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此事殊属荒唐，尤觉可笑，不如彼太清与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韵以纪其事。"云林为德清许周生先生之长女，与太清极密。云林表姊汪允庄，为陈云伯子妇，汪有《自然好学斋诗钞》，中言："太清曾托许云林索题《听雪小像》，效花蕊宫词体，题八绝句报之。"则太清于陈、许诸家，俱有闺中文字之契，独以云伯假名代作以侈声气，乃痛诋之。殆其春明新咏体非大雅耶？抑云伯与定公为同里，于当时蜚语有所关合耶？要之太清虽嗜文艺，然不堕时流绮障，此可见也。

《太清集》仅有《天游阁诗集》行世。其《东海渔歌》，半塘王氏所常以不得《渔》、《樵》二歌为恨事者，即朱希真《樵歌》及此也。半塘后卒得《樵歌》付梓，而《渔歌》杳然。冒氏集首《弁言》则曰："今年春，黄陂陈士可参事毅得此册于厂肆。凡诗五卷，阙第四卷。词四卷，阙第二卷。中多割裂。盖当时未经写定之本，略为排比，间加考证，以诒好事"云云。又《集》中柳枝词十二首后，冒云："此十二首，太清有朱笔自题其上曰：'此移入《东海渔歌》集。'则为太清所手定之本矣。"据此，则冒从陈士可所获之本

付校，陈所获有词四卷，但阙一卷，即《东海渔歌》亦见于世，何以册尾仅夔笙兰云《菱寝楼笔记》一则，转录其词四首？况氏笔记仍以未得《渔歌》为恨，并言："《天游阁诗》写本，己丑春余得于厂肆地摊；《东海渔歌》，求之十年不可得。仅从沈善宝《闺秀词话》中得见其五阙，录其四"云。冒既得太清词，何以仍用况氏笔词所录四词，示《渔歌》之一斑？然则前弁言谓何？何以不并付刊？即有去取，亦应自出手眼，何以仍况氏未见《渔歌》曰吻？且况氏与半塘所恨而陈与冒得见之，即不付刊，亦当有一番欣幸，何竟前后截然不同？若《天游阁集》写本，则况氏已得之，未知与此同否，中不阙四卷否？抑此本实即况本，故并无《渔歌》，所谓陈士可所得乃□言耶？皆可疑也。

冒君于报章见此稿，即来访。云："《天游阁集》后所引况氏笔记，实系旧笔。既得《东海渔歌》后，付梓时忘未删除。又《渔歌》所阙第二卷，近又得之，补印入集，板存西泠印社"云云。至太清事迹，冒君谓"无以难我"，然终信其旧闻为不误，并非由己始倡此言。"丁香花"诗以"缟衣人"三字，指为定公眷属，冒君谓用诗语为解，会意甚正当，故无可非难。至长安俊物一语，当时本关合定公诗，语甚含蓄，经仆揭出，遂尔透露，言次若有微愠也。定公与太清事，今京师士大夫多争言其确者，如罗瘿公之流是已。存此与世人永久质之。一时喜新好异之谈，固未能以此雅兴兴耳。

《清史稿·皇子世表五》："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荣亲王，三十一年薨，谥曰纯。绵亿，永琪第五子，乾隆四十九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荣郡王，二十年薨，谥曰恪。奕绘，绵亿第一子，嘉庆二十年袭贝勒，道光十八年卒。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袭贝子，咸丰七年卒。溥楣，载钊第一子，载钧嗣子，咸丰七年袭镇国公，同治五年缘事革退。"据此，则载钧无子，承袭时乃以载钊子为嗣。咸丰七年以后，荣王之后已为太清所出之子承大宗矣。太清是年若在，亦不过五十九岁。集中不见壬寅以后所作，殆已殁于壬寅后，不及见也。

《表》又云："载钊，奕绘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七年卒，追封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卒。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卒。"据此，则载钊第一子既承大宗袭爵，缘事革退之后，又以载钊第三子承袭，再传至毓敏，袭十年，卒时恰当改革，亦可谓与国同休。荣府传人，皆载钊所出之后也，载钊卒时年五十七。

《表》又云："溥菖，载钊第九子，光绪七年袭奉国将军。"此为袭载钊本支之爵。袭后无文字可纪，当是国变乃已。

《表》又云："载初，奕绘第四子，咸丰七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是载初亦有爵，受自载钧殁之年，旋失爵。《表》于无爵者不载，要之荣府后尽具于是。即太素之裔，惟钊、初有后，皆太清所出。乙亥三月补记。

野史，是真正的历史。

——鲁迅

ISBN 7-80628-390-0

9 787806 283905 >

ISBN 7-80628-390-0/K·146 定价：2580.00元（全十二卷）